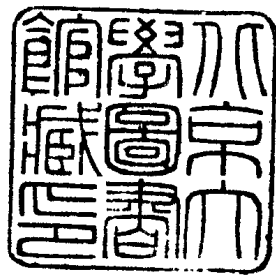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七三册目次

文潏初編二十卷首一卷

〔清〕錢肅澗輯評
清康熙錢氏十峰草堂刻本

.....
一

文澱初編二十卷首一卷

〔清〕錢肅潤輯評

清康熙錢氏十峰草堂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文灑初編自序



或問文灑之義於余曰何以謂
之文灑也余應之曰灑者水之
文也在易渙之象曰風行水上
渙言風水之行披離解散為散

自序

之象也夫散有聚之機終可聯
合而得亨故曰渙亨然則由散
而聚而文生焉矣况夫渙之下
則坎也土則巽也坎為水以外
暗也其實陽匿陰中有韜光之

意巽為風坎內伏也兼遠沈潛

續密有深長之思化裁妙運有
高遠之識合坎巽而成渙豈非
文之至者乎乃余讀蘇明允文
甫字說而更有會也文之出於

自序

二

有心者非其至也明允之言獨
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
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
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
其間也此天下之至文也冷夫

文有機焉有法焉有神理焉其
者皆無心而出之而自有觸處
成文之妙此其象亦如風水之
不相求而適相遭也文安得不
至也余所爲文激之義如是而
已或曰然則文激之義其猶有
進與曰有韓昌黎有言氣水也
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
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
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

自序

三

夫文猶水也水以氣爲至吐納
潮汐不漏不溢氣爲之也至于
激龍門涇呂梁其漾也如穀其
飛也如瀑其噴也如珠璣其磯
也如戰鬪其排擊也如雷霆極
天下之至變以形其吐納之能
此激之從氣而出也陳后山曰
善爲文者因勢以出奇如江湖
之行順下而已自爾觸山赴谷
風搏物激盡天下之變夫文而

自序

四

得勢則奇致自生文之激夫亦
勢之所出也東坡自評云吾文
如萬斛泉源在平地滔滔汨汨
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
曲折隨物賦形而不自知也此

自序

五

探源之論也夫水必有源河之
源其崑崙乎源發於崑崙而流
見於積石其潛伏者深也江漢
之源其岷嶓乎源發於岷嶓而
流匯於彭蠡其停蓄者厚也文

之源始於六經而後及於史漢
及於六朝及於唐宋諸大家其
流有不盡出於源者乎故曰三
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
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噫人

自序

六

之爲文者可不於本是務哉不
於本是務而徒於文之是求是
猶忘其源而究其委也余之所
謂文激者當不如是也夫然而
文激之義不已備乎余嘗持是

說以論當代之文而未敢遽自信也會秦子對巖自史館遙訂斯編與余論文之旨適合而董子方南復不遠百里時相校讐亦以文之當乎是說者共賞之

日正

七

也爰毅然而爲此選出以問世顏日文澱初編作自序

康熙辛酉夏錫山錢肅潤題于

十峯草堂



文澱後序

余昔至金華過雙溪一水泠泠然清悠可聽其色如繡如縠文采可觀心竊異之謂舟人曰此水何名也舟人曰予小人但知雙溪耳未聞何名閱廣輿記有澱水在府城南西至蘭谿界又曰蘭谿在蘭陰山下卽澱水此水正當其地其爲澱水無疑及

後序

考金華府志謂松溪梅溪之水經屏山西北行與東港會於城下故名雙溪亦曰澱溪其釋澱之義謂爲有聲有光迥別衆流余讀而嘆曰此澱水也水之有文者也余謹識之勿能忘一日集當代名文而評隲焉鴻章異藻美不勝收因顏其文曰文澱取聲光之咸備也客曰澱文之小者也稱

名小而爲文大如之何余曰不然澱卽瀾也孟氏謂觀水必觀瀾瀾其靜深之本乎韓昌黎文起八代識者以爲有迴瀾功瀾固重乎迴也由此觀之理學之文出於斯經世之文蓋無不出於斯矣澱安得爲文之小哉客又以余選太寬爲病余曰是誠有然吾將刪焉會四方鉅公多以大文見

後序

二

投爰採錄之爲斯集光蓋舊所存者半刪者亦半今又增十之二三而余選庶幾大備矣選成仍顏之曰文澱作後序

十峯錢肅潤再題

文叢初編目錄

無錫錢肅潤硯日評選

受業 同邑秦松齡對巖

吳江董 閣方南

卷首

蓮諭陳言疏

卷一

瀛臺賦

璚璣玉衡賦

璚璣玉衡賦

鹿隨軒賦

荆溪賦

平山堂賦

重新文廟賦

來悅樓賦

浙江湖賦

雪賦

親行堂賦



吳江徐 鈞虹亭

江陰朱廷鉉近巷

熊賜履

王 熙

帝京元夕賦

尤 侗

彭孫通 璚璣玉衡賦

汪 霖

錢中諧 北風賦

宋德宜

任辰旦 吳淞江賦

任辰旦

徐階鳳 後蕪城賦

宗元鼎

潘 耒 遊九華山賦

湯原清

陳堂謀 重九登丹鳳樓賦

曹番燾

馬 瑞 河朔避暑賦

黃周星

汪文楨 夏雲賦

汪 霖

錢 棻 月賦

游 鈞

張 夏 七夕燈花賦

朱廷鉉

卷二

雁賦

上林春燕賦

白鴉賦

夏木轉黃鵲賦

郭索賦

臘梅花賦

新篁賦

奕賦

馬射賦

懷歸賦

翠輿樓賦

寒山夜半鐘賦

卷三

聖學知統錄序

中明子集序

高忠憲翁近思錄序

澄江講堂序

宋徵輿 晨征曉曉鴻賦

彭孫通 黃鸚鵡賦

姚士藹 鬪雞賦

樂 莘 蛺蝶賦

陳衍虞 櫻桃賦

賀 蒙 訊梅賦

吳曹直 吹皺一池春水賦

陳竹虞 平嵐山賦

魏際瑞 感舊賦

鄒 山 愁賦

曹鼎臣 寒山夜半鐘賦

程 烈

魏喬介 閑道錄序

魏象樞 高忠憲公年譜序

胡時忠 衡宗理要序

趙 崙 楊文清公年譜序

張 夏

姚文燾

李 煜

陸志熙

田種玉

呂自咸

吳曹直

劉鴻聲

黃 始

周季琬

倪 煒

魏喬介

吳興祚

包爾庚

張 夏

周易雜卦冊中天序	汪光采	周易雜卦冊中天序	王烈
尚書存序	洪琮	禮經湯寶序	韓日超
春秋孔義序	高世泰	左氏春秋說序	朱鶴齡
山曉閣左國選序	孫琮	魏栢鄉知統錄序	錢肅澗
詩序言言自序	錢肅澗		
卷四			
方輿紀要序	熊開元	四川總志序	蔡毓榮
定興縣志序	丁思孔	登封縣志序	耿介
交城縣志序	周弘	顧伊人虎丘志序	林鼎復
中牟縣志序	吳彥芳	清江縣志序	秦鏞
黃山志序	徐元文	星野志序	何萊
曆法通考自序	梅文鼎	中西算學通序	蔡煜
泰山輯瑞集序	余巖	泰山輯瑞集序	蕭震
泰山輯瑞集自序	林杭學	建文年譜序	趙士冕
致身錄序	丁澎	遜國臣事鈔序	呂陽
五朝三楚文獻錄序	高世泰	讀史方輿紀要自序	顧祖禹
讀書簡要序	彭士望	三國兵要鈔序	傅占衡
十國春秋序	魏禧	歷代史表序	萬言

三餘漫筆序	沈荃	重修宗譜序	張秉基
重修族譜序	徐辰	錫山張氏世譜序	張有霖
守貞固譜序	鄒式金	汝氏世譜序	錢肅澗
范氏宗譜序	季麒光	重輯高士傳自序	錢肅澗
吳越備史後序	錢肅澗		
卷五			
賴古堂文選序	錢謙益	松華文集序	李燾
學文堂集序	馮蕙	西堂雜俎序	王崇簡
冬夜箋記序	法若真	介和堂集序	沈荃
文獻初編目錄	四		
霞舉堂文集序	曹溶	王于一遺稿序	周亮工
宋文選序	李贊元	明八大家文集序	張汝瑚
文徵文選序	魏禧	古文合鈔序	魯超
文津選序	姜希敬	天儒子集序	劉玉瓚
志堅堂集序	施維翰	澹寧齋續集序	宗元豫
南雷庚戌集自序	黃宗羲	孫介夫文鈔序	雷士俊
退思集序	柯棣	蔣都諫奏疏序	徐哨鳳
水雪樓古文選序	李楷	黃忠端公集序	李鄴嗣
宗梅岑芙蓉集序	鄧漢儀	綉虎軒全集序	宋寶顏

曾庭聞文集序	朱廣穎	懷古堂文集序	秦
張遠公文集序	秦松齡	西江遊草序	張
花悟堂集自序	方來	十峰文選序	方
十峰文選序	鄒陞	鐵橋集序	登
願息齋文集序	王暉	續履巷集序	陳
已庚病榻一刻序	黎遂珠	秦大音遺筆序	徐
訟過錄序	余懷	玉貞媛絕畧序	錢
華氏追祀錄序	錢肅潤	古文覺斯序	過
卷六	五		
闕里詩序	周亮工	嶼舫詩集序	李
港木齋詩序	馮溥	唐詩英華序	錢
唐詩監香集序	姜垓	宋詩鈔序	吳
陶庵集唐序	黃典堅	何大復先生詩集序	金
太倉十子詩序	吳偉業	王阮亭詩選序	李
願與泊詩序	周亮工	青箱堂詩序	申
趙學臺學政頌詩序	馬鳴鑾	永慈篇序	吳
張母詩序	許	汪氏雙節詩序	吳
孝烈詩集序	張	潘木崖詩集序	張

心遠堂詩集序	周弘	高澹游紀勝堂詩序	許
唐濟武詩文集序	孫光祀	嚴葆友秋水集序	葉
秦樂天詩集序	葉方謫	王貽上白門詩序	汪
數峰詩序	趙進美	初徐吟序	嚴
孫赤崖詩序	繆形	南溪詩選序	王
澄江詩選序	奚祿詒	建初集序	馬
明州倡和集序	萬泰	青巖集序	黃
蔡九霞述先烈詩序	毛先舒	毛子霞燕遊詩序	梁
雲間草聲堂詩序	顧豹文	江淮采風集序	趙
文溪初編目錄	六		
荆季超詩義序	胡周鼎	王瑞士揚州詩序	姜
宋射陵江上草序	王桨	朱季廉近菴詩序	奚
祝山如樸集詩序	姚文敷	繡虎軒詩集序	王
王雪岫正己堂詩序	丁澎	張虞山閩南詩序	曾
季子木詩集序	包棫	沈台臣湖上詩序	王
黃五峰文遠堂詩序	趙鳴鑾	未湖詩集序	鄒
廣陵詩社序	陳啓貞	霜哺篇詩序	黃
貞筠集詩序	金堡	選宋元詩題序	陳
闕里詩選白序	錢肅潤	泰山詩選白序	錢

馮公和和陶詩序 錢肅淵 徐電發草堂詩序 錢肅淵

卷七

選文詞譜序 何采 丁菡圃扶荔詞序 梁清標

峽流詞序 曹爾堪 百首官詞序 顧夢麟

百首官詞序 顧有孝 春望詞序 湯斌

棠村詞序 汪懋麟 彭駿孫延露詞序 尤侗

十峰草堂詩餘序 史可程 十峰草堂詩餘序 徐階鳳

梨莊詞序 張芳 香嚴齋詩餘序 紀映鍾

華商原越游詞序 吳崇楨 蔭綠軒詞序 陳維崧

文獻初編目錄 七

望遠曲序 陳維崧 倪閣公從鑿篇序 周體觀

九歌草堂集序 蔣平階 賦苑英華序 徐乾學

雕蟲集序 黃文燠 宋荔裳竹尊者傳序 王士禛

頁母看花圖序 黃晉良 沈園看花記序 諸九鼎

花葉卷三果部序 唐德亮 九日再展重陽序 徐階鳳

吳子字說序 徐枋

卷八

金正希先生制藝序 艾南英 戚介人拈題要序 慕天顏

采風合璧序 丁思孔 閩關鄉墨序 吳興祚

山左關墨序 王拔 泰關全墨序 李振彩

潘解元憲藝序 熊賜履 進呈稿自序 韓奕

前大家文起序 劉果 江南試士錄序 田雯

吳淞校士試廣序 趙崧 丙辰房書錄真序 徐乾學

已未房書錄真序 徐秉義 已未房書探原序 朱雯

戊午科墨選文徵序 仇兆鰲 午未墨選問世序 吳彥芳

辛酉江西關墨序 魏學渠 天蓋樓程墨觀畧序 曹度

倪陸尚書合稿序 翁叔元 尚書合稿序 許承宣

家翁敦復制義序 張杰 家姪鹵臣制義序 張杰

文獻初編目錄 八

蘇苞九行書序 陸世恒 下靜之行書序 陸世恒

卷九

賀郝黃門得士帳序 熊文舉 慕少師濟荒實政序 周啓嵩

京口劉都督德政序 慕天顏 工部曹公名宦祠序 熊賜履

莫侯魏塘政畧序 曹爾堪 奉化曹侯勦寇錄序 史大成

周公鄉社序 丘民瞻 贈徐處士序 朱鶴齡

贈冷君序 程世英 贈白生雙壁序 蔡奕苞

贈彭子務序 吳正名 吳門宋母壽壽序 錢謙益

壽徐椒之母六表序 華時亨 大中丞慕公壽序 許之漸

壽方伯丁公初度序	吳彥芳	陳階六七十壽序	紀映鐘
吳香爲七十壽序	黃晉良	秦太翁以新壽序	周禮觀
沈介軒七十壽序	艾丹生	袁節母七十壽序	汪光承
呂栢庭尊慈壽序	張夏	李府公五十壽序	陳必蕃
魏和公五十有一序	梁份	顧北隅七十壽序	胡必蕃
卷十			
道遙遊序	龔鼎華	朱清慈雪舫序	龔鼎華
續遊記序	李昌祚	送南嶽記序	孫承澤
遊齊雲巖記序	黃虞稷	滇遊記畧序	徐嘒鳳
支履初編目錄	九		
送錢礎日之長安序	葉方藹	送顧茂倫遊潤州序	艾丹生
送蔣馭鹿之藩府序	董文驥	送汪舟次之顧榆序	許承家
送姚彥昭赴長洲序	何永紹	送李天生歸養序	錢中諧
送黃童子序	杜濟	送張秋紹歸孤川序	何承業
送錢礎日游泰山序	計東	送弟季友之惠州序	董以寧
送魏叔子歸翠微序	王畿	武林送顧符文序	唐夢齋
送嚴蘇友入都門序	秦松岱	送陳次山北上詞序	吳曹直
送友人之荆襄序	湯梅樂	無錫鼓樓落成序	華長發
募修古半山寺序	黃文旦	修數山亭序	趙鳴鸞

貞女錢氏合葬序	馬瑞
卷十一	
泰伯墓碑記	吳興祚
重建諸葛忠武祠記	蔡毓榮
重建三蘇祠堂記	蔡毓榮
重修明道祠記	熊賜履
嵩陽書院記	湯斌
重修長洲縣儒學記	丁思孔
重修上江尊經閣記	朱廷鉉
江上講堂記	劉選勝
重濬清源永濟渠記	張汝珣
重額正心書院記	歸聖脈
鍾南山祠記	熊伯龍
復梅子真先生祠記	胡時忠
麻尹一將軍祠記	王永積
拂水巖瞿公祠記	錢朝鼎
鑑潭吳氏祠堂記	唐大陶
重修儲貞義公祠記	錢肅潤
	吳興祚
	白雲山流米洞記
	重建杜少陵草堂記
	重建胡安定祠堂記
	重修二泉書院記
	嵩陽書院記
	重修嘉善儒學碑記
	修江陰講堂射圃記
	嘉善關侯遺愛碑記
	古興閣記
	漂母祠記
	大梁洧邑張子祠記
	七忠祠記
	歐林曾三公祠記
	重修鑑潭祠堂記
	弋陽王府記
	陸次雲
	蔡毓榮
	吳興祚
	張能鱗
	張壘
	莫大猷
	錢肅潤
	郁之章
	盛符升
	鄧旭
	周啓構
	魏憲
	施閏章
	黃家舒
	吳國籍
	徐世溥

易斯樓記	徐景	湯君厚記	王
游皇山謁泰伯墓記	陳世雅	延慶季子廟碑記	王
吳山伍相廟記	錢肅澗	功德坊記	錢肅澗
客山記	錢肅澗		錢肅澗
卷十二			
象山記	孫廷銓	街山遊記	蔡毓榮
遊衡岳記	呂自咸	登普陀山記	呂自咸
碧陀石看日出記	呂自咸	黃山游記	施閏章
嵩山記	戚	羅澤記	張
文徵初編目錄	十一		
連州峽山記	張穆	登華不注記	王曰高
登燕子磯記	王士禛	遊金陵城南諸刹記	王士禛
登泰山日觀峰記	陳玉璣	遊焦山記	鄒祇謨
遊靈巖記	汪森	鄧尉山遊記	吳綺
翠雲峰記	陳軾	軍將山記	秦鏞
遊翠微峰記	鄒陞	釣突泉別記	錢肅澗
麻姑觀瀑記	徐芳	海市記	魏際瑞
崇明縣樓記	楊賓	東郭看桃花記	彭而述
玄墓山看梅記	姚文焱	未園看梅記	呂自咸

管夫人畫竹記	侯方域	王子裕先生畫記	羅世珍
燎衣圖記	魏禧	唐寅高士圖記	汪懋麟
徐健菴畫像記	汪懋麟	警齋畫壁記	穆彤
菊莊圖記	陸進	半灣垂釣圖記	紀映鐘
潛菴記	王弘撰	樸園記	韓茨
愚齋記	孫錫蕃	三衢文會記	汪
思古堂雅集記	方象瑛	九牛壩觀紙戲記	彭士望
奇暢園聞歌記	余懷	姚江神燈記	朱一
石芝記	黃雲	趙氏芝草記	宗
文徵初編目錄	十二		
靈壁石記	陳騞	高麗刀記	魏世傑
卷十三			
烟雨樓記	曹溶	雲起樓記	吳偉業
讀書樓記	杜濬	讀書樓藏書記	毛奇齡
鏡影樓記	許賓	山滿樓記	曹禾
雁樓記	徐士俊	九如樓記	成梁
仲家淺記	陳玉璣	萬柳堂記	汪懋麟
陶桓公讀書臺記	施閏章	涉園記	徐階鳳
芥園記	唐德亮	東園記	王宏輔

藝圃記	汪琬	海陵陳氏名園記	顧源
鑑亭記	徐階鳳	一梅亭記	秦松齡
秋月堂記	牛樞	登文昌閣記	顧奕榮
龍墩莊記	張穆	歸斯軒記	丁澎
來青軒記	程燦	三雪卷記	王世貞
遠軒記	季麒光	聽松堂記	朱陵
江都芙蓉別業記	宗元鼎	武陵舊隱記	王永積
水居記	秦沅	溪迎小閣記	毛重倬
壓橋記	陳玉璫	萬里青山記	毛會建
文獻初編目錄	十三		
錢貞女合葬記	秦松齡	專諸塔記	過珙
西湖十景畫記	蔣瑛		
卷十四			
都門三子傳	王崇簡	乙邗才傳	汪琬
沈華陽傳	程棟	牧子先生傳	陳玉璫
廣德州守趙使君傳	陸次雲	戚中書傳	荆子邁
富川令元發泰公傳	莊憲祖	殷孝子傳	何黎
萬孝子傳	陳弘緒	黃孝子傳	徐元文
黃孝子傳	賀國璘	鬼孝子傳	宋曹

原缺第十四葉

卷千里傳	侯方域	竹尊者傳	宋琬
逍遙子傳	徐階鳳	義猴傳	宋曹
相思島傳	湯思孝	徐霞客傳	錢謙益
柳敬亭傳	吳偉業	顧玉川傳	曹禾
奇窮子傳	魏象樞	王鈞翁小傳	胡周南
一瓢子傳	嚴首昇	酒七人傳	蘇桓
馬伶傳	侯方域	湯琵琶傳	王猷定
樗叟傳	王猷定	過百齡傳	秦松齡
宋連璧傳	李煥章	董凝傳	葛芝
文獻初編目錄	十五		
邵士梅傳	陸鳴珂	蔣山備傳	顧炎武
紅粉生別傳	吳綺	丁菴園外傳	林璐
賣酒者傳	魏禧	謝羽別傳	余懷
東湖樂清二樵別傳	錢肅澗	獨行先生傳	錢肅澗
十峰主人傳	錢肅澗		
卷十六			
伍胥復讐論	吳偉業	嚴子陵論	魏裔介
魯隱公論	華時亨	許世子論	陸圻
荆刺論	曾燦	韓信論	周弘

與王胎上使君書	孫枝蔚	與梁溪錢十峰書	熊賜履
與胥永公書	王自新	與張友鴻書	王士禛
與耿逸菴書	湯斌	答耿逸庵書	余國柱
與王胎上書	趙進美	與王阮亭書	張九徵
與耿逸菴書	湯斌	答耿逸庵書	余國柱
李卒貞養父不嫁議	丁澎	天下第二泉議	樂莘
嚴先生復姓議	毛際可	李貞文公私謚議	鄭敷教
先憂後樂之義辨	周弘	鷄鳴山定祀功臣辨	楊无咎
牛邱織女辨	王暉	春王正月辨	秦淵
難劉擘精神論	朱隗	陳壽三國史論	沙張白
于忠肅論	王弘撰	西舍封識宛然論	張汝瑚
劉項論	秦淦	荀楊大醇小疵論	秦淦
前商辨	楊瑀	魯仲連遺燕將書辨	張綱孫
支謙初編目錄	十六		
復毛子霞書	周體觀	再復毛子霞書	周體觀
與徐元嘆書	徐崧	與祝子堅書	唐彪
與嚴佩之書	陳世祉	與法方伯書	曹溶
擬漢太子徵四皓書	徐開任	擬漢太子招四皓書	過松齡
擬東方朔借車書	劉城	與韓退之論柳侯書	張自烈
與甘健齋論曾鞏書	魏禮	與張月仙書	朱謹
微頌左都督劉公啓	曹禾		
蘇刻胡白叔詩引	姜亥	募刻陳默公著述引	王熙
古宮詞集唐引	李天馥	重修會稽南鎮廟引	李仙根
與徐元嘆書	徐崧	與祝子堅書	唐彪
與嚴佩之書	陳世祉	與法方伯書	曹溶
擬漢太子徵四皓書	徐開任	擬漢太子招四皓書	過松齡
擬東方朔借車書	劉城	與韓退之論柳侯書	張自烈
與甘健齋論曾鞏書	魏禮	與張月仙書	朱謹
微頌左都督劉公啓	曹禾		
蘇刻胡白叔詩引	姜亥	募刻陳默公著述引	王熙
古宮詞集唐引	李天馥	重修會稽南鎮廟引	李仙根

重修西山北塔引	李仙根	重修惠山寺引	吳興祚
徵燕臺集詩文引	田茂遇	史史一編引	薛 棻
中露集引	屈大均	王茂京書引	黃興堅
江上友聲引	荆子邁	吳庠課士引	王 輅
珠江訂課引	泰松華	重修延陵季子廟碑	蔣 超
明建文從臣請臣碑	顧 岱	明憲副雪肝王公碑	張明炳
葛將軍墓碑	楊无咎	封副使秦公神道碑	吳偉業
晉陽唐公墓誌銘	錢謙益	勅封周母墓誌銘	李 蔚
狄陶郊先生墓誌銘	熊賜履	總督于公墓誌銘	熊賜履
支線初編目錄	十一人		
明登封令鄆公墓表	張 堦	三蘇先生墓銘	陸大雲
夢思堂銘	施閏章	鸚鵡瘞銘	顧 岱
夏烈婦贊	譚鳳禎	青賜張公像贊	徐 枋
雲開道人生壙志	錢謙益	修微道人生誌	許 豸
吳縣黃節母誄	董 閏	錢大學妻張氏哀辭	董文驥
何旦復哀辭	唐大陶	李上村哀辭	王 載
祭孫興公先生文	周龍甲	祭金公景源文	趙 炳
祭公妹周節婦文	董 閏		

書王東臯紀畧後	梁清標	書孫北海退谷志後	何 承
書石連禪師冊後	屈大均	書超玉軒詩集後	梁佩蘭
書古鼎閣記後	顧 藻	書少司馬吳公傳後	梅之煥
書家乘後	李必果	書周茂蘭血疏後	魏 禧
書貞筠集後	宋恭貽	書顧烈女傳後	徐 屺
書瓶菴自敘後	朱用純	書三江翁赤壁卷後	張 夏
書袁孝子事	李必果	書玉泉墓碣事	張 夏
題今詞初集	魯 超	題蘇臺雜咏詩	曹 溶
題金陵故官詩	韓 詩	題殉節編後	韓 奕
題陸子番先生像	李 模	題潘貞女贈言集	王新命
題錢磬口史論	吳其馴	題林氏二烈傳	董 閏
題梁公秋秋懷詩	歸 莊	題錢燕穀印箋	方亨咸
題楓山草堂圖	李以篤	題鴻山草堂圖	魏 應
題公姪吳三像	唐景宋	題陶漁山印乘	汝周錄
下學堂書目題辭	熊賜履	鈴閣餘編題辭	嵇永福
偶存草題辭	葉舒崇	十峰草堂詩餘題辭	丁 澎
左氏兵法評題辭	李 寅	王石谷書跋	王時敏
李忠毅公遺筆跋	黃宗義	司訓汝君喜公傳跋	宋實穎

周忠誠道德經解跋	錢肅澗	柳村詞跋	徐·鈞
澹軒詠幻詩跋	吳彥芳	瓶菴跋	姚夢熊
跋楊陳兩公誌表後	華時亨	跋顧符文畫	曹·溶
跋華符御陳情疏後	薛·家	跋少傅公秦交策後	方象瑛
跋下子靜道詩後	秦·鏞	跋鄭肯崖九節歌	熊賜履
跋王宓草雪漁園	熊賜履	跋鄭所南心史後	陸·坦
跋朱長孺杜詩集註	沈壽民	跋唐開元夢仙碑	唐德亮
跋顧樵水山水圖	邵懷棠	跋徐昭法畫卷	王·輅
跋顧符文畫卷	王遵訓	跋閉情集	張尚瑗
文澂初編目錄	二十		
跋注鈍翁柳枝詞	周公贊	跋家大人著書後	錢虞梧
卷二十			
補柳下惠三黜說	李·清	阜陶說	沈·珩
微子說	沈·珩	宋張文忠夢像說	陸嘉穎
瓶菴說	吳彥芳	關者說	吳·騏
山中宰相說	孫綽武	張生坤占字說	陸世儀
孝愉上人字說	程世英	耻問說	唐·彪
洋珠說	冷士喟	闕里說	錢肅澗
海市說	錢肅澗	瓶菴解	朱·陵

讀韓子原道	清宗洛	讀韓子歐陽子	湯思孝
魏水叔夫人謝氏誄	任·儒	告邑廟祈雨文	任辰旦
朱留守劉將軍廟文	程·烈	擬美人祭妬婦津文	沈·謙
和歸去來辭	張而聞	對啞女問	李必果
答或問	戴·笠	擬將軍孟勞封制	李·煜
擬將軍吳鈞封制	李·煜	擬鴉劾鵠疏	李·煜
擬請復惺惺泉疏	嚴·毅	擬岳州長沙露布	宋實穎
驅蝗檄	莫大勳	小鼠檄	呂高培
文澂初編目錄	二十一		
文澂初編目錄			

錫山錢肅澗礎日評選

同學 孫釋武武經 叅評 高莒生節培

遊論陳言疏

臣荆楚鄙儒謏劣無似猥蒙

先帝簡拔授以清班繼荷 皇上殊恩累遷今職十載禁林

朝知遇 聖恩高厚踵頂莫捐中夜捫衷汗流浹背伏念臣雖

至愚自幼讀書辨志竊以聖賢為師數年以來恭遇 皇上高

煥溪居經筵未舉區區獻納之微忱無由上達於 黼座且以

出位陳詞典制有禁因循噤嘿尸素到今臣之罪也亦臣之分

也茲者伏遇 皇上恪謹天戒軫念民依虛已下詢採及葑菲

此正微賤小臣圖報涓埃之日也臣備員侍從職司勸諍不敢

披拾浮談毛舉細故以瀾 宸聽謹仰遵 明詔殫竭愚衷務

竟之言庶幾高深之一助也唯 皇上留神省覽則天下幸甚

伏讀 詔書有曰今聞直隸各省人民多有失所疾苦窮困深

可軫念或因官吏貪酷股削民生或因法制未便致民失業嗚

呼 皇上此心乃二帝三王之心 皇上此言乃三帝三王之

心

言也夫民生至今日其困苦亦孔亟矣國家日言生聚而凋敝

愈甚日言軫恤而瘡痍不起日言招集言蠲免而流亡滿目通

欠浸多近而畿甸遠而重省流離瑣尾之狀所在皆然未忍備

述遡厥由來唯是官吏之股剝徭賦之科征有以致之誠有如

聖諭之所云者蓋小民水耕火耨終歲勤勞僅足以贖給其俯

仰而夏稅秋糧朝催暮督賣絲糶谷十室九空私派倍於官征

雜項浮於正額况乎分外之誅求無名之賠補種種剝削膚

及髓一有不應而老弱疾病俱已顛頓呼號於捶撻敲朴之下

而無復能安其室家井廬之樂閭閻之膏液有盡而猾胥之貪

囊無底愚氓之皮骨僅存而有司之欲壑難厭哀此小民百孔

千瘡無從療治正使年熟歲稔尚難保須臾不絕之命一旦水

旱類仍饑饉見告其不轉徙流徙填溝渠而委道路者幾何哉

蠲征則吏收其實而民受其名賑濟則官增其肥而民重其瘠

強者斬木揭竿弱者析骸易子此理勢之所必至者嗚呼此固

民情之大可憫而國計之重可憂者也雖然此亦不獨守令之

過也守令固吏之親乎民者也然上之有監司察上之有督撫

朝廷方責之以廉而上官實教之以貪 皇上固授以養民之

職而上官日課以厲民之行今日之守令誠有難考者雖然督

文淵

卷首

遊論二

千峯草堂定本

撫○爲○要○已○督○撫○廉○則○監○司○廉○守○令○亦○不○得○不○廉○督○撫○貪○則○監○司○
貪○守○令○亦○不○敢○不○負○表○直○影○端○源○污○流○濁○此○又○理○勢○之○必○然○者○
也○今○之○爲○督○撫○者○求○所○爲○精○白○一○心○爲○國○家○安○輯○地○方○愛○養○黎○
庶○者○臣○亦○不○敢○謂○遂○無○其○人○獨○是○國○家○以○全○省○命○脈○舉○而○付○託○
其○身○界○以○察○吏○安○民○之○權○屬○以○興○利○除○害○之○任○其○待○之○不○爲○不○
隆○而○任○之○不○爲○不○重○矣○乃○日○望○其○察○吏○而○吏○治○日○壞○日○望○其○安○
民○而○民○生○日○蹙○日○望○其○興○利○除○害○而○一○利○未○之○興○一○害○未○之○去○
也○不○可○不○謂○之○上○負○朝○廷○下○負○生○靈○矣○大○抵○有○司○之○職○業○在○
地○方○而○上○官○之○激○勸○懲○舉○効○年○來○督○撫○之○所○薦○稱○循○卓○者○果○小○

又○汲○覽
卷○首
導○論○三
下○峯○草
堂○定○本

民○之○戴○爲○父○母○而○尊○若○神○君○者○乎○其○所○効○爲○貪○庸○者○果○百○姓○之○
畏○若○豺○虎○而○疾○如○蛇○蝎○者○乎○是○未○可○知○也○以○督○責○爲○能○而○不○問○
其○慈○惠○以○催○科○爲○政○而○不○問○其○撫○綏○以○貪○練○之○巧○拙○爲○優○劣○而○
不○問○其○才○幹○之○短○長○以○禮○節○之○厚○薄○爲○殿○最○而○不○論○其○品○誼○之○
高○下○此○風○一○倡○爭○相○效○尤○交○蟠○互○結○牢○不○可○破○如○是○而○與○其○激○
濁○揚○清○典○刊○祛○弊○也○是○何○異○適○越○而○北○其○輟○炊○沙○而○望○其○成○飯○
耶○所○以○比○年○以○來○早○澇○時○聞○死○人○載○道○而○此○輩○與○金○饌○玉○暮○宴○
朝○歌○恬○焉○不○知○有○困○窮○疾○苦○之○足○念○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
然○不○加○喜○戚○於○其○心○在○此○輩○不○過○苟○一○時○之○利○梯○一○巴○之○榮○而○

不○知○其○歛○怨○聚○愁○爲○國○家○崇○此○不○可○解○之○蘊○毒○在○廷○諸○臣○大○率○
習○爲○瞻○徇○務○相○容○隱○不○肯○舉○發○其○貪○惡○之○蹟○以○告○皇○上○問○有○
一○二○指○名○糾○劾○者○亦○不○過○淡○寫○輕○描○微○示○其○意○曾○未○嘗○直○暴○其○
污○穢○殘○酷○之○所○在○而○皇○上○亦○遂○莫○得○洞○悉○其○蠹○國○殃○民○之○實○
狀○故○此○輩○得○以○久○竊○威○權○貪○戀○祿○位○方○恃○此○以○爲○壟○斷○之○長○計○
而○無○辜○赤○子○之○顛○連○而○無○告○者○正○未○知○何○日○而○有○再○撫○之○望○也○
然○則○今○日○之○吏○治○民○生○敝○久○壞○極○其○所○從○來○亦○不○問○可○知○矣○伏○
乞○皇○上○將○現○任○督○撫○大○加○甄○別○其○賢○而○能○者○加○銜○久○任○其○貪○
污○不○肖○者○立○賜○罷○斥○無○令○久○居○人○上○荼○毒○生○民○嗣○後○遇○督○撫○缺○

文○汲○覽
卷○首
導○論○四
下○峯○草
堂○定○本

出○不○拘○內○外○大○小○臣○工○果○有○端○方○清○正○望○重○才○優○如○古○大○臣○其○
人○者○勅○部○院○大○臣○從○公○保○舉○授○以○茲○任○其○考○課○也○以○民○生○之○
苦○樂○爲○守○令○之○賢○否○以○守○令○之○貪○廉○爲○督○撫○之○優○劣○則○督○撫○得○
其○人○監○司○自○得○其○人○監○司○得○其○人○守○令○亦○必○得○其○人○自○然○廉○者○
勸○貪○者○懲○有○利○必○興○有○害○必○除○而○民○之○不○獲○其○所○者○寡○矣○不○此○
之○計○而○日○獎○獎○焉○言○計○吏○言○安○民○言○舉○劾○言○蠲○賑○終○不○過○虛○文○
故○套○美○人○聽○聞○而○毫○無○補○乎○吏○治○民○生○之○實○事○也○何○則○任○之○非○
其○人○行○之○失○其○意○雖○周○官○周○禮○祇○足○爲○腐○民○禍○世○之○具○而○也○傳○
日○有○治○人○無○治○法○又○日○人○存○政○舉○皆○不○易○之○論○也○此○聖○諭○之○

所已及而臣詳切言之者也。雖然內臣者外臣之表也。京師者四方之倡也。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朝廷一舉一動萬方之則效九土之觀聽於是乎出。而其大者則在於立綱陳紀用人行政之間。此其鼓舞化導之權。轉移感應之機。固有不問之草野而問之廊廟者。此固一定之理也。今朝政之可議者不止一端。臣請擇其至重且大者言之。一曰政事極其紛更而國體因之日傷也。從來聖君賢相開國承家必取一代之典章法制為之斟酌損益。釐為百世不易之令。模以善建於不拔。遠之子孫。率由無愆。忘變亂之患。近之臣民。遵守無紛。擾叢脞之虞。三代盛王所以保世滋大無疆。唯休者此也。我國家章程法度一踵先朝之舊。雖其勢之極重而難返。事之極敏而難行者類無不承訛襲陋。苟且因仍。曾不聞畧加整頓。去其所為太甚之弊。而急功喜事之輩。又從而意為更變於其間。但知趨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就中莫大之憂。無窮之患。潛倚暗伏。於冥冥之內。而皆不知所以為。十則舉夕罷旋罷。而旋舉甲張乙弛。倏弛而倏張。不獨盈庭聚訟。空耗僚采之精神。抑且令甲遊移。重傷國家之大體。王言屢變。朝政滋煩。議論日多。成功絕少。此時事之最當講究者也。伏乞皇上勅下議政王貝勒

文淵

卷首

遵諭五

十學

大臣九卿科道將國家制度文為詳慎。會議何者當沿何者當革何者宜益何者宜損。參以古制酌以時宜。務期振裘絜領。綱舉目張。勒為會典。著為成憲。則上有道。揆下有法。守貽謀。垂裕作述。於昭而億萬年無疆之基業在此矣。一曰職業極其隳廢。而士氣因之日靡也。國家之設官也。滿漢相制。堂屬相維。不獨欲其可否調劑。使事無偏畸。正欲其同寅協恭。俾責無他卸。近見各衙門大小臣工。大率以意見為嫌疑。以嫌疑為推諉。求其一力擔當。實心任事之人。蓋絕無而僅有也。明知其事之必不可行。而不以為否。明知其事之必不可行。而不以為否。陰拱緘默。瞻顧依阿。而奸人猾胥。因得以美法舞文。偷換手眼。此其為害有不可勝言者。比年以來。此風尤甚。疊疊若若。相率而習。為軟美圓熟之態。而以不分涇渭。不辨皂白。為得計外託。老成慎重之名。而內懷持祿養交之念。憂憤者謂之疎狂。建白者目為浮躁。廉靜者斥為矯激。端方者目以迂腐。間有修身體道。讀書窮理之士。則羣焉指為道學之人。而非笑之。詆排擯斥。勢不至於禁錮其終身而已。此識者所為深憂。永嘆而不能不為世道之感也。伏乞皇上立振頹風。作興士氣。中防滿漢諸臣虛衷酌理。實意任事。化情面為肝胆。轉推諉為担當。是日是非

文淵

卷首

遵諭六

十學

日○非○不○必○杜○盤○作○啞○也○可○則○可○否○則○否○不○必○首○鼠○模○稜○也○漢○官
勿○以○阿○附○滿○官○為○工○堂○官○勿○以○偏○任○司○官○為○計○幸○執○盡○心○論○思
而○不○必○以○唯○諾○為○休○容○臺○諫○極○力○糾○繩○而○不○必○以○鉗○結○為○將○順
則○職○業○修○舉○聯○臂○別○釐○官○箴○日○肅○而○士○氣○日○奮○矣○一○曰○學○校○極
其○廢○弛○而○文○教○因○之○日○衰○也○宋○儒○程○頤○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
賢○才○為○本○又○曰○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明
乎○學○校○為○賢○才○之○教○教○化○之○基○而○學○術○事○功○之○根○柢○也○今○者○庠
序○之○教○缺○焉○不○講○矣○師○道○不○立○經○訓○不○明○士○子○伏○案○呻○吟○唯○是
揣○奉○舉○業○以○為○弋○科○名○振○富○貴○之○具○而○絕○不○知○所○為○讀○書○講○學

文○澁○疏
卷○首
道○論○七
干○學○學

以○求○聖○賢○理○道○之○歸○其○號○為○高○明○有○志○者○又○或○泛○濫○於○百○家○沉
淪○於○二○氏○甚○者○習○為○一○派○波○淫○邪○道○之○說○以○亂○吾○聖○人○中○正○平
實○之○理○拾○禪○偈○為○宗○傳○尊○年○尼○為○至○聖○得○狂○怪○誕○不○可○方○物○其
于○吾○聖○人○之○所○為○下○學○而○上○達○者○蓋○不○啻○鄙○為○芻○狗○而○漫○焉○不
知○綱○常○名○教○之○為○何○物○惑○世○誣○民○充○塞○仁○義○斯○道○之○淪○晦○未○有
甚○于○此○時○者○也○伏○乞○皇○上○隆○重○師○儒○興○起○學○校○嚴○黜○則○責○成
學○院○各○省○則○責○成○學○道○使○之○統○率○士○子○講○明○正○學○非○六○淫○語○孟
之○書○不○得○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得○講○敦○崇○實○行○扶○持○正○統○一
沈○從○前○浮○薄○偏○曲○之○陋○習○與○空○虛○荒○誕○之○邪○說○而○及○舉○行○貢○監

之○法○令○丁○士○子○中○擇○其○志○趨○端○卓○英○俊○可○造○者○縣○學○一○人○州○學
二○人○郡○學○三○人○貢○之○國○雍○寬○其○館○舍○以○居○之○豐○其○廩○餼○以○養○之
又○于○廷○臣○中○有○道○高○德○劭○老○師○宿○儒○如○宋○胡○瑗○元○許○衡○其○人○者
特○簡○一○二○人○使○司○成○均○主○教○導○日○進○諸○生○而○陶○淑○造○就○之○其○道
必○本○于○人○倫○達○乎○天○德○其○教○自○灑○掃○應○對○以○至○於○義○精○仁○熟○漸
摩○誘○掖○循○循○有○序○三○載○之○後○學○成○材○就○司○成○次○其○優○劣○等○第○彙
送○吏○部○吏○部○量○其○材○之○大○小○學○之○淺○深○而○授○之○秩○其○公○卿○大○夫
之○子○弟○亦○如○之○至○于○山○林○高○蹈○之○士○有○經○明○行○修○德○業○完○備○者
仍○請○勅○下○地○方○官○悉○心○諮○訪○據○實○奏○聞○朝○廷○優○禮○延○聘○加

文○澁○疏
卷○首
道○論○八
干○學○學

意○衰○崇○以○為○士○習○人○心○之○勸○則○道○術○以○正○學○術○以○明○教○化○大○行
人○材○增○盛○其○有○補○于○國○家○也○率○淺○鮮○哉○一○日○風○俗○極○其○僭○濫○而
禮○制○因○之○日○壞○也○禮○者○聖○王○所○以○節○性○防○淫○而○維○係○人○心○於○不
墜○也○小○民○至○無○知○也○其○氣○易○勝○而○其○情○易○流○勝○者○每○至○不○可○禦
而○流○者○常○至○不○可○遏○其○所○以○不○至○于○橫○潰○四○出○一○往○而○不○回○者
乃○上○有○禮○教○以○持○之○于○先○而○又○有○法○制○以○繩○之○于○後○也○臣○觀○今
日○風○俗○其○奢○侈○凌○越○至○有○不○可○殫○述○者○一○裘○而○費○中○人○之○產○一
宴○而○靡○終○歲○之○糧○輿○謀○披○貴○介○之○衣○倡○優○擬○命○婦○之○飾○習○為○固
然○爭○相○雄○長○而○無○有○赴○而○議○其○非○者○彼○又○安○知○任○章○之○不○可○渝

而天秩天叙之不可紊乎夫禮教不行自責近犯之也朝廷崇儉約誰敢有好侈靡者朝廷重樸樵誰敢有誇美麗者風行草偃理有固然耳蓋奢則必貪而廉恥喪矣奢則必僭而名分蕩矣奢則必驕奢則必競而禮讓衰節文亂矣嗚呼此饑之本寒之源而盜賊獄訟水旱災荒之由起也伏乞皇上躬行節儉以為天下先明詔內外臣民一以質樸儉約為尚自王公以及士庶凡宮室車馬衣服僕從一切器用之屬俱立定經制限以成數頒示天下俾恪為遵守不許少有踰越開後來驕奢淫佚之漸久之儉德日彰貪風日息民俗醇而人心厚其以幾

文獻 卷首 遊諭九 十學草 堂定本

以保衡之任隆以師傅之禮不必勞以職事拘以文貌使之出入禁闈時親便座從容閒譚講論道理啓沃宸衷涵養聖德又妙選天下英俊使之陪待法從朝夕獻納開陳善道切劘治體以備顧問廣聽聞母徒事講帷之虛文母徒應經筵之故事母以寒暑有報母以晨夕有問至于大學衍義尤為切要下手之書其中體用包舉本末貫通法戒靡遺洪纖畢具誠千聖之心傳百王之治統而萬世君師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伏願皇上延訪真儒深明厥旨者講求研究務曉暢其精微與妙之理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以歷代之跡實體諸躬默會諸

文獻 卷首 遊諭十 十學草 堂定本

於淳龐之治也不難矣雖然猶非本計也至論根本切要之地端在我皇上之一身矣蓋皇躬者又萬幾之所受裁而萬化之所從出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董子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二子之言萬世之龜鑑也從古帝王聖如堯舜可謂至矣而危微精一之誠不啻淳淳焉蓋雖生知之聖亦籍學問之力也我皇上神明天縱睿哲性成豈區區常情之所能測然而生長深宮春秋方富薰陶德性輔養聖躬端在此時矣伏乞皇上慎選耆儒碩德老成端重之士置之左右優

而不敢無益之事戒而不為內而深宮燕閒之間外而大廷廣眾之際微而起居言動之恒凡所以維持此身者無所不備所以防閑此心者無所不周則君志清明君身強固舉夫立政敷教知人安民無非天德之流行天則之昭著而坐收體乾行健之成功是皇上直接夫三帝王相傳之心法自有以措斯世斯民于唐虞三代之盛而非漢唐宋明之所能望其項背也又何吏治不清民生不遂之足慮哉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

毫釐以千里此聖論之所來而自推本諸者必以此
學有年粗知章句此厥陳率者聞諸師與考諸經傳而病妄
為臆說以自干於擗去之誅昔宋儒朱熹公對有戒其然以
心誠意之說進者熹曰生平所學止此四字豈忍隱默以欺君
君臣之心亦如是而已矣伏乞皇主諒其朴愚衷衷恕其
妄之罪俯賜包拯留神採擇則臣幸甚天下幸甚伏念竊自幼
失怙憂病交侵年方三寸而衰落已如六旬老人精神枯耗
肌骨羸削理不久長於木世又賦性迂愚不洽時趨過北以在
正未知所以仰報大恩終窮敢因至明詔披瀝肺腑抵冒宸
嚴罔識忌諱臣無任戰懼惶悚之至

文淵 卷首 進論十二 堂定本

千古心法治法之宗十三經廿七史之髓所謂內聖外王全
體大用盡在於是矣晦庵而後集諸儒之大成者舍吾師其
誰與歸 吳郡門人韓炎謹識

古大臣忠君愛國代有嘉謨然或矯時而激或復古而迂未
有如吾夫子之言必可行行必可效可效者也使天來未
讀此當知真理學定有真事功況以蕙純異者心運之絲絳
以五登且拜揚在邇矣 吾門無錫與太孫縉武諸識
談治道而流紛雜必俱入之學術與心術有難言也先生

疏專事本帝王之治事專合聖賢之學而其心惟以正心誠
意為主故所言具見本原杜茶村有云維其心術之至正與
學術之至純兩言誠足以蔽萬言矣余何容贊一辭為

錫山後學錢肅潤謹識

政道一源君師共貫總以大學正心誠意為主透得此關則
知考亭夫子四字不為少我孝感先生萬言不為多名世真
儒洵堪各占一席 錫山後學高莒生謹識

文淵 卷首 進論十二 堂定本

錫山錢肅澗健日評選

同邑秦松齡封巖

訂正

吳江董 閻方南

瀛臺賦

王照

聖朝誕曆三階底平允文武之瑜樽席羅圖以崢嶸撫神輿兮
周紀駢帝祉今堯齡麗洪淪浹品物攸遂逆鱗恬波狡狴息紫
俊碩麟升鴻宰豹蔚異琛來庭嘉禾吐穗于是統庶類總八方
環滄海擁太行翠微披衍天壽龍翔建都立極翼皇皇愛乃

文徵

堂先本

取諸大壯輝茲棟宇金風鼓翼以迴飛朱鳥含章其欲舞矩地
現天登三成五渺成后之高宮窈伊堯之貝馬 皇心載慈網
繆孔切軫九仞之或虧絲纍土而增高臨清流兮特立畫層蛟
兮重霄徑華蓋以高寒薄青雲而上交嘉名爰錫比流蓬瀛蔚
楚春熙騰雨神靈列十洲與方丈蔚仙峯之我臨瑞水滌紆蘭
風郁薰跨現代凌雲之制獻漢帝通天之稱亭亭秀蓋曼曼雲
梢彷彿坐珠樹以徘徊陰丹林而逍遙爽爽龍騎飛飛鸞鶴依
倚乘紫雲以雜遝駕斑麟而噴噴軒轅騰句洪洞次穆設懸漢
武備物雲韶謂是摩石公昆夷之鑿潭汗汗八紘之傲奴疑靈

華拊石以紛純飛瓊鼓黃而游翔波濤滌滌游滌滌

概龍躍蛇騰謂是六鷲三架派田而蕩雲又疑金醴霞音飛勝

而派演抗華殿互朱甍圖雲氣結瑤瑛鑲素融梁流光飛榮謂

是涉翠木登華甍叩碧霞之宇履玉泉之官又疑泛弱海挹芝

龍望金銀之闕嶠崑崙之峯荆楚乾谿窺天五百日南譚池流

霞萬里避風矜七寶之華銅雀鎖二喬之美表巍峩于仙露會

噴壘之可掬方紅綵補天青裏獻生涼醉增秩白獸掄英飯服

青陽之氣酒進玉衡之精登斯臺也則見八輿駢馭三素飛雲

寧止晏半戲于鞦韆捧河火之水必速日流黃海蓋薦朱桃煮

文徵賦

卷一

瀛臺二

堂先本

梅膏正啓澄藍靜自職以掩身發五政而蘇勞登斯臺也則
見祥符天現御風陶陶奚第長命續絲絲之縷義皇高靜扁之
飄登星墜校金風迴庭葉祇敬庚辛糾虔夕月肅延壽之新賓
揖碎邪之上客登斯臺也則見幔亭綵輦緜山鶴節豈羨夫燃
九華于雲錦之幃肅羽蓋于五龍之轍及爐燃炭鳳池煮銅龍
近臣賜臘天子齋宮設祭禮于園丘階聲律于黃鍾登斯臺也
則見祥昭雲物斗辨雌雄寧婉乎沉水香根修沃煎于百乘金
盤犀角襲煖氣于宮中于以賦九閩馭八區駁駭逸之翔陽控
奔流之居結鑄京翼翼思王功于豐邑九疑我裝斗帝于千蒼

梧日究博望之英窮視流豈亥之未踰盪胸怡眸其樂于予
天子曰未也盪固時聞不再周昌之烈瘡基徒築疇方夏禹之
成惟瀛有政曰民曰人惟瀛有觀曰紀曰徵朕惟使神倉之積
如砥而如京朕惟使成人之造攸介而攸蒸明堂布德辟雍備
英戒繁基之九層借中人之百金披裘男子彈冠拔擢絕越老
夫纒道拜登愛放勳之就日豈慕乎黃帝之乘雲於乎休茲大
哉皇言一披皇心小臣簪筆載歌載賡爰作頌曰倬彼瀛臺今
宛在中央皇仁浩浩今流水湯湯一簣爲功今九似載成帝德
廣運今萬國攸寧

文設賦

卷一 瀛臺三

三 十峯草堂定本

日歸漏日瑰麗恢弘直逼魯靈光而上酌雅引經要歸正大
尤得風人之古先生鑄古銘今彬彬然聯橫張左方駕班揚
當今士衡焚筆視矣
錢璣日曰敘事有典有則其間複閣重臺連岡疊嶺俱從尺
幅中發現而出是造五鳳樓巨手也人後寓規于領深得古
大臣諷諫體
素對巖日文采壯麗氣局宏敞建章千門萬戶不足侈其雄
也朱央金鋪玉碼不足形其勝也瀛臺大觀非得此大文不
稱

帝京元夕賦

尤 個

美哉 帝里大矣 皇都巍然天府邈若雲衢環九州以星拱
俯四海而群趨控三關之險阻包八輔之膏腴卜萬年之寶曆
鞏一統之輿圖考王制以肇建順月令而分敷駕蒼龍而首出
命青鳥以先驅乘春陽之淑麗啓品物之昭蘇屆上元之天慶
邁良夜之康娛綬昇平之景象萃靈秀之珍符爾乃五城鼎峙
九門洞達六宮綿連三殿高揭 一人所居巖骨闔闔千門萬
戶周廡間設辟紫微之在垣森衆宿之羅列御鸞輅於青陽應
條風之獻節陳仙仗于龍樓懸華燈于鳳闕仰萬燭之輝煌驚
六鰲之飄管賜大酬於閭闔傳黃柑于闌闔望雉尾而光搖披
嶺頭而香結過歌管於紫雲迴舞衣于明月洵君王之有道與
臣民而同悅內則長信長樂昭陽上陽 兩宮燕喜萬壽稱觴
前星方耀麗日重光佩環進御椒蕙揚芳借聽玉漏並剪銀缸
遙看絲閣忽架虹梁巢玉樓之翡翠宿金殿之鴛鴦奏瑤笙與
錦瑟奉宸遊兮未央爰泛舟于太液時步輦于長楊坐宣室而
迎溫慰甘泉而納涼命金吾以放夜喜元宵之正長綵則金馬
掖門石渠策府鳳閣鸞臺槐廳棘宇調羹政事之堂簪筆文章
之圃兜鍪絳灌之侍貂珥金張之伍並結綬而彈劍皆折圭而

文設賦

卷一

帝京元夕一

四 十峯草堂定本

而紆組居則三飲在門動則兩駝如舞幸休沐之優游對春明
而容與折梅東閣之林踏雪西山之墅張九華之珠燈蕪雙龍
之寶炬或載酒而流觴或吟詩而揮塵或盤馬而飛鷹或投壺
而催鼓招珠履于玳筵列金釵于綉戶採官蘭之綿綿開蛾兒
之栩栩于香樂兮公侯盡往觀乎士女至如塲開九市路廣三
條五方群聚百貨俱饒苞藏陸海輻輳神臯此摩肩而擊鼓彼
携手以聯鑣競驅馳于五夜暫偃息于三朝造白粥以享祀煎
紅餅以招邀結銀花于火樹製鐵鎖于星橋燒蛻脂與豹髓蒸
惹草與蘭膏幻于影與萬影祇取勝而增高施齊統與齊編鋪

文藻賦 卷一 帝京元夕二 十卷草 堂定本

蜀纈與吳綃燎荃靡于簾箔進菱象于瓊瑤皆幕天而席地若
繪彩而綺芬傍東牆而壓笛聚南垞而吹簫過旗亭而索酒入
里社而蒸殺惠鮑老之傀儡弄偃師之妖燒歌踏春之士女歌
舞袖于弓腰瀟衣裳于溪水願度厄而除杙迂紫姑以問卜亦
嬉戲兮逍遙別有蕭寺叢林丹房紫館黑衣以白蓮為徒黃冠
以赤松為伴氤靈寶之妙經供伊蒲之香飯焚百和以降真燃
九微而常滿昭王臺上曳五色之緞紛文相祠邊殿十光之窈
黃皮鳥弋共稽首于葉街白鹿蒼麟盡來儀于上苑庶矣富
矣合萬姓以攸同唐哉豈黃比兩京而更遠乎是天子覽材

後之翼翼玩民物之熙熙喟然而歎世然而思雖履豐而不佞
恒居安而慮危念稼穡之艱難恐風俗之奢靡深惟無逸之訓
三復函風之詩祈穀東皇之月升喬太乙之祠載耒耜于保介
畊籍田而躬推觀西園之刈穫恤南畝之耘耔俾農桑之樂業
庶庠序之咸宜將息馬而論道乃稽古以修辭訪圖書於乙夜
勤誦讀于萬幾挾天章於雲漢布王言于綸絲搜幽人于巖穴
資肅敬之彰勉憫兵戈之未戢修文德以來之舞兩階之千羽
齊七政之璿璣調太平之玉燭方履端于春時期永年以億世
祚丕丕之弘基

文藻賦 卷一 帝京元夕三 十卷草 堂定本

錢礎日晷確是帝京元夕移動他處不得鋪張揚厲氣象萬
千之景物畧中是一篇極大文字

臣聞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人者必有合於天良以景
 曜宜明幸著清寧之烈奉符炳燿式昭貞觀之風乃上聖之
 休徵為至誠之嘉命然其理存幽廣數極深微自非假象以
 推占詎易求端於高遠儀器之陳其來舊矣蓋古之言天者
 類有六家宣夜之術既失真備周髀之書殊多舛謬姚信昕
 天之說畧而未詳虞喜安天之編踈而難核以及穹天之論
 尤為荒遠之談折衷五者之中斷以渾天為允故觀象之器
 至後世而彌精齊政之方自中而已備夫以欽明之代潛

文選賦 卷一 璇璣一 七 十卷本 定本

哲之朝其英紀辰復何勞於銀箭鳳皇司正亦無假於靈臺
 而宿日東嶠饒陽西谷黃鐘應律即稽金虎之祥清徵鳴簡
 邈候蒼龍之宿立璇璣玉衡之製命羲和仲叔之官豈非敬
 天勤民之至撫辰照績之大者乎我 皇上昭受在躬靈承
 加悉五星會于營室六術起于甲寅猶乃儲思穆清宅心淵
 謐洽唐堯之欽若勅虞舜之時幾爰詔微臣作為是賦敢據
 臚見以當管窺
 若夫鴻濛肇闢象緯昭垂兩儀定位七曜同規循齒疏侖之代
 觀雲紀鳥之師靡不藝文治禮班注樹司辨物土於九域考星

觀於四維然而制器尚象效崇法準首重天事以授民時占斗
 綱以辨氣演神策以迎曦有棘首之綜美有容成之測儀結甲
 子於大撓繼平秩於重黎立璇璣以仰則察玉衡而上窺番古
 今之彙憲表貞恒之範圍於是秘器初呈時人攸屬體本彈老
 形惟轉轂飾以文珠覽之橫玉珠四綴而長明玉在蕭而旁燭
 內藏之以奧局外運之以貝軸任激水之推移抱連環之迴復
 澄天鏡於雲闕絡地維於懸足寓機械之至精亮幽遐之可禁
 斂八柱于寸神收七衡於一矚爾其積氣尚浮清陽上薦廓爾
 無名渾狀對見不推靈曜之符詭識乾行之健日往而月來星

文選賦 卷一 璇璣二 八 十卷本 定本

迴而斗建見菱彩之朝飛皎桂輪之夕展耿木德之東輝睨離
 精之南燦金水則附日而旋填星則居中而轉道別疾舒度分
 近遠交會於辰歸餘以美或主客之異形或縮贏之殊驗并陳
 寶箭之中俱入靈臺之撰乃觀懸象乃按星精東西森列黃赤
 交榮晷齊景正極準端平察次舍運行之部頒作訛成易之經
 按分至啓閉之節析晦明寒暑之程候咸池之綺旭近金樞之
 素靈窺隱現於列宿酌盈虛于五行其攝乎坤軸也十有九萬
 三千里而廣其括乎乾象也三百六十有五度而贏其紀乎日
 月也九道四遊而其行可述其統乎星居也三百二十而其官

可名既宿離之不忒亦推步之有恒仰天章而文煥布軌道而
 循字窮精研於綿邈通幽贊於高明審聖人之制作迴度越於
 恒情彼夫協律稽祥司天辨敘七政有占三儀迭舉壽昌初智
 於良型平于覃精於渺緒並據窺管之懷寧止翠瓶之數雖胎
 則於來今實胎風於曩古曠百世而同符端有侯於聖主
 皇帝握璇極之天珍凝泰符之典瑞萃箕甲而類情薦圭璋而
 通氣好以月從敬因日致仁育義裁禮和智睿法令信於陰陽
 圖書炳於經緯五德用徵三光合契振采揚發連珠編貝猶復
 且明乾惕陟降非避風夜昭事監說不怵單心於宥密升現於
 文淵賦 卷一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齊璣玉衡賦 并序 汪 錫
 臣聞哲后撫辰同符天地聖人作則原本陰陽故自首出律
 世以還爰逮終天立極之后教授之現代密推步之術愈詳
 二司協正官分雲鳥之名五序惟調命紀羲和之重然而天
 雖成象體絕仰求兩曜徒見其貞明五緯莫窮其見伏粵從
 虞典始載璣衡迨及秦灰難尋尺度雖解于洛下再創於漢
 年而平子康成未詳於往記及錢樂之更製本壽昌之銅儀
 度量經營縱橫龔合古今隔世寧論鑄冶之同曆數并符庶
 協古求之應唯立法之盡善故屢求而益精蓋至詐衡有考
 理之識守敬擅制器之能妙極端倪深觀要眇規以圓圓之
 質經之動轉之儀青丙上游斯躔七政銀丁旁列盡叶三辰
 豈必浮槎卽有牽牛之渚曾非竊藥如窺顧兔之宮洪惟我
 大清之開基而秉曆也南正司天太史守典宿維不貸愆伏
 無聞 皇上以睿知之聖勤觀察之思測畧驗分參定百家
 之學末年垂歷先成萬禩之背健順合德運已躋於中天日
 月揚輝時更符乎復旦乃復潛心古製留意秘閣特詔小臣
 恭爲詞賦將述制作之工以紀欽若之典智徒窺管慚非占
 象之材技止雕蟲愧乏披天之藻

琮瑋玉衡者虞典所云察之以齊七政者也。竊聞惟天覽聖，惟辟奉天。因唐虞之觀象得堯舜之傳心，研精之巧既窮，神而探化，構思之密亦藏。往以知來，自古帝初器於中天，俾後主細辨於奕禩，養和所掌，察及毫芒。渾蓋之岐源，乎合一張。平子之奇智，莫出範圍。郭守敬之巧思，茂由創製。朕非上有欽若之主，則保章焉相總，屬其文惟今。幸逢泰階之平，則合璧連珠，俱成順軌。皇上道法乾行，政遵奉若，有天縱之哲，而仍守古后之成規，有獨泐之奇，而不替欽崇之至意。制作

文選賦

作於造化，象數協於神靈。九釐之治，仰中天之治，無貳之心。卽精一之心，是以井奎並聚，再觀於昌辰。景卿聯輝，重歌夫茂祉。臣雖未登靈臺，而仰眺，能不載大造而遐思，不揣管窺，敬爲之賦。

繫古皇之敬授，殫窺測於仰觀。羅萬象於心，曾開制作之無前。有司天之宰，器象厥體之惟同。設機板以轉運，徹晝夜而循環。加覆管以專囑，見七政之煥然。不出方寸，而知周天之數。不越把譯，而識經緯之全。其爲體也，不能離器以求象。其爲用也，何容得物而忘筌。伏遊留既灼見，而不爽。寒暑運會，卽推測可

可言。蓋聖人目力之所竭，而心思以寓。亦天地定位之至理，而人事與參。緬維顛頂，造曆策自軒轅。大撓有作，隸首窮神。帝重黎絕地，與天尚觀。象之未備，用四候之需。官第師心之智，歷久而必敵。而法天之秘，有開而必先。誕惟睿聖，妙算重圍。於是深窺乎晷度，剛鑿乎微纖。標玉崇巖，摘珠名淵。本蓋笠以爲體，更有合於覆槃。創之爲機，旋轉無端。仰白榆之歷歷，綴行度以同懸。有二丈五尺之強，得九千萬里之完。更置玉衡，賦其機關。蓋衡之妙用，夫中也異。土圭而不虞，其不正抑橫之取。義乎乎地，殊窮焉而無慮。其或偏其在晴明之候，有黃道之可見。卽在

文選賦

風雨之多，亦有度數之斯。屢天行最健，而太陽亦疾。月不及日，而九道以旋。察十有二會之辰，而分野以定。紀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置閏以泰。雖歲差之或異，然定準則知百世而無難。裨梓之占，從茲而不忒。甘石之學，何必其紛焉。後之人，糊爲銅儀，制爲刻漏。皆由此鈞深而探賸，卽他有智巧，豈能別出匠心。而舍旃，所以司馬遷天官之書，或指琮瑋，衡以爲尋。而歷代天文之志，與後世設琮瑋衡之所以，宰相領之者，莫不以堯舜之制爲美。譚雖然，敬夫者，效法之本人。事者，天道之原。勛華之光，被也不在乎執象，而二帝之廣運也。自有以承乾，故當日者，日

重光而月重輪景星現而莫英稱投曆明時於是乎出治亮工
熙載於是乎乘權邀襲績之可致出虞興於壁間洵聖作而物
脂豈荒唐而渺漫於今仰平陽蒲阪之績欽明添哲之瞻知堯
舜之法天而必本乎欽若今之法堯舜者尤必法其欽若之意
而後能成五而登三五紀循軌則四時以順三辰克正則萬業
無愆故曰聖人立極乎人倫猶之規矩作則於方圓觀象者視
玉衡之已正而并不在臺上之璣璿是何待揚炯著渾天之賦
而始識舜曆與堯年

沈青城曰觀象傳心確服正論麟中不事禮物却發明心法
文統賦 卷一 玉衡三 五 定本

所在可謂得旨其言亦剴切而詳明
錢礎日日洗盡繁解獨抒精理直如童汪都天人三策具見
本原此為醇儒之言

北風賦 宋德宜

燕昭王遊於黃金臺之上郭隗侍側有風駢然自朔而鳴汗
莫莫漭漭碎割襟帶萃蔡排戶薄榮掠兮心悲左右屏營王曰
壯哉此北風也其始安生乎請為寡人具道其情隗對曰唯唯
臣聞風者天地之使養物成功若夫涸陰瀨灑坎墮紀窮庶彙
黃萎漚濁離披浮穠木撼撼而未脫草具腓而蒙茸鹵莽匝地
菱葑障空於是警鴈蹕蹕擻邑乘墉起乎北絃將翱翔乎廣漠
之野跳踴乎輕鷁之中故其風中人狀直谿呀霄豁銛迎霜割
惻惻齟齬悽悽瘡毛恬息懷息祛蘊蕩器王曰然則風之力大

文統賦 卷一 北風一 去 定本

矣可常得而有之乎隗對曰是風也哉乎三時發不終朝所以
威萬物而用之也故其將起也厯厯乎輪囷而暮日氣布溼其
若屯森則扶搖頹則焚輪穴浪山門九言鵲巢枝鸛鳴塵山獬
見折丹跋及其方盛也狎獵呖呖徑高湖彭闕乎磁磁翊天碾
坑秘猛氏崩飛生青骸為之翻擊紫燕為之蹄輕溲漸沸波整
敦虧成篋林並僂颺果龍鱗軼車跡滅梧舟檣驚馬銜于是乎
飲沫登蛩駉駉而攫人翔輕則飄蓬靡拉轆重則金鏹縱錚或
越津亭諠譁搶攘或渡河濱澆澆鏗轟都盧熊經而失其捷中
黃魚賊而喪其精爾乃况兮肝渾拂汨霍釋泣茲帶之襜絳怒

潛○此○乎○茲○澤○遊○于○聽○而○停○轉○叫○窮○邊○乎○戍○卒○號○哀○瘵○之○長○夜○慘○
形○容○於○逝○客○羣○繞○一○聲○天○地○同○色○立○而○望○之○盡○見○山○樓○粉○堞○於○
雲○中○而○與○墟○落○丘○榛○乍○出○乍○沒○激○然○改○易○如○睇○三○山○於○滄○渤○目○
賤○睽○而○不○可○卽○側○耳○而○聽○之○如○豐○隆○列○缺○股○崖○峻○轉○而○馳○突○又○
似○庵○庵○焉○涸○涸○焉○千○乘○萬○騎○龍○蟬○虎○伏○卒○然○起○乎○肘○腋○雖○猛○越○
超○距○而○不○及○枝○格○乃○其○風○收○斂○翬○翬○然○陽○開○中○宸○清○激○蟻○蟻○消○
埃○重○光○麗○明○熙○於○春○臺○是○以○廣○莫○應○而○誅○有○罪○不○周○至○而○備○邊○
庭○秋○官○則○次○五○軍○禮○僅○居○一○蓋○不○得○已○也○而○寓○指○殺○乎○玄○冥○王○
者○象○之○為○兵○為○刑○王○曰○善○哉○乎○子○大○夫○之○言○寡○人○試○一○用○之○於○

文激賦

卷一

北風二

老 十峯草堂定本

是嚴憲令肅常經修百職答三靈黃輿震誓既清既寧迺相與
儻伴下堂尚德廷士君臣歡康風亦旋止

田第淵曰豈而不游麗而不織具此鴻裁直可倚官屈宋
錢礎日曰全做宋玉風賦體而練詞布格却極正大不似玉
之氣弱而語鄙也皇皇乎京都之傑製

鹿隨軒賦

并序

任辰且

昔○東○京○鄭○弘○出○蒞○方○州○忽○遇○兩○鹿○隨○車○而○行○或○前○或○後○看○如○
夾○軛○於○是○觀○者○咸○相○起○賀○卜○其○徵○休○則○曰○三○公○兩○轡○豈○鹿○其○
間○弘○故○入○召○領○參○崇○班○今○者○中○丞○慕○公○開○府○三○吳○山○河○帶○瓊○
冠○於○容○符○八○牙○並○建○六○毒○咸○啓○風○和○雨○時○擴○治○千○里○乃○者○聞○
眠○車○過○外○鎮○彤○塵○分○道○白○鉞○如○陣○前○驅○末○呵○蟲○螿○以○震○獨○兩○
鹿○者○出○自○涂○芥○駘○毅○德○德○應○驥○首○就○路○武○冠○甲○仗○驅○不○得○太○竟○
隨○車○而○還○較○儼○爭○道○而○歸○暮○遂○留○蘭○楫○之○間○從○之○栢○臺○之○下○
因○是○有○感○於○心○爰○為○行○軒○錫○此○嘉○名○時○日○鹿○隨○屬○車○各○之○抑○

文激賦

卷一

鹿隨軒一

老 十峯草堂定本

賸○賓○從○因○而○賦○詩○借○三○旌○之○先○闕○俟○兩○轡○於○後○來○且○也○不○村○
選○茲○盛○事○雖○忤○踊○躍○不○揣○卑○陋○謹○勒○手○版○而○為○之○賦○
迺○若○麟○符○屢○授○獲○屏○乍○設○昔○旃○熊○飛○柘○袍○龍○綉○加○獬○豸○於○元○寇○
集○鸞○風○於○高○閣○巷○已○逐○夫○虎○蛇○扇○能○驅○乎○蚊○蟻○出○門○無○訴○寃○之○
鴉○在○囿○有○含○生○之○壓○壘○方○獻○而○鳳○來○圖○將○呈○而○馬○出○仁○禽○下○應○
夫○宮○懸○天○殿○上○追○乎○太○乙○此○固○勝○祝○身○之○楯○郎○過○却○鷹○之○樞○齊○
宜○其○黃○鶴○舉○而○風○雲○以○隨○大○鵬○飛○而○海○水○皆○溢○若○夫○吻○吻○之○食○
天○子○饗○賓○牲○牲○之○友○以○俟○祥○臣○飲○白○雲○之○汁○戴○七○星○之○文○各○在○
升○臺○之○上○生○於○紫○水○之○濱○餐○腊○者○長○年○齒○佩○質○者○宜○子○孫○維○茂○

門之當繁亦算宿之可親是故毛具草衣皮緣藻線角帶銅
 蹄環寶篆既包體以為儀亦提尾而作扇合毫成蕭祿之遊
 地作蓮花之片漢王捷足而得之鄭人藏身而不見是豈
 之有神抑亦仙鹿之善變吾聞慶之來也一鹿引之群鹿從
 舞斯之馬將駕而鹿遊乎其間蓋神物之出百靈在前山澤
 耀仙驥可牽故宜春之鹿遺唐興而出芙蓉之苑塗循之獸
 漢德而進太液之池況乎撫舞雀之舊市巡聞難之長陵一
 而蛟龍並翔再出而麟鳳相隨者哉故夫御史在臺易號於
 侍中入陛輝集於宛神雀布饗堂而開兩入拜鶴鶴向魚袋而
 文浸賦 卷一 嘉慶軒二 尤 堂定本

相為制製藉草蓬而夜息襲柱陽之佳名追鹿洞之遺則又况
 賓載鹿車談成鹿似洗旨酒於鹿腸啓修莢於鹿角指風鹿而
 百室盈開添鹿而朕邦屬篋有鹿首之現則各玉在懷庭有鹿
 蹄之草而寶劍在握是將進奉階而規其有異瑞今又何知作
 斯軒而與萬物以借樂
 想念齋曰兩鹿隨軒實與兩鹿夾戰如同一轍待菴須言不
 詔矣文亦典贖宏麗為千古賦物所未有
 錢礎日曰用事能雅落筆有神沉浸醲郁與古為化使非雕
 龍之心縹虎之手安得有此鴻誠耶
 文浸賦 卷一 嘉慶軒三 尤 堂定本

蓋三江為禹治南條之一而吳淞又為禹治三江之一也按
 諸水利實恭鉅焉嗣廼興廢靡常累臻平陸自國朝受命
 以來江南卿大夫皆各賢諮諮故道規畫咸備厥功茂矣及
 余筮仕申江復奉令而踵履之爰為之賦其辭曰

竄禹迹之遠敷觀江流而思邈衍墳垠于平沙啓辰耀而光囑
 匪三吳以運靈眾流奔匯而注之壑爾迺海區之橫波開天
 壺之莞鑰納銷夏引松陵合薛濩繞茸城三泖就谷長蕩迅騰
 激滂下澗風潛地行以暨青龍白雀之孤群分條縷莫不趨焉

文淵

卷一

吳淞江一

廿

干筆

而共緯沉乎月盈而潮洑停乾而放盈可瀆藉以當雨仰波障
 以銜耕溉田疇之繡錯利帆楫之舟乘舳艦餘舳之接榜稼禾
 華實之滋榮是誠南州之普澤而吳會之弘津也當夫四序之
 代務所任靈源之各適漲演泮于桃花蓋炎景于神宅蒲苻延
 青芷蘋搖白漁火羅星連歌起拍旋且自帝降而寒澄玄女翔
 而凝澤揚水窟之商巖濯蘆洲之蟾鏡西爽清肅而木下朔風
 泛列而水積托神理於漣漪咸順令而應節歎觀瀾之變遷逝
 如斯而不息爾乃鷗駭鷓鴣雞鷓鴣之羽殊千名以應化鯨鱓鱗
 鱗鱗之鱗辨萬族以隨時鸞鶴龜蚌貝螺之異施風施蛟特

裡系之離奇洵稱寶藏不測之府皆紛蕃蕪誕而莫能知若夫
 陽侯列陣江妃奮武風烈雷殷砂欒雲聚濤翻駕電之輪浪拍
 靈鼉之鼓澎涌激洑以駭目涌汗洗淠以肆怒隄岸於焉若撼
 客子於焉慄股斯又壑險之巨浸為葭土者責永祜惟是皇
 清定粵上聖下賢習坎向離括坤包乾既河清而海宴方祥集
 而瑞全文教丕播于海童豐功昭格於水仙則江靈之効命以
 朝宗固將配有夏而億萬斯年

徐果亭曰為淞江攬勝正為治淞江者頌功鋪張揚厲形容
 盡致賦心清壯極矣

文淵

卷一

吳淞江二

廿

干筆

錢礎曰曰禹貢書三江既入紀禹功也後之治三江者功亦
 不在禹下矣讀此賦頌美之意溢於言外令人留連觀歎不
 置至文詞壯麗直擅播江陸游之奇豈徒事綺靡者所能道
 隻字耶

荆溪賦

徐喟鳳

溪以荆名者從荆南山而名之也荆南山水北入漢漢上其
并洲下至盪溪皆當以荆溪統之邑乘僅指長橋所跨為荆
溪誤矣且云西溪名西九東溪名東九其水面皆三九二
七里故以九名之尤誤之誤者夫泉側出曰沈西東二溪泉
皆側出故曰西沈東沈胡竟誤名之誤解之而後入莫之辨
乎倪雲林荆溪圖序述東坡之言曰一入荆溪便覺意思豁
然則荆溪非僅長橋之水可知矣從來名人題詠皆兼兩沈
而言李西涯一賦尤為明証第西涯之賦專為徐文靖吳文

文獻賦

卷一

荆溪一

堂

堂

肅兩先生而作未盡荆溪之勝徐子林居日久類遊於溪
之助我樂也多矣不揣愚陋放舟兩沈而賦之

緊茲溪之上流實發源乎宜歛雖五堰之分波仍中漚乎金深
幾漫漶而東趨獨漉瀟乎宜邑方漾漫而奔溜亦漫漶而深清
既泮泮而泄洩復沈沈而泮爭雖法汨而激漫又淫深而泓滢
乃窈窕而滄滄何浩淼而瀟瀟勢滄滄而洞濕又隄淺而滢
加以荆南萬壑側瀉湖泉東西二沈斯號名川澎湃澎湃汨汨
涓涓瀾曲行而繁綠帶瀑飛注而騰白煙觸石則珠噴而玉激
逸風則鯨鱗旋旋爾乃百頃汪洋千尋涵育逝而不息清之

荆溪賦

弗渴或抵梁而澎沔或激岸而洞藏或閃光於夕暉或煥彩於
朝旭或晴霞映而散綺或明蟾照而沉玉狂飈起而銀灘捲
煙凝而牙橋轟崩濤瀾蕩而激漆澄潭泓靜而激滿浦激激
而濶灑潏潏隱奧而溢液灘瀨瀨瀨而淙淙瀾瀾瀾瀾而激
于是花圃吸潤禾畝茹滋漉漉汨汨滢滢淋漓淋漓引之而幽
秀壘閣臨之而瑰奇東坡買田資以灌溉樊川結榭于焉栖遲
彥昇垂綸於梁代雲林泛權於元時名人之遊者接踵上客之
寓者傳詩津液潛通乎洞沈支流散於溝池早則集源泉而
萬井霑足湧則湧震澤而百瀆消漸風土藉之而饒孝侯之一

文獻賦

卷一

荆溪二

堂

堂

記可信景物因之而麗遐叟之諸詠堪思若夫千峯浴翠萬樹
浮青晴巖倒影陰壑弄聲怪石安踞於淺渚危岩飛壓於長汀
松檜倚流而色潤藤蘿蘸水而香清巨浪拍崖而若怒微波透
麓而有情山控雙溪而幽邃溪帶萬山而爽明沉復一城中鎮
萬戶夾迎佛宮挹秀仙院貯靈粉蝶結網以隱映朱樓豁窻以
高陞浸逢峰而古塔峙穿縣址而長橋橫直洲尾而綺閣聳當
岸曲而精舍平閣闔撲地而朝夕飲商估揚帆而曉夜行渡舟
欸乃歌入滄浪之浦遊舫沿河醉尋豎虎之城此誠江左之名
勝不愧塵界之蓬瀛是以地萃精表入含清淑賢豪代生後先

相○續○歷○浙○遠○朝○許○氏○敦○平○人○倫○蔣○門○盛○乎○天○祿○周○侯○數○世○之○忠
陳○族○一○門○之○睦○略○稽○近○代○方○略○久○推○士○通○經○術○群○宗○穎○叔○相○業
首○稱○文○靖○官○評○亦○褒○文○肅○理○學○則○唐○棣○周○衡○繼○起○者○更○勝○才○華
則○喻○是○蔣○樂○後○來○者○尤○多○勛○業○與○氣○節○而○俱○茂○德○行○與○文○學○而
同○科○處○士○逸○人○名○非○易○述○貞○姝○烈○婦○美○不○勝○歌○此○皆○靈○溪○之○應
瑞○良○山○秀○壑○之○鍾○和○以○至○鱗○蟲○游○泳○介○族○行○蹤○鱗○白○入○啓○而○躍
玉○鯽○鱸○吞○餌○而○懸○瓊○神○鯉○占○風○而○鼓○浪○老○蛟○噬○沫○而○蟠○潢○碾○鱗
結○輝○青○黑○緞○錦○龜○鼈○蟹○鱉○穴○豈○細○鱗○小○甲○襟○沓○難○詳○鳩○鵲
巢○陸○而○游○水○鷺○鷥○立○渚○而○鳴○塘○菼○葭○深○而○翔○鶴○鶴○浦○激○澗○而○浴
文○溪○賦○卷○一○荆○溪○三○堂○定○本
鴛○鴦○煙○護○鳧○鷖○而○成○陣○波○涵○鴻○雁○而○分○行○鷓○鴒○鷓○鴒○鷓○鴒○鷓○鴒
閉○陽○呷○藻○菰○勝○降○糸○織○翎○微○羽○飛○宿○無○方○且○也○樹○木○蔚○翳○花○草
繁○茂○蔚○楛○棟○於○隄○邊○稜○榭○楸○於○堰○右○連○檉○柳○於○平○沙○映○楸○桐○於
曲○岫○蝕○苔○蘚○於○蟠○根○霏○霏○霖○於○恒○晝○既○干○雲○而○蔽○霄○亦○號○颺○而
宿○地○鬱○鬱○扶○扶○厥○名○難○究○符○藻○串○激○而○牽○風○菱○蒲○簇○波○而○束○溜
荃○芷○設○郁○以○流○香○蔴○蘭○容○與○而○呈○秀○菰○葦○鮮○滑○而○謝○蕖○菱○蓮○甘
美○而○克○豆○奇○葩○巧○艷○而○誰○剪○異○卉○菁○葱○而○孰○繡○裊○裊○芊○芊○疎○翹
各○覆○余○也○宦○念○久○漸○塵○情○屢○滌○對○浩○瀚○而○忘○愁○俯○淪○漪○而○開○臆
仿○習○者○之○無○憂○希○君○子○之○自○得○時○而○春○也○溪○頭○物○態○渡○口○風○和

仲○扁○舟○凌○彼○層○波○啼○鳥○翔○巒○而○奏○曲○遊○鱗○滌○刺○而○飛○梭○探○古
梅○於○石○亭○訪○故○人○於○山○阿○愛○韶○光○之○明○媚○愛○涉○泛○而○婆○娑○時○而
夏○也○霖○雨○初○收○洪○濤○頓○漲○舴○艚○獨○乘○任○風○飄○蕩○慮○田○疇○之○泥○沒
訝○城○郭○之○激○撞○感○陵○阜○之○懷○襄○欣○涯○涘○之○開○曠○挽○漁○艇○而○問○魚
追○蓮○舟○而○荅○唱○時○而○秋○也○潦○水○乍○歇○陰○靄○漸○收○二○三○詞○客○月○夜
同○遊○挹○殘○香○於○荷○渚○驚○宿○羽○於○蘆○洲○溯○流○光○於○萬○頃○懷○明○德○於
千○秋○恍○置○身○於○蟾○窟○每○寄○興○於○清○謳○時○而○冬○也○河○腹○凝○冰○崖○根
積○雪○曳○杖○登○城○四○望○溼○漉○渺○銀○海○之○晶○瑩○墨○玉○山○之○嶙○峴○悵○邨
落○之○蕭○條○憐○憐○林○木○之○凋○茶○惟○松○栢○之○耐○寒○偏○蒼○翠○之○獨○絕○任○四
文○溪○賦○卷○一○荆○溪○四○堂○定○本
序○之○代○更○樂○茲○溪○之○可○悅○夫○煙○波○變○化○而○嘗○新○卉○木○蒙○茸○而○多
致○泉○石○耽○玩○而○靡○窮○風○月○弄○吟○而○罔○忌○竊○謂○尋○其○源○直○通○四○瀆
究○其○委○不○止○五○湖○觀○其○形○上○應○天○漢○寫○其○景○遙○匹○方○壺○畏○世○途
之○不○測○悔○宦○海○之○多○虞○既○辭○榮○於○簪○紱○聊○託○志○於○丘○隅○遂○臨○流
而○作○賦○聿○擗○管○以○戎○書○復○扣○舷○而○歌○曰○義○興○巖○色○兼○山○水○兮○人
生○其○間○多○俊○偉○今○百○物○繁○育○恒○豐○美○今○吾○生○也○晚○際○其○否○今○時
事○紛○紜○莫○知○所○底○今○人○情○險○誦○渾○如○路○鬼○兮○特○喜○茲○溪○遠○豈○塵
兮○濯○纓○濯○足○荷○日○新○今○優○哉○游○哉○將○以○終○吾○身○兮○何○慮○何○營○願
此○於○無○懷○葛○天○之○民○兮

顧且菴曰浩瀚匹乎班揚新俊勝於庾鮑荆溪佳麗益動人
舉裳涉足之思

黃珍百曰荆溪佳勝實甲江南如此博引廣徵點綴盡致真
足為山川生色矣

吳廣壁曰相其格律幾欲與三都兩京後先頡頏矣荆溪僻
壤乃有此奇麗之觀作者自命正復不淺

錢礎曰曰荆溪自李西涯先生作賦後響幾絕矣今竹逸起
而嗣之遂為荆溪重開生面前半叙述勝槩形容盡致入後
自寫其遊溪之樂與復不淺洋洋乎大觀也

文淵賦

卷一

荆溪五

七

干峯草
堂定本

後蕪城賦

宗元鼎

昔鮑昭蕪城賦為世稱述久矣顧乃悼城郭之荆榛歎晉宋
之崩分野鼠城狐白楊衰草其詞悲涼不足為聽者悅也若
夫鑄銅煮海之雄轉漕運商之利市廛里閉之盛宮室臺閣
之麗與夫關梁陵墓通及草木禽魚則宋王觀揚州賦足概
之又無勞抽毫再述也夫地以人傳茲者濟南王阮亭先生
司李廣陵也詞同孝穆筆架珊瑚字較羲之書裝玳瑁于時
露凝碧落鴻飛江渚折桂林之一枝琢崑山之片玉偶慕明
遠之踪取茲題以賦壯因作後蕪城賦以進焉

文淵賦

卷一

後蕪城一

七

干峯草
堂定本

伊昔夫差枕邪溝以築城今後復為濞剽滄之所都歷魏晉宋
之兵戈兮城堞變而丘墟惜哉參軍之登臨兮徒託興以歎其
平蕪緬古往而今來盛衰難以屈指孰海冰而桑田繁華興而
代毀惟哲人之清芬駿業流為播美是以聯翩三策董子馳聲
抗直一書枚乘標名甘棠遺愛僕射賢而德并孤梅逸致法曹
峻而品清若乃杜牧入幕之風流趙嘏作尉于年少莫不驚
坐之狂言傳倚樓之逸說况復芍藥客宴于春郊茵苔焚燹于
夏筵維彼韓歐一代名賢賞心聘目誰獨不然紀茲土志為政
刑嘉美之弗輝傳彼後代之視今猶今人之視昔舍親矣而弗

揚○追○前○踪○其○何○益○故○有○才○高○歷○下○望○重○平○原○應○危○宿○而○聲○祥○與○
 泰○山○共○同○尊○唱○臚○傳○于○集○英○振○妙○齡○之○鵬○鸞○于○是○藉○閨○苑○之○金○
 甌○嘗○江○南○之○玉○鱗○平○反○思○流○贊○理○課○最○瓊○花○為○嘉○植○之○封○中○冷○
 知○飲○水○之○介○若○乃○春○芳○菊○藹○秋○草○離○萋○王○雎○鼓○翼○垂○楊○拂○映○于○
 隋○堤○塞○馬○流○哀○夕○吹○遙○迴○于○竹○西○弭○蓋○高○岡○稅○駕○危○梯○東○顧○山○
 光○禪○智○莫○灣○邵○伯○寺○鐘○隱○隱○長○松○古○柏○西○覽○蘭○亭○九○曲○二○十○四○
 橋○珠○簾○十○里○明○月○吹○簫○北○指○雞○臺○螢○苑○迷○樓○故○宮○玉○鈞○平○山○之○
 舊○址○品○井○焚○塔○之○遺○踪○七○里○甘○泉○而○繫○繫○五○塘○烟○雨○之○濛○濛○南○
 望○邗○濤○江○水○楊○子○瓜○浦○關○津○則○比○艘○駢○車○樓○臺○則○千○門○萬○戶○官○
 舍○隱○于○花○枝○重○城○匝○于○蕙○圃○爾○乃○酌○醴○醉○于○縹○窳○接○鑊○管○而○賦○
 詩○擬○龍○舟○之○馳○曲○翻○水○調○之○新○詞○灑○白○雪○之○霏○微○寫○碧○藻○之○清○
 漪○曹○劉○遜○其○敏○屈○宋○讓○其○奇○俄○而○騷○靈○初○沉○望○舒○將○升○來○短○歌○
 于○連○岡○淒○長○笛○于○刊○層○千○五○百○年○俯○仰○廢○興○見○城○郭○依○然○固○護○
 人○民○依○然○輻○輳○歌○吹○不○讓○昔○先○綺○羅○不○甘○今○後○其○中○不○勝○縷○析○
 絲○陳○畢○彈○咸○叩○然○而○賢○哲○具○在○典○文○長○存○卓○乎○宇○宙○貞○乎○乾○坤○
 此○羊○叔○子○登○峴○山○而○興○思○庾○元○規○玩○南○樓○而○清○言○者○也○爰○為○之○
 歌○曰○昔○以○城○蕪○而○悲○傷○今○以○蕪○城○為○美○談○苟○明○遠○之○不○作○兮○
 則○茲○名○亦○泯○滅○而○難○訪○陸○往○古○之○已○邈○今○則○誰○堪○余○慕○夫○君○

文 賦 卷一 後蕪城二 先 十峯草 室定本

顧茂倫曰以一時之興會寓慷慨之深情自堪千古
 錢礎曰曰梅岑之才不減明遠然以明遠蒼涼梅岑壯麗明
 遠多鄙言累句梅岑句迫字琢無一弱筆讀之能無後來居
 上之嘆

文 賦 卷一 後蕪城三 十峯草

伊茲堂之締構洵宏敞而寡傳。越揀墟而特起。在名都之上游。崇壘塊其造天。今華樓鬱乎雲浮。窮地勢於南條。今見江山之相移。恐牽牛而絡。婆女兮納埃。風乎不周。招情悅於虛無。今眇仙靈之所留。爾其託體。則平岡坡陀。西走滌濠。支阜屹立。削成增高。其面勢則宅岡之陽。居城之兌。觀宇迴環。林薄周被。爾乃斬懸巖以累砌。規廣阿以築堂。旁羅桂楫。仰承杏梁。飛宇周闕。鱗鱗將將。帆梭杳杳。若迴若翔。塗丹錯碧。反景流光。遠而望之。龍從參差。象神山之出海。見銀關也。仰而闕之。珣璣巍峩。若射的之在空。植箭栝也。谷兮如帽。舉兮如冠。霧翕舒不可乎得。多原若乃跋平阜。輕長阪。步廣除。臨絕嶽。瀏覽有無。獨督近遠。前瞻揚土之廣博。今原隰紛其錯重。綴麗譙於連星。今壯于雉之金鑄。天漣劃夫神臯。今屬垂天之白虹。連山迴顧乎秣陵。今矗三茅之仙峰。左眺海陵原田。每每蒸波。澆監利盡東海。右瞰揚子銅陵。唯曉仰山。鑄冶吳淞。以饒後巨浸之湯湯。分沐日月於中央。洩斗門於邪溝。今轉軸繼於帝鄉。泛博覽其無垠。今蹇踣以相羊。至如朝光絢野。曠色栢籠。晴景澄鮮。微陰霏霖。變合一瞬。態窮萬族。長楊垂絲。大堤水平。芙蓉吐華。的皪芳馨。

文獻賦

卷一

平山堂一

世

平山堂

怒濤洩瀾於甯江。今飛雪坭。漉平蕪。城物無隱之能。避狀無窮。而不呈耳。目為之滌滌。天自為之開明。斯誠臺觀之巨麗。海表莫之與京者也。於是邦伯郡牧。來游來豫。列節停騶。怡情遺慮。賓從詳雅。尊俎有序。究觀夫土風之清嘉。與民物之阜庶。山川之形便。謠俗之遷注。調燥濕於徽弦。齊六轡之柔馭。迺與遠思。越乎獨喻。其或大夫君子。善詞能文。比才曹劉。方藻卿雲。期春秋之佳日。爰聖駕而索群。參萬象於靈府。吐玄黃之縝紛。亦有都人士女。嬉春競往。稅青驪。泊蘭漿。采蘼蕪。宰宿莽。睨閩河。結遐想。漂泛濫。沖自廣。至如遷入。放客。經奇。瑰才。卷風雲乎未感。臨岐路而徘徊。塊獨遣此羈愁。今憑高望遠。穆乎登臺。快民生之多故。羨天地之無涯。炭月忽其如流。增慷慨而承懷。原夫揚之為土也。襟背江淮。藉穀冰陸。百貨所賾。上管衍沃。故漢代疏以為國。隋帝巡而築宮。唐藩宋闕。承後席。豐經營。窮乎地。軸雕琢。極夫天功。璇璣現館。穆若神居者。蓋不知其幾。而今皆影滅光沉。山移壑徙。際天黃沙。覆地白華。螢飛秀麥之墟。兔充枯桑之壘。惟斯堂也。初自隆宋。著於歐陽。遺澤在人。勿剪樹棠。五百年乃有賢牧。實煥德而齊光。攷裔察乎故址。新夏屋於崇岡。草不後心。餘不陋目。高不絕陵。疾不蔽谷。不勞民而為不廉財。而

文獻賦

卷一

平山堂二

世

平山堂

足形勢盡東南之美風聲結士庶之愛續前薪於無窮宜可久而可大嗟宇宙之幽遐兮惟令聞為不湮助德若火車之載今文米輪轂而使前或錯功於銅柱兮或沉碑於深淵金石敵而名不磨兮孰膠結之使然披竹素之家廓兮得兩墩其俗比有承休風而結撰兮尚有述於後賢

錢礎曰此為金公守揚州時重建平山堂作也一時名搆如林次明獨登高作賦才思橫溢文采旁流將廣陵勝景一拈出千百年興衰之故宛在目前末則以金公媲美歐陽頌揚有體其華實並茂巧法兼至之作

平山堂三
堂
京定本

遊九華山賦
○時○子○錫○陵○奈○擾○擾○于○塵○緣○久○遊○蒙○于○五○蓋○因○役○皖○之○歸○途○果○登○覽○而○發○昧○于○時○春○暮○乍○晴○乍○雨○路○入○五○溪○千○峯○吞○吐○望○似○蓮○花○稱○以○九○數○嘉○名○錫○于○青○蓮○四○大○峙○于○六○宇○徑○幽○與○以○曲○突○風○空○號○而○陰○怒○聆○眾○壑○之○清○音○見○怪○石○之○奇○古○爰○少○憇○于○橋○灣○雲○倏○收○而○旁○午○載○層○登○于○天○門○輿○雖○隨○而○促○步○過○半○山○以○息○肩○佇○江○亭○而○快○觀○訝○小○巧○之○山○田○形○圭○壁○而○參○互○綠○高○下○以○鱗○次○沃○不○竭○之○石○乳○岩○夫○松○篁○迭○奏○其○韻○山○鳥○自○在○雜○鳴○應○接○不○暇○耳○目○皆○驚○僕○夫○告○至○主○僧○出○迎○遂○止○宿○而○齋○泮○晨○虔○禮○于○幽○冥○石○級○畔○而○拔○磴○氣○喘○息○以○嶽○峯○眺○瞻○九○子○回○拱○山○壺○四○望○鞠○何○僧○房○櫛○隣○厭○人○烟○之○囂○攘○勝○村○落○與○市○城○嗟○茲○地○之○名○勝○愧○莫○能○以○逗○遛○憶○夢○得○之○失○言○信○中○奇○而○外○秀○乃○為○之○歌○歌○曰○恒○披○圖○而○卧○遊○今○悵○平○生○之○未○見○豈○期○今○日○今○始○識○九○華○之○而○
錢礎曰劉夢得嘗受終南太華以為此外無奇愛之凡荆山以為此外無秀及見九華深悔前言之失今得皆山一賦而奇秀愈極矣惜不起夢得于千載下而見之

文粹賦
卷一
遊九華一
堂
京定本

青浦城北舊有孔廟蓋先師三十四代孫頑之吳時所立元至正間里人章弼因建書院其地學徒翕集豆之盛厥有由來乃今文廟則創自明萬曆之初時邑治甫遷經費弗給鑿礎挺植之屬率多訾窳聊取具觀以是百年來屢葺輒頽我國家文治懋昭巍科應仕俊民鴻生策秀蜚英悉從此出乃聖殿鼓敲阻脆仍不足以壯擊仰光禮祀豈非利用大作有待其人歟同官婁水周君於康熙丙辰募諸鄉衿袞庶間花徒僇功正在任化而我郡伯魯公適臨峯亦襄惟行部首

文獻賦

卷一

重新文廟一

十峯草堂定本

觀成事矣夫效史克以作頌者儒官事也故素賦一篇以代思樂之什其辭曰
 三江浩浩以奔瀕今惟吳淞寔導其歸宜清淑之鍾雲間今澗湖又從而蓄之涵聖澤以擴詞源今於由率淮峯亦之奇鬱湧筆爲風雨今揭道德爲綱維肅冠裳而治禮樂今盡經師與人師故壇墀開于一水今赫然鄒魯之遺當夫聖裔南來實官斯域家廟宏興寢堂翼翼笙鏞以張籩豆有飭立高冢之雩曉瘞文宣之法物儼七壁而餘三副簪環以什襲瓠闕里之精英早憑依于是邑迄乎有元絃誦相宣築博依操綬之室增蘭毫虎
 又瀝賦 卷一 重新文廟二 十峯草堂定本
 觀之編四庫難專其繁富五車因載以流連署爲書院藝藪文淵談經者奪戴憑之席受業者分謝朓之瓊逮邑治之創立今爰賢官之特建當闕閣之中移今乃堂構之甫奠茂宰蒿日以鳩工石公繼芳由桐城令蒞任左藏籌緝而乏羨規無僉具無徠松甫栢之材悠緬彌堅遜景福靈光之殿曾未盈乎十紀已崔頽之三繕及乎歸昌協運曜朗天晶三雍臨而 聖謨丕著六經正而儒效胥成湛龍江之曲曲應龜兆之庚庚鎖院奏群英之入鼓臚傳首學士之登瀛既地靈而人傑合緣善以圖新是當起南榮之謠達呈東壁之輪幽雲霄登乎楹榻日月懸於

快振俾章綬益其符采奠虞振其威神固千載一時也天惠斯
 文魯侯戾止本鳧繹之家聲奮鵬程於帝里千言就而筆海
 生雲一字出而駭場競紙所以虞山駐節觀支經武緯之功成
 及茲邇上驅車望皂蓋朱旆而色喜纔攬秀于來青旋鳴騶于
 頰水周覽官牆徐升廉陛指陲陔之檐牙目動搖之鷗尾謂孰
 點其何堪笑欹斜以奚俟諭飲助今多方捐幣餘今經始爾乃
 更老街命衿佩致詞感德音之下沛衆邪許以相隨匠石之來
 今煨煨王計之積也纍纍采庸桁梧皆豫章之妙選檝楹奕拱
 亦南澗之霜皮懸以藻井綴以芝栴篤瓦鹿磚之錯互窰礪平
 文激 卷一 重新文廟三 其 十峯亭 室定本
 碱之撐措莫不縱橫合度用當其宜由是外觀則嘖嘖乎矚侷
 乎鳳翹翬載之難以援梯也內視則燦燦乎璚瑤乎霞繞虹植
 之莫可臆窺也右映湖光之澄澈左帶江流之滌森若杏壇獨
 峙而沫泗二水之護其藩籬也於崇哉墉垣既固淑氣斯全樹
 千秋之道域快四國之雄瞻盼旌麾而來五馬兆台鼎而集三
 鱣育夔龍之接武資鸞鷲之聯翩於是同官倣奚斯之作諸生
 詠魯泮之篇我公則從容論道揮塵臨筵飲難老于東序屈辭
 觀于西偏詎非總優優之百祿而壽天子以萬年乎歌曰溥
 彼江城廟奕奕兮表正僑風連孔宅兮誰其新之二十石兮明

則魯侯實詞伯今政明三辰宏教澤今一呼從風材委積今咄
 嗟而成煥金碧今趾美僖公布家法今濟濟華簪食嘉德今于
 邁從公頌無數今

錢礎日魯頌泮水實為新文廟之祖其所頌非一事大要
 在以德服人而獻功于學耳此篇為重新文廟而歸美魯公
 亦是此意文筆壯麗直與三都兩京並傳靈光舍元不能及
 也

重九登丹鳳樓賦

曹垂珠

○天窮楚尾地盡吳頭春申不返浦水長流岩峩城闕幸建魏樓
 ○下臨潮汐上接斗牛時維重九序屬三秋我來登此嘯咏遊遊
 ○陽汀鸞渚桂檣蘭舟峨峨嶸嶸藹藹浮浮玩古今若朝露數六
 ○代皆古丘曹子於是慨然而賦曰伊蓀收之司令今追落帽之
 ○清歡採籬菊之敷芬今登傑閣而盤桓倅誼熱于麗譙今領氣
 ○象於大千憑丹穴而題糕今俯萬井之殷闕列綺疏之璀璨今
 ○何窈窕而嬈媚嗚飛聲之承霓今如羽化而登仙至於北望吳
 ○淞東連海嶠南瞰九峯西通三泖葭蒼蒼兮落木黍離離兮衰
 ○草雁飛飛兮聲寒雲淡淡兮色縞我咽咽兮空階柳冥冥兮別
 ○品屋喧盡隔野趣都來荅願露浥苔髮霜埋楓丹拂席筠絲粘
 ○杯雲蘿覆壁烟寫侵葦於是曠其盈視肝其駭矚積翠遙迎紛
 ○黃近續紅蓼白蘋蒼松紫竹碧海凝清未欄截玉魚網家家鷺
 ○羣宿宿如後姬之帳湛如湘娥之毅若乃探根繫窟邀靈素
 ○娥水天一色表裏冰壺千林騰皎萬葉鳴珂則宜于月至如同
 ○雲千里霜霞掩日飛灑聯翩湖山共白綠雷承隅窺簾入隙
 ○宜於雪又如澎湃三峽鯨宮欲吞瞬息奔激山嶽流根馮高一
 ○望天日晝昏則宜於壽更若墨名烏玦紙鏡銀光辨劇作深請

文選賦

卷一

重九登一

賦

曹垂珠

文選賦

卷一

重九登二

賦

曹垂珠

○翠為床○香珠綰○激玉留○夔則宜于詩又若杯擊鸚鵡裘典
 ○總胎生馬乳色染鴉黃倚欄選勝刻燭街鳩則宜于酒復何所
 ○宜哉長虹巨彩層層塔影浮空孤鶴橫秋渺渺漁歌唱晚厄添
 ○逸興似阿閣之重巢劍起雄心儼龍山之再會滿頭挿菊盈囊
 ○貯黃樓之景無窮而樂亦無窮也知其樂者然後可以觸咏于
 ○斯樓

張弘軒日英風磊落弔古傷今酷似江鮑之筆垂之邑乘中
 將與岳陽樓滕王閣並膾人口

錢礎日曰余昔在滬城吳子省齋為余言丹鳳樓之勝欲一
 登而未果今讀綠巖先生賦可當臥遊矣通篇點綴歷落更
 有盤旋翔舞之致儼如丹鳳廻繞筆端韻甚趣甚

若夫大江之南。毘陵之東。水陸所輳。舟車咸通。帶震澤而列壤。接吳臺以峙雄。星分斗野。地輦梁鴻。答天梓於昏旦。建曉閣於方中。結芬檉以曄曄。狀巍峩而有融。歲月云渺。鳥雀攸叢。雖基扇之固護。嗟榛莽今其茂。勢懼將壓。謀宜命同。迺赤烏之冥識。適潛契於吳公。公下車而塗歌。輟頌祭令而蹈德。懷風顧茲樓之施。際累威之登。豐父老贊。謨子民輸。忠制甃立。舉鬆聖稽。衷司時練。吉於歲始。都作告備。於春終。襲重門以警夜。升修級而流虹。義合嚴更之典。製伴懸獻之官。陽扉南啓。陰軒北曠。春

文徵賦 卷一 來悅樓一 十峯草堂定本

苻靜於郊。關桑麻植於丘。壘風霜蕭散。華實敷施。盼粉蝶之紛。迴睇素津之榮。紆抱遙山以銷憂。慶有年以斬渠。鳥飛鳴以過前。風颺戾以吹裾。嘉賓結歡。僚佐容與。合樽促席。引滿攬祛。時彷彿於方壺。陳酒肴而樂胥。伎無取乎飛丸。躍燕樂不逮夫馳馬。戲車若乃山川修阻之賓。雨雪懷歸之使。或引領於京邑。或剖慈於鄉里。息軸路隅。稅轅川溪。登麗譙而四顧。望曉曉千桑梓。停驛館之旌旄。傷行塵之施靡。子建有悲風之歌。靈運起東旋之思。莫不奉言笑於琴堂。慰羈愁於迷昏。至如金壺漸滴。銀漢將流。天清暈滅。露白光浮。停鳴榔於魚浦。斷傳檄於星郵。發

文徵賦 卷一 來悅樓二 十峯草堂定本

課黍稷而勸畊南。至觀臺。遠太史之律。仲夏樂。備實有司之程。
 煥韓城之舊址。仿周臺之始營。率登登以奉職。逆填填而悅成。
 作賦敢同於王子。贈言或託於孫卿。乃歌曰。
 有程有礎。今非他山之材。棟宇煥今非徂。非徂鐘鼓。具今聞九。
 垓。照城廓。今層樓開。克宣明政。今歌子來江之南。今春風回。
 錢礎。日曰昔禁。正則記湖州。勝賞樓。謂政在平平。在久加以。
 不倦。其我吳公之謂乎。大林是賦。不虛。俟勝情。而切指善政。
 覺奚斯史克之遺。尚留。毫楮。洵堪。被諸管絃。

來悅樓三 十峯草

河朔避暑賦

黃周星

遡河朔之盛事。有避暑之遺。關繫何人之倡。舉日本初之衰。若
 歷千秋而不朽。豈無藉乎高文。慨自漢紀。陵夷方輿。與沸。么麼
 縱橫。奸雄。睥睨。惟君侯之家聲。堪一時之師帥。兼州牧。以將軍
 督幽。并與青冀。時則水連漳。衛地界。覃懷。山河表裏。川陸。擅伺
 凡。觀風而攬勝。孰不嘆其壯哉。思四序之遷流。今竊獨畏此炎
 暑。六幕變為洪鐘。今五嶽化為焦土。惱萬國之夢魂。滄九州之
 汗雨。鬱攸加祝融之鞭。列缺佐豐隆之鼓。雖廣廈與深宮。今乞
 涼颼。而未許。仙。焚羽與釜。鱗。今欲。逃。逃而無所。於是君乃投袂
 而起。杖策而。噫。集諸大夫而共謀之。曰。酷暑困人。一至是乎。孰
 為樂。郊。我將。避。焉。諸大夫皆頓首曰。謹受教。公之。宇。下。幸。有。樂
 郊。是。曰。河朔。去。此。非。遙。願。隨。公。往。于。焉。消。搖。君。乃。鞿。然。且。喜。且
 詫。命。彼。信。人。星。言。夙。駕。移。時。而。至。曾。不。半。舍。其。為。地。也。在。孟。門
 右。太行。背。林。慮。面。朝。陽。接。沁。源。之。澆。澆。撫。淇。水。之。湯。湯。蘇。門。之
 百。泉。騰。沸。濟。瀆。之。盤。谷。蒼。涼。此。誠。山。川。之。最。勝。固。可。雄。跡。乎。八
 荒。且。也。林。木。鬱。鬱。蒼。蒼。澗。石。裕。綠。翠。嶂。樓。雲。珠。簾。飛。瀑。芳。草。藹。其。芊
 綿。奇。葩。紛。其。靚。郁。處。止。高。極。徑。之。松。君。子。醉。家。家。之。竹。人。也。天
 乎。其中與天地而皆綠。又有水鳥林禽。朝朝夜夜。咬文魚。躍于階。

渠瑞鹿鳴于庭柳花間之玄鶴時來雲中之白鳳鏡下非靈圃
之等倫亦上林之匹亞君乃屏騶騎上高堂經曲檻度修廊登
岩堯之飛閣入窈窕之洞房莫不絕離婁而鞞鞞掩黠露以焚
煌然猶未殫其勝槩也遂臨龍從之峻宇今陟嚙噪之層臺睇
蒼旻其咫尺兮亂雲氣以徘徊對翠峰如列障今頰河帶之滌
洞箚樾翳其四合兮胸茵席如蕝苔白日忽然匿景今清風栩
栩以徐來蓋下視不知其幾千仞今何有朱戶與黃埃維時君
則顧而樂之被襟而大笑曰美哉河朔也此非避暑之與突乎
於是命几筵具壺解倒瓊漿羅玆餌召賓朋呼佐吏多士景從
文敬賦 卷一 河朔避暑二 十卷草
羣賢畢至既雲蒸而雨集亦壁合而珠聯鄴都空其諸于竹林
失其七賢咸舉觴而角筆競拈韻而題箋暑無分于晝夜惟酣
飲之陶然亦有五陵少年三河壯士裘馬翩翩冠劍纒纒礙紫
鞍與輜輶開高風而至止傾寸心于酒杯動悲歌于千里又有
明眸皓齒玉貌水肌雒川神女巫岫瑤姬音泠泠而送遠影姍
姍其來遲本對之而忘暑况狎昵于金卮兩乃散髮歡呼解衣
榮礪或拍或浮或獻或酢或奕或琴或歌或等或劍或壺或射
或博時醉時醒時止時作載寢載興載斟載酌圍席地而幕天
渾相忘夫晦朔不識人間之可哀差同天上之至樂笑漢殿之

金董陋曹家之銅雀柳榆座上之劉松咄咄村中之鄭愨朝室
之千鍾詎荒平原之十日非渥自有伏臘以來曾未見此數數
方是時也驅火龍于雪山囚女魃于冰井炎帝望之而迴車赤
標聞之而戢影南詭類北極之寒朱夏變金商之冷此一舉也
豈非千載之奇觀八紘之絕境乎噫高矣美矣暢忘蹄矣雖可
樂也亦可悲焉迺作而嘆曰呀河朔今王侯都跨燕趙今控中
區彼避暑兮袁本初身行樂兮聊驩娛惜乎視蔭兮無遠圖瑤
臺金闕兮俄丘墟徒傳此軼事于後世兮良足動詞人之唏噓
錢礎日曰一循古人步履而與會應舉詞采葩流子雲所謂
文敬賦 卷一 河朔避暑三 十卷草
不從人間來者庶幾遇之

浙江潮賦

汪文楨

歲在清漢孟春之月。汪子枕鶴鏡唐懸吳山之上。春風始振。源來微漲。波流騰天。宵月幾望。則見東江湖驟來。氣象芳壯。駭目洞疑。凝思難狀。于是乃命墨卿侍側。管城受辭。躊躇四望。為汪靈而賦之。起而數曰。美哉水之為德也。原夫陰陽始判。五材空聯。習坎司功。玄冥宜力。河濟貫乎東西。注漢分乎南北。洪流愈趨。下大海因而靡測。以是向之日逝而不竭者。復吞味。其坡而百川之所同也。而惟東南之奧。為衆流之極焉。故昔者。檣櫓盛。櫓屏陳。志清以娛太子之意。盧肇泛言海潮之奇。以極

卷一

浙江潮一

堂定本

堂定本

滄溟之勢。是皆詳其所舊。嗣而述其所習。視猶未盡。夫宏麗瑰奇之致也。盡亦觀乎浙江之浩渺。而潮汐之時。至者乎。惟茲江之所源。經始新安。黃山作鎮。蓄此回流。滄泓淵靜。鑿徹萬端。銀砂作渚。玉礪成灘。奇氣所萃。周旋舊盤。始扶輿而磅礴。乃迅發而瀾漫。浸潤乎歛睦。宜饒之域。而徘徊乎富春。天目諸山。阻崇丘與。嶺嶺勢環拱。而噴岫峰巒。為之屏障。嶽嶽表其亭桓。蓋其所淵澗者。遠矣。然後紆徐委折。而襟帶于兩越之間。爰錫嘉名。而比諸瀼漢。以奠南邦。而強其藩籬。北連震澤之波。西距衡廬之幹。提封四達。疆邑百萬。蔭牛斗之光華。接荆吳之閭閻。亦罔

不稟潤乎江波。而資其輪灌。徒觀其土脈之肥饒。田疇之衍博。綴若珠聯。紛如繡錯。支流別派。津潤縣遯。草木之所敷榮。田禾之所興作。品物以之含滋。民居以之溉濯。實茲江之是賴。而大海為之斟酌。故當其往也。為之慶安。潮焉。暨其來也。為之稱壯。觀焉。非濤非浪。如雲如烟。洪波匝地。大浸稽天。惟九折之滿。俾激長流。而復還命之曰潮。以是為百谷之所先也。爾其始扶桑。沃蓬萊。經裸國。浮瀛臺。裊海三環。神州九迴。方壺羅列。聚窟濼。洞怒鵬振翼。靈鼈鼓腮。噴薄冲融。于杳淼之區者。蓋不知幾千萬里而來。由是散布于諸川。而為之潮。汝在浙水之榮。紆則繁

卷一

浙江潮二

堂定本

堂定本

受乎波流之積。江惟三而底定。河播九而為逆。或經天下之要。或距中原之脊。然往往奔騰奮迅。而無以與乎曠朗春容之迹。越有南江。其潮乃全水性。就下地。維東偏金樞之下。顧菟常圓。太陰之凝水德。所專日之方升。咸池在前。衝激成潮。盈虛是權。在九行之分度。與赤道而交。躔故東南之潮。汝恒應時而不愆。納大海之全量。當陰陽之節宣。其途也遠。故浩瀚而無邊。其蓄也寬。故滄泓而倍妍。斯其足以雄視乎他方者。夫亦地勢之使然。故當其盛也。搖空蕩雲。雷殷電作。疾若風颭。銳如鋒鏑。噴玉非朱。浮山聳岳。冰岸橫飛。瓊崖倒落。氣接三湘。勢吞七澤。掩赤

城之建標。據會稽之立石。斯足以激志士之悲懷。而鼓壯夫之魄。時而退也。恬波就平。洪濤舍次。曠然歛迹。邈矣遐逝。岸草靜而流芬。江光凝而澄沚。涵萬象于一鑑。快風搖之如矢。足使躁者情移。貪夫知止。蓋雖一物之形態。乎其因時而遞變者。亦足以觸境而情起。而况四序推遷。寒暑屢更。寒則凝陰飛雪。若層城瑤島之將迎。夏則灑氣橫空。滌炎氛而羣動潔清。若夫秋水時至。羣潦沸騰。金風就涼。素陰先凝。天漢橫斜。星槎始乘。當八月之既望。云水德之方興。乃四時之極觀。為天下所共稱。于斯時也。海若警遊。天吳前驅。陽侯捧轡。靈胥就途。蛟人獻鱗。神龍

水珠簾翠。幃織殼支綺。擁鄂君之綉被。曳春申之珠履。絳管嗚啾。笙簧聒耳。若與波濤而間作。不知誰怒而誰喜。倏兩越之繁華。會南州之人士。前遺簪後墮珥。揚青蛾。激皓齒。酒半醺。歌北里。凡可以娛心而悅目者。又不知其凡幾。則信乎樂土之為歡。而獨擅乎觀潮之美矣。然此猶未足以深探其理也。且夫潮也者。固陰陽之權衡。而循環進退消息之機也。合乎二氣通乎四時。與晝夜而相參。順三光而自持。以陰為體。附陽而施。憑氣而升。為萬物滋動以為用。靜惟其基滿而不溢。行無不宜。與月為應。太陰之司。與日為程。朝夕是依。故夫月有晦朔之期。日有朝

吐珠。余支翠。旗何有。何無。聚羣靈于斯。候若彷彿。焉張水戲于江隅。爾其鼓洪。鑑拂巨浪。逆回川。浮息壤。日月驚星河。蕩聲喧。關勢沉湊。沙魚候時。鯨波欲上。時則有鼓勇之夫。弄潮之子。翻若驚鴻。迅如赤鯉。衝烟梯浪。曾何惕于生死。江濤為之起立。激回淵。鷗而停峙。乃其為狀也。颯颯泱泱。滴滴皇皇。飲衣若藏。奮今若張。沛乎若三軍之臨陣。仗劍戟而相當。淵乎若九土之會同。設庭燎而未央。瀕兮洞兮。若寶藏之森陳。懸黎火齊之燁煌。瀾兮漫兮。若天子之上林。而名花琪樹之成行。心神為之震撼。耳目為之飛揚。于是乎觀者填咽。遊人萃止。車行如龍。馬行如

補之數。或往或來。于焉為度。視幾望而就盈。迨虧絃而復故。以于午為生息之交。以卯酉為平行之路。故其盈也。蚌合胎其滅也。魚腦鬚魚毛之有起。伏監鹽之有盛衰。此大氣之感召。而本乎一理之自為。故其為物也。浩衍洋溢。仁之質也。淵凝澄澈。智之哲也。虧盈就謙。禮之節也。往而必復。義之發也。氣充而不過。勇之決也。期恒而不貳。信之達也。故曰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則潮之謂也。夫豈有遺論哉。昔者大禹以是經南土。而登會稽。親乎潮之神用。而析諸圭。封其少子。所以主茲江之祀也。爰是潘柴紀功。天下來同。執玉帛而趨。踰者殷殷乎若東海之

文淵賦 卷一 浙江潮三 十卷本 堂定本

文淵賦 卷一 浙江潮四 十卷本 堂定本

朝宗是以歷世人文之化。往往由茲而向風。爲之俯仰。吳越之故墟。低徊乎前代。錢武肅宋高宗之遺迹。在焉。所以雄長于洪潮。而表流風于江外者。猶班班其可采也。若乃子胥謀國之忠。范子見幾之智。曹娥之孝感。子陵之高寄。政理則廣平文正之才。隱逸則和靖玄英之誼。白太傅風雅之遺音。蘇子瞻文章之能事。若其他乘時而奮厲。閱世而傑出者。猶不能以枚舉。而悉記亦誰不望洋興歎。而感情激發于波濤之汗漫者乎。故曰人傑地靈。含英咀華。東南之美。古今共誇。况乎車書同文物。會萃才秀起雲蒸霞蔚。江靈欣悅。海若獻瑞。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以

文獻賦

卷一

浙江湖五

翠

十卷

錢礎曰。昔人謂浙江湖至常如山岳。奮如雷電。水岸橫飛。雪岸傍射。澎騰奔激。可畏之甚。似此形容。盡致終釋。奔放出。奇無窮。亦自有如潮之目矣。

夏雲賦
景風司令。鴉火垂文。虹流精而散彩。龍墟氣而成雲。乘離德之方茂。炫朱華之既芬。方蔚蒼於朝暉。又徘徊於夕曛。經一氣之回旋。任變化于蒼突。於是千屏翳戒途。炎精退宿。江風徐來。嵐影相屬。崩石藏崖。栖林映谷。若寸縷之方升。遂滌沒于遠日。起萬籟而生涼。蔭千嶂而交綠。若乃時雨旣降。輕雷乍收。遠樹新沐。村烟上浮。散餘霞於天半。回返照于林。取鳥孤飛而光亂。魚群戲而影流。映藜藿于通岸。舉木蘭于中洲。竹江草而閒勝。何卷舒之自由。爾其爲狀也。舉舉紛紛。輪困網緼。渙今若合。鏡兮若分。萬兮若錦。蓋之方張。沛兮若三軍之就行。爛兮若赤城之建標。鬱兮若九疑之相望。香滂兮若企三山於碧。連嶽兮若睹神御於高唐。至於魯馬素人。周輪韓布。赤珠水波。迴環交互。旣應時而徵奇。亦因方而改度。登觀臺而書之。按天官而推步。是以秋雲縹緲而輕揚。春雲發變而縣遼。寒冬慘而回雲。霰雪霽而相薄。在四時之推遷。惟茲雲之磊落。影不族而能流。氣方蒸而已作。觀聚散於須臾。任往來于寥廓。萃衆形而難定。似連峯之岸。巖缺者如洞。闕者如壑。或嶺峻而坡平。或岩深而崖削。何昔人之咏歌善體物。而辭約時。則有避暑之苑。招涼之雲。

文獻賦

卷一

夏雲賦

五

十卷

廊水殿茂林交柯鼓蘭摧擊層波望奇峰巒嵯峨美人侍朱顏
配按紅牙揚翠蛾聲發繞而不散思飄飄其若何盼彩雲而難
卽恐歲月之蹉跎若夫足練番天龍鱗墜水當陽氣之畢達順
發生之恒理慰農望於三時布恩膏于千里譬愷澤於仁人爲
蒼生而一起况其非烟非霧抱日浮空揚五彩於丹陛耀光華
於紫宮方四門之既開當九牧之來同信太平之嘉瑞正物阜
而民豐是空効卿雲以作頌並雅奏於薰風

錢礎日曰賦雲者若徒寫金柯玉葉金翅犀絮等語累紙亦
書不盡惟此鴻裁巨藻不爲鐵屑之談唐人慶雲抱日篇同

一瓊瑤

東坡賦 卷一 夏雲賦二 三 斗雲賦

雪賦

錢 蔡

天發餘碧峯斂翠青烟深苔暝棟禿雲平乍因颺而迴合忽排
闥以飄零花明四照蕊綻千層竹腰頻折松蓋如擎梅腮傅粉
石骨疑水清光千里鶴唳一聲屋綴琉璃之瓦簾開雲母之屏
九天無月而長白萬樹非紅而盡春絲鱗鱗以吐瑞氣裊裊而
瀟瀟輕瓊爲鈿冷絮成茵鴉寒掠背風靜翻雲惟寥空之一色
聽愉齊之平分當夫紅爐煖暖雕閣香圍君寒妾擁妾臂君持
鏡開于靨笑冶一枝聽飛絮之高吟曾寒威之足欺亦有天街
步軟柳下蘇舟折驢背之甚穩恣水壺以遨遊或泛山陰之棹

東坡賦

卷一

雪

錢 蔡

或登花外之樓冷香弱夢細細勻愁於是梁園才子克穎詩腸
江誇瓊樹盧奴玉堂六出爭妍雙飛鬪芳荷千秋之在茲雖掃
徑其何傷及夫玄雲結陣赤葦揮鞭旒旒氣湧鸞鴨聲喧將軍
飲葡萄之酒壯士歌黃竹之篇戈衣綺而生明光照甲而增鮮
更有銀花垂榜絳雪成田橘叟輪鹿葛郎乘船印惠可之跌而
未妍若乃隴水寒塞馬嘶樵徑封鄰燭微蘆花汀裏忽聞孤雁
之鳴獨石山頭濕透木棉之衣泣寒砧而如雨釣空江以無魚
臥安于土室映孫康之斂書士衡戮而華亭雲暗孝婦死而

東海瑤飛。襄陽枯骨。灑人間之黃玉。海上孤臣。飽撈腹之玻璃。
 戍卒征衣。皆鐵。寒閨淚滴。為緋。汎乎嚴風。曉別蒼雲。暮同銀沙。
 萬里古道。蒙茸。雖天山之玉滿。奚所遇。而多窮爾。乃放舟浦北。
但括口前本也此屬不遺法
 覓句橋東。繡描。綴影酒送。微紅。愁飛舞蝶。碎剪吳淞。仰看何依。
 之。謁。遙。聞。人。外。之。鐘。於。斯。時。也。高。士。夢。甜。美。人。簪。欹。猷。炭。光。燦。
 鵲。硯。水。漸。枝。低。似。醉。波。定。如。癡。溪。流。暗。瘦。芳。草。先。肥。肌。同。姑。射。
 瑞。並。瑤。池。快。心。魂。之。如。水。堯。造。物。之。雄。奇。
 錢。礎。日。日。窮。極。變。態。化。俗。為。雅。運。平。為。奇。足。令。惠。連。卻。步。

文獻賦

卷一

卷二

五

十

月賦

潘鏐

飛鳴而過。今玄裳縞衣。京光半變。今眉壽已非。指甲開元。今楊
 子貴妃。胡不皎皎。今當暗而微。鑄冶備全。今昌樂可期。中秋出
 袖。今秉燭不燃。后羿妻奔。今仙藥偷傳。烏鵲北來。今半夜騙躑
 李白疑霜。今故鄉在前。離畢見詩。今有若稱賢。小兒生難。今孔
 子無言。比肩姊妹。今朝夕為連。渣洋太清。今雲翳微。纖對吾飲
 酒。今狂癡幾千樓。臺萬頃。今上下一天。桂與清空。今玉種藍田
 山明似雪。今認黑乃玄。望舒御車。今嫦娥赴筵。坤象太陰。今光
 有餘。蟾滿輪瑤步。今何處環全。如日著物。今徐稱仙。不高臥林
 文獻賦 卷一 月一 五 十 筆 草 堂 尼 本

下。今美人肯來。地隔吳楚。今共此半圓。影落江湖。今蛟龍吐涎。
 吳剛執斧。今伐我何為。玉兔杵搗。今長生轉回。珠出海中。今的
 縹奇離。清風來暮。今花枝少移。絮絮鮮白。今明鏡高懸。有一無
 兩。今窺窗入簾。賦罷高唐。今能不我延。朗朗衆星。今有女如顏
 金烏送運。今宇宙相綿。

錢礎日日不壞。桂枝鏡彩。鏡扇玉鈞。套語自有靈氣。恍惚而
 來。蘇廷碩所為清光可愛。是也。昔年潘木公先生為詞賦宗
 江如又繼之。雙南家學有源。故其為賦。矯然不群。如此。

視行堂賦

張夏

四月維夏。雒陽季子。璣先氏既借其昆弟。葬父叅政公。反自墓。結廬於中門之外。而讀禮焉。乃顏其楣曰。觀行。衆未喻其指也。客有沂大江。過鍾山。入石城。謁堂下者。視斯嘉名。不禁私擬。願言授簡。此於間史。主人唯唯。請教。屏息傾耳。客於是颺言曰。大哉行乎。安身之基也。利用之津也。文章之柄也。而政事之鈞也。古者臯謨。九德。帝用官人。周禮六行。王用教民。漢舉孝廉。致位大臣。宋徵有道。侍講紫宸。他若魯公。訓家斥六朝。裙屐之習。安定造士。華五季詩賦之陳。夫亦曰。春華不如秋實。布素賢於錦繡。

文源賦

卷一

視行堂一

美

堂定本

云爾。今季子江東獨步。席上儒珍。文綜六藝。行砥五倫。處爲蹈履。出即經綸。三年夔屈。一舉龍伸。行將卽宅。俊而稱吉。士踐更老。而作國賓。儀型臺閣。模範縉紳。使觀者以爲人材。復古世道。還淳名堂之義。其在斯乎。主人曰。干祿而學。非吾志也。客曰。仁義天爵。孝友家政。布衣倡化。神於出令。表正鄉閭。陳推入行。友教後來。郭成群行。以及彥方。化盜勿安。解諍叔度。汪陂夏甫。土弁若斯。淵軌未易。數竟降是。南朝風流。夙競拂塵。清談移床。對詠。遂步相邀。雨華掩映。任俠生偏。悵諧破敬。不有葦艾。孰拯積病。今季子生長華閭。秉持素性。崇有黜無。坊淫輔正。嚴法服言。

法言則古昔稱先聖。庶幾源王。謝之澆風。整京陵之族姓。塾習其書。野消厥榮。使觀者以爲汝南。月旦襄陽。水鏡名堂之義。抑在斯乎。主人曰。得名失已。非吾事也。客曰。書稱堂構。禮述箕裘。按蔡之先。綽有遠猷。惟忠惟孝。卿士于周。以道以禮。見貴陽秋。祥源惟舊。累葉作求。在宋牧堂。刻礪家修。考亭老友。就賤道州。不愧影衾。兩語貽謀。一氏七儒。書訂禮蒐。在明虛齋。易義特優。蒙引之作。四子闡幽。忤濠亟去。避瑾淹留。山鳴瑞兆。異哉磬浮。迨爾高會。養晦林丘。有赫王父。經術首哀。摧排闖黨。慷慨前籌。材兼文武。道合剛柔。晚觸時宰。嘗懷杞憂。歲寒獨秀。終始清流。

文源賦

卷一

視行堂二

美

堂定本

亦越顯考。接武瀛洲。遭逢景運。參贊皇旒。敷歷中外。勅賜救自。中年勇退。奉父優游。著書懶園。會心悠悠。此其垂裕。固已弘遠矣。爰生四傑。秀出季侯。田荆添其一樹。華萼蔚乎滿樓。鯉庭竝對。鶴和爭投。屬當在疚。俯仰一抔。明發不寐。昊天罔酬。推子之衷。自茲以往。入捧兄袂。出訪父遊。必也一步一趨。今敬爾遺體。一言一動。今弘爾前麻。惟樹立之是勗。敢隕越以貽羞。非僅翻手澤於版策。覲衣冠於松楸。已也。爰使當世。視者思孟。莊無改之。孝及行父。周旋之忠。而季子殆匹。休矣乎。主人起。拜曰。父沒。觀行斯言。足警吾情矣。雖然。客何以益我。客曰。前言在行。蓄德。

之○數○也○希○賢○希○聖○志○士○所○負○也○昔○先○聖○自○言○志○在○春○秋○行○在○孝
經○欲○觀○聖○人○之○行○者○誠○無○大○於○立○身○行○道○揚○名○顯○親○矣○請○為○子
進○德○之○可○乎○自○尼○山○應○祈○玉○書○拜○受○東○家○好○學○早○孤○依○母○既○封
防○墓○皇○皇○出○走○卒○以○剛○述○繼○前○開○後○為○帝○王○師○同○天○地○壽○乃○謂
孝○者○百○行○之○原○孝○經○者○百○經○之○首○自○天○子○而○下○其○孝○有○五○補○闕
門○於○中○其○章○十○九○當○其○成○書○也○繚○筆○絳○衣○告○備○北○斗○虹○下○於○天
化○璜○懸○肘○非○抱○盛○德○孰○錫○文○鈕○而○猶○自○責○未○能○健○健○篤○守○君○子
道○四○子○臣○弟○友○言○必○顧○身○行○必○顧○口○惟○不○自○聖○所○以○不○朽○是○時
三○千○七○十○之○徒○有○以○德○行○名○者○卓○然○首○四○科○冠○十○哲○或○克○復○為
文○獻○賦
卷一
觀行堂三
仁○請○事○獨○決○或○家○庭○稱○孝○人○無○異○說○或○遷○居○牖○下○尊○師○如○君○或
可○使○南○面○子○桑○弗○屑○若○此○者○雖○制○行○小○大○或○殊○總○之○一○道○相○傳
異○車○同○轍○僕○願○以○此○觀○季○子○尤○願○季○子○之○以○此○反○觀○也○惟○是○天
道○善○旋○地○道○孔○若○人○道○亦○然○增○其○式○廓○是○故○文○也○事○殷○武○也○伐
毫○點○也○在○士○參○也○守○約○孔○也○問○老○聃○孟○也○距○楊○墨○曾○也○去○武○城
思○也○守○衛○郭○非○其○相○反○乃○其○善○學○絲○是○推○之○善○學○伯○厚○者○惟○正
叔○善○學○伊○川○者○惟○將○樂○喬○年○之○訣○子○也○第○謂○劉○胡○學○有○淵○源○元
晦○之○得○統○也○乃○從○李○羅○而○接○河○雒○蓋○父○子○師○友○之○際○妙○有○裁○成
而○知○行○傳○約○之○塗○本○無○偏○着○古○之○君○子○未○嘗○泥○方○員○而○歧○枘○鑿

今○字○內○論○學○考○行○之○士○大○抵○不○出○二○格○高○之○弱○心○清○空○卑○之○埋
首○精○相○各○立○是○非○欲○爭○強○弱○竊○觀○季○子○數○游○東○林○廣○開○西○幕○謙
不○勝○衣○信○無○宿○諾○漁○佃○稅○林○抽○揚○先○澤○凡○尚○論○之○所○及○區○已○一
字○權○衡○千○秋○酌○而○僕○所○望○於○躬○行○以○率○者○在○泯○諸○家○之○裏○
情○一○綫○之○脉○絡○棄○短○集○長○脉○病○發○藥○彼○有○出○不○由○戶○者○引○之○中
正○坦○然○見○升○高○必○自○卑○有○食○不○知○味○者○指○之○費○隱○曠○然○悟○蒼○飛
而○魚○躍○所○謂○分○之○則○舉○一○廢○百○合○之○如○車○輪○鳥○翼○者○當○下○致○泰
篤○焉○觀○者○曰○道○統○有○歸○儒○行○無○作○夫○然○後○近○可○以○光○其○宗○初○遠
可○以○續○夫○聖○作○所○貴○永○此○水○淵○謹○其○玉○輪○逝○之○尼○居○曾○侍○而○一
文○獻○賦
卷一
觀行堂四
貫○可○宗○參○之○參○廢○案○存○而○四○端○皆○擴○季○子○苟○具○是○觀○也○夫○豈○目
前○各○備○所○得○混○託○故○言○未○既○主○人○離○席○稽○首○謝○曰○觀○止○矣○非○所
能○及○也○客○意○良○厚○請○書○此○詞○終○身○誦○之
梅○定○九○日○有○頌○有○規○亦○麗○亦○則○使○孔○氏○之○門○用○賦○也○不○惟○升
堂○抑○且○入○室○矣
錢○礎○日○日○文○詞○理○致○俱○為○第○一○以○此○鼓○吹○太○經○史○二○京○三○都
校○業○太○繁○即○少○陵○三○大○禮○自○謂○沈○鬱○頓挫○隨時○錄○錄○知○誰
子○香○日○中

七夕燈花賦

朱廷欽

若夫雲耕欲降月帳新移烏毛有約鵲駕非疑星數半整紅袖
 低垂於是絳蠟光中飛吹下霓裳之曲琉璃影裏聯環鳴玉佩
 之儀帝女催妝香消紫界仙人送嫁絲映瑤池此非人間之好
 會實天上之歡期也時維南國紅樓西關錦席座有妖姬門墮
 上客絲竹雜鳴歌呼永夕歡飛金谷之觴笑擲千金之璧用是
 碧紗籠小能添紅粉之粧碧玉尊寬影鴻瓊壺之液此豪貴之
 所娛乃人情之所惜也或且天涯流落逆旅昏黃綉閣悵望舉
 目悲涼塞外征人望斷穿針之月閨中少婦愁迴錦閣之腸雖

交濼賦

卷一

七夕一

云

千峯節

孤榮之獨燦禁雙淚之交長此又百年之長恨尤千古之心傷
 者也茲者藜閣乍開兩簾共捲五韻同枯一尊不淺羅幙風開
 銀臺暗剪無何玉蕊交心青烟成繭綺閣生春金櫃繪綉香開
 午夜如百果之竝圓光耀空堂如千花之竝展羅宿宵垂隋珠
 夜見比桃李於春城放青蓮於寶殿酒酣夜靜顧影姿姿洗爵
 欣賞樂而生歌歌曰惟良宵之邂逅兮瓜同心之有人忽画屏
 之爭競兮覺亭院之催春何開落之無端兮徹中宵而常新
 錢礎日曰神姿秀骨自饒逸韵至其組織圓家巧奪天孫非
 復人間機杼近卷洵是賦才

文獻初編卷二

錫山錢蕭潤礎日評選

同邑秦松齡對巖

訂正

吳江董 閻方南

鴈賦

宋徵輿

宋子與其行抄于原澤之中時涉蕭霜陟高四覽俄有蜚鴈翻
然成行而南已而翰音自天嚶然甚哀宋子聞之告其徒曰鴻
鴈意南而南意北而北昔齊桓富有東海心猶感之斯其自得
之時也奚為哀鳴哉夫千里一舉毛羽豐也冬夏易處時地便

文獻賦

卷二

第一

下筆草

也雌雄有儀貞于禮儀也是以賢侯嘆焉大夫贊焉其徒曰善
哉子之論斯鳥也何不賦之宋子曰唯唯嘉良禽于北垠惟橫
絕之六翮感青陽之剛姿稟元水之令德戒羽翼于既成將四
海而朝夕當秋節之屆期乃奮心于南國踐嚴霜而命侶凌清
風以率從欲稅翰于崇山復矯掌乎雲中惟是淮南木落衡陽
草青秋水瀾瀾石磯磷磷鳴鶴心于萬里乃翻然而來賓朝飲
蘭池之白露兮暮容與于方塘時拂儀而漸陸兮俄蕭羽而朝
翔惟落影于清波敢希謀于稻梁循中宵以相衛懼雲羅之高
張悲不鳴之就京駭虛弦于孽傷若乃羈雌失雄離羣獨處毛

羽摧頹流離中路涼夜悲鳴有類長慕被蓋章之蕭條感風簷

之激楚似亡國之遺臣等離家之棄婦是則物類之可哀徵禽

之失遇者也至于漢苑上林滌池滇河建亘百里水鳥是都軒

軒來集赤文啓符公卿進觴天子作歌相斯鳥也爰囁凡而招

朋或棲林而無沼懷此都之好音伺君王之色笑浮太掖之澄

瀾哦瓊臺之芳草懼君恩之不終恐失身于萍藻俄谷風之自

東驚衆禽之鳴春懷故鄉于天末希冥冥于青雲既軒舉于中

塗復徘徊于故林嗟洵美而難居矯修志以迅征于是辭玄鳥

于江南委青蘆于塞北咽涼氣于窮荒謝春華于中域幸繳矢

文獻賦

卷二

第二

下筆草

之偶遺免刀俎之見辱懷中澤之餘恩望秋風之載蕭荷弋人
之無慕雖去來而焉屬願養君之曲池恒鳴舞以自勗庶雌雄
之匹居慎羽儀而自足

錢楚日所見者鴈也所賦者亦鴈體物有盡寓意無窮此

真善于賦物者○雲間賦學素為海內所宗其文率多幽嶮

瑗瑤恢肆神曠之作斯篇典而能麗高而能華譎而能潔洵

足為當代賦式矣

長征聽曉鴻賦

蔣伊

嗟客子之行役沐朝露而長征聽曉歌兮終曲唱陽關兮幾聲
 天風起兮欲蕩星河淡兮還明迷曉花于驛路下黃葉于山城
 爾乃征輪載馳度阡越陌秋燒馬蹄霜橋人跡襲露華于晨裝
 指殘星以短策寒月落而山銜曙鐘動而林隔見夫丹樓明滅
 碧樹蒼茫樹葉山選挾花驛牆涉山川兮客路懷松菊兮故鄉
 續孤衾之殘夢驅寒騎而凝霜泉聲覺寒樹色帶曉明粉蝶兮
 朝霞起蘆洲兮宿鳥耀海樹以陽烏灼曙光兮腰裏星芒四沉
 江雲亂繞若乃寒潮生而古岸濶曉風正而孤帆懸眺清秋兮

文徵賦

卷二

長征聽曉鴻一三

平筆草堂定本

金衣轉而若絕能令巫雲爲之不行湘水爲之鳴咽而况深閨
 怨寂遊子懷歸嘆黃花之遠戍望玄菟而長遠背衡陽以南別
 指金河而北飛當一聲之觸夢覺雙淚之霑衣鴻兮來旋爾何
 不棲琪樹耕紫烟乘逸響兮盤九天騰羽衣兮長踟躕遠渚
 濯清泉伴子卿于沙磧隨虞守之高軒胡乃哀秦闕弔易水沂
 長川以鳴號凌洪波而倚徙銜菰蘆之一枝衝風霜于萬里暮
 飛七澤今朝吟五湖影落寒塘兮翼接平蕪咏長門于杜牧兮
 悲榆塞于崔塗避風繳而高逝兮驚月弓而羣呼觀夫思道孤
 鴻之賦照隣失羣之歌能不傷乎狼河茫茫兮龍沙漠漠和邊
 文徵賦

文徵賦

卷二

長征聽曉鴻二四

平筆草堂定本

微之清笳兮動長途之征鐸飄然如絳雲之卷青曼兮蕭然如
 悲風之動寥廓聽曉鴻而凄愴兮又何論于巫峽之哀猿與華
 亭之別鶴
 錢礎日確是長征不作泛然行路難語亦確是聽曉鴻不
 徒作衡陽旅鴈辭已也文境復如烟雲縹緲紆曲萬變令人
 莫可名狀此真奇觀

上林春燕賦

彭孫通

美上林之巨麗。擅漢苑之芳菲。萃九秋之淑景。湧工羽之清輝。
 草成茵而萋碧。香生樹以霏微。攬韶光之在望。見彩燕之成飛。
 爾其翠袖繽紛。紅襟容裔。紫綺裁裳。玄雲剪袂。翔乎千仞。來於
 萬里。警霜露以言歸。隨陽和而自致。雙栖珠璣之梁。並集珊瑚
 之砌。既乘候以知幾。亦託身而得地。若乃稷辰未屆。社日初臨。
 綠楊簾幕。紅杏園林。泛崇蘭之曉吹。釀微雨之春陰。啄芹泥之
 清潤。塞蔥嶺之淡沈。拂差池之妍影。弄呢喃之好音。喜故人
 無恙。傍舊墨以重尋。至於綠水銀塘。游絲芳樹。冉冉殘英。依依
 文藻。卷二 上林一 五 十卷

落絮乍高。今乍低。自來今。自去。受風兮欲斜。蹴花兮如語。惜綺
 節之漸頽。對流光之將暮。似展轉以含情。向斜陽而欲訴。豈如
 借樓閣苑。託質瑤宮。芝田蕙圃。請日光風。陪瓊林之游。讌穿玉
 樹之菁蔥。想薄房之婉變。度珠綴之玲瓏。掌上呈姿。並矜舞態。
 欽頭比玉。低腰歌容。彼夫列栢之鳥槍。榆之雀翠。羽翻翔雲衣。
 綽約彫籠。閉而長開。金彈飛而乍落。雖飲啄之自娛。何樊籠之
 足樂。詎若鳥衣。艷色。大履重圍。樓游。画棟。翔集。花裙。風恬。巢穩。
 泥暖。離新。祀高。禱而迎候。秩玄鳥。而司分天。假之以毛羽。人貯
 之以連雲。與遷鶯而並起。長流玩於芳春。

錢礎日曰：題極粉麗。文却流逸。姿神韶令。風度翩躚。固不以
 粉澤為妍。鉛華為艷者。豈若相如賦。咀英。噉華。已耶。
 吳赤霞曰：緩情體物。盡態極妍。而辭致高華。推瞻復舉。題稱
 先生著作。鉅手此特。片片羽已自煇。燥動人始知。絕代才情不
 必研。都煉京始堪不朽。

上林一

十卷

黃鸝鳴風

姚文燮

粵聞嘉羽天徵。蜚翼地瑞。人杰出以肇靈。物空羣以表異。性殊形化。質由氣視。難培乎眾流。產自標于不世。苟足號乎珍奇。自無分乎巨細。矧秉聰明。復滋辨慧。西域表其望。族南離稟其精。粹綠衣鳴且。驚人雪衣聲。猶近帝爾。乃兆毓檀淵。英倫丹穴。雖訝鸞齡。孔鷲鵠色。蠟燕新成。金鴉光烈。雖喙趾之攸同。覺羽毛之迥別。故枝既罕。匹儔高柯。誰與並列。馭寅申之中道。麗戌巳之中央。大河凌乎沙漠。長庚耀乎星芒。笑遇牽牛之姑頭。比懼船之郎。敢侈宸辰。漫擬坤裳。絲垂老子之眉。壓嬌官娥之粧。

式發賦

卷二

黃鸝鳴一

七

十奉草

頻近。聒耳時升。薰分爐過。攝鴨符看。組上神塵。校書今鉛親。細帆射微。芳屏擁碧。油依仙舟者。多日和羌笛者。幾秋谷出。遷鶯道伴。鳴騶佩益。垂魚職晉。爽鳩簪高。白牙關度。青牛岐山。南太隴水。西流。吟金沙。芳萬里。琴鉄索。今七盤。翠帷驚。親扶杖。爭看鳥疑。琥珀禽。訝琅玕。彼云使君之瑞。我言狔狔之。蠻鷓鴣。影匪杜宇。啼殘白頭。問長卿之節。朱顏訪。尊令之丹。溟擊飛。鵬霄凌健。鸞攬金馬之雄。關眺碧雞之絕。崑蓋分。淮王之花叢。葩映姚家之芍藥。落英可食。香稻可啄。向葵藿以傾心。舞柘枝之足樂。忻因知。已而輝煌。望遺才。人而寄託。嘆韜玉之空。咏嗟。禰衡之未逢。錦袍太白。班管文通。吐色絲之絕。妙流玉瓚之在中。奈何人違。馳御客。太易充。第借枝。今微外。非採菊。今籬東。唐突不免。刻畫難工。傾錯囊。今舊硯。寫營金。今雕龍。匪白尚。今玄著。恐紫奪。今朱同。既已洽。於良遇。又何悵。乎飄蓬。

錢礎日曰。黃鸝鳴不易得。作黃鸝鳴賦者。亦不易覩也。得此鋪張揚厲。盡態極妍。直與張燕公五色鸚鵡表同。其壯麗豈若禰衡一賦。但多蕭颯之氣耶。

式發賦

卷二

黃鸝鳴二

八

十奉草

白鴉賦 并序

姚士嘉

雲○焦○余○公○之○治○滁○也○播○慈○愛○之○聲○擅○平○反○之○令○譽○滂○與○迤○
○養○義○類○反○啣○陶○鮪○封○題○門○堪○羅○雀○白○鴉○集○善○苑○軍○府○之○改○色○
○旌○旗○大○呂○盈○庭○異○侯○家○之○消○聲○歌○管○士○藹○道○性○龍○眠○踏○空○浮○
○渡○每○懷○深○於○往○古○如○面○覩○夫○降○封○逐○禽○身○以○相○依○不○勝○燕○喜○
○幸○鸚○鵡○之○有○托○自○愧○靈○吟○爰○賦○一○篇○以○揚○盛○事○

惟○西○楚○之○鍾○奇○兮○乃○余○公○之○鶴○生○降○福○曜○于○南○嶽○兮○含○沆○瀣○而○
○辨○清○人○傑○出○以○效○靈○兮○物○空○羣○以○表○貞○附○敦○茂○之○冬○月○兮○鴉○雅○
○雅○而○不○羣○色○練○練○而○奪○雀○姿○皎○皎○而○凌○鸚○光○熒○熒○焉○晨○曙○神○濯○

白鴉賦

姚士嘉

雁○乎○秋○以○羽○客○多○侶○雪○衣○井○盟○處○士○分○護○妃○子○難○情○伊○少○吳○之○
○金○方○匪○枋○愉○之○敢○爭○彼○凡○鳥○之○累○百○豈○尊○收○其○乞○靈○若○乃○逍○遙○
○雲○遶○鳳○鵬○同○類○縹緲○碧○空○鶴○鶴○一○致○白○鳳○吐○而○文○章○雄○黃○鶴○游○
○而○仙○子○至○感○頌○而○累○漆○圍○七○尺○之○翅○渡○洋○而○集○曾○門○大○風○之○避○
○謝○豹○小○而○稱○王○海○東○大○而○曰○鸞○鴉○鳩○飛○而○遊○鸞○鳥○鬼○養○而○肉○飼○
○此○皆○巨○細○殊○觀○祥○醜○異○位○又○有○美○羽○豐○肌○終○為○繳○於○斯○世○蒼○鷹○
○健○而○緜○精○鸚○鵡○慧○而○籠○累○鴉○鷄○來○自○幽○遐○孔○翠○貢○於○南○裔○至○瑋○
○之○為○物○也○時○栖○於○林○爰○止○於○屋○匪○榮○危○蘭○匪○陋○荆○棘○素○至○德○以○
○為○資○任○自○然○而○成○質○望○瑞○飛○于○仁○里○今○翮○羣○鳴○以○拊○翼○願○自○托○

於○君○子○今○心○雖○通○而○不○遇○觀○其○形○也○同○吉○鳥○令○鳥○之○同○族○徵○諸○

色○也○為○野○雀○閒○鷗○之○儔○匹○顧○影○而○羣○木○疑○霜○振○翻○而○長○空○弄○玉○
○桑○桑○之○縞○素○兮○欲○伴○白○華○之○紫○碧○啓○其○受○哺○兮○若○奏○南○陔○之○曲○
○淨○羽○徹○秋○潭○之○水○兮○仁○性○愛○冬○溫○之○日○彼○應○德○之○來○儀○固○慈○身○
○之○為○職○乃○祥○瑞○之○開○端○亦○天○心○之○有○屬○白○磨○赤○雁○寶○鼎○芝○房○以○
○為○薦○神○雀○五○鳳○甘○露○黃○龍○於○是○紀○嶽○修○貢○兮○川○出○珍○效○素○鳥○兮○
○獲○白○雉○寶○漢○京○之○宏○休○亦○兩○都○之○所○擬○若○夫○鴻○鴻○升○而○西○臺○齒○
○三○鯉○飛○而○都○講○喜○黃○雀○啣○而○華○陰○世○美○童○子○仁○而○中○牟○罕○比○色○
○鴉○表○來○相○門○依○身○名○著○郎○府○不○入○境○者○應○蝗○嗜○渡○江○者○服○虎○威○

白鴉賦

姚士嘉

浮○精○兮○珠○還○浦○報○接○續○兮○蛇○可○賈○有○果○斯○因○有○雲○斯○雨○無○翼○而○
○飛○無○脛○而○走○比○我○公○之○治○滁○方○蔽○帶○之○召○父○恐○有○無○母○雖○飢○寒○
○縷○縷○公○能○割○心○血○飲○啄○諸○戶○心○以○當○竹○實○兮○惘○然○無○外○取○血○以○
○當○醴○泉○兮○清○流○豈○足○伍○特○隆○豈○比○之○供○欣○庇○慈○竹○之○陰○尊○此○忠○
○臣○之○馭○陽○表○孝○子○之○心○安○仁○奉○板○輿○於○春○苑○工○部○累○土○石○於○內○
○岑○佳○氣○氤○氳○乎○獻○壽○金○粟○盼○響○乎○潮○音○是○用○降○以○白○鴉○兆○自○遐○
○齡○伐○盡○妖○黃○閨○紫○獨○披○霜○衣○雪○襟○羞○持○齋○於○大○士○願○饒○虎○於○宮○
○禁○統○袖○慙○其○治○兮○玉○顏○掩○其○美○琛○翰○雉○失○其○素○兮○霜○信○少○其○寒○
○今○如○謝○家○之○子○弟○兮○挺○林○若○貴○侍○之○雪○兒○兮○鼓○琴○非○朱○顏○訪○葛○

令之并豈白頭問長卿之節惟使君內外之澄清乃微禽者乳
之兼潔爾其噪晚衙人中閣重壁陳連聯結危苞願黃臺雪鶴
莖瑩阮眼說善本太君壽齊喘噪房杜父緒歐蘇毋業平反出
入之鄉丹藥新舊之穴一稟訓平庭幃始吏治平水鐵令之瑯
琊先生昔之醉翁永叔是永叔之再來乃前後之生熟玉兔及
鸚哥白與白相續明府與文忠心與心相逐既擅乎雲蒸霞蔚
之場復御以霜降水澗之輿既享以瑤松玉樹之器又下以如
東諸天之祝純季九州馳檄瑞鴉神臯旌榮闕西廉吏清白皓
羽寒鳥翹英會鳥自樂其樂今覆戴宇橫太守自樂其樂兮觀
文漫賦
白鴉三
千峰草
定本
和氣衝若為太夫人告延年兮西使三足之青若為吾使君畫
令譽兮夕膳晨羞之馨藟也感太行之廖絕今寧林哺之不如
挽廬陵于醉鄉兮春百里之侍儲順權權以俯仰闕戶膺以脚
蹶想環滁之峰蓋思八石之仙廬領井里之騫勒雖奮迅其焉
驅覽德徵而倡和徒瓦正於一隅苟不置以錫類因玉影而呈
鳥託東晉之補亡脫金天之銜圖刷羽毛於銀漢騰歡呼於玉
壺匪第錫毋秩而難老亦且名歲凌烟而不渝
一 籤幾日曰白鴉仁孝所感也讀此賦可見余公愛民之仁亦
可見公之事親之孝匪徒就物論物作一節博物志也

雞之為物實種火精秉其陽德上應日星桃都木末見日則鳴
天雞既啓凡雞繼聲亦有山雞錦繡鮮明自影愛照日炫人
珠雞有殺敵于隳陰一吐數寸煥爛驚心晴日則見納則閉尋
此皆異種好鬪善爭譬之于人亦猶介兵以彼鬪狼誠足怡情
至于家畜職惟司晨以達馨香以蓋神明薦之祖考是名翰音
古之司夜官曰雞人聖人在上五母維均于鳩于鳩桑柘之濱
齊后戒旦咏其既鳴周王問寢聆其初聲聖賢攸賴成孝成仁
猶為君食田饒自陳聞雞起舞舞烈烈劉琨殷浩北伐遼焚堯
孟嘗函谷借彼一鳴仲氏之宿丈人為羹范張之約千古垂名
載以白犬登壇而盟示之以册主簿先明雞之功烈昭昭不輕
淮南祗藥鳴于天上昭靈吞珠誕帝于礪處宗窗前清談奇放
飛入安東天子之象化為童子雌雄相向得雌者伯得雄者王
雞之奇祥歷歷可狀胡為乎掩其文德惟武是尚譬之于人草
野孟浪始于紀子為宣王養十日而問對曰未壯虛驕持氣不
可以將彌月詢之曰已庶幾鳴者無變形如木鷄異鷄及走無
敢應啼亦維祝氏北山豢飼棲息于頭皆有名宇朝出放散呼
某某至狙氏之術養靈舍知羽毛不影冠距非利天下之雞莫

與軒輕其子無術反其所避取彼續紛嘴距是視我冠高步無
 功足紀季平于雞負芥而發扇氏之雞遂為金距圖雞之戲自
 古多嗜獨至明皇幾成雞崇即位以來築坊位置索過長安選
 其佳美鐵距金翹高冠昂尾更選六軍五百童子賈昌為長教
 以飼理天子愛昌恩賜無已星落月出啼聞百里絳幘繡衣莫
 之敢指每一持鬪天子樂只挾彼妖姬凝盼不止禁闈好鬪為
 亂伊始祿山之變實兆于此後世不鑒鬪者有市無賴少年統
 袴蕩子或挾千金或持瑤珥或為孤注或相依倚價值既定環
 視如堵各驅其雄昂首振羽或白五花八門旗卷如茶素袍銀鎧漢王獨騎發
 文源賦 卷二 開雜二 三 室定本

其喉舌嘴兮毛塞足兮血辭逐北追奔當者狼籍殄冠食肉既
 降不釋轉戰益雄搏朝及夕勝者色愉敗者顏黑勝者捧摩敗
 者欲摔此其大畧未遑殫述余嘗觀之悵歎聲失問余何悵用
 雞無術職生亂皆余心慄慄胡不如古用之即吉余願聖人禁
 此無益置之鼎俎示不尚武黃鵠其來神爵萃舞紫鸞青鸞鶴
 雛黃羽各以類應英賢如雨辛繕之流仇香之伍聯翩喑喑棲
 庭集廡九苞六象鳳凰其栩和氣致祥永戢干櫓文明一時休
 揚千古
 鄭有四日先賦雞後賦鬪中間形容鬪雞處盡態極妍而總
 文源賦 卷二 開雜三 四 室定本
 歸于不鬪之為愈此真有關世道之文
 錢礎日曰此賦物也而作賦之意特借物以風世耳蓋雞為
 西屬鬪則兵象鬪雞非佳兆也得此鑿鑿言之能不聳人觀
 聽

夏木嘯黃鸝賦 律體以相彼鳥矣

樂 萃

先○括○夏○木○嘯○黃○鸝○賦○律○體○以○相○彼○鳥○矣○
 良○景○初○臨○幽○居○獨○暢○風○從○南○來○牖○達○北○向○既○近○水○以○忘○暄○亦○面○
 山○而○成○曠○席○庭○柯○之○交○影○觀○林○替○之○殊○狀○或○歇○或○直○或○俯○或○仰○
 或○旁○羅○以○四○垂○或○修○聳○而○獨○上○日○未○側○而○先○陰○展○欲○靜○而○猶○颺○
 千○竿○翠○葆○護○廉○國○之○遺○封○九○巖○蒼○鱗○依○山○中○之○宰○相○莫○不○抱○姿○
 蓄○酌○抗○炎○凌○埃○穆○焉○氣○清○肅○焉○神○王○加○以○班○薛○浮○青○危○藤○曳○紫○
 紛○際○珠○而○隱○碧○耀○波○旋○而○浪○委○陶○先○生○門○柳○五○株○葛○仙○翁○幙○松○
 十○里○潘○尼○宅○內○偏○多○素○奈○甘○瓜○庾○信○園○中○不○少○酢○梨○真○李○主○方○
 散○髮○而○臥○懶○檢○縹○囊○客○亦○倚○樹○而○吟○倦○彈○綠○綺○忽○叢○翠○之○扶○疎○
 文○獻○賦○ 卷○二 夏○木○嘯○黃○鸝○一○三 十○峯○草 堂○定○本
 八○離○黃○之○哢○味○增○鼓○吹○於○詩○腸○作○針○砭○於○俗○耳○乍○急○絕○而○復○迴○
 故○延○紆○而○未○已○清○非○銀○漢○俄○來○織○錦○之○天○孫○地○異○秦○樓○恍○遇○吹○
 簫○之○仙○史○何○移○換○以○多○方○孰○喇○嗜○之○如○彼○若○乃○月○落○桐○梢○烟○開○
 竹○杪○蟬○飲○露○而○未○嘶○鶴○警○旦○而○已○悄○爾○其○覘○腕○孤○鳴○于○飛○雙○送○
 鈞○如○連○鎖○帷○晨○旭○以○藏○嬌○繫○若○貫○珠○駐○游○絲○而○爭○曼○歸○昌○共○命○
 之○響○差○喻○其○和○同○心○宛○頸○之○歌○莫○方○其○巧○於○時○睡○醒○歲○幾○妝○慵○
 窈○窕○拋○紅○豆○於○窓○下○記○曲○難○明○拈○翠○管○於○花○前○填○腔○未○了○情○多○
 猜○之○禽○的○勝○鴛○鴦○之○鳥○至○若○偃○息○丘○隅○徘徊○桑○梓○誰○能○遠○寄○
 年○波○崔○公○之○羅○才○自○能○鳴○詎○薦○莊○生○之○七○鷺○羽○見○而○忘○猜○弋○人○

過而不犯玩其儀則如盪如鈔聆其音則亦官亦徵依依茂蔭

同○在○野○之○幽○人○兩○兩○廣○鳴○類○得○朋○之○君○子○悟○道○險○之○多○機○美○物○
 情○之○知○止○我○何○為○今○感○感○不○如○鳥○乎○爾○得○性○今○欣○欣○矧○伊○人○矣○
 若○乃○龍○池○綠○滿○鳳○苑○陰○稠○泥○濃○香○於○太○液○窺○疑○黛○於○長○秋○沉○
 今○晝○漏○初○永○蕩○蕩○今○雲○光○欲○流○君○王○方○息○遊○鞦○罷○垂○旒○添○頰○蘭○
 殿○披○爽○松○情○向○宸○聰○今○婉○逗○嚙○枝○間○今○栗○留○雜○官○人○之○巧○笑○引○
 內○府○之○清○謹○卿○櫻○桃○而○出○禁○逐○楊○花○以○入○樓○進○御○華○堂○魏○文○嘉○
 其○金○鏤○擢○軀○紫○闥○梁○簡○擬○之○笙○篥○借○鶯○序○以○容○與○狎○娉○班○以○夷○
 猶○然○而○斯○鳥○也○榮○澹○一○致○行○藏○自○由○不○慕○喧○而○惡○寂○亦○安○卑○而○
 文○獻○賦 卷○二 夏○木○嘯○黃○鸝○二○六 十○峯○草 堂○定○本
 宅○幽○似○爰○居○之○無○心○於○鍾○鼓○如○鴻○鵠○之○匿○影○於○旂○旂○言○歸○東○陌○
 復○集○西○疇○紫○谷○烟○深○飛○過○落○花○之○岸○藍○阜○雨○過○啼○殘○芳○草○之○洲○
 對○新○婚○之○伯○鸞○偏○多○隨○唱○伴○始○醉○之○鳴○鶴○堪○佐○勸○酬○愧○並○烏○衣○
 巢○幕○耻○學○蒼○鷹○下○耕○稷○藜○薄○今○自○適○捐○鹿○網○今○焉○求○至○如○思○婦○
 樓○頭○征○人○馬○首○驚○翅○妾○夢○日○長○不○到○遠○西○喚○起○客○愁○春○盡○誰○緘○
 隴○右○王○仲○宣○之○賦○寄○恨○飄○零○鍾○夫○人○之○詞○寓○懷○匹○偶○縱○聽○啾○啾○
 之○咏○條○過○離○鴦○纔○聆○恰○恰○之○音○悲○深○折○柳○又○若○金○谷○水○消○芝○圃○
 露○朽○水○晶○簾○畔○誰○為○辟○暑○擎○杯○碧○玉○欄○邊○無○復○平○明○奉○帚○昔○日○
 歌○吟○之○地○惟○有○新○鸞○今○時○啼○屏○之○鄉○疑○評○舊○友○聞○斯○聲○也○足○令○

雍門預涕而輟彈。高唐撫膺而掩口。此則人自極於旁午念何。與於倉庚。惟達觀乎勢利。庶免累於勞生子車之止棘。何怨戴。願之斗酒。堪傾撫名章之再再。悅載好之嚶嚶。熠耀有文自應。中央之色。綿登不改。猶操南園之聲笑。入夜之啼烏。伶俜無緒。晒投南之飛鵲。撲朔多驚。奚羨入籠之鷓鴣。安知擊海之鯢鵬。既脫身於窘束。亦送韻乎軒楹。羌若遠兮。若近兮。無情兮。有情。張秋紹曰。裁李嘉佑五字為題。合王摩詰詩。回成賦。然右丞白鸚鵡之什。自傷羈縛。而于尹此作。縱寫適機。則其入地為之也。氣暢法嚴。亦迥出唐賦之上。

文獻賦 卷二 夏木嘯黃鸝三 十卷草堂定本

錢礎日。日子尹好積玉碎金。獨此妙極。情致真是可歌。可絃。雅步坐聞流水。非絲非竹。調中吹落梅花。子尹向坐來風。堂與同人共拈此題。原得二篇。予先刻者。其副本也。今其高弟孫子伊重華子緯五復搜是賦。屬予亟表之。若二子者。洵樂門之籍從矣。

蝓蝶賦 陸志熙

若夫軟節舒芳。土膏冒標。柔蕙布條。春夢孚甲。俊風拂而鼓動。景物暄而曄曄。蟄蟲始振。羽化狎獵。物之輕者。厥惟蝓蝶。其為物也。體弱而舉亦超。而微稟清揚之纖媚。顯采色之紛霏。乍親人而不見。却將翔而復低。正十之尋伴。忽兩兩之旋稀。藉芳茵以暫憩。仍比翼而翺飛。喜暄妍之披拂。入花叢而易迷。豔陽情思。猖狂甚。野草牽連。竟不歸。於是排綉闥。過羅幃。故遲回而不進。偏差池而不齊。瞥見梧桐。金井北。復來芍藥。畫欄西。影飄玉砌。承歌扇。輕散瑤臺。作舞衣。寬逕者。若有知。而頻下。移人者。

文獻賦 卷二 蝓蝶一 十卷草堂定本

茲戲幔之娟娟。追落英之栩栩。高低遙對。遠近成行。上茶蔭而穿架。下雜礪而循墻。驟合沓而若墜。彌婉轉而乍揚。有心擊翅。元無怨無力。拋身亦不妨。觀此能無生注。想春來春去。轉神傷。亦有怨婦。孀娃。閑庭永巷。閨寂秋歎。幽憂莫狀。罕入跡之。茫然獨是物之相傍。空塔苦絲。點點。爛深院芳紅。恣流宕去。聯翩而合。悽留隻影。而增悵。歎人世之牢籠。羨彼美之疏放。爾其蟬髮。裁細。蛛首。製珈。繡羅裙。而為帶。橫寶髻。而為花。或高。或下。時正。時斜。逐步。搖則。踟躕。欲舞。隨飛。鞋則。華艷。夜加。擅郎。因之。妖惑。

蕩子遂以思家加以組織成圖剪粘帳象牀纖手輕頭
紅粧相向晴窗翡翠爛生光燈下雲屏轉橋濛濛絲雨而飛飛
未春風而颺颺抑且化作草相戀鋪調露露花下倚綠
舉矣新竹叢邊落粉翩其反而團扇班班揮扇芳露之凌亂
蔡女惹書畫之勤依紫莊託踪於仙子杜甫比興於山妻彼何
愆而見撥于勞味乃無心而輒在於蜘蛛豈多情之為累亦易
動之蒙災信持身於安重庶可任達而隨所之

錢礎日曰描寫極妍渾然無此佳筆情思縹緲支體輕盈直
栩栩然作紫葍之夢矣賈餗賦不得擅美于前

文淵賦

卷二

蘇軾

賦

中書

郭索賦
夫何介族之瑣質乃名於異宮羞爪曉而無著托驛心乎亦
中曰狼境與博帶錫嘉賓於雌雄競執穗以朝魁似寒寒之狂
公舉榮步於崇嶽忽觸湧而奔澗悵緯蕭之承流擅執火以著
功種類錯錯蝸蚌稱隆更有海陽之夫盈車始射之廣千里照
炬斯張懸肉則起闕惜寶之山蛇陷巖岸之林綺虎頭者翅飛
捕魚者足駛輪真芒於馮夷寓幻形於鼠子長脚通夢久動臨
海之呼七甲拜庭得貸餘抗之狂春龍望懸戶而騰通殿即
外郡而色喜了畢世我生時警導蘇蘇蘇道明委頓續續
文淵賦
卷二
蘇軾
賦
奈何趙倫因似而生憎嚴續高位而招致豈多足之數期抑
無腸之奔鄙失路相照口雖黃而不休鳩黨橫行甲屢衷而無
已若夫渺渺豆軀牙香掠美處海潮之胸中宅瑣結之腹裏比
偷美而分形替生死以相倚使捕鼠兮不能令致雨兮無校曾
一螺不如一螺即百足其何所恃爰有王孫貴曹華筵高張妙
舞葉座鮑歌繞梁山都鶴食飯入上賜按呂普爾靈品誤撥掉
為最良爾乃加吟研露點酒含黃或寄或普載靈載禮東海相
之相遺現及主老帳下見之竊取味詡齊正雖龍鳳之貼體實
烹飪之及匡安得照灘之見行共醒鴈而翔翔嗚呼二十八千

下者不忍公子何幸送茲鯨飲微生帶槽敬謝上品曷廻清冷
之淵顧江斷而自審

莫芝麓曰爛若振綺浪成銀屋機文喻海岳藻如江遂欲火而攻之

錢礎日曰離卦象外剛太玄譏後蚓於郭公皆有遺議獨陸龜蒙志謂其既義且智至比于求聖人之者此更因瑕見瑜歸諸明哲令誠齋前後二賦拜下風矣

郭索二
十卷本

櫻桃賦

田種玉

歲序波流温凉代逐燧火更榆朱明轉鼓萬樹推紅千林橫綠
瓜田始鋤豐草新綺梅青青而豆如笋尖尖而簪簇惟菜甲之
初肥尚枇杷之未熟爰有嘉果厥名櫻桃亦曰楔荆麥英同標
亞低枝而累累綴細葉而搖搖肌侵赤玉膚映丹綃懸金鈴以
駭鳥拾紫彈于山椒涼饒乍吹火齊欲吐色奪瓊盤香分芳柱
似弄宜僚之丸漫摘神長之圃譬彼珊瑚有同珀琥珀迴車而
朗玉生霞入朱唇而佳人增嫵彼寢園之羞薦兮感露雨而修
虔若宮廷之謙賞兮與腴錯而俱鮮植非蓬萊曼倩無煩于偷
竊種非江夏鬱林何白而懷拳既離離而垂實亦顆顆而皆圓
物固以小而為貴時亦咸讓而居先豈合浦之來歸兮明珠夜
光抑華林之採擷兮零露瀼瀼爰調中而益氣兮羌佐酒而傾
筐珍疑席上品重合章將稽諸典籍可與定果園之甲乙試備
列几奈能無羨朱實之甘芳

文徵賦

卷二

櫻桃一

十卷本

堂定本

何省齋曰規矩準繩中却復清新典麗若此洋洋巨觀右丞昌黎兩詩嗟乎後矣

錢礎日曰領異標新覺百卉中菜色賽花者惟含桃為絕特自有此賦恐李直方不得仍目之為第三也

蠟梅花賦

并序

賀榮

余觀世之可好者惟山川圖史卉木而已故屬乎頌橘沈沈
 彈蕉張衡奏憶柱之篇宋玉製洗蘭之曲至若盧傷梨瘡
 惜梧寒周顛荅詔止言紫蓼綠葵王勣裁書惟論黃精白朮
 潘岳板輿日依芳枳嵇康鍛灶時拂長楊問藍田之公事
 向松間索彭澤之閒情漉巾菊下凡以寄幽懷于香草抒
 思于名花古今一也余家小樓三楹悉植蠟梅其下每葭
 乍起槐花初移垂簾則疎影逾明閉戶而暗香自至凌晨
 夢非關武嬰詩催入夜舒榮無待玉瓊藥擁嗟乎蓮稱君子

又深賦

卷二

蠟梅花一

堂定本

堂定本

菊名隱逸然皆經霜即頽望雨先零若其涉凝沍而方開不
 與葦蕭同敗避艷陽以先去取從桃李爭妍斯真有烈士艱
 貞之節達人高蹈之風者也余嘗恨法曹麗句徒誇庚嶺之
 枝鳳閣英詞止重孤山之種茲花頌述不及為小賦以歌之
 伊造物之敷葩兮至隆冬而愈奇秉幽貞之至性兮賦娟潔之
 殊姿信朝榮為不久兮惟晚節為可持于時瓊霰零瑤冰結
 雲起而晝昏鶯颺鳴而暮急萎芭蕉之翠心碎茱萸之紫的
 枝憔悴損張緒之腰肢容葉離披秘文君之臉色爾乃含芬
 散豔傳芳垂頭睡雪幹凌霜憐林樾之蕭條更裁蝶慢怨

芳非之銷歇獨惻惻蠟梅漠漠幽香逐輕風而入帳離情影拂
 系臥以登墻玉貌塗金冰肌噴沉嫌傅粉之太白笑懷椒之不
 馨効葵栳于秋坂穿蘭氣于春林清露晨流似隋殿之甲煎朝
 沃蒼烟暮起豈魏宮之石葉宵焚若夫積陰乍晴微和薦蕙
 已蘇而猶困枝既倦而難伸倚簷牙兮欲寐倦關角兮如蠶
 惹輕塵趙合德臍藏麝屑葶濡殘雨薛瑤英舌擁檀津遂有折
 歸幽閣貯以冰壺增綺窓之窈窕助瓊座之芬敷客去而忘猜
 苟令夢回而疑授蘅蕪固宜雀喜偷嘗鶯羞早避何岩桂之足
 倚諒庭宜之難比豈若紛寒枝亦龍空染啼痕傳艷魄歌羅

又深賦

卷二

蠟梅花二

堂定本

堂定本

浮惟霑醉膩重日雲為幄今月為茵露盪容兮風拂塵交勁柏
 今友貞筠驅寒江兮引陽春終當移根游上苑寧甘寂寞委荒
 榛
 張秋紹曰石湖謂蠟梅難題詠山谷簡齋但為五言小詩而
 已此賦嚼蠟成腴鋪揚檀麝竟欲拔幟羅浮詎非才人極致
 錢礎日日杜詩梅花春後多則寒香晚節惟當屬之蠟梅耳
 作者借此為烈士高人長價慈篤感慨洵所謂雖無桃李顏
 風味極不淺也

訊梅賦

占自賦

余昔與華子聞修賦訊梅詩周子仲馭聞而和之二子皆布
梅癢今已沒去廿年矣每觀梅花不勝悲感永昌龔子和梅
作令蛟川時三年館我每言真中梅花之盛甲於吳越自
酉別來聞問久絕癸卯春忽寄書到知尙康勝不勝喜極因
作訊梅賦以志一悲一喜若東林草廬之梅則高子彙旃之
手植也端文忠憲之遺風可憑乎焉且聞修仲馭生平所共
仰也故終篇及之

呂子遊地於嵩鴻之間蕩水臨之名曰八千謀諸中表冢購情
又啟賦 卷二 訊梅一 蘇 堂定本

園焉其中老梅數株已閱世百年時時低徊趨起聊娛幽獨忽
念生平之觀意若不足將以首春椒裝遠訪靈谷或告子曰是
山之麓昔也鬱葱今也濯濯新數里之蒼松何梅林之餘馥子
欲往乎盍弔山靈之被酷維蕩之東招印有渡百里而抵木檀
之涯于將復遊乎玄墓或又告子曰子憶數里之香光意花場
之如故那知紛紛之遊者挾酒載而騁梅檀之場侈車馬而聘
香雪之路子欲往乎將無頻顛而卻步若獨抱遐情何不駕此
轅而上征聞有靈山峙于滄瀛其中多梅鸞鶴集鳴下產芝草
食之長生倘羊歸來笑滄桑之忽更阿乎余三嘆兩自失轉仰

情於晴防庶遙訊于芳菲如几席之可即彼夫鬱崗之野鹿
之莊漁樵近古明結嶺光花環孤嶼影焯方塘每嚼英而和雪
匪修禊而流觴其人遠逝德音不忘亦有當年弟子護芳樹而
酌椒漿者乎修竹之逕魚梵之廬同心綠萼粲然階除園斷觸
熱之跡軒惟寄傲所於醋茗一色而如玉筌蹄百氏而擁書亦
有後嗣憐惜芳馨而攀折趨趨者乎曾登小白華之椒入方廣
之突俱有衲僧冰容雪照百林繞其廬寒香蟠於破見予衝殿
而入相慰且笑信宿告旋永絕再到伊春風之來披如千里而
予導彼堅固之形神歷百年而誰撓吾友天末居近龍泉四季

如春梅開最先携蘆管而通酌賞望後之月圓萬里書來變更
五際點長髯今微霜拂落花今連袂憶江左之繁華湖雨東之
流滯傷再晤今無期矢貞心之勿替俯仰之間若共登孤山之
嶼而徘徊泛玉照之池而容齋也嗟乎志願雖類林壑未喪澄
懷臥游昔人所尚何一物之可以繫懷何一枝之不足奇暢彼
仲言月觀之詠徒馳想于揚州少陵雪籬之枝悵久海于巴蜀
余既老維桑復管小築樹非手植而獲離奇花入在春而分觀
郁亦命濁膠集此隣曲甘為磨展之友永謝羔羊之觸點何而
崔苻遲矣震隣警矣迓南濠之草堂攬酒逝之翰景沉綿相續

又啟賦 卷二 訊梅二 蘇 堂定本

星霜再周付小園於故土。恰老梅其孰。願以牆東之隱。僅殊
土室之囚。亦有前邨帘子。映帶疎花。一樹依簷。垂枝攪翠引幽
人之獨往。許白墜之頻除。至若龜山祠側。麗澤堂畔。吾友結廬
韋編。潛玩栽繞。屋之瓊枝。賦陽春于清宴。步屐東阜。淹留杯茶
談憂。此日之難。再每訊梅花。而採綬歌曰。山中人。今朝朝白雲
梅花發。今寂寞。不分志士。愛其素。今我願偕之樂。其羣山中人
今夜夜明月。梅花發。今皎皎同潔志士。挹其清。今我願友之心
共徹。

張秋紹曰借訊梅題作思舊賦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窗前

疑見君最是此篇注語誦之勢我夢寐
錢礎日曰從來梅花比高士先生交必端人文不苟作以廣
平之鐵腸石心寫杜老之江風雪樹宜其詞雋而旨深也

文選賦 卷二 賦梅三 共 千筆草 堂定本

新篁賦

吳曹直

遼司春之青鳥。辟令序於朱明。有凌羣之秀質。表嶺外之孤龍。
晴綠葉。今方吐看新笋。今初成。碧鮮高潔。綠玉縱橫。乍迎麤而
香細。或著雨而條輕。甫看嶺角。已過龍孫。蒼葦新坊。蒼藪幼條。
方抽玳瑁之替。新翠琅玕之玉。却却班衣。纒成嫩絲。爾乃。擗龍
森列。好鳥問關。門則。洞開。三徑。庭則。初長。數竿。宛似淇園之猗
猗。欲為湘女之班班。王子猷之。嘯詭。良久。李衛公之。日報平安。
何必。慈姥。峰頭。遙傳。鼓吹。吳。匯。山。上。聲。出。佩。環。况。乃。來。清。風。於
故。沃。類。匪。直。之。君。好。豈。是。七。賢。之。林。新。成。六。逸。之。里。曠。寒。玉。之
萬。條。若。渭。川。之。千。畝。纔。壓。清。貧。堪。醫。俗。士。雖。復。無。人。重。此。高。節。
子。然。徒。自。抱。其。虛。心。偏。空。帶。粉。而。含。籜。已。覺。出。牆。而。成。林。羨。富
年。之。千。戶。看。此。日。之。數。尋。風。度。則。鏗。鏘。翠。玉。月。來。則。零。亂。篩。金。
欲。化。龍。而。栖。鳳。可。長。嘯。以。彈。琴。娟。娟。新。葉。冉。冉。拂。雲。寧。可。食。無
肉。不。可。一。日。無。此。君。

陸天成曰會意向巧遣言貴妍得賦家三昧可以追躡鮑謝

錢礎日曰體物貴乎瀏亮此文足以當之如此賦作亦作中
之左氏也

文選賦 卷二 新篁一 共 千筆草 堂定本

吹皺一池春水賦

吳曾直

大。肆。執。規。勾。芒。御。辰。青。陽。應。律。春。闈。中。日。麗。靡。上。草。露。
 紫。陌。依。依。已。見。柔。條。抽。綠。白。溝。浼。浼。行。看。萍。葉。舒。青。或。輕。寒。而。
 輕。暖。復。乍。雨。而。乍。晴。於。時。輕。統。薄。綺。初。試。翠。衣。鬪。草。踏。青。新。歲。
 繡。履。艷。陽。天。氣。融融。日。敞。簾。櫳。明。媚。春。光。澹。澹。波。凝。沼。注。少。焉。
 涼。氣。初。浮。條。風。乍。起。或。清。颺。兮。暮。來。或。折。雨。兮。朝。霽。飄。忽。奔。湧。
 非。煙。非。霧。轉。展。倒。頽。充。庭。盈。戶。時。飄。韓。掾。之。香。欲。動。和。生。之。慕。
 起。蘋。末。之。微。波。凌。芳。洲。而。徑。度。灑。灑。綠。楊。堤。萋。萋。芳。草。渡。對。佳。
 棠。之。水。却。憶。大。風。之。歌。臨。山。簡。之。池。高。吟。宋。玉。之。賦。漏。泄。甘。四。

文。凌。賦。卷。二。吹。皺。一。池。春。水。賦。北。下。筆。集。定。本。

香。花。信。陽。鳥。集。樹。無。端。少。女。微。吟。稔。知。十。八。姨。無。情。石。醋。未。華。
 何。事。封。家。太。惡。花。枝。之。削。影。恍。若。穿。簾。飛。鳥。乍。臨。風。渾。如。窺。幕。
 逐。流。水。兮。桃。花。亂。春。洲。兮。杜。若。池。塘。嫩。綠。乘。淑。氣。以。破。顏。洲。渚。
 新。晴。度。清。風。而。翫。晴。迎。風。燕。子。點。尾。呢。喃。貼。水。鷺。兒。凌。波。約。掠。
 藻。底。游。魚。花。浪。逐。錦。鱗。而。重。疊。春。汀。白。鷺。綠。波。和。翠。羽。以。浮。沉。
 錯。落。明。星。映。水。紋。珠。簾。不。卷。空。濛。澹。月。生。波。殺。玉。宇。垂。楊。錦。浪。
 雲。開。青。萍。綺。合。落。花。與。藻。荇。俱。浮。飛。絮。共。波。繞。一。色。雨。乃。維。舟。
 錦。水。泛。景。斜。川。桂。棹。始。動。蘭。棹。方。旋。春。草。靡。靡。搖。曳。綠。陰。凌。碧。
 岸。殘。花。片。片。霏。微。紅。雨。下。澄。潭。垂。楊。堤。上。濃。陰。方。滿。港。滿。溪。頭。

浪花欲繞風過水而成文水遇風而激濤重重碎錦依稀出岫

亂雲空翠玉波散落花瓣隨風飛揚似綠城乍雨涼

風至欲披楚襄之襟春草池塘曾入東道之學流復應

東君送行人今南浦春愁亂兮若碧水之迷離春心蕩兮若和

風之旖旎暗韶光兮行道逝者如斯感綠水兮何愁長髮如許

空無限兮心請問東君兮無語

徐竹逸曰就題點染即景生情非不鋪張瀉灑然終綺靡纖

麗而無實氣以奕直將胷中靈性與天地文章山川景物相

噴薄故其下筆灑灑亦實自然生動靈活讀此文者當想其

淋漓淋漓解衣磅礴之致洵稱作賦奇才

錢礎曰曰雖續滿眼發抒盡致文人不能懷其藻此賦之所

由作也壯哉觀乎吾不能名其似矣

奕賦 卷一

陳衍慶

季夏社集同人偶拈此題予以不解奕辭客曰固也試述仙
者何必足經三島賦明河者曷嘗身到雲津才思所至心手
迫之不妨以門外漢參指頭禪也予唯唯昔子瞻強人說鬼
曰姑妄言之此亦說鬼於東坡之前云爾

放勳化胤創品曰棋方象地則直通神祇分陰陽以黑白羅星
辰於天儀惟九品之擅勝扼十勢而逞奇為橫為縱乍合乍離
通幽坐照懲貪尚運攻彼顧我就大棄危或張置疏遠以得道
或爭便求利而遮馳不害不詐不爭不偽將敗亡失亂之難支

奕賦

卷一

奕一

涼定本

口義曰智曰才曰意斯動靜方圓之所期所以高人勝士樂此
忘疲祖納借以釋憂李訥因而解願識可人之辨賊緣賭聖而
穢穢仲宣之局乍覆王抗之睡已低爰坐隱以永日更手談之
名馳法一行承除人是國手聽姑婦對敵世無等夷而且一麾
出守宣城之鈴閣肇開中正建官棋州之紫綬屢馳豈精其理
足以裨教抑消長日亦用召疑爾乃人逢軟節鳥醉芳時青塗
鬱郁紅藥誰披良朋三五斗酒聽鸚鵡就芳草而布局鬪智力之
高卑白鸚鵡之罷喚撫楸玉而覃思爾乃赫駿司辰峰雲如綺
陰積翠香風掃北隄企足解衣釋屣招幽人以結夏展教

微而落子忘懸側之急劫笑等路之貪都所謂勝固欣然敗亦
可喜爾乃金素變令旅雁翔空秋寂伴冷涼月滿櫳方據身以
長吟忽刺啄之匆匆有客携具求角雖雄攻守殺奪屢挫狂鋒
寄遐思於象表竭驚力於盤中足令子卿辭聖綬明讓工爾乃
蕭晨既謝飾屆玄英雪凝袁安之宅梅滿何遜之庭都梁香鼻
翠袖奉觥恰來三益共追九杆子屢阿而方下玉冷煖而稱情
邊趨作對詎屑見能豈待康徧亂局祇觀龍鳳成形更有縞流
羽客寄情遠尚聽月層崖品雲翠嫩羈縻指空烟霞聊浪倜傥
作侶洪厓為杭蔭蒼松之澗曲坐嶽嶺之最上棋聲偶落泉石

文賦

卷一

奕二

涼定本

增曠樵柯為之削色枯牛於焉沮喪又有烟波浪士與致翩翩
仙槎如鶴錦帆正懸左擁圖史右挾嬋娟簫鼓競發艷歌倚舷
馮夷疑為散聖漁父詫是水仙忽開窗以放月共玉局而周旋
下丁數若響徹雲泉停蓮姬之曉權驚沙鷗之晝眠亦有便姍
瞥屑彼美清揚家本邯鄲色冠昭陽望玉輦今不至悵官梧之
墜黃枚懷寂歷勢枕淒涼遠山鎖怨秋水歛芳開拉佳冶選技
常羊分曹角壘共坐蘭房無語相對有意爭光機籌難覓組絰
徒荒嗟夫飛駟促節璣壁寸陰彼何為者竟日沉吟荆州奕具
遠沉波臣之府承天賜局即是張武之金是以嚴威舞於古蜀

清汗發於甄深木野狐之妖易迷家何之狀易任母怪蕭
偶逢而投局章躍論奏而相侵夫何予生之恂恂奈短綆之不
可汲深奕非秋而辭善書偶涉而匪淫然則將抗心而希古抑
接景以師今距躍曲踊真不知所以用心

曹秋岳曰掬日組月撐寔裂雲其氣焰不可一世○中一段
陣開五花氣備四時使讀者如置身畫圖中

錢礎曰曰燕公方圓動靜之畧荆公邊腹關眼之訣盡萃篇
中可當秋請末乃法語瑣規雖曰勸百諷一而曲終奏雅誠
賦家之正則也

文毅賦

卷二

庚五

廿

計筆草
室定本

平大嵐山賦 烏奉化曹侯倫生作

劉鴻聲

伊旃蒙之單闕今天鴈飛周伯犯星紀今會白衣幸德曜之主
歲今迴陽九洗兵從春臺今愛克威原夫人政惟修庶徵協極
九賦建邦四民力食郡有帥邑有長分司列職以戢奸宄以除
莠民剛柔交克若乃國僑之為水為火法有權宜尹鐸之保障
繭絲事期濟濟三科募士別利器於盤根錯節之中一切便宜
立條治於被鎧持兵之際亦有縱橫買積渡虎驅蝗却兵蘇長
強項浴陽知安民在乎敢盜而蕩寇端藉循良粵夫會稽巨鎮
桂海天池越山競秀剡水分支鯨魚盤薄大嵐跨兩郡之交鳥
支嶽賦 卷二 平大嵐一 廿 計筆草 室定本
道蜿蜒畫堂走四明之路吼松而天際飛濤檻泉而雲開瀑布
春陌斜臨苗畝繡錯晨雞遠唱村落星羅水亥故子猷之扁舟
難訪地偏故靈運之屐齒未過境可避秦何乃藪盜嘯聚綠林
竊據名號任彼椎埋問誰增竈山靈護毒龍今非可貯之鉢中
緩狐假虎威今豈能搏以袒裼嶰谷嶮嶮今非巨靈而誰拍重
岡叠嶂今將五丁而奚得彼其雲岫蜂房漫拚飛而螫毒霧崖
魁跡肆妖嬌而躑躅既狼行而跋胡亦虺盤而離陸綬之兩階
不來威之七擒弗服爾乃蚤雷夜鼓燐火宵行偷生游釜寄命
流湯追奔尺蠖抵鞞螳螂如何折筭而下個難借箸而匡恭逢

嘉會除我曹君文匪陳思之步武按南院之勳雖歸陽羨會真
蘭陵高節錫山共峻水心蕙水同滋見飛鸞長林王林羽從
輕典理若亂絲顧茲鳩形鶴面之時豈惟存後思於血怡蒸黍
薰風屏然止水無奈小醜敢來蕩播我邊疆怒焉何傷怨教茶
毒我赤子是用機先警備未雨綢繆終始高則慮將匪石俱燬
張羅狡窟恐令魔孽先收撫矣哉能必飛鴻之集林賊矣哉孰
為猿猴而度險整我旅兮如雷如霆踞踞而莊莊探彼踪兮賊
影歷形賊忽而奄覩深維良策特展新猷豐可教賊戶有田疇
五家為伍十伍為連程王而北牙使帥其子况勉其弟借作而
文溪賦 卷二 平大嵐二 堂定本
同仇進可向道而行有出險之方退可情野而居無齋盜之糧
日日治兵懸旌目賜村村守望擊柝聲張于是氣憤風雲謀成
淵海與人可聽勢羌可抹收骨伸連之劇談出麗士元之手宰
自會勅之議行指蕩平而斯在請于刺史刺史曰是上之列公
詢謀會同湧大號兮赤電指我旗兮白虹然後起泉節臨劉類
郡將師渡董江野不變耕市無吠瓦蘇府分輝銅符赤縣今遷
征徒兵有先聲之震法嚴後至之謀陣成爲難立顯光輝拱蒼
象動微時嘶聲沸鼓發而復鶴劫旌旗耀而山嶽搖于斯時也
骨度牽牛律吹始流方深農以難必門正幣帛以與立種耕游

出朋今戴勝鳴騰馬遊牧兮蟻國啓林捲迎夏雲物餘春奉去
土著上下相親剽悍非楚超距類秦我侯蒞師象珥魚服士裝
餼糧馬飽首荷植爾矛樹爾纛以賴以禱乃祖乃祝我侯曰吞
衆聽無譁兵貴神速功不在夸毋多殺多殺不爾佑毋戕農功
毋燔村聚毋壞甌釜毋妄驚怖毋愆七伐毋離五步煙谷塹山
梯崖啓路露宿風馳星餐夜渡嗟爾毛人爾氣克振彼方空壁
啼鳥曳紫揚塵御枚逐之衆號如神嗟爾湯君緜城曉將賊今
宵遁魂驚魄喪倍道追奔毋使西向在此行矣聽爾凱唱一前
一後騎之角之賊息東村報仰樓遲我兵一臨鼠技無施窮寇
文溪賦 卷二 平大嵐三 堂定本
靡靡戰士桓桓人命草菅火烈金寒棄甲齊於熊耳積骸擬于
京觀吁嗟乎渴可止兮莫飲盜泉饑可療兮莫附餘糧促織吟
今機杆急布殺啼兮趨力田學探尤兮白骨捐走險如鷲兮戰
血鮮誰無父兄兮悲聲咽誰無家室兮泣斷絃我侯念茲鼓衆
以勇行師以智撫民惟仁謀囚惟義期殘之除匪兵之利惟厥
崇恩五赦不及越爾有從寬以繩墨反側畏威庶民懷德去彼
蒺藜汲茲梓械靡爾民翼錫以物則噫嘻大塊蟬蛸隙駒朝菌
惠迪者存從逆者隕般紛紛其離咎兮阻仁人其孰爾憫即今
狼烟不起桴鼓不鳴北溪仍杜宇西瀛復啼鴉若千丈而水常

落嶺三匝而雲自生雪嶠晨嵐浮屠夕影乳峰滄霧茶香徐鳥
之類丈錫飛端荷長趁起之嶺爾乃麥秋至而蚯蚓出香稻秀
而赤燕雛踈網而離爰兔毀阱而伏於菟鯢師躍鱗于巨壑封
豕濡尾乎沉塗崑玉無恙池魚已蘇烟火千家候舊提封百里
無虞誰實莫此宇也能無頌我侯乎歌曰山自峻兮水清薪可
樵兮滄蒼賣佩刀兮歸耕華乃而今編氓鷹化鳩今來鳴陰雨
歇兮天晴肝附委蛇兮草青青播茲種種兮沛澤盈盈伊我侯
今錫爾生永矢勿讓兮偃甲兵

錢礎相曰通篇揚花盛軌導宜德化全承威武中寓仁愛至

文段賦 卷上 于大嵐四 于定本

意使侯之心事躍躍楮上其文淋漓縱橫並合繩斧絕似韓

昌黎平淮西碑

馬射賦 并序

魏際瑞

辛巳春督學侯廣城先生以功令試騎射復以詩文能賦
試諸生于應賦此

粵在季春大張馬射草凝烟而視曉花信風而隨馬當夫清明

告節穀雨末期輕風生于輭袖細柳物乎平堤弓長箭斂人輕

馬肥游藝圖以騎射于南郊而驅馳于是君子至止鬱聲鎗鎗

貌清而峻聳修而長望之而發渾剛毅即之而恭儉溫良蓋有

精神駿發衣服文章孤矢本圖書之子儒士登戎馬之場稱揖

讓而升鞞乃披離而縱韁展足絕塵飛纓冠塲遵周道而載馳

去不顧而揚揚欣觀者之無驚馳御者之多方半肩如倚雙持

如張次騰如拂制拾如藏若乘雲而御風雜響鈴之鏗鏘影不

及蹶風不聞耳操不期張縱不踰苑分鬚察毛路之微對鏗洞

皮囊之裏高騁遠追左顧右指百步連松丘之七札八尺服榆

林之千里亦有瑒穀棲雲的候文下遙百拱而微張小三勾而

僅只花縈袍袖亂猿臂以猜符草宿平邊曳駿蹄而稱逸兩朋

送鍛羽而逸蹄半解避蹀躞而當膝既執轡而似琴乃舍矢而

如筆雖足高而氣揚是內方而外直蓋聞弓有剪泰山之繁桑

矢有含火井之磁石鞍有塗績弦之異膠馬有等垂棘之雙壁

文段賦 卷二 馬射一 于定本

晉公之所不能名。既人之所不能識。曰我輩而我輩。恨人。大而人。得斯誠。世人所不知。而君子之所深惜。于是龍鳳。金。再振。兼班。行分。傳。伍。論。殿。最。衛。奇。為。賢。人。別。三。日。而。為。湖。大。人。應。光。五。而。變。虎。夫。震。鼠。斥。千。鈞。之。弩。士。元。非。百。里。之。才。白。羽。捲。腸。旗。之。餘。黃。金。冷。駿。骨。之。臺。苟。十。年。而。見。俟。將。下。里。而。重。來。

洪亭玉曰此善伯先生廿歲應廣成侯公試作也公奇賞之拔為南頓二郡第一今讀其文賦藻采剗亮想見當年風流余雖未獲執鞭已添大琴之感矣

錢登田曰氣貫虹霓言昭聖如縱橫紛釋如御百萬軍使之如風雨伯子雄才駁者俱從筆墨洞露世匪徒文賦之工也

感舊賦并序

黃始

千里洋洋十年鶴奇北經楊子南涉錢塘自終子棄繻之歲迄謝公應辟之年雅願聯連壯懷頽落兼以憂思鬱積病影支離視休文之帶更減半圍比長卿之居慚無四壁因而回思曩跡忽忽如新荆花故國每動子山之哀蔓草平原難免文通之恨聊抽班管憶我遐思

粵自江南屢域海甸神衛山旌玉穴水秀金區霞城茶布錦路星馳當奕葉承平之後際繁昌生聚之餘斯時也山鄴不戒水驛無驚舳艫蟻附車騎雲屯劍佩雄垂未府冠帶通乎上於情

文徵賦

卷二

必讀一

皇

粉黛于燕趙都依冶乎齊秦珠薨百雉錦幔于門歌城不夜花邑常春雜沓南皮之會道遙北海之津則有謝王華貴金張綺族寶馬日煥珠巾星屬並曳輶轡爭驅銀轂過平陽之舊館憩衛尉之新谷高吟落雲輕談霏玉芳筵肆陳流觴乘續炊蠟成薪揚椒棗屋時而西園冶伎北里傾城蛾痕點月蟬影堆雲入座抱雲和之瑟當軒撫明光之琴九華帳煖百和香句疑龍城之貴主彷彿涇水之佳人羅襪陳于洛水玉珮解乎湘壘或凌波而消暑或結侶而招春則有妙舞紆回輕謳宛轉雅曲調琴繁音赴管邀延年于北方招善才于南苑臨月場以皮籟生風簾

而索阮鳳叶樓空勢吟關遠以至星明碧渚日盡紅樓重門三
千兮洞達橫塘十二兮製續鼓吹于喬鳴燕與馬于芳洲尚
有繡脫華賓賦心才士維坐微歌柳毫寬句倚絳袖于鶯鶯結
紅絲于翡翠燈點星懸香繖烟沸迷玉漏以無聲快金吾而同
醉如此者亦何暮而何朝庶幾哉將以年而以歲何意繁華未
息搖落孔多漢寂朝烟唐宮查蕪嘆江邊之玉樹吊闕下之銅
駝伯仁墮新亭之淚羊曇西州之歌蕭聲茂苑馬影西湖訪
瓊花之故址申桃葉之寒波淮雨春陰江濤夜吟臥荒碑于禹
穴迷丹鶴仙都精製葦柳越洛秦樓舊草對非烟蘿深
支散賦 卷二 十卷草
臺月落野殿霜多柝樓宿雁續暮景歸聲悲今秋風苑牧馬
嘶兮夕陽披昔管絃之勝地今遺棘今丘阿吁嗟哉年華代謝
天道何常觀山川兮陵谷感時序兮滄桑秦碑兮碣石漢殿兮
昭陽駐朱顏兮白日留大藥兮丹房總千椿與萬若亦夕露而
朝霜是以達士神悟哲人知幾齊萬化于渺渺等千慮于滄滄
感富貴之易盡葆內素而難忘願超世以自立聊娛志以徜徉
黃雲孫曰文筆易工賦心難學此則撫今追昔聲情凄婉地
明遠而加妍較于山而比蘇矣
錢礎日曰只一反一正文字該括多少盛衰治亂洵鉅觀也

懷歸賦 鄒山
膏車北征例匪遠遊而還回庭闈驛路所感俱動南陔之恩
紀其曲折願言息駕焉耳其詞曰
瞻皇輿而遐征兮詎吾心之遺夫高名欣羣倫之鵠起兮悅綺
言之重下帝京夫何適回而弛志兮依依乎楊柳之春榮羌明
發而又迂迴兮竟歿臘而自驚亦鷄唱而起舞兮督僕夫而星
駕豈衆芳之競發兮于宿草而露藉膏吾車兮飾吾駟呈吾美
而颺王聽忽煩亂以夷猶兮若懷安而暫停柅吾輪兮止吾馬
賦采蘭而涕下踏荆店之朝食兮想老人之加餐而悲瀉抑此
文散賦 卷二 懷歸一 十卷草
志而奮飛兮遂鳴鞭于溷之野駭黃香之溫清兮彼奚爲而耽
情旋吾蹄兮返吾車吾何畏乎簡書紛計吏之促以長驅兮頓
佛鬱而入蔡州惟厥邦之誕周磐兮能孝養而無遠遊且又鍾
夫蔡順兮因母氏噬指而歸休愧吾生之靡及兮忘歲月之悠
悠徑決背而趨大梁兮挹季偉之高風寧烹雖而將母兮僅草
蔬之與客同恒濟河而北渡兮慕穎上之孝思懼考叔之訶責
兮懷羹肉以何之莫然而入鄴都兮儉文舉之格天子何爲而
負鼎兮豈欲干上帝之金錢悵驛路之育奇人兮成鴻功而光
天壤偏孝思之觸我兮曷亦返駕而侍几杖再周覽夫魏都兮

詠不迫乎古風○還渡河而歷名園○今履德星之舊牖○肯旋轅而
依膝下○今何遜乎荀氏之八龍○反湏水而想二宋○今復競美之
可○仰○雖○魚○叔○之○未○給○今○乞○近○郡○以○迎○養○住○二○陸○于○西○廂○今○燕○兄
弟○以○成○享○微○琴○倫○之○靡○解○今○詎○明○發○之○克○廣○

錢礎日曰讀此賦悲憤憂喜七情具備却復于迴百轉出沒
不測令人驚嘆無已○敘地則德安汝寧開封懷慶無地不
觸孝思敘人則賈香周磐蔡順茅容穎考叔郭巨無人不觸
孝思至性感發如此

文淑賦

卷二

懷歸二

賦

十卷草
堂定本

秋心賦

周季琬

夫○情○之○連○夫○喜○樂○未○及○于○哀○不○散○于○怒○者○其○惟○愁○乎○素○所○思○以
萬○縷○歷○一○日○而○九○迴○既○倅○至○而○難○逐○亦○曲○避○而○善○隨○無○貴○賤○與
愚○哲○如○運○屈○而○心○危○能○使○春○萼○削○色○秋○月○無○輝○雖○紫○端○于○寸○翰
每○托○體○于○脩○眉○若○乃○因○奇○士○于○暮○年○棲○鳳○鸞○于○荒○枳○攬○朱○塵○之
照○爛○悲○青○鬢○之○將○改○盪○雲○海○于○胸○臆○緒○續○紛○其○難○理○恐○才○智○之
或○腐○兮○壯○情○激○而○未○已○又○若○霜○淒○翠○羽○日○冷○長○門○芳○草○罷○綠○流
螢○暗○鶯○故○愛○新○移○循○思○若○輪○淚○痕○未○斷○不○學○君○恩○悄○蘭○缸○之○明
滅○怯○孤○幃○之○夜○魂○抱○雲○和○以○奏○苦○絃○繁○急○而○難○成○何○別○殿○之○歌
交淑賦 卷二 賦 十卷草 堂定本

交淑賦

卷二

賦

賦

十卷草
堂定本

言○別○夢○斷○美○蓉○之○帳○慘○慘○黃○沙○之○骨○披○鐵○衣○之○寒○燥○眷○愁○雲○之
無○葉○雖○心○心○于○報○主○今○未○勒○功○于○華○碣○亦○有○盧○人○漁○子○淪○落○江
楓○聽○立○猿○之○哀○嘯○灑○雪○淚○于○長○空○將○巧○笑○以○于○媚○若○非○子○之○所
工○羌○岌○冠○而○離○珮○妒○啼○鳩○于○芳○叢○撫○弘○流○之○湛○湛○耀○馮○夷○之○幽
宮○更○有○絕○塞○羈○臣○玉○門○望○斷○星○麗○白○草○之○墟○雷○急○紫○濛○之○館○見
牧○馬○而○晨○悲○聞○淒○笳○而○宵○嘆○引○歸○鴻○以○寄○詞○祝○靈○羽○于○天○漢○至
于○黃○花○深○巷○紅○蕊○低○窗○遊○子○去○而○朱○旋○泣○少○婦○于○空○房○雷○隱○隱
早○昔○而○若○狂○徹○金○爐○之○夕○薰○忽○頽○思○而○就○床○厭○皎○月

之承○恍○羌○抱○影○而○獨○傷○荒○亭○亭○以○待○明○盼○若○木○之○飛○光○然○則○世
何○人○而○不○愁○愁○何○日○而○能○去○乃○君○子○之○永○懷○舍○數○端○而○別○有○寄
也○爾○惟○白○翠○絕○獻○朱○草○無○英○海○水○怒○飛○烽○火○爭○明○祖○鞭○未○着○中
原○陸○沉○泣○美○人○于○戎○幕○隱○頌○德○于○幽○衡○慨○千○家○之○存○百○復○飢○夜
之○相○仍○浩○浩○予○愁○乃○在○八○瀛○愁○來○兮○借○永○漏○于○愁○戍○逐○芳○草○于
青○洲○將○登○高○以○暢○神○雲○漫○漫○而○下○浮○將○遠○泛○于○桃○津○擢○容○與○千
前○流○飛○金○觴○而○恣○飲○奈○慘○澹○其○中○留○匪○雨○澀○而○燈○暗○匪○風○高○而
暮○秋○當○此○之○際○愁○乎○不○愁○已○焉○哉○天○不○可○階○仙○路○稀○皇○虞○已○遠
將○何○期○胡○為○乎○無○百○歲○之○身○而○曾○無○一○日○之○自○怡

文源賦 卷二 翠輿樓 十峯草堂定本

致○爽○日○曰○古○今○為○此○賦○者○若○子○山○萬○斜○愁○元○美○愁○萬○古○刻○畫
殆○盡○此○更○空○翻○瀾○指○後○來○居○上○信○所○謂○人○言○愁○我○亦○欲○愁

翠輿樓賦 韓鼎臣

明○萬○曆○間○吾○錫○鄒○彥○吉○先○生○致○楚○學○憲○歸○築○園○於○惠○山○之○陽
土○木○費○繁○皆○其○門○人○所○郵○致○也○園○既○落○成○畫○碎○攢○青○飛○流○界
練○綴○以○亭○臺○之○勝○花○木○之○幽○洵○屬○吾○邑○大○觀○迨○先○生○既○逝○而
一○園○已○易○數○主○景○故○人○非○愴○懷○久○矣○至○如○翠○輿○樓○二○帶○亦○隨
園○數○易○雖○掩○關○謝○客○而○茲○樓○尚○存○兩○年○前○樓○側○七○二○樓○災○因
以○致○訟○而○當○事○仍○以○原○壁○飾○趙○先○生○有○靈○應○笑○笑○九○泉○豈○歲
不○一○周○而○樓○已○拆○毀○更○有○烈○于○猛○火○者○予○過○其○地○樓○焉○有○感
因賦

文源賦 卷二 翠輿樓 十峯草堂定本

夫○何○秀○嶂○之○巍○觀○今○乃○一○旦○而○削○平○撫○孤○松○而○長○吟○今○奇○哀○感
於○朝○榮○豈○漁○陽○之○鼙○鼓○今○連○昌○乍○傾○威○陽○之○烽火○今○阿○房○燹○焚
方○茲○樓○之○經○始○今○當○勝○園○之○永○寧○老○成○祭○酒○今○巖○壑○玉○人○猶○伯
樂○之○相○馬○今○冀○北○空○禱○儒○林○頌○德○今○位○尊○多○金○于○是○初○鳩○工○以
崇○木○爰○酬○師○以○累○報○伊○山○水○之○經○管○悉○批○李○之○楯○楸○用○鬼○斧○以
開○山○今○遂○眠○塚○之○孤○狸○連○神○工○以○濬○川○今○穿○固○柳○之○縹○緜○衍○司
馬○之○獨○樂○今○菟○裘○高○結○以○潛○身○效○柳○州○之○愚○島○今○陵○池○曲○置○而
娛○情○前○造○錫○峯○今○後○連○惠○嶺○築○為○金○谷○今○悉○羅○嘉○景○維○茲○聳○碧
山○而○若○車○錫○以○佳○名○日○翠○輿○曉○曉○攬○秀○于○日○出○今○儼○逝○水○之○芙○蕖

曉迎輝于月上兮恍浴浦之明珠袖凭欄以拂拂笛倚檻而于
于疑復道之憑虛似屋樓之吐餘胡哲人之云祖俾勝地其成
墟或四分而五裂或此疆而彼隅伊何人之割據兮閉春色以
重關致九龍之名勝今車踰躅以空遶漸雀角以啓巖因鐵券
而生寒爰有明府先賢是渥判易南山原嶽是屬倘丹麓之能
施亦貽謀之式殺豈背城之終借今留一箸之不留等十二樓
之厄于祖龍兮瓦礫成丘過者傷心兮咏題壁之舊遊詢故主
之誰在兮悵攀迹下山叟黃鸞弄舌兮何樹紫燕尋巢兮何樓
子因有感乎蕭相國之高議兮垣泥不治乎通侯

支凝 卷二 翠輿樓二 室定本

錢礎口曰江山風月本無常主樓臺亭榭夫亦青觀焉耳至
于火至于拆毀則有不可言者矣翠輿樓錫山名勝令一日
至于此良可慨也得掄生此賦依稀勝槩如見當年可謂景
物畧中所未有

寒山夜半鐘賦 倪煒
閩間城兮江村上館娃宮兮楓溪邊愁服接兮青島峙笠澤近
今白水連有寒山焉寺傳唐代名著詩篇招提照耀於塵市殿
宇巍煥于雲端綃官錦地錯落而回互玉階金屐掩映以鮮妍
動騷士之吟咏來遊人之盤桓於是朱曦藏玉兔生值夜靜聞
鐘鳴恍如長樂宮前花外盡更如未央殿下月中明楓水橋邊
人漠漠芙蓉里畔月茫茫漁火明滅於野浦鳥啼嘹歷於寒霜
一聲兩聲兮扣烟雲於鶴市三更五更兮驚估客於楓江喚野
鷗今起沙渚駭孤雁今叫寒塘故其築鏗鏘鏘大聲急疾似峻
擊之松濤與幽溪之泉咽及其振振朗朗弘音不絕似迅雷之
驟發與洪水之乍決至若鐘鏘鏘然似壯士之鳴劍聲煩冤而
不平又若噌吰遠振似忠臣之慷慨語奮發而欲爭若乃音來
古刹響徹夜月續成樓之長更接漁舟之短笛斷僊侶之簫笙
停玉房之刀尺驚五夜之啼鷄感千帆之征客堪擬獻子之歌
鐘可比景王之無射至於平門黎庶茂苑編氓悲征徭今夜起
痛賦役兮不停此有杆軸之怨彼思藝黍之吟哀馨鴻雁愁何
極跋涉師行恨已深惟其晝且以無逸庶幾中宵而莫興聽于
夜之鐘響益恍惚而傷心夫然寒山之鐘其足動人感慨者何

文敬賦 卷二 寒山一 見 堂定本

限而能不思夫太古之音遂于今拾得之餘風未珍而文殊之
化跡久湮百年之後聲銷影滅恐非騷人墨士之所得而尋也
錢礎日曰張員外夜半鐘聲之句千秋絕響今得彤文而大
振之爭銓蕭瑟無限悲憤賦與詩亦傳已

文 卷二 寒山二 上卷草

寒山夜半鐘賦 并序

程烈

寒山寺在郡城西遊金闕之肆者不數里可到而舟行則更
邇焉寺以寒山名者寒山子與其儕拾得寄迹于台州國清
寺以豐干饒舌傳誦禪林而吳中亦為之建刹肖像擇楓江
之僻地而俎豆焉故寺而名之曰寒山者亦猶堤而名之曰
白公村而名之曰角里壇而名之曰毛公云爾且深山梵宇
何處無鐘鐘以正六時之位亦隨在可擊鐘何必寒山而寒
山之鐘又何必夜半哉蓋以唐有詩人張繼旅次楓橋時方
夜半聞鐘聲自寒山出遂成一絕此寒山夜半鐘所由傳也

文 賦

卷二

寒山一

五

定本

夫寒山古德張繼詩豪離聲聞而見道固難其人緣聲聞而
寫懷豈無作者余是以續而賦之

原夫鐘之為體也內虛而外圓鐘之為聲也入雲而屆遠非徒
震于塵俗實有助于法筵大雲寺之有鐘也獨孤及為之銘化
成寺之有鐘也李供奉序其端而寒山夜半之鐘歐陽子疑之
王直方是之美則美矣孰有為之述土風而對愁眠也哉吳中
名勝如萬峯之松鄧尉之梅非不可以洗千斛之塵發羅浮之
夢然欲以之銷名利之根則否香林佳話如支公之鶴麻姑之
爪非不可以開長生之訣脩不二之門然以之悟往來之客則

石至如屢臥湘江始聞長樂此仕宦之榮枯則然又如聞黎飯
後乃覆碧紗此世態之炎涼則然豈若古寺清音發人深省呼
寐得覺倍蓰之隔鼓俾偃斯起愈啞啞之晨鷄非寸筵之可
撞豈馨欬之足希凌厲乎清夜徘徊乎霜天烏啼月落漁火江
干斯時也里市之管弦息響樓船之簫鼓絕喧忽有磴碎之聲
徧乎大千聲之壯者可以伏衆魔聲之幽者可以集羣僊聲之
近者可以聳披帷之衲子聲之遠者可以動染翰之寓賢聞所
常聞此地之空山獨夜聞所未聞當年之旅况孤舟彼張子者
身在江湖心懷魏闕又豈聽鐘而耽禪悅者乎楓橋乃檣帆

又激賦

卷二

寒山二

五

十卷章
堂定本

走集之區南北往來之會惟鐘之有晨暮今當夜半而為最良
賈聞之而深藏遷客聞之而勇退亦有不偶之士落魄之徒凌
雲自惜獻玉非辜初聞之而心醉再聞之而氣和是皆大雄氏
金聲之所播而寒山子法輪之所扶

錢礎日日是寒山鐘亦是夜半鐘移到他處不得他時亦不
得至寫出張員外心事尤為千古知心彥明不獨有賦才而
兼有賦心者

文潑初編卷三

錫山錢肅澗礎日評選

同邑秦松齡封巖

吳江董問方南 訂正

聖學知統錄序

魏喬介

聖學知統錄者。述見知聞知之統也。自孟軻氏既沒。聖學廢。火於秦。襍霸於漢。佛老於六朝。詩賦於唐。至宋乃有濂溪程朱。繼起伊洛淵源。粲然可觀。其後為虛無幻妄之說。家天竺而人。柱下知統。遂不可問矣。余為此錄。因子與氏之意而發明之。由

文潑

卷三

聖學一

千峯草堂定本

堯舜而前。始自伏羲。以明知學之本于天。由孔子而後。終于許。薛以明知學之不絕于人。其餘未定之論。俟諸後之君子。篇中。所輯或攷諸經史之正文。或徵諸先儒之格言。蓋推天命人心。之自然。以發大中正之極。則而功利襍霸。異端曲學之私。不。敢一毫駁襍於其間。誠不揣固陋。亦欲存天理。遏人欲。息邪說。放濫辭。稍有助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也。學者志聖人之道。由是而求之。水木本源。豈不昭然。覺悟而知天之所以與我者。良有在乎。昔者論語終篇述帝王治世之法。而推其本曰。中孟。子終篇述聖賢傳道之意。則揭其要曰。知所知。維何亦曰。知厥。

中而已矣。知厥中。謂之見知。聞知。不知厥中。不可謂之見知。聞知也。吾願學聖人者。從事于格物致知之學。

錢礎日曰。拈一中字。則知字不落空。而無頭柄之說。破矣。補出格物。則求知有人。于而致良知之宗。爾矣。具此學識。從衡千古。自然不差。錙黍。要其得力。只從熟讀四子書中來。

董方南曰。先生知統錄一書。不特為孟夫子發明大旨。直探堯舜以來。不言之秘。其有功於聖學。非淺矣。讀此序。煌煌崇論。一歸于大中正。洵為千古理學正宗。

開道錄序

魏裔介

自講學者紛紛而去道益遠。道本光明也。或以講而反晦。道本正大也。或以講而反擊。嗚呼。豈聖經賢傳可不遵。而猶須多議論。以相尙哉。雖然。學之不講。聖人憂之。當羣言淆亂之日。正不可不急為講明。以正其謬。排衆議以定一是。引之於光明正大之域。則明道之功。寔與行道相表裏。孔孟而後。斯道之傳。其危如綫。周濂溪一出。羣議頓息。倡明絕學。開有宋諸儒之先。而元之趙仁甫。自楚樞軍中北歸。闡明伊洛之學。時稱江漢先生。蓋亦楚產也。敬修熊子承二先生之後。毅然以斯道為己任。潛修

文毅序

卷三

開道錄一

三

十峯草堂定本

實學彬彬。質有其文。廣屬人才。佐聖天子。菁莪棫樸之化。讀開道錄。思過半矣。子于甲辰。著有約言錄。丙午。著有聖學知統錄。大指在乎明善格物。而以敬義為立德之要。得此錄。乃益有以自信也。以是為學者躬行之標準。豈但口文辭爾。惟剖晰精詳已哉。

錢礎曰。曰只光明正大四字。便為斯道重開生面。其間說性善說倫紀說窮理說主敬說明體達用。皆體道真切語。此文出而天下知有正學。先生衛道之功。不小矣。

文毅序

卷三

開道錄二

四

十峯草

布衣而以理學者稱者代不數人然求其躬行實踐卓乎立必
 為聖人之志存萬物一體之心夫亦何代無人哉余昔輯儒言
 錄一書自元明諸家蒐羅日久知人論世之下見有度越流俗
 隱居韋素切實為已不求人知往往湮沒而不彰又有砥礪名
 行倡明聖學大義微言導愚解惑一時信從而實志以沒者凡
 此皆道之所寄也年來購求尚殷于布衣尤三致意焉今讀宛
 陵施先生書竊嘆予之耳目不廣則愧甚矣夫先生之生適姚
 江之學方盛爾時師友授受各有淵源先生宗法孔孟並及濂
 文啟序 卷三 中明子集一 五 十峯 堂定本

禪學當開也則痛絕之備夫可教也則引掖之玉成之師事陳
 九龍先生十三年先生病九龍先生作祈命詞謂先生為繼往
 開來道種請以餘年贖先生之命先生于其沒也俎豆羹墻有
 如一日抑何誠也斥所應得嗣產為雙谿義田至今宗族中婚
 嫁死喪惟先生是賴焉先生之躬行實踐蓋如此雖當日與焦
 文端鄭忠介友善太守金公敦請講學以天下士相待惜薦舉
 不果微辟闕焉猶未得大行其道而先生之學迄今翕然宗之
 余正不敢以一日之遇合論先生也所惜者天未假年耳先生
 沒後文孫愚山以文章經術為世聞人余聞其督學山左時衡
 文啟序 卷三 中明子集二 六 十峯 堂定本

自有天地卽有理學帝王行此理於上三綱九法一代正焉聖賢明此理於下人心學術千古昭焉然理者卽之而不可見而心學之精微又父不能以傳之子所以孔孟之後有楊墨有佛老皆曰是理也吾得之吾得之始於汎觴終也襄陵一時後世靡然從之及究其指趣要其歸宿則茫然如搏虛焉諸能爲孔孟之言者則又優孟其衣冠粗之流於六藝淺之涉於詞章而於聖賢立心行已之防不啻此參而彼商也有志之士起焉亦欲以明道爲務然或誤于功夫之失傳或病于見聞之易惑猶以其意相爲揣摩名曰關佛老乃其見則猶然佛老之見也名曰距楊墨乃其行則猶然楊墨之行也乖離淆偽不一不公其孰從而正之忠憲高公奮乎百世之後歷考羣哲斷然以朱子爲宗其爲學也質之於古矣未已也反而求之於心求之於心矣未已也充而驗之於事閑邪存誠動靜一致主敬格物內外交修始則參前倚衡卓爾其有立也終則霧散水融洒然其無事也由是窮而樂達而檢患難而不憂由是坐而言起而行獨處而不愧由是生而順死而安俟諸後儒而不惑嗚呼詎不偉哉萬曆以後天啓以前其形于奏疏者可以格君心之非其施

文獻序

卷三

高忠憲年譜一

十卷本

於政事者可以振王綱之墜其昭大法除大弊者可以傾一世之否而爲泰卒之璫禍一發殲我良人是乃明祚之將傾而非先生之不幸也先生死而理學彰則先生猶不死矣所傳因學記工夫明本體露使後之儒者盡得乎從入之門以復觀夫鄒魯之統豈惟先生不死哉雖紫陽猶不死也雖孔孟諸聖賢猶不死也

文獻序

卷三

高忠憲年譜二

十卷本

錢礎日曰或誤於工夫失傳或病於見聞易惑將今之溺禪溺俗者片言斷盡然後入高子正之曰斷然以朱子爲宗歸劉動靜一致內外交修可謂破的矣未特點出因學記示人從入之門先生之於忠憲直是覩面印心殆既撥金鍼而非強繡鴛譜者耶

張秋紹曰向先生裁錫志因與吾黨論及宋史於道學儒林二傳之辨剖析精嚴乃知先生以豪傑之才兼裕聖賢之學今其序忠憲年譜探微抉奧猶忠憲之序朱子節要也不獨史學具隻眼而理學亦占獨坐矣

重刻高忠憲公續近思錄序

胡時忠

忠憲公敦學東林嘗語學者曰考亭承周程張四夫主後漢微言范正學所謂集大成之聖特未有子與氏起而崇其稱爾爾時聞者唯唯即有心折公尚論之當未喻公願學之深也初公以忤權尉揭揭人士雲合宗之瀕行手一編授會君象園曰吾道在是則公在揭時所纂續近思錄也近思錄纂自考亭洵作聖階梯其言止集四夫子堯夫以下無間焉且尚論四子有伯夷伊尹于孔子之辨晰條理間若斯其嚴者不惟祛惑併鐘抑恐扭成祝敵金玉宜收究清具茲公起而土印考亭覲覲無銘寧復借涂需役特慮尊知而火馳作聖甚近去聖愈遠記曰三王祭川先河後海源委之分可謂善喻此心此聖亟欲指以示人公之集考亭猶考亭之集四夫子仰人人舉趾便是階梯其功在紹往詔來中天嘗且非以乾乾刪序為尼山之大成也顧考亭獨取近思似與金溪豎砥而公亦以虛之難補病文成疑落邊見然朱子不嘗曰子靜專尊德性吾平日專宗問學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偏固知鵝湖鹿洞無有異同矣善乎忠憲之自叙曰人之于道猶魚之于水魚得水生矣分淄澠絕俞兒之識則觀海非遠觀瀾非近是編也可闕朱子之集成不即可

朱熹序 卷三 重刻高一 九 于卷新 堂定本

闕公之願學乎鐫本久茲會君重壽之梓會公猶于葉旃王術粵闡出公行狀殿之誠為盛舉而余竊有愴焉考亭註騷後于筮遜其忠君愛國之心不得已託之楚詁乃公蒞牆遜翁卒續彭咸遺則豈不近思保身哉考亭復起千載一人之評當倍為獻歎爾

張秋紹曰調和朱陸尚屬常見妙將理學氣節打成一片覺朱之移坐中堂高之拜表止水無復常變可分文更古奧清森不襲一酸腐語

錢礎曰忠憲公之學得之考亭續近思錄一書即其安身

朱熹序 卷三 重刻高二 十 于卷新 堂定本

立命處也先生謂此編可闕朱子之集成即可闕公之願學二語洞中窾要未說到筮遜註騷如同一轍真知心之言

儒宗理要序

包爾庚

儒宗理要者西山張公所輯周張程朱五大儒之書以教天下
 萬世者也公裔接橫渠紹聞衣德約五子全集之繁益廣近思
 之未盡倡明絕學扶進人心功至偉矣竊聞之儒者需也孔子
 以師之聖為人所需與皇帝王之為人需皆儒也人需天以覆
 需地以載天地亦儒也楊子曰通天地人之謂儒孔子論儒行
 詳矣又曰為君子無為小人斯辨儒之祖歟司馬遷曰儒者博
 而寡要細其指矣儒術之岐昉自秦漢抑其後也宋興七十年
 周元公出自江都河汾來又各五百年由孔子而來則既千五
 文源序 卷二 儒宗理要一 上 十卷本 室定本

百年矣然後開源于洛關中翼之至微國而鬱者淵昌晦者彌
 著大儒之難也如此雖然先後一儒古今一理人自以其理為
 理則不衷于理不衷于理則各自以其儒為儒而不壹乎儒楊
 陸二山豈不賢者顧論太極為莊老疑西銘為兼愛介甫子瞻
 未易才也當其推先周子深語退思贈言全德有莫逆焉卒于
 二程一往佛異又奚怪乎談易之林栗悲而肆詆于正心誠意
 之紫陽哉今夫嶽有凹而岱為宗濱有四而河為宗謂夫流派
 之所共也周子似顏張子似孟或以默契或以深苦爰勉微殊
 然其底于粹精一也二程之學或推述公純公天勝固近於周

正公十八上書較簿郵之年未嘗不少豈非夙成何獨神明大
 程哉大程性寬而規廣次程方矣密矣造德異而至道同世有
 並大程于周子者即于次程易得不並大程也文公既紹二程
 棄其勝大專思實踐著述弘多更覃精于註釋至于太極西銘
 力疾不廢啓後之功開先埒烈矣學者目眩經史之全手復棘
 乎文集語類之浩汗雖于集註猶弁而棄之視濂洛之言不足
 乎攻也此無他不明乎理斯見與而遷不舉乎理之要故見理
 而不入也系儒而迷其宗不亦宜乎今觀五大儒之書周張約
 矣周更約于張程朱博矣朱更博于程于其約者純以守之於
 其博者精以擇之然後足以續往聖迪來學當吾世而屹然茲
 任者非公疇屬哉史記傳儒林歷代仍之泊乎宋史始標道學
 明道之所存也嗟夫此吾儒之統所由更數百禩而未墜于地
 者也論者又謂乾德間五緯集奎天子特于戴記中表章學庸
 時賜諸臣權輿風厲不數傳而儒益顯公幸祖攸行窮理規要
 會當拔戈講藝之日淑已淑人五大儒而後西山派其宗矣
 錢礎日曰儒宗理要一書直與近思節要二書相表裏得此
 序發明源流井然覺濂洛關閩五大儒定位不可增減彼有
 首康節而缺橫渠退伊川而進陽明者何為也

文源序 卷二 儒宗理要二 三 十卷本 室定本

澄江講堂序

趙峯

澄江本暨陽鄉之地北枕君山西控大江誠瀕江保障也是地屬在昆陵郡縣實多文獻山川人物未可悉數總其尤賢講學者如東林書院城西講堂龜山先生關程氏之與紹興端平而後踵其學者不乏其人理學至今稱頌弗衰彬彬乎誠講學盛事已余校士澄江衡文畢訪西山之故蹟慕延陵之高風時事不同風教固無殊焉余職在立教而重慕乎禮義竊思學校者禮義相先之地也秉鐸者正其心而後可教以五經敦其本而後可及乎諸子習鄉尚齒退讓以明禮也習射觀德序賢以不

文級序 卷三 澄江一 主 堂定本 後可及乎諸子習鄉尚齒退讓以明禮也習射觀德序賢以不

徒之官兵屬司馬之職道泰合一今聞學官荆子于邁陳子寅亮立講堂設射圃因其舊而新是圖而又聘請錫邑宿儒錢子肅潤開絳帳可謂無曠厥職郡丞牛子樞邑令沈子清世又贊襄相與有成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又聞吾鄉文伯劉大將軍輕裘緩帶每升坐而視釋菜鼓篋之業抑以仁義為干櫓耶余不禁輟然喜自茲由一邑而倡各屬由各屬而敦導江南將見秘歌之聲處處尊理學余異日再至君山登斯堂地考虎觀之

同異觀雙園之揖讓彬彬爾雅正心教本彷彿濂洛關閩之風文獻庶幾無媿焉廣文或告余曰自堂構事新之後少長咸集講習歷寒炎不輟登斯堂者咸秉禮而慕義身通六藝者弟子自茲益進倘始之終之無怠無荒庶不負余廣勵風教之意也多士勉乎哉

朱近菴曰澄江素尚理學數十年來此道不談久矣今荆陳兩學博司鐸吾邑特請錢礎翁夫子講學於斯古風再見洵斯道之幸也聞仙先生主持文教大為講堂作興士氣因之一振讀太序崇論正議確有關係不誠理學干城耶勒石君峯允傳不朽快哉

文級序

卷三

澄江二

主 堂定本

宋楊文靖公龜山先生戴道南來在當時為洛關要樞在後世為東林開席真千古大儒也學者學先生之道以上溯孔孟求之經解語錄文集等書足矣苟欲詳考其學問次第師友淵源與夫出處大端朝野功業非讀年譜不可夏嘗閱先生年譜舊本覺詳略頗失宜有未愜于衷者願治己亥會講林下仰止遺風遂不揣卑陋參稽史籍僭為補編上下二卷亦私備尙論云爾適楊氏昆仲見而稱善強出鈔梓併請為序無已試言讀譜之大指可乎蓋向來推尊先生者論其有傳道衛道之功而未

文獻序

卷三

楊文靖公一

三

堂

者鮮呂居仁作行狀謂如程伯子溫然和粹終身無疾言遠色疑于渾厚者流方新學盛行安石稱王配享于秀亦封伯從祀幾祧宣聖之席氣焰驅人黨羽徧地根深不拔勢重難返先生年幾八十臣精銷亡矣獨能言人所不敢言大破數十年錮習併正累朝來國是使非膽決智明養優力定不為榮辱毀譽所動何以有此此固先生所以為知道而非區區一節之士所能窺涯浹萬一也嗟乎代降禮消孔廡為甚世之君子即有知其非者往往上迫于制書下膠于成議亦隱忍聽之而已矣安得如龜山之闢安石一旦起而盡撤之以正人心而一道德術也哉

文獻序

卷三

楊文靖公二

四

堂

錢礎日曰讀張子所為文靖公補編凡學問次第師友淵源出處大端朝野功業實具備焉此序尤為暢發將公關邪衛正一片心腸揭出紙上可稱千秋知己

先生不當赴蔡氏薦辟耳無論先生之出不盡繇蔡氏即曰蔡氏薦之乃其得見天子極言安石學術之禍蔡京傳會之牽力請奪爵罷享上為悚聽立見施行諸如辨新經斥和議雪謗史事與蔡氏相反孰謂附權門者顧若是竊以為彷彿吾孔子用季孫厘三都同一見行可之仕故朋文定公嘗言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放得一半此其持論至公則知先生非輕身苟去就者矣抑余尤心折先生密湖公嘗書薦于朝謂此迹同塵知之

雜卦易圖一卷綱緯目錄以下凡十篇晉江王子伯咨所著也。大過至夫卦不反對傳疑者二千餘年。王子求諸緯卦而得其說。漢晉以來此秘未親至哉言乎。王子之法去初二爻而以中四爻錯綜為上下卦緯之者。乾坤剝復睽家人蹇解頤大過漸歸妹夫婦既未濟凡十有六。余引伸其法去初二而錯綜其上四爻為上下卦復去五上而錯綜其下四爻為上下卦緯之者。亦乾坤至既未濟凡十有六。再去初上二爻而逆數之以五為初以五為上去五進而逆數之以四為初以初為上復去五爻。序

初二而逆數之以上為初以三為上三逆而三絲之為上下卦緯之者亦乾坤至既未濟凡十有六。乾坤八易而不離天地所以統六十四卦之正既未濟八易而不離水火所以統六十四卦之變信乎天地變化之自然非人之智力所能損益也。乾剛坤柔睽外也家人內也正也解緩也蹇難也一張一弛天下事尚可為也剝爛也復反也君子之幸也聖人何雜焉陽過而顛事不可為矣聖人惡之故雜之自大過始大過之禍多始于女子小人繼之以姤明亂本也女歸云者君子當亂世也十畝河干而已天地閉賢人隱矣養正云者亦君子當亂世也不言不

文獻序 卷三 周易雜卦一 三 十 定本

為飲食而已詩曰善人載尸西周其凶乎水火通濟養有可定水定則腐火定則滅女終於無實男窮於濡首大亂之道也春秋以後之世變聖人逆知之雜之以為戒也故曰易者聖人憂患之書也終之日夫央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山有榛隄有苓蓋舉然高望而遠志焉雜卦之終夫也詩之終殷武也春秋之終獲麟也思王者也書之終曰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思王者之相也禮之終曰孝子悌弟貞婦思王者之民也一言以蔽之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自乾坤以至需訟整詞列義皆有行紀而何言乎雜雜之為言義存乎後八卦也而

說者乃以錯簡疑之闕其義而不講賓客滿堂而忘主人肆筵設席之謂何孔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吾于伯谷見之矣

錢礎日日伯咨雜卦一書錯綜參伍變化莫測玠右復為之引伸其秘盡洩劉子玄云論衡未遇伯咨太玄不逢平子逝將烟燼火滅泥沉雨絕如伯咨不得玠右其能尚有賞音否

文獻序 卷三 周易雜卦二 六 十 定本

昔公明善易而不言易。夫易何可言哉。由奇偶而三之六之易。道盡矣。聖人不得已而繫詞焉。而易于是乎窮。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也。然則讀易之道何居。蓋觀易者莫若觀卦。即聖人三絕韋編。數以文言。翼以繫辭。而終之序卦雜卦。其意已明。曰。著見於天下。夫序卦者。易之常也。雜卦者。易之變也。雜而不雜。則變而不失。其常此先儒已詳言之。獨是大過以下。卦不反對。又為雜之雜。然以互體觀之。知聖人又非偶然而為此也。此先儒畧示其端而未詳其義。晉江伯咨王子錯。參伍勒成一書。使

文設序

卷三

周易雜卦一

王烈

皆坤也。此止三十卦之緯。卦也。成遷同人革之皆小畜也。恒大壯大有鼎之皆履也。渙節中孚坎之皆小過也。蹇家人漸之皆既濟也。解睽歸妹之皆未濟也。否之蠱也。泰之隨也。小過豐旅離之皆中孚也。小畜需之皆革也。履訟之皆鼎也。大過姤夫之皆乾也。頤之坤也。既未濟則又自緯者也。此下三十四卦之緯。皆乾也。亦得十六卦。而乾坤既未濟。皆得自緯。錯綜諸卦。與先天圖適相當然。後知天地之德日月之明。無所往而不在也。此可與王子之論相發明矣。且夫緯大過以下者。純乎乾坤。既未濟。故斷取八卦。終焉。雜以六十四卦者。緯以十六緯。以十六者。終以八。終以八者。終以四。此所謂雜而不失。其正者乎。然又于夫三致意者。何純乾者。堯舜之世。困之柔掩剛者。桀紂幽厲之世。夫之剛決柔者。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則常為堯舜之世。此上終困而下終夫。非夫不能為純乾也。王子之書。其為功于天下後世。豈不偉哉。余故曰。觀易者。莫若觀卦。今而後。易可言矣。錢瑛曰。曰。觀易者。莫若觀卦。此讀易妙訣也。然非名世易理。精深安得言之。鑿鑿如此。此文出。應令輔嗣。避席公明。徹座。

文設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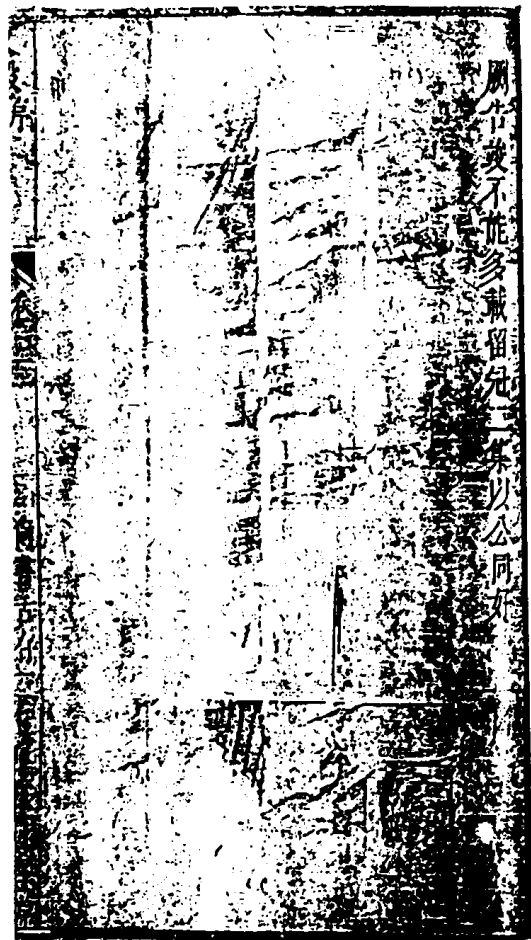
卷三

周易雜卦二

王烈

六經書易最古易初畫卦而已惟書始有文辭典謨訓誥言治
 言道之祖也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凡百篇皆遺秦火漢興書之
 所出非一時所得非一手參互考定為五十八篇唐天寶開衛
 恒改古文從今文即今所傳定本也或云漢儒未見真古文雜
 引張霸偽書又司馬溫公詩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遺書百篇今
 尚存攷遺書百篇徐福傳海外時秦始皇二十八年也至三十
 四年始焚書至今說書者不能無疑信異同之議矣孟子曰盡
 信書不如無書取武成為證在書未焚之前且然况其後然者
 文沒序 卷三 尚書古存一 九 十卷本
 乎陸象山曰學苟知道六經皆為我註脚亦謂學之必求於心
 而已朱子晚欲註書以屬蔡元定九峯得洪範之數未及論著
 曰成吾書者沈也自書經大全布在學宮獨重蔡氏註議者遂
 謂秦人焚書而書存漢人窮經而經絕然亦非通論也漢儒專
 門之學累數十代治一經不他涉好古敏求博聞強識推習尚
 書者治河多有成效所云疏通知遠而不誣者庶幾近之何可
 盡誣也先民謂漢儒解經詳于博物宋儒未漢儒之華而歸于
 實此平心之論也金沙舊有王氏日記大約祖東萊書說蔣中
 完先生東萊詳書而折衷焉通漢儒之博文集宋儒之約理彙

然載于道德性命之旨於然見諸天官地理禮樂刑政之具正
 而不迂奇而不鑿詳而無餘約而無闕續輯廢誤之餘闕遠古
 開闢之道廣大精微簡易明備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非知經
 天緯地之文者烏足語此豈徒矜註書者後出益勝已哉今嗣
 虎臣授不肖書因屬為序昔黃山谷有言明允公之文章如天
 地之有元氣萬物資之而春者也豈可復刻畫濛濛哉今讀是
 集高才者洞逸兩鈍者惺悟是所謂萬物資之而春者余何能
 贊一辭獨感朱景濂先生之言孔子天之孝子也朱子孔子之
 孝子也虎臣家學淵源繼志述事豈性中完先生之達孝是稱
 文沒序 卷三 尚書古存二 九 十卷本
 惟而上之以承朱子得傳之緒蓋誠孔朱之孝子也故曰堯舜
 之道孝弟而已矣是其紹庭作述之際又非書說所能盡也
 秦燈巖曰其詞溫柔敦厚其說廣博易良其理潔靜精微作
 說書序而兼深於易詩樂之教真包括六經之文
 錢礎日日歷叙書之源流而要歸之漢儒博文宋儒約理二
 言是善讀尚書語即善讀中完蔣氏尚書語也其間搜玄剔
 秘開幽抉微直發孔壁所未有此真與書序王語余云谷一
 先生視學三秦倡道關中書院首尊橫渠做白鹿洞規人稱
 關西夫子著作甚富有繩水堂集皆羽翼六經之文類以制



禮經鴻寶序

超

國家以經義取士而曲臺之學。較得浩博。原夫大小二戴。其氏
 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先儒之為義。適者。南人則賀循
 賀瑒。東蔚崔靈恩。沈重。宣皇甫侃等。北人則徐遵明。李業興。李
 寶。鼎侯。聰。熊安等。其尤顯于世者。唯皇熊二家而已。至有明訓
 正經術治禮之家。以陳澹。集說為斷。而經義始歸于一。我朝
 因之不易。顧篇帙繁多。非篤學強記者。不能精于其說。故習者
 恒鮮。惟淮上之山陽家。誦戶習。獨得其傳。賦臣楊君。淮陰之碩
 學。曲臺之宗工也。下西舉于鄉。世祖皇帝臨軒親試。經義詩
 賦。乘翰立成。左右侍從皆屬目驚歎。天子親擢以冠戴。經辛
 丑成進士。乘鐸松郡。其倡明學術。表率士類。如文定之在蘇湖。
 分校浙閩。所拔皆知名士。號為得人。近者于課士之暇。尋理舊
 業。出其所集擬題鴻寶一書。示予。先註後解。條貫詳明。誠制苑
 之津梁也。夫禮家之說。至為煩廣。如月令為呂不韋所修。王制
 則漢文時博士所錄。童而習之。華首而不得其要領者。比比是
 矣。孔穎達有言。欲釋經文。惟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
 絲益亂也。今觀是書。繁者可使之簡。難者可使之易。如張茂先
 建章之圖。千門萬戶。可數于指。如費長房縮地之法。千里萬

又漢序

卷三

禮經

三

定本

里可觀于目前其有功于後學也豈不鉅哉吾聞人懷盈尺則
 和氏不貴言物以希有為珍也是以中郎珍秘于論衡許慈爭
 閱于書籍今君不私其寶而與天下共之甚盛心也學者能沉
 潛反覆以求其用心之所在而無為買價還珠之見焉則可矣
 錢從日日出臺卷帙浩繁揣摩非易鴻寶一書美備詳明其
 有功于後學多矣得魯公為之表章大義昭然應與二戴王
 鄭諸家並不朽

序 卷三 禮經二 十一卷 尊

春秋孔義序 高世泰
 六經皆聖人之書也雖狀未可槩也書之云書遠稽也詩之云
 詩廣稽也禮云禮樂云樂雜出漢博士若公孫制氏輩而未可
 準也獨十翼研於觀象五例發自特書兩者又皆宗國之守藏
 即晉籍父齊南史罔與因焉故韓起聘魯觀書太史見易象與
 魯春秋有周禮在魯之歎孔子起而暢厥大吉則望義知歸非
 孔子安以哉後世學者奉古之心終不勝好異之心迺是意見
 橫生義理巧出大圭呂氏以為六經之不明諸儒穿鑿害之而
 春秋為尤甚將去其甚奈何在引之乎近爾引之乎近者何也
 文 序 卷三 春秋孔義一 十一卷 尊
 公毅近乎文定左氏近乎公毅孔子近乎左氏也此我伯父忠
 憲公有周易孔義之書不巳而有春秋孔義之書也伯父生平
 性廉節介疾惡如仇然宅衷寬易不為深礪可喜之論故權衡
 四傳悉稟尼山凡經無傳有者不敢信也經有傳無者不敢疑
 也其文簡其意嚴有嚴正之義焉有忠恕之仁焉有闕疑之慎
 焉如書牧不書督曰削之也賦也首止不序曰不信不敢加尊
 也威之圖也曰先夏國兵父不子不可訓也桃圖之甲曰盾也
 非穿也何嚴正以斷乎如謀弑逆者喘生也曷係之公子也曰
 左氏之記事或謬也州蒲之執傳曰書也曰非書也晉也買之

秋歐陽辨三傳日信也日非信也誤也何忠恕以施乎莖我小

君文姜日從夫謚禮也○不桓而文者何也○若人滅鄭傳曰○莖子

後鄭也○滅鄭者○鄭以莖非莖也○日莖人滅鄭者何也○尹氏卿也

伯父不可也○日伯也○或字非爵也○西狩獲麟或曰感麟而作也

或日因感而發也○或日文成慶見也○日感之始成○或可也○感之

始作○或不可也○何慎疑而不証乎且伯父之守正罔燒居敬勿

欺○所謂君子之於春秋○淑身而已其訓人也○以身也言也○乎哉

仍顏以孔義者何也○欲誦法孔子者○不朱為聖人之徒也○世泰

久悼遺音○記趙揚○編沐能而儼海泰先生倡明辨絕寡與來茲

文源序 卷三 春秋孔義二 計筆草 室定本

俱經教之漸淪○恣末學之放失○既捐贊板周易孔義復續板春

秋孔義○伯父有志得先生而言益章語曰○流水揚於峻渠善言

揚於義士先生之謂歟○自兩義明而六經之義無不明○若先生

者○功及前人惠敷後學豈私我伯父哉○如泰之感而欲涕也○固

私也

錢礎日○日忠憲公一生學問全從春秋中來○故可訊議仁賢

獨有心得葉旂先生序之不特發公所已言○非必不言之旨

一一拈出春秋大義千古為昭此書傳此序亦傳

左氏春秋集說序

朱鶴齡

記日屬辭比事而不亂深于春秋者也○今之說春秋○何其亂歟

則凡例之說為之也○自左氏立例○公穀二氏又有例○跋趙以

亦皆有例言人人殊○學者將安所適從○如稱爵者○褒也○而魯孟

何以書楚子○則非盡褒也○稱人者○貶也○或將卑師少也○而僖公

之前何以君大夫將皆稱人○則非盡貶與將卑師少也○稱守者

貴之也○而邾儀父許叔蕭叔有何可貴乎○殺大夫稱名者○罪之

也○而陳洩冶蔡公子燮有何可罪乎○諸侯失國名而襲子萊子

不名滅同姓名而楚滅麇齊滅萊不名則其說窮矣○不書公子

文源序 卷三 左氏春秋一 計筆草 室定本

為削其屬也○而弑君如楚商臣齊商人反稱公子○則其說又窮

矣○卿卒必記日月○公室必告于廟○益師不日薄之也○而成公以

後皆書日○桓會不致安之也○而公行大守不書至○則其說又窮

矣○不得已有變例之說○夫所貴乎例者○正取其一成而不可易

若前後游移○彼此乖午○何以示萬世之繩準○嗚呼夫子作春秋

上明天道○下正人事○變化從心○安得有例○例特一家之說耳○自

隱桓至定哀二百四十二年間○戰筆者既非一人○則或詳或畧

不免異辭○所見所聞難于一槩○就史法言之○尚無一成之例○而

乃欲執後人之例以按經○又欲屈聖人之經以從例○其可乎哉

然則如之何亦曰求之春秋之所以作而已矣夫子曰吾志在
春秋又曰其義則近竊取之何謂志尊天子內申國討亂臣賊
子尊王賤霸是也何謂義善者吾進之子之惡者吾退之奪之
彼善此者吾猶進之子之純乎惡者吾亟退之奪之是也志以
義明義以時立春秋之始諸侯驟強則細諸侯以扶天子春秋
之中大夫專政則細大夫以扶諸侯春秋之季陪臣亂國則又
細陪臣以扶大夫而前之治楚後之治吳越往往示其意于獎
桓文愛宗國爵齊晉宋衛諸君之中若此者凡以尊天子也明
王道也一筆一削蓋皆隨世變而為之權世變異則書法亦異
文政序 卷三 左氏春秋二 廿二 堂定本

疾寒暑腕不停書雖未知于聖人之志與義若何而古今諸儒
支離膠固之說刊剝無餘少以資學者經術經世之助庶幾于
屬辭比事而不亂之旨或有當云
徐健菴曰讀書自具隻眼不為諸說所蔽于此見長孺經學
之深
錢礎日曰凡例變例在左氏原無此說不過杜元凱擬議之
辭耳林堯叟從而附會之其說遂牢不可破得長孺為之辨
明千古疑障消矣又窮究到春秋所以作處源源委委條理
井然得以經解經之法其此學識方可與言左氏春秋
文政序 卷三 左氏春秋三 廿三 堂定本

山曉閣左國選序

孫 瑞

六籍中易詩書皆經聖人之手而繼易詩書而作者春秋也。是故有春秋而聖人之志明文字之極定。蓋文章本乎教化形乎治亂教化發乎性情治亂由乎理義非徒以文而已也。藝成而後文學抑於四科而春秋既成游夏不能措一辭。夫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又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乃知因魯史而有春秋聖人所謂述而不作也。左氏公穀皆以述為作得聖人之意者也。春秋之文夫子所修而三傳頗有異同。或三子各以意增損者有之矣。漢承秦火以後所編本經但從三傳中取出而各之耳。

文設序

卷三

山曉閣一

光 十峰草堂定本

朱子曰孔子作春秋當時亦須與門人講說所以左氏公穀得個源流只是漸漸偽外。劉子駿亦曰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聖人而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詳畧不同也是故左氏固非二傳比也。公羊高穀梁赤皆為子夏門人而其後乃有魯學齊學之別。漢興崇經術業左氏者有賈護劉歆鄭眾之屬故得立學宮自胡毋生董仲舒之徒出而公羊與申公蔡千秋之學盛而殺梁起紛紛異論各承一授。啗公穀者指左氏之流喜左氏者譏兩家之駁故攻其短左之失誣公之朱亂教之失。鑿而考其實則事莫備於左氏例莫明於公羊義莫精於穀梁。

此三家之長豈可泯哉。左氏明識高文雅思未盡故復成國語。雖不主於經統為外傳所以包羅天地探測禍福發幽闡微實與經藝表裏大求聖人之道者在求聖人之心求聖人之心者在明聖人之法今合三傳而讀之微詞與義昭如日月凡所以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聖人持世之大權大法無不畢顯。迨夫編年變而經義散傳經意者家家以為商僂執史筆者人人以為遷固親晉以降無論東觀大集羣儒而著述無主條章靡立弘綱正典暗而不宜如唐蕭劉韓柳諸家所論可為浩歎矣。顧名臣大將好觀左氏傳賈逵且月讀一過而漢唐以來

文設序

卷三

山曉閣二

升 十峰草堂定本

文章鉅公往往多所師法焉。至如柳州文學國語而又著非國語六十餘章文人反攻豈可盡信耶。東京何休墨守公羊而。又若左氏膏肓穀梁廢疾諸書指釋甚詳更多新義倘後世史家有董狐南史其人者執簡以往有朱紫陽其人者網依經目依左是非既明經義自著又何俟復加鍼砭且流為誹議哉。錢礎曰曰議論純雅粹然儒者之言讀此文而經學史學皆有所折衷矣。後升立言之正如此此其書所以傳也。

聖學之有知統也。自孟氏言之。而知統一振。至於今三千年矣。有魏先生出。而知統於是乎大備。蓋孟氏之言知統也。始堯舜終孔子。既窮源而竟委矣。先生則直窮其源中之源。竟其委中之委。始伏羲繼神農繼黃帝。自堯舜以下。莫易焉。其間於文王而繼之。周公於孔子而繼之。顏曾思於孟之後。繼之以周程張朱。而以許衡薛瑄終此。皆知統之源委。而先生發之者也。要其所以發之者。豈無意也。孟氏始堯舜則言統之盛。先生始伏羲則言統之開。是孟氏窮其源。先生則窮其源之源也。孟氏於文王但言太公望散宜生。而不言周公。周公兼三王者也。不可徒以文之統言也。先生於文王則兼言周公。周公成文德者也。文之統固公之統也。是孟氏竟其委。先生則竟其委中委也。孟氏於孔子不言顏曾思。先生於孔子言顏曾思。而後及於孟孟氏以孔子之統私之。已先生則以孔子之統公之。顏曾思孟也是孟氏竟其委。先生則又竟其委中委也。至周程張朱而委自此而大至許薛而委自此而遠矣。噫嘻。先生之於知統。其源委如是。先生之功。豈在孟氏下哉。或曰。先生言伏羲神農黃帝而不所以少昊顛頭帝。皆何也。曰。繫辭有之矣。包犧氏沒。神農氏作。

文後序

卷三

魏栢鄉一

世

于峰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易不以統。予三君故。先生亦不以統。予三君也。或曰。堯生言文。而不及武。王者何也。曰。堯舜不。矣。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以文繫文。不以文繫武者。不以。予武王也。故先生亦不予之也。武曰。孔孟以後。苟揚筆足。取。董仲舒。隋王通。唐韓愈。皆有道者也。先生何不以統予之也。曰。仲舒明道而溺於災異。王通於道自有見。然學未離門戶。故不出垣牆。韓愈文足起衰。終不免文士浮華之習。則皆不可謂之。統。曰。宋迄時。周邵。李程。及張。朱。六君子。並列於也。先生。不以統。予。邵。而獨。周程。張。朱。也。曰。邵言數。周程。張。朱。則言理。專言先天之學。周程。張。朱。則兼言後天之學。邵得其偏。周程。張。朱。得其全。故有予。有不予也。或曰。陸象山。朱晦菴。亦世所。者。先生何不以統予。陸。而獨。予。朱也。曰。陸之功。尊德性。居多。朱之功。道問學。居多。陸。主乎虛。朱。主乎實。故有予。有不予也。或曰。元吳澄。志聖賢之學。按定五經。非不精且密也。先生不以統。予。吳。而獨。予。許。何也。曰。吳之見。狹。許之見。廣也。或曰。明之。吳。與。陳。憲。章。得伊洛之傳矣。先生亦不以統。予。吳。與。陳。而獨。予。薛。何也。曰。吳。於石。亭。稱。門。下。士。陳。以。薦。召。至。京。受。官。遂。去。於。出。處。之。義。未。嘗。也。薛。則。不。見。三。楊。不。附。闈。振。不。應。石。亭。請。勅。其。光。明。卓。

文後序

卷三

魏栢鄉二

世

于峰

華爲何如也。或又曰：薛瑄教人以復性爲主，王守仁之致良知亦以反求心性爲主。先生何子薛而不予王也？曰：其說與程朱稍殊。先生猶以其見道未真，流於虛浮爲病，故不以統予王而獨以統予薛。夫統不可榮以相予也。統固有其源，有其委，自伏羲而下，許薛以上，皆得謂之知統。外此者不得而與焉。先生之於知統也，不亦嚴乎？至於許薛之後，斷推吾鄉顧端文高忠憲兩公。在先生已心許之矣。其曰：侯後之君子者，謙詞也。此又先生之意也。

文獻序

卷三

魏柏鄉三

三

斗峰

語亦無不周匝圓融。此真布帛菽粟之文，亦真天經地義之文。今人不講此道久矣，栢鄉倡之於上，礎日倡之於下，暗室一燈，于載如畫，豈非斯道之幸耶？

董方南曰：栢鄉先生爲理學宗主，一見吾師此文，遂推爲正學。歎爲知己，真有針芥相投之妙。先生固虛懷，亦由吾師見道精深，故言言契合如此。鄒魯干城，詎不信然。

詩序言言自序

錢肅潤

聖門可與言詩者，二：曰子夏，一曰子貢。而子夏則以詩序傳于後世。云：昔者子夏受業于孔子，讀詩子問曰：爾亦何大于詩也？子夏對曰：詩之于事也，昭乎若日月，燦乎如星辰，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亦可發憤忘食矣。子曰：商也，始可以言詩已矣。吾恐見其表，未見其裏也。他日問詩至堂弟君子民之父母，子以達禮樂之原，致五至行三無告之迺，蹶然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于是受詩于孔子，作詩序。子夏因以客詩者聞，或曰：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或曰：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宏更加潤色。一似詩序非盡出于子夏者，或又曰：古本韓文有議詩序一篇，謂子夏不序詩，知不及一也。暴揚中菁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云三也。一似子夏爲不序詩者，君子曰：皆非也。此必子夏序之，而後之毛公衛宏羣師其說耳。其實子夏作也。至于三不序詩之議，妄矣。孔子親許子夏可與言詩，猶云：知不及乎哉？且子頑宜姜中菁之私，生子五人，二爲諸侯，昭昭在人耳目，定是春秋所不道。孔子既取之于國風，而子夏反爲之諱乎？若謂諸侯猶世不敢以云是，爲史官懼人禍天刑。

文獻序

卷三

詩序言言一

斗峰

之說也。豈齊南史晉董狐之筆乎。夫子夏親見孔子刪詩。論
最悉。故其為序也。最精。而又能善會古人作詩之意。如考樂
章。皆賢者隱處之詩。然賢者所以隱。以國君不能用也。故斥
刺莊公也。晨風三章。皆思君子之辭。然君子所以見思。以國君
之廢棄之也。故序曰。刺棄其賢臣也。又如雞鳴序。以為刺不說
德也。而篇中但言德之當說。還刺荒也。豈公好獵。國人化之而
篇中但稱其善獵。至將仲子。蔓草。褰裳。風雨。同車。籜。今諸篇。列
國名。卿賦。詩。燕。享。皆見美而不疑。朱子概以為淫奔之詩。不幾
失古人之意乎。子夏序之。或以為刺莊公。或以為刺忽。或以為
文。嚴序
卷三
詩序言言二
其
思。遇時。或以為思見正。或以為思君子。其必有道矣。且子夏生
春秋時。于叔向。趙孟。韓起。之徒。相去未遠。豈若朱子者。于千
世以下。而逆料千百世以上事乎。則其言詩也。果購得而購失
乎。顧朱子雖于詩序多微辭。而猶以其所從來遠。其間或真有
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并為一編。以
還其舊。似亦未盡非子夏言詩之意者。然則子夏之言。豈不
信乎。可據哉。余是書一本。子夏言詩之意。子夏之所也。言者。余
言之。子夏之所欲言。而未盡言者。余亦言之。子夏復趙其將詩
我言乎。書成名之曰言言。蓋言子夏之言也。若夫子真亦可與

言詩者。子貢不自言詩後之人。偽為子貢詩傳。而以申公為詩
說體類。詩序。惟篇次小異。且于詩有所闕。復有所別。出其言多
穿鑿支離。與夫影借牽合之語。則吾不敢言之已。

丁菴園曰。言詩之家。靡析穿鑿。如申培。韓嬰。毛鄭。悉屬徒守
其說不窮乎。本是詩之亡。不善說詩者。亡之也。予向于朱此
谿廣序。曾暢言之。今讀礎日。作推尊。卜氏獨見本領。蓋子夏
親炙尼山。同堂商確。是與小儒詹詹。破道害義者。相法。何啻
萬里。此真羽翼六經之文。

文。嚴序
卷三
詩序言言三
其
復有上下千古之識。以發之。乃能融會貫通。証據精確。如此

也。豈徒匡鼎說詩。令人解頰而已耶。
張弘遠曰。左傳垂隴賦。詩伯有賦。鴉之奔。奔于太叔。賦野有
蔓草。二詩皆集註所謂淫奔之詩也。然趙孟一褒一貶。絕相
逕庭。意詩中婉如清揚。亦古人以美人為君子之意。况風雨
木瓜。竝未及男女之事。何得繫目為鬪風好色乎。先生宗小
序。立觀自是。稟經鑄式。酌雅定模。之論。言多。

文淵初編卷四

錫山錢肅潤礎日評選

同邑秦松齡對巖

訂正

吳江董 周方南

方輿紀要序

熊開元

昔司馬子長好遊足徧天下宗少文好遊不出戶庭俱善遊者也宛溪景范氏負奇材具大略劉覽古今積其年力成方輿一書取材富考覈精不出戶庭周知天下視少文壁上下五等遊相去何啻倍蓰其筆勢縱橫又如子長文得斯歷探益遊則亦

與奔放靡極宛溪洵善遊哉余楚人習聞三楚之要莫如荆襄又熟履其地考行事得失嘗欲借籌三楚及今崇邑知海外一區為三吳保障再今松陵知江南水利在導三江而東江已非其故罔非身履而知今宛溪坐籌一室出入二十一史縱橫千八百國凡形勢之險阨道里之近遙山水之源委稱名之舛錯正其訛核其實芟其蔓振其綱宛溪未嘗足徧天下乃淹博若此哉古來博物推張華多聞推弘景乃弘景考沙苑不詳張華談鴻溝不備他若山海水經之書郭璞道元之註杜佑目為詭誕為迂謬蓋文承有餘而摭實不足也宛溪不徵奇不探異網

羅放失于古今成敗利鈍之際三致意焉使其展籌運策伏波聚米弘策畫圖抑何多讓乃落落寡諧人難衣食日擁是書快遊一過雖千乘之尊猶頓之富不易此或者謂地非身履不足取信如曹孟德攻張魯聽降人言以陽平城下南北遙遠不可守及至其地不如所聞意阻欲還此其驗也然而地非身履可以遙斷如宋劉敞使遠遼人導之自古北至柳河迴環千里傲日自松亭趨柳河徑且易不數日可抵中原遊人駭愧由此言之何用身履哉必俟身履而知即如劉輿密視水陸形勢然記之亦一隅智耳使讀宛溪書不煩舟車不曠日月健戶而窺可以

得天下之全形亦可以知一方之險易彼宗少文區區壁上觀何足數即子長東登泰山南探禹穴徒重置其足安得謂善遊哉若宛溪者洵善遊者也
徐健庵曰宛溪紀要一書博而能通簡而能括總由讀書多識見廣故談天下情形若聚米若畫圖詳晰無遺耳今讀嘉魚文益信
錢礎日曰顧子不出戶庭周知天下其遊當在宗少文司馬子長上先生以為善遊遊誠善矣世之言遊者慎勿以臥遊一圖作枕秘而足跡偶過一二處遂謂曾探禹穴之藏也

四川總志序

蔡毓榮

皇上御宇十有一載武功既成文德斯洽爰命閣臣請慶備一
統志詔下督撫諸臣脩各省通志以進而蜀志適以是時告成
故達於御也於諸省最先臣惟蜀自蘇秦伐山通道雖立郡置
守迹類羈縻迨李冰守蜀鑿江壅野引水灌田而蜀始號陸海
漢文景間文黨治郡乃立文學選其俊又詣博士受經選以教
授而蜀始比于齊魯此蜀地富教之所由興也哀平之際蜀士
如林束帛望書交馳梁益漢徵八士蜀有四焉所謂盛矣沿及
三國諸葛亮以王佐之才立綱陳紀開誠布公故地則偏隅各

文設序 卷四 四川總志一 王 十卷本 全定本

為正統唐自明皇幸蜀置尹比于二京自是而後蜀之百工技
巧甲于天下世有揚一益二之稱迄于五季僭竊相仍華靡不
改未有吳曦之亂明有楊奢之擾螳臂怒蛙非時剪滅若乃茶
毒凶殘民無雉類鋒刃所向天地淪胥未有如明季寇禍之酷
者也洪惟我 世祖章皇帝剪除巨寇混一寰區十有六載而
登叢始闢維時西山一隅毗連豈聚猶為秦楚蜀遺逃藪我
皇上天威赫怒命將徂征哀劑之旅采入其阻蜀以勁兵擊其
右擒渠掃穴克奏蕩平上功幕府蜀居首焉于是大告武成興
民休息省刑薄賦遐邇一體念蜀民之重困屢飭所司勞來安

集 鑿此子遺車路藍縷雖土宇承其版章而風氣無殊草昧生
聚之計已踰十年富教之事責在臣等緬惟開元始暨劔南節
度其後遂為大臣迴翔之地韋臯治蜀二十年功名彪炳願欲
兼兩川節鉞而不可得臣以樗材謬膺重寄忝忝焉負乘是恩
客春奉命入蜀過三峽渡瞿塘自夔門抵巴渝舍舟而騎達於
成都既而由漢嘉戎瀘下渝州以歸楚殆已暨乎蜀之三方矣
所至進其遺民而拊循之進其長吏而戒勵之時僅半載每懷
靡及富民之術前愧於李冰教士之方後慚於文黨臣身在楚
臣心無日不在蜀也臣竊謂今日之蜀與昔諸葛亮初說

昭烈據有荆益及入蜀之後吳襲江陵而蜀不能援雖有上庸
之師無救麥城之敗則以楚蜀之勢分也方今四海一家萬里
衽席而况岷峨江漢勢若率然是以西山數載之遺寇分道仰
攻而未下合楚蜀之力一舉而克之則一統之異于偏方也撫
斯編也鑑往事而循厥職思所以紓九重西顧之憂襄太平右
文之盛者惟以澹泊寧靜為治蜀之本以維州失策為籌邊之
戒而以聯絡楚蜀為安內攘外之長策勗臣之所不敢即安而
不敢不勉者也蜀志脩於明楊慎諸人後凡再脩兵燹之後僅
有存者類多闕文前撫臣德地脩飾之今撫臣森潤色之而簞

文設序 卷四 四川總志二 六 十卷本 全定本

昭烈據有荆益及入蜀之後吳襲江陵而蜀不能援雖有上庸
之師無救麥城之敗則以楚蜀之勢分也方今四海一家萬里
衽席而况岷峨江漢勢若率然是以西山數載之遺寇分道仰
攻而未下合楚蜀之力一舉而克之則一統之異于偏方也撫
斯編也鑑往事而循厥職思所以紓九重西顧之憂襄太平右
文之盛者惟以澹泊寧靜為治蜀之本以維州失策為籌邊之
戒而以聯絡楚蜀為安內攘外之長策勗臣之所不敢即安而
不敢不勉者也蜀志脩於明楊慎諸人後凡再脩兵燹之後僅
有存者類多闕文前撫臣德地脩飾之今撫臣森潤色之而簞

臬諸臣皆有討論之暇。區不敏。藉手以對揚休命。實厚幸矣。敢
屬言簡端以識歲月云。

錢礎曰。日讀此序。備見先生治蜀大作用。李冰富民文黨教
士。實兼有之。而殫力盡瘁。百計經營。則惟忠武侯近之矣。篇
中俯仰。今昔備方。一統較量。分明畫地為圖。聚米成山。何足
形其博算耶。

卷四 四川總志三 十學堂

定興縣志序

丁思孔

洛陽張君宰定興之明年。早夜恪勤。善于其職。慨然慮文獻之
久湮。以修明為己任。鳴琴之暇。爰取邑志而纂輯之。閱數月而
書成。乞余為之序。余讀竟。嘆曰。美哉典而核直。而有體明辨。而
多風邑。其藉是書以傳乎。嘗攷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
四方之志。歲行人採風。以觀治辨。諸俗而閭胥族師黨正。卿大
夫各有所書。以登于王。咸隸于史。云迨及東漢。南陽撰記風俗
郡縣。始自各為志。夫述往示來。俾邑無遺善。人有觀型。此良有
司職也。定興咫尺皇畿。聲名文物。斌斌有鄒魯風。而縣自金

元建置以來。迄無成書。設長吏撫循。茲士而委掌。故于草莽則

民行何自而與。觀風問俗者。將于何而考稽焉。是定邑之不可
一日無志也。明矣。然郡志皆有志。而唯定獨無。則蒐羅釐訂。事
繁而功倍。此修明之實難。其人也。蓋誌必綜古今。該名實。訂疑
驗識。可以觀學。褒貶必真。臧否以之。義例燦焉。可以觀政。趨避
信遠。繼懲昭勸。有類于史。可以觀世。苟非湛深乎經術。恢擴乎
才猷者。未易勝任。而愉快也。乃余攷定邑一志。稿凡幾易。而人
輒數更。或修矣。而業仍未竟。或竟矣。而書不果梓。豈非難其人
尤難其會歟。今張君之為是舉也。無因循無草率。與定之士大

夫網羅舊聞。搜求遺逸。以奮為筆削。使事無遺。古文絕繁。稱而一邑之中。上下數百年。人物事蹟。與際得失之故。展卷瞭如。指掌。則是書也。所以補從前之缺典。而備今日一統之採輯者。于是乎在。寧僅一邑。藉是以傳也哉。

錢礎曰。曰江淹謂修史之難。無出于志。鄭樵亦云。志者憲章所在。必老于典。故然後能為先生所為。湛深經術。慨擴才猷。者其在。是乎定興。係京畿近地。昔無志。今有志。且得先生為之序。洵堪潤色。鴻業為邦國光矣。

登封縣志序

耿介

古者列爵分土。諸國皆有志。考之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志者史之流也。迨封建廢而郡邑興。今之邑。即古諸侯之國。今之邑志。即古國之史也。登志。擗自明季。葛曆間。燕公徵章。屢經兵火。散失無存。國朝定鼎。三韓張公祥如。購求遺文。僅得半藁。纂續成書。復閱三十年所矣。今長洲牖如。張公來蒞茲邑。會當閭閻困敝之餘。兼以飢饉沓臻。詢問疾苦。洗滌煩苛。茹藥飲水。以拊摩噢咻之。未幾政成。民和。每自公餘。暇手不停披。凡書史所稱。德禮之化。循良之規。可施之今日者。靡不坐言起行。一日觀

然曰。政令條教。補偏救敝。一時事也。邑乘之設。以述往鏡來。備觀感而寓勸戒。非一時事也。修輯之役。庸可緩諸。於是謀之邑薦紳大夫。而與焦文學錫三。取舊志刪繁截蕪。旁搜博采。遠稽近收。勒成一家之言。為綱凡十。為目五十。有九體。裁謹嚴。經緯綿密。事增於前。文省於舊。辨而不詳。詳而有要。余取而讀之。而竊窺我公之用意。蓋深且遠也。於山川風土人物之中。獨詳職官。自唐宋以來。治行表表者。不啻著蔡奉之。即至一節之善。亦不憚特書細書。其故何哉。豈不以長吏奉天子命。分符百里。此百里之內。人才盛衰。風俗淳澆。土田荒闕。賦稅輕重。物產息

耗○皆○係○於○政○治○之○得○失○歟○夫○政○治○何○以○得○前○人○之○可○觀○法○者○是○
 也○政○治○何○以○失○前○人○之○可○鑒○戒○者○是○也○雖○然○得○失○在○心○不○在○事○
 也○公○之○心○一○念○慈○祥○直○通○貫○于○胞○民○與○物○故○能○治○邑○如○家○視○百○
 姓○如○子○殷○殷○懇○懇○惟○教○養○二○字○于○民○間○水○旱○災○疫○疾○疢○痲○癘○
 獨○鰥○寡○之○情○以○及○明○桑○樹○畜○黨○塾○絃○誦○孝○友○嫻○睦○之○事○推○而○至○
 徹○桑○綱○戶○烹○葵○食○鬱○采○荼○薪○樗○之○微○無○不○迴○環○於○精○神○念○慮○而○
 夙○興○夜○寐○務○扶○植○安○全○而○後○已○其○大○者○尤○在○修○理○學○官○興○復○書○
 院○日○借○多○士○講○求○身○心○性○命○之○旨○使○洛○學○淵○源○賴○以○不○墜○今○以○
 其○行○事○質○之○誌○書○所○紀○載○凡○前○人○所○為○得○公○皆○兼○而○有○之○公○之○
 又○深○序○卷○四○登○封○二○十○峯○堂○定○本○

交○城○縣○誌○序○周○弘○
 國○家○以○實○學○軌○天○下○士○章○掖○而○簪○組○者○莫○不○翕○然○向○風○文○章○之○
 士○出○經○濟○之○才○亦○出○坐○而○言○起○而○能○行○斷○不○爽○也○康○熙○已○酉○秋○
 余○奉○命○典○山○西○試○欲○持○此○論○列○晉○才○而○新○安○趙○君○天○羽○時○令○
 交○以○分○校○同○闈○事○方○就○席○即○執○卷○前○日○文○章○之○與○經○濟○猶○與○之○
 有○衡○輻○去○衡○罔○以○肅○觀○瞻○去○輻○罔○以○資○運○用○若○畧○經○濟○而○惟○文○
 章○是○崇○剝○剝○割○裂○狹○陋○庸○虛○於○家○國○天○下○亦○烏○乎○賴○之○今○誠○觀○
 其○立○言○之○先○具○有○精○意○推○陳○吐○秀○氣○骨○琤○然○雖○為○文○章○實○經○濟○
 券○予○聞○其○言○擊○節○稱○善○及○撤○棘○後○知○所○拔○士○果○多○夙○抱○益○信○文○
 又○殺○序○卷○四○交○城○一○十○峯○堂○定○本○
 章○有○神○哉○天○羽○分○校○春○秋○記○二○百○四○十○餘○年○七○十○二○國○之○
 事○而○晉○自○踐○土○會○盟○以○後○富○強○甲○中○國○臣○王○定○霸○之○佐○實○生○其○
 間○其○山○川○之○靈○淑○人○物○之○魁○奇○傳○諸○記○載○可○考○而○盛○衰○治○亂○興○
 廢○之○故○歷○千○百○年○隨○時○改○易○天○羽○分○校○一○經○能○得○士○于○摸○索○之○
 中○豈○分○治○一○方○不○能○攬○秀○于○輿○圖○之○內○且○交○固○晉○地○也○太○原○巖○
 邑○接○襄○都○會○地○瘠○而○人○驚○夙○稱○難○治○今○皆○熙○熙○于○桑○麻○絃○誦○中○
 非○天○羽○功○不○致○是○而○天○羽○且○以○放○衙○之○暇○高○吟○酬○倡○于○王○山○卦○
 岳○間○其○于○經○濟○中○更○以○文○章○見○若○此○及○予○既○還○京○師○天○羽○以○書○
 來○曰○交○故○有○邑○誌○多○缺○畧○吾○校○而○新○之○首○之○以○星○躔○雲○物○迄○于○

地○雷○人○傑○物○產○一○風○卷○酌○詳○訂○積○二○年○始○成○今○方○在○削○刪○謹○先○
述○其○畧○求○先○生○一○言○爲○之○弁○命○應○之○曰○以○君○之○文○章○見○之○于○經○
濟○用○君○之○經○濟○傳○之○以○文○章○豈○一○交○足○以○竟○其○治○豈○一○誌○足○以○
竟○其○治○交○者○而○始○于○交○焉○試○之○于○交○之○誌○焉○見○之○必○能○兼○丘○明○
公○穀○之○長○而○得○春○秋○之○大○意○矣○他○日○鴻○文○鉅○業○彪○炳○天○下○者○應○
卽○自○此○誌○交○始○夫○交○誌○余○未○見○其○全○帙○也○而○卽○信○文○章○經○濟○合○
而○有○用○如○是○者○以○天○羽○之○所○持○以○校○士○者○知○之○也○且○因○以○信○余○
與○天○羽○所○得○士○亦○當○不○負○斯○言○也○遂○書○以○爲○序○

錢礎曰○曰○文章經濟本非二事此篇從經濟說到文章復從
文章序 卷四 交城二 十峰草堂定本

文章說合經濟天羽固全才非緘齋相信之深安得言之真
切如此于此見文章有神交更有道也

顧伊人虎丘山志序

天下之勝區蟠踞詭譎所稱穹谷嶽岩仙靈窟窟者不可勝記
特以僻壤荒微馬跡弗至伏於灌莽之中爲蛇蟻之所枕處雖
有殊特岷絕之質而不能以供耳目之玩柳州嘗作鉅姆潭記
謂茲丘之勝致之靈鎬郭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而不可得豈非
山川之遇因其地以爲顯晦與吳郡虎丘不踰岡陵而名與嶽
濱等至於崇臺延閣浮屠金界菁林翠蔓參互蒙絡而油壁青
聰樓船蕭板難還懸轆於篁陰水淇之際不可謂非山川之幸
焉予佐郡毘陵往返吳門停橈恣遊胸襟軒豁連歲視家長洲
簿牒旁午如炎烈鬱蒸每望蓮池鶴淵輒作赤脚層水之想顧
子伊人以虎丘志屬予序予從鞅掌中寓目緜闕似聽生公說
法不覺花雨之繽紛也雖狀伊人名家之子窮採典籍其所考
訂非第以敷華藻供遊覽述樂天整渠而南行北上便於通川
紀元之建祠而雜文直道嚴於畏壘豈非吏治之津梁循良之
型董耶予不敏當盥沐而莊誦之矣

錢礎曰○曰○山志始於王仲光繼之文基聖周安期至伊人而
艾繁訂訛摭遺佚參以已見其備美實過于前人故宜有
積薪之歎也得天友先生序而此志愈不朽矣

文章序 卷四 顧伊人一 十四 十峰草堂定本

中牟縣志序

嘗論萬物師天地。天地師自然。古今治亂成敗。極則必變。變則必復。倘亦一自然之理也。予蒞牟二日。大中丞賈公。檄修邑志。牟志燬於兵燹三十年矣。毀盡而後成。可期亂極而今治。可致其將變而之復之候乎。孔子言夏殷之禮。徵文考獻。古帝王有天下。未有不相師者。循厥事跡。究厥精微。徵其足不徵其不足。此所以志也。出胸中臆說。無知妄作。孔子無取焉。考牟志一脩於明正德九年。再脩於陳幼學先輩。為萬曆二十三年。三脩於天啓四年。今薦紳家無藏本。交老不能言遺事。按圖索駿。即不得。驥得常焉。焉圖具在。馬乃知常也。如無焉。何哉。予滋懼矣。於是走一介秦晉之區。而又東走鄒魯。齎金幣南適吳越。北適燕求前賢承是牟者。或有是書。不啻若揭。鼓求亡子。然夫終夜有尋幽室中。微燭易見。譬無相俛。俛乎不知所之。予滋懼矣。同里徐子延壽。子自京師挈與偕來。謂予曰。昔之水火。今之水火也。披駝銅於棘中。小子任探。驪珠於頷下。子大夫任時在孟夏。烈日炎威。徐子則筆。子則削。徐子討論之。子脩飾之。六閱月始成。今夫易有之。賁者飾也。致飾至草。盡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積

文選序 卷四 中牟縣志一 五 堂定本

陰之下。天地生物之心。幾於滅息。而至此乃復可見。益消長相因之理。然也。陽剛君子之道。長此其時矣。大中丞公撫豫訪古。賢者之所以治豫者。治今之豫。諸與利剔弊。如何因革損益。務必講求盡善。而非郡縣志末由然。此何弄自然也。哉。且夫所謂自然者。天心人事。物理合焉者也。人不能與天違。物不能與人違。天不能與人物違。况牟有天地日月之祥。有山川封域之險。有人物官師之序。有禮樂誅賞。有忠孝文章。而能與牟違哉。司馬遷作史記。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不得金匱石室之藏。不能成書。說者學牙。職世罕有。兼者。故史才少。周禮亦史。掌邦國。志縣志所謂史也。是志成治亂成敗。剝復之理。亦祇還其自然已矣。自然天地且師之。况於人乎。予無兼才。而謂牟之志。自予作誰欺哉。惟是無疆之大曆。歸之朝廷。不朽之盛名。歸之大中丞公。藉手得不辱命。是則予區區之誠耳。若夫不忘徐子采輯功序列其名。斯又予不没人善云。

錢礎曰。日中牟為三國股肱。邯鄲肩髀。得先生大文傳之。覺昔年疆土煥然一新。匪直邑乘生光已也。奇思緯以精理。可作莊子內篇讀。

文選序 卷四 中牟縣志二 五 堂定本

丁丑之冬，鏞謁典銓，得清邑。心念知之弗明處之曷當，卽晉謁
 機部楊先生，求邑志讀之。先生曰：無之。此吾清三百年缺典也。
 蓋補其缺，鏞謹受教。既蒞清，方值多事，餉檄如火，郵如水，災履
 相繼，民色如土，竭蹶支吾，日不暇給。何暇問筆墨事。然長安數
 語未嘗不耿耿在胸。於是五年以來，或晤對先哲，則訪其舊，或
 驅車田間，則謀諸野。或道逢碑碣，則摩其字，或惠投編帙，則放
 其文。積之既久，寔以融貫辛巳之秋，遂奮然舉事。凡踰年而始
 竣。既覆閱之，其中仔殘守缺，未能更僕，卒爲未成之書。嗟乎，豈
 不難哉！大抵遺文既散，藏書未出，舊聞放失，蒐葺不至。此考掾
 之難也。邑中先達雖多，同志然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未能共事
 一堂，商確訂詰，此諮詢之難也。山巔水涯，足跡未至，戶闕井觀
 語焉不詳，此親歷之難也。名法擾外，思慮亂中，抽隙片晷之間
 思寢食之際，此涉筆之難也。然且爲其難而不辭者，何也？功
 在是乎？曰：否。黜陟繫是乎？曰：否。然則其爲迂遠而非所急也
 矣。夫以淺陋之識，疎鄙之才，處至難之勢，舉不急之務，然且
 爲之而不辭者，何也？凡以有苦心焉，有微情焉，清雖彈丸，實江
 省要會，其間山川之源流，田賦之本末，兵農之利弊，人物之盛

卷四

清江縣志一

十卷草堂定本

文啟序

卷四

清江縣志二

十卷草堂定本

表自洪永迄今，荒落過半，及今不爲曰：我未暇而秀之，後人
 此更數十百年，其爲湮沒何可勝道。今雖缺略，統緒未能成書
 倘惠邀邑之先生長者，爰取而更定之，以貽後之君子，俾有所
 折衷焉。庶猶存什一千百也。是則鏞之苦心也。抑聚散離合
 凡人之情，鏞視清猶家也。視清人猶父子兄弟也。一旦罷去，念
 我清人，思之不置，何以自慰。庶幾手此一編，相對如履其地，如
 見其人，不猶愈于托之夢想乎？是則鏞之微情也。夫心所默念
 與情所自致，則雖以其事之甚難，與非所急也，而遂罷棄不爲
 則固有所不可也。若曰：以文事飾吏治，而僭竊自附于述作之
 事，則鏞豈敢

錢礎曰：清江無志，自先生蒞斯邑，而有志志以人傳也。人
 生三不朽，立言居一。先生之德與功，其見于清江者，旣彰彰
 矣，而立言又如是，此所以死而不朽也。

黃山志序

徐元文

名山川志有紀始見於周禮。余按職方氏。衡華霍岱秦漢刻。鎮山獨豫州。不載嵩山。而以雍州之華山。頂之顛。不得其解。此嘆後世志載之難據。而奇勝之湮沒於下州。僻壤者多矣。山雖相傳為軒轅學道處。然靈跡詭秘。遊履罕到。至唐永貞中。滿禪師始結茅靈湯泉。其山之有志。則始於行明惠然師。歷宋元符。紹興。明天順間。皆經修輯。而事實壘滿。錢板復泯。今以水禪師卓錫。是山之殊砂。始發。願重葺之。綜其形勝。事蹟。類為。求。卷。自。甲。辰。至。丙。午。甫。五。年。而。告。成。潤。序。于。子。子。惟。黃。山。縣。縣。交。渡。序。未。能。究。其。詳。黃。山。志。一。五。定。本。遠。自。梅。嶺。送。迤。至。發。之。蓮。華。山。綿。延。縣。邑。至。張。家。山。而。北。起。伏。二。百。里。始。結。為。是。山。其。見。于。圖。經。者。三。十。六。峰。中。包。小。峯。橫。以。百。數。蓋。其。高。僅。一。千。一。百。七。十。丈。而。為。東。南。諸。山。之。冠。者。以。宜。欽。地。勢。積。高。其。平。地。隱。起。已。與。天。台。天。目。兩。山。相。埒。則。黃。山。直。踞。其。上。而。其。支。龍。所。分。北。倚。九。華。西。拓。彭。蠡。南。接。廣。信。左。挾。湘。河。右。起。桐。汭。以。盡。海。嶺。莫。不。條。分。脈。會。朝。拱。羅。列。而。為。太。征。和。南。之。一。巨。鎮。宜。也。然。其。載。籍。零。落。考。證。無。自。參。知。歷。劫。以。後。承。將。復。荒。棄。如。唐。以。前。時。謂。開。山。倡。發。諸。禪。祖。也。若。心。亦。有。不。盡。民。滅。者。公。之。汲。汲。為。此。其。所。慮。遠。矣。余。歷。觀。傳。燈。所。錄。西。竺。諸。

佛多從神仙皈依大乘。是山本以軒轅得名。其煉丹上升之地。有不可得而踪跡者矣。今八公嗣斷山禪師法暢。演宗風于此。地山之變。而為曹溪南嶽也。是容成浮丘諸列仙之所不得而爭者也。異時子或得休假歸里門。杖策來遊。與師披圖以徧尋。天都石門之奇。而浴于湯泉。空濛以望雲氣也。又為三十六峯之間。增一勝事矣。

錢礎日曰。人知黃山為神仙窟宅。而不知佛法總持全聚乎此。得此文拈出。直放太光明矣。蓋作志者。始于宗門。重葺者。亦惟宗門。其文不得不歸美宗風。是亦體也。

交渡序

黃山志一

五

交渡序

卷四

黃山志二

十

定本

星野志序

何 琛

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皆有分星觀氛祥凶
 詔救政訪序事而何氏註曰詔救政則人君知修省訪序事則
 人臣懷警戒夫星麗乎天而求其應於地周初蓋已尚矣乃朱
 子固云分野之說始見於春秋何也顧以時至春秋天人漸遠
 於是測驗繁興代有專家余為詳考羣書立說多未有定爾雅
 星紀斗牽牛為吳分野前漢史天文志曰吳為斗分野費直分
 星次斗十度至女五度為吳越分蔡邕分星次吳越分野又為
 斗六度至女二度皇甫謐星紀自斗一度至女七度是吳越分
 而陳卓范蠡毘谷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其分次又皆曰
 揚州丹陽入斗十六度晉史天文志則自斗十二度至須女七
 度為吳越分野而隋史地理志獨與之符合余竊怪謚晉人也
 而卓又為晉太史令專其職其說各皆與晉史不同至宋史天
 文志吳越當斗女之分明清類分野書斗三度至女一度為吳
 越分乃元史則云斗四度三十六分六十四秒外人吳越分星
 紀之次所言似不可謂之不悉惟唐地理志獨曰潤為星紀之
 分蓋合週天計之一郡不能當一度辨之在微渺間胡為紛紛
 差別若是班氏曰諸郡有專星躡界在吳其星分為何

文 彙 序

卷 四

星 野 志 一

十 年 考 訂 本

文 彙 序

卷 四

星 野 志 二

十 年 考 訂 本

度大為何當必有能辨之者特為備載諸說以俟占天之學
 賀天山曰余頗好言天官家諸說獨于九州分野之辨不能
 無疑此序詳考前史極是綱密結云備載諸說以俟占天之
 學最得立言之體
 宗子發曰讀此文五代史司天考序不得備美
 錢礎曰曰考據星占博而能辨此序出而占天之學有歸矣
 其曰俟占天之學者謙也

曆法通考自序

梅文鼎

梅子輯曆法通考既成而歎心之神明無有窮盡雖以天之高
 星辰之遠有遲之數千百年始見端倪而人輒知之輒有新法
 以迫其變故世逾降曆逾以密而要其大法則定于唐虞之時
 今夫曆所步有四日恒星日日日月日五星治曆之具有三日
 筭數日圖象日測驗之器由是三者以得前四者躔離朧盈
 縮交傾遲留伏逆掩犯之度古今作曆者七十餘家踈密代殊
 制作各異其法具在可考而知然大約三者盡之矣堯命羲和
 曆象日月星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曆者筭數也象者圖
 文文設序卷四 曆法一 廿 十萃章
 也也渾象也也璇璣玉衡測驗之器也故曰定于唐虞之世也然曆
 之最難知者有二其一里差其一歲差是二差者有微有著非
 積差而著雖聖人不能知而非其距之甚遠則差甚微非目力
 所至不能入筭故古未有知歲差者自晉虞喜宋何承天祖冲
 之隋劉焯唐一行始覺之或以百年差一度或以五十年或以
 七十五年或以八十三年未有定說元郭守敬定為六十六年
 八月回回泰西差法畧似而守敬又有上考下求增減歲餘天
 週之法則古之差遲而今之差速是謂歲差之差可謂精到若
 夫日月星辰之行度不變而人所居有東西南北正視側視之

殊則所見各異謂之里差亦曰視差自漢及晉未有知之者北
 齊張子信始測交道有表裏此方不見食者在月外必反見
 食宣明曆本之為氣刻時三差而大衍曆有九服測食定曆濕
 法元人四海測驗二十七所而近世歐羅巴航海數萬里以身
 所經山海之程測北極為南北差測月食為東西差里差之說
 至是而確是蓋合數千年之積測以定歲差合數萬里之實驗
 以定里差距數逾遠差積逾多而曉然易辨且其為法既推之
 數千年數萬里而準則施之近用可以無惑曆至今日屢變益
 精以此然余亦謂定于唐虞之時何也不能預知者差之數萬
文設序卷四 曆法二 廿 廿章章
 世不易者求差之法古之聖人以日之所在不可以目視而尋
 窺也故為之中星以紀之鳥火虛昴此萬世求歲差之根數也
 又以日之出入發歛不可以一方之所見為定也故為之朔夷
 昧谷南交朔方之宅以分候之此萬世求里差之定法也嗚呼
 至矣學者知合數千年數萬里之心思耳目以治曆而後能精
 密又如合數千年數萬里之心思耳目以為之精密者適以成
 古聖人未竟之緒則當思義和以後凡有能出一新智立一處
 法而垂之至今者皆有其所以立法之故及其久而必變也又
 皆有所以變之說于是焉反覆推論必使理解冰釋無纖毫疑

于吾之心則吾之心即古聖人之心亦即天之心而古今中外之見可以不設而要于至是夫如是則古人之精意可使常行不致湮沒于前已守殘之士而過此以往或有差變之微出于今法之外亦可本其常然以深求其變而徐為之修改以垂于無弊是則吾輯曆法通考之意也曆沿革本紀一卷年表一卷別傳二卷曆志二十卷法沿革表十卷法原五卷法器五卷圖五卷是為曆法通考五十八卷其算數之學別有書回中西算學通謹序

張秋紹曰以竟命義和舜察璣衡為立萬世求差之法引經

文獻序

卷四

曆法三

堂定本

治曆確當不易然尚書包括一部天官若置閏日食協時月正日五辰三正五紀庶徵及生明死魄望朏之類靡不是載定九亦一言以蔽矣此等文此等書乃堪與經傳同功錢礎日日談天論數最易繳繞不了定九縱筆而出若數家珍二十八宿羅心胸安得不盡掃氛霧

中西算學通序

蔡 璽

吾友宣城梅定九以經義開江以南而獨好曆象算數之學孜孜焉以為寢食每出游行笈中必有人不經見之書與手製測驗器顧猶搜訪不倦殘編隻字不惜重購或手抄以去蓋二十年如一日也其專篤如此余嘗以古聖人言道必本于天言理必徵于數合數言理必為虛理故數雖六藝之一乃制禮作樂所必需射御與書無一不有數數之為學聖賢窮理格物之實際儒者所當知曾有志學焉而輟苦其難定九告余曰不專其事不起其扁則讀易書難否則讀難書易與雖在人而已且夫為學而不辭其繁且難乃所以為易簡也于是稍出其所著算學書而相指授晝漏未數刻已了乘除大意進而開平方立方帶縱諸法卒業數日瞭如指掌乃信定九之言不我欺也今之好古力學者不乏也語及算數則頭涿涿欲臥未嘗不有志學焉而深畏其難如余者眾矣然則定九之書其可以不讀矣乎因取而授諸梓以廣其傳其綱二曰古法曰西法其目九曰籌算曰筆算曰度算曰比例算曰幾何摘要曰三角法曰方程論曰勾股測量曰九數存古總曰中西算學通定九之言曰讀吾之書者一日有一日之獲數年有數年之獲甚或一日之獲

文獻序

卷四

中西一

堂定本

可以勝數年又曰學者思不專專矣思不恒始學思其無得也
既學又思其自以為得夫入日遊于理數之中而夢寐然無所
知甚不可也乃少有知而堅其自是其榮尤甚亦不始思也
以知定九矣定九又嘗病世之言曆者或膠執古法駭西漢為
異說而尊西教者又自私其術鄙古本為不足學故自漢太初
以來七十餘家曆皆為論別其立法之大旨與其久而必改亦
不久決不能改之故及古今雖代改憲而實為隨事增華有必
不能改者在為曆學通夜中書以補馬賈與文獻通考之缺以
詳那觀察古今律曆考之所未備其說曰世愈降而愈精者惟
文獻序 卷四 中西二 全定本

泰山封禪之事其說始於齊桓公以為王者受命之符管仲欲
止之而不能也則後之為瑞應之說其後秦始皇細博士諸生
之議除車登道勒石告成泰山之有文字自始皇始也太史公
距始皇七十餘載載籍莫考但曰禮采太祝祀雍封藏皆秘世
不得知則前此之紀載可知已漢武惑于神仙遂以封禪為不
死之名旁求經典博采古文怪誕而趨于鬼則又秦皇所不取
也太史公親從壽宮侍祀神語至于玉牒所書則曰書秘天子
獨與侍中奉車于侯上封其事皆禁可見當時所尚者在祀
文獻序 卷四 泰山余一 聖澤

曆而自羲和以來數千年共治一事者亦惟曆即此見先聖後
聖一揆此心此理之不以東海西海而異夫何故天不變道不
變也蓋古今言曆未有詳確于此書者寧都魏叔子為之序將
續以告世而卷帙多今未能也然天下之大固多溪思好學
其人其無有為之表章者乎因序算學并及于此

或以登封至焉或以祭告至焉或以官輟至焉或以遊覽至焉
莫不皆有祝釐之章碑篆之刻流覽咏歌之篇探幽訪蹟之記
瑞藻靈符苞華孕采蓋一登泰山而天下之文章盡于此也前
此有岱志有岱史犁然備矣然煩者病瑣簡者病闕前者積薪

後者委草不有巨手編輯何以使頌簡中倫後先得所哉金陵

林果菴使君出守岱州既主斯山之祀常陪防方之禮覽秦封

漢祠之遺跡考斷碑埋簡之舊文竊懼文獻之不謹典冊之日

淪也逃藉廣訪補失搜亡文以類編人以代系州居部列有倫

有則遂使名山靈文照耀寰宇介丘秘藏畢發丹青豈非斯文

之樂事山嶽之奧觀乎剗刷裝潢挾以宦閣子得受而卒業焉

首秦碑次漢碑想見始武之雄心既磨崖既陰宇想見唐宋之

激烈誦丘陵之歌吾夫子之馨咳猶存讀兩先生祠記鄒魯之

餘風如接至若曹陸之高吟李杜之遺跡高文巨篇依依乎

文歲序 卷四 泰山徐二 堂定本

胸決皆也雖然前人之遊者多以詩縷而記之自成化李裕始

厥後連章屬牘不一而足泰山遊專為覽奇探勝者之所矣不

但巡狩跡荒封禪職廢已也孟子曰登泰山而小天下于謂讀

斯集而天下之文章盡于此也

錢礎日曰竟是一篇封禪文總叙子長無此簡雅長卿遜其

流麗真足為輯瑞集增長氣色煌煌乎大篇也

泰山輯瑞集序

果菴使君至自泰山余既相見問別後無恙再問諸石無恙否

使君曰唯唯余家故有唐宋磨崖帖亟欲索許公書成勝蹟問

頌石使君曰為前一守削去鐫他字次及磨崖碑以人言不果

嗟乎燕許為有唐一代兩大手筆千載而下得其片字當寶愛

之不遑乃有如泰安前守者余誠不知天壤間有此人使君以

前守諱其事故集中不載余謂世不乏若人連此以告後之守

此土者庶使君表章之功並貞珉不朽矣雖然從來劬不切于

乃兵水火則劫于人事理之常無足怪者當許公立石時豈知

茲碑至千載而始壞至如唐宋二帝磨崖為碑欲與天壤共敵

乃一厄千僉父幾滅復存不識此後或伯十年或千餘年或數

千年而後壞未可知也何若七十二君不立壇石不勞師旅自

有可以千古者是可為漢唐諸君子進一轉語非為磨石之役

夫解嘲也弁以為序

錢礎日曰嘆前守之俗正以形今守之賢末段說碑石成壞

處真是達人之論彼杜元凱刻碑一立峴山一沉水中但知

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者惜未得先生文令蚤見

之

泰山輯瑞集自序

林杭學

尚書紀嶽各以方名而獨稱泰山為岱宗明乎萬物由此交代
 而群嶽于焉朝宗以首尊之也自虞帝東巡望秩觀后輯瑞五
 載一舉而有周十二歲一朝諸侯焉明堂巡狩之典三代同之
 後世秦漢雄主誇功好譎曲儒方士競相粉飾以為神異而封
 禪始興且遠徵於無懷處羲之前以為七十二代莫不升中受
 命告成功于此後世之君不得刻石紀號輒有盛德未至之慚
 而其臣下亦以不獲陪封從祀為沒世遺恨則甚矣三代之後
 未有不以封泰山為瑞應之極者矣顧吾謂不在此九州內外
 名山不可區計其穹窿蟠巨之形勢與巒岒窈窕之勝觀或有
 甲出于泰山之上若夫功侔天地秩視王公出震配乾函育品
 類膚寸之澤不崇朝而雨天下瑞莫大乎是然於穆者天而非
 景星卿雲無以昭其祥厚載者地而非神芝朱草無以表其秀
 則靈異者泰山而非金泥玉檢亦無以彰其盛至今日而欲輯
 泰山之瑞非發藏牒之錄而採磨崖之銘於何徵之但封禪之
 事屢世不一遇上古帝王堙瘞之文既祕而不錄其勒諸碑珉
 者又往往侈張功德而于山靈奇形勝之異槩多未及而得之
 歷代星紀遊屐所至各人才吐記載端什能使山靈與畢呈

文選序

卷四

泰山林一

十卷定本

秀餘備狀乃知巡狩之禮溼封禪之儀逸而泰山巍然冠絕於
 寰寓者未始非記載篇什之所表章此有志蒐輯者摩挲檢拾
 得一字于斷簡殘碣中輒以為景星卿雲神芝朱草之瑞不是
 過也余以丙午仲秋奉命守岱治及二暮百廢修舉乃覽介丘
 之勝訪仙閣之遺登天門憑日觀求古帝王封禪之文於闕元
 祥符以前者不可復覩而各人才士之記載篇什亦多泯佚無
 存其存者又剝蝕委翳于風雨荆榛而莫可問使後之人無由
 彷彿玉帛會同與夫千乘萬騎之盛而非攀躋親歷亦無出想
 其襟河帶海近盤三州遠俯入極接帝座而小天下之繫不幾
 令泰山之瑞溼沒無聞等大景星卿雲神芝朱草之不可常見
 未始非守土者之責也爰于退食之暇殫志校讐窮神搜採取
 借史州志二書汰其蕪濫補其闕畧得詩文各二卷名為輯瑞
 集讀是集者自周秦迄今巡狩封禪制度之盛各人才士題咏
 之奇莫不目披神遇如親歷而躬逢焉若夫配兩儀冠群嶽拱
 扈京畿濯輪漚迹神功利濟之大皆備見于篇簡中而其他巖
 壑瑰麗之觀烟雲變幻之態織羅紋列蓋有是集而恍惚石函
 玉牒阿閣神房倏呈畢現使天下咸知泰山之靈異而不僅如
 景星卿雲神芝朱草之間世一出其為瑞也孰大于是昔司馬

文選序

卷四

泰山林二

十卷定本

長卿為漢一代詞人馳檄西南宣諭邛樊君長立勳絕域可謂盛矣猶恨不得登泰山躡梁父而托諸身後之須乃余請纓漢南外慕介子之功播文翁之化今得從祭封內山川之義主祠泰時揖峯巒於几席探輿杖於嶺涯而考古王會封儀之蹟與劉崖琢壁之文輯為茲集不僅祕諸巾器藏諸栢梁為希世罕觀之瑞是又余之私幸于古人者矣

錢礎日曰余嘗登泰山取古今泰山詩勒為一編頗有可觀然亦僅窺一斑耳果庵乃合詩與文而成斯集無美不收可謂全矣其集以韞瑞名意義深遠篇中反覆照應發明瑞宇甚悉其文亦與金泥王檢並傳不朽匪直鋪張盛事已也

文獻序 卷四 泰山林三 堂 堂定本

建文年譜序

趙士冕

先王父中丞公同氣者三仲聚宰公季亞魁公共得孫十有五入而先伯濟兄即亞魁公之長孫也兄弟讀背一堂互相師友伯濟尤資性過人博洽今古為士林系酒將貢於鄉矣遭世滄桑遂擲去儒冠野服隱遁其篤學好義如此平生多述作而貧不能授梓余昔守潤州時為鈇石室謠詩一種已贈炙人口今者同學故人復捐俸為鈇建文年譜蓋其盛事也余適游吳門見制劇氏之多謫也因嚴為較譽然膏繼晷凡幾晝夜而後魚魯始正繙閱之次悉從中來不禁掩卷流涕枹案起立曰嗟乎以讓帝之生而孝友長而仁慈任賢納諫求治慕古非成康之流亞文景之儔匹歟乃天篤降喪大位弗終牢落江湖垂四十年黃屋而衣壞色玉食而乞沿門誠開闢以來未有之奇變雖百世以下聞其事者猶感憤於邑不能去懷况生當其代者乎此伯濟年譜之所自作也夫帝王一代之史有實錄有本紀未聞有所謂年譜者茲易為而譜年也日年號而革除矣則讓帝為無年矣讓帝既已無年將儼然端拱在位之四年猶若沒若亡况壬午以後又誰存其年乎然則譜建文之年者所以存建文之年也不獨有建文四年在位之年併存建文四十年出亡

文獻序 卷四 建文年譜一 十峯 堂定本

之年也存建文四十年出亡之年雖南面之斧晨已移而西山之骸骨未盡則建文一代君臣固居然在也雖謂建文享國四十餘年可也夫如是則年譜之作又何嫌於報乎嗚呼推先兄之志卽先兄之行使其身受國恩捐軀報主亦何讓於楊榮諸公哉惜也其不遇也篤學好義如此而竟以隱遁終也悲夫第士冕書於半塘之僧舍

張秋紹曰續帝紀為師譜似出創筆而實從公在乾侯帝在房州兩書法悟來快哉建文享國四十餘年一語竟令長陵閔位矣有文潛先生譜之又得亦霞先生序之此齊之南北

史氏也

錢礎日日華除以建文蒙洪武奪之惟恐不促年譜以甲子寓建文續之亦惟恐不延得正人正論力為洗發覺毅果存陳之說深合經旨何休謂黜周王魯亦不為無見矣彼有疑後身從亡二錄皆贗本者獨何心耶

藏序 卷四 建文年譜二 十卷本 定本

致身錄序

周太伯以天下讓王季遜之荆蠻民無得而稱吳人欲立季札願附子臧之義棄其室而畀於野晉重耳出公里克迎於翟不從請更立他子古聖賢視棄萬乘如脫屣委身去之不再顧蓋深痛乎綱常倫紀忠孝節義之所係甚重實有大不忍於中非徒以傳天下後世之名也名者固亦天之所甚惜也吾讀史忠獻致身錄重有感焉建文帝仁君也從亡諸臣守義之士也漢景帝用晁錯謀削諸侯地七國以反造勝國亦有稍難之事然漢景卒發不旋踵而滅燕邯一呼竟至不拯何哉曰以建文帝之讓有以成之也成之者何以無使有殺叔父名而知之也從來開代之後不再世而內難必作如唐貞觀六月四日事宋太平興國之殺弟姪且不憚名與義而斷然忍行之况稱兵犯關九廟震驚尚制然於叔父之親令臨敵者束手以縱其剽悍之勢焉不待金川失守以知帝之不復國無疑也故曰帝之讓有以成之也然竊怪當日從亡諸臣皆命世才初議欲依西平侯是時黎民未內附沐國擁重兵於外外連遙嶺內結繁等成旅天命人心未去也不則效太伯之君登重耳之君望以待其變不亦可乎諸臣寧不計及此要知建文帝之所必不為

者也。建文仁君也。諸臣之心。季札之心也。若以為先君無廢祀。人○民○無○廢○主○社○稷○有○奉○斯○亦○已○矣○又○誰○怨○乎○帝○既○欲○為○季○札○諸○臣○自○不○能○為○孤○偃○趙○衰○誠○有○所○大○不○忍○於○中○自○此○頁○羈○紲○以○從○之○死○而○靡○他○也○故○曰○讓○之○名○諸○臣○實○共○成○之○也○外○史○相○傳○從○人○者○二○十○有○二○人○是○二○十○二○人○者○藏○名○惟○恐○不○密○如○衣○葛○翁○東○湖○燕○雲○門○塞○馬○之○屬○若○滅○若○沒○於○殘○編○斷○簡○之○中○思○考○見○其○名○而○終○不○可○得○自○史○公○仲○彤○之○書○一○出○其○爵○里○氏○籍○始○犁○然○大○著○於○千○載○豈○非○天○之○甚○惜○其○名○不○欲○湮○忠○臣○義○士○生○死○存○亡○之○氣○故○直○歷○三○百○年○至○不○諱○之○世○而○後○見○耶○有○明○如○土○木○之○變○英○宗○不

文海序

卷四

致身錄二

七

定本

宜復辟而有國革除之際讓帝不應失國而終於不返乃奪門定策者皆奸邪而矢志從亡者多奇士抑又何也或以為國家養士之報逆關肆熖宗社頽移以身殉者僅得比建文時從亡者之數孔子曰才難吾謂戡亂佐治之才難而捐軀靖節之才為尤難也致身錄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忠獻十一世孫在柱與余善重刻之於家乘於是乎書

錢礎曰曰讓皇仁人也實有不忍於中文具定識遂為千秋至論而行文踈涉饒有太史公伯夷傳筆意

遜國臣事鈔序

呂陽

遜國臣鈔者何靖難時之所為齊黃黨也既為靖難時之書不應於是乎出而於是乎出者為尊者諱耻為親者諱疾也既為文皇帝靖難之書下應於是乎終出而終出焉者春秋之義不以私廢公不以虛美蔽實錄也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必循此書然而練子寧在猶當用之此書雖出於文皇之時無悔也昔唐太宗於建成元吉之難禁門喋血星日無輝而建成為未立之公子建文為南面之長君魏徵特管仲之流季孺乃夷齊之比其節重其義高則其事宜錄而令史直書文皇之心與太宗之心一也或云全身遠害亦是天常不應厚責人以死不知人臣之義以死為正徐屋韓郁諸君且不可而況于胡解等乎今之不死者特以文文山未入柴市之年暫囚土室謝君直老母在堂之歲甘作游民為鼠肝蠱臂觀耳律以人臣之義無一而可生也無一而可生將誰為見此死者而傳之西楊嘗有言曰我服與周是修同死誰為是修傳者愚矣是修死與如是修者死天下後世皆能傳之何必西楊且西楊雖傳之不榮也周氏文恪文簡兩公既於今合而傳之矣胤子滂章又合而傳之于今矣噫西楊愚矣兩文公於朝章國是辨不掩

文海序

卷四

七

七

定本

于今矣噫西楊愚矣兩文公於朝章國是辨不掩

奪門大禮之廷評紅丸之罪案皆稍疏鈔藏諸秘閣而獨書此者先之也且夫南宮之變在復辟大禮之變在宗祧紅丸之變在聖躬未有若遜國之鈔之重也遜國之鈔重故先之也雖然此崇禎以前事也兩文公既捐館於崇禎之前則凡崇禎以後之鈔兩文公為北史之絕筆而鴻章為南史之僅存吾見其披髮纓冠而執簡以往也噫予懼矣懼其不為死事臣而并為徐韓諸子之不逮也然則鴻章者史家之孝子亦忠臣也

呂誠之曰遜國忠臣事往周儀部仲馭最為詳核每與酒酣擊節談之恨不及見全五此序歎賞鐵筆

史而章法句法字法尤在唐柳宋王之間

大漢序 卷四 遜國二 尤 于學草 室定本

五朝三楚文獻序

高世泰

楚之有文獻向矣余嘗思之道統自孔孟後歷漢晉隋唐中絕千年至濂溪周子而始接孟啓程以迄今茲吾黨因推為再生之仲尼而周子固楚產也即是一端後世言文獻者雖為三楚首屈一指誰曰不然余自庚辰承乏楚衡歷三年而畢兩試每巡課之暇輒借屬吏諸生尋訪先賢遺蹟或釐俎豆或表墓閭必簡舊錄為左證顧其書絕筆於嘉靖末禩而後此慶曆昌洛諸朝紀載闕如爰下檄全楚徵取而十三郡縉紳譽髦各披其鄉舊言行事實次第蒼萃以陳陳于几席余獲寓目一時詫為

大觀奉為國寶會余任滿告歸暫輟鉛槧癸未歲暮避地湖濱乃出舊篋緝閱之謬率已意隨手筆削分為十六門編為若干卷既成編作而歎曰楚材之盛其猶積薪居上乎蓋自安陸飛龍顯陵成興翼軫為之增光衡泰為之增峻江漢為之增波繇是人文應之試觀百餘年來以理學則有若耿尚書恭簡詹學博冲默諸公以孝義則有若李觀察鑑池官文林古愚諸公以相望則有若張太師文忠何太傅文毅諸公以將略則有若方司馬金湖熊經略芝崗諸公以翼備則有若郭少保文毅樊太常友軒諸公以擊墻則有若李史垣太清楊總憲忠烈諸公以

大觀奉為國寶會余任滿告歸暫輟鉛槧癸未歲暮避地湖濱乃出舊篋緝閱之謬率已意隨手筆削分為十六門編為若干卷既成編作而歎曰楚材之盛其猶積薪居上乎蓋自安陸飛龍顯陵成興翼軫為之增光衡泰為之增峻江漢為之增波繇是人文應之試觀百餘年來以理學則有若耿尚書恭簡詹學博冲默諸公以孝義則有若李觀察鑑池官文林古愚諸公以相望則有若張太師文忠何太傅文毅諸公以將略則有若方司馬金湖熊經略芝崗諸公以翼備則有若郭少保文毅樊太常友軒諸公以擊墻則有若李史垣太清楊總憲忠烈諸公以

殉節則有若奚少參默齋賀閣學文忠諸公即其他吏治文學
下至一行靡不犁然大備何鄂鄂人物偏與廟靈國脈相為繫
屬占治忽盛衰之運若此哉雖求其論定未能一語遽判要其
為後來考鏡之林不可少也溯泰之少也從先忠憲公家會數
聆緒論於楚稱其公端品其氏名家中心藏之冷有此錄即尚
論有據而就正有階可不謂幸乎而楚之父老子弟仰止於斯
宜無不為觀感興起也已

張秋紹曰從道統說入而以世運作收得囊括衆材總斷一
代之法真燕許大手筆

文溪序

卷四

五朝二

四

新學集
堂定本

錢礎曰日黨禍始江陵奪情寇禍終武陵奪情卽三楚可該
天下先生承傳忠憲夙有定衡胸具全史借張楚以憂楚更
借憂楚以憂世妙極吞吐波瀾讀者須味其言外之旨○彙
旃先生留心文獻節培昆季善讀父書今嵩岑李公特爲之
表章梓而行之則此書垂于天壤並不朽矣豈祇爲三楚生
色耶

讀史方輿紀要序

顧祖禹

客謂顧子曰子所著方輿紀要一書集百代之成言考諸家之
緒論窮年累月矻矻不休至於舟車所經亦必覽城郭按山川
稽里道問閭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與從容談論考核
異同子於是書可謂好之勤思之篤矣後有起者考求險要辨
別攻守遠而周知天下之故近而圖度都邑之間非子之書何
所適從焉余曰否否不然古人有言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明於
匠石之任者或昧於雕鏤之細子也未嘗沂江河登恒岱南窮
嶺湖北上燕然間有涉歷或拘於往返之程或困於羈旅之次
不獲放曠優游博觀廣詢管按之圖而索之典籍亦舉一而
廢百耳又或了了於胸中而身至其地反若曠曠焉所謂所見
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者不可勝數也其足據乎且孫
子有言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道者不
能得地利夫論兵之妙莫如孫子而論地利之妙亦莫如孫子
使信余之書而不取信於鄉道譬之掩耳而求聞閉目而求見
所悞必多矣且夫地利亦何嘗之有哉函閭劍閣天下之險也
秦人用函閭却六國而有餘迨其末也拒群盜而不足諸葛武
侯出劍閣震秦隴規三輔劉禪有劍閣而成都不能守也故金

文溪序

卷四

讀史一

三

新學集
堂定本

城湯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塿之丘。九蓋之水。得其人。即枯木朽株。皆可以為敵。難是故九折之坂。羊腸之徑。不在。耶。峽之道。太行之山。無景之駭。千尋之壑。不在。岷江之峽。洞庭之津。及有之。牆有時。百仞之城。不能過也。漸車之滄。有時。天塹之險。不能及也。知求地利於崇山深谷。名城大都。而不知地利。即在指掌之際。烏足與言地利哉。善乎孫子之言曰。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能與我戰。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然則變化無窮者。地利也。地利之微。圖不能載。論不能詳。而變化於神明不測之心。所謂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者乎。故

文獻序

卷四

讀史二

聖

千峯草

日方圓。奇偶千秋不易也。伏羲以之。畫八卦。大禹以之。演九疇。伍兩卒旅。千秋不易也。武侯以之。列八陣。李靖以之。變六花城。郭山川。千秋不易也。起於西北者。可以并東南。而起於東南者。又未嘗不可以并西北。故曰不變之體。而為百變之用。一定之形。而為無定之準。陰陽無常位。寒暑無常時。險易無常處。知此義者。而後可與論方輿。使銖銖而度之。寸寸而比之。所失必多矣。吾嘗考蒙古之用兵。奇變恍惚。其所出之道。皆師心獨往。所向無前。故其武畧比往古為最高。彼豈嘗求之於山海之圖。里道之志哉。然則求地利於吾書。無乃猶是刻舟之見乎。吾慮東

足動步。或將有礙焉者也。客其益廣。所聞無過。待吾書也。已。錢礎曰。曰宛溪。顧子命世才也。所衡古今。慷慨籌畧。著等身書。不輕示人。余嘗慨與圖職。方諸書。詳其名。不得其要。述其迹。未悉其紀形勢。具矣。于戰守與亡得失之機。險易阨塞。控制之道。或未備焉。向于華子商原。得讀顧子方輿紀畧一書。而卒未見其全也。一日與王子雪岫論及衡口。廬誦有如列眉。遂亟梓其序。聊以識顧子之一斑。益歎吾雪岫之好學。為不可及云。

卷四

讀史三

千峯草

讀書簡要序

彭士望

天下之治亂繫於學術未有學術不素具而足以有為於天下者也三代而上有學而無術而放桀遷桐居東討叔皆有自然之疾卻曲折赴之以無失天理之正馴至戰國以暨後世之偽儒則有術而無學堯舜亦世事之名沿緣已私以人國僥倖雖至於殺身而不悔王文成謂漢唐宋之有大名於世者不過得鄉愿之似而顧命已為狂嗚呼難言之矣且夫學術未有不由於讀書者也秦皇以不讀書愚黔首明太祖以讀書愚黔首仇士良以不讀書愚其君明之奄豎以讀書愚其君自制藝盛而天下士人之讀書誤進內大鑑編自監官而人君之讀書愈誤此積重難反之勢消消炎炎以有今日詩書有時而不驗聖賢有時而不信天地鬼神有時而不靈俾後世利益萬世之言會不獲一時之用仁人志士為之呼槍飲血徒以其書沉之井泥傳之異代博後人之一喟嗚呼可不謂大哀耶夫尼山之學不妨於人不知而必不可無朋來之助即大寒亦取資於連碩世未有讀書而無友朋亦未有無友朋而可擅言讀書者也予童年即知求友五十年來銷亡殆盡聰明才辯之士近益為末流之所驅煽靡有屆極常與易堂諸子不自量其力之不及徒思

文設序

卷四

讀書簡要一

室定本

讀書簡要序

有以收之收之幾不免自沉滅頂之懼窮年兀兀自分稿死不謂包山有石樵先生焉予十年前即知有石樵自魏水叔始也丁巳夏石樵特為予命千里之駕相見拜起見其人視其行事探其學術之所由來與之語生平及天下事聚旬日而知其托基於讀書簡要說之三言事無巨細遇無窮達世無阻夸與人無智愚賢不肖讀書無古今經史釋雜皆一本於實用實用者簡要之所自出也而其工非一日之積一人之資一行一官之庇大之貫穿數千年之成事包六合之內外與風雨雷電看嶽滄海互為翁張細則破屣敗絮飲水食豕祝鷄一瞬一息一頓一笑皆有皇帝王伯之故以相取於無窮此于琴張桑戶之相與於無相與莊惠之得之濠上有未易一二為人言者也於是相與友齒兄弟如易堂進程山而溫泉天峯北田瑞竹劍江毘陵稱朋來焉石樵自述若是說垂十年其遊自滇黔而齊魯而燕於以周知天下人之情偽四方之扼塞形勝不為不深自王侯將相下迨愚夫婦工賈窮氓賤隸方伎之徒不為不久且熱三四十年間所經歷戰爭攻守饋餉財賦吏治民生人之治忽常變安危成敗疏拙損益得失進退藏否何去何從何華石樵固已了然於心了然於手而獨不得了然於行

文設序

卷四

讀書簡要二

室定本

與事則亦姑存是說以為各世讀書之法之用夫後世豈無
知子雲者哉石樵為予言是說出人罕再讀立義簡要而或以
以為窮大矣若詞章之學其故久矣歐陽永叔蘇子瞻既成進
士益慚恨其取科第之文盡舍之以求進於古而其文章遂以
名天下而傳後世而况復兆人生命之所維繫千百年世運國
脉之所丕基一代之習尚風化所為瞻矚豈易事而不極深
研幾窮險阻而求簡要而欲捷得速成之資勢利也耶抑象山
之言曰我雖不識字亦須堂堂還我個人陽明先生曰心學不
明識得六字祇增病則至簡至要之法固無過於立志乘心
卓夔契契何書可讀又曰宰相須用讀書人宜互用之是則石
樵之微旨也矣

錢礎日日讀書遊山水總是一事太史公出遊名山吹則其
得力處全在探禹穴以其讀書多也石樵先生所遊幾遍天
下而隨遊隨讀輒得簡要所在此讀書之法所以與遊俱進
也躬菴此文逐層發明而奕歸之簡要正本復手五志兼心
只說出先生微旨真知悉之言

三國兵要抄序

四子便生發三篇文字

傅占衡

庚辰夏予客寄應簡中僅齋三國志一部時時讀之反覆再過
因取其御兵制敵言最要者錄為一冊但依傳次不以事為
先後其互備者或兩存之中間兼用本註所載漢晉春秋及吳
曆蜀志江表傳諸書魏志特多蜀最稀簡陳壽固云先主機權
幹畧不逮魏武矣他棄取及截皆出一時意不能無遺也寶應
北達射陽湖南通廣陵江於下邳最近廣陵魏文帝望疑城波
濤洶湧而還軍處也數百里內則元龍父子之豪滅洪之烈張
子綱陳琳之文皆在焉使何次將軍聽孔璋言卓不至雒天下

三國序

本四

三國一

十卷

室定本

亦未必大亂也予謂與孫破虜勸張溫斬卓魏武當誅元惡之
言同其先識而志以章表目琳過矣此冊錄竟令劉君適見領
時江淮間大旱蝗蔽天劉有憂色予曰君不見曹操與呂布相
攻時乎是歲蝗蟲大起殺一斛五十餘萬錢百姓相食操軍資
已盡猶能藉黃巾精銳為兵卒定克州今天子明聖令行萬里
外而文武諸大臣徒為白繞駐固所困何哉君家豫州有云求
田問舍言無可採正坐詩泥輩多耶劉歎曰子之言是也
魏冰叔曰陟庭接處步步出人意想之外文只三百五六十
字感慨古今中藏大議論頓挫含蓄不露而英氣已逼人此

等文雖起龍門昌黎廬陵爲之豈能有過

錢礎日曰敘次只數行餘皆閒文字立格最高然管敘處字
字老靠閒文字處乃是作者之意○當庚辰開卷豈用事外
將跋尾故借古隱約言之慷慨不露

序 卷四 三四二 十筆草

十國春秋序

魏 禧

錢塘吳任臣撰十國春秋成以示寧都易堂魏禧而屬之敘禧
不敏不敢辭于是敘之曰史才之難也久矣世之言史者率右
司馬遷而左班固○禧嘗以謂遷當以文章雄天下○史之體則固
爲得蓋史主記事○固詳密於體爲宜○遷則主於爲文而已○文欲
略而後工者○則勢不得更詳○而歐陽修五代史亦於事爲略○至
十國尤不備○任臣生七八百年之後○傳聞潤絕○書籍散亡○毅然
起而補之○其功甚鉅○事亦最難○禧讀其書○采擇詳博○而精於辨
覈○爲文明健○有法○自史記漢書五代史而外○豈亦有能先之者
哉○禧惟天下之勢分之久○則必合○合之久○則必分○而其自合而
之分也○天下魚肉爛不可收拾○當時所號爲豪傑者○非有殊
尤絕異之才○其德力皆不能相一峻○法重斂○戰爭不休○生民之
苦○於是爲極○然吾嘗觀分崩之際○其人才每爲特盛○蓋天下之
治○禮法明而風俗厚○人心安和○雖有奇才異能○皆帖首抑志○以
就繩墨○及其亂也○憤鬱而思動○鋌而走險上焉者紀綱法度不
立○而其下得肆志妄作○以自盡其才○故自周秦之末○以及五代
莫不有特起之英○踔厲沈深○自奮於功名○王侯將相皆以智勇
相取○而非有倖得○當其時有大力者出而驅之○則合無大力者

魏禧序 卷四 十國春秋一 王筆草

學之則分彼帝制自爲角立爭雄長者要皆韓彭馮鄧秦李曹石之流亞然後知天下蓋無時而無才顧所以用之者何如耳分崩之際最不足數莫如後五代而十國中人才炳煥可觀者既已如是任臣是書豈獨補古史之闕取備見聞云爾哉士不幸生其時當思所以自奮毋徒碌碌以苟全性命爲自得且觀其得則知十國之能分者何在觀其失則知十國之終於分而不能合者何故夫能以智力爭城略地而不知定天下之有規模能屈志協力以得將士之用而不能深仁厚澤以得民心嗚呼此有志之士所爲掩卷長太息者也任臣志行端怒博學而

文獻序

卷四

十國春秋二

五

十卷本

思深著有山海經廣注字彙補已版行而是書關係古今尤大惜無有能授之梓人以傳于世者傳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吾知其必有望矣
毛稚黃曰上下古今英偉磅礴于當世之務大有深心不徒胸具全史而已
錢礎曰日談論雄暢而文殊圓轉排宕此等文在西漢間未知誰爲伯仲然其通達得大體要不在董賈諸公下

歷代史表序

萬言

史遷有言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夫窮愁者通樂之對也人幸而處通且樂之境四體既安百用具備天下之物日進而攻取于前吾方寸之心肆應之猶不暇其得留餘地以自盡於文字者幾希矣窮愁者不然一身之外無可以役吾情則其志專一日之中無可以息吾體則其思苦專故所入者深苦故所遇者旨宜其透脫流露而悉併之楮墨之上也乃昧者循以我之所無美彼之所有而不自重其所得焉何怪彼之鼓其空腹稱舌以日加於我乎然吾觀自漢以來儒之見用於時如賈龜董劉之輩既發爲大篇獻其所可替其所否於以上爲德而下爲民矣其在野者亦相與鑽研聖人之遺經作爲訓故授之其徒以傳之於後毛伏而下皆其人也求所爲流連光景抒寫性情如後世序記閒適等篇未之前聞蓋晉宋之季始漸盛焉彼其撫時觸事非不可以各見所志而於斯世之治亂生人之休戚竟澆然其無與則雖積之至於充棟終無當乎著書之數也然而志乎大者其爲力難志乎小者其爲力易故一輩學人其固者固惟程文是殉即稍知樸樸者不過圖異於泉石之間與新於投贈之際以自適已事而已吾甚慨夫古立言之風必非此道

卷四

歷代一

五

十卷本

足以當之而思得有心者以一書此懷也先高祖中府府君向
有明經濟文錄一書分開國保治六部及兩京十二布政司
四裔諸條而以列聖御製名臣章疏暨私家論說充之其因從
上溯宋唐迄於兩漢益以儒林講學之說而去其重複射其附
會者以增於首簡又自秦漢逮明朝廟之樂章士大夫之歌詠
有得於感發懲創之義者亦合為一編分為正變序而傳之其
他游適自好之詩文則別為外集以恣山人游士之取擇焉著
之數年以授經去家作報未就叔父季野先生切嗜史學于三
十一史之紀傳書志貫穿歷落可指諸掌間以暇日為東漢三

文獻 卷四 歷代二 十一 堂定本

國後諸王大臣年表以補舊史之缺而尤詳於明自內閣九卿
以至卿貳督撫并留都亦備列焉以謂異日史館中傳其行事
欲求其封拜遷卒歲月一舉目輒得之而以某人治以某人亂
因之可考也嗚呼叔父處於世亦窮矣八歲喪吾祖母九歲喪
吾曾祖母十有八歲祖父舍之適吳又明年亡於粵二十八歲
始受室不五年而又死計三十八年中六徙其家兩更大亂今
贅居東城傅氏敝屋兩楹右為臥房左為客坐雞啼愛具雜然
並陳壘敗瓦為門賓至俯首而入質疑辨難如辨慙而莫窮既
退復手一卷不輟雖三女號慙叔母病臥呼藥聲犁然勿郵也

昌黎子曰使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詞章必
不能自力以致必傳如令無疑也則此標刺田抑固天所以聖
叔父而成之學者乎言曾有詩云窮愁聊著書書成頗自樂支
將千載富慰此一朝約則謂不以無窮之歡適輕去其旦暮之
寂寥者猶未為著書有得之言而吾叔姪固已日暮太牢而春
九韶矣

錢礎 日著書雖窮愁事而實未嘗不樂也貞一述祖德揚
叔父之美極其鋪張而復以其所自樂優游飄然而出之非
著書有得安能津津言之若此

文獻 卷四 歷代三 音 十一 堂定本

三餘漫筆序

沈 荃

史之為道難言之矣。尚論者必才優于古學，優于才識，優于學。劉知幾所以有三長之論，博收寡要，則繁而不整，摭實少文，則俗而不典。意有軒輊，則賞罰不中，辭有忌諱，則書不實錄。志存簡約，則文不勝質。袁松所以有五難之嘆，操觚之家，欲兼三長，去五難，驅馳百代，上下千載，令終古帝王聖賢豪傑悉聽命服，膺於尺幅之中，管之下，不茶難哉。吾友顧子庶，其少負雋才，於書無所不窺，其精明強固之識，又足以灼古今而燭理亂。吾知之深得之有素矣。及讀其三餘漫筆論，皆創見，斷必新裁。是非賞罰一語，不經人道，而且言簡而理該，筆嚴而義正。參經酌史質，有其文，所謂兼三長去五難，驅馳百代，上下千載，令終古帝王聖賢豪傑悉聽命服，膺于尺幅之中，管之下者，舍顧子其誰歸。他年詔下求賢，纂修前史，欲得精思天祿高論石渠獨抒所見，自成一言者，則此書將與李延壽之南北史、顏師古于志、李淳風孔穎達之晉書、隋書、宋祁歐陽修之唐書、五代史並樂皇與分鑿天壤，垂諸不朽矣。

錢礎曰：口說盡史家難處，而形容贊美亦復至當，不易自覺。三餘一書，極有關係。先生此序，其過玄晏多矣。

文獻序

卷四

三餘漫筆一

十筆草堂定本

重修宗譜序

張秉葵

吾族之遷桐也，自貴四公始。族譜之編也，自先大父始。邈始遷以迄先大父，凡六世既譜而傳之矣。猶記先大夫以一帙授余曰：此吾宗家乘也。謹識之。余拜受而藏諸笥。後時歲在丙辰，先大夫以是年稱六表之賦。迄今五十餘年矣。中間兵燹流移，揭歷播遷，兢兢焉奉之無敢失墜。今余且七十，有四每發笥，覽先人諸牒，未嘗不矍然而懼，愀然而感也。茫茫之緒，僅此一帙。此一帙中，又僅圖世系而先人官婚生卒之詳，生平出處之節，以及功德之在民社者，皆未及臚述。而余又且老矣。族之齒無復有長於余者。先人之嘉言懿行，以及官婚生卒，惟余猶及記憶。且余迨事先大父及先大夫年尚久，所熟聞於先世者亦悉。數十年來，嘗中夜不寐，往復於余懷。及今而執筆書之，猶能敘述其萬一嗟乎，敢不及此時而傳之耶。此時而不傳，後雖傳之，而誰徵耶。爰是謀諸族人，取舊譜世系圖序，次十二世增世紀以後若干卷，閱一歲而成。授之剞劂氏，又聚族人而告之曰：而亦識吾譜之意乎。吾族自始祖以來，相傳皆愿謹樸茂，耕且讀之外，無他務。至大父而振起，其樹勳抗節，不具論。子猶及見其居鄉二十餘年，方執正奇，雖抱樸生，平未嘗失色于人。以

文獻序

卷四

重修宗譜一

十筆草堂定本

故家國鄉里無間言先大夫肅父奉為家學靡不循循謹飭以故百餘年繩繩振振先人之緒賴以不墜未必非忠厚之遺澤多也其共識之又告之日吾宗無疏支遠屬大約皆三世祖之後近則贈大夫之後也數年以來漸次蕃衍不獨宜聯屬固結以蔭本根尤宜休戚疴癢視同一體人之生世族者譬之乘安車居大厦然車必較受輪輪受輻而後可以致遠不然則覆矣履必在承榱榱承楹而後可以蔽風雨不然則傾矣人之愛族能不如是而顧令之渙然而不相屬喜不相慶憂不相恤如輪自為輪輻自為輻榱自為榱楹自為楹而居之者猶待以為安

又嚴斥 卷四 重修宗譜二 三 定本

豈不愚哉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共識之繼而告之日吾宗世承清白登顯仕者皆廉平公恕後之人應有食其報者苟敬守先人之訓自能繼承而光大之余雖老翁拭目焉皆日諾然足言也不可一日不使族人聞也遂書以為序

錢礎日日議論宏偉情文曲折總於一本上落想於勸勉族人處者神昔人謂讀蘇老泉族譜引而無水源木本之思其為人後也可知讀族譜序而不肅然起孝友敦睦之心者其為人後為人行也亦可知矣

重修族譜序 徐展

吾族譜由來尚矣一修於六世祖尋樂公再修於族五世祖南康味泉公三修於族大父太僕振雅公從大父文學季美公自昔厥後幾五十餘年不修而吾族日益衰落自三五廉隅修潔之士之外學問未及修明廉耻禮義不知崇飭出出貿貿幾流於匪類而不知所返歲次丙辰家夫子懌狀憂之乃集諸從父諸從兄弟暨諸子姪凡若干人倡復義田整頓時祭諸子姓之不率教者鳴請官府將以滿發示辱而二宗老尚哀其不先父兄之教而即於罪族於是敬懸祖像講明宗法異其悔過如是者奔走控訴晦明風雨幾及半載而頽復其舊觀小子孩隨諸大父行諸父行以効勤事迺而重修族譜備彙以呈於若翁余覽之而慨狀歎懼狀念曰此豈而之責也夫孩正容却立而言日吾宗自五世以上業有成書五世以下則大父各著小傳瑜瑕不掩儼然成史筆以公諸後人按特從而部伍修葺耳不敢妄為臆斷也況子姓繁衍有同姓而不知其名若字者幾同路人埃謹而書之匪敢失墜奈乃詔之曰孩爾來前吾將以宗法誠汝禮太傳日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夫人子姓雖紛猶同氣也自父以上則

文嚴斥 卷四 重修族一 三 定本

知祖矣。自祖而推則知曾高矣。自高祖而推六世七世以過於無窮。有二本哉。吾家先古自南昌以前譜牒失傳。自南渡以至于今二十有二世。昭穆井然。蓋古喬木家也。親親可不講。梓乎。故傳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吾家譜牒具有別祖焉，則南渡始遷之祖是也。有繼別焉，則遷祖以下開家之宗是也。嗣是則繼始遷者為大宗，繼開家者為小宗。有世為大夫之宗，有繼祖為禰之宗。三代以降，宗法不明，不得不立為祠堂。故冠娶必告死，必赴練，祥必告猶之宗法之遺也。故祠堂不可以不立也。傳曰：族之相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贈賻承合，皆有正焉。吾家之置義田，也是宗法亡而為收族之義也。今日改義田為祭田，實痛傷夫悉索敵賦之無時，水旱凶荒之濟，至則贖族為難，繼其究也。時祭不舉而族姓莫可收拾，嗚呼！祭法亡則不可以收族，不可以收族則不知尊祖，不知尊祖則不知敬宗，其勢不至於夸祖墓而城宗廟不止此。丙辰之役，屢所以抱病永歎，而僕僕奔走於盛暑嚴寒中，隨諸父老為創復義田之舉也。垓也。志之嗚呼！天下之事，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成之者，必一人壞之者，亦必自一人。古之君子能率天下之人盡為仁。

文源序 卷四 重修族譜二

人孝子而況於骨肉至親乎。先王所以立宗子者，蓋以仁孝之道責之。云爾。慨自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矣。無世家則媿睦孝友任卹之義不備。垓也。趙庭猶及見大父，矍然八十以上，父與仲父皆六十以上，吾老而酷貧，既不獲以功名利達望其子，豈終不獲以廉耻信義望其子，而慎毋失足於人，毋失口於人，毋失色于人是諸也。必有我師焉，視其賢者宜修狀以喜視其不賢者宜懼狀以懼。吾今日而重修此譜也，而實備草稿焉。朕非徒以譜也，求所以為譜之意而可也。戊午穀雨日南渡卅九代孫歲黃沐謹序。

文源序 卷四 重修族譜三

錢璣曰：曰修譜賢子孫事也。徐氏族譜有禎起主之彥通率而行之，而仁孝之意行乎其間矣。文之援引考據酌古法準時宜，其言可法，可傳，允稱傑作。

是歲癸卯之夏錫山張氏世譜成。董其事者為伯冲暨南條。翁
 倘有秩諸子勦之以不佞有宗說而屬之序。序曰：凡夫後世之
 昌大蕃衍也。莫不原於祖德而德莫盛于好生。春秋文公五年
 秋楚滅六。冬滅蓼。臧文仲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畢萬初仕晉
 筮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公侯子孫必復其始而萬益畢
 公高後也。夫卑陶以大聖人而後世無傳。卑公高亦以大聖人
 而其後最大。豈其德有厚薄哉。蓋臯陶所職者刑也。讀象刑惟
 明之辭。凜凜乎有戒心焉。是臯陶未嘗欲殺人而刑法不能不
 殺。人皇陶固以刑名絕世也。畢公高任保釐之責而其道在不
 剛不柔。其為休養生息者不知幾何矣。後之子孫夫安得不昌
 我錫山張氏為邑望族冠帶雲仍。踵起益茂。然其道固有原焉。
 有明之初。偽吳將擁兵據錫邑。太傅徐魏國遺豫章侯胡公帥
 師圍之。卽不下。城立厚耳。止齋公適說之出降。所生活邑人不
 下數十萬。噫。邑之人而有公焉。則生矣。邑之人而無公焉。則死
 矣。無公則死。有公則生。是公固邑之所倚為司命而到今受其
 賜者也。且當公之時。逐鹿未息。瞻鳥靡定。公能奮然決議。景
 運之有在。知餘孽之必亡。可不謂賢且知乎。使得參維維。陪行

文獻序

卷四

錫山張一

下卷本

間雖微絳灌之勳。不失隋陸之畧。亦可裂地受封。垂耀竹帛。
 僅聊城一矢。足竟其用。然公固不以功重而以德重也。試觀諸
 為功臣後者。或陰謀犯忌。再世而微。或殺降受譴。及身而絕。鐵
 券丹書。卒莫可恃。而公之世歷久滋。大然後知好生之德。遺蔭
 無窮。而天之報施。果不爽也。公後為二支。長子籌。用學士薦。累
 官至尙書。子孫代多顯貴。已別著牒。次子策。錦衣世襲。職親侍
 衛。其孫諤。以鄉貢任高州別駕。遺愛祀名宦。累傳至給諫。靜思
 公。選侍御。靜生公。績曾直聲亮節。納赫兩朝。國史邑乘。可按而
 知。是則天之以兩公報公者。不葦厚哉。君子以公侯復始之言。
 文獻序 卷四 錫山張二 下卷本
 于是乎驗矣。夫止齋公之免闔城于燔戮。一畢公高之保釐也。
 及靜思公室。止蕭山用古教化為治術。邑人謠生我焉。靜生公
 在西臺。所拜二十餘疏。利於民者必舉。病於民者必除。其按豫
 也。出三章與羣吏約。兩公者。大率以公之心為心。豈非公始之
 而兩公克復其始乎。夫公之始也。天既以兩公報公矣。兩公之
 復始也。天又不將以報公者。報兩公哉。公容庵由鄉副薦。出宰
 鎮平。吏畏民懷。暮月試可。扶罹受新。恩特選廷對。哀然首擢。雖
 兩君展布伊始。而其體靜思靜生兩公膏雨斯民之志。則亦猶
 夫止齋公好生之意云爾。列子姓繩繩。大龍小鳳。悉具葦材。勢

必振黃門柏府之遺緒而光大始祖之業于不表嗚呼讀張氏世譜者夫亦可知天道報施之故矣

錢礎曰世族之盛由于世德之長而德惟好生為甚然好生亦有大小之不同止齋公全城一節其生人也多矣其為德也大矣宜其後代有聞人繩繩不替至今益盛也天之報施寧有爽與先生此文為張氏一門表章即以為世之修德者券云

寒家世譜不修蓋荷年幾幾矣際茲君子惻然念三本至誼因與伯父杖父輩重加修綴不意遂成今讀此序源源委委條理分明幾令修譜之旨躍然言下矣而又上推祖德以及宗功鋪張揚厲誦美無窮為後人者能不聞風而興起與

卷四 錫山張三 至 室定本

滿孫隸謹識

守貞固譜序

鄒式金

舅叔氏家譜成命序於予予華氏之甥也猶子姪焉班子姪而祇適其先德宜也記曰周道親親而賢賢親親也故有大宗以承祧有小宗以別分有孫枝裔葉以衍世緒賢賢也故有雅以昭明德有頌以綏神祇有國史家乘以垂不朽親親仁也賢賢義也仁至義盡所以明孝也華之先出南齊孝子懋崇而崗自楚源深而流自長千百年來簪纓接武譽望比肩或蔚為雲漢之章或挺為山岳之節或積為性命之儒或發為旂常之色指不勝屈而按其世系水木本源秩如也蓋寒微之子一旦邁跡彼將依附人人亦得而依附之若華氏之譜家有傳世有考如驛驕不與鴛鴦同種鸞鳳不與燕雀並類雖繩樞甕牖之子登列譜籍皆有詩書之氣寧僅若隴西之門第相高武襄之不拜梁公已哉余舅龍叔氏裔出鷲湖力敦孝友閉戶著書妙適王大夫生平不藉其一刺當鼎革時大夫避亂湖邊龍寄囊中裝數千金踰年歸趙封識宛然其行誼不苟率如此顧以舊譜泛濫太廣乃約而訂之別為守貞固譜斷自徵君詳其一枝而止簡而明尊而不漏其所詮次先代之嘉言懿行鴻文鉅篇揚榘闡幽不溢不誣雖家史猶家集焉使後之子孫讀而起曰吾祖

文徵序 卷四 守貞一 百 十 年 章 本

吾宗之駿烈清芬若此則仰而思思而何以繼之述之人曰吾叔父昆季之瓜瓞雲初若此則俯而思思而何以教之睦之豈非親親賢賢之孝乎譜方綏嗣君適有賢書之報迺惟前光正未可量也詩曰母念爾祖聿修厥德叔氏有焉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叔氏之譜有焉

錢礎日曰叙華氏譜與叙他氏譜有異叙守貞固譜又與泛叙華氏譜有異先生以親賢明孝令作譜之旨躍然言外而又以頓宕廻翔之致出之其動人水源木本之思者深矣讀此文勝讀蘇明允族譜引

文獻序

卷四

守貞二

五

于峯堂定本

次氏世譜序

夫所貴有世譜者世其家也世家者何世其功世其德世其言也汝始姓女也自艾昉也夏少康時過氏作亂艾謀澆滅之復禹之緒若者殆中興功臣也至鳩房為商賢人炭湯遇于郊載之歸與伊摯仲虺同佐命其從龍之功抑何大也噫汝氏之初固已世其功矣乃汝氏之德又歷歷可數焉周汝叔齊為晉司馬侯大夫以知禮著其子寬亦晉大夫襄弘城周寬謂弘違天不免則以智稱漢汝郁孝子也宋汝有為忠臣也元時義之公慷慨好義兼有智畧明初韞軒公却張士誠金幣不受其節有

文獻序

卷四

次氏世譜一

七

于峯堂定本

足多者竹隱公毀家紓責順菴公輸粟急公其鄉之仁人國之義士與恩隱公用計滅盜安靖國家執法巡城聲震殿陛何其忠也少渠公為御史論事忤旨出按四川風紀肅然卒為權奸所陷又何忠也子鳳公為司訓官出京遇難不屈被傷仆火死其忠節為何如也默菴公為諸生濟人利物隨遇行志復與人為善刊感應篇格言諸訓以廣德意斯所稱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人也嗚呼汝氏之德如是可不謂世其德者乎至于立言之家斷惟汝氏前此勿論已周菴公當成化時會修英廟實錄入史館拜中書歷官武選銓衡及出守以來三十年間詩文遍天

錢肅潤

下○所○著○有○學○鳴○集○南○安○誌○行○世○來○齋○公○始○以○文○學○名○後○成○進○士
入○銓○曹○出○知○永○州○文○章○事○業○傳○播○海○內○所○著○有○來○齋○集○性○理○補
註○行○世○餘○著○潔○之○載○于○譜○者○不○勝○述○大○要○汝○氏○立○言○則○又○世○而
有○之○夫○然○汝○氏○豈○不○誠○世○家○也○哉○惟○世○其○家○者○能○世○其○譜○若○汝
氏○則○信○乎○其○為○世○譜○矣○續○世○譜○者○誰○汝○氏○之○裔○孫○有○博○學○洽○聞
者○名○欽○授○超○宗○其○字○云

宋既庭曰起從世譜提出世家字來又從世家提出世功世
德世言字來一路鋪張揚厲將汝氏足以世其譜處疏說詳
明自首訖尾節節呼應確是為汝氏序譜非同泛涉

汝氏序

卷四

汝氏世譜二

七五

十卷本
堂定本

華方南曰敘事兼之議論起伏關鎖純以神行而評斷謹嚴
正復一字不苟可想見先生用筆高潔處

汝其脩日鋪敘繁却有斷制故其文簡閒架整却能宕往故
其致閒鍊局鍊意鍊詞直與古為化矣吾家華日先生為行
敏公裔孫碩德重望鄉邑典型超翁仰紹家學修葺譜牒備
見苦心今復得吾師鉅文闡揚寒門何多幸哉此又當拱為
世珍者也

范氏宗譜序

季麒光

范氏之譜范氏族人皆宗之自文正公以來子姓繁衍三吳兩
浙間支不一派係譜于梁溪蓋親親之誼斷自近始也嘗考譜
者史也先王乘時建德因生賜姓諸侯以字為氏以謚為族所
封之邑亦如之故周有小史定世序辨昭穆因作世本記黃帝
以來乞于春秋凡公卿大夫名號統系無不詳慎而人倫於是
明焉秦燬詩書公侯子孫失其世序及龍門作史記因周譜而
紀世家後人始知姓氏所由出兩漢有鄧氏官譜應邵氏族篇
王充姓氏論魏晉以下譜有世官官有世胃有司選舉必稽譜
牒以辨真偽誠重之也劉宋何承天復作姓苑以廣前志所未
備唐有貞觀氏族志元和姓纂柳冲路敬淳之徒又有姓畧氏
族系統諸書是皆先王崇德尚功尊賢序貴所以維持天下之
風俗而大宗小宗之法賴以不廢五代喪亂相仍氏族不掌于
國豈得為家乘則族之有譜寔與史相表裏自彝倫攸斁骨肉
學生尚致嘆柔布與諸同室有操戈而起者甚至貧賤不知
恤愛思不知救視宗人凌替漠焉不加戚於其心一旦臨利害
殊生死則捐棄畏避如鳥獸不相顧祖廟無食丘墓不修此何
人孝子之所隱痛也故欲尊祖必先睦族欲睦族必先述譜孔

汝氏序

卷四

范氏一

十卷本
堂定本

子曰陸於父母之黨者可謂孝矣。今景純公有慨於斯。自文正五世孫占籍梁溪者為始。編輯成書。先之譜例。以明書。繼之宗。尚以明世次。首載前朝詔勅。章天寵也。後載名賢撰述。紀文獻也。至于遷徙散處者。復別其支系。誌其里居。使宗人展卷而知某祖之孫。某父之子。長幼尊卑。秩然不紊。誠可為一家之信史矣。雖景純所輯。止于梁溪。亦望天下凡為范氏之子若孫。就其所宗。分輯而彙成之。庶使文正忠宣流風遺澤。將歷百世而不毀也。先祖母范太孺人。出自徽。尤公堰橋支。元貞與余為表叔姪。譜成。余敬為之序。

天潢序

卷四

范氏二

堂定本

錢楚日曰。史為國乘。譜為家乘。史以義著。統於尊也。譜以仁傳。統於親也。蒼洲此序。直可作二十一史論贊。讀蘇氏族譜。亭記後。不啻再睹此名作。

重輯高士傳自序

錢肅潤

作高士傳者。始皇甫氏繼阮氏。皇甫自堯至魏九十餘人。大抵身不屈王公。名不耗終始者。斯入集焉。阮則上自炎皇。終於天監。分為三品。以言行超逸名氏。弗傳者為上。始終不耗。姓名可錄者次之。挂冠人世。棲心塵表者。又次之。其後方山薛公。總而輯焉。更取魏晉以來。迄于元明高蹈之士。擇而續之。成為一編。其意義與皇甫阮微不類。謂惟超于形氣之外。而不落聲跡之中者。斯得謂之高士。例甚嚴也。肅潤不敏。亦嘗從事于斯矣。上法皇甫阮氏。下宗薛公。間出已見。或刪或補。首巢父。而許由

文獻序

卷四

重輯高士一

交

堂定本

不與焉。許求名。巢不求名也。次石戶之農。而蒲衣子不與焉。蒲衣子雖讓而不受。不如石戶農一門入海。高風更遠也。沮溺荷蕢。石門守不錄。而荷蓀丈人則錄。以其為隱者也。夷逸朱張。經傳不見。而余則取之。以其為逸民之尤也。聖門高士。皇甫載顏子。曾子及原思三人。薛公益闕子一人。余謂顏曾得道。幾于聖人。闕子優于德。不為費宰。特其一節。安得目為高士。原思狷介。亦非以不仕為高者。惟季次清風高節。見于不仕。余故表而出之。皇甫以嚴光牛牢並列。薛公存牛牢。置嚴光。余謂箕踞抱膝。張目熟視。是一道也。被髮稱疾。不答詔命。是亦一道。其並列宜

也徐穉申屠蟠郭泰袁閔高士也何以遺黃憲憲隱居不仕樂道慎陽可謂高矣後寓遊息國感於異勢乃歷聘諸侯以興漢室爲已任則高非其志也其先仕後隱者晉陶潛唐元德秀余謂德秀歌于爲是循吏也潛不肯束帶見督郵無宦情矣故元德秀不得與陶潛並列宗炳學向平者也錄宗炳不錄向平者平赴王邑之辟炳不應衡陽之命也魏野林逋宋二高也固不得軒魏而輕林南安翁詰勅猶存本色盡露未爲高也蘇雲卿雖偶失言輒自咎嘆終遁跡不知所往非高而何千金則入褚承亮郝天挺不對策不充賦是真高也若杜時昇占風望氣

文獻序 卷四 重輯高士二 完 十峯草堂定本

夫豈大遠于皇甫阮而不同夫薛公者乎亦曰士之得爲高者必其有關於君父有繫于國家有裨于道德心術之微綱常名教之重而非徒山林石隱爲也皇甫氏阮氏與薛公復起當不以余言爲河漢

王築夫曰衡量古人銖兩悉稱文字妙在參差錯綜逐段變易讀之如入武夷九曲到處別一洞天

李仁熟曰敘事中卽帶議論非寢食于韓歐諸大家不能有此

文獻序 卷四 重輯高士三 二十峯草

吳越備史後序

錢肅潤

備史者備五代之史也。歐陽氏曾作五代史矣，何以備為曰歐陽氏之史非信史也。曷言乎非信史也。當是時，藩鎮僭亂，西川王氏稱蜀，邛溝楊氏稱吳，南海劉氏稱漢，長溪王氏稱閩，皆竊大號，帝制自為。我武肅王獨處吳越之邦，臣事中國，永奉年號。其諸國或通姻親，或連聘好，皆以龍衣玉冊暨書疏等勸王自大王笑曰：此欲駕吾于鱸炭上耶。吾以去偽平賊，承天子時庸之命，至于封建車服之制，悉有所由。豈圖一時之利，乃同爾輩所為耶。却之不納，其守節也如此。歐陽氏迺欲以求玉冊改年號。二事損王盛德，可謂信乎。歐陽氏之言曰：唐莊宗入洛，鑄造使貢獻求玉冊，莊宗下其議于有司，羣臣皆謂非天子不得用玉冊。郭崇韜尤為不可，既而許之，乃賜鏤玉冊金印，鏤因以鎮海等軍節度授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肅潤考同光元年，我武肅王獲傳國璽，不敢僭有，獻之于朝。三年秋八月，勅遣大臣李德休、孫瑛等持節備禮，賜黃金印玉冊。時有司有備竹冊銅印者，唐主曰：尚父元老，不當待以人臣。況已封建乎。玉冊之賜，實非宗意也。非王求也，使王果有僭天子之禮之心，何不收玉璽以自侈，願乃納國璽以求玉冊耶。求玉冊大事也，尚有是

文淑序

卷四

吳越備史一

七

十筆草

文淑序

卷四

吳越備史二

三

十筆草

求則求玉冊之使，何得不書其姓名。乃僅曰遣使貢獻耶。且賜冊之日，直封吳越國王。又授其四子為節度使，授其仍以大兼中書令，領西浙。何又曰以鎮海等軍節度授子某，而自稱吳越國王耶。此其不可信者一也。歐陽氏又有言曰：五代十國，稱帝改元者七。吳越荆楚常行中國年號，然于闐于故老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自諱之，及旁采閩楚南漢諸國之書，與吳越往來者多矣，皆無稱帝之事。獨得其封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則知其嘗改元矣。辛卯長興二年，乃鏤之求世也。肅潤考辛卯長興二年，安重海誅我王致仕方起位，亦初復何得遽有封石之事。且此石不知落于何地，封于何所，制書何不傳于世，而獨為歐陽氏所得耶。夫欲求其事迹不得，采諸國往來之書，又不得而強以落星石為寶石，且因寶石之名，懸擬寶正年號，以是撫而實之。然邪否耶。此其不可信者二也。至于曰重斂日殘刑，曰掠商賈寶貨，其言固盡反我玉之所為，具不足辨。大要欲以一己之私見，掩百世之公議，其為非信史也明矣。今觀備史一書，約而達，簡而該，自武肅以迄忠懿三世五王，八十餘年，無鉅不書，無微不錄，無溢說，無缺詞，其言皆實，而有據，顯而可徵，不誠學史

乎五代信史哉謂之備史宜也舊本武肅王分二卷文穆王一卷忠獻王一卷忠遜王附之大元帥吳越國王一卷補遺一卷今但以武肅王二卷合為一卷餘悉遵舊不敢同異作備史者誰武勝軍節度使書記范公坳巡官林公禹也肅潤再考文穆王第十四子餒者宋開寶三年以吳越備史十二卷上忠懿王王嘉嘆錫賚殊厚其平生著述有吳越備史十五卷備史遺事五卷其書湮及不傳愈快與此本亦不類今姑闕焉不載其名王築夫曰辨析詳明考證指陳必有確據昔人論五代史多據傳聞意在作為文字而事實或不盡合宜先生之有此辨也

五代序

卷四

吳越備史三

七

十卷本

顧茂倫曰其所辨確然歷然而七百餘歲夢夢也真是識空千古豈直為武肅一雪誣妄

賀天山曰見得真駁得倒廬陵當首為心折試向錢塘江上
一再吟斯文湖水逆流叱咤而風生者武肅王之精英在焉

文獻初編卷五

錫山錢肅澗硯日評選

同世秦松齡對巖 訂正

吳江董 閻方南

賴古堂文選序

錢謙益

序曰。近代之文章。河決魚爛。敗壞而不可救者。凡以百年以來。學問之繆種。浸淫于世。運稟結于人心。襲習綸輪。醞釀發作。以至于此極也。蓋經學之繆。三。一曰解經之繆。以臆見考詩書。以杜撰竄三傳。鑿空警說。則會稽季氏為之魁。二曰亂經之繆。石

文獻序

卷五

賴古堂一

十卷

經托之賈逵。詩傳倣諸子。齊僑誣亂真。則四明豐氏為之魁。三曰侮經之繆。詞虞書為俳。偶摘雅頌為重複。非聖無法。則餘姚孫氏為之魁。史學之繆。三。一曰讀史之繆。目學耳食。踵溫陵之論。斷而漫無折衷者是也。二曰集史之繆。棄遺拾潘。防昆陵之集錄。而森無鈎貫者是也。三曰作史之繆。不立長編。不起凡例。不諸典要。腐于南城。蕪于南澤。踏駁于晉江。以至于盲瞽僭亂。蟻聲而蚋鳴者。皆是也。說文長箋。行而字學。繆幾何。原本行而曆學。繆冬瓜瓠子之禪行。而禪學。繆凡此諸繆。其病在膏肓。奏理而瘵結。傳變咸著。見于文章。文章之壞也。始于鮑釘。擬拾剔

賊古昔。極于驕。債昌披。面背規矩。星移物換。霜降冰泮。而周子元亮。賴古之選。始出是選也。邇古學。搜繆種。窮雅故。于經史。甄流別于文字。剪削枝葉。艾蕪稂莠。恤恤乎其恐失也。微乎悠乎。其有餘思也。予讀之。幡然而喜。退而有憂焉。何憂乎。憂夫學問之繆種。誠難于厥除。而文章升降之際。未易以隻手挽也。日者雲間之才士起。而噓李王之談。西江為古學者。昌言闢之。開之誠是也。而或者揚推其持論。以為敢于許古人。而易于許今人。抹殺文選。詆誹文賦。非敢乎某詩。偏太白。某文。過目黎。非易采。有敢心焉。以許古。此則知古人之淺也。有易心焉。以許今。此亦

文獻序

卷五

賴古堂二

十卷

愛今人之薄也。塗車芻靈。象物也。耳目鼻口。象人也有化工焉。有神理焉。非其象之謂也。規模韓柳。擬議歐曾。宗雒閩而祧鄭。孔王武夷。而賓鵝湖。刻畫其衣冠。高厚其開門。龐然標一先生之言。而未免為象物。象人之似。則亦何者。繆種之傳變。異候而同病者也。嗟乎。目睫之論。其則不遠。口耳之間。相去幾何。予之憂亦元亮之憂。亦西江諸君子之憂也。徐巨源。予通家。雅弟也。論書往復。巨源不以為不然。艾千子。不遠二千里。為其母乞銘。來商此事。值予赴急。徵而返。日月逾邁。存沒迢然。因元亮之請。序發其在言。亦猶昔之思復于巨源。予者也。重為告諸君子。

余老矣付以斯文有元亮在繼自今相與肆力古學發皇蕩滌
煥然與唐宋同風予得愬執其緒言自附于老馬之識路其亦
與有庸哉

錢礎日曰通篇俱說繆種繆種不關古學不見所關文運夫
豈小耶虞山先生有唐詩英華序而詩學明有賴古堂文選
序而文體正余故兩存之以為天下後世學詩文者法云
秦封巖曰胸有公書日空千古故發為高論洵堪壓倒時流
想其命筆時直加於身人華巖俯視衆山小矣

尺序 卷五 賴古堂三

松臯文集序

自聖門分政事文學為二科長之任者彈丸薄書則臨文有推
魯之誦游心竹素則當官貽蠶歷之議二者兼資之難其人
久矣歲戊戌余忝校藝南宮毛子會侯以所試高等占上第制
義紙貴一時洎當補外任或曰毛子文士也不習為吏得毋為
民社困乎乃其司理于鄴補于黔改令于秦所至若聲績為羣
吏冠後以讀禮去官閱十餘年復來長安或曰毛子馳逐風塵
收精神于刑名錢穀之間研北故業宜其荒而不治也及毛子
示以所著松臯文集或讀之咸太詭以為異因質所疑于余余
曰無足異也昔人不云乎移風易俗非俗吏所能為漢循吏傳
稱董仲舒倪寬輩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
治夫俗吏者不通經術之謂也毛氏自唐以來為衢陸間若姓
仕籍蟬聯會侯胚胎前光濡染家學幼而績文嗜古覃思深湛
於六藝之菁華貫穿抉摘有以自得于心又以其餘力研究當
世之務舉政治之純疵生民之利病不翅燭照而數計之故出
為世用如庖丁之刃造父之車沛乎有餘閒也其任學兼優而
文章吏治之並擅也又何疑焉會侯今補祥符其地治大梁當
南北要塗時屬勦計必展厥疆儲壯金湯而寧幹止使經術

文獻序 卷五 松臯文集一 堂定本

之效顯白於世不徒以擊悅見長也至其所為文精鍊有法度
不為枝葉之詞海內具眼者自能識之○余未暇具論姑就世之
急于會侯者進而望之遂膏於其簡端

錢礎日曰篇中雖以文章吏治並說其實專重在吏治上文
章特其飾治者耳故說到為文處只輕輕點一二句體何嚴
也

學文堂集序

馮漢

今舉子第進士後率十年而始得請予選人故言者往往以仕
路壅塞為病此甚不然孔子曰學而優則仕仕者以行其所學
也漢世朝廷有大政事可疑者則令公卿以下與博士以經義
雜議之近代士洙第時為制舉家之禁不暇旁及一書一旦舉
于禮部殿試後畀以民社之責或有在六曹者當事有所難決
問以前代之典與所宜行瞪目咋舌而不知所謂有志者乃始
似不讀書為學問然固有所不暇矣故其以鹵莽敗者無論即
守選所至以為良吏不過二三十年退而頽然身與名俱滅
也○若今第進士後十年得以其間肆力於學考古今治亂得失
之故上以經術佐天子而下亦不失以閱覽博物自命作者之
林斯不亦善乎乃每三年所得士即甚少猶百五十人當數載
謁選畀以民社問以所難決則猶然無知鹵莽者既敗而守繩
墨者退而無所聞于後世自若也蓋其十年之力固或盡之于
謁請託奔走勢利之塗及傲睨鄉曲以習為肥家保身之學而
無事且棄之飲食博塞而已○視讀書為文章不以為此經生之
事則曰名士之習吾不暇以為嗟乎此士負朝廷而非朝廷之
士也○毘陵陳子椒峯予所取士也成進士六年而非者寄予

學文堂集哀然已等于歐陽子蘇子之多讀其文則歐陽蘇子
之文也其學自六經諸史百家曆律讖緯當世之時務以迄神
宮小說無不究其本末而文自序記傳論碑版之文以迄詩賦
小詞無不各極其致如是雖古今天下之事當無有難之者于
以服官則無適而非其學之所及至于以是傳之後世固不徒
爲文章之士而已夫陳子昆陵之名族也少年登高第使藉家
世之餘業以爲今人之所爲者所得不倍蓰乎然陳子視若沙
蟲糞土而自以其十年之力屹屹于學以能卒有成如是所謂
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自是以往吾誠不知其所止矣讀之

既卒業喜而書以寄之

錢礎日日只仕以行其所學一語便喚醒不學人多少其間
將學之益與不學之弊縷縷說出令不學者愧而思學學者
益奮而思學先生之所以勉人學者至矣匪獨爲椒峯表其
能學已也

卷五

學文堂二

干學堂

西堂雜組序

王崇簡

西堂雜組者永平司理尤公展成之所著也展成以沈博絕麗
之材馳聲苑苑所爲操觚滿志者亦既綜西京之爾雅擅晉魏
之蔚然矣迨出理大郡神明之譽聲噪三輔而門庭肅然常若
無事復肆力于撰著余嘗嘆古之以治行稱者如傳記所載瀕
川南陽輩出聲施赫奕而文詞不概見若夫晉之彭澤唐之蘇
州治行未聞其爛然史冊而詞章至今傳之豈文詞與治行有
異致與自古能兼之者何鮮也嗟乎天地間萬物之情莫不各
有所至學者誠得其所至凡山川之所以悠浩日月之所以晦
明鬼神之所以微顯禽魚草木之所以飛游翳蔚無不可以其
所至以各得其情于以抗聲藻而副治理夫寧有異哉展成亦
惟得其情之所至耳友人徐公肅自永平來述展成之意以斯
集屬敘于余于時方棲西山覽賸低徊久之因陟巖巖陟柘柏
讀其賦暨以下所謂漱芳六菴採遺于載非山間之蒼崖霞落
古澗泉飛乎讀其文傳序記所謂澄心渺慮耽思傍訊非山間
之翠嶽雲除層巒雨沐乎讀其論贊銘劄所謂躡躡于意表者
斯山間之風入松霧迷壑蟻兒而翔鸞鶴者庶幾似之讀其
說問連珠諸類端而曼曲而直正如平林日上禽繁山響誠可

卷五

西堂雜組一

干學堂

以○臚○曠○遠○曠○深○澈○遐○心○矣○余○愧○無○文○未○能○窺○其○所○至○亦○藉○山○中○
所○睹○以○彷彿○之○付○公○肅○以○復○展○展○具○日○者○采○士○民○之○歌○按○考○功○
之○績○為○之○敷○揚○治○行○者○尚○未○有○艾○也○以○視○古○人○所○鮮○能○兼○者○展○
成○優○然○如○此○其○以○照○羅○千○古○為○何○如○哉○

錢○礎○日○曰○展○成○雜○組○一○書○猶○相○如○之○合○組○安○石○之○碎○金○也○先○
生○序○之○其○玄○晏○之○序○三○都○乎○此○書○安○得○不○傳○耶○篇○中○以○文○
章○治○行○並○發○先○生○所○賞○不○獨○在○文○于○此○知○期○望○非○淺○

卷五 西堂雜組十 十卷項

冬夜筵記序 法若真
君○雖○聖○必○不○敢○以○君○之○聖○而○忘○其○忠○子○雖○賢○必○不○敢○以○子○之○賢○
而○去○其○勞○所○以○忠○臣○事○主○或○去○或○留○或○遠○或○近○終○其○身○必○求○死○
舜○吾○君○而○後○已○至○父○之○視○子○未○必○賢○聖○皆○起○一○家○然○為○人○父○者○
視○其○子○自○幼○至○少○自○少○至○長○亦○無○一○日○不○以○君○子○之○道○期○其○行○
事○亦○無○一○事○不○思○吾○子○若○孫○之○行○事○可○以○見○古○人○非○迂○也○忠○臣○
慈○父○其○情○有○不○能○已○者○也○正○宗○伯○敬○哉○先○生○父○子○得○君○亦○云○盛○
矣○其○功○業○麟○並○思○退○老○亦○云○勇○矣○即○總○憲○公○謙○以○處○益○和○以○
躬○履○抗○疏○敢○言○天○下○想○望○其○風○采○者○可○謂○仁○人○之○利○矣○而○先○生○
樂○古○讀○書○寒○暑○不○輟○日○必○作○字○數○行○作○書○數○集○其○於○冬○夜○不○蚤○
寢○處○招○其○諸○子○若○孫○環○立○於○側○摘○其○古○人○事○若○若○今○人○之○善○行○
若○若○述○其○先○君○之○積○德○若○若○凡○一○言○必○識○一○行○行○行○相○接○冬○未○
盡○而○成○帙○丁○未○秋○余○小○子○留○京○師○即○館○青○箱○之○右○偶○出○讀○之○命○
小○子○曰○此○老○夫○謹○謹○不○皇○痛○寐○以○戒○諸○子○若○孫○之○數○語○也○余○小○
子○拜○手○曰○先○生○之○子○若○孫○可○謂○賢○者○夫○何○事○拳○拳○先○生○曰○余○嘗○
教○諸○兒○做○官○閒○時○便○須○讀○書○又○嘗○訓○諸○仲○季○曰○見○輩○讀○書○認○是○
自○家○事○便○不○教○亦○讀○若○視○為○父○兄○事○雖○教○何○益○予○小○子○歸○而○書○
之○紳○即○寄○予○子○若○孫○曰○此○為○人○父○者○情○至○語○也○識○此○數○句○便○受○

用一生不可現此箋所載尤古今賢聖未了之心傳維考等語錄而起者乎余先君子怡雲同先生皆薦丁卯籍亦恒取事績錄而訓余命曰鑑約早催兵火刪述皆焚余小子復不能繼父志如先生父子之稱眉山奕奕也嗟嗟亦惟再拜而讀其書

張秋紹曰將忠君愛子並說起便合大臣為政于家成教于國之旨稱誦得體

錢礎曰此文全從夫子愛能勿勞忠能勿誨二語發出然

先生以愛為忠以勞成讓又非泛常忠愛可比凡為國子者

各宜書一通置之座右

支嚴序 卷五 夜夢記二 十一 定本

介和堂集序

孔門四科文學政事各居其一龔黃卓魯之懋績買董班馬之文詞徐庾鮑謝李杜諸家之詩律上下古今兼長並美者指不數屈也待巷任侯鍾越山之秀以名進士起家筮仕我郡之海邑甫下車盡反前人之苛政而一出於寬大不三月而與人之誦遍於郊原侯且為之簡獄訟寬力役務為安靜以休養民力比年以來國賦足而民不困海邑奏績為諸縣最循卓之譽騰於國門不次之擢且暮間事耳戊午春正月 皇上慨朕思復古右文之治命內外臣工各舉所知應博學弘詞科中丞某公首以侯應秋七月侯以徵書致迫翩狀就道士民之攀轅而臥轍者咸引領而望曰 聖天子其復畀我侯乎庶幾增秩賜金而重蒞海邦也已未暮春之朔 當宁臨軒嵒嶺薦進薦舉羣賢而試之侯之名已在高等願以江南財賦重地遷城為瀕海岩疆安得此廉幹通敏之臣而任之於是召對賜燕俾復厥職邑之士民咸為之額手而相慶也侯蒞政之暇進書紳以迨多士鼓吹駢雅激揚風流弦誦之聲比戶而是非下吏治兼擅其長如我侯者豈易幾此耶往者握手京華開尊道故出詩文諸刻見示上漸漢翠下掩三唐夏金石之聲發雲霞之氣大雅未

壁○正○始○猶○存○所○以○起○頽○風○而○式○獲○學○者○于○是○乎○在○異○日○以○循○良○
卓○異○徵○居○密○勿○論○思○之○地○列○文○學○侍○從○之○班○余○與○侯○廢○卿○雲○而○
歌○喜○起○將○有○待○也○

顧○茂○倫○曰○任○公○才○華○盖○世○其○治○行○復○能○以○實○心○行○實○政○今○日○
循○卓○舍○公○其○誰○釋○堂○先○生○此○文○實○其○先○導○也○

錢○礎○曰○說○得○文○章○治○行○躍○躍○神○動○却○復○言○言○真○切○誦○而○非○
諛○美○而○不○溢○海○邦○寶○積○具○見○於○此○非○獨○為○介○和○堂○陳○其○勝○樂○
也○

序 卷五 介和堂二 十學草

復舉堂文集序

庚○戌○夏○四○月○會○飲○于○米○山○堂○王○子○丹○麓○在○焉○酒○半○出○其○集○請○予○
序○予○是○日○樂○甚○心○許○之○堂○三○楹○踞○水○上○是○惟○西○湖○之○委○遠○望○皇○
亭○諸○山○邨○尾○東○去○若○列○壙○而○為○之○焚○者○堂○之○陽○復○構○成○一○山○與○
戶○外○諸○山○相○對○高○不○三○四○十○尺○而○屈○盤○不○可○驟○竟○雜○蒔○松○栝○陰○
翳○晝○不○見○日○光○其○趾○與○泉○吞○吐○飛○梁○承○之○自○昔○園○圃○之○盛○不○過○
依○山○陶○水○享○造○化○之○成○功○近○世○始○有○壘○石○為○山○掩○抑○上○下○以○象○
巖○谷○而○築○室○其○隙○為○譙○遊○之○地○者○然○拙○室○作○之○往○往○有○發○積○可○
指○處○未○敢○遽○以○為○山○也○米○山○則○誠○山○矣○丹○麓○曰○米○芾○畫○師○董○源○

文獻序 卷五 復舉堂一 十學草 堂定本

而○傳○於○世○者○數○卷○多○烟○雲○縹緲○之○致○其○於○源○何○如○也○茲○山○之○稱○
米○又○安○取○焉○予○曰○予○之○詩○若○文○離○為○雜○種○浩○漸○不○可○極○方○根○抵○
古○之○作○者○不○詭○于○道○而○卒○不○徹○其○發○膏○腴○覆○以○蹈○于○吞○刺○之○譏○
亦○猶○是○也○不○觀○夫○臯○亭○諸○山○乎○彼○其○涵○青○蘊○紫○雲○物○蔽○虧○延○袤○
數○里○之○外○一○日○之○展○齒○未○足○窮○搜○變○幻○之○奇○而○此○之○列○于○堂○下○
者○布○武○可○數○其○廣○狹○易○知○也○然○而○吾○與○子○之○散○步○而○登○狎○坐○而○
飲○怡○神○宕○思○累○遊○息○而○不○厭○者○臯○亭○不○與○焉○且○欲○坦○而○丘○成○欲○
峻○而○岫○起○欲○邃○而○洞○壑○列○羅○之○庭○戶○之○內○視○其○力○朋○易○致○而○後○
徐○相○其○成○或○有○過○于○天○地○之○自○然○者○然○則○文○亦○貴○乎○自○得○之○而○

已矣自得者法也非古人之所預設也故山可以爲畫可以爲
園可以喻文章而觀衆妙丹麓方已得之而爲詩若文者各有
其法而又何疑乎飲既罷次其語而歸之

錢礎日曰通篇將山與詩文反覆相形而歸之自得者法一
語真不易之論文之起伏結構尤令人不可思議春容乎人
篇也

文序 卷五 改舉堂二 十學

王于一遺稿序

周亮工

比年以來歲非龍蛇而一時文人傑士如溫陵黃東崖先生以
及中州買靜子豫章徐巨源白門陳涉江顧與治朱遠公張大
風皆相繼厭世而吾亡友王于一則尤可嘆惜不置也方于一
之遊于越也渡江過京口歷吳門達于武林以彼其才交遊半
天下所至宜無不合乃棲遲湖上落落者兩載卒以客死死之
日囊無一錢至不辦棺殮賴陸麗京駿子問毛馳黃諸君子經
紀其喪廣陵諸君子復釀金俾其子往迎其柩扶歸江右又收
合其生平之文哀爲一集俾余授之梓余因得而論列之于
其先南州人世其尊人太僕公止敬先生家學少有聲于時自
止敬先生歿喪亂齋蔡始遊廣陵遂家焉余時在廣陵知于一
深且悉于一好讀書爲詩尤工古文辭偶有所得激鬱纏綿瀟
灑渾脫取抒已意而止未嘗輕爲人屬筆人有所求問應之不
可迫以時日俟其意與興會胥屬而後免起鵲落一決而就故
意之所至滔滔汨汨雖揮灑累日夕不見其竭意所不至不復
強爲甚有經歲不成一字者間友人讌集卽席賦詩于一頽然
甘金谷罰退亦終無所應其不能爲無意之詩文也如此及成
出以示人必先佈其大意所在而後許人讀讀未數行則又卒

文序 卷五 王于一遺稿一 室定本

語人曰止此中意復如此如此也若是者數四而後人得卒讀且更從旁爲之點首擊節然撫掌大笑甚有哭失聲淚縱橫下者至以金石碑版之言請交成輒睥睨曰此等文不當以數百金爲乃公壽耶以故鄉里間多怪之然至其見人之作有當于其意者則亦爲之點首擊節撫掌大笑哭失聲而淚縱橫下固無異其所自爲余南還遇于一干武林于二曰公返耶濟叔無恙耶聞齊叔與子偕返則淚下因背誦余若盧中其詩或某句則聲淚俱下然後知于一之所爲蓋皆出于至性而人之怪之者固不足怪也嗟乎于一之人若此可以知其文矣顧于一性豪侈不事家人產雖數田細遇有所遺贈不能如筐篋自守狀見名籍法書圖畫鼎彝諸玩弄物不吝數十百金購之雖廢朝餐缺冬襦不之恤也以是貴盡散略無餘蓄不能盡刊其生平之文間有授梓者終以不繼未觀厥成今于一死矣尚不及其時爲之謀不朽而使其奇文淹落不傳于世顧非爲之友者之過耶于是合武林廣陵諸君所奇叅以于一庚寅授余俾入文選中者盡付之剞劂自是以後天下讀于一之文者亦必有爲之點首擊節撫掌大笑哭失聲而淚縱橫下如于一之所爲者而不必于一之自爲之也嗚呼于一可以死矣惜于一之詩

文選序 卷五 王于一遺稿三之一 堂定本

不多見輯而傳之不無望于二三同志者或曰于一自刻其文爲之評騭而別以丹鉛則傳于一之文宜加評點使于一之性情見焉于一之志也余曰否否點而評之非古也文之佳美讀者自得之于一之文有目者所共覩也且夫古人之書評臨而丹鉛之者有矣章疏節釋字節句比而使古人之意遂止于此焉何其視古人之甚小也以鹿門八家之評有識者尙不能無遺議焉後之人其亦不可以已乎

李仁熱曰先生此文寫于一有頰上三毛之妙
錢礎曰日前說等長不苟作交後認自出衣軀諒恐可厭矣

固不易作亦不易評也中間寫出爲文得意處盡態極妍真是于一知已

文選序 卷五 王于一遺稿三之二 堂定本

宋文選序

李贊元

予視嵯兩淮為舟車水陸之會衣冠麟鳳咸戾止焉公餘稍暇每思網羅文獻討論典籍以佐熙朝右文之治梁溪顧子修遠示予兩宋文選繙釋摩娑如獲異珍乃捐俸版行且屬同官共襄之作而嘆曰顧子之有是選也其為烈於文苑盛矣哉抑可謂獨當其難者矣遠不具論即就宋言宋以宋人選唐文者莫博於英華以宋人選宋文者莫核於文鑑此二編者既已弁冕藝林廣布海內矣然英華之選太宗既平吳越盡收諸國圖籍俾降王舊臣各出見聞於是李昉宋白扈蒙徐鉉輩擬其精

文選序

卷五

宋文一

十卷本

要以類分之積又命王祐蘇易簡等始太平七年終雍熙三年不出於一手不成於一時文鑑則呂伯恭獨肩之然大牛本江佃文海又以上命盡取秘府諸書及士大夫所藏本朝文集編類而後成蓋皆乞靈於帝簡徵文於天祿繫銜於史局給費於大官登高而呼何求不得未有若顧子以一名孝廉起菰蘆中竭茂先之家乘罄康成之博附經營搜輯訂定表章使上自建隆下逮德裕三百年人文粲然肩列若梗楠梓杞之聚鄧林琮璞蒲壁之班庭實者也且英華雖卷帙浩繁考是時印本絕少元白韓柳之文尚未甚傳曲江拾遺輩猶稱罕見故修書者於

柳州香山德輿商隱遺翁昭諫皆全卷收入披沙簡金勢有不暇伯恭文鑑極為考亭水心所賞但斷自宣靖既非全璧且體沿前選義取宸覽所編諸類以備禁庭供奉進賢筆札則有餘以極文人之致擅名山之藏則不足顧子茲選一出一入俱挾風霜非大雅不收非正宗不取而又盡刪詞賦排偶與應酬場屋之體即歐曾蘇王六大家亦以專行置之領雋標鮮拔幽采隱俱出人耳目之表使觀者不知為有宋三百年之文而以為從來未見之奇書也蓋博如英華而簡嚴過之核如文鑑而奇逸過之以視二編不知者謂鼎足三分知者謂後來居上况柳

文選序

卷五

宋文二

十卷本

宗直成叔陽輩紛紛餘子所論定何足軒輊哉公諸海內既令天水一代快延陵之觀樂且為南渡諸賢代女媧之補天世不乏蔡中郎張司空歐陽文忠輩與予必有裝寶方響之合矣至顧子言語妙天下執中原牛耳幾三十年鄴架縹緲不啻鄉塚二西名聞著述自予所流通杜註及此編外更有元文選元詩選明文選駢註莊註韓註隨筆習察等書尚秘枕中而於勝國史事尤多論議余見其三朝列傳百有餘篇筆力直逼龍門班范遜不及也異日謂帝承明金匱石室從容授簡將重有賴焉歸誠鴻業鼓吹太平豈異人任也哉予不佞請以是編之行

為執及前驅而已

錢礎曰：通篇將英華文鏗二編錯綜比類而求，文選自成勝觀。至於卓識高見，止下千古，確有定衡，又不獨為有宋一代文論斷已也。

文選序

卷五

宋文三

以下原缺

以上原缺

文選文選序

魏 禧

水○生○於○天○而○流○於○地○風○發○於○地○而○行○於○天○生○於○天○而○流○于○地○者○
陽○下○濟○而○陰○受○之○也○發○於○地○而○行○於○天○者○陰○上○升○而○陽○畜○之○也○
陰○陽○互○乘○有○交○錯○之○義○故○其○遭○也○而○文○生○焉○故○曰○風○水○相○遭○而○
成○文○然○其○勢○有○強○弱○故○其○遭○有○輕○重○而○文○有○大○小○洪○波○巨○浪○山○
立○而○洄○湧○者○遭○之○重○者○也○淪○漣○漪○瀲○披○展○而○審○理○者○遭○之○輕○者○
也○重○者○人○驚○而○快○之○發○豪○士○之○氣○有○鞭○笞○四○海○之○心○輕○者○人○樂○
而○玩○之○有○遺○世○自○得○之○慕○要○為○陰○陽○自○然○之○動○天○地○之○至○文○不○
可○以○偏○廢○也○無○錫○錢○子○礎○日○博○學○好○古○既○自○以○其○文○章○名○天○下○

文選序

卷五

文選一

堂定本

復○取○天○下○文○甲○乙○而○選○輯○之○命○曰○文○選○夫○激○文○之○小○者○也○礎○日○
其○何○以○是○名○吾○覽○其○書○有○忠○臣○孝○子○義○士○節○婦○之○文○足○以○震○動○
天○地○搖○撼○山○嶽○若○黑○風○白○浪○之○起○於○晝○日○而○蛇○龍○鯢○鱣○怒○跳○嬉○
櫛○於○其○間○願○退○託○於○澱○以○自○名○其○謙○謙○之○志○固○有○然○與○然○吾○嘗○
泛○大○江○往○返○十○餘○適○當○其○解○維○鼓○柁○輕○風○揚○波○細○澱○微○瀾○如○抽○
如○織○樂○而○玩○之○幾○忘○其○有○身○及○夫○天○風○怒○號○帆○不○得○輒○下○楫○不○
得○暫○止○水○豕○舟○立○舟○中○皆○無○人○色○而○吾○方○倚○舷○而○望○且○怖○且○快○
覽○其○奇○險○雄○莽○之○狀○以○自○壯○其○志○氣○然○且○登○舟○之○初○風○水○所○遭○
遠○若○是○則○必○不○敢○解○維○鼓○楫○蹈○危○險○以○自○快○夫○世○之○樂○小○言○而○

畏大文也久矣故錢子以激導之與錢子之選有忠孝道德經
濟之文以為洪波蕭閒之文以為漪澗靜深之文以為寒潭
藻之文以為麗水懸鼠夸父各滿其腹若是則已矣余姑妄言
之以塞弁首之責

錢礎日曰風水成文天然妙義於文中見大小即於文之小
中見大後泛大江一段就身歷處指點出來目眩情移意境
萬狀而為文之義已躍如矣○一篇蘇長公文字

文序 卷五 文選一 十峯草

文津選序

蓋聞物之相雜曰文文之所貫曰道是以昔人穿床踏地
汲冢之書下帷覃思時究魯宮之篆讀騷而思君父觀卦而發
陰陽身在蓬山瑤枝採於仙史味生蘭室芳草佩乎佳人自非
藝苑珠騰文峯霞立鮮克臻其妙矣王子丹麓武林人也烟雲
翰墨山水衣裳孝友性成圭璋質潤春華爛其雅什曉月寫其
神儀家若策馬之奇人傳換鶴之韻座携斗酒霞氣泥于金莖
軒種叢篁簫聲懸乎翠幹落庭松之餘映對池藻之新榮冥聚
瑤篇冥搜寶笥江鶯選樹影動縹緲海燕拍花潏流湘絳或臨
柳岸捲綸釣以評文或汎桃堤岸簪冠而定價或躊躇清漏空
催蜻蛚之吟或賞鑒寒燈竟廢鴛鴦之夢辨獄中之劍氣吹關
上之藜輝網異寶于滄波珊瑚一色獵奇毛于大澤鴻鵠千群
為力甚繁盡發龍巖之秘其成不易早窺麟管之函加以良友
箴規高朋贈答古今綺語先後英詞品類既分體裁各異賦則
雕甍列在別館幽閒序則落葉吹蓬哀歌淒楚記以柳州為法
比永治之黃神傳以潞水為宗配昭陽之飛燕賓王討武之檄
韓愈送鬼之文理遣之談論非老肯名教之樂書備儒風修啓
者湖濱良會悅親西子之眉騁辯者紙上雄姿如接張儀之舌

鼓其巧說郭倡諧語之窮賞其題評劉認文心之美四席之致
姬發有銘五柳之稱陶潛自贊哀傷則蔓草迷榛悉染狐狸之
血墓誌則荒墟古冢堪憫願願之碑故以備博綜爰合爾雅之
載汰謬妄不同神史之編感物興生即酌留侯之酒撫時景至
還勞車胤之螢當鹿主之頻揮寶龍賓之愈灑允惟淹貫不負
弘通若夫廣稽又有我友張君祖望陸子蓋思斯文共研左右
商確茂先石鼓之識士衡洛下之才適際斯時略言披覽希轍
室邇禹穴交通錢唐潮河西郭之清流邂逅北門之雅彥快瞻
赤軸獲觀青箱謹撰短章式題全集嗚呼序有慚于皇甫選無
交源序 卷五 文律二 堂定本

魏乎昭明繼軌連車散此曹祠之富編皮折竹探茲鬼谷之幽
布諸國門揆光芒於壁府藏之石室通變化于丹泉云爾

錢礎日日丹麓所選小品芳英竝擲韻致兼收洵文章之津
梁也定菴先生復以駢麗之詞揚挖盛美高華典則雅與文
稱此序傳而其文亦傳矣

天備子集序 劉玉瓊
以太史公爲其祖以歐陽文忠爲之嫡家而因而奉之雖變化
不離其宗舍艾東鄉其誰與東鄉守廉隅謹法度久之雷鼓怒
發霜鐘獨鳴又如應龍神驥驥首騰騫自不失其容與翱翔抑
送控縱之外而後天下之淫哇雜響紛然退聽不敢與爭故天
下莫不知有東鄉者然而東鄉之精神不田也東鄉之精神在
斥異端明絕學一字之天二氏一語之近六朝若使之挽天河
而洗濯之不去不已是所謂東鄉之精神也東鄉之言文猶之
言經東鄉之言經亦猶之言道經不可以義外程朱文不可
交源序 卷五 天備子一 堂定本

以一語戾歐史於是與天下咸奉規矩而守先王則天下之人
心正學術明天下之人心正學術明而後東鄉之心乃大快故
東鄉之志又昌黎韓子之志也以昌黎之志爲歐陽之文故其
志尤不可及然東鄉見其志於時文而定待存見其志於古文
而天備集存其旁而出之一代典章故實體樂政治之間若曰
天下果有驚才絕藝其亦於此加之意乎彼二氏之誕以幻六
朝之浮以華百家諸子之支離憑漫而無當亦安所可用哉故
論東鄉者既觀其志又錄其文錄其文又必錄其有關於一代典
章故實者而以服才驚藝絕之心此大較也啓願之間其大著

矣○昔○之○時○文○從○之○者○半○著○之○古○文○不○從○者○亦○半○其○不○從○者○奉○
王○元○美○而○爭○之○不○知○元○美○若○起○必○從○東○鄉○何○也○元○美○嘗○非○歸○太○
僕○矣○老○而○後○悟○其○非○也○就○太○僕○家○索○畫○像○題○之○幾○於○鑄○金○絲○織○
之○意○焉○夫○太○僕○亦○歐○史○嫡○耳○元○美○能○信○太○僕○奉○元○美○者○不○信○東○
鄉○斯○以○為○之○元○美○歟○

錢礎曰東鄉之文以太史公歐陽文忠為宗其派甚正而
因心變化又絕無歐史之迹而自鑄一東鄉此其文為不可
及也通篇揄揚盡致言言皆實天備子一書安得不傳耶

文序 卷五 天備子二 十一卷草

志壑堂集序 施維翰
士○君○承○荷○能○立○不○朽○業○弗○論○在○朝○在○野○其○英○華○瑰○瑋○之○氣○皆○可○
以○傳○淄○川○唐○濟○武○先○生○年○方○終○買○拔○巍○科○讀○書○中○秘○言○論○事○采○
雄○跡○一○世○舉○朝○以○公○輔○目○之○曾○讀○其○請○停○無○益○纂○修○求○言○甚○殷○
等○疏○養○諤○不○阿○直○與○昌○黎○佛○骨○表○承○叔○朋○黨○論○鼎○峙○嗣○莖○易○之○
遯○退○而○于○野○高○臥○般○水○之○陽○撫○孤○松○陟○峻○嶺○上○下○千○古○迹○其○所○
得○發○為○詩○文○名○曰○志○壑○堂○集○嘗○慕○吳○山○越○水○奇○勝○同○高○念○東○李○
吉○津○先○生○躡○屐○鼓○棹○徜徉○容○與○游○覽○所○歷○間○以○咏○歌○彙○成○日○記○
予○向○聞○先○生○品○望○恨○未○得○締○交○冬○杪○暇○荒○至○其○邑○造○其○廬○促○膝○
晤○語○傾○益○也○已○而○如○故○苟○若○無○人○者○因○詢○其○生○平○述○作○今○茲○徂○
暑○惠○我○全○集○公○暇○卒○業○不○啻○如○樓○煩○之○遇○下○相○也○凡○人○才○學○要○
期○文○質○相○宜○體○用○具○備○今○世○操○觚○家○摘○錦○鋪○繡○非○不○燦○然○可○觀○
試○與○謀○經○濟○則○茫○然○返○矣○馳○騁○功○名○者○抵○掌○談○世○務○聚○米○畫○地○
亦○可○起○而○兄○之○行○事○若○與○吟○風○弄○月○酌○雅○粟○經○或○非○所○優○無○他○
才○與○學○限○之○也○今○先○生○實○克○兼○瞻○詩○杆○袖○于○予○心○文○有○裨○于○時○
政○其○論○議○如○河○源○東○注○千○里○一○曲○皆○有○根○據○擬○諸○漢○魏○殆○昌○言○
潛○夫○也○歟○每○吟○一○句○非○落○雁○鷺○入○即○光○芒○萬○丈○性○靈○直○繞○繞○惜○墨○
間○當○昌○隆○之○代○侍○從○承○明○上○足○以○備○顧○問○下○足○以○薄○風○雅○乃○期○

文序 卷五 志壑一 十一卷草 堂定本

其三十年來在朝僅幾易春秋餘俱在野時也未大厥用豈不重為扼腕雖然子瞻非元祐所稱奇才哉內外出處何嘗定正今其文千百載不朽則志壑堂即等諸東坡集也誰曰不可錢礎曰曰潘川之為人為朝野所重其立言亦不朽業也得雲間鉅公序之愈不朽矣至以奏疏比之昌黎永叔詩文比之昌言潘夫未復以東坡之才與文相况豈非儼人於其倫耶

卷五 志堅二 平峯集

澹寧齋續集序

宗元豫

少廷尉映碧李公澹寧齋全集有奏疏有史論有序記傳詩題跋書牘等作凡若干卷閣學石齋黃公馬龍石左公徵士門山張公業為之敘行世已又輯續集若干卷命元豫一言標其旨既卒業而瞿然有深感也古今文章自三代後莫盛于漢太史公而外若賈長沙之博司馬文園之麗龍大夫之核董膠西之純揚中散之與班蘭臺之曠皆卓犖成一家言為後世稱至劉中壘諸疏諸書武鄉二表尤令人流連悽惻不已蓋諸子立言于昇平其文磅礴而春容立子立言于危亂其文剴切而悲憤春容者固足感人而悲憤者感人尤深非二子文章度越諸子亦所遭世勢然也公官諫垣在毅廟末造國勢蓋岌岌矣公封事凡數十上批鱗觸忌深慮碩畫中外傳誦謂其剴切不減中壘此夫人能知之言之迫歸田諸作或援古傷今或感遠寓近體不必二表而悲憤之情同此非夫人能知之言之而有識者獨知之契亦公之所以自靖自獻俟後世而無愧者歟公弱冠登朝敷歷中外身居繁劇手不釋卷乙酉而後杜門謝客于七畧四部之所紀錄靡不瀾覽而于史學尤深正史外旁及藝史家乘參伍考證折衷畫一尤從來著作家所未遑左右鉛槧

天濼序 卷五 澹寧齋一 宗元豫

午夜較讎視中壘天祿閣所閱不知多寡若何其精核殆駭駭
過之文成脫葉廣詢旁咨一字未安不憚屢易冲懷雅度庶幾
武鄧十反之風蓋公非僅抱二子之志兼深二子之學居平以
澹寧名齋意蓋深遠矣曩先水部公獲附公大父宗伯公同譜
故公屈齒德下交修孔李之好甚篤然公出為直臣處為聞人
紹宗伯公之緒而益光大之其于出處兩無所負元豫忠賤無
聞朝宁之上既不能步公後塵厥翰之間復不能沾公賡履先
水部公之緒不絕如綫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于出處兩無
所成如此視顏序公之矣為秋獻屢輟又安能望其涯涘姑識

文獻序

卷五

澹寧齋二

十卷華
室定本

一時窺測復公異時吾郡文獻足徵則有澹寧齋全集槩三先
生之序在
錢礎日日李公著作直通中壘而忠貞之氣不讓武鄉子發
以二子較公可謂儼人于倫矣說到非僅抱二子之志兼深
二子之學真知公之言

南雷庚戌集自序

黃宗義

余觀古文自唐以後為一大變唐以前字華唐以後字質唐以
前句短唐以後句長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後如平原曠野
蓋畫然若界限矣然而文之美惡不與焉其所變者詞而已其
所不可變者雖千古如一日也得其所不可變者唐以前可也
唐以後亦可也不得其所不可變而以唐之前後較其優劣則
終於憤憤耳有明一代之文論之者有二以謂其初沿宋元之
餘習北地一變而始復於古以謂明文盛於前自北地至王李
而法始亡其有為之詞人者則以爲兩派不妨並存嗟乎此皆
以唐之前後較其優劣者也夫明文自宋方以後直致而少曲
折奄奄無氣日流膚淺蓋已不容不變使其時而變之者以深
湛之思一唱三嘆而出之無論沿其詞與不沿其詞皆可以救
弊乃北地欲以一二奇崛之語自任起衰仍不能脫膚淺之習
吾不知所起何衰也若以修詞為起衰蓋思昌黎以上之八代
除俳偶之文之外詞何嘗不修非有如唐以後之格調也而昌
黎所用之詞亦即八代來相習之詞也然則後世以起衰之功
歸昌黎者何故是故以有明而論餘姚崑山吳陵晉江其詞沿
唐以後者也大洲浚谷其詞追唐以前者也皆各極至處顧未

文獻序

卷五

南雷一

三

十卷華
室定本

可以其詞之異同而有優劣其間自此意不明末學無知之徒
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不求古文原本之
在相與爲膚淺之歸而已矣庚戌冬盡雨雪餘十日而不止
野凶荒景象慘澹聊取平日之文自娛因爲選定以序事議
者編於甲考索者編於乙古今詩編於丙昔元白編次其集於
穆宗朝題曰長慶集郝伯常集其文於甲于命曰甲于集今余
編次於庚戌遂題曰南雷集又余生於庚戌其支干爲再
遇也念六十年來所成何事區區無用之空言卽能得千古之
所不變者已非始願吾願先聖以庚戌生其後朱子亦以庚
戌生論者因謂朱子發明先聖之道似非偶然余獨何人以此
名集所以誌吾愧也

錢礎曰曰梨洲先生理學有源而于文章亦深得原本所
其曰千古不變則原本之所在也讀南雷集者讀其自序
邪也

孫介夫文鈔序

孫子介夫文鈔若干卷嗚呼介夫之文不離古不泥古史漢八
大家之文而亦介夫之文也文逮司馬遷班固規矩方員之至
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諸人起窮討而爲疏狀論議序記碑誌陳
事開理明是非辯得失條分縷析其神氣其風度無不本于史
漢者而布置益嚴密文之有法方員之有規矩也世之好異之
士乃倡說曰堯典義盡彼則安放古自我作空疎寡學之徒幸
其言之便利也羣而和之目未視古人之誤著私知妄造誑警
聲誇蒙雅頌白閉戶習舉業者卽以制舉之藝去承破改比股
而充代咸嚶嚶示人曰此疏狀也此論議也此序記碑誌也斷
木爲棋椀革爲鞠莫不有法六經之餘文僅在茲而荒繆無所
準但自我圖之高于寓託以飾其空疎何其無忌憚而不恤人
之笑也世之博學者矯枉過正曰辭貴爾雅每構一文罔羅舊
聞掇拾成語鯁鯁某字依于某篇某句採于某篇所謂疏狀所
謂論議所謂序記碑誌浮華盈積無一由已出公相剽襲卒歸
于臆腐兩者鈞病也寡學者其文病博學者其文病已矣乎文
終難復古乎介夫之于史漢八大家猶八大家之于史漢發揮
詳暢而神氣風度質之古人毫釐悉合又不能名其孰史

漢○孰○八○大○家○余○故○心○服○介○夫○也○抑○左○國○精○練○沉○與○可○與○史○漢○
輔○而○行○八○大○家○之○所○不○廢○也○弊○則○鏡○削○之○甚○而○傷○其○渾○雄○左○
且○然○况○其○他○估○屈○登○牙○者○邪○文○之○詭○怪○譬○食○之○昌○歌○羊○
僻○者○嗜○之○世○或○慕○新○奇○厭○平○常○尊○之○于○史○漢○八○大○家○之○上○思○以○
易○天○下○舍○梁○肉○而○啗○昌○歌○羊○秦○又○欲○入○之○舍○梁○肉○而○啗○昌○歌○羊○
策○噫○其○近○狂○惑○矣○介○夫○之○文○間○揣○摩○左○國○旁○雜○莊○騷○而○不○啻○
國○一○正○之○以○史○漢○八○大○家○故○足○多○也○古○人○之○于○古○人○之○文○師○其○
意○而○已○遷○周○紀○述○武○王○入○商○紂○宮○之○荷○罕○旗○把○鉞○執○劔○者○顧○命○
之○指○次○者○也○而○其○讀○祝○之○中○廟○以○武○王○再○拜○稽○首○固○效○之○于○
光○傳○為○尚○書○令○之○讀○奏○文○未○有○無○所○本○又○不○割○襲○而○祇○師○其○意○
率○可○見○耳○愈○宗○元○脩○諸○人○文○之○如○斯○者○其○善○者○也○文○之○不○如○斯○
者○其○不○盡○善○者○也○余○因○介○夫○之○文○而○及○之○以○告○世○之○為○文○者○
錢○礎○日○說○盡○作○文○之○弊○道○破○作○文○之○法○議○論○典○確○亦○復○正○
大○于○此○知○介○夫○之○文○即○于○此○知○伯○穎○之○文○

文獻序

卷五

孫介夫二

十一

十對軒
堂定本

吾○邑○父○母○以○循○卓○召○者○自○吉○陽○李○後○幾○三○四○十○年○而○荆○溪○莫○侯○
繼○之○吉○陽○去○時○衰○刻○其○政○績○文○章○凡○若○干○卷○日○退○思○堂○集○今○莫○
侯○從○學○較○之○請○約○取○大○典○則○可○垂○不○朽○者○錄○成○六○卷○亦○日○退○思○
堂○退○思○堂○者○內○署○之○正○也○自○吉○陽○李○至○今○莫○侯○三○四○十○年○開○居○
其○堂○者○適○有○十○餘○人○課○最○不○能○益○而○三○此○其○餘○人○豈○盡○不○績○者○
哉○盤○踞○雖○可○別○刑○器○而○積○棘○不○能○成○鸞○鳳○也○吾○邑○三○四○十○年○間○
遂○有○大○不○同○者○物○力○之○凋○減○十○之○七○錢○穀○之○上○增○下○耗○者○十○之○
五○六○供○億○需○索○之○繁○迫○饋○遺○迎○送○之○海○至○者○十○之○七○八○奸○胥○豪○
猾○之○說○簡○侵○漁○十○之○九○民○素○樸○樞○瘠○殤○所○迫○而○乃○詐○相○煽○亦○十○
之○三○四○居○此○室○者○若○奔○車○覆○舟○坐○籌○未○展○而○飛○符○走○飯○刻○噪○于○
堂○之○外○或○一○年○或○不○及○一○年○而○代○者○至○矣○誠○如○枳○棘○然○遠○舉○而○
去○幸○矣○退○日○刑○器○然○則○今○之○莫○侯○又○何○以○序○此○異○數○日○枳○棘○雖○
非○其之○後○而○盤○錯○終○有○利○器○之○用○也○邑○之○難○治○若○彼○侯○之○最○
績○若○此○侯○可○知○矣○或○一○年○或○不○及○一○年○而○引○慝○之○不○違○若○彼○侯○
歷○七○載○而○日○可○考○月○可○要○歲○可○會○之○若○此○侯○更○可○知○矣○諸○大○憲○
之○其若○彼○當○守○之○側○席○若○此○侯○之○居○此○堂○成○此○集○亦○為○金○科○
之○其示○于○此○為○民○上○者○更○可○知○矣○或○日○侯○之○宰○邑○凡○三○變○

文獻序

卷五

退思集一

三

十舉草
堂定本

當始至也。清剛之氣振。堅昂。骨。發。痛。好。伏。如。神。香。役。備。立。於。水。上。諸。奸。盜。傷。息。有。避。境。外。清。止。官。相。戒。毋。走。府。史。於。清。吏。之。境。期。會。徵。集。約。束。一。行。萬。民。德。之。若。響。若。日。此。疆。項。令。不。可。在。也。既。則。藉。利。舉。諸。獎。華。少。亦。休。息。焉。兩。稅。如。期。或。後。期。徵。此。亦。不。殿。限。胥。役。向。圻。而。重。足。者。賦。垂。手。緩。行。可。無。罪。鄉。民。擊。拳。而。揖。笑。遣。之。歲。時。父。老。獻。觴。為。之。卒。爵。蒲。鞭。日。減。國。日。虛。朔。望。讀。法。教。誨。諄。復。不。倦。真。如。赤。子。之。依。慈。母。也。久。之。則。官。民。相。習。上。不。苛。下。不。擾。民。不。卒。訟。即。自。起。滅。亦。聽。之。來。則。勸。以。親。睦。勸。以。恐。箴。如。家。人。父。子。士。大。夫。精。托。不。竣。絕。亦。不。枉。從。左。右。或。乘。

不殿序 卷五 退思集二 三 十學年 空定集

異數而為聘華以來三四十一年間吾邑之第一賢父母。今考政。略。所。載。大。綱。大。紀。不。過。伯。之。二。三。良。法。美。意。足。為。南。面。師。資。侯。方。上。慰。一。九。重。敦。促。之。期。由。臺。垣。而。政。府。不。遠。咫。尺。其。建。立。更。重。且。大。者。豈。是。集。之。可。盡。然。以。退。思。集。擴。而。充。之。有。餘。矣。

錢。礎。日。日。先。說。善。邑。之。難。治。而。後。歸。于。侯。之。能。治。大。說。侯。之。能。變。而。終。歸。于。侯。之。不。變。將。其。才。其。學。一。一。指。出。先。生。真。知。侯。者。也。

不殿序 卷五 退思集三 三 十學年 空定集

蔣都諫奏疏序

徐階鳳

古稱三不朽曰德曰功曰言。然有立言而德與功即因言以立者。其惟言官之言乎。言官立一言而天子之譽回以正政事之偏弊。以釐臣工之僉壬。以去民物之疾苦。以除人有立德與功而大於是者乎。然而非可無本而出之也。有立言之志而無其學。有其學無其識。有其識而無為國為民之誠。雖謂謬然以立言自負而究不足與乎德與功也。慎齋蔣先生由循卓拔居諫垣五年。以重言忤權貴。卒致外遷。分巡潯陽。先生欲彰世祖皇帝聽言納諫之德。乃彙所歷四垣疏藁。梓以示世。余適蒞歸文獻。覽

命余序之。余敬受卒業。不禁撫卷嘆曰。先生豈僅以言顯者哉。先生未仕時。志已卓然。自命簡練。經術為濟世之學。比通籍。先宰嚴邑。躬涉吏事。以廣其識。而為國為民之誠。又以朝廷恩遇之隆。而彌篤。是以條陳彈劾。章凡數十。上皆審時扼要。剴切詳明。協機而中窾。當宁為之動色。四海藉以蒙庥。其所本者。深也。夫士當伏處之日。見時事有不愜心者。恒慷慨自期。曰。恨我不居言官耳。及筮仕。任言官。則又逡巡不敢言。或言矣。而人若所已言。不則不必言。而言之不則言之不當。而不可見諸施行。若是者。亦何裨于國。是民生乎。故曰。言官之言。非何無本而出

文獻

卷五

蔣都諫一

蔣都諫一

之也。昔韓魏公為諫官三年。所存諫草。欲斂而焚之。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章。為三卷。名曰諫垣稿。自敘于首。大略曰。諫主于理。朕而以至誠。將之。今先生奏疏。天下讀之。莫不曰。先生之善立言也。先生善立言。而大裨于國。是民生也。抑知先生之言。悉本于學識之勝。而一出于至誠。而先生之德與功。即莫大於是哉。然先生之德與功。蓋有不藉言而立者。近代言官。執簡立朝。時糾君過。摘人瑕。侃侃而言。非不風采可觀。及考其素履。多與所言相刺謬。則其奏疏。雖連篇累牘。僅可謂之龍言已耳。先生篤孝友。敦仁尚禮。居官居家。無一事不法古人。先生即無言。其德與功已足式。後進而傳奕世。矧煌煌嘉謨。入告如茲。編也乎。夫漢之晁賈。唐之劉陸。當時未盡行其言。其言至今不朽。以先生有本之言。奉俞旨者十之九。垂示百世。猶將推頌德功。臯謨伊訓。何多讓焉。是為序。

周立五曰。以有本作骨。而歸于修辭立誠。此從臯謨伊訓中。悟出煌煌大文。比於日月。

錢礎曰。曰立言。自有其本。學識與誠。即其本也。此篇一一拈來。傳出慎齋先生入告至情。竟如程伊川朱晦菴上殿說書論事。覺汲長孺魏玄成一輩。本領未辭。

文獻

卷五

蔣都諫二

蔣都諫二

水雪機序

李榕

客問於余曰：鳥瘦郊寒，若是其甚乎？曰：孟子曰：「豈好哉，何以其言之？」
 氏天下之所謂起衰者也。喪皮際東野矣，何論餘子？抑其言鑿
 肝鉢腎剗，刻與岸于卷水雪始云自讚他人，未足以語此也。客
 請竟水雪之義，曰：禮不云乎？賓於西北，是天地之尊嚴氣也。易
 之坤初履霜而上龍，賦皇霸元貞，歲一示之，貞曜先生蓋亦有
 唐運之感焉。非錢水繪雪之謂也。客曰：「濤氣華而不堅，秋氣堅
 而不潔，兼斯二者，文乃稱至夫。孟子蓋是之取爾矣。其應余論
 之曰：元和之距開元也六十年，距貞觀百有八十年，時不古若
 文澄序 卷五 水雪機一 葉 定本

治且日下，獨是人才猶濟濟然。韓柳已揭幟，大家元白亦彬彬。
 稱長慶，若李文公、張司業，皆如玉光劍氣，不可埋抑。當其駘樂
 詩抗鷹，故將變子昂之軌，談道德山水，壁壘一新矣。孟子則怒
 然股夏，殆有其焉。不知者以為雕琢艱澁，幾匹之長吉、樊宗師
 之間，而余知其憂於時也。必爲天下而水雪之肅乎，其栗烈也
 峻乎，其不可煦煦也。洞洞乎其清也，濛濛乎其空明而無滓也。
 澄乎，其滌六幕之塵也。鏡乎其開天地之房，而啓其春也。不然
 者，種種相縹，殺豆亂糞，氛埃塗澆，旋佩迷漾，非水雪之是求，無
 以齊物無以致治。此則東野之隱也。夫震澤承叔，既得東野之

意於千載之下，莫近代之文，擇其可以寒人心、喚醒人、頌譽者
 濯之以玉壺淨之，以飛巖嶺爲諫，曰：是冲冲者爾。是清澀者爾。
 經濟之大，吾姑舍是，而人得無以爲噁噁一卷水雪文，文不在
 茲乎？昔徒虛語，今乃實其所無，使東野而在，將必携之以自私
 又何歎焉。然余又有思乎宋之承叔也。其集金石文，則何如其
 集水雪文耶？歐陽與衛子或集古，或集今，各有其功矣。
 錢磬曰：日承叔之意，卽東野之意，叔則表而出之，東野之意
 見將承叔之意亦見矣。水雪機安得不傳耶。

水雪機序

卷五

水雪機一

葉

黃忠端公集序

李邦嗣

余嘗讀西漢劉向傳中壘值外戚擅命之時王鳳始握魁柄五將據重執官滿朝廷然諸王俱外家小兒騎奢相向風雖稍桀然非有包藏禍心敢圖移漢鼎而中壘上極諫封事謂鳳行汚寄治身私托公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國祚將移於外

文潞序

卷五

黃忠端一

十卷草

競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禍慘于戎敵又謂有元祐之君子便若洞見其本末是以漢史特於向傳末大書日向卒十三歲而王氏代漢異日史官當亦大書公傳曰公殉國二十一年而奄尊復用兩京之難繼作蓋古人臣謀國其諍之痛切發於至誠一言而繫宗社存亡後先同轍誠有若此之重也獨是其愛國之至慮遠計深爾終宛曲有非舉朝所能知亦諸君子所不能盡知者初不以敢言死諫便足不負國家此公所謂君子社稷

之念重於名節者也即如中壘所云劉氏與王氏事勢且並立而猶勸上厚安外戚使王氏保其爵祿劉氏不失社稷所以

有賈阿之禍縱諸君子義形共起一舉而公獨謂宜包小人之羞且挽匪類之去意在使黨禍奄禍尚不合而為一則毒烟猶未甚張狂瀾不至大倒雖公以一死從諸君子固已蚤辨之但謂身死而國家猶是恬然生民猶是父然即死不足惜無如正人氣消而國命即與俱絕靖康前禍遂如符契此公所痛哭于

文潞序

卷五

黃忠端二

十卷草

身亦復痛哭於身後者矣不亦悲哉公姚江人本與甬上同郡公少嘗從學于甬上及公死國吾鄉陳忠貞公崑疏為公請謚而公長子宗義是謂梨洲先生復以世學轉授甬上諸門人某亦嘗得登公之堂發讀公之遺集儼然見公憂國念深反覆流涕邇者公集新出先生命某序之竊謂木學小生豈敢以其文借附卷末既復念甬上後學之言或公所樂聞也故敢序之且藉使後人讀公疏草及答楊魏諸君子書庶見公倦倦謀國有古大臣憂社稷之重非僅以一諫官死國足為公千載云爾錢礎日曰從憂社稷立論真是知心文亦卓然不磨

宗梅岑芙蓉集序

邵漢儀

久知蕪城有宗子定九也然其文未見其人與詩讀宗子之詩則自避兵東陽始蓋當逃越越歌賦羅羅登十卷既奇英能者類皆窮幽發藻刻意於文以故郵函往來悉皆董惟露之篇揚亭法言之製至若烽烟障地鼙鼓震天悽愴則月暈孤城愁慘則霜芬夜暮河橋夢斷江山路難瀾陵回首以沾悲偃師還望而孽梯况復家遠洛陽人羈漳水望鯉書於萬里盼鶴信以各天當此之時登閣而標句清新懷人而發言哀斷吟章飄什於此為多豈非詩者所以遺離愁而銷寂寞者哉宗子之淚序

望重才奇固宜賦奏凌雲文成吐鳳乃當竹西烟燼隋宮蒿萊之口單舸東下言聽他邦雖好友如雲良會不輟然憶瓊花而太息夢官閣以徘徊人固有情誰能無感余披其芙蓉近刻或若李陵岐路之吟或似白傅江州之曲或山陽聞笛感歎舊知或易水悲歌妻其去國要知王謝子弟一旦別離故巷飄泊風塵回想鳥衣正多神愴流音矢咏悽惋何窮而宗子雖流離困頓之餘飲酒讀騷且猶琴瑟而懷公子結襟極而望美人夜雨秋風砧聲可聽我與宗子當日在江潭澤畔兼葭白露中也錢礎日曰情往似贈與來如答賦之骨騷之神殆兼有之

卷五

宗梅岑一

十一卷本

續虎軒全集序

朱實穎

聞古之學者必有師為師者必著書以垂于後如吾夫子問禮于老聃問樂于襄弘問官于鄉子而顏曾游夏之徒從而師之暮年而著春秋其筆削之微意同堂莫能贊也孟軻之書非軻自著亦其徒萬章公孫丑輩相與記其言論云耳傳至漢之馬季長鄭康成隋之王仲淹雖或師道未醇咸著書補家以別異于眾人韓昌黎有云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書者皆所為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退為師者之職志也金沙旋菴曹先生少負異才家于江淮即抗顏而為師擁皋比者數年

文徵序

丁酉初舉孝廉破入長安呼斗酒濯足如馬周至新豐市席帽奚囊岸猿啼嘯憶與余相遇于荒村曠野之間班荆道故慷慨傷懷似重有不舍然者及司教東五斗長饑一羶獨冷且學舍鞠為茂草子矜議乎城闕先生益鬱鬱不得志乃發憤著書余讀續虎軒文集詩文若干卷尺牘若干卷作而歎曰此昌黎所云不得行其道而著書以行乎後世者也夫以先生磊落抑塞之氣沉鬱雅澹之才使上之翔步金馬可以領頭卿雲潤色鴻業次之出膺民社亦可樹節召之勳播愷悌之績乃區區以廣文一席老其歲月勇其筆墨先生雖無愧于古之名師以

卷五

續虎軒一

十一卷本

著書為職志而國家用人如先生者此皆是也豈獨有積薪之歎也哉余友袁子重其須進先生愛士好客更能周士之緩急繞朝之贈緝袍之誼于首荷盤中見之則知先生不僅著書而著書益深遠矣余因喜而序之如此

錢礎日曰師道不行久矣亮采先生獨起而行之其道以著書為事愛士好客又出乎天性真師表也既庭此序特為之發明委曲詳盡而立論正大全從昌黎師說河東論師道中來是有關風教之文

曾庭聞文集序

宋寶穎

歲壬午余讀書吳越之二株園每論文角藝辰而往酉而歸所見東南孝秀之士以百數求其抑塞磊落負英雄之色者百不得一二焉一日軟裘駿馬直入園中主人起而肅容客執禮甚恭余從旁訊之知為江右曾子傳燈也時年甫踰弱冠與余抵掌論天下事講究師友淵源可可否不稍鯁避余臨別而目攝之曰此異人也自壬午至甲午又十有三年余計偕過都下聞秦中有曾子晚者始舉於鄉傳其古文詩歌悲壯頓挫有水車鐵馬之聲余顧之而悚然曰此異人也乙未春二月都下初

文激序

雨雪余騎欵段出門特特泥淖中見有竝轡而過者顧盼偉如揖余而言曰余二株園所遇之曾子也握手道故相得歡甚因出其古文詩歌以為贈而後知秦中所傳聞之曾子即其人也嗚呼曾子豈非異人哉曾子自南轅走吳楚入函谷度雲棧由天漢至於夏州去家幾萬餘里塞外草枯鷹健而兔肥射之血注馬蹄飲酒酣呼吹簫築以為笑樂登高而俯賀蘭望靈武山川奇險雪虐風饕虎豹森立觀元昊張吳之所以戰韓琦范仲淹之所以守何其壯也出入於賢王之幕府幾數年不能一見天子今尚書給筆墨觀書于石室而僅把三十弱翰賞油素四

尺與東南孝秀之士較其短長得失又何衰也杜少陵曰青絲絡頭爲君老何由却出橫門道橫門者長安去西域之道也占之英雄據鞍躍馬與老驥之驟首嘶風亦何以異曾子豈非異人乎抑塞磊落雖屢易其名字而卒不蚤用於世至今日而余與曾子亦將老矣可勝歎哉可勝歎哉

錢礎曰寫出庭聞來馬清狂之致宛然在目其悲歌慷慨意氣復不減也既庭文筆之妙如此

懷古堂文集序

秦 鈺

同里慎三胡先生以前侍御稱鄉祭酒余兩從兄俱自髫角受經鈺兄弟則隨先大夫後時挹春風于榆社中竊仰坦衷古道真老成典刑先大夫嘗推爲景星慶雲近代希有以訓示子孫先大夫之見昔也先生扶病來視哭之慟未幾亦化去余終身隕羊疊淚忍彈子敬琴耶戊午夏五懷古堂集刻竣仲君鴻儀氏昔抵津門委予序將辭之已而念先大夫與先生歿歎下泉宜有以慰卽考亭定羅李之書皆父執不可自外也既卒業喟然嘆曰嗟乎易稱言之弗文行之不遠設爲文不傳何當立言

自班孟堅創藝文志歷史因之兩漢而下學士才人篇目大凡悉可指數迨求其完本大半蠹蝕銷亡雖博雅君子無由舉隻字獨韓文杜詩其傳尤盛者蓋昌黎之文進于道而少陵之詩通乎史也然宇內著述家往往未窺昔人堂奧好以標榜誑惑人議論意氣務爲踔厲去之迺益遠誠有不容貌剽空襲者先生躬抱仁義性喜澗畧接人油油然矢口吶吶然初若無意于立言而天下文章輒歸之讀其文非發揮天人卽條論理亂不必摹韓而原道原性師說諸大篇之體具矣其爲詩也高華沉鬱不名一格要皆意存諷諫有會而作亦不必擬杜而哀江頭

悲陳陶悲青坂洗兵馬等作之旨存矣。由以推竊謂先生德門幼孤苦賴母教成立。與韓于嫂鄭者正相類。由李官入西臺著風采已在板蕩餘亦如麻鞋。見床床涕淚。投拾遺其才韓杜二公遭遇畧同志行不異。所謂惟其有是是以似之。其然乎。且夫文與武固左右也。弟古今全材實難足短寸長亦人物不齊之數云爾。故昌黎以晉公奏為行軍司馬。共平淮西。乃其請先入汴說韓弘使協力。及後來宜撫鎮州。軍能惟掉未舌未親三軍少陵當陽之專賦新安更以美汾陽王賦。潼關吏以議哥舒翰似知兵者。顧能故房相也。敗以致貶官。後為武所殺。文獻序

卷五

亦無預惟愜而先生監江右軍以勦為撫。遂平王。擊勦寇。救百萬生靈于阨。督撫代巡先後上其功。向余茲江臬時諸父老猶為子稱道不置。文事武備殆兼有焉。則又能補韓杜所未逮。至今宗蔭開祠。口碑載道。其人其事。史當大書。特書不一。書觀彼窮愁著書者流。區區欲以翰墨當勳績。以詞賦為君子。可同日語乎哉。然則是集也。非胡氏一家言也。百年文獻守焉。足徵異時翰廩使者取以入告。且當奉為經筵。為史案矣。必傳無疑矣。子因先生獲交於三公子。廿載于茲。皆能讀父書。踵登仕籍。方懋樹立。以圖益光其親。用敢書此。復鴻儀併質。燕貽龍壘。兩君

如不草莽予言請呼小子名。醉先生之靈而誦之。錢礎曰。曰通篇以韓杜比胡先生。可謂知人以韓杜之文與詩比先生之文與詩。可謂知言其間遭遇志行一一證合。非深相知者不能道出。至以先生經濟為能補韓杜所未逮。韓杜復起亦當心折。斯言先生之文固得此序而益傳矣。

張遠公文集序

秦松齡

韓子曰文以氣為主此千古文章家之篤論也後之操筆為文
 章者莫不以爲得斯言之旨矣迺聞取名人學士之集讀之其
 以雄博爲氣者多粗厲而畔規以和平爲氣者亦蹇緩而無當
 則又何也知於文求氣而不知氣之所自生故失之也不多讀
 書者氣不厚不尚志節者氣不振不通達世故者氣不能曲暢
 而旁流然而多讀書矣識或窒之尚志節矣才或局之通達世
 故矣意見或撓之此皆足以累氣而爲文之病噫難言之矣遠
 公張先生閩海世家少成進士未壯歲已棄旋鉞迨後入侍禁
 林及今總戎荆楚宦跡所至未嘗一日廢書自六經諸史以及
 稗官雜記無不披覽余與定交於荊州天王寺時未受總戎之
 命高樓寂然圖史在側丹黃參伍甲乙鱗比凡有叩擊酬應如
 響退而愧嘆以爲先生真讀書人也及夫往還既久因盡得先
 王之爲人繫心國家篤念朋友蹈義而動不計利害嚴氣正性
 慷慨激昂有古大臣之風壯士之槩於富貴利達泊如也仕宦
 四十餘年其間世道之升降人事之偷戚山川之險易物情之
 好惡皆熟嘗其變而知其微凡此者皆所以充積其氣而發爲
 文章者也余讀先生之文蓋三年矣其間成於宿衛侍直者十

文後序
 卷五
 張遠公一
 十峯草
 堂定本

之五成於征滇時者十之二成於荆南十之三當其親視世
 祖章皇帝制度禮樂之盛與夫宮闈之壯麗羽衛之森嚴爲文
 多融昌而駿偉其率旅南征驅馳萬里弔伏波之故蹟按武侯
 之遺墨俛仰今昔感慨係之爲文則激壯而悲涼湖湘多事屬
 望老成授鉞臨江旌旗改色於時感特達之知抱澄清之志爲
 文復沉雄而迅發至夫寄情山水之篇興懷師友之作每每不
 拘繩墨一往遙濶未可以一格定也先生在荊州每一文成必
 邀李子吧瞻與余共讀之大府凌嚴鈴柝不聞明鏡置酒展卷
 縱誦遇其得意或攬衣起舞舞間有所感觸相對歎歎材官小胥

序
 卷五
 張遠公二
 十峯草
 以下原缺

以上原缺

花悟堂集自序

方來

古今詩文有如山川尋山川者俗華與衝嵩變太行與匡廬我
 嶺變江河與湖海變天池五泄雁宕武夷諸細水又與江河變
 山川變而後峰之出入巒麓之散連洞巖之幽朗嶮曲與夫烟
 嵐之明滅泉響松濤之激激怪石之虎鬪鵲鴈波沓之起伏合
 離始各撰其靈以自盡其奇于天地之間故山水者變而後奇
 者也詩文發于山水而分胎異相亦以變而奇屈平變之騷莊
 周關尹變之子司馬遷變之史王實甫關漢卿羅貫中施耐菴
 變之詞說李白以其豁達杜甫以其沈雄李賀孟郊以其詭怪
 文設序 卷五 花悟堂集一 二十第草
 詰曲元稹白居易以其悃幅而詩之變盡揚雄變于漢韓愈柳
 宗元變于唐王安石蘇軾變于宋而文之變盡夫古之能變者
 必其才已絕萬夫其學曠觀千卷而其深識大力足以破凡庸
 追逐之習開古今靈幻之途聽其誹譽于當時而信其必傳于
 後世夫豈易言耶宋元而後變不可窮力不能變者雖以劉青
 田宋浦江方正學諸先生莫得而變焉變始于空同李氏至歷
 山變而峭至余山變而闊黃山變而緻文長以幽酸變弁山中
 即以磊瓦滑稽變濟南而退谷又以木訥清虛變公安退谷而
 後詩文之道窮窮則變而要非諸公之過也蓋詩文之弊不在

以上原缺

五二 堂定本

句一字未安千里必易彼皆迂繆歟甚怪之今疑叔往矣惜
 何時未嘗以此規正重負良友今翔九微寓其肯於送溫子序
 中然則翔九固有道君子恨相見晚也
 錢礎日曰翔九西江遊草中贈言最多每篇必有舍菁先生
 特於送溫伯芳序表而出之以見友道相規之誼而於魏疑
 叔文尤痛下一砭先生之不負死友如此真古道也

以下原缺

才人... 學退谷者則枯燥荒落以為朴厚卑庸羸弱以為清靈頽瀾同... 始達其不能已焉久之成詩若干首葺文又若干首取而共存... 然才不逮而命志則傑然不敢苟也

文獻序 卷五 花悟堂集二 十峯草堂定本

王咸平日推倒智勇開拓心胸龍川之後一人
錢礎日曰先山水繼詩文說盡古今變端而以已意作結可謂上下千百年縱橫一萬里者通篇以變字成文亦猶昌黎送東野序以鳴字成文機軸獨初命世筆力

十峯文選序

余不漫與人言詩文亦不以詩文漫可人非予敢于貢高我慢也一書畫也營丘之圖何以雲烟峯磴深窈無際元與之記何以骨瘦青玉身入鏡中子瞻之書何以挾文章忠義之氣大令之鴨頭帖何以兩行十三字氣壓鄴侯三萬載一詩文也陸氏何以曰精鶩八極神游萬仞劉東筦何以曰秘响旁通徐采潛發杜老何以有神退之何以魚龍蛟龍萬怪惶惑今人不讀書養氣扣寂搗藻而漫言詩文抱淺陋嗚狹劣以唯殺為元音以荒忽為倪黃以黃茅白葦珠仲四寸之瑤為歐曾子何樂以其

文獻序 卷五 十峯文選一 十峯草堂定本

詞蕪我心目為哉今年秋晤礎日錢子于鄂邸未及讀其詩出其古文詞數十首與子霞毛子讀之墨采騰奮博議淵翻如江河本于岷嶓如諸儒訂異同于虎觀蓋其學古窮經有年故能槩風鬱雲就班按部殆今日作者之林也惟毛子亦曰是非學古窮經不能為也夫史家論撰以三長者荆牖言備辭義必具才學識顧先輩制義亦具三長而今人詩古文版以淡陋狹劣應之以符于古作者陸劉之司契韓杜之與麻蓋有當耶蓋觀于子可錢子之文而子非貢高我慢於人之諱文可知也
錢礎日曰議論極嚴極正具見脫菴主持文選深心

十峯文選序

鄒陸

十峯文選錢子礎日所著也錢子爲子族姑之夫少與予同學
 文譽較早既又與予聯文酒之會四方諸君子無不願從錢子
 遊是時錢子已工古文詩歌甲申後錢子植高節子浮沉于世
 有愧于錢子既而各遊四方別十年先後歸里門錢子盡出生
 平所著書示予詩以泰山關里爲冠其文昌明博大議論所加
 不愧蘇氏父子其門人秦太史對巖稱其能使善者勸惡者懲
 董太史方南以廬陵誦其師知言矣子則謂錢子今日之文中
 子夫堅節之士之文與文人之文有異文人之文工詞章節奏
 文設序 卷五 十峯一 錢子礎 十峯草 陸定本

以誇美好極其能僅如山水樓臺烟霧花鳥以悅吾目鐘鏞琴瑟
 瑟絲竹以悅吾耳芻豢酒醴以悅吾口堅節之士之文至性不
 磨讀之如對忠臣孝子烈士劔佩冠履帶裳聲欬坐立兀然有
 山岳不可動搖之勢能使人讀之飲襟屏息廉頑而立懦今錢
 子之文庶幾似之人謂錢子之學足用世潤色太平錢子志不
 可移故獨著書嘉惠後學其書又皆有用之書既讀之而足以
 懲且勸錢子固已有功今日矣且吾聞文中子講學河汾房玄
 齡杜如晦皆其高第弟子二人卒用河汾之學致唐貞觀之治
 錢子之房杜已有人豈讓河汾哉

徐在音曰礎日講道江上與文中子講道河汾如同轍而
 著書之多抑又過之幼圖上下千古確有定衡庶不令今人
 讓美前人已

劉震修曰從堅節說到文字便覺精采百倍寄托更極綿邈
 如望秋山岩洞窈窕歷歷可觀

文選序

卷五

十峯二

五

十峯草

鐵橋道人○家○近○羅○浮○讀○丹○書○於○石○室○庶○幾○與○葛○仙○翁○把○袂○上○香○
 一○且○棄○去○馳○馬○試○劍○縱○橫○少○年○場○中○欲○以○八○兵○廓○清○海○內○不○可○
 得○乃○自○放○迎○於○詩○文○詩○文○清○絕○夢○及○舊○家○入○神○品○人○始○知○有○鐵○
 橋○鐵○橋○益○航○駛○不○得○志○遂○厥○心○華○首○深○究○無○生○之○旨○然○酒○醉○耳○
 燕○時○有○精○悍○之○氣○如○一○綫○電○光○發○於○冷○雲○疎○雨○中○客○嘗○語○余○使○
 世○有○知○鐵○橋○者○故○當○馬○革○裹○屍○彼○荆○軻○聶○政○不○足○道○也○余○謂○有○
 知○鐵○橋○者○馬○革○裹○屍○不○過○新○息○侯○止○矣○卽○如○周○武○之○十○亂○漢○高○
 之○三○傑○丈○夫○豈○宜○爲○人○用○卽○令○干○戡○而○下○位○置○于○世○家○列○傳○之○
 文○後○序○
 卷○五
 鐵○橋○集○一
 兵
 十○年○草
 而○爲○池○皆○有○以○自○見○若○夫○包○天○蹴○地○盪○日○摧○山○雖○掘○八○百○里○深○
 以○安○頸○之○而○終○不○可○得○而○後○水○之○大○始○顯○別○夫○使○鉄○橋○無○以○爲○
 馬○革○裹○屍○之○地○者○其○爲○賞○鐵○橋○耶○罰○鐵○橋○耶○嗟○夫○世○之○所○謂○知○
 人○與○所○謂○受○知○者○爵○祿○焉○耳○以○人○參○飼○羊○以○羊○飼○犬○然○後○殺○犬○
 以○自○飼○也○當○夫○羊○得○人○參○犬○得○羊○寧○非○不○世○之○遇○而○卒○不○免○于○
 鼎○烹○之○患○則○以○爵○祿○鼎○烹○天○下○之○士○而○士○趨○之○如○鶩○魯○且○曰○彼○
 知○我○我○宜○爲○知○已○死○是○乃○向○者○羊○與○犬○之○所○欲○爾○豈○不○然○之○
 而○不○得○者○也○是○故○鉄○橋○幸○而○不○爲○人○所○知○而○鉄○橋○幸○而○不○爲○人○

不○敢○用○鉄○橋○而○鉄○橋○始○大○鉄○橋○益○深○倒○沉○浮○亦○不○見○其○無○可○知○
 無○可○用○之○跡○而○鉄○橋○始○不○可○測○於○是○叙○鉄○橋○詩○文○不○譚○詩○文○以○
 爲○置○鉄○橋○于○壟○林○志○中○與○置○鉄○橋○于○凌○烟○閣○上○均○之○小○鉄○橋○者○
 也○

錢○癸○日○詩○文○總○是○虛○名○爵○祿○多○受○實○禍○兩○者○無○一○而○可○經○
 潛○歸○一○棒○喝○來○將○鉄○橋○一○片○熱○腸○頓○然○冰○冷○而○所○爲○飯○餅○不○
 得○志○者○得○此○語○亦○可○快○然○無○憾○矣○是○一○篇○醒○世○文○字○

願息齋文集序

王 埠

今夫深山大谷之中有樹焉青葱蒼鬱蔭蔽數畝其枝葉暢茂者其根深而本固也惟人亦然余嘗謂文章人之枝葉道德人之根本必根本立而枝葉繁焉今天下文章家何止什伯莫不披華挾藻求工于一時而進而求之道德語以孝弟忠信多有不可問者嗟乎古聖賢之所以不朽固自有在而世之人乃沾沾焉徒盡其心於文章真足悲也吾友徐竹逸先生慷慨有至性以名進士筮仕滇南滇南故遠處天末而又澠宇初啓人皆為先生難之先生毅然單車就道為天子宣揚德意吏治翕然稱最已歸侍老母承歡膝下日與其弟竹虛優遊唱和為樂凡此皆有合乎聖賢之行而人之所難先生獨優為之即不工文章吾有以必其不朽而况乎文章之工且富又如此其彰彰耶嘗取願息齋集讀之根本于六經左國史漢諸大家其英華肆發固有幹不暇枝枝不暇葉之妙而其間與臣言忠與友言信與子弟言孝言弟尤三致意焉是先生之文章皆先生之道德也根本立而枝葉繁不觀之樹而益信哉雖然史傳德行與文學殊科聖門高賢猶以兼至為難况其他乎以視先生可謂加於人一等矣敬其人愛其文而為之序

文獻序

卷五

願息齋一

三

十卷草

文獻序

卷五

願息齋二

三

十卷草

徐竹逸曰丹麓為文氣靜而辭潔理深而法嚴所謂醇乎其醇者也第因文章而推道德僕不勝過情之恥耳錢礎曰曰文章原本道德此至論也以序願息齋文自不可易其序特簡而要約而該昌黎答李翊子厚答韋中立二書論文極詳安得言之精當乃爾

震澤湖邊舊饒陂澤垂虹亭畔尤足林蕘筆林茶竈陸天隨沈宅之鄉雨笠烟蓑范少伯浮家之地爰有高人於焉小築聯就吟詩之社宛爾漫郎行逢選佛之場居然之士才踰王粲詎屑依人貧甚茅容偏能養母奉慈幃而出世擇隙地以逃虛衡門蕭寂不打慈鴉修竹檀欒惟生孝筍蓋松之今日所居即宋王君份耀菴故址也昔君以吳地華宗楚天清尹詠桃花流水之句解組遙歸卜浮天釣雪之區投簪終老烟汀月嶼秀極人間竹屋花潭甲於天下於是雲山繚遶大可清涼風日輕妍時逢交淑序秀○送○可○風○卷五 續麗卷一 十學集 堂定本

勝友水明樓榭每番闕奕之賓柳暗簾櫳慣隱衡孟之客或揮毫而作賦長把袂以臨風此一時也何其樂乎既而鹿去吳中鵲啼洛下兩宮大去五帥無歸民間池館倏同趙宋之江山園內琴尊寂若臨安之歌舞凡此寒烟落照之縱橫非無纖戶綺窓之髮髻烏棲月下已換樓臺燕到春餘半迷門巷過客下看花之淚行人與種柳之悲然而昔夢猶存其人斯在竹林已盡還傳阮籍之廬香草無多尚說屈平之宅恨古人之不見知來者之為誰能無思舊之銘用當懷賢之作僕與松之交非一日居雖異縣難忘者城北徐公生幸同名差別者小冠子夏五湖

在望碧鱗紅豆之鄉百歲非遙口裏黃鸝之曲君如不達前歡已屬乎爽鳩僕尚能來異日定虞其題鳳錢礎日曰作駢麗體而神骨駿異音調清朗望之若朝霞天半晚岫丹青其年之文所以獨絕千古也此集得此文而前之麗卷與今之麗卷並傳矣

已庚病榻一刻序

黎遂球

黎子曰予嘗讀韓退之所為張文昌與李浙東書其中慨慷感
 愴未嘗不為之揜卷而三歎至云籍又善于古詩憑几聽之未
 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嗟乎西方美人之思今頌詩
 者猶往往傷之而後世賢者之困鬱乃將以得與之比並為樂
 退之固以道自任者文昌嘗與退之書又規其多尚駁雜無實
 之說有以累于令德此豈與所為轡輪袍者比而退之之為之
 言之也如此文昌之使退之之言之也又如此不亦重可嘆乎
 余友華子仲通而以割股療其親有至孝名其為學出汗高懸
 文毅序 卷五 已庚病榻一刻序 十卷本 室定本

憲先生故其發為古文詩詞與今應制之業皆能茂而堅麗而
 典紛而理小而能大謹而不虐縱橫受衍而不離乎其宗執一
 經而學于其門者蓋恒數百人華子適其藝以為書皆能成一
 方家言也顧華子猶窮年伏處一室焚膏繼晷編幾絕邇年
 以來至于傷其兩目予過梁溪往見之升其堂與之揖讓進反
 然後入坐不假相者而能為禮華子其復于初矣乎則曰今茲
 差得不廢然當其失明時固能然于然後知華子之心其能別
 是非也固可以不假借于目而能與天地日月相配夫治人之
 道不下堂而見千百萬里儒者之學不出戶而知萬物道濟

天下尚友者但須讀其詩書而知其人善學琴者能見其人此
 華子之謂與倘使得志而出而華子之為華子可知華子固嘗
 間居深念且將以世之不見已為悲也于是集所為古今文詩
 詞者以示之予不知世之讀華子是書者其好之也果能過于
 絲竹金石否耶抑令其能之而華子之所以為華子者其又何
 以見之子轉不為華子悲而為人之不見華子者悲不以華子
 之不見為悲也考之唐史文昌病自三年而愈其後仕至國子
 司業使華子為之又必有可觀予既別後居吳門華子寓書吾
 師之子李文中使予為是書之序予為文即令敢以退之自居
 文毅序 卷五 已庚病榻一刻序 十卷本 室定本

又不知今之世誰為浙東者可告語哉謹不辭而為之蓋與華
 子共俟之而已

錢礎曰曰昌黎代文昌書只將目盲一節來摹寫或悲憤或
 慶幸或冀望情意雜出一一動人茲美周之為仲通先生序
 也亦復如之却獨尋出學問源頭說到經世大業便自有異
 蓋美周固昌黎之亞先生則非文昌可比也乃文昌有目愈
 之日先生終其身不復開遂令喜君眸子重開明之句不得
 再見昌黎之咏也悲夫

秦大音先生遺筆序

徐坊

人有一見而足以繫人思者。歷年歲而不忘。感存。感而益深。考必不在聲音笑貌間也。人有片言而足以繫人思。至于歷年歲而不忘。感存。感而益深者。必不在文辭行墨間也。庚子歲春二月。余避跡鄧尉之青芝山房。時余在樓廳下。山中之人皆不知。而梁籍秦大音先生。顧知之。介余友俞君來。顧余。余因得以識先生。坐未久。啜一茗。別去。而余土室中人。概不敢報。謂四方之客。因即還先生之刺。久之。而吾心獨時時念先生。又久之。而吾竊自咎曰。先生為鄉大夫之賢者。而又遺老也。而吾以土文。殿序。卷五。秦大音一。十卷本。室中人。概謝之。吾之待先生。至淺矣。又久之。而竊自計曰。先生誠鄉大夫之賢者。而又遺老也。固當能賞我土室中人。第先生講如之言。粹益之容。得再一見乎。既二年。余又避跡梁籍。常秦山之招。提從德師遊。德師與先生故善。嘗述先生所以稱道于余。因知先生。固不我罪。而時時念吾。亦同吾之念先生也。而先生已逝矣。余即于常秦招提。為詩。望而弔之。嗚呼。先生與余一見耳。而所以繫吾思者。如此。又三年。宮保張大司農。寄示先生手筆一卷。索余題其卷首。余展卷。數讀。而知先生書。以與其宗子赤仙者也。赤仙故受業于先生。為先生高第弟子。今觀先生

之書。談性命之微。講文章之盛。專經授古。各極其致。而于人之疾痛病癢。飲食起居。無不有以提撕。獎勵。引人入勝。而一軌諸道。所謂循循善誘者。非耶。宜乎赤仙氏。尊其師說。片言隻字。奉為龜鑑。莊嚴卷軸。若將以昭示來學。而不獨為秦氏之家珍也。昔楊雄草太玄。其弟子侯芭尊之。以為過于周易。太過。夫子雲。學問文章。窮且古今。獨是漢祚甫移。而後言符命。劉秦美新。為學者。蓋而其弟子。猶尊之如此。微以符雲之學。問文章。而又終之以大節。與東陵之侯。彭澤之陸。前友無愧。則其弟子之慕之。又何如哉。嗚呼。以予之思先生。于一見及赤仙氏之思先生。文殿序。卷五。秦大音一。十卷本。千片言者。可以觀先生矣。

錢礎曰。曰通篇將一見而思。與片言而思。兩兩對照。覺先生之遺容。見遺筆。見并道。德文章。跡見先生。得此文。而益彰已。

談過錄序

余嘗讀史觀古今忠孝節義有是非不明一櫛而論也

王甫殺李固固子燮仕漢以剛直稱安祿山殺李憺憺子源絕

唐祿弗任司馬懿殺諸葛誕誕子龍終身不向西坐司馬昭殺

嵇康康子紹死蕩陰之難自我論之臣無慰君之理仇無反面

之事爰之出仕是源之絕祿非也觀之不向西是紹之死蕩陰

非也雖曰同歸于忠孝其于死生出處之際蓋亦不可不慎哉

天啓五宸之際刑餘盜魁禍孽奸諂附屠戮忠良毒流宇內當

是時忠毅李愬以年少冠惠文擊奸不中慘死詔獄余讀過錄

江拜睢陽祠廟益君山望江流浚浚慨然想見公之風烈恨未

從公遊也猶幸得識公子膚公膚公者所謂李氏之燮諸葛氏

之親也遭時不偶挫廉逃名匿跡韜光儉德避難自九齡拜疏

以來荏苒歲月五十之年倏焉以至矣觀其十論文蓋仁人孝

子之言南陔白華之義也思深哉其虞舜孺慕之德乎其孔子

寡過之學乎其伯玉知非之旨乎昔馬融害李固而作忠經楊

雄臣王莽而作法言其人可誅其書可燒也善乎曹子西之言

日袁宏爲桓溫作九錫文此手安能復弄世外筆墨事明乎文

以人重人不以文重也故能爲十論文者即能爲十六大罪疏

者也能爲十論文者即能爲李氏之燮諸葛氏之親者也而借

也不遇時而抑塞磊落其奇才以老也嗚呼其可歎也已考古

三禮無祝壽之文大易有訟吉之爻今庸公揆藻摛辭不自壽

而自訟諸君子歌詩綴簡不以頌而以規不惟挽末俗之頹風

抑且合乎禮而深于易矣余亦行年五十矣諷屈正則忍尤獲

詢之篇舉白香山白髮青山之句春蘭秋菊終古如斯七發十

賚豈足道哉

錢礎日曰通篇用借容形主法而較量極有分寸眼既明識

更廣也于談過處委曲原情無微不達此真知庸公之心者

文波序 卷五 談過錄二 完 十峯草堂定本

王貞媛序

錢新開

吳江名家王氏女字于鄆，號德門，蘇氏子禮成矣。未嫁而蘇氏子卒，女聞之，求奔喪，以行婦禮，不得，截髮誓殉，勺水不入口。其母沈夫人強之，始少就飲，終鬱結成疾，不能起。及逾葬，其姑顧夫人亦卒，女大慟，復求奔喪，不得，卒成服盡哀。一如禮時有勸女改適者，女投繯幾絕，以救獲免。或多方慰解，女毅然以從。一而終為辭，且必欲歸于蘇，以事其翁。父母知終不可奪，告于蘇而女始歸焉。歸之日，淡妝素絢，雪涕入門，觀者無不欷歔泣下。旋設像朝夕拜，食必陳，淚恒潸潸不止。翁命撤懸像，終不聽。每

文淑序

卷五

王貞媛一

室定本

莫亡姑輒哀慟，見太翁與翁必易服，言動如平時。其孝事也唯謹。噫，女可謂盡禮矣。一日者，袁子重其以王貞媛紀畧見示，兼請于序。予歷然起而言曰：有是哉，女之過于禮也。攷之禮，未成婦則不繫于夫，女猶未成婦也。夫死而歸夫家，以行婦之禮，是禮之過者也。雖然，天下之禮皆始于人情，人情之所至皆可以為禮。如以情言禮，即禮之過亦禮也。昔者朱晦翁有言矣：屈原之忠，忠而過，屈原之過，過于忠，嗚呼，忠可過矣。禮不可過乎？過于忠者之為忠矣，過于禮者之非禮乎？仲尼刪詩，敘行露之篇于召南，劉向謂申人之女，既許嫁于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

女守節持義必死，不往，故有對蘇之詞。夫禮不備，夫即欲迎之，而不可往，禮備則夫雖死而亦不可不往也。是申人之女與王氏之女易地然也。邨風柏舟，篇朱子以為莊姜之詩，而向以為衛宣夫人所作。夫人齊侯女也，嫁于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衛君之弟請同處，不聽。齊兄弟使人告女，又不聽，故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夫威儀而至于棣棣，禮之至也。此見夫死而必往者，衛宣夫人之禮也。王氏女亦猶是也。君子曰：賢哉，女國風當有採焉。誰謂女之過于禮者，非其所

文淑序

卷五

王貞媛二

室定本

以合于禮耶。因讀其紀，慨然太息而歸之。孫唯一曰：通篇拈定禮字，發抒盡變，復以一唱三嘆之致行之。是善于闡揚貞風者。宗子發曰：議論根據經傳，典贍博大，在中壘南豐之間。李仁熱曰：筆力謹嚴，有關各教之文。

飲惠泉者必尋其源于所出之山登龍山者必窮其勝于所接之境于入之道亦然人必有所出于子之於父是也人亦必有所接兄之于弟父之于子是也猶泉之源流不絕山之絡繹相連也若南齊華孝子諱寶者其父豪成長安死國難終其身不娶無子以其弟寬之次子慤嗣焉其祠在龍山惠泉間崇祀久矣一日者孝子之裔孫璘選擬以孝祖為啓孝而以孝子之弟為恭孝孝子之嗣子為繼孝于孝子祠之成志樓上置三龕啓孝公一位恭孝公一位繼孝公一位歲歲春秋奉祀謀諸宗人

告于當事未幾而禮遂行因出追祀錄一卷示肅潤命為序肅潤讀而嘆曰善哉華氏之為此舉也華氏此舉誠可以慰孝子之心者也孝子之孝何自始始于奉父臨行一言以致其孝耳是孝也非有以啓之乎啓開也言開先也使啓孝無祀孝子之心其能慰乎孝子之弟能順從其兄以成其孝可謂恭矣共心為恭和順不逆謂之恭恭弟職也使恭孝無祀孝子之心其能慰乎孝子之嗣子復能以似以續而廣其父之孝可不謂善繼歟繼不同也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繼禰而實繼祖繼祖而即繼始祖猶大宗也使繼孝無祀孝子之心其能慰乎自華氏

文徵序 卷五 華氏追祀一 其 堂定本

追祀之議成而孝子之心慰矣且其祀亦與古祀典合也古者聖王制祀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以死勤事刻殷冥水死周棄山死皆是也今孝子之父從裕西征沒于王事豈非以死勤事者乎以勞定國如虞幕能帥顓頊有虞氏報焉夏季荅能帥禹夏后氏報焉殷上甲微能帥契商人報焉周高圉能帥段周人報焉今孝子之弟與其子亦能帥孝子而承家業是以勞定家猶以勞定國也後之人可無報歟然則是祀也不惟可以慰孝子之心而且且有合于古祀典之制華氏之為此舉也不亦善乎嗟嗟人不皆產于空桑莫不有父不盡若若敖之飯而庭堅之不祀莫不有弟與子矧如華孝子者開基既遠嗣統更隆奕葉雲祊衍千百年無疆之緒將所謂泉之源流不絕山之絡繹相連者其在斯乎如是而尋源窮勝亦已極矣孝子之祠不與龍山惠泉並不朽耶爰書其事為之序以歸之

宗子發曰序家祠合祀典並論從大處發端方見作者手筆賀天山曰文無關於性情與無當于名教者直可不作也篇中慰孝子之心合祀典之制二義方是羽翼史之文張秋紹曰華孝子奉父行時一言終其身不冠婚所謂各人自道不彫心者使人存此心行至此道親復君之禍哉古語

文徵序 卷五 華氏追祀二 其 堂定本

云忠後必賢孝後必著宜乎後人其麗不億代有忠孝且享
 祀不替也今復推孝子之心以追祀其父惟窮子之心以追
 祀其本生父蓋略倣孔廟啓聖漢宣悼園爲之而使祖孫父
 子兄弟共食一堂華氏此舉誠爲義起之禮不惟慰先靈所
 以勸孝慈作友恭者具是矣得先生斯文傳寫曲盡與孔孟
 論舜孝之指相發明又補出蒙之以死勤事寬與慈之以勞
 定家見非徇親心而爲愷祀大爲華陂千秋生色

文序

卷五

華氏追祀三

守孝章

古文覺斯序

過 珙

學以解惑尊聞明道四子五經莫不日夜以思如農之有畔擇
 焉而必精語焉而必詳矣至于周秦兩漢以迄唐宋元明大家
 之文則或擇而弗精語而弗詳且曰吾僅得其大意所在而已
 夫文以載道四子五經固道所從出文章中之崑崙星宿海也
 周秦兩漢以迄唐宋元明大家之文其言之可傳而不朽者亦
 道所由寓文章中之百川衆壑殊塗同歸者也且周秦兩漢以
 下之文擇焉而精語焉而詳則四子五經之文益彰而顯可謂
 僅得其大意所在乎哉世之學古者好言博覽易忽于人之所
 共習而務聞乎人之所不聞以爲吾讀書必求之理解必求之
 旨趣必求之節族庶得夫古人之意之精且微焉者而句詮字
 釋寧屑爲瑣瑣之求焉爾夫行遠由邇升高始甲于人所共習
 與字句之義而莫之詳焉安所得乎聞人之不聞而知古人立
 言之意乎吾恐窮年讀古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是猶匠氏不知
 刀錐準繩繩枘鑿之用而欲爲錘爲函爲盧爲弓矢車輪之盡善
 也吾知其夸言無當而已矣未知行也而趨則蹶未能操刀也
 而割則傷其能行之疾而運斤成風乎哉余不敏佩先君子訓
 忘心靜處雖未能肆力于古然自周秦兩漢以迄唐宋元明大

文散序

卷五

光緒一

堂定本

象之文亦既擇焉而精語焉而詳但其間衍詞錯節與旨異音
 未易通曉以故研合衆本引以已意拔其尤者如干首而為之
 訓釋焉集成以覺斯名其編匪曰學古有獲亦以習人所習而
 人之所未聞可得而聞也解人之所不求甚解而古人之意可
 得而知也後之學者蓋亦念采摭之苦心喜註釋之明備流連
 諷誦不啻暗室之有炬而迷之忽悟其不至昧焉罔覺藉以解
 惑尊開明道茲編其渡津之筏歟而或者曰某非胥臣之洽聞
 子產之博物而乃妄言末學竊附先輩諸君子後則人有不刺
 我芟蘭者乎雖然尊星之繼朝陽飛塵之集華嶽豈足以關諸
 文源序 卷五 覺斯二 堂定本 千峯草
 蓄德庶賢于無所用心而已與韓退之所謂註鳥獸蟲魚者未
 可同類而觀矣

錢礎曰曰通篇以明道為主擇而精語而詳為輔迴環照應
 斐亶動人是善讀古文要訣亦善解古文要訣也吾甥商侯
 覺斯一選久已膾炙海內茲更加校覈句詮字釋復為增訂
 成編不惟見學古之深其有功于後學亦多矣

以下原缺

以上原缺

存則亦一簣也一絳何關于九鼎然一絲未斷則亦一絳也公
 之一死是猶以一簣鄣江河一絲繫九鼎也詎不重哉此殉節
 編之刻不可已也爰不辭而為之序

魏冰叔曰助然言之有秋霜夏日之樂使讀者凜然

宋旣庭曰可訓一死實有關係礎日說到忠孝節義禮義廉
 耻大為干城名教之言

鈕書城曰汝先生為吾邑推重久矣礎日師復為之表揚大
 義煌煌與日星河岳並垂洵稱不朽之作

以下原缺

卷五

訓導二

千峯草

文淵初編卷六

錫山錢肅潤從日評選

同邑秦松齡對巖

吳江董 閩方南 訂正

闕里詩序

周亮工

自漢梅福請封孔子後於曲阜而闕里之廣益著天下之誦法
 孔子者以一至其地為幸故有倣古諸侯朝天子之例每三載
 一率生徒進觀于陵廟者有身既通顯垂老之年以未得謁孔
 陵為視必傾黃一至始釋然者有正論之時精究其理
 吉服入謁備禮而行者懿徽不一夫固歷歷可舉也然則生平
 誦法孔子而不一至其地猶披泰岱之圖而未身躋其龍從讀
 泐泐之篇而未親其浩汗豈不重可歎也哉而世之學者以一
 經成名通仕籍致尊顯周遊天下終不一至其地者固比比也
 余數往來青齊矣而瞻望弗及至今忽忽猶以茲事為有待吾
 友紀子蕓叟生江南靡麗之鄉以一老諸生卒能登闕里之堂
 觀於昔時所稱大聖仁賢遺蹟景彙焉可謂幸矣方蕓叟之遊
 於山左也涉江淮歷汶泗中經水患繼以秋潦汎溢四出於阡
 陌間蕓叟驅車遠馭崎嶇險阻者數閱月亦云勞矣而略無幾

彼困瘁之色豈非中之所得有浩然以遠杳然以深者哉旋軫
 解裝望其囊中蔚乎有雲霞之氣急發視之則闕里詩也太史
 公曰余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蓋低
 徊久之不能去云百世而下苟有吞嗟形為詠詠自非小小胎
 宕之音所能剪鬚而蕓叟制筆清潭遊思淵穆若撫彘勺而憂
 鐘鏞允允乎漢人郊廟之章也蕓叟為不可及矣蕓叟天才敏
 妙觸會成吟賦詩之多前後凡十數刻余未得序之序蕓叟詩
 乃自闕里始夫草生於山惟其所托鳥棲於木視其所投蕓叟
 蓋常序徐詩矣而余序蕓叟詩若待是編始屬筆以補子未
 之憾焉豈不大慰予懷也哉

文淵初編

卷六

闕里詩二

于亮工

錢健日日余昔年有闕里詩選而蕓叟詩為多皇皇巨響直
 與魯壁金絲並著茲茲標圖先生序鋪張揚厲擬之漢人郊
 廟章蕓叟詩于是有定論已
 董方南曰博大宗闕天然闕里氣象其贊美闕里詩處却復
 典雅精嚴此為傳文

嶼筋詩集序

李 霖

天冥默而土地由凝而下人孱動而中日星吾見其燦曜風靈
 吾見其鼓盪山川草木吾見其流峙而變蕃求其所以朕曜鼓
 盪流峙變蕃者何物也聖賢吾見其淵醇仙佛吾見其幽竅道
 德忠孝吾見其光昌俊偉各節俠烈吾見其踔厲發揚求其所
 以淵醇幽竅光昌俊偉踔厲發揚者何物也此無他氣是也在
 天地曰元氣在人曰正氣孟氏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歷觀古
 今人才辨大難定大勢呼吸分安危搖足刊成敗者斷不出於
 一種莊矜老希高跡迂談倏茶疲癯奄奄無氣之人而氣剛腸
 熱之血性男子則饒為之雖偏全大小建樹不同然要之未有
 于是無所得而能不朽者然又有辨天地厄于運會而冷氣乘
 之於是有萑草暈蝕之殿崩地涸塞之變金草乾溢動植痾瘵
 之謔皆人心失于存養而容氣搖之于是有齷齪以為廉其詬
 以為智骯髒以為勇此蔽以為委蛇膠閉以為執守若此者非
 氣之過也余嘗持此以相天下士自謂十得其九乃今于余齊
 年魏石公都諫而益信緬惟丙戌春公車之役始識石公於二
 如孫公座上余已察其氣而異之孫公為先公已未所拔士余
 以通家誼蒙其忘年下交顧恒為道石公不置口匕而同售南

文源序

卷六

嶼筋二

四

一十卷本

官復同讀中秘書乃相得益驥昂恒晤對過從揚推經史含毫
 拙思色下而神莊余則服其氣靜杯酒促膝縱談今昔事每于
 治亂賢奸之故三致意焉怒裂毗而笑絕纓余則服其氣豪其
 言曰天下事非迂儒所能辨也而斤斤儒生之行者非讀書也
 深心測變審時度務凡當世受病之源與砥礪之術無不瞭然
 胸中余則服其氣沉未幾改給諫可以任矣舉素所蓄積鞫鞫
 而出之一往莫禦如駉耳之範馳驅青萍之承塵影不畏不侮
 不憚詭不鈞聲余則服其氣剛且大而總之則一正氣之為也
 茲石公哀其詩若干授梓微言于余余不知詩且余年友猶龍
 氏愉之已詳無庸贅特為發其石公之所以為石公者如此而
 詩在其中矣韓子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則物之大小畢浮
 信斯言也觀石公之詩而于主氣之說其猶有河漢者否耶嗟
 乎詩文一末技耳苟不知三才萬化之源者則不足以語此况
 其大焉者乎然余又恐世人誤以氣為用壯也烏可以無辨
 錢礎日曰論詩先論人以一氣字發抒盡致其人見其詩亦
 見矣崇論閎議可作一篇正氣說

潛木齋詩序

馮二溥

余與立五寓舍相近也。每暇輒相過從。縱談竟日。余性不喜飲。酒酣耳熱之時為少。又立五性慎密。汝南月旦之論。緘口弗出也。即現廣長舌相。不過暢適性情。剖晰疑義。兩人相對。傍若置一人。不得逮夫危坐屏息。寂默忘言。事理借融。形神都妙。自謂此樂與立五同。之間傍及邺城內外山水之樂。與夫寺觀之勝。則多目所未嘗。足所未躡。又竅啓自笑也。或憶及故鄉少時所游一丘一壑。俯仰之間。以為陳跡。感慨係焉。若良朋勝侶。花朝月夕。風雨聯明之思。離別契濶之感。緣意成韻。涉筆生秀。立五

文徵序

卷六

潛木齋詩一

五

十卷直

則較予情深矣。立五每與予論詩。予輒謝不敏。然未嘗不心服。立五之詩。予每拈一詩。懶弗時就。即就亦弗佳。然常深觀古今作者之意。必其性情有所獨至。非斤斤較其詞句之工拙。故鑄金錯采。與出水芙蓉相遠也。古人云。詩有別才。別才者。謂其性情所發。一往輒合。故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又曰。其人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疎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則詩者。其聲歎。其有聲聲者。歎若第襲古人之殘。管廢。覆以為能事。則上溯晉魏。下迄元明。歷代之作者。與在。即日取而相。之尸祝之。亦誰能以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淞半江。

文徵序

卷六

潛木齋詩二

六

十卷直

水耶。又立五與余論詩。率取中和昌明之章。而黜感慨憤激之語。以為古之有騷也。風雅之變也。漢之房中郊祀諸什。鄭衛之流也。降至六代。其靡益甚。唐之李杜。以雄才逸韻。而時值板蕩。不得志於時之所為也。若夫當明良之世。華故與新。北人抱異。戈之悲。學士有黍離之痛。此必得一二深識遠慮之士。與夫俊偉磊落之才。發為清廟明堂之音。舒徐冲融。以培養其元氣。而滌蕩其憂思。其於國家則為禎祥。於世運則為悠久。於文章則為還醇於人心。則為正始。以和釀和天下。安有不治風會。安有不變者哉。故讀其詩者。繁絃促節。與夫金戈鐵馬。無一足以雜其音響。人或疑其規繩太嚴。而不知其無取於悲壯也。不然。以立五之才。無所不宜。而不肯為樂府。以立五之學。無所不通。每語及于離騷。天問。輒搖首不答。益知柳子天對。非盛世所宜有。立五之憂深而思遠。亦可以見其一斑矣。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厥有旨哉。余故屏息危坐而讀之。深歎其論之有合。而又

不欲其意之隱而弗彰也。故為序之如此。錢礎曰。通篇論詩。不為矜創之說。而一以和平為主。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然非知心相對。安得言之深切而曉暢如此。

唐詩英華序

錢謙益

吳江顧子茂倫總萃唐人之詩，揚推論次，擇其真賞者，命曰唐詩英華。先出七言，今體，錢版行于世，屬余序之。世之論唐詩者，必曰初盛中晚，發厥所由，蓋創于宋季之嚴儀，而成于國初之高棟。承謬踵謬，三百年于此矣。夫所謂初盛中晚者，論其世也，論其人也。以人論世，張燕公曲江世所稱初唐宗匠也。燕公自岳州已後，詩章悽惋，傳得江山之助，則燕公亦初亦盛。曲江自荊州已後，同調諷咏，尤多暮年之作，則曲江亦初亦盛。以燕公系初唐也，邇岳陽唱和之作，則孟浩然應亦盛亦初。以王右丞系盛唐也，訓春夜竹亭之贈，同左掖梨花之詠，則錢起皇甫冉應亦中亦盛。一人之身，更歷二時，詩以人次，耶抑人以時降耶。世之薦擢盛唐，開元天寶而已。自時厥後，皆自節無識者也。誠如是，則蘇李枚乘之後，不應復有建安有黃初正始之後，不應復有太康有元嘉開元天寶已往，斯世無烟雲風月而斯人無性情，同歸于墨穴木偶而後可也。嚴氏以禪喻詩，謂漢魏盛唐為第一義，大曆為小乘，禪晚唐為聲聞，辟支果不知聲聞，辟支即小乘也。謂學漢魏盛唐為臨濟宗，大曆以下為曹洞宗，不知臨濟曹洞無勝劣也。其似是而非，誤入箴芒者，莫如子妙悟一

文源序

卷六

唐詩英華一

十卷

言彼所取于盛唐何也，不落議論，不涉道理，不事發露，指陳所謂玲瓏透徹之悟也。三百篇詩之祖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我不敢效我友自逸，非議論乎。昊天曰明及爾，出王無然，歆羨無然，畔援非道，理乎胡不遄死，投畀有北，非發露乎。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非指陳乎。今初其一知半見，指為妙悟。學者沿途覓跡，搖手側目，吹求形影，摘抉字句，曰此第一第二義也。曰此大乘小乘也。曰是將淪而為中，為晚，盛唐之牛跡，免徑，危乎其唯恐折而入也。目騁者別見空華，熱傷者旁指鬼物。嚴氏之論詩，亦其騁熱之病耳。而其症傳染于後世，豈不痛哉。茂倫之撰是集也，胥初盛中晚之詩，臚而陳之，不立阡陌，不樹籬棘，異曲同工，分曹遞奏。沈休文之言曰：鸚鵡所始，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體勢相絕。江文通之言曰：蛾眉詎同貌，而俱動于魄。芳草寧共氣，而皆悅于魂。茂倫奉為律令，用以嚴嚴氏膏肓之癖，洗高氏耳食之陋。庶幾後三百年，煥然復觀唐人，之而目斯茂倫之志也。諸有智者，用是集為經方，診騁熱之病，而審知其所自始，其必將霍然而起也夫。

錢礎曰：茂倫英華一書，真詩學宗也。牧齋先生復為之發，明將作詩之旨，與輯詩之旨，一一寫出，詩道于是大光已。

文源序

卷六

唐詩英華二

十卷

唐詩學香集序

姜垓

六義之繁。周南倡以爲宗。四始之源。歷世規而爲則。匹夫感緣情之作。咸裨土風。公子懷幽恨之篇。無虛往贖青稱。釐降乃唐女之來嬪。詩咏肅雍。亦周姬之下嫁。風生步塵。必妃托從。于伊洛。血痕斑竹。帝后銜怨。于瀟湘。憶秦女之高樓。起漢皇之金屋。掖庭三千。俱良家之子。章臺二八。間倡婦之流。銅街麗人。娉婷似月。玉樹才女。嫵婉如春。鳳暖妝臺。鮫綃之憶。獼舞花深。翠晚篋。篋之奏。登傳于斯時也。猗歟樂哉。夫蛾眉出於燕趙之都。艷色生于鄭衛之國。采桑岐路。既妖且閑。借問城南。何嗟之及。想其悅合。思彼投懽。寢必盪田之帳。坐必蒲萄之席。動浮雲而流明月。攬桂蕊而吸椒漿。魚見之深潛。鳥遇之高飛。長樂聞鐘。籠逾陳后。甘泉畫象。如見閼氏。使非結綰之遙。抑何鍾情之篤。若夫筵罷酒闌。色衰愛謝。昭陽之悲。絛扇成都之吟。白頭新人。故人各杼。練素大婦。小婦。競由伎能。長門縣買賦之金。尹姬有掩袖之涕。或形捐而思不歇。或地阻而思猶聯。銅雀之臺。長辭魏武。椒房之輦。遠嫁明妃。桓司馬妾。忽與國破。家亡之語。蔡中郎息。亦在貞媛烈女之儔。自媿小家。乞尚貴主。何瑤兒投于深井。王儂。踈雪于北階。東隣非以自媒。西施困之增感。身同連理。始

文徵序

卷六

唐詩學香一

九

十

文徵序

卷六

唐詩學香二

十

十一

能動而輒俱。體異比目。豈得偕而不去。要悲別鶴。鏡想分鸞。爰見哀怨之典。繇於愛戀之旨。矣。至于刻三秋者。曾駐仙輿。期九日者。屢煩神女。發宮人之塚。漢事堪聞。繞巫山之雲。楚魂猶在海中。靈怪逐潮來。迎天上。星辰填河相見。自逢車于魚嶺。復息駕於芝田。合睇纏綿。追歡窈窕。甚且聽夜猿而淚下。視芳草而傷心。冥漠之間。還復若此人世之偶。何可量哉。惟此幽閒之德。動天地。感鬼神。貞一之操。貫日月。穿金石。誠綱常所係。亦風教攸存。魯婦投死于力桑之陰。齊女畢命于漸臺之水。割鼻者明志。聘却黃金。截髮者表衷。身輕白刃。行無片言之玷。心存匪石之堅。攬靡蕪而貽故夫。感驪驪而思舊主。洵稱閨閣之傑。有愧鬢眉之流。燕子樓中空。憐雙影。琵琶曲內。莫上別船。因事採時。借彼喻此。今茲之選也。其殆庶幾乎靈均。託介于楚脩。詩人寄興于彼美。蓋三百篇之遺意得思。無邪之大端云爾。

錢磻口曰。俞子無殊。有學香集。選刪蕪滌穢。獨採芳詞。極得三百篇無邪大意。此序特爲拈出。頓令選詩之旨。躍然讀者。勿與香齋並觀可也。

宋詩鈔序

吳之振

自嘉隆以還言詩家尊唐而黜宋宋人集覆調糊壁棄之若不克盡故今日蒐購最難得黜宋詩者曰腐此未見宋詩也宋人之詩變化於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盡精神獨存不知者或以爲腐後人無識倦于講求喜其說之省事而地位高也則羣奉腐之一字以廢全宋之詩故今之黜宋者皆未見宋詩者也雖見之而不能辨其源流則見與不見等此病不在黜宋而在尊唐蓋所尊者嘉隆後之所謂唐而非唐宋人之唐也唐非其唐則宋非其宋以爲腐也固室宋之去唐也近而宋人之用亦於唐也尤精以專今欲以齒弄剽竊之說凌古人而上之是猶逐父而禍其祖固不直宋人之軒渠亦唐之所吐而不饜非類也曹學佺序宋詩謂取材廣而命意新不勦襲前人一字然則詩之不腐未有如宋者矣今之尊唐者目未及唐詩之全守嘉隆間固陋之本皆宋人已陳之芻狗踐其首脊蘇而愛之久矣顧復取而篋衍文繡之陳陳相因千喙一唱乃所謂腐也譬之贈矣翻故出新極京老之巧則爲珍美矣三朝三暮數進而不變臭味俱敗猶以爲珍美也腐乎不腐乎故臭腐神奇從乎所化嘉隆之謂唐唐之臭腐也宋人化之斯神奇矣唐宋人之唐

宋詩

卷六

宋詩一

十一

草定本

宋詩

卷六

宋詩二

三

十路草

唐宋之神奇也嘉隆後人化之斯臭腐矣乃腐者以不腐爲腐此何異狂國之狂其不狂者歟萬曆間李菴選宋詩取其離遠於宋而近附乎唐者曹學佺亦云選始蔡公以其近唐調也以此義選宋詩其所謂唐終不可近也而宋人之詩則已亡矣余與晚邨自牧所選蓋反是盡宋人之長使各極其致故門戶甚博不以一說蔽古人非尊宋於唐也欲天下黜宋者得見宋之爲宋如此其爲腐與不腐未知何如而後徐議其合黜與否或由是而疑此數百年中文人老學游居寢食於唐者不啻十倍後人何獨於嘉隆之說求一端之合而不可得因忽悟其所以然斯是集也未必非唐以後詩道之巫陽也夫錢礎日以前以一腐字辨駁詳覈世人情弊一一道破入後說出選詩之意真具大識見大手眼此書必傳無疑矣王傳巖曰通篇極力洗發語語透開總爲尊唐黜宋一等人痛下鍼砭至其段落頓挫居然大蘇俗筆豈能道隻字邪

陶廬集唐序

黃與堅

夫錦江的樂濯五采以為衣蘭晚紛披初衆芳而作珮乞明珠
 於鮫戶遂握靈蛇假脆管於龍門言招絲屬所以採蓮之詠不
 妨選句於當年擣石之篇仍許借資於彼美我婁顧子伊人少
 能擊鉢長善操觚踵舊業於吳菟貧居垓北湖靈修於沅水才
 擅墻東采罷靡蕪感清溪之神女燒殘薜荔喜白苧之新詞顧
 以錦瑟佳吟三唐較勝香奩妙製七律尤多體裁在天寶之前
 偏饒綺麗風格自貞元以後漸長荷靡珍簞烟波溫李情深楚
 雨繡幃月魄錢劉筆爛江花遂緝群言爰廢絕唱露菁葱於墨
 文漱序 卷六 陶廬集唐一 三十一 十峰草堂定本

裏日暖藍田鏗律呂於行間風搖絳樹綠瓊軒重翻三素之
 箋青玉案邊更寫雙魚之字潛身換步無非秦蕪新粧改調移
 情半是尹邢巧婚絡純金絮譬彼纖華宛轉珠心方斯妍婉想
 蟾蜍於天上竊藥三秋憶豈羞於人間披香五夜錦梭之織工
 其極乎雪梳之盛美云備矣僕夙耽駢語比戒厄詞顧猶視平
 子琅耳頰加歎賞拾左徒香草少解頰紆綴以蕪音載之簡首
 固知火生於燧光照四時麗出於藍色傾五市開元雅什已具
 儷花鬪葉之奇大曆才人先成錯絲鑲金之感爾
 錢礎日日鮑詞上捲齊梁雅度更超唐宋對偶之有體格者

何大復先生詩集序

金鎮

古之人以賢者為之師生則拜其人死則拜其言志也亦學也
 夫拜非擊拳扶服鞠躬狀退就北面之謂也應仲遠稽首備弟
 子於康成康成鄙而謝之則拜之義可知矣余脩郡志尤致詳
 於官師人物一節一言之善必謹錄之凡以明拜也其中大賢
 之著者余祀之於天中書院凡四十有六人此四十六人者行
 為師表嚮狀與日月相蔭映言為文章遂然扶名教於千百世
 之下余之祀之既拜其人又拜其言合生死之義而一之矣信
 陽何大復先生余自諸生時讀其書聞諸長老益習其為人拜
 文漱序 卷六 何大復一 四十一 十峰草堂定本

之不獨以邦之獻也曹秦諸賢親受業大聖人之門其文詞不
 少槩見端木氏居言語之科亦未嘗自著一書大復文集系索
 數萬言昔人謂古今人恒不相及豈其然與康德潤序其集以
 為其文有相如子長之遺顧世無知之者獨以詩偁雖名徧天
 下實非知仲默也嗚呼備其詩者猶知其詩也今併其詩亦沒
 沒矣何者當時以詩名家者首言何李夫先之者其賢也否則
 其敵也而弇州以為何遜夫以詩進之而又以詩退之雖謂之
 併其詩亦沒沒亦可也杜工部文不多見集中所載太清宮諸
 賦郭景純所云呵噉掩鬱暖朕無度也自屈宋以來為獨有蓋

崇之體余嘗云班馬之賦如山工部之賦如海而天下後世但知讀其詩未有誦其賦度數行下者則以詩之工易見文之工難明也今弇州之言如此後之學者必不以爲不然然則詩之工亦有不易見者邪或曰何李皆源於杜李得其剛何得其秀此言亦非也空同之詩疑然自成一家發揚蹈厲總干而山立者望而知爲空同也大復之詩不一體漢魏以來諸家森然俱立譬之神農中天之易六十四卦備矣不讀何之全集不知其大也余故梓之以告天下之既進其詩而又退之者雖弇州亦不以余言爲河漢也余二十始知詩三十始學詩四十始言詩

文毅序 卷六 何大復二 十略草 堂定本

余非知詩者姑以四十之言如此知于先生甘苦得失之數未能數數也然愈以明余之拜先生不獨以詩矣

錢礎日曰大復先生有新論十二篇文氣高古直逼秦漢其所傳不獨以詩也卽以詩論婉秀和朗中不少峻傑確老之致大非時流所能及當日紛紛有何遜李之說謂之何哉得金公選其詩大爲發明于是乎有定論矣

太倉十子詩序

吳偉業

吾州固崑山分也當至正之季顧仲瑛築玉山草堂招諸名士以倡和而熊夢祥盧昭秦約文質袁華十數君子所居在雅村鶴市之間考之定爲吾州人蓋其時法令稀簡民人寬樂城南爲海漕市舶之所帆檣燈火歌舞之音不絕蝦鬚三尺海人寸至以形諸篇什居人慕江南四大姓之風治館舍庀酒食楊廉夫張伯雨之徒自遠而至嗚呼抑何其盛也淮張之難城毀於兵休息生養百五十載張滄洲始以詩才重館閣與李茶陵相亞而早死則弗以其名傳乘民憚徐昌國家本穿山與鳳里名成之後徙而去之則弗以其地傳故至於瑯琊太原兩王公而後大兩王既沒雅道漸滅吾黨出相率通經學古爲高然或不屑屑於聲律又二十年十子者乃以所爲詩問海內然則詩道之興豈不甚難矣哉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士君子居其地讀其書未有不原本前賢以爲損益者也輒近詩家好推一人以爲職志靡天下以從之而不深惟源流之得失有識慨然思拯其弊乃嘗替排擊盡以加往昔之作者而豎儒小生一言偶合得矚而躐於其上則又何以稱焉卽以瑯琊王公之集觀之其盛年用意之作瓊詞雄響既艾抹之殆盡而晚歲憤然

文毅序 卷六 太倉十子一 十略草 堂定本

自放之言領表而出之以為有合於道誦申顛倒取快異聞斯
可以謂之篤論乎今此十人者自子做以下皆與雲間西泠諸
子上下其可忝瑞士惟夏兄弟則為兩王子孫迺此詩晚而後
出雅不欲標榜先達附麗同人沾沾焉以趨一世之風習書曰
詩言志使十子者不矜同不尚異各言其志之所存詩有不進
焉者乎吾不知世之稱詩者其有當於余言否也亦聊與十子
交勉之而已矣十子為周肇子似王揆瑞士許旭九日黃與堅
庭表王撰異公王昊惟夏王朴樸樸民王暉升次谷顧涓伊人王
摠虹友序之者梅村吳偉業也

文獻序 卷六 太倉十子二 七 下卷 堂定本

張秋紹曰大指宗主二王尤洗發瑯琊不惟祛竟陵偏枯之
失抑且破虞山內伎之私足為譚詩家準式
錢瑩曰以恭桑敬梓之心化黨同伐異之見持論極其平
正而隱然於阿瑛二王後自置一席梅村誠雅宗矣今之太
倉十子又何遜昔之前後五子耶

王阮亭詩選序

往余流寓安平每過邗上輒同二三故者登平山堂相與酌
一泉而去慨然歎古今人不相及也余鄉歐文忠文能振雅為
黨論所忌出知揚州空若不習於吏治者即不然憂說畏譏如
不終日乃治尚寬簡民俗熙然以其暇建茲堂於蜀岡之上携
客命妓飲酒賦詩不害為政而無損於天下之望歷北宋至全
傳者寥寥獨文忠之流風餘韻誦說不衰嗟乎吏亦安能俗人
哉既余歸豫章東閣梅花竹西歌吹時勞夢寐安得才人領山
水之邪庶幾勝槩不委諸草莽也越五載以送兒子計偕重過

文獻序 卷六 王阮亭詩一 十卷 堂定本

蕪城覺江山風月氣色一新蓋濟南王貽上司李故土未幾而
君之題咏已遍於大江南北諸名勝矣自廬江以來五百年始
見濟南增華競爽豈偶然哉輒近宦學飾取名譽鄙辭賦為不
急之務閒有作者又或非兼長內多異嗜君本洪族少掇巍
科學海之稱冠冕鄒魯其地望已算且為治類歐陽不為苛急
頌碎故得專意於文史口課數詩無妨案牘門如市心如水發
為詞采皎然有冰雪之姿海內英彥從君者不啻鳥之歸鳳止
談風月不及云事即一倡和而千人自廢則貽上之繼承叔而
拭江山之塵翳振風雅之聲教者又豈偶然哉余與君有累世

通家之好。握手相傾。氣誼為孚。爰讀近作。恠恍如對古人。頌與
嗜昔之感焉。雖然。余吉人也。稱引六一。不逾其鄉。則亦以君立
談間。倦倦於余。鄉先輩知其意之所存者。遠矣。故為附一言於
末。若夫君之詩名。卓越一代。陶治今古。獨抒新裁。與兄西樵。固
傳其相。廣和世。以瑯琊二美。方之。則有諸名公先生。序言在茲。
不具論。

錢礎曰。曰。鳳陵。濟南。治行。文章。前後。一轍。得梅公先生。表而
出之。並足千古矣。篇中。抑揚。頓挫。唱歎。有神。直可為天下之
文吏。勸且交。相勉也。

文獻序

卷六

王阮亭詩二

十峯草堂定本

顧與治詩序

周亮工

吾友顧與治。金陵顧憲副英玉先生之曾孫也。英玉為大司空
東橋公。從父弟。高潔自負。與物多忤。宦成歸里。至無以給朝夕。
臨街一小樓。匾曰。寒松。訓家童數人。待以舉火。東橋性豪放。好
賓客。宴飲不廢。妓樂與英玉居間。一牆招之。飲多不赴。嘗絕根
東橋。餽以斗粟。亦不受。每召鄰家酒徒。與之飲。典衣沽酒。盡三
四甕而去。作酒隱詩。以見志。其清尚如此。越數十年。乃有厥孫
與治。繼起。因以酒隱名堂。蕭然高寄。有英玉先生之風。嘗以諸
生例。得鄉貢。不仕。著詩文自娛。所為詩。清真絕俗。別成一家。讀
者望而。知為高人。介士之詩也。余每見世之工詩者。多自矜惜
半紙數字。秘而藏之。以庶幾身後之傳。而未必其可傳。或詩可
傳矣。而終至湮沒無聞者。往往而然。與治為詩。脫手即逝。未嘗
存稿。生平著作。求其編連成幅者。亦甚鮮。有然一咏。纔成人。爭
傳。誦兼之。書法古勁。妙絕一時。天下之真嗜其詩者。既斤斤然
務存其詩。卽不真嗜其詩者。又以書法之妙。存其書。而詩亦與
之俱存。以故與治。既沒。其詩雖散佚。終在人間。不致遺落。蓋藏
之者眾也。宛陵施愚山先生。既為收拾付梓。屬予友方爾止。為
之點定。標異賞奇。特為精當。與治之詩。遂成全璧。其為傳之百

文獻序

卷六

顧與治詩一

十峯草堂定本

世無疑凡有目者所共親也予獨念與治窮年死死專攻風雅
未嘗輕下一筆精神凝結可達幽遐傳於久固能自信進而
求之若別有所待者蓋與治生平以表揚文士為己任聞幽發
伏不遺餘力南州蘇武子古文妙天下中道天折子愧不能傳
其書與治為之鐫木世乃知有武子之古文武子雖才得與治
而名始彰也北平于司直有奇氣傾貨結客至破其家旅死秦
淮無一人軫恤者與治親為含殮而梓其遺稿俾海內得識可
直而仰其人不哀剩公之及難也禍且不測與治左右之不稍
避卒與之俱全剩公既寂復蒐其遺左雜咏存之今世猶有讀
文濼序 卷六 顧與治詩二 十卷 堂定本

人人亦施焉人利賴於我我亦賴焉與治既好為詩又輕棄其
稿不畧為計畫者固恃乎勳愬懇懇不忍湮及其亡友之心而
有愚山爾止諸君子在身後斷不至莫莫漠漠爾也雖然以億
萬斯年之事聽之幾倖莫可必之數不亦危乎予嘗為刻張林
宗先生詩僅千百之一二耳阮太冲秦京詩亦落落如晨星所
不至盡淪亡者蓋已幾希矣彼世之負高才無聞於時者求如
林宗太冲秦京之落落晨星並不可得蓋又不可勝數矣則夫
上生於時欲以詩文名後世固宜及身為之清焉乃曰後世有
相知定居區者證盡河階子職子其其年餘矣與治既出
文濼序 卷六 顧與治詩三 十卷 堂定本

錢礎日曰為顧子作詩序却于其生平為友處歷歷傳出正
見顧子之詩所不至泯沒者以此然非操園先生深于為友
則於顧子之為友者亦略焉弗道矣文章有神交有道蓋于
載一慟也

詩之必唐唐之必盛盛必以杜爲宗定論久矣近乃割爲無分
 唐宋之說於是少陵青蓮眉山放翁楷提并論其意謂不必崇
 宗唐耳久之潛移默化恐遂萌于宋而不覺夫唐自大家名家
 而外亦非一格如郊島之孤僻温李之駢麗元白之輕便流弊
 所至漸亦啓宋之端然而唐之詩自在也宋賢自眉山放翁而
 外如永叔山谷聖俞子美非不崢嶸一代然而唐法蕩然至須
 溪滄浪枕藉少陵字柳句比而去之愈遠此其故難言也所爭
 在風神氣象之間而造語疎密立意顯晦不與焉至何李諸公
 之流序
 卷六
 青箱堂詩一
 十峯草
 堂定本
 端宗盛唐遂已起宋而上則後之從事于詩者可知矣余嘗謂
 敬哉先生唐音不絕惟先生可以正之蓋先生之詩中正和雅
 無邪氛雜其筆端自謝政里居儵然屨杖常在香山臥佛之間
 勝懷逸韻發爲高響所謂胸自有詩不隨世爲遷流者也夫詩
 之日變如巾服綦履長短濶狹互爲變更惟大雅者擇中以為
 矩若宋詩日盛則漸入雜蕪先生不起而正之誰望乎余廢詩
 且十餘年邇者薄有篇什不自知其鄙陋亦嘗就正于先生風
 氣所轉或不免焉酌率言而正其謬請自光始矣

張秋紹曰談詩家每喜翻案初先痛闢竟陵人固易曉適自

我禁之自我犯之欲併掃楊仲弘高廷禮令學者何所適從
 耶鳧盟燕于正聲品彙立論老成合程中的真足序宛平之
 詩挽宋風而遠唐雅矣
 錢礎日曰持論極確立意甚正可破從前詩說紛紛

趙學臺學政頌詩序

馬陽鑒

萊陽趙閻仙先生持節蒞江左。試士首蘇松兩郡。先生試士畢。與我鄉諸紳士相見。登玉峯之頂。嘯詠半日。賦詩而去。行李蕭然。若寄旅也。先是。東於令。領每學取入泮者四人。少年攻苦。以暨盛壯。積學之士。多不勝收。至是。初復十五人之額。郡縣所錄。送院試者。多至累數百人。先生晨夕校閱。有美必甄。無瑜不錄。一時高才力學。聞脩連蹇之士。無不激揚自見。以表異於當世。於是。選梓其前茅。諸士之文。彙為一集。大都皆淵涵醇古。金春玉應。足以移易風尚。追古作述之林也。昔有宋肇興。沿五代餘習。彫積傷雅。歐陽永叔一主文衡。拔眉山兄弟之文。為之標志。乃翕然大變。返於純正。宋室之文。運於焉。大昌。我吳士能文章。擅名譽者。歷代指不勝屈。顧習於時趨。工於效顰。以咕嗶記誦之長。欲投世好。以博功名者。多有之。故師心獨造。範吾馳驅者。每不易得。而先生所收。皆純古淡泊。希聲逸韻。世好之所不及。而其人亦無意於求知者。榜發之日。公論大服。即工文而不預試事者。亦頹首而歎。以為藻鑿不可易。然則先生之衡文。豈不與歐陽先後齊軌也。歟。蓋諸士之宿學。傳異與夫孤寒特起之彥。無不畢收。網羅而櫻弁之子。皆新聞弓馬。而取之。人人感。

文獻序

卷六

趙學臺一

十卷本 室定本

涕下。謂近科所僅見也。詎不盛哉。先生為山左大族。父兄並以甲第起家。先生才高學博。文章擅名三代。故其心目所至。標新領異。迥絕常人。如此。吳中人士。作為歌詩。以紀述其事者。旬月之間。遂成卷軸。而吾崑博士張君雲間。路君婁東。邢君彙梓。以行於世。而屬予弁其端。予快視先生之得士。而三吳之文風。益歸於純古也。輒不辭而為之序。

文獻序

卷六

趙學臺二

十卷本 室定本

泰對嚴曰。閻仙先生校士。余鄉文風一正。真才畢收。三吳人無不頌之。今讀審齋先生頌詩序。無一諛詞。但取正文風。收真才。二事反復。嘆感。動當世。洵得采風遺意。因寄呈礎日。錢師入文獻集。以誌一時人文之盛云。

朱近菴曰。昔人稱文章振雅。必曰歐陽篇中。專舉以似先生。可謂僂人于其倫矣。其文淡而彌旨。逸而彌雋。令人一讀一榻。挾此為必傳之事。亦是必傳之文。

永愁篇序

吳偉業

吾友孫稱均携九龍永愁人詩卷示予曰此龔佩潛中書之女
 作也中書以進士遇國難投秦淮以死惜無人表著之者有才
 女而復不得意用永愁名其篇昔屈原赴湘流葬魚腹為騷
 以見志百世而下復見之龔生其懷懷故國死不忘君所志同
 也世之言愁者莫過乎原原之死以不得乎君其時國尚存也
 中書則國亡矣又以所死之君遭運會之極不獲與前此死忠
 者同日而語矣君臣夫婦之道一也為中書女者當以其父命
 之不猶名之不並御天而能祭其為愁也大矣舍是而云永愁
 篇為已作也不亦末乎雖然屈原言愁而託之湘君帝子菊芳
 蘭秀以寓其纏綿悽惻之旨今龔女能詩又善畫湘花湘草使
 見之者有感乎幽谷無人不言自芳而江潭顛顛亦可以形容
 而粲粲雖謂之為其父作亦可也屈原有姊云申申其誓子後
 人尚以之名其縣比於望帝啼鵲同其哀怨而况龔女之善愁
 者乎稱均其識之他日必有紀中書之事并及其女者是為序
 錢礎日日全從中書公說合女上確有淵源文致纏綿悽惻
 不必凝騷而一往深情自出屈宋之上此文之發乎情止乎
 理者

張母詩序

許

予讀張母詩而嘆能為能因也母者能因為之子而後可以此
 詩傳也然詩可以傳母自為傳亦不必能因為之傳母二十四
 稱未亡人三十三而歿十年視息無非茹荼飲藥其作詩大旨
 以古貞婦賢母自期而以古孝子期其子嗟夫母之所以為母
 歟蘇子瞻十歲侍母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子瞻曰賦
 若為滂夫人亦許之乎母曰汝能為滂吾願不能為滂母耶然
 滂母曰吾子與李杜齊名則亦為名使耳猶令子瞻母子嘆慕
 若是孰敢發婦教請於其豈自知冷日為能因母得報以名而
 為此也者母不知有名此母之所以為母而詩愈可傳已乃能
 因之欲傳其母志則可悲也意之所至中夜傍徨惟恐隕越母
 訓以湮沒其母晦焉明焉雨焉風焉無刻不欲表章其母無刻
 不欲表章其母之詩夫母已沒矣而晦焉明焉雨焉風焉無刻
 不欲表章能使母之精神微眇復存于能因悲號擗標之下此
 余所謂能為能因也母者能因為之子而後可以此詩傳也
 錢礎日日通篇將母子情事曲折傳出闢幽表微有關風教
 多矣文筆古峭亦在檀弓左國間

江氏雙節贈言序

吳正治

詩三百篇其載忠臣孝子紛人思婦之作詳矣至于閨門之節
 所稱之矢靡他者獨柏舟一篇蓋節之難如此新安江君纂述
 其母夫人程及其從父兄嫂汪苦節因追述其先世忠孝而以
 雙節附之有是哉仁人孝子之思水源木本之義盡在茲矣詩
 曰忠孝千古事於我只家風何其易也夫天地間無物不微惟
 節為可久意其人必著道藏德通經術者能之審爾宜莫若士
 大夫而今之號讀書能文章者其於忠孝大節往往棄之如遺
 而仗節守義多出于閨門之內何歟嗚呼觀是編者可以油然而
 興矣

卷六

江氏雙節一

十五

十卷本

黃庭源曰結體高簡立言正大有裨世道人心不淺先生為
 名教總持于節義事固樂得而序之宜其文之剴切而真至
 也雙節不朽斯文亦不朽
 錢礎曰日前從忠孝說到節後復從節說到忠孝其意固不
 獨為雙節言也淋漓激切粉勉備至大關風教之文

孝烈詩集序

張英

吾桐與潛同郡而接壤相距百里許余之先自趙易眉履從於
 桐始祖為貴四公潛亦同時同地並來都陽始祖為貴七公德
 居於潛之青山焉居潛者世多隱君子數傳而孝烈玉楚公出
 公之長君青熊以明經登仕籍大交海內之人以故賢士大夫
 爭為詩文以表章孝烈者甚詳且盡青熊在譜系中於余實為
 兄孝烈公余伯也歲庚戌青熊出孝烈詩集命序敢敬受再拜
 而序之夫為人子而以孝稱非幸也至孝而以烈稱尤非幸也
 為孝子之子聞人以孝烈稱其親亦愈非幸也以八十之老親
 當賊氛搶攘之際奄然臥疾在床而且死矣避之不可去之不
 可移置之不可舍卒殞殮守而弗去孝矣然豈非不幸歟賊至
 而且將舉火矣開棺矣號呼出救斷指血淋漓棺上卒受刃而
 死以至勿子死之老僕死之孝矣烈矣然豈非不幸歟為孝
 子之子者日夕思其親之難而又不忍沒于人向人則垂涕進
 故庶幾於仁人君子之言以至不朽雖歌咏百篇血淚常透紙
 背讀之且不忍聞况抱此簡牘數十年之人歟愈不可謂幸也
 雖然人生遭逢世難至於大義決裂不克保全其名節者皆以
 幸之一心有以敗之也天下事亦安得盡為我可幸者哉棺

卷六

孝烈詩集一

十五

十卷本

當賊氛搶攘之際奄然臥疾在床而且死矣避之不可去之不
 可移置之不可舍卒殞殮守而弗去孝矣然豈非不幸歟賊至
 而且將舉火矣開棺矣號呼出救斷指血淋漓棺上卒受刃而
 死以至勿子死之老僕死之孝矣烈矣然豈非不幸歟為孝
 子之子者日夕思其親之難而又不忍沒于人向人則垂涕進
 故庶幾於仁人君子之言以至不朽雖歌咏百篇血淚常透紙
 背讀之且不忍聞况抱此簡牘數十年之人歟愈不可謂幸也
 雖然人生遭逢世難至於大義決裂不克保全其名節者皆以
 幸之一心有以敗之也天下事亦安得盡為我可幸者哉棺

在堂而賦且至不去者孝也。至令思之。此外無可幸也。幸矣。其
能不去也。將毀棺而出。救之不得而死。能死者孝且烈也。至
今思之。此外無可幸也。幸矣。其能死也。為之子者。得遭遇承平
俾海內之人。相與導揚孝德。被於絃誦。不致滅没于兵燹荒亂
之後。且爵之於朝。祠之於廟。筆之於家。乘國史。孝烈之名。洋溢
寰宇。亦孝也。尤不可謂非幸也。吾獨歎夫公之孝。能感人者。如
是其大且遠也。勿子何以死。孝感之也。老僕何以死。孝感之也。
賊至不仁。亦噴噴於全孝。而為之移棺復尸。孝感之也。青熊之
克駿家聲。以表章先德。數十年如一日。以至海內之名公鉅卿。
文敬序 卷六 孝烈詩集二 志 十卷本

潘木匠詩集序 張英
英獲與蜀藻交。在二十年前。是時蜀藻以詩文負盛名。為諸生
祭酒。英甫束髮。補博士弟子員。蜀藻擊之壇坫。教之為詩文。朝
夕奉餘誨。故讀蜀藻之詩。最久而殊未能測其涯涘也。自少壯
以來。為詩不下數千首。大約體凡數變。而益上。每與同人把
卷太息。決蜀藻之詩。必傳今年。春書來京師。謂且哀輯全編。錄
之於板。為喜而不寐者累日。蜀藻詩。少宗少陵。中年沉酣於香
山。少陵雄渾蒼深。體兼眾妙。香山排宕瀟灑。自為一家。要皆不
縛束於聲律。比偶之中。獨抒寫其性情。務為極言竭論。窮變盡
妍。凡所為。憂樂歡戚之言。千古而下。猶如即乎其人。見其事。而
聞其聲。此則杜與白。旨趣之所。以同。亦即蜀藻所以宗二家之
意也。嘗竊謂香山之詩。務於盡人。固知之。而少陵亦未嘗不務
於盡也。少陵務於盡。而不傷其涵蓄者。氣有餘也。香山務於盡。
而不傷其高淡者。韻有餘也。子瞻山谷。皆力摹少陵。而其後不
得不入於香山者。才人握管。思以暢發其性情。類不樂為初唐
諸子句。錢字。豈比。優屬對之功。而浩衍流暢。以務盡其才。故宋
元以後之詩。人大約不出此二家之法。少陵香山之所以貌殊
而致一者。亦在此。哉。蜀藻天才高卓。沐浴於詩學者。三十餘年。

天復齊其遇而老之於詩遊齊充防秦依登戲馬臺甲梁園兩
入京華又南洋江楚泛赤壁過滄陽望匡廬山所至登臨覽觀
與海內詩人相酬答以發抒其卓犖抑鬱之氣其遇稍類少陵
而性復恬裕閑遠善於緣情寫物又於香山為近故其為詩能
兼二家之勝長篇短章皆直寫其胸臆幾於極言竭論窮變盡
妍而不傷其涵蓄高淡者由其氣足以包舉融貫韻足以掩映
舒徐此所以得古人之深而非與貌似形肖者比也蜀藻母夫
人子姑之子也高節博學有松聲閣前後集行於世蜀藻少孤
奉母夫人教為多今七十餘矣白華蘭陔蜀藻其以詩養子吾

文獻序

卷六

心遠一

千載

邑僻處江上蜀藻與母夫人獨以詩文名海內四方文學之士
莫不宗之然則子于蜀藻又何庸以不遇為感哉
錢礎日曰以今人詩合前人詩而皆能得其性情旨趣所在
則前人作詩之意出而今人作詩之意亦出矣具此卓識然
後可以論詩上下千古何所不當先生特于蜀藻詩言其春
耳

心遠堂詩集序

周弘

古者三代盛時明良相遭治化大洽雅頌作於上而天地之和
應焉故明堂清廟之詩歌咏盛德大業於以被金石諧宮商迄
今考之大都君相之所作其洋溢太和為功于天地至大也自
國風廣而雅頌微于是詩不在上而在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
而悲憤放曠之詞出矣夫生際昌時必不為衰頹之調身居廟
廟豈復同鄉曲之音故世道盛而詩與俱盛者轉移氣運權在
上爾國家右文之治垂三十年世祖敦尚經術崇重儒臣
皇上繼之萬幾之暇時命左右臣僚講學賦詩一時公卿大夫
振拔景運作者間出而高陽先生歷事兩朝潤色鴻業講經談
經則有詩丹辰規切則有詩扈從鑿輿則有詩以及歲時拜賜
內廷侍宴靡不有詩海內之人想望風采以為雅頌復作皆願
得先生之詩讀之而以未得讀先生之全集如饑之待食渴之
求飲矣夫三代而下詩人至唐稱盛然孟襄陽杜少陵窮而工
者而不必以詩昌其身宋延清崔澄瀾達而工者而不必
以詩重其人上下三百年間惟魏鄭公張曲江裴晉公數君相
業與詩名並顯他如姚宋之功名特盛而不聞以四聲五字之
學掛諸談藝者之口噫何其難也今先生事業彪炳足以垂休

光○照○史○冊○而○其○所○為○詩○且○能○鼓○吹○休○隆○導○揚○美○盛○蓋○以○臯○夔○立○
 唐○虞○之○廷○未○有○不○能○拜○手○而○賡○歌○者○也○以○周○召○際○成○康○之○會○未○
 有○不○能○陳○詩○而○作○頌○者○也○先○生○當○聖○天○子○右○文○之○世○出○其○生○
 平○所○學○致○主○于○堯○舜○躋○俗○于○平○康○用○是○和○其○聲○鳴○國○家○之○盛○非○
 僅○如○文○士○之○所○為○詩○已○也○然○先○生○之○詩○亦○不○盡○應○制○紀○頌○之○詩○
 也○今○夫○朝○會○饗○宴○之○章○與○比○物○托○興○之○什○各○工○其○製○各○盡○其○能○
 合○諸○三○百○篇○與○賦○比○之○體○則○無○不○同○譬○諸○栢○梁○之○臺○建○章○之○宮○
 之○巍○且○煥○也○楊○子○之○亭○葛○氏○之○廬○之○窅○而○寂○也○其○為○經○營○堂○構○
 則○削○墨○引○繩○非○有○甚○異○以○是○知○詩○之○為○道○開○合○變○化○無○所○不○至○
 文○殿○序○卷○六○心○遠○二○
 要○期○合○乎○體○之○正○而○已○苟○合○乎○體○之○正○則○千○百○世○後○之○詩○笑○不○
 可○進○而○雅○頌○耶○先○生○之○詩○凡○托○于○風○雲○日○月○山○川○草○木○鳥○獸○以○
 發○胸○中○之○奇○者○諸○體○不○一○乃○其○為○興○為○比○為○賦○一○唱○三○嘆○悉○本○
 中○正○和○平○之○旨○得○其○所○以○為○體○故○耳○弘○幸○奉○教○先○生○之○門○因○得○
 請○于○先○生○而○付○之○梓○詩○凡○若○于○卷○今○而○後○海○內○想○望○風○采○者○皆○
 得○讀○先○生○之○詩○而○知○上○有○右○文○之○天○子○即○有○鼓○吹○休○隆○導○揚○
 美○盛○之○大○臣○三○代○以○上○之○元○音○于○茲○復○作○也○豈○不○休○哉○
 錢○礎○曰○通○篇○以○雅○頌○立○論○何○等○正○大○至○說○到○三○百○篇○與○比○
 賦○之○體○則○正○大○而○有○體○矣○讀○高○陽○詩○者○安○得○不○服○膺○斯○言○
 以下原缺

以上原缺

唐○濟○武○先○生○詩○文○集○序○孫○光○祀○
 余○自○乙○未○通○籍○出○海○豐○王○素○修○先○生○門○先○生○嘗○為○余○言○同○年○唐○
 濟○武○昔○同○與○館○選○作○史○官○其○人○其○經○濟○才○凡○天○經○地○緯○數○會○
 計○之○書○無○不○貫○綜○洞○悉○其○志○忠○勤○慷○慨○嘗○有○致○君○堯○舜○之○思○其○
 制○行○朴○誠○峻○潔○不○遷○回○以○取○容○於○世○而○好○惡○發○中○意○其○舉○其○
 詩○文○浩○博○淹○雅○集○古○人○之○成○而○出○自○性○情○遂○能○樹○表○啓○疆○自○為○
 作○者○此○吾○鄉○之○儀○式○學○者○之○淵○鏡○也○予○識○之○乎○余○聞○而○心○誌○之○
 先○生○家○淄○川○距○會○城○僅○二○百○里○而○余○里○居○日○少○迄○未○得○就○正○先○
 生○畢○然○嚮○往○神○交○而○已○客○夏○先○生○來○京○師○省○視○其○師○大○司○寇○姚○
 文○藻○序○卷○六○唐○濟○武○一○
 公○余○乃○得○親○炙○先○生○聆○其○緒○論○孟○酒○相○接○促○膝○坐○談○坦○白○循○與○
 一○如○舊○識○已○而○上○下○千○古○發○明○理○奧○叩○其○所○有○意○旨○逾○深○讀○先○
 生○詩○寄○託○曠○遠○陶○六○代○而○鑄○二○唐○刻○鍊○之○工○山○壑○水○笑○一○再○展○
 讀○如○置○身○崇○岩○邃○壑○之○間○因○思○吾○師○慎○交○鮮○所○許○可○乃○今○而○益○
 知○其○言○之○信○也○且○夫○今○之○為○詩○文○者○撮○拾○咳○唾○依○附○簿○籍○矜○字○
 句○之○偏○長○侈○交○遊○之○稱○譽○轉○相○傳○誦○布○為○虛○聲○聞○者○不○察○耳○食○
 目○論○及○夫○名○之○既○著○不○復○核○其○實○之○所○歸○僉○曰○之○談○遂○成○氣○魁○
 本○末○文○質○之○辨○識○者○憂○焉○以○先○生○之○望○若○肯○少○為○委○蛇○必○將○多○
 所○引○重○功○名○之○會○易○於○時○乘○而○顯○有○不○可○者○日○與○少○同○寇○高○念○

東先生徜徉嘯傲為林下遊時而後步鼻源披襟望遠時而策
蹇岩壑選勝登高縱其所如怡然忘返與會一至感而成詩行
歌互答以是為樂簪紱之榮弗與易也今觀其詩文先生之志
節品槩畧可見矣余自惟迂執褊淺非仕進之器雅慕兩先生
之所為前年疏請旋里將欲飄笠從先生後而不遂所期清閒
之福造物所惜即一退跡間而其緣不偶出處之際亦何可易
言哉

錢礎日曰先生清風勁節往往見於詩文得此文曲折傳寫
其詩文見志節品槩亦見令人如遇之巖巖泰嶽間

文啟序

卷六

唐濟武二

賦

十餘卷

秋水集序

葉方謫

昔予誦錫山倪瓚元鎮之詩蕭疎澹遠脫然塵垢之外私心慕
其為人然嘗怪元鎮負其逸才不為世所知疑其感慨激烈佛
鬱不平之槩勃勃不能自釋而其詩固無有也其後華學士子
潛王僉事仲山先後棄官壯年嘉遜及取兩人詩讀之唯怡情
適志于湖山杯酒之內未嘗一語厭薄軒冕以自明其高然後
知昔之人或遇或不遇其中皆有夷然自足者外物不得而櫻
之非如沽奇爭詭之士徒驚世而駭俗也竊意錫之風土清嘉
山川美淑之氣結而不散故高人畸士代產于其間予之想慕
而未見者庶幾訪求而遇之蓋藏之懷久矣而今乃得之蓀友
嚴君君為貴公之孫其才智文采可以騁力于仕進而二十餘
卽棄諸生優游環堵終年笑傲無動乎其中而亦無炫乎其外
通國之人皆高其行而君初不自知也故其集中之作意象之
超越音奏之和平融融然渣滓泥垢與之俱化豈非夷然自足
外物不得而櫻之者歟嗟夫沽奇爭詭之士人河蹈海長往而
不顧其言以名利為鞶鎖圭組為瓦礫一篇之中再四致意唯
恐人之不信予謂富貴貧賤唯其所遭而沾沾言之不已此其
心之所存可知也人能碎千金之璧而失聲于破釜能捐萬乘

文啟序

卷六

秋水集一

十餘卷

之圓而變色于羹豆若君者庶乎免矣推君之志可幾于道雖以元鎮方之猶疑其未能及也而予早墮世網嘗欲一念屏去自託於子潛仲山之徒而人事牽繫忽忽未能徒執筆而序君之詩何以爲情也乎

錢礎日曰序蓀友詩并其神情意象一一傳出論詩即論人也至以元鎮相形可謂僣人于其倫矣

序 卷六 秋水集二

泰樂天詩序

葉方謫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嗚呼士讀書學道誦法先王而稿項黃鹹涇沒而無所表見詎不悲哉夫其所以無稱者豈非以言之不立也行之不修也言之不立而行之不脩人之不稱之宜矣言之立而行之脩而人卒不得而稱之何哉杜欽谷永漢之名人也而梅福變姓名爲吳市卒其時無有稱之者矣王謚殷仲文晉之名人也而陶潛棄其官隱於一鄉其時亦無有稱之者矣然自今日而觀之稱之者在欽與永乎抑在福乎其在謚與仲文乎抑在潛乎則意君子之所謂稱者貴乎一時而在謚與仲文乎抑在潛乎則意君子之所謂稱者貴乎一時而文獻序 卷六 泰樂天詩 室定本

又貴乎百世也以予之茫昧寡識行乎天下之大所見知名之士爲世所稱者衆矣言之立而行之脩者何人哉其言與行之交至而無媿者則梁溪秦君樂天是也樂天爲人落落穆穆可敬而不可疎可親而不可狎與之遊處塵意俱盡使其得遇必不爲欽與永仲文與謚不得遇必能爲福與潛惜乎世之稱之者少而間有一二稱之者則又徒以其詩也雖然吾觀樂天之詩如昔人所云質而實綺靡而實腴彷彿與其人相似而今之工詩者皆爲嘈啞之音爭雄於聲調氣象之間則恐世之稱樂天之詩亦未必得當其實也夫不信於俗必合乎道不有

聞於今必有傳於後則樂天之可稱者斯有在矣其毋汲汲乎
一時之名哉屬樂天命予論定其詩故為極言之如此
錢礎日曰名不稱于沒世君子所疾君子亦存其實以俟後
世之名耳豈與一時之名哉雖然實之至者名必歸之逃名
而名隨避名而名追郭正所以稱法真也樂天固不求名者
而先生稱之若是即在一時名亦稱之矣

卷六 奉天詩 二 下 奉 聖

王胎上白門詩集序

注 琬

胎上自淮廣陵以來凡至白門者再矣一以庚子歲同考試官
一以徽大獄皆當奔走不遑之日而胎上獨出其暇力訪三山
之名勝弔六代之故墟凡為詩若干篇既敏且工而吏事亦得
以不廢此非有絕人之才不能至也方其為同考時夜鼓柝行
大江中漏下將盡始得抵燕于磯胎上與發欲登會天雨新霽
林木蕭颯江濤噴涌與山谷相應答從者顧視色動而胎上徑
呼束首以往題數詩於石壁上從容屣步而還翌日詩傳白下
和者凡數十家皆江南知名士也其再至則館於布衣丁繼之
氏丁故家秦淮距避筓步不數弓胎上心喜遂往來賦詩其間
丁年七十有八為人少習聲伎與歙縣潘景升福清林茂之遊
最稔數出入南曲中及見馬湘蘭沙宛在之屬故能為胎上續
述曲中遺事娓娓不倦胎上心益喜輒掇拾其語入秦淮雜詩
中詩益流麗屏則可描笙管而被絲桐也噫亦異矣哉以廣陵
之凋敝刑官之冗雜多事此雖日勤其職猶懼有所不給顧胎
上方用政事自奮而又能飾以風雅有登臨獻歌之樂吾然後
知其才之絕人也觀斯集者亦可以得其概矣丁繼之名庶最
後胎上為歲暮懷人詩六十章諸名卿大夫具在而獨喜推譽

文苑序

卷六

白門詩一

注

下 奉 聖

繼之於篇首蓋昭上之矜奇好廣異聞如此
 錢礎曰日高人在精原與山水相近於
 會標舉筆墨淋漓遂得詩若千首此篇形谷而
 流豪曠之致如在目前非深相知不能傳也

數峯詩序

趙進美

楚湘潭唐魏子午聞所傳士也記一日耿荆州都
 子摩抄久之願語徐太史莘叟曰是具一代著作手者出爾諸
 士爭以詩詞獻獨唐子不言詩子竊儀其貌于子而骨鏗鏗也
 明年都門再相見投七言排律一韻沈鬱似少陵隱秀似昆湖
 而氣清以永筆潤以潔又居然自許于李順常建之間予自負
 關中許與不謬亟搜驢背行笈得數峯詩若干首把讀一過愴
 然骨驚若屠城行避城謠傷情諸什血淚猶殷殷指墨間啞鐘
 復鳴黃雉變雄李商隱之評次山庶幾近之狀子竊有念唐子
 二十年居離亂之鄉牆東無屋書城喪學從馬奔鬼火剝胎覆
 巢中長留此險懸斷硯與天人劫數爭信乎物之靈者水火不
 能災唐子方出脫若海新珥形管行將雅頌朝廟取其言破諸
 樂府焉誰謂楚風多怨彼其之子佩芰荷餐落英者豈所擬于
 祥麟威鳳哉唐子但存是集以自見可也

錢礎曰日寥寥短章耳誇詞逸調不可名似昔人讀離騷謂
 攬其菁華如微雲染空映手脫去玩其瑤實將青春無主移
 人愈深今讀斯篇亦云為楚人斥楚詩宜乎其似楚音也

天嶺序

卷六

數峯詩

室定本

初餘吟序

嚴 沆

竊慨才識難真。德容易著。故蛾眉曼睩。自古傷神。青史彤碑。於今哆口。然而桃穠蕙美人。或諱玉帳之妍。紫萼葛繁。例必勒金徽之誦。懿規難問。焯管無徵。即使筆耳。毋使乘尊。壹範不若留芬。柔翰播采。清風傳聞。秀於紅香。不遺芳於素粉。為可信而可傳也。或謂青綾步障。不免銜愁。團扇流黃。時聞嗔怨。夜月琵琶之調。有恨常飛。春風繡嶺之悲。無花不落。何如蓬頭失禮。珠錦字於芸奩。椎髻無文。期青門於白首。哉矜才未寶。矧嘆其難。三復斯言。重增所慨。我內人王氏幼嫻禮訓。長好詩書。性本清恬。習尤寧澹。驚焦桐之穎識。不待笄年。卅林下之朗神。克傳家學。結禱十五。載亦留寶釵。明鏡之書。瓊尾四三年。每見落葉寒砧。之什方謂。夢亦同趣。宗少文之借羅。才可流聲。秦上會之偶叙。鹿車期老。鳳軫借歡。而玉骨驚秋。幽魂泣露。香山月明之夜。望斷簾旌。安仁悼亡之詞。長思翰墨。嗚呼。已矣。恫怛。如何。遺篋難翻。痛殘脂之賦紙。餘音未絕。憶素手之留痕。相其芳緒。時年未能自抑。而傷心所寄。不欲多留。吹綠為州。把紅成淚。非風雅。即招第之具。明慧一引恨之媒也。維是弱易。榮惡貧難。解怨既鮮。瑤花琪草。遂取閒情。自非朱戶雲樓。坐搜奇字。祇於珥脫。簪空。

文獻序

卷六

初餘吟一

嚴 沆

之。衣兒號女。喃之餘。藥爐茶竈之傍。送別望歸之際。言懷紀病。紙斷箋零。手展椒花。但如搖落之感。竟銷巧藥。偏多躑躅之懷。鏡幙晨開。織錦之紋。未改。檀香夕爍。搗衣之韻。還留。斯即才歡於玉臺。亦當管貽於家乘者也。嗟乎。斷腸有花。逐竟無艸。簫聲長歇。徘徊。簇蝶之裙。石履虛傳。惆悵舞鸞之鏡。叩蒼不杳。蕊宮增魄。死之文。斫地徒哀。玉簡重芝。推之痛。僅此一函。簧奏半軸。珠輝不使。姑射之魂。化為瑤艸。猶見心香之字。長印桐牀。所云百齡影。祖千載情。在其係是也。又何悲乎。獨是林間。翡翠還依。故主之花。筆底珊瑚。永斷同心之調。依回山月。孫許荆之情。文獻序 卷六 初餘吟二 嚴 沆

文獻序

卷六

初餘吟二

嚴 沆

俯仰衣釵。元微之之涕淚。指香已冷。幅采如新。傳德容於千古。徒彷彿於一編。憂從中來。不可斷絕。云爾。錢礎日。日幽情密意。鬱結莫伸。騷經云。解佩纒以結。言思美人。云言不可結。而此一語。若為發。僕人寫出。

孫赤崖詩序

繆形

韓昌黎謂窮苦之言易好。歐陽永叔亦以為詩必窮者而後工。是說也。子嘗疑之。假使李杜居卿相之位。高其爵。厚其祿。將遂不得為詩人耶。是必不然也。雖然。使子厚不至柳州。子瞻不至海外。其言雖工。亦未必能取其山川風物。可喜可愕之事。盡見之於詩。若文是昌黎永叔之言。信也。蓋古之人窮則好遊。遊則足跡所至。驚濤駭浪。深崖絕壁。以至奇花異木。珍禽怪獸。耳目之所未經。人莫可名狀者。皆得而寓之於詩。故其詩閎博而幽麗。又以其流離困頓之態。觸物以寄懷。感舊而思賦。俯仰登眺。激昂慷慨。無不寓之於詩。故其詩沉鬱而頓挫。吾今讀赤崖之詩。有感矣。赤崖具曠世之才。詩歌方駕李杜。文章不下蘇柳。放廢幾二十年。所遭既窮。著作愈富。丙辰夏。策馬渡秦。乾遊恒岳。歷覽雲中雁門。居於蔚蘿。諸勝又涉滹沱。登五臺。絕頂。覽巖幽壑。攀藤蘿。而上景物。嶽奇胸懷。磊落。遂作為歌詩。數十篇。所稱閎博幽麗。沉鬱頓挫。皆有之矣。夫赤崖流離困頓。可謂極矣。宜其詩之工如此也。辛亥秋。天子東巡。屢召至御帳。賦詩作頌。上深為嘉嘆。知遇最奇。使一旦登制作之堂。以其詩薦諸郊廟。歌頌功德。將以洽人神和上下。其詩豈獨工於登山臨水。憑冷

又殿序

卷六

孫赤崖詩一

室定本

乎古而已。蓋則是昌黎永叔之言。吾又未敢遽信也。

錢官聲曰。通篇將昌黎永叔之言。翻到抵牾。說豈無不如意。洵是大家手筆。

錢礎曰。日太史公以遊而文。奇令孫子足跡所至。殆更過之。其詩安得不工耶。然則詩固不徒以窮而工也。念齋就窮而工。處曲折傳出。覺豪壯之氣。溢於毫楮。間孫子之窮。其諸異乎人之窮與。

南溪詩選序

王鴻緒

夫錦號瓊瑤。橫行彀別。響符律呂。瓦缶難工。思儼美於風騷。先就裁于矩矱。自淄澠未別。涇渭爭源。歷下可為齊哇。竟陵等比。儻楚既方。隅之各踞。亦吟城之終岐。均失其中。自矜所尚。故曰積習生常。有自來矣。蓋情經詞緯。必采素以相宜。而格束才馳。乃天真之通發。風人比興。遇物斯賦。體閎衍。要歸諷諭。斯惟音雅合。以神清華。披骨幹之中。秀溢徑畦之外。若含琳琅。而琢賦。硤毀紺絳。而侈綺練。縱有單文。隻句。奚容入宇。升堂。宗王。砂矣。作者諱焉。武塘曹子掌公平。原世閎仲寶。華昆連德如。康樂之詩。西清尚存。祖武過庭。有小許之號。東封可讀。父書續。烟茶光少。蒐羅于七畧。漱芳金液。日揮洒於百函。故能電飛景拔。超次邁倫。汲學海而露珊瑚。鑿文峰而含璞玉。繼夫前躅。振以後軌。寧非開三簡而識龍賓之舊。墨登四庫而邀雞樹之新。香者哉。乃賢書一薦。春院再歸。遂開綠野。自擬丹丘。定五字之宗。盡八音之善。上追古筏。脩諸體于建安。下展諸型。集大成於開寶。衰成完帙。冠以南溪。余屬世講之未叨。同北諧之登末。到習園。思謝墅。忽來鯉問。俯仰。言雖柳。慊之自著。乃質於吳。均何。之新篇。取裁於沈約。而欲揚。巴人以先。野寧不笑。郭子之編。

文淵序

卷六

南溪一

十峰草

堂定本

若然律彼正宗。樂其反始。叶成風於哲匠。賞流水於清音。淄澠辨則。派有崑墟。涇渭明則。源來星海。既協金科。玉律之嚴。已臻合璧。貫珠之美。思深厚者。易吻。鎔冶何精。氣磅礴者。多粗。泳陶盡致。莊嚴則配。以九鼎。古奧則演。以三墳。圓暢則霞蔚。雲蒸。悽惋則霜飛。雨激。古難殫述。槩可微窺。所願薰茲蘭蕙。盥以薔薇。朗吟於雪苑。風前。婉奏於瓊臺。月下。庶足使金聲動地。霞氣流天。快如晤語之期。不待報章之慰矣。

文淵序

卷六

南溪二

十峰草

堂定本

錢礎。日曰。思精詞粹。音節渾雅。而文心高曠。或根理吐華。或緣情抒藻。或卽境標采。或肖物騰輝。可謂極論詩之能事。

澄江詩選序

吳祿詒

余○司○馬○延○陵○撫○大○江○而○歎○曰○昔○者○自○季○札○修○行○而○江○陰○之○風○興○
 自○春○申○鞠○國○而○江○陰○之○風○遂○入○矣○然○季○子○之○風○其○在○春○秋○左○氏○
 猶○有○存○焉○者○迹○其○聘○魯○觀○樂○慷慨○於○詩○歌○絃○管○之○閒○唐○虞○三○代○
 之○德○音○豈○不○賴○以○傳○哉○惟○春○申○以○詭○僻○亂○常○之○事○敗○壞○風○教○而○
 江○陰○遂○時○時○有○一○黃○歇○在○其○胸○中○傳○所○謂○聽○鄭○衛○之○音○則○不○知○
 倦○者○此○之○謂○也○夫○古○聖○王○之○治○天○下○既○陶○之○以○禮○樂○猶○懼○五○方○
 之○俗○不○協○於○一○而○為○之○巡○狩○以○採○風○上○之○受○釐○陳○戒○之○詞○下○之○
 太○史○所○獻○民○俗○自○房○中○至○於○市○價○無○不○見○於○詩○亦○曰○制○百○於○
 文○濼○序○
 卷○六○
 澄○江○詩○選○一○
 堂○定○本○
 和○平○而○已○孔○子○以○一○代○布○衣○道○不○行○於○天○下○退○歸○東○魯○與○門○人○
 講○學○立○禮○成○樂○必○始○於○詩○然○當○世○名○卿○大○夫○多○賦○詩○贈○答○而○孔○
 子○於○交○遊○皆○未○之○輕○贈○至○其○誦○魯○之○駟○取○無○邪○一○言○以○蔽○三○百○
 則○孔○子○之○於○魯○既○躋○於○頌○矣○而○未○始○不○以○魯○風○教○天○下○也○迨○
 迹○息○詩○凶○而○作○春○秋○乃○自○任○曰○知○我○者○其○惟○斯○乎○罪○我○者○其○惟○
 斯○乎○孔○子○蓋○未○之○一○日○忘○詩○矣○孟○子○知○其○旨○之○所○在○故○推○明○其○
 土○詘○霸○之○志○而○於○晉○楚○尤○深○絕○之○由○此○言○之○至○於○後○世○苟○不○
 行○乎○王○者○雅○頌○之○遺○雖○一○邑○之○醇○風○豈○非○君○子○之○所○貴○哉○江○陰○
 雖○僻○壤○亦○聖○人○文○教○之○所○岸○溢○若○延○戡○季○子○寧○與○黃○歇○之○寡○廉○

鮮耻者一樂而傳也江陰自至順而下至明萬曆壬辰而有三

十七公之詩論者以謂宋前無詩人非無詩人也大抵江陰濱
 海或者吳風亂作其人其詩同飄沒於零丁洋中豈不可悲夫
 邑人丘維賢搜討三十七公而刊訂之後進士惠疇表章而振
 起之凡若干卷名曰澄江詩選雖不盡合於孔子之道要亦不
 悖於孟子守先待後之心其於勵世磨俗豈無補云

錢礎日日風存正變二南風之正十三國風之變也澄江自
 季札以前為正風春申以後則為變風矣先生以維持風教
 為已任故於澄江詩選大有感觸不覺言之激切如此

文濼序

卷六

澄江詩選二

堂定本

十卷

建初集序

馬世俊

世當開創而有文學唱和之盛。未有如唐貞觀之時者。宋明以來。至今日為尤甚。乃其廢興之故。有可得而言焉。為大業之初。天子以才自命。視天下莫予及。以庭草忌王。胃以燕泥忌薛。道衡天下之才。皆服匿。畏憚不敢出。至于真人受命。斯羣起而應之。其時山陵。恩蹕。園池。臺觀。君臣相與賦詩為樂。此亘古所未有也。前朝之季。天子方銳意文治。四方敬應之士。翕然同聲。數千里。讀其郵篇。如井間之相接。當尉極盛。難繼識者以為憂。而黍離麥秀之痛。諸君子或殉于戈。或泣風雨。或投山林。而其包孕醞釀。盤鬱蜿蜒之氣。不能掩抑。而終發抒于興王之代。以故詩篇之盛。至今日而無可復加矣。余曩讀江上諸君子著作。若劉伯宗。沈耕岩。吳次尾。方密之。諸先生。皆昌明博大有盛世之風。同時閩之前輩。黃海鶴先生。亦僑寓金陵。作為詩歌。倡予和汝。力去淫夸。渺靡之音。而一歸於和平忠厚。嗚呼。當時有指之為怨。以怨哀以思者。誰則信之。乃余與諸先生。執手行吟。綢繆慰勞之情。已如隔世。而今於二十餘年後。伏讀海鶴先生令嗣俞部所次建初集。喟然歎曰。此猶諸先生之遺風也。哉。西漢當秦燼之餘。天下不知詩書已久。以隨何之口辨。而遂與陸賈同

文獻序

卷六

建初集一

十卷

大一拈出為此集增多少氣色真有關係文字

文獻序

卷六

建初集二

十卷

稱東漢再建斐然之治。亦不逮古。豈非以揚大夫劉國師之事。有足為短氣者耶。諸先生文章節義。耿耿天壤間。而其子弟。遺書揚芳烈。鼓舞而商應。故商而官應。雖窮達聚散之致不同。而其挽衰靡以趨於正大作者。同一心也。問者伯宗令嗣。與父與次尾。難弟緒情。相見於長安。翹曩昔之周旋。問鄉園之景物。有不覺慨然而欲賦者。遂題諸首簡。以質于俞部。至俞部之弘才博學。少年偉望。固將起而為世大儒。應當代文治之盛。進觀十五國之風。攬天下之勝。又不獨斯集而已也。

錢礎曰。敘建初集。直將古今廢興之由。與夫文章節義之

明州倡和集序

萬泰

明州倡和集者公狄梁子遊于明州與其友人萬某及某之同
 學徐鳳垣掖青高斗權辰四李文胤鄒嗣高斗魁且中相倡和
 為詩而屬某手書之者也辛卯之秋梁子來叩寒松之廬披帷
 相對其色癯然賓主目成意在言表投止蕭寺與枯僧野衲爾
 汝餅餌間顧獨好與吾黨遊旬月以還吟咏所寄大抵多悲天
 憫人抱郵埋憂之句二三子以入林把鏡慰其聞聲相思醉
 之言亦皆原本性情抒寫哀怨有倡必和積以成帙何其俊也
 余別梁子十三年矣因憶長安道上陵如玉樹吹氣勝蘭人望

文潑序

卷六

明州一

梁

堂定本

元禮之門客滿文舉之座此昔日之梁子也荷衣蕙帶杖屨蕭
 然遠韻孤風兀傲當世此今日之梁子也梁子擅軼羣之才標
 絕代之譽而支願抱膝高睨大譚與吾黨採薜荔于山阿歌滄
 浪于澤畔塵塵以詩歌末伎寄托高深蒼叢集錄覃精無味之
 旨其言曰吾憂患以來遊屐所至覺三光五嶽之氣維繫不墜
 尚在各山故游笈之詩皆藉故人書之以當歡笑抑何其言之
 凄其以悲也夫天地閉賢人隱龍蛇之蟄本以存身而不免困
 于殘豷然未能懷情不發忍與終古實應且憎罪在筆墨此吾
 郎所以卷跼而悲吟太息以掩涕者也昔郭林宗有道各上而

終身不出危言為後世所譏然則居今之世聲詩之道要使言
 之無罪聞之足以戒於戲亦大難矣梁子與吾黨東海北海地
 之相去千有餘里乃心言所寄密若一室試取是編而讀之鬱
 陶其中而蕭瑟其外臨流思濯望崖知歸如聞山鬼囀瑤之聲
 而擊江離碎芷之氣也應求之理夫豈偶然吾知梁子持以示
 人當有想吾黨于山巔水涯敝衣舍垢一往孤行者讀其詩而
 知其人且以為何如也

錢礎日曰詞調鏗鏘氣格高古一種憂愁鬱伊纏綿惻怛之
 意又纏綿固結而不可解令人讀之悵然與悲不能自已此
 文之能感發人心者

文潑序

卷六

明州二

兒

堂定本

青巖集序

黃家衍

天水之波逝而遺民故老哀音四起。聖子皇羽梅邊所南孟會諸君其最著者也。每讀淮陰之贊君實吉州之祭信公天同日。低山立運碎至咏鳳雛龍穴宣和清淚讀書成底事。報國是何人之句。流連嗚咽悲乎悲乎湘纍少陵之遺調其猶有存焉者乎。後三百年與諸君子才同厄同志同者吾得一人焉。青巖張子是已。然而為青巖則更難。諸君子少長不倫。覽所自述。皆嘗上書從戎度其甲子。非華髮成翁。即膂力方剛。更事既久。感憤易決。青巖年未三十。懷蛟吐鳳。視金閨彥俯拾耳。蔗境當前。棄

文澤序 卷六 青巖一 五十一 堂定本

吾世而有青巖恨諸君子不見青巖耳。豈恨青巖不見諸君子哉。青巖諸詩歌古文詞或峻烈類所南或峭逸類孟會或慷慨類聖子或奇麗幽越類皇羽曲折淋漓類梅邊。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且為青巖知己者。馬文蕭堆山師足矣。余更何言。特論其於季宋諸君子才同厄同志同難易不同者。以告後世。非曰能重青巖也。聊一雪光嶽氣分與古今人不相及之耻而已。

錢礎曰：通篇將宋末諸君子與青巖子較量。難易無限。感慨無限。嘆息令千載下讀此文者知青巖之人非常人。則青巖之集亦不同於他集也。此集不朽矣。

文澤序 卷六 青巖二 五十二 十條堂定本

蔡九霞述先烈詩序

毛先舒

吳郡蔡忠襄公昔撫山西軍甲申死國賊之難先舒讀公九

霞之述先烈未嘗不嘆時運所去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回也古

人於廢興之際往往嘆國家之無人或有人而不見任用及事

後則為之咄嗟惋惜而不能已然觀忠襄公不特以孤忠見也

其沉毅幹敏馳驅兵事李賊雖悍亦頗為畏却綽乎有古名將

風廷對無不稱意俾以全晉使為保障可謂用矣夫山西古雄

鎮也羊腸呂梁之險阻馬陵雁門之斗絕晉文以霸三家以強

尹鐸李牧用之以守而公之才譽不讓古人乃既用矣而卒不

收其效豈非天乎雖然當其時以天地之大國步之艱而撐特

如公者不能數人而又未免文法牽制臣子之心力固有不得

盡展抒者則又不可謂非無人與雖有人而不克竟其用也乃

卒以與城俱殉悲夫可獨諺過於天也坎九霞著書等身今獨

刻其先烈書以傳多聞善述慎言其餘蓋忠襄得忠臣致身之

義而九霞得孝子守身之道又見公家學焉讀既敬拜而題之

錢礎日曰起從國家用人說到公既用而不克竟其用友覆

辨論確有關係入後就先烈詩而公之忠見即九霞之孝亦

見蔡氏一門具不朽矣

毛子霞燕遊倡和詩序

梁鏡

一葉驚秋天何雲爛百年如旦代有風流以造化為逆旅時過

則悲為懷抱作生涯與成彌樂文心不謝天地有積才之區遊

履常寬花鳥盡問奇之客卷情勞欲不是名流抽秘騁奇方成

高蹈古雖遼遠三百篇縱目能通今尚從容十九首腐胸不再

遂使玉臺金谷弔往空懷竝若北海南皮撫今增愴顛顛者失

其指趣選勝無由馳騫者乏其神明尋歡易竭既苦黃金牀盡

復悲白雪聲遙以是蹉跎誰能卓犖毛子子霞毘陵韻士半通

縮罷隨芒屨而長遊一字吟安擅絕壇而獨絕擊泉如斗何待

鼠鬚渴驥初奔仍煩繭紙响嘯與羅浮異夢總如蕉鹿之疑匡

廬與衡嶽同登大非水蟲之語震澤一來水雲看濕洞庭三度

木葉含騷或補樹于濠陽或聽雪于郊郢香山遺事繼竹閣以

篁吟高陽舊池築山亭以霞寄几斯曠致總屬奇懷乃以家雞

野務不得其傳且恐寫鼓換難字真蹟於是高歌賣字比賣

藥之韓康刻石千文起千仞之典嗣金山可寶璞玉難名迺又

晨風岐路惆悵孫篇難燭窮輝徘徊任句忽有同人之想擇斯

閨七之時燕市舊遊寓園高會詩成擊鉢人若連珠幸義和之

成閨留彼有餘慨織女之常孤扶其不足乃申前約旋訂後期

琉璃有硯對桂樹而神飛翡翠無屏見白榆而色喜情酣意適
 地曠天高正如于敬瑯琊習池是耽亦如叔夜陳留山陽每接
 真可草芥竹帛豈徒几席雲烟與斯會者竝屬雅流兼多羈思
 弁言見委深慚皇甫之名儂句無奇頗愧徐陵之筆聊將渴管
 表此名書只恐天上神仙笑其非巧且與人間僑札鬪彼能工
 錢礎日曰子霞客山間事凡十有三高風曠舉古今罕覩先
 生復以儂句藻思形其韻事似贊似頌亦雅亦風子霞得此
 文傳矣

雲間臯聲堂詩序 顧豹文
 松郡負滄江江擅鶴沙風山之奇攬潑湖三郡之勝江南多稱
 為雲間洞天而金釐玉繪尊羨鹽鼓尤動人秋風思以是過者
 往往托詩歌古文辭抒其懷抱淮陰楊隱石先生以名進士滌
 情宦游司鐸其地倡明古學士皆蒸蒸鸞風絳帷講論暇試茗
 敲棋種魚調鶴且壘奇石剪怪樹蒔瑤草琪花能致蓬萊闔苑
 環几席間而某山樹筆法做某畫又累黍不差覺王摩詰董北
 苑以迄米趙黃倪諸君子日奔走腕下松人士獲登其堂輒幸
 遊洞天福地往往為余言甚詳余素慕隱石之為人文章岱宗
 而甘自隱于一種以其與會遐舉又寓意雲林烟樹若是因思
 元至正時天台陶南村會稽楊鐵崖皆以文人流寓松江用著
 述名當世隱石上下千古把酒臨風豈非數百年異代知己獨
 嘗以未見隱石近詩為憾今秋應聘浙闈余塔金子伯鼎獲稱
 公門下士余因以讀隱石臯聲堂詩憶昔覆試江南丁酉科士
 隱石春雨五言排律二十韻擢五經魁首內一時詩名噪長安
 大約不離唐初盛應制體者近是乃臯聲詩蕩掃一切唐人樂
 穴而獨出創闢手眼細之洞析毫芒大之卷舒天地任取一字
 一旬莫不或經或史或騷或賦而絕不見有用事痕總由才高

于天學博于古。即使社少陵。與細論文亦必心折。隱石詩博洽。蒼老無與為敵。至托事咏物。在在見出處。大節立身人品。又豈一詞人可能窺涯岸者。余語金子亟趣先生付之。梓異日。余獲觀全集。則雲間洞天諸勝。直一展卷。即已置身九峯。不啻與南村鐵崖兩前賢。後先把晤。且先生公其詩于天下。不惟示天下。以洞天福地一室。即具亦示天下。以出處大節立身人品。何在不可觸目。而悟道豈僅以詩楷模當世。垂之無窮已耶。

錢礎日曰。讀臯聲堂詩意。旨極深。詞致清遠。蓋兼彭澤少陵而有之矣。此序不獨寫出性情才學。并出處大節立身人品。一一發明。非深知先生之人者。惡能言先生之詩如是耶。

文獻序 卷六 雲間草堂 二 五 刊對 堂定本

江淮采風集序

趙吉士

采風何昉乎。每稽王制。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而周禮亦有摯人誦志之職。則采風之有專官。其來久矣。及讀小雅皇華之詩。卽四牡馳驅。咸得諷諫詢度。以盡其每懷靡及之意。然後知宣上德。達下情。凡為使臣者。皆然不必其專官。而始得乘驂訪風。景也。後世王事。泯關盛典。漸湮漢揚子雲齋三寸油。素錄轄軒方言上之金馬門。則直以為纂述之事。而非復官司之守矣。其在於今。凡銜尺一為行臺使臣。蒞官四方者。例得以下檄校士。名曰觀風。庶幾近古陳詩誦志遺意。語云禮失而求之野。矧者在令甲。可具文視哉。余頃者奉簡命。理權邦。關適丁饑饉。游臻之後。流殍載途。輓俵旁午。江淮之間。蕭然煩費。惟是夙夜。端端守職。墮越。是愚。奚暇問觴詠。談風雅哉。雖然。廣陵一大都會也。漕運咽喉。商旅輻輳。雖繁華。殷富。迥不如昔。而土俗民謠。猶可褰帷而問也。况地多名勝。其間柳堤。螢苑。風亭。月觀。往往與殘碑斷礎。出沒于寒烟衰草中。類足動乎古者之歎。獻一發其俯仰。登臨之感。苟非托諸歌咏。曷以見洋洋之風乎。乃前此權關校士。第試以制舉義。亦且久廢不行。至于詩。則初未有以校士者。余為之慨然太息。爰集十邑之士子。取帖括殿最之。又課以

文獻序 卷六 江淮一 下 堂定本

聲詩分題投簡風簷寸晷之中倚馬擊鉢不乏長才而余以鞅
掌餘隙焚膏而縱閱焉。遂其合作凡如千首雖未可謂極風雅
之能事然亦庶乎粲然可觀者矣。既而遠近聞風吟壇鉅籍率
多投寄不敢秘之。尚衍即同試卷以登剗。則總顧其集曰。承風
誌盛也。或者謂惟揚名郡背之宦遊茲土者如何。水部韓魏公
歐陽少師政事文章炳煥前史。卽人才之生於斯者遠而孔璋
文舉近而莘老太虛。文采風流先後相望。是詹詹一編烏足以
踵盛美而誇勝事乎。余以爲不然。東南扶輿清淑之氣。蜿蜒鬱
積于江淮間者。其靈秀多發皇于人文。方且龍葱未艾。余縱不

文徵序 卷六 江准二 聖 干峯草堂定本

敢跋水部諸公而多士豈無孫秦其人者。挺出制科之中。應
聖天子右文之運。珥筆天祿。繡徽皇猷。將于是乎。在余亦豈徒
藉手采風之役。遂云稱職也哉。刻成漫題數言于卷端。以爲多
士勗。且以紀一時風會之盛云。
王雪岫曰。天羽先生文章氣誼久著海內。余家猶于模兼感
恩知已之過。頌述先生丰采。遠逾古人。惜尙未識荆讀茲序
益令人景慕無已。
錢礎曰。日采風不獨以文兼以詩。此韻事也。非先生不能爲
此韻事。其一種掄才至意。具見行墨間。又豈非勝事耶。

刑季超詩義序

胡周齋

予弱冠與子常。麟士。勒卞。夙子。大士。大力。諸君論詩。虞山王法
雲。間主才。豫章王理。匠心條臆。各抉驪珠。雖非高其一家。而皆
足卓然自命。予爲滙美澄觀。蓋十年之久而後。鳧短鶴長。方枘
圓鑿。盡可用也。成文數十秘之。篋笥。一脫青衫。此道便廢。年來
故交凋謝。宿草傷心。哀亭者。僅只有子常一人。而文獻荒迷。士
類斷絕。誰復起荀卿。紫爲老師。哉雲陽。荆子季超。以婦翁振鐸
吾婁。枉訪之便。執詩義問序於陳人。夫詩與易。象春秋。禮。書。樂。
經。相表裏。千變萬狀。靡義不該。諷一諫百。無形起悟。自齊魯毛
鄭。後故訓。傳注。義疏。辨說。各物圖譜。音律。諸家。發明。何啻充塞
如九真。赤白田。蘭。抽八熟。終無了時。季超。天才奇偉。詞。織。入。真
儉。括。衆。妙。矯。翼。厲。翮。不。憚。高。纂。其。文。有。法。有。才。有。理。孫。樵。曰。道
人。之。不。道。到。人。之。不。到。庶。足。以。當。之。乎。予。又。何。以。序。之。仍。取。皇
前。秀才。馬。蹄。特。特。時。所。恃。爲。青。銅。朱。絲。者。以。當。蒼。蘇。之。贈。而已
矣。

文徵序 卷六 刑季超 一 聖 干峯草堂定本

錢礎曰。古今論詩多矣。讀正論如饗大官。此偏如嘗異味。
然其論未嘗不止也。卽如言法言才。言理。虞山雲。間。豫。章。之
爲。詩。者。見。而。季。超。先。生。之。爲。詩。者。亦。見。豈。非。正。論。耶。

王端士揚州雜咏序

姜宸英

廣陵居江南北之要衝○方其盛也○上林瓊臺揚柝之堤○龍鳳之
 舸○延袤於重江複關之間○而相為縈帶○諸公或建旄節○盛參佐
 從四方奇士相與選勝賦詩○賡颺太平而異時如韓魏公之與
 荆岐數公者○賞花置酒○一時主客之集○後先繼秉大政○傳為盛
 事○當天下無事時○任宦者得以其間從容於游宴之樂○而述為
 詩歌○民生其間○何大幸也○然而烟塵稍警○則淮南之受兵○必先
 鮑明遠所謂通池夷峻○隅類者○每問世而一見也○而風啤雨嘯
 之場○詩人之響○或幾乎息矣○故予嘗謂廣陵之盛衰○可以驗天
 文○此段文字在卷六

下之治亂○而詩人之聚散○尤廣陵之所以盛衰也○豈不信夫前
 代無論自甲申乙酉○載經殘骸○子時按行其舊址○蓬蒿蔚然○土
 人時於沙石中得遺箭鏃○血殷紅者○鐵間相傳○視色髮○如此寥
 落者○幾二十年已○太倉端士王君之同年友○阮亭王儀部來佐
 斯郡○始稍稍披荆棘○事吟咏○用相號召○君於其秩滿而去也○以
 舴艋渡江○而相攜登昭明之樓○尋謝公之宅○拂摩斷碣○循行舊
 壘○一字之賞○一石之奇○必呶呶竟日而去○或時朗吟於紅橋畫
 艇之間○或時倚欵於城西古墓之側○有倡必和○如響赴聲○而君
 之詩為絕句○至五十首○殆浸淫乎供奉龍標而振其勝者也○集

卷六

王端士一

堯

十峯草堂定本

成以示予且屬為序○余讀之喜曰○此其太平之徵乎○蓋自是廣
 陵之風雅復作矣○且以明七子之倡和於嘉靖間也○太倉歷下
 實為職志○是時海內清晏○而家習絃誦○人尚禮樂○士大夫彬彬
 質有其文○作述之盛○軼於唐宋○今兩王子之起於南北○各當其
 地○而又適來是邦○以相為酌酢○名相重氣○相得也○豈不亦後先
 合轍乎○或曰○夫兩君者之不規規於古○以病夫王季者也○斯則
 然矣○然吾姑就其所同○以知其時耳○且吾所為不僅為一方幸
 而為天下幸者也○去年子客廣陵○未嘗一識新城陽羨陳子○其
 年為予言○王君見子文○輒歎息以為作者○今遇太倉亦云然○予

卷六

王端士二

李

十峯草堂定本

謝不敢然○兩君知予子敢自謂不能知兩君乎○故于是集也○敢
 粗述其所聞○若新城之詩○雖未暇合梓○然其風流亦大畧可觀
 矣○

錢礎曰○端士揚州諸咏○體裁極工○寄托最遠○得西漢傳出
 神情○意旨俱為躍然○至說到詩人聚散○關乎廣陵盛衰○真審
 時識勢之言○非僅為詩人長價也○

宋射陵江上草序

丁 孫

古之論詩者謂必遠而後放窮而益工昔杜甫遭唐室之亂老
 于行役彼其集中登臨眺覽呻吟愁喟之辭十有八九卒以詩
 名壽天地射陵子高士也亦奇士也投冠以來坐臥一小圃不
 出戶庭者歷有年矣今春偶過廣陵余適與晨夕焉蕭寺論心
 相得驩甚蓋其遇而忽離別而復晤者若或使之近梓江上諸
 篇皆此行之所作也兩月之中去淮涉江望平山而太息登北
 固而興懷其間釀酒歌呼投句贈答或撫今追昔或即事論人
 或流連反覆于木末水濱荒丘蔓草之際無不有大意確然于
 交際序 卷六 宋射陵一 十峯草 堂定本

錢礎日曰文僅二百餘字而敘得緊密發得雄暢所云精思
 不勞而才華溢于楮墨者其在斯篇與射陵高永端士高文
 可謂相得益章矣

朱孝廉近巷詩序

奚祿詒

詩歌之道與六義為源流故學者之患患不能以三百篇為古
 近體其所以不能者尖穎之害小好雕鏤而剝獵浮艷之害大
 也風雅頌而後莫如屈原之騷善乎朱晦翁之評騷曰靈均之
 文只恁的說本所以為佳如近日蘇子瞻黃山谷立意要做文
 字反見酸澀自是不佳余嘗以是攷古今之詩能恁的說者惟
 曹子建與離騷相表裏故唐之李杜皆學子建而各自成家狀
 子美止是一潔故卓狀於初盛中晚之閒太白則不狀使太白
 能本其參同契三洞真錄等語而獨行其所統送則得之矣蓋
 文獻序 卷六 朱孝廉一 十峯草 堂定本

詩必潔而後浮氣歛必潔而後昏氣除神骨以是堅焉至其馳
 驟跌宕慷慨悲鳴和平溫厚變化莫測皆潔而後至者也或者
 疑吾論杜詩之過僅以一潔盡之又觀元稹之論杜曰太白之
 壯浪恣肆擺本拘束差可齊肩於杜至於風格清深詞氣奮邁
 李尚不能歷其藩籬況堂奧乎由微之之論推之則子美之奮
 邁清深蓋潔之全體也余嘗以是觀今之為詩者而得朱孝廉
 近巷焉天下習尚靡麗鉅釘之語日趨於佻巧俳優而近巷無
 有近巷連未第爵窮愁自戾而齊魯自齊魯而燕其悲歌所
 至雖見於詞而不露余素窺其一斑而今乃睹其全豹故不禁

以○潔○之○一○字○推○許○之○自○履○泰○啓○頤○以○來○之○三○省○陽○大○老○劉○功○浮
華○裝○點○道○藏○竹○書○山○海○經○爲○得○意○此○則○晦○翁○所○謂○立○意○要○做○家
字○者○也○劉○繪○繡○而○初○之○曾○布○帛○之○不○若○矣○余○於○近○菴○之○潔○字○能
忘○情○于○世○道○歟

荆○默○菴○曰○近○菴○詩○肆○而○不○浮○簡○而○居○要○先○生○定○以○潔○之○一○字
良○不○誣○矣○柳○子○厚○云○泰○之○太○史○以○著○其○潔○紫○豈○易○言○耶○近○菴
之○潔○誠○紫○也

錢○礎○曰○曰○上○下○古○今○說○詩○別○有○見○解○而○皆○至○當○不○易○之○論○近

菴○才○華○絕○世○詩○在○花○舞○詩○以○藻○麗○爲○主○近○則○以○簡○潔○爲○宗

文○澁○序

卷○六

宋○孝○廉○二

全

堂○定○本

所○謂○絢○爛○之○極○歸○於○平○淡○也

祝○山○如○樸○巢○詩○序

姚○文○焱

昌○黎○有○云○惟○愉○之○詞○難○工○窮○苦○之○言○易○好○歐○陽○公○序○梅○聖○俞○詩
亦○曰○詩○人○少○達○而○多○窮○蓋○窮○而○後○工○也○夫○唐○以○詩○取○士○宜○所○舉
無○不○工○之○詩○乃○能○詩○如○孟○襄○陽○幸○得○出○故○人○床○下○以○親○見○人○主
終○誦○其○詩○而○終○身○見○嶺○則○詩○能○窮○人○自○古○已○然○竊○怪○宋○之○取○士
不○以○詩○而○陳○簡○軒○以○墨○梅○數○絕○傾○動○徽○宗○卒○恭○大○政○又○似○乎○詩
能○達○人○葛○勝○仲○之○言○是○矣○雖○然○窮○達○命○也○文○章○要○自○有○定○論○耳
今○之○達○者○竟○必○不○宜○窮○窮○者○豈○盡○不○宜○達○其○所○以○窮○達○之○具○匪
惟○問○世○難○卽○問○心○尤○難○又○何○况○於○詩○卽○以○詩○論○古○之○傳○達○人○之
文○澁○序 卷○六 祝○山○如○樸○巢○一○百 十○第○五
詩○者○多○矣○有○幾○窮○人○之○詩○傳○乎○哉○常○舉○此○論○以○語○吾○友○山○如○而
山○如○曰○唯○唯○否○吾○黨○猶○幸○而○爲○今○日○之○詩○耳○我○之○窮○達○原○不
因○詩○尚○得○以○其○詩○寫○感○憤○憂○思○之○狀○殆○東○野○不○平○之○鳴○虞○鄉○窮
愁○苦○書○之○意○乎○則○請○與○子○仍○自○解○於○詩○余○因○縱○觀○其○樸○巢○詩○集
而○益○嘆○山○如○真○詩○人○也○夫○詩○之○爲○道○厭○器○而○好○靜○喜○朴○而○惡○俚
宜○恬○淡○而○忌○奔○競○世○之○學○者○熏○灼○于○勢○利○吸○取○于○聲○名○甫○識○四
聲○不○過○學○步○邯○鄲○吞○剝○李○杜○便○高○自○標○許○走○浮○華○如○驚○而○山○如
獨○以○樸○巢○各○其○居○其○用○意○深○遠○矣○山○如○處○閨○闈○中○而○門○庭○蕭○寂
精○舍○不○數○椽○圖○史○而○外○怡○情○花○竹○生○徒○問○字○者○踵○相○接○家○本○貧

得錢盡償書肆客至率命酒以為常其匿名迹遠權勢不辱借
交游以博名是皆宜詩以故一切可喜可愕幽愁愉佚之事
寓之於詩其懷古憑吊諸什有黍離麥秀之風焉待選贈答之
章有河梁停雲之意焉諷刺勸誡之作有谷風巷伯之遺焉殆
不規規於古人而能蒼古人之精液以自成一言者耶曩余
少時學詩即愛四溟山人詩說有云意隨筆生入乎神化因字
得句句由韻成出乎天然若接竹引泉而潺湲之聲在耳登城
望海而浩蕩之色盈目今觀山如之詩庶幾近之矣然則山如
第窮于遇不窮于學安知異日不為陳簡軒而速以孟襄陽目
之恐不受也山如笑謝曰吾第與子論詩耳吾又焉能待不可
知之數而後傳吾詩乎且元次山篋中之集豈必詞皆應制謝
卓羽長留天地之選豈必人附青雲謂詩能窮我可也謂我以
詩窮可也吾寧守吾樸而已他何計焉余因次其語為序歸之
錢礎曰日前半以詩論窮達見解獨真入後論樸巢詩合到
風雅漢晉出言有本俱極典要是先生有功詩教文字

敘 序 卷六 祝山如樸巢二 堂定本

繡虎軒詩序 王 格
自古才人傑士坎壈牢落者世世有之昔皇甫冉以世道艱難
避地江外每詩文傳播廟堂頌彥為之咋舌變色如果熱任霜
封離疎從水渡又燕知社日辭巢太苟為重陽冒雨開諸伴人
謂可以雄視潘張平揖沈謝畢竟長材未斲而屈于補闕宋廣
平之沉于下僚也蘇味道時為襦衣廣平投以梅花賦蘇盛稱
之于朝由是聲名始振嗟乎以皇甫冉宋廣平之才而不免于
淪落坎壈亦可悲矣然至今知有皇甫冉宋廣平者未必非詩
文之力也是知無詩無文之人或為境遇所阨境遇可以阨人
而終不可以阨詩文耶抑古人困于窮蹙後有是詩有是文
耶將古人惟患詩文之不足傳而不虞天下後世之無蘇味道
耶吾里曹君凝菴少登賢書睨視一世以流雄魁傳宏肆弄兀
之才困于婁江一瓊低頭就之終鬱鬱不樂故其後偷江酒啼
噓今昔發為詩文悲歌怆爽之氣剛出于手腕間茲讀繡虎軒
詩如公幹升堂陳思入室見其籠絡宇宙之離奇鈞秦鬼神之
變幻抑揚頓挫無不盡致袁中郎讀徐文長詩謂其胸中有一
段不可磨滅之氣吾謂此詩亦然其不肯屑屑于雕花儷葉者
自是英雄本色耳迄今凝菴半生坎壈義氣不衰願益工于詩

敘 序 卷六 繡虎軒一 堂定本

文○未○必○非○皇○甫○冉○宋○廣○平○之○所○以○得○傳○于○今○日○者○也○有○疑○卷○之○詩○與○文○而○何○屈○於○補○闕○沉○於○下○僚○之○足○悲○也○由○此○而○得○遇○蘇○公○廣○歌○颺○言○在○木○天○金○馬○之○間○為○清○廟○明○堂○之○詠○亦○未○可○知○也○誰○肯○以○一○日○之○坎○壈○掩○先○生○千○古○之○詩○文○耶○是○為○敘○

錢礎日曰立論雄偉筆下勃勃有英氣上為皇甫冉宋廣平開生今即為繡虎公寫招真大手筆

序 卷六 繡虎軒

王雪岫正已堂詩序

陸生有云詩緣情而綺靡宣志填懷體貴創發必使循轍引繩
 疑徑窄步若猶琴瑟專一而不可聽也不知太冲咏史寫比擬
 鮑景純游仙健跡遠遊靈運清輝之句傲自明月高樓玄脚金
 波之吟本乎清風飛圓古人屬意比調高下自殊豈在別開戶
 牖乃較工拙哉予每以此衡詩世咸卑之無甚高論爰居鐘鼓
 徒駭俗耳獨吾友王子雪岫天才獨步雅擅著述出生平所為
 詩欲折衷予言為斷嗟乎平安知詩哉然自漢魏六季以迄唐
 開寶間作者斌斌嘗得受而讀之大約風雅之親典則居要暨
 賦之致深永為宗古體之攻尚求意象歌行之暢必歸才氣近
 律務先聲調短絕獨主風神雖結撰殊途而金科玉條古今不
 易乃如雪岫之詩兼哀總攬用集大成要諸合作蒿里四言章
 孟之亞笙簾放歌陳思婉長生發行格調全做盤中饒燕客彈
 琴大類嘉州秦箏最悲一首他如老樗抽杜陵之秘落霞振
 龍標之遺蒼深韻麗無不擅美翩翩之選庶幾遇之以視阮生
 優縱有餘公幹錐角重階尚未免割曳級惡之議雪岫體裁具
 在不更度越諸子哉近今詩學淪廢竟陵蕩源西江波靡汎濫
 不止曠林楫石望洋者驚焉然則信陽合後津梁日述詩道江

河○影○非○救○時○篤○論○雪○岫○其○憂○之○矣○

顧茂倫曰雪岫老于學自束髮攻書深心世務未嘗一試故詩多悲叱不平之感其精光氣魄自足千古初未嘗屑屑律然要非讀破萬卷不能誦此閱序言具見其沉酣風雅之一班矣

錢礎日日東坡有云士之賢者恒見于顏面而發泄于辭氣卓然有以存乎耳目之間雪岫非徒以詩傳者詩亦其發泄而已讀飛濤序當急索其詩讀之并索其人友之耳

文○序

卷○六

正○巳○堂○二

于○峯○草

張虞山閩南集序

會○燦

張子虞山好奇也嘗走燕齊楚豫間于其地古今之人跡名山大川之槩徘徊感嘆則必為詩寫之故虞山詩富而日奇窳後同其鄉先生衡文閩南則又有閩南集往余以汀州司理招致賓幕見學使者所衡士文多汪洋奇拔有山水之氣知其中必有人相左右稱主文者意今春過淮上見虞山乃知此時同在汀州恨相見晚及取閩南集讀之惟怪奇奇無所不有諸如游玉華洞佛祖巖等作皆老致紛披樸而不俚峭而不澁余亦志得意滿厭其所求然獨疑且恨者閩南之水惟九龍灘最奇

文○序

卷○六

張○虞○山○一

十○峯○草

兩峰巉削水陡絕十餘丈蕩擊鏗錡如萬輪相馳於道其上叢篁細篠葛蘿夜交之簾蒙蔽擁雜窅然而不見天垂目下視有石露及怪立劍子戈斤鱗嶺上向根於水中浮舟之水僅數寸濟者廩廩有呼吸死生之想時司理乘傳登陸余不肯舍舟出入波濤怪石中沉且浮者數數矣且懼且悔然未嘗不色喜必將為詩以傳使海內能文士無不知而幸於冗雜又無靈運子厚之筆久卒無所成心常闕然無以答山靈之貺虞山詩寫形狀物如匠慶削鐘簴其入鄞江當必經此道何以獨無九龍灘詩豈別有取道抑亦且舍舟登陸遂未之見耶山水得文章不

經而走天下固其大幸抑如人遇不遇有時命耶韓退之詩伯樂不顧乃為凡馬他雖日累千萬人不足云噫虞山無詩則余其亦有以謝九龍矣

錢礎日曰為虞山作閩南集序却于集中詩所未及者補出固是具眼亦云卓識至其文筆之奇嚴峻蔥蘢竟如柳子厚柳州山水記此文出虞山無詩而有詩矣

季子木詩集序

包捷

余嘗過白下則知五橋有季子木云季子與胥承公兄弟為貧賤交承公既成進士作吏北本牢落無徒季子於是益與磨公相放蕩乎青山白石之間鼓歌泣罷無不有詩已而磨公亦倚劍走燕趙季子獨居蕭門平鍾嶺之嵯峨指龍江以溯游蓋知其所感慨於中者多矣欲不為詩烏可得也欣余則未嘗交其人而得讀其詩以是季子之名滿江東而余之思季子如在天漢也辛卯臘月借道人三四輩信棹過劍溪已知承公胥子由臨城移令姚江邑則以其地近也聶屬一見之時季子先在焉

文後序

卷六

季子木一

子峯

從承公內登秘園山觀昔日神禹所藏衣冠處季子則朝焉夕焉寤寐而放歌其上也出詩一卷示余讀未及竟承公為具酒縱談十季間以來星霜分手之態因曰姚邑夾江界山地曠人好亂難治失太平於今五六年幸得就於理邇者季子至簿書之暇稍稍同為詩歌以自娛余還取季子之作卒讀之一何感幸觸物心數情悲也夫子胥屈平蘆中江上數言不過當時幽憂痛憤不得志而有所託焉者之辭迺後世遂為騷怨之祖誠愛結於中惻世之至也令季子適遇平盛春風花鳥之才一往而已耳烏能極其悽愴纏綿如不自勝者而寄懷若是之深哉

余遇季子之晚不及同之遊及余因永公得識季子而季子亦

方為吳越客遊之士若余則更類狀遺外世俗惟永公年學競

富一吏無所用其才將必有託於古之不朽以傳者余與季子

蓋猶及見之是故于序季子詩也併為述其志以語永公

張九臨曰文致則風迴雪舞文心則月皎水清文情鮮秀直

如出水美容夫狀可愛驚幾入生才華絕世宜其揮洒自得

如此

錢礎曰曰敘季子詩却從永公身上發論可見非永公無以

成季子之詩非季子之詩無以見永公之賢敘季子敘永公

也

文序 卷六 季子本二 至 堂定本

沈台臣湖上詩序

王德

沈子武林歸手一編示予且謂予曰是湖上紀遊之作也予嘗

過其地乎觀於詩可以知遊矣予受而卒讀焉而因悲予之窮

不獨窮於遇而且窮於遊也武林沈山面湖勝甲天下嬉遊歌

舞之聲四時不絕試為訪射湖之遺跡而南渡之故墟其可以

發騷人志士之感嘆者何可勝道予蓋思慕之二十年而未嘗

一至沈子則五年而至者三宜乎其詩之工也雖然詩固不以

是也沈子於世落落無所好而獨好為詩於詩亦落落無所好

而獨好學子美氏之為詩子美適唐室之亂奔竄流離始遂行

在所云麻鞋見天子涕淚受拾遺是已迨後客于蜀徙于夔卒

於衡湘終其身困厄以老忠憤感激之意無由以自奮乃一舉

而見之于詩沈子生千載之下師子美於千載之上遣詞命意

率以為準顧平居無事其韜藏而蘊積者奚以振耀於當世適

得各山水以發之是以其言魁壘奇傑有合於忠憤感激之遺

也子自幼喜聲律稍長即知取子美而誦法焉然其有關於興

亡治亂美刺勸懲之微旨則茫乎其或知與沈子同一學杜

而沈子之成就如此子之無所得又如此使子而遊湖上亦猶

是焉爾豈若沈子有篇什之美以紀遊覽之盛哉然則向之以

也

文序 卷六 沈台臣一 至 堂定本

為窮者安知非予之幸也夫

許九日曰清逸雅曠不為驟馳奔軼只將沈君與自己較量
一番抑揚頓挫便有無限風致此文佳處全在字句之外
錢礎曰借人之遊而自發其胸臆雖不遊亦遊也王子豈
不能遊者王子豈遊而不能詩者

史序

卷六

沈台臣二

五

十峯草

黃五峯文遠堂詩序

趙鳴鸞

今天地之生才難而才之生於一門者為尤難。歷稽史氏所稱
高陽高辛各有八人。漢則荀氏八龍。晉則三王三謝。宋則三蘇
稱為極盛。下此不聞其人。豈不誠難哉。余過匡廬彭蠡而南。歷
山川之奇變。知必有人才之盛。而富於詩文者。久之遇五峯昆
季人。稱肝水四黃為江右睂目。竊嘆天之鍾才于黃氏何厚歟。
五峯學窺二酉。早歲名噪鎖院。試鳳池。性情高寄。不役役于祿
位。得老子之學。以退為進者也。庚申長至。雪花如片。寒風打門。
余披裘過訪。圍爐命酒。出文遠堂詩一卷。問序。余讀之快。因語
又激序。
五峯曰。古者風。即詩。詩。即史也。有一國。即有一國之風。而其風
之盛衰。苦樂。貞淫。正變。俱於詩考之。自王化衰。而詩亡。孟子曰。
詩亡。然後春秋作。是孔子之刪詩。俱為定史。而作春秋。實為續
詩。詩也。史也。分而二。合而一也。後世詩學變遷。一則曰初盛也。
中晚也。初盛之渾成。中晚之新警。此世運使然。再則曰濟南也。
竟陵也。濟南之駢麗。竟陵之清虛。手眼各異。而要之與作詩者。
無涉。古今作者。一時與會。觸于中。而動于外。原自道其性情。以
達其才分之所及。初何計其為初盛。為中晚。併計其合濟南。合
竟陵也哉。五峯久客長安。所歷太行孟門之險。黃河汾水之奇。

館閣文章之麗。故其發而為詩。清廟明堂。春花秋月。樂府律。古風近體。無不備舉。正如登之入於銅角。無往而不生也。風水之相激於山峽。無不嘈呖而鏗鎗也。昔杜甫為詩之集大成。號為詩史。五峯之詩。有美有刺。有歡有怨。可以為詩。即可以為史。近日修史如五峯。有作史之才。而具全史之識。使其與舉薦之列。吾知即以作詩之手。眼而作史。今日之詩法。異日之史法也。吾故曰詩與史一而已。於是乎序。

錢礎曰：邇篇拈一史字。說到詩史合一議論極大。五峯為西江領袖。不得與舉薦而作史。徒以詩自豪。翔九惜之。而為

文激序 此論余讀之神往。併為歎嘯。

卷六

黃五峯二

左三

十卷本 室定本

未湖詩集序

新 臣

今人論詩詳矣。自三百篇而漢魏而三唐。皆以為詩之祖。余則謂詩視其人。為今古。西山之歌。五柳先生之詩。此何所祖哉。否則日取古人詩。求似之。不似也。未湖洪子亭玉。博雅好古。于古詩律絕。餘無弗工。寧都魏叔子。稱其出入劉杜。儲王。韋孟之間。良足盡未湖詩矣。吾未知洪子于古人。果何師也。鍾山紀伯紫。詩名滿天下。洪子恒與之相倡和。夫非杜甫不能友。高適李白非王。渙之不能友。且讀洪子詩。當視其友。伯紫富交遊。洪子亦嘗遊楚豫。齊魯。燕趙之邦。所至陰求天下奇士。其滕王閣。岳陽樓諸詩。不讓王勃。崔顥。登臨之作。其登泰山遊日觀詩。蒼莽浩瀚。則又能馳策漢魏。自為一格。而餘詩可槩見也。吾獨怪洪子生長世祿。家居黃山白嶽。最勝處。其諸父昆弟。皆登顯仕。列清華。洪子獨舍是。來遊護王舊里。梁伯鸞之故居。以吟以釣。于烟波浩渺之鄉。洪子獨非人情乎。吾謂洪子鴻山之草堂。洪子之西山五柳也。未湖之詩之傳。又何疑洪子慷慨重友。誼魏叔子善病好遊。洪子從大風雪中。送之真州。叔子客死。經紀其喪。無憾始安。此在古人中。亦不多得。洪子之可傳。不獨以詩也。子因叙其詩及之。以告世之讀洪子之詩者。

卷六

未湖一

左三

十卷本 室定本

陳椒峯曰詩叙易染俗套此專寫洪子可傳處中借古今人夾發層遞曲入照應有法極敲擊變化之能

顧伊人曰古人烟霞銅癖蟬脫塵寰偶爾寄托輒令人千秋俯仰讀未湖詩知洪子寄托深遠雲中白雀可綉羅哉三復

勿圖此文真能移我情矣

徐藝初曰以人證詩又以友證人今洪子一往高曠俠骨奇才栩栩生動委是下筆有神

錢礎曰日洪子抱柴系杜陵之感負龍標供奉之奇托跡于讓王伯鸞之鄉流連俯仰如是未湖詩安得不工然非幼圃

文亦不能傳出

文淵序 卷六 未湖二 八十一 十峯堂

廣陵詩社序

陳啓貞

董相祠前憶三策之未泯謝公宅內見雙楹之猶存元能高臥之樓堪舒老眼昭明讀書之處足映文心叔夜授琴廣陵之散不絕秦軍作賦蕪城之咏如新漫言一朵瓊花不易二分明月平山柳色依稀太守之風流官閣梅花彷彿水曹之逸韻南朝四百八寺寫來烟雨之中那關二十四橋收入錦囊之內有陳記室之草檄可愈頭風無阮步兵之論詩當遵眼白人萬花之會勿令芍藥笑人赴雙柑之招可使黃鸝惜客吾鄉夙稱勝地此日不少名流衣冠連路徐尙書之好詞未減雲生岸憤蘇太

文淵序 卷六 廣陵一 十峯堂

襟江帶淮助詩人之張口蒸雲吐霧供作者之會心蘭次先生賢壇尊宿同學諸子藝苑名家極首問天是謝眺驚人之句悲歌斫地乃王郎對酒之吟莫不目短曹劉之堵氣荆屈賈之壘一唱一和多河梁贈答之篇我歌我詠似汾水感懷之什鑿成金石高賦天台宇動星辰直呼華嶽惟是題窮郵壁處處聞白傅之名賞盡江山時時見青蓮之筆木蘭僧院句可籠紗花月春江詞堪驚座洵一代之盛事為兩淮之太觀云

洪亭玉日聯語不難綺麗難于頓挫瀏亮此作北春夜宴概

李園及冒雨尋菊二文並堪伯仲

錢礎日日冲和麗則更饒清越之音亦文中一則廣陵散亭
玉爲余言敦菴者作甚多值初編已告竣留爲二集并見可
也

卷六

黃陵二

千峯

霜哺篇序

黃初緒

劉子政傳列女范曄因之而婦節之可紀者始得與忠臣孝子
並垂不朽蓋文辭之足重如此今讀其所書陰瑜妻桓鸞女二
事想見其倉皇書壁封耳自誓之時行厲乎風霜義暴乎天日
行路爲之隕涕悍夫爲之動容千載而下猶有生氣微范氏則
其埋沒也久矣然竊怪東漢二百年殉節者僅二人而二人又
皆無子其他不二所天而又能鞠育其子以至成人者寧遂無
人當由其子不自樹立無以表見於時雖其母之苦節奇行亦
與荒烟蔓草同歸漸滅耳晉以來如陶母虞母皇甫謐魏節之

又嚴序

卷六

霜哺篇一

千峯草堂定本

母皆孤貧早寡訓其子有成而其名盛傳於後者翳其子之賢
不也子賴母以立母因子以顯非是則窮鄉迥陌之下轉軒所
不及採史家無所援據其失傳者蓋不知凡幾也里中袁子重
其以其母之節望走四方賢士大夫爲詩歌以彰之陳徵君仲
醇題之曰霜哺篇久之裝潢成帙多至四十餘卷人咸曰袁子
之能表揚其母也雖然重其之與母固交相成者也賢士大夫
皆知重其爲孝子于是托諸歌詠以傳其母之苦節而孝子者
傳所稱不虧其身不辱其親者也詩小序曰白華孝子之潔白
也若重其者可以言孝矣方其少年所從事者皆鉅公勝流假

令憑藉氣焰。豈不能借脂膏自潤。而備書養志筆墨之外。不及俗務。非賢而有文者。不妄合也。又能別白是非。避遠權勢。與人交。然諾不苟。未嘗睚眦。以逢迎時好。惟采詩徵文。老而不倦。聞人有一長。譽之惟恐不至。好文樂善。出於天性。亦時直言正色。無所鯁避。近世諸名賢。本末歷歷。能言其故。儼然今日之遺民。故老矣。雖未得與士安諸賢。並其不謂之潔白。而不辱者。與袁母之節。不因其子而愈顯。與或謂柏舟之詩。僅二章耳。已足垂之千古。今之卷帙。何若是之多乎。是不然。詩之傳。不傳不可得而知也。廣求博取。而存什一于千百。庶幾不至於俱盡。余

文獻序 卷六 霜哺篇二 左 十卷本 室定本

觀唐宋以來傳列女者。凡韓歐諸公集中。所載皆採取無遺。有如蔚宗其人。勒成國史。則必其言之尤工者。而後足以徵信。且重其既不用於時。同子推之借隱。類種放之山居。今世不尙隱逸之士。欲以寥寥數篇。必傳於後庸。可幾乎此。則重其之志。世重其久。屬予為序。已諾之而未果。今居京師。見往來公卿間者。足趾相錯。求如重其之賢。殆未可以且暮遇。始知其人之難得。而節母之與孝子。洵足以並傳矣。遂為序之如此。

錢礎曰。援古証今。論列昭然。為袁母表節。正為袁子表孝。霜哺篇名。作如林。未有茲篇之詳。且晰者。讀之能無嘆絕。

貞筠集序 金堡 有子而不孝。不如無子。人不幸而寡。且無子。則慈之道。必有所寄。寄於嗣子。其常也。嗣子之孝。不孝。故不可定。子不幸生而無母。則孝之道。必有所寄。寄於後母。其常也。庶母乳母之分。卑。即蓋孝與不盡。孝尤不可定。南六紐君。為其祖姑沈節母表。貞。非其子而行子之孝。何也。南六生而無母。節母實鞠育之。節母寡。且無子。以其慈。寄于南六。南六即以其孝。寄於節母。此施報之不爽者。然事出于母子之外。亦情深於施報之中矣。南之香。有生結。有死結。有飛結。生。死。三結。在本樹。飛結。離本樹。而結于

文獻序 卷六 貞筠集一 左 十卷本 室定本

他樹。其香。特異。母與子聚。而孝慈比于生。結。母無子。子無母。其孝慈比於死。結。祖姑行母之慈。內孫行子之孝。比於飛結。南六之為節母表。貞慈。孝之香。流而特異。此非超于生死。二結之上者。耶。子嘗於詩。餘識沈公際。飛想見其人。未聞其家世。節母之慈。南六之孝。不比于正風。正雅。別成一母子之局。其亦詩之餘乎。世或謂詩。餘不如詩。蓋未知有子而不孝。不如無子之義者也。

錢礎曰。于尋常母子外。拈出許多妙義。吐辭河注。析理風生。頌令。俾俗知驚。幽迷識覺。此文中三昧也。

選宋元詩滙序

陳見龍

自元遺山編中州集十卷而金源一代之詩從茲篇斷簡中開
出一番生而元詩自蘇伯修論定而有元之詩亦散見旁出錯
落楮墨間嗣是以來閩中曹能始為石倉詩選東萊趙寒同有
宋元詩帶近日邗江吳蘭次有宋元詩選語水吳孟舉又有宋
詩鈔之役皆探源鏡委發凡起例片善不掩微類必錄燦然備
矣余幼從事帖括於詩之一道如聾者之聽歌矮人之觀場未
嘗求古人之旨趣而得其用心之所存頻年浪迹江湖拋棄制
舉業獨於古人之吟詠靡不選義按部考辭就班有以窺見其

又設序

卷六

選宋元一

十卷直
堂定本

堂與而於宋元兩代之詩輒手錄一編三復不置夫今世之論
詩者擬古必曰建安而六朝每藉視之近體必曰李杜王孟高
岑中晚則掉臂而不顧至于宋元則以為土羹塵飯而唾棄隨
之矣孰知宋元人之詩其典雅沉澁雖不及漢魏六朝其堂皇
冠冕雖不及初盛作者而一種幽情冷韻偏能發前人未發之
旨行一時解悟之奇如高秋朗月如靜夜清琴無擁腫支離之
病無牽率附會之習試取而瀏噉焉眼界廓如也心靈豁如也
杜少陵曰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又曰別裁偽體
真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苟能從宋元之詩深得乎古人之旨

趣汰其偽體以求所謂真風雅者其清詞麗句自足規摹漢魏

步武三唐何必貴耳賤目詭稱取法乎上究之形似而神離貌

類而格遠也哉客曰是編也彙諸選之精粹而集其大成寧僅

秘之衍篋直可公之海內矣蓋付之剞劂氏乎遂書之以為序

翁寶林曰雲襄年甫弱冠名噪雞林吾黨推為畏友頻年僑

寓吳趨蕭然旅食而著述不倦所選今詩宋元詩皆窮源邇

流自出手眼非耳食者止也讀其兩序丹黃之業指日不歷

而走矣

錢礎曰日論詩而必求古人之旨趣此善論詩者也雲襄于宋

元詩殆深得旨趣者矣其選安得不精耶

又設序

卷六

選宋元二

十卷直
堂定本

闕里詩選自序

錢肅潤

闕里詩頌孔子之詩也。頌孔子者有矣。其在當時。君公頌之。列國卿大夫頌之。頌以言。未聞頌以詩。至孔子作春秋。于夏之徒。不能贊一詞。不能贊不能頌也。一日孔子以詩授于夏。因序之。子夏能序孔子所授詩。而不能作詩頌孔子。然則頌孔子之詩。蓋難言哉。端木氏可與言詩者。家語載孔子蚤作。迨遙曳杖。有泰山梁木。歌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杖。哲人其萎。吾將安放。仰仗。放同韻。疑為頌孔子詩。當日不以為詩。而但敘之言辭之末。迨世日遠。孔子之道日著。頌孔子者。日益難。漢司馬遷過廟堂。低徊不去。咏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以子長之才。不自為詩。而但引詩頌之。然則頌孔子之詩。蓋難言哉。雖然。君公卿大夫無詩。庶人有詩。魯人衮衣誦可採也。自及門至漢。太史皆無詩。他如漢張超。魏曹植。晉孫楚。各有頌。頌即詩也。于隋有詩。于唐有詩。于宋金元有詩。至于明而詩盛。至今日而詩更盛。安得謂頌孔子者。遂無詩耶。戊申夏。山左學使周霖公先生。過闕里。謁聖林廟。肅潤于是觀禮焉。周覽遐慕。欲作詩頌孔子。不可得。退與周子惕忱輩。沉思數日。始各得詩數章。頌之。既閱闕里志。見其歲久殘缺。字畫漫漶。傳記碑

文獻序 卷六 闕里詩選一 百一十 堂定本

銘外詩若干首。瑜者半。瑕者半。邇來諸集。真贋雜出。肅潤怒然。憂之。嘆曰。余小子亦遊聖人之門者。敢不為之正其譌。存其是乎。于是與兩周子窮搜博覽。反復尋繹。點竄訂正。越一載而還。成拜手言曰。此歷代以來所為頌孔子之詩也。夫孔子之道。雖不以詩顯。而頌孔子之詩。未嘗不關乎道也。往者傳道。必推漢儒。衛道。必推唐儒。宋儒有體道之功。明儒有載道之任。漢唐諸儒。或蒐輯聖經。或力持聖教。其于道也。不以詩。宋儒歐陽子。于林樓眺望。見聖道之高焉。堯夫以贊易修經。為孔子頌得聖道之要。可見也。明道先生。獨能尋孔顏樂處。顏樂亭詩。純乎道矣。

文獻序 卷六 闕里詩選二 百一十 堂定本

明儒河津薛公素。彷彿濂洛關閩。正派讀詩禮堂。作直接沐浴淵源焉。今之繼河津起者。正不乏也。詩在是乎。道在是也。是詩有關孔子之道。明矣。然則頌孔子之詩。蓋難言哉。頌孔子者。夫豈徒以詩哉。

沈絳堂曰。篇中屢敘詩傳。有關道統。礎日羽翼之功。不小。朱長儒曰。引據傳記。博而能精。行文更有參差歷落之致。朱致一曰。廣大深嚴。氣象便如登洙泗之堂。親炙聖道。不待讀詩而後見也。

泰山詩選自序

錢肅潤

泰山詩選成，有客問余曰：泰山詩起于何代？倡自何人？余應之曰：黃帝會羣臣于泰山，作青角之音，未有詩。有虞氏東巡至岱宗，樂工歌卿雲，卿雲言泰山雲也。卿雲歌意者，其泰山詩乎？客曰：子姑言其有據者。余對曰：周頌有之。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翁河。班固引為周太平封泰山詩。此泰山詩之首也。客曰：高山泛言山也，嶽為四嶽通稱，非止泰嶽也。余曰：微子言吾亦疑之，吾與子專言泰山詩可乎？魯頌曰：泰山巖巖魯邦所詹，是詩也。實為泰山賦也。客曰：子蓋以是詩始。余曰：是魯頌之詩也。孔子所不刪也。孔子存之，何庸後之人選之？然則魯頌以外無詩乎？曰：有。孔子嘗歌曰：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迴迴，此非泰山詩乎？客曰：是誠可冠斯集矣。余乃肅然起，避席言曰：嗚呼！余何敢選孔子詩？客歛容退，有間。復進曰：孔子同時有榮起，期者鹿裘帶索，行泰山下，鼓琴而歌，其歌可得聞與？曰：此列子之言，不足信也。又曰：伯牙遊泰山陰，逢暴雨，止巖下，援琴鼓之，初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胡不可採而入耶？曰：此琴操也，未可以為詩也。客曰：泰山多遊仙詩，子于曹子建仙人篇，李太白飄飄銀玉女篇，既選之矣，而呂公爾書王母池詩不

卷六

泰山詩選一

十峯草堂定本

入何耶？曰：古人遊仙詩多寓意純陽，乃道家之言，與吾儒分路，故不載也。客又曰：泰山封禪詩有諸，曰：有之。唐李義府敘封禪，盧照隣歌登封，宋林希逸登封泰山詩，俱載焉。客曰：漢司馬相如有封禪頌，宋王欽若亦有登泰山詩，何不載？曰：封禪至秦漢之君，侈心已極，相如死猶獻諛，千載惜之。欽若借天書媚宋主，亦猶是也。詩雖工，余不樂其傳，故皆不載。客曰：子之選若是其嚴，曰：泰山何山？泰山詩何詩？可不嚴耶？余于是集不務為鈞奇索隱，荒唐誦謫之說，務期正大典雅，合乎詩人頌美與夫大聖人題詠泰山之意，而後入斯集焉。因與周子子密子敦輩朝夕叅攷，評論不輟，其不當意者，輒置之。主精不主雜，主簡不主繁，自漢魏迄今，凡三卷，多者數首，或五六首，或四三首，少者一首，計其數約三百餘篇。客曰：然遂書之以載簡端。施愚山曰：曉日泰山詩，選確有關係，匪徒侈金支翠羽之觀已也。此序隨問隨答，層層辨駁，為泰山增多多少氣象，春容乎大篇。宋長儒曰：臚陳泰山諸詩而歸于正大典雅，鬱確其高，請即以評此文。

卷六

泰山詩選二

十峯草堂定本

馮公和陶詩序

錢肅潤

千古來惟晉一陶淵明自蘇公子膽出而宋有一陶淵明矣自馮公留仙出而明有一陶淵明矣客曰陶處而蘇與馮出也陶樂已之樂而蘇與馮憂人之憂也道不同也錢子曰不然昔孟夫子論禹稷顏回曰同道論曾子子思亦曰同道以其出處同憂樂亦同也若以三公言陶公令彭澤意不在處惟能出故能處也蘇公安置惠州馮公運荆山東意亦不在出惟能處故能出也陶公采菊東籬揮杯栗里可謂樂矣望田園而悲晉室賦閑情而思美人何其發也蘇公貶惠州章蔡馮公亦抑內臣

交游序

卷六

馮公

聖

十卷本

作者痛哭之言

交游序

卷六

馮公

聖

十卷本

窺其志之施耳馮公始授水曹繼備兵蘇松繼又備兵濟寧奇謀異能歷歷可觀其後開府津門折衝樽俎備海賊率勁旅候駕南幸卒議格不行謂之何哉噫晉不用陶公而下邳之亂起宋不用蘇公而徽欽之難作明不用馮公而燕京之變成三公之係于社稷存亡如此然則三公之詩豈無故而作歟

馬大林曰惟三先生可相唱和于上下數百年間惟礎日能為三先生寫始

楊組玉曰人知三公合發為文章奇變處不知作者之意不過借至公立論耳觀其結末一段真有闕家國大文字純是

徐電發南州草堂詩序

錢肅潤

南州草堂詩不一種為昌亭草者什一為皖江草者什二三為齊魯遊草者什四五夫皖江之詩多于昌亭齊魯之詩又多于皖江何哉遊益廣詩益富也徐子江城人寄跡姑蘇其登臨贈答限于地局于遇故昌亭詩為少自渡江來所見與所聞異矣金山石壁盡入錦囊牛渚蠓磯俱供擊鉢至皖江嘗夢天柱而望可空焉暇則借二三友走馬以尋諸勝不亦壯哉故皖江詩為多至齊魯之遊抑更異始揚州迷樓瓊觀故跡猶存訖任城南池酒樓遺風未改以至曲阜泰岱趵突泉白雪樓北渚亭

文獻序 卷六 徐電發一 五 十卷草堂定本

車轍所到罔不留題故齊魯詩為尤多雖然予不取其詩之多而取作詩者與弔古之懷具論事之識也蓋嘗讀徐子皖江詩有曰回憶前朝多戰伐誰從荒草弔孤忠嗚呼人知遊皖江矣亦知皖江之上有余忠宣公墓乎是詩作而宣慰在焉呼之或出矣聊城一矢奇功立成乃其詩不以褒而以刺有曰孤危忠乃見反覆志安居但計奇功就終成霸業餘嗚呼論事如此仲連于千載下能無心折耶其為齊魯詩又有然持是詩也以往可以遊矣徐子行將至武昌歷漢陽抵黃州以盡吐胸中之奇焉登黃鶴樓崔司勳詩可廢也至鄂官湖舊址得毋尚有人焉

如李謫仙者舉酒酌水乎過赤壁山蘇子瞻曾作賦于此吾不知徐子之詩當何如也予且拭目以觀楚遊草矣

程崑崙曰電發親師取友所至不肯空過不特得山川風景之助故文亦肖其人而言之

阮疇生曰思致徑路俱別幽峭處大似柳柳州

潘次明曰電發之詩工矣先生不言其詩而言其所以為詩者而詩之工自見大家落筆每高人一層如此至其文情虛夷蕩漾尺幅中正復烟波萬頃

文獻序

卷六

徐電發二

五 十卷草堂

錫山錢肅澗礎日評選

同邑秦松齡對巖

訂正

吳江董 閻方南

迴文詞譜序

何承

益問太乙燃蔡光映文人之室龍賓沸墨神隨學士之書是以
江那筆韻生花香流咳唾楊子口中吐鳳字落珠璣庚信春華
轉柔腸而百折徐陵致語鍊隻字以千鏡風氣所開日新月盛
則有金閨弱質玉帳仙姿引幽思於盤中織迴文於片錦奪天

文獻序

卷七

迴文詞一

守峯集

孫之巧製燦若七襄似玉女之投梭爛然五色事鉛槧者爲之
滴露研硃咏新聲者既已敲金戛石矣若夫三百篇變而爲歌
詩之府五七言降而爲長短之辭十里長亭相思有淚一江春
水流恨無窮于是騷歌之士對風月以抒懷婉變之流採芙蓉
而作句尚書風韻競傳紅杏枝頭郎中盛名共說鞦韆影裏柳
七低吟楊柳月蘇公雄唱大江東韻逸千秋藝精一代更有勝
充錦繡腹清琳瑯字轉連環文成九曲迴文一格於焉始興然
而技窮于協律才束于填詞作者寥寥罕聞全調吳趨顧子托
跡市廛樓心編簡比踪磨鏡之客不言賣藥之名而乃心巧性

成賦才天賦色絲黃絹時出妙詞班管紅箋皆題恨字即其迴

文一譜洵可謂詞搜各調巧邁諸家矣移宮換羽效若蘭之

裁舞雪回風寫如絮之才致流連閨怨芳草含愁婉轉春情香

蘭泣露既而花前輕拍月下微吟秀骨包蘅壺胎孕麝聽之心

醉聞者覓銷余也抱窶窮年坐愁終日偶識然明千片語幸接

叔夜于鷄羣遽蒙明珠之暗投謬爲他山之攻玉遂忘踈陋借

列膚詞從此播名知國子之不少千焉引玉萬之有人矣

錢礎日日蒸麗之篇亦似迴文織錦而柔情麗質中仍熾然

有骨氣當與閻元亮開情味廣平梅花三賦

文獻序

卷七

迴文詞二

守峯集

董方南曰句裁經緯字叶官商相如云台集

繡而爲質斯殆兼之

丁葑園扶荔詞序

梁清標

往壬午歲飛濤丁子舉於南○余舉於北○當時即聞丁子○
 名噪海內及乙未丁子成進士官儀部又得讀其書○
 濕濕乎大雅之音上追高岑下亦不失為錢劉乃知丁子風雅○
 正宗弁冕詞塲有由然也○數思與之把臂揚花一盡其蘊無何○
 丁子有塞外之行謀而不果心儀而神企之者十餘年于茲矣○
 比聞入關余亦歸里今年過恒山晤余田間執手相勞苦見其○
 人雅度冲襟澹然自遠宜其吐詞行采春容溫粹婉約而多風○
 也從之索新篇則又知方肆力於詞學撰著盈帙出以示余流○

卷七

丁葑園詞一

平筆草

覽再四駭駭乎踞南唐北宋之室猗歟盛哉益歎下子之才如○
 萬斛之舟而又服其道氣湛深有大過人者不獨為詞人之雄○
 也昔人策冠著書如三閭之騷龍門之史皆以牢落嶽嶽之感○
 發為奇崛幽眇之辭然傷於憤矣丁子處憂患窮闕案身歷險○
 噫倘極艱瘁憂能傷人意其佗倅無聊當何如者而其氣愈和○
 神愈益王所著日益富亦日益工酒酣耳熱談藝文娓娓忘倦○
 不及世事觀集中之詞流麗雋永一往情深所謂言近指遠語○
 有盡而意無窮者令人諷詠之餘矜然以思式歌且舞至其寫○
 閨房之委曲慕旅况之蕭森暢叙博學流連贈答事存乎閭巷○

卷七

丁葑園詞二

平筆草

婦子之微而情繫乎君臣朋友之大寄寓闕而託興婉抑何其○
 樂而不淫怨而不怒耶是丁子風雅之一變而不失古人溫厚○
 和平之旨非深於道者曷足以語此觀丁子之所遭如彼其所○
 造如此較昔之窮愁所著抑又遠矣余聊綴數言簡末使海內○
 讀斯集者知丁子以詞名家而又不徒以詞見長則庶幾乎○
 錢礎曰曰詩園有道士也故其文悉歸之於道先生評扶荔○
 詞相質披文由才證性命意渾厚闕切人倫所賞者文又不○
 獨在文也於此見有真人品後有真文章

映流詞序

曹爾堪

東南勝地最稱佳麗者莫若西子湖其間柳明花靄步步芳妍
 佛蘭歌樓層層變現芊綿華綉之觀足與筆精墨采相映發者
 似獨近於詞而詩次之蓋詞之爲體如美人而詩則壯士也如
 春華而詩則秋實也如天桃繁杏而詩則勁松貞檜也故或陟
 嵩嶺瞻秦華非詩不足以頌之颺之而西湖勺水正宜二八女
 郎唱楊柳外曉風殘月之句耳我友王子丹麓生長於斯去西
 湖止數武萬千烟雲之殊態早已納之古錦囊中矣其詩文皆
 蒼萃古今馳騁漢魏而獨以映流名其詞若爲西子開生面者
 然其意不止于此也古人云詞源倒流三峽水極天下洞心賦
 目之境皆於詞焉寓之則兩峯之桂六橋之荷皆益益中物而
 丹麓之爲詞也深矣大矣秋來里居臥病客有以丹麓詞見示
 者予起而嘆曰向丹麓寄我遂生一集爲鷺苑杠梁文津一選
 爲藝林祗脯今讀其詞自小令以至長調皆稱合作欲并辛蘇
 周柳爲一家予所謂西湖與詞近者丹麓已先得之則玳瑁裝
 珊架不常與西子之鏡奩並艷乎往者予與蒹葭西燕同過湖
 上時有倡和詞問世獨不得丹麓一爲酬答然吾輩之詞不過
 鐵綽板唱大江東去耳丹麓集中諸篇亦復工絕文人之心固

文選序

卷七

映流詞一

五 千峯草堂定本

不雅也

沈繹堂曰文境空明淡遠如我岩秋月一片清光照徹無
 餘日曰說西湖獨近于詞是西湖知已說丹麓之詞不止
 了西湖又是丹麓知已山水人文具在先生衡鑑中矣

序

卷七

映流詞二

千峯草

百首宮詞序

顧夢麟

生平坐繩牀。蠶蠶間。眉目酸。飽不能為。斷房。妹語。故讀詩。至。致光。李義山。輩。每屏去不觀。後得汲古。官詞。專本。王仲初。王禹。玉。花蕊夫人。楊太后。諸家。皆百篇。亦未嘗一寓目。以為非吾事也。薩天錫。長於宮詞。而同年。楊麻夫。和之。其敘田。此詩家。大香。奩。不許村夫子。著筆。最是。余意。中自分之語。或又云。無題。閨怨。本昔人。不得於君。臣朋友。寄託之言。其源出於國風。官詞。則足以存典故。備法戒。古者。詩亡而史作。今者。詩成而史亦附。麗焉。尤非無謂。然。衰老。廢學。莫。何。厝。意。有。持。前。說。自。解。嘲。已。爾。梁。竊。

張子秋。紹。少年。嗜古。著述。閨富。而官詞。先行。數亦。滿百。雖其書。不自來。註首尾。讀之。不能盡通。其所出。要其託始之年。已是我。生之後。即行。墨。應接。多與。意思。相觸。便覺。四五十年。間事。蹟。歷歷。不磨。然則。將同。仲初。禹玉。以下。諸家。並傳。雖百世。猶當。怒然。而有。思。况於。今日。者乎。元微之。嘗言。到會稽。已有人。寫宮詞。百篇。云。是已。作。助。驗。皆。謬。今。余。無可。益。秋。紹。但。告。讀者。曰。此。自。為。徵之。真。筆。印。不。必。更。作。一。詩。以。報。樂。天。謂。為。難。辨。亦。快。事。也。

錢礎。曰。曰。官詞。不易。作。亦。不易。讀。讀。秋。紹。所。作。官詞。上。下。三。朝。言。言。典。故。直。作。明。史。讀。可。也。宜。蘇。廉。公。讀。之。津。津。弗。置。也。

百首宮詞序

顧有孝

唐人官詞。推供奉龍標為絕調。嘗怪少陵。褒括古今。此體。獨闕。既覆其全集。如宿昔。能盡。闕。雜。諸篇。皆道。深宮。秘殿。之事。傳信。千古。特其。風刺。深婉。悲感。纏綿。使人。不得。以。靡。艷。目之。嗣後。王。仲初。百首。近乎。媒矣。然。儂人。掌上。王芙蓉。用。漢武。李以。諷也。沈。香。火。底。坐。吹。笙。用。隋。煬。事。以。諷也。其。揔。詞。隱。其。命。意。厚。故。為。歐。陽。永叔。所。稱。豈。王。涯。以下。諸家。之。製。所。得。而。方。駕。哉。吾。友。張。子。秋。紹。以。研。京。練。都。之。才。高。紉。蘭。佩。蕙。之。向。感。陽。鳥。之。失。羈。追。道。軫。以。興。懷。邇。自。神。廟。迄。乎。禎。朝。凡。官。掖。流。傳。之。事。著。為。歌。詩。一。展。讀。而。三。四。十。年。盛。衰。倚。伏。之。故。歷。歷。具。見。如。聞。白。頭。官。人。說。開。元。天。寶。遺。事。無。不。仰。天。歎。歔。泣。下。而。繼。之。以。血。也。是。編。出。直。可。補。國。史。所。未。備。他。日。有。太。史。氏。乘。輜。軒。而。採。風。者。吾。知。必。當。被。之。管。絃。傳。之。樂。府。其。與。仲。初。諸。作。正。堪。異。曲。同。工。後。先。昭。耀。若。乃。靡。聲。曼。節。寫。旖。旎。於。蘭。池。惜。鉛。華。于。綺。閣。豈。以。秋。紹。之。肝。腸。鐵。石。者。而。出。此。哉。

錢礎。曰。曰。少陵。詩。史。仲。初。詞。諷。為。秋。紹。合。併。寫。照。茂。倫。洵。誠。洞。古。今。篇。中。極。感。慨。淋。漓。之。致。又。如。荆。高。擊。筑。和。歌。時。矣。

春望詞序

湯斌

京○口○形○勝○甲○東○南○金○焦○北○固○其○名○特○著○故○藹○筋○籃○輿○日○萃○其○下○
 而○未○有○知○所○謂○楊○彭○山○者○是○山○也○雖○無○奇○峯○危○巖○深○壑○絕○壑○之○
 觀○然○登○其○上○而○三○山○雲○樹○環○翠○如○屏○長○江○洶○湧○風○帆○隱○見○與○潤○
 州○城○堞○樓○櫓○烟○火○十○餘○萬○家○無○不○近○在○几○席○俯○仰○指○顧○亦○登○臨○
 之○勝○槩○也○特○其○名○不○見○於○山○經○輿○誌○故○騷○人○之○遊○屐○不○至○卽○或○
 至○焉○而○文○字○不○足○以○發○之○世○亦○莫○得○而○傳○焉○則○山○川○之○幸○不○幸○
 豈○不○以○人○哉○戊○申○三○月○董○子○文○友○來○自○毘○陵○與○何○子○雍○南○程○子○
 千○一○偶○登○此○山○乘○春○勝○望○各○賦○詩○十○章○曰○楊○彭○山○春○望○詞○三○子○
 文○源○序○
 皆○以○詩○文○擅○名○當○世○其○詞○雖○記○一○時○聞○見○所○及○而○江○山○形○勝○如○
 指○諸○掌○余○聞○京○口○盛○時○名○家○巨○族○競○選○山○水○說○冷○之○區○治○園○亭○
 臺○榭○極○歲○時○遊○覽○之○娛○自○海○艘○告○警○山○川○如○故○風○景○頓○殊○三○子○
 懷○古○瞻○今○感○慨○係○之○宜○其○詞○之○婉○麗○而○凄○蒼○也○夫○天○下○幽○巖○邃○
 壑○徒○為○樵○夫○漁○子○所○栖○遊○者○多○矣○此○山○南○望○則○米○元○章○之○遺○墓○
 在○焉○其○西○則○昭○明○太○子○讀○書○處○也○風○流○文○章○彷彿○想○見○其○人○何○
 從○來○遊○者○篇○什○零○落○乎○此○詞○流○傳○於○世○吾○見○尋○奇○探○幽○者○詫○為○
 奇○聞○異○蹟○必○將○載○酒○登○高○窮○極○眺○望○墨○版○淋漓○侈○為○遊○覽○盛○事○
 四○方○聞○而○不○得○至○者○與○金○焦○此○固○同○入○夢○想○也○故○余○謂○仙○官○佛○

腐○士○女○續○紛○不○可○言○遊○遊○楊○彭○山○者○自○三○子○始○書○此○所○以○慶○此○
 山○之○遇○也○

錢○官○聲○曰○縱○筆○所○之○有○歎○歎○歷○落○之○致○讀○一○過○令○人○嘆○息○感○
 慨○
 錢○礎○日○曰○彭○山○遺○事○莫○考○故○老○無○傳○此○地○最○冷○寂○矣○得○三○子○
 春○望○詞○便○增○多○少○氣○色○又○得○先○生○一○序○為○之○點○綴○能○不○與○金○
 焦○北○固○竝○傳○不○朽○耶○行○文○雍○容○和○雅○不○入○奇○詭○於○此○見○文○章○
 之○度○

棠村詞序

汪懋麟

歐陽公嘗謂遭時之士功烈顯于朝廷名譽垂于竹帛每覽其章為末事而又有不暇與不能者焉故有事業者不必有文章而窮居隱約失志之人每感激發憤一寓于文辭甚矣二者之難兼也然從來得志于時者不盡勞心以為人也試觀長而與暮而息皆悉心于天下國家之大乎抑別有所以耗吾神而勞吾形者耶是不能者固有之以云不暇則未也今大司農梁公領尚書事垂二十年功名既赫矣矣猶為學不倦每退食即能閑靜坐嘯咏自娛所著詩古文海內傳頌已久間為小詞必奪文殿序

宋人之席每一篇出藝林競相傳寫何暇且能歟而人或謂公得時行道文章在史館政事在天下安用此小技為也懋曰不然昔晏元獻歐文忠為宋名臣其所建樹與所著作自古罕匹而珠玉六一之詞歌咏人口至今不廢蓋大君子之用心不泯泯于嗜欲政事之暇寄閒情于詞賦性情使然也夫何害於陵徐子電發梓公棠村詞一卷合龔宗伯香嚴詞並行于世以懋受業于公屬為序顧余小子自通籍以來方因辱于趨走憂愁鬱積殆歐陽公所謂窮者也夫窮者之言固宜工而亦復鹿鹿不暇以為則兼而有之者不愈難哉不愈難哉

彭駿孫延露詞序

尤侗

詩何以餘哉小樓昨夜哀江頭之餘也水殿風來清平調之餘也紅藕香殘古別離之餘也將軍白髮從軍行之餘也曉風殘月子夜懊惱之餘也大江東去鼓角橫吹之餘也詩以餘亡亦以餘存非詩餘之能為存亡則詩餘之人存亡之也向讀彭子駿孫與王阮亭無題唱和嘆其淫思古意兩玉一時阮亭既官揚州駿孫有客信宿會鄒子程邨初集倚聲于是延露之詞成焉然則延露者其無題之餘乎蓋維揚佳麗固詩餘之地也昔人謂天下三分明月二分獨照揚州至有的人生只合揚州死之語不止三年一夢而已故登蕪城宜賦西風殘照弔隋苑宜賦金鑲重門過玉鈎斜宜賦曉星明滅上二十四橋問吹簫玉人宜賦衣染鶯黃載酒青樓聽竹西歌吹宜賦并刀如剪進雷塘觀八月潮宜賦玉虹遙挂豈惟平山欄檻讓文章太守揮毫獨步哉楚大夫芳華竟體若無湘浦蘅蘭巫峯雲雨則九歌九辨何處生活今以駿孫之才江山助之折大堤之楊柳對官閣之梅花選樓公子盥手裝書殿脚夫人畫眉捧硯宜其異辛板李含柳吐泰與紅杏倚書花影郎中平分風月則維揚固詩餘之地而彭子乃詩餘之人也有其地有其人其詞詩餘

人○乎○人○餘○詩○乎○寄○語○王○鄒○想○當○絕○倒○如○僕○者○刻○畫○無○鹽○唐○突○西○
子○斯○又○彭○子○之○餘○也○已○

吳○陶○次○曰○只○一○餘○字○發○揮○曲○盡○文○之○藻○麗○則○花○間○之○英○草○堂○
之○靈○皆○呼○召○筆○下○矣○

錢○礎○曰○曰○上○下○千○古○縷○析○言○之○直○是○一○部○詞○壇○鼓○吹○匪○止○為○
一○家○鋪○張○揚○厲○已○也○

文○序
卷○七
彭○駿○孫○延○露○二○一○寸○筆○草

十峯草堂詩餘序

史○可○程

詞○之○草○堂○集○猶○詩○之○古○唐○苑○也○鄧○林○一○枝○瑤○圃○片○玉○耳○學○者○不○
真○思○遐○覽○旁○搜○博○採○內○以○窺○其○蘊○奧○外○以○廓○其○疆○宇○偶○得○寸○珠○
遂○題○瓊○海○未○知○漢○大○自○詡○夜○郎○尊○樂○府○而○詘○倚○聲○肌○房○障○而○遊○
郊○廟○至○謂○宋○元○頽○江○河○之○運○詩○餘○墮○花○鳥○之○囿○有○今○不○逮○古○之○
嘆○吁○過○矣○余○嘗○流○覽○詞○林○肝○衝○作○者○如○詰○如○銘○亦○騷○亦○雅○兼○備○
眾○美○各○崇○壇○坫○者○往○往○而○是○夫○豈○僅○闕○葉○儷○花○遂○侈○工○巧○鑿○雲○
琢○目○枉○騁○情○思○如○老○伶○官○之○僮○語○乎○勝○國○無○論○矣○卽○以○近○今○言○
之○詞○壇○鼓○吹○南○北○競○爽○煌○煌○乎○家○握○靈○蛇○人○懷○隋○壁○而○礎○日○錢○
文○源○序
卷○七
十○峯○詩○餘○一
主
十○峯○草○堂

泰○對○巖○日○精○思○粹○致○發○揮○正○首○真○有○帷○匣○燈○影○之○妙

十峯草堂詩餘序

徐喈鳳

論詩者必推三唐溯而歸之風雅尚矣論詞者僅宗南唐北宋
 推其源於漢魏樂府已耳未有溯及風雅者以為詞與詩殊是
 第知詞餘之趣而未審詩餘之義也夫麟之趾振振公子此詞
 中三字句起而連用韻法也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此
 詞中連用三字句而叠句呼轉法也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
 故胡為乎中露此詞中二字三字四字五字逐句增長而上下
 易韻法也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頰如蝨螭齒如瓠犀螭首蛾眉
 此詞中形容美麗而字字香艷法也角枕粲兮錦衾爛兮子美
 亡此誰與獨且此詞中春閨秋閨葦寫相思法也魚麗于鱗鱗
 鈔君子有酒旨且多酒與留叶多與鱗叶此詞中隔句叶韻而
 長短雜出法也然則詩餘雖幾六七百調何一非從風雅變化
 者哉吾友錢子礎日嘗過荆溪把殘屢吟究論風雅之道其精
 故其詩歌古近體溫厚和平深得三百遺音茲示十峯詩餘屬
 為序予細讀之取意正大選語新雋者卿夢窗遜其清曠梅溪
 竹屋讓其芳鮮雖詞也而亦不失三百遺音予是以歷舉風雅
 證之錢子庶以予為知言乎雖然錢子講學體道垂老弗倦守
 先待後端有賴焉生平著作悉足翼經傳紹聖賢吾猶以為不

過十峯之嵐光霞彩而其所以柱天鎮地巖巖不拔者更自有
 在况詩餘又僅十峯之泉聲石韻乎

仇洽柱曰讀徐伯魯先生詩餘譜辯諸體畢備然特條列細
 目耳此直追溯淵源證據精確堪使風人逸韻上與經學並
 傳覺千古詞壇更爾生色矣

仇人玉曰此先生客吳病起作也甫脫稿即捧讀之其援證
 絕經處出從來詞序之上是剝解亦是確義後從十峯點染
 更極淋漓殊動人高山之慕

錢礎曰曰余素不善詞每見竹逸其年雲臣諸君子爭以填

詞擅奇故亦願為學焉耳自慙才拙去北宋萬里况南唐乎
 又况漢魏乎至于風雅曾未夢見也竹逸許為三百遺音母
 乃過歎若其論詩論詞字法句法韻法一一配合從古詞人
 有能道及此不然則竹逸固詞家之祖也

梨莊詞序

張善芳

梨莊周子以其填詞雕本屬序於僕而先以訂評飛濤贈濤飛濤之說詩餘詳矣僕請說填詞者聲而已矣倚聲而歌彈緩曲折尋變入節有氣行乎其間兵法以鼓進自填然鼓之作其氣也古今填詞家以氣作之謂填而儂花鬪樂者不與焉宋陸務觀云唐天寶後文不逮詩大中後詩衰而倚聲作本欲酒間易曉頗擺落故態適與六朝跌宕意氣差近今花間所載是也其說稍與余合在年請梨莊秋亦軒詞一時詞客藻製如雲而梨莊為唱新情振起屢變不窮尤多商羽之聲焉其氣可謂盛矣

文濼序 卷七 梨莊詞一 廿 詞餘本

矣氣盛則物之大小畢浮通於昌黎之言文豈惟昌黎之言文而已乎海涵地負坐而言起而行經管天下皆是物也文詞之聲音為肇端矣昔司農公賴古堂文選指歸大家要不外是而典寄又微見諸赤牘赤牘之體以散行摠寫情味能使千萬里皆見亦所謂無聲之詞乎梨莊更托其指于擊緩曲折尋變入節益赤牘稍盡而倚聲能為無盡無盡之指古今詩人文人之樂不淫哀不傷怨詳而不亂悉在其中矣梨莊其知之矣

錢礎曰梨莊詞役與豪邁全以氣勝此篇提出氣字案論為詞言之不獨為詞言之意義廣遠讀者可以悟矣

香巖齋詩餘序

紀映鍾

肥水龔端毅公文章風節不減宋兩文忠而好為詩餘或忼慨悲歌穿雲裂石或柔情紛綺觸絮黏香殆亦似之而尤能為疊韻愈袂愈工愈險愈妙每脫一稿如美渠出水秀色天然曉黛橫秋蒼翠欲滴胸中別有鱸鱖不知其所自來也今海內讀公詩文以及奏章條劄若攬川岳而厭梁肉固不瞠目動觀止之嘆矣孰知絕流背楚復有拳石小溪離奇激蕩之趣常人之情偃仰飽飫又未嘗不耽嗜珍錯讀公著作何以異是夫造化者之生物其廓然而虛塊然而大既不可以恒情測然至草木禽魚萌動微眇其光色艷異巧匠不能雕畫工不能造也職何哉則由其氣之無窮而才之入細也千鈞八斗又何足以喻之

文濼序 卷七 香巖齋一 廿 詞餘本

黃山孫子無言宿擅詞學於海內名家盡空其篋衍而剗劇之以傳尤於端毅公有花間之契今公人琴俱亡孫子感車過腹痛取其數年郵寄諸帙更博采而手訂之以濡漑饑渴俾同人見公之全豹與兩文忠頡頏今古嗚呼意良厚矣苟息有言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其言孫子之謂乎然端毅公病中尚有詞十餘首易善之前三日重九尚北一調絕筆也今蘇家筭孫子其索而補之

錢礎日曰端毅公不獨以詩餘見長而詩餘亦非近代詞人所及可見于古才人大言小言無所不可伯紫其知公者也故其文能曲折傳出至此之宋兩文忠可謂頌而非諛矣

華商原越遊詞序

吳宗禎

花○絢○月○紅○分○賀○監○之○湖○柳○葉○飄○烟○翠○繞○西○施○之○石○蘭○風○拂○衣○而○乍○煖○麥○雨○吹○戶○而○初○晴○乃○有○才○人○忽○來○越○嶺○公○餘○抱○疴○之○後○載○酒○登○離○休○文○伏○枕○之○餘○汲○泉○洗○展○于○內○史○邀○賓○之○地○披○蘿○薛○而○問○白○鵝○謝○太○傅○携○妓○之○山○接○雲○嵐○而○瞻○丹○竇○欲○竟○行○春○之○樂○旋○來○看○竹○之○家○蓬○徑○相○逢○知○為○高○士○藜○床○對○座○信○是○名○流○如○遇○孫○登○嶺○上○但○聞○清○嘯○似○看○子○敬○席○中○殊○少○煩○言○日○握○手○于○仙○客○洞○中○時○譚○心○於○大○夫○松○下○鶴○綾○掃○字○銀○鈎○鐵○畫○之○書○鳳○紙○飛○香○瓊○草○瑤○花○之○句○曾○窺○點○翰○未○親○填○詞○喜○爾○大○巫○愛○子○小○令○偶○出○紅○鹽○之○曲○翻○蒙○白○雪○之○評○正○擬○王○敦○珠○盤○集○南○皮○而○高○會○羊○燈○屋○燭○開○西○第○以○豪○驗○孰○意○遽○返○仙○舟○偏○多○別○夢○見○月○而○思○玄○度○臨○風○而○念○王○忱○頓○憶○初○交○鶯○囀○新○桐○之○路○頓○遠○後○約○魚○遊○香○酌○之○塘○迨○乎○寒○霜○送○雁○之○晨○落○木○樓○鴉○之○夜○言○尋○勝○侶○透○抵○毘○陵○殊○欣○御○李○之○榮○非○為○依○劉○之○計○庾○郎○稱○齒○早○遊○王○儉○之○池○鄭○子○徵○才○獲○侍○馬○融○之○帳○因○逢○舊○友○請○示○新○編○翠○管○雙○枝○無○非○玉○樹○錦○裘○一○寸○半○屬○金○荅○翫○厥○芳○鞋○疑○美○人○之○拂○鏡○聆○其○音○節○若○裂○士○之○吹○簫○染○紙○色○于○松○花○艷○語○瑤○疏○璃○之○圓○澗○墨○珠○于○杏○館○香○心○生○琥珀○之○床○朝○雨○池○亭○驚○勢○泣○韓○馮○之○夫○嬾○暮○雲○官○闕○杜○鵬

帝之君臣剪屏原愛世之驛寫成哀怨變趙壹嫉邪之體
 若出和平盡皆十眉雙頰之嬌容寧有四目九頭之異狀何必
 開屏捲幔學鄧堅抑躡之篇捉髮挑唇做朱越牢愁之製此固
 霞綺月鈞之曲未罄精工玉笙鶴塞之章不為悽惋者也然而
 文采本壯夫之小技詞曲尤名士之外篇射矢攻城豈藉歸風
 之操圍棋破陣奚煩鮑雪之歌書名天祿之中建議雲臺之表
 致身通顯貯腹經綸潘駿業于千秋挺鴻猷於百載唐時賢相
 反以善圖而孤傳晉代人豪僅以能書而見重從來才藝為累
 實滋况復貴宗更饒傑者元化之淹通經史壽且百齡于魚之
 雍肅家門辟由三府漢紀譏于叔駿聲振文壇戰功著于溫琪
 胸羅武庫或避通侯之職或旌孝子之閭君屬後昆何難繼美
 寧須追蘇辛于庶下壯烈堪矜琴瑟李於楷端溫柔欲老已足
 名傳狗監遇同司馬之才客羨鳳毛遠奔起宗之譽矣獨是韓
 魏公勲庸益世亦裁亂紅飄物之歌范文正德業驚人尚研墜
 葉捲簾之句賢如君寶吟來寶髻鉛華學擅歐陽寫得纖腰賦
 臉乃知歸體固才子之怡心始識冶篇為通人之寓意賦摘神
 女綴微宋玉之忠題改甄妃愈察陳王之雅則是能言好色尼
 父不刪善作閑情詩潛益韻辭多婉縹原不涉于淫哇調人繩

綿羌何乖於禮義至如僕者詩談三品爰愧鍾鐻樂審八音隨
 慚季札謬托尹班之契幸聞鸞鳳之聲捧卷帙以忘疲讀縹緲
 而不厭但與仲宣之籍授自蔡邕叔夜之琴傳諸袁準云爾
 張秋紹日香艷不待言細讀之步驟淺深議論開合更無法
 不備為併體擅場非才筆莫辨
 錢礎日口商原詞品不數秦九柳七真可招寶瑟人紅牙得
 此鴻藻揚光如填窳竝吹珠玉交映矣

蔭綠軒詞序

陳維崧

竹逸徐先生、犀角名家駒王貴齋、弱齡博能探幽變之碑、綺
 歲通華、卽辨瑯琊之稻、徐孝穆文成、百軸龍纒、魚池、題、之、詩、
 擅五言、鏤金錯彩、少食貧而種學、北郭、聯、譽、滿、人、聞、社、委、贊、以、
 從王、東方、朔、名、高、殿、上、一、官、繫、組、則、武、侯、流、馬、之、鄉、萬、里、牽、絲、
 亦新息、站、窮、之、地、句、町、表、連、白、國、五、溪、開、莊、跨、雄、關、襟、榆、旁、綿、
 耕、柯、九、聯、奉、唐、蒙、一、詔、蠻、花、樹、樹、紅、棉、燒、農、女、之、釵、犵、易、村、村、
 黟、黟、勸、焚、童、之、酒、先生、則、叱、馭、開、邊、塞、惟、聽、事、程、經、洱、海、馳、驅、
 於、丹、馳、邛、作、之、間、路、出、昆、明、執、掌、於、樓、櫓、戈、船、之、下、寶、幃、火、毳、

文液序

卷七

蔭綠軒詞一

共

十卷草堂定本

都成月露之形、渝舞狼歌、齊叶風雲之調、固已碧雞主簿、觀此
 清文、白馬氏、羗訝其麗、制竹王古廟、繚繞砌夜月之吟、花面諸
 黎、縑帕、綉香燈之句、然而一上、點蒼、頓、深、鄉、思、屢、聽、杜、宇、彌、減、
 宦情、小人有母、難忘、考叔之言行、路多歧、偏下楊朱之泣、誓拂
 衣而終老、遂散髮、以言旋、於是宅枕銅官、潭臨玉女、陶淵明之
 門外、垂柳五株、盧照鄰之堦前、病梨一樹、蓬蒿幾尺、儼然三徑
 元卿、雜果千頭、何異小園、更信隱夫、答選園有隙、而皆紅平、仲
 君、遷鄰、無扉、而不綠、先生既散誕、琴書之側、復優游、巖岫之旁、
 客到、開軒、朋來、刻燭、花前、孳、植、半、南、山、賣、藥、之、翁、樹、下、提、壺、多、

北海修琴之史、纔開芳藥、邀側帽、以來觀、南鈞、鱗、魴、命、解、衣、而、
 對食、雞豚、芋、栗、極、歲、時、暇、豫、之、歡、燈、火、桑、麻、盡、里、社、園、闢、之、樂、
 若乃、鄧尉、梅花、錢塘、桂子、三春日、暖、聽、南、國、之、鷓、鴒、八、月、秋、晴、
 看、西、山、之、麋、鹿、筆、牀、茶、竈、依、山、燈、以、為、家、梵、磬、漁、筒、曉、烟、波、而、
 結、友、浮、家、汎、宅、醒、噩、夢、於、滄、浪、醉、月、迷、花、叙、前、遊、於、杯、酒、莫、不、
 詞、寫、金、莖、句、同、錦、瑟、三、千、粉、黛、掩、周、柳、之、香、柔、丈、八、琵琶、駕、辛、
 蘇、之、感、激、詎、若、牛、家、給、事、行、間、描、楊、柳、之、花、寧、徒、張、氏、郎、中、字、
 裏、寫、鞞、之、影、愧、僕、不、才、託、君、末、奕、履、量、花、雨、時、陪、鈴、索、之、遊、
 詩、畫、旗、亭、每、預、箏、琶、之、譙、嗟、乎、西、鄂、文、人、從、來、失、路、餘、姚、書、記、

文液序

卷七

蔭綠軒詞二

共

十卷草堂定本

大抵無家君也、坐愁行、歎、恒、傷、廉、吏、之、難、為、僕、今、望、遠、登、高、常、
 恨、古、人、之、不、見、張、一、軍、於、酒、裙、歌、扇、之、上、誰、得、臣、狂、問、六、代、於、
 殘、陽、暮、靄、之、餘、詎、干、卿、事、聊、題、儷、句、用、諧、新、聲、
 錢、礎、日、日、雄、才、逸、思、秀、絕、人、區、軼、上、客、於、西、京、凌、詞、人、於、楚、
 國、洵、煌、煌、乎、巨、麗、之、文、也、蔭、綠、新、詞、非、得、此、序、不、稱、

望遠曲序

陳維岳

等觀揚子從軍明鏡有刀環之賦。吳姬織素飛龍生藥店之悲。
 耶食鯉魚之尾。授色恩情。安燒玳瑁之簪。傷懷訣絕。盧江水更。
 愁孔雀之東南。都下名王。恨浮雲之西北。莫不手塞寶帳。速望
 人來。坐擁金屏。恐令春去。則存四姓良家。三河劫族。幼住石城。
 之下。長貯金屋之中。趙家姊妹。本姓為樊。楊氏諸姨。賜名為號。
 檀黃染。屬人傳巧笑之方。石黛添。蛾家有莫愁之曲。金蓮擬步。
 誰讓潘妃。白雪如人。何殊甘后。芙蓉承。謝豈煩。傅粉之粧。蘭麝
 沾膚。奚假薰香之術。蟾蜍粉。項偏宜。白燕雙。釵楊柳。纖腰解。曉
 天淚。斤。卷七。望遠曲。一。定本。
 綠。狸。重。席。兄。居。協。律。原。識。佳。人。姊。在。昭。陽。新。稱。皇。后。誠。可。為。天。
 上。無。雙。宮。中。第。一。者。也。然。而。棄。妾。鳳。城。之。南。思。子。狼。河。之。北。歲。
 歲。征。遼。空。勞。帝。子。年。年。服。散。徒。作。姬。人。妾。齡。十。五。已。為。離。別。之。
 時。郎。路。三。千。大。有。相。思。之。曲。看。銅。街。之。走。馬。息。意。櫻。桃。聽。珠。閣。
 之。吹。簫。忘。情。豈。惹。人。傳。虎。帳。新。移。光。祿。塞。邊。客。認。牙。旗。舊。駐。騰。
 脂。山。下。粧。臺。疑。惑。繡。戶。徘徊。寄。摩。敦。之。紫。襖。心。傷。周。空。宇。文。贈。
 妃。子。以。金。環。目。斷。齊。朝。斛。律。玉。孫。質。趙。何。日。言。歸。公。子。留。秦。無。
 時。云。返。其。人。也。如。此。其。遠。也。如。彼。於。是。擬。龍。縮。髻。獨。上。高。臺。墜。
 馬。明。粧。廣。開。寶。球。青。天。碧。海。竟。無。桂。樹。之。期。白。晝。黃。昏。又。下。葉。

砧之淚。餘香不斷。自洗滌衣。剩粉猶存。私畱窮袴。三春永巷。豈
 有恨於君王。萬里長城。復何心於歌舞。庶幾化石。猶尋道上之
 夫。莫便升天。竟竊月中之藥。爰命江南。幼女河內。嬌娥繪以丹
 青。圖之。統素紫綃。不定。好瓊觀。以卷衣。羅帶。將移。睨碧虛。而垂
 手。漢武帝之。傍徨。帳後。是也。非耶。衛莊姜之。髮髻。君前。天平。帝
 矣。所以。西陵。松柏。不無。歎息。之人。禾水。鴛鴦。嗣擬。綢繆。之作。也。
 吾家。閩。閩。亦有。新聲。此日。封胡。遂填。別體。敢曰。難兄。唯法。護着
 此。青箱。或云。愛弟。有清河。屬之。玄晏。嗟乎。蚊蝶。成灰。別歡。五載。
 珊。瑚。製。枕。待。子。三。年。處。姊。尚。未。適。人。小。姑。何。嫌。獨。處。須。知。新。婦。
 文。微。年。卷七。望遠曲二。坊。定本。
 難。配。參。軍。豈。有。才。人。乃。歸。廝。養。抱。衾。綯。於。星。下。誰。適。為。谷。沈。粉。
 黛。於。牕。前。各。言。其。志。云。爾。

錢礎。日。曰。曲。名。望。遠。製。自。晉。唐。詞。本。艷。聲。流。于。溫。李。千。載。後。
 有。陳。子。出。作。此。序。傳。愁。寫。恨。具。見。深。情。藻。耀。高。舉。沉。博。絕。麗。
 遂。令。前。人。不。得。專。美。

倪閣公擬騷篇序

周體烈

古人讀書論世視乎其人未嘗以概文也夫唯出處殊而性情
 可○注○情○見○而○文○詞○著○文○詞○著○而○工○拙○形○然○則○其○所○傳○者○豈○非○有
 勞○托○以○自○見○耶○誦○詩○三○百○正○變○雜○然○其○在○變○雅○發○思○繁○急○者
 篇○云○小○雅○排○怨○而○不○傷○何○相○慰○也○抑○感○於○其○思○歟○屈○子○既○放○忠
 不○見○達○用○憂○自○處○發○為○離○騷○後○之○學○者○哀○其○志○而○重○其○辭○續○之
 風○雅○天○下○之○稱○善○怨○者○咸○歸○之○此○可○以○識○其○意○矣○閣○公○倪○子○幼
 而○敦○敏○長○而○多○聞○守○儒○惠○溫○文○之○道○以○養○其○心○負○菁○華○果○銳○之
 才○以○抒○其○氣○其○得○于○天○不○可○謂○不○厚○矣○顧○碩○學○鴻○名○近○仁○復○禮
 積○深○報○淺○道○信○物○疑○身○焉○察○世○焉○汝○汝○其○數○大○有○不○可○知○者
 乃○取○楚○詞○九○章○諸○篇○依○倣○而○作○悼○往○惜○來○反○躬○自○厚○詞○旨○悽○惻
 義○蘊○高○壯○埒○金○石○而○泣○鬼○神○何○倪○子○之○善○怨○也○凡○人○蹈○常○履○順
 適○物○發○聲○恒○廣○平○而○和○憚○無○繁○思○焉○若○有○所○感○激○或○騷○楚○而○未
 平○或○纏○綿○而○不○釋○氣○勃○於○中○不○無○偏○宕○激○射○之○音○情○結○於○隱○不
 無○沉○鬱○哽○塞○之○節○要○非○靡○麗○以○則○清○越○以○長○者○我○心○匪○石○誠○有
 不○可○轉○耳○况○去○古○益○遠○鄉○里○不○遐○舉○而○實○行○淹○太○史○不○采○風○而
 秀○文○匪○賢○不○肖○濁○流○正○直○無○輔○材○多○遺○而○志○不○見○欲○使○季○女○自
 甘○吉○士○沒○商○安○可○得○乎○傳○曰○情○見○乎○辭○不○有○其○情○曷○有○其○辭○擬

文獻子 卷七 倪閣公擬騷 十卷 堂定本

因倪子事也倪子即不怨而然在旁已不能平不能待
 者倪子又烏能已耶

錢礎日曰閣公擬騷諸篇深得三百篇之旨所謂怨而不怒
 者也先生此文語語道着心事却說得極婉曲極和平令讀
 之者可以不怨其善移人之情如此

倪閣公擬騷 卷七 十卷 堂定本

九歌草堂集序

蔣平階

九歌草堂集者嶺南屈子翁山氏之所作也翁山氏有堂而以九歌名紀先緒也昔楚三閭大夫遭讒見疎懷君眷國作離騷九歌以致其幽憤之意今翁山氏不求仕爾未嘗被放安用離憂哉嗟乎事益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夫及授綬而親者貞女之行也待委贊而臣者亮士之執也故不與五日之師者內官無職不從三揖之班者外官無位無職不名為婦無位不名為臣此則雍雍之朝而非所論于時變也有謂左徒楚之同姓託肺腑之恩故有所不得已若鄭弦高魯汪錡齊屠羊五之屬皆

文淑序

卷七

九歌草堂一

世

堂定本

以賤士與謀人國又何如哉且中古各君其國大夫出疆載贊義合則臣故曰臣一君二其在近世寧復有此乎先朝又懲前代之夫政不及親官不以世故有釋耒而秉國鈞脫屣而履乘石士苟束髮受書則皆天子之柄臣鼎士也寵何後乎勲親分何睨乎疏賤昔者秦楚兄弟之國非有君臣服屬也外欺于張儀內惑于鄭袖君雖不反熊繹之祀未即斬也由今以觀其主德孰與懷王之衰其土宇版章孰與荆邦之大一戰而距溧河再戰而津白馬三戰而燒朱雀獵具區遂跨洞庭蹴洱海孰與下藍田之關割巫黔漢中之地陳尸外朝含玉不掩孰與生走

秦趙死歸郢郊元子一去主器為墟孰與章華尚宮頃襄復位

銅柱摧而關開象陣奔而按絕孰與右肘三晉左臂燕齊元臣上將反面事讎孰與上官進讒子蘭交怨椒宮喋血覆以珠襦孰與蒼梧二妃湘江帝女滄池南溟日月所出孰與巫山高唐江南之夢上春茸母塞草驚沙孰與揭車留羨江籬宿莽則以翁山氏而擬三閭時有甚于朝秦痛實深于覆楚雖欲不為九歌豈得已哉向者翁山氏雖頗領傷懷然不欲與沉淵蹈海之流同茲沒沒間嘗緣句注度雲中出武關橫大漠西屈臯蘭東漸玄菟所謂上郡金城黃花古戍無不覽其阨塞策以行兵用

文淑序

卷七

九歌草堂二

世

堂定本

軍之道豈不雄心壯激大有為哉今且左手抱秦娥右手挾趙瑟嗟來屈生將無少憊乎曰是何不知翁山氏之甚也夫哀樂恒相因也樂之至而哀作焉哀之至而樂作焉故鐘鼓箎簫哭泣之餘事也佳冶窈窕傷情之極態也翁山氏蓋嘗撫劍噬肌欲以馬革自試歲月逾邁所志不酬沉痛無聊乃借娛于巧笑用自解其不平豈都雅若相如而微辭若宋玉哉是在招覓之篇曰蛾眉曼睩侍君之閒又曰長髮盛鬢被文服纖意在歸爾魂魄永厥壽年蓋九歌之變體也

錢礎曰作九歌集序其文便似九歌大鴻真是騷才

賦花英華序

徐乾學

原夫古詩之流體均比興賦頌之獻義著箴規博物大夫時登
 高而紆思維憂君子作矢志以言情於是祭酒蘭陵肇裁禮智
 懷瑾芷沅爰賦風鈞由來六義之附庸遂作九經之鼓吹爾後
 梁園皎月樹號垂條魯殿屏風几成文木官人永巷披麗製而
 吹簫皇后長門諷新詞而取酒列文人於肆座獨咏琉璃會
 客於蒙衝立題鸚鵡文如士簡軼馬追枚才擅子昇舍任吐沈
 復標靈岳應敲孫綽之金雪滿天山自染羊孚之扇蓋自大隧
 狐裘而後小園象戲以還作存千家人傳數代兩京東雅典麗
 爲工北部南朝英華彌縹靡不詞稱綉虎字握靈龜固屬曠世
 之文心非直一時之賦首矣若乃樓前花萼競製新題川上日
 華尤嚴限韵芸窓祭額鈔六帖於滌間棘院塗鴉緝四聲于牀
 側昭明述作詆作小兒宋玉詞章呼爲老革未是後來之秀要
 爲正始之衰然矛盾不相用而攻守之勢懸表葛豈同功而燠
 寒之宜異姣姬揚袂翰羽鸞飛素女流輝瑩蹄喘汗三條燭下
 誰能待練十年四首題前豈得縱觀千劍雖復陰何受簡顏謝
 含毫亦將何賦柄而使員董康莊而就捷大行北徙非春鏹之
 所能移河水東流非葦灰之所能障矣方今閭啓石渠書開金

文獻序

卷七

賦花英華序

徐乾學

區人懷三篋難逃阮瑀之山士願九丘皆問公超之市購金日
 覽行將復署秦門秘枕論衡不得還藏蔡帳則有吾友顧茂倫
 先生安國陽秋汝南月旦抱朴零砂之暇頗涉鈔書太玄著草
 之年最精樞槩間集賦家之作仍存近代之篇粵歷宋以追唐
 各因人而列目凡若干首彙爲一書願以學海蒼茫書倉紅腐
 彥昇坊聚列槐未殫其紛紛墨子車中折竹難窮其遠與而吾
 友張九臨先生蒿徑傳經藜牀嗜古燈指爨壘惟窺玉軸琳琅
 珠葉河濱祇愛璇圖宛轉採艷文於湘水品列三銀纂要覽于
 平原篇題連壁務使鏡湖草市皆行元白之辭酒舍旗亭遍誦
 高王之句赤城渺渺杖九節之枯藤碧落盈盈渡一航之槎水
 洵可謂前人樞轄後學津梁也猶恐市列波斯未觀咸斗堂陳
 廣樂莫認蕤賓則又上溯淵雲下蒐江庾京都江海以弘與而
 始遺雪月笙栗用矜新而見採嘗雉膏之一鸞便識全丞窺豹
 尾之半斑已窮竟體庶幾曲終而奏雅抑亦目極而登樓學者
 但能沿葉討根鑿泉穿井好問侯芭之字益窮袁豹之書則亦
 錦千純便探張協青錢一束卽授紀瑜登賈馬之堂廉坐王劉
 于廡陞握麈不遠吐鳳何難其或強學呻吟暫工匍匐智窮楷
 刻雕魯雁以難飛目眩隸咄京楚猿而自飽則甲籤空置乙杖

文獻序

卷七

賦花英華序

徐乾學

何裨床下此碎解讀阿房之賦庭中兩兩能知長街之青
此編之出必有東效而頌西向而笑者也

錢礎日日作賦序便合賦體源流畢貫華實並收可謂
義而諧四聲乘有此玄長能不合三都生色耶

文獻序 卷七 賦苑集序 對卷序

雕蟲集序

善書之道在執筆由篆迄真不岐也筆始蒙氏前此無之古
漆書不知所用以書者何物後人篆隸多截毛穎取毗圓勁無
由倣古人之所用是以不逮且宗玉筋則藉截為近若宗鍾鼎
紛紛蠶尾不囚截而愈遠乎圖章寄筆于刀落墨縱于下刀易
敗筆貴正鋒病偏鋒刀亦同之繩正鋒于刀法非直整腕猛着
力不能然石曉易裂玉堅難攻非側勒徐修欲速求透人又不
能將曷由正焉毘陵毛子震忽訪余于寓寺意氣噴發不似此
世中人既已浮雲息機遠遊聘展韻淋瀝之餘旁及篆刻以
文獻序 卷七 雕蟲集序 對卷序

文獻序

卷七

雕蟲集序

對卷序

雲語曰雕蟲蓋退然謂小技耳當年此論因悔伊賦非屬圖章
而以彼素識古文奇字日事鉛槧字學既富刀法亦嫻必大有
可觀惜哉其不以是傳也悔賦而撰法言上擬論語豈不曰壯
夫大業希聖在斯乃于末篇稱頌新室曰未有若安漢公之懿
自賤實甚豈徒小之云乎舍子雲之言就篆隸則蟲固有進
于大者莊子曰惟蟲能天大就踰之壁土蝸涎濼間嚙跡善築
之蟲不一而足由千古來大篆變為小篆小篆變為分隸分隸
復變真草以及各方之書何所不有人間書法隨世進降獨似

篆之蹤跡千古自如然則蟲能天而人不能天明矣豈惟人不
能天亦不能天也貞元日薄每失其太古之恒原篆于天正
恐天上書法亦迭更匪定以雕蟲而進諸仰雕造物天方模樹
雕之使玲瓏天或偏斜雕之使平正吾欲于女媧石痕上一
下刀子霞何以告我請奉刀以從拔耶道耶大耶小耶
錢礎日就雕蟲二字發出許多議論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詎不信然

宋荔裳竹尊者傳序

王士祿

昔韓子作毛穎傳當世多大笑以為怪即柳子亦謂讀之若捕
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服信韓子之怪於文也僕則
以為以滑稽則寓言十九莊列之書已濫觴於前不自韓也以
文則愈固神明於司馬遷氏尺度具在又奚怪之有獨是愈之
筆力桀驁豪縱所謂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
敢服者信如宗元言故自愈以降雖作者不乏卒無足為愈繼
者雖謂愈之怪於文宜也冷讀荔裳所撰竹尊者傳乃始嘆絕
以為中書君不孤矣蓋荔裳之於文其筆力之桀驁豪縱一猶
柳子之所以贊韓也又柳子之言曰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
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
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今荔裳之傳尊者也曰吾涅槃後當以
皮易骨使吾教如恒河沙數累萬劫不壞又曰迺至儒林道藏
九流方技之書流布四裔皆尊者化身為之也則荔裳之傳尊
者亦一猶韓子之所以傳穎也然僕竊常聞負苓之論矣伏義
氏病甚者也何營營乎而費畫也自伏義氏澗道之密漏神之
幾分張太和殊裂元氣而大朴散矣則穎與尊者寔益之疾僕
方將與荔裳兒穎之頭而進尊者以玉版禪悅之味俾掃除一

文殿序

卷七

宋荔裳一

批

針鋒

切語言文字障庶幾伏義氏之病其有廖乎其又奚傳焉雖然
僕則又嘗聞韓子之咏木居士矣其詩曰偶然題作木居士便
有無窮求福人世之君子方羣從居士祈福而荔裳顧獨拳拳
于勁節虛中斷肢截股之尊者荔裳于是加于人一等矣

錢礎日曰韓公毛穎傳真得司馬子長之髓自公作備而後
之效者終不能及其萬一卽東坡萬石君羅文傳非不刻畫
子長而簡繁老嫩去之遠矣今味公作竹尊者傳殆駁駁近
之西樵先生舉以比似便成定論嗟乎文章固相知音柳子
厚之于韓公其知音者也西樵亦宋公之子厚也

文獻序 卷七 宋荔裳二 梨 堂 堂

負母看花圖序

黃晉良

吳郡袁子重其以孝子稱者垂四十餘年無間于國人君子之
口嗟夫袁子豈有奇行歟或曰孝子之名不易居袁子受之而
不疑意者其有過與余曰人稱之而不敢受不惟不敢受又加
作焉此孝子所以為孝子也若夫奇行吾未聞孝道之能奇也
虞帝稱大孝不過竭力耕田經言庶人之孝亦不過謹身節用
以養父母以此觀之行又焉得奇袁子年十四即備書以養母
至六十猶鋤藝種植聚名花以悅母母不能行躬負之藥圃呼
妻子持脯羞以從母嗟夫袁子此時豈知有外人能稱之而種
植而甘旨哉亦曰母老家貧不能五鼎食率子孫板輿周園稱
太夫人奉匱洗腆邀歡歲時顧病且老日月難究惟區區竭力
分地之利蕃滋草木資厥朝榮邀老親開口一忻笑而已若夫
惠于國人舉于君子則非袁子所知也旁觀之人轉相傳述因
而繪圖寫景以為盛事遠近諸君子歌誦寵之袁子執冊翻覺
悚然既而曰小人有母曾率鄙野之行展有當于縉紳家言小
人如夢寐焉倘其辱贈之敬拜賜黃子曰此奇行歟非也庶人
竭其力君子嘉其志非以名也名歸之此袁子所以為孝子也
錢礎日曰行無奇也其事則奇安可無此奇文傳之

文獻序 卷七 負母看花一 堂 堂

沈園看花述異記序

諸九鼎

昔林子羽夢入瑤華洞天洞主小女芸香遞入天葩軒云其父職司文衡凡文人才子之詩皆錄集中以備帶覽子羽詩尤所深賞嘗作絕句紀之云天葩小院敞銀屏鵲散天河逗客星欲識別來幽意苦晚峯長想黛眉青子友丹麓嘗作戒折花文遂為南岳夫人所賞命衛夫人楷書一通置諸座右豈文人才子之作雖已見重於人間而尤珍賞於天上耶但丹麓所晤諸姬是花是人猶費人解善乎夫人之言曰美人是花真身花是美人小影始知花能解語人比蓮花是假是真總非夢幻余更語

文瀛序

卷七

九韻看花

四

下卷草堂定本

夫人王郎跡異一記為煩花蕊夫人特錄數通於百花箋上令散花天女散向人間庶天下惜花人見之知愛惜名花有此福果即云是下郎說法亦可詭獨如子羽之夢徒托虛文已也

李湘北曰至子看花述異記即戒折花文絕妙注疏也此序出又為王子作一傳奇

錢礎日曰其人異其事異前有子羽後有丹麓自足並傳千古讀駿男文益信

花彙卷三果部序

唐德亮

六經之文不足以致用六經可刪也百卉之秀不足以落憲百卉可雜也故果者畏也畏其寒也果者墮也墮其憲也是不墮不墮果不墮不生易剝之上九碩果不食剝九月之卦也一陽在上剝未盡而能復生有碩果之象也果者陰中之陽也陽不至于盡剝者以有果也禮曰賜果于君前有核者懷其核所以廣生也故人有仁果亦有仁果者艸木之仁也仁者果之所由生也洞庭橘柚制貢于書國有大祭祀大賓客則賜之是尊也也魯公賜桃孔子先食黍賤雪貴貴不雪賤是賤之也或曰黍亦果也果以百穀為長穀以黍為長非賤桃也尊黍也即尊果也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史遷傳貨殖也是果可致富也或曰果者滿也貧則虛富則滿故有取于果也荔芰初熟一騎塵飛妃子嫣然漁陽鼓震是果妖也或又曰是李三郎之盛于色禍不在果也棗可仙瓜可隱柑可聽鸚梅可羹蔗可漿葡萄可酒藕可臂櫻桃可唇石榴可裙果何負于人哉彼鑽核者流人自負果爾涵翁所著花彙十卷余饒得而序之矣更欲係數言于果部之首遂書以應之

文瀛序

卷七

花彙卷三

四

下卷草堂定本

錢礎日曰援引証據俱本經史不為荒誕語是各物中奇書

九月二十九日再展重陽序

徐階鳳

庚戌秋黃子大宗容武林凡遇良辰必集西冷諸子泛湖展詩
 九月三舉登高二十九日余與焉諸子屬余序之余因仰而言
 曰歸事集於一人而佳話傳於百世時序遷於轉瞬而興趣暢
 於願遊也九日登高始於費長房後人因之習為故事夫九陽
 數也初九為重十九二十九獨非重乎第前人相沿未之思耳
 黃子負妙才其詩歌古文往往發前人所未發故其於遊觀之
 事亦能為前人所未為今日登高自黃子始之安知不變武林
 之俗歲歲九月三登高乎又安知不變四方之俗歲歲九月三
 登高乎又安知三月五月不今日變而為三修禊三競
 渡乎不獨此也日暖霜融氣清天朗餘霞散綺微波躍金此之
 謂善用天選勝孤山鶴亭訪古登峯縱目萬象生情此之謂善
 用地客羅應阮詞賦紛披分曹琴奕望者疑仙此之謂善用
 有陳海陸酒債菜莢楓丹菊紫鳧鷖飛鳴此之謂善用物噫奇
 矣黃子一舉而天地人物之理備焉其性情識趣豈悠悠世俗
 所能測哉抑余更有感焉逸少曰轉盼之間已為陳迹太白曰
 天地逆旅陰陽過客浪跡湖干曾幾何時而九秋盡矣推古人
 秉燭之意雖非九日向當借九日以行樂况今日猶在九月之

又改序 卷七 再展重陽一 十筆草 堂定本

數乎諸子聞余言曰子之言是也良足為再展重陽序

諸駿男曰事之能傳者人與文耳再展重陽之客有竹逸又
 有竹逸之文安得不傳
 錢礎曰日展重陽始于唐文宗後世有踵而行之者矣未聞
 有再展重陽者今黃子大宗始之竹逸為文傳之一時勝事
 詎不足千古耶篇中復為推廣之說文心之妙無所不可大
 奇大奇

又改序 卷七 再展重陽二 十筆草

吳子字說序

徐枋

君子有澤於物之仁而後其量闢有高於物之志而後其風遠
 然是未可以易幾也勉焉孜孜朝斯夕斯矢於吾心惟恐弗及
 然後其澤於物者物果露之高於物者物固仰之矣獨不見夫
 雨乎大地焦枯萬物胥渴江河不能潤灌溉無所施而時雨一
 至滂沛露濡而後萌者以達秀者以碩渴者以潤枯者以蘇不
 崇朝而澤乎無涯仁乎不訾此雨之所以為用於天下也而山
 亦猶是矣原隰之廣衍丘陵之壘坻非不稠且美也而物既凌
 之人亦易之及一峯秀出則羣焉仰止凡日月之蔽虧烟雲之
 出沒草木之榮落以至陰晴之改觀蚤暮之變態皆若以益其
 山之高而增仰止之美者固山之高之有以為之此山之所以
 不可及也吳子某自號雨峯屬余為之說而吾歎其意之所勉
 為未可量也天下之澤於物者有過於雨者乎天下之高於物
 者有過於山者乎昔者吾得於吾一二故人如周儀部玉鳧歸
 處士玄恭其稱道吳子不去口而間亦得之閭里傳述之可信
 者吳子敦孝友好施與重然諾若任俠而寔篤行生平恥友不
 如已者故其所行有澤物之心有高于物之志其所自號者如
 此期以顧名而思義聞其稱而幾于其寔也古之人盤盂卣鼎

文徵序

卷七

吳子一

吳子一 堂定本

則銘几杖戶牖則銘欲出入儆省自進其德以無時或懈而
 若以身被之為親切而不可遺乎吾故以吳子之二字雨峯為
 自期者閱且遠苟終勉而弗怠以弗虛此字焉寔未可量也
 好雨既濡遠山如沐遙望一峯烟嵐獨秀此又幽人韻士之心
 期其所寄托而逃焉者也吳子於此深遠矣

錢礎日曰澤物高物之說可以進德可以入道通篇只將二
 意輪翻到底曲盡文家離合縱送之妙至哉斯篇

文序

卷七

吳子二

吳子二

文獻初編卷八

錫山錢肅澗殘日評選

同邑秦松齡對巖 訂正

吳江董 閻方南

金正希先生制藝序

艾南英

制舉業之道與古文常相表裏故學者之患患不能以古文為時文不能以古文為時文非庸腐者害之也好誇大而剽獵浮華以為古其弊亦歸於庸腐古文自周秦而後莫如太史公遷之文近代之推擬之者百于言而未已而吾以為皆未得其

要也獨柳子常序述其所用心者而日本之太史以著其潔

常因是言以考其書竊謂遷之文去其所較尚書左國荀卿屈賈長卿諸篇而獨觀其所序次論畧者可謂潔矣文必潔而後浮氣歛昏氣除情理以之生焉其馳驟迭宕嗚咽悲慨倏忽變化皆潔而後至者也或疑吾信柳子之過而以一潔盡史遷及觀蘇明允之論以為遷之僻淳健簡直蓋亦如柳子之所謂潔者而獨病其裂取六經傳記雜於其間以破碎汨亂其體明允

益曰尙書左傳國語論語之文非不善也雜之則不善也由明允悉論權之則潔之為言史遷尙未之盡也則他人之言以

吾之書雖史遷猶見識於後世而况其他乎又况其所則非前書左國者乎予常以是繩今之為古文者而因循以是繩今之為時文者閱房書得一人焉為金正希正希之文不悖於古人者多矣而吾獨以潔蔽之非畧正希也天下方習尙浮腐便有

經語子語以日趨於臭敗而正希傲然不屑也故吾以潔為難且又謂潔之足以盡正希也正希之文浮氣歛而昏氣除惟其潔而已其抑之而與揚之而明非不種種具善也然非潔焉無以至正希自楚而吳越自越而燕自燕而白下所著舉子業亦如之予考其學問淺深雖與年俱進然大約以朴為高以淡為

老者則未嘗有今昔之異也故從鄭超宗索其藏本二百首既錄其尤者而又是非其次者以為不潔不足以全正希惟其戾於潔焉而因以正告天下亦正希之志也雖然道也豈獨史

遷哉韓歐蘇曾數君子其卓然能立言於後世未有不由於潔者也嘉隆以來一二幅強剽獵浮華以為古此明允所謂締繡之美寸割而初之曾絲繡之不若是同歸于庸腐者耳而何能

為古文乎嗟乎正希之潔斤斤見於制莠而予不能忘情如是况有人焉能按歐曾以來之旨推其源流與史遷合而見之古文辭其人於今日重輕當何如哉或謂正希善浮屠法能空死

文辭其人於今日重輕當何如哉或謂正希善浮屠法能空死

生法來則子不能知矣
劉黃中曰前掘後推其法非非水色海外其文少要自
分沉瀝之後

錢礎日日冷之制舉家必推金正希先生意嗟世能讀先生
之文矣其亦知先生之文之潔乎潔則不浮潔則不腐自能
歸于淡朴高老自艾東鄉枯出潔字而先生之文有定論矣
余故急表是篇以為世之讀先生之文者法

秦封嚴國東鄉論時文即以古文之道論之原本史遷下及
明末果言皆歸于至傷此正希先生之文所以傳而東鄉
送至今祖茲報也

成价人拈題要旨序

慕天顏

趙則平為有宋開國名相對藝祖言以半部論語定天下尚存
其半佐太平况兼有四部坐言而泥行之耶四部書為先聖賢
心學所系繼典謨而該屬雅明經術而正人心總帝王君師之
權關倫常名教之大乃比戶而習之不必人人而精治之即以
此應制科拾青紫者代不乏人而求其獨開生面句中得眼言
表會意上邇淵源下傳薪火不負專門名家者幾幾乎難之誕
者喜自標勝聖賢真面目既被摩挲高者謂專事白描便足掠
虛影悟聖賢真義理又俱抹煞二者均病焉自非識力併至之
文○序○拈○題○要○旨○一○四○
人○體○會○聖○賢○神○名○不○隔○一○塵○不○漏○一○絲○安○能○物○外○象○先○徹○上○徹
下○談○言○微○中○耶○江○上○凍○价○人○余○同○年○友○也○石○室○探○奇○金○閨○騰○譽
制○藝○一○出○帝○貴○洛○陽○乃○以○小○試○牛○刀○未○展○展○厥○大○用○退○而○閉○門
却○掃○焚○香○著○書○其○所○計○釋○故○闢○磅○窮○新○得○藏○名○山○而○傳○其○人○者
殆○未○可○充○棟○計○也○方○天○水○謝○政○時○多○從○遊○之○徒○特○於○四○部○中○揭
出○拈○題○要○旨○發○所○未○發○如○斷○輪○之○棄○槽○柏○奏○刀○之○批○卻○窅○片○言
居○要○百○節○皆○靈○誠○起○錮○之○金○鍼○完○鑰○之○玉○匙○也○近○始○出○以○示○余
公○餘○閒○一○披○閱○心○開○目○明○得○未○曾○有○於○有○字○句○處○深○入○奧○交○於
無○字○句○處○別○見○神○通○獲○象○罔○之○遺○珠○傳○迦○葉○之○衣○鉢○關○先○儒○而

惠來學有非尋常訓詁所得窺其萬一者良工心苦哉諾余請而公之剗劇將令操觚家掀翻窠臼飛渡津梁其為功於斯世其鉅○天子志在右文制復八股躋天下於同風之盛意義一本之新安向所為喜自標勝專事白描者皆反經之君子所不道若此之表裏晦翁異同一致正復似日星之炳天布帛菽粟之利用有意於儒臣學士者願毋須臾舍旃也豈徒曰場屋之司南云爾哉

董方南曰剗晰精微言言中竅武叔卿云看書要有實功聖賢立言不過講明義理而義理為吾心所自有先生財以與

文獻

卷八

拈題要旨二

五

十卷事

文獻

卷八

采風合璧一

十卷事

義理三字盡之茅鹿門云作文須認題總以描寫虛字眼為生色先生則於無字句處見神通發之此文實為千古格言非止為拈題要旨書叙其大槩也

秦對巖曰价人讀書深看題自有真見故有拈題要旨一書先生此序復發价人所未發明白曉暢語皆入神洵後學之津梁也吾師礎日急以此公之海內而學者於是知所法矣

采風合璧序

丁思孔

文風至江南而極盛矣當景運之休嘉鍾江山之秀麗而好學深思者出而應焉無論元魁接踵科名甲天下即桑戶芸窗之子莫不漱六藝之膏而挹百家之潤一時人文淵藪必推江南嗚呼盛哉予承簡命一乘臬於皖城再分藩于吳下于是兩有采風之役所得十四郡之文彬彬乎旨而深麗則而不浮變化而整錯采而有章蓋衡今準昔實具而文生焉非徒樅金戛玉炳炳烺烺聊以工盤悅也予顧而樂之乃擇其言尤雅者若干篇投諸剗劇氏夫舉業逢世之物也似不必規規於古然不得古人之氣則終不能以行遠在乎轉移運會者有以力持之譬之三軍之士金鼓鍛鼓人各異用而中軍立表特其一耳苟不惟一之是趨而紛然欲試其所長則年少易言而不知通變老將雙喙而卒墮術中其不償乃事者少矣是故莊騷之奇變晁董之醇肆以至唐宋八家縱橫峭勁不可端倪之極筆無不恣才人之所取而自成一家者脫穎立見益不以清廟茅屋太羹醴酒為古而以煌煌典則根茂膏沃者為古祭必中的舍無不破莫謂上江之文簡質勾吳之文踔厲有異同於其間也是役也予敢謂拔十得五而一片愛才重士之意思為操觚者樹表

庶與 皇上崇儒訪道勤勵風厲之旨不相刺謬乎昔季札
樂而列國之貞淫正變得失盛衰無不一一知其所以然予之
採取在是則磊磊落落光明俊偉之君子半入吾羅網中異日
正色垂紳為朝廷文學侍從之臣備左右顧問其卓然自見者
固別有在予拭目俟之矣題之曰合璧諸子有璧而予合之志
喜也非以誇美也

錢礎曰曰文風繫於士風文風盛則士風亦盛矣自公兩行
采風振興文運而江南人士蔚然起焉一時擬魏科置身邇
顯者其公羅網中人也然則經國事業實于文章見之采風
序固其左券也

文淵序 卷八 采風合璧二 堂定本

闕闕鄉墨序

吳興祚

文帝之道與世運相關蓋雲物之靈山川之秀聚而成材者
而為詞其生也有本其出也乘時故文有盛衰而世之升降因
之未有景運適新而不人文振起者也今 聖天子雅意右文
博學宏詞且旁求俊又制科一途尤為掄文顯鴻大典數科以
來風氣日上至己未南宮之役彬彬稱極盛已八閩自宋迄明
理學文章代有傳人其以制科著者蔡晉江而後 本朝又踵
相接邇以戎事迭興氛祲煽熾農輟耕士廢業者六七載余奉
命謬撫茲土招徠滌蕩稍稍休息去年冬因舉觀風其文雖未
盡復古初而要各有雍容都雅之象余乃謂太平之兆見於此
矣今春憑廟辨國威天戈所指海甸肅清當捷書未奏 天子
念文教宜興武功並修申命亟舉遂於凱旋之後今四月補行
鄉試且廣其解額以示鼓勵計閩省之停試乙卯戊午已閱二
科多士鬱而待伸乎相磨濯而持衡者適得計部劉公廷評白
公又皆一時燕許宗工毅狀以振興斯文為任躬率羣有司矢
公矢慎刻意搜羅務拔其尤榜發而獲售者果皆一時譽髦洵
盛事也今觀其所刊闕闕莫不氣格道上詞采煥煥質醇董茂
韓海蘇潮後無美不備其真足鼓吹休明廣揚盛治也矣余不

敏○忝○有○監○臨○之○責○深○幸○主○司○之○衡○益○能○得○士○益○以○信○世○運○與○文○
運○相○倚○為○昌○隆○有○如○此○者○乃○書○以○斥○其○端○

錢○礎○日○曰○文○教○武○功○實○相○表○裏○冢○芳○林○自○闔○中○歸○為○余○言○是○
公○觀○風○取○士○振○起○斯○文○一○時○譽○髦○盡○出○鄉○試○後○一○榜○以○內○皆○
公○素○所○賞○拔○士○也○人○知○公○武○功○之○大○而○孰○知○文○教○之○廣○如○此○
讀○闈○墨○序○亦○可○知○其○大○槩○矣○

秦○對○巖○曰○說○得○文○運○世○運○相○關○商○高○皇○皇○不○特○文○章○確○槩○而○
世○道○昌○隆○氣○象○即○見○于○此○此○為○經○國○之○大○業○

序 卷八 闈墨二 十卷華

山左闈墨序

皇○上○御○極○之○十○有○四○年○秋○余○謬○膺○簡○命○借○糸○此○部○兩○歲○校○士○山○
左○事○既○竣○迺○擇○其○四○于○之○文○之○尤○者○八○十○餘○首○付○之○制○闈○俾○行○
於○世○竊○惟○國○家○之○所○用○於○制○科○者○其○人○也○而○國○家○之○所○取○于○制○
科○者○其○文○也○蓋○歷○代○皆○然○已○自○漢○行○薦○舉○循○仿○唐○虞○詢○事○考○言○
成○周○量○才○論○德○之○意○逮○夫○唐○宋○而○取○士○一○於○其○文○至○今○相○沿○而○
不○變○議○者○每○謂○素○實○而○采○華○谷○本○而○求○末○似○非○帝○王○所○以○登○選○
人○才○之○道○顧○即○唐○宋○以○來○有○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人○所○謂○名○
卿○碩○輔○良○吏○能○臣○相○望○史○冊○未○必○不○如○兩○漢○之○盛○間○嘗○推○論○其○

序 卷八 山左一 十卷華

說○以○謂○人○才○之○生○天○之○所○以○真○邦○保○民○者○也○詩○曰○濟○濟○多○士○文○
王○以○寧○又○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彼○夫○維○傑○俊○偉○之○能○仁○秀○孝○
廉○之○德○天○既○生○之○以○為○世○用○矣○而○其○人○之○奮○跡○發○身○遂○各○因○其○
時○之○所○取○而○始○進○焉○故○文○者○如○珠○之○有○光○如○劍○之○有○鋒○人○才○自○
見○之○端○也○我○皇○上○邇○治○甚○嚴○求○賢○甚○切○今○者○分○遣○諸○臣○以○校○
天○下○之○士○將○謂○振○十○得○五○用○佐○國○家○理○隆○之○治○予○之○奉○命○而○來○
也○夙○夜○兢○兢○惟○不○克○報○稱○是○懼○既○入○鎮○院○乃○合○同○事○諸○公○相○為○
戒○飭○矢○公○矢○慎○於○一○省○六○郡○四○千○人○之○中○去○其○醜○而○取○其○醇○太○
其○陳○而○取○其○新○太○其○浮○誇○而○取○其○篤○實○去○其○鄙○俗○而○取○其○典○雅○

在○文○言○文○籍○謂○稱○盡○衡○文○之○法○而○所○謂○以○人○事○君○者○亦○或○在○乎○
此○也○且○夫○山○左○之○地○非○古○齊○魯○國○乎○自○孔○子○之○出○卒○其○徒○爲○聖○
賢○之○學○思○孟○子○先○後○紹○述○爲○千○古○儒○術○之○宗○及○秦○之○時○校○書○
有○禁○漢○初○乎○於○兵○戈○而○魯○中○諸○儒○猶○能○弦○歌○講○誦○其○後○伏○生○言○
書○申○培○鞏○固○言○詩○胡○毋○言○春○秋○生○徒○教○授○未○嘗○有○絕○然○則○古○之○
人○與○文○之○盛○齊○魯○之○所○有○天○下○之○所○無○也○多○士○生○長○其○地○過○昌○
平○鄒○魯○之○遺○墟○徘徊○仰○慕○奉○其○前○言○往○行○而○爲○之○究○其○全○體○明○
其○大○用○泰○山○之○高○也○東○海○之○廣○也○學○山○而○至○於○山○學○海○而○至○於○
海○於○以○爲○聖○賢○之○徒○其○有○素○矣○自○今○以○始○多○士○方○將○試○下○春○官○

文源序 卷八

山左二

李振裕

李振裕

試○於○殿○陛○既○第○而○官○上○之○侍○從○獻○納○之○職○次○之○蒞○民○守○土○宜○力○
四○方○要○於○濟○國○家○之○用○使○天○下○因○其○文○以○信○其○人○是○在○多○士○共○
勉○之○而○已○

錢礎曰○前說人之係于國家而歸之以人事君後說人文
盛於齊魯而勉之爲聖賢之徒卽此具見較士實心匪徒紙
上空言已也其文亦博大昌明渾乎有道氣象

秦蘭全盛序

古○者○選○士○造○士○之○法○取○鄉○之○秀○者○而○論○辨○之○以○務○實○學○而○止○而○
後○世○設○科○乃○變○爲○制○義○則○專○以○文○進○矣○議○者○謂○以○文○取○士○士○亦○
沾○沾○焉○相○率○而○應○於○文○非○古○法○且○不○適○於○用○學○者○弗○向○故○自○宋○
迄○明○及○今○六○七○百○年○卒○不○廢○則○又○知○制○義○之○未○始○不○足○以○盡○士○
也○夫○所○謂○制○義○者○取○足○於○尺○幅○之○中○無○越○格○律○往○復○抑○揚○使○
讀○者○燦○然○共○覩○是○文○之○情○狀○具○矣○然○此○皆○治○文○之○規○矩○而○有○所○
挾○以○運○乎○規○矩○之○先○者○必○原○本○實○學○而○後○得○之○譬○醫○者○之○治○病○
針○砭○異○致○補○泄○異○宜○一○切○輕○重○緩○急○之○故○各○有○其○候○而○至○於○寒○

文源序 卷八

秦蘭一

李振裕

暑○燥○濕○虛○實○表○裏○所○爲○致○病○之○由○者○必○按○脉○切○理○洞○見○其○所○以○
然○而○後○投○之○而○輒○中○則○醫○之○良○也○其○於○文○也○亦○然○根○抵○六○經○以○
爲○針○砭○之○方○沉○酣○諸○史○以○爲○補○泄○之○用○而○又○涉○獵○於○百○家○傳○記○
以○爲○輕○重○緩○急○之○候○其○脉○則○表○於○儒○先○之○訓○解○其○理○則○合○於○聖○
賢○之○詞○旨○不○屑○爲○模○稜○影○響○以○自○抒○其○性○靈○則○光○明○俊○偉○灑○滄○
磅○礴○一○發○而○不○可○遏○而○文○於○是○乎○工○不○然○見○理○不○真○則○指○事○不○
切○而○發○言○亦○復○不○章○支○離○散○亂○茫○乎○一○無○所○有○是○猶○弗○良○於○醫○
而○以○病○試○其○術○鮮○有○能○濟○者○矣○今○學○者○以○文○爲○得○夫○而○至○司○亦○
以○文○爲○進○退○舉○天○下○聰○明○才○辨○好○古○深○思○之○士○而○畢○致○乎○文○之○

途○故○夫○文○也○者○發○乎○心○術○之○微○闕○乎○品○節○之○重○積○乎○性○命○道
 德○之○數○而○達○乎○禮○樂○刑○政○之○間○由○是○以○觀○士○士○之○實○學○不○即○此
 而○徵○哉○余○幼○時○從○先○司○馬○見○鄉○之○名○公○鉅○鄉○甚○衆○而○一○時○言○制
 義○者○多○宗○艾○東○鄉○東○鄉○蓋○闢○世○人○荒○蕪○支○蔓○離○奇○詭○異○之○習○使
 之○循○然○一○歸○於○先○儒○之○法○度○余○既○幸○側○聞○先○賢○緒○論○思○積○數○年
 攻○苦○之○力○窺○見○其○藩○籬○顧○以○通○籍○早○渺○聞○鮮○見○無○所○樹○立○於○世
 然○而○守○其○訓○弗○敢○忘○也○今○秋○奉○上○簡○命○偕○同○門○銓○部○汪○子○鍾
 如○至○秦○試○深○恐○識○力○淺○薄○不○足○以○當○衡○鑒○有○負○聖○天○子○作○人
 至○意○是○用○備○備○兢○兢○殫○心○鉢○目○總○括○四○千○餘○卷○得○四○十○七○人○閱
 十日而竣事其所用以去取者不敢妄徇意見而長所闕於
 鄉先生者為法故其為文皆切實純粹無瑣屑卑靡之
 險僻幽深之害視所蘊蓄具有特達不凡之槩則資於學者深
 而明於理者素矣且夫秦固理學之區也自橫渠先生倡興於
 宋上接孔孟之緒而下與程朱互相發明於其間至於有明涇
 野少墟諸公復頌肯相接而關中之學遂著於天下二子皆
 秦人也生其地被其風習其言論而觀其衣冠狀貌俎豆禮器
 必且見而生慕慕而生效凡於身心之大一言一動之細皆講
 明而習熟之是其為人固較然不殊於志而因發之於文亦不

東坡序
 卷八
 秦關二
 十卷
 十卷
 十卷

為一時苟得之論而務合乎其鄉之賢達者以為立言之準士
 之質學即於是乎在誰謂制義與古選造之意無復相合乎吾
 聞齊扁之斲輪也得於心而應於手以為輪之中有道存焉二
 子子能無以輪視文也於道則幾已

先儒云文以載道猶車以載物使有文而不以道是猶虛車
 而無濟於用者此篇論文全以實學為主而探源溯流更極
 深遠於此見真文章即於此徵真理學大有關係之文。余
 向選制舉義斷然以東鄉艾氏為法獻徵一書具見一斑後
 於文徵選中冠艾作於時文序之上亦此意也會孝感熊先
 生示余濟解元窓藝序極推東鄉余服其高識至論選入文
 徵與艾作並傳今豫章李先先生論文復然爰登之集中俾布
 海內以為學者文式云錫山錢肅獨礎日謹識

東坡序
 卷八
 秦關三
 十卷
 十卷
 十卷

潘解元憲統序

熊賜履

甲子秋翰林徐子浩軒借給諫楊子覺山被簡命來典江南
 試事既撤棘得士七十有三人而義與潘生舒原實領解額浩
 軒子癸丑所得士也潘生以浩軒故率齊年諸友拜于於牀下
 執禮甚恭一日潘生出所著憲統若干首將以問世而屬弁言
 於子子曰制義一道昔東鄉艾氏詳哉其言之矣艾氏今文定
 待二選備極苦心起自洪永以暨啓禎上下數百年其間文章
 風氣之變皆能歷歷指陳其故而尤致慎於正嘉以後之陋習
 不啻痛心疾首為之三致意焉抑又何也蓋有明開創之初隆

文獻序

卷八

潘解元一

十卷本

重經術崇獎正學特允儒臣請頒六經四子於學官章句訓解
 一以考亭之說為準諸不在濂洛關閩之列者損弗錄士子仰
 稟令甲俯研經傳無或敢悖於仲尼之微旨以速呬道之咎百
 餘年間士習民風茂登上理猗歟盛矣迨姚江新學一出而詖
 淫邪遁之辭充塞宇宙上自崇禎典冊下迄里巷課誦大率溺
 於虛誕至降鬼域魯鄒洛閩之書悉化為而為毘盧天竺之蝶求
 一言之發於仲尼亦不可得此艾氏所為太息痛恨於其際而
 不能不履世道之憂也艾氏之言日自與化華亭兩執政尊王
 氏學於是隆慶戊辰論語程義首開宗門此後浸淫無所底止

近復佐以諸子百家管商雜霸之說故去理愈遠嗚乎艾氏可
 謂情見乎辭矣夫八股一末技爾而道術之廢與世運之隆替

悉於焉係之是豈細故哉艾氏以一老書生持文墨議論大聲
 疾呼於紛拏淆亂之際卒未能挽極重之勢而使之返而且以
 之獲厲詬焉亦其勢然也然士生其間猶得從尺牘之末復見
 先輩大家之遺因以彷彿列聖諸賢授受之真諦斯其為功亦
 豈淺鮮也者 國朝癸丑之役予不敏猥以振興為已任於闈
 中得韓子元少卷獨排眾議取冠一軍比闈墨出疑者半駭者
 半而予之心幾無以自解迄於今海內言文者至元少則翕然

文獻序

卷八

潘解元二

九

稱服無異辭亦可以見此心此理之同終有不可漸滅者矣今
 潘生之文誠不知其視元少為何如而即其摘辭命意斷然一
 軌於正而無敢少謬於聖賢之名理則與元少先後一致焉蓋
 元少實能接艾氏之傳而潘生則又善學元少之步而深有得
 於艾氏之書者也故予因序潘生之文而推原論之以見制義
 一途必有所本舉凡世之因元少以求艾氏者庶幾務得其要
 領焉而後不質質於所在嗚乎斯亦艾氏之志也是為序
 錢璣日曰先生昔年闈墨言簡理精字字皆歸於正故此篇
 論文亦無一語不出于正者其術道之功夫豈在孟氏下耶

進呈稿自序

韓 炎

炎自少為舉子業不從他師侍先君子讀書山中日命鈔錄五經史記漢書唐宋大家及弘永以來先正諸名家小品俾專心課誦凡近科坊刻屏弗令見也先君子之言曰文章之要法與識二者而已根於經材於史浸淫乎先儒之傳注訓故微之為性命顯之為古今禮樂制度深探力索久乃自得而後辭達辭達而能事畢矣雖然要必裁之以法法也者初無定體以有體為常方員之規矩也度曲之分劑也舍是僅曠無施矣時文一道尤在度程各有宜適未可汎駕出入變化不離乎宗乃稱乎

文源序 卷八 進呈稿一 十卷草 壹定本

神弘永以來先正諸名家時文之準的也而學之先從小題入何也題目既狹步驟斯難設變出奇巧者視焉警之適遠道者目不備九折之阪及行五達之衢坦如矣嘗聞先輩試場屋不利歸輒作小題文近見人家兒曹初弄紙筆塾師即課以大題程墨意在苟得速售而不知其茫然河漢而無極也兼又取其最庸下者府淺者趣徑既已鹵莽其心思日以沒溺不能自拔吾故弗令汝曹見也又書本必須手錄者昔人有巾箱五經謂一經抄寫終身不忘恐汝漫不經心故須手錄一過也炎伏而識之不取忘願治乙未春先君子捐館舍於孤孤更遭多難

幾不自保而孤登風雨抱守一編追維庭訓歌與泣俱未嘗暫廢也或謂炎文當順時今不從世俗所趨好而必曰古昔曰先民子何計之左炎謝曰吾父志也遇否非可期各從所好而已然自丁酉歲入縣學嗣是試卷無一落者中以註誤不試於場屋者十餘年而至康熙壬子始援例入太學即受知司成先生秋預鄉薦明年春舉南宮第一時兩闈至司成正文體同考薦炎卷輒嗟咨不置及會試撤棘上宣取炎殊墨卷觀竟久之深以主司為得人及殿試上見炎對尤稱善復拔置第一是年冬十一月召至起居館作太極圖說越三日傳諭寫時文二

文源序 卷八 進呈稿二 十卷草 壹定本

者進呈明日復召至起居館命悉呈平日窓稿時不及莊寫即於次日呈刻本五十篇蒙召至弘德殿講大學畢上問平日所作必尚多時館師學士熊公代奏刻本尚有三十餘篇以題目小不敢進呈上曰不妨都進來隨復進三十三篇其三篇即鄉試墨卷也進訖命悉留覽炎伏自思維下才末技獲獻九重蒙殊獎為自古萬一有之遭逢實非炎學術勤陋萬不及古人者之所宜承受踉蹌慙慙不辭累日又伏自幸先人之緒言遺澤得以少伸于今日願不再事干身而終以不又見其飽可痛也凡來兒之教其子第惟務速成之為慮自炎第一第

向之議訶者或從而稱譽且過其實不知五經史漢諸書及私
承以來之文故在英特學之有志而未能者蓋先入之教猶未
復尋萬一猶悔速得之未工耳不敢自証也已未春章子虎文
來京師以英稿刻本頗多間有失真者欲更訂以行世因以進
呈者入十篇及鄉會殿試全卷授之而叙所聞于過庭之言於
篇首所以榮耀君恩而不敢忘付受所自虎文又不忍割棄
其餘因復檢其可觀采不特謬者附益以二十篇

錢礎日日累累千言無非發明文章之要慕盧先生之自道
其為文如此其勸世深心亦見于此矣凡父兄之教子弟者

可不以韓公家訓為法耶

文獻

卷八

筆墨

志

堂

前大家文起序

劉果

自言游返棹文學之科獨盛于南其山水紆迴而潔清盤鬱吞
吐孕毓靈奇生斯土者既鍾山川之惠氣復承先哲之流風發
為文章彪炳載籍掩映前後由秦漢以迄宋元其以詩賦古文
名世者不可勝數至明以制藝取士士之操觚者引繩切墨各
有匠心而定矩矱以立後學程式必推八大家為文苑宗工矣
而王薛歸瞿皆為吳產是三吳又南中之俗嶽瀛渤為天下所
仰止而朝宗者也即今人文蔚起本朝策士十三科而領袖
臚唱已七八矣可不謂盛哉矧將來者政未有艾也皇上覃
敷文教崇尚古學科目之外求博學鴻儒用光文治益欲迓近
習之流漓而還醇古會南中需視學以余承乏而縉紳先生又
諄諄以挽流俗振頽靡相勗因思欲與多士共敦古處必先取
所為制藝而商訂之夫變通所以趨時然愈變而失其初將未
知其所以止矯弊而救偏莫若懸的而命中雖近今作者不乏球
刀大貝為世鴻寶然繩墨矩矱究無以易先正典刑爰從課子
第篋中搨出前輩大家文百二十餘首重梓以授諸生潛玩深
思得其稱管命意下筆綴慮所以登深淵之堂而出之為拔卻
導窳者庶幾乎其游刃有餘矣余每謂制藝一道無所為高取

文獻

卷八

前大家文起一

堂

題神踞題顯而已無所為奇會心遠說理透而已無所為醇正

義理明切藻彩典瞻而已若夫意翻空而易奇文撫實以難工

或繁縟則綺勝或輕熟則軟靡甚至蹈拾唾餘襲長飾短莊私

向註化襲譚書雖弋獲于一時終遠棄于先正皆非余之所知

此所以舉大家而懸之的也余非不知下瑛難逢燕石易售乃

前輩中有懷書十上白首青雲者彼豈不能撥拾時艷速得志

于時乎良由志在主持文運故不屑于一售而遂供人之覆瓿

耳多士深體此意勿以揣摩為希世取榮之捷徑將千秋大業

于此基之寧僅霧縠之組麗已哉雖然大家之可法而可傳者

要自有在也善學者得其用意之所存意在筆先神遊象外若

徒求之形色象貌是叔敖衣冠終非本色則又非余之所期于

學大家者矣大家之文非無險語率調尤貴乎神明於變化之

中者食精而遺滓其宜于古而不宜于今者揣摩家自能辨之

意所未盡更列數條並刊于後願與諸生共詳焉

錢礎日曰帖括取士劍自臨川晚悔其變秀才為學究相沿

既久而甘泉湛氏有舉業壞人心之說然賢者自不同可以

時文為古文也今先生表揚大家振起時弊正如歐陽子之

學推尊韓愈以達於孔孟其序特警策醒發學者可以興矣

文獻序 卷八 前大家文起二 于學草 堂定本

江南試士錄序

昔歐陽公與荆南樂秀才書曰僕於時文天資不好而強為之

然足以取祿仕而竊名譽者順時故也予始讀其書而疑之

為公之文章固已浸淫乎六經齊肩於兩漢矣意其是非取舍

當必卓然自異於世俗之外者而顧以順時悅仰刺之後進得

母其謬論與既又讀其序蘇氏文集也謂天聖間舉進士於有

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為時文相誇尚天子患之

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其風始息予然後知公之所謂順時

者蓋勸秀才以進於古非隨俗俯仰之謂信然矣時文取士前

朝沿襲二百餘年歲久傲滋流為浮薄於是束書不觀之徒揣

摩聲句以投時好於此之時後談六經兩漢之文以求合乎有

司之尺度固知其格格不相入也我 國家平一海內首崇儒

術鼓厲天下天下曉然皆知聖賢仁義之說文章授受之源耳

食剽竊爭以為蓋於此之時猶然守故習事穿蠹則其戾於時

而窮於遇也不符問矣予之奉 命來江南也先集江寧鎮江

兩郡士而校試之告之以是說兩郡之士翕然信予言而不疑

也磨光濯色出其所有以爭譽於古太庶幾歐陽子所謂順時

者與夫兩郡可信則江南之士皆可信也倘由此而十二郡之

文獻序 卷八 江南試士一 于學草 堂定本

士皆如兩郡之信之而舉練解織之不已則其去六經兩漢記
為遠哉子故取兩郡之文拔其尤者付諸剞劂使十二郡之士
慨然有所興起焉

秦對嚴日以順時教人學古良法以六經兩漢教人作文要
訣可謂萬古開群蒙矣先生以是言之即以是行之江南試
士一編而商皇皇實有見為順時辨發原于六經兩漢者其
有功于文運不既多歟

董方南曰歐陽振雅千古論之先生今日之歐陽公也篇首
以歐陽之言為証有以夫

吳淞校士試牘序
卷八
歐陽文忠公集
卷八
歐陽文忠公集

吳淞校士試牘序

憶予初就外傳從先大夫授句讀嘗稱吳淞人文之盛予時尚
未有知識見父若兄口授手畫似欲解其意先大夫笑而領之
以為此小時了了者耶未幾遂經兵燹先大夫見背藏書散佚
嚴訓杳然既年十餘餘學為文章取坊間諸時藝與二三同學
漁獵其間回思其氣格風規與曩時先大夫所稱吳下之文迥
不相似然後知陽春白雪自有其地自有其人莫能相強也數
年來官京邸備員冷署從吳中士大夫遊瞻其風流文采彪炳
海內私心竊喜曰典型在望東漢近其在斯乎頌者承乏督
學江左寡昧無識懼不克勝任甫入境即教諸屬博士弟子員
課彙其文而次第之時方受事卒卒無暇尋兼以諸郡未畢至
僅拔其文無惡習者數篇先授之梓用以風厲多士不過管中
窺豹聊見一斑耳今茲玉峰之役鼓櫓東來憑欄四眺覽包山
洞庭三泖九峯之勝知其間定有佳士爰是炎暑校閱不敢告
勞然而使者之心用是苦矣思先大夫清白傳家子不肖莫克
負荷惟是文章一事芬若椒蘭實若瑩璧蔚然絳帳茹藜飲水
冀羅真才以鼓舞磨淬其讀書進取之氣此念猶皎日也乃不
謂吳淞多士標新領異佳作如林如採珠于合浦取材于邳林

吳淞校士
卷八
吳淞一
士
定本

目不給賞每漏下三鼓從者勦睡得快作報復神情開豁
清風從兩腋來欣然忘倦三吳素稱多才今信然矣是役也予
雖自勞苦此中差為無憾今板其尤者百餘篇復授之梓以告
十二郡之士其知所向風哉倘十二郡之士各能力挽時趨高
自振拔使海內噴噴稱道江南風氣自某某而變是使者之願
也而其名則不敢當矣是為序

徐竹逸曰閩僊先生夙推人文山斗今校士三吳文章一新
真士盡出吳淞試牘其一斑也余于中秋日赴江上荆默巷
陳元白兩君招與夔日錢子談經講堂正當先生歲校時常

文源序

卷八

吳松二

三

干峯草堂定本

郡士子蒸蒸嚮風其所前列文率標新領異卓越不群深嘆
夫造士之宏衡文之至也會礫日以吳淞試牘序入文源集
中屬余點定余讀之而先生憐才至意具見茲篇謹識數言
以為斯文之幸云

楊芝田曰文章盛衰關乎風氣而風氣轉移在衡文者主之
吾吳前有唐薛王瞿後有震川歸公文章之盛所由來遠今
得聞僊先生主持文運風氣大開先正典型于焉復振此序
固其先導也

丙辰房書錄真序

徐乾學

天下之物有自然而真者必有矯揉假託而為偽者真者難求
而偽者易得真者難識而偽者易動其始也猶為競衡之勢其
既也偽者遂捨夫真而勝之至于知有偽而不復知有真矣故
砥疾類玉者也而多于玉人皆習夫砥疾雖有玉焉忘之矣鄭
聲亂雅者也而適聽于雅人皆習夫鄭聲雖有雅焉忽之矣非
惟忘之久且怪之非惟忽之久且厭之耳濡目染一唱百和推
此之類偽之亂真何所不至而惟文章為尤甚自有明洪永初
開淳簡渾噩得天地之初氣此真之方露者也成弘繼起典確
昌博得天地之中氣此真之未漓者也嘉隆之間光華發越乃
為極盛自萬曆中葉有一二纖巧軟媚之文得志于世而人始
靡然從之矣夫奸便而惡勞亦入之情也彼其初見為吾所欲
得者非窮聖人之經通古今之史則獲由以致故不得不竭知
盡瘁以從事于此苟使塗徑之易循功力之易殫各譽祿位之
非有異天下中材多而上知少亦何為不出于是而徒以自苦
乎沿流至今傳授日說識趣日下雖欲起而號之曰多讀書善
養氣以嘉隆前之文為則斯能造乎文之真者而不惑乎文之
偽者彼將應之曰吾知取科第而已他非所論也此隆欲明吾

文源序

卷八

丙辰房書一

七

干峯草堂定本

道于天下而習俗已成積勢難返卽家解以一隊戶示以一飽
其孰從而遷之然使有心者于此能不顧世趨不隨時好以卓
然表見于天下彼變而之今既可以一二人始之則返而之古
獨不可以一二人視之乎是科南宮之試主之者皆當代鉅公
所錄多英偉卓犖之士閉墨炳蔚特盛其平日之文亦皆不顧
世趨不隨時好者也此所謂有真學問乃以有真文章而人品
事功源流共貫者也世之學者方抱硯碣以爲寶習鄭衛以爲
娛而乃有荆山之璧鈞天之樂爛然在陳洋洋入耳有不退而
沮悔者哉蓋文章之真者非他理與氣而已凡語言文辭可飾
而聖賢之理與吾心自然之氣必不可飾其人而窮經貫史也
者其爲文也必識明而言理確思深而取氣淳不然者反是韓
子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又曰文無難易惟其
是爾是者非他卽所謂理也余持此說也久今茲之役進士二
百餘人中闈墨而外秀書之合于吾說者已有四五百篇由是
爭挽風氣之柔靡以共底于先民之高矩此真世道之大幸余
所企踵涌趨而不自已者也

錢礎日曰于文章爭僞日提出一真字令人爽然自失矣復
就真說出理氣二字令人恍然自得錄與一壽救世非小

文源序 卷八 丙辰房書二 十卷本 堂題本

已未房書錄真序 徐秉義
家兄有丙辰房書之選迨丁巳戊午行書鄉墨相繼成書今年
禮闈校閱諸公皆當代大手筆得人之盛于前有光書賈踵門
以請業爲點定百餘篇雜以已午諸作而付之行世矣此南北
諸公窗稿畢出復捆載而來家兄方嚴辦北行無能畢批閱之
事屬余臥疾稍間遂助成之選既竣客有過而問曰先生昆季
並欲以文章移易天下勤勤悵悵於制稅之中推陳取新黜浮
崇雅以與世之文士相刮磨者不啻至再至三矣然而士子之
趨尙文章之氣格猶未盡變當道一風同之世而有駁雜流散
之音豈師儒之講究與主司之權衡終不能以相勝歟何先生
之亟亟爲也余曰士君子志當世之務以扶植文教砥障狂瀾
自任惟在正辭抗論有以厲俗而已不能必其人之從與不從
也廣川以正誼明道匡漢而漢治日趨于功利其天人之策豈
可竟廢而不傳昌黎以猿斥佛老救唐而唐俗日尙夫空虛其
距闕之言豈可終闕而不著但使吾說所陳誠爲當時不可泯
之論將必有人焉起而闡揚之宗尙之者制稅既小道余兄弟
才品俱不及中人何敢望古人述作之于一要之自有此學即
有此不可磨滅之理吾而無所知則已既能粗涉其藩籬不得

文源序 卷八 已未房書一 十卷本 堂題本

不略存其說以與世之有識者相為質証也夫唐文雖變于元和而權載之諸人已為之啓其緒宋文雖變于嘉祐而柳仲塗諸人已為之濟其源則此錄真一編在今日為餽羊之存在他日即為濫觴之本也而予欲併去之何歟客曰旨深哉其初不見是請書此序錄真因以風世可也余日諾

錢礎日日制義自丙辰房書錄真出而文一變至已未房書錄真出而文又一變健菴果亭兩太史于文章一道真有昌黎起衰歐陽振雅之功序中暗以權載之柳仲塗諸公自權猶謙辭也通篇議論亦極有關係

文源序

卷八

已未房書二

廿

朱卷本

已未房書探原集序

朱卷

天下之水汪洋澎湃浩瀚漫而莫可窮測者江與河而已矣江之下大別越鄂夏以會於桑落也中疏而為九所稱五州嘉靡烏土白蚌諸分流縱橫漫衍不知其幾千萬里也河之歷龍門踰大伍以入於滄溟也亦播而為九今之徒駭太史馬頰胡蘇之故道不可復識而孟門呂梁諸險奔騰湍急不知其經幾千萬里也此幾千萬里之中或滙為巨浸或資為拱衛或引為灌溉其藉江河之力而食江河之利者又不可窮極而數計也人之見江河者見江之縱橫漫衍以為江固若此之縱橫漫衍也見河之奔騰湍急以為河固若此之奔騰湍急也不知其有原也苟無其原則不崇朝而竭矣又何縱橫漫衍奔騰湍急之與有故言江之原者必溯之巴陵上而瞿塘以至於岷山而後江之原可得而求也言河之原者必溯之積石遠而崑崙以至於星宿而後河之原可得而求也此固張博望鄴道元之所日夕探索不惜性命心思而求得其原者也文章之有原也亦若是而已矣古文之淵源未易殫述姑述今之作時文者或淡折以明理亦猶江河之平波靜滄山川風月朗乎其目也或振蕩以取勢亦猶江河之紆流曲瀾迴薄濤濤浩乎其音也或

卷八

探原一

朱卷本

雜奇恣肆忽起忽落始不知其端訖不知其暨亦借江河之波
濤洶涌倏忽變幻杳不知其所之也然其為虛實為淺深為新
正則異矣其為原則一也原者何夫子曾子子思孟子之書是
也夫子曾子子思孟子之書其原遠其流長其旨深而不易盡
火於秦附會於漢流佚於唐至宋而周程張朱諸子出而廓清
之疏而為傳註又廣而為或問迄於今夫子曾子子思孟子之
書遂如日月之經於天江河之行於地垂萬世而莫可易故四
書者文章之原也傳註或問者文章之委也善作文者以四書
為原以傳註為委行之於文而為淵濤為滄漚為長流否則為
涓滴為渠沼為溝洫而已故文之所稱虛者淡者正者亦虛且
淡與正於此云爾所稱實有深者奇者亦實且深與奇於此云
爾世之學者不究極乎傳註之理以求合乎夫子曾子子思孟
子之旨徒從事於字句皮毛之間其所謂虛則滑調油腔也其
所謂實則方詞板句也其所謂淺與深則或為庸音率語或為
晦旨澁韻也其所謂奇與正又或為放言高論或為庸蹊捷徑
也故有富積數百篇幅長數千言而究與夫子曾子子思孟子
之旨不合不第不合且有與之背謬者是猶涉滿里之江止於
五州嘉靡烏士白蚌即指五州嘉靡烏士白蚌以為江也溯九

文漢序 卷八 標原二 堂定本

折之河止於孟門榮澤呂梁大伾即認孟門榮澤呂梁大伾以
為河也不知江之原在於岷山非岷山導江則江非其江矣
之原在於星宿非星宿溯源則河非其河矣文章之原在夫子
曾子子思孟子之書不得夫子曾子子思孟子之書之旨則文
非其文矣何有於虛實淺深奇正之紛紛各出者設故吾謂虛
實淺深奇正之紛紛各出者皆可為作文之法惟讀書以濤其
流窮理以疏其派引而伸之積漸而克之由周程張朱之書以
得夫子曾子子思孟子之旨則虛實淺深奇正之文皆可與江
河之行於地中者並日月為不朽矣此探原之說也故揭以名
吾書

文漢序 卷八 標原三 堂定本

錢礎日日提出原字點醒世人直為萬古開蒙至以四書為
原傳註或問為委不獨窮原抑且竟委先生示人作文之法
反復詳切如此起衰振雅功豈在昌黎永叔下耶

戊午科鄉墨文徵序

仇兆整

從○來○生○材○者○天○也○取○材○者○人○也○後○世○以○文○章○取○士○而○鬼○神○遂○執○
 不○可○知○之○天○以○陰○處○其○間○為○之○騰○躍○歟○弄○使○人○之○權○舉○無○所○措○
 而○一○操○于○鬼○神○或○源○本○經○術○發○抒○性○靈○為○常○世○所○見○推○矣○鬼○神○
 曰○吾○必○抑○之○使○不○得○伸○或○學○業○空○疎○才○識○謏○陋○素○見○薄○于○藝○林○
 鬼○神○曰○吾○必○錄○之○使○出○意○外○甚○且○年○少○負○奇○謂○宜○繼○踵○終○賈○鬼○
 神○曰○吾○必○令○之○展○獻○屢○削○髮○自○齒○豁○而○後○被○以○晚○榮○亦○有○初○攻○
 鉛○槧○謂○宜○老○其○材○以○有○待○鬼○神○曰○吾○必○驟○予○以○貴○顯○使○橫○翔○絕○
 出○于○儕○輩○之○上○故○唐○人○重○詩○賦○之○科○而○不○登○杜○甫○歐○陽○惡○險○僻○
 交○徵○序
 卷八
 戊午科
 十峯草
 堂定本

天○地○之○外○裁○察○之○上○天○生○材○之○意○不○宜○顛○倒○之○至○于○如○是○故○鬼○
 神○者○誠○文○章○之○屬○也○雖○然○鬼○神○之○權○重○矣○而○齊○魯○名○區○表○于○之○
 故○鄉○獨○有○所○不○得○行○而○一○聽○乎○主○司○之○進○退○是○科○典○試○山○左○者○
 抱○著○作○宏○材○出○而○甄○拔○多○士○凡○主○司○所○欲○取○者○鬼○神○弗○能○棄○也○
 主○司○所○欲○棄○者○鬼○神○弗○能○取○也○故○其○萃○然○以○高○者○如○泰○山○屹○峙○
 淵○然○以○深○者○如○河○海○匯○流○洵○足○擅○一○科○之○勝○而○為○十○五○國○風○所○
 取○則○高○古○雄○邁○一○洗○卑○靡○餘○習○而○鬼○神○遂○震○懼○潛○匿○而○不○敢○與○
 之○爭○余○乃○知○時○無○今○古○地○無○難○易○存○乎○為○上○者○有○以○倡○率○之○耳○
 芝○蕃○而○蕙○悅○者○其○體○均○也○虎○嘯○而○風○烈○者○其○氣○感○也○故○求○善○御○
 者○必○造○王○良○之○門○求○善○斲○者○必○向○工○倕○之○室○今○日○之○扶○衰○振○靡○
 不○屬○山○左○諸○壘○而○誰○屬○哉○至○于○各○省○之○文○間○有○矯○矯○出○群○不○囿○
 行○俗○者○余○執○山○左○諸○壘○以○律○之○亦○見○諸○先○生○校○士○苦○心○而○不○盡○
 聽○命○于○鬼○神○也○已○

徐竹逸曰朱衣暗點自昔云然滄柱痛發淋漓使人益信場
 中不論文之語後仍歸權于主司而獨推山左諸壘持論何
 等正大恐賈長沙宣室言鬼神時未必有此識力
 仇人玉日暗中摸索定有鬼神若論體物不遺則主司及作
 者早已自屬鬼神矣嘗讀沈悔庵先生答王阮亭年伯書寫

交○徵○序
 卷八
 戊午科
 十峯草
 堂定本

讀于婦人今吾凡此序委權于冥鬼或為文人吐氣或為志士解嘲自是並傳之作

錢夔日曰主司或為鬼神奪或不為鬼神奪固也可選政者甲乙高下胸無定衡亦鮮不為鬼神奪矣滄柱極服山左取士之明而余更服滄柱論文之識文徵諸選洵堪振雅起靡匪特于鄉墨一書見也

序 卷八 戊午科三 守舉

午未鄉會墨選問世序

吳彥考

制藝取士是即唐虞試言之典古歷代帝王有天下治亂得失先聖賢明心體性格致之實學皆于是焉繫非細故也國朝易論策未幾迨復八股誠以四書五經士子之品行心術即其所著述可以別其邪正貞淫而亦無難決其經濟然則制藝非徒博科名拾青紫之物可知也或亦有言魚既得筌且忘門既開得入瓦石誰復不置諸嗟乎此文體之所以日壞氣運由之易足惟耶夫文章如日月然終古嘗見光景嘗新新之時義大矣哉世之學者不知所以求新因陋守舊識者即有意張之顧無如力不足何矣在宋蘇舜欽穆修柳開歐陽修諸公亦難言之况其下者乎今予不自知荒廢久而冒焉為是選張文潛嘗言決水於江河淮海順道行砥柱亦既衝呂梁亦既絕其筌為淪漣鼓為波瀾風颺雷霆蛟龍魚鼈噴薄出沒水之奇變如此因其所遇而變生水之初豈若是也若使決溝瀆不過蛙蟬之玩甚言無見于理徒以言語句讀為也夫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故者何理也理即于四書五經中明其所以然而也今夫四書五經寓理之具不言孔子孟子曾子子思子之言而信其末不言程朱而言近者得焉之諸公殘咳餘塵論卑氣弱

殆甚焉。倘亦由無明理之力也。此予之所以欲借之以問世而
世亦有以復我乎。雖然。新以生新而新易。故故以生新而故嘗
新豪傑之士。乘值風會。以窮心靈。寧必富泣粉黛。西施而捧心。
常歌衣冠。優孟而抵掌。哉曹噉雪。先輩誦經書者。一中之註脚。
也。制藝者。經書之註脚也。夫以制藝視經書。則經書為故。以經
書論一中之則。一中之為故。然則後之學者。之於先民。無二也。總不
出此理。總不出此理之中而已矣。中者。中也。若契舟以記遺劍。
吾不知望洋而嘆。何若矣。窈見坊刻。有見于三年風氣之迭更。
故不得不寬收之。以存其概。予選所不收者。儘多名篇。無非為
文。序。卷八。午未鄉會二。廿。十。堂定本。

中甲科。迨後山遊。始得韓愈遺業。于廢書。籠讀而心慕焉。韓愈
之文。傳至宋。而猶有不識之耶。修中甲科。三試皆第一。抑又讀
何書也。復之哉。復之哉。
錢礎曰。曰通篇有寓言者。有質言者。總欲世人作文。于四書
五經。內體會理。字而要歸之一中。識見極真。議論亦極正。此
選出而文有定式矣。
唐大希曰。作文真命脈。盡此文中。文中真命脈。又盡礎日師
評中作者。合泰之常。無嘆望洋矣。憶昔香翁先生。曾語礎曰。
文須真真。則透。又曰。文不可不誠。不誠則不傳。又曰。得題之
肯綮。而扼之。將周秦兩漢。唐宋大家。文成。可會其也。誠也。肯
綮也。即先生之理說也。中說也。附識于此。以見先生論文之
有道如此。
文。序。卷八。午未鄉會三。廿。十。堂定本。

今上御極之二十年、歲次辛酉、特值寅、秦、對、最、太、史、歸、帖、山、
 中、翰、典、試、江、右、榜、發、之、辰、多、士、悅、服、謂、無、遺、珠、子、適、子、役、章、門、
 得、江、西、關、墨、受、而、辛、業、焉、作、而、嘆、曰、猗、與、盛、哉、江、右、自、昔、稱、為、
 人、文、淵、藪、遠、者、無、論、由、宋、迄、今、咸、以、理、學、或、以、功、業、或、以、氣、節、
 或、以、文、章、炳、然、在、人、耳、目、間、卒、從、科、目、起、家、者、為、多、仰、以、制、舉、
 教、言、魁、奇、英、藻、之、才、浩、莽、宏、博、之、氣、為、海、內、標、準、年、來、喪、亂、游、
 豫、人、民、離、遐、罹、鋒、鏑、餓、饉、之、不、暇、文、事、亦、稍、靡、矣、今、日、所、得、
 士、抑、何、英、特、磊、落、岸、然、不、羣、雄、材、輩、出、冠、冕、南、州、有、如、是、耶、詩、
 日、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惟、周、之、積、豈、非、銷、甲、兵、為、國、
 史、變、敘、禘、為、雲、霞、沐、日、浴、月、啓、國、家、休、明、之、瑞、者、哉、頃、滇、黔、不、
 靖、禍、延、閩、粵、聖、天、子、赫、然、震、怒、遣、六、月、之、師、殲、四、國、之、虜、咸、
 德、所、臨、次、第、寧、謐、辛、酉、之、歲、干、支、屬、金、金、令、在、西、而、江、右、適、當、
 之、且、金、為、萬、寶、告、成、之、候、紀、年、為、十、者、二、又、成、數、也、天、保、萬、年、
 於、多、士、帖、括、開、寶、兆、其、祥、雖、然、駟、騶、而、服、鹽、車、誰、能、獲、之、伯、樂、
 道、冀、北、之、野、馬、羣、遂、空、則、兩、先、生、之、來、茲、土、有、天、作、之、合、者、語、
 有、之、宿、沙、雖、善、漁、使、漁、於、山、雖、中、宿、沙、不、可、得、也、豫、章、多、材、而、
 兩、先、生、為、一、目、之、羅、相、得、益、章、豈、徒、然、哉、天、不、愛、越、地、不、愛、寶、

使天下之才入學士號言之而歸效於主試者當在此

湯惕菴曰吾鄉自甲寅來兵燹相仍流離奔竄文事幾不存
 聞矣幸戒三邵公鼓舞造就十三郡中絃歌再振茲秦鄭兩
 先生所錄五十七人率皆邵公特拔單寒之士倘非高賢且
 眼所見多同安能一一甄收無遺珠之嘆耶讀子存先生序
 而歸效主試良不誣已
 彼變日日昌明博大議論所發確有關係不特表章西江人
 文之盛而國家典隆氣象具徵諸此此為經國大文

天蓋樓程墨觀畧序

晚邨氏評論乙丙以來諸家所選程墨之文其子弟殺青以行世既卒業持卷示余余讀而作日嗟乎是豈徒恨鉛槧操筆爲制舉家導夫先路哉蓋晚邨講學之書也三代以上聚天下駿非論明儒從學制中得本惟秀異之士教之以司徒升之以司馬自天子之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國之俊選無人不學不必其有講法自郊遂黨術及乎國之中無地非學不必其有講名于時禮樂斌雅之材出孝弟廉讓之俗與若是乎上之所挾以求士者不出乎所命而士之勉焉以答上旨者還以其所命志而已後世最有大材

之意不能善行其法制科以節之多方以羅之法愈禁而士愈偽載之史冊文苑儒林分爲兩科而文與儒始歧而二之至於有宋道學復爲一傳儒與學又岐而二之甚矣制科之于講學不相爲通也晚村氏深衷定志不惜以其身屈都講之壇願與天下遊發矇之路郵郵乎其似憂也懔懔乎其更有懼也憂斯人之習於制科者不得聞聖人之言也又惧斯人之絕乎聖人之言而一意于制科也然則風厲學宮非正道而摩切多士皆異趨也而可乎故其言極極乎六經而繩尺以確陶之旨本之以辨志敦業之修而御進之于願持榮譽之技

爲教不若自其幼學而教之之爲便也則其操筆也不可謂不勤而其用志也不可謂不苦矣而又有不便於其教者太極猶二鹵莽於訓詁也滅裂於學殖也訓詁生守一師說目備耳食前吁後囑若者爲隸而已矣學殖不厚僞體流傳攻剽致攘割此據彼若者爲蕪而已矣隸者賤蕪者塞沒其身於中不立造高明之域彼將曰大寇如箕吾攫而取之有餘力矣何暇問世間更有何書可讀猶是科舉之說害之也今十數閣之贖具在也其爲文非不顯融也晚村出於雲霧之中而生面亦開則爲通入爲魁士爲名業爲古人學入生才智無不相及汲汲然

惟恐其人之鹵莽之滅裂之也奈之何不以通人魁士古人名業力自標置而乃離趾攘臂於隸賤蕪塞之場則猶鹵莽滅裂而報予彼則荒矣而於晚邨氏又何患焉海內多沉識表微之士曩大小題二集之行已能遵持其書而受之復哀其應制之篇益以擬作別製比類同論扶摘其痕痛而標表其菁華或直言而不迂或曲言而不發由此以幾於聖人之學也不遠矣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學記曰先王之教也先河而後海能探學說之詳博而究之以反約通荷海若先後而掖之以知本將儒者明理致用之方與先王設科取士之意不類是而較者矣

乎如以其文而已也。丹黃甲乙，假于壯夫之莫為，蚓竅鴉塗，譬彼孺子之能語。又何庸囁囁焉，得一先生之言，誰為為之，孰令聽之。是則好辨之稱，無惑乎外人之亟欲加之也。已。

錢礎曰：晚村所選觀畧一書，不惟論文實且明理，此序直為構學之書，確甚。至以制科說到講學情弊，一一拈出，令制舉家讀之，猛然深省，洵為干城斯道之言。

序 卷八 天蓋樓三 對蜂草

陸尚書合稿序

翁叔元

制義以開經也。國家欲得通經學古之士而用之，而試之以制義，以規所學。猶唐宋之有明經帖誦也。經之理，測之愈深，窮之益遠，非好學深思，不能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然，而後能會之于心，而自得之，自得之矣，而後能宣之于言，筆之于書。見之于事，引而被之家國，天下日用動靜之間，無往而非經者。夫然後為能通經而下之所造，與上之所求，皆以是焉。爾矣。今之治經，則不然。習其句讀，泥其師說，而以其剽竊剝削之所得，敷之為文，萬夫同聲。此唱彼和，益有童而習之，至老而不得其句解字義者，眾矣。然且大書特書曰：某子治某經，以某經授某甲科。夫所謂通經者，果若是焉，已乎。審如是，又曷取焉。曾子固序南齊書稱：二典所記，不獨其迹，弁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夫二典言親九族，章百姓，協萬邦，以逮授時，定曆，封山，濬川，命官，分牧，敷大政，其言至簡約，無後世史臣鋪張揚厲，黼黻潤色之辭。然試取子固之言，掩卷而思，則當日君都臣俞，穆穆皇皇，不動聲色而天地開霽，民物恬熙，雍和渾穆之氣，盎然充滿，與夫神明之性，微妙之德，溢于語言文字之表者，莫不顯顯然在我心目間。然後嘆子固之深于經也。子固之治經，異乎世之治經者也。由

文潑序

卷八

倪陸尚書一

吳

對蜂草

義者眾矣。然且大書特書曰：某子治某經，以某經授某甲科。夫所謂通經者，果若是焉，已乎。審如是，又曷取焉。曾子固序南齊書稱：二典所記，不獨其迹，弁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夫二典言親九族，章百姓，協萬邦，以逮授時，定曆，封山，濬川，命官，分牧，敷大政，其言至簡約，無後世史臣鋪張揚厲，黼黻潤色之辭。然試取子固之言，掩卷而思，則當日君都臣俞，穆穆皇皇，不動聲色而天地開霽，民物恬熙，雍和渾穆之氣，盎然充滿，與夫神明之性，微妙之德，溢于語言文字之表者，莫不顯顯然在我心目間。然後嘆子固之深于經也。子固之治經，異乎世之治經者也。由

是以讀夏商周之書且由是以讀易詩禮樂春秋之書其所得亦猶是也丁巳之秋倪子開公陸子宇載皆以尚書禮記春秋以文學名海內工古文詞精書法一時名士無出二子右者節其人敦善履素篤厚君子也宇載與余交最相知尤切知二子之所得于經術者至深且博異乎世之治經者也其亦有發古人所未發如曾子固之啓予者乎故于其經義之刻而耶爲言之蓋不勝拳拳之意云

錢礎曰日曾子固文章上下馳騁本原六經其于經學爲最深故言尚書者必以子固爲宗斷其處至精亦確論也陸二子經義得此文表出將與子固並德不朽豈得以尋常制義觀之

尚書合編序

許承宣

六經之文衆矣而世之論虞夏商周之文者必本尚書曰虞夏之書渾渾爾爾噩噩爾爾之書簡潔而明肅周之書委曲而繁直夫六經各有其文而易始于畫文約而旨隱詩多采之民間春秋則記成事而已儀禮樂記出于漢儒之附會皆非聖人自爲一代之書而其卓然成一代之書者尚書也故其謨誥誓命諸體至今爲作者所祖述然其文字各隨其世風會所極繁簡頗殊是商人必不能爲虞夏之辭而周人必不能爲商之辭也今欲于千百世下而規規焉爲虞夏商周之辭嗚呼其亦難矣雖

交游序

卷八

尚書合編一

陸二子

然書之爲虞夏商周也其君則堯舜禹湯文武其臣非臯夔稷契則伊傅周召之徒其君臣相與往來告戒論說皆自以其意爲之故其文非後世之可及若立政周官而下其君臣未必盡工文辭其言則一時太史之所爲也視前爲有間矣今天子銳意古籍博求二帝三王之學而闡公倪子宇載陸子方在伏處時海內久以公輔之器期之今一旦並登賢書奮而起將不知所止充其材可與古之臯夔稷契伊傅周召者侔是以臯夔稷契伊傅周召之人爲臯夔稷契伊傅周召之辭則又宜其爲

功業或大面或小一歸之于典厚淵怒閱偉麗之視學
人之聲雖一而高下輕重各殊真若周不可通于商商不可通
於虞夏者則信乎其為一代之書而作者與述者皆可無憾也
不然標據浮華徒為一切夸大之論而曰吾以鋪張虞夏商周
之盛夫時代之不考土地之不詳其人之功業不辨則雖日取
虞夏商周之文而讀之安在其知虞夏商周之盛也哉

錢礎日曰說得虞夏商周劃然便見尚書文不可苟作入後
說到時與地與人又為作尚書文者開一法門不徒序倪陸
二子文已也

天漢子

卷八

詩書合解二

窮

十卷本

家弟教復制義序

張杰

吾弟之獲傳於卯未也與吾家前之以科第顯者先後同符今
將以卯秋臨場藝質之海內以弁言屬余與同人輩余何言請
為弟言家學可乎昔我曾王父之垂訓也自筮仕以至休沐惟
兢兢以忠孝為家箴誦讀之外無他好也王父以此訓諸父而
方伯公大司馬公遂食其報桐人士咸以為家學淵源有自焉
迨我大人之訓余兄弟也較王父為倍切我母氏佐大人以訓
余兄弟也較大人為倍嚴要於無忝所生以不負曾王父之教
而已爾值播遷之餘母氏以劬勞成疾易簧時命仲兄暨余曰
文敬序

爾長兄蚤世矣幼弟甫九齡耳佐大人以訓弟惟汝兩人是顧
廿年以來此景此言宛如昨日讀無母何怙之章有不掩卷而
涕零者乎弟十有四歲從余讀誓石門山中後四歲讀書涉園
復與余相朝夕此十餘年來每當雞鳴風雨分燭課藝之餘無
不以家聲相砥礪扼腕之間咸志在千里也今弟以高第釋褐
讀書中祕大人旋以覃恩膺榮封桐人士登堂而視者無異方
伯司馬時之視曾王父暨王父也無何琴瑟哀哀閱疾之
中而輟春罷歌又無不助我兄弟涕零者使非克紹家學豈易
得此聲於龍眠鹿起間哉弟勉矣繼自今上報天子之恩以

無○傾○越○曾○王○父○王○父○之○教○者○其○必○有○在○矣○其○光○榮○吾○父○吾○母○於○
九○泉○之○下○以○大○振○我○家○聲○者○又○必○有○在○矣○其○無○負○此○十○餘○年○之○
訓○誨○俾○仲○兄○及○余○藉○手○以○報○兩○大○人○者○不○亦○盡○美○而○無○憾○也○哉○
至○其○文○章○問○世○則○固○有○諸○君○子○之○弁○言○也○余○不○贅○

發○礎○日○日○歷○叙○家○學○源○源○委○委○確○有○根○據○而○訓○誡○諄○切○可○當○
顏○氏○家○訓○中○一○則○佳○話○至○說○到○石○門○涉○園○讀○書○時○纏○綿○剴○
情○見○乎○詞○又○何○啻○謝○公○池○塘○春○草○句○蘇○子○風○雨○對○林○吟○也○

序
卷八
家學攷復二
再學草

家姪臣制義序

張杰

百○復○行○制○義○六○弟○敦○復○已○讀○書○中○秘○矣○不○忍○隱○其○平○昔○揣○
以○專○稿○問○世○于○既○序○而○行○之○邇○家○學○之○淵○源○述○征○邁○之○勤○者○期○
以○不○負○所○學○紹○祖○德○而○襄○盛○治○十○年○以○來○侍○講○帷○備○顯○問○吳○數○
殊○榮○傳○為○盛○事○因○得○以○經○術○奏○對○翌○贊○高○深○可○謂○不○負○所○學○矣○
猶○憶○六○弟○還○朝○時○江○干○握○別○勤○懇○懇○以○古○道○相○期○許○維○時○四○
姪○臣○臣○方○舞○勺○侍○座○右○備○聞○此○言○繼○此○肄○學○成○均○下○帷○攻○苦○每○
得○一○藝○趨○庭○問○業○不○殊○于○與○六○弟○連○牀○風○雨○鷄○窗○切○劇○時○也○所○
著○之○文○歲○不○下○數○百○首○率○三○年○而○一○變○每○變○益○上○足○以○羽○異○傳○

文徵序

卷八

家姪臣一

十卷草

註○組○織○經○史○特○賞○於○司○成○推○許○於○館○閣○諸○先○達○以○視○六○弟○少○時○
試○輒○冠○軍○受○知○于○司○牧○文○衡○者○後○先○合○轍○遂○以○仲○華○登○壇○之○年○
雋○北○闈○之○賢○書○擬○南○宮○之○魏○第○廷○對○一○策○為○宰○執○鉅○公○所○薦○揚○
且○以○鍾○王○書○法○上○動○天○顏○之○喜○以○茲○不○負○所○學○又○何○愧○焉○然○而○
鳳○池○接○武○世○職○絲○綸○以○視○六○弟○校○書○天○祿○之○時○又○早○六○年○矣○四○
姪○勉○乎○哉○六○弟○膺○聖○主○之○褒○嘉○沉○酣○書○卷○午○夜○呀○唔○不○問○寒○
暑○高○文○典○冊○有○燕○許○之○譽○四○姪○誠○以○金○闈○之○秀○肆○力○於○詩○歌○
文○箋○割○奏○議○以○茲○流○傳○在○史○規○燿○鑿○坡○為○千○秋○不○朽○之○業○所○云○
不○負○所○學○以○不○負○朝○廷○者○端○在○是○矣○余○方○以○唐○之○蘇○宋○之○

光期之豈僅區區制義足以起衰振靡已哉是為序

錢礎日曰通篇以弟與姪相形而論委婉曲折備見勸勉至意讀之令人起敬

蔣懋庵曰讀先生所作制義序二首重家學嚴家教一門之內忠孝相砥可謂人倫師表矣至於高文典則卓然大家余小子何能贊一辭耶

文毅序

卷八

家範

三

許澤尊

蘇苞九行稿序

人情憂喜隨得失而功名尤甚彼夫趨利不以累心者未之見也若不得其得而以及之得為喜不徒憂其不得而以友之不得為憂蓋憂受乎難之成戊申余與王子石園遊蘇師因得與吾友蘇子苞九翁子寶林交四人者天涯握手意氣激昂雖窮愁侘傺動輒顛頭而略無貧賤戚戚容每雲日澄鮮或風雨變其以及燈地酒闌星淚落月之頃余四忝未嘗不借則肝衝令古俯仰身世又未嘗不欲嘆息相對涕零久然後去已而石園歸余亦以讀禮居雖跡跡有踴躍而心實未

文毅序

卷八

蘇苞九行稿序

常間也壬子翁子登賢書蘇子下第翁子不以得為喜而為蘇子憂蘇子則忘其憂而為翁子喜今年乙卯余被放蘇子登賢書余固喜蘇子之得明日蘇子過余相見慰勞淚盈下於是知蘇子忘其喜而為余憂也嗟乎蘇子今遇矣人謂蘇子高才續行力學發為文章彪炳卓犖故能一貫而售知各當世而不知其背鄉井離家室愁憂無聊餓不得食寒不得衣身嬰虛疾不絕如綫屢試屢折益困益堅蓋十餘年示茲矣今將梓其稿問世余方放廢潦倒何敢言文獨是友朋相與之際存不敢忘者雖然余竊有感矣屈指四人中二子相繼成各王于雖絕意

蘇○仕○然○窮○居○著○書○蕭○然○物○外○足○以○自○娛○獨○余○疲○役○風○塵○進○退○無○
據○徒○依○單○以○窮○年○守○菰○廬○而○子○處○遷○延○歲○月○老○大○無○成○能○不○悲○
哉○若○蘇○子○者○方○將○與○翁○子○撥○魏○科○對○策○大○廷○簪○筆○為○天○子○侍○
從○備○顧○問○著○作○承○明○歌○頌○功○德○余○雖○欲○從○之○遊○不○可○得○矣○嗚○呼○
回○首○七○八○年○間○曾○幾○何○時○而○憂○喜○不○同○如○此○然○則○人○生○出○處○交○
遊○聚○散○與○夫○榮○枯○得○喪○之○故○又○可○悲○夫○

錢○礎○日○日○字○載○篤○于○友○誼○故○為○之○友○者○亦○皆○真○至○如○此○觀○此○
知○膠○漆○雖○堅○不○如○雷○陳○昔○言○殆○非○虛○也○其○文○淋○漓○痛○切○俱○從○
至○性○中○出○所○以○為○妙○

支 跋 序

卷 八

蘇 軾 九 行 稿 上

支 跋

支 跋 本

下 靜 之 行 書 序

陸 世 巨

昔○揚○雄○文○章○卓○絕○一○世○惟○侯○芭○信○其○必○傳○韓○愈○特○立○成○一○家○言○
而○識○其○旨○趣○者○皇○甫○提○李○漢○而○外○不○多○見○甚○矣○子○之○能○文○而○
尊○信○其○師○者○之○難○也○吾○友○蘇○子○菴○九○篤○學○嗜○古○非○六○經○不○讀○非○
莊○史○漢○之○文○不○觀○故○於○舉○世○卑○靡○之○日○其○為○文○矜○莊○爾○雅○突○
與○闊○深○無○偶○儂○儂○巧○之○習○益○不○獨○今○日○然○也○客○都○十○年○從○遊○者○
日○益○衆○而○下○子○靜○之○其○魁○壘○拔○出○者○也○年○弱○冠○工○帖○括○一○出○而○
與○其○師○同○舉○京○兆○謂○非○吐○辭○動○衆○有○所○挾○持○者○能○乎○哉○余○于○是○
益○歎○吾○友○之○能○自○砥○礪○而○善○教○人○也○下○子○以○其○平○日○所○為○文○問○

支 跋 序

卷 八

下 靜 之 一

支 跋

支 跋 本

序○于○余○得○縱○觀○焉○夫○強○弩○之○末○不○穿○魯○縞○余○既○放○斥○論○文○非○
余○事○也○然○其○文○具○在○世○必○有○能○知○之○者○雖○然○余○不○獨○於○其○文○也○
下○子○讀○書○之○外○無○他○好○謙○退○冲○穆○恂○恂○如○也○嗟○乎○余○嘗○見○少○年○
挾○才○自○放○其○與○人○交○也○誰○浪○往○復○以○狎○昵○為○忘○形○甚○且○怒○罵○撈○
咎○無○所○不○至○及○其○小○有○遇○合○意○氣○揚○揚○張○目○不○肯○視○人○又○見○世○
所○稱○為○名○士○者○無○正○論○無○莊○容○步○趨○隨○人○唯○唯○諾○諾○至○於○白○首○
窮○經○非○不○苦○矣○而○一○旦○得○志○相○與○酒○食○徵○逐○屢○舞○歡○歌○若○忘○其○
老○而○為○之○也○又○見○世○祿○之○家○其○父○兄○非○不○禮○義○詩○書○是○習○也○而○
子○弟○厭○棄○文○墨○好○為○鬪○雞○走○狗○蹴○鞠○博○以○為○得○意○言○且○學○乎○

休○情○行○且○入○乎○奇○裝○解○衣○怒○馬○出○入○無○時○聲○伎○傳○觴○佩○畫○復○夜
 者○此○比○也○聞○下○子○之○風○亦○可○以○少○愧○矣○下○子○席○處○富○貴○而○澹○泊
 如○此○抑○抑○自○下○又○如○此○宜○其○於○文○有○所○得○也○夫○侯○芭○李○漢○皇○甫
 混○古○所○稱○賢○弟○子○也○然○而○芭○之○文○不○傳○混○與○漢○亦○未○見○其○卓○卓
 有○所○樹○立○豈○其○師○度○越○今○古○遂○有○難○及○者○乎○今○以○下○子○之○能○文
 且○尊○信○其○師○而○又○同○遇○合○何○可○量○哉○何○可○量○哉

錢礎曰曰通篇說苞九之能為師靜之之能文而尊信其師
 真有相得益章之妙而描寫世情處層層發議痛快淋漓其
 醒世者亦深矣

卷八 十靜之二 老 千峯草

文獻初編卷九

錫山錢肅潤礎日評選

同邑泰松齡對巖 訂正

吳江董 問方南

賀郝黃門江閣得上帳序

熊文舉

○後○相○手○其○人○衡○文○以○觀○手○其○所○衡○之○人○針○磁○相○引○百○不○失○也○
 ○文○以○觀○手○其○人○衡○文○以○觀○手○其○所○衡○之○人○針○磁○相○引○百○不○失○也○
 ○由○于○其○術○想○功○特○志○道○德○者○恒○歸○焉○今○夫○猝○然○相○遇○未○有○生○平○
 ○之○投○而○形○神○之○表○意○氣○之○微○然○相○感○赴○慄○岑○之○思○美○人○善○我○之○
 ○意○若○子○後○世○編○總○篇○章○猶○眷○言○而○不○能○去○其○在○當○日○誠○可○知○
 ○者○謂○聽○鼓○鞀○則○思○將○帥○之○臣○固○其○肘○而○廟○堂○之○上○首○貢○弓○旌○乃○
 ○先○文○士○其○在○江○右○皮○南○未○靖○有○棘○帶○之○君○子○集○焉○一○日○鳴○霜○角○
 ○而○開○綠○闌○賓○賓○廣○廣○得○士○一○百○十○有○三○人○式○燕○以○遊○共○廣○啣○鹿○
 ○沙○城○父○老○子○弟○舉○欣○欣○然○有○喜○色○相○告○以○為○是○非○常○之○典○也○而○
 ○還○為○諸○士○慶○非○常○之○遇○選○茲○役○者○寔○為○西○秦○黃○門○郝○君○仲○趙○並○
 ○太○史○主○焉○諸○生○肅○衣○衽○謁○子○謂○子○于○黃○門○曾○有○風○簷○一○日○之○知○
 ○必○能○揚○厲○黃○門○之○得○士○夫○黃○門○固○嘗○以○大○雅○周○行○禁○子○乘○輅○握○
 ○鑑○矣○子○不○能○重○黃○門○也○猶○記○清○秋○榜○下○之○日○蒲○臬○諸○大○夫○揖○不○

而賀得士郝君分枝揖子而賀得士西京炎老鄉先生長卷
 揖子而賀得士豈不以黃門蔡火傳經梁園授簡是夫也能讀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人間未見之書固可以歌新招而美王度
 者乎黃門志在千古其所著述友風子兩岸然成一家言于蓋
 嘗與語啞啞武功華下三水之業黃門唯唯否否未有當也夫
 夢持丹漆之器隨仲尼而南行其說竊玄未可信獨于仲趙疑
 不妄仲趙曾職太常矣振鷺西離觀者識其敦琢異時以霜筆
 晉梧垣譚天下事不隨不亢言簡而誼華于道揆增鼎呂焉朝
 廷以度地履畝畀托經營仲趙殫力腐心井而草辨而無嗜
 文獻序 卷九 賀郝黃門二 室定本
 重美哉禹功三輔歌之黃門相士是必無庸相其神是必無色
 相其韻是必無驛駱驛魚相其離奇倏忽諸士之遊于毅中如
 春風之著物秋月之麗空不啻也予嘗與黃門言古人一藝之
 微必畢其一生之精爽以為習熟而况法今傳後軸天柱地之
 文章頃讀黃門醜士之錄言之矣謂好學之士筆成塚研成臼
 衣油滌光唇齒常黑黃門蓋自言其功力之所至而不知道術
 之淵湛于此也諸士往哉爾先生言炳于掌文是可韋佩夫功
 業道德于文事非有兩也相士衡文于自豎非有耦也其相感
 之義甚微則其相報之機必捷過舉遠水風雨烟波諸士年來

感悼涕零豈惟搗絳一旦出而圖天下事媚于天子媚于庶人
殷勤祝嘏勸駕豈曰弟子潔其羔雁先生肅其臯比已乎夫觀
海難為水游聖人之門難為言黃門之易望諸士備備乎圖石
之不能出雲繪雲之不能致雨予知諸士之酬黃門如鼓琴之
必能蹀躞賓吹管之必能儀鳳羽也仲趙行矣以人事君上臣
之極則彼姝者于何以告之彼姝者于何以予之子雖偃卧山
樊能無羨乎能無羨乎

錢礎日曰通篇將相士衡文意推勸到底轉折往復累累數
千言而無一懈句無一冗字是得士帳中一篇大文

文藻序 卷九 賀郝黃門三 千峯草 室定本

董方南曰篇法既緊嚴段落又變化極行文之能事矣一種
目閱博大之氣尤堪鼓吹休明洵經國之大業也

少師大中丞慕公宜邑濟荒實政序 周啓濤

歲庚申三吳大潦積雨四閱月洪波怒濤勢若懷山而宜邑尤
甚蓋宜邑僻處湖濱受廣德金沙建平句曲瀨江諸水至邑之
百瀆分流而入震澤迺歲久瀆淤水無所洩泛溢於畝谷中而
禾稼沉淹廬舍漂沒五六十餘年所未經觀少師大中丞慕公
怒焉憂之疏緩漕糧數萬石請蠲糧銀什之有三由是百萬飢
黎賴以甦息然困無儲突無烟鵠面鳩形繪圖難盡嚴冬積雪
婦子啼號間有群相告者皆曰無恐惟我慕公必有以處此
頻年大旱公既發廩設廠給米賑粥矣今其更有以活我乎
觀汎舟捆載逐戶分給擇最貧者計口而授無溢于無胃彼倖
壤窮簷靡不遍及益感公之所以活我飢黎者如是其詳且至
也夫給米賑粥法非不善第少壯奔走就食老弱羸疾遠不能
就卽就矣保無羣擠失足之患且稍可存活者多冒支而極貧
無告者遂損所受今則迎門待賑餽盤之情畢露而他無所營
心混冒于其間洵哉法至善澤至溥也余嘗謂賑貧與賑飢大
異賑流民與賑土著之民亦大異彼游手不逞之徒卽非歲歉
未嘗不貧及遇恩濟飢之日則羣起而爭所謂飢民者終歲勤
動不能粒食非力不逮歲為之也今遂戶給散之進行明以勸

文藻序 卷九 少師一 千峯草 室定本

勤因而黜情矣。設厥則流民羣集土著者慮以候賑夫素踣路
不前或有鄉閭自好之民亦含愧杜門而甘于凍餒今就給其
家則居者咸被其澤併無匍匐乞憐之名以此董農焉可卽以
此養廉惜耻焉亦無不可中丞公之體恤痼瘵爲何如耶昔宣
鄭公宋時名相大節照耀千古而荒政最詳今復見我慕公彼
千百世而下聞風興感者當無不愛之重之歡欣樂道而師則
之矧余親炙其休光吾邑百萬生靈而身受者能無一言以
誌其德辛酉春公歷巡各屬親蒞吾宜實勘坍荒石田雪賠累
無窮之苦前已疏懇者再行見宸衷洞悉而民間之疾痛盡捐
文淑序 卷九 少師二 五 十峯草 室定本
非公之力不至此我公深仁厚澤凡所以惠吾宜者無不盡如
荒政之盡善而我公頌德宏猷凡所以撫吾三吳之民者又無
不盡如加惠吾宜之民之盡善弟愧余樗散已久不能再筆形
廷敷揚盛事而有懷欲吐不容自已敢抒寸管効裨官野乘云
徐竹逸曰慕公濟荒以實心行實政凡有知識皆思感頌然
非先生大手筆亦不能掄揚其美此文一出不但當世撫民
者知所做法將千百世下亦必聞風而起矣
錢礎曰日不獨頌揚德政而民生利弊與夫賑濟良法一一
敷陳覺大中新語敬與名奏當不是過斯真經濟之文也

京口左都督劉公德政序 慕天顏
皇上御極之十有七年夏五月聞文伯劉公自余梓里膺簡
命專鎮於江南京口左路余惟江南衝要無如京口崇明在其
東靖江遶其北波清洶湧潮汐不時而且商旅輻輳奸宄叢生
倘非材之優望之重老成而練達者未易勝任愉快也適有吾
鄉提督奮威將軍王公京州提督孫公寧夏提督趙公以及全
陝道府參遊凡與公同寅交好者皆欲徵余言以爲公賀因其
郵書合詞紀美始知是必大有造於地方者也其書略曰公出
自衡陽望族其先將軍前代曾封常寧伯爵故公之智勇謀略
其淵源有自也公少負大志初任平樂守戍戡定西粵繼遷雲
益遊戎任事六載軍畏其威民懷其德秩滿遷秦郡邑父老卧
轍攀轅如失怙恃公之惠愛其有見於前任者如此庚戌歲來
鎮我甘肅維時承平日久軍政多弛公謂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任事之始卽爲之備糧械繕器械訓兵練士以備不虞旋陞授
安遠秦戎公方赴任未幾而隴右蠢動人盡倉皇公獨整師渡
河恢復靖遠堵遏險要屢遇勁敵所向有功使閭郡士民不致
於播遷而井邑不致於湮圮者皆公之卓識遠謀有以禦災而
捍患之也方其四境騷然公以忠義之氣激勵衆心而後危疆

得其恢復黎民不致蹂躪者皆公之幹旋也。維時靖遠將軍
 謂羣帥曰：今敵據蘭州，爾等將佐有能率精兵從鹹灘門擊破
 東關賊眾者，即題為我爵標之副總兵。指日帶礪河山，端可必
 也。公忠義勃發，即承命誓師，躬擐介冑，親冒矢石，斬將擐旗，殺
 獲過當，俾方張之賊奔北歛跡，而不敢狂逞。繼而公屢奉命
 總統指揮，區畫旋復，臨洮鞏昌，平涼、河州、秦州等處不數月而
 成。破竹之功者，皆公之先聲，有以奪之也。由是露布馳聞，聖
 心褒美，特准陛見，諮詢謀猷，動合睿裁，命補要地，出自宸
 斷。設非公之忠勇超卓，而賜袍賜宴，眷顧有如此之隆乎！凡
 文設序 卷九 京口三 六 十卷章 堂定本

此皆功之建於治秦者然也。若其撫恤士伍，則有如郭汾陽之
 仁慈，整肅號令，則有如李光弼之刁斗，崇重學校，則有如雅歌
 投壺之祭遵，軫恤民命，則有如焚香入城之曹彬。其他臨敵出
 奇，有謀善斷，又有難以枚舉者，以故去秦之日，秦中父老一如
 常。益之攀轅，臥轍欲借寇君而不能也。余聞而敬之，慕之以為
 天下形勢在西北者，莫大於秦省，在東南者，莫要於登江。我
 皇上軫念江國民生，簡茲良帥，公前者既以忠勇之譽，佐定大
 勳，自今以後，皇上之遇公者，較前此而倍隆，則公之報皇
 上者，亦必視前此而倍篤。公其益展，謨謀遠揚，神武俾江海餘

氛屏息，歸化則天子可藉以紓東顧之憂，而凡受治於公者
 必膺祠而敬求之矣。又奚但如霑益之軍民，我秦之父老，攀轅
 臥轍而已哉！謹遊諸公之命而為之序。

錢礎日：公之豐功偉烈，累幅亦書不盡，而見于治秦者尤
 多。故此篇數陳大畧，叙秦中事，獨詳借書詞之言，發頌揚之
 意。蓋世勲名，將與鴻文大章並壽金石矣。

文設序 卷九 京口三 十卷章 堂定本

工部曹公崇祀名宦序

熊賜履

國家設織造署於江瀾以應上供匪頒之用命內冬官出領之
 雖亦循前代文思綬錦之遺意而職任則加重焉康熙癸卯完
 暨曹公以宿望被特簡來江南視事金陵本佳麗之地易作
 奇巧以滋蕩靡而異時奸獎之數倚者且蟬相藉也公至則殫
 力爬梳一洗從前之陋又時時問民所疾苦不憚馳請更張以
 甦重困如是者二十餘年泊甲子夏以勞瘁卒於官易箚之五
 月遇天子巡幸至秣陵親臨其署撫慰諸孤特遣內大臣以
 尚尊莫公若曰是朕盡臣能為朕惠此一方人者也而都人士
 文淑序 卷九 工部曹一 十卷本

蓋思公不能忘既合請於有司張鼓樂導公至侑食學宮名宦
 祠復作為詩歌當之黍稷以修公盛美余聞而嘉之因歎公道
 愛入人之深而斯民三代之宜猶未漸然其盡民也粵藉有虞
 之世垂裳而理罔以觀象施米屬之股肱耳目之臣而周禮典
 絲染人之職並隸於天官卽辨物燭質均有要會孝景亦曰錦
 綉繁細宰女工者也女工者寒之本也然則黼黻縞緜之事所
 關亦綦鉅矣前代內外絲染之設初未嘗不善也沿及中晚建
 置繁多增派召買擾趨如驚而賸果瑤永之聲卽命恣肆江淮
 坐困杆軸其空已兆于正嘉之世有不僅花石綱之為厲三典

考矣乃若公仁心為質嚴國體而恤民隱卓有古大臣之風廿
 餘年間畫惟夕考恒欲存樽節愛養之意於機絲夜月之中卽
 歲時入覲諸所而陳亦惟以浣衣煮菽為法式以裂帛剪綺為
 箴規就就焉時致警於古人衣裳在笥之義蓋公之志雅欲以
 制節謹度仰禪聖天子之儉德而下以裕東南之民力于普
 存也嗚呼公之用心亦良苦矣以故歿後猶游特恩給榮哀備
 至峴山之頌洋洋於秦淮鍾阜之間而公長子寅且將循衛周
 廬持裝捧筆作天子近臣次子寅亦以行誠重於鄉國則天
 之所以篤祐於公余又烏得而推際之也哉塗窮老於世隱影
 文淑序 卷九 工部曹二 十卷本

長于頌辱公式盛之禮而牧豕大壑罕與公接然側聞公峯聲
 布造無間於童叟故於是編之梓也濡墨弁言以識公懿行偉
 績之梗槩云

高節培曰先將古今利弊一一敷陳以後將曹公為國為民
 心事曲折傳由直是重開生面曹公自此足千古矣
 錢礎曰日沉博宏麗之文愷惻溫文之論頌耶規耶美曹公
 實以勵官箴也

奉化曹侯勳寇錄序

史大成

漢傳稱循吏治行則推中牟而弭盜朝歌為最顧漢時法網濶
 疎長吏得專制境內故仲東藉昇平而三異是稱升卿當盤錯
 而三科設募然且二者能不相兼治效若斯之難也何若今奉
 邑曹侯治奉三載革免邪省羨餘懸魚之節籍籍交稱而且讀
 法興行平訟寬刑建雉門繕複墮當輓輪絡繹之時而均徭省
 役以矜民力無鞭笞追呼之擾而催科正供以濟軍儲其澤洽
 編民不啻南國之棠蒲亭之鳳矣即令斥埃無警桴鼓不鳴無
 治兵遇亂之謀招携納降之績而計借課最亦當以高第見推

文凌序

卷九

奉化曹侯一

八 下卷

且夕璽書以異等召耳而况解紛糾之難非尋常製錦可擬乎
 乃梓里諸紳士馳書交稱大風蕩寇之勲為安民殊績將播諸
 詩章用誌不朽屬予為之叙夫侯之於奉治狀類中牟殄寇類
 朝歌直兼魯若虞而一人矣何止據嵐山功為謳歌稱首哉且
 其保赤深心倦倦于戎馬荆棘之林羽檄交馳之壤而體恤休
 養全城邑全鄆落并欲全反側為良民有侯口之所不能言而
 人目之所不能睹者請人詞詠之餘毋曰振武之功而矢文之
 德也覽斯什者如見刻水之瀆嵐山之麓白史黃童式歌而且
 舞焉非豐功茂德曷以當茲今 上有肝時數風謠上達知親

民吏不廉餉不煩民而敵愾奏勲有如斯者必將推轂于城以
 矜南顧之憂非帝增秩賜金已也余素知侯非百里才今特其
 牛刀發鋼他日者廣匹夫納溝之耻以慰游宇蒼生之望則大
 書特書正未有艾行以是集為先唱云侯名鼎臣字掄生江南
 之無錫人

錢礎日曰寫出曹侯治行之良弭盜之善筆墨飛舞有歌咏
 翔翔之致可謂善頌矣入後勸勉備至尤見先生期許深心

序

卷九

奉化曹侯二

十卷

周公鄉社序

費子仲雪集里申諸子為我社開余所以願其後者領印是無
 若周公鄉客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余曰嘻客不聞孔北海采
 北海之於康成也為立一鄉稱曰鄭公其言曰昔齊置士鄉
 有君子輩皆異賢之意也矧乃鄭公之德乎故高審之有鄭公
 鄉自孔北海始至於今其鄉故在後之生斯土者則莫不聞焉
 其君子耶遊於其鄉而因以讀其書想見其為人奮乎百世之
 下其小人耶亦惴惴然恐變色相戒無為非禮於鄉曰鄭公神
 明在也變乎齊者之出方詳天下河滄民物至於沒世乃無用
 之虛名猶足以扶人倫式後進則賢者之輕重為何如哉周忠
 介公抗志存義謙言惟司倚其高風動於後聽於吾吳也是宜
 有鄉而尚未有請者豈北海難其人歟余生也晚未及執弟子
 禮樞侍忠介狀猶得議公見公辭貌憶癸亥秋遇公蘭若中時
 衣若干尺耳輒放言高視抵掌當世與公論廣寧功罪公藪藪
 垂纓自如明星一儼一仰象微末際亦若肯余言者朕則公不
 可謂不知矣矣既而與公緒惻惻得悉公生平讀公論撰未
 嘗不掩卷流涕慷慨吁嗟吾獨不得趨公九原慰我
 鞭之恩乎蓋予之于忠介其慕之切者如此既而余以故

文徵序

卷九

周公一

三

本報序

卷九

周公二

三

昔盧傲居是里又得盡交忠介之鄉之君子而因益徵公孔音
 銷銷庶士頹風也夫世之為士者吾知之矣冷汰於物以為道
 理誤課無任而笑明哲其甚者專已守殘詆誣矩道有滑有膺
 磨差自給今觀是里類能彬彬然修儒服為禮容則豈非公之
 所感歟忠介公子菽飯藜羹蓬胡蘇屬顧時時相過予叩立身
 為學之大於是又歎忠介公子為弗可及矣嗟乎古之君子於
 其鄉之先哲有歌之咏之者焉有是模是倣者焉士固未有不
 宗法先正而能賢者矣若夫居於其鄉獲登其堂而猶未能樂
 而誦之師而法之則其人之不肖焉必也今諸子非忠介之戚
 即忠介之子客矣清節兀然循循辨舉寧獨不聞乎忠情發臆
 檻車塞路寧獨不聞乎賢思競心僉忘其身寧獨不聞乎夫取
 高第顯大名一人之私非天下之公忠介所樂不存焉浸仁沐
 義厲操明志出則以豐功偉績著於時處則以明德嘉道高其
 率是則忠介所以教我黨者也則今日者伐木有聲鐘鼓斯建
 毋徒性壁玄黃壯文字觀其尚規矩我公乎然則以公名鄉以
 鄉名社公之神明其許我也夫余既以進諸子而復以自勵幸
 其居於是鄉從諸子後也故敢為言之
 徐慎起曰起伏損挫全乎曾子固之文余為先生後死之友

別先生三十餘年曾無一事可報知已真為慙負覆請周公
鄉社序真覺風義凜然

錢礎日曰前借鄭公鄉立論以見先賢當法之意人後說忠
介公不實實摹寫但將已之慕忠介與忠介之感化鄉里處
敘述一番而忠介之品行見社之當以周公鄉為名亦見讀
天民之文者夫亦可聞風而起矣

序

卷九

周公三

十

贈徐處士序

朱鶴齡

好名非古也。逃名尤非古也。三代之時，賢能俊造，皆卿大夫所
書而升之。進則流茂實于本朝，而非以為烈也。退則卷修於
窮巷，而非以明高也。名士之目，其始于魏晉之間乎？蓋自漢季
不綱，孝弟力田之科既廢，士之登用者，多出於九品中正之一
途。于是矜聲華而競標榜，遂有割股廬墓以為孝，做車廐馬以
為廉，茹芝飲澗以為潔者，而名與實始判為二矣。然當時品目
猶斤斤乎慎之。諸葛孔明綸巾羽扇，指揮三軍，司馬宣王嘆曰：
「諸葛君可謂名士矣。」夫孔明之兼伊呂，失蕭曹，千古無兩而始
支源序
卷九
贈徐處士一
室定本

以名士許之，則名士之矜重何如也？袁侍中謂韓康伯門庭蕭
寂，居然有名士風流。王孝伯言：「但使常得無事，痛飲熟讀，離騷
便足稱名士。」夫名下必干要津，必走熱客，而反曰「無事」，曰「蕭寂」
則名士之所標置，又何如也？世固有姓氏滿人間，而不得謂之
名士，亦有從子三十年不知，而不得不謂之名士，然則名士之
所以居名者，其必有道焉，而非好之而即來逃之，而可去也。
蓋文章已，吾友徐子侯齋遁跡空山，逾二十載，戶屢無聞，炊烟
不接，儵然環堵與袁閭之土室，焦先之蜗廬無異。此其人好名
者耶？抑逃名者耶？以為好名，則今之高軒大蓋，輝赫當塗者，

不聞有所謂徐子者也。以為名則徐子之窮年汲汲若曹等。身自六經諸史之言。下迨釋官雜說。無不淹通而鍛冶。此其意。豈欲以山澤之臞。與浮埃委弱。同其銷滅者哉。嗚呼。今之所謂名士者。吾知之矣。非藉門廩。則不名。非廣交遊。則不名。非豐脯醢。則不名。非樹柴柵。則不名。非操衡績。則不名。非驚通都大邑。則不名。王眉子。輕其叔。何有名士。但終日妄語。而今非游談。誣則不名。宜識者以名士為。趨途為偽府。岸然掉臂。而不顧。然則徐子之所逃。逃。耳。逃。耳。而豈以逃名也耶。且夫名亦為。可逃也。人有避影而之。口中者。避愈疾。影愈多。使名而可逃。則

文後序

卷九

贈徐處士二

沒世無聞。不當為君子之所疾。屈平放逐。行赴汨羅矣。而猶曰。惡修名之不立。此何以稱焉。今以徐子之行。館確苦。皎然不欺。其志所著文章。又無不可傳。千秋而俟。百世者。吾知道北之周。顧終南之種。放徐子且曠然不屑。况于挾牛腰卷軸。請謁奔走。藉口陶公乞食者。烏足當劔首之一映哉。然則他時太史欲采真隱。傳高士。即不於徐子屬。而誰屬也。雖謂今之好名人。莫徐子若焉。其亦可也。

錢礎曰。曰徐子真名士也。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見。又真高士也。他日作高士傳者。當于愚卷交徵信。

贈冷君序。君匹夫編戶之民也。以余聞士大夫多矣。世風之薄也。士大夫。尚隨之趨。况如君匹夫編戶之民耶。即使君身負過世之賢。人君子持清議者。亦不必非刺君。後以為君固在。不必非刺之。列者也。乃無所畏於非刺。而卒不至負愆過也。其出於性者。然耶。君事母孝。憂喜一視乎。母愛敬其兄。公所有無纖毫之私。他人或欺且辱君。君不較。凡有所然諾。期必踐也。且君固中人之產也。有中人之產者。力可以豐贍其衣食。君則一布袍。不破不。易且茹蔬。素凡數十年。雖人固當問賢否。何如御輕肥。日啖鷄豚之屬。原不病其為君子長者。乃君則以為吾儕。固匹夫編戶之民也。福有限。畱有餘而已。往昔所傳。有懷羹者。戲絲者。又有同舍者。分產甘自薄者。又有唾面不拭。誣盜金亦受者。又有以一諾重於魯。與以一諾重於楚者。又有不帛不粟。不兼味者。君聞之乎。君生長闔閭。權子母。無父兄之教。不知詩書於數者。疑未之或聞也。未之聞。而差有合此。余之所以愈愛重君也。古昔盛時。其講習五倫。能服先王之教者。不獨為士者為然。即下而農工商之類。亦莫不漸靡於仁讓親睦之行。敦重淳厚朴素之風。故和氣之所翔洽。其民無天札之傷。兵革之禍。則別

文後序

卷九

贈冷君一

程世榮

且○鬼○薪○流○盈○投○策○之○苦○水○火○盜○賊○之○災○由○此○而○賦○麟○見○鳳○凰○出○
芝○草○醴○泉○之○瑞○莫○不○畢○應○其○俗○蓋○至○美○而○其○時○蓋○至○康○且○樂○也○
以○君○生○其○間○豈○其○有○異○於○古○之○所○謂○民○者○耶○又○使○今○之○民○能○盡○
如○君○今○亦○何○必○不○遂○如○古○也○惜○也○君○固○匹○夫○編○戶○之○民○也○倘○讀○
書○能○學○問○益○觀○感○於○史○冊○中○可○法○可○則○者○所○成○就○且○何○如○耶○又○
登○第○如○古○所○謂○民○者○已○耶○君○處○鄉○曲○無○人○稱○道○君○不○能○如○士○大○
夫○善○乞○人○詩○歌○古○文○詞○以○自○粉○飾○其○子○孫○又○料○不○能○於○其○歿○也○
乞○能○文○者○誌○傳○以○傳○則○以○余○之○愛○重○君○為○文○以○博○之○亦○何○可○少○
也○然○亦○幸○余○與○君○皆○生○於○今○也○倘○同○在○古○昔○盛○時○舉○夫○農○工○商○

之類盡如君也者余又或不必如是愛重君思為君傳已
錢礎日曰只匹夫編戶之民一語可以醒世中間議論極闊
意思極密是一篇極有關係文字真文質實高古王遵嚴庶
為近之

文激序 卷九 贈君二 十卷草

贈白生璧雙序

葉奕也

白○生○之○先○吳○人○也○徙○家○南○通○州○凡○五○世○祖○父○挾○琵琶○游○塞○上○生○
獨○好○遊○江○南○亦○挾○琵琶○以○行○先○是○太○倉○吳○學○士○遇○白○或○如○于○王○
太○常○之○南○園○聞○琵琶○稱○善○或○如○為○學○士○進○新○曲○乃○明○崇○禎○帝○十○
七○年○間○事○敘○述○亂○離○豪○嘈○淒○切○至○于○泣○下○適○有○舊○中○常○侍○姚○公○
在○此○言○帝○宴○玉○熙○宮○梨○園○子○弟○奏○水○嬉○過○錦○諸○戲○內○才○人○于○
暖○閣○齋○縷○金○曲○柄○琵琶○彈○清○商○禱○調○自○河○南○寇○亂○不○復○更○宴○相○
與○哽○咽○久○之○學○士○賦○六○百○二○言○亦○曰○琵琶○行○以○贈○之○而○或○如○名○
益○重○戊○戌○夏○訪○予○蘭○園○請○奏○所○謂○新○曲○者○一○再○彈○滿○座○愴○然○于○
文○激○序 卷九 贈白生一 十卷草

使然也○然○十○餘○年○來○生○與○或○如○以○其○技○游○于○南○南○之○人○忽○好○之○
○者○以○為○天○地○之○氣○于○是○變○矣○自○北○而○南○固○足○信○也○無○何○而○向○
○之○門○第○相○望○者○還○為○戎○管○夸○為○牧○圍○而○鼓○鐘○不○復○作○焉○嗚○呼○高○
○岸○成○谷○深○谷○為○陵○吾○生○三○十○年○中○盛○衰○遞○見○何○止○白○生○祖○孫○父○
○子○間○乎○予○不○文○不○能○如○吳○學○士○以○琵琶○行○重○生○然○酒○酣○耳○熱○又○
○不○能○已○于○言○也○試○為○序○以○送○之○

錢礎曰○曰通篇辭旨凄惻有無限興亡盛衰之感正不徒為
白生起見也白生得此文亦足傳矣

晚地片
卷九
贈白生二
世
十
室定本

贈彭子務二十初度序

吳正名

已未仲春月日子坐齋中閱史記陳丞相世家而彭子于務適
過予因與論平負郭窮巷以樊席為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
張負稱之而張仲則以平不事事一縣人盡笑其所為何其子
父所見不相同若是然後知負亦長者也仲一縣人笑者必皆
少年也平以少年獨與長者遊處是以少年多毀之然眾少年
之毀終不能勝長者一言之譽今夫草木歷風霜則愈勁車駕
就熟路則加疾穀菽百蔬為老農老圃所指授其獲三倍莊生
所謂巧者不過習者之門也自古豪傑之士立志不凡未有不
致敬於一長者也項梁與籍居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
子弟又皆憚籍籍宜如何蔑視諸父兄者乃亭長樓舟時猶不
忘江東父老以面目見之為慚然則梁籍所以取重於吳中有
由然矣夫以輕士慢罵之漢高子王陵年長好直言則兄事之
項籍暗鳴叱咤千人皆廢而獨於先從季父之范增年七十呼
為亞父假令籍能終敬事增則可免陝下之禍漢高兄事梁能
不僮于微時使呂氏諸大臣俱憚服之則諸呂必不敢擅王長
者之為利於人家國若此而世人不識此義率多輕俊自以
為賢豪其亦一縣人之見也與彭子聞予言而悅之既而曰吾

父兄遠遊久吾不能忠養吾祖母吾食粟二十年吾問生于
視吾其終若是耶曰張負謂張仲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
長貧賤者乎子生而美眉目如畫性穎悟尊大人最鍾愛子
襁褓日嘗戲指語人此兒骨如丹砂瞳如黑漆他日必大吾宗
因命名曰茂宗今子日就長成親師友誦經史諸家書為詩奏
才致異尋常人子身於伯季中獨長有力挽強弓善談諧談笑
人望之偉然美丈夫也日欲求長者而加教焉其於同異姓之
叔父行已多有之則慎是以往夫何不古人若哉越數日彭子
二十初度予遂錄所論說以贈之予食粟之年將倍彭子彭子
又敘序 卷九 贈彭子 詩 十峯草 堂定本

兄事予然局促侏儒不足為彭子兄其或以年長好直言有似
王陵而取之則非予之所敢知也
錢礎日曰論似微巧實乃篤實恢弘長人志識而文之針線
離合牽映真有草蛇灰線之妙矣
吳瓶菴日戒勉之意即在贊譽之中想見易堂古道今世僅
現而行文之妙切而不露婉而能直又得立言之法矣

吳門宋母六十壽誌序

錢謙益

吳門宋母王淑人者故御史贈大理寺卿旭初公之配今文學
孝廉德宸德宜德宏之母也巳卯之役宋公持斧按歷下握符
以殉天下壯之比之常山雖陽湖人提携孤童伏闕白狀詔下
所司覆案得實贈卹如彝典未幾國有大故鄉邑震盪淑人間
關荏苒操持門戶教訓三子強學力行志遠邁方歲乙未淑人
春秋六十三子皆以珪璋特達觀光用賓雉歸交馳職志欽集
吳會人士皆相與彰冠纓飾劍佩於生辰為壽之日修登堂拜
母之禮鐘鼓設於堂幣帛交於戶金箱玉軸亦文綵字照曜屏
展間如堵而視者咸日中吳十年以來未之有也淑人坐內寢
呼三子而詔之日未亡人不獲從夫子於歷下十六年於此矣
風雨飄搖手口單瘁唯夏肆周餘是萌是苗未亡人未敢愛死
為三子之在此堂也鳥獸之失其羣匹也反巡過其故鄉翔回
鳴號踴躡踟躕然後乃能去之未亡人哀猶不足而又可樂乎
詩不云乎先君之思以勗寡人三子之辱與孺子遊也推仲
氏任只之義秉心塞淵勗未亡人以遊孺子未亡人實拜其賜
必惟是飲食燕樂笑語卒獲三子無辱命孺子其辭焉時葉
子來依于玄泓寔聞是言用以告于子唯二子皆當世國士能

爲之詞疑無快于言既屬袁子駿請於子子舊史官也習於國
之故請言故昔在正德餘姓孫忠烈公殉難子若孫接踵至
九卿書名琬琰今大理之子皆卿材也天咫有微矣忠烈子文
恪公夫人楊氏通經教子昌大前業形管以爲美譚忠烈之有
于婦大理之有室皆母師也楊毗忠烈於再世在宗社底定天
晶日明之後則易王相大理於初致在疆圉震訂巢傾室毀之
日則難迄於今日窮星回陵谷遷改而能使箕裘有聞蘭菊如
故則尤難之難也天之望人也厚則其責之也難其責之也難
則其報之也力先君寡人淑人則既命之矣天之責二氏也與
之設序 卷九 哀門宋母二 其 十 卒 卒
其報之也皆二氏之自易者也予之所復於淑人也天道也國
故也其敢以受巫之言進乎袁子曰然則稱壽之義奈何予曰
行也聽淑人之言言稱先君不忘本也稱二三子尊賓也稱孺
子主人之所以事賓也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和樂而不流安燕
而不亂燕樂之禮具焉斯令妻壽母之所以著教也都人士聞
之相率引觴酌酒舒雁行列沃洗以獻於淑人禮竣主人拜送
賓歌南山詩而出君子謂子善領誓禱而宋氏之謙不徒此也
錢礎日曰以孫氏一門配合宋氏却似天成而期望尤爲真
切今果驗矣其言質而典頌而非諛是祝詞中第一篇文

以下原缺

大中丞慕公壽序 許之漸其
國家於江南北數大郡開中丞府而填撫焉其東南連浙東西
而承贛越之底西逼江右北則漕所灌輸也襟江而帶海焉非
若他中丞開府南面頭庸自暇逸者矣過者越存舊藩化麒麟
而博祝之不共王命致煩赫怒之誅其財賦取諸江南者幾半
縣官非置枕席過師爲難而已會中丞慕公爲江南左方伯狀
最迺 皇上固已前知公十有五年秋廷議會推巡撫凡屬十
餘人姓名以上皆資深望重者 皇上當宁而咨曰呼咩哉此
重地也非其大弗任朕其有所試矣雖慕某宜於是公自左方
伯特禮巡撫都察院右副御史命下之日內外交相賀我吳之
人自薦紳士大夫百執事旋倪婦孺輿僮成卒以及梵宮清衆
莫不頂香謹呼曰公撫我矣公撫我矣公於是避日拜疏受事
官吏以次入謁其屬帥皆戎服帕首袴鞞伏道左公既適位牙
簾甫開捷書遶奏閩已前迎降王師以次蕩平人愈益謹呼謂
假龍靈于公之下執事庶幾閩人帥先來親奉職如公守與化
時乎先是公守閩之興化閩蓋數苦海寇云單岸而望海漫瀾
無踪跡街墟乘風列檣如燁而所徂郡縣登陘矣朝議謂不痛
俘之不可 皇上曰彼亦吾人也予不可究武予慕少息其議

以上原缺

大臣乘傳至闕問所在官司曉知賊勢根株請悉地利者往蒞
之至則督撫推轂公也人為公難之公毅然請往驅風一日
數千里直抵苦灣賊所窟穴具言曰聖人在上朝廷治下四海
之內罔不賓服皇上念爾等嘔瀆波濤中延旦夕命良苦故
令當袖大臣布告意旨爾苟竄處於此毋歲苦吏民即置勿問
語音宜朗意氣抗慨旁若無人者卉衣皆悚聽羅拜而未有以
決也公又大言曰我兵布方州發一鎮之衆爾等無難類所深
不即誅皇上好生意旨如此非我等意也日中而不決後悔
無及于是相與泗泣悔罪請受赦不敢復犯邊所並州縣公等

交禮序 卷九 大中丞二 文 千降韓 堂定本

於皇上者與凡所見罔不離其大抵以匡生功活在大晉
神袞指日擊雲為其志氣而尤以鈞稽錢糧均平賦役蒐討軍
實計弊吏治為其職業最吳苦賦重則人逃人逃則地荒地荒
則糧道公檄所司勘驗得實請命兩臺錮積逋以清新欠則錢
糧賦役之一大揚摧也戴吳苦兵丁之驛駭也又方用師闕浙
所過荆棘生之公若燭照數計先事時其糗糧芻茭至則具其
索鞋屨履束之以功令申之以德義滿漢帖妥兵民樂業則軍
實之大整飭也曩吳苦官吏之冗劣也吏以官為神叢官以吏
為虎翼而民生日奔走以時其慕怒公用親覩聞註此罪者所
過訪問賢士大夫以吏治之得失民生之利病拒苞苴屏竿牘
飲水洗手上下奉職則又官方之一大澄汰也凡推類具言之
如是今皇上且晚樞揆之席前公矣先以撫吳用公客問曰
撫吳之難難於為藩時矣余告之曰子亦望洋於海若乎往者
公曰大臣乘傳入闕掄材使者入海公固嘗有事於海矣當其
萬竅怒吹波濤簸蕩鯨鯢鱣鱓乘伺間隙長年三老神機股掉
公將王命使忠信拱揖於其間不動聲色折田橫於陽上狎
循於片言卒告成功而歸以今論之吳之人公之子姓僕隸也
吳之所部公之堂階屋宇也吳之素所設施公之服食居處悉

文 千降韓 堂定本 卷九 大中丞三 光

益○悉○數○也○是○何○異○於○日○晶○風○恬○水○波○不○興○驅○幕○檣○唱○中○流○驚○破
 閣○降○幡○貢○舶○之○銜○尾○而○朝○乎○人○為○之○則○難○公○為○之○則○易○也○自○是
 厥○後○畢○公○保○釐○東○郊○永○膺○多○福○申○伯○登○是○南○邦○崧○高○作○頌○樊○侯
 賦○政○於○外○丞○民○有○詩○公○一○身○脩○之○矣○公○篤○生○泰○隴○起○家○進○士○初
 令○浙○之○錢○塘○通○心○強○敏○諳○練○吏○事○仁○心○為○質○與○民○相○煦○嫗○去○浙
 守○闕○浙○人○思○慕○之○去○闕○藩○吳○闕○人○思○慕○之○闕○浙○吳○三○省○復○壞○也
 惟○恐○不○得○當○公○今○卽○以○藩○吳○而○撫○吳○人○德○之○將○世○世○永○戴○之
 公○龍○虎○變○化○不○測○人○也○諸○公○子○鸞○停○鵲○峙○瓊○環○瑜○珥○而○季○公○以
 高○材○上○公○車○需○次○南○宮○將○趾○美○於○公○則○造○物○之○為○我○吳○人○而○厚
 交○禮○序
 卷九
 大○中○丞○四
 廿
 千○祥○草
 報○公○者○固○於○是○乎○在○公○雖○貴○而○輕○身○學○道○似○留○侯○恭○謹○質○行○似
 恬○侯○澹○泊○寧○靜○似○武○侯○以○儒○兼○佛○深○入○三○昧○吳○山○越○水○叢○席○禪
 燈○所○在○樅○椎○告○衆○私○護○金○輪○撈○籠○三○教○調○御○人○天○豈○非○乘○願○再
 來○函○蓋○真○俗○羽○異○人○王○者○乎○今○年○十○二○月○公○初○度○皇○覽○毘○陵○士
 大○夫○屬○余○為○祝○嘏○之○詞○余○惟○十○一○月○復○卦○也○陽○之○方○長○萬○物○望
 生○息○之○功○君○子○長○則○海○內○望○平○治○之○福○自○此○以○住○一○陽○長○而○來
 陽○以○長○以○地○氣○言○之○有○射○下○蘭○荔○雉○雞○乳○之○應○斗○柄○北○指○律
 中○黃○鐘○曆○家○飛○葭○灰○以○為○候○史○家○書○雲○物○以○為○祥○以○人○事○言○之
 玉○衡○正○而○泰○階○平○公○於○此○時○啓○公○堂○而○饗○朋○酒○迎○吉○月○以○布○春

陽○我○吳○人○之○謹○呼○祝○公○有○引○勿○替
 皇○上○旦○晚○教○寧○公○功○行○來
 相○望○公○亦○敬○舉○上○之○觴○以○慰○吳○人○謹○書○以○為○序
 錢○礎○日○曰○通○篇○將○公○前○後○政○蹟○大○為○鋪○揚○敘○入○閩○事○尤○淋○漓
 盡○致○波○瀾○風○發○劔○戟○雲○飛○搗○彼○鋒○畧○殆○燕○公○之○毅○烟○萬○里○矣
 此○為○公○生○平○最○得○意○處○不○得○不○極○力○摹○寫○太○史○公○作○傳○記○其
 得○神○得○手○往○往○如○此○先○生○此○篇○真○龍○門○集○中○一○大○文○字○也
 交○禮○序
 卷九
 大○中○丞○五
 廿
 千○祥○草

壽方伯丁公閏中秋初度序

吳彥芳

天地一氣也。日月麗於天。歲縮疾遲。皆氣之有餘爲之。古步曆之始。必取於日月全數。天繞地左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行少遲。一日一周天不及天一度。月行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狀則日月天會合寸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是又取乎積也。如日法而更有不盡者。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四十八。爲一歲日月行之常數。蓋日與天會多五日。月與日會少五日。氣盈朔虛而閏生焉。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氣朔分齊爲一章。閏洵亦氣之有餘爲之也。聖人以此究天地之心。餘日置閏月。閏生於餘。餘生積一閏。天道小備。再閏天道大備。惟備而後日月全是。故又取乎備也。上不違天。下不違人。以臻於大順。先王無敢廢厥閏月。謂其時惠而辰從如此。今康熙歲在庚申閏八月。大岳伯景行丁公初度一章之中十四年八月當值閏。乃上溯之天聰八年甲戌閏中秋。距今四十七年矣。秋八月閏始再見一章十九年合二章零九年。豈不盛備也哉。秋于西方爲辰。星日交會陰陽適中。又仲秋日在角。角在辰爲壽星之次。公誕于此月初六日。天故非無意。若謂餘則何餘。

文獻序

卷九

壽方伯一

世

十峯集

文獻序

卷九

壽方伯二

世

十峯集

之弗。嗚乎。若謂積則何積之。弗。饒乎。若謂備則何備之。弗。咸且告乎。公去入大學之年。甫二歲。便成進士。讀中祕書。遷國史院。勸講經史。本朝大司馬之職。雖倣周官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添設督捕理事一員。任最重。又秋宗在宋後魏儀曹。以尚書爲之。卽今之儀制司是也。咸謂微公他弗。勝任漢羌通永定州股肱。諸內地監司不得人。豈有克治者。若觀察使。糾察官吏之奸邪。貪酷罷軟。諸如平獄刑獄。於以振揚風紀。公其選哉。大江南北。淮揚蘇常諸郡。財賦之繁。甲天下。蜀黔閩粵。兵興苦無餉。唐開元時。其有戎旅之地。是爲節度使。公歷今官五載。朝廷德澤禁令。承流宣布以下。於有司。凡夫僚屬文武官。咸廉稱職。不辭職。上下其考。三歲大比。貢令省之士。提調之會計。戶版以登民數。一廉飭整。且暇總不見公。憚煩人。謂公天資高。朗有餘也。予謂公之有餘。于學人謂公經濟宏偉。有餘也。予謂公之有餘。於德人謂公奉公執法。有餘也。予謂公之有餘。於正己人謂公知人善任。使有餘也。予謂公之有餘。於格物禮敬。士大夫振振寒。峻矜恤貧民之無告者。人謂公莊茶惠愛。有餘也。至若詩騷古今。文畫冊琴。講雅容揮酒。非克勤小物。可同日語。予謂公之有餘。於先民大雅也。此何非積之。既厚而四時之氣。備何但。

秋也。予亦閏生。爲夏六月。歲甲辰。五十有八。閏凡五。見查一統。曆乙卯六月。又當閏積云乎哉。如散何矣。備云乎哉。如弛何矣。予今七十有四。宜其老而貧賤也。跡公何喬萬之一乎。公自茲往。再積四十七年。中秋再閏。儼然九十四歲翁。維時入中書。十四考輔。天子千萬億年。期願百歲。不足爲公道也。抑予常思天地之所以長存者。不以有餘閏。間其行健。人積天地日月。精英之餘。千百億中。如公獨乘其全。岌業陶天地。並存詎可稍懈。自強而幾於息也。斯又非吾之所以望公也。丹山之鳳。遇閏。歲生十三翎。公多令嗣。長次二君。翩翩然。公子也。今閏中秋。

文藻序 卷九 壽方伯三 十峰草 室定本

壽日不似往昔。秋日挹芙蓉之朝露。採黃菊之初英。月中之桂。子來飛池上之蓮花。解語滿斟百觴。以進公。公飲且酣。陶陶狀樂。已。是日也。堂前之賓客。門外之黎老。賀者不下萬人。僉曰。公果積閏之餘氣。大備予老夫之言。匪欺。

方伯公甲戌閏八月生。今庚申四十七年。中秋始再閏。洵屬奇事。不可無此奇文。吾叔亦閏生。今年七十有四。閏凡六。見春官同榜生。同閏尤屬奇會。自宜有奇閏之作。驚人耳目。顧方伯文章事業。俱顯吾叔。厄於數事業。緣之而獨以文章著。真是天壤間兩不朽也。讀之音如洪巖。脈如貫珠。其氣含元。

而渾淪磅礴。殆亦天地之餘之積之備者耶。宗規瑣語黃處安曰。從來祝壽文章。多瑣塞。岡陵松柏。套詞最爲可厭。如此奇古雄渾。語語出自心裁。又無一不本于經傳。真大文也。惟方伯公斯能不愧。

錢礎曰。曰全從閏月發論。絕不作一壽諛。朕餘也。積也。備也。天道盡人道亦盡。以是言壽。壽斯大矣。

文藻序 卷九 壽方伯四 十峰草 室定本

視般而引神仙。既已引神仙而專言其吐納清虛。迥迥蓬島。尤
 陋。已然。子祝階六先生。則亦竊為神仙之說。或曰子既遜之何
 復道之。子笑曰。子之說固自有在。夫神仙非絕人。逃世自私。無
 用之人也。其事或隱而不傳。或秘而難曉。子言其顯然者可也。
 有英雄之仙。李藥師姚平仲是也。有才子之仙。莊生太白是也。
 有居位行道之仙。留鄴平厓。齊主是也。有沈冥頑固之仙。梅子
 真。孝。然。是也。有朱門蓬戶。為乘儉友之仙。東方曼倩。陶貞白。
 陳希夷。張三丰。是也。有浮沈世緣。心無嬰染之仙。四皓。司馬季
 效。漢。序。 卷九 陳階六一 十峯草
 主葛稚川。玄真子。是也。有不離聲色之仙。安石。樂天。子瞻。是也。
 富而仙者。范少伯。貧而仙者。天台。寒拾。是也。諸公皆能長生。駐
 世。數千萬年。或隱形巖谷。或栖真霞表。或游戲人間。要皆有安
 社稷。救萬姓之功。有孤立板俗之操。有神龍變化之行。世不得
 而名。塵鞅不待而斷。繼莊生日。無用而後為大用。孫公和曰。火
 用光。而不用形。以此稱仙。真仙耳。豈猶夫世之祝禱者哉。階六
 七十年中。行事皆有合於數公。舉以祝之。不亦宜乎。至於階六
 功。隱在人道。有乎已。他日與天久長。星日光耀。又豈子所得知。

洪亭玉日叙仙處。如數家珍。又一歸之經世。或用不徒如
 蓬萊。島嶼間可望而不可即。壽序中罕有其區。
 錢幾日。日余嘗作神仙傳。上自廣成子。下至黃石公。四皓。陶
 弘景。孫思邈。陳搏。下迄周顛。仙鐵冠道人。黃楚望。凡十三人。
 皆輔國大功。非區區託體遺迹者比也。不謂伯紫所見畧同。
 更多。發讀一過。為之嘆絕。

吳香為先生七十壽序

黃晉良

歲在旃蒙單閏季夏之十有七日鄉先達香為吳先生年進七十以久寓於吳門也吳中諸尊宿及四方能言之士各為詩歌古文辭舉酒合樂為先生壽謬以晉良託於執友之列命引其端晉良再拜言若以文俟諸君子若欲聞先生之行與其心也則諸君子不若晉之知之也先生起於癸酉晚獲於壬辰中間既得而復失者凡數四其所為制舉之文若蒼岬凌空雲霧變現無常態主者觸目輒驚比眾所為如赤米白鹽村市守之此則如方諸火齊金谷所享用此亦往往有爰居之駭不得已俯

就六百石出宰中牟旋以廉潔不見容棄之若脫屣矣然不宿春萬里道無以為計初棲會稽後展轉寄居吳門年益高書益富膝下有令器能一日十行先生閉門講授無虛晷蓋欲窮先聖之至精策龍驥於康莊要先生之行止類非常俗所能測也今夫長沮桀溺自喜不越畝畝之間管寧趙壹乃終身以鄉土為辱甯戚百里奚垂老必干主自見蒞休惠施寧載其空言以遊於天下之數賢者用志不同而皆確然存以藏一身之智如其用之則袞衣章甫裹質而表文不用則賦坻牛場劣於荒野而不辭也何也人事有進退時勢有險易甚至有浮湛依違亦

文康序

卷九

吳香為一

早 訂 定 本

安然不一動於中者自當人觀之不能無三歎息焉而不知在人早有以處此矣香為先生本虎視豹變而不可常定者也徒以用違其才額額焉不得自鳴其盛既無部外之私祿而又取與鄉里兒童割肉分社一職之後載書五車往來吳越間幾二十年雖有靡浪白石之歌短衣不足蔽前妻子有饑寒之色奴僕多衰草之容嗟夫士氣之不張莫今日為甚矣而先生恬然若不聞不知者述等身挾羣嘯傲無較寒暑即晉亦不能無疑也雖然覽而易盡者潢潦之水也蓄而不發者泉源之積也即莊生大年小年之旨也見夫區區守章句起田野行千里之路

賈勇勝責育僅得一命為榮釜鍾自量傾頹而欲止蓋比比矣先生口吞岳海弱冠即以雄文驅駕一世持天下大議論聲譽未有所見長雖年齒尊高而精神滿腹方且以貧困為鑄冶以棲遲為揣摩以交遊為潤澤以異聞廣見為玩好以筆墨舟車為津梁則先生自視其身正如方出之日視其已往之迹如土羹塵飯是八千歲春秋猶不足竟先生之業此又向數賢者所不及知而先生真有不可測者矣晉良不敏敬陳其概如此

錢礎曰曰香為先生一生志行惟處安能知之故其言真切如此至于文筆高妙當在漢晉之間絕非唐宋人氣格

文康序

卷九

吳香為二

早 訂 定 本

秦太翁以新先生壽序

古之君子不與於行而視其... 乙未大比天下貢士錫山秦君補念第... 從舊署後致私賀焉繼是期會班官地近每接留仙奉楮論與... 聞太翁先生德訓歎慕曷已恨越道遠無由一登堂親炙迨... 魔而外適官西南歷彭湖廣嶺之間又往往相左垂訪有餘年

文選序 卷九 秦太翁一 聖 堂定本

補念亦出乘憲江右僕復得從事俸末留仙以事舟過南州相... 見雖然留連經月與為任達蕭散遺慮時方清晏官署閒寂殊... 有江湖之興抑瀨下情也後僕以沙汰去閒居又十餘年矣... 冬矣楚蜀不靖湖湘多壘天子當宁太息慮遠人不得其所... 召廷臣在九列者各舉所知用儒文以佐師武會舉者舉留仙... 及僕並參楚軍不期而赴會於荆西板屋同袍一飯必過夢幻... 通耳一語必開綢繆契關之情友朋急難之義於是為極者... 年少聞僕以驚疾請就醫吳下舟過錫山始得停謁先生於... 珂里第未幾留仙亦請暫歸會觀又不期而會於錫山

今子懿孫周親勝及絢滿堂適先生龍臥六十春也僕與末

座俯仰聯吉運而歎曰先生之盛德若此乎其靜如山其澄若... 淵不言而喻大公而化無欲而事自集清淨以爲守矧虛以爲... 經僕視天下何賢賢也尚及古人南陽之樊會稽之賀篤厚似... 矣而碩果永矢不可方也陳氏太丘荀氏慈明教誨似矣而括... 囊履坦莫與儔也其得古列仙之遺而與天爲徒者耶使出而... 當世留侯新侯伯仲也方與客稱說未竟倪君關公呂君柏亭... 過而囑曰某月某日爲先生誕辰里中諸君子謀卮酒爲壽請... 於留仙太史留仙以僕適在客不遺卮陋命爲之辭僕遂逕圓

文選序 卷九 秦太翁二 聖 堂定本

謝客從而止之曰君留仙石友也誼同兄弟兄弟之親相喜而... 爲之慶君曷辭焉致疑奉揚未悉莫盡其蘊君適所傾歎不有... 辭邪若夫世美助舊之績作述佑啓之光孝友錫類之仁鄉先... 生自能言之而南陔白華以自抒其季子慕悅之意留仙邈仙... 諸昆弟文學弘雅各叶於篇頌有餘也君曷辭焉不獲已而爲... 之役殊愧不文云... 錢幾日曰前年敘述留仙相遇之雅綢繆劇切入後說到... 翁頌揚盛德無一諛辭於此見伯衡先生至性逼人處

沈介軒先生七十壽序

及并生

東林衰而復社興。復社興而東林復盛。此論在昔者。所以循循再三。而不能不永歎焉者也。吳江沈介軒先生。我家也。今年七十。丹生猶追。論往事。以為之喜。蓋東林起於萬曆。復社起於崇禎。勢歸東漢之季年。東林講學。復社講文。各難殊實。則一也。一時主持其事者。如君公之與顧厨俊。及為當世之所瞻仰。模楷以余所知。東林自無錫始。復社自吳江始。亦如月旦之始於汝南。而四方翕然宗之。其人雖蹈黨人之禍。而不游。至有恥不與黨。如西州威明之類。其故何哉。風采著于前清。議隨於後。為可畏愛故也。然我親復社初興。有難于前此之為東林者。無錫舊有楊龜山。東林書院。顧端文。以吏部郎高忠憲。以待御史至御史大夫。兩人合為主持。其所以轉移一世之風俗。人心者。易介軒以布衣諸生。與其同志吳共九。翻孫孟。樸淳。輩起於菰蘆中。前無所承。奮然特起。立壇坫。以招四方高材積學之士。戒舟車。飭厨傳。具芻秣。以供賓客之往來。春秋冬夏。雕刻其所為文。以懸之園門。播之通邑。大都雖窮陬。輒必達焉。以故父兄知勉。其子弟婦人。知勉其丈夫。丈夫子。鄉老三。事名師。宿儒。知勉其新學。小生。必日復社。復社介軒。可不謂首膺哉。願其為大濟。

文獻序

卷九

沈介軒一

千峯草堂定本

然不欲以所長先人。社事既興。其中不無甘陵南部之爭。獨提匡救之末。嘗以告人。其為風俗人心慮者。豈非深懷焉。獨為其所難哉。余生也晚。少介軒者十年。才弱而氣隘。猶及見東林諸公。則心嚴之于復社。諸子間有同研席者。心竊愧焉。不敢強附。其後塵。何則。誠自知其不足也。介軒不以其推轂而鄙之。晚年交好。視昔有加焉。則余嘗流寓震澤。與介軒所居近。遠游歸。輒相聚。道曠昔之事。恍恍唏噓。不能止。雖然。復社在矣。復社之人。亦不可多見矣。介軒在昔。社之盛時。名滿一世。當時黨人飛章告變。指費東二張。以及虞山。至懷寧。修却仇嫉。正人。同文之獄。幾作介軒處於其間。始終超然。免於評論。鼎革之後。曩日名士。或自放江湖。或築土室。或入林慮。山中不返。而介軒獨能修。優家。居讀書。自樂訓。誨子若孫。歲時存問。親舊朝夕。接見賓客。相與飲酒。賦詩投壺。鼓琴不少倦。如故。不亦善夫。余以世之善介軒者。類能言。今而未必能言。昔故掇述其所見聞者。如此。介軒舊字聖符。復社中稱為吳江沈聖符云。

錢礎。日日于東林。復社源頭。說得極清。而介軒之有功于復社。及得免復社之禍。處又一一拈出。動人觀聽。此非門外。所能知。亦非門外人所能言。

文獻序

卷九

沈介軒二

千峯草堂定本

袁節母吳夫人七十壽序

王光承

袁子重其母夫人守貞四十餘年，教養其子，年七十，東甬士夫及同社諸君子各獻詩為夫人壽。百里者如期至，二三百里者踰期至，千里內外者遣一介之使奉澗毛以其名至。吳人之琅邪王光承釋耒而歎曰：嗟乎！四十年前，袁氏不絕如髮矣。一年少婦人抱三歲孤兒，生死不自保安望，其登遐壽備祉，且見其子成，各干天不裁當其時，鄰里親戚無過而問之者。米鹽瑣屑之事，謀假貸于比舍，不可得，安望千里內外賤賤夫小期翔庭下，通音語，或或罔天也。光承曰：非天也，人也。夫天之

交際序

卷九

袁節母一

辛

十卷本

待袁氏不遺餘力矣。歿其父而孤其子，饑寒困苦，若其未亡人天之托我，如不我克，豈有所願恤于袁氏者乎？使天之力得行于袁氏，則夫人渣先朝露久矣。重其亦浮沉闕茸為鄙人，以沒世耳。而重其母子當疾威之下，堅苦自強，母節而子孝，其精誠可。以泣鬼神，貫金石，迴江海而西之，于是天之力有所不得行而。袁氏之福乃蒸蒸，起此非天初意也。天固無如袁氏何也。且夫患難人所時有也，人無如袁氏何，則勝者不復興，敗者不復勝，與草木同腐而巴天無如人何，則雖莫弱困頓而終有以自立。由重其母子推之，則勾踐之沼吳，申包胥之存楚，程嬰之立趙氏，

皆非天初意也。天亦無如三子何也。由重其母子推之，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人，無不可為之事。袁子介人，陳子孝則以其言告吳會諸君子，諸君子曰：久不聞王生言，今又復妄發矣。然其在直可存也。命之書簡端。

錢礎曰：母節子孝，如姑蘇袁氏者，當今無兩，非得玠右大手筆不能傳出。至說到天無如人何，論奇矣。然亦恰是正論。總由看得破，識得真，故下筆剴然，無一疑障。此天地間極有關係文字。

交際序

卷九

袁節母二

辛

十卷本

呂柏庭尊慈六十序

張夏

及門呂子柏庭之母夫人方太君以壬戌春壽六十親友偕門下士以子與呂中表世好知太君賢行為悉命修不腆之詞用脩三爵余作而屬言曰宋人有言女子無才便是德此以戒婦之北農者耳夫闈職雖定家道靡常非才易濟乎武王敘十亂不略邑姜仲尼尚論樂以才目之久矣夫女才之合于德矣呂氏自侍御銀臺以來世以德業文章顯亦代有翁壽余曾大母吳太君呂之自出余生晚及事表叔翁占恒先生表伯誠之行

文獻序

卷九

呂柏庭一

五

十卷草堂定本

之兩先生遂交表兄儒質公每仰公早聞家學行表言坊而表嫂方太君則出名刺史之後屬委禽者也當其歸呂姑璋先謝娣奴無徒太舅以鄉祭酒為學使者所矜式與于碧山之社其人皆者英迭為主賓時謀治具舅長吟壇主講席尤多四方交坐客尊酒無日或虛且性方嚴執禮閑家肅若朝典而太君順承之胥極其恭余嘗侍占翁九十觴及觀誠翁七十八十之譔若香酒冽秩如穆如而知太君之在中饋也占翁之九十也余大父九十一大母九十試翁兄弟望七次從父來以詩祝誠翁之八十也余父同八十後母幾七十柏庭兄弟從祖來以詩祝太君亦實厥確以賀因為子婦言日織一練而知太君之有女

紅也中歲暮居百輩華躬乃二十年中能使長君成文章積古學稱鴻生諸子兼務耕讀質有其文蓋愛勞良備迨有子婦有諸孫撫育又良苦至年來長君赴徵制府應絳荆南太君春秋高矣更能隻手持門凡賓祀昏嫁吉凶公私處之莫不中程度用寬陟肥之憂徐致遺奠之養非有大過人之才識詎及此昔正嘉之際呂氏交游最盛侍御公所善者餘姚王新都楊兩家父子京江楊文襄新文傳二閣老銀臺公師同邑邵文莊友江

右夏文愍曾司馬而增城湛文簡出其門墻諸公贈言在篋手澤猶新今長君以宏才先後受知于大司馬鎮撫吳公綬遠大

文獻序

卷九

呂柏庭一

五

十卷草堂定本

將軍總制蔡公兩公為當代動臣並負人倫鑑或信肺腑肺或隆奉賓師以登啓事而長君謙讓未遑也惟有是母乃有是子范達之車馬頻來陶家之供待不乏庶幾乎復其始焉由是言之為庸俗婦易為世家婦難為常人母易為名士母難欲勝其難必求才德若太君者謂德以體才可謂才以濟德亦可而天之所以優報之者從可卜也然則今茲始壽特為之兆行將邁世壽前親見金紫拜前曾玄拜後又何疑哉抑余於柏庭昆弟私有論焉唐李景讓之母嘗治舍掘錢巨萬立掩覆之視日天若偶念笑寡則願諸孤學問早成何以財為景讓有弟屢

舉不第。母輒答以謀。責其失。教弟果成名。吾聞太若一二。有傾此者。諸子幸勉之。益務孝于家。忠于國。名于當世。如李氏。昔年進學。三雅。即太君之賢名。壽社必並。永天壤。駕李母而上之也。

秦檜嚴日開閩。變化如江漢。二水發源。嶼嶼至荆。合流至揚。入海中。具無數曲折波瀾。奇絕。

錢礎日日本叙賢母有子耳。乃拈家世交游。借中表世壽作。關目寫得盡態極妍。最為匠心之作。

卷九

世相慶三

臣

十卷草

李庸公五十壽序

陳瑚

子有敬畏之友曰江陰李庸公。今之篤行君子也。庸公刻其先人忠毅公之文集。俾余序其未簡。今丁未閏月。為庸公五十懸弧之辰。月當再閏。孫子雪屋。蔣子文石。乞余言為壽。且以庸公自訟十則。郵致蔚村。曰是庸公之志也。子其進而觴之。嗟乎。世之為壽者。莫不欲稱其德。願其福。五十者。人生頌禱之始也。庸公顧反其所以稱之。願之者。而以為悔吝之始。何歟。述舊德。服先疇。祭已。勵行。鮮伴。晨葩。此南陔白華之義也。今觀其所自訟。洞洞屬屬。惘然若有所失也。皇皇然如有所望而弗至也。怨耶。慕耶。泣耶。訴耶。涉江之涕耶。房陵之淚耶。善則稱親。過則稱己。仁人孝子之用心於斯極矣。子也。馬齒加長。而玩日愒月。所謂視趙孟之偷。而又甚者。其將何以益庸公而為之祝。雖然。庸公之所以歉然不自足者。子則有以解之矣。當忠毅之抗章就義。庸公方在。碧巖。鶴亭之寬。久而未雪。及其壯而有為。而山移谷變矣。使庸公拘于世俗。不死其親之見。而挾有為之材。乘方剛之氣。則山公之啓事。必有及武侯子孫者。王氏之臘神。其吐之乎。而庸公不願也。東漢楊文先。老年脚穿。親文帝賜之几杖。名曰延年。以強項之後。替維新之朝。辭曰。東京洛族。揚世顯榮。然

文淑序

卷九

李庸公一

序

十卷草

回思夕陽亭慷慨訣別仰起之心得無微有盡傷乎人知穆
可以作忠而不知移忠可以作孝今庸公之五十與文先之八
十孰多世必有能辨之者矣嘗讀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
華而堂下之笙歌入奏南陔白華是為一終所以致人于君臣
父子之倫者其指甚大庸公開筵之日子願以鄉飲酒之禮陳
之于前而為之進一爵焉然後知庸公之行有本末而自訟者
之不徒也已

錢礎日曰讀庸公自訟十則質而不諛謙而不負仁孝之意
溢于言外得確庵為之表微情事如見匪徒作頌禱詞已也

文獻序

卷九

李庸公二

五

十卷學
堂定本

魏和公先生五十有一序

梁份

魏和公先生天下士也份蓋得之師友之傳聞及得西行詩展
讀遂撫掌大呼叫曉後笑俟啼而不自知讀已送焚香肅跪拜
同學皆笑以為狂獨邵弘齋夫子喜曰何子慕之深也份不
年遊樹廬夫子門因遂得登先生堂見先生聞先生言與行事
日益深以先生為天下士也益信先生不以份不肖解衣推食
欲份以家相就今年遂使訓切于侃朝夕益親計向之拜先生
詩者殆將十年然後知先生詩所以感人者固自有在也先生
于當世交顯僚大帥百廢司典夫賢豪棲隱之人幾半天下天

文獻序

卷九

魏和公一

五

十卷學
堂定本

下人不知皆願納交先生素持高義重然諾好做儻藹策確
齋先生以為有太史慈之風其行事雜見于樹廬夫子南海西
秦詩序而叔子先生之五十述尤詳份則特推先生為天下士
夫人獨身立名節何與于人苟不關天下之大計是非利害得
失成敗禍福之間不能辨別轉移補救天地氣化所不足祛一
世之惑濟生民于水火使萬世之綱常賴以復振則何足以當
天下士份嘗讀魯仲連列傳以為春秋之義吳越秦楚雖大國
皆不得與于會盟征伐此萬世之綱常也六國諸侯皆與秦至
欲帝秦當是時將相謀臣游俠客遍天下率皆縮頭喬舌莫敢

關其口而撰其鋒天下之大若是其無人也魯連一布衣義不
 帝泰而秦遂不敢帝嗚呼布衣之權反出六萬乘之上秦能劫
 六萬乘之君而不能屈布衣之士此秦之所以亡也當吞併之
 時使魯連尚存則必能申大義為六國善其後即迫而出于燕
 丹荆卿之計亦必先雁門司馬即墨大夫謀之使秦必不帝不
 幸而秦帝魯連必覆之博浪之擊六國之立豈俟子房耳餘哉
 為之于其後哉遭遇不同功不得立蓋有命焉然得春秋之法
 而善用之固無如魯連矣而世或以說燕將少之夫魯連非齊
 人乎居父母之邦當興復之始何足怪乃史遷作列傳猶以為
 不合大義則遷亦豈知春秋之義者哉今天下以詩文傳先生
 即有謂先生為魯連者亦未必果知先生也或曰田單攻魏魯
 連以為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是以不下今先生家居尚有叔子
 先生為之兄故傲侃為子朋友山水詩文章竹卉皆有于吾廬
 希不止夜邑之奉當上之娛將無意天下事而先生豈其然哉
 今先生年五十一即不服官政以富貴謝寧不慷慨齷齪申大
 義于天下以答一世之嚮慕乎份故以魯連列傳推春秋大義
 以補史遷所不及以壽先生先生其將執爵而頌吾言矣
 彭解卷曰以知春秋大義為天下士不遇藉魯連不帝秦義

文獻序 卷九 魏和公二 卒 十卷草 堂定本

字印証引申其說耳通篇俱從此意發論復以全力注之如
 李將軍射虎奇絕快絕
 魏水叔曰議論宏偉而用意特深自覺光銜萬丈
 錢礎日日以春秋推論魯連于古人今人大有展發真善讀
 書論事者其才氣更縱橫莫敵

卷九 魏和公三 十卷草 以下原缺

錫山錢肅淵碑日評卷一

同邑秦松齡對巖 訂正

吳江董 問方南

逍遙遊序

龔鼎孳

子房吾不得見矣得見子房故人如見子房也子房故人滿天下
下往與吾訂交春明門一揖歡甚脫冠弛帶呼酒酒我其氣空
溢驚動僮僕顧獨慷慨議天下事時與石交曹子古遊及吾等
一二人彈指出血長安公卿聞而怪之或有雕就之者方吾等

文獻序

卷十

逍遙遊一

子房碑

故掌時壁間常隱隱有數人則子房故人中之尤親昵者也未
幾子房出使河朔護諸道軍未幾由遼方使者進大中丞又未
幾以奮身討賊不勝死吾與古遺哭之勸各上書言其狀得贈
秩大司馬子世官又未幾古遺亦死蓋是時海內交遊豪傑零
盡矣今來海陵忽遇山東丁子一與之譚仇真磊落心知為豪
傑士及叙述平生所與遊則故吾子房壘間一人能傳其聲音
笑貌於人琴既亡之後者吾詩之行路難歎君何為而在此已
出哭子房詩并索吾為子房所上書共讀之草亭燈綠風雨無
端林木颯然鬼神出聽吾行天下閱人深矣即未見肝腸如此

人者已復盡讀其遺遊諸詩天海次寥迴翔自適以杜陵之

聲律寫園吏之襟情無誓不堅有愁必老至其蒼古其樸比肩

靖節唐以下未易幾也丁子自言曰吾等稱詩小異人者腹中

多數卷史書耳夫能讀史斯能閱世能閱世斯能觀世當其意

思悠悠耿耿難名寔有屈子之哀江淹之恨步兵之失路無聊

與夫彭衙石壕無家垂老之憂傷憔悴而特託於詠奇激宕之

言怨也可稱正焉若反其言彌放其志彌悲觀於仗劍水濱聞

鷓鴣聲怒蟻長起驚濤夜望飛戩於凌迷枕短戈而嘆息世

間之最不逍遙者莫丁子若矣曾幾何時化身遊戲吾安知漆

文獻序

卷十

逍遙遊二

子房碑

園一老初初夢蝶不即其胸中感憤磊何之所為乎東萊有李
琳芝侍御者吾畏友也其人負奇節鬚髯如戟直聲動天下卓
卓子房後勁矣聞亦與丁子遊歸請以吾言質之

錢礎日曰箇中說丁子描神寫照字字入情添毫點睛未足

喻也其周旋子房處首尾相應循環無端此為猶龍之筆

秦對巖日因子房故人益思子房剴切真摯慷慨淋漓即此

文而先生之篤於友誼大槩可見矣

朱清瑟雪訪序

龔鼎孳

客歲林葉散霜。檐梅如鐵。清瑟布帆一幅。踏碎溪痕。衣沾巨嶽之雲。研染蠡湖之水。篙聲人語。歷落感其冲襟。楚火吳艤。蒼涼恣其遐矚。山川屢變。胸目孤行。自夜市發黃頭之鐘。泊江神領白描之句。所思不見。託辛勞於東風。行路其難。牽羈愁於西塞。心隨芳草。月似征衫。故已坐清影于冰壺。裁嘉咍為玉案矣。若夫駕停千里。裝卸三泉。到客如家。逢僧即主。握手兼悲。惟之緒。燒燈照雨雪之顏。鄉語能酸。春厄正熱。莫不紅因。勝剪柳讓思長。為故人而一來。忽改歲以行役。兵戈綴眼。風物銷魂。遺夢途

文濼序

卷十

朱清瑟雪訪一三

十卷本

遙懷人寐。短斯亦旅踪之所。悵淒韻於焉。凄迴者也。元夜憑欄。雪花如絮。遠峰疎合。近樹微茫。君歌仙去之詩。我寫澹烟之影。寒香作國。瓊蕊見而不飛。素艷為隣。絳燭憐而並。永迨乎青山。漸暝白雪。於傳高流。訂翰墨之緣。老衲奉茗。薰之位。琴樽妙合。羅竹交迎。茶沼尋幽。人訝季疵。未往綠橋。索醉鳥疑。蘇聶重過。詎云名士。風流殆具。遊人清福。亦有騎稱。告捷城號。受降鼓柝。聲聞收拾。杜陵之淚。家園書好。低徊王粲之樓。即事伸懷。慷慨當以慨。牀頭篋裏。並是珊瑚。壁版烏絲。無非芸蕙。最後乃纏綿眉語。宛轉粉香。羅襪花深。燕子剛來。綉戶練巾。風定海棠。半倚

雕闕。文人有此知音。鍾情正在我輩。爾乃芳菲共惜。離別殊難。對綠色與碧波。悵東日而西雨。生憎杜宇啼殘。翠玉之條。暗祝石尤。遮斷紫驕之路。有愁必曲。無語不妍。回憶蘭橈。破浪之辰。迨於櫻筍。饒春之日。瞻涼中換。景物潛移。羌紛紜其多端。亦倘

文濼序

卷十

朱清瑟雪訪二

十卷本

怪彼逸心之落落。亦何韻事之寥寥。而清瑟觸物流連。逢場描畫。開江天之生面。錫烟景以佳名。視彼剡溪。孰堪千古。然而驚峰。容思眩眈。矧短劍之猶存。典輕裘而不惜。雪中雙葉。月下空歸。其亦彷彿昔人。自傷典盡乎哉。

黃靜御曰。讀此文。如入桃花源。如游摩詰。朝川竟忘此身。尙在人世。抑知不出五柳先生。寥寥數行。及李龍眼寸幅中乎。錢礎日。口尺幅。中山川花。粉燕舞。鶯啼。畫舫紅裳。慢亭綠酒。歷歷如在紙上。所謂別有天。地非從人間。

續遊紀序

李昌旂

昔李愿盤谷在濟源縣北去懷慶府治數十里今年春予出守河北駐懷慶思一過而問之九日前聞吾館師薛夫子將出遊急欲策杖追隨卒不果夫子歸以續遊紀示余余受而讀之所謂盤谷者已非復如韓子當日之所謂盤谷矣乃復有懸谷真巨觀也余因用是疑韓子曰太行之陽有盤谷環兩山之間宅幽而勢阻又曰窈而深廊其有容繚而曲如往如復今夫子之述懸谷反較似之倒懸盤旋幽窈莫測何其與韓子之言合也二谷相距不遠懸與盤音又相近俱在太行下俗可譌懸為安必其不謬盤為懸乎愿固高士也豈不知就勝地即韓子家世河陽于愿之隱居縱非親歷亦必耳熟焉何遂鑿空譽其山川如序中云云者吾知膏車秣馬從于盤者當在此不在彼矣且石晉諸像隋唐隸碑當時谷名甚著愿之依棲于此更可知也若云韓子序中不及諸碑蓋韓子方在闕佛置之不道宜哉然則人之名斯盤谷也其謂之何以愿墓在焉耳嗟乎盤谷以愿者懸谷自吾夫子著又奚不可何必愿昔薛紹彭得北固山地讓之元章夫子家往事也節推此谷以歸愿諒所不惜小子敢為之序以谷歸愿而著其以質于夫子夫子其有以信于

文獻序 卷十 續遊紀一 十峯草 室定本

也即愿與韓子當日果于盤不干懸捨故就新當亦神之所忻與余嘗考愿一布衣耳非吾家西平王子能以功業傳者其傳也以韓子一序今又得夫子而重為表章使後世信韓子之言知愿不與盜虛名者比夫子之詩文直與韓子同不朽矣錢礎曰曰非故以懸為盤也相地勢度人情而言之也層層翻駁妙在確有証據蘇子瞻曰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余今于此文亦云

文獻序 卷十 續遊紀二 十峯草

遊南嶽記序

孫承澤

○說○山○遊○妙○
 余嘗言遊山如讀書每隨其人識趣高下以為所得深淺而要
 不可強也息齋先生三十年前官湖南策兵禦賊以其暇登南
 嶽而遊覽焉今讀其記如視融之巍我三竹之峻峭茆利書院
 之星羅棋列與日月雙九跳盪激射璀璨變幻固以歷歷現前
 驚心駭目然而未已也至其指顧諸峰一狀其以次俯伏昂首
 未服一狀其昂首未降者伏地不起一似朱虛侯以軍法行酒
 罇俎間忽見風蕭馬鳴之槩先生亦以軍法看山集羣峰於杖
 屐令之俯首而受約束羣峰亦惕息無敢遁情以聽先生之進

文徵序

卷十

遊南嶽一

十峯草堂定本

退奇哉文乎蓋先生學佛者也方將以一芥納須彌衡微稱雄
 鉅視須彌直纖塵耳尚未足滿先生一芥也益信遊山一事識
 趣高則所得自深而余言果非妄也
 錢礎日曰尺幅中七十二峯宛然在目而量評品尤為確
 當讀此知具大學問大識見者方可與言遊山

遊齊雲巖記序

黃奕稷

雲間何元朗謂古之遊名山記縱文筆高妙善于摹寫然於語
 言文字間使人想像終不得其面目不若圖繪之工一舉目皆
 在吾得以神遊其間不勝於文章萬萬耶予則以為不然綠素
 之所傳僅形似耳若夫山川之雄秀丘壑之觀深峰巒之變幻
 登覽之興趣自非文人鑠管孰能發其神理嘗觀子厚之記小
 石潭言其魚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怡然不動
 俶爾遠逝即此八字寫澄泓游泳之性迨于逼真而其言風也
 云振動大木掩冉泉草紛紅駭綠蕭勃香氣衝濤旋瀨退貯絡
 谷搖颯蕤與時推移則不獨善繪無形之物兼繪其聲與光
 矣他若謝客之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浣華翁之連峰積長
 陰白日暹隱見巖殿林響交慘慘石狀變及大江動我前聲色
 立積鐵等語真若有層峯疊嶂湧現于前浪湖巨流震蕩于側
 此豈荆關蕭巨所能彷彿其萬一者哉則甚矣元朗之論之無
 當也周子雪客今春偶命天都之駕訪友過海陽遂登白岳歸
 而示余遊記一篇詩數十首詞語蕭灑筆墨靈秀益留止山中
 者兩晨夕盡寫其登陟眺覽晦明昏曉之景使讀之者恍然其
 水某丘可憐嫩而流連也某於某石可撫玩而跌坐也其視柳

文徵序

卷十

遊齊雲一

十峯草堂定本

謝諸公何多謙○至云白岳如五都之市○雖珍異錯目而一覽○
輒盡此非真能領畧賞識人不能具此心○日亦非文筆不能妙○
其形容荷儻對四傑作臥遊○止能寫其勝處耳○彼夫嶽峯巉巖○
之未踞其極者○烏能摹分樓析而甲乙之耶○則甚矣元朗之言○
之無當何也○吾徵之雪客斯遊而益信也○

錢礎日口篇中論詩文處摹擬有神發抒盡致具此手眼可
以評量古人亦可評量今人

宋徽序

卷十

游齊雲二

九

千載附
章定本

滇遊記畧序

徐階風

嘗見溪翁野叟因事越境入城市郡會而歸○必盛稱其所睹聞○
刺刺不肯休○至于文人墨士稍有才情者○偶登一山涉一水往○
往著為記序發為詩歌○若有所不能自己者○何也○蓋人為天地○
中最靈物○足之所至境之所移○其間必有可為歎慕者可為感○
慨者○必有新吾之耳目而廣吾之志氣者○况擊舟策馬遊萬餘○
里○極天下之險遠○如余金齒一役○哉是故出京口望金焦歎狂○
瀾日下而二山為之砥柱也○過金陵泊采石歎江山如故而六○
朝之遺事不可問也○風起於螺磯牛渚思得太真之屏一燃以

文徵序

卷十

滇遊記一

千載附
章定本

照其怪也○月落於天門馬當思有子安之才○神斯助之以風也○
停舟盈浦問向有江州司馬送客而賦琵琶者乎○擊楫武昌問○
尚○有八州都督飲有限而集流亡者乎○揚帆赤壁問向有年少○
周郎出奇謀而大破曹瞞者乎○巴陵勝狀岳陽樓之詩文可讀○
也○洞庭怪浪黃陵廟之禱祀可信也○至武陵而從陸桃源洞尚○
有避秦人乎○濟沅江而暫憩二西山尚○有未發之奇書乎○油柞○
名關其取義未可解也○關索名嶺其餘威猶未泯也○灑尾巉峭○
盤江湍激○初通道者誰乎○羅施尙鬼普安依佛樂遺風也○久矣○
石城荒遠何以傳元禮之碑乎○滇池流泱豈長為莊躋之園乎○

碧雞金馬，尚可騰而致乎蒼山，泝海尚可當兵十萬乎。盛覽張叔從學相如今，尚有其人否乎。蒙氏段氏稱雄南詔，今其子孫尚有存焉者乎。踰博南渡蘭津，竊議漢宣之多事而歷代踵其弊也。抵哀牢上九隆，想見武侯之神武而南人服其天威也。凡六詔風烟，百蠻習尚人物之所邂逅，兵燹之所摧殘，時代之所變易，與夫泉石之奇形，飛走之異狀，皆有可款可慕，可感可慨之端，而吾之耳目日新，志氣亦日廣焉。爰命從遊，甥按程記之用，以開一時之旅况，而資異日之談柄云。然而亦其略耳。嗟乎行路日多，作宦日少，無政可述，而僅有遊略，可記余是以序斯

文獻序 卷十 送錢礎日一 干峯草堂定本

王玉銘曰：徐公蒞吾郡數月，有神君慈母之稱。歸時出示此序，余服其才更服其有善政而不矜。錢礎日曰：通篇按程寫去，參差歷落，逐層摹擬，逐層點綴，筆墨間真有峯盡峯生，波平波起之奇。

送錢礎日之長安序

葉方謁

梁谿錢礎日先生，有道之士也。嘗一至京師，相國魏公待以賓師之禮。今年春，相國具書幣，召之，或問于曰：相國其知人能得士者與？公卿不折節久矣，今相國以先生之賢，畧貴貴之勢，隆尊賢之禮，巖穴之士聞風興起，孰不願造乎其前哉？予曰：唯唯否否。相國為天子大臣，坐廟堂宣教化，宜進賢為國以共理天下區區，勤延攬，廣結納，乃近世士大夫博名高者之事。吾知相國之明，必不出乎此也。荀卿之述周公曰：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于有餘人而君子非之。謂周公之禮者，賢與當薦之子王以共天位，不賢如之何，與為禮也。公孫弘自以起徒步，致宰相，于是起賓館，開東閣，以延賢人。然元光元朔之間，海內多事，止之求賢，勤矣。弘在位七年，未嘗薦一士。孟堅書之以志謙非，惠美也。相國豈不聞乎？或曰：予不通時變，古之宰相，貴自關雎，士士之仕進，舍是無由也。今之銓除，一命以上，悉歸朝廷，其難天下之士，則以科目。先生而欲仕乎？有科目在，毋事相國之薦舉也。予曰：是何言與？科目之設，以待士之懷珍負奇，翹翹然自奮于功名者。先生之賢，雖強起之，猶虞其不肯出也。其可以科目羅之乎？若謂

文獻序 卷十 送錢礎日一 干峯草堂定本

薦舉之典不行于今則本朝開國以來數部諸公卿搜訪山林遺佚之士今結綬而仕者尚有其人未聞禁其薦士也相國服官有年其見之多矣或曰然則相國之眷眷于先生若此而久不聞命何也予曰我知之矣士之効一官擅一職者因其長而位置之不難也先生之賢如古所稱宿儒大人宜在上左右備顧問漢李太尉常言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自頃被徵初至海內望若神明未幾毀謗布流應時折減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今之與昔人情豈有異乎夫大臣之舉動天下所觀聽也薦一士焉而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薦一士焉而不善則千里之外

江○水○發○源○於○岷○山○沿○涪○州○沿○涪○東○走○萬○餘○里○歷○梁○荆○揚○三○州○赴○海○無○幾○耳○金○焦○峙○立○中○流○如○拳○之○左○支○右○拒○江○以○南○財○賦○甲○天○下○獨○京○口○一○線○通○南○北○咽○喉○又○重○之○以○兩○浙○八○閩○海○外○大○小○諸○國○貢○道○之○所○自○出○故○潤○州○之○形○勢○傑○然○稱○雄○非○若○他○郡○山○川○秀○麗○之○觀○風○濤○烟○雲○之○浩○渺○人○物○之○衆○多○城○郭○之○壯○與○夫○軍○容○戍○府○之○盛○且○大○以○供○騷○人○才○子○之○登○臨○憑○眺○感○慨○蒼○茫○留○連○於○賓○朋○尊○酒○之○間○者○比○也○吳○汪○顧○子○茂○倫○有○江○淮○之○遊○其○遊○也○自○潤○州○始○余○聞○而○壯○之○于○其○行○也○告○之○曰○在○昔○潤○州○孫○劉○踞○狼○石○而○籌○

外選之相國之待先生者重以厚其進先生者敢輕以遽乎哉書曰則克宅之克由繹之嚮相國之于先生聞其名而求見其人今又三年則既克宅之又由繹之矣子姑俟之相國必有以處此于是先生行有日矣爰述斯語以祖其行徐健庵口礎日學問高誼反於相國之宜薦拔視出際得韓歐之法而不襲其一字卓然大家泰對巖曰相國為先生知己其不輕薦者正深于薦也此序說得相國與先生地步俱高今千載下讀之想望嘆慕不置匪直一時推重已也

兵○何○無○忌○夜○半○屏○風○中○草○檄○此○唐○宋○之○前○一○時○也○唐○宋○以○來○遂○為○名○人○韵○士○風○流○爾○雅○之○地○許○渾○詩○以○丁○卯○橋○名○米○元○章○書○畫○以○海○岳○著○著○此○又○一○時○也○今○我○與○子○之○時○去○唐○宋○之○後○又○不○知○幾○旬○年○矣○即○欲○求○唐○宋○時○各○人○韻○士○之○勝○迹○皆○已○若○存○若○亡○不○可○盡○識○况○在○唐○宋○之○前○乎○夫○事○之○可○傳○者○以○人○不○以○地○各○人○韻○士○遺○落○世○事○若○無○所○重○輕○於○世○者○當○時○之○賢○者○重○之○與○之○游○後○世○之○賢○者○慕○其○為○人○至○圖○其○所○遊○之○地○之○人○之○事○咨○嗟○大○息○而○不○能○去○嗚○呼○豈○偶○然○哉○今○吾○子○行○矣○我○聞○江○之○南○有○賢○別○駕○吐○翰○程○先○生○江○之○北○有○賢○司○李○貽○上○王○先○生○道○德○文○章○政○事○冠○於○

時○皆○能○好○賢○下○士○而○其○地○之○賢○人○若○子○又○有○江○如○長○益○咸○喜○臣
傳○諸○君○朝○夕○游○處○子○歸○而○解○其○橐○中○裝○必○有○贈○答○之○作○懷○古○之
篇○燕○集○游○覽○之○記○出○於○尋○常○聞○見○之○外○萬○萬○者○予○將○飢○渴○以○須
也○子○其○行○乎○

錢礎日曰潤州重地山川重乎人物重爾昔之人物今之人
物山夫一一拈出而顧子之遊自見是善於贈行者

送蔣馭鹿之藩府序

董文舉

漢○之○諸○侯○王○皆○得○通○賓○客○聘○賢○人○四○方○文○學○士○多○從○之○游○若○相
如○枚○乘○之○徒○往○往○以○詞○賦○著○名○明○亦○有○謝○榛○先○生○者○以○布○衣○為
詩○歌○見○知○于○趙○于○秦○于○晉○諸○藩○爭○延○致○之○其○名○遍○河○南○北○至○與
七○子○相○軋○云○當○天○下○全○盛○之○時○東○西○尉○而○南○北○侯○士○既○不○屑○由
他○途○以○進○其○不○得○志○于○有○司○而○登○朝○廷○則○稿○項○黃○馘○于○山○林○者
有○之○矣○其○名○之○不○能○藏○于○山○林○而○復○塞○于○朝○廷○則○設○醴○授○簡○與
裾○于○王○門○者○有○之○矣○余○邑○子○蔣○生○余○故○人○也○少○為○文○章○高○文○典
冊○頗○似○相○如○然○尚○困○躓○于○布○衣○而○其○名○則○已○如○茂○秦○噪○公○卿○間
矣○

藉○甚○于○是○親○藩○鎮○國○公○以○禮○延○致○之○而○生○將○從○遊○于○醫○無○問○木
葉○之○東○過○余○道○別○余○因○舉○枚○馬○茂○秦○之○事○以○壯○其○行○而○生○顧○謂
余○曰○今○親○藩○好○修○學○古○游○六○藝○通○禮○樂○被○服○造○次○于○儒○者○有○河
間○之○風○匪○直○如○兔○園○之○雪○便○殿○之○竹○枝○以○詞○賦○詩○歌○侈○文○學○稱
入○室○而○已○也○余○因○勉○之○曰○行○矣○蔣○生○亦○匪○直○如○謝○先○生○之○終○老
王○門○而○已○也○彼○相○如○枚○乘○者○少○俱○游○梁○而○名○聞○漢○庭○或○老○而○有
安○車○蒲○輪○之○徵○或○天○子○讀○其○賦○而○有○不○得○同○時○之○慨○然○則○生○之
自○此○而○登○于○朝○廷○也○不○難○矣○生○其○勉○乎○哉○

錢礎日曰竟是一篇昌黎送行序洪亮氣古非歐蘇所能

送汪舟次之任領檢序

許承家

自孔子沒後世因家立廟其衣冠琴車書而諸儒亦遂講禮
 鄉飲大射於其處凡諸侯卿相至先謁然後從政自漢初已然
 矣今其風猶沿不變而天下尊孔子為先師因尊博士學官為
 羣弟子之師則居其官者凡以教子弟從孔子之道而已余嘗
 過齊魯郊訪當日一乘車兩馬出遊國邑與公卿大夫周旋問
 答故事往往在人耳目司馬遷所謂低回不能去是也乃輒述
 所在多有而江南故吳楚地孔子不數數過惟淮之贛榆遺蹟
 猶有存者則其時齊魯會夾谷處也嗟乎士生孔子不數過之
 文徵序 卷十 送汪舟次一 七 十卷本 堂定本

○先○將○五○美○○卷○○卷○○卷○
 鄉而乃得親誌其遊歷如見其進退揖讓獻酬歌詠慷慨論說
 豈非幸哉豈非幸哉今 天子重學校增設師儒官而余友汪
 子舟次素以詩文雄長天下亦得教授一邑謁選得贛榆領檢
 故荒畧以汪子之才而屈首就此若鬱鬱不得意然者然余深
 為其得領檢喜而乃于其行言曰師儒之官學孔子之道也而
 又率其邑之子弟以從孔子之道則凡進退揖讓獻酬歌詠慷
 慨論說之蹟一為後世所憑弔而遂如即乎其人親乎其事獨
 江以南轍迹蓋少而贛榆兼江南治乃得訪其好會故事而于
 又適居其官斯已奇矣今讀史載蔣旄羽被矛戟劍撥及侏儒

為戲之狀猶在目前而當日舉袂而呼履蹟不盡等從容操
 亦不似後來樊將軍帶劍擁盾蓋入背裂髮指時乃大義凛如
 卒得歸所役用而罷乃知大聖人之經濟異于尋常萬萬也余
 天下方用兵而一時師儒之官增設且衆于夾谷之言曰有文
 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汪子驅車至其地而率其
 子弟與文而講武以從乎孔子之道折衝樽俎固其餘矣則毋
 謂師儒一官不可以自見于天下也

錢礎曰曰為師儒官而適得孔子所遊地且好會故蹟宛在
 目前其于孔子之道必有見之真而知之確者矣全德勝
 文徵序 卷十 送汪舟次一 七 十卷本 堂定本

想便極關切中間形容讚嘆在復流連令人讀之如見車服
 禮器低回留之不能去也觀止矣
 陳集生曰通篇首尾一意而中間曲折變化出奇無窮非深
 于太史公之法者不能有此文更渾穆而蒼秀

送姚彦昭赴長洲學博序

何永紹

庚戌午同社姚君彦昭以孝廉奉軍恩得除署吳郡長洲學博
將往敬其邑人士舉凡彼士之習俗文藝德行一惟司教者
責司教者苟非先有以自教又焉能以教人於其行為教說以
送之古者州里族黨皆有學皆有教學者非教人以利祿也所
以即其詩書六藝之旨而達其識消其邪心養其忠厚儻儻之
氣而致之用也其事絃歌舞箏其容組豆軍旅其會鄉射飲酒
讀法養老諸義陪席以後博士弟子漫滅不講流及明季沿習
舊文為之師者咸以辭尊居卑之辭之吏泊視孔子孟軻之道

文源序

卷十

送姚彦昭一

世

千峰障
全定本

逸焉無聞為弟子者亦其以辭尊居卑之祿之吏視其師不復
知有孔子孟軻之道以修其業而舉其職即有志者亦唯羣而
萃處焉相與嬉笑而迂濶之而已夫官卑而祿薄事少而地闊
固托與以明高耳若大昕鼓徵助宣弘化政以資官官以成教
則古之所謂師道立而善人多賢才輔而天下治成由此塗出
夫豈可忽乎哉夫教人者先視其自教姚君博學而明儀教行
而好古其量淵然其識泓然又率于親受於弟德且賢矣而藝
林詩賦古文詞名炙人口海內踐朱轂者願結駟飛華蓋者思
梳輓以經術明倫之儒應制詩起居之選當不日過區區胡瑗

經義故事惡知不復見於今日哉吳門自古稱殷名文物之區
四方名士宴游會集之地其人有季札言游願榮張翰范仲淹
之流其名宦有任延賀循胡瑗之輩其古蹟有洞庭靈巖支硎
三江笠澤花洲錦涇之勝其產有橋茨茶蓆菰蒲荷魚膾臠
鶩之利富人巨族交錯於邑都文綺綺繞泉流於天下俗介衡
奢之間習買田宅好為園林鐘鼓箏絃以自娛樂人多浮靡而
鮮實其士能文章競聲譽而喜於馳騁自唐改長洲而今因之
為重七百四十有一蓋量地制宜莫嚴於此習俗亦莫侈于此
苟司教者先無以自教則斯鼓坐堂上夕鼓反室已耳諸生之

文源序

卷十

送姚彦昭二

世

千峰障
全定本

來者任之業之勤情弗稽也士之驚驚者聽之行之嘉秀勿問
也而姚君且亭亭矣內無得失利害以變其心外無威福毀譽
以折其勢勢盛而令行心一而事舉令行則眾從事舉則功集
將不俟期月之久而其間德行文藝一舉而歸之于道習俗之
翻然一變可知矣古者仕不出父母之國唯博士一官庶以干
其祿而寄其志今也當窮厓洪波之中為拔俗出塵之想譬之
江河流下有砥柱焉姚君勉乎哉吳中又近有故山張戴王方
諸君相與董率承流而彼土人文風俗四時之花鳴林之鳥與
大山河之槐帶池臺之燕賞驪人墨客飲酒而歌之鄉之人遊

虎丘之巖而眺其上吾知同聲相和當必有至朕而喜為君歌
來何暮者矣

筵饗日曰師道不尊教事不復修摩亦已久矣令速將古制
與時弊一一拈出而要端之教人先自教上千城斯道關係
非小宜姚公之服膺斯言勿失也

卷十 送姚方昭三 十一 峰

送李天生歸養序

錢中諧

籍開青門祖帳原屬當引之年神武掛冠本好長生之術尚
揚于在牒亦膾炙于前徽未有天子深知布衣特達聖朝
方舉鴻都之曠典詞臣乃乞烏鳥之私情苦戀爾力辭遂
徵書久促每牽裾而未前寵命正殷即抗疏而請去求忠臣于
孝子我 后竟許其陳情獲養志于顯親舉朝共推為僅事如
予同年友富平李于志期千古才出萬人眾鳥之貴鳳凰王景
略鍾三秦之傑羣峯之尊泰華韓退之起八代之衰比闕里之
少孤早親俎豆願介山之偕隱惟樂琴書負米而旋共識慈烏

文獻序

卷十

送李一

潘

十一 峯 堂定本

之里舍肉以遺久湧孝魚之泉行已重為閭會名更高于兩管
何心好爵謝丹闕以白雲先意承顏傲華簪以綵服海內固瞻
為景慶寰中獨遜其烟霞何意空谷之幽芳忽被富途之薦剡
函開暫出夢惟切乎挽車冀闕久淹情輒深于嚙指果君召之
不容俟駕奈母在之未敢致身念救水而心推予影形而涕雪
以故至誠依感得沾孝治之恩中肯獨命遂蒙錫類之典真平
聞乎 八乃幸見于 熙朝在昔惟白沙先生于今惟陸西夫
子車闕至性足垂百世之師道在完人允光一代之史蓋崇志
而非以 仁義順親而尤以獲君承蓋清班光耀

湖有乞唐王且為之龍行武山得麟潛溪亦序其首簡矧伊盛
事更出同年敢不吟華黍之一篇聊以當陽關之三疊君章乍
返庭菊叢生元亮方歸遲松無恙於以盡老萊之孺慕豈徒效
潘岳之閒居奉壽母以樂竟年藉榮親而歌舜德小子雖未展
登堂之拜長望為勞諸君其勿恹陽叱之吟短章須贈耶為引
玉朕許連珠云爾

錢陸日曰寫出李公榮歸氣象二疏畫圖不得專美又何羨
鑑湖一曲也其實將歸養二字作肯故情詞剴側聲聲動人
是一篇勸忠勸孝文字

文澤序 卷十 送李二 五 于峯 堂定本

送黃童子序
泰州黃童子此年十歲自以清溪稱甲辰歲余在郡童之
父忽率童子來謁皂絛短衫質猶嬰孩余顧之而笑別去五年
余客泰興童子之父又率童子來謁其年已踰歲童與之語敏
穎可喜問其奕則益善察其意若親余者余甚異之坐甫定
其父為余述別後嘗攜童子此走燕市挾其技謁名王將軍有
其將軍愛童子厚資金帛留居燕幕烟為童路之飲居一年童
子思母欲南歸將軍不忍聽之而命其圖其形朝夕以玩如
對童子復厚有所贈而丁寧童子明春必南至里愛之至于如
此方其娓娓陳述時余左右顧若無聞者語既畢良久余顧童
子而歎座客或戲余何歎豈非歎已不解奕而空遇國手耶余
默然不之荅也嗟乎此豈客所當知哉昔先王愛人必自童子
始故七歲入小學教之以入孝出弟之節灑掃應對之事十五
入大學教之親師取友離經辨志得聞修齊治平之道是以成
就人材非後世可及即降而至于漢唐宋以來盛世雖不能一
如先王之教然童子受書父師謀其誦習為之講究不見異物
不事佚遊以須其通達強立往往亦得偉人為世道賴今童子
賦賦魚雅有可以學問之質然其生也僅十六年則其所習見

送張秋紹歸孤川序

何 聚

無錫張子秋紹隱居孤川之上詩文著當世以段經客京口謝
子誠於取友輒不吝下問予亦數較就之每會必四方學者
錯豈門蓋為東林之學而得其宗者也留二載別去其高弟
源黃生兄弟感念造就請予言送之夫東林之學開自道南
南一語則程子之所以目楊氏者然明道嘗為上元縣主簿
溪幼孤依母家京口鄭氏母卒因廬墓下或遊或宦俱在南方
是道之南不始楊氏也若夫楊氏遊洛還關中間留止錫山十
有八年爰啓東林書院歲久湮沒至明萬曆中魏鶴瑞文高忠

文 濂 序

卷十

送張秋紹一

文

十卷本

憲兩先生修復之東林之名震四裔忌者乃嘗為黨籍要之東
林不以門戶累而以正學光辨之其人而已秋紹生長東林幼
即私淑顧高窮冠受學支忠馬公之門閣今主講席及釋菜者
垂二十年儼然以其身承道南之脉而不染門戶習亦不以詩
文掩故余以為得其宗先是丁巳秋遊上元慨然念新學燬後
金陵學者幾不復言濂雖淵源矣於是大合江左右暨閩湖楚
豫之士數百人會講明道書院論聞知之統自明道推本濂溪
取喻形家龍脈有程主山周祖山之說及已未來京口復與休
寧施子虹玉江寧蔡子璣先尋光風霽月亭造濂溪書院端拜

習陳者可知矣又以其善奕也為之父者以貧故不得已而遊

童子之技奪其入學之時出門而交千里始發軔而其所與遊
處已如此語云童而習之則從此以往吾恐雖有大賢將不能
挽回童子而與之談鄉鄰也其可謂之幸與不幸與夫士生而
不幸天也然志上傷之矣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而凡今之
人乃或不知其為不幸又甚至以不幸為幸有視之類乎吾
前者無足責焉耳獨惜童子有可學之資宿入學之年復來親
余而余竟無益于童子者昔之人一遇郭泰輒折節向學卒為
名士豈皆虛言哉童子自此將南渡江復北之淮則其所遇者

文 濂 序

卷十

送黃童子二

老

十卷本

又可知吾滋為童子懼焉而莫能挽也于其行也駭述吾所以
深惜童子之意且崖畧舉先生之教以告之使志之于心庶幾
童子雖不暇從事于學而尚知我生之前固嘗有是說不致汨
沒訖無所聞而憐然于就為幸就為不幸然後知余向者之一
嘆為可思也

錢德曰曰呂黎送張童子有曰童子宜暫息乎已學而勤乎
其未學于皇送黃童子則曰童子有可學之資當入學之年
猥來親余而余竟無益于童子童子雖異送之者無異童子
之學或異勉之學者無異其文刻切真至亦復不減昌黎

塔下斷斷以開程接孟上屬周子出講錄叩之余余嘗思之昔
孟子叙存心之君子錄舜禹湯文而武王而周公以至孔子叙
見聞知之統文王而下進望散而畧武周錯綜互舉之義其偶
耳考萃集註引伊川序言屬孟子末章下數程不數周亦偶舉
大凡耳其為伊洛錄為近思錄固皆首周子他日黃直卿有言
曰孔子後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大著孟子後周程張子
繼其微至朱子而大著斯其為定論也已况周之去孟甚久於
邈不相續之際忽起而續之程則親炙濂溪授受有本余故謂
程之見道為猶易而周之聞道為更難秋紹必繇闕而溯雜錄
文淵序 卷十 送張秋紹二 十峯草 室定本

之真非哉往于借程子十一過錫山其交諸公特講詩文云爾
竟未一窺東林之堂每歎於異今觀秋紹游屐所至雖不廢詩
文而無過非學其錄京口反菰川也身與道俱必將取周程過
化之餘澤退而與東林一二齋宿反覆涵泳以審正其指歸自
京口人言之謂之迨再南可也余素病恨不能從秋紹行竟讀
其書始因黃生之請書此為別而是正焉
錢礎曰曰千年道統百年堂論尺幅中判斷畧豈非大手筆
不能而推服張子之意遂極淋漓盡致法密氣疎清雄絕俗
任雍南集中又進一格矣
文淵序 卷十 送張秋紹三 十峯草 室定本

送錢礎日遊泰山關里序

計東

登泰山能言泰山者莫孔子若矣遊關里能言關里者莫司馬遷若矣今之人卽終日登之遊之有能言之哉雖然子之所欲述者有二焉子于甲辰正月大雪之後攀鐵索造日觀峯不見日出而于峰之傍見豐碑屹立大書禮爲人子不登高不臨深數言子再拜稽首其下卽杖策下山不復登于甲辰六月自曲阜北門徒步三里修謁孔林既畢危坐長松古柏間有孔氏宗老攜子登文德橋語子曰橋之下洙水所經也往時水大至輒啣堤及梁今水涸者數年矣橋之下生柳及雜樹高出于橋未

文○澈○序
卷○十
送○錢○礎○日○一
廿○一
堂○定○本

知何祥也相與黯然久之今我友梁溪錢子礎日將登遊二者之間同人皆爲詩贈行予不暇爲詩而以斯二者告之錢子至日觀峰爲我一觀碑陰書此者何人樹此者何時也至關里觀文德橋下洙水其復至乎其所經不由故道乎抑終涸焉已乎我親春秋書浚洙洙水之于魯國非要害也猶或浚之今如形家者言水之係于文德重矣錢子歸其以二者復我乎

魏貞菴曰如此深心能遊之而能言之亦何遜于史遷

王阮亭曰章法甚奇感慨全在文句之外

錢礎日曰一遊耳不肯草草放過如甫草者真可與遊

送弟季友之惠州序

董以寧

是行也將溯長江泛鄱湖過樞嶺而渡南海之涯至惠州凡四千五百餘里有驚濤怒浪龍鼉出沒之無常盜賊險虞風土淫惡蠻烟瘴癘毒害人之可慮吾奈何聽汝去哉且先人在時憐吾與汝而計安全之動慮事變不測或晨夕離左右卽不歡自吾父亡母夫人尤欲吾汝常在目下吾間以事適百里必叮嚀慰勞諭以戒行路速歸期出數步復命之回回而又諭之又遣婢再三傳語中門外至期則具鮮食以待不至則皇然以望惕然以憂以汝幼則親汝間往親串家亦遂如吾適百里汝或不卽侍寢則檠燈數漏臥席不安嗟乎汝念之乎汝固向者懷中膝下之身也一旦跋涉數千里外置之風波盜賊烟瘴毒之中先人有知夜臺愁望則所謂嗟子子嗟子季者豈異于存日哉况吾父之亡以汝屬我曰爾長兄善視之洎母之亡又屬我曰爾終善事之吾時實應命而今乃不能振汝使汝不得已而邀先人之遺德以待振于故人則汝之冒風波盜賊烟瘴盡毒之危而去者非惟吾聽之直若吾之驅之也然吾旣不能振汝而沈君以異姓兄弟欲振之具書詞迎汝則汝之去初非乞憐于行路之人以爲先人辱而吾又不聽汝去焉斯似絕之

文○澈○序
卷○十
送○弟○季○友○一
廿○二
堂○定○本

所往而吾益不安用是涕泣送汝亦惟望汝每事必念先人致
戒于舟車行李之外復慎起居履食謹言行擇交遊制情欲不
忘危險而後出于危險以免于前者之所虞因得早歸告無恙
于祠墓庶猶可慰先人而不至重形吾不孝也夫迄明將別故
為汝識斯言欲令汝所至展前如吾之與汝借往焉詩曰嗟子
弟行役尚慎旃哉汝念之何待防彼崗兮而始念之

譚韶成曰情辭之文言自難到

錢礎目曰至性語排側動人宛鳩詩可不讀矣其間深婉曲

折愈轉愈靈未復以數言收縮通篇之意此法非韓歐莫辦

文淵序

卷十

送李季友

七

定本

送魏叔子先生歸翠微峯序

王畿

魏叔子先生隱金精山之翠微峯金精相傳古神仙宅而翠微
又十二峯之最勝夜地斬截起于側肩石門樓行支足乃上
林木廬宇俱聚白雲中余慕先生兄弟思一躋翠微峯不得友
人九揖鄒子則從顛逆泝灘路穿賊壘經旬而達翠微以謁先
生於易堂握手月餘不能去語具游翠微峯記鄒子誠奇士哉
雖然匪獨鄒子奇士抑先生何以致之今海內莫不知翠微峯
魏叔子其知先生以文章行義非獨以栖遯名山如古石隱而
已先生之文章發揮道德源本六經上自龍門下及廬陵眉山
文淵序 卷十 送魏叔子一 十峯草
因以其所蘊藉與天下懷奇抱異履仁蹈義之士更相酬答舒
其所不平以是天下無遠近賢愚顯晦莫不欲得先生一言以
為折衷者或曰文章要得山水益彰彼柴桑潯川成都海外殆
皆有所夢控頓折激發跌蕩以噴薄其胸中之奇今翠微崖谷
幽嶮神靈奧堂耀靈之所迴避先生栖此其著作鋒拔變動不
可端倪殆不可謂無助予竊謂不然古山川奇蹟率由名人得
顯觀夫山陰蘭亭以右軍麻姑華子崗以靈運岷山習池以羊
公山簡西山鉅姆諸勝得於柳州之披草枕石今天下莫不知
翠微峯叔子先生叔子即不金精翠微語將不為叔子乎且自

翰海變華風雅頹廢俗趨庸卑當世率以忠耿節烈為直梗而
古道久湮先生操筆發響其氣勢使天下士曉然知行義所
在為文章根本其功應不在昌黎紫陽下則先生當不獨幽棲
巖壑為石隱者流明矣庚申秋先生來梁溪余得盡讀先生所
為詩文若干卷淵然以醇頑廉而樞立挫萬物于毫芒斯精微
之極致宜遠近之請正于先生不能已也因款鄒子之裘禮蘭
足以見先生良非獨以翠微之勝而余竊以金精翠微之有先
生自天子王公大人不能屈先生一見其兄弟友朋皆好古篤
行有名於當時足與山川之靈異相頡頏今天下之交先生與

又藏序

卷十

送魏叔子二

廿一

讀先生之文必有能知之者而惜乎先生之逝去欲求如鄒子
之往見先生者不可多得也爰悵然而為之序

秦登巖日從山川說到文章又從文章結到人品終以不得
一到翠微為悵流連往復深得抑揚之妙

張秋紹日叔子曾與蔡生論文書有云本中之本雪岫此序
說文章必根行義適與合符具見二子淵原矣

錢礎日日雪岫工詩歌未嘗數數為古文辭然極管輅復變
動不可端倪觀於此序亦先生足以噴薄其胸中之奇矣

武林送顧子苈文序

唐夢齊

余從周觀察靜香知王太守圖鳳從吳梅村先生集知王太常
烟客從曹秋岳侍郎札中知王石谷之門人顧子苈文妻東二
王既沒大雅淪喪今於摩詰之間再見長康筆墨存靈丹碧如
在豈日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遂至與老兵共飲哉辛酉余客
吳山館顧子於白鹿泉之竹軒把酒論文晨夕與共觀其澄墨
吮毫筆筆皆造古人堂與而不襲其迹新篁初長烟雲滿壁顧
而樂之不知其身為客方今精於画法者以予所聞南有顧
公大申北有鍾公一士法公黃石可謂落落晨星矣法先生回

又藏序

卷十

武林一

廿一

九鶴圖画一石園九峯聲滿長安人得其片紙揭之壁上以為
榮然絕不肯輕為人作又少所許可及紫陽山翠幙樓下一見
顧子便與日夜論元宋人筆意不忍別贈詩殷切約與後會顧

子之所得蓋可知矣獨是邇來潘事家異說而人異學少所見
而多所怪溺於師授不觀大成寫意蒼老者或目之曰拙用筆

媚秀者或目之曰稚此如少陵之詩劉會孟笑之後之人又有
嘗會孟者弁州之文歸太僕非之後之人又有不盡宗太僕者

樂地樂天李白李赤墨守輪攻反駁非孟誠不知其紀極良可
嘆息不止於画為然矣余既北歸為文以別顧子昔虞仲翔有

云人生有二知已死可不恨。子往哉。操所學以與世相見。其必有所合矣。

錢礎曰：曰荷文。画法素為秋岳黃石諸先生所賞。今又得唐公表章。画法傳將不獨画法傳矣。文亦瀟灑出塵。曠然筆墨之外。

送嚴蓀友借伯兄入都序

秦松岩

庚子秋嚴子蓀友借子兄留仙史君之京師雲門同學皆賦詩言別而顧子景行為之序。大約感歎相別之苦。而慶兩人相得之樂。且嚴子工於詩畫。途中覽山水之勝。觀黃河之震蕩。至京師。歷睹官闕。增今昔之感。所交自名公巨卿。而外間與燕市悲歌慷慨之士相屬。為詩以抒其憤。其詩與畫以悲憤而壯。以見宏博而奇。當益進而為時重。然則是行之為有助。豈少哉。顧子未暇以是行之助為嚴子賀。而先以得友之助為伯兄賀。夫伯兄固早歲薦薦而入史館者也。顧涇陽先生曰：士有三變。一舉于庠。再舉于鄉。三舉于南宮。境遇更而其涉入之心亦屢變。而不自知。然特庠與鄉耳。入世猶未深。其心猶未盡變也。迨南宮以後。其變殆不可勝言矣。矧夫職居綸紵。給省而歸。族黨親知競相艷慕。入則賓客僂僂。出則守令趨承。能使氣驕而志荒。欲多而德喪。伯兄里居二載。兢兢自好。不異曩時。豈非識諸卓然。能自拔于流俗者哉。而吾則甚懼習俗移人。獨為君子之難也。今嚴子清節雅尚。與伯兄共舟入都。朝夕優游。獲稱同志。嘗以入直之暇。相與醉心六藝。出入于史百家。鑒觀古今人物之高下。上焉激發志氣。砥修廉隅。以振起頽風。下之亦足以發為

文章傳于後世是故子凡居鄉則為名籍紳居官則為名史臣
吾于嚴子之行卜之象若命其嚴子論又有年且送別長江
之澳不熱而蕭蕭借兄曰子有二梅居士在焉與之誦法孔
子排斥釋氏哀絲而為大儒猶言之有孫友也余謹受教遂序
其兄弟朋友之情以為嚴子別則又為之約曰余亦世世非里
方有四方之志他日浮海而往都見嚴子仙兄于
邸寓問勞畢遂偕嚴子遊于燕市周覽風景然涕下吾兩人
殆依稀手聞擊筑之遺韻也

文獻序

林

卷十

送友人

謝燈殿之傷于凡疎朋其如其亦與應感爾貴相頤頤

送友人之荆襄序

湯傳舉

予幼時愛讀岳陽樓記其所狀風景人物依稀極三湘之勝槩
有為予言者曰此四絕也樓為滕子京建文為范希文作又得
蘇子美書邵竦篆天下稱之因私心嚮往願得一至其地親見
古人名蹟以為幸又嘗覽古圖書見瀟湘八景江山秀麗雲物
澄鮮丹青所傳色色可愛因考皇輿志宋嘉祐中有八景臺在
長沙府城西今其故址猶有存焉者乎復私心嚮往不能置昨
者四方多故聞此地方有擊鼓之警向之舞榭歌臺且化為烽
烟景色因不欲遠往今年春吾友顧又蘇之荆襄予聞而壯之
又綴序 卷十 送友人一 十卷本 堂定本

贈以言顧子今世之傑魁人也觀其凌鏢無前之氣已足吞雲
夢八九况經畧斯地者更有若三國之廖立晉之陶侃其人者
在乎顧子之去吾知其必有為也方且乘長風破萬里浪豈亦
沾沾如吾前所云者乎於其行姑述以告之倘其登眺所及親
見岳陽之大觀與洞庭彭蠡之勝勢其間山川之出沒烟雲之
杳靄臺榭之參差與夫古今名賢之所撰者更有廣予觀記之
所得者顧子善屬文不惜書以寄我

錢礎曰岳陽四絕瀟湘八景自昔稱之今得子方文岳陽
又多一絕瀟湘又多一景矣豈非千古奇觀

無錫縣鼓樓落成序 華長發

歲在敦泮月為余極薰風初扇瞻天北以階平文靈廣滋望江
南而景淑錫嶺時而百雉雄梁溪淳而九扈正紫綬全章之令
喬出延陵賈父杜母之榮爵我典屬屈士元千百里惠仲路以
三年閭閻列井錦繁潘縣之花第宅連雲翠壓陶公之柳爾乃
堯階未剪豈日美哉禹室猶甲矣云煥也是用周爰諮度謀及
庶人策與新而棟隆吉泐汗號而予來前騁惟燕後之設懸鼓
之懸戴星出入聞聲可以助勤致日禿臨候氣亦將衰埋經管
會謂宜先靈成于茲共落嘉禧城此垂重重琴曲檻盤龍儀鳳
文淑序 卷十 無錫縣一 早 千峯草 室定本
之規刻櫛丹楹揆日樓霞之表襟漲海而展獻交流枕滄江而
虹呈複道越角之青未了排闥山來吳根之綠方除開軒水會
琴張肆好欣傳文翟之鳴旋子增輝駭騰詠鸞之集皇華乘傳
而過停驂舒嘯黔首摩肩而望擊按騰詠翫月聽談庚元規之
從事神香鶴馭荀叔璋之嘉賓承康宴於清時樂需長于化日
著牙鳩拂動來陌上採桑簾影鴻征省過郊原納稼炎風引而
河朔駢筵瑞雪飄而梁園優賦四時佳典紗籠沈約留題萬旅
祥符丹篆王恭改作視雅化載豐功碑石新拔展矣甘棠之政
屏金臺郵多故美錦之光賢聲與翠翼齊飛嘉禧並慶

地得人靈不數六朝金碧天親物觀矣須三島瓊瑤惟茲都會

指東南之勝規模在文質之間麗不流靡競而成壯笠澤鍾而
陽侯不難龍峯萃而雲物無礙乃談作鎮之弘圖而締造之太
略也某城關微生門牆下士才非獨步愧登王祭之樓名未交
通敢擊禰衡之鼓旋登聞而自違于道思將帥而欲請為臣拾
級升高詠白菟而易感牽帷望遠題黃鶴以難工撰杖屨于几
前釋俎豆于無下材備凌雲之選無負錙銖識疎寶氣之占何
知牛斗但倚晉陽保障通歸廣厦研喙夜引青雉每聽鼓過多
少書孫文翰便懷樓下續紛既用庇民將從養士益信高堯之
文淑序 卷十 無錫縣二 早 千峯草 室定本
製作百尺非奢峻宇之架與五尋猶儉昔者武皇好誕築井幹
以置金莖後主荒嬉構景陽而歌玉樹方茲治畧顧乃逕庭即
使麗譙鶴列未必偃兵之形北顧鳳宮徒窮歷覽之目曷若斯
之建德穹窿轉恩博而構榑榭木作廣廳于雷封茨暨垣墉苑
碩膚于宿宰者乎恭投小序載廣短章
十二關干落九天雕雲章色擁神仙騎陽照耀開金鏡平陸清
漪長玉蓮花送遠香三月市柳含新翠萬家烟朝來明府垂簾
坐只是行符調惠泉
陳介夫日秀氣成承清言自轉正不必玳瑁裝書璫崩架筆

而名章俊詩給釋卷已撰文通明遠之青

王雪嶼曰關中丞吳公名世偉人其令錫時綜理繁劇無廢
不舉暇輒與二三士大夫賦詩嘯咏于烟密菰渚問吾民德
之無日去懷商源此序藻思紛披足稱人文兩絕

錢亮曰此商源為吳公昔年建鼓樓而作也高華典重博
大特嚴其氣象與樓極稱而頌揚德美尤有筆歌墨舞之致
讀一過令人誦思易已

卷十

無錫縣三

三十峯草

募修古半山寺序

人有千歲之智不能禦千歲之變人有千歲之德不能守千歲
之物莫親於父子以嫡遺嫡至百歲則其業必徒愚者尚欲謀
之千歲不肯休浮屠氏不傳之千傳之人今其寺有闕于歲
尚歸然存者物之私者易奪公者難敗物之情也天之道也方
天下車書一家婦子力穡藤篋可守入千歲宮殿流覽則忽焉
觸乎我者無可悲故物不得而悲之罹兵革三三三三三三三
既釜裂左手執扁鑰右為人搜去見人陳十年之具則心銖意
數以悲我之亡毀者如烟之飄于白日泡之一影輒寂也余將
舉千歲半山寺曠然發其悲而移其域外之觀李于友梅篤學
達觀人也述僧表素之言曰半山寺漢代舊構古不可作不可
廢吾率吾徒學古所謂北山愚公世以葺之祈言于余余方悲
世之戚戚于敗毀不能忍一日窮餓而喪其千歲之遺疑所遇
無故物矣近在七八十里留千歲宮殿嗚呼扼天下之險糾數
十萬勇夫握堅銳以爭守者未聞傳千歲也荒峯危嶺若滅若
沒以留之其壽千歲不衰然則人之陰謀斂智將有時盡而天
之扶持而垂繫之者物亦莫知其存以獨存也塗有遇百歲老
翁者時不願執爵執轡以饋之半山寺遠歷千歲吾知表素之

言之曠然發人悲而後入城外之觀也其華之成也必矣
 明帝某年華人始知奉佛梵刹未莊疑半山寺五代後漢時
 決非晉魏上物頃無籍可考即五代後漢將遇千年矣
 錢礎日曰將天運人事盛衰與廢理數自然處細說一番劫
 生無限感慨此半山寺堪與凌虛臺真州東園並傳

序
 卷十
 古半山寺

修數山亭序

趙鳴鸞

余嘗足跡四方山之入吾目者不可以數計廣昌一城在萬山
 環拱中昔人於城西一峯入城處建一亭曰煙雨以益主山來
 龍形勢與溪南雁增相對映川原繚繞城郭參差為一邑之觀
 瞻制非不善也登其亭舉目一瞬雁度衡陽歌來彭蠡麻姑登
 翠巖嶺霏青而近郭之千峯萬壑更如踴躍奮迅若起若伏若
 斷若連若拍肩環立逶迤而聽人之號令者余每為之低徊不
 忍去特風雨飄搖荒烟零落亭之存者僅及其半觀者惜之夫
 前人創始後人丹雘理之常也若坐視其廢不亦山林之辱而
 我輩之恥乎周將軍易齋節鉞初臨以余言為然慨然任之遂
 更其名曰數山併囑余為之序余曰亭之中可以撫今懷古凡
 世代之推遷人物之興替政治之得失以至雲霞歷落漁舟上
 下花鳥禽魚之紛紛往來于吾前者何一不可數而獨取于山
 乎夫物有一瞬息而變者有歷千古而不變者一瞬息而變者
 不足數歷千古而不變者有足數且數之而不窮其數也山非
 千古不變者乎且人動也山靜也人生天地總不能逃山之一
 瞬是山之數人自古及今山能數人而人不能數山豈不為山
 之所羣聚而掄御乎且此亭之存非一日之事一人之樂也有

文波序

卷十

修數山一

登

十峯草

此亭而邑之通人進士得以登高望遠玩物怡情去秋來賦
詩咏歌。杯酌流連。可以與爾。醉翁並傳。不朽乃不飲以千百
年之韻事。讓之他人。將軍自此遠矣。昔名烟雨。則亭與山俱在
陰。胸中去此名。則亭之晦。盡矣。曰數山者。蓋取前山正可數之
意也。雖然。世之中。風雅豈遂無人。吾願併得諸君之力。為力後
日。登斯亭也。得與群山萬壑。時相數而一醉也。誰云不宜。

錢礎曰。曰峴山何重。羊叔子遊之。則重醉翁亭。何名歐陽永

叔題之。則名况數山。亭為周君易齋所捐。實構造者乎。得翔

九此亭表而出之。賜齋與亭並不朽矣。通篇無限數字。一盡

文獻序 卷十 修數山二 梁 劉勰撰

丈大變化入神。其是古收勝境。

貞女鏡氏合葬序

馬瑞

禮禮不見於初古。自周公舉行。至孔子匍匐。而有防之墓。推不
二之義。以一死生。君子之為。亦有安於此也。然曾子嘗曰。女未
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示未成婦也。禮女死。夫奔往哭。不
杖不直履。則有以合葬之說。進者。君子必曰。嗜其甚矣。余觀楚
伐息。納息夫人於官。楚王山遊。夫人潛見息君。自晉而死。王厚
禮合葬之。此以信合者。韓馮妻登臺自投。願以屍骨與馮合葬。
王怒弗聽。而二塚生梓。屈體以相就。此以氣合者。至如吳之紫
玉。宋雲陽之女子。皆死生合於情者也。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
况古固有之哉。吾友礎曰。鏡子抱經書。隱山谷中。種學殖文。敦
氣誼。為吾黨人文翹楚。有女字黃生。炎雲亡。何而炎雲死。女雖
強語笑。無復氣味。一歲女亦死。歲月日若。相望然。鏡子哭之日。
女能是。是。可以答黃生矣。於是為之。經合葬焉。嗟乎。天之報人。
報以人之天。洵然也。叔皮著論。遇邪守道。河西故昭。世其家。學
就東觀。踵成表志。號曰大家。中郎不惜再辱。鼓琴贊事。故文姬
感笳賦。詩非不淒。心酸骨。然歸漢之日。猶撫抱兩難。泣下沾衣。
讀後六拍信為中郎。噫。歎之所賒也。今鏡子篤志行道。邁古人
之迹。以之訓及門。及門皆遵其說。而莫敢異。是以化行於閭門。

文獻序 卷十 貞女鏡氏二 究 十餘年 堂 梁本

之內而爲之女者亦願以生平志節與不謀面之人作對於太
空一氣中同穴之義如是止也同室之義亦如是止也不然區
區一女子悵望畜我之不卒孰不切借老之願而襟袖未接之
死靡他錢子豈能必得之乎不能必得之而乃有是不習之利
所以報錢子之天矣嘗度婚媾之數取於聯成於合中制之以
別而復以合終其天則固以近死之心開生情之蕩自俗起於
薄縱使恩極生成並軌聯席者伺其朝也仰隆之夕也俯替之
一旦失勢將挺而走卽視所事若更成長耳錢子念黃生魂傳
傳不休也使其女死同瘞培外有差樊卜其不孤黃生也以黃

文設序 卷十 貞女錢氏二 十筆草 堂定本

生○儼○其○女○卜○其○不○孤○若○女○也○而○兩○人○果○以○相○得○益○彰○者○使○錢○子
之○生○亦○接○以○不○孤○錢○子○可○謂○知○禮○之○儒○與○禮○謹○於○治○死○生○死
生○俱○善○而○人○道○畢○矣○余○故○率○連○書○之○以○告○天○下○之○學○爲○錢○子○者
錢○礎○日○日○必○委○贊○而○定○君○臣○天○下○當○無○義○士○必○合○卷○而○稱○夫
婦○天○下○當○無○貞○女○余○之○以○亡○女○相○黃○生○葬○亦○日○從○其○志○云爾
大○林○折○衷○禮○義○既○躋○諸○青○陵○臺○華○山○畿○之○上○又○使○之○卽○班○郤
蔡○余○愧○叔○皮○氏○矣○每○誦○斯○語○便○欲○下○知○已○之○淚○不○止○痛○釋○梁
詩也

送陳大山北上詞序 曹 直 本 集

吾受陳子大山荆南豪士江左文人辭本二難不規頴川家世
名高七子居然宛洛風流汪汪若萬頃液醉乎備四時氣偶填
鸚鵡之篇周流體物每奇絕鵲之句妙絕時人登高而賦卓爾
不羣應世之文泓然入理僕也倚同玉樹契等金蘭非輒馳逐
竊媿亮瑜戴笠欣逢無差管鮑曾中夜聞雞而起舞或連宵捫
蝨之雄談每至酒酣耳熱漫誇我輩豈長食時或墨潑頭濡自
負少年多不敗擊唾壺而欲碎揚塵尾之清塵乃者投壁君門
獻書闕下觀河流之澗澗分手三春聽班馬之蕭蕭送君千里

文設序 卷十 送陳 十筆草 堂定本

豈是王粲離家還同陸機赴洛况以賈子請纓之妙年終童棄
繻之韶歲辭故山之風月我則相思夢帝里之衣冠君行得意
知異日中朝名士卽今茲南國詞人也於是式聽離絃遙臨別
浦某等布衣昆弟文字知交婪尾漢杯且盡尊前之酒換頭小
令俱爲贈別之香暢逸興而一吟再詠寄心期是期月清塵時
乎不再往矣無忘勉作萬里之征賦此短歌而別
徐健菴曰筆轉龍梭文成鳳彩但賞其奇莫名其貴
錢礎日曰純是六朝風旨而絕無綺靡之迹本如以吳可謂
駕陸驅潘凌轅顏謝矣

文獻初編卷十一

錫山錢肅澗礎日評選

同邑秦松齡對巖

訂正

吳江董 閻方南

秦伯墓碑記

吳興祚

周有天下受之於殷傳八百有餘歲秦伯讓國逃而之荆無尺
土之基所居城邑遂起勾吳至於今三千三百有餘歲自伯以
來禪位號有天下者不可勝紀易代以後皆不得名其故居惟
勾吳一彈丸地延三千三百餘歲之後猶得名曰秦伯之里嗚

文獻記

卷十一

秦伯一

十峯草

室定本

呼是蓋六國之所不能侵而秦皇之所不得併者也嘗試推之
古今之所謂可欣可覽可守可傳而不能忘於心者多矣吾觀
秦伯之心皆橫然而無一有而其所者僅此忠孝之性受之
於天以爲人造次顛沛不可以貳值時之阻則旁行異志冀一
遂焉譬如水之百折而必趨於海非有所爲而爲之也及乎所
至之地羣而義之奉以爲君遂能立國啓土龍旂介圭傳數十
世蓋亦忠孝之理自不泯於天壤耳當其逃之日始志豈及
於此哉嗚呼所以爲德之至也古者刑蠻之俗斷髮文身蛇龍
與處其救死之未知而遑及乎禮教自伯之至然後爲之城郭

而人有衛爲之溝瀆而人有養爲之端委以易其俗而人有禮

教化遂彬彬焉則今日東南之民所以相生相養禮樂詩書示

冠玉帛稱盛於寰中而爲尤於千百世者伊誰之功也其又可

忘也耶伯有廟在梅里其墓在皇山南徐記及聖賢墓記皆同

非若史遷所稱箕山有許由塚滅沒恍惚不可徵信又非若虞

舜崩於蒼梧大禹葬於會稽遠其國都而離其人民者比也則

以吳民而修伯之廟若墓譬如以子孫而修其始祖之廟若墓

宜乎歲歲從事弗怠也乃數百年中培其封樹飾其椁柩者指

不多屈小子興祚黠焉傷之已酉歲嘗修其廟矣今墓道之闕

文獻記

卷十一

秦伯二

十峯草

室定本

荆榛不剪樵牧遊於其上邑諸生許廷銓司馬森玉錢浚發等
以告念興祚伯裔也又官茲土其何能辭爰以俸錢供掃除之
役邑人助之自癸丑歲八月經始畢於明年之正月砌築堅平
墉垣周固乃建碑以誌久遠後之讀是文者深思三千三百餘
歲不替之故而以伯之心爲心則伯之垂教其猶未遠也夫
錢礎日曰肅肅穆穆頌德深至先生真能述祖德稱祖功矣
却復有抑揚唱嘆之致躍躍動人是吳中大有關係文字
秦封巖日墓在吳吳民不能修吳之父母修之而吳之父母
又卽吳之裔孫也可謂賢矣讀此記令人肅然生欽

白雲山流米洞記

陸次雲

何山無雲何雲不白此山以白雲著著其始也有明靖難兵起
 建文遜荒混跡縹流出西微從難諸臣乍離乍接久之晨星
 漸落而帝愈孤矣行游洋河托飄廣順徘徊倚徙得老樹而愛
 之跌坐其下遙望一山翠爽可挹山之辨微雲忽起始而纖纖
 繼而綿綿奄忽互踰若雪舞濤翻而不可竭漸且變遷成象若
 蓋若幢自遠而近延及帝前帝悅而起雲若相引隨雲緩步不
 覺至於雲生之下將登岡麓尙隔一溪溪水湍迴忽若雷沸激
 浪濺空有獸自沸中起兩蹄踞石向帝而朝頰首者三轟然後
 沒視之蓋水犀也蹄痕入石者至今在矣帝甚怪之越溪登山
 有老嫗自山而下至帝前寂然不動儼然人也悠然化為石矣
 帝愈怪之仰視峯巔雲已收而日欲落松風迴薄林壑加清有
 洞廓然可以止宿帝入而蚊蚋捲飛有若驅之出者後雖溽暑
 永無其迹洞之中靡錯具焉裝昔避兵者所遺也帝心念之自
 雲相引其招我耶水犀來朝其迎我耶嫗化為石變有情為無
 情示我以良止之義耶吾其栖於此矣明日擇一幽境構枯木
 以為檻綉綉棘以為籬土簋土階而菴就成願欲飲無水有高
 坎焉濟之而泉隨山食無粟也巖之際有馴猿焉浙浙作聲尋

支源記

卷十一

白雲山一

十峯草堂定本

之繁繁乎瀉若瓊珠者皆黍稷也接以孟孟益而聚焉越且復
 然可不啻而食矣居之久久幾忘歲月至英宗時中歷仁宣去
 文皇已遠乃動歸思於是留題流落江湖四十秋之詩命他僧
 守菴飄然而去至京內臣吳亮猶能識之以老佛迎餐禁中迨
 崩以天下大師題其墓碣事傳於黔守菴僧始知向居此者建
 文帝也地因得名菴弘舊制僧亦增倍第汲泉而泉向淺非持
 一奇也而粟之流猶舊也僧以為粒粒涓涓不給衆飽持椎操
 柄杵然鑿之鑿而米遂絕斯又奇矣夫建文艱難瓊尼斯

支源記

卷十一

白雲山二

十峯草堂定本

際多奇造物似非無意於帝者乃使以暴易仁霜雪盈頭始得
 歸老殉難之忠臣盡族從亾之義士沉名撫成王之周公竟為
 新莽而享有神器造物豈有意乎豈所謂殺運未除數出彼蒼
 彼蒼亦不能自至故莫能抑殲善類之燕王庶不殺叔父之慈
 后乎是皆不可解者獨白雲山流米一事通絕不登廣輿一統
 勿載而州志存之故詳為考輯以補前史之所未備
 高澹人口直是一篇遜國遺史妙處全在開處細處叙得奇
 逸落後俯仰嗟唏百端交集是龍門得意文字
 錢礎曰曰事奇文更奇巖峻感懣深幽絕似祈柳州

重建成德廟忠武侯祠碑記

漢昭烈帝度之有忠武侯祠也。明侯志也。學士胡公。志在
 祀典者。皆一統之君。從祀諸臣。皆佐命元勳也。余少而履官。亦
 朝。每得以春秋陪祀。歷代帝王廟。兩漢惟祀高祖光武。而忠武
 侯從祀之位。在西廡。鄧禹之次。及至成都。訪丞相祠。堂則在昭
 烈。惠陵左側。陵蕪不治。祠亦廢。子乃下令。禁其樵採。緣以風墮
 而。以修復舊祠。屬之觀察宋君。君慨然經始。踰年告成。子嘗讀
 史。當侯之初沒也。蜀人思之。遇節朔。各私祭於道中。後主下詔。
 即侯墓立廟于沔陽。李雄據蜀。始為廟于少城內。桓溫下蜀。亦
 少城。獨存侯廟。今少城廟址不可考。考裴晉公碑。作于元和初。
 杜少陵詩。所云先王武侯。同閔宮者。其在是與。夫王業有偏全。
 君臣之義一也。昭烈之稱尊號也。為漢也。侯之鞠躬盡瘁也。為
 漢也。昭烈存而漢存。而高祖光武俱存。侯之事昭烈也。猶事二
 祖也。是以昭烈雖生。不得還于舊都。沒不得與光武並祀。其陵
 寢亦不列于歷代三十六陵之數。而後世誦魚水之言。則英雄
 神動。聞託孤之命。則義士隕涕。千載而下。入其祠者。如見其恐
 臣。一氣魂魄相依也。嗟乎。古來忠義祠宇。不可勝數。未聞有祀
 于其君之陵者。即忠武侯祠。遍海內。亦未有若惠陵之祠為倫。

卷十一

重建忠武侯祠

裴晉公碑

杜少陵詩

裴晉公碑

卷十一

重建忠武侯祠

快者子以為從祀于高祖光武。則侯之志明。附祠于昭烈。則侯
 之志益明。豈非祀典之盛事哉。子于白帝城合祠。益州忠山。真
 祠。皆有記。獨于茲祠之成。俯仰今古。不禁援筆三嘆也。若其經
 始之詳。載在宋觀察記中。臨淮托晉公以傳。是又子之幸也。夫
 錢礎。日日武侯心事。全在扶正統。上先生提出為漢二字。真
 千古知己。至于附祠昭烈。其明侯之志。可知得此一言。遂成
 定案。文特淋漓痛快。覺忠義之氣。凜凜如生。

重建成都杜少陵草堂記

蔡維榮

少陵入蜀十載凡兩至成都先後四載其作草堂以居也始于
 上元成于寶應會嚴鄭公尹蜀時時命駕過之其再至草堂也
 以鄭公再鎮故自唐迄宋元祐復作草堂以祀先生者則自丞
 相呂汲公鎮蜀始也明季竄江旻天疾威獨輝於蜀魚鳧之壤
 化為劫灰即無論茲堂松竹矣余以辛亥春奉命入蜀于役
 之暇極目郊坰過浣花溪遊草堂寺訪堂遺址在寺西數十武
 雜草披荆以入荒池斷碑猶存焉追思先生與鄭公堂中脫冠
 相對時知已意氣為何如哉當唐之世方鎮皆得辟召賢豪知
 名之士素為恭佐先生以省掖舊臣流離劍外託身幕府白首
 為郎遇亦窮矣及鄭公歿而不得一日安于草堂也然後嘆知
 已之難而府中暇日之不可復得也嗟夫古之君子入則事親
 出則事君出處不忘朋友此詩人之指也郵窮阨之士延遺佚
 之老廣諾下問以裨軍國此賢大夫帥茲土者之事也登斯堂
 也仰先生之風因高鄭公之義斯汲公即堂以祀先生之意乎
 遊覽之餘惻然動容謀之簿臬諸君亟圖經始方鳩工而得代
 歸楚越明年壬子夏以落成來告請一言為記余維一族之間
 往來荆益入蜀則誦將赴成都之什歸楚而詠江陵望幸之章

文獻記

卷十一

杜少陵草堂一

十峯草堂定本

徘徊兩地縈有感于君臣朋友之際也于成都草堂之成方欣
 慰焉昔汲公復草堂繪先生之像時胡學士宗愈知成都遂刻
 詩于石置堂壁今堂成而詩尚闕風雅未墜行有嗣學士而起
 者以望後之君子

錢礎日曰發明即堂立祠汲公鄭公先後一心而少陵求君
 依友一段徘徊無已之情已層層視出善于就容形主令讀
 者感動

呂柏庭曰草堂之名與其山川草木莫不藉杜詩以傳而鄭
 公者固杜老窮途知已汲公者又杜老異世知已也先生篤
 于君臣朋友之際故能曲折言之吐握盛心與延攬妙略均
 于斯文露一斑矣

文獻記

卷十一

杜少陵草堂二

十峯草堂定本

重修三蘇祠堂記

蔡維榮

眉之有三蘇氏傳世也久矣人不特祠而重祠不待記而存然則可以無祠乎曰其地有賢者則表而出之使夫遠近之至於斯者論其世而考其人或悠然以喜或悄然以思而感發興起之志油然而生况其家於眉者乎故眉之有祠所以為眉非以蘇氏也然則可以無記乎曰子瞻兄弟遭時閉塞君子道消策身嶺海可謂窮于遇矣然其受知仁宗累官學士未可謂不幸也若夫位卑祿薄偃蹇而不得志於時則明允為甚嘗憶其上歐陽內翰書自述途遇貴人倉皇避匿屏息下氣于車塵馬足間去良久而後敢出因言公之所謂才如司馬子長者蓋如此嗟乎當此之時公貨意數百年之後舊居環堵之地遂為一州之勝土人因以為祠凡王公大人有事于眉者必過而伏謁旬旬惟謹蓋不如是則以為僉父也彼元豐諸人自公卿以至於百執事其故居墳墓亦有從而問之者乎余過眉謁三公之祠屬有司新其舊其有感于中者如此願得託三公以自見亦非以為蘇氏也是不可以無記

張秋紹曰歸重老蘇善為失志人占地步又不說出好處其寫生屈沒伸之意身分自高覺老泉雖死前得永叔為墓銘

文獻記

卷十一

重修三蘇祠一七

千峯草

志子

重修三蘇祠二

千峯草

千峯草

千峯草

後得先生作祠記千載下有生氣文章之權能榮貴人若此
 錢礎日曰三蘇事蹟累紙說不盡先生只從地與人落想灑
 疎淡逸無限寄慨令人千載下聞風興起此真傳世之文

重建宋安定胡先生祠堂記

吳興祚

天地位而人物生則惟君親為大矣然君親之義非師不明人
 物之理非師不著內而身心非師無以究其源外而治道非師
 無以樹其軌是以天子視學北面而釋菜終不敢以軒冕之尊
 而加乎道德之上且夫天生蒸民飢而食之寒而衣之是養其
 身也身者形之有盡者也其身盡則其澤窮矣天生蒸民迷而
 悟之枉而直之是淑其性也性者理之無盡者也其理傳則其
 澤不窮矣是故稷以九州為土吾夫子以萬世為土是天之所
 以報教民之聖賢與其所以報養民之聖賢者亦若有異焉然
 魯以後師無醇儒學僅章句庠雍之士高才驚於筆硯譽質汨
 乎世資體用全疎禮樂交喪生心害政之弊有不可勝言者宋
 安定胡先生讀書泰山之旁食不甘味夜不就寢十年忘歸見
 家書有平安字即投之澗中不復發後蒙召對例先習儀而先
 生日吾生平所讀書即事君之禮也何以習為迨乎登對進退
 周旋皆合古禮判太學時以顏子所好何學試諸生由此觀之
 有以見先生之學居安資深由心達事內含飛躍外守準繩與
 孔之博約孟之集義潛相孚合是曠世而一人也天之生是為
 木鐸者也其教授蘇湖分經義治事二齋使士皆明體達用克

文獻記 卷十一 重建宋安定一 九 堂定本

濟於時朝廷頒其法于太學四方就學者千餘人遂居伊洛之
 傳以弘一代理學之統嗚呼若先生者誠無愧於師道矣公之
 墓在如臯祠堂在蘇湖二學組豆絃歌迄於今不絕豈非淑文
 之澤歷世而彌長者乎公有遺裔居梁溪特為繁衍文章科第
 為時羽儀簡書爛焉裔孫世昌復以山園為祠堂使世世子孫
 入廟而思油然而各有所興起且彙其嘉言懿行與前代大儒發
 揚贊美之語俱著於篇嗚呼是可慕也使今世之士盡得如先
 生者以為之師則處有學問出有事功沐浴之英可以復見今
 即不得如先生者以為師苟能即先生之遺教以求所為體用
 兼備之道亦不至儒術凌遲而以吾黨為詭病是則廣先生之
 烈豆者非僅以明其功申其報也凡以為淑人心而崇寔學也
 錢礎日曰歐陽公為安定作墓表專在師道一節先生為安
 定作祠堂記亦專在師道一節無二指也更拈出明體達用
 四字發明立教之意此記直堪與周子通書師第七篇並傳
 歐陽公當遜數籌矣

文獻記 卷十一 重建宋安定二 十 堂定本

重修明道祠記

熊賜履

江寧之上元邑。舊有祠一區。以祀朱儒。程明道先生。考郡志。載
 祠始於淳熙中。劉公珙。朱文公。實為之。記。泊明初。改築。學使
 者。屏萬曆壬子。我江夏芝岡公。來督學政。因其舊址而拓之。歲
 久傾圮。至沒為僧舍。前制府于公。周視愴然。謂亟亟修舉也。乃
 檄郡守于君成龍。郡丞朱君燮。董其役。二君趨赴甚力。爰募眾
 輸助。庀材鳩工。甫期月而朽敝者易新。堂廡齋涵。規制畧備。既
 落成。子從諸君子。後釋菜而奠焉。仰瞻椽桷煥然。斯道之光也。
 先生喬孫彭。屬余為文以記之。余按先生之道。實接魯鄒之傳。

文獻記

卷十一

明道祠一

十峰草

宋元以來。亦既通祀。學官俎豆百世矣。其生長及過化之地。各
 有崇祠。以受其靈。若上元其一也。考先生弱冠舉進士。初任至
 京兆。郭縣簿。尋調上元。夫簿徵員也。宜若有所不屑。意而先生
 為之一如其為大吏焉。會令罷去。先生以簿攝邑事。則為殫心
 職業。備極周至。如均田稅修陂塘。贍管卒簡訟牒。遵服制。肺池
 龍折黏竿。再歲之間。教養兼舉。休行善政。史不勝書。先生嘗曰。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于人必有所濟。嗚呼。可謂克踐其言
 矣。然史稱先生。達於從政。區畫精詳。不動聲色。而事自理。由州
 縣而臺諫。由臺諫而食判。諸所措注。建白無一不以宗社生靈。

為惓惓。故官遊所至。綏來動和。幾於聖人之能事。然則上元之
 治。願殆猶備。效之始見。端者爾。蓋先生之治。原本于學。先生之
 學。一主於誠。誠也者。造化之根。而三才之極。致也。先生以誠
 意為感通。表裏渾融。顯微貫徹。其不言而信。不行而至之妙。固
 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嗚呼。是豈可作而致之也哉。然自先生之
 歿。且六百有餘歲矣。世遠言湮。正學日晦。江左尤浸淫六代之
 餘。士習頹靡。動趨旁徑。即我生以來。曾未見有真能讀伊洛之
 書。以求所謂聖人之道者。先生之學。或幾于其熄矣。又奚怪治
 不古若而生民不獲與於三代之隆也。今諸公之為是役也。其

文獻記

卷十一

明道祠二

十峰草

亦雅有景行前哲。振起斯文之意。故余樂得而書之。因以發明
 先生所以為學與所以為治之大端。以告當世。且冀後之蒞茲
 土者。庶幾踵而葺之。俾歸然靈光。永為此邦人士。觀感陶淑之
 地。則其為功於斯道亦寧有紀極也哉。謹薰沐拜手而為之記。
 高節培曰。明道祠為上元作簿時。而設。先生寓金陵。實振起
 之表章。前哲正以羽翼斯道也。記中一日。煥然斯道之光。再
 日為功。斯道寧有紀極。其惓惓為道之切如此。
 錢燮曰。通篇從為治立說。而為學自見。其言曰。治本於學。
 學主于誠。此深知明道之言也。祠中得此文。永不朽矣。

重修錫山二泉書院記

張能麟

書院之設非古也。三代盛時海內之教皆由學校。天子有大學，諸侯有國學，以及黨庠術序閭巷之間，莫不有學。其主學校之教者，即國之卿大夫。其入而受教者，即元子適子與凡民之俊秀。道德一風俗同，六德六行六藝非其道莫與教也。小學在公官南之左，國學在郊，非其地莫與建也。歷秦漢唐宋先王之意既失，而學校之制浸衰。於是唐李勣有白鹿書院之設，而宋諸儒者因之以是名山水間，輒有書院。是亦學校之變風也。然自書院既設，而當世之君相往往助田賜額，而書院中一時教育文潑記

卷十一 重修錫山一 于峯草堂定本

之人才其功每過于學校。於是書院因以不廢，而先賢過化之地雖一草一木莫不可敬，以至廢而屢復，絕而更興，非以其地以是為先賢精神之所存也。錫之有二泉書院，其來久矣。予視學三吳，未嘗過問。一日讀陸子道威詩集，見所謂二泉書院者在惠山之麓，余曰：嗟乎！是所謂文莊邵先生者乎？陸子曰：然，何其類廢條莽若斯之極也。陸子曰：公無後人，其嗣澄賢而早歿，息弱不足以振也。予曰：陸子願為真士夫，不願為假道學。此公之言也。充公之言，君相為真君相，士民為真士民，幾何而不為三代也。而崩壞衰落一至于此，同一方人心風俗之所關不可

以不復且吾聞公嘗視學江西矣公能修白鹿書院建宗儒祠

以與古學而余不能余實愧焉亟分俸餘檄縣官為新其祠以七月之朔過謁呼澄之子與之奉祀保世其守是役也董其役者為吉訓導天助任其勞者為諸生顧弘烈施揚曾煬惟唯而助義率先則高學憲彙旃孫孝廉彥章也工將成請記於予予惟修建之所以必重夫記者為其王力之鉅不可以不書而治化所關不可以不誌也余聞書院之來中遭頹圯御史祁公太守陳公兩廣總制張公奇而助者五百金而院不能成今余不及三百金耶堂雖立楹反弗能飭也周垣之隳弗能遍也且書院之復以為道耳而匆匆余行弗克借二三子考德問業一日於斯何以記雖然天下當為之事固非一人之心之力之所成也文莊不與祁張諸公謀而祁張諸公為之繼祁張諸公不與余謀而余又為之繼則安知後來者不與余謀而又為余之繼更起而益昌之乎是又不可以無記也

錢礎曰：先說書院之功多于學校，次說文莊之學有關人，恐風俗未終說到記上詞頭，袁炳先生與學之意羅羅言表

文潑記 卷十一 重修錫山一 于峯草堂定本

嵩陽書院記

湯斌

嵩陽書院在登封縣城北。建自五代末。初與睢陽白鹿岳麓四大書院。其地負嵩而頽。左右少室箕山諸峯秀巖雲表。中天清淑之氣。於是焉萃。至道中。賜九經。子史置校。官生徒至數百人。稱最盛。二程子嘗講學於此。後人因建祠。明末兵亂。傾圮殆盡。國朝崇備。右文知縣事黃州葉侯。封建堂三楹。祀二程朱子。而以地鄰崇福宮。凡宋臣之帶嵩福官銜者。皆祀之。葉侯既遷京職。邑人大名兵備副使逸庵耿先生介。家居講學。以程朱為道統。所宗不當與諸賢列。復獨賞建堂三楹。遷主崇祀。又作

文獻記

卷十一

嵩陽一

十峯草堂定本

講堂三楹。顏曰麗澤。旁署兩齋。曰博約。曰敬義。書舍若干楹。庖。游門垣。具備。自康熙十八年春。至次年秋。訖工。知縣事長洲張侯。璵以興起斯文。為已任。月吉講學。課藝其中。多士彬彬向風。逸庵作書。屬余為記。余適承乏史局。方恨不得從事。几席與聞。緒論其何敢辭。然逸庵之意。豈欲余記營建歲月而已乎。或欲有言以告多士也。竊以孔子教人之書。莫詳於論語。當時及門。稱顏子為好學。嘗與終日言而不違者。今所記不過問仁問為。那二章而已。然天德王道備矣。顏子謂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今他無可考。即二章思之意者。虞夏商周之禮樂制度。即所

謂博文而克已。復禮之訓。即所謂禮與特學。有體用問有先後耳。中庸言明善誠身而列其目。亦自博學審問始。孔子言知不廢多聞。多見而語于貢。以一貫則又以多學而識之者為非。其所以一貫之旨。終隱而不發。即與門弟子言求仁之方。為仁之要。多矣。而仁之體。則罕言也。豈聖人之過為隱。與及讀易乾卦。象傳與中庸首章。而後知道之大原。莫明於斯也。蓋道之大原。出於天。而仁者天道之元也。知天人同原。則知吾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無間。民胞物與之念。油然而生。而戒慎恐懼。自不容已。故程子謂學者須先識仁。以此也。然仁之為體。非可以傳

文獻記

卷十一

嵩陽二

十峯草堂定本

耳授也。在人之默識耳。孔子自十五志學。至能立不惑。五十而後知天命也。以大聖人而若此。則知命亦難矣。今之講學者。聚數十百人於堂。而語之曰。天命云何。心性云何。將大本大原。皆為口耳影響之談。學者於俄頃之間。與聞性道之秘。其不至作光景玩弄。視詩書為糟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為粗迹也。幾希矣。斯亦講學者之過也。夫道無所謂高遠也。其形而下者。具於飲食器服之用。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精粗本末。無二致也。孔子語顏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而語樊遲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聖人與上智。中材所言皆

不越○是○蓋○以○天○命○流○行○不○外○動○容○周○旋○而○子○臣○弟○友○即○可○上○達○
天○德○所○謂○無○行○不○與○者○此○也○所○謂○知○我○其○天○者○此○也○今○功○利○詞○
章○舉○業○技○藝○之○習○隔○溺○人○心○士○子○窮○年○枕○衽○志○在○利○祿○名○譽○而○
天○之○所○與○我○者○茫○然○也○是○其○學○迥○非○聖○人○之○學○矣○夫○中○庸○之○博○
學○將○以○篤○行○也○顏○子○之○博○文○將○以○約○禮○也○大○易○之○窮○理○將○以○盡○
性○而○至○命○也○大○學○之○格○物○將○以○修○齊○治○平○也○今○滯○事○物○以○為○窮○
理○未○免○沉○溺○迹○象○既○支○離○而○無○本○離○事○物○以○言○致○知○又○近○於○墮○
聰○黜○明○亦○虛○空○而○鮮○實○學○路○久○迷○習○染○日○深○偶○爾○虛○見○未○為○真○
得○非○默○識○本○體○誠○發○存○之○綿○綿○密○密○不○貳○不○息○前○聖○心○傳○何○能○

文○說○記
卷○十○一
嵩○陽○三
十○學○堂
堂○定○本
會○過○無○間○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嗚○呼○豈○易○言○哉○逸○庵○之○
學○以○主○敬○為○宗○以○體○認○天○理○為○要○可○謂○得○程○朱○正○旨○矣○吾○懼○學○
者○之○易○視○之○也○故○因○記○書○院○而○詳○言○之○欲○其○深○思○而○自○得○之○也○
張○侯○明○經○起○家○治○行○多○可○紀○於○逸○庵○相○與○有○成○尤○足○嘉○也○吾○又○
懼○來○者○之○不○能○繼○故○備○書○之○以○告○後○之○君○子○
書○院○全○為○講○學○而○設○而○講○學○須○要○發○明○理○學○蘊○與○此○篇○說○傳○
文○約○禮○說○明○善○誠○身○說○一○貫○說○仁○體○具○見○本○原○末○復○以○點○識○
二○字○示○人○用○功○之○法○即○示○人○講○學○之○法○是○記○也○直○作○通○書○西○
銘○讀○可○也○
錫○山○後○學○錢○肅○潤○謹○識

嵩陽書院記

張 堯

嵩陽書院○宋○提○舉○管○勾○諸○賢○遊○歷○處○也○金○元○時○廢○于○兵○火○明○嘉○
靖○間○知○縣○侯○泰○建○二○程○祠○今○廢○久○矣○邑○之○賢○大夫○耿○逸○庵○先○生○
惻○大○心○之○隔○溺○痛○風○俗○之○澆○漓○慨○然○以○斯○道○為○已○任○乃○推○本○于○
源○流○承○傳○之○人○崇○祀○程○朱○夫○子○特○立○祠○焉○中○構○一○堂○額○曰○麗○澤○
傍○書○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義○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
之○目○定○輔○仁○會○約○集○諸○生○每○月○初○三○日○課○文○十○八○日○講○學○寒○暑○
不○輟○試○今○日○之○鵝○湖○白○鹿○洞○也○世○之○咕○嗶○者○揣○摩○舉○業○以○
博○取○功○名○雖○文○詞○爛○然○科○目○赫○奕○於○身○心○性○命○之○理○置○而○不○講○
文○說○記
卷○十○一
嵩○陽○張○一
十○學○堂
堂○定○本

母○怪○乎○真○學○失○傳○而○人○心○風○俗○於○焉○大○壞○先○生○文○章○理○學○為○世○
大○需○由○史○館○存○歷○風○紀○清○操○仁○聲○昭○然○在○人○耳○目○間○既○而○厭○
仕○甘○休○者○十○餘○載○讀○書○窮○理○為○善○性○日○不○足○大○約○以○敬○為○體○
以○恕○為○用○歸○本○于○存○誠○先○生○第○去○書○院○五○里○許○時○而○策○蹇○或○徒○
步○正○襟○危○坐○其○中○每○與○睢○州○湯○潛○庵○太○史○上○蔡○張○仲○誠○先○生○手○
札○往○還○發○堦○聖○學○無○餘○蘊○讀○其○所○輯○理○學○要○旨○一○編○深○切○著○明○
悉○宗○之○程○朱○夫○子○者○也○原○夫○歷○聖○相○傳○之○道○自○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而○後○孟○子○一○人○而○已○孟○子○沒○千○百○餘○年○程○子○起○而○接○
其○傳○紫○陽○夫○子○詳○序○之○矣○按○登○邑○古○陽○城○地○堯○所○遊○禹○嘗○避○位○

周公測景於此程朱子曾領崇福官由此觀之歷代之聖君賢相名儒無不遊歷其地尋淵源聖賢之道統萃焉然則書院之廢興確有氣數存乎其間而亦人心風俗之所大係也先生與復之功豈可緩乎哉余因之有感矣余勿甫習章句報馳情世務長而餽口四方追逐者勢利幾希所存特於益盡聞欲求其放心因思於治民之日洗心滌慮復我夜氣此念人所未信也今者幸令登邑先生告余正心誠意之學且述程子當年移晉城令時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日以教養相勸勉余聞教統兢兢已愛民自矢凡所興除必詣書院請命先生直言無所隱

文徵記

卷十一

嵩陽張二

堂定本

會歲稔民嗷嗷待哺先生散穀助余濟荒非先生與人為善之一徵耶登邑膏肓鍾秀人物代生先生能令變化氣質砥礪行誼究心于天人理欲之辨而四方學者無不向風聚義知所適從從此真儒輩出開闢濂洛之統于今有傳人乎書院前後數楹有位次漢兩薛茂二室聳峙箕山頽水曠然在懷先生每偕人士講學談道于清泉白石間恍然有浴沂咏歸之樂噫鸞飛魚躍無之非道得此意者升堂入室可從先生遊書院也矣錢礎日日看其歸功歌先生處却正為自己立地正心誠意奉為事君視民如傷取以治民正學之有裨于人固如是

重修長洲縣儒學記

古先王敷教以治天下自黨庠術序無非學校而其教之名大即一鄉之賢士大夫習知其主俗性情因以簡其帥與不帥者而與之屏之則人之淑慝咸相見而無所容其欺偽矯飾之情所以事勸而業成凡為智能勇功之士為國家建大猷肩大任者亦無不出於其中故自禪讓以還何代不以武功定天下及統緒甫集未有不汲汲於敷飭文教以為永安長治之基者誠以其效雖緩而功可久也迨行之浸遠儒學與吏治既分兩途一切理民經國皆以謂不必出於鄉三物之中而唯智能勇功

文徵記

卷十一

長洲儒學一

堂定本

之是驚舉凡古初厲世磨鈍之具率視為迂闊無當之虛文相與掉臂而去之設有司其職者鰓鰓焉惟德教是憂反眾起而嗤訕之其人苟非篤信而彊力者亦且靡然置之而不敢復道於以求人心之敦茂而道德之疑承也不基難乎於此有人焉不顧時俗之浮言毅然立教以為已任舉廢起衰以行之斯亦人之所難能矣夫善教者猶醫也攻疾在臆眩之際則主在標養疾於平緩之日則揆其本若是者良醫也不問緩急惟其疾之所至旋轉以相逐藥石彌進而痺痿顛仆隨之則亦庸醫而已矣今謀治於風俗頹蕩之餘而必審其端於教是蓋能揆其

木者也。吾所謂效雖緩而功可久也。且古今治法固有相沿未
變者矣。古者鄉治其鄉。國治其國。無所嫌於私。雖也。後世防檢
益嚴。士著者不得仕於其鄉。甚且立為三互之法。而唯經補學
官許不避其本籍。是猶教之鄉而用其習知。生俗性情之遺意
也。然因其土俗。導其性情。又有不可同日而論者。今自大正以
南。若姑蘇固吳越之。大都會也。承要離伍胥之流風。而文以
延陵季子辭讓之節。其於慷慨憤烈之事。或至滅頂剝膚而不
暇惜。豈非明於憂患與故而獨立不懼者哉。然而敝化奢靡之
虞。抑已久矣。司是教者。就所長以正之。因其敝而革之。要厥觀
又激。卷十一 長洲儒學二 十卷本 堂定本

石以須久矣。余嘉王君之志與余之見。固有合也。今天子
熙通敏。嚮意撰文。凡中外明揚之典。必察其有無。興行教化。以
為考課之殿最。斯東吳人士將由茲學之振興。知所以導民成
俗。其本必在乎是。於以絮隆夫比閭黨族之化。其亦將有合矣。
夫王君名玠。安慶之桐城人。康熙十六年歲貢生。
錢礎。日日前說教之盛衰。後說學之興廢。而王君修學立教
之意。自在言表。於此記見公興起教化無限淡心。○古來學
記。惟曾王二公為最。南豐記學所論學之制。與所以成就人
材。處非淡於經術者不能。臨川記學亦非淡於學者不能。今
公經術既淡。又淡於學。此記直兼曾王而有之。且復發所未
發。精理名言。溢於行墨。長洲學記。過且黃慈溪遠矣。
又激。卷十一 長洲儒學 五 十卷本 堂定本

重修嘉善儒學碑記

莫大勳

魏塘忠孝節義甲于嘉禾。理學科名聲高東國。麟峯炳府自當
 攸。開。謂。非。教。育。涵。養。者。素。歟。雖。然。樹。德。務。滋。梓。大。成。裕。良。田。不
 播。或。生。穉。穉。此。則。操。耒耜者事也。歐陽子曰。學校王政之本也。
 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
 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曾南豐曰。自三代衰。聖人之
 制。作。盡。壞。千。餘。年。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士。有。聰。明。樸。茂。之。質。
 而無教養之漸。以不學未成之才。而使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
 之後。而治不教之民。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也。
 文獻
 學之所關大矣。蓋學自漢唐以來。與替不一。迨宋慶曆至和之
 年。而郡邑始備。元設教諭二人。皇慶間。以周程諸賢配祀孔廟。
 而學之事。發盛明三百年。亦有增無減。蓋深識致治之源。而為
 眾化所由出也。夫士未知情性。何以立德。未知君父。何以立功。
 未知聖賢。何以立言。是故立學之法。導以中和。開以禮樂。理性
 情也。而邪僻悍厲之氣。消示以綱常。申以忠孝尊倫。紀也。而犯
 上作亂之端。泯習以六經之正文。喻以孔孟之大旨。關聖言也。
 而浮薄譎誕之風。息然。則天下何可一時一地無學也。故學
 廟祠之外。必有堂。庭。齋。講。與。夫。藏。書。之。閣。游。息。之。亭。嚴。殿。異。異。

重修嘉善一
 十卷本
 室定本

非偉闊。權非真美。觀寔動人。欽仰之忱。而生人愛慕之志。
 聖天子思廣至治。臨雍釋菜。邁越古今。屢勅有司。修葺學宮。
 清士習。豈非所見大且遠歟。武水自前朝宣德四年庚戌。由嘉
 禾分邑。始建學宮。嗣後修葺者屢矣。萬曆末載。余荆溪徐先生
 儀世蒞茲邑。實新其堂。而殿廡之制。至崇禎時。毀益頽圯。晉江
 蔡侯復修之。自此以還。日復傾剝。已酉春。余承乏是土。覽其荒
 廢。不勝慨然。顧大厦之摧。非一木可補也。薄俸捐助。亦復有限。
 頽年水旱。蒿目為艱。雖日有心。何堪啓口。乎詎意諸縉紳先
 暨茂才博士。作典恐後。鼓舞惟先。乃至鄉陬巷曲。相率輸將。抑
 何盛歟。雖聚滴成河。積塵足楮。于中任事。不無苦心。然其共為
 聖教起見者。猶徵教養有素也。于是申之各憲。僉詞許可。督學
 劉公。又慨以屬邑。學租五十金。助不數月。而觀成。輪奐斯崇。丹
 雘交映。余邑令坐享其功矣。落成之日。眾請壽之。碑記。余不敏。
 敢以修葺之意。略為長若。勿陳之庶幾。顧名而思義焉。夫學宮
 之設。以明倫也。弘壯其規。以昭德也。登其堂。瞻其廟。則欣感
 焉。逆而內顧。則愧慕形焉。教之義也。然則人心自具。其學宮
 外。以修聖人之宮。內。以修聖人之德。不亦可乎。此建學意也。謹
 備有云。亦有斧。奈其德。如斧。奈其節者。歟。則修之謂也。爾長。

重修嘉善二
 十卷本
 室定本

以好德之志修學宮。余能以修學之旨。連兩眾。載傳日。苟。新日日新。又日新。吾願以此新聖人之官。即願以此新聖人之德也。且爾鶴前哲。既已彬彬。修其遺言。景其風烈。不猶茲基在前。堂構在後。乎。所期擴而充之。則視乎賢者之力也。是役也。著民張邢豫。江濤。生員江澄秀。葉珏。鳩葺之力居多焉。例得書。錢礎。日曰通篇。議論博大。意義深遠。全從歐曾二公論學之制得來。其文有典。有則。湛於經術。吉州宜黃學記而後。又有此嘉善學記一篇。

文源記

卷十一

重修嘉善學記

六

嘉善學記

皇清混一海宇。更定規制。既改江寧舊國學為府學。即以舊府學為上江兩縣學。學傳有尊經閣。在明德堂後。朱御書閣。故址也。正統中始以尊經名。故明因之。弘治中毀於火。嘉靖丁亥。巡撫陳公復創構。是閣迄今百數十年矣。歷久不修。梁棟垣墻。皆摧折敗壞。將就傾圮。康熙戊午歲。邑博士弟子員呈請於督撫。兩臺捐募重葺。逾四載而工未就。郡侯陳公來守茲土。見而嘆曰。是古今載籍之藏也。不亟完之。其何以守經而傳後乎。遂捐俸鳩工。殫力督率。不一月而閣成。閣上下有經史板。板向貯國學。則革後始播遷於此。凡十三經諸子百家之書。皆放逸散失。什不存一。所存者惟廿一史一書。而亦多殘缺。失次。公力為考訂。繕補。乃成完書。書成而閣工適告竣。是役也。公豈以侈巨麗壯觀覽也哉。蓋經以載道。閣以藏經。經之存亡。係於聖教之隆替。閣之成毀。關於經學之盛衰。非細故也。今經子諸書存於是。閣者雖編殘簡斷。而隻字單詞。古聖賢之靈寔式憑之。後之君子有志於此。而修明之者。將於閣是問。况廿一史一書。上下數千百年。為文百千億計。其中帝王將相之典。廢學士大夫之賢否。理學名節功業文章之高下得失。天文地理人物品彙之錯。

文源記

卷十一

上江一

六

嘉善學記

重修上江兩縣學尊經閣記

朱廷鉉

朱廷鉉

陳互見有未可以指計數者今其書具在而閱又足以藏之以垂久遠史存而經學亦賴以不墜聖賢之道其炳日月而行江河者不可謂非是關之有以留之也然則成是關者其功為何如哉邑之縉紳先生及兩學諸弟子咸欣喜讚嘆思紀公之德且以示後世也命鉉述其事而記之者如此公諱龍巖閩之惠安人以明經起家公文諱王輝故明進士曾以御史按是郡有善政崇祀名宦及公之來也多修舉廢墜而此其一也

錢礎日日閣本尊經文亦專主尊經而發宏詞壯采洵足潤金石而懸日月春容乎大篇也

文獻記

卷十一

上江二

七

十學草

修江陰學講堂射圃記

錢肅澗

江陰古延陵也自吳季子受封以來崇禮敦讓於是文事事興而江陰之士知有文在漢稱暨陽自莫龍築城捍賊講練兵法於是武事漸起而江陰之士知有武其後文有文學學之中講堂在焉武無專學學東建射圃為習武地蓋重其事也按志講堂與於宋盛於紹興胡理記所云講堂穹宏是也歷元明沿革非一自洪武十五年知縣王衡教諭鄭江建講堂於廟左二十六年教諭蔡永升議為左廟右學乃即講堂陞立廟至萬曆間知縣許達道教諭戴士傑於啓聖祠東南建聚奎亭丁巳知縣宋光胤教諭梅敬祖於亭後建講習堂而講堂復設其後遂無有修葺之者射圃未知助何代建何地自洪武末知縣蔣宥於廟陞建射圃正德初知縣劉紘移射圃於學東偏堂曰觀德至嘉靖中知縣李允陽收於外泮池南為門提學御史聞人銓扁曰射圃歲久地墜其迹亦廢噫嘻太平之世天子飾文而墮武文則設為官教之而為教官者月有課日有會然未聞有講道論德發明聖賢傳註之理討究身心性命之學者也夫如是於講堂乎何有若夫提鑪鼓簡車徒直視為武人事耳所謂折衝樽俎制勝廟堂者固未之見也射圃之廢又何疑焉康熙戊午

文獻記

卷十一

修江陰一

七

十學草

丹陽荆君子邁為江陰學教諭甫蒞任即補西廡先儒神主六
廡其次則鄉賢名宦兩祠捐俸而修葺之未幾復以講習堂舊
址廢屋三楹建為講堂於堂後闢地數弓創為射圃學使者田
公聞之以為留心學校不負厥職也深嘉賞之一日荆君過采
溪命肅潤為之記肅潤矍然起拜手言曰懿哉荆君之為此舉
也其有合於先王立學之意乎先王立制自諸子以至公卿大
夫之子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
之是文事武備均出於學也所以出兵受成於學反釋奠於學
以訊馘告魯頌亦云在泮獻馘在泮獻囚泮宮作而准人服是
文○激○記○
卷十一 修江陰二 交 十峯草 堂定本

官至需次七年二子皆承聽山之傳者而同時郵人袁燮來知
州事即以陸學岐之至元季州人蔡以忠為西山先生後人因
建澄江書院中奉夫子燕居像併祠西山其子庭秀又嘗問學
于金華許益之而程學始績著明則邑人孫大雅著東家子為
饒介之周伯溫所稱又宋潛溪得其圖說答性難等篇謂以近
代儒者方之若魯齋仁山白雲未知孰先後其為正學審矣弘
治中蘭谿黃傅以章樞山高弟宰江陰著異政獨去其鄉賢今
人不可解厥後薛副使甲深入姚江與顧為羅文恭所不滿又
其後繆文貞昌期李忠毅應昇並游東林而未免以氣節勝凡
文○激○記○
卷十一 修江陰三 交 十峯草 堂定本

江上講堂記

劉選勝

江上舊有延陵書院邑大夫士講學處也後人即其地啜為廟而講學遂廢萬曆丁巳知縣宋光蘭教諭梅敬祖於學宮啓聖祠內建講習堂而講學於是復行矣歲久堂傾難以修舉康熙戊午丹陽荆子邁為江陰學教諭慨然會與捐貲修葺以為講學地既而自嘆曰吾司鐸茲土于今五年月有課歲有會職猶恐曠也竊自揣學識寡陋媿為人師思延請各儒主持教事維時牛同知樞亦惟荆君之言為然江邑縉紳子衿食以無錫錢礎日先生為荆君告荆君躍然起曰嘻余向習舉子業時叔父

文獻記

卷十一

江上一

六

文獻記

卷十一

江上一

元

師而後與諸君揖揖而坐坐定諸生齊集擊鐘鼓三聲遂行講事堂有几置四書五經及孝經武經性理諸書先生登席先說一書或二書邑中紳士和之疑相質也難相問也牛公流君射泄聽講各殷殷訪道不置新任陳訓導寅亮復隨荆教諭請乘請益奉席相進隆禮有加自春迄秋無少間中秋之日當學使者山東趙公成試常郡五邑士子畢至荆陳兩君公請會講余是日設虎皮懸于座先生登席說書二章五邑諸紳士各說一書多士如雲圍橋門而觀聽者以百數計斯亦近古來江上未有事也余聞之不勝喜遂濡筆為之記記曰羨哉江上講堂之設也有三善焉是堂也荆君所建之堂也荆君不敢坐而讓之錢先生其謙恭自下何如也昔張子厚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遂徹坐輟講共語問學之要渙然有省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議者以為張子勇撤阜比即此一事已足位置濂洛之間矣荆君亦猶是也是一善也錢先生三十餘年不與賓興不赴徵辟獨于講學一節則欣然以從昔趙復以儒學見重于世其徒稱為江漢先生初不欲北行既而姚樞強之乃至燕名益著學徒百餘人由是北方知經學而樞亦得親程朱性理之書今先生之儒學亦為世重其徒率多公卿大夫之

流海內士子羣然奉之日十峯先生較之趙公抑又過焉趙公以經學行于北先生則以經學行于南行見經明行修儒者于是有實學已是一善也牛公之請錢先生講學也古之所為賢有司也昔漢文黨治蜀起學官造士命司馬相如為之師唐韓愈為潮州刺史人未知學亦聘趙德為師宋晏殊知睦州興學廣化延范仲淹以教士蔡襄知福州聘陳烈鄭穆輩以經學廣勵多士風俗一新由此觀之何古今人尊重儒之不甚相遠也是可為天下之為郡縣者法也是又一善也是為記

錢礎日日講堂何地講學何事余也何人敢膺茲重任謬為

文獻記 卷十一 江上三 十峯草 堂定本

鉅公獎許耶然以牛沈二公之尊禮荆陳兩君之虛公則有宜乎表章者得大記鋪揚盛美一時良會千秋佳話矣講學一事所以正人心厚風俗關係非淺江上修明舊制釐定新規董其役在共事者各有成勞而實則吾文翁老夫子一人主持之力也夫子養賢勸學敬教崇儒捐俸憐才先勞獎吏諸凡盛事江左傳為美談豈止高懸虎座俾覺官生色哉記中敘述詳核取實政不抹虛名斷制謹嚴表循良兼揚道德自此十峯先生藉以闡揚當事諸公交相鼓勵講堂將月盛日新矣豈非江上一大幸耶 吳門門人程烈謹識

嘉善關侯翼公遺愛碑記

漢史傳循吏其為政人人殊至其仁心為質與民休息嗟乎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未始不同趨而合轍也其所傳六人以文翁為之冠由其崇尚儒雅興起文教均於鄒魯夫以孝宜綜核名實趙京兆以鏡精應之宜若專美一時矣而聖書褒異增秩賜金乃在潁川渤海彼其重農桑興禮義若欲緩收其效而民之思之也願不後於京兆狀則吏治之所重槩可知矣自久任之法不行循資按格三易星霜則秩滿當代矣被召當遷矣甚者設施未竟坐論去焉此吏治所以難也至於民之于吏也

文獻記 卷十一 嘉善關一 十峯草 堂定本

當其秩滿被召相與謳吟而頌禱之于其心勞政拙罷官而去者則過而忘焉矣有能思之於太後且去既十餘年而思之如一日者此固人心之公苟非德讓之君子未易得此於民也往余備兵漳南幸清伏莽一以助宣文德為事甲午兵興關侯以苑經領鄉薦撤關來謁斗神峻峙不妄言笑其才華學識真足赤幟宇內豈余抃風屬郡侯之長君魁字星源翻七年少復冠承席余以是視侯之家學綜今緯古出其經術以霖雨蒼生殆未有艾也歲丙午來宰武塘武塘故墟邑與朝定鼎以來長吏每以註誤去蓋以東南催科踴頰劇而吾邑為最侯受事時

通賦三萬有奇。通於里甲者十之一。侯爲補苴以償之。邪於官吏者十之九。侯則不憚勞勩。釐剔澄清。力請撫軍題詔。甫暮歲而侯以他事去。然侵漁中飽。從茲弊絕。風清不可謂非侯之大有造於武塘也。侯性檢束。外和而內剛。其字民也。煦如冬日。威依爲慈母。若其發奸摘伏。雖宿胥狡卒。悉屏息。重足驚神。明以故境內帖然無柝。鳴犬吠狹。知沃焦釜。捧漏卮者。直以功名博民命也。侯負人倫水鑑。衡材精確。其試士所錄。皆蔭林翹楚。比年以來。科名鼎盛。或翱翔禁苑。或領袖賢書。聯鑣接武。大抵皆侯所鑒拔士也。侯之蔚興文教。方諸文翁。何多讓焉。侯居官不徇浮名。懷抱宏偉。未殫厥施。罷官後。僑居蕭寺。日與門下士暖茗論文。相勗以敦本尚實之學。無幾微怨尤之色。其雅量有大過人者。侯端闕十有餘年。都人士思侯之德。謀伐石以記之。會侯之長君。謁選南還。道經武塘。而貞珉適告成。相與摩娑。其下都人士。如見侯焉。吾邑昔有賢令汪侯。去官久爲築留衣亭。以表之。閱數百年。復以事汪侯者。事侯亦可以見侯之德。入人之深。而三代之直。不盡漸泯於人心也。侯名振字翼公。甲午鄉進士。福建永定人。

吳香爲曰。翼公居平讀書養氣。鄉黨稱爲真。孝廉筮仕未及

文獻記 卷十一 嘉善閣二 卅 千峰草 宜定本

兩載以南。根稍積坐解。職去一時。士民不啻嬰兒之失慈母也。今已十有餘年。令嗣星源。偶過汾湖。儼舟其側。而士民猶相與勒銘歌詩。不輟其殆。泥鄉侯所居無赫名。去後。輒見思者。乎讀光伯文。令人歎慕不已。

錢礎曰。曰。闕侯治績。直與潁川渤海並傳。光伯先生此文。亦非馬班以下所能爲也。文與人俱不朽矣。

吳亦霞曰。庚申冬。予小試吳邑。被星源先生賞識。嗣後郵寓全開。與予館齋密邇。數月間。時出課。執相質。輒有國士之目。殆虞仲雍。請得一入知已。可以不恨者也。今讀斯文。知其

尊大人循聲異績。卓二不朽。益不勝執鞭之慕云。

文獻記 卷十一 嘉善閣三 卅 千峰草 宜定本

重濟清源縣承濟渠碑記

張汝瑚

古之教民也。率用仁讓。以先之。緩急相濟。有無相通。故其時行。讓路耕讓畔。遐邇一體。民用輯睦。雖畫疆分井。藹然有家人父子之風。未嘗專利。以自封殖也。斯俗稱美焉。余承乏斯土。奉此意。以道民。六載于茲。而于水利尤所重。蓋清為瘠邑。往歲橋事不登。野多茂草。則渠道之多壅也。余行野而相之。鳩我父老而諮之。淤者疏。圯者葺。酌原田幸不至涇于藿莽。若乃郭白二都之有承濟渠也。自明洪武間始也。引汾水之流以溉田。而取道必由太原縣之洛陽村。釀金購地穿地為溝。名曰古渠。萬曆九年。當事者奏請特蠲其稅。所以恤此方民者至矣。自汾流遷徙于西。古渠漸堙。于是復購地穿溝。名曰新渠。歷歲滋久。新渠並淤。而汾流又徙而之東。村民僉謂宜疏古渠。便無如故道漫漶。浸不可問。遂至雀鼠者數年。幸今大中丞達公銳意興除。百廢具舉。檄行交清太三邑。虛公審勘。至于今始得歸我浹陽。而春鍾雲與溝。歷鑿錯拊。今湖昔成。勞不重可念哉。夫力耕奉上賦。則公家之賦也。履厚戴高。民則朝廷之民也。捍災卹隣。官司之守。洛人我也。急病讓夷。與國之義也。二邑故桑梓也。以爭始卒。以讓終。又何病焉。余願自今以往。清之民永思厥艱。毋忘今

文徵記

卷十一

重濟清源一

世

十學草堂定本

日告成之難也。洛之民永歸于好。毋忘今日質成之樂也。是役也。秉法維公。稽疑不忒。則有諸憲臺之令。甲在虛衷。以訪苦心。是劑則有鄰大夫之案牒。在無他亦云。教讓而已。余故伐石而誌之。如左。若夫嘉與觀成。以毋負行水勸農之初意。是余之職也。苟尸之以為已力。余則何敢。

文徵記

卷十一

重濟清源二

世

十學草堂定本

頌

錢礎曰。曰與水利是循良一端。漢時召翁卿行于南陽。今夏鍾復于清邑行之。宜其有召父之歌也。至于仁心為質。以禮齊民。俾二邑爭始而讓終。較之文翁德讓。次公溫良。何多遜焉。讀此文。便是一則循吏傳。其文古質。典茂亦可與孟堅頌

重修畫卦臺記

盛符升

上古事多荒遠無所考信故書自唐虞史始黃帝誠慎之也他如四紀所載猶畫疏化之君為皇為義為炎為媧靡不神奇靈怪尚論者以或然或不然置之而陳州之人所為尊且信者於太昊伏羲氏獨千百世不衰仰其遺容傳其故蹟若可咫尺遇之蓋都邑於斯陵墓於斯其陵前之白龜池池上之畫卦臺草堂在人耳目非如記載流傳之無據也然而後之君子疑之或曰陵墓非古也棺槨制自黃帝去太昊世遠甚無棺槨即疑無陵或曰都於陳葬於山陽非一地與此所傳特異或曰龜書出洛疑非蔡水蔡之側安得有龜池或曰八卦本於河圖今舍圖取書而曰符龜因以畫卦事尤不類余竊以為不然夫古者文字未立故事不盡傳獨有所畫卦象首列天地間長為羣經之冠後世之文若經史子集踵事滋煩誰不範圍於一畫六書之內而謂枝葉之有本川瀆之有源其可疑焉否耶謂畫卦非羲皇不可謂羲皇非都陳不可即謂陳州非畫卦之地不可陳之人因其地而壇之因其壇而臺之無一非可考可信者也且天下之人有不信夫易之為經者乎易傳有之古之葬者不封不樹是棺槨未與未嘗無葬也抑有之聖人作易幽贊生著今著

文獻記 卷十一 重修畫卦一 墓 堂 定本

生吳陵千祀不絕是神靈所祈為不誣也至其推論畫卦之始更詳且備如所云觀鳥獸之文者豈真有點畫可求如後世所傳圖象哉猶之聽鳥鳴而知律觀木落而知舟常人所必為旋毛為枯甲聖人視之為圖為書為卦象所自出是書之與圖無二道而書之在洛在蔡亦無異地也陳之人即未必盡知乎此而尊且信之奉之為萬世文字之祖固宗經重道者所必取也間嘗考之他籍如一統志則稱為撰著壇如路史註則稱為人卦壇前代名賢若李邕若張齊賢皆有碑記之惜乎其不傳於後而壇之有臺孤立水濱廢興不一其可得而知者一修於正統州守張志道主之再修於嘉靖州守唐方及李應需主之再修於萬曆州守洪蒸及許汝升主之今且廢為榛莽唯八角一亭尚在州守澄嵐方君因而增築建為三堂繚以周垣以興起於諸君子之後俾陳之人得永慰其尊且信之心而因以告天下之人其尊之倍之者皆當無異乎陳之人也

錢礎曰伏羲為開天之祖無伏羲安得有文王安得有周孔耶陳人之尊且信宜也此記出斯道如日月中天萬古不泯矣說到圖書無二道洛蔡無異地尤為獨闢之論

文獻記 卷十一 重修畫卦二 墓 堂 定本

重領正心書院記

歸聖脈

海湧峰之東有正修講院明崇禎末吳邑侯牛公若麟捐俸五百金置民居創建堂奉先賢周程諸子為士子講學所侯去之二年後人思侯之德即堂後書樓奉侯之主而祀焉尋經戎馬凌踐更奉漢壽亭侯於前極榜其門曰正眼禪院防侵暴也綿延廿年有不肖者起而謀踞之鄉士大夫與侯之子白之臺監繩以法遂廢乃公延僧之有行者自圓主之以虔奉香火復顏之曰正心書院前輩鄭敷教題趙炳書此康熙七年秋九月事也余思夫書院之設宋儒以山長王之蓋所以助宣教化獎勵

文設記 卷十一 重領一 千峰草堂定本

人倫與學較等非如朱買臣讀書處和靖讀書臺為一人藏修之所故當其盛則人文炳蔚以講學論道及其散則興復振起以繼往開來鄉之學士大夫與有責焉非可等為遊觀之地任其興廢寧容不肖者起而攘以為利乎夫竹樓豐樂亭名賢之所構千載猶繫人思侯捐金築舍其嘉惠後學良後之人不弟耶余受知於侯之門稔悉其事恐其久而寢溼為約述其興復以告後之來者侯政蹟詳徐太史沂碑記中茲不具論至後人思侯之德不名書院而親名為牛公祠蓋戴德不忘與白公

堤劉公墩並垂是亦可想見其為治不

錢礎日曰將書院說得鄭重與之泛遊觀地有別末幅頌侯德表出命祠之意覺牛公一祠直與白堤劉墩開晴千古回薪傳之不忘舊知亦惟侯之德有以致之也

文設記 卷十一 重領二 千峰草堂定本

古鼎閣建於金陵居室之中祀我皇祖考景陽公皇祖妣張太孺人皇考太史汝謙贈公皇妣蔡太孺人神主暨三代繪像案設古鼎一罇二嚴必祀也先是門人某為縣令拾地獲鼎與尊與而致旭召工縱鑄之古色斑斑然流青鑄翠神光陸離鑿賞卽無論秦漢當在商周間敬置之閣上泣而言曰嗟乎是神物者實相余以祀我先人我先人所馮依卽官於舊京奔走無射禮祭統之記鼎銘以衛大夫孔惺為微旭不類何以希銘我先人惟薦茲鼎也與祭統之義符迺子子孫孫係承靈厥厥用

文 卷十一 古鼎閣一 堂定本

光於祭典閣之上下左右圖史列焉蒸嘗於茲絃誦於茲陳器於茲春秋霜露我先人降格於茲庶幾臨於正考父仲山甫之鼎也已又泣而言曰夫子不云乎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旭之在兩先人懷抱中者蓋三十有三年不幸終鮮兄弟兩先人惟貌孤是視哺乳什之七醵蔗什之三長而縱之學倒庋傾筐治橐中裝齋束修羊兩先人費無算曾不得及兩先人待祿以養教擊鮮迎講蔽止食也生事之以禮旭無有焉先公生而飲大賓沒而祀替宗先孺人釐而女士白首躬勵旭遭時窮位荷 聖天子之賜命賁於泉壤然而龍岡未表京兆無

肝馬鬣魚山樵蘇是剗則死葬之以禮旭無有焉是二者旭之罪大矣追憶辛巳之年兩先人見背又七年始成進士官禁林而兩先人已矣旭罪實滋大後難圖也母已其祭之以禮乎先公之物也執旭手而教之日賦氣熾於江北我先世吳西山人也祖宗丘墓在焉汝避難必茲土旭拜且泣日不敢忘迨窳跡金陵去兩先人日益遠草路未遐宰木相望中道而止也先是卜吉壤葬兩先人於古壽東淝水南岸距半里而近置饗堂其水先公所釣遊也其土先孺人儘畔野也先公所樹之槐昔之拱者今抱矣魂魄其妥於此乎自旭遷金陵或歲一灑掃或再歲一饗奠而旭以先買田宅管婚嫁不能歸不得已有斯閣之建以慰我先靈而適得古鼎助我馨香率子若孫馨於其下躬於其傍遠邇靜嘉榮盛潔備以母墜厥祀庶幾臨於祭以大夫後以五鼎之義毋寧茲薦茲鼎也祭之以禮其有翼乎爰告我後之人曰凡我子孫其其愛茲鼎也則必自愛其鼎俾母顛厥緒以承幽明之休余髮且種種將結廬西山之麓以終餘年以遵先志凡我子孫其勿替引之虔恭罔怠以紹嘉於斯閣也哉

文 卷十一 古鼎閣二 堂定本

發礎日日古雅有周書之意昔時傳古圖載諸銘獨缺孔裡鼎銘不載遺其鼎矣此記出而馮存其文當勒諸銘之上

鍾南山祠記

熊伯龍

大恭艾石宋公蒞楚之三年百廢具舉如觀音閣文昌祠皆修
 建至所作鍾南山祠則前此未之有也公爲余言曩昔之夜有
 神降庭請祠于余蓋卽世所圖鍾馗者予許之復申囑再三成
 禮而退自今思之猶不以爲夢也竊念冥冥中已有成言何忍
 負之此祠所以作也噫異矣按昔人所傳唐明皇晝夢有鬼藍
 袍曰臣終南山進士鍾馗除天下虛耗之孽因命吳道子圖之
 賜二府夫天下之患孰大乎虛耗誠如施言比諸捍患禦災得
 秩祀典固非僭越不應至今日而請于公也豈當時以爲恍惚
 文瀝記 卷十一 鍾南山祠一 廿 千峯草
 不可知之事圖其形而未與于祭耶抑其世已遠其事已細當
 時亦嘗得祀而紀載未之及耶噫異矣乃予竊有說以處此凡
 幽明相感不論久近亦似有時節因緣焉以楚事言之此真南
 山君之時也方今化被無窮萬寶煥發開元之盛方斯茂矣獨
 天不弔楚由崇禎癸酉以迄于今泰寇爲原西山爲委先後流
 壽三十餘年不得休息而旱蝗水火之災若爲之助虐焉生民
 以來虛耗之禍未有甚于此時者也虛耗之甚者莫如楚南山
 君亦式靈于楚憂楚之虛耗之甚者莫如公南山君亦憑依于
 公天人交應自然之理又何疑焉雖然爲國家耗府庫爲諸臣

耗心力爲百姓耗膏血者賊也府庫耗而我乃倉箱心力耗而
 我乃廣胔膏血耗而我乃肥甘奢所謂孽也賊自外生勢在山
 林惟師武力以勦制之而有餘孽自內作勢在城社非拔本
 塞源雖干戈取之而不足南山君之請祠也蓋將爰居爰處安
 意肆志以搜剔此孽俾無族類焉其不欲如世之摘發姦伏爲
 職者懷危內顧延頸受代以根株貽後人也亦明矣公何惜此
 半畝之宮不以成南山君之美乎抑余尤有感者事至于夢亦
 幻矣土木之興于今日亦難矣他人所爲鑿金鑽帛郵傳拜除
 者公盡斥之于馮馮登登以委此于百年而止不可究詰之人
 文瀝記 卷十一 鍾南山祠二 廿 千峯草
 蓋不以冥冥食言如此彼君臣之義朋友之信如日月江河昭
 然在耳日間者公其肯一日已于懷也耶予以是窺公之慷慨
 誠篤有以任夫遠且大者而書其事以徵于異日焉
 錢礎曰借一南山君說出種種虛耗之孽淋漓痛快切中
 時弊想見先生爲國爲民一片熱心非直爲恭桑起見也

余嘗過淮陰見漂母飯淮陰侯處母祠在焉慨然者久之既而歎曰是固宜祀也淮陰侯往矣世豈無繼起如侯者世有淮陰侯則漂母宜祀然淮陰侯不恒有也不恒有而羣淮陰之人以爲世特無淮陰侯其人耳有則必爲漂母之所予世無淮陰侯則漂母尤宜祀雖朕漂母固因侯而得祀者也淮陰之人不祀侯而祀漂母何也考之祀典爲人禦災捍患者則有祀楚漢紛爭糜爛其民者衆矣當淮陰侯王楚時無論漂母壽無恙卽辱已少年下鄉南昌亭長依然也天下變更江淮如故安知非侯

文徵明 卷十一 漂母祠一 廿 于峯草堂定本

之雄才遠畧有以曲護于父母之邦而置祖宗墳墓安於磐石兼有造於全淮也後之人惟祀漂母而不祀侯實之祀典將毋缺與曰是不然天下事觀于其大而後知細者爲無可加歷數淮陰侯生平凡夫君臣之際朋友之交特識如滕公薦拔如蕭相親信任如漢高皆無能出漂母右漂母曰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噫使漢高蕭相輩盡能如漂母心寧至有烏盡弓藏之嘆耶且淮陰侯之報漢者多矣登壇一對是屈項王之智勇仁強以報漢還定三秦是并章邯董翳司馬欣以報漢襲魏破趙平齊是舉蒲阪邯鄲渤海瑯琊諸地以報漢卒至垓下之歌

起烏江之憤銷是蓋華二百年之帝業拱手而報之漢天子矣至如拒武涉之說謝蒯通之謀則精誠自矢是又竭一身之頂踵髮膚無一不爲漢報也漢高曰彼善將兵多多益善前此之功固所優爲我之於信厚矣舉齊而欲自王餒兵而不速赴彼將留餘力而不盡圖報於漢也滕公蕭相日在帝前不引手救豈非以素有恩於淮陰一旦得志頓忘我耶噫漂母一飯救淮陰侯於飢欲死之時漢高推食起淮陰侯於死復生之日侯不負漂母恐負漢高耶漢室君臣苟以漂母之心待淮陰信之助比隆伊呂何疑焉嗟嗟漂母真堪崇祀千秋矣朕則後

文徵明 卷十一 漂母二 廿 于峯草堂定本

蔣慎齋曰以不望報三字折服漢室君臣自見漂母高義此文字抑揚之妙錢從曰曰淮陰不負漢心事卽從不負漂母看出真千古具眼筆勢峻峭絕無一語步實古文中不多得之作

復梅子真先生祠記

胡時忠

今世道即不古。上自宮廷。下迄閭巷。猶知誦讀六經。尊重五倫。者以朝廷功。今能崇孔子之道也。其崇孔子之道。則制天下府州縣學。皆建廟享祀。且封孔子後公爵。若周之三恪。世傳不絕也。蓋唐宋以來。皆行之。而首創其議者。固自漢梅子真先生始。先生當西漢末。解南昌尉。歸壽春。見王氏尾大將移。炎祚乃因災異。上書極言其禍。而成帝不能納。及莽顛政。遂棄妻子。逃去。或傳以為仙人。有見之于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先生忠于謀國。明于料事。卒能潔身去亂。故後人莫不仰企其風。涼

又敬記 卷十一 復梅祠一 姑 卜奉草 堂定本

然據此而論。亦一節之士耳。愚按先生嘗上言宜封孔子之後。以奉湯祀。成帝用其言。始封孔子。後世為殷紹嘉公。今衍聖曲阜之制。實準于此。夫聖人功在萬世。有能推明聖人之功。以延賞其裔孫者。功亦萬世矣。由此言之。雖列位兩廡。用報首功。先聖有靈。猶將許之。况南昌宦遊。故地禮宜。當祠安可廢。缺不舉哉。東湖舊有先生祠。久為豪右侵毀。崇禎丁丑。新建司訓杜希中率諸生王錫等。籲之各臺。余承傲勸其事。斷為必當復。中間捷誘多端。公論未白。至癸未。乃得復。是冬。新祠落成。諸生請予記之。溯始事已閱六七年。復正之難。若此。時主持于上者。為

撫解公學。龍代巡徐公。養心學使侯公。嗣曾皆去位。下則杜君倡議。亦遷寧州學正。以去。而王君已成進士。仕為蜀令。獨余得目視其成。若干先生有夙緣焉。敢殿言。所以復祠之意。併記歲月。以告天下。凡學孔子之道者。

錢礎。日日聖人功在萬世。梅公請封聖人後功亦萬世。此定論也。祠廢而復。先生之功正復不小。今先生齒祠亦在東湖。辦香造配。豈不慶千載同心哉。

段記

卷十一 復梅祠二

卜奉草

大梁消邑橫渠張子本籍祠記

魏憲

祠之有記也。記所生也。所尊也。所重也。宋大儒橫渠張先生。載字子厚。梁之涪川人。其鄉固張子店。三少宗孔孟之學。與濂溪新安伊川昆仲。皆以子稱。涑水臨川諸君子。採其議論。考其行實。見于綱目。性理諸書。詳哉其言之矣。熙寧間。先生知涪州。歿于官。藪孤不克歸。僑寓峽以西。郡邑之橫渠鎮。西之人樂得而有之。隆其椽桷。俎豆以致虔于春秋。其祀于宦遊之地。與祀于篤生之地。同歷有年所矣。其篤生地之祠。明神宗壬子。洪濤為災。寢以廢。閔光思之季寇氛。勿靖。子若孫率遷徙靡常。求所以鼎之新者。弗就也。清興崇尚理學。官茲土者。咸以先生後裔為詢。家之人鳩而謀。曰。鍾靈之地。奕世彌馨。奈何其忽。諸遂于邑之東。建祠敦祀。脉昔所廢之祠。右文廟。左祖塋者。規制弘敞矣。故曰。記所生也。復于祠。傍營書屋。顏曰。半齋。聚本姓肄業其中。上以窮天地之蘊。中以參心性之微。下以究人物之蹟。擴良知。良能之端。為入神入聖之極。于焉喁喁焉。晨夕無怠。其尊祖也。尊經也。尊心學也。尊五典八則也。故曰。記所尊也。然不時致敬久則衰。不時取法久則怠。故稽歷代祀典。主以邑令。肅將于先聖丁祭之次。請于學使。者。澗州張公。林陵朱公。以先生二

文徵記

卷十一

大梁消邑一

共

十卷本
堂定本

十八代孫深衣冠。典祀禮宣。西山真夫子。祝文曰。歆之勿敬也。宗君實司馬氏。謚議曰。重之勿褻也。存與叔呂氏。行狀曰。詳而有據也。錄雙峯饒氏和靖尹氏龜山楊氏。問難贊嘉之詞曰。同堂參究。以永其傳也。不幾重先生。以重聖學。重典禮。重法則也。故曰。記所重也。余丙辰夏月。汎虛舟入曲涪。徘徊祠下。酌酒誦明道先生哭詩。曰。歎息斯文。約共修如何。夫子便長休。東山無復蒼生望。西土誰供後學求。千古聲名聯棣萼。二年零落去山丘。寢門慟哭。知何限。豈獨交親念舊遊。因展拜而為之記。

文徵記

卷十一

大梁消邑二

十卷本
堂定本

施愚山曰。大梁修信陵君祠。董俠也。復遊梁。書院崇仁義也。建橫渠先生祠。尊理學也。敦本源也。讀惟度此記。典贍詳明。體法兼美。可與李本寧信陵祠方大美。遊梁祠二記。同揭中天。以垂不朽。錢礎曰。日宋史作張子本傳。甚畧。此記出明公。一生行事。昭于日月矣。匪徒為祠堂生色已也。

麻尹二將軍祠記

王永積

麻士龍尹玉宋文信國公部將也與元兵戰於五牧南彭郎村
 主將張全不救二將死之讀文丞相弔五牧詩及叙當年情事
 真堪流涕後人即地建祠名曰二忠嘉靖丙辰為倭寇焚燬忽
 見赭衣二神並立道旁倭驚懼乃散去憲副薛應旂脩復之立
 碑纂祀祠旁舊有德慶菴應旂曾讀書其中至萬曆甲辰公孫
 煥教與菴僧漢月并菴併祠改為存忠院中祀僧師公而以麻
 尹二公配思按錫邑開典宋德祐元年三月元兵燬境知縣阮
 應得提兵出城全軍皆沒應得赴水死後祀郡城忠義祠而吾
 邑歷元明兩代四百年阮侯無粗豆飯以鼓忠義愧人臣之懷
 二心者信國故有兩祀柴市日教忠慮陵日懷忠或不以吾
 邑重五牧戰場似宜為應得立祀而配以麻尹廟貌始稱比順
 治戊戌邑士張夏慨然以阮侯忠節及林侯宰德政具呈學臺
 請祀名宦時學使張公能鱗即有洵屬義舉之批已亥二月邑
 侯黃之蔚再奉憲文置主人學宮各宜祠都人士步送拜謁者
 數千人皆不期自集亦阮侯特祠之兆也張子又為予言宋
 人鄭所南心史稱無錫宰阮正已不麻抱將印赴水死其子亦
 從父水死正已應得未知孰名孰字而文信國子為孝子即

以下原缺

以上原缺

七忠祠記

施開音

士君子仗義成仁以身殉國九死而不悔者豈役於其名哉而
 後人之悲思者往往勢不能禁時不能移崇卑隱顯無所岐視
 聞風稱慕吞嗟涕洟不已者無他激於義動於誠而不自知其
 然也濟南舊有七忠祠以祀建文時死事之七人其人為兵部
 尚書鐵公鉉禮部尚書兼太子少保陳公迪刑部侍郎胡公子
 昭都督僉事平安公安都督府斷事高君魏東平州吏目鄭君華
 濟陽縣教諭王君省以數公先後捐軀皆嘗有事於茲土者也
 萬曆三十九年巡撫黃公克嶺謁祠始黜平安進監察御史下
 文徵記
 卷十一
 七忠祠一
 千華章
 室定本
 君志方謂平安就擒會事文皇帝為大寧都指揮使及帝問無
 恙始自經死故也嗟乎平安血戰奮不顧身文皇幾危者數矣
 不可謂不忠而以其死較晚隱忍墜節君子斥之若丁御史潛
 遣妻子不屈而死族人諱忌且百年陵谷遷徙臺使者始表祀
 之得與七人之列何其義終不泯也豈不可思且勸哉方文皇
 之乘勝而南也若疾風卷簾旦暮渡淮而濟南為天下之中地
 所必爭鐵公時為布政司叅政輓勞東收潰兵與胡高諸公死
 守濟南兵圍數匝及三月不下當是時文皇欲引兵北還向使
 天下得鐵公等數人靖難師必不南而卒以身殉天也余至濟

南問鐵公給文皇入城懸板幾中處即今西門也未嘗不仰首
嘆息泣下又聞公誓師水西亭高君賦詩見志述一時忠勇之
士甚衆其姓名或傳或不傳痛惜久之而陳公抗節死最烈
先是曾爲山東左丞政多治蹟濟人思之與鐵公等故七人者
不出百年立廟血食生氣凜然可以見忠義之感人歷久而不
替也自萬曆至今垂五十年地數若兵求拜其祠而已化爲芻
牧之場矣按祠碣故有祭田閩章請于臺使者徵祠田二年之
租益以諸公之捐彙刻期修繕丹楹崇宇視昔有加鄭王二君
秋甲皆鐵公屬舊附別祠于東廡祭者不至穢褻尤甚余謂鄭

文潑記

卷十一

七忠祠二

千峯草堂定本

君嬰城死守王君以頭觸柱義至高合而饗之隆其祀也位則
東西侍昭其等也廣其別祠爲前楹遂其宇也祠田凡六十八
畝歲租私一金有奇以供祠事可永不廢至者怠失其業履畝
復之者爲分巡濟南僉事陸君朝漢而庀材鳩工則都使司李
君承恩之力最多云

錢礎日日歷歷落落將七人忠義之氣揭出紙上直與泰山
俱高清水俱清此文傳七忠惡得而不傳

拂水巖留守瞿先生祠堂記
凡物之勝者必不終晦即晦亦且晚間需其時與其人延岸之
物終須雷起柯亭之竹必煩蔡鄒如拂水巖東南隅之隙地是
也地踞劔門肩右峻石疊蒼松怪柏支撐上下尚湖華蕩舒
前東西日出沒水光照耀射巖際雙眸睜眩余嘗與嚴譽珠樵
部坐巖其上移時永日樵部笑指曰他日當建一樓名小岳陽
湖雖不及洞庭吾兩人逸興不減謫仙矣余時心然之物撰星
移樵部旋棄世余時經遊其地徘徊不忍去已未夏樵部子武
伯以其地歸之茲親壽明翰簡翰簡念留守公墓在巖之西嶺
相去數武作寮室三楹其上繕以垣墻完固親好經營慘淡兩
月而告成事都人士咸爲留守公賀余不惟爲留守公賀且爲
茲地賀何也余維留守公精忠大節炳炳朗朗當時靈爽固已
化碧草而騎箕尾寧懸此山頭數椽然而仁孝子孫之心無所
不至惟恐以卑褻堦壞辱其魂魄故塚必山巔而祭必石頂聽
拂水之潺湲如聽公之聲聲號泣也觀石城之聳列如觀公之
嚴管指畫也仙幢華蓋厨焄爐烟如對公於斯紙招魂夕靄朝
嵐漁歌樵唱如與公於星巖桂嶺歌楚些天問也春而士女闌
闌秋而狐兔出沒遶山近水野馬風帆一一奇公悲思供公嘯

文潑記

卷十一

拂水巖一

千峯草堂定本

錢礎日日歷歷落落將七人忠義之氣揭出紙上直與泰山
俱高清水俱清此文傳七忠惡得而不傳

傲假令權部... 之彼遊觀之永... 閩人謝舉羽... 今西臺與嚴陵... 雕欄鎖甲孔... 之黎其祖考為... 為其先人學憲... 割頂山心善地... 衰道微試伯... 日延津劍柯... 錢礎日日地... 出仁孝至意... 得此記亦將...

歐林曾三公祠堂記

黃家舒

高學憲素旃既復東林之燕居廟以奉先師又開再得草廬為
 居業地傍構一楹將祀前太守歐陽公曾公前令林公其中屬
 家舒為之記三公何以祀以三公重有造于東林也當萬曆甲
 辰講院肇建佐費醴餼鳩工庀材殫厥經畫歐公林公實尸之
 既成而記其事記東林書院者歐公記道南祠者林公也及天
 啓丙寅逆闖盜柄群小搆扇矢集東林矯旨拆毀符檄旁午伐
 屋撤垣勢如風雨又適當忠憲投淵時被巢取卵懼禍者至欲
 繫忠憲公于上請曾公奮不顧身周旋艱險引大義折縱騎匿
 公子一室請以身當之始免株連三公與東林相為始終若此
 雖然三公何私於東林哉舒生也晚然嘗聞之長者矣方端文
 忠憲講席初開守土大吏旌旄之式廬函牘之就正月無虛日
 兩先生非公正不發憤非地方大利弊不入告外此即通祖之
 訟未嘗一煩縣官至三公之為守若令也不畏強禦同不受吏
 胥耳語同不手一無名錢同侃侃行意雖山斗在前無所迎避
 歐公治行第一健擢穎上備兵竟以問寺問曹老林公應內召
 不預臺省選曾公清純開濬內極寒潘泉尋中蜚語賴天子矜
 其明珠惹致之誣以解拙宦如此此豈借汝南月且為游光揚

蘇○彈○冠○啓○事○地○者○乎○亦○日○緇○衣○之○好○高○山○之○仰○內○結○于○心○耳○惟
 東○林○不○借○地○方○當○道○重○而○後○東○林○重○惟○三○公○不○附○東○林○為○重○而
 後○與○東○林○交○重○於○世○水○落○石○出○事○又○論○定○由○前○言○之○自○元○禮○門
 高○太○丘○道○廣○青○蠅○貝○錦○固○有○詆○執○贊○為○呈○身○目○樞○衣○為○媒○進○者
 顧○終○不○能○點○及○三○公○繇○後○言○之○哲○人○其○萎○社○稷○為○墟○野○老○遺○民
 俯○仰○于○厝○昌○啓○積○聞○國○運○廢○興○吏○治○盛○衰○之○際○啼○嗟○太○息○痛○端
 文○志○憲○為○熙○寧○之○司○馬○慶○元○之○考○亭○即○亟○思○三○公○為○桑○枝○麥○穗
 之○漁○陽○釜○魚○饒○塵○之○萊○蕪○試○從○衣○冠○與○誦○下○質○衢○語○巷○議○田○夫
 牧○豎○之○口○碑○數○十○年○來○郡○邑○長○自○三○公○外○其○能○以○廉○平○慈○惠○稱
 又○漢○記
 卷○十○一
 歐○林○第○二
 堂○定○本
 清○流○同○調○各○教○于○城○者○更○有○幾○人○今○日○甘○棠○之○頌○與○瞽○宗○之○祭
 相○得○益○章○發○墜○復○舉○俎○豆○長○新○春○秋○盼○饗○雲○旂○風○馬○神○之○格○思
 有○不○樂○觀○其○桐○鄉○白○鹿○邦○大○大○弟○子○之○賢○與○禮○樂○詩○書○絃○歌○掛
 篋○之○盛○也○哉○夫○名○宦○鄉○賢○分○列○學○宮○循○名○核○實○人○或○意○為○輕○重
 焉○瞻○斯○祠○也○非○子○孫○之○陳○乞○非○門○生○故○吏○之○推○輓○地○隔○于○闕○楚
 豫○章○千○里○之○遙○而○典○舉○於○人○亡○代○易○桑○田○滄○海○市○朝○林○谷○之○後
 駿○奔○者○無○間○言○明○禋○者○無○媿○色○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
 也○即○蘇○維○閣○諸○賢○當○日○正○人○心○而○端○學○術○是○是○非○非○守○先○待
 後○道○不○越○此○矣○忠○憲○端○文○有○靈○實○式○憑○之○學○憲○此○舉○為○勸○可○也

林○豈○小○乎○歐○陽○公○名○東○鳳○楚○潛○江○人○林○公○名○宰○閩○漳○浦○人○曾○公
 名○櫻○江○右○峽○江○人
 泰○燈○殿○日○只○三○公○祠○記○而○東○林○始○末○瞭○如○指○掌○與○宇○內○大○文
 字○先○生○為○吾○邑○古○文○作○手○周○公○櫟○園○比○之○錢○虞○山○翁○先○生○泰
 華○之○際○公○方○索○其○集○刻○之○未○就○而○公○亦○歿○嘗○鼎○一○樽○皆○可○知
 也
 錢○礎○日○日○通○篇○宛○轉○曲○折○傳○出○三○公○重○于○東○林○處○極○其○極○確
 而○文○情○涉○於○文○氣○酣○暢○語○更○躍○躍○動○人○令○人○讀○之○較○飲○開○展
 興○起○衰○有○關○風○教○文○字
 又○漢○記
 卷○十○一
 歐○林○第○三
 堂○定○本

鑑潭吳氏祠堂記

唐大陶

汎東氏族吳氏為大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三以天
 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是以世家首吳太伯唐子之友吳氏雨岑
 名傳鼎者太伯之九十五世孫也因得覽其譜系所紀其略曰
 自太伯傳六十一世少微公為唐左臺御史居新安七十一世
 秀公為後唐休寧令居金竺七十五世係大公居鑑潭嗟乎自
 春秋越滅吳子孫散處不復封邑太伯之澤賴以不墜者惟鑑
 潭之祀豈不重哉吳氏舊有祠其規模具載譜中自後唐至今
 數十世祠廢久矣神棲無所歲祀無所此仁人孝孫所為覽遺
 文而痛心者也雨岑別居長洲夢寐先靈至忘寢食康熙十年
 乃致其族人至吳計營祠事盡其家而出之擇善營繕者得其
 姪貞裕屬以工作族衆咸輸金助之貞裕克孝克勤不敢怠懈
 期年而祠成巍然與諸載之規稱焉於是神靈有棲食之居春
 秋有薦享之位子孫有聚族之所冠婚有禮告之處承先垂後
 在此一役太伯以來百世之靈復安於斯矣唐子隕而歎之挹
 雨岑而告之日延陵季子乃子之先世也聘於上國而反有王
 僚閻盧之難國幾虛矣季子乃仰天而歎曰苟先君無廢祀社
 稷有奉吾敢誰怨乎夫季子處此未遑恤難惟以存祀為幸古

文獻記

卷十一

鑑潭吳氏一

十峯草堂定本

一篇

文獻記

卷十一

鑑潭吳氏二

吳

十峯草堂定本

人之於祀如此其重也故太史公稱之日延陵季子仁心恭義
 無窮今子與千年之廢祀延百世之廟食其仁心恭義何其似
 延陵季子也既而又歎曰雨岑之仁心似季子吾願吳氏之後
 子孫其仁心亦似雨岑庶幾太伯之祀與天地並存矣哉

吳廣壁日家瓶菴惇倫睦族于先祠尤殫力營葺煥然改觀
 總為一本上起見耳凡為後者能不心銘得鑄萬先生記覺
 家祠一新光垂天壤矣
 錢礎日日通篇俱借太史公言發論其文之錯綜頓宕亦居
 然太史公筆法也不意吳太伯世家後又有此吳氏祠堂記

重脩鑑潭本族祠堂記

吳國縉

宗易乎祠也。曰有四德存也。曰易乎四德也。曰孝也。曰仁也。曰禮也。曰義也。邇遠追始。親愛弗替。謂之孝。血食馨聞。魂爽弗悞。謂之仁。登獻秩秩。虔戒弗懈。謂之禮。倫序井然。列弗清。謂之義。故曰四德也。祠舉而四德備。祠廢而四德墮。祠之不可一日曠也。明矣。祠不可一日曠。曠乎舉之。又不免廢之也。曰無其人。也。族之人衆矣。曷乎無也。曰困者乏資。饒者乏志。故曰無也。然則吾宗幸矣。曷幸也。曰有其人也。其人也。其人爲禹存子也。禹存子結廬吳閩。非宦非蔭。非紳非衿。乃其夙夜盟心。惟是爲夢寐中第一事。曰自鑑潭祠以來。閱幾十世。幾百年。雨淋霜剝。雀窺鼠攻。何能堪此。且夫昭穆之位。已登者黯然無光。未升者茫然無主。陰嘯暗啼。能無悽惻。故曰夢寐中第一事。且夫祠之設也。齋而入。樞而升。羅而獻。伯則神明以歆者。此飲而福。拜而胙。宴而醉。飽則族屬以聯者。此老問養。少問技窮。問軫恤。則流離存活者。此士言文。農言耕。商言風。物則疎迷。周知者。此又察非類。鋤蠹治。營其蕩。宗檢踰家法者。此故曰幸也。然則由五善合四德。祠之不可一日曠也。尤明矣。禹存不出。不可得矣。

錢鏞曰。曰四德五善。建祠之義備矣。文亦神似公較。

卷十一

重脩鑑潭一

兒

堂定本

重脩儲貞義公祠堂記

錢肅淵

人生忠義之氣。其有所感而然。與盛王之世。化行俗美。徵論賢士大夫。公忠爲國。卽勇而在野者。出其心力。亦將禦侮。以安社稷。撥亂以定王家。如周南兔且之詩。是也。降至泰風。文王周公之教。未墮于時。負堅操銳之夫。本乎性情。發爲理義。莫不有賢士大夫。風讀無衣之詩。其歡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夫。亦可見所感之深矣。明自洪武初。天下甫定。卽首以忠義激勸人心。福壽有祠。余闕有祠。凡死節之士。無不褒崇。而廟祀之無他。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嗣是以來。辟教四敷。深仁厚澤。久而彌篤。傳及建文。惠風洋溢。人心忠義之氣。俱蟠固深結。而不可解。一旦有急。賢士大夫。冒白刃。投水火。自父母兄弟。妻子外。以迄師弟。朋友。株連瓜蔓。邨里爲墟。至于武夫。隸卒。亦皆顧名思義。志生輕死。此豈非有所感而然乎。余嘗讀遜國忠臣傳。見其時有兩義卒焉。一曰龔翊。是金川門卒也。一曰儲福。是燕山衛卒也。朔以城門一勳。遂終身不復仕。福因購入伍。調曲靖衛。號泣不食。終噫。噫。是何心。與夫龔公之不仕。謂仕實害于義也。儲公之寧死不往。役義不爲也。龔公平居。教授讀聖賢書。固曉然知仕者之非義矣。儲公亦豈讀書而知不死之非義乎。雖然。義之所在。其

卷十一

重脩儲一

奇

堂定本

無○關○讀○書○不○讀○書○也○依○一○時○從○諸○臣○非○不○讀○書○者○歷○金○門○上○
玉○堂○垂○纓○影○組○奔○走○趨○承○之○不○暇○是○儲○公○雖○不○讀○書○而○過○乎○讀○
書○者○也○儲○公○之○所○為○義○即○龔○公○之○所○為○義○也○吾○于○是○而○愈○服○開○
國○之○教○化○遠○矣○使○儲○公○際○太○平○之○世○執○戈○較○捍○外○而○衛○內○則○亦○
可○為○干○城○為○好○仇○為○腹○心○當○與○板○札○之○野○人○爭○相○咏○嘆○而○不○徒○
與○車○隣○野○鐵○輩○同○類○而○並○觀○之○也○其○妻○范○夫○人○者○端○莊○純○一○孝○
養○勤○勞○日○在○澗○邊○採○蓆○而○織○是○何○異○江○漢○女○子○采○芣○苢○而○賦○祐○
禱○者○視○彼○小○戎○之○婦○其○貞○風○潔○操○不○更○遠○哉○無○錫○新○安○鄉○故○有○
淨○慧○寺○之○功○儲○公○夫○婦○附○祀○焉○自○萬○曆○至○今○世○紀○遙○遠○祠○宇○
傾○廢○其○鄉○有○好○義○者○怒○然○憂○之○謂○余○曰○儲○義○士○吾○同○里○也○近○其○
里○而○忍○視○其○祠○之○頽○圮○潰○壞○而○不○知○修○將○何○以○使○遠○者○知○所○慕○
又○何○以○使○于○載○下○有○聞○風○興○起○拜○其○像○而○如○親○炙○之○者○迺○鳩○工○
而○修○葺○之○命○余○記○余○惟○錫○邑○為○讓○王○故○里○忠○義○之○士○往○往○出○於○
其○中○有○明○三○百○年○間○大○難○三○作○錫○之○賢○士○大○夫○多○殉○國○難○昨○者○
崇○禎○之○季○諭○德○馬○公○世○奇○攀○龍○昇○騎○箕○尾○昇○天○弘○光○告○變○中○翰○
襲○公○廷○祥○懷○沙○沈○河○吏○部○華○公○允○誠○不○旋○踵○亦○完○髮○捐○軀○以○終○
獨○其○初○靖○難○之○際○士○大○夫○未○有○以○死○義○聞○者○僅○聞○一○戍○卒○儲○公○
痛○哭○悲○號○絕○粒○價○命○稍○存○忠○義○之○氣○于○弗○墜○志○者○公○雖○賤○率○是○

文獻記 卷十一 重修儲二 全 于墓本 定本

斯○人○與○其○在○斯○人○與○處○在○上○章○因○敦○皇○月○午○日○此○
黃○漢○臣○日○因○一○儲○公○而○推○引○國○初○教○化○之○隆○與○吾○邑○忠○義○之○
盛○上○關○國○史○下○係○邑○乘○至○于○原○本○經○術○用○入○風○雅○議○論○之○深○
厚○叙○夫○之○磊○落○韓○蘇○曾○王○合○為○一○人○與○高○文○典○冊○手○
崇○子○尹○日○斃○日○之○記○儲○公○與○柳○子○之○碑○南○八○同○然○柳○州○學○步○
子○山○殊○失○本○色○不○如○斃○日○根○據○名○節○高○文○可○耀○日○星○也○且○南○
公○以○格○剛○死○儲○公○以○守○志○死○等○死○義○耳○南○公○為○國○拒○賊○贈○封○
大○和○賜○廟○雅○陽○褒○德○儲○公○冷○烈○故○新○環○象○况○邱○荒○湖○澤○
岸○道○祀○僅○存○非○藉○立○言○之○士○孰○為○闡○揚○志○誰○得○德○日○此○文○備○
公○亦○當○起○色○矣○
秦○對○嚴○曰○儲○公○為○吾○邑○義○士○先○生○此○記○實○為○邑○乘○生○色○余○向○
輯○錫○山○藝○文○志○急○錄○是○篇○以○誌○不○朽○今○一○再○披○讀○益○鼓○掌○稱○
快○真○大○文○也○

文獻記 卷十一 重修儲三 全 于墓本 定本

弋陽王府記

徐世壽

五月五日與五弟步至弋陽王故府入門升殿肅容而嘆曰使
 王有嗣傳之世世余與若其得至是耶登惟余與若月將歸中
 尉莫不鞠躬趨拜下王尊若神當是之時欲一望其宮門而
 不可得而今也販夫豎子皆得造其宮升其殿矣又奚特子與
 若歟意昔王之在時今日者方且嬖妃如雲左右千百以從王
 于宮中俯龍盤發棹歌觴酌蒲艾流連為歡于斯時也王意亦
 以為吾子孫世世五月五日長有此樂也既而至其後宮仰視
 屋梁宮已中斷有荷擔而過者問之曰從此適市道也捷顧謂
 文激記 卷十一 弋陽王府一 五 十卷草
 弟曰詩云取取周道鞠為茂草傷宜曰見廢也言幽王逐其子
 王而無子雖大道將為茂草焉王之宮今且為周道矣山徑之
 踐用之成路既為周道後雖欲茂草生于宮庭豈可得哉又奚
 特牧人販豎升其宮坐其殿而已乎乃為歌曰五之月兮五日
 汎舟流兮蛟龍集士女兮遊樂王如在今今日何若國既除兮
 殿中推左右風日兮雨雪華榱王逝殿摧兮奈何官中行人
 今何其多歌闕而去聞者以為有楚音焉尤宜于五日也沉相
 之人桂林約房亦其悲矣

錢礎日曰遊故府既勤哀思遇五日更添愁緒痛哉斯篇

烏斯幢記

徐晨

烏斯不知在何地嘗讀寧河王鄧愈傳有遜孫烏斯藏使者則
 烏斯當在外國云楓江郭瞻博洽嗜奇士構書室置烏斯佛幢
 於中幢古銅器狀如浮圖長不過尺古色陸離而南空一龕三
 面皆花紋刻佛像一眉目端好如畫最上有數孔當懸寶珠璣
 絡今無存焉瞻言曰此幢出大內甲申之亂不知何人拽出流
 落吳門孝廉徐枋欲售之價高不可致展轉落一僧甲白手僧
 故與其僧有仇某一日欲毀碎之以洩憤前數日會有天幸奇
 幢與瞻得無恙嗟夫幢以君國之變至不能久長於官闕而流
 文激記 卷十一 烏斯幢一 五 十卷草
 公民間不免江湖轉徙之患甚至欲殺其人不得思得幢而甘
 心焉以志報仇之意此其可為歎息流涕者也雖然天下之物
 亦何常之有有成與毀此理之大常也無成與毀此莊生之寓
 言而數之不可知者也有一物於此棄擲於糞土泥沙不能一
 旦消蝕則其光鋒精怪必有溢出而發見者幢今既得其地與
 其人而又為之護惜而安全非其幸與天下賢人君子必有觀
 斯幢而抱俯仰與亾之憾者作烏斯幢記

錢礎日曰借一幢發出無限感慨禎起其情深人哉文之簡
 潔高古在韓柳之間

謁番君廟記

王 緯

王子容番陽與客尋止水之迹。遂登芝山南望坤隅。有聳然高
 出于闌閣之間者。客曰：是番君廟也。其前則胡大理祠。大理番
 陽人。嘗於廟壁畫松。題曰：蒼虬出壑。作詩于上。為明太祖高皇
 帝所知。官至大理少卿。靖難時。不屈死。罪及其宗族。親戚千餘
 人。其後昭雪。立祠。嘉靖中。史惺堂先生脩其祠堂。為講學之所。
 相與入城。就謁焉。客曰：番君一令耳。識黥布于羣盜。遣梅銷而
 裂土。傳國五世。廟食千秋。豈不亦豪傑之士哉。王子曰：子以令
 為卑。挾尺寸而階侯王。為足豪于百代乎。古之令。非今之令也。
 文獻記 卷十一 謁番君一 堂定本

方秦之虐天下共苦之。陳勝以蠶上匹夫揭竿而起。魚書狐鳴
 以聚其眾。前無所因。勢無所挾。役天下之英雄。以共為亡秦之
 舉。如此可謂之豪傑。當是時。郡縣苦秦法。多殺長吏。以應之。項
 梁殺會稽守。田儻殺狄令。劉季以書殺沛令。東陽殺其令。以推
 陳嬰。苟有尺寸皆足因之。以自致。使番君不審于時。終為秦守
 其不同。于會稽秋沛。東陽者無幾。然則番陽之尺寸亦羣雄之
 所耽耽也。勝等舉兵在二世元年之七月。其九月會稽守謂項
 梁曰：江西皆反。攻番君之叛。秦實與勝等接踵而起。史謂其得
 民心民稱之為番君。以湯火之秦。能使民懷之。則其於民必不

以秦法自恣而且為之惻。但焉聞勝等之起。躍然動中。黥布乃
 適啓其機。於是欣然共事。不復再計。其以女妻之。將毋惕于布
 之雄鷲歟。雖不足以語豪傑。其審時赴機。轉禍為福。可謂明哲
 之錚錚者矣。若夫豪傑之興不一。其迹然無不權之于其世。
 治則鳳儀麟瑞。造就人才。世亂則鶴起龍驤。措民衽席。其生也
 以一身而立百世之規。其死也。以一日而定終古之是有如江
 胡二公之死節。史先生之任道。雖骨肉顛連。索居無耦。固不失
 為豪傑之士也。尊榮困頓。視乎所遇。淮陰之寄食。絳侯之吹簫。
 是已傳國廟食。遇之隆耳。焉足以定豪傑哉。客曰：若然。則洪忠
 文獻記 卷十一 謁番君二 堂定本

宜亦其人矣。祠在治西。可觀也。遂共往。再拜賦詩而去。
 錢礎曰：就番君不可為豪傑。尋出許多豪傑之士。來作翻
 案。識議具足。千古文之開闢。縱岩皆有神行乎。其間是大作
 家

九日游皇山壽泰伯墓記

陳世祖

戊申秋九月之五日，浦君明其過湖上，偶為予言其居之西為右皇山，有讓皇墓，又其後為梁鴻墓，處復名湧山，山之北為嵩山，山雖卑以阨，然是數者可憑而平也。九日，全友入輕舟，遊流十餘里，過浦氏草堂，伴罷緣山而南，山童多亂石，越鐵山寺，復南行，至讓皇墓，墓間所為，要擁塚及伯鸞墓，處則已過而不及。登矣，讓皇墓不甚高，村土二尺許，草蔓生，寒烟凄風，牧人方樵，其上墓南有碑，碑陰高忠憲記，嘗攷南徐記及聖賢冢墓誌，皆言泰伯墓在皇山，與梅里相望，去邑城五十五里，山麓有洞，宇

今蓋廢不存，余因伏謁而悲之。夫信陵君俠客耳，而有守冢之

戶吳越王一方之霸，而有表忠之觀，讓皇以大聖人，遜跡南國，

數千年来，而獨使道無列樹，匪無饗室，甚則墓前不敷武亂塚，

棠然至使用夫野老過而傷嗟，不亦大可異哉。或曰：泰伯當

其身讓天下，而不自何况皇山，咫尺地，嗟夫泰伯則何事於此

獨是治與而為良，師帥居吳為賢士大夫，將欲遡源端委為教

於天下後世者，獨不當敬其而封樹之乎。墓周亦十餘步，履之

足音愛然，蓋其下有隧道云。已尋嵩山寺殿，閉壯敞，較讓皇墓

侈矣。然非吾道之廢典，所關不具。執寺中有姚恭靖碑文，或傳

文獻記

卷十一

游皇山一

高

下峯草

恭靖嘗往來寺中，嗟乎恭靖南望皇山，豈不慨然知向慕而願

導文皇以靖難之爭，何哉。爾與浦君前此并書為記。

魏水叔曰：叙致中帶議論，感慨發之，卻不冷張，絕情而出，以

嗚咽頓挫之筆，叙次斷續，深合古法。此歸震川慕史歐之

文前後人何不相及之有。

錢礎曰：日題是泰伯文中，將要離伯鸞信陵君吳越王與夫

姚恭靖之徒，旁見側出，總是形相讓皇清風至德，此種文境

惟太史公伯夷傳差為似之。

延陵季子廟碑記

王後

考史記太伯同仲雍奔荆蠻荆蠻人義之立為吳太伯武王克商封其後為吳從太伯至王壽夢十九世壽夢子四人最次季札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不可棄其室而耕乃舍之立其長子諸樊諸樊卒命傳弟餘祭欲以次必致固季札後傳餘祭餘祭卒復授國季札札讓逃去因立餘昧子僚為王當時多季子高義以其封于延陵遂相傳為延陵季子云夫季子誠無愧太伯矣乎太伯長位當及之讓人所不能讓以成父太王志幸開王業季子位不當及讓所當讓卒以保身吾觀春秋時試君篡國

文瀟記

卷十一

延陵一

癸

十卷本

史不絕書其始蹈瑕抵隙悍不顧義而攘之位不旋踵覆滅隨之何可勝數而季子獨以高標絕俗蟬蛻塵埃與太伯後先頡頏可不謂賢哉且世不乏長往不返之士自許由下隨務光之徒以天下與人至相揖讓固彰彰較著矣彼楚子西曹子臧者會何重焉而今于景于人心歷百禩不可泯然則其讓不讓為世所行稱可弗費也第季子既做屣千乘冥冥鴻飛其于富貴掉頭已盡于人必無足當其心以余所親歷聘諸國獨恠恠于遠瑗史鮑晏嬰叔向子產諸君子殷殷把臂不忍去于齊勸晏子約政與邑以免難于鄭勸子產慎禮以免難于晉規叔向之

直以免難其於當世賢豪契合所三致意者不越見幾明哲之旨噫春秋時士君子遭際未流亦岌岌乎危矣過徐君徐君雖既設不忍忘以其所結納若此勸勉若彼豈果于忘世者獨取吳國加之身若將免焉非無以也彼視其先之間關千里棄國以文身終孰與專諸之匕首交其胸夫太伯常周運方與止求乎吾心之仁之所安而季子所處在衰亂之已極非知幾遠引無以全其于高義一也或以太伯竄身荆蠻始開勾吳立國季子觀樂辨六國典以竟不出一策以救吳之敗夫以季子其才豈不能有所設施于吳國然祗以之爭長諸侯縱橫圖霸耻矣

文瀟記

卷十一

延陵二

壬

十卷本

不可為矣且既已潔身高蹈又安能以其皎皎之義膏屬縷之塵昔夫子題其冢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而無容更贊一詞豈非其景行感慕憑弔之至有不能以一德名者哉近世諸王何必德同湯武侯門仁義苟功施聊足震懾隣國亦遂已赫赫當世然死之日與烟霧俱盡聞季子之節者無慮童顏白叟莫不流連高義與江山同其永久抑亦可以風矣與太伯並祀千載有以夫嗚呼是為記

錢健日日季子行義同太伯其心事實與太伯異經明眼人看出真是千載知心行文一頓一折尤極抑揚舍吐之致

吳山伍相廟記

錢肅潤

山以吳名因伍相而名也。山之上有伍相廟云。于廟為伍相。于山不謂之伍山何也。伍相吳之相也。居吳之國事吳之君死。吳之地祀吳之山。惡得不謂之曰吳山。當伍相去楚從橫嶺上。大山北望齊晉。謂其舍人曰。去此邪。堂堂被山帶河。其民重移。方今之世。其堪與楚敵者。唯南有吳。至江上呼漁者。渡之將以。適吳也。至深陽界中。見女子擊絮。託食唯恐。一旦餓餓死。不得。至吳也。至吳徒跣被髮。乞于吳市。吳王闔廬聞而召之。下階迎。上殿與語。三日三夜不倦。伍相于是為吳之人而非楚人矣。及。助吳伐楚。五戰至郢。鞭平王尸。復其讎。迺奉吳王歸。伍相于是為吳之人而非楚人矣。厥後闔廬死。夫差立。敗越。夫椒。諫越行。成不聽。諫。伐齊。又不聽。至被讒。賜屬鏹。以死死而立廟。以祀伍相。于是終其身為吳之人矣。如是則謂之吳山也。固宜。或曰。楚雖難。地其墳墓。丘冢在焉。矧父讎復矣。惡知其志不在楚而在吳也。曰。昔者楚昭王嘗使使報子胥于吳。勸之來歸。願以邦與民共治之。子胥曰。前為父報讎。後求其利。賢者不為也。父已死。子食其祿。非父之義也。使者還報。昭王曰。子胥不入。荆邦明矣。此其志果不在楚而在吳也。或曰。吳既不聽伍相之言。歷九

卷十一

吳山伍相廟一

下

州而相其君。今何必懷此土也。曰。范蠡嘗以不去責其不智。伍相聞之。嘆曰。事君猶事父也。愛同也。嚴等也。太古以來。未嘗見。人君虧恩。為臣報讎也。臣獲大譽。功名顯著。胥知分數。終于不。去先君之功。且猶難忘。吾願腐髮弊齒。何去之有。是伍相不忍。去吳也。或又曰。伍相被讒將死。且曰。扶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其于吳也。甚矣。何樂乎有吳。曰。子不聞伍相之言乎。生不遇時。吾命也。莫如早死。從吾先王于地下。聽斯言也。豈惟。生不忘吳。即歿亦不忘吳矣。如是則謂之吳山也。固宜。君子曰。噫。莫謂吳無人。太伯開吳。延陵遜吳。伍相死。吳忠義相傳。累世。交。不絕。其亦有由也。太史公作世家。首吳太伯。重吳也。抑重太伯。也。孔尼父題季札墓。有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重吳也。抑。重季子也。伍相死。吳人憐之。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吳山。重吳也。抑。重伍相也。余嘗登吳山。過伍相廟。知山之名。吳也。以伍相。名作吳山伍相廟記。

卷十一

吳山伍相廟二

下

徐季重曰。通篇擊吳字。為骨。層層策應。段段翻空。如游龍如。轉。愈轉。愈勁。勵誠傑作也。成二鴻曰。斷然不朽之文。為吳地增許多靈傑氣色。與吳山。共。庶。滅。可也。

張秋紹曰綱目三特筆韓人張良晉徵士陶潛唐特進張承業皆以不忘舊君系故國若伍相始終為父讎楚注死以身報吳則又奪胎換骨是吳人非楚人矣且其沉死在閩江而胥濤乃在錢唐豈到江吳地盡對岸越山多離越忠竟有萬古不泯者乎後人表山名吳而祀伍相于此非特旌其忠孝亦曰伍廟存而吳為不亡云爾得此大開生面即首陽宜名商山儲武宜名漢山五坡嶺厓山皆宜名宋山氣作山河壯本朝正不必雪黍離之涕

功德坊記

錢肅潤

辛丑春三月肅潤至西湖乘湖舫歷六橋諸勝地過功德坊舟子告余曰此錢王廟也肅潤瞿然起登岸訪之湖山隱映地勢宏敞至廟門有額歸然顏曰順天者存新建伯王守仁筆也從中道入有碑環立勒宋學士蘇軾表忠觀文登堂高蹇巨栴儼如帝室戴冕旒披袞衣坐于堂上者始祖武肅王也其左右四王以次竝列曰文穆曰忠獻曰忠遜曰忠懿肅潤拜稽首成禮而退喟然曰讀史至五代之際易君代國如更戍卒為國長者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其間以唐莊宗之賢而不免干弑以周世宗之明達英果不一傳而國祚絕獨我王三世相承簪纓不改何其盛也逮夫有宋受命削平僭亂吳蜀南漢兵革相繼靡有寧宇而吳越獨按堵如故又何休也若此者豈非王之功德有以致之歟夫自古侯王建國未有功德不紀而能享有令名保世滋大者也我武肅開疆拓土以迄文穆忠獻忠懿遞嬗以來豐功鉅德史不勝載其最著者請畧陳之當王仙芝倡亂味直孫端寇孽朋奸爰仗義旗身當勅敵旬日殄平王之功也於時千里之山川以靖兩郡之水火以援非德乎黃巢猖獗獨領偏師設可退敵名震江淮王之功也於時長蛇封豕越

文獻記

卷十一

功德坊一

二十卷定本

境遠徙新市下江皆成樂土非德乎劉漢宏恃有浙險張營列
 若我師潛趨間道電掃雷奔敵人陷陣王之功也于時鏡水風
 清蘭亭澤遍子其生聚大布仁慈非德乎薛郎雄據長江謀犯
 中國官軍奉命疾征水陸兼進盡殲賊巢王之功也於時毘陵
 之城邑晏然建業之鐘簾無恙非德乎他如徐約擅逞都符肆
 行徵斂王乃遣下江將發上谷兵扼吭斷喉賊渠崩潰微王之
 功則松陵之烟水難平香徑之黎元莫拯矣又如孫儒棄淮南
 趨江左飛揚跣踏所在蹂躪王乃張天網關地穿持久以待勢
 窮宵遁微王之功則由拳片土幾作烟煤雪水餘波竟成膏血
 矣又如董昌僭號妖訛四起王乃奉行天罰并有越州微王之
 功則民間錢帛既括者不送戰士芻糧既侵者不復嗚呼王之
 功是即王之德也已上言武至如吳人乘船戰于狼山順風揚
 灰縱火以焚王雖不言功而兩國連和休兵息民德莫大焉此言
 文穆之福州告急遣兵往援臨陣奮擊大破唐軍王雖不言功
 而救鄰卹災仁心為質德莫大焉此言忠獻洎乎李景不道出
 兵相攻擒查文徽獲趙仁澤厥功偉矣割地內附即日班師德
 孰高於王李煜不朝奉命進討常潤既拔金陵以克厥功偉矣
 江南興師不戮一人德又孰高於王此言忠懿由斯以觀王之

東坡記 卷十一 功德坊二 室定本

功德遠矣雖然功可見德不可見即德可見而德之至者不可
 見昔孔子尚論武王歎其未多於文王則稱至德無他以其
 故也我武肅躬膺王爵天寶可莫使當日聽羅隱之言出圖梁
 祚縱功不成猶可退休吳越自為東帝而王甘守臣節至唐不
 少變臨歿且囑後人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禮此何如德
 也其後文穆忠獻世守勿替傳至忠懿歸誠於宋納土來朝歲
 奉貢獻不絕善始令終福履之盛莫之與京可不謂至德乎或
 曰四王之德至矣忠遜王何以稱焉曰讓美德也泰伯讓季歷
 以開周家卜世卜年之曆忠遜讓忠懿以全吳越三世四王之
 業其為至德無疑也嗚呼四王有功有德而功與德並忠遜以
 德掩功而德即其功昔人之作功德坊併五王而祠之宜哉禮
 子孫之于祖也有善而弗知謂之不明知而弗傳謂之不仁肅
 問不敏其敢以不明不仁居為作功德坊記
 秦大音曰余讀表忠觀碑最愛其有德于斯民甚厚有功于
 朝廷甚大二語以為可移作五代史論贊今讀礎日功德坊
 記其立論本蘇詒敘事撫歐史可謂擅兩家之長者矣
 陳其年曰歷載功德鋪張揚厲形容盡致在謝靈運述祖德
 顏真卿家廟碑之上

東坡記 卷十一 功德坊三 室定本

客山記

毛子霞別字客山山以客稱別乎主也然則山無主乎曰有
 子霞生於吳長於吳吳中之山皆主也吳中有山不能為子霞
 主子霞亦不樂為之主于是迺以客山稱或曰江山風月開者
 便是主人何客為曰天地蓬廬也古今傳舍也人生逆旅也何
 獨于山不然子霞嘗遊越矣越山客也嘗遊閩矣閩山客也嘗
 遊粵矣粵山客也又嘗遊晉豫燕趙齊秦間無往非山亦無往
 非客而于楚尤低徊留之不能去始築霞寄亭于襄陽為鹿門
 客繼築聽雪樓于郢中為蘭臺客及後遊行望湘澤黃鶴晴
 川以至大別俯瞰一切風景絕異喟然嘆曰樂哉是山吾終客
 于此矣迺于山之南自為壽藏而題之曰萬里青山又于其前
 築一杯亭與二三友朋飲酒賦詩其中噫非大別山惡能有此
 客哉夫人之為客難矣易之旅以言客也初為瑣瑣三為焚大
 四雖得資斧而心不快上則鳥焚巢而先笑後咷其為即次懷
 資而得童僕之貞射雉失亡終獲譽命之來者有幾哉至于諸
 侯寄寓他國謂之寓公寓亦客也禮諸侯不臣寓公客重矣然
 以讀式微鹿丘之詩猶不能無痛心焉客其能久乎霞之為
 客何壯也當其拜樂令歷儀曹為客卿迨夫放浪雲水行遊物

文獻記

卷十一

客山一

十一

客山一

外為客星或入大將軍之幕稱揖客或詣宰府之門題釣鯨客
 足跡所至候人郊迎公卿擁篲為鄭莊之置驛為陳遵之投轄
 斯其為客也豈猶夫人之客也哉山靈有知能不為之歌屢止
 咏信宿乎子亦吳客也遊楚者再矣而此閩之山不我留山負
 我耶我負山耶若子霞之詩之文之大書之篆刻皆足不朽茲
 山者故客若為山留山亦為客重山傳容傳客山惡得不傳作
 客山記

高文傳之

文獻記

卷十一

客山二

七

客山二

毛子霞曰記子別字說有曰客以山為寄山以客為顏不知
 客誰客山誰山山亦不用一錢買客亦不作爾我觀是客原
 無定踪山亦無滯相也今如所言其為山也多矣其為客也
 至不一矣子實婁人曷足當此雖然世出世間誰為我有惟
 客與山可以耐久敢不拜教

錫山錢肅澗礎日評選

同邑秦松齡對巖

吳江董 閻方南

訂正

象山記

孫廷銓

貴溪縣江干有山如象是陸九淵故居又有山類龍虎張道陵法籙所傳今子孫世封焉累代榮遇寵亞聖公世傳其家有異書可以馴服龍象驅役鬼神然徒相說未見明徵在余于京師嘗親受其符然盛世無鬼雖適山林不逢不若即有鬼書

家用不矣至九淵與考亭理異持門人各傳師說遂起朱陸之爭乃考之上世理學不名同異不攻有巢似匠神農似醫軒轅似博士此在後世定不列儒流而古聖乃僕僕事之蓋理足者不辭餘也道至老聃而後名說至莊生列禦寇孟子然後攻性學至朱陸然後窮何也其說好盡故窮也苟况談仁義而李斯得其道以殺人非盡不善學之過蓋議論相競欲以求勝乎人此在異道猶不可儒林乃自異哉

錢礎日日因象山說到理學上變化錯綜如嶺上烟雲頃刻萬狀却又說得分明直如皓月當空幽微畢照矣讀之快甚

衡山遊記

蔡毓榮

韓昌黎曰五嶽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為宗信哉斯言此特其大都耳未盡衡之勝也衡山周迴八百里為峯七十有二迴雁為首嶽麓為足猶放言之也若乃自湘水以北平疇沃野重岡疊阜闔關擊斃龍翔象伏凡三十里而至嶽廟直朱明峯下如端冕而臨環衛肅然即無論嵩華較之岱宗規模宏遠矣自此以上歷赤帝香爐紫蓋石廩諸峯又三十里始抵祝融峯石磴逶迤可與可騎有登頓之勞無險仄之苦一勝也山無地非泉或隱或見或緩或駛或上下

文淵記

卷十二

衡山遊一

二十峯草堂定本

承之或左右分之漚之細若鳴絃壯若奔雷俯為垂珠仰為噴雪僧廚舉炊不汲而至伐香為確起止自如泉所至為田所不至為圃時方初夏新苗梯布嘉蔬畦列山中人言春時茗筍皆為上品二勝也古今名賢唐則李鄴侯韓昌黎宋則趙清獻胡文定朱文公張南軒以及明之湛文簡羅文恭諸公不可勝數或杖策而來或結廬其間訪道論學載在簡編後人尸而祝之棟宇相望也他若讓遷二祖之塔魏夫人飛昇之石二氏之宗推為尊首三教鼎盛尤他山所無矣三勝也蓋予以癸丑四月丁未自湘水入山午祀于嶽廟晡刻上南天門過高臺觀音巖

登祝融峰至望日臺觀岫嶼碑日及月出乘月遊青玉壘返宿于上封寺與客縱談山中諸勝不覺喟然嘆也聞曩時入山馳道三十里坦行如砥蒼松夾道暑不張蓋今甃石傾圮松斧為薪矣舊廟規制崇嚴擬于王居為亂兵所焚有司即嘉應門奉岳帝春秋祀焉凡上遣大臣祭告則行禮于門時誦舉廢莫之敢議非所以為昭事也前賢書院鞠為茂草琳宮梵宇半歸荆榛以余途次所經如湘南丹霞皆成廢址惟上封寺敗屋數椽風雨飄搖雲霧出入僧徒寥落有不能終日之勢問及南臺福嚴諸名剎聞亦頽毀良可慨也山僧又為余言南天門下有巨石曰飛來船辛卯春一夕大雷雨忽失所在嗟夫洪荒之物不能自固陵谷易位孰測其端天地間詭幻之事可為感慨者亦復何限山中區區興廢之跡若飛塵在前聚散頃刻曷足怪乎雖然山川之勝有時而顯待人而傳以衡僻在南荒中更兵火既無鉅公碩儒如李韓朱張諸公者過而問焉即二氏之徒亦不能守其枯寂之境相率以遷虛視之或有一二棲真巖谷者而余未之見也又安能無慨于懷耶余既茸岫嶼之石室歸上封之役因將次第謀復前賢舊蹟以勸來學當世賢哲必有同余志者余日望之固不僅為游覽記勝也

支散記

卷十二

衡山遊二

三 十峯草堂定本

錢礎日日前敘山中諸勝後于興廢之故縷縷言之先生匪獨遊觀實欲為衡山扶衰繼盛此德此功蓋與山俱高矣秦對巖曰通篇有來路有去路正如七十二峯隱現筆端而擒伏縱送迴環曲折復有峯回路轉之奇是南嶽第二篇文字

支散記

卷十二

衡山遊三

十峯草堂定本

遊衡岳記

呂自威

壬午臘月抵衡郡大雪已借浦子高子同入岳陌上問野老百
雪後入岳可到上頭耶俱云石路水堅不可趾予愕然然意弗
為尼望寒空群峭已攝身七十二峯中墟落間梅有放者折花
挿與心竊喜梅放水亦解逕岳麓夾道純古松瑰奇石氣憤盈
挺生濤天膏谷躡虬龍交影中三十里謂岳廟廟枕朱明峯徘徊
徇王氣之下東北折歷朱陵洞天水兼霏微風捲之似放客進
峽然坐冲退石水苔沁跌不能久投宿集賢書院與二子夜談
此中人大不同長源奇退之正濂溪諸子儒閣道康侯兼揚宗

文徵記

卷十二

遊衡岳一

五

十峯草堂定本

風其同歸吾曷知但栖息芝岡性情嶠岳一也厥明添衣早行
循崖右數里踰華巖嶺見初日映瀾流千丈噴注墨紫為潭綏
綏灑灑雪捲珠飛僧云自祝融峯達下南岳百泉此為雄長度
玉板橋而南望峭級皆水影殊恐迫視之乃旭漾霜花芒鞋觸
輒消過仰僂橋坂陡峻攀緣臂引幸冬霽如春共志登頓跋祝
高峯小憩半山亭顧前山巒疊有拱者伏者羅拜者香爐赤
帝諸峯各左右笋立紫蓋昂首北向絕人躋躋天廡依稀啓戶
諸峯多殘雪蔽蔚林間或連岫翳陰均積百丈狀若白龍蜿蜒
過鐵佛菴若香可止經湘南丹霞二寺弗入湘南以上瀾終清

文徵記

卷十二

遊衡岳二

六

十峯草堂定本

激逗叢薄而出者寺右貫道泉也古木覆崖密菁宿雲頓疑昏
黑無路歷數嶺有石橫兩壁昂首尾若將翔鳥却各飛來解僧
大其下適東遊歸予問笠澤七十二峯視此何若僧云居士踏
遍自知因觀講經臺壽岳大字數宋王筆力雄勁猶與黃桂方
丈書並勒茲山何與興亡之數入觀音巖指點怪石或躡躡或
豹伏或象攫隔坡忽見虎過黑質斑文踏爪可結有辟易千
長嘯引領浦子急掩子口虎徐去遂至上封寺僧具頓予不皇
食急乘夕陽上絕頂四望悵然曰吾此身跌蕩已在雲霄萬丈
之上乎不即排闥闔泰玉清復下逐經塵游紛紛變觸問乎既
而喟然曰祝融笑我祝融笑我若終老此嶺着山河日月不激
通體光明與天尺巷中一二枯禪老衲何異還宿上封星芒如
月聽大陽泉經窓外曲折有聲雞初鳴更添衣登望日臺從者
不勝寒蕤霜管延崖響激焰騰僧云莫驚雷池老龍破水飛撼
山頭也俄而蒼茫沆瑒中紅光綫曳化萬道漸吐五色逗半火
輪旋下復上上累數輪閃蕩久之躍而起數丈現一全輪雲物
如旌旛蓋陸離擁護則下方晨鐘動矣曩予登落伽山候日
磐陀石上二子叩異同焉予曰海澗岳高分映奇光日光月光
參差擬受數人共聯牽無異同吾不能翔太虛之上厨八極之

表手弄兩丸窮其出入盡訪其人。有過此者而詰之乎。還上封。小甜僧請往青玉壇。壇為古祥仙所棲。夜月每聞鐘。錫笙簧聲。磴仄巖欹。一梁橫絕壑。一瞰如千仞。堵墻梁畔。有巨石突出。欲墜且倚。名試心石。噫嘻。至人垂分。列于流汗。役人題壁。長公驚絕。昌黎開衡雲。而登太華。慟哭不能下。試心作何觀。行而歎之。復賈勇上視。融呼天尺。菴僧指洞庭。如杯瀟湘。如帶九疑。蒼梧縹緲。有無俄而下。界白雲若數十足。練分曳寒林。林柏雲吐。如輕墨。著素從谷口出者。奔騰蕩鬱。旭光射之。為銀河飛濤。從西峯北峯出者。霏微脆。雪所映。若烟生積玉。從眾山中間出者。寒澗記 卷十二 遊衡岳三 十峯草堂定本

岳歸裝。日過亭午。肩輿亟走。過福嚴寺。南臺寺。弗入。步退。道披髮。髯見金牛跡。返集賢書院。同遊者履。蒸俱絕。于獨無恙。亦以備登陟。製堅韞。故是夕霧氣全集。紫窓攪燭。五更起。星斗爛然。呼高子方。廣入吾掌中矣。循岳麓。西行數里。下坡得邨家。臘月菜花滿疇。如江南三月。流水四溢。溝塍或略。約度或跨。石度又數里。箬笠塞道。礫例室人。步喘體亂。過須彌寺。小歇。僧舍方葢茅竹。蔽不得入。折而上。奇石林立。寒泉翼注。壑迴崖抱。別吐幽暉。喬柯冬率。泰松伍檜。青藤寒榮。絡澗侵莎。伊尼入羣。以度梁。頻仰交響。而出洞。經行怡悅。顧從者落落。俱有仙相。及寺入峯。圍之如蓮花寺。如花心。林林烟雪。四映香臺。鐘魚稍寂。澗聲琤琤。微座臨洗。衲石。柳水盥洗。忽省數年前。夢夢經洞。府榜曰天山。勝麗中間。隔二字山。多積雪。夾欄。艸木森奇。入精舍。有老人擁爐坐。酌子菊花酒。一盞。贈白藤一束。覺後自占。吾殆肥遯矣。手曾囑沈子石。天為圖。夢中山一幅。今殿額天下名山。恍惚符。夢寒山曲澗。亦如夢中山。僧手泐。若可當。酌酒。厥抄本。方廣志。一册。非白藤一束。耶。人生游歷。前定若此。或亦夙世因緣。是岳中老頭陀也。丁宿悵然。返。回。購泉石。希現來時。所繫。停車數徘徊。

循之念吾此生遐尋他夕以游他年能合斯乎能合斯乎過須
淵野燒漫山與人突烟而過風發猷飛幾燎髮糜浦子嘲子曰
前者子笑視虎今何不笑視火予曠然時山徑月微火光遙燭
數里送子及集賢峯下矣

張秋紹曰遊記着色點染多夫之太肥第務為落落數筆即
山水性情不出于鱗華山記奇絕一世僅得文字高古至中
郎季重時作慧語快筆膾炙人口非不薄酒殊少厚味惟柳
州嶺南諸篇却是土石氣質如左氏叙戰陣兵法妙在簡括
此記亦如子長作封禪書項羽本紀及德荆聶諸人非千百

文獻記

卷十二

遊記

九

千卷本

文獻記

卷十二

登普陀山

十

千卷本

長浩形容蕩曳未見鱗甲離奇神色飛動要不落甲薄相真
千年李繼響
錢礎日日寒木先生具有游骨游性動靜雙遣遂能于壽家
湍足時收視返聽領會衆妙至哉游矣此記堪與仁庵先生
作並勒响嶼碑右

登普陀山記

自減

候濟山雨東一柱也海波廣薄直逼蛟川城下非此山負滑
莊城推矣登者遙望藉天徒關莫渡風挾潮來勢欲崩崖裂石
魄悸膽落故千里重爾願航海謁普陀大士者每及此而返庚
午三月六日余與泰子康侯邵子澈夫曹子元宰渡桃花江至
此詰山僧以普陀靈勝多不知獨靜聞云吾憶五往矣遂訂偕
行介龔大冷和梅假舨艫於陳大將軍以利涉也又三日晚宿
舟次五更候潮落張帆同發者三舟靜聞云渡海法不見海但
堅臥蓬窗自無恐余謂若爾胡為來且不令謝安石笑入耶王
子躍起推窗叩舷歌嘯引旦日湧金波聘望萬里過雙島若門
列滄溟此為蛟龍窟宅水騰文五色隱隱可辨鱗鱗數舟先後
五里許忽浪晏不見少焉帆吐尖少焉復不見過亭午望有山
亘越空中其上巖現城堞樓臺疑屨氣所為靜聞云此舟山也
候潮必泊此中設叅戎作鎮為東海鎖鑰戰艘百餘如鷗鷺宿
汀水師不啻河上逍遙聚落間有綽楔傾頽題額可辨為洪武
初狀元張信夫乾坤再闢搜才及乎島嶼而首膺鼎甲者竟疎
疎無聞制科之不足盡士如此哉明發風更利吸歛百里可抵
普陀至蓮花洋風轉厲帆迸欲裂挽數葉不可得舟人亦色然

怖縱舟近崖不可上從者驚駭向空搏頰入夜雷轟雨注魚龍
風怒檣檝掀簸秉燭數踣三子與靜聞俱倚舌不下既而榮窗
楞坐誦念彼觀音力近四更風水發作稍息黎明乃得泊靜聞
云吾五往返於茲山不知滄波之險若斯也燠余輩踏沙磧入
白華菴憩朗敞上人精舍蘿墻竹戶几榻嚴淨圖書數卷若文
人齋中不知為海岸孤絕處出菴至圓通殿可五里石路青瑩
晴波注射語靜聞云昨中流洶湧若得自在視此坦步復何差
別有數輩同謁大士者拈香涕洟如萬里遊人乍依父母靜聞
亦潸然淚余頷而笑復覺然曰居士鐵石人哉余復笑返菴中
文徵記 卷十二 登普陀山二 十一 才學草 堂定本

我少海之外復有瀛海九州之外更有九州不具曠觀立覽亦
何以觀哉下嶺憩小菴菴寄壘間叢篁為障鹿床為舍一稍跌
坐入定不得與酬對折而東經法華洞深厥有數柱鈞連洞在
山腹而潮聲颼颼若在足下起踰洞而南訪梅子真修煉處得
仙人井饑甚入菴月下飯意未闌復出菴步有船燈百點與月
閃波上下方倚崖畔望忽啾啾激響如連墜數巨石聳傑亟走
朗敞云此下有龍鼉無數乘月跳躑耳聲獵獵不休恨不焚犀
下燭其狀遠睇耿耿然白氣互空復有若炬光明滅於白氣下者
月為烟霧晝塵乍碧乍黃覺夕寒侵乃返明發邵子方與靜
文徵記 卷十二 登普陀山三 十一 才學草 堂定本

不覺大醉沈靜附用而臥

張秋緜日記中敘形勝十之三敘變化十之八遊者一往返其間具各理經濟感慨悔悟其胸次亦殊有變化與天風海濤出沒迎距抽示毫端

錢礎日曰昔人有欲添註海賦者正不免呆鈍與圖經水程何異吳道玄往寫嘉陵江有云臣無粉本惟記在心惟不爭一水一石遂為神迹先生此記求得意不求傳似為化工不為畫筆此乃可與觀海

磐陀石看日出記

呂自成

予每野泊候日誦王灣海日生殘夜句歎為奇絕然亦不覺江南披尋風物未嘗汎滄溟登絕島矚目陽島初躍出沒萬里之狀庚午三月予禮普陀大士信宿白華菴欲躡磐陀石候日不果每恨挫失雄觀九月朔向滯蛟川朗澈來晤從與崎人再棹秋潮予不覺體氣展展竟携一襖上舟時涼露且旬乾鵲市橋似欲趁人破浪去縹緲三山直鏡中渡耳抵補陀憩朗澈精舍兩夕乃導予過總靜菴去磐陀石址可一里先習曩時扳引以便宵陟涉陽方類倒射列嶺紫翠萬壑涌起貝宮龍背間探

天啟記

卷十一

磐陀石看日出記

定本

點沙山石龍蜿蜒千丈鱗甲晶晶騰越曼聲激風而下住菴中不得寐按息交子呼朗澈及菴中老僧添袷衣著苦屬循崖踏露從者兩角燈各掛杖牽肘懸度坐定覺潮湧山椒磐石撼動俄而東望素氣霏霏頃之若琉璃映空忽萬炬搖曳微烟蒸鬱之一輪赫勃欲出為水浴岩邊巡乃脫遍海若魚龍漫灑五色爛盈赤雜紫鳳萬羣舞突予稍閉視而定眩又恐奇光之驟失也顧謂朗澈海日之觀止矣乎夫日出扶桑數萬里外吾辨其吞吐照湛之狀如在肩睫人息出入百餘次日行當數千里吾按息百餘而日高若數十丈耳此與望之城郭中者何異所異

者海波為之弄影耳彼童子殿水作泡五彩流空市人造銀花
幻出星月今日眩陽精現種種奇得無猶是耶自此請以海枯
石爛兩曜光彫與上人為窈冥之觀因題卷中版以質後之來
觀者

錢礎日日普陀再笑見到險易一致幾于斷生滅而冥識解
看日出記又分別動靜體用顯出尚太極來所云結得者解
得非耶寒木先生東林頓舉人文俱第一流固宜公孫柏庭
傳其古學若布習之有伯恭也

文徵記 卷十二 答石看日二 二十字草

黃山遊記

江以南諸山實惟黃嶽為帝之下都其高五千仞所謂天目之
頂僅及其趾者也舊名黟山說者謂黃帝鼎在焉故稱今名王
子八月八日施子人未砂峰下浴於湯泉次桃花源遇雨三宿
觀白龍潭瀑甚奇雨止自湯寺觀羅文恭所題壁遂過慈光寺
上老人峰日暮登絕頂度棧緣梯如自井中出是為文殊院得
好月留一日登蓮花峰將及頂三丈許附壁以腹行踞巔坐良
久西數里穿菴洞宿煉丹臺指月菴會霧雨寒甚十五日霧驟
飛來峰獅子林至西海門遂歷始信峰石筍矽縱觀日將夕從
光明頂上看月大醉作歌且將北逕雲谷以蕪塞返湯口折入
路半觀九龍潭次鉢盂峰下精舍與藥菴老人談甚歡明日出
湯口還客問遊記余曰無記黃山不易遊遊不易記也子厚居
柳州一丘一壑寓日周賞它名山以峰計者數十其巉奇間出
率得二三黃山奇峰不翅三十有六拔石萬仞離立刺空若攢
笏植圭分一峰足名一嶽矣又聚數十峰為一峰石罅銜松蟠
屈怪瑋人百其目不給覽矣又雲霧窟宅陰霽頃異陰則白日
混茫客或至逾旬不辨一峰失意去故所見人人殊余幸得數
日清霽登文殊院左右橫天都蓮花屏列骨見其餘萬峰皆莫

文徵記 卷十二 黃山遊記 六 十字草

敢輩行自此逕西北傾曲作蟻旋出華海中平眺天都若几案
問物遠見九華廬嶽者蓮花峰也斷石若峽橫松引臂下跡散
花塲丹黃繡錯者始信峰也前臨邃壑塔涌墻立人鬼鳥獸器
物狀以千數者煉丹臺海門也萬劔林立間若三數人偶語行
且立者聚拳羽蓋纍纍恂恂者石筍也突若廣額冠前後海
者光明頂也頂以東曰前海西曰後海以雲氣布濩羣峰出沒
如島嶼在海也久雨新晴雲歸壑岫層累萬壑是為鋪海可碎
遇不可必也適我願者中秋月夕正曙光明頂倚天嘯呼月在
眉際獨未及見海然風起雲飛龍山埋谷一瞬百變差得其態

文獻記 卷十二 黃山遊記 七 十卷章 全定本

焉若夫山光嵐氣激射虹霞照耀水雪詭形殊采千態萬狀雖
使鄭生撰注謝客遊詠安能含毫抽思縷析其什一哉

綬願亭曰觀其布置筆力直與黃嶽爭雄

錢礎曰曰太白夜泊黃山一詩碧溪月松間琴一一寫出然
景物無多未盡其勝此記寫景賦物雕刻萬狀直為黃山開
一生面而總提複註先凡後目格法極高極老洵大手筆

嵩山記 威 滿

守○在○四○方○極○在○中○央○王○者○居○之○山○亦○宜○然○荷○遇○峭○削○峻○嶽○巖○翬
遊○子○奇○觀○然○不○足○以○腹○諸○山○耳○目○之○貴○貴○空○頂○肩○之○貴○貴○登○若
腹○之○貴○則○必○窮○確○宛○延○鬱○紆○而○端○殿○不○示○奇○於○物○而○奇○必○納○之
木○火○金○水○所○以○胥○于○於○土○也○游○西○嶽○歸○循○河○南○下○衍○巨○數○百○里
為○郊○廓○山○則○恍○然○悟○曰○此○二○華○蟄○伏○耳○伏○起○始○銳○為○伊○闕○銳○拓
始○教○為○嵩○屹○天○地○之○中○非○是○則○不○與○故○曰○室○室○內○也○四○嶽○郭○之
洛○陽○華○山○門○之○然○後○室○內○峙○焉○當○中○央○位○也○出○洛○伊○百○里○近○環
環○嶽○山○始○筵○且○折○如○規○壁○圓○其○中○線○引○至○粵○口○太○少○一○嶺○而○兩

文獻記 卷十二 嵩山記 七 十卷章 全定本

壁傳自唐高宗鑿道通筆云余時急武漢武勝蹟乃先季室趨
黃蓋峰神貌山容相涵負出雲若蓋固有之因北東訪盧浩然
故居巖如左右舒肘當胸骨立千仞即飲如老人腹水貼飲處
涓涓下及臍乃大流萬絲成瀑作雷雨鳴與風泝泝作倒捲狀
者數上下龍潭九繞之為瀑所灑為瀑所潑交錯也東巖古木
稠若簾幕元珪屬嶽神移植焉獨不得向太白索所贈白龜年
書一卷為不偶耳沿洞至五渡谿凡疏二十八蒲漚為大潭潭
多立石可坐瀟水五折赴之人亦五涉而濟中產九節蒲服之
長生類不可得遂取故道宿盧巖寺曉過嵩門同游云此門每

至中秋則皓月當門，駐少頰門若半吞之，如手擎圓鏡恰相受。餘月望則否，無何抵中峰，問武帝登禮處，人鮮識者。天池一泓，玉井一澳，尚冷然善耳。於斯極目四望，楚岫秦川，燕齊滄海之奇，俱隱隱眉睫，際誠神靈宅中之大觀也。過此仰萬歲，峰青童玉女，情悅僥遇之願不一，聞萬歲呼，但聞呼將軍者三，則漢封三栢也。衛霍百戰勝人，與骨俱朽矣，而此栢以將軍存神物，豈偶然哉！自此玉鏡金壺諸峰，皆盤旋截乘，引入着勝，以足誦告罷少想，法王寺雖花雨散絕，而地湧金蓮，猶燦爛八月秋，彼時日高春西，願少室羣嶽，荷與太室競爽，若追遊人少林者，俯摘

文潑記

卷十二

嵩山二

九

千峯亭

若岌冠張拱，端拜五乳者，賢愚殊敬禮之，故祖燈不息於世云。瞻少室王峰，方削畧似華山一二，及趾其巔，固平曠可弘構，金宜宗遂置御若於此，因名其山，山以負忝山志也。名山以御若非山志也，是安可與萬歲峰同日語耶？至今遠近稱九頂蓮花從志也，中為定思者三，皆以禱子戒慧得名，而壁而還，則被服者素矣。余登太室頂，訪漢唐宋封禪故處，僅遺嵩陽宮頽垣耳。跡所為崇福太乙二宮觀，及奕棋博泛觴三亭，歷為天子巡幸，諸公卿宴遊之區，俱湮沒無復聞，而少室珠林碧殿，照耀亘古，即今咏題篆刻，往往在盈壁，湖間所不至，與封禪遺踪同。翻茂草者，豈好大誇頌天子不能，復有山城而開法傳宗空王果能坐分半室耶？抑洛居天下中古帝王實經營之，荒落之久，必有崛起以應，嵩高考成周之誓，而光大之者，固不在闕若之崇也。敬靈其以臆揣為然否。

文潑記

卷十二

嵩山三

十

千峯亭

發機日，通篇以記事兼議論，將山之佳處層層寫出，可謂善于遊矣。文亦有峻嶒嘲切，峻削欹崎氣象。

身與石化不復憶人閒事，但以飛仙所寓，銘石不留人，遂與夕陽俱歸。少林寺竹木掩翳，碑碣參森，使人目不暇瞬，內有碑記唐太宗遺書寺僧約擒王世充僧曇宗以功拜大將軍，唐書未載詳之。此志寺僧藝勇所由來也，詢處可立雪亭，磔有咫，卽卓錫泉不可索，徑吸兵戩餘止甘露臺，影石卷耳昔跋陀翻經甘露乃降，降不再臺存址廢宜也。至覓初祖面壁洞，亦已斷磴數十年，今斗室影石寺僧特錄取作供，使近人非舊也。然影入石理如染如織，雖長不滿三尺，萬丈光滿三千界，願三十六峰俱

羅浮記

張穆

道經稱羅浮仙山第七洞天李青蓮以峨眉為對是知不以海
外而失其尊粵人有朝夕披拂其烟雲白首若不見者嗟夫仙
靈窟宅何嘗去人間塵俗自遠之耳雲笈言著籍羅浮易胎武
夷晉唐以來輒得仙道余幼時聞有冲舉之事欣慕焉與里人
好道者葉秀紳袁羽人居朱明石洞中讀瑤室丹書飄然物外
雖未拍洪崖之肩已彷彿遇之矣故歷年與四百峯習其幽翠
嶮奇惟猿猴絕路不得杖屨及者則已若陰洞奇泉有古人題
勒處固得與猿猴分跡矣丙申秋東海張道人訪名勝過余問

文徵記

卷十二

羅浮一

十峯草

堂定本

羅浮之道時值畏途而止為之歎惜余齋居與羅浮相向指其
巍然嘗滅沒雲嵐之上者非飛雲絕巔乎藍翠空濛倏忽變現
極目難窮指顧未盡乃引紙繪圖為踞南之陽石洞青溪龍潭
石洲諸峰分背矣前飛雲中峯之下名福地最下為大洞由大
洞上飛雲頂誌謂三十六百丈也其中叢木蔽虧青巖無際常
有紫烟嘘吐不可即也右谿之右有羣峯展臂環谷口水東不
能直洩觸石成穴積水寒冽蛟龍之所寄託數十步鐵壁如闕
怒湍曳足練行空投於中谿遠觀出之巍立而此瀑居五之一
是瀑當數百尺矣谷中有坪巨石林立多產紫黃茸鶴腸易妖

孤有僧為慮忘機於異類隔西谿有高瀑穿雲行跡不到聞木

容不利於人更西有谷曰蘇羅路通增邑諸山林木森宰猗猗
所居西南有峯秀銳回護猶黍嶽之丈人也中谿大洞之左為
華首臺昔智藥大師道場五百菩薩聽戒於此石跡有跣跡處
臺之肩轉谷為黃龍洞水界浮羅兩山之間東則浮山謂蓬山
浮合也高深之上南漢王劉銀作天華宮以避暑有歌舞石可
立千人下為四賢祠奉陳白沙先生等旁有曲水坪客嘗浮栢
於此老松檟拙倚百尺之崖懸泉三道如玉龍或云黃龍出此
下黃牛逕過獅子窩青雲臺一路長松延祥寶積兩寺皆景泰

文徵記

卷十二

羅浮二

十峯草

堂定本

禪師道場集眾萬指之水師於崖下卓錫泉滿不竭東坡入粵
稱第一泉寶積數峯之上儼然一道者坐看石樓名老人峯石
樓之足分谷為水簾洞如珠一派望而知其名也水畔有僧結
團瓢其間種黃花以自食出谷口松路接梅花村即趙師雄醉
夢美人處也五里則冲虛觀依麻姑峯入有白蓮池度仙橋上
登觀唐於觀前作亭以封玉簡葛真人仙去而丹竈尚存宋白
玉蟾亦修真於此遺製鈞天樂猶存道士皆肉食賴能世習其
業左有逕入朱明洞諸峯皆低堪與家獨謂羣龍奔赴相拱異
地也故此中官觀歷劫常存左大道過青霞谷五六折上玉女

峰磴道陡絕。陟者頂踵如接。與水簾路分二十里。向團歌居。俗
關。玉女遊人語。若天際。鳴鴻。煙。歷。可辨。玉女旁。葛。按。君。從。險。阻。
處。建。呂。仙。祠。及。小。室。為。遊。人。棲。泊。之。計。上。錦。綉。峯。側。有。岩。可。達。
峯。頂。屈。曲。身。入。如。串。九。曲。之。珠。橫。過。為。百。花。逕。再。上。為。蓬。萊。峯。
下。視。石。樓。錦。綉。皆。培。塿。耳。邊。磴。而。上。步。步。面。壁。則。上。界。三。峯。涉。
阿。耨。池。池。常。淺。水。從。竹。林。中。涉。數。十。步。向。有。劉。仙。栖。岩。石。中。投。
竹。符。以。驅。木。魅。竹。遂。為。林。榮。成。符。篆。出。林。分。水。凹。左。旋。至。鐵。橋。
倚。杖。俯。視。東。北。羣。山。如。濤。再。上。多。風。無。百。尋。之。木。皆。偃。蹇。不。足。
蔭。風。雨。西。望。極。日。無。礙。而。身。頓。出。霄。漢。矣。是。為。飛。雲。絕。巖。遙。指。

文 澈 記 卷 十 二

羅 浮 記

三 七 峯 記

堂 定 本

千里之流若驚蛇出於淺草。嘗聞異書成池之谷。水銀為海。遙
看地盡日射滄溟。爛熳若溶金。接於天際。登高而望。是耶非耶。
固圖為說。未竟其後也。

錢礎日曰。羅浮勝景。歷歷從紙上傳出。洵堪增雄百越。擅奇
五嶺矣。筆致錯落。饒有天然古趣。恍惚而來。讀鐵橋文為之
想見其人。

連州峽山記

張 穆

予已連山。猶亂遠。近若之。五省會兵。吾粵陳總鎮。謙帥師。徵余
于幕。初秋發。樓船趨含光。入漸見奇峯。如青蓮相倚。每薄則
擢山水佳處。及平沙淺草。間列步障。較射賞罰。以飲夜懸。燭如
星。與山月輝映。陳將軍高七尺。鬚眉如畫。天人擗管。挽強兼善。
初視一丘一壑。已詫其奇。輒舉盃緩柝。徘徊久之。乃去。越數日。
溪轉惡水。立怒馳石。飛爭怪。曉雲壓舟。兩壁如剖。令人憶天門。
中斷之句。時久不雨。舟嚙石。且前且却。數百人挽纜。喧呼行浪。
花中是夕。秋雨如注。及曉。舟行樹杪。過了蘭峽。峽有岩鐘乳。垂

文 澈 記

卷 十 二

連 州 峽 山 一 諸

十 峯 草 堂 定 本

如幢幡野花紅綴茸茸。不辨岩中石。像如塑土人。與舟子妄稱。
故事。峽中多懸流。予昔嘗居羅浮。同客登黃龍觀。瀑相對把手。
笑語不聞。因疑匡廬瀑布。無聲世。無是理也。今抵峽。奇泉多從
天半下。若白虹。飲溪源。出青石。積花鐘乳。如龍唇。噴沫下空潭。
中。故無觸激之喧。而匡廬無聲始悟也。大約兩峽。危欲墮。舟怪
石。峽頭相倚。紫翠欲滴。停午方日。蓋陽山之門戶也。老藤千盤。
怪木倒掛。黃猿嘯。率而下飲者。百十客。或以九壺之。猶能翻接。
柔枝而上。陳將軍日前所驚奇者。何異隔牆一枝。今入武陵千
樹矣。將至連。有巢居千仞之岩。以避寇。烟雲歷亂。間時一見之。

士人好池館同里兼善隱人素而簡招飲花石間遇昔台門

友楊中丞容此言戀山水不願歸數日進軍鷄鳴關千峯初板

與雋共分口水路險削時臨無地構木為棧騾馬絡繹如披翠

道園旌旗繞繞林壑中逢泉石可驚怪者不能不按轡緩之谷

中青石瘦立駉馬詣岩僧岩有劉禹錫詩依稀尚存其牛入山

城僅一痕路委峯四塞徭居前山與縣對民苦非一日乃縱兵

杏十餘戰焚其巢不得一級賊之魚鹽始狼狽乞撫將解兵陳

將軍留善後余維先辭歸與楚監軍郭若無先生別先生能鐵

墨賦詩遺徐輕舟賦辭離散梨與兼中主客卿黃符章諸子恣

情水石登野嶽之洞釣浮冠之磯情嘯響答凄然懷古開唐宋

以連爲疊烟瘴萬一關可杜皆虎豹龍蛇之區詩人遷謫流寓

多在于此連之士猶能言之今商舟絡繹爭逐從無有述其奇

者余輩一朝徘徊於此亦禹錫海岳五六百年之後一二人而

已可不嘆哉

朱望子曰以行舟得此奇山水固爲豪快事而文氣蒼勁復

有橫壑賦詩之類

錢楚月即山水爲軍現無其詳願書圖有真傳美

錢楚月即山水爲軍現無其詳願書圖有真傳美

錢楚月即山水爲軍現無其詳願書圖有真傳美

錢楚月即山水爲軍現無其詳願書圖有真傳美

登華不注記

王曰高

庚戌孟夏小既日乙卯偕丹陽賀天士同里陳禎符長清郭雷

源諸子約適全椒陶廣臣新城張寒叔以對策至自都門暨家

阮東觀杖馬筆出歷城東門爲華不注之遊是日微零風清無

暑灑然快之按轡循河渠至山下華陽宮重門內解衣盤礴憩

息久之誦董玉虬壁間石刻數咏及前光祿丞董君杏所書忠

孝大字坐臥其下少飲且食望山色之巉巖聽松濤之琴竊非

復塵俗間想矣日向晏陶子別去東就來青軒即舊所爲觀風

亭者北楹下向戶仰臥欲飽看山色以富游覽有和壁間黃中

文瀛記

承韻云先登絕巘思猗健直入重雲羨鳥飛固未敢作攀躋想

日之夕矣起自後圃出短垣尋石磴聊展數武欲少攬目前野

色耳行行且憩旋復行遂及山之半巖雙桃樹下少坐再招同

人之在山麓者率性儒不能從乃與禎符雷源及東觀登焉時

云足似跛時蒲伏似蟬或十步一息或數十步一息少焉望見

巖之臺宇欣若身陟琳宮也有石門二西向者題曰天門其南

向者題曰無極境一聯云運動洪濛生一氣劈開混沌產三才

語亦奇曠不知何人所作立危峯俯芳甸兩河水如環如玦紫

帶乎其側遙望南山層巒疊翠儼若列屏培塿數點如深墨之

帶乎其側遙望南山層巒疊翠儼若列屏培塿數點如深墨之

帶乎其側遙望南山層巒疊翠儼若列屏培塿數點如深墨之

帶乎其側遙望南山層巒疊翠儼若列屏培塿數點如深墨之

帶乎其側遙望南山層巒疊翠儼若列屏培塿數點如深墨之

在噴末樹影參差映帶村墅大有桃源樵父之意而待則抵掌談往事不覺疎聽移時薄暮乃徐徐下其西北嶠有洞曰金牛土人相傳昔有兩道人對奕其間蓋仙流也以日暮未及至之其山之半有呂仙祠旁一巨石題曰飛昇巖相傳為呂公飛仙處及山麓謝四帝祠山則與同人聯騎山之右自東而北一峰頗類黃岡之筐山而差大此山周遭不過三里許宜乎齊侯之三匝而適遂成遺跡耳或曰不當讀作跗與跌字同華之尊也以山形似而命名義或然歟昔人有咏云羞稱秦岱兒孫列獨立千秋不著山可作註疏矣先是丙午重九日與山往朱青

文徵記 卷十二 登華不注二 十一峯草堂定本

岸郭藩東肥城尹從之歷下張喬臣同邑冷智寰曾及其半厓仙人閣而止以力不足故耳茲來初有難意不敢自謂必至也乃不強而自馴至之天下事有志者竟成豈不然乎時日幾何人面頓改今之同儕半已星散重來當在何年識之以驗他日之力猶能健及此否耶

賀天士曰山奇文更奇如雲氣蒸鬱翕忽萬變此真鉅觀錢礎日曰巉巖切峭中仍有幽媚森秀之致是亦交中華本注也

登燕子磯記 王士禛

金陵古都會名山大川在封內者以數十百計形勝甲于天下而燕子磯以拳石得名殆與茅蔣衡廬相埒磯在觀音門東北三面臨江削壁巉巖石筍林立觀音山蜿蜒數十里東與長山相屬至此忽突起一峯單椒秀澤旁無附麗傲睨諸山若偃蹇不肯相下者此其得名固不偶然矣大江從西來吳頭楚尾波濤浩洶中砥柱怒流無所附麗西則大孤小孤東則潤州之金焦而磯踞金陵上游故得名尤著磯上有祠祀漢壽亭侯入山門稍上迤西有亭壁上石刻天空海濶四大大字奇矯怪偉為

文徵記 卷十二 登燕子磯一 十一峯草堂定本

前大司馬元明湛公書旁碑刻草書一絕句有初飛錫杖出人間及新秋窈窕題詩還之句自注云還者還鄉也按公曾為南國子祭酒又歷官南吏禮兵三部尚書此當是致仕時作當正嘉時理學昌明士大夫競研關濂洛之旨而公崛起嶺南從白沙開學覺之宗與陽明上下其說天下翕然稱甘泉先生可謂一代大儒者也祠南亭三楹壁間題字叢雜不可讀獨椒山先生四絕句與文壽承書闕祠陸五臺謁祠詩同鐫一石瞻讀之下忠義凜然其一云巖巖清光上下通風雷只在半天中太虛雲外依然靜誰道陰晴便不同讀此知先生定功匪朝夕矣

再拜退折而東拾級登絕頂一亭異然至此則曠覽千里江山
雲物樓堞烟火風帆沙鳥歷歷獻奇爭媚于眉睫之前西北烟
霧迷離中一塔挺出俯臨江滸者浦口之晉王山也山以隋煬
得名疑卽所謂桃葉山爾東曉望江西湖建業自吳大帝六朝
而下憑弔興亡不能一勝劉夢得潮打空城之語愴然久之
時落日橫江鳥相十餘株葉盡著霜丹黃相錯北風颯然萬葉
交墜與晚潮相響答悽悽悽悽始不可留遂題兩詩亭上而歸
舟人報漏下二鼓矣時康熙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也

文獻記

卷十二

登燕子矶二

平聲本

深心卓識

錢礎日日讀先生金陵城南諸利記令人憶彭惠安哀江南
詩讀登燕子磯記至末幅又如諷辛稼軒南鄉子詞矣能不
爲之嘆絕

陳集生日峭刻處似柳州而清言傳旨純是晉人風致讀夫
子文洵可淮塵襟而生逸思也

遊金陵城南諸利記

王士禛

廿二日自烏衣巷出乘寶門遂造報恩寺寺卽古長干明金陵
八大寺之一也龍象鉅麗甲諸刹登九級塔四望俯視金陵城
闕旭日飛甍參差可見西瞰大江南望牛首祖堂如玉笏犀株
東面蔣山紫雲丹巘出沒烟霧鬱作龍蟠近眺秦淮青溪三十
六曲才若一線艇子如驚蝶蝶儻忽往來大不盈尺雲逢逢起
廠下鳥俯其背忽憶唐諸公詩塔勢如湧出連山若波濤所謂
眼前有景道不得也僧言順治戊戌龍起塔中塔震壞有田姓
兄弟四人張姓者一人不用一梓一木數日而工成於最高欄

文獻記

卷十二

遊金陵城南一

平聲本

楮上步立游龍飛鳥無以過殆紫莊所稱伯昏無人臨百仞之
淵背遂巡足二分垂在外爲能外生死至人者耶天界寺在報
恩東南人家沿溪居多以略衍通出入致折得寺門松栝踈古
篁竹幽邃後爲鳳山觀轉輪藏登毘盧閣前叢竹中有姚恭
靖公碑又二碑皆記明初賜田之數碧峯寺者卽唐褚遂良翠
靈寺以碧峯禪師易今名師普自言坐下當出三虎一彪彪蓋
榮公也供武中師出使西洋今十八沉香羅漢猶是西域物萬
曆中崇川顧氏竊其一以祈嗣數見怪異遷之乃已寺僧出正
統十年賜藏經勅諭墨澤如新遂遊登高座寺秋草滿庭聞

無人跡遐想王謝庚下之風為之慨然過梅將軍廟廟祀晉豫

章內史梅廣贖字仲真嘗進孔傳尚書者拜方景二公祠方禰

舊在岡上古木泉亭側喬木數百章國初邵某者來作令盡剪

伐之亭與祠並祀今亭祠皆徙而北雜松數株殊失古意按景

公陝之真寧人靖難時十二族並死事最烈從叔壽者以明鈞

寄真州得不絕如綫壁上陽美朱君一詩頗奇今記于此慷慨

誓死心不移欲死不死將何為欲揮豫讓橋下劍欲操博浪沙

中椎衣緋如火如衣衰懷刃如雪甘如飴疾行犯駕氣何壯干

秋萬世當如斯誦之勃勃有生氣可以廉頑立懦也考革除之

又設記 卷十二 遊金陵城南二村 下筆草

際以身殉國者自助成大臣下至樵夫門卒之流凡數百人人

才之盛古今無與為比雖功名如三揚不免射鈞之恥得與諸

公朽骨抔土爭千秋萬歲之名哉王孫者方公之門人負骸骨

莖聚寶山復輯公遺文為侯城集傳於代亦文氏之王鼎翁云

錢礎曰曰少陵詠懷古跡五首明妃宋玉錯舉不倫而于武

侯獨再言之斯記從城南諸利逸選說入卻為方景諸公大

發感慨先伏姚恭靖一案突鉞並施詞徵志顯此等文自堪

與詩史同功

登泰山日觀峯記

陳玉璠

日觀峯望海日出處也為泰山絕頂由泰安州北郭四十五里

至蓮花峯皆有徑可行自蓮花峯至日觀則無徑攢巒絕巘有

石無土人必攀援扶携斗折蛇行然後可至故人之登泰山至

蓮花峯而止者十且八九也蓋泰山之勝其峯則有蓮花丈人

秦觀越觀明月獅子而皆在其下其嶺則有黃峴雁飛而皆在

其下其洞則有黃花水簾朝陽白雲而皆在其下其祠則有青

帝碧霞而皆在其下其木則有榛檜柿栗白楊櫻桃槐柳之屬

得名者為秦五大夫松漢栢而皆在其下其門則有天門其峯

又設記 卷十二 登泰山一 下筆草

則有石經桃花其池則有玉女王母白龍其橋則有仙人其臺

則有封禪其石則有曝經迎駕其樓則有望仙而皆在其下予

既振衣其上又思結茅道觀旁以永朝夕盡揆奇之興然其攢

巒絕巘皆下臨千丈之豁石齒犬牙差互投之以石踰時而攀

始定又有動搖泉兀若雲浮恭置擇且不可駐足人之攀援而

過者躡則必無幸免吾見絕頂之難躋而可畏也予登而下因

為文以戒後之至是峯者噫世之可畏者寧獨赤山之絕頂哉

錢礎曰曰前半置身絕頂俯視一切有一覽眾山小意入後

形容險峻凜凜可畏直動人登高臨深之誠真關係如此

焦山在大江中距丹徒東北九里古曰譙山南史有譙山成及
 江淹譙山集詩所謂輕氣峻長岳雄虹赫遠峰者是也其名焦
 山者不知在何時相傳為漢處士焦先所隱故得名云余生江
 毘陵至丹徒不二百里舟車之跡時時相尋而未一至其處丙
 午四月初夏始得涉江窮山之勝因歷三詔巖隱者然祠訪蔡
 邕焦君贊碼尋宋真宗封明應公碑或得或不得同遊者皆慨
 然歎息曰非處士不能長有此山也夫處士則易常一至此山
 哉蓋處士自建安初留陝界十六年窺河洛至嘉平徐卒幾歷

一甲子矣將丹徒已為吳地處士詎常結廬靈寢于其間耶若
 其避白波東客揚州則處士方年二十餘娶婦有家室何必營
 瓜牛之廬為其時常初平建號大亂方始又何所得公車之牌
 也至蔡邕死初平之三年正處士在揚州之區而焦君贊云情
 哉朝廷茂茲舊德夫所謂舊德者乃年二十餘之處士歟又云
 迺徵迺用將受袞職徵用之文又即三詔之語所自來歟則蔡
 邕之所謂焦君者自有其人其名已不彰矣而遂謂之焦先可
 歟若夫焦先之為人絕親戚離室宅釋衣服閉即不言廢終其
 身耿輔以為仙人傳玄以為易獸皇甫謐以為不得而知此其

意豈隱隱於後世之封祭而孰從而夢之且得而封之又得而
 加號之歲祀之于其地歟夫西泮北固之關同孫劉籌兵處也
 壽丘鴻鶴諸山宋武崛起之遺跡猶有存焉者南徐又宿嘗天
 下重兵處巨鎮屹然而獨此一山者猶精絕親戚離室宅釋衣
 服閉口不言之處士以傳其名使遊覽之徒得以際松檜倚巖
 巖而徘徊顧望於其際者遂若有幽林絕壑之心則譙山之成
 而易為焦山之隱亦詎失其人與地之宜乎嗟乎世固有非其
 實而得其名者使後有懷處士之風而曠然遺舉其亦思處士
 之所以為茲山重而無徒高慕乎其名也哉

錢礎日日孝然為人洒落不羈河之湄皆其地礪之廬即其
 宅野火燒而不顧冬雪至而不顧陝之大陽可居也揚州之
 丹徒有山可依未嘗不可居也詎焦山非焦先居可謂焦山
 為焦先居亦可許士此記極分明又極渾融將孝然所為與
 其心事一一寫出孝然復起應亦相視而笑矣

遊靈巖記

汪森

靈巖為吳館姓官與吾虎禪章華名相塔吳中之山其傑然
 而名者皆託於夫差時事而必以靈巖稱首余屢至吳門蓋嘗
 登海湧歷支硎徘徊縱覽於天池蓮子峰間望靈巖而未至也
 為之悵然莫釋今年春余與俞子犀月扁舟載酒以釋向時之
 憾侵晨從閩闔門抵胥江西出橫塘南望九龍堯峰諸山猶在
 雲際既而朝曦始升風物妍美則一峰秀出塔影後層蒼然蔚
 然于諸山之間者靈巖也其東為木瀆市市臨大谿谿之前有
 小山培塿屬於橫山之麓者曰姑蘇臺臺之與官相去不過五
 丈據記

卷十二 遊靈巖一 堂定本

里西行右折過市中而北則波窮岸回山翠相逼不覺快然拊
 手舍舟而登初行過溪橋便接山路長松林立清風冷然左折
 而西有翼然而當山之半者曰落紅亭其上亭曰迎笑落紅之
 西麓有碑穹然為宋韓忠武王奕處間其下多硯材所謂硯材
 石也亭之上山益峻石益奇其左為西施洞上為梳粧臺石上
 有西施履迹云由是而進則梵宇莊嚴想見夫山和尚興復之
 力法堂前古桂近數百年物惜其一已枯莽為慨然久之堂之
 左為浮圖由堂而右後有二井名日月池清波瑩然此官中舊
 迹無疑井之陽為涵空閣湖光映人極澗深空明之妙借其類

遊靈巖記

汪森

而井其也既乃出寺門西緣山脊而上松聲如清即所謂
 禪廊者其上為琴臺當山之絕頂路皆磨石余與俞子相扶携
 而登踞石而坐四顧曠然心神超豁群山環登如列几案間回
 望支硎天池諸峰皆在其北山之外有悠然特出於重巒之上
 者曰秦餘杭南望則太湖湖中諸山隱隱若環譬出沒湖之上
 有山屹然而相向者為穹窿其西則鄧尉皆若環若絕而環帶
 于其間然則吳中諸山其連環奇秀悉萃而聳拔者皆可以一
 覽得之余於是顧俞子而笑曰曠哉斯遊夫故宮紅粉美人香
 草之餘其為蠹滅而烟銷者久矣而晴山如故勝地猶存足以
 供人之憑弔而無窮者何也意者山川之靈其亦有移人情而
 不能已者耶俞子家于姑蘇臺下日與山雲相對而吟咏其間
 當必有以知其微者於是携手下山夕陽在樹書之舟中以示
 俞子不知其有以告我否也庚申三月既望記

卷十二 遊靈巖二 堂定本

靈巖日遊靈巖山不特攬靈巖諸勝併得湖中七十二峰
 諸勝心胸何等開濶興致何等豪邁此真善於遊山者文更
 不上下古今俯仰與山之意讀之令人歎息感慨

丙辰仲春上苑四月瑤如發孟公之興禹存具鄧尉之裝時子
 偶有微羈二客請為先導凡越再宿始果一行雖同盧子之愁
 乘願學駱丞之冒雨乃買蜻蜒之棹同尋鷗鷺之盟浮橫塘派
 木檣望靈巖寺過善人橋兩岸空濛尙自黛籠曉霧一蓬浙滬
 偏宜睡重春江數喚迷津空橫野渡迨聞鐘而就泊及入寺而
 已屆呼山僧再啓禪扉詢遊踪已歸別館復循樵嶺特訪漁村
 燈火無人絕似承天道上大聲如豹略如華子岡頭而亂雪迷
 離暗香透襲則此夜較為勝而前遊之所未經也云抵五莊時

文選記

卷之三

鄧尉山

遊記

定本

將丙夜倦客穿林而扣戶酒人持燭以下堂把袂歡呼銜杯誰
 浪飲惟文字都無石尉之奇坐列典型并有彥先之後干杯不
 醉寧知黍別低昂百尺同眠那問床分上下昔蘇家兄弟記聽
 雨于彭城謝氏賓朋借賭棋于東墅斯時之樂不更然乎既而
 溜止茅簷曙開松牖起呼童子速具晨炊促命與人先登古剎
 藉草于香花橋上啜茗于梵天閣中山則跨晉踰唐碧嶂孤撐
 六代寺亦臨湖背壑香巖獨壓萬峯瞰震澤之波光青搖足下
 收洞庭之嵐氣翠入眉間此則郁泰玄之所栖真顧野王之所
 獨往者矣爾乃水懸萬榦霜被千林樹古多苔枝葉承葉香清

翠羽長如不月而明色染珠胎乃欲與雲俱淡則雖風積善如

不堪夜葬葬光猶喜徐姬多情尙可春留和靖急趨舊徑循還
 寒叢老榦紛紛披亂點帽簷之雪幽芬馥郁全薰衣袖之風由聽
 松堂至董公墓墓基傍雙柏近可千年如怪歌之相擊毬毬狀動
 若怒龍之並舞鱗鱗盡張方倚石以婆娑遂登樓而眺覽于香
 鏡入疑欄檻而俱芬一白無餘望川原而盡竊但原阡莫守香
 殿空存恐其恰石馬于寒烟不暇問玉鸞于春雪耳下朝元閣
 陟馬家山輿行鳴榔之中裊墨叢篁之內可二里許得千頃陂
 山有遠情花無匿態如入衆香之園此為大都晉游多寶之林

文選記

卷之三

鄧尉山

遊記

定本

斯稱與府而梅之能事于是畢焉遂返棹于費河暫停橈于光
 福天人舒霽客亦固留爰傾北海之樽東下南州之榻春纔見
 月何辭飲吸長鯨醉豈無人不覺路驚宿鳥因而達旦遂及解
 維二君方回茂苑之舟而余更理梁溪之棹也
 錢礎日曰逐層寫景逐層布色景在意中色在望外昔人謂
 此山若得林和靖倪元鎮一二章莊點其中則人與山俱勝
 矣今得蘭丈遊覽一番豈不遂成勝境耶

翠雲峯記

陳賦

姑蘇山塘之田間有一峯巍然特出遠望之疑有山近而至其地所謂崖麓者無有也所謂層岡重阻者無有也止于然一峯兩峯秀而麗瓊瓏屈曲似鏡刻而成下有石盤負之而立名曰翠雲峯云獨計此峯既有令名不得與落鴈五老共峙于太華匡廬之上即在姑蘇不得與洞庭之縹緲天平之飛來並稱奇勝而獨運慧于曠野寒瓏以自奇托良可嘆也詢之居人曰此峯始產未知何地然昔為名園異玩多不利于其主今故置之蓋此峯之嘉落不偶類人之散離直上者使緣以重堪藏以固

文獻記 卷十二 翠雲峯一

庶則反拂其性故寧放蕩于汗菜之壤而不悔也雖然非特今也北宋時採取花石此峯為朱勗所得載舟而沉易代始出移于是處噫吾聞斯言蓋愛而惜之尤敬而憚之也夫以一石之微輦之京師遣以重臣濟以舟車其騷擾東南糜費民力者不知其幾朝廷之求之不為不切矣而乃發憤詭怪自比于沉湘之計使至尊之上曾不得顧盼而燕賞焉意者懷土是安與京汴之苑囿不相習與抑或悼主上之遊荒痛國祚之將晏而故為是諷諫以冀其省悟與吾儕乎物之飾觀于人者物之下者也天下至靈之物不斬勝于耳目則必立新顯異為事所不恒

有而為人所不可犯宋自靖康變亂良嶽之石一峯無有存者而此峯尚留于吳郡雖流落田間而其欽崙之質靈峻之氣終不可得而磨滅也余之敬而憚之也豈無謂哉

錢礎日曰一峯耳為朝廷之所不能得寧獨處田間以供幽人之賞玩此峯遂獨有千古矣得靜機文可以並傳不朽

卷十二

翠雲峯二

軍將山記

秦 鍾

錫邑之南境有奮臂勇出其全力以與太湖關而卒能勝之者軍將山也山足瀨湖四出風水激澗如矢而不撓崩瀉駭浪如金鼓之聲而不懼其首出一峯占七十二峯之一直欲與洞庭夫椒犄角對壘又何壯也相傳是南唐時備吳越之兵而以是山為屯軍之所故名然余以為是山之雄勢勁力特稱其名焉耳矣山頂有真武廟往時香火寂然萬曆戊午與有先兆香客欲下山取水老儒周景濂跪而祝之爐中焰騰騰起於是遠近傳播香火大盛奔走四方之士女垂二十年而後稍衰焉山

文獻記

卷十二

軍將山一

十峯草堂定本

時游女多集於此路耿嗽長廣溪四山環拱獨據其要下有羅嶺可通石塘橫山橫枕溪上其上有雪浪庵山前楓樹一株掩映數里蕭氏世居也軍將之東為山之陽有五浪山廟山裏山過山而長泰最著其下有長泰寺寺多古蹟澗水瀑流連山南亦一勝地軍將之南有赤石嶺銅坑山吳塘山沙背山竹山銅坑為先儒林墓吳塘即長廣溪出湖之口亦稱門焉沙背竹山直出湖口如兩巨鼉對峙而竹山最勝南山多土竹山獨多石嶙峋突兀與風水相觸倘敘戰功則是山當佩印肘後矣西面為山之陰瀨湖無寬然耕鑿之地僅有羊祈白茅數處中有

文獻記

卷十二

軍將山二

十峯草堂定本

竹箬場則余祖通泰公以下世墓在焉泰子曰嗟乎是山余童子時所嬉遊也今老矣尚有足跡所未至者曰竹山丈先生不能為五嶽游過湖山之勝密邇墓田丙舍自少至老而不得遊焉人生亦何可必也自今以往猶願一登其巔而誦前人所賦詩以補生平之一憾云

錢礎日曰通篇從軍將二字發論千巖萬峯排列筆端直如堂堂之陣矣先生自管社至石塘諸山皆有記而軍將篇尤為奇特余故表而出之以見山水文章具堪不朽

余嘗東遊武林諸山渡錢塘過桐江又嘗渡河西涉太行所歷
 名山川甚衆獨于孔子廼車處及登子陵釣臺徘徊不忍去既
 歸江南越二年有西江之行客有告余以翠微峰之勝及易堂
 諸君子者繼又讀易堂魏叔子翠微峰記心益慕之乙卯九月
 朔從頓買舟逆流而上十一日達寧都魏季子期以十七日與
 諸君子會於易堂余遂以是日登翠微翠微在寧都西郊十里
 西郊諸山峭壁削立不相倚附而翠微尤險絕余始至山麓歷
 十餘磴兩峰中開高數丈爲一線天更三寸餘磴盤旋而土坡
 火殿記 卷十一 遊翠微一 堂定本
 平路轉則一峰斗立數百丈形如石鼓山面色如赭即翠微
 峰也下有門二重從石罅中右盤側肩僂而升于甕口復東折
 直上三十餘磴爲烏谷架木板爲樓以守望烏谷轉而西緣壁
 直上磴僅僅容一趾截木支兩崖手左右扳之魏叔子令其門
 人賴生掖余而登磴絕駕木梯盤辟上乃及于頂云頂上多松
 行二十餘步屋西面翠峰俯三巘如盆石然嶺西行里許緣
 崖而下松益多爲魏季子吾廬廬有樓竹千竿風擊之有聲而
 松桂辛夸映帶來蔚從吾廬北下三十餘磴折而左爲石閣伯
 子東房讀書處石閣下方上圓高三丈許方密之先生題曰答

天旁有石池二上皆石壁東西有二書屋庭植梅數本亦復有
 竹環之時東房入粵履其房戶慨然叔子爲庭去石閣五羊餘
 步徑修竹中凡四五折乃下左右圓脊宛轉竹間隱隱見池臺
 樓榭至則露臺方廣二丈餘上植桃梅下臨清池芙蓉芭蕉雜
 生堤上而遠山自樹杪出開秀如蓮花云是四十里外山也予
 及叔季布席廡下意興悠然不復欲他去而彭躬菴林礪齋丘
 邦士從冠石彭中叔從三巘先後至乃相與俱登易堂易堂在
 山之北其去夕庭倍吾廬石磴險又叔子授以杖令其門人任
 道爰掖而下上下數折乃及堂堂伯子之居也亦有石壁有池
 有樹有小澗循澗而西下三十餘磴蒼蒼率蔓中有桃井爲壁
 盡處井左壁上爲射圃猿狖跳擲樹上壁絕不可登更從夕庭
 夾道登之圃長數百步平直如箭易堂子弟時習射於此兩旁
 皆植松而白岡以下漸凌遲萬木蒙密不可游矣易堂之左峯
 曰乃山庭者廬太常之孫家于是再上半里許亦有橫屋數楹
 東南大江見城郭焉吾廬夕庭之間爲雪門臨絕壁梅開時如
 積雪叔子使其門人任君居之山中竹木禁樵採蔚然而深廣
 表僅里許而層岡複嶺十步之內境界各異每從深樹中望日
 如月影月色如水諸君子多着黃冠野服行遊其中蓋是山雖

郊千邑以其險人少登者亦樂不使他人登之獨三魏子履此
 三十年矣○爾爾山種茶與影影都日影影石相影影影影影影
 往來堂中余與爾魏子論古今與影影及爾爾作若食力影影影
 咽宜諸君子獨戀戀于是余何能信宿去此因宿翠微八日以
 二十四日赴躬應爾爾約為冠石遊
 林爾爾曰遊記為廉公畫卷繼仇一派最易染瑛膚俗不可
 言是篇與十八灘贛城諸山二記參看各有意格絕不雷同
 昔人作禹貢天官書要自包裏得過此亦具見作者胸襟矣
 錢礎曰自翠微峰固奇得爾爾子而益奇讀勿圖記如即乎
 其地見乎其人令人低回無已

文選記
 卷十二
 錢礎本

釣突泉別記
 濟南古稱忠義地故夫泉之出其間者往往應時而有感焉華
 泉達丑父告其主齊頃公取水處也北齊時人有以繩千尺沉
 下者繩出赤如血君子謂之忠金兵薄濟南勇將關勝大戰敵
 追奔至渴馬厓求水不得北至齊城下馬走敵地泉湧因名馬
 跑泉君子謂之義至若釣突泉者殆忠義兼之矣釣突不知助
 何代開何人考春秋魯桓公十八年公會諸侯于濼濼水釣突
 所流也有釣突斯有濼水是泉在春秋時顯矣自春秋至漢唐
 宋未聞濼也白漢唐宋至金元亦未聞濼也齊志有之曰萬曆
 戊午歲大旱釣突泉濼有郭羽士為鐵牌鎮之已復如初里老
 又告余曰崇禎末泉濼數月嗚呼泉有時而流不有時而濼乎
 泉之流或救其主或濟其將至其主不能救其將不克濟而謂
 泉其尚忍流乎吾聞之伊洛竭夏亡三川竭周亡泉雖微亦關
 於氣運者也夫元會運世為天地一終天地且有終時而况泉
 乎昔漢武帝鑿昆明池得黑灰問法蘭蘭曰世界終盡劫火
 洞燒此劫燒之餘灰也麻姑謂王方平曰吾見東海三變為桑
 田向到蓬萊水淺于往者畧半也東海行復揚塵乎嗚呼由前
 之說是泉當劫火之餘由後之說是泉值滄桑之變矣能無濼

文選記
 卷十二
 釣突泉一
 錢礎本

哉能無潤哉君子以為是泉也有忠義之道焉
泉竝傳可也作別記

魏惟度曰胸中突兀觸物斯感萬世而下想其泉即想其文
顧茂倫曰以忠義二字名泉榮于家錫矣文亦慷慨而淋漓
賀天石曰天地閉塞而泉涸却從作者血凝中流出大奇大
奇

朱致一曰狂瀾既倒天下皆然而斯泉以涸障之模像造化
于城世道賴有此等文字

文獻記 卷十二 約笑泉二

麻姑觀瀑記

徐芳

登麻姑過半山亭折而百步許有聲驟起于澗轟轟然余詫曰
雷也客笑曰非也己更百步折有物搖撼天際下屬崖壁皓然
一色予詫曰雪也客又曰非也夫雷必雨俱而雪非沍寒不驟
見今日方霽也而時則暑也胡為乎雪乎彼轟者何也更前數
十步觀之非雪也瀑也其聲則瀑之墮石而下春于巖壑之間
也予之言謬矣時予酣不自已乃遂躡微磴下猿引貫叢石抵
溪之受瀑處欲細觀其曲折至則寒颼撲面俄頃侵肌骨崖端
蓬勃澎湃崩雲捲玉餘氣作烟雨數十丈盤舞噴薄天日為暗

文獻記 卷十二 麻姑觀瀑一 梁 堂定本

不可仰矚昂下苦磯屑錯奔瀉疾激稍失足且逐浪去予微呼
客返顧不應容復招予往顧盼崖石若有所指畫予見其髯頰
張動亦終不聞其語乃大笑既而語客于予鬢知其不為雷于
暑知其不為雪萬一過此而適與眼晦與夫陰凝栗烈之候者
雷與雪亦烏可辨哉夫雷以氣非若鼓鐘祝敵之屬之有質
可名而雨之結而雪雪之泮而水與瀑一族也予言果謬哉客
笑不復應是山之奇以泉泉以瀑當隆萬時守相有愛而振之
者更為亭臺花石之屬點染之細益壯杖屐冠蓋晨夕交道路
益至于今而殘壞極矣向所玩者委諸宿莽而不可問矣僅盤

石間一古橋亦且斬艾不留餘藥山之與廢則固有時哉雖然
觀可改澤不可改亭臺花石之屬近數歲遠數十歲而澤之壽
千秋也夫果千秋也則數歲數十歲之與廢宜未足以喧寂之
矣是日境甚幽觀甚斯所謂客趨于淳生玉衡與于凡三人時
庚寅七月十三日邑人徐芳記

錢礎日曰世稱麻姑山瀑布心竊嚮往之而未之見也今讀
此文覺飛泉驚瀑隱現尺幅間儼如置身其地矣而文心變
幻更自莫測

文獻記

卷十二

麻姑觀瀑二

詩

字彙草
定本

海市記

魏際瑞

海鹽有放庵庵之僧曰自慶者曰吾居此十年矣亦嘗見海市
城郭人民樓觀猶登州也惟城中牛馬出則大水徒牛馬亦
不溢云是為庚戌二月二十有五日也春初霽草木之華
待霽而榮者如積怒之不可遏于是大中丞范公遂以矣日舉
定進行于海甸于與諸同志者登涉圍之石以觀于海繩水成
岸互如銀沙將不可紀極而林木障其北公忽遺騎來官曰海
之北樓臺出矣眾皆騎而往則有若堡者若松林者若城垣雉
堞者于是若堡者變而為亭林者為楠山若城垣雉堞者
互而為橋橋之上若二人扛帷轎而徐徐若行又有山正方如
屏者析其角而盡然為單峯如筆于是而亭者復為芝芝為蓋
蓋為盤蓋皆有附承之業業然如邊豆情之山半橋為二一伏
一併者分焉于是與盤蓋皆又為亭而正方之蓋然者為亞字
又為員又析為峯而盤蓋皆山之為亭者又為腰鼓而橋不可
復見矣惟歷歷如碎石析為峯者仍正方也諸為腰鼓者為飛
蓋矣正方之上為人獨立焉或曰正方者名鐵山其尤為望為
林為城堞者曰鬪牛山人皆可至然則山也何以變且其或
有之也亦見于秋年七十者曰未嘗春見之也行海自午以

文獻記

卷十二

海市一

字彙草
定本

至于未之末而所謂山者亦杳然沒焉土人之謂山也是邪非邪或曰大中丞公出入蛇龍虎豹之區往反且萬里茫無驕賜飯蔬嗜菜方一年所浙民之苦荒遭災傷者為數百有餘萬一旦獨釋延及子孫天地知公一無所受于是乎不愛其奇矣以相貶余從公之後而以得此巨觀也于是乎為記
錢礎日曰通篇有綱領有條貫是作記手也其間自有至無說出海市變幻歷歷如畫又提記中畫矣此真奇文

崇明層樓記

楊賓

余幼聞天下有四怪雷州之鼓浙江之潮重慶之鬼登萊之海市余生於浙潮之怪已知之矣彼三者猶未之見也而致諸輿圖徵諸傳記知海市之怪為特甚時有時無忽近忽遠見則樓臺民物儼如郡邑之所為市者然余以為此特昔人誇大之詞耳豈世間真有是觀哉丁未歲有人從登州來者備言天日晦冥之時登丹崖山蓬萊閣上觀之時有城郭人民歷歷可指一如向之所聞者予始信世間真有是觀恨不得親至登萊即驗其言又恨層樓不生吾越使吾輩坐得勝槩如觀浙江之潮焉

庚戌夏五月家仲叔授崇明都閩余杖策從之崇明為海中一區距岸八十里秋九月望後三日余將省大母泛舟至海下流忽有若城市者橫絕南北去舟里許望之雉堞分明雪白可數城中樓閣巍然隱隱若在烟霧城頭時見人影若官府與從男女往來鷄鶩魚菜紛紜稠雜之狀余初以為濱海之城郭也既而思之濱海城郭何有延袤八十餘里與崇明接壤者乎殆即所謂層樓海市者耶昔人之所傳友人之所稱見於登萊者是耶非耶嘗攷月令有云雉入大水化為蛤夫雉文明之物而化為水族之黨故其氣為樓臺殿閣之形光怪陸離之色然何以

千古以來。歷樓海市。獨傳登萊耶。且何以崇明之海。向無所見。而忽見於今耶。豈盡水有層。層有樓。而登萊特其著者耶。抑地軸漸移。昔之見於登萊者。今轉而見於崇明耶。總之天地間。可驚可怪之物。不必盡無人。有見有不見耳。余既生於越。見浙之潮。復遊於崇明。而信所謂層樓海市者。世間真有是觀。又安得遍歷雷州重慶。盡信所謂鼓與鬼者。以驗吾之所聞。雖然。天下耳目不至之事。又寧止於是。盍亦就目前所經見者。而加察焉。則可矣。亦安以搜可剔。隱為哉。而浙江之潮。崇明之層樓。則予所經見者。爰議之以示攷。

文獻記 卷十二 崇明二 十峯草堂定本

錢礎日日余嘗登遠萊閣。讀蘇文忠海市歌。以陳幻事。心竊疑之。乃退而為海。中說謂天下之景與象。無非是意。意以為有則有之意。以為無則無之余。實未見其事。故為此言。若可師則既見之矣。其言曰。天地間可驚可怪之物。不必盡無人。有見有不見耳。旨哉斯言。不誠可以破疑耶。崇雪。應曰。其轉折處。自昌黎滕王閣記化出。而賓主。瑛帶俱合法。結處。猶見筆力。

東郭看桃花記 彭而述

鄧昔爾。桃花園也。自癸酉寇亂後。種桃人無復在者。城東隅。通滿河土黃墳。坐河墻。居民無幾矣。老樹婆娑。婆娑春。露紅霧羅。披遊人馬上。見之魂醉。然俗物敗人意者。花亦路人遇之。輒無他奇。一日。刺史陳頌龍。為訂花期。舉網獲細鱗數枚。備釀一甕。往觀三里外。望之。輒疑。忽見。殘籬梨花數株。如鏡園。夫人蛾眉淡掃。開且落落。且欲盡。余為策杖問之。曰。是不與。桃。范爭妍者也。不幸與之同時。素。寧馨。客不問為之嘆息。乃少坐。招提中茗已。返。轡渡河。未至百步。有美人。袿服靚粧。珊珊。

文獻記 卷十二 東郭看桃花一 十峯草堂定本

來遲報客曰。幸托弱質。流落荒干。鉛華將謝。老去誰憐。不意明公。聰焉念及。惠我光塵。言既淚下。血痕在衣。客曰。此處何得有。人于與客相顧。恍忽。忽失所在。啞曰。此非玉蕩之塚。則于寶傳中。父婢之墓也。鬼物哉。良久。與客徜徉。其下。桃約略。百餘株。開落如前。所見。梨花刺史。與予不能作一語。意蓋為桃花所攝。醉而歸。夕陽在馬首矣。

錢礎日日題是看桃花文。備讀到。梨花。人無幾矣。是亦阿。其文奇折。變幻。真引。人無盡之思。

吳中多佳山水而玄基梅為尤盛。子嚮在久之。賦歲即與韓子
 碧滄張子如三訂偕行。吳人云花以驚蟄後大放。因有二月四
 日之約。先一日天氣濃陰。子走尺一詢張子。而二子則以薄暮
 登舟矣。次日晨起。見薄雪數點。飄落瓦上。已而小霽。子遂急
 命棹出。對溪過胥關。渡橫塘。將至飲瀆。而漫空飛霞。漉流奕奕。
 過大地。皆白玉。粧成矣。子推篷眺望。兩岸枯條。盡綴瓊枝。玉蕊
 竟可作梅花。觀第恐明日之梅。翻為積雪。掩耳僮僕。相顧耳語。
 以茲行為悔。子笑謂之曰。黨太尉之侈靡。既非子所能。且俗不
 文。設記 卷十二 玄基山看梅一五 計奉草
 可醫若僵臥如袁生。未免枯寂。何如刻溪一棹。孤山萬株。相合
 而成勝游之為快哉。趣船行。必及韓張二子。為侶。時天欲暝。舟
 人掃雪。墮水中。攀舟欲上。而舟隨半沉於水。幸河身淺狹。僅沾
 濕衣。履衾枕而已。傍一小舟。援子以行。纔數武。見隣舟小泊。燈
 火熒然。疾呼之。則韓張二子在焉。得子來。甚喜。延至舟中。子告
 以故。易衣。讓被。炙獸炭。斟醇醪。枕藉同夢。不自知其苦也。曉視
 蓬窓。日光腫朧。諸子顧而樂之。放船過虎山橋。渡小湖。浮嵐遠
 翠。與光福寺塔影相映。韓子謂子曰。此亦何減西子湖。但少
 六橋亭榭耳。未數里。已及岸。覓荷與以登山。容如冰。山徑如洗。

所過繁梅萬樹。垂垂欲笑。香氣襲人。衣襟想康嶺。羅浮正未必
 爾爾。至玄基。峯巒回繞。竹木環匝。湖光千頃。收人衣帶。歸人寺
 全碧。焜耀旖旎。妙麗一僧。為前導。拾級徐步。前堂後舍。森闕長
 廊。塔院經壇。鐘樓斗室。都離塵垢。啜茗四宜。堂老桂。參天蒼翠。
 欲滴真古玩也。尋歷董尚書墓道。登朝元閣。出所携壺。斟把酒
 憑欄。顧而樂之。旋登馬積山下。關簾。妻如迎。如拱。蓋至是而覽
 為。梅海萬派分支。有朝宗之象。蕭觀止矣。長門。嚴子。扶九。招飲
 來。與閣。回車至止。已布席。相待。攝山。雲于。橋前。納花。光于。杯裏。
 勝地。良朋。未易。遺也。少焉。身。歸。言。還。仍。光。福。山。下。
 文。設記 卷十二 玄基山看梅一五 計奉草
 翼日與韓張二子各載一舟。歸于獨鼓。餘身登靈巖。徑盤旋
 諸山。復抱怪石。峻嶒澄湖。漱西子洞之蓮印。猶存。響。藤。廊。之
 荒堤。空在。翠臺。薛。餽。雙井。泉。香。夫。差。行。樂。之。場。久。與。劫。灰。俱。盡
 不。仗。金。輪。此。山。安。能。傳。之。千。古。乎。為。三。嘆。而。返。未。幾。而。蓬。窓。滿
 溼。新。雨。溟。濛。矣。是。役。也。勝。六。不。能。尼。河。伯。不。能。奪。兩。師。不。能。如
 天。假。以。一。日。之。晴。又。得。韓。子。碧。滄。張。子。如。三。為。之。侶。韓。子。修。朗
 汪。子。西。榮。為。之。伴。張。子。扶。九。南。音。綠。廉。為。之。地。主。以。遂。我。探。奇
 耽。佳。之。願。是。安。可。無。記。乎。因。搜。筆。而。書。之。
 錢。楚。日。日。登。山。情。滿。于。山。涉。水。興。溢。于。水。俱。從。筆。墨。間。傳。出

未園看梅記

呂自誠

余年五十時猶見惠山諸園中梅花爛然賈氏園有古梅一株
 椽枝穿牆幽姿異常自遊騎攀折山中梅罕存者未園獨僻處
 三塢庵左梅百餘株都無恙余以辟地蹉跎數年不到癸卯清
 和月曹子邀余往看杜鵬花余見昔年梅之拱把者長倍老秀
 者益離奇摩挲鐵幹顧謂主人余與茲梅若有緣當以明春坐
 臥花下數日今年正月下旬主人遂招諸老及余共來梅數株
 在池畔者已半放遠亭百株放者十之二三從青梅館右折廻
 廊可百步許臨流面梅坐玩且飲夕陽直射廊壁徐落梅外諸

文獻記

卷十二

未園看梅一

亭 下筆草 堂定本

老與歸者先棹歸者後主人留子移飲秀野堂左偏設兩榻余
 臥西牕主人臥東牕覺而呼余殘月落枕邊矣曉起到池上盥
 漱候旭光上梅梢久之主人又邀客皆從西泚渡登臺佇望迤
 邐來集容減昨之半飲倍於昨秉燭乃歸余信宿園中廿四日
 午歸明日雨又明日雪念梅與主人皆寒廿八日登城望西嶺
 齊色喜甚二月哉生明又入山主人且驕我獨看山中雪梅頓
 放十有七八携燈者携歌吹者三日踵至無不酌香醪露若夫
 初職返照間徘徊高下花光陸離新月娟娟與梅含吐則余與
 主人得之良多初十日歸復翠孫月下叩園扉主人方停杯俟

我公孫亦在坐同步廊下看四壁梅影池中燈影上下搖曳
 東坡夜過承天寺訪張懷民見庭中竹栢影如水中藻荇數閒
 人絕少殊可念也從廊左折百步坐臥雪亭又移坐老木香棚
 下月浮於花前于月光動如風林香入寂相顧始默微覺空
 山夜氣沃人又留三夕雖清輝未滿賞稅少飢留不盡以待後
 來可乎嗟乎看梅之緣亦豈易哉聞山中人言梅花開時逢晴
 十餘日十年來所無茲何幸遊此風光得補遲暮欠事耶且鄧
 尉洞庭之間梅花數里同爛春晴游者若無賢主人與亦易盡
 又何幸得主人之多暇延歡愛敬寒香石友之無數耶因記其

文獻記

卷十二

未園看梅二

亭 下筆草 堂定本

勝附詩二十二首於後奉社中諸老笑覽彼夫流觴之會錄其
 所述斜川之遊各疏年紀於斯集也能無同深古人之感乎
 張秋紹日全從早暮陰晴雪月含放氣候上傳梅之神更從
 人我主賓喧寂離合性情上形看梅之趣此楊萬里所稱清
 在梅前馨在梅外者不止繪馨手也
 錢礎日日曹履垣書此記後謂得天時之勝從來所無而人
 事亦稱是紀實語也堵禾齋則稱記與詩靜澹超逸無色為
 色空香為香見體語也今諸老彫落殆盡未園亦再易主余
 撫此不禁高樓吹笛之悲然而事以文傳矣

管夫人畫竹記

侯方域

曹州余尉出畫竹一軸以示余曰此元管夫人所作也出自大內明亡後遊燕市而得之嗚呼予聞書畫之在大內也中貴人掌之玉其積而金其絨而猶誌之以別璽曰秘閣之寶今出自天子之宮而入尉之手廢與之故可以感矣然方其在在大內也雖玉積而金絨而天子倦萬幾或終歲不觀暇則如寵工媚者各趨而前書畫不能以其落莫爭也雖中貴人掌之而彼日徒營為酒食醉飽則鬪雞馴貓亦不知觀而天下之文雅豎賞者固難次見之而秘閣禁嚴不能到也是終無由見知于世也方

文淵記

卷十二

管夫人西竹一

畫

于峯草堂定本

夫人者趙文敏之妻也文敏以宋宗姓任元為顯官今所傳者翰墨滿天下豈當時矜重而求索不獲辭耶抑文敏夫婦借以寫其彼黍離離之感耶何其有閒情而為此也然當時仕之以顯官矜重其翰墨而卒使之消遣于藝事不憂不戚夫婦借老嗚呼當時之所以待勝國者厚矣凡此皆其可記者也余因為之記

徐恭士曰盡攬歐公之勝在結構閒散上

錢礎日曰前就書畫說出遇合之故中間借余尉之言以寫感慨末取文敏任元發論文情搖曳却有不足之意在是不

文淵記

卷十二

管夫人西竹二

畫

于峯草堂定本

徒于畫竹設想者

王子裕先生書記

魏世珍

錫山王子裕先生曾擢廣東按察使事行至桐江徘徊不欲去賦詩十二章投刻而歸其退亦勇矣後遂築室於湖濱寶界山焚香讀易與至為詩文或行草數紙或點染竹石花鳥不矜研削用自娛說意亦何問乎蹟之廢存與後之太知不知哉顧壽不多見外舅秦岱雲先生所藏雨中牡丹一幅與趣天然勢力驚絕雨色空濛微分餘潤於花光之外態似垂垂欲折旁植一笋石挺然峭立子每談其無筆墨蹊徑外舅云此先京兆公所賞心者他人曾倍值購之珍玩償之而不可得若在爾家如貯

文獻記 卷十二 王子裕先生一 卷十 十卷本

吾積也子因以畫易之嘗張於鏡堂壁間覺子裕四十年杜門掃軌蕭閒冲放之致宛如面觀是用記而藏之

倪閣公曰清裁短幅極高人之雅致流露筆端

錢礎日曰作書記又不獨記畫其詩其文其書法併其人之高懷曠致一一寫出子裕先生傳此記亦傳

燎衣圖記

魏 禧

光武燎衣圖唐吳道子畫友人程遠得之新安僧漸江還字穆情博雅能詩攻書畫好藏古人名跡此圖尤有神理畫人八馬一驢一牛二犬一大石立若闕者二一茅亭樹葉脫枝槎枒高出亭上者二亭內三人并釜竈雜器亭外五人大樹一在亭前右倚石一倚亭後前樹下二牛五臥石後立驢見頭頸有黑犬半出咭咭張口吠左立人亭外五人左二帶劍服弓箭牽馬立石下旁刺二旆卷其帛右三面兜蓋出石背亦見劍鐔矢之羽弓蕭亭內三人短項隼鼻要發弓左膝踞地下手厝薪吹火者

文獻記 卷十二 燎衣圖一 卷十 十卷本

一人鄧禹兩手奉麥飯向釜間來豐願者一人馮異一人光武帝勒身燎衣背胡牀向火立細視亭屋內又二人從壁柱間窺各見半面光武帝豐願降準大耳高額微髭須髮眉端從際額目光澄淨不耀其武伏波將軍所謂帝王自有真信與左壁上更有更始日曆下壁泥落見編竹茅亭烟突出屋脊北風斜吹烟穗拂高樹枝想見于時寒冽通幅周尺從五尺有奇衡二尺五寸所畫人皆長尺有三寸四寸牛馬稱是樹木大徑二寸八分亭柱徑一寸三分穆情云漸江蓋名諸生世變棄妻子為僧更以畫學名言此得之新安吳氏也子季弟禮晉繼武村作

詩子讀之慨然今覽此圖不勝歎息呵凍書此

朱錫鬯曰不意昌黎畫記後更有此作他人無此膽力妙在筆筆變化無一雷同處

錢礎日曰分明是一幅道子畫世人目之為記似也。通篇序畫以茅亭為綱從亭分出內外前後上下一一敘寫却鈎連繩貫成一大片段真是化工手筆

文獻記

卷十二

療衣圖二

臣

寸拳草

唐寅高士圖記

唐寅

以下竹坡詩補畫

在懸勝

吳趨唐寅畫高士圖一卷。一人背笠倚牛角牽而立。一人指地顧牽者曰。巢父許由。一人聶古貌。衣鹿皮荷薪而趨。曰善卷。一老道服以一指指口。若有言。一老偃而聽。言者商客。偃者老將也。二人執鋤一戴笠一秃其首。一人皇皇似岐路者。沮溺與仲由。一人跣而杖。一人拱。卽由與荷蓀丈人。一老一婦負田器。背卷筐管之屬。偕而行。曰老萊子。一人曳杖。與盛衣冠者。傲而官財原憲。子貢。地上有聚。一人指甕對一人。語為漢陰丈人。黃冠野服。側面又手向一人。語者為壺丘子。林席地。一老與一人對。膝坐。曰老商。肩長竿釣緝。翩然行者。曰莊周。袖手掉頭。若不屑顧者。曰段干木。幅巾把筆。據短案坐地上。若將書者。黔婁先生。少年短褐。揖于前。白衣持卷。隨于後。中有偉然法服者。則顏魯之與孔子也。并側一人坐。癯然有飢色者。陳仲子。一拄杖。一羽扇。一把卷。一採芝。髮皆皓。皤然知其為四皓。一人晚。一老。髮晚者。書黃石公之與子房乎。一人朝衣冠。跪為一老繫襪。王生之與張公乎。前三白羊。一人席地焚香撫琴。則宋勝之。剪置書卷。倪皞開卷南面坐。一人執如意北而坐。張仲蔚之與景卿也。幅巾坐于床。著著草于瓶。一人坐而問。嚴君平之與子雲也。袖掩

文獻記

卷十二

唐寅高士一

寸拳草

其鬚若掉臂去者彭城父老二入捧玄黃于前一人搖手不履就者為韓順圖止此高士凡二十有九與高士俱者凡十有五高士各有贊寅書牛一羊三瓊一瓶一井一床一几一簞二琴一鋤鋪杖笠書卷筐篋雜物各隨其人纖悉入妙可謂極繪圖之能事為寅真蹟無疑也昔寅生當文物之盛抱異才取巍科使其得時有為當必有以自見卒遭挫辱擯棄使不得奮力于功名致放浪不羈寄情藻繪若寅者亦可哀也已今觀其所畫高士圖多不以類或儒或老或隱或怪寅皆以高士觀之者亦從其所尚而已若繩之以道則不可寅殆所謂狂士也歟是卷

文徵記 卷十二 唐寅高士 十卷 十卷 十卷

寶于浙西沈孝廉爾燦之家有年矣孝廉貧不能將器之而以示余余心愛之為之展玩竟夕傾酒一斗因為之記不知其終為誰氏有也

錢礎日曰此唐六如高士圖記也高士圖中有一部傳在高士圖記中即有一幅畫在可謂兩擅其絕矣末復為高士分別儒老隱怪此非明眼人不能看出

徐健庵畫像記 汪懋麟

崑山徐子健庵來揚州慈谿姜子西溪適館於郡守金公署聞徐子來出就余飲酒歡甚不能別與化禹生尚基者善寫真徐子曰余生平喜朋友如嗜飲今游此而與兩君飲而樂也曷命禹生貌三人像為一卷以誌斯日之遊俾他日時與兩君見也禹生因寫古松磐石徐子面西向一手伸紙一手拈毫余面東向右手據石上兩手把卷姜子坐稍上於余以左臂着石角右手橫管若有思者圖成屬余記之余惟士君子見重于天下也人每爭仰其丰采所至輒聚觀或旁窺竊嘆驚為天人甚則圖

文徵記 卷十二 徐健庵面像 十卷 十卷 十卷

無賢不肖鮮不自視其形以遺子若孫而子若孫之賢者猶能一傳再傳不賢者或零落于頽梁敗壁兩蝕鼠吻曾故紙之不若而人亦絕無低徊愛惜之者則像之畫不畫何有哉徐子具曠達才既取上第又好交樂善推獎士類海內之人羣歸之如百川之赴海即偶寄意于畫圖亦公之友朋而不私其志趨高遠何如也顧余以山澤之癯竊忝于畫側其不類已甚哉奈何錢礎日曰說到畫像傳不傳處令人毛骨竦然入後集

陳子椒峯讀書之室曰警齋齋二楹中列圖書古尊盤前壘石
 爲山鑿小池引水浸之如峭壁巖巖立澄潭中室外有廊環池
 上素壁可畫壬子二月余同松陵顧子樵水過其齋陳子屬樵
 水蓄大松于壁樵水奮袖疾書俄得二松枝幹若虬龍夭矯偃
 仰皆有勢但未着葉而陳子出酒劇飲謹呼至夜分別去詰朝
 余與樵水遂赴白門三月幾望又同樵水過之補綴前圖之松
 忽鬱鬱蔥蔥紛披陸離光怪不可名狀余因嘆曰方余自金閶
 赴白門所過村落山林槐柳葉未舒桃李蕾未發惟松柏森
 森所謂歲寒不凋者及歸而齋者花苞者葉矣嗟乎時至而氣
 化萬物之托于天者莫不有然而壁間畫松方其去時有枝幹
 而無葉若將槁落及再至圖成則鬱然蒼翠如是豈非人工所
 至亦合化工之候耶于此知學問之道貴先立其大者又必期
 于曲成而後已如畫松者苟其未成雖歲寒不凋之物亦不免
 槁落之嘆是可警也因作警齋畫壁記

宋黎天曰韻逸機圓神流筆宕頓挫開合真有化工在手
 錢礎日曰一畫松耳說到天時變易與夫學問成立之故所
 謂一莖草化丈六金身也行文更具天然奇趣

文獻記 卷十二 警齋畫壁一 室 十卷本 室定本

徐子電發來湖上余與定交叉矣徐子嘗以菊莊自號余雖未
 渡吳江過徐子舍迎秋把菊相對酣飲然心竊喜之因以意授
 章采爲園圖前爲左右小岡中爲谿一岡頽然一岡有樹樹下
 有徑徑斷跨石梁老人紅衣陟梁一童子抱琴隨之過梁屋數
 間內有儿几上爐一餅一右多樹左多竹竹外石垣垣有扉垣
 側有屋屋外菊數十種黃者白者紅者紫者相錯如繡外爲虎
 落虎落之外平地亦種菊其前卽谿有垂柳拂谿下有舫垣之
 中高樓之上八窓洞開有人幅巾倚樓看菊意其爲徐子也樓
 後地石几一菊亦數十種其旁舍積書舍旁大石離立古松一
 章下多雜樹樹外山巒秀麗似江南諸山余意所謂菊莊必如
 此矣披圖若身臨其境御清颺而浥秋香向重山而睇流水有
 輕世肆志之意焉雖然余之意乃爾不知徐子之意果何若也
 余聞陳逸民之灌園也黃花一開引觴命酌日入不倦人讓其
 留物怒曰舉世無知我知我惟此花徐子之意母乃類是噫天
 下大矣豈無知徐子者乎世有知徐子者菊莊可以不作其或
 不知菊莊之作有自來矣雖然余固知徐子之意標於物外與
 菊同德寒紫相從爲期匪遠與時徐子九日登臺賦開居對花

文獻記 卷十二 菊莊園一 室 十卷本 室定本

飲酒有自梁上命童子抱琴而至者必陸子也夫

錢礎日曰徐子其人如菊其號菊莊宜也至其舍之有菊無菊未可知蓋思却欲以意度之不獨信其有菊并為圖寫出菊莊種種名勝宛如身至其地者文人之筆無所不可意以為如此則亦如此而已雖然非意之也真也不如此不足以為位置徐子蓋思蓋實有見而圖之也

文獻記 卷十二 菊莊圖二 守峯草

半灣垂釣圖記

紀映鍾

大江之水流入真州自迴河穿城東出城內三四里深得利濟
○大○江○之○水○流○入○真○州○自○迴○河○穿○城○東○出○城○內○三○四○里○深○得○利○濟○
○奔○汲○之○便○近○南○亭○館○錯○落○有○小○秦○淮○之○稱○秦○淮○自○改○革○後○荒○殘○
○未○復○轉○運○此○衣○帶○一○泓○可○以○溯○泗○凭○覽○烟○朝○丹○竹○木○翳○然○在○
○往○動○灑○涉○之○思○焉○中○道○一○曲○有○老○樹○中○流○如○渴○虹○連○蟻○下○飲○於○
○河○內○有○名○園○芳○池○綺○閣○奇○石○嘉○卉○為○十○邑○之○冠○題○曰○半○灣○我○友○
○錫○予○王○先○生○菟○裘○也○錫○予○宿○負○文○藻○魯○走○海○內○中○年○憩○此○樂○善○
○養○病○賦○詩○垂○釣○清○風○爽○爽○令○人○可○想○而○不○可○即○也○今○既○九○京○不○
○作○其○真○懷○厚○氣○事○法○古○人○為○荒○廢○設○為○九○州○被○為○蕪○蘆○之○儔○陪○
○文○獻○記 卷十二 半灣一 葵 十峯草 室定本
○為○同○人○之○厨○俊○者○四○十○年○身○木○離○而○罔○不○肯○獨○善○使○享○者○考○之○
○齡○當○一○面○之○寄○必○能○稱○梳○波○流○砥○柱○於○百○一○或○未○至○顛○頽○若○今○
○日○之○甚○耳○韓○子○曰○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欄○溪○川○澤○之○高○下○然○
○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與○錫○予○之○謂○也○余○長○為○
○真○州○老○民○非○上○豕○不○忍○復○至○秦○淮○間○自○寢○處○落○戶○一○葦○杭○之○胸○
○息○便○至○半○灣○殿○位○兄○弟○時○則○飲○于○紀○羣○風○韻○宛○然○庚○謝○清○言○未○
○恨○尚○不○減○錫○予○之○時○醉○則○感○慨○留○連○不○能○已○已○嗚○呼○世○風○日○下○
○人○情○况○於○筍○豆○肝○膽○流○為○楚○越○龍○門○漆○園○已○讓○傷○百○世○之○上○矣○
○何○幸○當○吾○世○而○見○之○友○之○隨○此○一○圖○可○勝○浩○歎○歲○至○錫○予○行○事○

備見殿臣排績繪事予不他及

洪亭王曰古調鏗然復宕折不窮絕似柳州始遊西山諸記而疎秀又似六一公小秦淮為予舊遊載讀此篇益令我百湖洞之想

錢礎曰曰絕不鋪張半灣勝景但將錫予先生真儼厚氣與殿臣兄弟風誼之篤叙述一番而伯紫故人情重其意亦于斯見之讀此篇者可以風矣

卷十二

半灣

評

潛菴記

王弘撰

潛菴者何睢陽湯荆岷先生舊所讀書之居而卒錫之以名者也時方應詔京邸南北之士如雲圭組韋布詩文唱酬無虛日先生獨處一室寡所與而予亦以病伏跡僧寮先生過予語之故且屬之記蓋不勝其遂初之思也予惟易前乾乾初九初九之潛擬之龍德之隱焉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潛其可易言哉程正公曰守其道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時此潛之可見者也予思之言要之於人所不見其必有所以為潛之本者在矣蓋誠有得於確乎其不可拔者將舉榮辱成敗毀譽是非一無所繫於中而後潛可為也天下之事貴藏而惡著知幾者神而不相得者凶用世避世其義一也夫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者非即此潛之初九乎不潛則無以為復而不復則亦無以見潛之用此動靜消長之說也故知潛之所以為復者其又知充之所以為剝乎而世之人昧而未之察也久矣或曰陳希夷謂錢若水激洩勇退人也先生方壯而乞休殆似之耶或曰朱文公辭煥章閣待制之命而更號遜翁先生亦時為之耶予不荅退而書之以為記

文獻記

卷十二

潛菴一

九

下舉事

卷以潛名潛之義大矣山史就乾初爻發論說到龍德而隱
而要以確乎不拔為歸是善言潛者也亦深知先生之潛者
也愚按一部全易尊陽專望君子出而用事乃乾初便說潛
說勿用要見潛即是无首妙蘊大衍五十數虛其一而不用
者為數之祖三百八十四爻潛居其初而勿用者為爻之宗
潛之勿用正所以善其用也夫子于乾之初曰陽在下陽升
在上發生萬物其功用固大歟而在下原有生生功用龍德
時潛正是在下功用其位然也又曰龍德而隱隱字內有不
終隱意下文說出樂行可見又曰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

文獻記

卷十二

潛卷二

光

十峰草堂定本

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惟成德者能為用
亦惟成德者能為弗用成德為行分明有可用之具日可見
之行分明有可用之機只因隱而未見故行而未成是以君
子弗用然則先生之潛其即先生之見歟以潛名卷有以也

錫山錢蕭潤礎日謹識

樸園記

韓炎

樸園者孝昌熊敬修先生之別墅也在石城清涼山側中有修
竹千竿老梅數十本風景幽僻林木蓊茂隱然丘壑也園後即
四望亭登高遠眺莫愁二水諸名勝如在几案間即江北諸山
屏列如畫都彷彿望見焉去烏龍潭僅數武夏月荷香襲人蛙
鼓喧闐可聽園之左右人家雜落蕭疎有武陵柴桑之致先生
讀書論學其中扁其亭曰洗心曰尋孔顏樂處其齋曰藏密曰
深造其室曰潛窟曰學易學者多從之游時人比之武彝精舍
云

文獻記

卷十二

樸園一

十峰草堂定本

張秋紹口月川子築拙巢而薛文清乃本元公拙賦之旨為
之記今熊先生樸園猶是意也記中不說合淳返朴却語語
合著獲屈龍潛寫得主人通身是易可謂善言德行矣
錢礎日曰假人必於其倫以樸園起以武彝精舍收配合極
確詩風一過覺滄洲雲谷湧出毫端慕廬文品洵在柳州小
記之上

愚齋記

孫錫蕃

孝昌熊敬修先生自丙辰來寓秣陵遂卜築于城北之北門橋北門橋者即所謂青溪也先生讀書之所曰愚齋老屋數間頽然叢篁古木中溪之上有樓踴然窗牖洞豁鐘阜烟雲如在簷際鷄鳴寺塔如笋亦正盪牖前風來鈴鐸如語其聲不絕樓下榆柳參差夕陽晚照頃刻萬狀每夏初溪水泛漲環繞樓側時有小艇往還漁簑僧笠隱隱出沒烟雨中先生顏之曰活潑潑地蓋言察也樓之右偏有小亭二區顏曰游息曰默默軒即先生共友人講學處也亭後野園數畝為構書屋一楹藏所積書

文潑記 卷十二 愚齋 室在本

卷其中即所謂下學堂是也溯溪而北僅里許即上觀象臺金陵全勝可一覽而盡而沿溪一帶野花疎竹極林壑之美先生顧而樂之自以為桃源洞裏不是過矣每當花晨月夕焚香澄坐尚友古人覺世間塵土不得而侵之或講論之餘間與二三子隨意散步弄月吟風兩兩三三並有舞雩沂水之樂夫先生之學固非淺衷所能窺測而即其杖屨所及一語一跡皆足以見至趣之流行殆所謂深造自得無之而非是者而先生願自以為愚夫愚者入德之階而造道之閭也回也庶幾以愚得之若無若虛氣象至今可想先生之愚亦若是而已矣是為記

高節培曰參魯回愚孔門得道之根器此說輕輕運漏從淺測深便見得其愚不可及令人咀味無盡

錢礎曰曰敘次點綴純合記體中以學字樂字作眼目至末乃收到愚字上昔人何學之問尋樂之旨雖引而不發正爾躍如何其吐納風流也

愚齋記

卷十二

愚齋二

孫錫蕃

三衢文會記

三衢文會蓋元時江制士子私課之文也其題為經疑二易書詩禮春秋本經義各一賦策又各一所得凡二百十二卷所取自德與余闈而下共六十六人司糾者程國表等十三人司盟者劉文瑞而主評者鄭縣丞元善是歲則延祐六年八月也按元史仁宗本紀皇慶二年六月以宋諸儒及故中書左丞許衡從祀孔子廟廷十月詔天下以三年八月與其賢能充貢存司大年會試京師云云其後改三年為延祐元年又五年而斯編遂出是時方直尊崇儒術衛用科目之際為有元極盛而江制

文○激○記○
 卷○十○二
 三○衢○文○會○一
 衣○
 十○年○草
 室○泥○本

又○文○學○淵○數○也○故○科○舉○之○詔○既○下○而○南○方○士○子○莫○不○聯○袂○交○袂○相○與○刮○摩○淬○勵○以○俟○有○司○之○舉○由○斯○編○考○之○蓋○舉○潮○西○建○康○潮○東○海○右○四○道○六○路○之○人○才○皆○彙○焉○抑○何○彬○彬○也○鄭○氏○所○計○具○在○無○調○詞○無○溢○語○采○瑜○摘○瑕○殆○不○失○直○諒○之○遺○而○諸○策○所○答○周○正○一○說○亦○皆○接○據○精○核○數○陳○詳○贖○庶○可○以○見○其○所○存○矣○邇○者○吳○會○之○間○士○子○既○耳○剽○目○竊○而○凡○江○湖○僑○客○借○觚○翰○以○求○食○者○又○往○往○撰○為○淺○陋○里○俗○脆○嫩○不○根○之○文○盜○取○虛○譽○以○相○半○籠○而○後○生○不○學○者○亦○復○靡○焉○謀○而○從○之○此○震○川○先○生○所○謂○矣○庸○人○者○也○以○視○斯○編○作○者○之○典○瞻○如○彼○而○評○者○之○直○諒○如○此○能○無○兼○顧○此○類

文激記

卷十二

三衢文會二

十年草

也哉按報明錄元及宋金餘習初試論賦其後一以經義為本云云及考選舉志春秋兩試皆未嘗用論終元之世亦未嘗廢賦不用也或有司校閱稍重經義則有之耳先儒云經非文無以發明其旨趣而文不本於六經又不足謂之文顧後世乃有畔經而以文自命者何也

錢礎日曰時而弔古時而傷今總以挽回世道扶持文運為心匪泛作文會記已也其文澹蕩歷落歐會不能專笑

嘗讀魏武詩對酒當歌人。可竊歎人非鹿豕何能長聚即。聚矣人與地不必相宜或情境不洽蓋亦有數存焉余自甲寅。秋借毛會侯避地西陵播遷之餘惟詩文朋友稍慰晨夕明年。四月七日毛子穉黃李子東琪徐武令華徵兄弟諸子虎男穉。黃從子次瀛招集思古之堂思古堂者穉黃著書處也余與會。侯將赴之出門值陸子蓋思遂挾以俱虎男見蓋思即日向未。折柬卿何得來蓋思曰吾非王濬冲亦欲來敗君輩意耳相與。大笑肴核既陳觥籌交錯吸尊獎噉含桃極論古今詩文之變。文獻記 卷十二 思古堂一 十筆草 堂定本

與夫山川名勝人物臧否蓋思以事歸相送庭階夕照脚山歸。鳥漸聚時夜禁頗嚴諸君謀散去穉黃曰酒且盈樽禁夜行不。禁人夜飲也吾雖善病乃卜晝已邪於是洗醖更酌絳蠟熒熒。與纖月相映歌者兩計生奏鳳凰臺之曲勢簫鴈柱慷慨動人。時武令納一姬穉黃從孫山頰製百和曲美其專武令聞歌聲。心忤忤若不能已余笑謂武令有百和姬傳若得計生歌此曲。將無更佳疾婦語新姬當脫簪珥勞倡者武令大喜索楮筆掀。髯疾書同人睨之互私語不暇聞也錄成兩生按節而歌居然。雅韻謔浪恢談載醉載醒墨漬酒痕點染塔砌不知騷人已滅。

暗矣聯榻中庭擁衣暫臥望日影而起宿醒猶未解自播遷來。未○有○此○良○宴○會○也○向○使○華○筵○廣○厦○主○賓○相○對○旅○進○旅○退○于○心○亦。復○何○樂○且○環○視○座○中○已○非○向○時○年○少○得○握○手○重○歡○寧○非○大○快○然。或○數○年○之○別○千○里○百○里○之○遙○聞○聲○相○思○日○月○言○邁○若○復○不○痛○飲。得○無○金○谷○蘭○亭○笑○人○哉○穉○黃○屬○余○紀○其○事○倘○他○日○風○流○雲○散○羈。滯○各○天○追○憶○今○宵○邈○若○河○漢○酒○酣○耳○熱○試○取○斯○文○諷○之○勝○集○猶。可○得○粲○焉○耳。

毛穉黃曰米元章作西園雅集圖記至今諸公譽欬猶若可。追此文抒寫一時勝韻幾使人人肖貌欲出殆兼伯時之畫。文獻記 卷十二 思古堂二 十筆草 堂定本

而有之
錢礎曰此雅集也金谷蘭亭後又見思古堂矣然非渭仁
韻筆以迴環曲折之致寫出安得疊疊動人如此

九牛擲觀能戲記

彭士望

樹廬曳負幽憂之疾於九牛擲素齋之下戊午閏月除日有為
 角觝之戲者。踵門告曰：其亦有以娛公。曳笑而領之。因設塲於
 溪樹之下。密雲未雨。風木泠然。陰而不躁。於是鄰幼生周氏之
 族之賓之友戚。山者牧樵。耕者犁犢。行擔簪者。水桴楫者。咸停
 釋而聚觀焉。初則累重案。一婦仰臥其上。豎雙足。承八歲兒。反
 覆臥起。或物立合掌拜跪。又或兩肩接足。兒之足亦仰豎。伸縮
 自如。間又一足承兒。兒拳曲如蓮花出水狀。其下則二男子一
 婦。一女童與一老婦。鳴金鼓。俚歌雜佛曲和之。良久乃下。又一
 掃登塲如前。臥豎承一案。旋轉周四角。更反側背面承之。兒復
 立案上。拜起如前。僕兒下。則又承一木槌。槌長尺有半。徑半之
 兩足。員轉或豎拋之。而復承之。婦既罷。一男子登焉。足仍豎。承
 一梯。可五級。兒上至絕頂。復倒豎穿級而下。叟閱其勞。令暫息。
 飲之酒。其人更移塲他處。擇草淺平坡地。去瓦石。乃接木為橋。
 距地八尺許。一男子履其上。傳粉墨。揮扇雜歌笑。淵步坦坦。時
 或跳躍。後更舞大刀。回翔其上。此戲吾鄉。暨江左。時有之。更有
 高文餘者。但步不能舞。最後設軟索。高丈許。長倍之。女童履焉。
 手持一竹竿。兩頭載石。如持衡。行至索盡處。輒倒步。或仰臥。或

文徵記 卷十二 九牛一 十峯草 堂定本

一足立或偃行或負竿行如擔。或時墜掛復躍起。下鼓歌和之。
 說白俱有名目。為時最久。可十許刻。女下。婦索帕蒙雙目。為瞽
 者。番躍而登。作盲狀。東西探步。時跌若墜。復搖晃似戰懼。久之
 乃已。仍持竿石加重。蓋其衡也。方登塲時。觀者見其險。咸為之
 股栗。毛髮豎。目眩暈。惴惴惟恐其傾墜。叟視塲上人。皆暇整從
 容而靜。八歲兒亦齋慄如先。輩主敬如入定。僧此皆誠一之所
 至。而專用之于習。慘澹攻苦。屢蹉跌而不遷。審其機。以應其勢。
 以得其致力之所在。習之又久。乃至精熟。不失毫芒。乃始出而
 行世。舉天下之至險阻者。皆為簡易。夫曲藝則亦有然者矣。以
 是知至巧出於至平。蓋以志凝其氣。氣動其天。非鹵莽滅裂之
 所能効。此其意。莊生知之。私其身。不以用于天下。儀秦亦知之。
 且習之。以人國戲私富貴。以自賊其身。與名莊所稱。繡之弄丸。
 庖丁之解牛。偃佻之承蜩。紀省子之養雞。推之。伯昏瞿人。臨千
 仞之蹊。足遠巡。垂二分在外。呂梁丈人。出沒于懸水。三十仞。流
 沫四十里之間。何莫非是其神全也。叟又以視觀者。久亦忘其
 為險。無異康莊大道中。與之俱化。甚矣習之能移人也。其人為
 叟。言祖自河南。來零陵。傳業者三世。徒百餘人。家有薄田。頗苦
 賦役。携其婦與婦之娣。妯。兄之子。提抱之。嬰孩。餽其於四方。

文徵記 卷十二 九牛二 十峯草 堂定本

麻則以供田賦所至江浙兩粵漢黔口外絕徼之地皆步擔器
 具不外貸諸草木之性摺據續食亦以哺其兒叟視其人未做
 緼飄泊羈窮陶然有自樂之色羣居甚和適男女五六歲紳長
 技老而休焉皆有以自給以道路為家以戲為田傳授為世業
 其肌體為寒暑風雨冰雪之所頑智意為跋涉艱遘入情之所
 儼林摩厲男婦老稚皆頑鈍儼敏機利捷于猿猴而其性曠然
 如麋鹿叟因之重有感矣先王之教久矣夫不明不作其人恬
 自處于優笑巫覡之間為夏仲御之所深疾然益知天地之大
 物各遂其生成稗稻並實無偏頗也彼固自以為戲所遊歷幾

文獻記 卷十二 九牛三 室定本

錢礎日曰極小題發出許大道聖作用總是叟胸中蘊結沉

痛隨地涌出遇物有形不覺成此一篇絕奇文字留為識者
 歎息耳 前五小段實篇中四段虛寫後八小段虛實之間
 總歸重在習其所用其所習則天下無險難之事若既未
 嘗習又不能用即咫尺顛仆矣通篇主定此意反覆推詳良
 工心苦所宜深玩

文獻記 卷十二 九牛四 室定本

奇機園閣歌記

余懷

吳門徐生君見以度曲為職四方與余善者南曲諸家余序余為之序有曰南曲蓋始於崑山魏良輔云良輔初習北音細可北人王友山退而鑄心南曲足跡不下樓十年當是時南曲率平直無意致良輔轉喉押調度為新聲疾徐高下清濁之數皆依本宮取字齒唇間跌換巧擬恒以深趣助其悽愴吳中老曲師如袁聳龍駝者皆膾炙自以為不及也良輔遂言田學曲者移宮換呂此然後事也初戒雜母務多迎頭拍字微板隨感毋或後先之長宜圓勁短宜適然毋割五音依律四聲毋或矯也

文獻記 卷十二 奇機園閣歌一記 定本

毋斃又曰開口難出字難過腔難高不難低難有腔不難無腔難又曰歇難閣難此不傳之秘也良輔蓋視之而同時婁東人張小泉海虞人周夢山競相附和惟梁溪人潘荆南獨精其技至今雲仍不絕于梁溪矣合曲必用簫管而吳人則有張梅谷善吹洞簫以簫從曲昆陵人則有謝林泉工撮管以管從曲皆與良輔遊而梁溪人陳夢萱顧渭濱呂起渭輩並以管簫擅名蓋度曲之工始乎玉峯盛于梁溪者殆將百年矣此道不絕如綫而徐生驟起吳門舉羣赤幟易漢幟恨良輔不見徐生不恨徐生不見良輔也徐生年六十餘而疾若雛鶯靜女松間石上

按拍一歌標榜為題此則謂徐生為音游魚出聽文人騷客為之倘悅為之補傷故我至此亦一日徐生語余曰吾老矣恐不能復作少年狡獪事得吾之傳者乃在梁溪合太史爾仙秦公尊人以新公所蓄歌者六七人是也君倘游九龍二泉間不可不見此人聞此曲余心識之久矣庚戌九月道經梁溪適穎州劉考功公勇權大航西門外留余方舟同游惠山而吳明府伯成秦憲使補念顧孝廉修遠及其子文學天石朱公子子葆劉處士震修皆在席太史留仙則挾歌者六七八人乘書舫抱樂器凌波而至會于奇暢之園於時天際秋冬冰蕩微脫循規

文獻記 卷十二 奇機園閣歌二記 定本

廊而觀止水倚峭壁以聽響泉而六七人者衣青紵衣躡五絳履恂恂如書生綽約若處子列坐文石或彈或吹須臾歌喉乍轉繫繫如貫珠行雲不流萬籟俱寂余乃狂叫曰徐生徐生豈欺我哉六七人者各道姓名斂袖低眉傾其座客至於笙笛三弦十翻簫鼓則投之李生李生亦吳人是夕分韻賦詩三更乃罷酒次日復宴集憲使家六七人又偕來各奏技余作歌貽之俾知徐生之言不謬良輔之道終盛于梁溪而留仙父子風流跌宕照映九龍二泉間者與山俱高與水俱清也是為記

錢楚子曰通篇形容盡致徐生傳歌者亦傳文筆之妙至此

原缺第七八葉

日巢民司李母馬太恭人八寸大壽在己酉之十一月七日先是因舊居湫隘難以應客特建堂數楹開明弘敞經歲即工招吾輩為落成之飲庭際松桂玉蘭萱草菊花楚楚雜植堂內徵四方名人縉紳閨秀存文詩畫張屏列障而所陳設則香爐茗椀奇石古磁舊玩凡可以爲雅觀情賞之助者無不備具其致敏於其親者可爲盛矣酒酣以往慈童子噴噴報曰座右宜州石脚有物勃然而挺生座容爲驚愕視之則輪菌離奇如蓋如錢或如髮珠如雲片如水波如新錦如珊瑚如倒垂蓮花黃松

文獻記 卷十二 石芝一

焜耀登觀眼目蓋重芝也噫異矣其石大可合抱長減人身之半橫置堂中去地三尺許藉以木座朱漆膠固家藏又不下百年內外物上無天澤之沾視下無地氣之鬱蒸而芝菌之產恰當太母設悅之辰豈不謂之壽徵孝感也歟噫異矣符瑞之說聖賢所不遺君子於事之不經見者多付之偶然今以重芝乎壽母或亦凡爲人子者所樂聞也同人聚觀賦詩巢民屬余爲記忘其諛陋輒披筆書事副以四絕句詩曰敝織山公母壽遐入門親見事非夸沉香座上宜州石三秀叢生似錦霞產芝亦是人間有恰喜邀開八十時四皓山頭尋不遇數莖屋內吐真

奇階前無數長蘭蕪况復靈芝滿石根四世一堂齊愛日笑他車騎託空言特架華堂擊壽酒貪餘此意少人知但令孺慕情無替萬事春回視石芝

錢礎日日石芝之瑞實爲壽徵孝感經仙裳摹画而出真有天造地設之奇雄詞綉采工麗無似固皇皇乎鉅觀也

趙氏芝草記

宗

余友趙紫煙有芝產室之西偏童子怪之劇以勸爭謀而溺以
 為戲卒不枯逾旬青莖玉盤紫烟騰上與日光浮動翳然人目
 或識之曰芝也是為趙氏瑞以賀紫煙紫煙然曰瑞不如無
 耳時方應里舉賀者曰其在斯乎榜發復不遇則又愕然謂是
 不為趙氏瑞反為趙氏歿耶紫煙益愀然不樂予顧而笑之曰
 瑞與妖何月不更朔而變如是斯言果有據予且瑞已不克徵
 則妖亦未必果應嘗攷芝生漢唐之代作歌以薦宗廟又或成
 龍興鳳翥之形于御榻柱礎間表異之以示休祥其好尚相沿
 文敷記 卷十二 趙氏芝草一 八 十峯草
 至于明士夫之家以神奇告者指不勝屈且芝之貴也然休
 祥之說亦往往無所驗大約草木之變無常君子惟道其常者
 故有道之世置而不論可也紫煙學古而多通能不惑于妖祥
 之見可稱確然不拔者矣余則有惑于是芝也不生王者殿庭
 與鳳凰甘露同加珍異亦當于深巖幽澗中供山癯道叟以資
 服食乃獨產趙氏之階為童子所怪推折不遺餘力聽妖祥無
 定于悠悠之口而主人卒莫之顧也毋亦芝生之時與地固大
 相違也哉嗚呼遇合之際蓋難言之矣
 錢楚日日看破妖祥發為正論文亦在柳州廬院之間

靈壁石記

陳

禹貢云泗濱浮磬磬石非靈璧縣所出耶水經云彭蠡之口有
 石鍾山夫石至頑何以能為鐘為磬也天地間清虛之氣凝而
 為石化而為水而鐘磬之出於石者尤為清虛之至空中盪激
 自然成聲此理之可求也余鄉有水樂洞為靈峰十二洞天之一
 洞居水中大石覆其上如華屋洞中石小大扣之皆嘈啞鐘
 聲冷冷有聲寂坐靜聽五音繁會因知石之能鳴動合官羽者
 正不獨靈璧為然也然世之寶此者衆矣趙南仲愛靈璧一石
 動五百衆至臨安葉少林自言過靈璧得石四尺許市以八百
 文敷記 卷十二 靈壁石一 三 十峯草
 金童貫花石岡得靈壁高至二十丈封盤固侯史傳所載余每
 訝其言之過當予于夏策蹇過泗洲道經靈壁欲訪石侯以暑
 甚過之至今惻惻為恨客歲在閩門黃副戎家見一石嶽嶽靈
 微聲亦疎越余疑靈壁詢之果然令人噴噴可愛乙卯夏余假
 館徐子用王小園凡上有靈壁石徐子愛之亦如高士顏其軒
 曰靈壁蓋欲專其治以奉石侯也索余記之余因轉索西泠丁
 飛濤稜陵余廣霞白仲調維揚吳蘭次絕伯紫同鄉吳中牟黃
 水部及蘇門諸君子歌咏其事高子澹游作圖二時後為盛事
 慮桑田反覆梓屨丘墟所在烽烟戰鐵之下奇山怪石之淪沒

於荆榛蔓草者亦復奚莫徐子獨能寶此如隋珠和璧吾處
石之遺也且不獨寶之已也愛結於心誦溢於口且欲使天下
之凡有心有口之人皆如是愛之誦之以傳石於無盡徐子之
寶此視趙南仲葉少林諸君子不又過耶余自夏徂秋皆得與
石侯晤對復亦自慶得朋然羈人遷客之思正復無限遙望靈
峯千仞邈若雲表又未嘗不因此石而潸然動吾土之恩也

林天友曰伯騶與徐子為石交因徐子而得交此石又一良
朋夫宜其有得朋之慶也文之典博高雅不待言

錢礎曰曰石耳推類甚廣并愛石之人一指出大為世
文激 卷十二 靈壁石二 干峯草 堂定本
石增長聲價而徐子所愛亦傳矣入後慷慨淋漓又借石發
出許多情思覺言有盡而意無窮

高麗刀記

于維好圖書畫法楷篆隸各屬本好佩刀手短矢服敏於
牛室予以書生顧好此癖嘗自笑也然佩刀多南北市物絕少
佳者壬寅歲家大人于永平驛遇高麗使官還書示僕曰使者
相與終夜語別贈小刀一枚京師人所未易得奇爾藏之子愛
玩結雜佩佩之而于十年前聞外國來者形狀毛髮帶佩衣服
飾器用多奇異獨高麗使者至則裏綢巾着紗帽朱袍方袖束
帶坐馬上入朝都人歎為漢官威儀予生晚齒嘗從伶人得識
此數也于既產窮僻鄉耳目無所知足跡不出縣界意氣慷慨
如劍在匣讀書之下兀坐斗室中每忽忽無聊賴則把是刀摩
摩久之刀長八寸身半之柄以牛之角鞘以斜皮白金為之飾
而側鋒有狗牙鎖若大蓄然磨之跡尤見削鐵試之霏霏如木
屑下乙已家大人歸山中更以所贈筆紙墨賜僕為語弓矢盤
盃冠服之異使者頗然自矜美須髯馬足所至恒日三百里步
行人踐跡及之恨予不獲侍家大人游得見其人備關相與終
夜語者每視此刀歎息歎重乙卯三月取刀出匣中磨之書此
錢礎曰曰錢礎錚錚金鐵皆為奇物其壯也與士然好佩
刀長而報恩一試不得遂卒乃憤激死其父之難悲哉

文淑初編卷十三

錫山錢肅淵礎日評選

同邑秦松齡對巖

訂正

吳江董 閻方南

烟雨樓記

曹溶

禾城以三湖秀。兩鴛湖。西流湖。而東馬場湖。最勝。中有洲。歷代
 建樓其上。顏曰烟雨。誌所宜也。維時商賈乍拂。乘興憑闌。見有
 傑然而西峙者。真如塔也。匹練澄夷。飛帆隱現。若長虹之斜亘
 而南來者。鹽官塘也。坏然而山。滄然而池。有若龍蹠者。豹隱者。
 羊豕臥者。竹笋乍抽者。湖傍之山亭也。碧統雲端。翠聳天外。參
 差出沒。若有若無者。海上羣峯也。於時金風已勁。黛色未凋。古
 幹修篁。切切作響。晚鐘徐動。暝色浮會。平野蒼茫。密林虛白。月
 光千頃。水浸乘天。寄身百尺之上。奚啻水心。在玉壺矣。然獨念
 烟雨之勝。未之盡。明年春暮。繫艇載登。則見春雨如絲。一泓波
 瀾。帶笠吳歛。披簑款乃。濕燕銜花。飛紅遠近。金光浮野。柳色平
 烟。武陵鷄犬。疑非人世。同遊者曰。此苧村烟雨也。余恍然曰。樓
 之類以是哉。夫村以苧名。誌動也。而烟火桑麻。反資勝遊。騁望
 事。固有相反而相成者。故且擬茲樓於岳陽黃鶴。不啻泰山土。

環而踞盤足音喜聞空谷中流一壺並以所少見珍亦地勢傑
 然與非必夜郎王自侈也

錢礎日日前半鋪叙樓間之勝無意學歐而筆法自古入後
 寫出烟雨真景儼如圖圖仍選他苧村來歷烟雨之名乎是
 乎定矣

董方南曰烟雨樓夙推鴛湖勝景得秋岳先生記之文不枵
 樓益不朽矣余向于水雪携集中見此記寶而翫之茲礎日
 先生冠之集端一見如逢故人能不為之周旋弗輟耶

文淑記

卷十三

烟雨樓記

曹溶

雲起樓記

吳偉業

無錫吳侯為治之三年政成化浹始用事于惠泉之山亭導壅去堙城平甃潔因舊亭之制而易檐改塗焉未也斗折而上築樓三楹崇階廣阿有嚴有翼既成侯親題其額曰雲起而張具以落之其明年余以宗人來謁借都人士之萃止者登焉客有論于余曰子可得其說乎是樓也為惠泉而作也易曰井冽寒泉食詩曰盛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匪自今矣夫泉者始而沈觴繼而澎湃其蓄也有本其行也有漸類夫幽人君子憂愁抑塞蟬蛻乎泥滓之中或乍伏乍鳴或一見一否滴瀝然濕潤然鬱撓激冽而不能以遽出豈獨其性然哉此亦水之勢也若夫應龍蚺膠天際而雲從之網緼乎無垠布護手無外其為觀也大矣傳曰泰山之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斯侯之謂乎而吾何足以窺之余曰是則然矣抑余更有進焉夫天地之道其猶鼓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自其有形者觀之雲有變化起滅泉有流行坎止自其無形者觀之洪纖高下混茫乎一氣而已今夫無錫望縣也地大氣浮鍾水豐物而侯以人事節宜其間政教之盛風俗之淳文章質從之雅凡蒸動而不變者皆雲也滋液而滲漉者皆泉也又烏得而分之乎聞諸侯之

文徵明

卷十三

雲起樓一

三

針峯

為臺榭也大可以容宴豆高可以占嘉祥今以侯之費考夕省劬勞庶政于不遑乃得高明爽塏之地以遂其優游伴與雖以吾徒之顛顛而暫寄乎此樂其水泉之甘雲物之美若似乎其不忍去而况錫之人乎侯之所以嘉惠斯土者亦足以見矣是也

葉紉庵曰文亦如龍時而鱗甲飛動時而烟霧迷離此吳道子畫所謂落筆風生為天下壯也

錢從日曰說雲說泉俱與賢侯相為發明行文更于抑揚反復處傳出贊嘆之意是記中神乎

文徵明

卷十三

雲起樓二

四

針峯

大凡天下之物有聲則有形形即畫也六經子史百家之撰亦
 氏之言其聲之為書者即形之為畫善讀者無先後也是故古
 之人讀書必有圖圖其所讀之書俾夫讀者於書遇有疑滯一
 案圖而了然矣自古人讀書之法廢于是圖自為圖而書自為
 書無復相資發明之益而其見之彷彿者顧獨在於方書本草
 以及金元以來傳奇小說淫哇鄙俚之末技而先王先聖之法
 言與夫漢唐宋大儒之文章索然惟有訓詁音釋炳若丹青者
 闕如也雖其大指自不可沒然古人之擊道存之妙亦已矣矣

文源記 卷十三 讀書樓一 五 十季集 奎定本

夫雖然公非一日之公至今日而必曰惟圖之是務則必技梧
 龕礦而莫得其要領徒胎白首夢如之謂未親復古之效也吾
 意當斯時必得真學者出焉博極群書才悟絕一世得其精意
 以觀其會通所見天下之物無非書天下之書無非畫畫可以
 為圖而有餘地焉蓋非盡如古人之圖若幽風禹貢春秋會盟
 禮記制度周易物象之類即乎其書而為之而已也蓋舉凡古
 今藝成之士所畫山水人物花鳥官室器玩之屬入乎其目莫
 非六經之註義及紛綸萬卷之光怪變現而讀下歷歷可思而
 不可言此其為圖之功較古人更高焉畫者不知也惟讀者知

之則當代讀書識字一人而已周櫟園先生其人也先生既讀
 書而樂於是為樓以藏之王內史所謂仰觀俯察茲樓不為無
 助然諸從先生遊覽先生群弟子獲登茲樓者蓋寡雖復購禁
 除級櫺其欄檻退而罔然仍不識樓之所在或曰樓在中州當
 嵩山百泉之間或曰在金陵登之可揖鍾山或曰豫章滕王閣
 之左近有此樓或曰嘗有人飲燕市突見此樓極壯麗額作肇
 窠大字曰讀書明日訪之不可得或曰在關外聞踰仙霞嶺則
 樓在望嘗有謀毀者不能遂若有物呵護之而或以為樓之始
 基實在山東濰縣樓前橋木千章棟枘為梁柱先生書策琴瑟
 千戈弓矢尚有留其上者今揚州江都亦有樓第寫其制而管
 之傳者蓋不一而吾獨以謂先生之樓無之而不在也蓋古今
 之書所載之理所載之事所漸訖之方域直之上下橫之四方
 不可為限量其形而為畫亦不可為限量則其為樓之所函蓋
 亦不可為限量豈事於尋丈以為高侈方幅以為廣哉然後知
 看山讀書之句先生斷章取之而蘊義深遠夫是為記

錢礎曰曰登讀英卓立意雄渾不但囊括先生之生平且妙
 得誌體奇正虛實如壞無端古人所無也

文源記 卷十三 讀書樓二 六 十季集 奎定本

好文必好書。書猶文也。司馬子長稱寫生家而長卿子虛直欲以何有之人摹意為賦。此非書乎。顧好書不甚耳。今之好書之甚者曰周先生。先生積心好書者凡若干年。持購走四方。其有善書者招來之。海內無遺書者。汗牛而充車。歲得若干箱。箱得若干冊。易歲則損其與心。迂者若干。乃為之甲乙。或降若干。乙升若干。甲于是裝潢成帙。凡若干帙。其未成帙者若干。紙若干。絹其善書有名自隆萬以後。到今若干年。合得若干人。或其無書名而能文。為薦紳大夫。為隱君子。願為先生。偶然書入。抄者天澤記

若于所書山川雲物。人馬花樹。竹石鳥獸。蟲魚以逮吹噓榮落。冬春安皎之。若有若無者。若干。境其為做古。為摹舊。為唐。為宋。元。為倪黃。為荆關董巨。為范寬。李成。夏珪。馬遠。為文待詔。為董宗伯。為法若。若干。為規模。若干。而凡題之者。或楷。或行。或鉅。若指或細。若毫毛。或填。上下方。或書左右。或詩歌。記序。或藻品。又凡若干。則則若干。字合。并而藏之一樓。名讀書樓。書猶文也。先生曰。吾以文為書。而讀名焉。戊申秋。予從江上謁先生。先生出書冊。命讀予。讀之。栩然若游板桐焉。翼然若翔翔於廖天。而徘徊于九環與十洲焉。予避人出走。所至名山水間。覽登之。然處

壁中時多也。嚮使趙岐在壁中十年。得是書讀之。其所著書。當不能釋。孟子七篇。而子也。栖栖廡下。早得藏讀書樓。讀先生書。冊必不至胸胃。結鬢髮。焦項稿車。曳其踵。而豚圈其衣。若今日者也。然則讀書之感。心蓋如是。其不可已也。或曰。先生當蒙難時。出陳待詔。書凡若干。幀貽之友人。乃為兩題。于其側。嗟悲愴如判所私者。如劍其肝。腎析其指。爪顧望痾痛。而不能忍。者夫先生之蒙難。亦甚矣。虎眇于前。狼寔于後。舉赤肉而投之。鑊湯之中。在疆無畏者。亦且瞻首顧末。傍徨躑躅之。不暇。而先生獨沾沾焉。留心于幹。皴渣。染丹。望績黥之。鎖屑。而不之置。然則文敬記

先生之為文。何如也。先生號櫟園。名亮。工大梁人。當世能文家。所推為櫟下先生者也。所書人冗冗不詳。其名字。先生曰。記之。毛奇齡記

顧茂倫曰。敘次俱合古法。何減昌黎書記

錢礎曰。日格。翔法。變氣神。又復湧出。譬諸書。則孫位之奔湍。巨浪。山石。曲折。知微之。輪瀉。跳蹙。洶洶。欲崩。屋也。讀書樓中。安可無此一篇。極大文字。

鏡樓樓記

許 賓

肥城向有八景其一曰鸞臺鸞瑞鳥也人君行步有容進退有節祭祀有禮則鸞至人臣行善政吏民向化則鸞至漢武帝時王母乘青鸞降武帝相會王母為香泉令鸞止學官楊仲昌為孝義令鸞降庭木今天子省方觀民且有事泰山之祀鸞宜至矣東土百官有司各務厥職以施德化於民實也忝任肥城備官無狀惟是地僻事簡風俗安閒為足樂焉鸞乎鸞乎何道遙紫雲之鄉而不一至于一日者謀諸鄉大夫士擬于鸞臺旁建樓以壯其觀鄉大夫曰可士皆曰可迺鳩工庀材不俟督率文獻記 卷十三 鏡樓樓一 十峯草堂定本

民欣欣大和會未幾落成鄉大夫士置酒相賀請所以名斯樓者余迺倪焉思仰而歎曰樓為鸞設也請以鏡鸞名可乎夫鸞見類則鳴懸鏡以照其觀影而思奮必矣或者鸞其一至于乃顏之日鏡鸞樓鄉大夫士於是作為詩歌以賦其事而又請余為文記之余惟樓也者一邑之表四方之望而亦為政者之所事事也嘗試與子大夫士登夫樓之上望陶山之渺莽想見范少伯浮海出齊之高風瞻孝堂石室之巍峨嘆漢孝子郭巨葵親之所在覽觀丘塚之繁繁甲左丘明墓則為之起敬及見董卓墓則為之痛心觀東北峙立鬱蔥蒼翠者有岱宗明月蓮花

文獻記

卷十三

鏡樓樓二

十

十峯草堂定本

宛然在目白雲黃嶼忽今來親氣象萬千不可名狀登斯樓也
有不心曠神怡者乎且有是樓而視夜祈禱日月之變可俟星
辰之驗可揆也有是樓而凭高四望府庫倉廩之蓄可無虞伏
莽之戎亦可銷也時而乘風為清風樓時而翫月為遊月樓時
而得雨為喜雨樓時而迎雲為垂雲樓時而賞花為宴花樓時
而觀稻為稻孫樓凡夫遊觀之事與有關於社稷生民者蓋莫
不於樓見之樓如是不恭重乎鄉大夫士群起而言曰美哉公
之為樓也鸞其至矣鸞其至矣乃歌曰鸞有臺今復有樓開窓
設檻今夫何求鸞聲嗷嗷其來遊吾將與二三子登眺乎樓
之上今肆歌咏而優游歌闕而去余遂泚筆記之
林天友日全得蘇子瞻放鶴亭凌虛臺超然堂三記筆法而
才氣豪邁抑又過之叙事解意宛轉生發令人欲舞先生真
作記神手
發礎日日尺幅中現層臺複閣之奇非造五鳳樓手不能為
此○此于王先生宰肥城時作也不惟寫景清切而種種循
良心事亦復流露筆端令嗣錦文出以相示一再讀為之服
膺不暇

山滿樓記

曹禾

海虞之山抱城而城跨山登城而望而山在馬下登山而望而城中之往來奔走道路絡繹舉蹠蹠然若皆在馬下遊觀登臨之美出戶庭越跬步得之其間園林臺榭皆居勝絕多不能見金山而見山之全者惟山滿樓樓為黍谷錢先生讀書處廣不盈畝高不尋丈而東西山之廻環起伏巉岉突兀無不呈奇獻笑於茲樓之中蓋山足以周乎樓而樓足以收夫山趙文敏名之舉其實也樓在昔已得名而不大顯今歸先生而當世無不知為山滿樓者余嘗問業於先生入其門不知有山也及堂亦

文徵記

卷十三

山滿樓一

廿

十峯草堂定本

不知有山喬衣以登翠屏蒼然排戶而列時當雨餘空青滴瀝衣上鳥道一線遊人隱約緩行樹杪怒石虎踞突立疑壓人背自下上者首與趾相接其間懸隔尙數十武蓋山高望極所致因憶園畫中每有此景而山容日久變換與山行之人往來不一則茲樓畫中之景不能窮也山水侷特之觀足以助幽奇增勝槩而登高足倦望遠目疲其為幽奇勝概者所得已淺今茲樓不出戶庭不越跬步一舉首得之無所遺焉無奔涉之勞有會心之樂其所得更何如耶先生之居此樓也左有園右有書倘伴嘯歌聲出金石巖為和而谷為應殿則焚香廢墨談禪賦

詩意有所會無不成趣凡山居之樂事皆繫乎此樓之也逸其助之也深宏不能旦夕去而將為東國之樂得循戀若有不釋然者於是余進而請曰先生之居茲山之所鍾靈也而又日娛以清暉蕩以積翠凡指之於先生閱深而博衍者皆山靈之涵浸蘊蓄以結成而為性非茲山之從我乎先生輒然發笑乃治裝行而於茲樓終不能忘於是命陳南老為之圖而命余為之記

文徵記

卷十三

山滿樓二

廿

十峯草堂定本

錢礎曰曰虞山為天下之勝山滿樓為一邑之勝此記寫出山樓景象已成鉅觀又說到居是樓者高懷曠致足當斯樂竟有是山不可無是樓不具樓不可無是人真三絕也

鴈樓記

徐士俊

子家貧不獲數畝，構高齋，畫閣，花選竹垣，僅促膝小樓一間。又與內子共之。名曰鴈樓。良有以也。性愛書，不能多購，得意者若干卷，朝夕隨身。鴈樓之外無他地，讀書之外無他事。樓中不堪植名花，異卉則就小餅點綴一二枝。春日橫窗，花氣滿案，相對讀陶令桃花源記，別有天地，非復人間。壁間置素琴一張，紫簫一枝，名人山水畫一幅，雜以小樣吳箋，隨意粘玩。雪月之際，煮茶問字，或小酌半酣，則以解醒湯佐之。鴈陣翩翩從天外來，相與間理水絃，若不勝清怨者，則又信斯樓之與余有緣而無暇。

文獻記

卷十三

雁樓一

吉

十卷草堂定本

他構也。然于性嗜整潔，殘紅亂翠，往往混入案頭，頗以為恨，究不失共之之意耳。作鴈樓記，銘以八言：毛羽不豐，聊寄一枝秋風；夜月忽焉，高飛誰離；鳴鴈永矢，勿移晦明；寒暑爾樓，實知。

王丹麓曰：文生于情，斯樓不朽。

錢礎曰：日即此一樓，亦足自樂，又何必仲長統之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然後為樂志耶？讀此記，備足高人曠達之致。

九如樓記

成梁

成子遊則好躋攀，居則好營構，遊不甚廣，居亦無定。五赴幽都，輒三入西山，至必憩來青閣，香山幽勝第一，讀書陪京之雨花，靈谷甚久，二十年不忍問矣。于東國謁孟廟，登太白樓，濯足南池，嘗一騎逸泰山三面，而識秦山之尊，在萬山中而無一山敢附麗也。獨以未拜孔林為恨，南浮浙江，登東西臺，彷彿見羊裘翁訪桐君，過江郎奕柯山之青霞洞天，辰齒折于仙嶺，舟蓬沒于黯澹，俯延津而摩鱗，劔者三月，視兩峯三竺，西子湖芥也，坳堂也，歸而汎震澤，登林屋，縹緲峯一浸千里，七十二孤如鳧鷖。

文獻記

卷十三

九如樓一

吉

十卷草堂定本

點點花林，橋塢百二十里，中多隱君子，欲移家焉，不果。及來皖，汎牛渚，陟天門，飲宣之香嶂，臥池之九華，覽嶽之齊雲，宿桐之浮渡，歌呼于太之采石，浮之頂有天池焉，其陽可以結茅，則籠三十六巖而有之意甚銳，又不果此其遊之畧也。居奇錫與東林諸君子遊，景逸先生家有止水湖，中有水居，每喜泛舟從之。冷濱中樂饒書屋，大寒樓規樞似之，已及來皖，寓學宮之破江亭，營大觀閣，踞一郡之勝，不數月，輒移寓南城，盛唐山之陽，鑿洗耳池，得泉名洗耳泉，亭其上，名洗耳亭，稍闢為園，各仙掌園，掌以志其地之細，仙以誇其陞之幽，而崇也。小築堂三間，廣庭。

一片後圃數弓純蔕竹屋后古槐一株蔭屋有餘前有大杏一
 樹幾覆庭之半歲癸卯十月而成子稱六十翁矣先是甌山先
 生題其堂曰文起左臥室自題為藏密齋而右有空壤丈五可
 以樓也樓則聳峙山腰北踰盛唐而闕大小龍門山花山諸峯
 堆藍閃紫于白雲青浪間南俯城亞而龍大江如帶海門如洋
 風帆去來若簾之移池陽萬山若屏之時遠近高下層折不可
 數蓋低徧于其地者三年矣或曰子寓也何必樓家之大寒居
 之僅八年離之已十年學之大觀櫛之三月登之僅三月浣花
 草堂采石青山古人如是子亦如是乎牛大渠可借已何必樓
 文獻記 卷十二 九如樓二 五 十卷草 室定本

笑應之曰誠寓也何必不樓樓大寒則寓大寒樓去觀則寓大
 觀樓九如則寓九如無過而非寓則無過而可以不樓也客復
 詰之曰子之好為樓居也亦有說乎如喜其高樂其曠去地十
 尺其高有幾固于城闕曠復幾何而子為是羸舉也曰振衣高
 岡濯足長流古人意也人生終日役役事物間俗氣透骨不可
 浣浣之以詩書文藝近之已而竟日危坐呻吟心亦易困則必
 盪之以烟雲娛之以禽樹縱之以山澤而汎江無舟登山無屐
 于時飽飯而登樓推窗而凭眺曉暮殊觀晴雨異態與客同醉
 焉樂也獨醒焉尤樂也其費出于院士大夫之醴分以壽老夫

者而何慮其細也且吾訂九書九史于其中而讀之矣子謂茲
 樓隘乎何異以九書為不足盡古義九史為不足盡今事而束
 之高閣不一讀也客能勿少九書九史者請登吾九如樓而同
 吾之樂焉客悅而退因序其語為九如樓記時甲辰五月二日
 也
 錢礎日曰一往從遊說居無與不家無事不韻二鴻志趣遠
 矣至于讀九書繙九史倦則登九如樓自適因自號三九先
 生以三九為乾有取乎終日乾乾之義此中學問更不可測

文獻記 卷十二 九如樓三 六 訂路樓 室定本

仲家淺記

陳玉璠

仲家淺。仲夫子子路故居也。壤十里餘。皆其子姓。媼族淺之義。不可解。或曰地屬運道。河狹流淺。歲歲疏濬。實煩人力。土人以名者。紀勞也。或又曰淺作壑。方言殊也。淺上為仲廟。祀仲夫子。裴冠朱衣。執笏而南。側復圍容于石。為宋高宗手蹟。堦除戶牖。間松檜環合。或偃或臥。攢巖偉怪。風雨盪擊。鳥雀聲啾啾萬狀。其右為襲翰林博士家。朱門丹雘。照耀人目。此蓋國家優崇之異數。前此未有也。或曰孔門高弟亦多矣。乃于頽會孟外。獨仲氏復得官。非以好勇之故乎。嘗聞來鶴之言。諸侯有相滅。凶者桓公不能救。則耻之。諸侯有壘。以遏冠有甲兵。以禦侮。小白猶能辭其耻。以救之。夫子無壘。無甲兵。為宋衛所暴。匡人陵劫。由也不得施。其後浪死于燔臺。又奚用白羽赤羽之多哉。又曰祭法。擇大惠則祀之。素王道窮。出不終擇。宜貶其祀。以觀來者。嗟乎。此不待予言。而始知其妄也。燔臺或無解于傷勇。至以齊桓律于路。不智矣。桓公有土地甲兵。猶賴管子定民安國。隱令親鄰之後。始能救邢。復衛孔子于路。羈旅相隨。其所謂赤羽白羽。徒虛志耳。荀子身與陳蔡之徒。兵相戕。徒死而已。于襄何益。即桓之難。欲輕身犯其鋒。所謂暴虎馮河之勇。孔子亦

文獻記

卷三

仲家淺陳一

七

千峯草堂定本

必不與若。匡之畏。固已授。戟下矣。孔子止之。是豈不欲捍患者。鵠之言。詎不大謬也哉。或曰。然是宜為記。

錢礎曰。仲夫子不惟好勇。實于聖門有衛道之功。優崇異數。固其宜也。椒峯此記。全借或人引來。君之說。逐事翻劍。逐事發明。而所以優崇之意。自見。是記中論斷手。

文獻記

卷三

仲家淺陳二

千峯草

相國益都馮公將於季秋八日游於亦園之萬柳堂先二日徐
 賢善乾學與懋麟飲公齊命之從是日秋氣莫朗不寒而暄去
 崇文門東二里餘寬開曠莽居人僻少從馬上見週垣高榜蒼
 烟茂樹則亦園在焉園廣五百餘畝土得五之三水得五之一
 蔬圃堂房橋池臺徑又得五之一高下紛錯園之樹則合地之
 五而半之樹之藝不一其種而柳又倍且半之秀翳叢密根披
 芽葉多不可計總其成數為萬實萬莫能盡也堂之所以名取
 諸此每月之八日公必携賓客游于斯無少長賤貴無苛禮無
 文獻記 卷十三 萬柳堂 十一 十峯草堂定本

鮮肥音樂不過茗飲蔬食客無渴飢以永斯游或休於空息於
 樹語唯道義農桑養生愛物之旨時發為嘯歌見諸篇翰無一
 語及于佗因竊歎凡營園圃之樂者必其人宦而歸謀以餘閒
 出以豐財耗生平之力以貽子若孫而子若孫莫能守又或既
 管于家復仕于外終其身不一見徒鎖其屋守僮僕娛他人而
 已不其可惜哉我公方領政事相天下嘗為余小子言安危治
 亂之理及四方水旱盜賊輒憂見于色廢食而歎願戀國恩不
 得即引退則公之寄意益亦可知也矣是園為城東芥菜園主
 人久矣公出休錢收之種樹為堂一本于朴相地勢疆理溝洫

置市以休往來為廬以樓耕稼復命道人柴其收道路遺子女
 之初育者及鮮介蟲魚長養生畜之門無關鑰四時公于人未
 嘗視為已有也噫嘻觀我公所以為園者如此則其設施措置
 以利民物者不可推見乎是日從公游者凡十有八人懋麟不
 敏竊與賓客之數光寵矣敢為之記

錢礎曰曰通篇將相國游園之意與所以為園之意一一發
 明覺亦園關係非小不似綠野平泉徒供耳目娛玩已也

涂城東百華寺。創有陶公讀書臺。其下曰洗墨泉。亦以陶公名。子按部至塗。祭練公子寧祠。已間過百華寺。荒寂若無人。洗墨泉。楚為井。獨其臺。真境冠山。椒左引城郭。下俯傾江。而背花東山。萬嶺參差。盤結南接於嶼。謂練公之故里也。于時霜露既降。叢菊丹楓。照耀巖谷。水西居人。烟火斷續。迷離所謂百丈峰者。杳不可卽。而巋然在望。臺之勝。以是焉。其陶公都陽人。後徙潯陽。誌載其母湛。為塗產。或偶過外氏。遂留讀書。耶公倅運。遂投博。自言當惜分陰。度其親衣。陳冊時志。未嘗須臾忘天下也。卒之奮跡艱難。數以偏旅。常大寇破滅。群儂節。鎮入州。拜大將軍。創殿上殿。而謙退固讓。引疾遜位。以功名終。謂為善讀書焉。可矣。史嘗其擁兵上流。嘗有窺晉之志。以折翼之夢而止。夫舍其平生行事。而以夢掩其大節。是孰微而孰信之哉。是說也。前人論之詳矣。余不必深辨。臺東北四百步山谷間。為劉次莊戲魚池。隄崩水涸。戲魚堂石刻不存。而土人言其魚。善鬪。絕異常。魚。春夏間。尚有之。嗟乎。以練公之忠。生于塗水。過其里者。宜無不感。乎。若陶公不過。偶至其地耳。其遺跡與次莊石刻同。歸。草。而後人每流連不能已。然則其人之碌碌者。雖名聞別墅。雄。

文獻

卷十三

陶桓公一

十卷

十卷

卷十三

陶桓公二

十卷

都會不務時。而姓名零落。養荷其賢者。毋論生長之故里。卽。偶焉遊憩。謫居之所。閱千百年。荒取窮谷。其流風餘韻。追慕不。哀余登臨四望。僚乎有奮興焉。書以遺後之君子。

袋礎日日說陶公。偏以練公夾。說是尚論古人。最有識眼處。後復以劉次莊相形一番。具見優劣。大有深心。

涉園記

徐階鳳

吳中舊有拙政園。余童年時，嘗欲一遊，而觀其勝，然居是園者，大都顯要豪貴之人，余每過其門，立而徘徊，想見其陳設，臺榭之壯麗，禽魚花木之繁華，窈窕未得一涉足也。庚申三月，仁淵祖先生庀酒肴，設筵几，飲余於園，為雪亭，剛去，辭謝，情殷，履花香鳥語，色色怡神，余樂甚，散步平橋，曲欄怪石，老樹間，執先生手問之曰：此園更有新名否？先生曰：吾欲更之，太史健菴以仍舊教，我是以未及更也。因出健菴所作碑記示余，余展讀再四，喟然曰：甚矣健菴之善於立言，而篤於愛先生也。其歷敘前此之居園者，其位不為不尊，其貲不為不富，乃條得條失，如涉水者之接武而去焉，博引齊魯封國，爽鳩少昊之墟，以為古人多因而不革，其即閔子騫仍舊貫如之何意也。健菴之言，誠善也。然而天下事有宜因者，有不宜因者，丘壑宜因也，樓閣宜因也，橋梁關隘迴廊磴道亦宜因也，何也？數者不，因則必糜財，疲役恐有傷於君子之政。若夫園之名額，則不宜因，何也？王侍御創園初，以拙政名之，一時名士如文待詔、徵明輩，競為圖記，詩賦，故天下咸知吳中有拙政園。今先生於政事之暇，每集才人高士，賞花賦詩，揮毫玩古，不更立園名，將何以為題而譜

文獻記

卷十三

涉園一

樓

文獻記

卷十三

涉園二

宅

諸天下傳，諸後世乎？不但此也。先生茲事以來，凡三州一州，六縣中有好弊，因循不便於民者，皆善變而更張之，是以政雖登告，而窮簷節屋，猶得安居而不盡流離者，先生善變之功居多。由此觀之，天下事其可盡出於因乎？先生曰：然則何以名之？余曰：陶淵明有言，園日涉以成趣，請以涉名之。夫先生當三吳盤錯之會，又時值兵興，宜乎拮据匆遽，無暇為園亭遊燕之娛，而獨能從容肆應，恢恢乎游刃有餘，無日不涉於園，殆與淵明千古同一趣也。或曰：淵明隱者，豈可以之擬先生乎？余曰：請置隱而言仕，昔山簡日涉於習池，白居易蘇軾日涉於西湖，即蘇之韋應物亦日涉於虎阜花洲，雖先生之家世，勳名盛於山，自諸公而清風雅韻，謂非前後頡頏者乎？况易曰：利涉大川，夫宦海大川也，惟君子能利涉之，涉之時義大矣。作涉園記。

盛珍示曰：記名園而不敘景物，便足自成高雅，至于論因革感廢興，悠然有上下古今之想，正覺柳州諸記長於形似耳。徐果亭曰：借因革發論，意勢高騫，琅琅入聽，按之皆是現前道理，非以翻案見長。

錢礎曰：日前說更名之由，後發定名之義，為園言却不獨為園言，贊誦鋪揚，直可當一篇德政碑記。

芥園記

唐德亮

唐子以癸巳冬十月至寧夏。仰與丁子辰如交。明年夏四月。過
丁子漢渠別業。與劉大將軍孝翁。張子西隣。曾子庭聞。孫子弘
初醉歌。芍藥花前。留所謂開樓者。信宿而去。簿書執掌。中此樂
不釋。余懷也。秋九月。唐子將竣事。丁子曰。行別矣。余有芥園。子
其為我記之。忽忽未徵。芥園者何如。未幾過之。落成矣。有臺。巍
如。有亭。翠如木。斲不丹。墻。巧不白。庭。宇空明。簾。欄。滑。潔。篆。烟。裊
裊。棋。聲。丁。丁。几。盈。各。卷。壁。張。素。琴。旁。有。隙。地。縱。橫。充。斥。榛。莽。靡
清。土。膏。腴。直。古。所。謂。滋。液。滲。酒。何。生。不。育。者。與。丁。子。曰。此。即。余

交源記

卷十三

芥園一

芥園一

之芥園也。客曰。君不聞乎。安邑種聚。燕秦樹栗。齊魯桑麻。周陳
杏漆。厄菑薑韭。載在貨殖。或取其材。或落其實。惟此殷阜之腹。
樂比素封之業。丁子曰。非余好也。客曰。泰岱喬松。欽彼高風。嶧
山孤桐。勁直是崇。空谷幽蘭。無人自芳。首陽薇蕨。我儀伊節。子
何不採名章。拾香草。擷其華。而茹其英。以寄勝情乎。丁子曰。吾
寓言也。客曰。然則和靖之梅。猗猗之竹。茂叔之蓮。淵明之菊。取
其一焉。亦足錫以嘉名。而揚吾芳。躅乃每况未微。而取義于瑣
曲。不亦惑與。丁子笑而不答。于是唐子進曰。嗚呼。噫。嗚。我知之
矣。芥之為言介也。戒也。丁子與余友。然諾不苟。取與。明。無。為。

交源記

卷十三

芥園二

芥園二

然。遂書之以為記。
吳香為曰。一芥字發出無數妙義。直是芥子。納須彌。采臣文
心之曠如此。
錢礎曰。日園以芥名。言小也。先生以介戒二字之義釋之。便
于小中見大。其語更真切。而篤摯。非深知丁子者。不能為此
言。

東園記

王宜輔

凡園之地必山水環向高可以望淡可以藏又有古樹長林別
 圃遠墅剝宇溪橋之助然後為亭為館為臺為池入其中也竹
 幽而花明石竦而泉清禽魚鳴躍於其上而四時之景不窮
 此則園之繫也而吾園皆無之特以所居之北隙地不耕周之
 以垣竹數箇梅數株薤草以藝蔬而伐惡木以植松栢亭亭寥
 寥爾家君性愛菊每歲輒手種百本釀秫酒至花時以娛志而
 其西則吾弟之園在焉吾園故以東各不足以園而園各之其
 義如此然吾嘗讀洛陽名園記有遺慨焉夫物也惟盛故衰吾
 園其後衰者乎是為記

文瀾記

卷十三

東園一

王宜輔

錢礎日曰體格酷似柳州而簡潔精微過之是自成一種真
 當文字○山史為詞壇耆宿令嗣伯佐得其傳故其文有源
 有本如此至於孝友之意溢於篇中盛衰之感形於楮末亦
 可見其至性過人矣

吳赤霞曰掃却園林套話落落寫來自具曠懷高致一結烟
 雲繚繞絕似廬陵筆意

藝圃記

汪琬

藝圃者前給事中萊陽姜貞毅先生之僑寓也吾吳郡治西北
 隅固市井闐闐之區塵囂湫隘居者苦之而茲園介其間特以
 勝者入門而逕有桐數十本桐盡得重屋曰延光閣稍進則曰
 東萊草堂先生延見賓客之所也堂之後曰饌齋折而左有
 方池二畝許蓮荷蒲葦之屬甚茂面池為屋五楹曰念祖堂先
 生燕享賓客談笑之所也堂之後曰四時讀書樂樓曰香草居
 仲子學在憩息之所也堂之前為廣庭庭左穴垣而入曰暘谷
 書堂曰愛蓮窩伯子勉中講學之所也由堂廡遷迤而右曰
 亭山房則先生當明崇禎末嘗以言事謫戍宣州衛所以志不
 忘者也曰紅鸞館曰六松軒又皆仲子誦讀之所也曰改過軒
 曰繡佛閣則在館之北曰馨月廊又在其西橫三折版于池上
 為略約以行曰渡橋踰橋則曰南村曰鶴柴皆聚焉中間壘土
 為山至其巔稍夸曰朝爽臺山麓水涯羣峯十數最高與念祖
 堂相向者曰垂雲峰山之左有亭直愛蓮窩者曰乳魚亭山之
 西南先生手植聚數株翼之以軒伯子構以寓思于先生者也
 今伯子與其弟又將除地改過軒之側築重屋以藏弄先生遺
 集日諫草樓方鳩工而未落也此皆園中室廡居處之勝可登

文瀾記

卷十三

東園一

王宜輔

亭山房則先生當明崇禎末嘗以言事謫戍宣州衛所以志不
 忘者也曰紅鸞館曰六松軒又皆仲子誦讀之所也曰改過軒
 曰繡佛閣則在館之北曰馨月廊又在其西橫三折版于池上
 為略約以行曰渡橋踰橋則曰南村曰鶴柴皆聚焉中間壘土
 為山至其巔稍夸曰朝爽臺山麓水涯羣峯十數最高與念祖
 堂相向者曰垂雲峰山之左有亭直愛蓮窩者曰乳魚亭山之
 西南先生手植聚數株翼之以軒伯子構以寓思于先生者也
 今伯子與其弟又將除地改過軒之側築重屋以藏弄先生遺
 集日諫草樓方鳩工而未落也此皆園中室廡居處之勝可登

可○眺○可○以○見○諸○子○文○者○至○于○奇○花○珍○卉○幽○泉○怪○石○相○與○騰○竊○乎○
几○席○之○下○千○章○之○木○百○歲○之○藤○于○霄○架○壑○林○栖○之○禽○水○宿○之○鳥○
朝○暝○夕○吟○相○與○錯○雜○乎○臺○榭○之○傍○益○不○知○其○幾○則○非○余○言○之○所○
能○盡○也○夫○茲○圖○得○名○久○矣○圖○之○主○人○凡○履○易○始○則○有○衰○副○使○繩○
之○以○孝○養○聞○于○前○大○則○有○文○文○肅○公○父○子○以○剛○方○義○烈○若○于○繼○
最○後○貞○毅○先○生○復○用○先○朝○名○諫○官○優○游○卒○歲○乎○此○而○伯○仲○二○子○
更○以○盛○名○紹○其○緒○而○光○大○之○馬○蹄○車○轍○日○夜○到○門○高○賢○勝○境○交○
相○為○重○宜○乎○騷○人○墨○士○樂○于○形○諸○詠○歌○見○諸○圖○繪○至○於○今○未○文○
歟○貞○毅○先○生○事○畧○見○于○諸○君○子○之○文○茲○不○復○識○云○

文藻記 卷十三 藝圃二 世 針峯 室定本

錢礎日日前半委曲盡致如遊幽泉邃石入一層繞見一層
後則俛仰情深慷慨淋漓令人嘆慕曷已此真藝圃名篇

海陵陳氏名園記

顧厚

山○水○丘○壑○之○勝○天○為○之○臺○榭○沼○沚○之○勝○人○為○之○惟○有○道○君○子○能○
身○與○為○涉○心○與○為○寄○余○嘗○思○古○隆○中○之○澹○泊○五○柳○之○幽○貞○洛○陽○
耆○英○之○道○德○裴○晉○公○之○助○名○是○皆○能○以○所○涉○所○寄○動○人○流○連○者○
也○至○如○蘭○亭○達○矣○失○之○藝○竹○林○逸○矣○失○之○放○西○蜀○居○玄○矣○失○之○
詭○終○南○屋○僻○矣○失○之○徑○猶○是○山○水○丘○壑○猶○是○臺○榭○沼○沚○身○寄○焉○
心○涉○焉○無○有○超○于○山○水○丘○壑○臺○榭○沼○沚○者○又○曷○足○動○人○流○連○歟○
余○丁○亥○冬○客○海○陵○遙○望○城○西○偏○茂○林○深○秀○蹊○徑○紆○回○詢○之○同○人○
曰○此○稱○然○隱○居○別○業○也○余○不○敢○無○因○造○謁○越○三○年○始○得○訂○為○石○
交○縱○觀○各○園○勝○態○退○而○流○連○不○去○於○懷○豈○山○水○丘○壑○臺○榭○沼○沚○
動○余○流○連○歟○蓋○稱○然○之○山○水○丘○壑○臺○榭○沼○沚○非○猶○夫○人○之○山○水○
丘○壑○臺○榭○沼○沚○也○別○業○左○水○背○阜○遠○雉○環○外○清○流○逝○中○前○有○艸○
堂○庭○中○峭○壁○立○作○龍○跳○虎○躍○勢○折○而○西○北○為○小○橋○從○橋○上○下○瞰○
皆○縈○波○曲○澗○荷○藻○澄○清○見○底○再○折○而○稍○南○繫○危○石○為○臺○臺○上○奇○
花○競○秀○左○右○奇○木○交○枝○如○虬○髯○公○聲○折○負○劍○狀○遠○望○山○農○雞○犬○
婦○啼○子○饁○隱○然○形○聲○不○覺○其○紛○筆○襟○沓○也○再○折○而○東○有○荷○軒○有○
梅○榭○有○幽○篁○裡○如○漁○人○入○武○陵○耳○目○皆○別○再○折○而○西○為○幽○檻○斜○
谷○隱○其○門○客○履○至○此○卻○立○以○為○奇○境○盡○矣○忽○命○小○奚○僮○軒○

文藻記 卷十三 海陵一 世 針峯 室定本

交縱觀各園勝態退而流連不去於懷豈山水丘壑臺榭沼沚
動余流連歟蓋稱然之山水丘壑臺榭沼沚非猶夫人之山水
丘壑臺榭沼沚也別業左水背阜遠雉環外清流逝中前有艸
堂庭中峭壁立作龍跳虎躍勢折而西北為小橋從橋上下瞰
皆縈波曲澗荷藻澄清見底再折而稍南繫危石為臺臺上奇
花競秀左右奇木交枝如虬髯公聲折負劍狀遠望山農雞犬
婦啼子饁隱然形聲不覺其紛筆襟沓也再折而東有荷軒有
梅榭有幽篁裡如漁人入武陵耳目皆別再折而西為幽檻斜
谷隱其門客履至此卻立以為奇境盡矣忽命小奚僮軒

隙中落鍵引徑拾級下數武則豁然廣廈大軒翠青充牣其間此則穉然所爲南面百城尙論古人者乎觀止矣且夫海邦名勝所在多有然或爲聲伎所集或爲蔽蔽所遊惟穉然別業門外多長者車轍而鶴猿不驚魚鳥不避關人但折柳爲樊圃狂夫瞿瞿不敢褻至是誠有道君子所爲身與爲涉心與爲寄者耶余率臆而爲之記

錢礎日日天堯間奇境皆心所造也謝靈運伐山開徑蘇長公尋石鐘山根柢都非常想可及予讀此記知穉然胸中丘壑并知蒼樵胸中丘壑矣

文設記

卷十三

海陵二

堂

千峯草堂定本

儲亭記

儲亭者吾弟竹虛於徐塘東西建兩亭以課農也溪水自扶風橋東北流經徐塘入太湖徐塘之北爲金墩浜南爲塘田浜四水口相對水面遂盈數十畝以吾徐氏居其上通地呼爲徐塘云儲亭之製高不盈丈廣不踰仞立四柱覆以瓦不設欄檻垣牖蓋取其暑蔽日陰蔽雨而已先是吾弟於徐塘上築梅花草堂堂外編籬開徑雜植花竹名曰我園吾爲作記言之詳矣茲建兩亭皆以儲名志重農也古者農有耑官凡溝塍蓄洩之計必先期而督之故田間無惰農而旱澇有備後世農無耑官農事多不及時一經災歉民輒失業流離而國用亦因告匱惟農而達於治國之道者不待田畯之督而能自重其事吾兄弟少習耕諳吾侪一第不得不舍耕而端讀弟以屢試不售遂以讀書時所得治國之道施於畝畝之間匪但溝塍蓄洩先期而計之卽耒耜桔槔蓑笠蔬酒之物靡不躬爲察理楚楚精備是以屢經災歉而吾弟之稼不大害八口有資正供弗缺深得幽風先事之圖也弟古者夫耕而婦儲今吾弟僕耕而主儲較晴暈雨情至洽也飢食渴飲恩至周也辨其勤息勞佚而賞罰激勸之心至公而法至善也儲農之暇行坐於兩亭內外臨清流而

文設記

卷十三

儲亭一

堂

千峯草堂定本

吟咏招野叟而笑談雞犬桑麻觸目成趣兩徑間執經史就亭
而問難吾嘗見而羨之竊以為豪流貴客日馳逐於名場利藪
者視吾弟不啻仙凡隔矣思自神農肇稼穡之事后稷繼而神
明之後世大農如伊尹諸葛亮輩皆以治農之道治國故四海
服之萬世稱之余吾弟獨以治國之道治農雖不敢與伊尹諸
葛輩比長絮能然使吾弟得遇於時其才之足以治國也明矣
夫農事莫重於饁猶軍事莫重於餉吾弟以饁名亭而即以饁
亭自號有以夫

許旭庵曰幽風七月列於十五國之終故詩者正有深解吾

文獻記 卷十三 饁亭二 其 對 饁亭

師此記以治農之道通於治國所見甚大至其文之排蕩曲
折自是昌黎得意之作
錢澣曰曰饁字具有深義甫曰之詩曰饁彼南畝言上下相
親相感也載芟之詩曰有嗇其饁言人心協和衆力競勸也
古人重農蓋取諸此竹虛以饁名亭其亦有曾孫嘗旨之意
主伯出而在田之思乎記中云情洽恩周心公法善饁之道
備矣復以治農治國相衡而論可見猷猷經綸原自不小非
難危何足以知之

一梅亭記

秦松齡

一梅亭在惠山之麓欽玉蔣翁媪老地也一梅之名始于宋蔣
文忠公文忠奉祠家居構一梅堂以養疾其自爲記曰堂之前
有梅一株清圓茂密因以名堂又曰爲堂一間兩夾室置藥爐
丹竈蒲團紙帳于其中文忠世居鳳山余嘗過其地求堂之故
址而不可得矣又嘗遊橫山之下山中人指地一區曰此一梅
堂萬竹亭之址也余爲之徘徊憑弔久之而去雖未知其果是
與否然而先賢之遺蹟幸其存而不欲其泯終未敢疑其非也
欽玉爲文忠公裔孫居于惠山之麓嘗屬其家楮中徵諸牒數

文獻記 卷十三 一梅亭一 其 對 一梅亭

關因輯其先世紀傳之文彙爲一卷乞言于當世之賢人君子
其意勤懇懇怨如不獲已且構亭于其居之偏而仍名曰一梅
欽玉之亭無梅也欽玉曰吾亭無梅而吾祖之堂有梅吾之心
常在吾祖則常在梅何必其無梅也且吾構此亭以娛老生平
所輯之譜復恐其至于散闕乃書于亭之左方凡吾祖之德業
文章在焉吾祖之子孫可考者在焉吾朝夕于是而如侍吾祖
之側矣又聞亭之右爲龍山蜿蜒當其前去龍山而西二十
里則吾世居之鳳山與一梅堂之故處在焉吾朝夕于是而望
乎龍山之西如見吾祖之堂矣此吾所以名亭之意也秦子曰

善此固翁之志也而吾更有感焉吾邑自宋以來高門華胄其爵位之顯第宅之盛過于文忠者何限皆湮沒不復傳獨蔣氏之一梅與尤氏之遂初邵氏之容春不特其子孫知之後之人莫不知也此不以賢者重與嗟乎人亦何不自勉為賢者與有堂之與無堂固不必論也

錢礎日曰亭何足重一梅則重重一梅重先賢也篇中層層發議無非歸美先賢末復結到自勉為賢者上對巖意深遠矣

秋月堂記

牛樞

秋月堂之建也蓋其難哉初予抵澄江署視其棟楹欹折墻垣頽敝心竊懼之不築勢將圯問值修者為誰曰惟澄江澄江當水旱頻仍之後比屋懸罄民不聊生倘再加之猾胥奸役藉名居奇指一杆十其為勞民傷財也寔甚其可乎於是括家孳之費而庀材鳩工焉或曰此傳舍耳奈何損裴中之貲而葺澄江之署予曰否否不然是役也責之於縣詎惟滋膏役之弊哉且曠日持久騷然煩費將不勝其怨予又何樂乎為此也捐之於已所損不過數十金計可省民間巨萬買使民間如不知有分

苑

十卷

洪亭玉日蒼堅渾厚法歐曾而神史漢是王遵巖一流錢礎日曰觀乎春陵行欵見俊哲情此記字字西憂民淚矣

登文昌閣記

顧奕榮

自古人才之盛繫乎地氣使然意者山川之錯錯風土之漸靡以及夫亭榭臺閣之有開形勢者皆能與人才相消長歟或曰山川風土能放蕩矣奚藉夫亭榭臺閣以佐之不知陵谷無變遷則終古此山川也茲轍不更易則百年此風土也而其間或為之宣洩或為之維持則夫亭榭臺閣之有開形勢者亦烏可

文獻記

卷十三

文昌閣一

賦

十卷本

公諱宗仁者登進士迄今幾二百年而繼起者絕少嗚呼此豈山川風土之不能為靈歟抑亭榭臺閣之廢與沿革或不能無待於人力之補救歟會邑侯栢公莅茲邑從邑人士之請擇儒學故址之在東園外者鳩工時闕是闕也承水之吮振邑之領上應東壁下翼巒宮其為人文蔚起寧可量乎竣役未幾而岑君鶴旋春闈矣是何昔之難今之易也山川風土不得獨居其功而功且安歸乎榮嘗步登茲閣觀其梯級層疊挺桷飛甍窻戶洞達遠憑欄肆眺見夫堆煤蒸差煙火紛沓桐柝下流瀆瀆西注茅峰一點在東南雲際四旁多喬木蔚鬱獨野一瑤皆綠

文獻記

卷十三

文昌閣二

賦

十卷本

溪潭旋繞烏聲上下不絕甘露卷鐘聲亦復泠然入耳使諸文士講肄於斯洵足以開拓心智發揚神興榮歷覽始下見有父老携杖婆娑來憇于閣之廡間因與偕坐相問答久之乃去問曰邑侯之政何如父老曰侯之莅邑二載矣自我侯之痛除奸宄也而邑始無孤寡自我侯之徵輸有法也而邑始無比年牽累之重役自我侯之案無留牘也而邑始無廢事自我侯之獄如神也而邑始無冤民自我侯之開義學重師儒也而邑之士興于學自我侯之省征徭恤商賈課農桑也而邑之中勞者息至者安居者樂自我侯之實心撫字實政勤民也而邑之人

文獻記

卷十三

文昌閣二

賦

十卷本

各得其所言及此父老之色愀然若將隕涕而畢其詞者曰惜哉吾邑之不幸而侯以父艱去也他不具論即如茲閣雖成而侯之留意地方政未有艾將復建一亭十城西以聚水之氣而東其流與茲閣首尾相應左右並峙而惜也侯去矣侯之善政不得盡施率此類也榮因茲言而有感矣夫職居民牧則錢穀簿書日不暇給士氣文風類置勿問而何有于亭榭臺閣之興廢沿革也哉今我公經營措置恢恢有餘復能因其山川風土而曲為培地氣養人才計是故身雖去而遺愛存後之登茲閣者無徒取其景象之高敞而亦可想見我公之梗概也歟公名

青堂山東東昌府臨清州人順治丁酉舉於鄉戊戌成進士庚
熙癸卯校士南闈榮雖不敏非阿其所好者特以奉君之振迹
占地氣之效靈而父老之言有裨吏治不可不述而誌也是為
記

錢礎日曰人才繁乎地氣然亦賴有起而振興之者此篇歸
美邑侯而邑之人才自見入後敘述父老問答之語凄凄惻
惻令人聞之生感洵傑構也

文記 卷十三 文昌閣三 門前

龍墩莊記

張穆

跨塘橋東三十里為龍墩溪與湖接數百步乃李柱史灌溪先
生綠墅處其地皆水繚繞世亂可隱居李公子文中讀書課
其中余聞湖莊龍墩之幽逸買舟訪之舟子絕不聞有地而勝
者信風乘流揣摩心畫偶有紅香流出即追尋之達暮茫然驚
鷗駭鷺見一老番綸者導之數曲望林屋板橋叢楊小舫淡
無塵殊他村落登閣而王出見喜溢眉宇啓廣廈延入曲軒積
書貯秫豁然忘懷每詩酒沉酣不覺戶外者數日忽聞高歌伐
鼓異之云祈神飲社農家一歲之樂在此共出觀之桃花盡放
深淺競媚而灌谿先生以余來亦放舟至看花作翰其樂陶陶
余旋促舟還山塘文中力挽日花事正工為悅者容忍拂衣耶
余曰使西子雞皮不如見始而不見末花期不過十日越此青
林蔽日矣武陵漁郎不復問津惜有以也况深谷迷離或綠陰
代易安知秦人不伐桃花以此為嫌耶文中曰先生異于是非
花無足屈過來春呼花神倍發矣

吳瓶菴曰前幅烟雲繚繞後幅感慨橫生一種深情正在若
隱若現若莊若諧之間使人言外得之意趣無盡
錢礎日日非鉄橋不能到龍墩此中佳趣豈許俗人領取

文記 卷十三 龍墩庄一 十峯草堂定本

順治十七年庚子冬十月予徙居威遠去瀋城八十里迤渾河
 以東有麓焉山環泉潔予詩中所指東岡者是其處假主人之
 西廡居之名其軒曰歸斯主人謂予曰古人之治室也朝于斯
 夕于斯歌哭于斯子儻焉而署以名殆將老是軒乎予笑曰歸
 者未可知之辭也曰斯則在彼不在此春秋書魯季子來歸蔡
 季自陳歸于蔡君子遯之美得所歸也予來靖安五遷無定所
 困頓不能自存與傭奴雜作夜起剉草飯牛朝負薪易爨而食
 天寒雪大下僮伏坳窖熬火擁敗絮視且仄耳遠聽山鬼怒號

文獻記

卷十三

歸斯軒一

歸斯軒一

虎跡縱橫戶外朝不采樵暮不舉炊人生窮厄至此豈肯須臾
 忘歸者耶嗚呼若遠望可以當歸其歸也眇矣鍾儀囚也不得
 歸張敞亡命也不得歸蘇卿洪皓使也不得歸虞翻李白陸贄
 韓愈劉安世鄒浩之徒貶也不得歸然卒以歸焉非其歸也有
 待與然以予罪戾之人置之龜虎險毒之地膚裂足皴不使一
 日少安故將哀痛悔咎庶希倖聖明之一悟乃憂思憔悴咄嗟
 刺促以日望其歸也豈不難哉白樂天謫居時發為吟嘆輒以
 公卿投荒慘死不獲終者以自解免抑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
 若命歸不歸固未敢自信者歎語曰客子思故鄉如盲者不忘

視予縱狂恣獨不念先人丘壠乎設幸朝廷寬大詔書突下省
 而歸之必且垂白在堂釋悲而倚閭稚子牽衣而饑里中父老
 持羊肩相賀宗族交游訊塞上風霜良苦孺子妻炙酒罏下蒼
 頭廬兒昔未忍去者除徑還顧問若上溪田二十畝荒蕪幾何
 楹前植柏二株未推為薪廢書積几案不致狼籍黃耳犬尚識
 主人曳尾而吠斯時也陶然不自知樂矣反念居是軒其蔽風
 雨而共寒暑者不知幾朝夕幾歌哭矣一旦舍而去之更戚戚
 有并州之戀今日寢食坐臥呻吟以思者止此不可知之一事
 試問往古窳逐流貶得歸者幾人哉何至憂思憔悴自出于此

文獻記

卷十三

歸斯軒二

歸斯軒二

人色然喜請予記之以俟
 許西山曰韓文公出刺潮州自言處困日以學問文章為務
 聞之曾南豐云道者所以立本也易險惟一夫子善處困矣
 庶幾聞道
 查二南曰悲感淋漓與柳州諸書相上下怨而不怒非馬遷
 楊惲之激昂也
 錢礎日曰昌黎潮州子瞻儋耳葑園東岡千秋鼎峙然試看
 韓蘇集中有此一篇極奇極妙文字否似應讓丁子獨步

來青軒記

程 煇

勝地不可負也。柳子厚潭州東池戴氏堂記曰：戴氏以泉池爲宅，居以雲物爲朋，徒據幽發，料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蓋當時弘農公刺潭，得東池以授賓客，戴氏爲堂，勝且奇，故子厚於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中丞王公自江右方伯，秉節巡撫武昌，以署中之來青軒館賓客，客有程生曰：是不可以無記也。公畧因山而建，而此軒又居山之巔，其廣九室，其深一室，室各有戶，戶各列牖，疏連其中，楹欄檻其兩旁，佳花美木，植列簷外，階級層歷，山右皆萃，則此軒之規制也。

文 煇 記 卷十三 來青軒一 吳 十卷草堂定本

前以黃鶴後倚鳳凰，黃雀樓峙於西南，灤口煙波，紫迴於西北。則此軒之形勝也。曉嵐旭日，或紫或黛，斜陽在山，新月如弓，則此軒之朝暮也。左山右林，壺榭參差，晴川草樹，登高窮目，則此軒之遠近也。若夫行人牧馬，往來襟袂，梵鼓響於蕭寺，雄風撼於群木，暴雨驚人，賓鴻醒夢，則又此軒之陰晴變態，人物鳥獸之異象也。靜坐斯軒，悠然巖壑，空凌霞霞，露可作土，通帝座之想，從來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不能相兼，此則一寓目而盡得之。况武昌又天下之衝也，山川土地，高深壯厚，封域遼闊，襟帶奇突，昔庾元規、陶士行並鎮於此，其政事風流，猶可想見。

文 煇 記

卷十三

來青軒二

吳

十卷草堂定本

今洞庭以北爲郡，八爲州，八爲縣，五十有二，爲衛所一十有四。烽火頻年，家室未寧，得中丞撫綏休養，吾輩因而優游，憩息于此，軒不亦一時之勝事哉！回憶曩在江右，兀坐斗室，所謂西山南浦，曾不得一過而問焉。茲楚地名勝，羅列在目，應接不暇，中丞固今日之庾公也。政事勤敏，南樓佳興，亦復不淺，爲賓客者以殷浩草觴咏之懷，兼陶公運甓之風，則行益高，文益峻，道益懋，矣。至於軒以來青名，因取乎山色，入軒之意，然吾以爲軒中之人，其領取山色者，亦時有之，勝地何常負哉！於是乎記。

劉士雅曰：楚中名記若仲淹，摯情愛樂元之寄，慨播遷未免，騷情之遺，獨此記紀績中丞，授館賓客，藉撫綏之貽，安快優游於高館，真千載一時覺元規不淺之興，不得專美于前，卽後有作者，亦不可及此必傳之文也。

錢礎曰：日通篇寫景處，繚繞筆端，而自命待人，俱爲厚道，一種纏綿剴切之意，具見言外，斯真情文兼至之作。

以下原缺

以上原缺

遠軒記

季麒光

人生七尺男子。軀氣凌五岳。目管四海。視天地猶芥子耳。若乃
 壘石穿池。品花間竹。作隱士者。流母乃細。甚然交遊閱歷之久。
 厭絕紛華。上閉口。次閉門。東坡所云。桃源不必仙人。人居隨處可
 得。避秦地。雖介叔。新築一室。勝曰遠軒。僅二三十笏許。中置書
 史圖畫。知已訓辭。可弗肅以入。軒前隙地丈餘。列菊本數十。種
 植西府垂絲。芭蕉丹桂。梅竹諸種。所謂居然一畝宮。寬于四天
 下也。余與叔氏。憇息茲軒。塵坌不入。胸次日開。暇取黃農以下
 秦漢以上。古人行事之蹟。尚友論心。褒貶由我。一軒之中。譬若
 文瀛記 卷十三 遠軒一 兒 十峯草 室定本

錢礎日曰。曠昔尋盟。蓉洲方在。影齡未幾。雲蒸霞蔚。咫尺騰
 上。洵海內軼才。茲記見解。濶大是能。於半升鑄內。煮乾坤者。

聽松堂記

未陵

金石竹肉之屬。所以悅人耳者。備矣。世自多好之。有高雅之士。
 以為是假于人力。而不可久。且靡然入人之心。而或使之淫也。
 不若天籟之自然。得之不勞。而聆之無盡。悠然自遠。為足涵泳
 其性情。蓋吾吳山水之清音。聞震澤之波濤。而心壯懼其涉險
 而不可即也。聽寒山之流泉。而意幽。歎其源淺而易于竭也。若
 夫近而可即。遠而不竭。可久而玩之。使人超然自得者。其惟山
 間之松風乎。王子介眉。固高雅士也。葬其先人于鄧尉之麓。去
 墓數十武。有堂焉。四山環迴。萬木蔽映。而棟宇軒朗。啓雙扉于
 長松間。命子展能讀書其中而已。亦時過焉。登斯堂也。矯矯者
 出牆外。設謾者入座中。王子悅之。遂以名其堂。堂之前。桂樹參
 差。扶疎繽紛。涼秋花發。濃香遠聞。足以榮其堂也。堂之後。有牡
 丹一發。百葩爛然。錦披紅紫。間盍照耀。陸離足以華其堂也。至
 于堂之外。則有梅連延。萬樹烟凝。雲蒸早春。齊舒香雪。遍林未
 嘗不為此堂之佳致也。而王子皆不取。乃獨有取乎聽松。正王
 子之所為。悠然自遠。超然自得者也。况乎馬鬣蟠紆。林木蒼蒼。
 樹聲遙傳。達于斯堂。王子聽之。有欣然念其先人。感風木而不
 忘者。又于此堂志之也。此王子之本懷也。是為記。

吳雅庵曰文有節奏有波瀾如絲竹繁奏中希聲宵眇聽者
悅聞又如川流迅激迴波透迤觀者不厭此為至文
錢礎曰日松風謾謾固自可愛植之墓間而為堂以聽之其
動人悲感者深矣此記前說王子之雅後說王子之孝而聽
松之義躍躍筆端正不徒聞響賞心已也

文苑

卷十三

聽松堂二

五

千峯草

江都芙蓉別業記

宗元撰

廣陵橫塘後距新柳堂數武有小園二畝相傳此地為晉太傅
謝安石芙蓉舊墅余卜居于此補植芙蓉數百本每秋露紅愁
絢如新洗吳子蘭次題詩云少文高臥已成遊小築柴扉一徑
幽老鶴露多青桂晚涼蟬風緊白榆秋酒從錦瑟入邊醉花向
金荃句裏收好把芙蓉開點染依然安石舊風流其二云擁鼻
還為塘上行蓬蒿秋老不知名草堂舊雨過蘇渾木榻新燈照
向平八月蟹魚催釀日幾家篋笠過籬潁端東夕映紅霞滿疑
是蕪城即錦城夫土山廢地也析竹掃葉而石潤之名貯河渚
文激記 卷十三 江都芙蓉一 五 千峯草
平壞耳結廬躬耕而東阜之蹟著是以慕孫登者必造蘇門美
張鷹者先尋竹屋士果無愧乎逸致清風又何必高臺而拂也
後之賢者其亦有過芙蓉別業問宗子梅岑者乎
吳弘人曰此記之最高潔者落落數筆便可想見其地其人
錢礎曰自為別業記殊難下筆前借同人詩寄咏後即右
人事作証絕不自加點綴一句洵稱得體

武陵舊隱記

王承禧

余自甲申卜隱中橋片址築新堂三楹署曰蠡湖岸堂因地也
 存舊屋三楹署曰因陋山房因人也今總署曰武陵舊隱思原
 主也按武陵先生苑漸宇子羽盛明時詩人父聞為平樂府推
 官方正有執不肯媚人上官例索郡蓮酒數椽民間作書寫止
 之自是少索蓮酒者既歸惟杜門著書武陵其嗣子少從邵文
 莊公遊識體用之學以貢為海鹽丞丞主游塘令肅而寬人樂
 為用嘗攝糧務麾例金不納卑官非其志請休不待報而歸結
 廬于新廟志問學安貧樂道輒賦詩自娛詩各益推重字內沒
 而邑令少月王公捐俸梓其集王世貞藝苑卮言云子羽詩如
 寒鴉數點流水孤村命憲百家詩選云精雅閒遠絕類王孟至
 于趣味悠深聲調雋特又在章柳錢郎間蓋卓乎可傳也而華
 比部雲著論則又推為古豪傑之士嘗以義自勝而必行其心
 不徒其詩之可傳平生刻鏤于詩而世之知先生者亦惟詩而
 已知言哉子陽得中嘉靖己酉鄉試由教職遷富陽令存心愛
 民事事經畫盡善美餘罰鉅毫不苟取民為立生祠陞戶部主
 事差江西監兌以疾卒卒之日不能具棺殮三世廉吏海邑中
 僅存此地故稱武陵也改屬義興堵氏有年而後歸于子崇禎

文獻記

卷十三

武陵一

至

十峯草堂定本

文獻記

卷十三

武陵二

至

十峯草堂定本

地同心能不推為同調

未堵有藐孤曰孫正字寅叔十二稱諸生負材藝尚氣節十
 乃離母及妻從其族父死事楚中年二十四成烈士名謂非川
 靈鍾孕能有此等乎不待側身天地已令我懷古情深矣

錢礎曰曰先生自記所隱地而絕不自鋪張一語獨于武陵
 一門清廉大節暨義興堵氏激烈成名處為之揄揚然先生
 平生志行亦已見于此矣

顧斯才曰先生高風亮節過于武陵讀所和武陵詩有幽棲
 更結鴻溪曲留與山僧杜德機同是五湖休沐地沼吳與越
 早翰君等語是何等襟期何等氣象此記特為武陵表章同

南湖之濱水居者高先生忠憲公之所築而名之也先生終身讀書靜坐其中其記水居詳之矣而余母出自先生得熟聞舅家言余母歸寧言旋之頃或針紉之暇余兄弟羅側一燈夜靜輒言先生軼事夫家人絮語足備遺忘若弟子之為孔子記鄉黨者此余水居記之所為繼先生而作也先生讀書水居也佳日春秋或命駕焉至則設褥靜坐亦讀書而執友鹿城歸先生武塘吳先生至則必達必借外祖母每聞兩先生來則急治乾餼呼艇俟達則各閉一室讀書或靜坐或旬日或半月則別

文徵記

卷十三

水居一

高 堂定本

去或終會不交一語欣然分手水居傍湖而成或波濤夜驚風雨驟至蛟龍翔乎其上也首則垂尾相接戶棟搖搖焉震而若起從者色土相顧而先生寂然也水居不交村落先生之在水居也命魚艇環居宿每夕則諸舟爭來先生與漁子相爾汝每當山水烟空荻花吹火時見時隱船舷出沒回幹波濤呀呀耳少焉則兒童鬪爭婦姑諍語齊時聞喧嘩簫杯酒漁歌互答相慰勞歎息歡笑以為常則水居依然村落焉先生顧而樂之每將旦則開帆散風閣中舉網波聲濺濺已而漁歌漸遠四際寂寥則先生擁衾獨坐時也每歲午日則給諸漁舟角黍酒醴

歲初咸來通其問訊則給糕餌具脯酒歡飲懷糕餌乃去有所不直則為理于所司示護持故漁子樂從之也而水居實藉以護持云水居環壘作池為中周池中植芙蓉紅白紛然綠碧鮮潔堤間雜樹花木旋末作月坡出湖中坐把湖水遙望南山先生時抱膝吟其間也壘際樹石作梁以通其中室之前備賓客坐其後楹匾室中一特壘達通往來餘各任啓閉臆牖具其外則水也備靜坐讀書石外廡則具鴨鵝貯薪蒸橡栗之屬左廡外室則給童僕偃息而其上構小閣備觀眺先生名之曰可樓另有記又其內則板周之製如舟以跌坐也隅絡勾連向背

文徵記

卷十三

水居二

高 堂定本

綴引靡弗通亦不妨啓閉之則各一室而往來者自如茲先生歿且久一椽風雨屢不可保而余母之歿與星終一周矣翹憶所言幾且忘之敢記其畧如此兼具今昔存愛之悲焉秦燈巖日忠憲之水居陳恭公之陽春臺文成之陽明洞也得吾叔記之規製悉存典型如昨後有聞者猶可復也其文步步說入引人入勝則醉翁亭記也其描畫湖光山色則赤壁賦也至先生靜坐朋友之樂桃源五湖之趣奕奕紙上關係道脈當與文成何陋軒玩易富君子居諸記並垂錢晚日曰不獨寫景却寫出忠憲一生得力處此記必傳

溪邊小閣記

毛重俚

黃君艾庵世居吾邑之東郭居之南有溪其水自郭西東注適
 經艾庵之居深洞映徹漁舟遊舫之所出入也艾庵之先人閣
 於其上閣凡五楹戶牖臨溪上下水光吐納風日子少時常過
 艾庵溪上侍其先人以及以嬉逾三十餘年矣今年春艾庵賜
 客於閣揖予而告之曰吾先人之爲此閣也令吾兄弟歲時講
 習游息於其中春秋絃誦之聲激流波而響林木邑之俊秀無
 不晨夕焉遠地之挾詩書而造吾廬者無不信宿焉時吾與子
 皆少年謂天下事無不可爲者及吾與子同舉於鄉猶得侍吾
 先人歷齊魯抵燕趙並車南下以俛仰於此也後數舉不第落
 落走四方若敝裘賦遠遊閣中過從之跡漸少乙未後予官京
 師子微祿養親杖馬筮而去井里閣中過從之跡益少逮未久
 而先人沒吾與子俱以逋賦謫歸雖不得仕幸齒髮未衰猶得
 借里中寺執鉛槧效唱酬連袂閣中縱目溪外忘其身之潦倒
 也時鄰生董生方少壯喜文章與吾等遊最善於是過從復殷
 絃誦更作屬詞輒以吾閣爲題子之詩往往然也既而鄰董云
 亡知音寂寞自傷才盡韜翰束書暇時嬉游清談而已追念生
 平此閣乃閱吾之少長窮通離合也吾自少而長而老自承親

文獻記 卷十三 溪邊小閣一 百一十 定本

子舍而孤自諸生而舉子而郎署而歸休自吾友之爲聚首爲
 唱酬而爲宿草爲晨星俯仰之間變亦亟矣然試與子登東郭
 而望循周除而觀則溪自若也閣自若也豈有情者終不可常
 而無情者不變乎將人亦有其可常者在乎子其記之子謂變
 者情也不變者心也變者時也不變者道也惟知其不變而可
 常者擇而守之雖山川有時易城郭有時非吾不與之俱易而
 俱非也而况於溪與閣乎吾之道亦自若而已矣
 錢礎日日一閣也訴出少長窮通離合之故纖悉具陳不嫌
 繁雜入後以愛者情不變者心變者時不變者道四語作結
 真見道之言

文獻記 卷十三 溪邊小閣二 壹 守奉章 堂定本

啞橋記

陳玉琪

若城內多巨津人尤稱月河為甚予買舟游道場山出東水關
 一望而瀾漫浩淼者知為月河是也跨河有橋舟人真目驚顧
 曰凡舟之人慎勿語予怪問之搖手不應既過曰此啞橋也凡
 過此而語者勿利子因思言者人之有功于天下者也使一以
 禍福之幸橫于前而緘默以處此則凡宵小之立于朝異端曲
 學之橫行于世者皆不得一二君子辨其是非斥其邪佞天下
 事尚忍言哉請以告于橋之神曰凡舟人之過此其言而當于
 理者勿罪則因見知畏因畏知慎橋之為功亦大矣哉雖然古
 交際記 卷十三 啞橋 五 十卷草 定本

今人之以言獲屨者比比皆是此孔子金人之銘所以作而警
 論亦曰古者言之不出苟天下之人時若有禍福之事橫于前
 非所當言則緘默以處此亦可為明哲保身者也即未始非命
 橋意也於是乎記
 錢幾日曰前為當言不言者下死後為不當言而言者示箴
 非直為啞橋發也然啞橋之義當不過是椒峯借題發揮何
 淋漓痛快乃爾

萬里青山記

毛會建

余家世昆陵讀書學道而久不得志乃詎為雲水之遊始遊越
 而補一餽繼遊閩與粵而縮半通時遭世亂用違其遇遂去而
 歷遊于江楚晉豫燕趙齊秦以縱觀山川文物之勝當其俯仰
 天地詩酒沉酣之下輒慨然嘆曰悠悠古今茫茫宇宙未知何
 日何地可以畢吾生瘞吾骨也一自廻翔三楚卜居郢中築聽
 雪樓于蘭臺之上為臥遊江山滿目花鳥關心將以著書俟老
 而回憶故園忽忽不自得及歸而告之先人之墓而後重遊
 江漢間登黃鶴之仙樓攀晴川之傑閣升大別之絕頂大別故
 文徵記 卷十三 萬里青山 五 十卷草 定本
 大禹導水所憩處至今廟貌存焉高峯巨壑傲兀雲表吾所舊
 遊之洞庭彭蠡巫峴衡廬光氣隱隱皆可望見而俯視江漢如
 衣帶鶴樓晴閣如几案間物復慨然嘆曰樂哉斯丘可以畢吾
 生瘞吾骨矣方低徊不忍去忽有告以牛眠地者地在太別志
 南某山某向沙水繁旋晴閣左臨鶴樓右峙隔江眾山遙對又
 若海市蜃樓蓋區區一抔土居然有控引千百里之勢爰出賣
 賦金購之為管寄藏一區而翼以一杯亭為生死遊而楮之碑
 曰萬里青山系之聯曰非隱非通半世行藏萬里外滿山滿水
 平生心事一杯中嗚呼此何如遊也

楊客仙曰灑灑落落爲得。子霞長存天地之間他日太史公不必更作傳贊。錢礎日日讀此記知其一生所處全從讀書學道中來不然何以胸懷曠達行徑廓落如此。通篇敘遊字凡九見如驚鴻戲海出沒難測。

錢貞女合英記

秦松齡

吾邑有高節奇行之士曰錢先生礎日其女曰希暉又貞女也。貞女及笄先生爲擇配得黃生某未幾黃歿貞女悲抑成疾逾年亦歿貞女之舅姑聞之請合葬焉先生曰未可也禮婦三月而廟見未廟見而歿反葬於家吾女之合葬非禮也邑之君子則相與告曰禮不合葬未成婦也言未觀乎婦之德不可以爲婦也若貞女之歿可謂盡乎婦之德矣禮緣人情者也今之合葬獨非禮與先生乃許之嗚呼貞女不愧乎其父矣先生博學篤行談忠孝大義說理不佞屢遭困頓而其節不改貞女之爲文淑記 卷十三 錢貞女一 定本

此夫亦有以教之也世固有篤於從一之義聞計悲憤慷慨自彼皆指之以爲難事貞女更歷歲月之歿靡他又所爲從容就義者也可不謂難與崇祿之末余婦之女兒曰吳貞女訂配余之從叔某從叔死貞女坐臥一小樓日誦西竺氏之書若終身焉者族党以其少故且未泰婦也將奪其志納采有期矣貞女聞之衣衰經籍晉空王前嘔血數升歿而邑之縉紳先生多記其事者然尚未邀 朝廷闢幽之典以爲缺事今二十年而更得錢貞女貞女之死雖不若吳之烈然所處亦有幸有不幸焉他日來二貞女事上之當事以聞於 朝廷亦有志名教者

所從事也夫余先生之弟子也遂為之記

蔣大鴻曰推原婦德以正合葬之禮補千古說經之家所未
速可謂通儒

魏冰叔曰說貞女俱實情實事不為溢美之詞真信史也文
亦結構精密純乎史家格法

卷十三 專諸

專諸塔記

過 琪

○北○東○錫○邑○之○東○門○奠○恭○傳○是○專○諸○塋○云○里○民○奉
○而○祭○之○於○社○專○諸○吳○刺○容○耳○何○居○乎○民○之○祀○之○也○蓋○其○祀○不○知
○始○於○何○人○必○以○為○古○象○燕○之○士○也○而○祀○之○始○於○一○人○羣○然○相○率
○以○從○然○專○諸○四○伍○負○而○進○之○公○子○光○以○身○許○之○卒○能○成○其○志○亦
○所○謂○信○然○諾○較○然○不○欺○其○志○者○邪○遂○久○祀○之○而○不○廢○也○古○來○賢
○人○俠○士○年○遠○世○湮○滅○沒○於○寒○煙○衰○草○中○者○何○可○勝○紀○專○諸○吳○刺
○容○耳○吾○邑○之○士○民○好○義○無○厭○猶○歲○時○奉○之○若○是○苟○有○負○道○行○義
○者○非○公○正○不○為○有○德○惠○以○及○民○民○悉○愛○之○久○當○何○如○也○專○諸○之
○文○源○記○卷○十○三○專○諸○一○堂○定○本

卷十三

專諸一

堂定本

○葬○何○以○塔○為○或○曰○其○墓○久○湮○有○僧○見○斷○碑○遂○築○其○墓○為○塔○如○僧
○云○左○傳○有○鱗○設○諸○列○國○志○有○鱗○諸○郎○專○諸○也
○錢○礎○曰○專○諸○吳○刺○容○耳○頻○呼○此○語○喚○醒○世○人○以○為○好○義○者
○勸○大○有○溪○心○按○吳○越○春○秋○專○諸○豐○邑○人○伍○子○胥○初○至○吳○遇
○於○途○專○諸○方○與○人○鬪○甚○不○可○出○其○妻○呼○還○子○胥○怪○而○問○其○狀
○專○諸○曰○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胥○因○而○相○之○雄○貌○深
○目○侈○口○能○背○知○其○勇○士○此○見○專○諸○為○伍○公○所○識○必○有○大○過○人
○處○非○徒○勇○而○已

余聞錢唐形勝惟西湖為最出城而西出湧金門至西湖環三

十里翠浪千層青山四照朱樓粉黛畫舫笙歌每當佳時冷節

州人士女翺翔逍遙乎其間至今稱為勝地及讀蘇子瞻湖光

欲灑山色空濛之句則又恨其不獲一至使武林花笑人寂寂

也辛酉孟冬適錫山王子傳巖客於蘇過敝廬而至止焉吟詩

刻燭樽酒論文偶念及西湖之遊悠然神往王子遂圖其所謂

十景者以示余余乃喟然嘆曰山川之美風景之樂固如是乎

余雖未至西湖得王子之畫而西湖勝槩已宛然在目中矣執

文設記 卷十三 西湖一 亭 十峯草

卷務復目眺神怡恍若坐松嶺之旁六橋之下十里蘇堤流波

千頃幾於尺幅遇之斯誠天地間一偉觀也於山見南屏兩峰

之高於水見西湖之廣且澹於物見名花美木之列植而交陰

於人見游人冶女簫管樓臺之盛以及風霜雨露日星隱耀四

時之景罔不畢具其餘畫之所不及者余亦不能言也雖然王

子亦不過擬古人之意而寫之耳未嘗歷其地也他日者余與

王子汎扁舟涉吳江入橋李至西湖飲酒尋芳呼盧痛飲其樂

精畫中景足供吾兩人之賞玩哉至王子筆墨之妙遠追元宋
余始置弗論蓋王子不欲以畫名余何必以畫名王子也
彭雪客曰通篇俱是未到西湖寫出欲見西湖之意與泛作
西湖景者不同懋旃文心靈妙故其為記瀟灑自異如此
錢礎曰傳巖未一至西湖偶觀圖而有畫景既真矣懋旃
亦未一至西湖忽因畫而有記景復益真良由心靈而手敏
也文筆英爽每於轉折處見奇居然作者
王傳巖曰懋旃工於制舉義出其餘力為詩古文詞亦復清
新雋雅茲篇轉接頓挫曲曲盡致極似柳州小品末幅感慨
淋漓波瀾無際尤見作家

文獻初編卷十四

錫山錢肅澗礎日評選

同邑秦松齡對巖

可正

吳江董 開方面

都門三子傳

王崇簡

于奕正初名繼脣字可直宛平人世強力殖產號素封奕正生而峻潔喜讀書性孝友喪父讓財於兄弟獨居荒園治舉業耻勦稿爲文章在諸生中嶽嶽無所讓其所交遊皆當世名人以故多畏惡訕笑之者奕正工詩歌好遊名山嘗信秋山旅歸

澹峙如有道高人每于霜清未老時驅驪而往窮巖絕岫數百里間無不周覽過斷碑必披荆剔蕪以識之或攀危躡巖危石險其絕頂慨然賦詩有超世之概當世名人來葢下者皆知有于生與楚譚元春友夏劉侗同人尤稱友善兩君來京師必客其園與同人著帝京景物畧崇禎乙亥偕同人取道秣陵通歷名勝將之楚會友夏止之遂歸而疾作卒於金陵旅舍初于生夢與故人郭聖模舟入於壑聖模先是客死秣陵者既而夢歸見母手浴四三指母耳問其環堵答兒無環矣寤告友人曰三陽之祭母言非兆耶死願擇秣陵一片地與聖模同塋焉既

卒同人曰達哉于生雖然死歸附于壙禮也遂護其喪楊曰顧與治刻其遺詩數十章所著金石志樸草詩與景物畧行于世于生南行將着南京景物畧竟以友夏不果惜哉于藻能世其業同時都人士有崔于忠黃鶴皆以志行聞

崔子忠字青蚓一名丹字道毋其先山東平度州人嘉隆時有仕至顯官者子補廕留京師遂家焉卽其祖也家故饒萬曆間上供珠玉諸珍貨率僉京師富民辦納中官勒抑費不貴復不時與直家以此中落子忠爲諸生甚貧於六經無不讀得諸載禮者尤深爲文輒與動輒千言不加繩削而自合督學御史左

文獻傳

卷十四

都門二

十卷本

公光斗奇其才置高等食餼及數試而困慨然棄去不復應試葦門土壁洒掃潔清冬一褐夏一葛妻踈裳布衣黽勉操作三女亦解誦詩雖無終日之計晏如也工圖繪爲絕技時經營以寄傲人有欲得其畫者強之不可得山齋佛壁則往往有焉更善貌人無不刻肖平生不修刺謝勞人嘗貽貴人多折官位願與之交皆逃避不顧先是子忠偕蔣生漁郎受業于朱公應登門同學朱氏兄弟既貴爲大官並不至其門蔣生早死則收輯其遺文時爲人稱說之不喜飲酒二三故人以文字過從談竟日不能去嘗天啓時魏忠賢用事有國子生建議立祠太學納

其同舍生。生不敢顯。絕于忠。教生蓬垢。病臥以免。左公光。半為
關豎。階詔獄。逮。斃。而歸。櫬人莫敢近。時史公可法。與于皆。諸生
受知於公。史公就視於獄。于哭於郊。幾不測。子忠曰。二生何。愚
也。不能為魏。耶之脫。史。弼於死。徒效。郭亮。董班。哭。李固。杜喬。何
益。耶士。自四方來。慕其人。多。謝。不見人。或尤之。笑曰。交遊。盛。而
朋黨。立。東漢之季。可。錄也。後果有以復社。植黨。言者。其。識。加。過
人。如此。其人。短小。端飭。雙眸。炯炯。高冠。草履。蕭然。若在世。外。不
知貧賤之可戚也。所作詩歌。古文詞人。鮮知者。徒知其畫耳。董
文敏公嘗謂其人。人文。畫皆非近世所常見。年五十五。病。幾。廢。亡。何

文溪傳 卷十四

都門三

三 十卷本 堂定本

遭寇亂。潛避窮巷。無以給朝夕。有憐之。而不以禮者。去而不就。
遂夫婦先後死。
黃鶴與崔子忠。于奕。正。同。時。知。名。鶴。字。惟。梅。先。世。為。歛。之。望。族。
父。俞。能。文。工。書。應。中。書。試。來。京。師。遂。為。大。興。人。鶴。生。數。歲。不。與
羣兒嬉戲。長治六。經。子。史。唐。宋。諸。大。家。之。言。無。不。博。貫。世。方。尚
速。化。之。學。皆。以。通。經。學。古。為。迂。鶴。所。學。願。若。是。初。為。順。天。學。諸
生。兄。隅。中。鄉。試。族。之。者。謗。其。非。士。著。遂。業。太。學。受。知。于。祭。酒。李
公。騰。芳。倪。公。元。耶。倪。公。月。合。太。學。諸。生。數。百。人。課。以。古。今。文。交
鶴。輒。居。前。效。其。文。者。率。取。上。第。而。已。不。售。時。文。公。震。孟。積。歎

府。每。問。天。下。人。才。倪。公。必。稱。黃。生。將。薦。之。朝。以。說。去。不。果。如。劉
公。宗。周。金。公。鉉。李。公。日。宣。蔡。公。懋。德。雅。重。其。人。與。之。談。論。文。章
經。濟。以。至。性。命。之。學。輒。窮。日。夜。尤。於。細。行。舉。動。必。以。禮。妻。李。告
不。足。顧。而。笑。曰。吾。道。固。如。是。客。滄。州。時。潰。兵。傳。城。而。軍。乃。夜。絕
城。過。嚴。圍。犬。吹。聲。如。豹。從。火。光。中。刺。旬。一。夜。走。二。百。里。抵。某。帥
壁。帥。初。不。為。動。以。計。劫。之。圍。乃。得。解。甲。申。客。萊。州。聞。寇。變。避。之
勞。山。浮。海。幾。沒。平。生。著。述。盡。沒。海。水。中。既。而。歸。省。其。兄。弟。或。勸
之。科。舉。笑。不。答。將。復。往。海。上。忽。疽。發。于。項。三。日。死。鶴。卓。偉。有。大
畧。每。嘆。草。木。同。腐。卒。不。為。世。用。歿。時。年。四。十。有。九。

文溪傳 卷十四

都門四

四 十卷本 堂定本

宛。平。王。氏。曰。三。子。者。予。時。與。之。遊。名。跡。殊。方。而。操。行。俱。絕。所。謂
孤。特。超。厲。無。愧。於。心。放。而。自。得。者。非。耶。雖。無。奇。流。足。驚。人。耳。目
然。生。長。都。會。紛。靡。之。地。皆。能。潔。身。自。負。無。眾。人。之。求。庶。乎。篤。行
之。君子。矣。嗟。乎。使。得。用。於。世。其。成。名。立。方。優。然。有。餘。而。皆。困。蹶
以。死。是。可。悲。也。夫。負。材。能。節。義。沉。淪。于。下。而。行。事。不。可。考。或。行
義。者。聞。而。文。藝。不。概。見。更。歷。歲。時。有。不。能。道。姓。字。者。矣。故。著。論
如。此。自。三。子。者。歿。予。獨。徘徊。無。所。之。于。今。昔。之。感。何。可。道。哉。
錢。礎。曰。日。暮。寫。三。子。本。色。平。奇。互。設。凄。緊。相。涵。純。寓。感。慨。當
世。之。意。似。此。筆。力。當。在。五。代。史。獨。行。傳。上。

乙那才傳

汪瑛

乙那才字奇山山東青州人明愍帝時以隊長從監軍太監擊賊河南河北間至者未之奇也總兵黃得功與賊戰於霍山得功乘勝舍其大軍單騎前逐賊陷淖中賊圍之數重射殺得功所乘馬得功亦仰面射賊洞胸與之相持會天欲暮所餘二矢耳得功自必不免而那才適自別道馳還登高望見之識其胄曰黃總兵也大呼復馳之賊散走得功乃自板上那才授以已馬分箠中矢與之步從得功且走且反射凡殺追騎十餘人始得及其大軍於是得功德那才以語主者主者始大奇之稍

文獻傳

卷十四

乙那才一

五 十峯草堂定本

拔為標下材官而是時有張衝者從總兵劉良佐亦以驍勇知名賊兵圍六安危甚提督馬士英帥軍救之始至立屏其左右副將高就於諸軍曰孰為乙那才張衝者入見兩人廷謁即牒補副將以其兵授之出文書曰為我入六安取太守結狀以報兩人則應曰諾即出簡壯士二百騎與之約使人持一角十人共建一森夜趣賊營突貫賊陣遂入城周城而呼曰大軍至矣城中人大喜合謀兩人者促太守具食食已揮太守曰署狀急懷其狀復引騎冒圍出賊大驚已而知其那才衝也皆止不敢偏既得報竟不亡失一騎自兵與之後賴壽六安霍山諸州縣

數被寇那才常在其間大小十餘戰破圍陷陣所俘賊無算主

者或攘其功或移諸他將者數矣同列為那才不平時諷之使言輒謝曰此我衆不惜死耳我一人何能為終退讓不自言也弘光帝即位史公可法出督師願得那才與俱以總兵官駐揚州未幾我兵至而那才戰敗死矣那才形貌僅及中人白皙均準鰲臂而鬚腰善投壺本不知書而進止安雅敬禮士大夫與頴州劉子公勇善

汪子曰余讀公勇所書乙將軍始末輒慨然想見其人因稍刪潤之如此公勇又云那才素不飲酒獨好美婦人某嘗遇之濠

文獻傳

卷十四

乙那才二

五 十峯草堂定本

上值其獵還為某席地置酒自彈琵琶命侍姬歌秦聲和之意歡甚已復置琵琶於膝注視某曰那才自出行間數受尚方銀幣之賜致位大將所可報國家者惟此身耳幸而所轄無事不能不以聲色自娛一旦有警且判此為國家死矣其後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張衝者不知其所從始自言山西人在劉良佐軍中軍嘗卻衝獨身斷後以是亦積功至總兵官云

錢礎日日鏡刻情事語語切實復以飄宕之氣行之韓之書張中丞傳後有其俊逸柳之茂太尉逸事狀有其縝密而總得太史公神髓讀太史公李廣列傳方可與讀此文

甲申秋八月張獻忠破蜀入成都時蜀王自沉于井和華陽縣沈雪祚同巡按御史劉之渤推官劉士升被執不瀆死之嗚呼獻忠之屠膾生靈何啻數百萬即所過郡縣吏或力竭城陷義不辱而死或罵賊被磔烈死且或畏死乞降泥首賊庭而卒不免於慘死寧獨西川為然哉然而成都一陷賊遂確視全蜀謂天下不足定將即位稱西王以成都為西京乃遣其黨鄧諸文武臣於幽所欲降之以備百官而脅以白刃於時鄧案大罵骨肉為醢者則縣令中平陽公也公以崇禎丙子舉於鄉

庚辰成進士

沈華陽一

七

庚辰成進士兼任華陽壬午四月蒞任有盜魁秦權助者石砭士司奉良王族姓也潛伏內地為賊聲援公乃誘執之實於獄旋殺獄卒逸去公密檄良王授方畧良王悉擒之前公駢斬以殉亂遂平其年化汶士民皆倚公為保障至是春正月獻忠犯夔夔陷公函請蜀王所策守禦不報而內江王雅善公公往語內江曰蜀府帑藏山積不及今出以募士東向殺賊一旦有急誰為王守此金錢乎且周楚已事何如也內江頓首入告蜀王王幸且夕偷安卒以祖制為辭而無餉無兵公已知事不可為有歎無一矣六月獻忠奪佛圖關破重慶西宸者日夜不絕勢

成瓦解適成都火器局災軍民死無算人益恟恟懼而賊遂水陸薄城下八月五日總兵劉佳胤率官軍三千出戰大敗賊四而縱火攻三日而錦江樓崩賊乘之入佳胤走双浣花溪公見孰幽之大慈寺同繫者二劉公及成都令吳繼善也越日進食公奮衣起指其口曰有口食賊肉耳豈食賊粟哉獻忠怒立殺公與二劉公同死嗚呼公之死也方謂萬里孤臣不能殺賊自奮即萬被戮亦甘之如飴宜其叢刃而雙眸炯炯神色不變也後二十年得內江范文光傳最詳因嘆益州天府越在西陲而獻忠之蹂躪屠滅千里蕩為灰燼即一二仗節致命之臣所聞

沈華陽二

八

十

異辭所傳聞異辭使今日不為之核死狀徵直筆則騎箕尾而作山河者又何以光昭史籍千億祀後知蜀土之杜宇有餘血哉故作沈華陽傳

錢礎日日破蜀何事罵賊而死何心使不為之考信百世下安得有信史耶杓石留心史事于甲申殉難諸公知之最真善之亦最慎固不獨一華陽公也庶即此已見一斑矣

牧子先生傳

陳玉基

牧子先生不詳其姓名其友魯劍曰初先生父禱於三茅山夢神謂曰吾遣牧牛兒嗣若遂生因號牧子及長以數十金構一頭顱盃一七首一玉印篆三不要癡男子字謂不要官不要錢不要命也又自號牧癡少時縱酒無賴嘗與劍讀書余澤寺醉出墮泥塹罵曰爾寺何神不為我治道路蹶我提神像擲塹中一夕夢神逐之將獲急聞空中人言若不可逐神止又嘗與劍率羣少年列隊伍執器械已將之命劍為偏禪具有紀律既而投戈嘆曰丈夫當持三尺劍橫掃不平安能日作小兒戲耶會

父○母○早○死○依○於○舅○然○舅○常○惡○其○縱○酒○無○賴○每○健○之○一○室○命○讀○書○及○醉○已○踰○短○垣○出○方○坐○隣○肆○中○指○揮○叱○咤○持○頭○顱○盃○舉○滿○一○飲○擲○盃○呼○坐○客○曰○若○來○看○我○盃○不○似○爾○輩○頭○顱○耶○坐○客○駭○散○既○醉○過○某○少○年○榜○滿○疏○衣○作○孤○注○不○勝○裂○之○去○舅○由○是○益○惡○之○然○覆○所○讀○書○未○嘗○遺○一○字○郡○太○守○何○公○應○瑞○者○頗○愛○士○先○生○上○書○盈○萬○言○自○薦○為○邊○材○欲○請○經○畧○熊○公○廷○弼○佐○之○且○曰○廷○弼○非○我○廷○弱○且○敗○奈○何○可○惜○太○守○目○以○為○狂○然○亦○私○偉○其○言○為○文○縱○恣○自○喜○不○沾○沾○帖○年○三○十○餘○舉○孝○廉○越○數○年○成○進○士○歷○官○至○湖○廣○提○學○使○先○是○闖○賊○自○燕○敗○人○楚○剽○掠○荆○襄○尚○三○十○餘○萬○衆○先○生

文源傳

卷十四

牧子先生一

九

文源傳

卷十四

牧子先生二

十

文源傳

卑騎在論其將曰公等才皆可大用胡為陷於不義已而泣數行下賊眾感動環公羅拜號其眾曰忠貞未幾兵入蒼梧啞血死死之日猶強衣冠草遺表望闕再拜焚之劍猶能識其一二語云不能畢命疆場而死於枕蓆臣實為恨後五六年劍走蒼梧覓先生骸骨不得得遺像以歸先生自題曰呼嗟牧子遺家不造誠身事親遭時多難誠身事君四十九年孤兒進臣噫可哀哉魯劍武進人蔬桐聲居士

事

張秋紹曰以奇文寫奇人吞吐頓跌之間悲壯欲絕得雪庵雲門諸傳筆意不待轉輪藏出能使其人躍然如生大是快錢曉日日借魯君言作自己文隱約盤曲具見用筆之妙是龍門得意文字

廣德州守趙使君傳

陸次雲

趙使君諱景和字萬育錢塘人天啓丁卯孝廉也夙與相國史文忠公可法相友善居嘗抵掌時事相對唏噓每至泣下文忠曰方今滄溟正沸清宴難期設遇時危常山睢陽吾輩事也使君曰儻遇疾風敢不為勁草乎初使君教諭於禾作人為盛後授瀘州州守張獻忠方踞蜀不得進俄而李自成犯關鼎湖問至使君北向慟哭曰君死社稷吾將安歸欲自到偕行者奪止之還赴留都時馬士英柄國引阮大猷為大司馬日與衆正為仇史相國督師江北尤為所忌有薦使君才可大用者馬知其為史友勿善也久之調為廣德州守時淮陽圍急寧南侯請清君側之賊大理姚思孝等請救淮南士英厲聲曰君臣寧死於敵勿死於左此皆良玉死黨為游說不可聽也於是調黃劉諸鎮衛石頭而北守愈疎文忠血書告急棄勿顧使君聞即報大憤曰惜吾友一腔熱血空付之馬革矣揚城被史相國立城上拔劍自刎死時弘光已出奔矣士英惶急懼寧南兵扼安慶將走浙挾母偽稱太后道由廣德其兵沿途殺掠無復紀律皆衣婦人衣紅紫綺綉重襲一身盃釧左臂簪鈿盈首而猶涇州治傳被諭守出庫全以犒軍備法駕以迎太后使君裂檄奮怒因

文毅傳

卷十四

廣德州一

十卷草堂定本

下今日有不奉詔而南轅者毋許入士英於城下請守見誘以甘言使君叱之曰爾為元臣不思報主釀成覆敗國家何負汝而若是耶汝云保駕駕今安在不保主上而保太后人傳若母誰不知耶爾速去吾箭鋒耻飲爾賊臣血士英命于都督錫腹背夾攻民心甚固州城旋毀旋築後力不支為其乘闖而入使君還坐廳事士英至不起迎士英曰爾小吏敢抗我使君曰爾蠻獠非人類廣德州守今日為國死然恨不死外而內賊相耳吾今得與朋友道林踐久要於泉下矣吾且為厲鬼逐爾士英趨卒刺使君使君挺身身受劍死其妾秦氏死於井是時其

文毅傳

卷十四

廣德州二

十卷草堂定本

子蒼璧方九齡僕人錢義匿之脫於難戊午登賢書壬戌成進士其孫荃蘇詩文克繩家學人以爲孤忠之報當馬兵蹂躪廣德時忽雷雨大作恍見使君毅魄在雲霧中士英懼即捲甲去而武林不容會稽不受宵遁於閩卒父子伏法駢斬延津而使君廟祀於州久而愈烈云

陸次雲曰蒼璧字晉襄吾友也有父風能讀父書道父遺事其於張許子弟何如哉天待趙氏不可謂不有加矣且吾觀士英流毒無窮倉皇逃死而不免於死其死延津視死維揚與廣德若何若哉

任東川曰以彼君為經以相國為緯以瑤草挽合於經緯之間雖所叙者一邑之事而天下得失具在其中此之謂太筆

錢礎曰韓昌黎書張中丞傳後全從太史公項羽本紀李廣列傳得來韓得馬之髓此得韓之骨激而有致名而有神使君節烈之氣與文俱存矣

廣德州三

成中書傳

公諱勳字伯屏別號羽明世傳國變時蓉江有縉紳闔門立口自焚死者是也初乙酉歲建康事敗所在郡邑聞風瓦解比雞髮令至蓉江蓉民皆憤呼而公時謝官居城中城中父老子弟以義奮推公司筦庫公亦慷慨任之不辭然知孤孀斗絕外無婢媵蟻子之援雖有米不食於是絕其三弱子出而以膝若女七人僕若婦十二人閉之室女一輓男一秤薪上下其樓藥上下其薪以俟戒行火焉不辱沒其骨為天下笑而寓書伊弟蘧菴曰今日夫盡婦也吾不能為非夫即以非夫殉亦夫也又

文設傳 卷十四 成中書一 士 十峯草堂定本

日求乾淨死百世下庶幾有道我心者事先知國壞事後不敢以身全且夫度州信公平日豪華聲伎與他日齒髮歸來寧有異耶吾以生人備弁以故物備要於忠臣孝子之為折矩周規不失尺寸烈上襟不離衽局踣固然益公少年豪俠自喜好游朱家郭解第畜灌夫之屬睥睨旁若無人珍玩森羅衣冠都偉以為一適忠義天性可買金石亦文山之流亞矣自起兵至城陷凡八十一日先城陷之際指畫家人死所甚別不生子妾繼某所生子妾繼其所既而妾女死後樓生子妾死前旁樓身死前中樓成秩有序古之序切長而飲切長而坑者公於此日皆

合奇節同接前者非教後者非襲而傳公之從容如歸神色無
戰抑無憔悴意如云有倉卒義無倉卒禮此聞服中名言也公
之殉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嗚呼生為名臣死為列星不然正氣
為風為靈吾何足以知之按公為孝廉襄宇先生之子詩書其
世傳也公幼不守章句弱冠始折節讀書由弟子員例入南雍
久之授中書舍人為人落拓鯁諒不却人世有折腰撓屈態好
周人緩急無吝色策時事多奇中如甲申以中書奉勅出都門
吉所知長安其有黍離之悲乎勢在旦暮公一語而掛冠神武
者五十餘人不半月其首竟驗于客座述烈皇帝把酒酬大
文藻傳 卷十四 威中書二 三 十卷本 堂定本
帥及指其官某疏詢太子省否狀輒慟哭不止君王自聖明臣
下不文武雖魂入九天有瞑理乎予謹據遠巷行迹撮其大要
為公立傳後之作史者其或憑之以紀事於實錄尚無愧焉
荆默庵曰余司鐸蓉江所聞甲申乙酉間節義士指不勝屈然
其間固宜有異一人死與闔門死舍卒死與雍容死等死耳而
意量有不能不微分者惟公之殉則悲憤整暇兼事而有之近
世不數見也元兵將碎潭進士尹毅寓城中為二子行冠禮而
後自焚知州李帝以酒酬之帝亦召帳下沈忠俾盡殺其家人
而後身引頸受刃忠復殺已妻子自刎以報帝江萬里聞喪焚

失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及城陷遂赴止水死左右及
子鎬相繼及帝則守土官也萬里雖州紳然故宰相也公非宰
相之舊無守土之責事極類尹毅惜乎毅不少存其子報祖宗
而公使忠孝兩善視三君不已優乎遂菴目之為勇智也其然
然余又為妾女僕若婦諸人難之設諸人稍有徘徊即大節中
沮矣而公顧能使十九人之身如其一身夫忠義至性天地不
能強之生而嘗動於其死頃刻晦霾日星呈變造物豈不以忠
義為非苦與此一十九人者其亦各載天地之情於須臾故公
可以不言而信而要之感之生平者夙矣死固可易言哉
文藻傳 卷十四 威中書三 三 十卷本 堂定本

錢礎曰日蓉江為忠義地而戚氏一門尤忠義之藪中書傳
可不作耶默菴先生司鐸茲土以綱常名教為己任凡遇忠
孝節義等事無不樂為表揚故為中書作傳不覺淋漓痛切
形容盡致如此其文考據精詳言言微實固千秋一信史也

以下原缺

殷孝子傳

何毅

孝子者丹徒人也。姓殷，名士望，字德遠。性通敏，孩提時得異。必先奉二親，朝夕數問，安不五歲，誦經史七歲，能文章，遠近爭欲識其人。稍長，益盡孝。明嘉靖間，倭犯丹徒，縛孝子父去。孝子奔救，倭將加刃。孝子長跪呼號，請身代甚哀。倭曰：此孝子也。兩釋之。督學御史耿某素雅重孝子，至是遂不次以附學生。充貢，無何家被盜，盜縛其母，欲撻之。孝子先偶出游學，有女弟名金者，亦呼號請身代甚哀，盜亦曰：此孝女也。又兩釋之。督學耿並為奏于朝，下有司建坊表旌其門，曰麟鳳壽由壽州學訓導。

文徵傳 卷十四 殷孝子一 古 十卷草 堂定本

遷新建學教諭，後又遷衢州學教授。凡三任學職，朔望同州縣官鄉先生羣弟子員講說辨難，日夜孜孜，不倦。年八十一，偶疾忽起，肅衣冠拜二親，木主畢，因正色危坐，召門人子弟，言曰：吾將安靜以養，徵陽父母之身，今得全而歸之，性學斷續，則在二子矣。微笑而逝。

論曰：孝子肄業南雍時，嘗從羅近溪王龍溪兩先生，究明性學。數向家人言學，職為金口木舌之官，能循行其所學，以老乞歸。休宅傍後先產二麟，四方聞之者，咸曰：此孝子鍾瑞云。

錢礎日曰：傳中說孝子孝女事，奇矣。論復補出產麟事，更奇。

萬孝子傳

陳弘緒

崇禎乙亥，楚豫流寇犯鳳陽，震及皇陵。孝子萬公元亨死之。總督漕運巡撫都御史以其事聞于朝，已閱視科臣林公淮揚按臣張公履巖之請，得旌揚如例。嗚呼！孝子者，鳳陽司理南昌萬公仲實子也。當流寇從姑山永城來，仲實有母之喪，聞訃業辭上官行有日矣。適因哀毀過甚，杖不能支，遂臥疾。司理之案牘房忽人馬洶湧，喧聲如沸。仲實曰：誰與左右曰：燈市鬧時，蓋元夕云。鳳陽故無城，俄而賊已及于司理之署矣。左右曰：賊賊覬之，則流寇也。司理曰：吾必以死殉國，強起披衣，然病甚，輒起。輒仆于地，是賊急索所為理官安在。孝子乃泣語父曰：吾不得復事吾父矣。急着青衫，出大呼曰：死賊若索官何為我乃官也。賊遂厲色脅之。孝子大罵不絕聲，賊首怒甚，囑命旁賊加刃所持刀。庖人食刀，刀無鏑，割不能斷，脰至數十割，孝子乃死。死惟呼阿爹阿爹，賊不知鄉音為何卒，以為此理官也。遂置仲實而去。方孝子青衫大呼其師萬思尹出視之，賊并執思尹將加刃。孝子不復抗聲，曰：若所欲得者官耳，何與渠事。賊亦卒舍思尹。孝子不獨以身代父，且以死免其師。嗚呼！烈哉！仲實為予言，孝子遇害時，賊碎裂其青衫，僅存一袖，血斑狼籍，今袖上縷縷層疊，不知

文徵傳 卷十四 萬孝子一 古 十卷草 堂定本

孰爲兒之血痕孰爲某之淚痕夫孝子名元亨字爾嘉小字芳生十歲通五經十五補博士弟子員死之日僅十有六歲云

陳子曰子讀仲實急投胎諸詩泫然涕下蓋無日不望孝子之復爲其子也夫睢陽之陷張鄧州至願爲厲鬼以殺賊今大河

南北賊連營數十萬注矢密于蝟毛郡邑骸骨相撐柱孝子方且搏額帝庭謀所以洩其如雷如靈之怒賊不盡孝子必不肯

遽出人世也審矣仲實試于風號雨泣冰裂霜凝鳥悲獸駭之日呼孝子而以子言告之當有刀劒鐵騎飄然浮空而至者必

孝子也仲實爾時幸無至于哀感捐生以重傷孝子于冥漠也

故

葉蘇傳 卷十四 萬孝子二 六 孝定本

錢礎日曰孝子死孝亦死忠爾全其父復全其師快哉嗚呼若孝子者所謂民生于三事之如一者也得此文孝子傳矣

黃孝子傳

黃孝子名向堅吳縣人也其父孔昭以乙科選爲雲南大姚縣

令崇禎癸未年其室朱氏從子向嚴暨一婢以行越二年逢

革之運雲南以道遠阻兵大姚家信不得通孝子思其父母食不甘味臥不安席一切耳目嗜好之事悉皆屏絕如是者七年

不哀順治辛卯臘月聞天兵定湖南收兩廣諒黔有次平之勢孝子遂聚根躡屨拜慕別妻子以行過辭其友生某其方賽神

爲劇戲謂孝子曰吾知子以思親不近聲樂然今日所演爲王孝子汝州春店一劇子尋親遠行過我適值之此佳兆也不可

不觀因拉之入座演至母子相會孝子歔歔而起其日附舟以

南道武林沂潑水下信州由撫州達臨江涉袁州醴陵界渡湘江息足於湘潭五日由湘鄉絕江而西上寶慶歷武岡之高沙

展轉於沅靖之地至晃州更西三舍則列柵如城戈戟森立空際懸五石鐘過客有近柵者守兵卽撞鐘致詰孝子既吳音加

之短袴窄袖故致詰尤厲良久啓柵納之攝見兩鎮將給以驗票然後得去蓋是時義王孫可望尚未歸順方迎致故藩改安

隆所爲安龍府指以駐蹕而自建王府於黃陽此諸逆命者皆附之異地爲人然門戶故設關列汛之嚴如此明日渡江宿清

附之異地爲人然門戶故設關列汛之嚴如此明日渡江宿清

混又明日宿焦溪踰鷓鴣關宿鎮遠又踰蘇州神廟關宿
橋衛從新添茂里清平入平越三日及貴陽城即可登新橋據
也自武岡高沙市至此陸程凡一月餘時已壬辰孟夏入城
告驗王府前兵衛填咽日所不得前有新安程姓者為指示之
且殿大姚履歷相告於時孝子始知其父以丁亥解任則甚幸
由是徑威清道平壩過安順安莊越關索嶺而下喘汗欲絕者
數矣凡四十三盤始達山麓而值安西兵過愈業業然信宿次
盤江渡鐵索橋上安南老鴉關遇廣文錢君士結於平葵衛錢
君者郵人亦以乙科尹陽宗落職補是任為孝子言大姚事甚
文選傳 卷十四 黃孝子二 大 堂定本

視其衣履顛顛頽頽裂則父母更號慟不能自止也其時從弟向
嚴方負薪歸聞室中聚哭却立不敢進父呼而語之故始驚喜
入拜而繼之以泣焉白井邑里固小又亂後居民不數百家聞
大姚之子自吳中來莫不扶老携幼趨觀於庭相與歎息咨嗟
多有垂涕而去者若數日孝子晨起肅衣冠跪父母前以東歸
為請父曰吾不得上先人丘壟於今十年豈須史忘歸吳者顧
吾幸百里於此今雖身在事外而安龍未滅依然故國也吾忍
速舍之去乎且見萬里孤行乞食而至吾四人淹恤於此徒藉
門人寮友之餽幸免寒餓雖有餘貲及此也矣勿復言孝子再
文選傳 卷十四 黃孝子三 大 堂定本

子聞之而後事可知也。王履仲冬四日發自山。親而身與向。嚴徒步隨之。軍燒安故道而行。崎嶇山谷。間入十餘日。始達黔之普定。則癸巳二月朔日也。其時滇人之寇蜀者。方為天兵所碎。而安西先所出兵。亦以桂林衡州兩戰見。忌孫氏斬其環封。盡棄諸軍。而奔故劉李西歸之卒。塞道而可望。盛氣犯楚。亦以其時東下。孝子自普定奉其親。與行馬。足間七日。探傑無寧。辱至威清。愈甚。乃迂道出思南。間行五十八日。而後達於賈慶之邵陽。又四日至藍田鎮。始合陸從舟。出湘江。道岳鄂。由大江以達於吳。計孝子往還。凡周行二萬五千餘里。云後

十有餘年。浙有錢美公者。即孝子所遇。陽宗令士驢之子也。嘗痛不得迎其父歸。里顧岩。伏好與諸酒人遊。一日觀劇。亦值汝州逢母事。作而曰。我安得為此乎。時黃孝子傳已盛行。坐中因有謂之者。曰。子弟不為耳。吳之黃某。艱難萬里。奉其親而歸。傳中載與汝父相遇。其言固歷然也。美恭涕泣。索觀之。次日走吳中。備詢其實。且問津焉。其年遂入雲南。適陽宗已卒。後母滇人。依其家以居。所產二弟。亦安之。美恭請偕還。不可。遂奉陽宗之殯。以歸浙東。稱之為錢孝子。以與黃孝子相配焉。

論曰。余歷觀史傳所載。李信求父於海外。庾道愍尋母於交州。

文獻傳 卷十四 黃孝子四

日向朝。遲急。其父路。情和。厥始。率親。喪之。數人。者。或。求。之。而。不得。或。不。求。而。得。之。或。得。之。而。終。天。抱。痛。悲。欲。養。之。無。從。其。克。副。所。懷。獨。呂。向。耳。然。史。皆。載。稱。道。之。以。為。世。勸。孔。前。堅。間。關。他。國。出。入。鋒。刃。併。致。二。親。候。侍。速。二。十。六。年。之。久。者。乎。一。夫。行。孝。而。隔。江。千。里。即。有。聞。風。起。興。如。錢。氏。子。其。人。則。忠。孝。節。廉。固。不。患。無。同。心。之。助。而。世。之。人。猶。恐。以。獨。行。違。時。理。而。勿。為。焉。何。也。

徐禎起曰。文體精贖。其言可貫金石。而泣鬼神。至其立格。照應。威儀。整潔。斷不在班范以下。

錢礎曰。百萬里尋親。是何等事。非得燕許大手筆。不能傳出。

此傳行而孝子足千古矣。其叙次筆法。純乎龍門入之史記。列傳中。應莫能辨。

文獻傳 卷十四 黃孝子五

黃孝子傳

賀國瑞

孝子之父曰國相黃姓為人陰巧疆悍兵興時民誤犯法國相多擁護之然睚眦輒中傷人人畏之以是雄于鄉虞庠者傾危士弄刀筆持吏短長因緣告訐與國相同里兩人同為姦利然黃結交皆狹斜虞稍用文墨近人士用相非刺以故不相能會國相素所屈辱者積久不平共起排之庠實持陰私幸文致其罪國相用金錢彌縫得不坐庠反杖庭下乃偽引謂其牛酒交驩繆為恭敬而陰令惡少年伺國相值夜醉徑行從其後反接之負以石沉之河鄰里心知庠所為卒莫敢問時孝子與弟皆

文徵傳

卷十四

黃孝子一

世

十卷草

曰見飲血十年徒以老母在耳今日乃與父母決遂懷斧跡庠與相上下未得間故事春舉社會陳百戲養神觀者環堵初國相亦緣社會時醉酒被害至是會復舉孝子巡視數周見庠在與弟歸相對飲酒啖肉既盡之父墓伏地叩頭起執斧馳會所見庠高座仰觀梨園子弟揮扇譚諠直入肩擠之字謂庠曰逸羣吾送汝死庠起坐笑曰孺子醉耶瞋目叱曰將醉汝血揮斧砍之應手仆眾大驚欲前勸免兄弟橫斧大聲曰我殺殺吾父者來我當先殺之眾卻立瞪目視兩斧竝下須臾血肉狼籍徐拱手謝眾人曰倉卒無禮乃驚父老提斧去時日已暮晨起眾相率抵邑門孝子已詣官自陳狀兄弟爭下獄有司義之免其弟繫洪元洪元孝子名也先是三年私以錢僦獄舍至則如歸事上聞議免罪赦下洪元出獄遂薙髮為僧稱光空云賀子曰余二十餘年識虞生聞其死悲之今更傳孝子也孝子殺人儂人中事類荆軻聶政而意主復讎與刺客異矣或曰為父報讎孝子可以無死或曰為虞生子者宜何如俾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

文徵傳

卷十四

黃孝子二

世

十卷草

錢礎日曰一往敘事曲折盡變摹到孝子復讎義形于絕情見乎詞無句不奇無字不快此真太史公得意之筆

康熙十有九年海內貧服遺人舊風脫劍偃戈行慶施澤余以服闋奉簡書赴史館道經梁谿及門太學生朱祖功執贊登余舟而跪請焉曰讀今制凡巖穴隱君子有篤于天倫者生者例得旌褒沒者例得揚扈先人沒泉下二十餘載矣能為先人闢幽者惟先生幸賜如椽俾先人不朽言訖悲不自勝因以行畧示余余讀之喟然太息曰不圖古孺子慕復見于今日也按行畧公朱姓諱國棟號有懷紫陽後裔也從發從錫山前旺里自遠祖諱先者始傳三十世至懷怡公公為懷怡公長子嘗此失文沒傳

卷十四 朱孝子一 十卷草堂定本

怙恃諸伯父以雜作傭兒視之未嘗俾習章句讀蓼莪篇也公每過兩尊人丘隴輒痛哭竟日乃還公年十有七娶華孺人三日廟見為不逮事舅姑也淚潛然下公益嗚咽傷族里稱公暨孺人為孝子孝婦又按行畧公孤苦零丁賴祖母撫育公念報劉日短竭力侍養既祖母棄世公鬻產治喪致家徒四壁立然公雖冬月衣絨北風徹骨而做骨嶙峋不少摧挫公之姑適涇里顧端文公封淑人每書錦歸寧前旺里必多裝穀粟泉布徧贈子姓公惟長揖謁見不受其賜前梁伯勞賃春臯伯通庶下滅竈更燃不因人熱公彷彿似之又按行畧公中年率伯仲

二十力田兼牽車牛服買家業饒裕茸治新居先立家廟歲時必薦朔望必行拜獻禮出告反面紫陽家禮所載公悉與之賂合輒近素封家或甲第千楹美輪美奐而高曾木主強半在頽垣壞壁中報本反始曾不如豺獾聞公之義能不頽有泚乎又按行畧公庭訓叔子祖德延傳授漿必誠必恪以故叔子兩闢幾雋迄今子孫濟美微公式殺不及此又按行畧公雖閭巷布衣能急公好義明季邊陲缺上駟公捐金市駿佐司馬一籌國初吳郡例供天府七襄絲纒不繼公捐金買絲裕冬官大計卜式長者猶拜爵漢廷公無所為而為終身疏水賢于卜式遠矣

文沒傳 卷十四 朱孝子二 十卷草堂定本

又按行畧公值里中歲稔豆區釜鐘稱貸不取息且焚其券躬課農人與其食粗糲衣襤褸稔知其勞苦而慰諭之公不屑折腰于名公鉅卿及酬接舊姻故友淪茗彈碁更僕不厭不侮鯨寡不畏強禦惟公有焉彼蒼將大昌厥後為孝子純嘏之報他日輶軒採風讓里錄公懿行申錫綸綽公爰是千禩不朽矣

顧蓉樵厚曰紫陽孫子其麗不億純孝如吾泰山幼失怙恃備嘗荼蓼孺慕終身如一日過墓則哀入廟則敬蓋天性然也在貧如客不折腰于名公鉅卿既多財而好施急公尚義噫位置吾泰山於古人中殆五柳先生賜孺子皮之流亞歟

錢礎日曰求忠臣者必于孝子之門宋公固純孝亦純忠也
傳中載其倍價市駿及不斲千金持幣并軸佐天府七瓊事
移孝作忠公誠布衣人家哉

傳

卷十四

宋孝子三

內

鬼孝子傳

海寧陸水修述閩中高雲客之言曰其鄉有鬼孝子者生七歲
歲父亡于外家無宿根孝子即能以力養其母俾母安其室而
無他志將來冠聘某氏女未及娶孝子忽以疾死自是母無所
依有鄰人某者將娶之謂媒者曰若之夫久相失矣若之子又
卒亡矣若之家無三尺之童且無衣無食矣若其何以自終乎
子欲與若偕老若其許之乎媒者悉以告其母母將許之孝子
是夜忽聲作于室嗚嗚然環榻而告母曰兒雖死兒心未死也
兒與母形相隔魂相接也鄰人欲奪吾母母遂將從之乎母驚
哭曰失身豈吾素志始汝父死賴有汝汝死吾復何賴汝為我
謀我何以生孝子曰兒之生曾以力養吾母亦曾以餘力聘某
氏女兒不幸早喪母無所依某當歸吾聘資為母生計母曰如
不應何孝子曰兒當語之是夜果見異于某家某倍償前資以
歸其母母以是自給三年許資盡母復呼孝子之魂而告之孝
子曰兒生能以力養吾母死亦能以力養吾母母曰吾兒鬼矣
烏能復以力養孝子曰母當往市中語擔者曰爾倍平日所擔
吾兒當佐汝母果入市語擔者擔者曰若兒死矣烏能佐吾擔
其母曰請試之擔者果增以倍孝子陰佐之擔者疾走如平日

傳

卷十四

鬼孝子一

十一

集

因以所獲錢穀歸半于其母孝子自佐之無間母以是自給至
老嗚呼孝子當父死後能盡孺慕之孝以養其母俾母安其室
而無他志迨身死後復能以精魂周旋其母俾母獲全生平之
節而且以死力佐養養母以至于老豈非孝之為德非死之所
能問乎爰誌其事而傳之

魏冰叔曰事幻而文以朴老出之此易牙調羹手也以風世
人尤為不淺

鄧孝威曰鬼而能孝人不如鬼智多矣此為有關名教之文
錢變母由孝子生以力養死亦以力養孝莫大矣誰謂用力

文徵傳
是小事

文徵傳

卷十四

是孝子二

文

堂定本

曾母節孝傳

黃景昉

文學曾君弗人負奇操工古文辭余以甲戌秋北詣道三山
人貽余長箋敘其母節孝狀良苦要為傳忽忽六年往矣諾負
未償也此六年中寢食恒啜啜在抱念秋後仍嘗道三山北詣
將何以謝弗人弗人母吾邑張賓槐女也賓槐庠名士舊與先
王父長史先外王父海鹽公游擇婿得曾唯奇之唯亦名士家
飲貧母歸徒手而已吾邑舊姓例課子嚴兒婦或聚處三日不
即就外傳者譙訶及之矣母自合昏後於唯稀數見也聞履聲
至輒自匿居無何唯尋病卒方病急間以微言嘗母慨然引刀
自對深二寸許危絕復甦時母業幸有身默自付即男乎寧忍
死為立孤計即女竟死耳生果男也而先是舅已沒姑下難事
母抱兒臥起苦次披髮徒跣殆不類婦人一夕隣不戒于火焰
且及母亟徒兒他所身恐懼慟哭願與俱燼詳母生平自二十
年後無日不在死法中造物者亦故宥之嗣死焚死驚怖死詎
諱死哉存且夕即幸而免貧至不能具薪水躬斬草擊犢以饜
食半糠數歲適荒疫癘遍作其勢亦足以飢餓死矣死然竟不
得死于是造物者之意回見漸長文奇噪為制各異撰易之
是為弗人諸大吏恒加禮焉而前此其嚴姑意亦斷釋蓋幸病

獨留親母日死轉厠脣間泣謂吾負若久母益自傷婦也僅歎
垂沒時一頓予余思以曾母孽孝而不能早得之其姑此亦
物者窘法也予之杵使針子之盤使穴性光孤露搖搖在風吹
雨撼中若徒涕泣關于姑諉之曰君家婦難為也則庸矣而併
其姑之賢亦自不掩惟此三君高明之君惟此三子忠臣孝子
陳元方業預及之真俗論也母性姁姁好施予諸娣姒咸安之
獨絕弗人讀不稍怨特訓厲之曰無以貧故妄干人有所干其
充烈諸大義如此

錢礎日通篇傳出曾母節孝悽悽則令人初讀之欲泣
繼而欲歌此文全從至性中出故其感人之淫若此

王節母傳

李模

歛不菴王子以其嫂洪孺人狀求予傳予讀而歎曰嗟乎大義
不明于世久矣以臣死君以子死父以妻死夫千古之通義也
乃有不死而反足以重義倫此其人必非苟狀於斯世蓋以
人倫之際有常有變不幸而處其變思以一身定萬世之準宛
轉赴義必無歎於心使當世之人知御變有道不至以身為下
流之歸而大義遂明于萬世以視一身竟死者為尤難觀於王
節母豈不朕哉母出歛洪源洪氏為南工部尚書恭靖公諸孫
恭靖郎正德間以死勤國事者也母早知大義年十八歸同邑
龍溪王君立賢立賢之祖父以理學名家居常忠孝禮義之言
聞之既熟立賢廿三歲遺一孤僅三歲母以義有不可死唯抱
孤日夜泣孤復善病病則持而自矢曰夫幸有諸弟當不置舅
姑養荷此兒有他吾不獨生也如此幾十年迨孤能讀父書母
則誨之曰爾但思承祖家學他非吾所與獨處小樓二十載
每有通問造一婢傳答而已雖勞功之親無由識其而暨納婦
如下樓乙酉秋聞崑山顧於不食死請于舅氏謂吾家無苟富
貴者當使圖菽水耳遂命孤撤讀母年六十時宗族里黨欲以
其節請旌于有司母力辭之七十衆又請又力辭如前年七十

文波傳

卷十四

王節母一

二十餘草
室定本

九卒孤名應尚有二孫嗟乎世之名盡婦道者夫在則恭順柔
婉夫死則以身殉之有孤則撫之成立斯稱無愧矣朕未必知
義故有慕之而不盡其道或中道而遷或勉終而多議焉皆感
于外來未能識其所當朕而以自盡于身也若王母者觀其一
言一動必求合于義敦祖德而熟家訓遺名甘寂務盡于身可
謂知大義者矣使爲臣子者盡若是倫常庶有賴卽以爲盡家
道之變以一身定萬世之準可也不必死而反足重彞倫可也
必非苟朕于斯世可也乃不辭而爲之傳

錢礎日曰守王節毋寫出清高氣骨卓朕特立有不同於尋
常節母者是知非密菴先生之文不足表揚王母之節節固
未易傳傳亦不易作也

文設傳 卷十四 王節母二 堂定本

湯節母趙氏傳

吳偉業

節母趙姓河南睢州人世爲望族年十七歸同邑文學湯君祖
契字孝先其子斌今爲國史院檢討則以孺人之節義聞於朝
者也湯於睢陽亦望姓始祖以武功爵世授衛指揮命事日孝
先以上三世居儒術聞矣孝先父曰聶齋居家有禮法孺人熊
而願見聶齋喜曰此必爲賢婦與吾家聶齋嘗大病孺人調七
箸奉湯藥倍孝先侍疾者四十日聶齋疾少聞見其孫立於旁
乎摩顛頂淚泫然承睫曰吾子孝新婦賢殆將有後其在此子
乎吾老不及見矣聶齋歿令敘以時具孺人皆先事縫紉附身
文設傳 卷十四 湯節母一 堂定本

附節應于立辨親黨相顧而驚微孺人不能以喪也成大校家
益貧落傳殘之節當既盡則登續繼之堂上僅能修讀帝缺於
供私則嚙菘菹食糠粟勿使姑間弄燈機行課檢討以夜讀獨
不至則誦古書得閑而記之界上乃止蓋孺人少習孝經列
女傳識其大義居常訓飭子女欲親見諸躬行故其事男姑服
勞無倦臨患難志意較然不挫所守誠天性然也河南方大胤
早蝗不止孺人愛之爲長女管嫁檢討未應婚也則又爲督婚
慨然謂孝先曰吾一子一女志願畢矣世事至此如姑年老何
或問以身謀則笑勿應明年賊大至睢陽旁邑皆陷孺人開定

如平時戒左右莫驚吾姑也先是檢討讀書北山之鹿事急馳歸守俾者勿納則循城而號之孺人曰來則俱死無益不可今湯氏無後戒勿復入城破孝先負其母竄蘆荻中僅而後免孺人召集家人從容慷慨自以累世高門今自義無全理止以姑老不得終事為恨解衣帶自縊不絕再投於井晉井也家人縋而出賊尋至環以白刃孺人大罵賊刃交于胸血不流及旬而斂尸偃如生今建祠於居東知州事者春秋祭祀不絕云吳偉業曰節義之起也豈不以讀書知禮義哉婦人女子倉皇備側勇于一決抑亦計無復之耳觀節母處危亂之中不以身文陵傳 卷十四 湯節母二 千本 定本

累其夫不以死憂其親非其學問志行深行得于孝經女史能從容如是耶黃河潰決孺人之頰宮再沒於水論者謂天道太酷嗟乎梁園之側洛水之旁其為高墳巨碣者何限終委蔓草而號狐狸今節母之英靈昭爽翔翔乎星辰日月之際又何有於衣裳形魄之坏土而獨令其平生行事載之圖牒傳之丹青俾知者播為奇聞異蹟則世教有裨而于孺人讀書知禮義之志亦可以無憾余故謹次所聞俾采風者議所考焉

錢坫曰通篇將賢母生平懿行歷歷傳出孝是真孝節是真孝節是 大節中盡列文傳中正不多得匪徒一時形管上色已也

湯母 睢州湯子斌之母也母當崇禎末年逆闖肆虐所至攻陷城邑母義不受辱罵賊死逾七年提學使李公震成徵守吏建祠於睢州春秋致祭又十二年巡按御史李公粹然疏其事於朝表其門曰生員湯祖契妻趙氏節烈之門子斌由翰林院檢討兵備潼關贈母恭人君子以有斌為之子故稱曰湯母云母雖名族父聚所公尙敬遂學篤行與湯壘齋公游好時命式公祖契方幼與論經義奇之遂許字焉母生而端淑有志操讀書通孝經及列女傳年十三喪母褚哀毀備至十七歲歸命式公言動舉止皆準禮法壘齋公夙疾母治羹理藥惟謹病亟目不交睫者四十餘日及歿含殮皆身經理必誠必信親黨謂母嫻于禮湯固世胄後家漸落堂上甘旨之需嘗罄珥市之值歲祿躬咽糠粒子斌見之戒勿聞大母恐損老懷也命式公性豁達喜貨容常儲美醞以待每出遊梁宋間數月不返母持家務姻戚歲時問遺不廢素善病一室蕭寥見者難堪母獨怡然崇禎庚辰中州大亂李自成擁眾數十萬縱橫開闢間兼頻年荒旱饑民相率從賊母嘗對命式公曰身為婦人事有不測斷無苟全之理姑老子幼請以一身謝夫子矣明年為安清嫁斌年

湯母節烈傳 孫奇逢

文陵傳 卷十四 湯母二 千本 定本

未弱冠亦為受室壬午三月賊潰西華先令斌從伯父實皇公
讀書城北村舍舍卒聞變城閉不得入母向人曰遣之意固有
在來則俱死無益為語吾兒善自立身勿忘母平日言也未幾
城陷遂整襟經於梁家人解之復入井家人又出之母怒曰若
教我偷生乎賊至而不死非節也死不以時非義也於時賊已
環至露刃相向母厲聲罵賊遂見殺顏色不變賊嘆息羅拜時
崇禎十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年三十七睢城殉義者鄉紳則通
政使李公夢辰閩閩獨母為最烈比後遇忌辰陰雲四合悲風
夜鳴居人傳其期比粟食云

文獻傳 卷十四 湯母二 三十一 堂定本

歲寒老人曰余來中州詢甲申大難事輒知母節烈狀嗣兩河
人往往稱孔伯君斌之賢則又知母能教子而更著其節也孔
伯自狀其母有曰斌初就外傳歸必課所讀書一日偕同學出
城外抵暮而歸母端坐不食切責之曰汝年少志趨未定而樂
嬉遊吾將何望嗟乎湯母可謂教子明大義者也雖古斷杼惜
陰之訓何以加諸母生平大節於此徵之孔伯之學術於此基
之矣歷稽往史獨怪史遷不為列女立傳而班固亦復略之自
漢建武以後范曄絲其成事搜次鮑宣妻以下若干人而晉唐
宋元諸史皆效法焉若湯母者事舅姑以孝相夫子以義且成

其子為名儒復能致命於喪亂之日追媿前休不為尤烈耶嗚呼此不惟可為內則世之鬚髯男子自稱同學所遇稍殊輒為改易者視此亦可以自勵矣

錢曉曰曰為湯母立傳故處處為母傳神却處處為母之教子發想此賢母之節烈傳賢嗣之理學氣節亦于斯見也真干城名教之文

梅村夫子簡而嚴蘇門先生暢而達其皆足為湯母傳一也
從日師文潑一書所選節母烈婦貞女之文最多論大節斷
推湯母為首論大文亦斷推吳孫二傳為首得吾師表而出

文獻傳 卷十四 湯母三 三十二 堂定本

之而人與文並不朽矣後學陳大成謹識

黃節母頤夫人傳

陸 鑽

黃節母頤氏者松陵名族女也。節母有同母姊適太學生黃義輪先生。長君文學長齡者。節母未字而父母死。無所歸。以姊故。遂字長齡之庶弟。紀臣未嫁而撫於姊。如吳俗之幼婦。然節母自幼能辛。苦通詩禮。喜浮屠家言。當是時。義輪先生棄舉子業。好騷雅。不事生產。能周人緩急。食客常滿座。以故家日貧。及紀臣婚。先生以家事付二子。寄情詩酒間。每挾其客。遇伯仲如漢陸大夫所為。伯仲賢兩婦。又賢以酒食。結客如故鄉。里親戚皆賢之。且以其兄弟稱。僚借姊妹而姆也。紀臣僭四年。生一子。而一年以雋才不遇抑鬱而死。義輪先生命母攜孤依伯氏。以居。是時母年甫二紀。遺孤僅二齡。義輪先生傷之。為母年少家貧。子幼。惟恐不能守私語。諸姬曰。新婦年少。家又貧。無以慰其心。且婦人不能自養。以人為養。貧而再嫁。古不諱也。不如議之。便或泄其語。毋撫其孤而泣曰。我聞婦人之義。從一而終。貧生棄義。何以為人。若雖在襁褓。不及顧矣。遂引刀欲刎。一室皆驚。困之義輪先小聞之。且驚且喜。慰母曰。無是言也。一家之事。我固主之。其善保而孤。以慰泉壤。母於是保其孤。以女紅自給。糞粥不飽。布褐不煖。母處之怡然。無幾。微難色。甲中龍

文淑傳

卷十四

黃節母一

十峰草堂定本

太義輪先生悲憤而卒。凡寒暑非一日而卒。以成母志者。伯氏有助焉。遺孤長名之曰自芳。貧不能延師。而母素習詩書。又能勤苦。遂身兼師。仔自芳授經於機杼之下。而卒以有成。輕財好義。有過人之行。然而微賢母之訓。自芳雖能自強。吾恐不克有其譽矣。當是之時。亂之初。生世尚文辭之學。士君子鮮以實行用於世者。自芳雖賢。無所用之。乃餽其口於館穀。毋志安之日。疲修浮屠之旨。然素明大義。雖長齋繡佛。而笄巾肅然。足跡不出一室內。有名門之風。自紀臣死後之二十有六年。而母卒於內寢。年五十。自芳貧無以為殮。王氏者。陸景南婦也。好學佛。尊

文淑傳

卷十四

黃節母二

十峰草堂定本

事節母節母計至遂捐資助舍。殮而伯氏長齡乃為之治喪也。布衣陸鑽曰。余少與自芳善。常登堂拜節母。見母時時病。稱骨痛。其辛勤苦。而舉可見矣。居家慈愛可親。無嚴厲之色。何其臨大節而能自守。若此。豈其習詩禮。操守在內者。未可以外貌識之耶。嗚呼。賢哉。自芳從此進德修業。其日後之名譽。必大有可觀。不然。劬勞之思。是將何報哉。伯氏以天性之愛。始終其令德。可謂賢矣。若王氏者。能周人緩急。士君子且難之。況女子哉。錢礎曰。體製純密。辭旨嚴毅。而又有色態風度。翩翩一讀一躍。予懷也。石渠真作傳手。

勅贈李孺人傳

張光緯

孺人姓李氏名玉潤馬宮諭公妾也家世微賤父雙瞽母為流婦夢神人授以玉斗乃孕故名生而妍慧不類小家女母絕憐愛之嘗矜于眾曰吾女色瑩潔而性溫美不媿玉名也幼嬉于門有尼相之曰何物老嫗生此玉人後當貴且以節烈稱非僅金屋中物也母曰貧家女安望貴然竊自喜矜重其女年十六歲大飢孺人父母幾不能活因負馬氏族人適遂以孺人質馬公家償其逋孺人父母喜告公曰孕此女時夢神人授玉斗故名玉潤又有尼善相相女當貴今得托身相君之門夢與相其

文獻傳

卷十四

勅贈一

贊

十峯傳

喜甚見其志操容止卓異羣輩忽憶前夢倫焉念舊遂置諸小星之列方是時孺人年十六生時年適谷盧氏賤卒時年卅云越二年癸未公奉命入都浦淑人長齋繡佛不耐遠涉遣妾朱氏偕孺人待公行孺人齒少于朱承事惟謹不敢以雁行進居恒服布素不為冶容自然妍雅甲申三月逆賊犯順都城震驚公誓與國存亡先數日知必不守飭遣二妾曰主辱臣死吾之事也汝輩何以自為計朱氏事吾久義當不辱李氏年且幼分固卑可以無死及吾生時擇諸僕中之未室而誠篤者從之或可依以圖歸耳孺人泣告曰妾雖穉幸侍左右者三年矣今

文獻傳

卷十四

勅贈二

贊

十峯傳

雅國大變妾身何足惜妾自分一死之外無二義主公以國為存亡妾不當以主公為存亡乎忠臣烈女義無殊軌緣分自盡正在此時妾願先期以驅螻蟻遂于三月十七日與朱氏同縊年僅十九公收其屍至十九日龍馭賓天宮闕草蕩公始再拜就經老尼節烈之言夢中自首同歸之語至是不爽焉乙酉南都詔卹死事諸臣太常以文忠謚公恤贈有加并詔卹從死者李氏與朱氏同贈孺人

青巖子曰余幼從馬君常先生游與彥豐交彥豐為余言孺人再生事特詳余謂再生事傳有之然近幻君子不道若孺人之

以青衣殉節一洗婦十九齡之弱女天語項琅翟弗斯榮死日
不朽不再生固奇而再生亦奇即謂之烈丈夫可也寧當來之
巾幗間哉一時碌碌趨拜者聞孺人感亦可少媿矣

黃漢臣曰文忠公千古大節備載史冊得此可補所未及尤
為生色矣

錢礎曰公死忠孺人死義忠臣烈女並足千古而孺人來
歷與節操尤為特奇得青嚴子曲拆傳出直是重開生面快
絕

文淵傳 卷十四 物類三 孺人

楊節婦傳

湯來賀

士君子誦法聖賢沐浴詩書往往於忠孝大節之際濡忍苟且
貽羞後世有不堪述者而婦人女子身處閨闈不識點畫字形
耳目無所見聞而其純篤之懷金石之操間有百倍士君子者
曷故蓋其忠義節烈之性賦於天而篤於其所自來余於吳城
節婦楊氏有感焉節婦姓楊世居新建之吳城幼穎慧年十六
適同里大司馬公虔州節制萬吉人先生之再從弟良斌斌病
危婦抽刀自割其左股烹以進斌食病愈其八然猶淹蹇三年
婦親供藥餌食不甘味衣不解帶如一日生三子長象溶字文
淵次象濬象浚歲辛卯夫死一慟幾絕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回
顧幼齡強自解慰日侍木主當食必祭每逢令節歲除輒淚落
如雨或遇鮮食時物必薦而泣初喪至老未嘗少異姑年老多
病寒暄飢飽必順適其意始終不倦戊子歲大饑婦盡脫簪珥
施粥救日里人咸食其德既而世亂復遭家難揭子轉徙凡十
數處極飢寒風露崎嶇勞瘁之苦九死一生而始志竟不可奪
訓子義方出入言動飲食威儀告誡嚴毅不少姑息故溶等多
畏憚砥礪言行事不妄舉稟而後行及長能交四方賢豪舟車
上下吳城莫不知有象溶文淵者或特為優禮或往其家日無

文淵傳 卷十四 楊節婦一 四十一 堂本

寧暑婦親操井臼拮据寒貧至老無倦率子孫督僮僕朝夕勤
 動惟恐稍忤客意雖饋餼置壁剪髮到薦何以異諸子媳皆友
 愛怡怡一室各勤儉治生產以養其親草草求顯揚親之苦節
 惟口不給登子與教甫七歲應對容宇英邁不羣噫誰為為之
 節婦誠無庸以節自苦矣庚申仲春朔日年六十邑侯楊公旌
 其廬曰柏節松齡先已未春余主其家兩閱月深悉節婦堅貞
 苦勞既為文以佐稱頌而浴兄弟復再拜請為之傳
 湯來賓曰萬氏自吉人先生慷慨殉國難朝當時忠貫日月聲
 振海內其家庭節義之風世世相繩一時若陳氏劉氏邵氏皆
 文淑傳 卷十四 楊節婦二 聖 十 峯 草
 以貞節著而楊氏為特難荷歟休哉刑于二南之化何獨見於
 一門也夫人情於已所由出與已之所出其痛癢迫切故當疾
 病死生之際庸有不惜身命割膚股肱以其活者至若伉儷生
 平未嘗不為於偕隨及危亾呼吸輒心懷二志者恒有之求其
 痛癢迫切身命不顧者誠落落不少槩見而今得之於節婦至
 於施粥以救邑飢三遷以教諸子慕陶母僖婦之風使子得納
 交海內處干戈擾攘轉徙流離之際卒能不易其守凡此者皆
 足為世勸是婦又不僅以節著矣年躋六十浴兄弟非有勢位
 之尊素封之貴而表于邑令四方賢士大夫無遠近莫不走詩

文為節婦香噫固節婦之德使然抑亦浴等孝感之所致與是
 尚不可以傳而傳與
 錢礎曰婦不獨有節抑且有德茹荼於前食福於後何其
 奇也得楊蒼先生傳而一生大節已見論贊尤溯源流原
 始及未詳乎其言之節婦足千古矣包子侯廣自江右婦持
 此文相示余讀之始而欲泣繼而欲歌急表出之以為天下
 後世之為婦者勸云

文淑傳 卷十四 楊節婦三 聖 十 峯 草

陳烈婦傳

傳占衡

烈婦字去華金谿名方伯如水王公孫也嫁諸生陳其諤正夫有才色年二十二隨母避亂鹹塘正夫時病足謁醫客路會兵數萬自石門蹂縣西諸邨落殺老弱無算將近鹹塘初正夫大父蒼梧令玄亭先生生平僻書畫多秘珍者盡以予諤諤尤愛蘇文忠書醉翁亭記真筆常自袖之出必藏烈婦所是日平明烈婦吹服蓬首棄簪珥衣襖獨持一手卷著胸前與其母倉卒徙鄭家源食時兵謀誘自後至烈婦屏不能前哭地上欲遲其父翰卿及弟惟矩而翰卿已晚行見殺不來母獨掖之稍前行

文淵傳 卷十四 陳烈婦一 堂定本

得一池汪然深淺二尺許烈婦止不動麾母曰孀老矣疾走走無這顧告陳郎求我屍此池急置池旁一躍入池死母尋亦死三日兵盡翰卿屍先得或傳言烈婦入軍中矣當是時民追贖妻女係道正夫意不樂直視久之弟踊且哭曰若尚不知吾姊耶吾姊前與母發鹹塘語絕痛誓必死者但南求無北索我係姊不妄言遂共行到池上無有架皆曰死三日半而肉不浮乎正夫不聽使人澗其水則烈婦在焉出之泥若一指藕浴而斂肌顏玉雪唯十指甲盡脫血凝碧時兵所過女子無佳惡馱以副馬或連繩縛去踣溪水輒衣帶漂波面長戟鉤取亡完者

烈婦脫不自奮入泥中入泥中不力者幾不得死正夫及是慟絕矣始諤祖母吳孺人徙時特孝烈婦嘗讀書見崔澹之妻及呂正獻夫人事謂君子曰妾學此足乎正夫不答而甚大其志雅相賓客事舅姑孝謹溫溫無間言家人以為長者然立大節乃在宋共姬曹娥間近世儒者不能及也正夫痛之不已以書告其師陳惟易問所以禮之者惟易報曰必其也為其作傳其喪之也疏衰絰而出以杖拜賓不碎尊者卒哭而淋期而除食肉飲酒必戚三年然後娶有子則服烈婦之黨如其母之黨皆加於禮一等

文淵傳 卷十四 陳烈婦二 堂定本

錢從日曰寫烈婦志潔行芳真有嶠然泥而不滓之意如此文者可以風世矣

海烈婦傳

周啓蓀

海烈婦傳
 海氏徐州人也。貞而烈，死於昆陵。驛之清波，欲奸而致之。奴者林升也，搆覺而誘之入艘者，市僧楊二也。發其事而雪其冤。令海氏得呈屍。林升暴奸，市僧斃命者，水工藍廷九也。氏貞而烈，以非命死，昆陵之人哀焉。憤焉，詠焉。濠木道人曰：烈哉氏，可以風於是乎。傳之。氏家於徐，字夫陳有量，歲祿貧不能存。氏有姪從軍於姑蘇，有年訛聞其得寵仕，同其夫往依焉。既而至姑蘇，姪貧如洗，氏與夫躑躅還，逆旅昆陵邸舍，欲因便婦焉。嗟嗟，氏亦徐淮一女流耳，少而艾，其夫復窶而孤，夫婦相依，日混

卷十四

海烈婦一

聖

十卷本

海烈婦傳
 海之謂楊曰：此貞婦也。誰謂吾為淫爾？何謬楊曰：爾思此，魏魏潛。誰氏主之入爾船，唯爾欲奚儒焉？自是林升益不復自持。已未幾，以市篋故，遺其夫之宜與之張潛鎮，未幾以市篋索諸具。故又遺其夫往姑蘇，氏語其夫曰：昨爾往宜林，長常窺視，意叵測。今復他之，終無善意矣。往焉，其夫不去。林惕以威氏無如何，揮涕送之。林升於是夜，遺舊所與通之婦，明吉以意且委曲導焉。氏曰：吾所為輕棄，故廬不憚千里而免吾親，舊者貧故也。使吾而為此，可不貧且無庸去我鄉人，生志節，謂何身寧死，烏容穢爾為我拒焉。林升計無出，詰晨，聯其漕艘三，逃昆陵之妙伶。

演劇歌舞以醉神，復遺所與通之婦，晚氏出觀劇，氏跪而謝曰：世間絕色，女百倍於吾者，衆矣。何脫吾一婦，且林長孳子婦，恩也。恩而以亂，繼則仇矣。幸為吾旋，謝焉。侯子夫同當共拜厚恩。別圖，婦計先是，氏婦林意，知不免，門以內外衲衣，厚集密縫，固其帶圍，以自備。入夜，氏遂死，閉人云：夜闌時，林升率二婦人入，碎其衣，終不能近，大聲呼絕命者三，以自盡云。

詹木道人曰：色慾之於人，甚矣。我易云：冷容誨淫，以觀海氏。誰耶？非耶？卒不免於林升之條，遇此何說也。聞之，昆陵人云：氏死，林升匿屍舟底，欲遣人往姑蘇，斃其夫以滅口。水工藍廷九者

卷十四

海烈婦二

聖

十卷本

私計他人往夫必繁且漕艘前行棄氏屍宛慘難伸矣遂誘林
弁以蘇行自任即赴報司理朱公公密諭經廳公搜緝其屍
林弁賣金餽繆公揮不願朱公執法嚴勒得其情隨申憲獄以
成先是楊二赴質昆陵避道路者數千人羣憤毆頃刻楚林弁
以斬犯羈快哉藍也生者存死者白罪人斯得避古之義俠何
加焉使非朱公主之繆公相助理氏之死終莫伸矣日明日斷
二公有焉嗟嗟世風日下久矣狐媚獲安樂艱貞蒙隱禍當事
者未或知之而能一大創焉以共快乎人之情者鮮矣烈哉
海氏死如婦其遺林弁何不幸也由今思之豈遂為不幸耶

文徵傳 卷十四 海烈婦三 兇 十峯草 堂定本

路廣心曰貞婦委曲全身從容就義生氣凜然如現紙上其
文在韓歐之間渾灑道逸不似濟南刻鵠育左也
錢礎曰敘事詳晰無一語描画真景真情自朕畢現論斷
道簡却復低徊宛轉感慨淋漓先生一片維世婆心俱從筆
端躍露此文之大有闕風教者

孝貞黃安人傳

溥浦先生有言天下之可以救人者三曰水曰火是二者人皆
賴以生而投於水火無有不死者有道人必取其精神而用
之仁者水火之精神也仁之所生人者殺之愈以生水火之生
人者生之或以殺蓋為啟頑忠烈祠記也予嘗言其說有取於
宋共姬楚貞姜之風嗚呼世衰道隱軍興以來生患難之際
弱女子罔顧禮義圖苟活者不知凡幾若夫造次雖死而
必於仁雖烈丈夫其何以加今乃復見之孝貞黃安人黃安人
者婺源王氏女同邑士人黃聲雷妻也父龍峯翁母吳太君讓
里世家幼嫻姆教知經傳大義年十九而嫁能以勤劬佐夫子
於讀成名士夫子嘗游學四方代養服勞克盡婦職所居名黃
村界微曉間時有盜警順治辛丑春有巨寇數千突來晝掠安
人持身素嚴歸黃十餘年未嘗輕出閭閻一步至是聞變乃以
二稚子付乳媪潛匿他舍而從其姑氏出避途中遇風雨失伴
姑先渡溪適市鎮矣溪上浮橋數十接以鐵索聯之非牽緩不
可行更值米暴漲橋木欲墜行者且涉且登危甚多失足溺溺
則無問男女藉援者幸不死以為常安人至後復不前日將暮
有店婦止之曰此可宿安人曰吾奉姑而出今吾姑安在吾忍

文徵傳 卷十四 孝貞黃一 十峯草 堂定本

有店婦止之曰此可宿安人曰吾奉姑而出今吾姑安在吾忍

野宿耶不顧而前及涉處有男子欲扶掖之安人正色曰在禮
男女不親授受吾獨渡此死生命也其男子卻退曰盍請返乎
曰吾返安歸復不顧而涉身隨橋墜手據一木浮中流人夾有
洞而救之者疾呼以手攀我尚可登安人搖手不可遂深溺而
死年二十有九時為辛丑三月十三日夫子方旅金陵夢死狀
日期一不與既寤訃至奔歸治殮面如生鄉人咸哀而誄之是
以為孝貞也越十九年己未三月公子月儼見子於京口以事
狀請傳余乃慨然太息曰嗟乎孟夫子所謂嫂溺援之以手者
權也為援者言非為溺者言也嫂惟守禮而已且夫不忘姑孝
不教傳 卷十四 孝貞黃二 壬子 十卷草
也不惑人言貞也死孝死貞是謂得其本心然則安人之死於
仁而仁道之不死安人也寧不亦入水火出死生也哉按安人
德兼節烈例當旌久未有上其事者近年始以夫子擢郡承有
今號曰徽及弟月儼既長並才而知學與其羣從昌衢昌侃昌
修昌得朝潛輩皆先後從子游而昌侃之母王早寡安人族妹
也亦以苦節能教子聞

錢繞日曰男女同一節此永叔敘五代臣雜傳而發慨於斷
管婦人也是傳草孝貞曲盡至說水火說仁處含味無窮不
獨然於賓主開合之法

金孝烈女傳
孝烈女者明處士金訥之遺腹女也金故右族永樂初伯照
由學校起家至冬官副中修德砥行兄以撫姪如子嫂蔣氏守
節逾三十年御史虞公揭其堂曰貞壽廬劉先生為文以傳
之女之高祖妣也女生而失怙依母為命稍長善女紅習禮法
端容慧質不苟嘗笑其天性然也先是處士下家式微隱居拂
水巖巖有梵宇方春妍時香車夾道芳塵蔽天書射錦繡雜遝
巖下女雖圭竇足不踰閭閻目不窺巖巖笑弱息投懷繞膝
人咸謂女也孝母之心可慰矣女長十七齡母忍惑于狎邪少
年苦節不貞女泣諫曰母如是是謂我不成丈夫也母不聽棄
女去女為孺子幸衣衣絕拊膺長恸曰天乎母謂我不成丈夫
吾不能死孝乃真女子矣從母不義不如從父遂自經於柩前
明日里人視之蘇衣綳帶儼然苦塊中也再醮之明年狎邪得
瘵疾而斃先數月或夢見女曰上帝許罰仇矣至是其言果驗
母亦尋殞云郡人龔姓者祈嗣巖前彷彿見縞衣女子告以錫
胤且指其墓處龔於樵莽中求得之為歲薦蘋蘩焉金先生曰
往者先君為余言女之死節也邑人奇其事文學張希房許雋
輩欲上其事于郡伯先君力止之以為伸死不若諱生斯其言

溫厚悱惻深得孝女之心余更表而出之孝烈事在神廟祀

義不辱親是能守伯熙公家法而繼節母之高風者女小字

系之以烈悲其志云

錢礎日曰寫出孝烈情事極剴極激切女子中有此真丈

大闢風化之文

妙聰傳

李長祥

舊史氏曰吾有古井賦悲哉宣之女子也曰妙聰在永樂之年
蓋以難全其主母而自死者也孔子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
仁若妙聰所謂仁者非與所生之地在宣又女子且賤縉紳先
生未常言之夫負絕人之奇行而名不施于世吾惜焉宣之
人因是來言曰妙聰宣府之李氏婢也其姓無考以難全其
主母而自死是在永樂時以禍亂未靖宜被以主母惶懼恍惚
惟注視妙聰身相依宅後有井往待變勢急投下井水少只
及腹然極寒難勝妙聰自不能勝度主母之不能勝亦如我日
易一人凍無俱凍主母曰奈何曰我之背宜可負負之則我之
身在水主母去水矣主母如其言無何妙聰慙主母覺之欲下
妙聰曰無然吾支之耳漸則大慙漸縮主母失背下復在水
視妙聰漸無有氣死矣主母正急惟料死以背負之故得不即
死而井上之救至主母方有身是夜即免身得男主人賀主母
主母成然以為是妙聰之產也蓋以為妙聰不自有其身以有
我之身遂以有兒百日禰見井上祭以酒爨之慙及兒長成且
娶母歡甚忽泣下兒怪問則曰爾何人生曰母生日爾母何人
生日母之母生日是矣未是也兒益怪問母因敘其事俱泣

文徵傳

卷十四

妙聰一

語

室定本

下合新婦往井上祭焉歲以為常不息其賦之辭曰荒草惟宜
今有井在中其下有人兮重泉與從一死一生兮忽焉不同夫
胡然生今有死之功嗟巨殃之恩離兮苟懷福焉不可既天幸
之與期兮忍倖避以有我信此應之已然兮豈主我者之駢從
而不惜雖骨血之滂流以增水兮亦何異夫金石彼寒裳而去
之兮誰者與存骸骨及溺兮徒然為魂定心絕慮兮奚羽翮之
附狶但我人之有主兮于傑列之泉下乎何痛豈中懷之無故
兮孰究論之曰委命之有應兮又何求斯頌念井中兮一身寒
死忽沉潛兮生者難避天路之無人兮不得以語彼殺身之何

文徵傳 卷十四 妙聰二 堂定本

益兮畏此士女亂曰彼何人兮世無其人兮是儼然左伯桃羊
角哀之為朋兮嗟庶幾兮彼石乞兮全白公兮髡鉗之奴兮則
貫相兮刺刺極兮同鼎中兮猶心思兮吾不謂之兮彼君子兮
宣之人兮賦成欲投之井中弔之井以妙聰之故不汲遂廢又
久遠不得其處相傳其處當日常有物如人人及時之昏無敢
往者主母一日昏往如見之左右驚叫主母曰是妙聰耶此乃
我也嗚呼悲哉自是滅

錢建日曰纏綿惻愴情事如喬先生既作古井賦又為妙聰
立傳妙聰足千古矣

義者劉傳 李煥章

義者劉維揚買山人僕也吾不敢舉其名崇禎庚辰冬劉從山
人來先大夫館於松濤閣劉性痴懇甚勤渠越明年辛巳先大
夫歿山人喪所依會寇大掠豫或傳維且陷山人日憂鬱輒病
死是時余兄弟在都門劉具藁裡掩山人徘徊誌其處倩書一
石藏棺下曰維賈六吉先生諱從謙六十三歲墓告去余家有
老僕王姓者固留之劉大慟曰非我還主人骸骨莫歸矣去至
淄川大盜王渠牟執劉編入伍不從渠牟怒押麾下斬之劉大
慟曰我今死主人骸骨莫歸矣渠牟詰其故亦感動遂擲刀地

文徵傳 卷十四 義者劉一 堂定本

上曰義者義者解其縛曰任爾去劉亡之沫陽夜陷大澤中羣
盜驅之去至一老巢土窖置二女子久之盜察劉癡懇甚勤渠
乃使監視女子劉夜半謂二女子曰女何家女有父若母暨婿
若兒女否二女子曰我止隣也家板滿之西野夫皆巨賈給事
揚州劉曰此去女家不數十里盜夜遠掠別村吾負若亡去女
曉曰亡即不家亦誓不忘君劉負二女子出若有人拉之頃刻
薄一郵燈火熒熒自板扉出女指曰是我家是我家天未達曙
也其塔見之驚喜望外具數百金為劉壽劉曰吾事此耶告去
二女子家固留之劉大慟曰我羈此主人骸骨莫歸矣二女子

詰其故曰義者義者劉畫行夜伏曲折兵火中斃載始抵家先
 是山人嗣君亦山已薄游南北求山人消息又十餘年劉始聞
 亦山在秣陵趨秣陵亦山抵京師又趨京師亦山已自間道歸
 劉踪跡至偃師瞥見亦山曰郎君無恙太翁于辛巳七月十二
 日歿山東樂安李大叅公家瘞之王家莊西四十步梓入墓對
 其前吾誌之棺下有十四字亦山驚泣與劉偕來山人葬二十
 二年地已三易主曠土茫茫幾微莫辨亦山恍惚疑惑劉繞掘
 發得其墳取一石示亦山雜賈大吉先生諱從謙六十三歲墓
 十四字石上隱隱血痕蓋劉破啼漬不化也是時觀者無老少
 文淑傳 卷十四 義者劉二 十卷本 堂定本
 皆泣下曰義者義者謂賈先生返首丘諸子齋歲時奠丘壟皆
 託于劉二十年來瀕死不死之身其情苦其志可謂堅矣余讀
 史愚公移山烈婦崩城或其人皆淵妙讀盤孟書自厲非若劉
 之木強不解點畫者田汝成傳阿寄稱其有心計為淳安徐氏
 治富人產比之劉亦承平時良臣爾劉崎嶇兵戈間尸枕籍道
 上呼吸人鬼者二十又二年即父子間解矣况蠢然為人僕也
 余為之執鞭亦甘心焉尚何敢舉其名哉尚何敢舉其名哉作
 義者劉傳
 錢慶日曰說出義者心事動天地泣鬼神令人一讀一淚下

湖中二客傳
 饒估彭萬年壽吳城之張令公祠夜夢令公授之坐詢曰割人
 財而室人室何等律乎答曰斬耳項賊一人反接至使壽字萬
 年壽斬字於背及獻級則其伴鄒三也先是萬年與三伴舟
 而行萬年避風機蓋左三舟渡河是夜盜劫兩舟去一三黃
 壽三與壽俱被殺而壽舟有吳人秀才趙澄者匿壽子并婢載
 他舟行蓋壽者襄陽估也萬年寤驚覓三舟湖口知三已死哭
 之遂歛三木孳三家人置後舟借之維揚暨回舟而飲三歸于
 槍詢曰夫人非三妻而得隨三何也婦愕失審既而視僕萬年
 文淑傳 卷十四 湖中二客一 十卷本 堂定本
 今二僕避後婦流涕曰妾建昌趙工妻也夫積工值携妾歸附
 三後舟夫病而三據妾身并值有之夫棺在飯子之沙家遺老
 姑存亡不足知君何得詢及之乎萬年曰吾惟檢其情以有此
 詢也雖然亦思歸乎日思之萬年遂呼三僕語割贏財千金半
 與三家人而以其半給婦歸建昌使養姑焉方三舟之渡湖也
 三聞壽舟絃靴聲及鏡之則有婢福妮善彈別名瑟瑟因與之
 聯舟暨被盜而秀才趙澄者備奠者也潘估購妓樂罷婢容髮
 競印值以購既整日有成說婢意謀整登亦為如計願自視無
 蒙半金而前後舟悉泰越無可說者乃懷刺謁九江守告之守

謝○滿○估○去○際○望○押○婢○并○其○子○與○家○人○等○還○歸○襄○陽○望○乃○為○歌○令
 婢○彈○名○瑟○瑟○彈○句○諸○故○人○之○有○財○者○詞○曰○大○堤○估○今○襄○陽○商○風
 吹○鐵○鹿○今○渡○潯○陽○何○人○劫○公○身○首○以○餓○遺○末○婢○今○蘆○之○傍○低
 無○杼○振○今○高○無○檣○夕○不○藉○絮○今○晝○不○咽○稗○與○糠○孤○兒○無○恃○今○惟
 未○婢○之○將○將○歸○洞○庭○今○遠○故○鄉○洪○濤○洶○洶○今○青天○茫○茫○願○假○羽
 翼○今○翔○且○翔○一○彈○再○鼓○今○心○恨○恨○齊○于○生○曰○瑩○以○匿○婢○故○曾○見
 余○舟○次○且○不○疑○余○為○無○財○謀○資○如○歸○蓋○其○人○長○者○也○江○右○王○猷
 定○嘗○言○觀○察○宋○公○能○道○張○令○公○見○夢○事○其○人○為○士○人○非○彭○姓○今
 覈○之○則○萬○年○者○實○跡○也○豈○事○偶○相○類○抑○亦○傳○聞○之○說○與○夫○天○下
 文○激○傳
 卷○十○四
 評○事○二○卷○二
 弄
 衣○冠○方○幅○藉○藉○稱○士○人○而○鎬○銖○成○市○所○爭○毫○釐○生○死○頓○易○其○為
 萬○年○所○不○泯○者○則○亦○何○限○萬○年○雖○估○乎○估○而○士○人○行○即○士○人○矣
 張○令○公○者○或○曰○唐○真○源○令○張○巡○也○其○祀○湖○所○始○則○無○可○按○者
 錢○礎○日○日○事○奇○叙○事○更○奇○昔○人○謂○柳○公○好○奇○如○商○人○之○籠○百
 貨○而○其○文○亦○變○幻○百○出○吾○千○大○可○斯○荷○亦○云

諶○農○夫○傳
 吾○邑○豐○樂○柏○泉○鄉○有○農○夫○焉○明○矣○未○歲○賊○侵○漢○陽○郡○路○由○豐○樂
 放○肆○劫○掠○焚○房○舍○蹂○苗○禾○鞭撻○炮烙○人○索○財○物○農○夫○方○荷○鋤○出
 與○賊○遇○田○間○群○逼○團○聚○奪○其○鋤○勒○獻○財○物○農○夫○無○以○應○賊○曰○汝
 有○金○寶○獻○即○獻○不○即○汝○從○我○去○不○即○汝○頭○恐○不○足○汗○吾○刀○農
 夫○志○曰○我○生○為○太○平○良○民○四○十○餘○年○同○汝○輩○皆○皇○家○百○姓○凡○半
 粟○寸○絲○一○茅○尺○土○皆○皇○家○兩○露○皇○家○何○負○於○汝○汝○今○逆○天○反○迫
 我○耶○我○頭○可○斷○必○不○從○賊○縱○殺○我○我○死○官○軍○至○汝○輩○皆○齏○粉○矣
 賊○刺○殺○之○罵○不○絕○口○屍○僵○立○田○畔○若○奮○臂○擊○賊○狀○今○甲○辰○夏○五
 文○激○傳
 卷○十○四
 諶○農○夫
 月○余○過○豐○樂○飲○故○人○黃○美○中○宅○其○叔○仲○芳○為○余○言○余○歎○曰○農○夫
 衣○襜○褌○事○耕○鑿○辨○五○穀○勤○四○肢○窮○居○編○茅○非○有○仁○義○忠○信○之○說
 習○聞○於○耳○也○非○有○仁○義○忠○信○之○事○習○見○於○目○也○非○有○仁○義○忠○信
 之○人○習○薰○陶○漸○染○於○側○也○以○素○不○事○詩○書○不○熟○禮○教○者○一○旦○臨
 禍○難○剛○鋒○刃○甘○頌○厥○躬○不○從○賊○偷○活○方○且○口○念○皇○家○逆○料○討○賊
 一○似○平○日○講○習○討○論○既○明○且○察○而○後○出○乎○此○者○嗚○乎○何○其○取○義
 之○精○也○古○者○天○子○死○天○下○諸○侯○死○社○稷○公○卿○大○夫○各○死○其○職○士
 君○子○畏○清○議○而○死○尚○名○節○而○死○彼○農○夫○者○名○不○聞○於○天○子○籍○不
 登○於○籍○紳○行○不○載○於○青○史○何○所○為○而○為○之○耶○無○所○為○而○為○之○也

乎○其○取○義○之○精○也○非○農○夫○取○義○之○精○蓋○國○家○數○百○年○深○仁○厚○澤○有○以○沐○浴○於○人○心○而○不○容○已○也○明○太○祖○當○紐○解○網○絕○百○有○餘○年○一○旦○起○兵○內○安○外○攘○俾○四○方○黔○首○脫○左○袵○遊○熙○傳○十○餘○世○窮○販○僻○谷○荒○裔○遐○瀝○欣○送○休○運○昆○蟲○草○木○亦○賴○蕃○滋○宜○其○匹○夫○匹○婦○戴○髮○含○齒○者○皆○具○忠○義○之○心○而○能○成○殺○身○之○仁○也○昔○唐○明○皇○時○官○中○教○舞○象○其○後○幸○蜀○祿○山○僧○據○帝○宮○大○宴○樂○因○令○拜○舞○象○皆○垂○涕○不○動○祿○山○盡○殺○之○德○宗○放○還○鸚○鵡○猶○問○上○皇○後○唐○昭○宗○有○猴○善○拜○跪○號○孫○供奉○宋○溫○窟○位○唐○群○臣○皆○拜○賀○使○猴○拜○猴○咆○哮○趨○上○跳○躍○奮○擊○溫○怒○殺○之○由○此○以○觀○羽○禽○毛○蟲○皆○含○至○性○

文○藏○傳
 卷○十○四
 農○夫
 六
 千○年
 堂○定○本

獨○農○夫○也○與○哉○農○夫○姓○誰○名○華○秩○善○醫○牛○又○稱○為○誰○牛○醫○錢○礎○曰○農○夫○死○國○難○者○古○今○罕○見○誰○公○可○謂○獨○有○千○秋○矣○嗚○呼○農○且○如○是○士○居○農○之○上○可○不○勉○乎○讀○紹○成○此○文○可○以○振○靡○可○以○起○懦○

高士汪濕傳

魏○禧○曰○余○癸○卯○游○浙○江○聞○三○孝○廉○名○國○變○並○謝○公○事○有○監○司○欲○見○之○知○其○不○可○屈○膝○舟○載○酒○西○湖○上○屬○所○親○招○之○唯○汪○濕○不○至○濕○錢○塘○人○字○魏○美○嘗○獨○身○提○藥○囊○往○來○山○谷○間○翁○食○無○定○處○濕○故○城○居○母○老○思○得○濕○一○見○時○弟○溱○亦○棄○諸○生○服○乃○奉○母○徙○城○外○濕○問○來○定○省○然○濕○自○能○來○家○人○徵○往○跡○之○即○不○可○得○予○客○西○湖○身○造○溱○使○道○意○久○之○濕○不○出○微○聞○濕○到○湖○上○乃○寓○書○溱○以○告○溱○曰○魏○美○足○下○足○下○知○僕○至○意○當○倒○屣○過○我○顧○以○常○客○遇○我○足○下○則○可○謂○失○人○溱○得○書○驟○走○舍○館○相○見○自○是○常○出○就○余○出○則○必○

文○藏○傳
 卷○十○四
 高○士
 三
 千○年
 堂○定○本

之○愚○養○所○抵○足○臥○往○往○談○至○雞○鳴○或○更○起○坐○行○不○肯○休○愚○菴○僧○明○孟○兩○漸○所○稱○三○宜○和○尚○與○天○界○覺○浪○靈○巖○繼○起○並○以○忠○孝○名○天○下○予○二○人○會○三○宜○設○食○畢○輒○掀○白○鬚○笑○曰○但○喫○吾○飯○臥○吾○床○吾○不○來○溱○也○溱○戶○去○初○濕○為○諸○生○試○報○高○等○為○文○奇○悉○汪○洋○頃○刻○數○千○言○未○嘗○釵○刺○一○見○當○事○與○人○落○落○性○不○好○聲○華○時○人○號○曰○汪○冷○年○二○十○二○中○崇○禎○已○卯○舉○人○未○聘○婦○里○富○人○欲○女○女○以○千○金○風○不○許○而○錢○太○守○以○女○字○之○既○成○禮○濕○從○容○謂○錢○氏○曰○吾○本○寒○儒○得○連○婚○費○室○所○望○知○禮○義○孝○華○姑○婢○和○妯○娣○足○矣○後○眷○珥○綺○纈○之○飾○毋○庸○也○錢○氏○於○是○去○服○飾○屏○侍○婢○以○疏○布○親○操○

作乙酉風執友大行陸培自經死風私為文祭之一勸幾絕內

獨欲強風試禮部出千金視風妻日能勸夫子駕則昇汝執日

吾夫子不可勸吾亦不愛此金也當事或割修金為風壽不得

却坎而埋之里貴人請墓銘百金拒弗許自是嘗出游之天台

居石梁左右反河渚從孤山之匡廬黃山白岳所至與異人高

士游腕好道能數日不食飲有授黃白術者試之驗尋棄去教

以驅役鬼神亦驗而棄之年四十八卒風病痰咳五月餘一日

晨起視日日可矣命子遵具紙筆書五言詩十句投筆就寢而

逝風與予既相見以齒序為兄弟予嘗私問風日兄事愚菴謹

文徵傳 卷十四 高士二 十峯草堂定本

豈有意為弟子耶風日吾甚敬愚菴然世之志士率釋氏率誘

去削髮為弟子吾儒之室幾虛無人此吾所以不肯也魏禧日

風往來談甚多不能記於當世益熱中人也惜哉

魏和公日寫高士行徑如雲中神能現沒無端真寫生之文

也叔兄嘗謂予日汪先生藉令不遭變革自是風塵外人於

世之志士高人又進一格

錢德日汪先生真高士也冰叔以高士寫高士情自真語

自切不是泛然作高士傳而文筆高妙亦不當于龍門以下

求之

呂先生傳

君子輿論士而為之稱說日尚志其指則居仁由義以備乎大

人之事夫士孰不誦法子與乃聞仁義大人之說則退然不敢

當而居常栩栩向人謂士各有志嗚呼吾不知所志何志也以

予所聞呂先生庶幾不愧乎士哉先生之行頌之者不一其事

予不錄錄諸鄉先生之言為海內告金公聲日予借呂先生肆

業林塘終日所語無非君親出處大節其言腕至動人即牧兒

樵豎聞之莫不謂忠孝可自致予雖周歷講幄時時有所得不

若先生之言獨為切實也吳公廷簡日近代諛風競焰蓬人輒

文徵傳 卷十四 呂先生一 十峯草堂定本

先生之吾不能世遂共誓子為狂對呂君靜氣德容自不知先

生之出於口吾狂哉凌公世韶日生伯天爵甚優學復造極故

一言一動皆順乎聖賢軌則使人可親而不敢褻與之處不復

知身在羲皇以後也江公天乙日呂先生有天下為已任之志

剛毅之氣掩于溫恭他日國家有事謝安石何足比數王公澄

日予謁呂先生維揚時盛暑先生巾服不御篔簹與衰之故

且諷予汗下浹體不敢退亦不覺倦今思之胡可再得合諸

先生之言而觀之呂先生所向之志可見矣先生之言出于

忠孝大端而其行亦不外於務博濟嚴取與雖未見施於天

所謂無愧乎士者固已泰然能之矣。豈必呂先生獨能而人盡為不能者。然世罕見其人。則雖謂為先生之獨能可也。先生幼穎慧。過人。年十八。列諸生制藝。潔靜高渾。頗近金文毅。與金凌兩先生交至密。後金公被難。文石追赴同之。凌公以伯終長干先生之道。可謂不孤矣。先生名時春。字生伯。歙呂川人。不菴曰。予輩冒孔孟衣冠。既不能如王伯安。建白于時。又不能如陳同父。昌言於世。其愧為士也多矣。吾鄉自考亭後。理學之賢不絕。求可出而施用者。五百年未見其人。豈經世之士別有所本。而非理學可收耶。金公成仁。江生就義。凌先生肥遯。居貞。

文毅傳 卷十四 呂先生二 二十一年 堂定本

皆不愧大人之事。其論呂先生如此。更不必徵諸行事矣。雖然安得士如伯安同父其人者。吾與之言志哉。錢磻曰。為呂先生作傳。不言先生行事。但述諸鄉先生之言。以傳先生是。割格亦正格也。一論詞意更遠。不菴理學經濟。皆其夙優。故于論呂先生。而其平辭有如此。

方先生傳

徐興喬

方先生諱啓。大字裕昆。廣居其號也。世家歙之環山。大父父相繼以仕進。著譽於時。先生生而岐嶷。方離襁褓。儼然與成人等。不苟言笑。不樂嬉遊。益其天性也。年十一。肄業南雍。會助教吳公極。以誘進斯儒。為任時。六館諸生四百餘人。惟先生最少。吳公深加篤愛。詔之曰。人貴立志。孔子一生德業。在志學。始子勉旃。既而曰。盍言爾志。先生以志學。孔孟對吳公為之色喜。乃言於同堂趙公文相。合詞請於祭酒區公。為大書四字。匾其廬。先生自是出入辟廡。無不兢兢。以踐履聖賢為務。金陵去歙數百里。先生身膺重慶。歲率一歸。歸必晨昏定省。雖酷暑嚴寒。衣冠危立。依依不忍去。方是時。先生家故饒。其往來金陵。一如寒素。遇貴戚子弟。以聲色裘馬相高者。竊遠之。喜從焦文端公遊。一日與文端公會。講於陽明書院。時紛紛以良知為辯。坐中忽一狂生疾聲謂同人曰。良知是何顏色。眾哄堂笑之。狂生大慚。先生徐語狂生曰。良知赤色耳。文端曰。小子何知。先生曰。有諸內必形諸外。不觀此生之赧然見於顏面乎。文端聽其言。凡會講必引先生為畏友。而先生則以不驕不詭。雍容議論於諸公之堂也。後去金陵北遊長淮。於東海之濱。即戶讀書。日無異人。

文毅傳 卷十四 方先生一 二十一年 堂定本

鮮有知者忽獨立間仰見天光雲影恍悟仁者萬物一體之育
頓覺性體朗然舉凡自少而壯一言一動無不瞭如指掌乃喟
然嘆曰吾今而知致君澤民聖賢餘事也如時不用何未幾流
氛日熾國事衰衰先生知世不可為尋返里門間鄰壘集生徒
殫心以闡孔孟之微言歷三十餘年不變此其節操有過人者
先生之同志芑山張公為予老友其宗人孟時玉如二公一為
予同年一司鐸吾邑予曾於三公間先生生平熟矣而予寶
臣向予稱述先生悉與所聞於三公者合故亟表而傳之所撰
真學錄一書天下皆知誦習不衰茲不著

文獻傳 卷十四 方先生二 一十 筆草 堂定本

徐退山曰予嘗過新安問所謂程朱闕里者父老指予言在郡
西環山篤敬之間予徘徊顧之不能去云程朱至今五百有餘
歲矣必有名世始方先生其人歟錄是知環山之於篁墩猶鄒
之于魯其地同其道一也

錢礎日口語語寫出真實學問覺與標榜道學名目者不同
先生得退山文傳矣

督師孫公傳 王弘撰

孫公諱傳庭字伯雅號白谷山西振武衛人萬曆己未進士授
河南永城令調商丘擢吏部主事遷稽勳郎以逆璫魏忠賢用
事請假歸乙亥起司封郎尋以邊才超擢順天府丞時逆寇方
熾廷議推公巡撫秦上召見便殿公面陳方略毅然自任至秦
簡募標旅得兵三千人自將之戰屢捷擒闖王高迎祥獻俘闕
下上大悅告廟行賞復殲拓峇坤乃奮然清屯軍凡得守卒九
千餘人歲得餉銀一十四萬兩有奇米麥二萬餘石上益大悅
褒獎備至且命諸撫以秦為法武陵為司馬限期合勦計用兵

文獻傳 卷十四 督師一 一十 筆草 堂定本

十二萬加餉至二百八十萬公移書力爭謂兵貴精不貴多恐
致潰驟且民力已竭不堪重困武陵嗜之勦事卒不就具如公
言公于是復自簡募得兵六千人自將之擊賊于楊家嶺黃龍
山大破之嗣復擊之于藏田庄賊走寶鷄取棧道中伏折而走
隴州關山又中伏皆大破之關將僅以二十餘騎由秦嶺南遁
入豫秦賊遂平上晉公階而豫賊日猖獗上命公督師公具密
疏糾舉又言年來疆事決裂之故甚切直武陵益恨之會緡竹
督察諸軍失上意上大怒褫其職武陵授意令劾公以自遂
奉部院勦議之旨公候勦通州鬱憤成疾武陵意稍解趣公之

保定任公請陛見武陵園之公至保定引疾乞骸骨而武陵謂
 公欺罔坐革職仍屬巡按御史察其偽御史疏稱真疾遂并逮
 御史公在請室幾二年餘宜興再入相初政多引用正人上悟
 公寃以佐樞召公於園屏御文華殿問公所以安天下者公為
 指陳甚悉上嘉予燕勞賞資甚渥造公將禁旅後汴時秦帥賀
 人龍兵最強而肆秦人苦之上改公督秦軍屬諫人龍公竟誅
 人龍所部萬餘人無敢譁者兵威大振朝議令公亟入豫公言
 兵未訓練未可用弗聽公乃出師戰於郊大破賊後軍潰公收
 兵入關斬倡潰者土疏曰兵無圖志久矣賊大勢已成今欲再
 文淵傳 卷十四 督師二 十峯草 堂定本

舉非數萬人不可宜大行調募訓練恩信既孚鼓行而出賊尚
 可滅也上聽公言命督七省師賜尚方劍癸未公調募得馬步
 兵凡六萬人方訓練朝議復謂公兵已成宜速出潼關上意雖
 不中制亦日夜望公出公以八月出師值霖雨至洛陽與賊戰
 數捷賊望見旌旗即引去公追至郊復大捷時公師露宿久又
 大雨不止糧不繼馬足陷泥淖中幾及尺將士相顧無人色公
 令移師河畔就糧兵既動賊以驍騎數千人犯之乃遽潰公退
 守潼關潼關陷公遂遇害公貌魁梧膽知絕人忠義憤發可以
 有為矣而功卒不就嗚呼豈天為之哉

施思山曰筆勁如鋒
 王阮亭曰此篇大似陳承祚宜茗文之亟賞也
 錢礎曰日通篇寫出孫公方畧之善戰功之多忠勇知謀近
 世無兩公不朽此文亦不朽矣其章法純乎龍門而筆力堅
 古亦復不亞班椽山史洵良史也

葛子名芝本名雲芝字瑞五吳郡崑山人也父太學君諱彝祖
 太常公諱錫璠太常以進士起家歷官通顯有子八人多負才
 望季子復舉孝廉門第鼎盛聲華人物冠於一時尤昌明古學
 刑政經籍時葛氏書滿天下其盛如此葛子太常之孫也一出
 而名掩諸父上懷奇抱異俯視儕輩嘗謂人廣坐然疑忌人
 莫能測也十五為邑諸生試輒高等時婁東二張先生負天下
 望從之遊者如登龍門葛子為南張先生之婿為西張先生高
 第弟子鐵礪名行文章擅一時每一文出人爭以為高文典册

文綴傳

卷十四

葛子一

二十

二張先生亟稱之先達薦紳及當事皆折節與交而葛子夷然
 不屑也當是時葛子年最少雅自負謂富貴可立致苟出而返
 民俗於停靡致軍國於太平匪異人任也既遊國變葛子盡棄
 其所為學而潛心求道一以姚江為宗求所為致良知者姚江
 史子虛沈求如兩先生者良知正統也葛子渡浙江入石浪山
 以訪焉沈先生則以言授葛子史先生則復入吳訪葛子葛子
 慨然曰苟不得不可以為人於是舉人生可欲可喜之事痛自
 割絕而惟精求性命之微食息無間久之忽然身心豁然而喜
 可知也而可水三十也葛子復遍叩諸方知誠徵詣往復無所

不至復與其同學某君者入古南之塗古南之陽賦性剛
 乃以其所得通著於史先生史先生腹之精也賦性剛
 子奪兄管地證入良可慶幸台鼎不足實萬通海酒佛與湯池
 雖然百尺竿頭猶當進步否則藕絲天機亦能將入不可察
 也尊兄直下知歸幸立造純亦不世之誠亦不世之誠亦不
 現於世耳葛子於是買山而隱管掃房其家果入山獨棲一室
 竟日瞑坐久踰十旬亦時携壺入山林迢迢不從容笑言婦
 亦知玄學能辟殺夫婦之間自相師友間如也進登浙新如
 也惟謹入覓之者皆以為真神仙云葛子籍門情之高華蚤擅

文綴傳

卷十四

葛子二

二十一

文章之譽有國士之目晚復以道自貴誠有所謂不故其樂者
 然其所遺憂愁拂鬱顯連坎珂亦極人世之所不能堪至臻
 而不可解葛子過之弗稽矣性孝友篤於師友死生之說早及
 先公之門顧與余交晚而相得極懽懽嘗讀其所著書及其母
 夫人狀一篇余為之泣下復讀其繼母狀余益悲不能自勝葛
 子語其子曰徐子真知吾者他日吾死須領洵沐承其遺澤
 吾之生存乞徐先生為之傳其生平事節於書無所
 不窺文章韋稱大家其為入沈靜英敏事節節不濫於性
 往懷高世之意人初不知事能而靡然心折也動世之變也見

獨距守赴義之士割地嬰城葛子獨以諡不必任先期過地及

城破死者數萬人而葛子家父子叔姪兄弟皆無恙給諫陳先

生為時事所染微行抵所知葛子泣日以張儉投張儉豈得全

乎越宿而不免而舍藏者亾身以及親焉人於此而益以識量

推葛子云有臥龍山人集若干卷容膝居雜錄若干卷行世而

其秘弗傳者猶多藏於家

野史氏曰吾聞葛子年九歲聞人傳說吳珉擊殺逮周忠介公

緹騎立屏側涕泣曰更益我數歲庸渠不能從公於難奔義若

嗜欲其天性也而其後所見乃如是嗟乎賢者固不可測然非

其與道袖伸能如是乎每與葛子飲酒悠然相對輒自以為弗

及也嗟乎葛子深遠矣

錢礎曰曰通篇將葛子生平文章德行理學氣節一一傳出

却說得極真至非知已不能為此文之敘事議論承接轉

折處俱有神行一贊尤得史法

卷十四 葛子三 十峯草堂定本

楊少泰青巖公傳

錢陸燾

少泰青巖公諱北魯字泗生常州武進人也楊氏遠有代序自

忠二公卜居安陽山安陽故無錫而郡屬常州九傳至心利公

始徙居郡城又二世至位宇公筮仕東阿丞最升判寧海最判

通州是時魏瑞扇欲所在郡邑立生祠判毅然不肯署名上

司沮駭將根治之一日投劾去尋瑞敗得免即公之父贈奉政

大夫江西提學道按察司僉事者也僉事生公東阿官署中故

以其地義名而守之而公晚亦自號青巖識不忘所生申明僉

事意也公生於東阿之十九年奉僉事里居補常州府學博士

交激 卷十四 楊少泰一 十峯草堂定本

弟子員未幾嫡母蔣太宜人前卒未釋服僉事公又卒五年服

闋中丙戌科舉人壬辰中鄒忠倚榜進士以二甲十七名授刑

部陝西司事者補建司員外江西司郎中陞江西提督學政

按察司僉事移福建分巡建寧道按察司僉事移分守延平晉

秩少泰予告回籍公為諸生遭兩喪哀戚甚悼色養朱太宜人

以孝友聞既而歆感感發於僉事之亡也日夜思以科目自奮

再上公車不第愈益發僉事之藏書讀之閒出其緒餘於制舉

業氣完力餘不為怪巧梓然學者今世所傳四書詩經稿鄉會

墨其尤也案公內外艱五年公車又六年十餘年間砥礪揣摩

讀書得力凡歷官之名節學問事蹟皆根抵於此其在刑部時
下不狗吏請上不狗堂屬多所平反 章皇帝在內閣給筆札
親較六曹公稱旨已而詔京官七品以上言時政公在刑言刑
條奏五事一請訂正條例一論劫盜不宜分滿漢一論科抄核
擬宜立限責成一請讞獄弗留滯一請矜恤獄囚又稱旨時初
下熱審之令法司據奏處決重犯公曰是熱審非議緩死是趨
人死也上書大司寇極論其非又上書爭保定府所解盜犯無
實宜末減他司唯唯皆視歸乎公此公之著於秋官其大者其
提學江西時以廉潔首公矢籟受事江西自艾南英諸子風氣

文徵傳 卷十四 楊少恭二 十卷草 室定本

溺者儼路者無美公先事屢於從昨據賊五日之間水凡三至
斷之子遺皆公賜也建南居八閩上游盜賊蠢居基處驪浦松
溪建崇二安間所在見告武人選孺觀望公曰其甚適少事不
忍人寇暴死亂 天子邊事速公等甲其以身先之殲厥渠魁
雞犬按堵而後已於是虺蟠莽伏於千里溪山內者苗嫗而髮
櫛之幾盡其抵廷之日一切供張俱先罷絕之絮為令至則襍
被書蕭蕭然數事而器用自建署迤以來卒乃復又革四大弊
官銀收解之倉克富戶也餉米發賈之孤糶也因保甲私立練
長也封溪船致投藩也去三大害懲藩弁懲降將懲偽逃人也
其梓按駟得洗滌善良多此類此公之著於泰藩其大者皆公
需次諸生孝廉十餘年間砥礪揣摩讀書得力所設施於服官
政者如此公之資奏朝京師過家上壽朱太宜人念朱太宜人
老抵閩遂移病免歸或曰念其親而病也吾見有病亟而不自
以為病者矣頭眩目眩而痰之衝氣之上然猶喘呷以趨班龍
鍾以將事者若且不暇自有其病之身又暇念其親而病乎哉
余是以甚高公之病也公病歸僅七月而太宜人卒或又曰終
太宜人喪 朝廷方思公等詔所在官司問疾良已推轂上道
若若而人又論時以兵興事例入賞復官朝京師者若而人公

文徵傳 卷十四 楊少恭三 十卷草 室定本

遂稱疾亟也。方坐近園，整繹遂初堂集，凡二十卷，闕梓，擬制舉業。教子若孫，人於是益高。公之病也，而公之病病矣。公長身玉貌，廣頰秀眉，與人言氣溫如也。尤篤於親舊，出漿飲客，流連夜分。僂遺周恤，外丐資不以有無解，貧不能報責者，焚券不復言。於其族也，修祠墓，刊宗譜於其郡邑也，不敢據賢士大夫權，而利害興廢大徭役，則抗言爭之。長吏人恃以無恐，元配胡宜人，中年多病，以乙卯冬前卒。公追念御窮，桐杖竿蓆，淚痕沾濕，病亦以是益劇。以丙辰五月廿三日卒，年五十九。二子世求、世亦。世求辱與余遊，請立公傳，劉其大者著於篇。

文徵傳

卷十四

楊少泰四

七

十峯草
章定本

陸燦曰：世求公子讀書有家法，得公指授，尤善為制舉業，為名諸生。壬辰春，余遊京師，時會試天下士，吾意必有清圓真正之文。如唐薛二公其人者，是時有吾友唐君德亮，自負魁壘，可以冠一軍，而余猶未之許也。已而得楊公三作，及其臨場諸藝，以為真唐薛之文矣。又二十餘年，余來常州，始見公之人如其文。公亦喜與余論文，合題遂縱其子與余遊也。公詩文自有遂初堂集，不論論制舉業，著余知公之始，要如所誤。次公之平生，豈易得哉。豈易得哉。其吏治於國，猶深閩人歌誦之所，隸建寧武溪山在都內，道家謂之三才六洞天，公或者魂魄猶樂思是距。

常州二千里而近，公沒時閩之不朝貢者踰二年。錢礎日日全從楊公一生學問事功上層層傳出，言皆微實，無一諛辭。至于格法精嚴，詞氣高古，純是班孟堅遺意，豈為歐曾者所能道隻字耶。

文徵傳

卷十四

楊少泰五

七

十峯草
章定本

富川令元發秦公傳

莊憲祖

元發秦公名鍾仕姓華無錫人也少穎異讀書暇過目成誦長而能文章工詩詞為人重氣節敦倫誼居家克以孝友聞于親戚交游窮乏相與患難相恤尚義有古君子風以故鄉黨宗族咸稱之凡五入場屋數奇不售以順治戊子明經入對大廷是時西徵未靖定藩奉命出師朝廷授公為富川令隨軍征進受符即旋里束裝公素不事家人產廿口嗷嗷無擔石儲不顧也行李一肩蒼頭二三輩慷慨就道蓋已有以身許國之心矣王師為持重計逗遛楚地踰一載公所至謂當道重其名輒

有饋遺類是得不困辛邪抵富邑任邑故多獮獮性好鬪事剽掠承平時尚多負固公往泄之專用撫綏省刑恤訟與文講約蠲耗整衛與百姓休息編民化之皆輸服焉守弁安某以清查烟火激變九團洞稱群起應之省兵會勦叛民退而走險公單騎入其巢諭以法即釋兵解械也類以安李定國之變省城陷奉定藩令文武官俱調赴蒼梧賊勢甚熾梧城不守遂下廣州

駐札癸巳粵西復入版圖公與道府各官偕至平樂郡城而賊兵奔至為所執郡民有識公者告賊曰此富川華令清廉好官也賊知其賢欲降之公以死自誓誘以官不從賊以刃不屈定

文淵傳 卷十四 富川令一 元 十學草 堂定本

國師潰歸滇滇挾公與俱公于渡江躍入中流急撈之已絕命矣賊群嘆為忠堇之而去事聞詔贈公廣西按察司僉事諭祭葬廕一子止為河間知縣賢令尹也公為有後云

論曰邊邑民徭雜處國初負固尚多公授之以德而民感化之治亂國用重典豈其然防弁以貪致變山寇從而蜂起重兵臨之不能撲滅公以數言解散非恩信素孚未可口舌服也遇變被執以官刃誘脅之不為動卒于渡江之際躍入中流正氣鴻名直與長江俱永所謂重于泰山從容就義者非與朝廷憫公之節賜之贈廕祭葬報忠之典良云不薄乃四方多故而如

文淵傳 卷十四 富川令二 元 十學草 堂定本

公者不概見是知人之負國家者多矣人孰無死死而如公洵可不朽也夫

錢穀日日叙事清嚴絕不鋪張而公之一生文章德望治行之循卓死事之從容與慷慨具見尺幅間人品真文品亦真所以必傳○一論發抒盡致語語警策可以激頑起懦

從伯憑燕先生傳

周弘

先生姓周氏諱儀字羽生晚號憑燕無錫人吾周氏本仲雍苗裔周章少子安陽侯贊之後襲封安陽山下子孫散衍四方居無錫者多至十數支宋以前世次不可考大約各宗其始遷之祖而先生之先其顯有聞者為宋揚州通判景釗熙寧二年葉祖洽榜進士景釗生廣西宣慰司宣議瀛紹聖元年畢漸榜進士瀛生潤州推官達權宣和三年何煥榜進士達權數傳至明為河間府經歷顯顯三傳為珮珮師事浙學使者薛應旂以嘉靖辛卯先應旂舉於鄉名最著邑人所傳為赤湖先生者也珮

文獻傳

卷十四

從伯二

完

十峯草堂定本

憾言及必涕洟至老猶哀慕弗輟其教人循循善誘嚴而有方師之者多成材厥世俗浮薄之習力行古道偉貌修稱章甫深衣聖之起敬及卽之雍如也康熙十六年十一月以疾終於家距生萬曆三十八年春秋六十有八知者無不悼嘆之先生娶秦氏孝廉問唐公孫女先生卒子嗣碧碧嗣先生弟邑增生雋生後檀文舉亦先生家教也孫繩先生以高才而沉頓不偶困於絳帳者四十餘年一日在塾慨然曰吾何為徒役役里中兒乎遂謝臯比歸而鍵關以課其孫然人終莫之釋也先生不得已復挈其孫以從事於里社如是又六年而終以是繩獲

文獻傳

卷十四

從伯二

今

十峯草堂定本

世其學蓋先生之所貽於後者遠矣論口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求於今日老成典型難哉其言之矣先生以經師人師為學者宗後生小子方幸有所依據而先生竟歿噫可哀也已

秦陛丹曰憑燕先生道高望重余家子姪輩皆師事之尤篤於友誼能周旋忠難青田之役微先生余殆矣義形於色挺身不撓所謂仁者之勇非耶讀此傳余我然傷懷抱錢礎日曰先生與余為世交其孫繩從徐游建祖德更詳公得太史公家傳先生真不朽矣文亦典要而有體

稽封君昇字孟求常之無錫人以子永福順治乙未進士初任
 浙江嚴州府推官有文章名在職平允遇順治十八年辛丑
 今皇帝嗣極恩詔得封如永福官封君天性孝友廉正甘貧而
 好義多讀書明義理躬行不息教子有方終身如一行為鄉里
 所宗初為童子時即讀經史務究大義攻舉子業其氣格法
 度必規模司馬遷班固韓愈歐陽永叔諸人耻為趨時之文既
 長乃受知于督學甘公學滿補吳縣博士弟子稱名諸生而不
 得志于有司益奮志讀群書遊馬文肅公門所為文比先正大
 文毅傳 卷十四 稽封君一 十卷草 金定本

立珠公有手書遺訓及自著行畧又張孺人歿時遺一裹稱皆
 謹藏之長夕展視必泣嗣後逢忌日祭必泣春秋掃墓必泣時
 祭必泣終身弗衰弟歿有遺子其母病則命妻乳之撫之典司
 理始終無少異諸女兄弟之貧乏者恒周給之撫其子女歿則
 為之殯後有早歿者每念及同胞零落輒涕泗橫流聞宗族戚
 黨及朋友子弟善讀書則喜見必勉以勤學作好人友人遺子
 女或為之婚嫁護持教誨如親子弟喜朋友自少至老率一飲
 食非對朋友則不樂終身不食于內夫婦相對如賓無褻容無
 諍語不置妾媵其教司理也嚴而善誘斗室中一几一榻伴司
 文毅傳 卷十四 稽封君二 十卷草 金定本

理日侍坐夜侍寢者六年凡六經周秦兩漢下逮唐宋大家文
 咸口授而節解由諸生以及舉于鄉日益加嚴不少寬假乙未
 成進士歸手書五戒使人迎諭日勿妄聯宗勿輕結親勿濫收
 奴僕勿竿牘地方官長勿得罪鄉里既官嚴州則誠日官無大
 小其家父母妻子兄弟皆託命焉勿輕壞人功名果不肖為民
 害者則亟令去官勿苛求職款敗人自家以自稱風力又日刑
 期無刑必無刑乃不愧刑官就養任來道路間不會一客司理
 之屬吏若紳士跡之則亟引法率無敢以饋遺進者其在嚴州
 也會臺使者有訪筆衙蓋土豪之被下于司理封君曰土豪之

為害何如。衙蓋之為害烈乎。其已之但於勸懲善惡時開報發
落以示警可矣。當海寇內侵。有偽檄傳至。嚴郡吏民。遑遑不知
所出。司理慮驚封君弗敢聞。封君察知之。曰。鎮鎮以定。失事以
義脫有不測。有死無貳。毋以我在此有所顧畏。乃命司理會堂
屬于郡治門。立碎其牌。羈其使。仍糾紳民誓死登陴。守事遂定。
賊卒不敢來犯。他日司理獻一大僚。其大鞏金投封君於私家。
立麾之去。且急使人告司理。當益持正執法。勿撓後。司理請山
左則戒之曰。循分盡職。胸中勿存芥蒂。且引孔子為乘田委吏
以喻司理。在論所寄俸錢為養。則曰。爾祿薄安所得。此得無因
激傳 卷十四 封君三 十卷草 空定本

如初封君之受封也。司理製朝衣冠。上之。俾之。春謝恩。請
厄高附曰。吾父母積德行仁。而不得享。子孫之榮。吾甚感。服此
故晚年種竹移花。稍與邑中諸老翁。山水文酒。交游。官帶
會輒辭。不與其終。老不忘親。如此封君。原名節。曰。孟承。蓋
玄珠公痛其母黃孺人苦節。撫孤成立。而不得。姪。其後有以
申之也。及應吳縣試。乃更今名。仍舊字。則其純孝源本。亦有自
來云。
李念慈曰。易書詩禮樂春秋。皆古帝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之大經大法。而史則其考鏡得失之林也。自選舉廢制科興漸
失實矣。後乃沿而為八股之文。引意屬對。惛惛然罔敢馳騁。以
見意世之學者。相率習焉。有白首宦途。而茫然不知諸經與史
者矣。夫驅天下自少之壯之精神心力。而委之於無用之帖括
古帝王脩身治世之書。反無聞焉。朝廷有事。欲求一通達古今
曉暢事情之大儒。而用之。又烏可得哉。何也。其所以詔之者。非
也。即間有一二出羣之士。能不為帖括所拘縛。而以古學自命
其不廢。藉於時者。亦鮮矣。如稽封君者。可感也。然封君之學。又
以其能力行。而乃克脩其身。以教其子。不徒以能讀書為文章
也。士亦各自奮為躬行學古者耳。越不遇。何害。然吾不能不

有憾於始為制科者矣

王雪岫曰在余與漪園切磨晨夕者有年以故炙先生最親及漪園捷而先生長嘯以老復相與徜徉於山類水涯間如昨日讀茲傳益令人思先生懷抱不置也嗟乎士君子修身殫行負大用卒不遇亦可悲夫然漪園天下才方梓先生所未發之蘊而先生為不沒矣豈必身見乎哉

錢礎曰吾邑魁方先生學脩行純有體有用身不遇而傳之子遂成經國大儒此傳既極形容論斷中復拈出通達古今號譽清公簡字來為漪園表章才學正為先生發明家

文溪傳

公

風

命

堂

教此文出而先生一門傳矣

鈕宗舒傳

周廷福

余自先忠毅瑞禍以來嘗依雲間外父董少宰家每與里閭諸君子疎焉興華後始就館教往來故里間知吾邑西南有九曲溪地僻俗淳鈕氏世於此溪有宗舒公者德行甚著心竊慕焉及與嗣君素臣交觀其操行誠篤有國士風益知家學有自也宗舒先世諱津者以武功封居馬蹟山生伯華遷松陵又數傳為息溪給居九曲遂為九曲鈕氏宗舒之曾大父也好讀書工詞賦不事帖括自號五浮山人有五浮集行世生鳳橋翁鳳橋三子長別駕謙所次即公父願默願默生二子公其仲也公生而好學家貧就塾師句讀時時苦吟徐步志其途遇遂善屬文伯氏謙所愛之携館於中丞趙公畫卷齋中丞見而奇之字以女甥黃氏後謙所兩署合肥慈溪教公輒從遊得與其地名賢相砥礪而業益進居禾郡庠屢試高等文聲赫於身之所歷名流屢滿戶外公絕不以所業自負每念父拮据之苦思自奮勵以博一第至丙夜吟晤隆冬薄暑畧無恙色如此十年三試棘關至辛酉被刑婦憤懣成疾矣公研覽古今丹黃滿架左史而下必取言有關性命事有益經濟者日非是于吾身心無益安事靡吾歲月乎所至之處銘繫不輟金陵有白下尊都門有之

交

卷十四

鈕宗舒一

全

千

燕草三衛四明之間多所著述時永水宋羽皇梁溪馬君賞標
 幟蕪林獨雅許公而吳太僕無障尤加擊節以為得王文恪唐
 荆川之髓云其文學之醇蓋如此又天性嚴正一言一行必循
 規矩居恒雖妻子間不苟言笑端處儼然凡登仗博弄嬉戲屏
 不寓目臨又起藁字畫端楷無行草雜書况不履公門宗族鄉
 黨有事及公侃侃折中而尤不喜浮屠遇請禳者輒鬚髯戟張
 怒曰禍可厭福亦可祝耶嘗從謙所涉江遇風幾覆舟舟中人
 倉皇失措公曰生死大事何用亂其方寸邪靜坐如故其立行
 不苟有如此嘗於小試別駕公欲為引薦公曰吾果賢試必不
 文淵傳 卷十四 鈕宗舒二 十峰草堂定本
 遺苟不賢定以吾妨賢也久之別駕無子屬意公嗣適遭誣被
 逮求白於中丞趙公中丞曰吾當為子地公曰宗舒一生不乘
 人危妄邀利者且繼嗣人倫之不幸也卒謝去其義利分明又
 如此時長水三邑田稅不均久相計訟公倡議曰先王畫疆分
 井水土不齊輕重有等豈可相比以是聞於廷卒是公言嘉廟
 初朝事紛更公讀邸抄投箸而起欲獻泣下人或迂之公毅然
 曰朝廷事非分外事也其立性忠義不間草莽者又如此乃卒
 資志以歿嗟乎公諱漢壘字宗舒卒年三十九

下為已任辛壬之際社鼠相成蓋不勝憂世之感焉後實忠辛
 以節烈著而公歿久矣嗚呼士固有遇有不遇時使然也安在
 愴慨之氣不存哉公歿時其孤某僅三歲孺人黃氏為公孝二
 親教子有成庶幾與公不朽云
 頌茂倫曰逐段發明將鈕公人品學問性情心術一一拈出
 公於是定論已
 錢礎曰寫出公一生行事磊落光明真是人倫模表長康
 此篇勝於子將月旦矣

歸元功先生傳

楊去病

歸先生諱莊字元功世為吳人洪武時有諱子富者始居崑山後七世有太僕寺丞震川公公生子六人其五諱子駿太學生子駿生昌世字文休邑宰上其文行於御史特名為待聘君有四子伯時發早卒仲昭以諸生為監紀從事閣部史公叔繼登舉孝廉選長興縣學教諭乙酉之變皆死焉其季則先生也先生為人豪邁尚氣節弱冠補博士弟子博學能文章凡六藝百家之書莫不縱覽好交當世賢豪之士見中原多事慨然有攬轡澄清之志既進家難遂棄儒冠浪跡江湖間自號為普頭陀

文獻傳

卷十四

歸元功一

十峯草堂定本

亦稱慶整鉅山人常南渡錢塘北涉江淮所至遇名山川憑弔古今極大哭見者咄咄驚怪而先生不顧也當金陵初下時先生有喪麻巾白布衣兩袖挾詔檄詩文若干卷從山中走七十里將入閩門時方出師旌旗照耀成列未行道路側目不敢前先生子身徐步出兵馬雜沓之間而面無驚沮之色其遇事強敏如此每於昏夜露坐中庭仰觀天象知歷代占驗議論之是非四海萬邦星曆度數之同異覽天下之山經地志識其險阨知某代某人戰爭之處某府某州縣因革之原究孫吳之兵法知古今戰陣之事某用之而勝某違之而敗某不善用之而亦

敗其經濟之略縱橫羅列於胸中自以放浪宇內不得其志乃托意於詩酒而字畫古文辭亦能繼其家聲往往與友人宴飲飲必醉醉後揮毫旁若無人遇人之不顧名義者雖傷人廣坐間即痛習之或抵杯著於地人莫不以為狂後乃究心理學篤好程朱二氏之書故能養其浩然之氣稍自晦匿不復以身試不測晚更哀集太僕公之文章考其謬諤謀付之梓其生平所自著文集若干卷分為行藏二集然其壯懷不已亟思有以自見卒乃鬱積不伸厄弱多衰資志以歿悲夫時年五十有一其歿也家貧不能具斂益可以知其守志固窮也已

文獻傳

卷十四

歸元功二

十峯草堂定本

楊生曰太僕公與先莊簡同登賢書其後先莊簡歷官中外為時名臣太僕秩不滿四品而文章為一代宗工是可匹也吾聞太學昆仲皆嘗從東林諸君子講學明道則與先大王父端孝先生之行誼亦參差矣至先大父以文章氣節為世景仰若文休先生以風流儒雅輝映一時豈亦可得而並稱焉先生之於家君交四世矣志同道合故先生疾革謂交遊滿四海知心者惟家君一人先生豈無見歟予少以趨庭得侍教於先生先生固嘗耳提面命勉勵其志惜乎先生無嗣然其猶子珩高才好學擅譽士林雖辱下交而予則有愧矣嗟乎以先生之才使

行其志於天下儼然有餘而卒固頤天可問耶存心世道者莫不傷之豈特予小子一人之痛也已

錢礎日曰寫出元功神情意氣無一不肖文章即行無一不真非淡知其人不能為此傳也論贊中復推詳祖父兩兩說合而以其猶子與自己作結有原有委妙合體裁

傳 卷十四 元功二

華漁石先生傳

顧存孝

傳者傳也傳其人以誌不朽也務取生平大節表而出之庶令千百顧下穆然想見其為人余媿乏班馬才又不屑撫拾細行為人謬撰諛詞茲竊於錫山漁石華先生深有慕焉先生諱璘選字餘伯別號漁石系出南齊孝子從通八支第十六世孫海月生丈夫子二伯曰補菴仲曰次菴次菴生侍御公本素本素長子太學逸齋公娶尚寶顧涇凡公之女端文公之好以萬曆辛亥三月初生先生於景雲里先生承累世貽謀又能心乎孝子之心甫弱冠即遊吳庠生平敦孝友尚節義其淑德懿行指不勝屈而余所為先生重者尤在追祀一節云追祀者何孝子父豪成長安沒於王事孝子奉臨行片言終身弗忍冠娶其弟寬以子慈嗣焉是孝子之孝其父實有以啓之而弟寬之克恭厥兄與子慈之克繼厥嗣皆孝也皆能以孝子之孝為孝者也自南齊建元中表門閭後膺祀典建祠惠泉之左然特祀孝子耳未及孝子父也未及孝子父邊及孝子之弟若子乃先生則喟然曰噫孝子祀矣孝子之父未祀孝子之心弗安也孝子祀矣孝子之弟若子未祀孝子之心猶弗安也孝子之心弗安為孝子後者其心又何以安亟謀及宗人告諸邑長擇吉於丙辰

卷十四

華漁石一

九

十峯草堂定本

秋月以孝子父為啓孝而弟寬為恭孝嗣子怒為繼孝晉三木
主列孝子祠之成志樓中每歲春秋官祭畢即迎孝子位入更
行私祭俾祖孫父子兄弟共享一堂禮既成一時賢士大夫咸
樂為詩文以紀其事美哉此舉以孝子之心為心而以孝子未
有之事為事古所稱善繼善述非先生其誰與歸抑聞本素公
之初擢臺垣也輒以母許太夫人疾告歸終養疏辭剴切具見
孝思先生重刊疏草公諸當世是又能推本素公之孝而光大
之矣他如親同氣厚宗黨訓子孫培先世遺澤刻逸齋公秋水
諸集悉本此孝敬之心而惓惓無已焉嗚呼自南齊而後華氏

文獻傳 卷十四 華漁石二 九 十峯草 堂定本

十二月二十七日卒於泰定里之博古樓享年六十有八予與
先生交最密其生平行事知之為最詳茲姑不殫述為述其可
與孝子並傳者約畧如是至其德配黃孺人之閭範以及子若
孫之蕃衍則更有誌墓之君子在予何言
錢礎日曰追祀一事自是漁石一生大節余向有華氏追祀
錄序已詳言之茲經茂倫傳中表出愈見此舉關係非小韓
目黎云紀事必提其要斯篇有焉

文學 華允誼

歲甲午猶子公占設臯比迎掌愛高子命三子北面焉余因獲
交高子高子沉酣嗜古神明道上聽其言論風旨直撼胸懷所
自信者知高子正性人也客冬高子手其尊人夢雲公述略屬
余傳余固不識公雖然由高子可以知公矣公諱翔鳳字翔九
年舞勺父郡增彥雲亭公早棄養晚因自號夢雲志孺慕云公
少孤強立見事敏膽決勇往甫成童即能陳情邑宰蠲免糧役
事嫡母顧孺人母周孺人敬愛均至周孺人性嚴小不當譙呵
不少假公視色稍厲即長跪引責色霽然後起二十一補郡博

文獻傳 卷十四 文學 華雲一 十峯草 堂定本

士弟子為文執筆迅掃奇氣噴薄紙上每試輒推其曹館游暨
以文首拔于推使者孫公推關利藪擅集者如市公獨介節自
好無私請孫公特重公孫公去守杭當校士徵公往甲乙抗郡
人文所識拔多名士時或謂公蓋稍為身謀乎公曰不然士為
上所推重顧不自重耶弟奉母周孺人詣三竺禮大士孫公知
之遣與從呵導遍遊諸名勝公竊心獨喜幸矣吾得娛吾母於
茲遊也而又奚求焉吾奉吾母歸矣邑宰西蜀趙公之知公也
畧如孫公趙公再令闔千里檄書招公往閩浙山水勝甲天下
盡入公奚囊中雲霞麗藻篇章繫繫直刪載歸耳至若寒山陳

公非鳴何公二公身殉國難大節凜然不輕許可獨于公有困
七知不下孫越二公蓋水乳之合非偶然也公先以食貧遠遊
壬申後謝絕費幣一意奉母母恒患心痛竟夕撫摩衣不解曉
不交省視唯謹癸酉冬母屆七旬忽疾甚公修祝詞禱于神願
以身代養詞于爐火焚指不覺也母果勿藥人以爲誠感及母
愛且暮孺子哭袒跪自袒械跪誦金經者苦犬錄聞揚先懿哀
至筆不能舉輒擲而長號母遺訓簡性謀孫書之壁出入敬指
戊寅掌受秋泮水講之曰孺子勉旃吾自此弛老矣公故宅一
區兄弟析而五有額以所析繼習者會葉司空閒適先生欲寓
城遂售之曰委土可師而况高山之仰司空歿諸先生集學宮
議嗣事有怒其不當嗣而求嗣者將與杖公侃侃論列今日之
事宜體司空心司空仁人也某不應嗣卽不嗣止耳加責焉何
以慰逝者議者塞默止性無他嗜惟昆季聚首誦述先芬以爲
天倫至樂善遊烟舫月履幾半天下金陵若棲霞牛首金焦凡
四至閩海則仙霞五泄亦一至近者天目靈隱飛來諸勝不啻
四五至或溯洞蛟門觀天風海濤凡湧日出浩歌長嘯篇詠成
帙甲申之變新亭淚盡帝魂消南都草朔管一應中書之選
時要人有以甘言解之者慨然曰今何時耶卽戮九新磨猶未

文獻傳 卷十四 文學夢雲二 十筆草 堂定本

必濟乃效買豎子爲耶遂歸歸而道跡一斷幾如袁生土室錄
忠憲先生靜坐說置座右時一自省間寄意益小景道然忘
畧興至臨池大書叫呼自快遣日而已抑聞掌雲之就聘驚湖
也請于公公喜曰往哉鳳超先生忠揭日月後當有與者軒焉
慨焉翼彼良苗繫子責也夫余之弗獲辭公傳者更以此公生
萬曆丁酉卒順治甲午年五十有八配贈儀部張公女有婦德
其世系子姓詳述中不具載
論曰古來名山水多與文人作緣劔閣映泉涪溪鉅姆地以文
傳文以人傳往往然矣若蓼雲公殆寄情山水而別有神解者
艾續傳 卷十四 文學夢雲三 十筆草 堂定本
歟觀其紀游諸作何磅礴而多奇也公內行淳深處脂不染當
議葉司空嗣時正色危言引經斷義諸先生咸目屬之鬻革後
悲憤流連勃乎有執爰請纓之志及其在中書時目擊時事痛
心疾首寒竅去之越三月而難作矣才足以揮斥宇內而識蚤
決于幾先倘所謂介如石焉不俟終日者哉
錢礎曰曰侃侃正論莊重有體余幼時得見高公稔知公至
孝性成品行卓絕胸襟復灑落不羣今讀龍超先生文恍乎
如見其人矣天下端人正士必藉端人正士之文傳之公之
人詎不以文傳耶

樂隱君傳

陳世祉

隱君姓樂氏諱莘子子尹錫山高士振之先生之家子先生行
 廉守潔立不易方能繼其志而善成之者隱君也隱君抱負絕
 才不欲與時俯仰篤志於君親大誼毅然以身擔之先是隱君
 善屬文年十二應童子試試輒冠軍十六儼於官二十有四貢
 於禮部當是時士大夫無不以國士相期許已而疾風板蕩諸
 少年有才具者率多襲取一時之富貴以隱君奮龍雷之盛業
 何難立致通顯顧獨潛體父志誓心舊恩數十年確持一節湛
 身窮巷中勿之有悔焉居恒事母純以色養會母病且殆與弟
 政日夜親湯藥滌廁膾一夕何弟寢私禱於神剖臂肉和藥進
 母母病立起而家人未之知也與人交性稍急朋友有過輒面
 數之至不能容然事過卒便相忘其胸無繫吝如此崇禎末東
 南以社事相雄長爭欲得君為重而君乃泊然不屑屑為左右
 徇他若王公大人聞聲慕思將欲羅而致之亦往往詭辭孫祥
 益不使少挫其志節也康後經里門子第一承指授斐然有章
 而華生文炳孫中翰為尤若華生嘗語予吾師向以制義受知
 於陳寒山先生時年方舞象寒山來一讀面不可得其後寒山
 殉節于桂東落訪舊過邑中爾當年越事寒山者皆拒戶絕不

卷十四

樂隱君一

于家華

與通獨吾師追感舊知相對痛哭取篋中金悉資給之而後去

所著古文詞高者欲逼史漢其為詩不宗一家然感憤天人之
 變半龍海岳之奇激昂推盤要於盡意而止時時作應酬文字
 不甚吝惜亦不受人書幣多為郭象齊丘假借以故散佚無成
 書所存耕烟賢已等集僅付之一二耳兩粵人優游大壑隱君
 則幽憂坎壈髮白早衰後又以振之先生久困沉痾暑雨所寒
 無日不匍匐歸省遂感風疾道行喪屨亦不自知踰年竟以是
 疾卒卒年五十有五同學孫澤武以詩弔之曰高義始若翁博
 慨永相成又曰胸中貫羣籍筆力故堅厲聞者以為寶錄云
 南嶽外史曰余嘗讀史至欽之於向大恨久之後之君子苟其
 加意人倫而非濟之以遜世固窮之節吾未見忠孝之能兩全
 而無憾也嗚呼隱君吾友也隱不違親若是豈不令莽國師有
 餘愧哉
 張秋紹曰拈忠孝作開目首尾呼應言有準的法合古人中
 間牽綴一二軼事實而或虛之微而故著之堪為子尹頌上
 添毫劉子玄所謂分布雖疎錯綜逾密者也如我介夫乃直
 不泰史筆
 錢礎日日于尹不獨明於出處尤嚴於交際蓋吾黨中特立

卷十四

樂隱君二

于家華

不變之士也子尹才高或反為文詞所掩得介夫善言德
行分別傳出百讀此益悲宿草勸典刑矣

宋母沈碩人傳

徐枋

野史氏曰昔范宣城傳列女不專一操識者非之於是後世諸
史其表幽閨傲多矜節集非事關景行足挽頽風者不載也余
心識之三十季來頗勤紀述而閩闕事蹟實少推揚必知之真
而其事果有合于史冊之所載乃不敢辭此宋母沈碩人傳之
所為作也

宋母沈碩人者吳處士宋鳴仲之繼配而宋時恭實枚之母也
碩人為女孝為婦賢而尤以母儀著且徵之宗黨其賢行實載
于其子實枚之狀故以宋母稱嗟乎女子為人婦而不幸以母

文殿傳

卷十四

宋母

十峯草

稱則其所丁之茶酷所歷之艱辛從可知矣此余之所以傳碩
人而不禁其指卷歎息也碩人幼而克順其親既婦鳴仲則以
孝父母者孝其尊章鳴仲母周太君素知書通曲禮內則御家
有法而碩人周旋奉養悉中儀槩以故周太君愛重之以為此
出自天性不學而能也鳴仲有長子及女皆前出碩人撫之恩
意倍至長子蚤世則撫遺孫鞠養一同于實枚兄弟於是在中外
稱頌無一問言乙酉歲周太君歿碩人相夫子於發靈體哀毀
有加明年而鳴仲亦遠卒碩人勤而絕者再誓將從死水漿不
入口其長女娶泣勤諭且以二孤弟為請始進糜粥當是時連

遭大故復處世發禍亂死喪一婦人肩之持赤年十四實狀止

九歲伶仃萬狀所為極難碩人丈吾補苴蚤夜寒暑靡間怨息

而舉蒸嘗完婚嫁治喪塋鳴仲卒後二十五年諸大事悉畢而

碩人亦以死矣悲夫宋故吳中著姓多聞人且其族好風義其

所稱述于碩人者如此則是二十五年碩人印不死即鳴仲

亦未死也今者教其子克成立而能狀母之賢行以附于立言

之林則是二十五年之後碩人又豈死乎吁為可傳矣

贊曰亮節端蹤以昭管形秩秩儀槩抑抑音容昔人酷死始勇

禮宗何如秉禮而克令終一時懿範千載遺風

交淑傳 卷十四 木母二

錢幾日曰劉中學作列女傳首母儀侯燕特括出為宋母重

深得體要其中抑揚瑣挫宛轉低徊真摯之中更饒風致全

是史家妙境

徐孺人傳

孺人徐氏長洲文學程生棧妻也徐為大姓中丞瓜涇公名著

國史孺人為勅贈翰林院徵仕郎雲澗公孫女庠生季常公女

而宮唐學士勿齋公之從女也家教夙嫻女則是繩年十九歸

程生未幾執祖翁姑喪有所佐理翁姑凡有祭祀必為之潔積

藻拭杯案蠶清醴以供之其翁若姑飲膳必度意所悅而進焉

凡有應對則婉容柔聲隨勉代勞無有懈色故翁若姑喜曰天

賜吾孀婦和妯娌無間言宗族嫻黨咸譽程氏有賢婦程生有

高志棄諸生業所交遊者魏之劉君永錫楚之尹君珩與不佞

交淑傳 卷十四 徐孺人一

實亭中牡丹蕃艷甲於蘇郡每花開時延此數子孟勺倡酌而

有酒酒漿無不豐潔孺人甚喜傾筐倒庋不言勞也生三子楡

焯焯延師教之則館饌必時必潔每夜誦功餘入內程生命誦

所授書孺人從旁占課牘之多少以為真喜常以古人忠孝事

母三子故三子品業日隆隆起而楡尤名重膠庠博交天下賢

士大夫次俱嶄然露頭角皆孺人胎穀也每平旦起治家務入

子夜且然膏執作控箴教綻家之尊卑大小衣履綉綉悉孺人

十指出也程氏在孺人始歸為素封在甲申後被擄篋累漕務

頗掣肘而孺人迢遠深方舟游派不以為苦蓋賢德也遂寧李

生曰余聞。儒人。供。厥。常。充。厥。職。無。他。奇。嫻。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古。人。之。垂。訓。婦。道。止。此。若。奇。嫻。則。所。處。不。幸。而。聰。明。才。智。誤。用。於。技。藝。晨。鳴。則。深。所。宜。戒。也。程。氏。後。昆。之。為。婦。若。儒。人。亦。足。矣。

錢礎曰。曰。通。篇。敘。述。婦。道。多。在。酒。食。上。見。末。卽。以。詩。言。酒。食。是。議。証。之。先。生。固。深。知。儒。人。之。賢。者。正。不。欲。以。諛。詞。掩。實。事。也。此。為。真。至。之。文。

卷十四 余清人二

錢母張孺人傳

孺人姓張氏。處士繼揚君學溥之長女。北部南浦錢公念修之冢孫。婦文學子異君。珥之冢婦。余門下士國學昌祚之妻也。張為吾郡著族。世以孝廉起家。繼揚娶董氏為大參賓谷公應揚之女。孫生孺人。孺人年十二喪母。卽育于董。而孺人少聰慧。有至性。大參公憐愛之。命其名曰世德。字曰淑貞。先是母病時。封股嘗藥。以祈免。至年十九喪父。亦如之。年十七歸錢。錢自侍御至尚書比部。雖累世仕宦。而清風高節。表表宇內。且其子姓繁衍。析授京薄。至國學與寒素等。而親戚往來。膳羞周急之費。視他族加等。國學性喜賓客。海內名賢。過從下榻。授餐日不服給。而飲食豐美。綉几床褥之類。具有條理。或以為錢氏世宦富厚。不知皆孺人搜剔篋衍。十指拮据為也。性復至孝。翁始雖異居。析爨而雞鳴。前造省膳候寢。寒暑無間。一餐之細。必躬親之。國學壯年。無子。孺人以私財置妾。至再至三。憂形于色。又國學遇年善病。一切參苓湯粥。諸費凡所以調攝之具。無所不至。國學固不自知其所從出也。乃人事日艱。家產益落。國學因餬口於郊。假裝有日。居積行責。皆不使國學知之。而郵緘往返。亦不及家計。艱難以累其心。客歲文學君以蕭牆之變。信事。中。擄。者。之。

卷十四

錢母一

十筆草堂定本

言幾陷不測而事出倉卒國學遺館雲間道信不能即達孺人
盡責其嫁時所存簪珥衣飾以至鬻及嫁婢妯轉其間國學歸
而事已解文學君曰非吾婦之力不至此國學亦語人曰微吾
妻吾幾不能于矣他如親戚之乾餼減獲之衣食其酌于疎數
寬嚴之得其宜為宗黨上下所交稱者固不足為孺人述也年
四十有四竟卒嗚呼所為天道是耶非耶余幼兒宿生及國學
之門者有年國學之視有生如子而有生之視孺人猶母也省
生既詮次孺人行事以告世之立言者而復為余言如此余乃
援其大者為之傳云

艾庵傳

卷十四

錢母二

十卷草堂定本

論曰太史公書不載列女至劉向范曄乃為之傳後世作史者
皆因之自世教衰薄男子不知三德六行為何事而女誠益廢
不講女子之於舅姑其不如秦越人之相視者幾希矣緩急所
需一錢以上且或斬之孺人不謀于外百計匍匐脫翁于難以
視汲汲然自營私財筭常語者其賢不肖寧可以道里計哉
孺人之逝也國學方在雲間都閩皮氏署所夢中忽聞傳呼聲
若貴客投謁者急出迎之見有乘高輿張黃蓋從從齒簿前後
雜遝及階下車則烏紗籠首緋袍金帶國學固心怪之諦視乃
孺人也噫嘻豈其仙界仙官偶謫人間而今復返初服耶佛氏

輪迴之說儒者不道要之如孺人者其心體明妙了了于去來
之際固非受六道之輪迴者也

贊曰張既孝友董號閱乘禮高門至性天植雞鳴問親相我
俄匹雜佩瑀瑀有孝有德世重椒音人欽內則

錢湘靈日節奏一絲不漏不支筆有餘韻論有關係贊亦清
整非近今作者所到足傳孺人矣

錢礎日曰易曰无攸遂戒遂事也孺人生平所為總多遂事
抑知共遂處正是无遂為其能本柔順之德巽從乎夫也得

艾庵傳孺人之大節傳矣

艾庵傳

卷十四

錢母三

十卷草堂定本

孫貞白傳

王晨

貞白者吳江隱士孫佺期之女也。性端謹，蠶桑織紉，繪繡幼而工焉。為同邑徐臞仙聘，媳年二十有四矣。時佺期年七十餘，獨居隱僻，母吳氏素厄弱，善病，諸兄分爨，白獨侍母，每先諸兄，嫂意承母志，已未夏四月，白得疾，恐傷母心，雖劇未嘗有戚容也。六月某日，強起拉嫂，伏匍行竹中，指地謂嫂曰：「此間甚幽，如是者數四，至於七月，凡所委曲，慰母者，語無弗至。及二十有五，日忽曰：『女不起矣。』諸兄乃急為促父歸，父至，白授以匙，鑰啓視之，皆所自積，女紅布帛及縫刺衣領，曰：『某事可營，視某事可用。』

宋樓傳 卷十四 孫貞白一 十峯草堂定本

發其事分，愧諸兄，嫂又囑曰：『毋奢為親，黃然家人計其所注，視驗資果從儉，一喪頗有餘，咸疑之。白父自言權厝地，其嫂知之，父勿慮，遂卒。無他言，當白病革時，其母病愈甚，及白卒，益悲痛。後七日亦卒，因以白所餘資供用，度無不足者。』

野史氏曰：徐臞仙數稱其姻家孫佺期高隱士，其女貞聘為媳，然臞仙家貧，未克娶，無何其女死，臞仙念已之貧而未娶，以死也，懷不安，思為小傳，傳其行以傳於家，則取佺期所述白行狀，示予予為取其體親心，識大體不於死生間戀戀者著於篇。

錢礎日曰：寫出孫女生平志行，簡潔可風，是傳中最上格。

鈕義姑傳

錢蕭潤

鈕義姑者吳門鈕子南六之祖姑也。年十六歸崑山沈公天羽，為繼配。天羽才學甚富，以詩餘著，七起棘闈，不遇。丙子秋，鄉試歸卒。時姑年三十，無子，上有寡姑，奉事八載，生以養死以葬，并沈公及元配高側室陳諸柩，皆葬焉。鄉黨宗族交相義之。繼遭兵燹，歷涉艱險，避居于鄉，辛苦備至。鈕子之祖順堂公，父雲開，公謀迎之歸。壬辰秋，姑歸，鈕子年方週，母氏見背，姑因以之為子。日夜撫育，寒則溫之，饑則食之，疾則愈之，學則課之，成人則道義勉之。有室則婉婉訓之，生子則又維持保護之。三十年來，又及傳 卷十四 鈕義姑一 十峯草堂定本

傳其敘其實而歸之。

十峯外史曰：姑義矣，姑義矣，姑之義義而過者也。婦人惟合于義斯當爾，何過為？雖然，合于義者謂之義矣，過于義者豈非義乎？間嘗讀柏舟詩而知共姜之守義也，能合義也。讀泉水竹竿載馳詩而知衛女之止乎義也，能合義也。共姜守義自全其身，足矣，遠及其他，今姑不獨全其身且事姑以至于死死而葬焉。

而及其一門之未葬者若此者謂非義之過乎禮父母歿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者義重于亡也衛女所爲止乎義也今姑若不得歸者而卒歸焉是與于義之過者也劉向列女傳魯姑過齊軍棄子抱姪于義合矣不聞于姪之子而更撫之也漢史載李文姬告王成以匿燮善存其弟于義合矣不聞于弟之子而更撫之也今姑既撫其姪孫而又撫其孫之子其爲義也不亦過乎夫天下有過于忠過于孝則必有過于義者過于忠朱子所謂屈原之忠是也過于孝韓昌黎所謂鄆之人毀傷肢體以爲孝是也過于義則吾不得不以今日鈕姑

文徵傳 卷十四 鈕義姑二 十學草堂定本

之義應之嗟乎習俗波靡義風不振久矣有鈕姑者出而挽頽綱持厚道行昔之婦人所未行之事亦行昔之婦人所難行之事是則所爲寧過母不及者也尙何疑哉尙何疑哉

彭躬庵曰柳子厚謂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潔固作文要訣也礎日斯傳有焉表章義姑尤發人未發是貞筠集中名篇李子靜曰子鈕姑以義一字之褒榮于華家矣行文極簡嚴復極雄暢大爲義姑生色徐竹逸曰敘事純乎龍門而論贊高若引據確切洵一代之史才惜乎其未入蔡修局也

旌表歸節母陳碩人傳 歸莊

歸節母陳碩人者孝子歸公文達之妻鄉祭酒鳳軒陳公女也生而端毅中樞有丈夫氣年未笄嬪于孝子孝子事兩親必誠必敬翁有妾工讒妒離間翁姑陰傷孝子孝子事益謹母承事翁姑善周旋能回讒妒之意上下雍睦使孝子無申生伯奇之感者皆母之賢有以成之也顧孝子讀書不得志時與賢豪間者遊如紫髯將軍周文郁輩擊劒論文相期乘風萬里遂以攻苦嘔血而卒卒之日年甫二十有三孤方八月樓孤懷中顧謂母曰大丈夫死則已耳歸氏一塊肉非子不存君其勉之母敬

文徵傳 卷十四 旌表一 十學草堂定本

諾目遂暝時翁已垂邁姑以哭子喪明讒妒視呱呱子不絕如綫百計中傷幾毒于痘母爲委曲調護得不死年十二翁復捐館善如與族之強悍者交起爲難會踐更僉夫揚氛鼓浪幾蕩其室而甘心焉母奮身不顧衝難犯難屢號之當事難遂寢收復道學延師誦子裁髮允能有古賢母風弱冠受知于邑侯牛公若麟爲吳下名士母之所以立孤者如此其難也孤當成立時兵荒海至郭外皆成石田母爲早夜埒茶力營空乏厝祖父于勝壤後姑死喪葬咸有禮中外皆稱其賢其平居恒加惠笑獨凡族屬之孤廢貧老不惜罄器以膳養之國變流離雖在倉

卒中必奉夫子遺像以行且勸子讀聖父書傲太僕陶庵之風
此知大卷之古
 勿苟且弋功名其明於大義類如此飲水茹藥歷五十年如志
此地到節上
 日蓋母節之尤賢者也先是牛公旌其門為節抗松筠母敬謝
 日從一而終義也不敢辱命及章皇帝十六年夫中丞張公
 特疏請表上賜帑金建坊母之節于是不可云小子莊母志
 猶子行也其知母之節為已深矣一日者母之子望豚過玉峰
 請余傳余因之有感焉喟然曰嗟乎烈女之不更二夫猶忠臣
此段議論何等正大
 之不事二君也顧為臣死忠有止能殉其身而無濟於國家之
 傾危者正如節婦之止能守其身而無拯於門祚之傾覆今節
 文
 傳
 卷十四
 表二
 十峯草
 堂定本
 母之賢始能以孝全其父子姑嫜之親終以其節成其定危禦
 侮之大風雨飄搖力持門戶於不墜殆忠臣殉國而置社稷於
 磐石之安者與雖烈丈夫何以加焉嗚呼此夫子所重歎夫託
 孤寄命之臣也夫

錢礎日日前說母之節與他人之節不同極劄切極痛快後
 以忠臣節婦相衡而論悲歌慷慨情見乎詞真有關名教之
 文

王傅巖曰古來節母不難于處富而難于處變歸母能于危
 疑憂患中自立頭地斯真節母矣先生以忠臣比之有以也

錫山錢肅淵筵日許選

同邑秦松齡對巖

吳江董 間方南 訂正

寒千里傳

侯方域

寒千里者衛人也其遠系出于汧渭馬氏後無顯者馬氏預之不與馬因別其姓為寒氏祖鳴晉初以聲于王濟濟悅之而為言孫楚濟故天子貴近臣楚尤以文學起家知名于時二人既寒千里以此稍消遊士大夫間積官至樞密令後領使

與馬氏論姓望先後為諸葛恢所抑丞相導爭之不能得也嗚坐是廢鳴既斥家益中落乃退與奇章氏耕于野千里父懷客早卒幼孤不慧時時從販夫牧豎者而為人負載又戲為人逐得之騎千里項千里返走人輒答辱千里千里貌益恭觀者大笑曰是子驚怯乃爾耶因戲字之曰驚長遂以名之會有善相人者過之日吾聞人多矣公耳鼻鼻然而狀而長類諸葛瑾後當極人臣必富貴無相忘也千里徐昂首日人皆謂我驚是皮相者焉知我我當于旬日間自致千里耳乃更其名為千里云千里既長盡謝去其故所神美者聞孟浩然為詩乃折節事之

為携笈獲浩然醉睡自負之而行皆搖其所最下者尔冬相得

益歡甚浩然教之日子族陋而承非有以延致之幸無所成者

後三日我與諸公會瀟橋上于當來已而大雨雪詣公坐風簷

中相與傳觴飲飲竟賦詩因歷數當世之能為詩無當意者十

里顧從泥淖中背奚囊踉蹌而至諸公望見翕然曰詩在此矣

因遂藉出其羣輩遠甚尋以餐牡丹之朝英賦登第筮仕第驛

巡官擢駕部員外郎出為稷州轉運使以靈石道大都督入為

左僕射封曹國公千里居官皆有勤績性謹愿不肯為所馳行

嘗曰彼債轍而破犁者烏足與共事哉然無他材能以資叙履

寒千里傳 卷十五 寒千里二

累坐取卿相同列輕之一日會食中書漏下三鼓矣千里一盡

數豆忽奮迅大言罵坐鳳閣侍郎王及善歡曰是局趣轅下駒

耳幸致位此乃欲一鳴驚人乎顧謂令史驅出之吾徐以上奏

千里竟罷為黔中守黔中險遠多暴蟲毒瘴非人所居千里自

以貴臣坐排斥意常怏怏不檢柙時出行林薄間猝為虎所殺

當時亦以普及善云千里死而異父兄日田系者冒姓馬氏更

以材力顯

侯方域曰千里凡驚其先世亦無達人而能自緣飾以詩賦顯

致位卿相嗚呼亦異矣卒厄于虎類有天數焉人始聞之莫不

警不信既而果然嗚呼大位真不可伴致哉

徐恭士曰提頓分明則神姿四肢無所為神姿也老靠平老靠固節奏所由

錢楚子曰此為庸材致大位者而發言之無罪聞之足戒矣朝宗此種文真是有開世道人心者匪徒弄筆墨調日古已也

卷十五 文獻傳 竹尊者傳

竹尊者傳

宋 琬

武林鳳山門外崇聖院創自吳越王時院有竹千餘竿獨一莖秀山人呼為竹尊者宋覺範洪禪師為鳳山曰高節長身老不枯平生風骨自清癯愛君修竹為尊者却笑寒松作大夫未見同叅木上座空餘聽法石於竟戲將秋色供齋鉢林月批風得飽無黃太史魯直見之喜因手為書之乙巳春余重客吳山過其地菴僧出詩索和竹與書皆不存矣樂此君之得此名也作竹尊者傳

竹尊者西城天竺人也其先世與空桑氏同居昆侖之陰其人

文獻傳

卷十五

竹尊者一

四

竹尊者

往往多靈異有黃鐘氏者能發其腹為鳳凰之鳴黃帝使伶倫聘焉遂為律呂之祖秦時管城子其小宗也尊者方娠聞雷音而生狀貌脩癯不染塵垢骨節堅瑩若琅玕雖在童穉森然有凌霄之姿既長從師迦葉尊者學道于雪山嚴冬感寒侍立終日無頽色或累月不洗沐粉澤益鮮好時佛教未入中國而管城子已世封于中山尊者不勝悲憫合掌稽首而白世尊願身往閻浮提界廣宣真諦支康禮禱之死無悔世尊摩頂授偈勅賜普門大士為弟子口授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不假問難悉迎刃而解大士喜其穎徹語之曰汝能參通悟意奉以五蘊皆空

故雖然吾慮汝若寂滅道也。解所著紫袈裟衣之復欲。甘霖自此妙悟神通遊戲三昧。或問以真實了義尊者。摩訶示之。千手萬指自尺寸以至尋丈次第井井不亂。水邊月下望之。假若虬龍風雨晦明有時。作獅子吼。每當天嶺自鳴。人曰此尊者說法也。及聽之多不可解。惟五粒丈人羅浮居士心知其然。相與結忘言之友。晉永嘉中有佛圖澄者。聞師在震旦中。最久重七譯訪之。至襄國為石勒所遮。留營募法。尊者欲列除五臟而乏其神力。僅能破腹引腸一洗濯之而已。初竺乾國人用貝多葉寫經。以故中國不傳尊者。皆以身代。于是斷肢截股。血汗交流。然後如來之法盛行于東土。嘗曰吾涅槃後當以皮易骨。使吾教如恒河沙數累萬劫不壞。庶可歸報世尊矣。嗣是側理遍天下。與剗剗氏相輔而行。楞伽諸大乘始得家傳戶習。迺至儒林道蕪九流方技之書。流布四裔。皆尊者化身為之也。尊者沒後。其弟子散處人間。惟江楚為最。故世稱南宗。關以西為渭川。在漢南者有貨籊谷河內則衛之淇水。皆其嫡派云。尊者與山陰王子猷相友善。所至築館居之。其後蜀人文與可繪尊者之像於彭城東坡。居士見而悅之。拊手再拜而說偈曰：

昔聞莊周言剗形而去皮。衆生多恐怖。戰慄莫肯為。惟此恐怖

文獻傳 卷十五 竹尊者二 十卷本 堂定本

心顛倒。生是非。偉哉古先生。森然霜雪姿。以彼智慧力。剔去心腎脾。肝膽復何有。不寒亦不飢。願力滄波深。詎借支節糜。遂令大千界。珠光遍牟尼。功德億恒河。迺至不可思。我來維摩室。稽首大慈悲。寂寥鐘磬收。天籟響參差。風靜月方皎。駢拇千萬枝。欲究真實相。幻影難為持。請謚曰圓通尊者。勿我辭。

錢礎曰。先為尊者。闍宗旨。次為尊者。寫神通。後乃頌功德。敘支派。尺幅中具現三身。欲令世尊微顯。而笑弘秀集中。安可少此一篇奇文。

卷十五 竹尊者三 十卷本 堂定本

逍遙子傳

徐階撰

逍遙子姓朱名鱗字子魚東南海國人也其族屬甚盛散居江湖不可勝紀惟益州丙穴一支望尤著若涪江盧龍門亦表表在人齒頰子魚生有仙骨玉質金相丹唇碧眼不嗜名利優游泉石間終歲不與人爭世網亦不及之遂自號逍遙子云性喜詩文未嘗自炫其長或騷人墨士苦吟思澀時邀以相對則不覺巧心滌發逸致風生稍解音律有善琴者臨池拂軫志在流水子魚必率其徒出聽曲終弗倦且愛禪遇靜室琳官高僧持誦子魚在旁助其正覺徹晝夜雙目不閉至於色貨心一絲不挂其見燦光玉環直以為空中幻影視珠玉金帛不香水面浮漚也是以上自王公士夫達人韻客下逮名僧淑女靡不爭延致以為方外交有體貴者知其名呼而語曰以子之才非池中物也若能從吾遊吾能尊顯之子魚掉頭不應喞然曰是餌我也行將以我為換酒具悠然而逝不復顧自是當世識者共服其性行高潔不敢以富貴中人視之荆溪徐竹逸自滇南歸與子魚邂逅於巢雲閣下相視而笑莫逆於心竹逸遂歸築別館居之斯夕必造其館親為授餐居二年其徒益眾竹逸悉為具膳一日子魚語竹逸曰世人碌碌無知我者惟子泉石之

文徵傳

卷十五

逍遙子一

十卷草堂定本

文徵傳

卷十五

逍遙子二

十卷草堂定本

有此真景

錢礎日曰暮出逍遙子一團天趣妙在自然非自寫炤不能

性與我近蓋為我作傳以垂不朽竹逸曰唯唯沉思十日為之寫其形狀其心述其行事如此野史氏曰張志和泛家浮宅逍遙五湖三泖間自號曰元真子子魚豈其流亞歟乃善氣迎人與時浮沉而獨清獨醒卒弗撓情於塵網不逐羶而腹果然不事雕飾而文章斐然若子魚者殆逍遙自全而有合于聖賢之道者哉黃珍曰此子魚於張志和子魚傳矣泉石之性相近竹逸安得不同子魚而傳每讀此等文勝坐幽岩怪石間聽松風謾謾也

義猴傳

宋曹

建南楊子石袍告子曰吳越間有義猴者。子編素為舍居于南。披管畜一猴教以盤鈴。僂僂瀆于市以濟朝。夕。每得食與猴共。雖嚴寒暑雨亦與猴俱相依為命。若父子然。如是者十餘年。子老且病不能引猴入市。猴每日長跪道旁乞食。養之久而不變。及子死。猴乃悲痛旋繞如人子。辭踊狀。哀畢復長跪道旁。悽聲頰首引掌乞錢。不終日得錢數貫。悉以繩曳入市中。至棺肆不去。匠果與棺仍不去。伺擔者輒牽其衣。擔者為昇棺至南坡。殮于子埋之。猴復于道旁乞食以祭。祭畢遍拾野之枯薪。爨于墓側。取向時僂僂置其上。焚之。迺長啼數聲自赴烈獄中。死行道之人莫不驚歎。而感其義。爰作義猴塚。

射陵子曰。求忠孝節義之士於今之世。難矣。不圖于猴見之。猴能事于子。于未死之前。復能婉轉周至。于既死之後。世之純孝。不是過也。至于原草自焚以殉。又忠義之屬也。猴能如是。不可愧世之名為士。而自外名教者哉。

錢筵曰。此猴實與孫供奉並傳供奉受唐昭宗之恩。遂以死報此猴受子之恩。而亦以死報恩。雖不同報則一也。得射陵文將供奉不得獨存千古矣。

相思鳥傳

湯思孝

詩有云。願言思伯。甘心首疾。又云。願言思伯。使我心痲。夫思其伯而至首疾心痲。亦可謂愁鬱無聊。昏眩之至矣。聖人有取焉。為其思之正也。蓋倫有五也。而夫婦其一。人或以其昵也。諱言其思。吾獨謂思之不至者。婦必不貞。而夫必不義。且以之為子。必不孝。為臣。必不忠。無他所遇。雖殊而或專一之思。則一也。漆涓之言曰。子思我。寡裳涉漆。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是人而禽者矣。若余所見。聞相思鳥者。則固禽而人者也。吾蓋于是鳥而重有感也。相傳其來自浙東。賦質甚妙。而金膺紅味。綠翹絳裏。文采蔚然。其鳴聲。雍雍嚶嚶。若相告語。入羣不亂。在醜不爭。得食則相呼。召也。而宿則宛頸。仰何綢繆之篤。婉變之極。乎吾恐義夫貞婦。忠臣孝子。必當見之。而欲啟聞之。而太息也。有好事者。籠而檻之。朝逸其一。則飛去。暮則思其侶。自歸夫鳥之在籠。所謂形雖善。神不王也。其逸而飛。飛而去。是必有慕乎天之高。野之曠。茂林溪澗。芳可啄。而泉可飲也。乃不畏其復檻之苦。而必自歸。又必不忍其侶之拘。幽樵悴。離居索處。有所大不可解。于中而忍而就此也。斯殆安樂之必同。而患難之必共者乎。昔宋大夫韓憑妻何氏。為宋王所憊。悲憤作歌。遺其夫相誓以死。

死而出衣帛中書要以同穴宋王不檻其魄不使合兩墓相距
 幾數里竟忽生連理文木根斜九淵之下枝接九天之上其精
 英化爲二小鳥巢于其間每遇雲陰雨慘風凄日暘哀鳴啾啾
 訴冤于天行人過之未嘗不低徊淚下也厥後漢廬江小吏與
 其妻爲父母所分蓋亦相誓以死死而爲鳥亦如之時則有孔
 雀東南飛之歌詠其軼事云蓋昔專一之思野誠不泯而當年
 強相間隔恨無羽翼不能奮飛故自生而死自死而生足以感
 動天地者爲靈異若此是鳥也夫豈其遺類與其必有所自也
 吾謂義夫貞婦忠臣孝子見之而秋歎聞之而太息者蓋于是
 文徵傳 卷十五 相思鳥二 于峯草堂定本

而有所興起也吾亦取其思之正也傳而賦之辭曰
 翠耦遊世兮老萊接與被褐荷篋兮借標爲期安用文爲兮羽
 毛位離嗟汝之阻兮伊其自貽絜者清泉兮白者香餌羌既來
 此牢籠兮願汝安棲毋輕出入兮汝軀不啻鷹鷂逐兮縉弋
 潛施彼狡童兮又將竿汝以爲罾一旦往而不返兮汝復何其
 越山表我兮越水瀾瀾孰俾沼吳兮而棄負薪者云誰豈意織
 微兮風不汝頰從一以終兮慕彼貞姬大夫之婦兮廬江之妻
 陰陽恒化兮所思不移性則尙蒙兮情得其宜鳥兮鳥兮吾其
 願與子同歸

李坤儀曰通篇以思之正立說議議俱高至于借鳥之專一
 說到義夫貞婦忠臣孝子皆有同心小中見大關係匪淺讀
 大曾之文者可以興矣
 錢稊曰曰詩三百篇首以關雎起典中有曰求之不得寤寐
 思服至于輾轉反側而後已是與于相思之甚者也次曾爲
 相思鳥立傳極得風人之旨

文徵傳 卷十五 相思鳥三 于峯草堂定本

徐霞客傳

錢謙益

徐霞客者名弘祖江陰梧棲里人也高祖經與唐寅同舉除名
寅嘗以倪雲林画卷債博進三千手跡猶在其家霞客生里社
奇情鬱然玄對山水力耕奉母踐更緜役感感如籠鳥之觸隅
每思曠去年三十母遣之出游每歲三時出游秋冬觀省以為
常東南佳山水如東西洞庭陽羨京口金陵吳興武林湖西徑
山天目湖東五泄四明天台雁宕南海落迦皆几案衣帶間物
耳有再三至有數至無僅一至者其行也從一奴或一僧一杖
一襪被不治裝不裹糧能忍飢數日能遇食即飽能徒步走數

文溪傳

卷十五

徐霞客一

十

室定本

百里凌絕壁冒叢菁板援上下懸度便汲捷如青猿健如黃犢
以峯巖為床席以窅澗為飲沐以山魁木客王孫覆父為伴侶
僂僂粥粥口不能道詞與之論山經辨水脈搜討形勝則劃然
心開居平未嘗鑿悅為古文辭行游約數百里就破壁枯樹燃
松拾穗走筆為記如甲乙之簿如丹青之畫雖才筆之士無以
加也遊台蕩遠過陳木叔小寒山木叔問曾造雁山絕頂否霞
客唯唯質明已失其所在十日而返日吾取問道捫蘿上龍湫
三十里有岩焉雁所家也板絕磴上十數里正德間白雲雲外
兩僧團瓢尚在復上二十餘里其巔罡風逼人有麋鹿數百羣

國繞而宿宿宿而始下其與人爭奇逐勝皆此類也而游黃

山白岳九華匡廬入關登武等泛元鍾湖內楚謁去嶽北遊齊
魯燕冀嵩雒上華山下青柯坪心動趣歸則其母正屬病喘指
相望也母喪服闋益放志遠遊往還萬里如步武耳由終南背
走峨眉從野人採藥栖宿巖穴中八且不火食抵峨眉屬奢酋
阻兵乃返隻身戴笠訪恒山於塞外盡歷九邊阨塞歸過余山
中劇談四游四極九州九府經緯分合歷歷如指掌謂昔人志
星官輿地多承襲傳會江河三經山川兩戒自紀載來多囿於
中國一隅欲為崑崙海外之游窮流沙而後返小舟如葉未雨

文溪傳

卷十五

徐霞客二

室定本

淋漓要之登陸不肯日譬如礪泉暴注撞擊肩背良足快耳丙
子九月辭家西邁僧靜聞願登鷄足禮迦葉請從焉遇盜於湘
江間被創死函其骨負之以行泛洞庭上衡岳窮七十二峯再
登峨眉北抵岷山極於松潘又南過大渡河至黎雅登瓦屋驪
經諸山復尋金沙江極於犛牛徼外由金沙南泥瀾滄由瀾滄
北尋盤江大約在西南諸裔竟而貴竹滇南之觀亦幾盡矣過
麗江憩點蒼鷄足濤靜聞骨於迦葉道場從宿願也由鷄足而
西出玉關數千里至崑崙山窮星宿海去中夏三萬四千三百
里登崑崙山風吹衣袂墜望見外方黃金寶塔又數千里至西番

泰大寶法王鳴沙以外咸稱外國如述盧阿爾諸名由旬不能
悉西域志稱沙河阻遠望人馬積骨為標識鬼魅熱風無得
者玄奘法師受諸難折具載本傳霞客信宿往返如道莽蒼
至峽眉山下託佑客附所得奇樹虬根以歸并以溯江紀源一
篇寓余言禹貢岷山導江乃汎濫中國之始非發源也中國入
河之水為省五入江之水為省十一計其吐納江倍於河按其
發源河自崑崙之北江亦自崑崙之南非江源短而河源長也
又辨三龍大勢北龍夾河之北南龍抱江之南中龍中界之特
短北龍祇南向半支入中國惟南龍磅礴半宇內其脈亦發於
崑崙與金沙江相並南下環滇池以達五嶺龍長則源脈亦長
江之所以大於河也其書數萬言皆訂補桑經鄭注及漢宋諸
儒疏解禹貢所未及余撮其大略如此霞客還滇南足不良行
修鷄足山志三月而畢麗江木太守借饋糧具筇與以歸病甚
語問疾者曰張騫鑿空未覩崑崙唐玄奘元耶律楚材衛人主
之命乃得西游吾以老布衣孤筇雙屨窮河沙上崑崙歷西域
題名絕國與三人而為四死不恨矣梧下先生曰昔柳公權記
三峯事有王玄冲者訪南坡僧善海約登蓮花峯其日屈山趾
計五千仞為一旬之程既上構烟為信海如期宿桃林平曉岳

文淵傳 卷十五 徐霞客三 十峯草 堂定本

色清明佇立數息有白煙一道起三峯之頂歸二旬而玄冲至
取玉井蓮落葉數瓣及池邊鏡船寸許遣海負笈而去玄冲初
至海謂之曰茲山削成自非取風憑雲無有去理玄冲曰賢人
勿謂天不可登但慮無其志爾霞客不欲以張騫諸人自命以
玄冲擬之並為三清之奇士殆庶幾乎霞客紀遊之書高可隱
几余屬其從兄仲昭警勸而存之嘗為古今游記之最霞客死
時年五十有六西游歸以庚辰六月卒以辛巳正月葬江陰之
馬灣
錢礎曰霞客所歷名山大川為張騫諸人所未經之處是
載之事是千古第一游記得虞山大手筆傳之其人其記不
更足千古耶

文淵傳 卷十五 徐霞客四 十峯草 堂定本

千古第一游人所著溯江記源等篇為桑經鄭注諸書所未
載之事是千古第一游記得虞山大手筆傳之其人其記不
更足千古耶

柳敬亭傳

吳偉業

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蓋曹姓年十五獷悍無賴名已在捕中
 走之盱眙困甚挾稗官一冊非所習也耳剽久妄以其意抵掌
 盱眙市則已傾其市人好博所得亦緣手盡有老人日為醪百
 錢從寄食久之過江休大柳下生攀條泫然已撫其樹顧同行
 數十人曰噫吾今氏柳矣聞者以生多端或大笑以去後二十
 年金陵有善談論柳生者衣冠懷之輻輳門車嘗按轂所到坐
 中皆驚有識之者此固曩年過江時休樹下者也柳生之技其
 先後江湖間者廣陵張樵陳思姑蘇吳逸與柳生四人者各名
 文徵傳 卷十五 柳敬亭一 十卷草 堂定本

其家柳生獨以能著或問生何師生日吾無師也吾之師乃儒
 者雲間莫君後光莫君言之曰夫演義雖小技其以辨性情考
 方俗形容萬類不與儒者異道故取之欲其肆中之欲其微促
 而赴之欲其迅舒而釋之欲其安進而止之欲其留整而歸之
 欲其潔非天下至精者其孰與于斯矣柳生乃退就舍養氣定
 詞審音辨物以為揣摩期月而後請莫君莫君曰子之說未也
 聞子說者雖哈嗞嗞是得子之易也又期月日子之說幾矣聞
 子說者危坐變色毛髮盡悚舌橋然不能下又期月莫君望見
 驚起曰子得之矣目之所視手之所倚足之所歧言未發而哀

樂具乎其前此說之全矣于是聽者儻然若有見焉其竟也位
 然若有亡焉莫君曰雖以行天下其能難也巴而柳生辭去之
 揚州之枕之吳吳最久之金陵所至與賢豪長者相結人入
 就生其處已也雖甚早賤必折節下之即通顯放弄無所詘與
 人談初不甚諧徐舉一往事相酬答澹辭雅對一坐傾靡前
 公以此重之亦不盡以其技強也當是時士大夫避寇南下僑
 金陵者萬家大司馬吳橋范公以本兵開府名好士相國何文
 端閣門避造請兩家引生為上客客有謂生者曰方海內無事
 生所談皆豪猾大俠草澤亡命吾等聞之笑謂必無是乃公故
 文徵傳 卷十五 柳敬亭二 十卷草 堂定本

善誕耳孰圖今日不幸竟親見之乎生聞其語慨然屬與吳人
 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生以談三人者酒酣悲吟擊節意
 悽愴傷懷凡北人流離在南者聞之無不流涕未幾而有左兵
 之事左兵者寧南伯良玉軍譟而南尋奉詔守楚駐皖城待發
 守皖者杜將軍弘域于生為故人寧南嘗奏酒思得一異客杜
 既已渡之矣會兩人用軍事不相下念非生莫可解者乃徵生
 至進之左以為此天下辨士欲以觀其能帳下用長刀遮容引
 就席坐客咸震懼失次生拜訖索酒誦諸笑勞若無人者左
 大驚自以為得生晚也居數日左泥吟不樂熟視生日生揣我

何念生曰得毋以亡卒入院而杜將軍不法治之乎左曰然生
曰此非有君侯令杜將軍不敢以專也生請銜命矣馳一騎入
杜將軍軍中斬數人乃定左幕府多儒生所為文檄不甚中窳
會生故不知書口畫便宜輒合左起卒伍少孤貧與母相失請
馳封不能得其姓泪承睫不止生曰君疾不聞天子賜姓事乎
此吾說書中故實也大喜立具奏左武人即以爲知古今識大
體矣阮司馬大鍼生舊識也與左鄰而新用事生還南中請左
曰見阮云何左無文書即令口報阮以捐棄故嫌圖國事于司
馬也生歸對如寧南指既約結還報及聞坂磯築城則頓足曰
文徽傳 卷十五 柳敬亭三 六 十卷算
此示西備疑必起矣後果如其慮焉左喪過龍江關生祠哭已
有迎且拜拜不肯起者則其愛將陳秀也秀嘗有急生活之具
爲予言救秀狀始左病多恙怒而秀所犯重且必死生莫得措
楮乃設之以事曰今日飲酒不樂君侯有奇物玩好請一觀可
乎左曰甚善出所書已像二其一關隴破賊圖也覽鏡自照嘆
曰良玉天下健兒也而今衰指其次曰某破賊後將入山此圖
所以志也見衲而杖者數童子從其負瓢笠且近則秀也生伴
不省而徐睨爲誰左語之且告其罪生曰若負恩當死顧君疾
以親信即入山且令自從而殺之即此圖爲不全矣左領之其

善用權譎爲人排患解紛率類此初生從武昌歸以客將新道
軍所來朝貴皆傾動顧自安舊節起居故人無所改逮江上之
變生所攜及留軍中者亡散累千金再貧困而意氣自如或問
之曰吾在肝哈市上時夜寒藉束藥臥扉履踵決行風雪中竊
不自料以至於此今雖復落尙足爲生且有吾技在寧渠憂貧
乎迺復來吳中每被酒嘗爲人說故寧南時事則欬淚泣既
在軍中久其所談益習而無聊不平之氣無所用益發之手書
故晚年尤進云
史氏曰子從金陵識柳生同時有楊生榮衛故賢也亦客于左
文徽傳 卷十五 柳敬亭四 志 壹卷算
奏攝武昌守拜爲真左因強柳生以官笑弗就也楊今去官仍
故業在南中亦縱橫士與余善
錢礎日日始暮生學于莫君之專繼琴生入寧南帳下之壯
後復寫出生料事之明排難解紛之妙躍躍靈動直爲柳生
開生入之太史公游俠滑稽諸傳中幾莫能辨

顧玉川傳

顧玉川字道民邑東鄰楊舍人深目貌類羽人幼嘗少遇異人授神行術三日夜達京師六日而返父母怪問之玉川語之故袖出葡萄蘋果以獻由是里中傳以為神性任俠喜施舍尤好奇服所至兒童聚觀常衣紙衣行則瑟瑟有聲冠紙冠方屋而高二尺或時蓬跣行歌道中或時幅巾深衣肩古藤杖杖懸葫蘆大於身而高于頂遇風則與帽覆徐拄杖而起行歌自如渡河未常假舟楫跨葫蘆以杖滾水上下水面望之如遊雲氣中與人言多方外駭異不根之說人亦無從詰其

文獻傳

卷十五

顧玉川

室完

頃忽聞往返數百里音問不與道途行旅歷歷成見此足奇也明啓禎交玉川子每遊京師月必一二過尤厚虞山錢宗伯謙益宗伯臚傳及第第三人玉川子以其捷音歸歸五日而郵報至郵中諸少年疾馳七日夜始抵錢氏室則已泥金煥然無所後宗伯言於諸公卿聞其風者以誅面為幸一日遠遊歸騎白牛披孔翠裘戴擗笠如車輪手棕桐扇後隨一豪駝背置大葫蘆其旁懸器缶繫紫然種所得奇花草菁葱鮮紫如山嶽自行邑之人初未識家駝擁觀以為怪時學使者方較試六郡士咸集萃指顧瞻貽忽一人昂然從眾中山紙衣紙冠皆皂色與玉

川相對鼓掌笑遂挽駝駝以行如凶禮中方相然識者曰此梁溪鄒公履也玉川之好而所與遊多類此玉川常乘乘駝往來旁郡縣至昆陵驛棄駝匿野厠百計挽之不能出乃毀岸出之而乘駝死矣後訪道入華山不知所終或謂玉川實病死于家誠供子孫諱之云曹子曰玉川子豈非世之怪民哉天下治則入歸樸茂天下亂則人趨隱怪此固風氣使然也明至萬曆中士大夫厭常喜異故玉川得以其術傾動公卿間使生干滅弘時不過一田野騎民而已姑誌神仙方技多出于亂世然其人不可沒也余傳玉川子不能無世道盛衰之感焉

文獻傳

卷十五

顧玉川

室完

張秋紹曰玉川年十六時父犯重辟請以身代有司不可每自其家省父于郡獄往反一晝夜行三百里足厭盡脫忽遇黃頭陀于江城授神行法日行八百里蓋孝感云巡撫曹公文衡命往北都調事六日而還乃贈以七首視之一扇也玉川視為家孟說如此傳中都不及描寫術奇作怪之狀可吝可愕末寫世道之憂曲終奏雅洵長卿受倩一流錢從日曰一派機鋒所至真覺舌端較轉腕底環生寫照描神字字引人人勝添毫點睛未足喻也

奇窮子傳

魏象樞

奇窮子者環極魏生以號蔚之舊弁也弁姓易名柏宇象南家

世載郡誌頗詳其先揮使公志嗣禱于神祠夜夢神人抱兒子

之遂育象南生而穎異美髭髯貌磊磊有丈夫氣性喜豪華不

謹細行為洗馬林守戎不克終歸焉卜宅數畝蔕花樹石費不

貲尚以未及平泉為憾嘗好客解衣贖酒不醉不輟醉後或歌

詩動數百言多羽音然雅不欲傳人從旁竊聽得其擬古閨詞

凡若干首皆哀而不怨有風人之旨會三冬薪盡家人苦之弁

曰屋上椽非吾薪乎成毀吾事耳及春構草屋棲之亦不怪客

有惠米者傾以易花環列几前對妻孥輩賞且樂簷際籠諸鳥

能語者當半部鼓吹日或不再食胸中免俗足矣飽何為耶藏

古琴玉環各一朝夕撫弄手譜數曲名壯士操每一臨絃鳥鳴

花笑無異流水高山彈罷抱琴泣曰此吾生死交也又摩其環

曰安得君子今贈之以其言近放人多嫉之終不少貶嘗元旦

服葛衣行市中手攜二子身無完袴裹以草步履進止不少亂

與人談風生四座了無抑鬱態有疑事實之立決于里中之大

賈巨家投一刺以為恥其生平行事異于鄉人者類如此嗚呼

家南眼中視人之權厚貨以為莫予維者不知修何等矣此蔚

魏生所謂奇窮者也為作奇窮子傳以示予友武承之承之素識象南云

錢礎曰曰昌黎謂智窮學窮文窮命窮交窮為五窮而為文以送之余嘗作窮士吟有曰智窮得神理學窮見真趣文窮省浮辭命窮識全數交窮始有道不為世人附人苟能具五窮窮斯善矣何必送哉試看象南之于五窮有一不備否環極先生號之曰奇窮有以也

又讀傳

卷十五

奇窮子一

十卷本

又讀傳

卷十五

奇窮子一

十卷本

王鈞翁小傳

明周蕘

王鈞翁蘇人也名智號若愚別號鈞翁寓婁婁之大夫先生多與之遊性嗜酒善鼓琴尤愛釣魚家貧拓落不得志然放懷任達無憾感鬱悵之色婁俗不學琴高齋文館縱有焦尾龍唇以錦囊束之挂素壁絲鬻不絕腹裂不脩翁至拂靈檀几斐博山爐撫琴三弄高山流水主人不知何音何曲翁亦不言意自得而已遇酒輒飲飲不醉不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玉山自頹酒態甚美歸則抱琴酌睡酒醒夢覺以琴橫置簾花被觸擬奏之十指如雨殘月在窗曙鷄方啞翁之自顧不淺矣余有敝廬在

卷十五

王鈞翁一

世

十卷草堂定本

先人墓側涼秋氣肅小淨霜疎芙蓉被岸甘菊綠波翁欣然攜琴至笑語方淡轉背持一竿竹往釣或在深柳綠灣或坐蘆花蟹舍或過鴨脚灘傍板頭船或循牛脊徑立獨木橋其釣維何紫鱗玄鰱柳葉白儵裁供香飯無禿尾縮項可飛盤作雪鱸也或曰翁素髮蒼髯行年晚晚寒江秋浦豈少風波奈何其狎之耶翁曰筍皮爲笠荷葉爲衣斜風細雨足蔽其身彼人世之風波多矣浮雲纒起不見長安對面之頃九變已隔而釣名釣利者猶鱗鱗之不已又何憂于南溪老人乎然則翁之深意殆在

而趣不在事于飲而醉不在酒也皆其寄焉者也又皆其忘焉者也用適太古之心而已矣

贊曰客星既墮釣臺寂然素書不得廣陵無傳采里橫眉遵社無緣翁何人斯道風克全精頽華髮釣具琴靴採藥爲露醪酒延年遺我一杓歡之而鮮

錢礎日曰只放棹任遠四字便斷定王翁一生中閒將嗜酒鼓琴釣魚逐層寫出高人情致隱現筆端此翁得此文傳矣其文亦似白香山醉吟先生傳

文獻傳

卷十五

王鈞翁一

世

十卷草堂定本

一瓢子傳

版首昇

一瓢道人不知其姓名性嗜酒善書龍傲衣蓬洗擔節竹杖挂
 一瓢遊鄂渚間行歌漫罵學百鳥語弄羣兒聚語以為樂顧其
 神明映徹怪準奇類髣髴疎起吐語作洪鐘聲有時衣新絳衣
 從人假驕馬擁大蓋往來市中觀者如堵隆慶丁卯居澧年
 可七十澧人異之或具酒蓄墨汁乞一瓢子畫不能得一日飲
 龔孝廉園中頽然以醉直視沉吟久之座中顧曰此一瓢子畫
 勢也一瓢子骨相既奇如蛟人龍子更卸衣衫藏而起舞顧謂
 座客為我高歌入塞山塞之曲又令小兒跳呼四面交攻已信
 文獻傳 卷十五 一瓢子一 定本
 手塗潑烟霧迷空座中凜凜生寒氣飛潛見伏隨勢而成暑其
 尾曰牛舜耕問其故笑而不答有飲一瓢子酒年餘不能得其
 畫者久之畫一人科頭赤脚踞地而遺節骨隱起作努力狀以
 贈之其善畫如此信口輒成詩問有異語多奇中澧人漸敬之
 競饋問皆受而棄之華陽莊靖王請改館一瓢子不可所居無
 定處一日宿文昌祠中禮文昌像作梵咒像落壓其腦乃遺書
 莊靖請速營黃腸吾將老焉王如言為治木木具一瓢子坐其
 中不覆令人舁而過市拱手大呼與人言別周遍街巷遷郊外
 普賢庵命衆曰可覆我衆不敢覆視之已去矣遂覆而埋之舉

之甚輕如空棺然澧人為題石于澧水橋頭署書龍道人一瓢
 子之墓蓋隆慶辛未七月也或曰一瓢子少讀書不得志棄
 走海上從軍征倭寇有功至裨將後失律匿于羣盜出沒吳楚
 間乃以貨市妓十餘人賣酒淮揚所得市門資悉以自奉諸妓
 更代侍之日極歌舞具飲食以自豪凡十餘年始亡去乞食湖
 湘間終於澧

外史曰一瓢子晚年持戒殆類得道顧其初且殺且淫且
 犯諸戒矣嘗笑穆天子命太僕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蓋爾
 已甚而耄荒之餘車轍馬跡遍天下未知稅駕何所彼寔戒之
 文獻傳 卷十五 一瓢子一 定本
 而犯之以視一瓢子犯之而戒之者何如哉

錢璉日曰寫出一瓢子畫勢有吳道子解衣磅礴之致畫龍
 則駁駁麟甲飛動不待天雨而烟霧自生矣入後寫出謝世
 仙遊氣象何等脫然不似楊王孫一味矯世平子是寫生神
 手

酒七人傳

蘇桓

神廟末載。長安有游于酒者。曰鍾。曰熊。曰陳。曰鄧。曰丁。曰黃。曰劉。姬。蘇。子。聞其事。有東晉之風焉。作酒七人傳。

初鍾熊陳鄧建酒社。聞能飲者。輒醉之。皆組繫以降。先是有丁君者。每飲輒四五十晝夜。日遷飲者。奉祆酌。皆不勝去。四子耳。丁名。常自佈。謂鉅鹿之役。楚八千人。固一皆當百。然一日二日。事至連戰。動天地。軍四五十日。恐師老矣。固奈何。已與丁壘。諸酒人皆會。丁首諸酒人。下令曰。先竟百觴。每觴可升許。丁先觴。觴皆絕。漉氣鎮。暇已。觴諸酒人。或五六十觴。或七八十觴。四子文獻傳。卷十五。酒七人。一。十。定。本。皆百觴。無異色。起更觴。丁則固酣矣。四子因下令諸酒人曰。是固楚王孫心也。何得主約。於是振衣拂席。洗觴揚解。復行數百觴。諸酒人皆蛇伏。請命。終身不敢壁。已。陳子出他里。得劉姬。性婉好。獨能酒。酒飲無量。四子向固。雄于酒。遇雌皆敗。伏陳。遂金屋奉姬。每酒。陳娘子軍出。無不披靡者。儒者黃生好飲。日不餓。則墨顏長。唱一日。親陳子。謂汝姬以飲名者。其張楚耶。翼日。請與君之姬。戲。詰晨。酒人畢集。黃劉臨。脫而。設長几。列伯雅十具。具每容四升。黃曰。姬先。姬謝。背手俯額。循飲。立盡。色不少變。氣不略。譁。黃股。賦色。慄。跪。願。臣。僕。姬曰。壯士何儒也。與之。卜。雅。

黃奮袂。愛。額。飲。二。雅。移。十。刻。許。竟。醉。臥。地。上。姬。大。笑。命。苦。老。產。之。復。整。席。飲。諸。酒。人。觀。黃。生。臥。斯。時。也。雖。勾。踐。吳。役。燕。丹。麥。乾。不。論。焉。蘇。子。曰。自。劉。伶。死。世。不。識。酒。德。以。予。所。聞。酒。七。人。者。下。終。歲。無。醉。醒。幾。三。十。年。非。鍾。熊。陳。鄧。起。而。逐。之。則。竟。勝。天。下。乃。不。善。息。遂。致。墮。敗。惜。矣。周。雖。衰。弱。宗。室。也。齊。楚。秦。趙。日。爭。戮。市。朝。不。無。罪。焉。然。戰。攻。異。迹。形。勢。略。可。言。鍾。能。飲。火。春。三。四。百。觴。他。無。論。熊。每。舉。酒。必。汎。溢。置。炬。下。燭。之。笑。曰。是。乃。欲。吾。飲。耳。一。吸。以。盡。陳。持。酒。不。言。觥。竟。若。未。舉。者。鄧。叱。咤。遠。席。挈。領。寸。許。為。間。道。迤。酒。半。輒。故。溢。之。衣。袂。襍。履。皆。淋。滴。至。劉。姬。者。殆。天。授。也。

文獻傳。卷十五。酒七人。二。十。定。本。詩曰。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其謂是耶。黃以簡生。振堂臂之力。思立聲名。為世譏笑。足悲辱矣。然鍾如羽熊如越。陳如信。鄧如樓。將軍丁初起。獨有酒國。雖不振。如東西周君。姬如沛公。竊達大度。黃如鄴生。說高帝立六國。後腐儒也。當其清酌徐舉。竟日落落。亦似仗劍。擊伏。賦。下。齊。時。獨。其。名。敗。身。困。乃。在。婦。人。嗚。呼。婦。又。如。呂。后。也。哉。

錢礎曰。曰。觴。攻。耶。脫。令。耶。純。用。軍。法。行。酒。部。伍。嚴。肅。儼。如。朱。庭。侯。拔。劍。斬。亡。酒。人。時。

馬伶傳

馬伶者金陵梨園部也。金陵為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而又當太平盛時，人易為樂。其士女之間，桃葉渡遊雨花臺者，趾相錯也。梨園以技鳴者，無論數十輩，而其最著者三曰：興化部白華林，部一日新安賈合兩部為大會，遍徵金陵之貴客文人與夫妖姬靜女，莫不畢集。列與化于東肆，華林于西肆，兩肆皆奏鳴鳳，所謂椒山先生者，迨半奏，引商刻羽，抗墜疾徐，并稱善也。當兩相國論河套而西肆之為嚴嵩相國者曰李伶，東肆則馬伶坐客乃西顧而嘆，或大呼命酒，或移坐更近之，首不復東，未幾更進，則東肆不復能終曲，詢其故，蓋馬伶恥出李伶下已易衣遁矣。馬伶者金陵之善歌者也，既去而興化部又不肯輒以易之，乃竟輟其技不奏，而華林部獨著去後，且三年而馬伶歸，遍告其故，侶請于新安賈曰：今日幸為開譙，招前日賓客，願與華林部更奏鳴鳳，奉一日歡，既奏已而論河套，馬伶復為嚴嵩相國以出，李伶忽失聲，旬前稱弟子與化部是日遂凌出華林部，遠甚其夜，華林部過馬伶曰：子天下之善技也，然無以易李伶，李伶之為嚴嵩相國至矣，子又安從授之而掩其上哉？馬伶曰：固熱天下無以易李伶，李伶即又不肯授我，我聞今昆山相

文獻傳

卷十五

馬伶

文獻傳

文獻傳

卷廿五

馬伶

文獻傳

文獻傳

國者嚴相國儔也。我走京師，求為其門卒，三年日侍昆山相國于朝房，察其舉止，聆其語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為師也。華林部相與羅拜而去，馬伶名錦，字雲，將其先西域人，當時猶稱馬，狗，狗云。

侯方域曰：異哉馬伶之自得師也。夫其以李伶為絕技，無所于求，乃走事崑山，見崑山猶之見分宜也。以分宜教分宜，安得不工哉？嗚呼！恥其技之不若，而去數千里為卒，三年倘三年猶不得，即猶不歸，爾其志如此，技之工又須問耶。

李仁熟曰：借一伶人以描寫時相，婉而多風，如此命意，世間那得有小品文字。錢礎曰：此篇說馬伶好處，前只一恥字，後只一師字，天下安有不知恥而能若人者，亦安有不師人而能勝人者，一伶人也。其技雖微，可以論大。

湯琵琶傳

王猷定

湯應曾邳州人善彈琵琶故人呼為湯琵琶云應曾貧無妻門前有不楠樹一株構茅屋奉母以居事其孝幼好音律聞歌聲輒哭已學歌歌罷又哭其母問曰兒何悲應曾曰兒無所悲也心自變動耳世廟間李善垣善琵琶江對峯傳之名播京師江死陳州蔣山人獨傳其妙時周藩有女樂數十部咸習其技罔有善者王以為恨應曾往學之不期年而成聞于王王召見賜以碧鏤牙篋琵琶令着宮錦衣殿上彈哀笳十八拍激楚動人王深賞歲給米百斛以養其母應曾由是著名大梁間所至狹

文獻傳

卷十五

湯琵琶一

十卷草堂定本

邪爭慕其聲咸狎暱之然頗自矜重不妄為人奏後征西王將軍招之幕中隨歷嘉峪張掖酒泉諸地每獵及閱士令彈塞上之曲戲下顏骨打者善戰陣其臨敵令應曾為壯士聲乃上馬殺賊一日大雪至榆關馬上聞鶯築忽思母痛哭遂別將軍去是夜宿酒樓不寐彈琵琶作鶯築聲聞者莫不隕涕及旦一隣婦倚樓上曰君豈有所感乎何聲之悲也妾婦居十載依于母而母亡汝妾身無可適者願執箕帚為君婦應曾曰若能為我事母乎婦許諾遂載之歸襄王聞應曾名使人聘之居楚者三年偶泛洞庭風濤大作舟人性擾失措應曾巨坐彈洞庭秋思

文獻傳

卷十五

湯琵琶二

十卷草堂定本

稍定舟泊岸見一老猿鬚眉甚古自叢箐中跳入蓬牕哀號中夜天明忽抱琵琶躍水中不知所所在應曾自失故物輒惆悵不復彈已歸省母母尚健而婦已亡惟居旁抔土在焉母告以婦亡之夕有猿啼戶外啓戶不見婦謂我曰吾遲郎不至而聞猿啼何也吾殆死但吾死魂魄不即逝者以久不聞郎琵琶聲與郎一訣耳倘歸為我一奏于石楠之下應曾聞母言掩抑愁痛不自勝夕陳酒漿彈琵琶于其墓而祭之自是不復彈猖狂自放日荒酒色值寇亂負母鬻食兵間其生平所彈古調百十餘曲大而風雨雷霆戰鬪與夫愁人思婦百蟲之號一草一木之

文獻傳

卷十五

湯琵琶二

十卷草堂定本

吟靡不于其聲中傳之而尤得意于楚漢一曲當其兩軍決戰時聲動天地屋瓦若飛墮徐而祭之有金聲鼓聲劍弩聲人馬聲易聲俄而無聲久之有怨而難明者為楚歌聲淒而壯者為項王悲歌慷慨聲別姬聲陷大澤有追騎聲至烏江有項王自刎聲餘騎蹂躪爭項王聲使聞者始而奮既而恐終而涕淚之無從也其感人如此應曾年六十餘流落淮浦有桃源人見而憐之載其母同至桃源後不知所終軫石王子曰古今以琵琶著名者多矣未有如湯君者天人苟非有至性則其情必不深惡能傳于後世乎戊子秋予遇君公

塔浦已不復見君最者衣官錦之盛矣明年復訪君君在土鏡
中作食奉七節千母人爭購之予肅然加敬焉君仰天嘆曰世
鮮知音吾事老母百年後將投身黃河之岸與子康然許君立
傳越五年乃克爲之嗚呼世之淪落不偏而墮息于知音之集
者獨心也乎哉

徐野君曰寡婦夜爨之懷獨人寒起之狀段段有之
錢礎日曰處處傳他聲律却復處處是傳他幸湯君安得不
傳

世一十卷

袴叟傳

叟姓袁名芳長洲人善醫所至多活人間爲書皆不狃有各
號袴叟云王猷定曰叟蓋有道者也萬曆年總理內官監李道
推湖口稅叟父故與李交因父之湖口其地當上流之衝山
勢險阻江楚閩粵川蜀滇黔之犬操百貨而來者風檣多不利
其游卒四望一舟至則先扼之巨浪中掠其貨以漏稅報關商
賈忝聲莫敢辨叟一一白其冤左右昨苦關爲感激下令捕諸
害商者坐以法連疏乞休叟別壽以千金頃之遇盜馬當山搜
金將加刃岸土忽崩十里許水湧數丈舟覆羣盜駭散叟從波
文源傳 卷十五 袴叟 堂定本

賢亂政御史王心一糾客氏及忠賢罷斥錦衣指揮田爾耕受
聞意旨殺天下賢士大夫使其子元蔭私賂叟叟陽與元蔭交
而陰趣御史歸里夜乘一驢送之崇文門外平時賓客無一人
至者御史謝曰若歸無累若叟策驢行且憤曰嗟乎袁山人一
頭何惜不爲御史殉耶抵張秋風雨中痛飲泣下別去崇禎十
二年來豫章余見之東湖貌壯氣溫和粥粥若無能者淮舟李
盤曰此叟外和而中嚴越二年李盤爲懷集知縣叟往粵復遇
盜潯陽江口傷刃墮水水赤有物煥動若敗絮驚視腹穿出腸

矣。恍惚一人掖之得故舟自納腸于腹緝桑皮紉之而暴帛焉。不死國變後癸巳渡江訪余揚州鬚髮盡白已亥復來聞李盤死往高郵哭之六月江上兵動余偕奔湖中而叟七十矣十月叟歸執手言曰老人去不復出矣與子交將三十年能無一言余唯唯跡叟生平孝友端慤而好義屢有以貨色動之者必正色拒之。事不具載第傳其周人禍患不避權勢者如此其兩懼大難不死有以也。一子名鶴齡業醫有父風。

錢璉曰曰器袴叟他事不載獨載其白兔內官趣歸御史事此傳直可作一篇游俠傳讀

文毅傳

卷十五

傳叟二

文

十學堂定本

過百齡傳

錫固多佳山水間生瑰閎奇特之士常以道藝為世稱述若倪徵君雲林以畫華學士鴻山以詩王僉事仲山以書迺谷過處士百齡者則以奕其為道不同而其聲稱足以聳動當世則也。百齡名文年為邑名家子生而穎慧好讀書十一歲時見人奕則知虛實先後進擊退守之法曰是無難也與人奕奕輒勝于是間黨間無不奇百齡者時福唐葉閣學臺山先生奕品居第二過錫山求可與敵者諸鄉先生以百齡應召至則向童子也葉公已奇之及與奕葉公輒負諸鄉先生耳語百齡曰葉公顯者若當陽負何屢勝百齡色然曰奕固小技然在道媚人吾恥焉况葉公賢者也豈以此罪童子耶葉公果益器之欲與俱北以學未竟辭自是百齡之名噪江以南遂益殫精於奕不幾年學成曰可以應當世矣會京師諸公卿聞其名有以書邀致者遂至京師有國手曰林符卿老游公卿間見百齡年少意輕之一日諸公卿會飲林君謂百齡曰吾與若同遊京師未嘗一爭道角技仰諸先生何所用吾與若耶今願舉其所長博諸先生歡諸公卿皆曰諾遂爭出注約百齡固謝不敢林君益益益強之遂對奕枰未半林君面頸發赤然而百齡信手以

文毅傳

卷十五

過百齡一

十學堂定本

旁若無人凡三厥林君果三北諸公卿俱譁然曰林君向固稱
新今得遇生乃奪之矣復皆大笑于是百齡恭品遂第下名噪
京師當是時居停主某錦衣者以事繫獄或謂百齡曰君為錦
衣客須謹避不然禍將及百齡毅然曰錦衣遇我厚今有難而
去之不義且吾與之交未嘗干以私禍必不及時同客錦衣者
悉彼繫百齡竟免已天下多故百齡不欲久留遂歸隱錫山日
與一二酒徒狂嘯縱飲不屑屑與人奕獨徵逐角戲以為樂百
齡素貧出遊輒得數百金輒盡之博塞其戚黨譙訶百齡百齡
曰吾獨者家徒壁立今所得貲俱以奕耳得之奕失之博夫復

何憾且人生貴適志區區逐利者何為噫若百齡者可謂奇矣
以相國之招而不去以金吾之禍而不避至知國家之傾覆而
急歸為公卿門下客者垂四十年而未嘗有干請若百齡者僅
謂之奕人乎哉夫從來特級章布之流譚詩說禮其名不足以
顯當時施後世者何限而百齡以一技成名鼓動當代以比于
後言道德一無建豎者其度越又何如也則不知百齡者僅謂
百齡為善奕之人固亦足矣
錢礎日曰人但知百齡善奕而不知品行卓犖如此可見一
技成名亦自有道也得對巖傳大為錫山方技生色

宋迎壁傳
宋迎壁者字玉梧吾乘北郭人也巨族諸家率淳謹壁獨以俠
行驚里中性至孝父鴻臚丞晚得異疾日瘠出絲汁數合醫不
治有道士衣破絮過其家謂壁曰是非嚮乳熊莫療也顧山左
何從得君其聽之而已壁此曰是豈天上物耶乃徒走入秦中
深山遇虎幾噬壁會獵人大至虎逸去壁日伺幽箐伏莽灌木
叢祠踪跡熊穴窺熊出潛刃其乳二懷之出熊至壁倉皇驚墮
崖谷下傷兩趾病不能步而持乳熊如故也夜宿廢廟中疑戶
外有拖屐聲至壁曰援遠人命援遠人命履聲入取袖中草鞋

之即變熊察之乃曩所遇道人也壁大駭師何至是道士曰待
爾久矣乃以藥傅壁足輒能立道士授一書皆符咒曰爾善用
後四十年與爾會鳩茲之市壁遂至家父吞乳熊肉後數年
父以他病歿壁念厥業世俗欲為五嶽遊乃稍稍理前道入所
遺書能隱形舉風雷雨及剪紙為人馬甲盾器械客侍仰游公
幕府崔魏
壁極車至河西務壁曰煩諸公致辭中貴我野人不習
他在諸綏騎急視之壁車寂無人矣壁與侍御亡之淮上壁曰
君可歸楚中取一符付侍御急則焚之是時壁變姓名為張思

任於是朝延捕亡者張思任而壁之家不知也壁乃潛某宗伯家遇之學時權要與宗伯隙壁曰國賊也乃走長安上書劾權要險很傾善類為逆聞復警宜下司寇請室上大怒執之就斬西市桎梏忽脫地寂無人矣是時壁又變姓名為李抱真於是朝廷捕亡者李抱真而壁之家不知也壁輒憶前道人約至塢茲市就居候道人且三載一日人大呼墻外曰此中匿亡者三人曰宋連壁張思任李抱真可速出壁大駭無措其人已排闥入則昔所與別道人也責之曰以爾夙有遺契故售之書爾奈何與黨綱事為天下遁逃客耶吾以此遲三年始至壁頓

文徵傳 卷十五 宋連壁二 十卷本 堂定本

首謝願自此與師永絕世緣不復戀妻孥矣道人口不可爾還里當再與家人見壁遂携藥囊抵家其妻已喪久兒夢瑞壁去時方周歲見不復認則棧一廟中曰我張思任後改李抱真與茲村有緣故來壁同母弟珠當捕張李時亦疑其為兄終未敢以告人也至是心動趣之急啓扉兄弟各相識因櫛其子具告所以留數日又去

錢礎日日道人授書所期似黃石公後連壁不肯約亦假張子房但未行得子房事業耳然觀其中間犯逆聞攻權要正氣凜烈何減得浪一推時讀此傳知干城異人有同轍也

董癡傳 葛芝

董癡者開封人忘其名曾應武科中式人亦呼為董武舉為人落拓好飲酒醉後向人言禍福多奇中常州薛君采以郎官出守開封開封貴人有在京師者出餞之郊外臨別執薛君手曰董武舉雖癡其言禍福多奇中不可忘也薛君至開封以禮延致然特以京師貴人之言未之奇也居五年薛君以病罷守去董癡追送至河干曰公能以禮待某然揣公意固以庸人奇之未能深知某也某有片紙奉公別後幸屏人密視之遂去薛君亦置其書不省一日飲酒歡甚忽憶之引燭取視則曰後二年

文徵傳 卷十五 董癡一 十卷本 堂定本

開封破又二年北京破又一年南京破此十八字而已時崇禎庚辰歲也薛君大驚仰燭上燒之無何開封破如其言薛君固已奇之矣客有自開封逃至吳者薛君坐而問之且曰董武舉近若何客曰董武舉未破城前數月忽飲酒大醉周行市中見市中人輒語曰董癡今日死諸君盍來觀乎然諸君他日死亦當如董癡也遂躍入河中死而開封之破也實以援師引黃河水自蔽或因盪決水灌城中城遂陷死于水者數萬人繼而兩京相繼破皆如董癡言嗚呼異哉

葛子曰丁酉歲予與薛君相遇于鄧尉山薛君向予道如此自

高皇帝之興時則有若周顯德人冷謙之屬能化于一時以是知帝王崛起非獨公卿師或臣之力也。鬼神且幽贊焉。若董凝者亦豈其人與。然彼皆當國家之鼎盛而董獨見其敗亡也。彼游方之外者亦各有其時哉。蘇夫。

錢礎曰。周顯德冠道人冷謙之屬能知興董凝亦能知廢其為幾先之哲一也。董凝得孫子傳將與周顯諸君並不朽矣。

史傳 卷十五 遊知一 三十卷草

邵士梅傳

陸鳴珂

邵士梅號暉。山東濟寧州人也。其前身為高小槐。本高家庄人。向充里正。急公守法。不苛索民間。一錢病革。時見二青衣人。如公差狀。令謹閉其日。挾與俱行。行甚捷。惟聞耳邊風濤聲。少頃至一室。青衣已去。目頓開。弟見二嬖侍。房帷開。則已托生在邵門矣。口不能言。心輒自念。覺目中所見棟宇器物。驟然改觀。卽手足髮膚。何似非我也。至二三歲。能言時。輒云。欲上高家庄。高家庄云。父母怪而叱之。曰。兒妄矣。高家庄安在。及出就外傳聞。以語傳傳。曰。此子前身事宜秘之。遂不復言。已亥成進士。

天祿傳 卷十五 邵士梅一 三十卷草

改授登州郡博通奉臺榭署家樓霞道經高家庄市井室。盧宛然如昨。因集土人而問之。曰。此地曾有高小槐乎。曰。有之。去世已歷年所矣。及詢其歿時。月日與士梅生辰無異。遂告之。故覓其子一物。故一他出。惟一女適人。相距里許。呼與語。語及少時。膝下事甚了了。并訪里中諸故老。其一尙存。僂僂黃髮。年九十餘矣。相見道故舊。懽若平生。士梅因恍然有得。半生疑案。從此水消。題賦詩云。兩世頓開生死路。一身會作古今人。遂捐貲置產。厚歸其家。後倅滿量。移作令。吳江吳中人士盛傳其事。余初未之信也。適登州明經李曰白。爲余同年。曰。在胞弟。便道過訪。

余偶言及白曰得非我登州... 野史陸鳴珂撰時康熙七年五月晦日也
 哭省齋曰叙事明快結構精嚴入後斷高小槐數語點醒一
 世醒敲微喚如聞暮鼓晨鐘
 錢礎曰日人奇事奇文更奇宜是一篇傳奇○感應之理昭
 然不真新里正而能積善其報如此是近來一大因果會卷
 又凌傳 卷十五 郭士梅

蔣山備傳 顧炎武
 蔣山備者其先世家少時有文名欲自晦其名因流寓蔣山為
 人備嘗遂號曰蔣山備云備之言曰我所不宜于世者有五世
 人喜拜謁而備苦足痺又懶雅不好投刺一不宜世人競文社
 而備十年來不與盟會二不宜世人為詩文好災木而備十年
 不刻一字三不宜世人好和詩而備或和或否不次韻四不宜
 世人多宴會而備自母亡後不握觴籌不觀俳不聽樂五不宜
 惡乎宜乎則備焉耳矣余既聞備之言又察備之為人其于當
 世有氣勢或先嘗得名之人非其下交不往見于後學之士貧
 賤無聞者成就之如不及夫備豈庸人也哉因為之傳
 潘次擘曰何述備之為言後說備之為人此卽先生自道也
 使為他人言之何其與先生神似如此
 錢礎曰日此一備也何等性情何等骨氣讀此傳令人肅然
 生欽

紅鸞生別傳

高士橋西是孝尼之故第讓王祠側為彥博之名園槐柳交陰
 蟬聲一巷松篁通響鳥語四時益其間有紅鸞生焉生夙負英
 姿早懷壯畧緣奉鯉趨之訓遂忘鯉化之圖陶元亮之家兒罕
 求聞達王孺仲之嗣子不事聲華用孝全貞固其所也于是覃
 懷六籍極力四聲得北苑之精傳旋為閣筆有西崑之麗句特
 妙題籤藥古錦以為囊備裁芍藥鑄青瑤而作管字浣薔薇金
 粟從來蘇舜欽之詩遙追太白玉簫新譜姜堯章之曲低倡小
 紅歡既以古而深賞復因奇而富鐸于雅器辨乎周禮之文威
 文敬傳 卷十五 紅鸞生一 吳 廿卷 堂定本

斗遺模証以漢臺之記王將軍之庫內若具五材李公子之筵
 中無非三代苟其堂中賭者不妨責買徐熙若至袖裏懷珍必
 至在呼米芾矣而且尊同北海惟醉詞人坐擬西園偏辭熱客
 杜司勳解官之後始訂忘形藉中散僵臥之餘還為納契雖壯
 丹香發長思功父之家而修竹風清不減元卿之徑至若酒旗
 歌扇時迎桃葉船頭側帽輕衫獨往梅花閣上過方山者謂為
 豪士望陶峴者有若神仙而弔古殊多問天還切過埋劍之
 悵君子之不存遊譽屨之廊歎美人而安在杜鵑月冷歡少于
 悲塵鹿春深今猶似昔凡經遊于蠟展悉寄託乎綵毫又或玉

鈎斜畔惆悵飛螢鐵堞城邊荒涼戰馬尋西陵之舊事兩鬢
 改烟雲訪南國之遺踪六代徒存花草莫不臨風釀酒對月興
 歌撫長劔以秋歎鼓哀筆而慷慨昔阮籍之登廣武時少英雄
 孔明之臥南陽人思管葛感因物動情以時來見之或訝為狂
 識者獨傷其志矣余與生遊同山澤好締林泉爰以聞其幽懷
 用待傳諸好事也生架薔瑤輝恒多問宇屢隨銀鹿頗解揮翰
 墨沼流成欲入那那之室黃庭携得長懷屢壞之村故自號紅
 鸞生云

錢礎日日說得紅鸞生神乘擘然鬚眉畢動是寫生手也逐
 段映發更具層疊疊嶂之奇
 文敬傳 卷十五 紅鸞生二 吳 廿卷 堂定本

丁葑園外傳

林璠

丁葑園先生名彭，杭之仁和人也。世奉天方教，飲酒而葑園傾嗜，酒飲至一石，貌益莊言愈謹。人咸異之。詩賦古文辭，自少年未達時，即名播江左。其後仲弟景鴻、季弟榮，皆以詩名。世目之曰三丁。至香奩、鮑、旬、四方、蘭、秀、尤喜誦葑園詩。家有樓，雲樓三丁讀書處也。客乍登樓，葑園伏案上，疑畫寢，迫而視之，方觀書。日去紙才一寸，驟昂首又不辨某某客朝之曰：卿去丁僕凡幾輩，葑園戲持杖逐客，客匿屏後，誤逐其僕。葑園婦聞之大笑。一夕，妻小婦葑園，逼視尤麗，心喜甚，出與客賦定情詩，夜半披帷，葑園澤襲人，小婦卒無語。詰旦視之，幾下婢也。知為婦所給，葑園又大笑。延陵大姓遣一姬，姬能詩，久誦葑園詩。嘗曰：主人令吾自擇配，願得如丁君足矣。陽羨吳參軍與丁世講也，詭以葑園意請約姬，姬許之。丁有侍兒小字冬青，主謳善鼓琴，主婦不悅，將遣府吏納千金聘之。世方企羨兩女子已得所久之，延陵姬登舟泣曰：吾且夕冀事丁郎為幕府，給入掖庭，緣已矣。方扣舷墮水，冬青忽至，延陵姬道故，冬青亦泣曰：吾故主人翁相對啼不止，護騎以告葑園，廢寢食者累月。然葑園數得孺子妾，猶執望主婦賢家人多不直丁君。葑園官法，習無事日作詩與宋

文獻傳

卷十五

丁葑園一

一

十卷

文獻傳

卷十五

丁葑園二

一

十卷

觀察蒞袋施大叅，懸山巖黃門，顯亭稱燕，盡七子詩名。滿涼師吏人，竊其贖，換書，炙龜下，養思染指不獲，明日訟于庭。葑園復賜吏人書，炙時葑園官京師，猶守天方教，同官故以指肝一片置七箸葑園短視，吏人以告，獲免上方册，立西宮，念無媯典，禮者調入東省，兼主客，主客即古典屬國也。貢使至，譯問主客為誰，廉知公持紫貂銀鼠，美玉象犀，從吏人易公詩歸國，長安籍紳以為榮。晨入東省，侍郎李公與棠從東出葑園，從中入瞳目相視，侍郎遣囑卒問訊葑園，趨謝侍郎，笑曰：是公耶？吾知公短視，笑謝為葑園，退而笑曰：吾短視與詩名等，謫居東，崎嶇三千里，郵亭驛壁讀遷客詩，大喜，孺子妾問曰：得非聞賜環詔耶？葑園曰：上聖明賜我遊湯沐，邑出關，遷客皆才子，此行不患無友，久之，糧盡，飯而啼，孺子妾慰勞曰：卿有友，必算食迎，若葑園笑曰：恐如卿言，富先以酒療吾渴，初至靖安，卜築東岡，躬自飯牛，與收駝同臥，起然，暇輒為詩，詩益溫厚，無遷謫態。國子藩公聞其名，欲枉見葑園，遲不往。一日乘牛車入城，葑園車上執周易，探過藩公節，低頭讀易，不及避，藩公婦語陸子淵曰：吾今日得遇葑園先生，矣。子淵問故，藩公曰：此間安有車上讀書，傲然不顧若此人者乎？必葑園無疑也。嗣此西園飛蓋，必延葑園飲酒。

賦詩禮為上客。然葑園亦固甚。塞上風刺人骨。秋即雨。雪山。山川。林木盡白。河水合。嘗不得汲。樵蘇不至。五日不爨。取葷粟小米。和雪嚼之。然齋子。妾輒生子。當爾時。坐茆屋下。日照戶。如淫醉。酒然畏風。不能親。日日。哺山鬼。夜啼。飢。颺聲。咽。忽聞叩門。客。翻。然有喜。從隙中窺之。虎方以尾擊戶。葑園危坐。自若。居東凡五。還家日。貧。詩曰。富。登臨。臨。覽。供其筆。墨。作歸思。軒記以寓意。友。人林璐聞之。曰。卿歸矣。曩者。邯鄲。道上。呂仙祠。即盧生授枕處。也。仕宦過者。疾驅去。以避不祥。卿銜命過其下。停車徐步入道。人方坐蒲團不起。卿異之。索筆題壁曰。向翁乞取還鄉夢。留待。人方坐蒲團不起。卿異之。索筆題壁曰。向翁乞取還鄉夢。留待。

文淵傳

卷十五

丁葑園三

五

軒定本

凌雲化鶴飛之句得非詩識耶。貽書報葑園。惘然悟。又一年始歸。果如林生言。
孫字台曰。文已千餘言。閱者惟恐其竟如入桃源。步步應接不暇。大奇。
錢礎曰。日一傳耳。形容盡致。將葑園鬚眉面目神情口角無不曲肖。是寫生手也。昔人讀摩詰之詩。詩中有畫。今余讀庶庵之傳。傳中有畫。能不為之嘆絕。

賣酒者傳

卷十五

賣酒

五

軒定本

萬安縣有賣酒者。以善釀致富。平生不欺人。或遇重難。必問汝能飲酒否。量酌之。曰。毋盜瓶中酒。受主翁咎也。或傾陳破瓶。至輒家取瓶。更注酒。使持以歸。由是遠近稱長者。里有事釀飲者。必會其肆。里人有數聚飲。平事不得決者。相對啖。多。墨。色。賣酒者問曰。諸君何為數聚飲。平事不得決。相啖。嗟也。聚飲者曰。吾儕休甲貸乙金。甲逾期不肯償。將訟。則破家。事連吾儕。數姓人不得休矣。賣酒者曰。幾何數。曰。子母四百金。賣酒者曰。何憂為。立出四百金代償之。不責券。乙得金。戚然以為甲終不負已也。四年甲乃償。賣酒者四百金。客有乘重資。卜途甚雪。不能行。聞賣酒者長者。趨寄宿。雪連日。賣酒者日呼客。同博。以贏錢買酒。肉相飲。噉客多負。私快。快曰。賣酒者乃不長者耶。然吾已負且大飲。噉吾金也。雪霽。客償博所負。行賣酒者笑曰。主人乃取客錢買酒肉耶。天寒甚。不名博。客將不肯大飲。噉盡取所償。宿還之。術者談五行。立決人死。疏先後宜死者。十許人。尅以日月賣酒者名第七。諸應期死者六人矣。賣酒者將及期。置酒召所買田舍生。畢至。曰。吾往買若。若中心願之乎。價母虧乎。欲贖者。視券價不足者。追償以金。又召諸子。貸者曰。汝

貸金若干子毋若干矣能償者損其息貧者立折券還之日毋
使我子孫患苦汝也及期賣酒者大會戚友沐浴更衣待死是
日也賣酒者顏色陽陽如平時戚友相候視至夜分迺散去其
後第八人以下各如期賣酒者活更七季魏子曰吾聞賣酒
者好博無事則與其三子終日博喧爭無家人禮或問之日兒
輩嫌否則博他人家敗吾產矣嗟乎賣酒者匪惟長者抑亦智
士哉賣酒者姓郭名節他善事頗衆予聞之歐陽介庵云

歐陽介庵曰予習畫賣酒者事欲往見之未果而卒嘗嘗爲
人道之也今得此文寫生筆筆活動似長者似俠客似談諧
交遊傳 卷十五 賣酒二 奇 十卷本 堂定本

于古今盛德中別標一種風格便將其人逼出紙上矣
錢礎日日賣酒者何人乃得此寫生手傳之耶篇中連用十
四賣酒者筆法從史記來見市民中有如此人尤不易得

謝道民別傳 余 實

謝道民字華羽閩長溪人也宋咸淳初試進士不中慨然
古文作者自豪撰宋祖饒歌鼓吹曲上吹曲上太常樂工習
及元兵取宋宋丞相文天祥二走江上踰海至閩徽州郡大舉
勤王之師君傾家貲率鄉兵數百人布衣杖策長揖轅門遂
軍事丞相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君逃匿民間踉蹌而行抵勾
越依王監簿以居日以賦咏飲酒相娛樂人不知其爲丞相客
也泊聞丞相死麻衣繩履傍徨山澤間所嚮輒大哭過姑蘇望
夫差之臺竟夕哭上會稽接禹穴窺祐思諸陵北鄉哭乘舟渡

文獻傳 卷十五 謝道一 堂 十卷本 堂定本

鄞登蛟門候湖山感夫子乘桴之嘆則又哭游浦陽仙華巖酒
酣望天末慟哭過宋故宮悲嘆伏地哭晚登子陵西臺設丞相
主於荒亭開再拜跪伏祝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有雲從西
南來淪池浮鬱氣薄林木若相助以悲者乃以竹如意擊石作
楚歌招之曰竟朝往今何極暮來歸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
味焉食歌闕竹石俱碎失聲哭嗚呼何其情之悲也所知淪沒
碧血濺空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乃其時適相類則非
惻顧盼悲不自已夫鳥獸喪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巡過其故
鄉翔迴焉鳴號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若君者草皇草澤惡

夫淚之無從也君託興遠遊自命輪髮其為歌詩淋漓
懷故君三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性愛于陵臺下白雲原居
英處士舊隱有終焉之志作許劍錄與方鳳吳思齊輩相友
元至元中寓杭遺人劉氏女以女買屋西湖及病革語其妻曰
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劍之地卒年四十七鳳聞訃哭以
生果華君如其言復為建許劍亭於墓右其徒吳貴祠之月泉
書院云

遠遊子曰余讀謝遺民詩涕岑岑下也口嗟乎義士一貧布衣
耳洒百斛之血淚聲聞千秋其自言曰阮步兵死空山無哭聲

又其詩曰願君此心無所移此樹終有花開時悲夫悲夫雖欲
勿哭安得而勿哭余亦善哭者與遺民哭音蒼響長無絕矣

錢礎曰日前說皇羽之思故知後說皇羽之不忘友至性至
情揭出紙上其言凄凄烈烈亦如竹如意擊石聲真絕調也

東坡傳 卷十五 蕭翔二 秀 十筆草 堂序本

東湖樂清二樵別傳

天下如薪然積于上散于下蔓延于中有老樵操斧而前曰
莫不絕將成斧柯操刀不割失期奈何于是大樵氏出
之艾之遲回不能去傍有二樵者見而怪之曰樵曰樵
林斧斤方興不如湖濱叅彼短薪一樵歎曰樵曰樵居樂
妻荷鋤擔柴醉月眠莎遂擄手借由既樵居東湖一樵居樂
清或謂二樵曰西山采薇薇乃周薇商山采芝芝亦漢芝子今
采薪誰之薪乎二樵相望而言曰一土一地皆吾君有一草一
木皆吾土有吾采吾薪吾願足矣未幾聞大樵氏成遂棄柴相
與赴水死君子曰嗟行樵何事樵夫何人天下後世誰知為樵
夫之人也而死之天下後世誰知為樵夫之死也而死之樵夫
之死其天然也非強而致之也

東湖樂清一 卷十五 十筆草 堂序本

薛諸孟曰昔共工氏頭觸天柱折墮地為薪樵枿未夷樵斧
丁丁迄於靖難之初礪風鋒刃不斲傷而斬忠不斲斷歷而
刻義肝不斲孕婦而剔忠族故二百年後有發實者新斲者
宗梅岑曰一若指出便不成文字然非此中人斷不能識此

中事 賀天士曰想當然耶莫須有耶此真奇文亦真至文

獨行先生傳

錢肅淵

○士○非○獨○行○不○能○成○名○蓋○負○遺○俗○之○累○不○可○也○同○流○俗○之○見○愈○不○
 ○可○也○太○史○公○曰○原○憲○季○次○讀○書○製○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
 ○世○當○世○亦○笑○之○此○言○獨○行○之○不○可○為○也○余○謂○當○世○無○獨○行○之○士○
 ○耳○當○世○有○獨○行○之○士○將○敬○之○慕○之○交○口○稱○道○之○不○暇○敢○云○笑○耶○
 ○以○余○所○聞○吳○江○李○先○生○名○培○字○上○材○行○至○高○有○似○獨○行○之○士○者○
 ○其○所○為○獨○行○之○概○略○同○鄉○諸○君○子○叙○傳○可○述○焉○雪○灘○釣○叟○顧○有○
 ○孝○之○言○曰○先○生○夙○受○至○性○學○叩○原○本○生○平○耻○聲○譽○重○金○影○不○屑○
 ○為○三○代○以○下○人○一○日○過○其○庭○聞○悲○泣○聲○怪○問○之○其○子○錦○鏡○對○曰○

文獻傳

卷十五

獨行一

天

堂定本

今日薦新我大人痛生不能盡孝養乃為位于堂北牖一果熟
 祖父母不薦不敢嘗一羹平祖父母不薦不敢啜曰事死其如
 生余聞之歎歎泣下曰六十老人心猶若此庶幾終身之慕者
 乎梅里周安之言曰上材少工六藝長悅先儒之書坐起恭敬
 言行必先信果不與世同波踰艾及耆藏光抱朴德業深醇孝
 友蓋天性也于休居士王載之言曰李先生簡淡清曠有道人
 也其泄泄無繩檢似漫厭逢迎還行寡與人言似傲家常宿酒
 一石千休居士至飯共醉去則敬尊度閣曰無可與我飲此也
 然性坦率重內而輕外務得已而已述其人大抵古下隨務光

之流與臞菴徐崧之言曰李子方正自處不干時譽有咸平為
 之友可以論心又有兩賢嗣色養無闕因得優游燕息家臨橋
 呼身愚憲中余視之矚乎後矣笑庵徐白作諸序曰上材之譜
 述宗則由所知而始明支則錄其近而止不以顯而附不以賤
 而遺不多其意不肆其詞適于古人作譜之意而止則堂戴笠
 題像曰生平不馳情聲譽死而欲留此像其非純于寂滅可知
 也男兒蓋棺事始定豈男兒蓋棺名不定耶爰作逸民傳以傳
 之其宗人李寅亦有言曰公性率真恬曠其文亦本自然無寒
 暑手一編其探索至經旬不休有所得輒書忽一夕夢覺頓悟

曰良知自足安事他求愚菴朱鶴齡作吳江文獻錄言李公事
 最詳別有戴鳴呼合諸君子之言觀之可以知先生獨行之概
 矣余何言余何言因號之曰獨行先生作獨行先生傳
 十峯外史曰先生可謂獨行之士也先生之獨行得之力行者
 也得之致知尤多先生其致良知乎先生九歲時曾過親戚家
 見一犀鏡臺甚奇心忽馳携以歸不之告每持視則大驚手戰
 欲落後復至其家持以投故處如釋手鈞負對其家猶大慙趨
 以歸此致良知一証也年二十後適冬日見父有餘緇欲取不
 得有慍色妻鈕氏察知其意正言責之先生愧無地鈕氏曰今

文獻傳

卷十五

獨行二

天

堂定本

君知過矣。恐後或復然。先生愈愧無地。此致良知又一証也。夫良知不昧。則隨事可充。卽取鏡臺一事。可以充無穿窬之心。卽取綿一事。可以充羞惡之心。致知之道。不在是與。他人惟可對衾影。而後可質神明。亦惟可告妻子。而後可答友朋。試觀先生一生。其有一事不可自對。不可告人者耶。如是則謂之獨行之士。固宜。

沈青城曰：獨行一事。千秋月旦。也。合羣言以爲傳。必見魂日。不輕評論人處。

魏冰松曰：通篇只就他人議論。旁見側出。以寫獨行極似東。文徵傳 卷十五 獨行

漢黃憲傳論贊單搨。一專尤合古法。錢上沐曰：李先生品行卓絕。同邑諸公。皆能道之。經吾夫子品題而論定。已傳既奇。聞論更嚴。正斯爲必傳之作。

十峯主人傳 并贊

主人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慧山龍峯有九參。參映帶秀色。可愛。主人居其間。遂自爲一峯。號十峯。云或曰：主人其止于是乎。曰：否。主人前三十年。足跡所到。上不過金陵。下不過金閶。斯時也。志在廊廟。而不在山水。乙酉。被放。作招隱詩十九首。自號曰半隱。山人志已。在山水間矣。嘗遊靈巖。鄧尉。穹窿。堯峯。每願卜築于此。以終其身。自號曰萬峯山人。若忘其爲十峯也。者。甲午春。難作。赴江寧。檻車就道。過句曲。望鍾山。鬱鬱葱葱。恨不謂孝陵而拜之。因自號曰鍾山。繫臣未幾。釋之。歸。兩足蹒跚。文徵傳 卷十五 十峯主人一

越數月。始舉步。然一足傷矣。自號曰跛足山人。於是守十峯不輟。乙未秋。之燕。燕京去百里。爲西山。馬上望之。遙指所爲。來青軒。而如卽焉。自號曰來青野史。至慈仁寺。觀古松。有如二病癯人。偏袒肩而膝着地者。與諸名士飲酒。其下樂甚。自號曰病松癯人。丙申冬。自北之楚。所歷古蹟甚衆。至武昌。越一月。爲丁酉歲。至岳州。登岳陽樓。誦吳楚東南圻。乾坤日夜浮之句。因自號曰浮游子。過洞庭湖。望君山。湘君如在。自號曰遺佩山人。過汨羅。笑屈子之獨清也。自號曰獨濁子。至衡州。望岫巖。峰金簡玉。標出于此。自號曰蒼水使者。至祁陽。遊悟溪。慨然思元次山。爲

尚。陸。也。有。詩。曰。未。免。有。情。參。呂。祖。却。因。無。夢。問。盧。生。因。自。號。曰。大。覺。生。過。竟。陵。遊。西。塔。寺。觀。陸。井。有。詩。曰。余。鄉。第。二。泉。評。後。第。一。泉。還。留。自。評。至。此。終。號。曰。第。三。泉。客。拳。不。欲。與。陸。子。爭。泉。也。自。是。以。還。主。人。復。歸。十。峯。云。

贊。曰。十。峯。不。過。一。峯。耳。以。十。峯。之。一。峯。置。九。峯。間。數。不。敵。也。以。十。峯。之。一。峯。置。千。萬。峯。間。數。尤。不。敵。也。而。十。峯。迺。洋。然。自。命。退。而。與。九。峯。處。無。愧。色。卽。出。而。與。千。萬。峯。處。亦。無。欲。谷。噫。嘻。是。何。峯。也。歟。是。何。峯。也。歟。

丁。葯。園。曰。直。自。敘。生。平。杖。履。所。經。過。作。一。篇。遊。記。而。中。間。以。十。峯。掩。映。首。尾。題。合。有。亂。雲。出。岫。之。勢。在。礎。日。集。中。又。一。創。格。也。

葛。龍。仙。曰。昔。人。謂。五。柳。先。生。傳。卽。先。生。自。述。將。先。生。行。履。與。傳。印。證。無。一。字。不。相。似。此。傳。亦。卽。主。人。自。述。也。其。傳。與。行。履。有。一。字。不。相。似。否。五。柳。傳。簡。十。峯。傳。博。自。是。各。擅。其。長。

支。散。傳 卷。十。五 十。峯。主。人。四 志 十。峯。真。金。定。本

鶴。市。隱。翁。公。傳

公。褚。姓。諱。笈。字。受。音。別。號。若。稱。世。為。積。之。長。別。大。夫。父。梅。縣。公。植。素。封。多。隱。德。生。麟。郊。公。益。大。其。業。慷。慨。好。義。嘗。選。京。師。四。方。賢。者。皆。願。交。焉。致。政。家。居。為。德。于。鄉。常。禱。於。金。粟。如。來。一。索。則。得。公。生。而。智。慧。仁。心。為。贊。少。習。春。秋。傳。甄。通。大。義。以。而。益。精。年。十。七。補。郡。博。士。弟。子。試。輒。高。等。聲。名。籍。甚。丙。子。開。廣。受。知。牙。公。安。特。丘。袁。公。會。以。限。額。中。副。車。同。入。從。借。六。贖。棘。陽。而。甲。申。之。禍。作。麟。郊。公。夫。婦。咸。見。背。夫。人。王。亦。相。繼。以。歿。國。難。家。虞。君。親。大。故。公。慟。哭。不。止。遂。棄。鉛。藥。顏。其。居。曰。鶴。市。隱。社。開。課。子。一。意。

支。散。傳 卷。十。五 鶴。市。一 志 十。峯。真。金。定。本

修。辭。美。近。風。傳。詩。追。德。請。好。為。玄。勝。之。談。加。以。三。世。之。論。選。佛。場。中。心。空。及。第。雖。咄。嗟。寤。嘆。不。形。于。色。而。藻。彩。弗。彰。臨。文。多。諱。意。指。所。繫。讀。者。傷。之。庶。幾。哉。小。雅。怨。誹。而。不。亂。矣。居。有。亭。池。竹。木。之。勝。清。泉。白。石。高。樓。遠。山。如。在。最。添。處。書。齋。楚。楚。經。史。連。床。法。帖。名。画。襟。以。斐。鼎。盤。盃。聖。堯。玩。好。同。其。意。之。所。適。亦。以。先。世。留。遺。栝。捲。手。澤。故。陳。之。也。公。性。孝。友。善。氣。迎。人。嘗。謂。弟。子。弟。云。古。人。願。為。人。兄。以。事。親。之。日。長。也。故。其。生。日。詩。有。洛。時。剛。後。佛。親。側。願。為。兄。之。句。處。兄。弟。間。開。怡。怡。推。厚。居。薄。每。拜。季。俊。秀。星。聚。一。室。長。老。引。觴。弟。行。酒。或。說。龍。鶴。假。鶴。之。長。或。作。潑。絹。投。繖。

錫山錢肅潤撰日評選

同邑秦松齡對嚴

吳江董 閻方南 訂正

伍胥復讐論

吳偉素

子胥之鞭平王尸也。左氏不載其見於殺梁傅者。曰壞宗廟。徒陳器。捷平王之墓。鄭康成曰。鞭其君之尸。夫捷墓之與鞭尸。則有間矣。雖然。此吳之君臣為之。未有言子胥者也。史記則以子胥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越楚書則以子胥掘楚平王之墓。而數之吳。越春秋則以伍奢獨平王之墓。出其尸。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以余論之。此三書者。未可。以盡信也。子胥之父。謀於楚也。拔弓持矢而去楚。以伐楚之利。于吳王條。公子尤阻之。公子尤立。是為閻閻。閻閻欲為典師。而復讐於楚。子胥又自止之。曰。諸侯不為匹夫。與師。楚楚。而後動。人鄂之役。子胥之父死。十有七年。平王之亡。亦十有一年矣。子胥之為人。深沈好謀。顧忍有濟。固非負其勇氣。逞於一決。不顧其後者也。伍參以鄂之役。食采於楚。舉與。皆邑大夫。而奢則太子太傅。皆漸於楚者。四世。費無極。以同官之伎。傾世。而

覆具宗平王。聽用其語。其子之不愛。又何有於臣。子胥之讐。宜首無極。不專在平王也。太子建。廢非其罪。竟死守鄒。子胥所痛心疾首者。不徒奢。尚之死。而在建之不得立。益欲借兵於吳。林建之子。勝立之楚。以無忘乃父之志。廢昭王。誅其讐。依而存楚之社稷。則子胥之忠。孝可白。而吳之霸業。可成。為吳師。其所為楚也。彼肯以其名。讓之申包胥。哉。乃吳師驟勝。而驕楚。舊臣伯都之徒。在吳軍中。用事。傾其故國。以奉其新主。甚至廢毀宗廟。瀆亂男女。而秦人起於外。夫祭及於內。不能定楚。而歸大非。子胥之心矣。夫子胥固其兄。尚所稱仁者。智者也。彼遲之計。七年之久。以待其必克。縱不能復立。故太子之子。以得之。閻閻亦宜按兵休甲。持楚人之心。無故。辱先君之尸。以怒楚。楚之宿將。舊臣。將圍視而起矣。此騎劫之所以敗於齊也。而謂子胥仁。且智者。為之耶。且子胥之先。自參以下。四世皆葬於楚。子胥之復讐。以為為孝也。獨不慮先人。一坏。土楚人。尤而效之乎。設參與兵去楚。昭王復國。哭於其輿之廟。收先王之遺骨。而葬以衣。冠。然後盡發伍氏之丘。靡而汗。流。遂以告諸侯。子胥何以自立於天下。乃紀載不聞其事。是豈子胥能復奢。尚之讐。而楚昭不能復平王之讐。雖吳強。而楚弱。必不得之。數也。或曰。吳君臣以虛

處官蓋有欲美楚王之母者。又何有於君之及臣與。然彼也。其
 君臣是其兒。感而陷於不義。并子胥方。其而不義也。吳越春秋
 乃曰。子胥令闔閭妻昭王夫人。子胥亦妻吳王。司馬成之。妻夫
 哉。無極。殺伍奢而棄其殺之。是有德於子胥者。莫養其若也。而
 謂子胥為之。其說尚可信乎。昭王之奔。即也。即公辛之弟。懷將
 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平曰。君討臣。誰敢仇
 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仇。公辛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
 父受誅。子復讐。推乃之道也。夫無極之語。伍奢之冤。其不受誅
 明矣。非耶。公比也。君者。固以復讐許之矣。然而吳師未及。則楚
 吾讐也。吳師既入。則楚又吾君也。公羊傳曰。復讐不除。害其道
 以為難。遇昭王。猶將為之請也。夫不忍得生王之頭。祭死父之
 壘。而謂讐死君之骨。以快生臣之忿。哉。然則為此說者。何居曰
 夫差忘人之殺其父。而赦勾踐。不聽子胥之諫。而賜之屬。使以
 死後之紀事者。甚于胥之復讐。所以深著夫差之罪也。不知夫
 差之所遇者。敵國也。讐也。于胥之所遇者。讐也。故君也。故君可
 讐。而不可讐。非可一例論也。為人臣者。不知春秋。則有昧於復
 讐之義矣。吾故辨于胥之事。以正告之。

錢曉曰。曰君父。一理也。君一理也。論出伍公。方是君人。

卷十六 伍胥三 伍胥三 伍胥三

嚴子陵。其山頽水。世傳其節。而不見于孔子。若其傳所載。嚴子
 陵。以光武故人。徵召不屈。卒釣嚴。名高千古。其購代。其真
 避世之奇士乎。余曰。否。否。子陵。用世之士。非避世之士也。於何
 知之。於其答侯霸之言。知之。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于光。光
 曰。投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
 要領絕。是子陵。欲以仁義濟世。已微露其端矣。霸得書。奏之。帝
 帝不深維其言。以為狂奴。故能雖車駕幸館。撫腹談笑。升輿。嘆
 息。相對。累日。於以論述。故舊。則兩耳。非子陵受聘之初。志也。帝
 之言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子陵。張目。熱視曰。士固有
 志。何至相迫。自其言。視之。若志在掛瓢。洗耳矣。寧知光之羊裘
 釣澤。以呂望自居也。三反。後至。以伊尹自待也。伊呂。自待。當以
 伊呂處之光之志。斯得行矣。奈何。以諫議大夫。相吏。欲與周黨
 王良。同其禮。遇不亦薄。待子陵之甚耶。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
 昔時。光對曰。陛下。差增于往。意其貧賤之時。交稱。爾汝。諄諄。仁
 義之言。必大有所開發。于帝。今茲。之來。將以丹書。敬勝。敷陳。使
 斯世。登于三代也。而帝。身居至尊。尊有其一。以慢其二。不復求益。
 此子陵之足。所以直加于帝。腹欲。帝而帝終不悟也。可勝惜。

卷十六 嚴子陵 嚴子陵 嚴子陵

哉古之聖賢論道德不論勢位故上下相得而益彰于陵以文
王成湯待光武而光武之待于陵乃不如桓公之於管仲富春
之耕桐廬之釣悠悠千載此志竟誰識之或曰光武不任三公
而任歸臺閣大臣以切直死者有之群臣以非議而見罷黜者
有之子陵剛介人也○不默然以固位○必諤諤與之爭豈能堪此
與其用而有疎薄故舊之嫌孰若不仕以全君臣之義于陵誠
為知幾范文正公作祠堂記曰微先生不能成帝之大微光武
不能遂先生之高是二者之論皆逝之矣而未足以盡先生之
志也若夫庸流俗子詭稱夫客星帝座之說此又瞽史之見何
足論

文源論

卷十六

五

十學車
堂定本

蔣虎臣曰卓解卓識單以高節美陵非知陵者也陵必愴然
見光武立法用意不得如古帝王乃以一去動之人疑于陵
于帝少情不知正情深故人之極致也先生此論可謂千古
知己
錢礎曰于陵洵是伊呂一流人光武不置之三公而但期
為諫議淺之乎視于陵矣嗚呼于陵之不用漢之所以卒為
東也歟

魯隱公論
昔論隱公其事皆悖乎忠孝而原其心則非亂臣賊子之心也
即其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官獻六羽仲子者何惠公之妻桓公
之母也惠公欲以愛妾為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為嫡子隱欲讓
國立桓故為其母立廟則隱公之心猶是秦伯未穆之心也問
于衆仲以諸侯宜用六且仲子別立宮不敢同群廟之八伯于
是初獻六羽曰初前此皆八佾也然則隱公之孝敬慈讓亦其
天性然也獨惜其闕于大義又無賢明之臣以佐之而感傷伯
死日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忘葬加一等以追念讓讓無
而弗聽也然則隱公豈可謂懷讓忍節者哉使居于玉所者皆
公子雁也以旦夕承弔厥辟是一命李矣是故滕薛尊長而曰
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卒長滕子其凜凜乎天王之戴也哉惟其
大義未明天王崩而不會葬乃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期
王謂諸侯之妾以譏亂法紀履綸來逆女不親命而使大夫以
志變帝無乃厚施于君而自菲于儀矣乎且七年天王又使凡
伯來聘矣九年天王又使南季來聘矣不聞魯遣一介以如周
王崩致使武氏子來求聘亦未嘗一往弔焉而諸侯殷交聘問
朝遇會盟則何數數然也元年三月及邾儀父盟于蔑至八年

文源論

卷十六

堂定本

且及昔人盟于浮來矣。亦曰：人則又微者，公奈何降以相從？有若是哉。元年九月及宋，盟于宿。以桓宋出也。欲立桓，故以通宋而四年。又遇于清，將結之盟。若不期而遇者，然則有家人父子之禮，有嘉會無違心也。迫宋乞師，伐鄭，公不許。公子鞏固請而遂帥師，春秋書鞏而去，其公子者，無君也。鞏乃會宋陳蔡伐鄭，而非公志也。鄭賂宋，公欲救之，因宋使失辭而止。鄭人乃得乘其間矣。于是來輸，先是公為公子時，曾為鄭執于狐，襄鄭方欲修怨于宋，懼魯以宿怨，助宋幸寢，則德魯何魯且欲大用魯，曰：輸納也，曰：平成也。且使宛來歸，訪魯遂會鄭。

文獻論

卷十六

魯隱二

十學堂

讓桓桓乃秋隱天理人情，尚可問哉。獨是隱之大節，元年冬十月改葬惠公公不歸，故不書。是無父也，而其立也，上不稟命于天子，下不承國于先君，諸大夫扳已而立，則立之。故春秋但書春王正月而不書即位，是無君也。甫即位，即會戎於潛，始猶請盟而辭，至二年秋八月庚辰，遂為戎盟于唐。春秋書日以謹之，是無中國也。人至無王，無父，無中國，人禮絕矣。即欲不弑其可得乎？若夫無駭帥師入極，費伯帥師城郕，罪其擯兵。五年夏，城中丘九年夏，城郕七年，城中丘罪其輕作，害民城且渝，制此皆不足為隱道矣。

文獻論

卷十六

魯隱三

十學堂

錢礎曰：日隱公畢竟是春秋時一賢主，惜其心可原，其事不能無議耳。得此尚論卓識，鑿鑿言之，一生功罪斯為論定。隱公于千載後亦當頰首稱服矣。昔年仲通先生授經于劍光閣中，一時五經具有發明，而于春秋十二公尤多快論。今世兄子瞻出其書讀之手，不能釋情集中，不能盡載，謹錄一首以為全集之光云。

聖人之設名教也。常因人情而為之。制於賢者。或有責備之條。而於亂賊必無過督之議。使人知由其道者之可以說也。而後悚然有所顧。而不敢行。今夫人所為名教之防者。莫大於父子矣。禮有之。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此聖人之大法。謂不如是。不足以教孝也。然而以為子不嘗藥。而其罪即等於弑父。橫加之。以惡名。而曾莫之恤。則又非聖人忠恕之發也。聖人之欲入人罪也。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必不至於移輕情為重辟。而銀鍊而周內之。故以行之。行觀疾池。其不待

又設論 卷十六 許世子一

者有不為之投藥者矣。亦有不及視藥者矣。等而論之。而極在不嘗藥者焉。今人子一不嘗藥。而遂被以弑君之名。則將使僮昏疎闇之輩。相隨入獄。而秦檄走前。臣之徒。反得接此。以自覆于天下。是激人于為惡。而有以勸發其不肖也。商君之法。刑棄灰于道。李斯因之。誹督責之術。其後人知小罪之必死。故發憤而為主崩之勢。秦卒以公大名。教者天下之所漸。而治地。而道同。于是乎故余以為不嘗藥。而猶為獄。獄父者。此非聖人之信也。古者父子異官。故文王離虜而起。一曰。三朝若雞鳴。以前王。有卒然之疾。即以文王之孝。猶有不及躬親者。而況于禮設矣。

喪之篇有載。聖賢位之。又凡人子之奔喪者。皆不及嘗藥者。聖人又何取乎。弑父之入。而曲為之禮乎。乃春秋書許世子。其君者。先儒多以世子為不嘗藥。余考之。左氏然後知其非也。許特公。癸世子止之藥。卒杜預以為止。獨進藥。不由醫。大夫世子之家。非為乏醫。而病難之證。不至即死。今世子何故乃必欲以其父嘗巧。而悼公遂應手以告。驚焉。此其曖昧之跡。不能為世子解也。雖悼公既死之後。世子頗以其位讓。施隘不容粒。哭並抹。餘年亦死。此可以知其無邪心。而不幸而有其事。則非世守之所得辭也。答有嬰兒。處御刺器。于座。至于殺人者。雖出

卷十六 許世子二

于誤。然不可謂非嬰兒之弑之也。况人子之於父乎。聖人之罪許世子也。未嘗不欲原其心。以為之寬也。寬之而為之末。戒則將以刀俎之。弑為有罪。而藥物之弑。為無罪。於是乎王莽之椒。酒。梁冀之。噴餅。得以紛然。雜進。而動輒言誤。以為之解。免故聖人。厚厚。誅許止。以喚名教之防。所以別嫌疑。而杜亂賊之萌也。然春秋之法。誅意與誅事。並行。而後天下後世之惡人。不得以藉口。大要歸于使人惡而已。昔晉趙盾。殺君者。誅其意。不誅其事也。昔許世子。弑君者。誅其事。不誅其意也。晉之恭世子。漢之展。亦可。連受。禍守。誤人。而虞。父子。不。免。守。誤。者。亦。以。不。幸。而

有其事也... 亦不... 也亦不... 也亦不...

漢碑日日... 亦不合... 漢碑日日... 亦不合...

文獻論... 卷十六... 荆軻一... 九... 堂定本

荆軻論

曾 傑

世之論荆軻者以為刺而不中天也其謀失于輕刺秦王以亡... 燕不待客而使秦舞陽副吾以為此不足答軻也軻之咎在聽... 太子丹劫秦王反侵地之計嗚呼始皇何人而丹與軻顧欲以... 齊桓公之所為望之耶其亦愚矣今夫以匹夫劫千乘之主既... 去而守信不變此古今之所無也桓公欲藉是求天下之諸侯... 非管仲猶且悔之而以此望之始皇李斯之徒乎且秦之已事... 亦可見矣張儀說楚懷王北絕齊交路以商於之地六百里既... 而曰寔云六里不云六百里秦昭王願以十五城易趙璧璧不... 終不予地夫與人要結交好許地于親愛之時不旋踵而背之... 若遺跡之不足計今乃欲劫秦王于上殿危迫之頃而收地于... 雍容返國之後雖三尺童子有以知其必不可者使軻不聽丹... 計當圖窮之首見時不把袖生劫王而急手以搵其喉出繻縷... 之血則秦王立死秦王死而李斯趙高之屬各為朋黨以起變... 于內太子丹合六國之餘燄以攻其外秦之為秦未可知也吳... 諸樊門于巢巢牛臣隱牆而射之曰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始皇... 死扶蘇立則其仁不足以夷滅諸侯胡亥爭則亂爭而得立則... 一豎子耳荒淫之不暇而何暇遠畧嗚呼軻之計誠出于此雖

無客亦足成事。孫子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光武雖驍，按行
 馬而察罕，以此敗後世。教郭令公以見執者，此也。夫能謀人
 事不能知敵之為人，以定其計而妄希古人之所為，其亦殆矣。
 錢礎曰：日生劫秦王，以反侵地，計誠拙也。急手權喉，出繼續
 之血，固是妙着。但恐天許始皇，以二世之暴虐，即七首而中
 亦有不能立死者。然讀青藜此篇妙論，亦令人拊掌稱快矣。

韓信論

周弘

太史公張良贊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厥見
 老父手書，亦可快矣。後人論韓信事，因謂屠少年之有功於信，
 不減圯上老人之於良。予誠不知屠少年何人，就使其果圯上
 之流，而隱於屠者，亦必不能有功於信矣。老人語良曰：孺子可
 教，則當時之不可教者多矣。信也志於富貴人也，豈得與良比
 者，而亦將教之耶？稽高帝佐命臣，所稱三傑者，良與信實並列
 而謂信不逮良，何也？善觀人者，觀其心。良之事漢，非為漢也，為
 韓也。其心忠也，義也，信之事漢，亦非為漢也，為富貴也。其心貪
 也，驕也。有良之心，雖不折之以納履，必能成其忠與義。有信之
 心，雖或辱之以袴下，不能改其貪且驕。試以其事徵之，史稱良
 為韓報讐，博浪之擊，秦人大索，不得此，其智必深，其謀必密。已
 非若荆軻之輕用其術，自取滅身，促亡其國者。卒也假漢之力，
 以行其始終為韓之志，假赤松之遊，以掩其為韓之迹，而并以
 消漢帝之疑，其視人間之富貴如棄唾涕，不少顧惜，故能超然
 達於蘊醢之禍。若信之不免也，論者謂其禍起於假王之請，自
 恃其功而望報於漢，其智不逮漂母，遠甚。蓋信之心，惟知有富
 貴，自其未登壇之日而已然矣。以其欲富貴之心，而失其保首

文獻論

卷十六

韓信一

十一

領之智即有圯上老人其能如信何哉且信何以不死於屠少年之手而甘出袴下耶無富貴之當前而重其死也自重其死何以不慮高帝之疑而以假王請耶富貴之當前而忘其禍也子故曰信非良比也使屠少年果黃石之流亦必不能有功於信也噫世之貪富貴而隣於禍者比比矣有遇於塗者焉一言可師則師之無使人謂孺子不足教也則雖謂市上之賣菜傭未必非今之赤松黃石也可或又曰信所遇漂母非婦人必秦漢間隱君子嗚呼母不望報信何足以知此哉

錢礎曰曰信本貪富貴之徒其視良報譽為心薄功名而不

屑為者何曾去而萬里非少年之必不如老人也臧齋謂信非良比即使少年果若老人亦必不能有功於信此其公平之論其文深沉雄渾亦從讀書涵養中來

文淵 卷十六 韓信二 上 韓信本

讀韓子歐陽子

余讀韓昌黎氏歐陽氏之言為三復其篇章留連其風韻未嘗不喟然嘆曰嗟乎品則正矣辭則美矣惜乎其未知道也或曰目黎氏曰愈之志于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耳而未叔亦謂知古明道履于身施于事而又見于文章其說也如是易為乎不知道曰文者載道者也道有淺深則文有輕重孔孟之道孔孟之道也韓歐之道韓歐之文也韓歐之道則竊取孔孟之道以為文而未能自有其道也未能自有其道則即非孔孟之道之至也冷有人焉累塗德蕩而出其餘以作室梁之棟之

丹之蔽之於是望其門牆窺其堂宇魏焉煥焉翠飛而鳥華焉

至其室中之所有飲食服御珍奇瓌瑰之物不必一一舉以示人也有貨役于其家者出入其門牆周歷其堂宇遂欲誇耀於人謂是魏焉煥焉翠飛而鳥華焉者吾則已居之也至詰其室中之所有亦時偶視其一二而欲妄測以既其他則不覺或當或否未有不茫乎其若失恒乎其靡措也嗚呼韓歐之知道亦若是焉耳矣然則子惡乎知之曰於其辨佛氏者知之佛氏之說曰吾心至廣大也空虛之在心中如片雲之在太清也舉世有為之法則泡影也倏去倏來自形自色變化紛綸若滅若沒

文淵 卷十六 韓子 韓信本

厥緒億千本涵于一以爲無則萬象羅布以爲有則一物不立
驟聆其說似恍惚說誕不足信然此實道體之固然而非佛氏
之私言也今夫易之所謂極吾心也乾坤之于極亦片雲也由
一而二由二而四由四而八由八而六十四其間陰陽之消長
剛柔之屈伸鬼神萬物之情狀爻象時位之錯行以達屯蒙否
泰姤夫剝復之參互而倚伏環轉而縱橫者亦皆泡也影也而
極體固自若也書之所謂中吾心也然而堯舜之禪讓湯武之
征誅伊周之宰輔孔孟之道途帝王師相之升降古今治亂之
乘除亦未嘗不片雲不泡影也而中體固自若也故曰此則道
交 卷十六 韓子二

立教視聽明聰言貌恭從君父慈惠子臣孝忠磨思先覺火滅
修容而又等威以節之音樂以和之政教以擾之刑賞以勸之
抑且辨氏族別婚姻以防淫焉安萌芽禁胎夭以慎殺焉嚴取
與戒苟得以謹盜焉至者從心而不踰次者規矩以迪躬凡民
共由而寡過萬物交制而兼容誠乎方之內順世而春融率性
之正應運無窮此吾儒中國之教所以修其身息其欲以復其
性者也若是者亦皆韓歐之見之所及而終不盡見其體用之
備也蓋西竺之俗僻以馴故其教也簡以真中國之俗褻以稠
故其教也詳以周以中國之教教西竺是韋甫而佃漁也以西
交 卷十六 韓子二

奸蒙之氓一倡百和逃力役通稅賦黃煽愚瞽耗四民之食而
游手惰廢是德之穿窬也天之賦民也中國吾儒之大憲而卽
西竺佛氏之大憲也浸假而風俗靡之倒懸上下訛消實踐父
谷丁陵上履僕弁戚昵殊屬道路儕眷內外不虞男女銜玩禮
化淪胥必趨於亂又浸假而人主惑之朝梵夕咽氣怠志荒制
民弼載金偶藉增犧牲不備天祖不享戎職不警邊鄙不防姑
息慙惡放逸貞良紀綱紊裂必趨于亡嗚呼害可勝言哉是故
言其道非必盡異于吾儒言其教則不可樂行于中國此其爲
論王氏通蘇氏轍亦頗及之而聖人復起不易斯言也今昌黎

東源論 卷十六 韓子四 十卷本 堂定本

氏不疏其源流不衡其顛末而欲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將
何以服其心也歐陽氏謂當修其本以勝之而究其所謂本者
又止區區蒐狩喪祭鄉飲酒諸禮制度文爲之具吁抑末矣是
正告天下曰其道則吾心性所自有也無分乎儒與釋也其
教則非吾中國所可樂行也苟仁義禮知之務全而耳目口體
之罔狗固遠過乎其茹蔬不娶而受施也惠而吉逆而凶積善
而慶積不善而殃雖若有主者憑之而實人之自爲也非可媚
佛而祈媚佛而解也卽欲媚佛而祈媚佛而解而佛亦不受也
彼逆其流而吾順其勢彼矯于情而吾制以義則釋鯨而儒

禹也水之不從解而從禹也審矣人之不從釋而從儒也決矣
若夫儒不治儒之道而佛趨釋之教吾中國之黠者暨奸蒙之
氓僞治釋之道而借以潤吾教併陰壞其教者皆聖主之所必
驅而四裔之所不畜也嗟乎障狂瀾而使之東夫如是庶幾其
有瘳乎何韓歐日習聖賢之緒論而不究道體之固然也我故
曰韓歐之不知道於其辨佛氏者知之也雖然述二人之生平
愛君愛國好賢嫉邪慕親信友能以名教爲己任而忠厚伉直
藹然毅然之氣往往溢于篇章風議之間則其品之正而辭之
美也其又何見少乎哉

東源論 卷十六 韓子五 十卷本 堂定本

樂振之曰若使宋儒見之又增一番饒舌矣陳同父自謂堂
堂之陣正正之旗開拓心胸推倒彘其持論視此何如也
畢竟偏聳處多當時理學諸公不願引爲同道若元祥洞徹
道原言辭醇正雖宋儒亦當嘆服其所見之甚深所論之甚
確卽欲饒舌夫何從
錢隱曰曰昌黎原道承叔本論是兩公一生命脈亦是兩公
集中命根元祥偏能搜出弊來一一折倒其議論正大實有
見得大頭腦處非徒泛然關佛老而已昔唐書穆原道篇與
符宏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余于斯篇亦云

蒯徹論

陸次雲

天下○惟○異○人○能○為○異○事○韓○信○死○而○有○能○為○信○存○孤○者○吾○以○為○非
 他人○必○蒯○徹○也○粵○中○之○有○韋○士○官○雄○踞○海○壖○等○於○大○國○自○漢○而
 及○今○矣○韋○士○官○者○韓○信○之○裔○也○當○日○者○鐘○室○難○作○信○已○族○誅○既
 無○後○矣○而○瘴○癘○之○鄉○復○有○為○之○後○者○南○粵○趙○佐○存○之○也○趙○佐○胡
 為○能○為○信○存○後○相○國○蕭○何○託○之○也○其○所○以○存○之○託○之○有○微○乎○何
 致○之○書○猶○在○也○佐○賜○之○券○猶○在○也○勒○之○鼎○彝○者○可○考○也○不○姓○韓
 而○姓○韋○者○存○韓○之○半○也○佐○可○謂○不○負○何○託○矣○而○何○之○以○信○孤○託
 佐○者○緣○族○韓○之○日○有○信○之○客○匿○孤○以○託○何○也○夫○存○孤○之○事○何○義
 高○矣○佐○義○高○矣○而○為○之○客○者○其○義○更○高○而○不○知○其○客○之○為○誰○吾
 以○為○非○他○人○必○蒯○徹○也○何○也○徹○蓋○心○乎○為○韓○者○也○使○當○日○相○君
 之○背○其○說○得○行○信○為○漢○高○徹○作○留○侯○矣○而○其○伴○狂○以○去○而○為
 巫○逆○知○免○死○徇○烹○之○事○將○不○旋○踵○去○則○可○以○不○羅○其○難○為○巫○則
 可○以○出○入○王○侯○之○第○而○無○疑○豈○無○意○哉○其○為○存○孤○計○者○豫○矣○且
 雲○夢○之○遊○何○與○高○后○計○之○者○也○其○族○信○也○何○亦○未○嘗○不○與○其○議
 而○為○之○客○者○反○匿○孤○就○何○求○為○存○後○此○非○有○徹○之○忠○不○能○非○有
 徹○之○膽○不○敢○非○有○徹○之○智○辨○不○足○以○動○何○之○聽○生○其○哀○憫○之○心
 而○遠○託○於○佐○也○蓋○文○述○子○房○之○流○也○淮○陰○不○能○用○之○而○高○祖○不

又渡論

卷十六

蒯徹一

陸次雲

能○殺○之○者○也○咸○陽○就○捕○勢○必○受○烹○以○距○犬○吠○堯○一○語○全○生○無○害
 能○保○其○身○者○斯○能○保○人○之○孤○而○不○可○測○故○吾○以○為○非○他○人○必○蒯
 徹○也○惜○九○原○之○下○不○能○起○相○國○而○問○之○矣○設○能○起○而○問○之○有○不
 以○為○然○乎○吾○知○信○之○門○無○二○客○也

汪東川曰奇論破空而來天荒獨闢

高澹人曰不熟讀三傳者不知此文章法之妙

錢礎曰曰徹心乎為韓一語道着心事如初有楚漢分爭之

言繼又以震主功高勳之其為韓之心何切也惜韓善其言

不能行其計耳至於臨刑乃曰悔不用蒯徹之計到此愈信

又渡論

卷十六

蒯徹二

陸次雲

得○徹○是○好○人○安○得○不○以○孤○相○託○託○孤○之○說○正○史○雖○無○明○文○探
 之○情○理○實○亦○有○之○得○此○于○秋○具○眼○看○出○覺○齊○之○蒯○徹○遂○與○趙
 之○程○嬰○並○傳○不○朽

淮陰少年論

許承家

史載韓信從淮陰釣城下屠中少年侮信曰能死刺我不能死
 出我袴下信熱視俛出袴下蒲伏于是論者服信之能忍而謂
 少年之侮為可惡也嗚呼是何小視少年而並小視信哉夫韓
 信屠中之少年即張良圯上之老人也信英畧蓋人帶刀劍出
 入里閭又家貧不能治生商賈夫挾蓋人之才氣而貧無一錢
 自非周公孔子未有不目眦而髮裂者少年何人乃獨起而侮
 之嗟乎市之人有醉者其左右扶持且恐觸其角而批其髻况
 以至貧無賴之徒携佩刀橫關道路人將竄走遠引之不暇而
 顧競而辱之哉且其言曰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史稱信
 無行未必不殺人少年雖善侮人斷未肯以我之生死而邀他
 人之一蒲伏也蓋少年者固決知韓信之不死也信帶刀劍釣
 城下從古無佩刀而漁少年固心異之矣又少年與信同起淮
 陰其英傑發露之概必有他人不知而少年獨知之者負奇畧
 長貧賤甚至一飯不足以贖口則其氣日習于憤爭而其性益
 猛擊而好殺異日得志叱咤暗壓其去一將之能幾何哉少年
 者蓋恐信之為樊灌之儔而顧出于此者也折其氣則其學益
 牢用其鋒則其才不至于後顧故圯上老人曰為我取履良即

卷十六

淮陰少年一

十一

文漢論

卷十六

淮陰少年二

十二

許承家

跪進履少年曰出我袴下信即俛出袴下四人機穎悉敵在良
 與信不以為卑而老人少年亦處之不以為泰不然天下豈有
 彼跪進履而我以足受之彼俛出袴下而我不急讓之者哉迨
 其後良奉教老人而為帝師封萬戶退而辟教全其身而信一
 則曰請立假王再則曰羞與絳灌伍盛氣凌物老而不變則少
 年于信為嚴師而信于少年不得為良弟子也今讀少年侮信
 之言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正詞不阿氣嚴而栗雖
 師之于弟父之于子豈過是哉他日信至楚召辱已少年為中
 尉且曰此壯士也英雄果于報怨信不報而壯之可以知之矣
 愚故曰漂母飯信愛以姑息者也少年侮信愛以德者也圯上
 老人屠中少年闕一焉不可也
 劉震脩曰不是權高少年磨礪英雄之道恰是如此文章疎
 宕奇氣張文潛諸論不足多也
 錢礎曰日尋出老人來與少年作對洵是敵手但韓信末後
 一着輸却張良畢竟是少年教信不如老人處余因師六之
 論而并推究及之

或問張良范增何人也曰王佐才也皆王佐才而一成一敗何也曰釋主異也雖然其所以佐之者亦異夫王者之與地利與用人而已地利既得則進可以戰退可以守人既得則地可拓守可固天下雖大不難扼吭拊背而制之也若大勢未得徒以才力行海內雖日擊殺數千人日下數十百城譬猶嬰兒橫梁嬉戲市中當踉蹌逐時壯士無不散走及其氣盡一婦女收之足矣當項王之斬蘇角擄王離解趙圍破降章邯渡河而西諸侯王將相無不俛首屬焉當是時雖沛公先入關當王關

文徵論

卷十六

張良范增

三

文徵論

卷十六

張良范增

三

之而力不能支項王力可留而又不能聽增此時會無一言勸項王而徒疑沛公之終有天下不可以急擊殺為事夫不能自為有天下之事而徒留他人亦已過矣嗚呼高帝都關中也在天下已定後張良尚勸帝從之而增于天下雲擾之日不能盡成其謀何味味哉當良勸沛公聽樊噲言出舍除苛法毫毛無所近反羽所為關中之民久矣繫心沛公矣且羽放弑義帝諸侯又並起則漢之有天下或需歲月耳增能終抑困之乎不寧惟是漢王部五諸侯兵出關竟入彭城曾無一人嬰城拒守以待項王者夫項王之彭城發漢之關中也為范增者自應委擇

久楚下榮陽拔成阜漢且數困及項王擊彭越定梁地屬曹咎司馬欣等成阜卒以不聽羽言而敗則知項王之人始終皆親故悻悻者流而無賢士持重遠謀者也余故曰良佐漢以興增佐楚以敗非徒擇主之異而地利與用人所以佐之者亦異也錢礎曰曰地利用人極大題目字鏡一一指出復設身處地為范增謀之自是千秋頌畫文氣渾穆膏亦在秦漢之間

讀春秋而知君子之惡惡也。疾始也。是以瀛洲之選或以植黨奪位為太宗也。罪或以乘謀傾嫡為十八人也。罪要皆未原其始耳。原其始則罪不在太宗。不在十八人。而在高祖。高祖何以罪罪在列秦王為天策上將而使之開府置屬也。秦王雖有功于高祖。然在家則父子在國則君臣。未聞有父為天子而子為上將者。列為上將是父道寢衰之始也。亦未聞有其君統馭百官而其臣私置僚屬者。使之開府置屬是君道式微之始也。夫惟君父之道失之于始。故太宗甘冒植黨奪位之非。十八人陰成乘謀傾嫡之勢。而無所顧忌于其間。乃世之論者不原其始。而曰十八人者太宗之罪人。太宗者又高祖之罪人。豈定論哉。然則為高祖者當何以處此。亦曰慎其始而已。何言乎慎始。蓋神器不可以輕許儲位不可以二三使高祖而不欲授位于太宗也。當削平海內之始。或詔秦王而獎之日。余嘉乃勳重爾爵。進爾秩。無違立嫡之義。以貽社稷。蓋使高祖而必欲授位于太宗也。當化家為國之始。即召建成而明諭之日。朕非世民安有今日。朕將以此成汝讓國之美焉。如其行。則以時平先。長世亂先有功之義。斷之而責之以。臣將敢之。非。世。也。

卷十六

十八學士

室

文獻

卷十六

十八學士

室

之地以絕其觀觀之心。如是則儲位早定。神器有歸。無庸十八人之設謀。天策以讓異日之變矣。奈何計不出此。而于起兵晉陽。則日事成立。汝為嗣。及夫治已定。功已成。乃遲回觀望。不克毅然有所建。由是角立之勢不能相容。而卒至喋血禁門。推及同氣為天下萬世笑。豈非高祖不能慎始之所致哉。吾故曰罪不在太宗。不在十八人。而在高祖。然此亦原其始論之耳。至于用人之得失。則太宗不無遺議焉。何則。賢人者天地之紀。國家之寶。既欲羅致幕下。以自成羽翼。必不可使不賢者雜處其間。彼瀛洲諸學士。其行事不無見若褚亮。鯁直世南。柔和玄齡。如勝善謀。能斷志。寧類達。直言諫諍。固足資一代之用。而舉國以從。若夫薄世長以忠自居。即高祖亦言其似直而多詐。許敬宗。誣陷忠直。其後潘布。腹心于昭儀。而顧使之周旋帷幄。分直侍從。與房杜諸公相頡頏。是猶薰蕕共器。而藏也。何惑乎臨湖之變議者。以為瀛洲之植黨乘謀。而使有唐蒙不洗之詬哉。錢礎。日日凡事必原其始。此篇之罪高祖。非深文乃定論也。起處將君父大義發明。一番中間為高祖設計情文。俱絕後復說到太宗不善用人。處辭嚴義正。何間之有。

狄梁公論

毛際可

昔狄梁公在武后前與張昌宗賭雙陸而勝。視其所賜之服，以與家奴一時傳為美談。余謂梁公可謂失計之甚矣。夫人臣不幸處嬖亂之朝，雖云委蛇善全，以觀其變，然猶必慎威養重，使小人微知有所憚，而陰以樹善類之幟。本有毀棄坊簡，僥倖于嘗試為功，甚至舉衣服之在躬者，以為孤注。幸而勝之，得視其服，而昌宗輩本市井小兒，總無足為輕重。萬一不勝，使昌宗亦視其服，以出吾不知。梁公何而日立朝廷之上，而異日張柬之諸人，又何以出于其門，而無愧耶？說者謂公自知必勝，故勉從武后之命，決非嘗試以至敗，而余謂不然。蓋昌宗日侍宮禁，其技之能否，武后諒所素知。一旦以千金之裘，令之決賭，未必不特擅其長，而謂昌宗之必敗，吾不敢為梁公信也。又有謂梁公當日以已袍為大臣奏對之衣，而斥昌宗為嬖倖之服，稟稟正氣，已可奪昌宗之魄。昌宗技雖精，無能為此。又究論于事後，而不免為傳會之見者也。夫人情所最嚴者，莫如主僕。然使平居蕩然六博相逐，雖欲臨之以威，而主未必其常勝。僕不必其常敗，乃謂區區數語，可奪昌宗之魄，而并繫其手，豈得謂萬全者與？嗟乎，梁公之所以不辭而為此者，凡委蛇以為復唐計耳。但

文獻論

卷十六

狄梁公一

七

十卷專

同時有宋廣平者，與梁公並取重于武后，而廣平常呼昌宗為卿，甚且欲擊碎其腦。未聞以此得禍，則唐室之復本，無關乎雙陸之勝與不勝。與服之視與不視，惜哉不從武后之命，可也。史稱梁公為婁公師德所薦，而師德欲人唾面自乾，必其時大臣風旨所向，每有過出於委蛇者，自以為善全其用而不虞失計之至於此也。

張師石曰：看得梁公視服不過彥道決賭，即勝不足為榮，自是儒者正論。

毛穉黃曰：設身代梁公籌畫，真是僕倖不覺危悸為之汗下。

文獻論

卷十六

狄梁公二

六

十卷專

愛慕之至，過慮乃爾，豈是翻案求疵耶？錢礎曰：日狄梁公之功大矣，截取日虞淵洗兵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鳴，呼此何如功也。至于賭袍一節，特其小過，過不掩功，正不必為梁公諱也。諸說紛紛，曲為回護，會侯以一言斷之曰：失計之甚，論於是乎定矣。

君子不幸遭國家之變，雖于有死無性之際，以一死畢吾事，豈
 獨立志然哉！其時與勢一死之外，無可為者矣。余于文信國，猶
 冠歸故鄉之言論，曰：此非信國之信也，信國之信曰：食人之
 食者，死人之事定一死于胸中久矣。然公之數瀕於死而不死，
 者何也？曰：非其時也。以樞密使使元軍，與伯顏抗論，被拘入
 真州，不死。李庭芝在楊，疑公為說降者，下令備之急，伏叢篠中，
 至高郵，不死。端宗立，拜右丞相，尋都督江西，收兵入汀州，元兵
 猝至，引兵走，馳至空坑，不死。解輿，初如少保，進屯潮陽，元將張
 弘範兵至，襲執五坡嶺，吞臍子不死。蓋德祐景炎之間，淮浙關
 廣諸路兵，尚不下數十萬，勒王而入，衛者有江立信、李芾、諸公
 分道禦元，宋事猶可為也。公執而宋未亡，宋事猶有望也。匡山
 既沉，天不欲存趙氏矣，已矣，無可為者矣。公至營，與博羅辨論，
 不少屈。元主欲釋之，俾為僧，尊之曰國師，俾為道士，尊之曰天
 師。此或忠義之所感如是。公曰：三宮蒙塵，未還京師，我忍歸忍
 生耶？痛罵不止。然則一死之外，公尚何心哉？若曰：公幸而得歸，
 乘機俟變，號召江南，時事殆未可知。即不濟公之心，有未能已
 者，噫！當時留夢炎諸逆已慮及此，至殺公，甚力誰聽其以黃冠

歸者，設也。公果以黃冠歸矣，混跡羽流之中，櫛無可乘，其無所
 就，僅得保首領，沒沒以死。孰與夫轟烈一場，流血燕市，天日助
 其壯憤，風雷奮其義聲，至今欲加一贈官，不可得，豈不光明正
 大。宋家三百年，養士之報于公一人，收之也。豈是時從公死事
 者，如杜濬、鄒鳳林、琦、革、次、第二、十、餘、人、公、不、死、而、何、以、謝、諸、從
 事也。陸秀夫抱帝而死，張世傑覆舟而死，表表海濱，聞公不死，而
 方外逆猶之陳宜中之遁古城耳。公之意必不出此。自己卯宋
 亡，至是歷三年矣。正弘範所謂國公丞相忠孝盡矣。公不死，更
 何事耶？或曰：公執于戊寅，迨壬午而後死，何為者？嗟乎！此四
 載中，蓋刻刻求死之時也。慷慨而死，從容而死，無二也。且公能
 決死而不能決死之日，至土星犯瀛，國遷，足為公死之日，而非
 公之有所待也。余故曰：黃冠歸故鄉之言，非信國之言也。或者
 因彼中有釋為道士之言，傳之者誤也。鄭憶翁云：叛臣在彼立
 意，嫉公或偽其詩，欺損公壯節，大抵忠烈之事，如之者不少。公
 之成仁取義，即不以此少貶，吾必取而辨之，以見公之正氣，必
 不向外庭求活也如此。
 錢礎曰：日段段為信國原心而總以一死字為至，自是千秋
 定論，神清亦信國之謝阜羽也。

春秋論

張夏

嘗聞之尚書經中史春秋史中經謂春秋本魯史而孔子修之是也斷爛之誣亡論諸說家聚訟紛紛人立一幟有謂有例而常變不同者有謂原無例惟大義數十餘皆舊文者有謂一字為褒貶者有謂其教屬詞比事不當細求諸官邑名氏之闕者有謂孔子刑書者有謂表裏易詩書周禮者有謂傳為案經為斷者有謂宜合傳從經而後經證傳者有謂承赴告則書否則闕者有謂筆削在手者有謂絕筆于獲麟者有謂感麟而作者若此類吾亦姑置之冀其為書於經史果何屬耶吾嘗思之欲各之史列于史矣而春秋輕欲名之經列於私史矣而春秋愈輕則如之何吾請惟名之曰春秋史名而經寔而後名寔定且夫經史理一也其用亦一也尚書春秋特記言記事之體不同耳為經中史而史升為史中經而經豈降乎哉然而謂孔子修史則見諸寔事而功歸之謂孔子作經則托諸空言而反為罪不可不辨也孔子自言述而不作六經無非述者孟子獨言孔子作春秋且曰春秋天子之事也無大異乎素王之說也蘇氏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亦無大異乎魯周王魯之說也雖然孟子謂其文則史蘇氏又謂公之以魯史

之名史也者尊王而未嘗假王內魯而未嘗進魯孟子蘇氏之說是也左氏何休之說非也而胡氏乃曰聖人以天自處不係周與魯孰之耶奉天治人理固有之顧謂春秋以天道詔聖我公明人臣匡正之義致其忠愛之忱則可謂王不稱天公不書即位以一史官廢置天子諸侯則夫不可又曰王失其道故兩年闕秋冬二時以貶王而討桓不幾於責人而止累天乎以天道自處也而即上累天無怪乎其以春王正月為行夏時盟于瓦屋為變周制謂正朔可改禮樂法度可亂而忘其身之為臣子與在草野矣竊謂春秋率天從王而非自為王也贊在法天而非自為天也胡氏之說鑿近於狂失於借由於尊之太過故也夫春秋非即為經也史而經也孔子惡不知而作之者故必託之史其不託周而託魯何也孔子魯大夫也修魯史以尊周室猶之相魯侯以夾輔天子云爾孔子雖從大夫之後非史官則何以得修魯史余嘗謂司馬遷窺史官為史記而不名漢史孔子非史官顧得修春秋蓋國老與罪人其地不同也古者先不距朕行日朕日台禹自謂也以此知禹貢記治水之事禹所手述也是以司空而兼史矣立政篇末載周公告太史命記

司寇蘇公敬獄事是以家宰監史矣召公於成王初崩康王未
立之日命作冊慶而傳顧命是以太保詔史矣即談遷之先人
以官為氏周秦以來世為太史令亦必以司馬而習史學者皆
不為侵官其為史官者於人材時政得知無不言朝夕訓戒於
其君不專以載筆為職衛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佞遺命其子
以尸諫靈公是也亦不為出位方孔子司寇於魯攝相事若隨
名都出戴甲改莖昭公諸役甚不便于三桓者皆能執禮行之
豈討正先朝之故策而虞或掣其手乎迨致仕家居開陳恒絃
君則沐浴入朝告公政討而膏謂冉求日如有政雖不吾以吾
其與聞之季孫欲用田賦使求訪于仲尼亦日子為國老待子
而行由是觀之孔子之得聞魯政以及於史也明矣第其初意
不在是設行其道所施有大且切於此者春秋雖不作可也垂
老不用遂與左丘明共成之豈得已哉故凡歸田序續獲麟表
瑞之說必非聖意也然則春秋其無足重乎曰孟子曰孔子成
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其効也是書為誅亂討賊而發不獨
於事後正其罪而先謹其微以禁止臣子之邪心人臣而受是
法也必先懼而知止說者疑春秋獲亦不有纂弒不知斲之執君
三十六已大戢矣嘗時去古未遠史法未盡亡史權固庶幾道

狐齊太史兄弟一奮其筆尚能令趙盾受惡崔杼止殺况大聖
入乎痛意春秋書成即明布於魯廷而四隣諸侯亦莫不聞之
故田氏六卿之屬素蓄禍心者由此皆遲其篡魯以本國德志
尤親三家者幸不能有害於魯是皆有忌心焉惟其明與于史
也如其私修于家與府選誘書先禁後行者等即魯國與孔氏
各有一春秋孔子之所修當蓋饒壁中雖門弟子求傳習之猶
不可得彼亂臣賊子懼何從生安所徵一治而欲與禹周公同
功哉然而孔子之為此固不獨史臣事也豈備焉惟恐或尸其
名而謂其功以取罪於天下後世於是乎有知我罪我之歎嗚
呼惟其罪之慮所以為功之歸也與後之學春秋者惟當精求
其義用之正君心斷國事則處常變自優然有餘其或關史責
即師其書法行褒貶于奉詔修書之際務不失其謙志而無自
為春秋乃其正也自尊春秋者太過而妄庸者欲於其說有非
史官而修史以擬經者名寔先紊既相率為無用之文而又蹈
于罪故君子弗之取嗚呼吾非不欲尊春秋也為夫史之而後
經卑之而後尊也明乎此然後可以窺見聖人不得已之用心
而徐通述作之說不然謂春秋非魯史亦後世之私史耳何以
謂之聖經彼胡氏者止陽翟之沸而然其薪解河汾之醒而誤

以酒者與

何雍南曰不通為專經却勝專經駁胡傳寔具見解足令古人心折

錢僈曰叙明修春秋原委是史非經與古諫職相參以史為經與古尚書互設即二百四十年一萬八千字綱舉目張其為說自然得中合正覺永叔明允二論立義尚偏不獨發康侯之痼疾也

卷十六

春秋五

卷十六

孔孟言性同異論

錢肅潤

事有異類而同原異言而同旨者其性之謂乎上古之世萬物始生淳風勿穆性之名不立唐虞以來其所謂中即性也至湯誥曰若有恒性于是性之名立性之名立而言性者起矣伊尹曰習與性成召公曰節性其邁皆言性也厥後孔孟出天下言性者必宗之孔子曰性相近孟子曰性善其同異之旨固茫乎未易曉也自今思之孔子言性未嘗斷其善惡也孟子言性則專指善言之也孔子之言不可議亦不敢議至孟子之言則群然議之于是有言性惡者曰枸木術橧括然後直鈍金待礪礪然後利人之性惡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此荀况之說與孟子反也其言善惡混者則以治田治性相提而論謂人知仁義禮知之出于性而不知暴慢貪惑之亦出于性也猶知稻梁之生于田而不知藜莠之亦生于田也此楊雄之說與孟子反也即如董子善如水性如木謂性與善為二此其說雖不與孟子反亦未與孟子合至于人有三等分上下中上為堯舜下為桀紂中為齊桓而以可善可不善為說此賈生之闢孟子也性有三品亦分上中下上焉者善中焉者可壞而上下下焉者惡而以有善有不善為說此韓愈之闢孟子也嗚呼此五說者

文獻論

卷十六

孔孟言性一

聖定

聖定

皆以孟子之言性善為可議也。抑知孟子之言實由孔子而得之。孔子嘗有言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夫以性對善言，則孔子之以善于性明矣。况不徒曰性相近，而且曰習相遠，是兼以善惡歸之習，而專以善歸之性也。曰相近者，言人之性大抵皆善也。孟子亦會其意而言性善耳。孟子之言可議，豈孔子之言亦可議耶？且夫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不可分也。孔子之意或在氣質未嘗不在義理，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孟子之意或在義理未嘗不在氣質，故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何則？義理之性固善，即氣質之性亦無不善也。則是孔孟之旨同也。然則孟子既得統于孔子性善之說，將莫與易後之繼孟子者，自不肖以善惡兼言之矣。乃何以周子論太極而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程子于性道問之確知，何以有善惡皆天理與惡亦不可不謂性之說？曰：周子所謂善惡分者，指陰陽言也。言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故也。其實性之初未分善惡也。程子所謂善惡皆天理與惡亦不可不謂性者，指氣稟言也。言人生氣稟理有善惡，非謂人性中原有此兩物相對而生。故有自幼而善，自幼而惡者，是氣稟使然。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性也。蓋人生而靜，以上本不容說。甫言性時，便已非性。孟子

文獻論 卷十六 孔孟言性二 二十一 朱熹本

子云性善亦云繼之者善耳。是知周程之說本以助孟子而非若荀揚董賈韓愈之徒與孟子相為排擊者也。夫然孔子之學得孟子而著，孟子之學得宋儒而明。孔孟之言不相因，愈見哉。王惟夏曰：臆列諸家剪裁有法，其折衷孔孟處尤極精確。洵可息聚訟，豈真宗矣。聞子靜之論而耳目開明，讀同甫之文而精神振聳，吾今于此文亦云。

朱長蘅曰：性只一耳，安有義理氣質之分？合孔孟而析周程，有功聖門不小。李習之復性書三篇，可以不作。

賀天山曰：勸得性善源頭大破，千年鶴突之論，蚤令朱陸正。夫子見之，應自悔其稍立異同也。礎曰：先生理學純正，此作已見大端。

文獻論 卷十六 孔孟言性三 二十一 朱熹本

魏詔中書以經義決疑獄論

戴京曾

刑者先王所以輔禮之不及也。學官之文，司徒之教，不足以妨不肖之軼宕。於是乎制律令，設犴狴，具五刑，若曰爾如禮則免，否則麗于刑，無赦久矣。夫禮與刑相為表裏也。禮之義莫詳於經，學士大夫鍵戶讀書，不諳臯陶之律，然閉門造車，往則合轍，何者先王之法言格行，司寇師其意以制刑，烏有得本原之意而猶慮斤斤繩尺之未合者乎？古惟蕪荼焚棄，詩書吏以法令為師，卒二世而亡，然後益知法律本於經義，為無敵元魏氏能以此詔中書決疑獄綱目，嘉之非無意也。刑者千百日而一用，國君為之不舉，蓋示斷獄如此，其重殺人之不易也。經之所載如婚姻喪葬、衣冠宴會，以至言笑之細、酒食之微，莫不循循有則，使斯民朝夕涵詠，游息其中，蓋如日用之不可斯須去矣。今吾日以刑書禁民，民將棄禮而徵于書，以啓爭端，吾以經義教民，使之動有規矩，父以訓子，兄以訓弟，則閭門之內，萬里之外，莫不可行。是律藏于鼓歌絃誦之中，而舉自消于几席坐起之際。殆三代聖王所以範圍天下，不用嚴法重誅而坐享刑措之安者也。顧其時經與獄恒出于一出，于一則吏有可守，民有可恃。今夫方伯牧守之屬，先教化而後刑名，口吾蕪陶此芸芸

卷十六

魏詔中書一

十一

者一出於禮，則吾犴狴可不設，律書可不講也。百姓見敦禮守教者，足不至有司之廷，其離經叛道者，方有鞠論之事，則益激于經義，以儒為師，曰吾守此足恃也。意三代盛時莫不如此。迨至後世，任矯虔之吏，以不學者司民牧，講律令於是，法令滋章，或斷獄無義，則守信抱道之人，挂吏議而傾危，險詖者巧脫律

經與獄殆兩失之矣。魏太武見及此，前詔中書以經義斷疑獄，夫獄安有疑，必律所不載也。與其深文博會，于不載之律而強比附焉，孰若考斷以詩書之義，使天下曉然服王者以禮制天下，雖不幸罹于罪，辟而猶出入經義以求其情，以自結其守禮抱道之足恃乎。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先王忠厚之意，于刑罰之間，尤為兢兢。今一決之以經義，則法吏知王者無重求天下之心，嚴酷不得施，而周內之術無所用。仁恩之頌，歸之誼主矣。惜乎史夫其傳，凡魏所以經義斷疑獄者，不可考。惟朱子綱目太書而淡嘉其事，夫疑獄猶如此，况斟酌書禮之文，以成一代之刑章，不借不濫，如三代之隆者耶。錢建日曰：題以經義斷獄文，即以經義發論和平純厚，諄然仁者之言，盛世之鴻篇也。吾友朱子望子出自語稿，相所余讀此篇口之，不能置，爰布國門，以為千秋斷獄定論云。

卷十六

魏詔中書三

十一

難劉聘精神論

朱 倪

傅子載魏祖徵聘及蔣濟等五人皆揚州名士途次各言所以應對之道而聘獨臥車中終不一言濟怪問之聘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至乎語似玄遠為之難之聞諸道均玄感猶假迹于咨詢理在幽通亦循途于敷奏是以四輔七佐雖黃不廢主受之方五臣八師唐虞愛詳選命之典詎有冥心沉默之鄉奇意虛寥之表而欲結彼心知聯茲精選者也夫言有要眇而似誇旨或清微而無據故把趣則見為玄深按實則強其乖遠亦猶談烹炙者舍醃醢而龍羹侈曳婁者

文獻論 卷十六 難劉聘一 十卷 定本

鄧家機而敘織雖馳想于瓌奇固無濟于施用矣吾親劉子精神之論猶有惑焉蓋自青沌淪散情會輕轉往來之際必以言傳縱聖若仲尼難齊尺喙賢如荀孟不矜塗却公孫以非馬標談蘇子以集鳥規世既欲飾異以拔庸寧容健懷而葆抱又况漢之末季智計相高曹公英雄不遺羣策方其徵聘等五人而

來也特以流輩名聲士林靡諱非有錄圖廣成之選致商嶺淮陽之峻節固將藉其術略仗彼先資抵掌擲目能否以辨烏至栢澄內視密隱神機詭可知于不可知以冀相與于無相與乎且聘言對明主須接以精神精神非可學而得夫所云不可學

得者將謂率狂自然完其天機如沽泉石闕鼓之流焦先鬼界之屬乎抑或相示以貌同乎養生之家互動以鼓等乎形類隨國斯致荒昧既非其儷若夫緒開而意解則蓄默雖寐乎披衣目擊而道存則闕里醉心于雪子是又至入之天機匪猶傑壯之投分矣如謂學積于平日精神接于臨期則雖停機寂閱中無有而亦枯倉卒叩求源當逢而不置精神與學又復相關非學可能益為判隔跡聘之指蓋從張設妙論以誤其同儕其于孟德屢覲方談亦祇司候端倪乘間而入方於齊君闕意淳吁三見而絨唇季威通靈壺子丸劑而變色固未可同年語矣

文獻論 卷十六 難劉聘二 十卷 定本

云帝江無口而善歌擊此以掌而能聽物有獨異人有神契求交臂而心照不承欬而精連類長脰之氣交比巨要之景抱聘之候託或在其間此則上聖一德之所難豈或數數于叔世也哉他日伐蜀之策見紳于曹公孟達之謀不行于文帝而其事明帝也卒以疑忌憂死為復巧拙有時為復精神岐舛致其終始直任術挾數之士耳烏足語于幾微之際乎故知前者之說特飾異論以欺人而傅子紀之亦眩于清言而煽其波也歎錢礎日白竟是一篇晉人文宇丘天民云辨折精秀嵇康劉

總之問是說也亦誠有之一再讀令人想見清風雋旨

○著○書○者○視○其○世○讀○書○者○論○其○義○而○古○今○著○書○讀○書○之○法○備○矣○晉
 ○得○統○於○魏○假○托○禪○受○蓋○自○處○於○舜○而○以○曹○魏○為○陶○唐○也○陳○壽○為
 ○晉○臣○子○承○詔○作○三○國○史○勢○不○得○不○崇○魏○而○黜○漢○非○不○知○大○義○時
 ○為○之○也○三○國○史○莫○詳○於○魏○吳○次○之○而○莫○簡○於○蜀○前○人○謂○壽○有○憾
 ○於○武○侯○故○削○其○史○恐○未○必○然○也○蜀○之○建○國○不○設○史○官○昔○人○嘗○以
 ○此○訛○諸○葛○矣○又○於○三○国○最○先○亡○亡○後○又○值○鍾○會○之○亂○國○之○圖○籍
 ○存○焉○者○寡○傳○聞○異○詞○無○徵○不○信○取○資○不○富○寧○多○闕○文○茲○蜀○志○所
 ○以○獨○簡○也○孫○皓○之○降○圖○書○無○悉○丁○乎○項○峻○華○敷○韋○昭○薛○坐○諸○人

史論

卷十六

陳壽一

世張白

所撰吳書班班可考而諸人尚有存者得以參稽吳詳於蜀職
 此之由詎云有意軒輊哉至于魏史則國有成書文獻具在壽
 特踵而修飾之自立傳必復無多何敢恣其去取卷帙獨富
 誰云不宜以此咎壽壽不受也曹魏之末司馬懿父子實秉國
 鈞祭則曹氏政由典午凡所以捍禦漢吳而卒滅之者懿父子
 之功也懿之子姓既欲誇大祖烈則晉之臣子何庸違君父之
 令而崇美二國哉於漢吳則目為冠於魏則諱其敗隱其惡而
 揚其美皆有不得不然者時勢之也蓋壽之為史乃當時應制
 多所忌諱之書非後世名山著述尚論古人可以唯吾所為明

大義而彰直筆也至其抑揚褒貶詳允精當文雖簡而不沒典
 實語雖畧而務極其要真可謂良史志矣後起者莫能及也至
 於諸葛武侯則褒集其全書特表上之其書雖不盡傳千載而
 後因壽一表可想武侯立德立功立言之備魏吳諸臣無與匹
 者則壽於武侯可謂尊之至矣將畧非長之議所以諷侯而伸
 懿天下奇才之歎又未嘗不陽誦而陰伸之壽之心蓋亦苦矣
 不論彼所處之時而獨執吾所據之義著述之家苟不陷崔浩
 之戮未有不抱屈于古者也壽不幸仕晉遂致貽譏千古矣司
 馬凍冰世之所推賢入君子也其作通鑑帝魏冠蜀一履壽書
 而不變豈溫公之賢亦闇於大義如此歟時為之也宋藝祖得
 統於周而假托禪受無異晉之承魏也方是時家柴氏之家國
 柴氏之國封柴氏之後以為不臣之賓禪之為篡固當世之大
 諱也使溫公者一旦進昭烈而退曹丕義則當矣將置藝祖於
 何地諱本朝之篡不得不兼諱上古之篡公之時無異壽之時
 則公之史無異壽之史時為之也議者乃謂溫公為晉室之胃
 欲追崇其祖而然何其視溫公太私乎宋既南遷勢同蜀漢而
 禪周之事歷年已遠公論漸白禁忌稍疎紫陽夫子作綱目以
 繼春秋乃敢正陳氏司馬氏之謬而帝漢黜魏焉雖朱子之識

史論

卷十六

陳壽二

世張白

多所忌諱之書非後世名山著述尚論古人可以唯吾所為明

迥出尋常要其斷朕更也而無所忌諱者時為之也點曾不於
神宗皆宗之日宋所惡國而善昭烈放理宗宗在時又宗所
樂聞也要而論之時與義可兼則兼也後世之論前史是也
可兼則或後義而先時詩史之類是也或正義而熟時吾輩今
日論前史之是非而無關時局者是也愚謂三國史羽管仍壽
故各當因壽舊文泰以他書稍加吹正帝蜀漢以紹高祖武
之繪二國附之而更其名曰蜀漢書則萬古之全史以正大義
以明不特補宋文公所未及即陳壽司馬公亦有心折九原者
矣推斯義也可以進江陵也後綴以繼梁而附魏先之陳建南

文淵論 卷十六 魏書三 苑 堂定本

唐以紹莊宗之唐而熟米溫諸國也白有志未敢自是願與天
下後世知言君子共商之

魏柏鄉曰平心之論非善讀書者不能發

王完平曰帝魏寇蜀陳承祚幾為千古罪人即溫公之賢亦
未免以諸葛入寇致請此論一出不特為溫公雪屈并為承
祚原心可以開拓千古心胸矣具此眼識方許讀書論世至
文之高古暢達於定峰又屬餘事也

錢礎曰曰世不皆南史董狐作近史者安得有直筆定峰拈
出時字論三國史最是平心之言非故為陳君出脫罪案也

于忠肅論

王弘撰

英宗北狩邸王監國尋即帝位于謙為大司馬已而英宗還中
外晏然天下稱之曰社稷再造謙之功英宗居南宮七年景帝
大漸徐有貞石亨等奪門迎英宗復辟未幾景帝崩坐謙謀召
襄世子棄市天下惜之曰謙社稷臣不當殺河南侯方域獨作
論謂謙之所以自處與其所以處景帝多有非其道者非社稷
臣社稷臣非可以功論唯道之所在毅然爭之不計禍福不從
則決以去就意以景帝之廢太子而立見濟謙不造膝密陳其
不可又不率羣臣面折廷爭也方域雅善屬文才足以濟其辯

文淵論 卷十六 于忠肅一 十峯草 堂定本

而詞足以聳人之聽於是謙之罪見誣於一時者自方域之論
出而謙之心將不自於天下萬世子讀之惻然而嘆曰嗚呼觀
謙之始終所以自矢者社稷為重之一言蓋其心祇知祖宗所
傳之神器不可不力為圖存而君之為兄為弟為姪為子自可
以付之廷臣之共為推戴此其大公至正之懷對之皇天后土
告之二祖列宗而可以無愧俾哉謙之為社稷臣也三代而下
指未易屈方域之論過矣而充方域之說則謙之失應不獨其
易儲之不爭已也方邸王即帝位之時即當造膝密陳其不可
率羣臣而折廷爭勸邸王終監國之號行馬公之事輔太子負

展而臨天下又不於英宗居南宮之日即當造膝密陳其不
可率羣臣面折廷爭援伯夷叔齊之義勸景帝致位於其兄而
自退處邸邸若是則於方域之所謂社稷臣者始可以當之而
無歉而方域固曰英宗還而欲景帝讓位非謙所能也雖不言
監國事而以此例之亦必謂非謙所能也然則父為天子而欲
其子之不為太子而曰此謙之所能也其執信之夫君臣之相
得叔姪之相關切其不能易其父子之愛不待智者而知之矣
黃玠之議既起以謙之忠誠謨猷豈不計及於爭正見為爭之
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而自今思之則真有不爭者何也爭

文獻論 卷十六 于忠肅二 十峯 堂

之而斷弗聽也而景帝必嫌見濟必忌堂簾之障閉而疆場之
事裂矣仰爭之而聽焉則太子德之見濟恨之猜疑一生將宮
府之禍變有不可勝言者危亡之事不在疆場而在肘腋之間
矣唐太宗之於建成元吉一父之子而不免於推刃宋太祖親
授天下於太宗兼之以太后之命而不能以保之德昭其已事
之彰明較著者也而誠以社稷為重君為輕之言善之君子於
此固無所貶焉耳且方域既大其有社稷再造之功矣而猶讓
之以為非社稷臣是社稷臣唯其道之所在以一直明已志而
謝天下不必思所以善其後雖啟蒙兆亂陷身傾國皆可以不

恤若是則天下亦何賴有此社稷臣也予聞謙之為人司馬也
所居者直房沒之日籍其所有僅一縑而已嗚呼人贊轉帳出
冒矢石致身忘家安社稷於險難危急之秋勞苦而功高未蒙
封侯之賞而為小人所陷一旦被罪名而受極刑而猶不得免
於後世刻責之口豈不悲哉然使方域而能以謙為非社稷臣
也予尚可不為謙辨至其推之以為吾輔人之弟而閑放其兄
是其大權不可一日令不在我以為幸一二十年南宮之事終
而天下無意外之變以為揆以居功以為畏禍乃其得禍以為
隱忍而無所於擇以為為龍種居焉則謙豈得不可謂之非社

文獻論 卷十六 于忠肅三 十峯 堂

稷臣已乎予是以欲不為謙辨而中心有所不忍也方域又曰
金牌召襲世子雖不必其事之不出於誣而自其不爭易儲之
心推之則景帝升遐之後謙之不主南宮也明矣夫謙不主南
宮其將誰主是即非襲世子亦必有金牌別召之事儲之襲世
子也方域聘其筆鋒欲成其莫須有之說而遂不顧其自為抵
牾也已士君子立言論人宜平其衡而設身處地寧過存其長
毋巧索其短此忠厚之道也亦春秋之義也如方域之所推求
於謙者喋喋不一端無乃不當情實而傷天下忠臣義士之心
乎不然豈自以其論為天地間不可少之論而必出之也哉嗚

呼亦妄矣

孫豹人曰辨駁極快詞議極正于公復起將服膺乎斯言
錢礎日日通篇就朝宗論駁朝宗論高談雄辯語語驚人而
又出以公平發為正大將于公磊落光明心事千載如見此
文出而論定矣

西舍論

卷十六

于忠肅四

十卷

西舍封識宛然論

張汝瑚

五季間氣運稠濁士生其間戀芻而慕棧者習使然也他不論
論其表表者長樂老子榮遇累朝史氏猶以清儉稱夫當其滑
稽浮沉易祿易賞四姓十君計其尋常子資不啻若丘而尚曰
清儉甚矣史之失誣也藝祖開天風氣翩然反之一時事功佐
命之臣雲翔泉涌乃一旦脫弓劍就金帛雖圖免禍亦頗自汚
獨不得山立石介之士一起而砥之如衡霍泰華屹然作骨也
則賴有劉溫叟辭錢一事溢聽聞而芳史冊乃刻者猶從而疑
之以餉之者非他人乃光義也當時金匱既盟大物有大則尤
藝祖代藝祖而君我者也將君我也而餉我則庸知此五百千
者非試金之錯而吸魚之餌耶且人臣之于外境也義無私交
而藩王尤甚江南主之遺趙中令也來五萬藝祖之密荅之也
去五萬去來之間箭鋒相觸適以成藝祖之權術而覲然受之
者將何顏以立于班首宜不少遜而海物爪子之疑深中乎主
心而普所以卒坐免也叟必有先事而見其幾者矧夫藩封出
尹介弟儲君光義一身兼而有之五百千亦非薄資其意將以
何為得無急需推戴耶此所以屢西關鑰閱歲塵封而不受也
此其說固也雖然論人者考其生平而已初溫叟之生也其父

岳曰吾老矣他無所欲但冀世治民和與此兒皆為溫維之叟
耕釣烟月酣咏太平足矣溫叟憶父語遂砥志勵行卓為名臣
夫忠孝廉節四者相生亦相權也世未有足于孝而不足于廉
者而况耕釣烟月之語骨韵孤清雅與理直懸魚却鮓選錢諸
善行迭相掩映則其父亦足于廉者父既足廉而可刻論于其
子耶猶未也溫叟素所稱敦古介特之君子也方為中丞時晚
過明德門藝祖與中黃門數輩登樓溫叟令傳呼依常而過明
乃請對謂人主非時登樓則下情必希望恩幸臣所以呵導而
過者欲示眾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夫從來國家用人恒願得
廉直有氣者而用之然非真廉直必不能有氣昔公孫弘以布
被著聲然內著金貂外蒙麻裘為故人所嗤故上前論事多持
兩端不敢面折廷諍此無他金貂戰其中麻裘怯其外欲望其
于天子之前絕道傳呼其氣已先餒矣故忠孝者廉節之所由
來廉節者忠孝之所自礪也居平尚論極不滿于趙學究以彼
扁戶啓鑰細讀論語姑勿論其他謬誤即如位極臣僚通賄納
貨此等出論語何篇而猶矜語半部誣詛太平夫庸知普塌著
書封表納篋皆屬愛錢顯貨之為故溫叟者趙普之嚴師西舍
者金匱之對治也雖然藝祖以十二年中丞老溫叟一生雖歿

文獻論

卷十六

西舍封識二

望定本

後半年尚難其代此知溫叟平抑錮溫叟乎古者與人適市而
決終身之貪廉觀人位置履履而知器識之遠近夫五百千之
辭讓不止適市之智履履之間矣而况重厚方正素著當代為
末流所急推者乎徒知溫叟之可中丞而不知溫叟之可相是
徒知趙普之可相而不知身後之兩誤也則藝祖過也

文獻論

卷十六

西舍封識三

望定本

徐立齋曰信史一言嚴于霜鉞而韓王半部數語乃噴噴
稱之何也金匱傳會若瞞過若表而出之奸青誰欺乎西舍
宛識溫叟是善讀父書者試問絕道傳呼與夫終老中丞而
不相君臣之間直與中舍之法來五萬兩兩相觸溫叟其勉
為正者爾然則讀史之法有窮治者有平反者西舍平反也
金匱窮治也得春秋之旨矣
錢礎日日先說溫叟之廉本于孝次說溫叟之廉發為氣可
謂知心末說到藝祖之不善用溫叟亦是千秋定論此文出
直為溫叟開生

余讀史至劉項之際。未嘗不廢書而嘆也。項以百戰百勝之才。卒死垓下。劉以依阿洪爽之姿。開拓弘業。此曷故哉。龍門作史。置項羽於本紀。儼列諸帝之前。於漢高則感誇其長。終不掩其短。嗚呼。斯可以知劉項矣。當時章邯軍未破。贏勢桀。驚漢兵。尚不敢蹙咸陽。惟其九戰而大捷也。故能剪秦之羽翼。致秦之內亂。而沛公得以入關。而無所阻遏。迨其後。分王漢中。傳檄郡。欣帝。崇實。基于此。令項羽此際出偏師。以按撫之。區區漢中。尙能進戰。退守。指揮如意。故余嘗論項羽為漢祖開關大功臣。超軼良平。信越之上。非誣語也。特其間項以剛愎自用。而劉以從諫如流。而與此得彼失。係大關鍵。不可不辯定。關中。據敖倉。距守榮陽。不退尺寸。皆出一時佐命之謀。而能曲從之。此劉之所以勝也。坑秦卒。弑義帝。托身彭城。墮志西嚮。間有一二進忠告者。必叱咤而戮辱之。此項之所以敗也。鴻門一會。使以沛公能制敵之死命。必殺重瞳。祖上置翁使。以項羽之父。焉致漢骨必遭門鏤。乃項不負劉。以至於敗。劉終負項。以全其勝。此茫茫天道。不可問也。嗚呼。世有劉項。則天下可以治。世無劉項。則天下并不可亂。故余作劉項論。

卷十六

劉項一

充

十峯草

文選

卷十六

劉項一

充

十峯草

許于王曰。鍾伯敬先生史懷云。司馬遷以項羽置本紀。為史記入漢第一。篇文字儼列諸帝之前。而無所忌。蓋深惜羽之不成也。然觀羽舉動。局量自無。作帝王之理。蓋帝王有帝王之分。英雄有英雄之分。項梁之分止於破秦。漢陽項羽之分止於西入關。梁漢陽以後。羽入關以後。著著皆錯。分止於此而不能過也。使其過之。則梁可羽。而羽可沛公矣。實為公道之論。讀斯篇。崇崇崇。識開人不敢開之口。較之史懷始信。又人不可以成。敗論英雄古今一轍。

錢礎曰。曰人但知沛公締達大度。而不舟項羽之度更大也。鴻門組上二事。真是帝王度量。豈區區婦人之仁所能及耶。漢書指出立論最公。亦最確。具此識眼。可與論史矣。

荀揚大醇小疵論

秦 淳

人之不醇學之不醇也學之不醇心之不醇也蓋惟心醇而後
 學醇學醇而後人醇彼世有放言高論而不明乎道德之指者
 此其心為何心其學為何學斯其人為何人乎嗚呼若荀揚者
 可謂不醇矣而韓子乃有大醇小疵之說則何為也夫醇之名
 詎易稱乎天惟醇而陰陽以調地惟醇而剛柔以立聖人惟醇
 而道德以備醇固通天地與聖人而具之者也書四十九篇無
 非醇也易六十四卦無非醇也詩三百五篇有正有變有貞有
 淫而總歸之無邪豈非醇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尊玉而黜伯
 文 汲 論 卷十六 荀揚一 十學事 堂定本

詳內而畧外豈非醇乎是皆為道易明而為教易行者至于顏
 氏之約禮孟氏之養氣中庸言性命極于至誠大學言明德極
 于至善謂非統於醇而無疵者乎由是思之自堯舜以及孔孟
 諸徒皆醇人也荀揚何人而得為大醇哉余嘗讀荀子書見其
 學無不闕然所為六術五權三至諸篇大抵率異言也若揚雄
 者然而好深湛之思可謂賢矣獨喜為畸異之行誕妄之詞迄
 今讀太玄洪言不能無遺議焉嗚呼荀揚之心與學如是斯其
 人之不醇可知矣夫醇蕘之分猶涇渭之不同流方圓之不共
 器也無疵之謂醇有疵之不可謂醇彰彰明矣荀揚不得為醇

安得為大醇既非大醇又安得為小疵哉此而談為智也而
 繁為勇也而亂為信也剛賊為仁也而兼愛為義也而為我為
 節也而潔身為廉也而遊世往往過乎中道以取高於時勢於
 所長而不知自反皆由荀揚之徒創為異說而激之然也由前
 言之申不害學黃老以為相虛僞矣而未醇韓非子善法律以
 逢時刻礪矣而未醇彼荀卿者此其僞矣出後言之東方朔與
 萬乘為遊戲談言多荒遠論有本原公孫弘對策為博士馭世
 惟刑名術有未醇若揚雄者此其僞矣此而謂之醇人然乎否
 乎吾故曰人之不醇學之不醇也學之不醇心之不醇也

文 汲 論

卷十六

荀揚一

十學事

堂定本

錢礎曰曰孔孟為千古醇人以其道如精金美玉也彼言性
 惡言善惡混之徒直瓦礫耳安得為醇漢碧此篇曾留駁入
 而議論一歸於正可掇巨黎立言之失已

剪商辨

楊瑞

謂太王有剪商之志。果安所徵乎。夫太王季文王乃孔子所
 並稱。豈其于數世之先。即萌窺伺有商之念。此得與其勤服事
 之德。並垂世緒乎。以太王論之。非欲剪商之人也。剪商之說。實
 出于詩。太王避狄遷岐。其國危矣。豈當此流離倥偬之際。而即
 有二心於商數百年後。為詩人之所窺乎。以遷岐之詩論之。非
 可剪商之時也。爰攷遷岐之年。乃小乙二十六祀。越三載而高
 宗武丁立。殷道中興。歷五十九年。而武丁始歿。後雖寢衰。而王
 季文王世篤忠。蓋周家聖德。太王實啓之。詩之實始。剪商正以

文獻辨

卷十六

剪商一

在

十卷本

避狄之故而知太王之德。肇基于岐。卜之天命。已有去商之漸。
 耳。因史鑑載文王生有聖瑞。太王曰。我世當有與者。其在昌乎。
 泰伯虞仲。知太王欲立季。以及昌。逃之荆蠻。漢儒王充輩。執此
 數語。遂乃牽合詩詞。謂太王有剪商之志。於是千載之案。牢不
 可破。誣聖德。亂經旨。莫此為甚。載考遷岐之後。越四十三年。為
 武丁四十一祀。而太王始生。季歷。越九十五年。為祖甲二十八
 祀。而季歷始生。昌于實始。剪商之時。相去遠絕。兩不相蒙。且文
 王生之年。即太王薨之年。特已百二十餘歲。太王以其瑞而知
 其當興。則有之。何嘗欲廢嫡立季。曲為始生之昌地乎。此史鑑

漢儒

漢儒之前。後傳會無疑也。乃又援泰伯不從。是以不嗣。以為之
 證。則左氏已言之矣。及考二語在官之奇諫。假道一篇。謂泰伯
 為太王之昭。因不從立。故不嗣。此正言其當立而不從。非太王
 不欲立之也。傳中並未言剪商。何以忽有泰伯之不從。且泰伯
 既逃之。以成太王立季之志。則已曲從之矣。何謂不從。謂之不
 從。必太王之志在泰伯。則可。既曰知欲立季。以及昌。而託辭以
 逃。豈得援不從以為證。二語似合。實悖。特未之察耳。然則泰伯
 胡為而逃乎。不明乎泰伯之所以逃。則剪商之說。猶未免因泰
 伯而致疑于太王也。蓋太王泰伯一以天命為歸。太王知天命

文獻辨

卷十六

剪商二

在

十卷本

之將歸。而不能辭。故不妨傳之。季歷泰伯。知天命之有在。而可
 以讓。故不妨逃之。荆蠻。孔子正以泰伯不逃。亦未必不有天下
 而泰伯乃托之采藥。斷髮文身。使季無可推之義。故稱其三以
 天下讓。泰伯之逃。乃泰伯之讓也。若太王欲立季。以及昌。則泰
 伯本不得有天下。孔子何以稱其三讓。而謂之至德乎。泰伯之
 德之至。在。以天下讓。而千百世無有知之者。唯孔子知之也。如
 果先去。以成其父剪商之志。則其事固不足稱。孔子必不嘆美
 其至德。而慨然于無得而稱也。至謂泰伯有夷齊扣馬之心。而
 事尤難處。故孔子深贊之。則泰伯虞仲。皆商之義士。而胡獨以

讓德美伯也。審若是則泰伯宜有潛移默奪之用。以成其孝。况
 迹未形而志亦方萌。豈遽潔身先去而悍然置父若季于不義
 乎。泰伯之心。當不若是忍夷齊之所不為也。要之夷齊可執君
 臣之義。泰伯宜教父子之恩。斷非可以西山之操。竝高泰伯。倘
 孔子以此稱泰伯。則異日管蔡之事。亦有可原。未必非有夷齊
 之心。而處得為之勢者矣。明乎泰伯之以天下讓。則并可以明
 太王之志。無非各盡其臣子之道。以俟天命。即王季之其勤文
 王之服事天命。一日未去。則猶吾之天王也。迨武王十三年而
 陳師孟津。則天命已去。即為獨夫。不得已而未受命。不敢違天
 文。

文選 卷十六 期商三 充 寸 堂 定 本

也。即武王亦非有期商之志也。故曰善繼善述。知武王之與文
 王。則知泰伯之與太王矣。嗚呼。一門之內。作者述者。讓者受者。
 莫非順天。從人有天下。而不與羣聖之心。前後一轍。乃因泰伯
 之讓。而致疑于太王之期商。不大傷聖人之至德也哉。

梅正平曰。期商之說。始于詩。而成于史。漢又証之以左氏之
 文。遂令聖人蒙千載之枉賴。此辨一一洗出。不特為太王知
 已。實萬世聖學之功臣也。

錢礎曰。日期商一案。從未發明。此篇層層辨駁。俱審乎時勢。
 酌乎情理。而言之可以徵。

魯仲連遺燕將書辨

張子讀戰國策。至魯仲連遺燕將書。曰。是書詐也。蓋此秦時人
 筆也。按記周赧王三十一年。燕率五國伐齊。齊湣王走。死三十
 六年。燕昭王卒。明年惠王立。齊田單以即墨之破。燕兵復齊。
 噲迎湣王太子于莒。立為襄王。是仲連所遺燕將書。蓋當是時
 也。今書云。栗腹以十萬之眾。五折于外。萬乘之國。被圍于趙。壤
 削主困。為天下笑。斯數言也。予得而論辨之。傳曰。燕王喜使
 栗腹以百金為趙孝王壽。三日。反報曰。趙民壯者死。長平。狐未
 壯。可伐也。遂起六十萬以攻趙。使栗腹以四十萬攻鄗。使慶秦
 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樂乘。遇之大敗。燕人此係燕王喜五
 年事也。王喜為惠王曾孫。立于赧王五十三年。事又當五年。其
 間相去二十餘年。何以書中及之。且田單復齊。不聞燕尚守鄗
 城。以齊兵之強。田單之智。乘破竹之勢。詎有攻之二十餘年而
 不下者哉。且記趙惠文王三十年。相都平君。田單與馬服君
 論兵法。後遂相。孝成王。詎單為趙將。後復率兵為齊攻聊城。手
 且也。聊城在齊境。鄒那渤海之間。燕將以孤軍久駐。援師外絕。
 粟食內。頃齊舍之二十餘年。而不攻乎。勢必不至此。其守鄒
 城事未真。顧安所得書。其偽尤章。明較者。也。循是史。有用單

文選 卷十六 魯仲連一 兗 寸 堂 定 本

復齊事而又稱仲連好義解紛以是後人偽誤其書其文肆其言曲而中當非奉人以後舉也。不然仲連不肯帝秦欲蹈東海而死而其勸燕將也曰捐燕棄世東游于齊請裂地定封官比陶衛是教之叛也。嗚呼在已則欲忠在人則欲其叛雖中智猶不為曾謂仲連人也而為此事哉故曰是書詐也。

陸麗京曰辨晰既精筆力亦矯是先秦文字

錢礎曰曰仲連義士也觀其遺燕將一書無非誘之歸齊以

成功立名為事此戰國時國功名者所為而謂義士為之乎

此書一出遂致後人多少遺議祖望以一言斷之曰是書詐

也而仲連心事始明矣其辨與核詳確亦復令人心折

也而仲連心事始明矣其辨與核詳確亦復令人心折

先憂後樂之義辨

周弘

范文正公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說者引魏鶴山詩須知陋巷憂中樂又識耕羊樂處憂之句以為聖賢憂樂竝行不悖何先後之有。余曰不然公之言曰進亦憂退亦憂何時而可樂也。公之心惟知有憂也然則憂樂異乎曰無異聖賢之心憂之為戰兢惕厲也是身所謂終日乾乾者也樂之為不愧不作也是孟氏所謂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者也。憂不以樂廢樂不以憂忘此謂竝行不悖然則奚分先後曰如易與孟氏之所言者以性情言也如公之所言者為天下言也為天下不得

文設序 卷十六 先憂一 至定本

不先憂古之人有憂之者饑溺由已切于心天民納溝壑其恥

以至幽風七月之陳風雨漂搖之懼無日不在一患中也若公

之時又非禹稷伊周之世矣官闈有廢立之漸邊隅值多事之

秋天下一可憂之天下矣夫士君子之身任一官一郡不足憂

任天下事為足憂任天下于承平之日不足憂任天下于危疑

倥傯之日為足憂公也江湖廟堂未嘗一日而忘天下其言曰

為之自我當如是成與否非敢問也較諸為忠武不計成敗利

鈍之心無異夫成敗利鈍俱所不計此其心但知以天下為憂

何暇優游自愉快耶跡其備諸菴鎮西夏被德者心感隔風者

膺破敵陳十事條列四簡捕切時政無所顧忌舉一二以觀
 其概非防微杜漸計遠慮深為社稷生民憂者孰與此然則既
 為天下將日憂人之憂無暇樂已之樂乎曰非也聖賢所樂乎
 已者天理之公而已其憂在天下者亦天理之公而已再獲類
 子易地則皆然也公之憂不得不先樂不得不後其能以天下
 為已任復奚疑士君子膺天下最艱鉅之任必有為天下責任
 事之心而後功名可不愧于公余恐晏安自便者矯托憂樂不
 倍之說而以天下責望之身等若岩穴幽棲之士適其性情已
 也。不得不急為之辨。

錢礎曰語語真實事事確切直如文正公設身處地而為
 之憂樂先後定是不易是辨也可以規緘齋之立志矣

雞鳴山定祀功臣辨

吾學編云洪武二年立功臣廟於雞鳴山定祀二十一人命死
 者塑其像生者虛其位時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丁德
 興俞通海張德勝茅成八人已卒六王及華高吳良吳禎曹良
 臣康茂才吳復孫興祖尚存也楊仲子謂鄭端簡公于是乎失
 考矣予讀高皇帝之勅曰朕念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
 有共事而不觀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念前勞痛切朕懷其
 命有司立廟於雞鳴山序其封爵為像以祀之蓋與王報功必
 先死事之臣所以獎既往勸將來也先是已亥歲馮國用以疾

卒次年庚子擊陳友諒張德勝戰沒又二年壬寅趙德勝守南
 昌中卒死其明年癸卯苗軍作亂胡大海耿再成皆遇害越四
 年丙午攻張士誠茅成中矢死吳元年丁未再開姑蘇俞通海
 中流矢載還京師以沒而丁德興卒於軍中至是已酉廟成序
 爵以祀趙德勝蔡豫高陽東海六公而馮丁不與焉未受封也是
 年七月鄂公常遇春卒其明年四月孫興祖戰死八月康茂才
 卒於軍三臣者先後受爵以次入廟而開平王居首位趙國上
 共祀九人十有一月通海再成改封號泗德興國用乃始受封
 則鄂濟二公之入廟當在燕山斷國之後斷無疑矣是月也大

封功臣封公六人... 靖海侯李廣德... 春北征沙漠... 年正月進位信國十二年... 六月論征西功封侯十有二人... 十七年祀岐陽王王之後地... 怒遂以驚悸暴卒然死非其罪... 而語者也故太祖震悼... 位第一為諸臣首二十五年... 十八年八月乃卒斯二十一人... 兵戈槍攘之秋或卒於天下... 要皆能竭其股肱之力至死... 公暨德慶南雄延安江夏... 或坐黨事或以疑死其功... 存遜國以後故亦不克與焉...

定祀之說則太祖嘗是時於所存諸將中舉是十有三人者而... 命之曰是宜祀其餘則否信斯言也則置善長等於何地耶善... 長或以文臣故而馮耿廖傳之徒則何以自解也勝於關國時... 功業遠過鄧湯而封爵亦在其右炳文守長與為東南保障比... 於中山江陰二侯其功實相埒也巳酉季春論功行賞自中山... 王而外無出永忠上者友德西南諸功雖在於後而大封以前... 其功業亦甚偉有勇畧冠軍之論豈反出華高等下耶高之納... 欵也與南安南雄德慶偕曹良臣之來歸則與東平營陽豫章... 等相似也三年之封彼六侯者皆受祿一千五百石而宣寧之... 祿不過當其五分之三廣德之祿僅及其二則其功之高下槩... 可知矣西平安陸迨丁巳巳未而始受封若使果在應祀之列... 矣而反靳此封爵之賞何居乎予謂立廟之意凡諸臣之克勤... 王事終其身無罪愆者沒則祀焉曾未嘗以二十一人為限也... 蓋自東既既入鮮有繼其後者追而數之故云然耳而謂定於... 巳酉之春且曰生者虛其位焉甚矣其謬也且太祖寧知馮傳... 諸臣之必得罪以死耶若逆知其然而先外之則諸臣之不終... 君降之也嗚呼高皇帝之待功臣不可謂不至矣德則彰之過... 則訓之諱諱然若父之視子豈有所輕重於其間哉勝與友德

世列上公不思報國而乃娶元妃以肆其欲求民田以濟其貪
 德不侔功能無及乎有庚戌之甚也湯趙廖郭實煩廷訓而和
 乃心王室終無怨言竟受公歸職而歸歸職者謂其功也
 得而並焉假使因罪陵酒之嫌而惟細細之若殺妻長之兵
 而入惟庸之鼓則諫夷之不暇豈復細細之若殺妻長之兵
 此跡五王配享太廟故諸臣之或祀或否及贈與諡皆違其
 身死之日而後矣於君心必非先有成竹在胸如鄭氏之說也
 其有已贈爵諡而亦弗克與焉者蓋陽東亦濟寧章昌六安安
 慶宣德永城臨汝航海之屬是也其後漢者功非關於社稷
 非後漢上事故不入也故使燕山安國不死於戰而以考終吾
 知其必不與於祀矣東勝之沒與是二臣也若合符節然僅足
 以贖專殺之罪敢望祀哉嗟乎以楚國東丘牙志永義濟陽之
 烈而弗入焉是則可異也然四臣者或配享於太廟或特祠於
 太平或首祀於康耶則既獲忠義之報矣而又何疑焉
 錢礎曰曰端簡吾學編最為簡至其議議學於前代作史家
 所僅觀震百將定祀一節駁得明快說得詳確雖以端簡復
 起應為心折於此見史學之深

牛郎織女辨

淮南子曰烏鵲填河而渡織女續齊諧記曰織女嫁牽牛傳玄
 疑天問曰七月七日牽牛織女會天河其後遂有隔河鵲橋之
 說見之歌咏者無算惟杜工部詩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
 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可謂不惑言矣尤可笑者唐小說云
 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機杼勞役織成雲錦天衣
 天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牽牛郎因嫁後廢織責令歸河東但
 使一年一相會誠若此言則彼吝者天必織而後衣矣且始既
 憐其勤而許嫁後復怒其情而責離則天固不可階而升入又
 文殿辨 卷十六 牛郎織女一 十卷本
 未嘗身承帝謂亦何所見而知之也至荆楚歲時記所引道書
 牽牛娶織女取天帝二萬錢下禮久不還被驅在管室則其說
 益荒唐無足辨者獨是董永遇織女一事載入孝感縣志孝感
 之名由此始似無可疑然永孝行既足動天何難陰相照佑使
 永一月三百縑自能具足而必令女婦為助耶縱欲令女為助
 獨不可令織女蓋織女非他因世所傳曾嫁牽牛者也帝即感
 永之孝寧與以有夫之婦與之是為賣倫自愛者且不為顧帝
 乃為之乎若乃太原郭翰見少女自空而下問之曰吾天上織
 女也帝賜命遊人間遂諧伉儷經年始別去又唐時三女星降

世各適一人而織女亦與焉嗟乎人間女子尚以不得從一而終為恥煌煌辰象乃淫奔若是何誣天之甚也倘謂織女不一配牛郎者一人下就人者又各一人則內無怨女王道且然天者百神之君而王者之所由受命也顧乃使織女多入虛拘天上乎且時值災旱唐太宗出宮女三千即可回天而兩帝豈哲于謀人而暗于自為也就獨異志而論秦并六國時太白星竊織女侍兒梁玉清衛承莊逃入衛城少仙洞四十六日不出帝怒命五獄搜捕太白歸位承莊逃焉玉清謫于北斗下常春夫以區區侍兒必命五獄搜捕輒行降謫而于織女反聽之非惟

文敷辨 卷十六 牛頭織女二

聽之抑且縱之吾故知其斷斷不然也娶之立說者固貴無難而吾人讀書惟在信之以理而已矣否則人云亦云其不為前人所欺者幾何哉

錢礎日曰博搜廣引逐段翻駁洵是辨才無礙

春王正月辨 秦淵

從來諸儒家辨春王正月者或以建子或以建寅如胡氏謂以夏時冠周月引孔子牛頭淵行夏之時為証程伊川謂假天時以立義朱子謂天時不可改引尚書秋大熟禾穫為酉戌之月以証周未改月近世周文安又謂魯史紀年必始於冬十一月所以遵周正朔孔子春秋則始於春王正月所以垂法萬世其於春秋以事祭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之法舛錯殊甚矣余以時憲授時二曆考之其周平王四十九年己未即魯隱公元年也在時憲諸表中為第二十六甲子內己未推得天

文敷辨 卷十六 春王一

正經朔四十八日二十時三十七分從甲子起算乃辛亥日也授時至元辛巳距積二千零二年推得天正經朔四十七日八十四刻一十七分除甲子算外亦得辛亥夫隱公元年無閏至二年八月庚辰公及戎盟於唐依法布算是年八月壬申朔庚辰乃月之九日也以次推三十六次日食皆周正建子之數其春正月即夏之冬十一月春二月即冬十二月以推十二月皆然由此言之春秋蓋併時與月俱改之矣夫孔子之告顏淵乃斟酌四代之禮樂不可者蓋孔子之私言也春秋魯國紀事之書也天子之事莫大於春秋天子未改月而孔子假以夏時

冠天子之月有是理乎尚書秋大熟未獲乃周季秋九月建申
即夏孟秋七月七月正禾熟未獲之時又何疑焉且舉其一二
徵之如春秋屢書春正月日南至若用夏正豈有正月冬至乎
經書二月無水若用夏正正月東風解凍況二月驚蟄舟楫可
通矣何以書無水也經書秋大水無麥苗夏正之秋安得有麥
苗經書十月雨雪十月頒霜殺菽夏正十月安得有菽夏正之
冬正霜雪之候而何以爲災則豈非周十月夏八月乎且經書
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雨至二年六月方雨夫僖公之六月建巳
之月也巳月得雨猶可耕種若用夏正則六月乃建未之月歷
三時不雨未月方雨則春不耕夏不種爲災大矣何杜氏云不
日早不爲災也而諸儒猶謂周正不建子耶

文獻通考 卷十六 春王二

顧景范曰周正建子人共知之獨加春字于正月上儒者遂
疑建寅良由未諳曆數莫究根原故各持一說雲九精於曆
法上考下推不差累黍就經釋經議論明快足破千古之疑
錢礎日曰以建子之月爲春者子爲一陽始生春氣已動故
繫之於春也何必建寅而後謂之春乎雲九熟于天官家言
其于曆法推筭精詳故言之鑿鑿如此入後就經釋經尤見
天人理數無非合一是一文出從前紛紛聚訟可息喙矣

嚴先生復姓議

毛際可

于陵莊先生後世避明帝諱易莊爲嚴相沿至今余謂姓者受
之于祖所以承百代之宗祧非身有大故不忍易也君子已孤
不更名况其姓乎若夫莊之爲嚴不過一時史臣難于記載而
始遷就其文豈盡強後世以必從如唐以諱故易淵明爲泉明
今人未嘗稱泉明也宋以諱故易桓公爲威公今人未嘗稱威
公也即莊公莊躋之屬漢世亦當易之以嚴今人未嘗稱嚴周
嚴躋也而獨于先生之姓則胡爲易之嗚呼先生本與世祖同
學其高尚之節天子不得臣當其埋名釣大澤時有司僅以物
色得之使生明帝之世當益遠舉高蹈世且不得知有其人又
烏從而易其姓也與乃身沒數十年之後不幸爲史臣所易而
廟而祀者遂真奉以爲氏吾意先生有知必不歆富春之俎豆
明矣夫富春古睦州也後世以先生故且易睦爲嚴而不知易
嚴爲莊則亦昧于輕重之議也余謂廟而祀者仍稱莊先生可
也謹議

文獻通考 卷十六 嚴先生

錢礎日曰于陵高士也少同光武遊學及帝即位乃變姓名
隱逝不見此易莊爲嚴所由來也若避明帝諱亦是一說他
人言之安得如此詳確此議出而于陵姓氏重光矣

蜀進士鏡菴李公諱實字如石。任長洲令。一以古循吏為師。網維張設。悉稟國憲。上下悅服。明年。遷居郊外之上清江。民仍父母依之。已復移近葑水。杜門著書。踰三十年。年七十有八。卒。自為終制。並遵典禮。朋從悲悼。邦人懷慕。萃莊華渚。請於石衣黃孔昭。暨其門下士徐屐輩。私謚曰貞文先生。榮陽鄭敷教集議曰。九德咸事。莫重惟貞。三代異宜。文統其盛。貞者正之義也。忠之屬也。剛毅之性也。一名而衆美苞焉。且夫經天緯地之謂文。慈惠愛民之謂文。勤學好問之謂文也。古大臣之謚文者。以行不以官。近惟官由翰林者謚文。而文必冠乎其。上似以文為翰林之通謚。而不由太常之集議也。今李公二德並優。而草野群謚。僉合惟公之為學。本乎春秋。而四傳供其驅策。公之窮經遠于周易。而三禮殫其淵源。嘗謂作聖之道。教化於周易。川流於四書。先儒之理學。多未涉孔孟之藩。而氣節之殺身。未必至成仁之地。蓋其立身必觀其至。大故其持論有異於群賢。梁蕭詠素為諸暨令。懸衣冠於縣門而去。唐崔元翰為學不仕。隱白鹿之陽。皆私謚貞文先生。古者無爵稱子。養德丘園。聲實名著。則曰先生。公有爵者。從蕭崔二先生之後。稱先生。道德之貴過

文獻

卷十六

李貞文私謚一

十卷本

於品秩固邦人之志而公之素心也

錢礎曰。曰先生道德學問。尤為當代所宗。謚曰貞文。雖私謚。實公議也。篇中詳而不浮。簡而有要。援引斷據。俱極精確。讀此文。如見先生之人。能不肅然起敬。

文獻

卷十六

李貞文私謚二

十卷本

李孝貞養父不嫁議

丁彭

李孝貞字鳳秀州李慶康女也事父終身不嫁先父死年四十七丁子聞之作而歎曰孝乎哉通乎禮之變者也有議之者曰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女以養父之故而棄人道之大不可以訓後世誠不能一日忘其父即委禽他室獨不可迎養以終身乎吾以為此非孝貞之心也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以事宗廟而繼著代君子慎之明女子必重嫁也內則曰子事父母雞初鳴盥沐櫛緹昧爽而朝慈以旨甘子職也而不及女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姑緹之而寧教休之專言婦而不及汝婦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禮考 四十五 婦人 一

從人者也內夫家外父母家女則否若孝貞者何為哉以是推孝貞之心蓋欲全乎其為子也于則不婦矣慶康士而貧父不再炊女織紉以佐養戶吟誦與杆聲相聞也父疾禱於天有鳥啣果蘇墮藥拌中嘗而進之脫然愈里中世族爭束帛僮皮徵孝貞孝貞益不自安一日請於父曰女孰賢伴曰善事舅姑耳女曰休矣焉有舍我父事他人親以為賢乎竟不可奪問巷聞而化之諸婦女有爭言詬誶相恐赫戒母令孝貞知時復為之語曰生女慎勿嗔養父不嫁有孝貞君子曰賢哉孝貞之於禮也擇矣於禮者之禮也白虎通曰女必有傅姆學事舅姑不

學事已父母又禮婦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必復請其故而後與不敢私其親也不私其親外辭也嗚呼天下庸有不嫁之女哉魯伯姬女而不歸春秋未嘗非之今以生我之恩篤而斷然廢伉儷之制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斯已難矣大孝上尊親次不辱下能養孝貞有二焉傳所謂父一而已人盡夫也况其又不許嫁者哉向使天假以年視父含殮以終必如北宮女嬰兒徹其環瑱以終身從慶康君於地下洵足愧天下為人子而女若者世尚有競仕進而慕祿養忍微王尊温嶠之所為亦可已哉然則稱孝貞何私謚也古者婦人無謚稱謚自宋恭姬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禮考 四十五 婦人 一

始傳曰賢之也易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變而不失其正之謂貞不嫁則不嫁矣不必復言貞也若吾為誄之而曰孝女可也此之謂孝而通乎禮之變者也

曹秋嶽曰言孝不言貞此是正論亦是確論一字之謚典制特重其褒崇孝女者至矣至引經斷義直據漢人之上何第文似昌黎

錢礎曰曰自來貞或有之以孝兼貞則未易見也李孝貞固獨有千古矣况得先生文以傳之乎至正變之說尤不可易其為定議何疑

天下第二泉

卷十六

天下之德潛與見而已夫惟能見而後能潛其德也雖不辭名而名
 而名皆懸於天壤亦惟能潛而後能見其見也雖不辭名而名
 不居其滿盈今之中冷泉泉之潛者也第二泉泉之見者也潛
 與見不相謀而相成者也方兩泉未受知於陸子也山僧洗鉢
 野客掛瓢湛寂於烟蘿石竇之中兩泉不樂以其名聞天下也
 潛則俱潛者也及鴻漸品題一出遂爾標韻酒壇揚芬茗社聲
 聞遠馳如趨甲第于是兩泉之名悉不能自閤又見則俱見者
 也然中冷見無幾而復潛出于坎險伏乎濁流渾渾淪淪孰測

文獻

卷十六

天下第二泉一

十卷本

其源世莫得而能注焉其見也若九三泉而為之汲引也其潛
 也若遼二泉而使之孤行也中冷蓋始於潛者也中冷始於
 乎潛而能成二泉之見者中冷也中冷既漸忘天下天下亦漸
 忘中冷而二泉遂獨名世焉然名二泉則終不忘中冷也處貴
 而不驕其名讓賢而屈乎其下二泉善處見者也二泉雖處見
 而能成中冷之潛者二泉也嘗以人事喻之黃石公嘗小見
 於秦漢之間而子房因之大見焉及子房見而黃石潛矣然天
 下後世不測黃石為何如人也以其為子房之所屈服則相與
 稱高之而已別為德林嘗小見於曹劉之間而孔明固之大見

焉及孔明見而德林潛矣然天下後世不測德林為何如人也
 以其為孔明之所屈服則相與稱高之而已夫世之功見名立
 至子房孔明止矣而黃石公水鑑先生不傳一策不鳴一勞而
 名獨位置於其上而世不棄其非者以用世者之器量易窺而
 道世者之變化更難測也然則天下第一流之名用世者所不
 敢居也惟遁世者差足當之雖然非潛者不能悉見者之蘊亦
 非見者不能發潛者之光吾故曰潛與見不相謀而相成者也
 或曰易井以上出為功故曰養而不窮初六井泥不食舊井無
 禽以其在下而時舍也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以其在上而

文獻

卷十六

天下第二泉二

十卷本

乾濟也中冷之下伏豈若二泉之上濟乎余曰否夫通全易之
 義乃可言一卦猶窮天下之水乃可定一泉也井以陽德為泉
 乾以陽德為龍中冷泉乾初九所謂潛龍勿用者也二泉乾九
 二所謂見龍在田者也潛與見俱稱龍龍豈可廢哉夫易始乎
 乾乾始乎潛而繼以見知此者可與言出處矣

錢謙曰陸子以中冷泉為第一惠林為第二自有深心子
 房推出潛見二意極奇極確不特陸子知心之言即二泉亦
 當引為知己此議出而二泉有定論矣

文殿初編卷第七

錫山錢肅澗硯日評

同邑奉松於對嚴

吳江董閻方南

趙進美

竹兩烟月江左風流吾胎上以一奚囊收之古稱吏隱者優游

金馬門從容待從風諫人主之側未有來帶磨折日刺

兩造而游戲辦之若此美不佞去國萬里躑躅僻壤聞見孤陋

墨池塵封雞風習難除川一握管而偃蹇自放總非故吾胎上

文殿書 卷十七 與王

莊函問韻書揚直實及反覆讀近集數過乃知賤上

益魚江湖之說取喻甚快無已更進言之夫人賦形造物五官

四肢位置皆同而妍媸各別性靈各具今有人于此欲顛倒五

官四肢之位置自為新奇不可也若謂位置同而妍媸無異類

性窮無異用亦不可也詩文千秋之事彼門戶相為論議相勝

徒自若耳黠者矜獨運庸者遂徐波其失一也時名易襲論定

難掩自明季能成一家言者推而至于泰始黃初離合異同太

蔡可見近世公安竟陵排擊歷下瑯琊不遺餘力虞山指摘併

從何李幾于棘手罵座然少陵詩中大成而推服六朝唐初

人不容于口自今視之六朝唐初人何如少陵公安竟陵虞山
若作具在又何如北地信陽歷下瑯琊乎此語獨可與吾胎上
道亦願與胎上共勉之婆娑瘴鄉意興都盡瑤華在前不覺見
獵心喜媿媿至此

錢礎日曰如此論詩文何其心甚公道甚大也彼相角相勝
者徒所見之不廣耳此書出可為時俗人痛下一砭
泰對嚴日談詩文即以談心兩君子此真有相視莫逆之意
未許局外人饒舌

文殿書 卷十七 與王

與王阮亭書

張九徵

三日夕讀大篇幾成不寐淳于之嘆子建李密之遇秦王氣奪神移莫知所以竊怪諸名士序言猶舉歷下瑯琊公安竟陵爲重夫歷下諸公分代立疆矜格矜調皆後天事也明公御風以行飛騰縹緲身在五城十二樓猶復與人間較高深乎譬之終可謂灌隨陸非不各足英分對留侯則成徐父藉銀玩酒非不骨帶烟霞對蘇門先生則成笨伯留仙之裙霓裳之舞非不絕代對洛神之鸞鴻游龍則掩面而泣屋漏之痕古劍之膠非不各世對右軍之鸞翔鳳翥則臥被不敢與爭然則明公之獨絕者先

文獻書

卷十七

與王阮亭一

三

天也僕知其然言其然杜陵云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此十四字足以序大集矣

施愚山曰詞簡而旨遠置之世說賞譽中可當一則新語

錢謙曰曰太白仙才子美天才長吉鬼才自來詩人各有分

量不可一視此書後天先天之說真是定見中間引証最奇

亦最確諸君紛紛論議何爲乎

與耿楚侗書

湯斌

接台翰述懷中无尤雲影可畏語似見老年斜食愛之淚淋漓散不隔夢寐相通如此可勝欣躍大作五言首風格高古在筆壞集中當屬上乘且指承遊體學路最爲真切弟長文誦誦如侍左右拜教多矣老年翁造詣精深勝於天酒生名山丹霞中與造化爲徒及門環列絃誦之聲泉響松吹相爲應和簡點生平無愧無作性分真樂莫能喻也弟想慕德容依稀如覩今一官牽羈日無寧晷撰擬經史講義絕佳聖政明史濫竽總裁吏稱如山沁無頭緒紀載錯互是非顛倒考據既難銜斷誰易白首可期汗青無日近有纂修平定三逆方畧兼管會典力不能辭 皇上聖學崇深宵旰圖治如弟弁鄙無文何能少効涓埃卽專辦一事猶不勝任而繁冗如此養身之道不敢言矣負職之罪豈能道乎日望嵩陽輟作天際真人想但恐大臣懷薦賢爲國之心推較之章不能已也仲誠自蜀歸里曾過嵩否近况何如健翁書院記想已勒石宋一賜爲感張父母榮舉卓異都人共服至公恐內召在郎難久留也新春福履日增附儀泰對巖日讀此書想見兩先生功持正學在朝在野其有同心故不禁其言之真切如此

文獻書

卷十七

與耿一

湯斌

心故不禁其言之真切如此

答耿逸庵書

余國柱

恭惟老年臺道接關望高嵩洛窩管安樂卽丘壑之憂龍壘
 樂庚桑勝殿廊之燕許彈琴嘯咏豁光風霽月之清襟鏡戶校
 鑿著崇正闢邪之偉論斯真有功名教抑亦無愧儒林者也弟
 宦海限人浮湛中外回思三十年來金蘭舊雨落落晨星遇企
 景風感溪梁月頃張子在竊送吳門得奉手教如接芝眉老年
 臺迢遙二室之間以羽翼先賢爲已任披讀大刻恍若撥雲觀
 青於理窟中真具斬釘截鐵手段古人出處一致出則致澤君
 民處則昌明絕學總於人心世道攸關不以窮達異視昔明道
 伊川兩先生承濂溪之學倡教天中一時及門如游揚謝尹輩
 篤信力行其道雖不得大行於朝廷實傳於伊洛至龜山先生
 載道而南講學東林江左儒者翕然宗之遂啓延平考亭之緒
 是則梁溪一脉實遠紹嵩陽今得老年臺爲之倡導彼此後先
 爭相輝映敝門人張煥如兄奉教珂里循良之蹟流傳江表自
 是老年臺提撕醇藹之力居多在弟劣質鈍根望洋徒切過蒙
 獎借益增汗顏蓋因先王父中丞公當一旌旌江左曾與鄒南
 阜先生講學白鹿書院推重東林今春得從祀於顧高諸先生
 之列拒衣晉謁仰止思深至于一切修墜舉廢愧薄書山積尙

文毅書

卷十七

答耿一

十峯草堂定本

未遑也承諭水藥之操殊愜素心自蒞任以來勾水無錢不敢
 入口壘鹽風味僅能如是至謂於地方有所興除有所利益此
 係敝門人掄揚失實致以阿私之言誤瀆左右之聽當爲一賢
 洗耳爾荒穢謝復并候崇禱臨穎曷勝依切

蕭潤素聞逸庵先生道甚高學甚正爲後學瞻仰久矣今讀
 撫公書嘆其偉論爲崇正闢邪于理學爲斬釘截鐵先生之
 神情氣象躍躍露行墨間能不令人肅然生欽耶入後自述
 家學自道清况直與耿公神相膺合兩公可謂異地同心也
 已

錫山後學錢蕭潤謹識

文毅書

卷十七

答耿二

十峯草堂定本

今年春夏之交一步江省家便過白門謁學使者計在江寧
 凡十許日偶得晤孟新僭只諸子詢吾年兄在治近履知比來
 績為兩浙冠亦且招携懷遠使準化為鳩夫以胥子之
 斯已耳乃若馳怒蹶之馬探虎兒之窟如汾陽單騎征南免胃
 抑何其奇瑤不可測識如此哉由是而台垣由是而將相年兄
 之游亦錯盤別有展拓吾輩又安得以今日之難測者測胥子
 耶為歎才分之殊他人窮年斲硃學經生小技不能撮一第年

文設書

卷十七

與胥永公一

六

十峯草

兄出文章緒餘猶足以心雄萬夫母惑乎王生之縮繭荒蕪望
 胥子如天人帝釋也

錢礎日日畧其舊長詳其新績善為文人生色增價然亦見
 先生胸中自饒武庫與說劍少年習氣不同。先生又集居
 一編尺譜為最大約說而多風簡而能雅其秀在骨其韻在
 神試看此書有一字拾人牙慧否賢嗣大庸將刻其全集問
 世余先稿一辭以供人膾炙焉

回首燕市秋風林瀉擊筑路河曉月悵望停帆纔如彈指間事
 而兩年契濶千里間關當弟留滯京華兄方相竿林壑及兄過
 歸江左弟復奔走驛亭相須殷而相遇疎証我輩一握臂觀面
 亦為造物者所忌耶弟自仲秋嬰疾委頓幾殆賴慈蔭得更生
 閱除日始知年兄得滇南黠蒼山色昆明池水尋莊騶之故蹟
 弔伏波之遺烈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自是我輩本色顧六詔初
 開五溪乍闢風烟屢易瘴厲為憂藥物當攜舟車可念此吾黨
 故人所宵旦反側不能已耳然燕公得江山之助端明傳海外

文設書

卷十七

與張友鴻一

七

十峯草

之文以古揆今何必有間會使碧鷄金馬盡入奚囊洱海曉山
 咸歸載筆異日鋒車北指驛使南來文章老于遠游功名表乎
 絕域此又文人之極致吾黨之快舉也弟卒卒簿書意興都盡
 獨詩文夙債未能捐除庚子新詩遂至二百餘首昨過京口游
 三山又得詩四十許篇天能困我輩以來帶折腰必不能因以
 千古之名與手中三寸不律彼狡獪何益哉今聊寄近詩以當
 晤對大篇相憶情見乎詞慷慨纏綿令我墮淚南望九峯三泖
 才若咫尺獻歲上元前後入吳得一解帶流連未可知也
 錢礎日日風情飄逸宕往流連趨至與稽春書同一音調

與王貽上書

永○小○山○水○間○諸○作○初○讀○目○眩○心○眩○既○則○形○神○蕭○散○欲○作○天○際○真
 人○想○先○生○真○核○我○情○矣○太○白○云○郎○官○愛○此○水○因○號○郎○官○湖○僕○嘗
 推○廣○此○義○謂○永○嘉○宜○城○山○水○當○永○屬○三○謝○州○山○水○當○永○屬○子
 厚○金○陵○當○永○屬○太○白○下○此○如○石○淙○水○溪○當○永○屬○東○野○今○大○江○南
 北○自○廣○陵○抵○姑○蘇○諸○勝○地○便○須○永○屬○阮○亭○先○生○然○永○嘉○諸○地○昔
 得○數○公○肯○風○流○特○起○前○無○大○敵○一○旦○據○而○有○之○無○敢○爭○者○此○易
 為○力○耳○今○京○口○則○六○朝○三○唐○名○士○題○咏○地○即○平○山○亦○久○為○歐○蘇
 諸○君○子○所○有○乃○欲○起○而○奪○席○拔○幟○為○千○餘○年○重○開○生○面○譬○如○既
 文○淑○書
 卷○十○七
 與○王○貽○上○一
 定○本

孫枝蔚

與梁溪錢十峯書

前○賢○不○作○壇○坫○乏○人○小○子○後○生○舉○莫○知○斯○道○為○何○物○臆○有○之
 非○涉○旁○蹊○則○襲○陳○窳○幾○希○一○錢○或○幾○於○熄○矣○又○何○怪○法○堂○前○草
 深○一○尺○也○緬○惟○先○王○之○世○大○道○為○公○此○屋○絃○誦○是○何○等○氣○象○如
 今○向○未○見○有○孔○文○仲○韓○侂○胄○共○人○者○而○吾○黨○先○自○放○倒○絕○且○不
 談○則○試○問○誰○實○禁○之○而○畏○縮○如○此○嗚○乎○吾○悲○斯○人○之○志○荒○也○今
 先○生○潛○修○篤○行○學○有○原○本○而○又○生○長○昔○賢○倡○道○之○地○後○先○紹○述
 比○於○魯○鄒○昨○者○澄○江○一○唱○多○士○景○從○道○南○正○脉○庶○幾○弗○墜○此○其
 功○固○不○在○梁○溪○諸○君○好○評○疾○散○服○敬○服○惟○望○益○加○擔○荷○力○振○宗
 文○淑○書
 卷○十○七
 與○梁○溪○一
 定○本

熊賜履

復毛子霞書

周體觀

賀知章一見太白稱爲酒仙即太白亦自許也先生放筆不假權紐自然成家其揮灑人羣縱橫萬里即國破家亡之場赤尤祭旗之下無不以家蕩出之歌舞赴之夷險度外百折不回夫豈文人才士可與較萬一耶謫仙何足以盡但日前無可擬似而就詩言之亦謫仙也舟中讀客山大集上卷畢皆伏枕三復以勝爲案又管城不可在滌草唐箋乘便奉還家味之消尚惟原道其下卷侯之武昌便舟再奉舟中稍可避俗一拾舟而岸所見諸公紛紛然戎色輒收人意無復可着此一卷米

又藏書

卷十七

復毛子霞一

十卷草

錢礎日曰子霞詩不事規做匠心獨妙觀其興酣筆暢時真有指嶽凌洲氣概此書起處餘言直奮出一子霞同

再復毛子霞書

周體觀

弟不審何孽而有此一行如犬夫家殊可笑也他無強人意者惟奉教先生爲十餘年來開襟快事別後三往返于荆漢之間覆舟于萇湖震隣于荆門於陵仲子何以堪此兩奉手教皆在途次莫知所復日望車騎到省將爲泉暑快對詎搖搖難待弟復飢驅而東恨恨無過于此卒讀大集詩文諸體性情之真篤懷抱之高深了不容思一日千里昔太白逸才曠世賀監一見而稱謫仙子瞻萬斛源泉後之評者以坡仙名集弟今亦欲以客山集爲客仙集坡仙者貫仙于坡客山者貫仙于客皆以晚

又藏書

卷十七

再復毛子霞一

十卷草

年之號行之自不相襲夫誰曰不可書譜必傳之書可補墨池篇所未備其手法章謂手兼腕與臂而五指不與焉字法章謂歲崇諸俗書右軍不能辭咎千古名言非先生不能爲此論不敢爲此評也弟于古今詩文皮相耳實無所窺見承教間謬爲裁減一二語昔韋蘇州郡齋燕集爲一代絕唱升菴恨後四句冗極不稱及見宋板原無後四語輒爲千古稱快可知裁減亦古人不廢也惜短意長統俟面時再暢

錢礎日曰前書但擬太白此兼以子瞻擬之謫仙坡仙客山千秋鼎足矣論書法并抹倒前人能不令王羲之北面

與張菊人年兄書

吳彥芳

嘗到西湖不能成詩前數日同思菴諸年友泛舟自揣為適久
 此番不可不辨也豈知歸寓究無詩竊怪世人名勝常談冶遊
 藻語極口唐突不但思西湖誑西湖實甚也又有假風雲月露
 花卉禽魚恍惚悲今低徊感昔非不響並金石續同錦繡未玉
 泉山下白露洲邊太液迴波羅浮藪澤移彼易此裁末綴端何
 弗得也西湖千載無知已良深浩嘆昨于枕上起奮臂與病魔
 搏成七言近體一首頸聯私字杜少陵集中已見若淡字弟嘗
 言秦淮變風若雨亦濃西湖稜李天桃亦淡淡已于西湖之旨

文徵書

卷十七

與張菊人

三

定本

思過半矣股聯忘言歎美西子專尤在俗參禪辨才投老末結
 湖邊之死骨亦仙又為湖靈開此生面西湖豈復有遺憾哉客
 亦有語弟詩固妙未審于唐人離合何如矣須臾就寢夢一人
 笑鬚鬚眉目秀起于龍池黃鶴樓鸚鵡洲三詩前揖弟而進曰
 此真唐人作也變然遠醒不解其義年兄試一深思之滿志購
 廚和以教我即不必用弟前韻可耶今夫詩有山水濤音而無
 騷人墨客氣有理學名言而無頭巾腐氣有禪僧妙諦而無鹽
 酸酸氣三者詩之決不可不有也三無者詩之決不可不有也
 雖然弟之為此言天下山水之妙西湖第一世人絕乏以凡山

水值之故其詩亦祇是常談耳論彼之心胸眉眼豈必以泰岱
 黃河螻蟻三千世界矣嗟乎泰岱黃河可山水目之耶
 錢礎日日咏西湖者多矣樂天云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照波
 心一顆珠東坡云水光激灑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和靖
 云春水淨于僧眼碧晚山濃似佛頭青寫景着色俱稱擅長
 先生獨于淡處傳神與西湖之旨恰合至以天下山水推為
 第一豈非西湖知己

登再拜伏承前命。賜復。請。樂。讀。再。回。雲。蒸。波。湧。舉。日。爛。然。而。私。心。尤。折。用。筆。繁。嚴。能。以。少。少。許。勝。人。多。多。許。也。夫。資。固。優。學。問。亦。富。要。之。生。平。獨。力。處。別。有。會。心。有。未。易。一。二。為。人。道。者。願。為。僕。道。之。僕。非。真。能。為。古。文。者。也。中。朝。由。太。夫。翁。成。於。國。賞。成。於。家。債。花。石。稠。多。構。假。山。水。用。自。娛。樂。或。掠。子。女。選。聲。按。律。衣。冠。愧。偏。度。其。人。未。必。真。能。與。泉。石。伍。未。必。能。探。聲。律。之。微。技。也。而。進。于。道。者。也。亦。曰。所。嗜。存。焉。爾。雖。然。見。若。病。者。矣。嗜。醫。嗜。藥。蓋。嘗。旦。晚。於。此。遇。大。醫。王。不。自。道。所。以。索。其。脈。久。之。不。得。雖。有。針。砭。藥。石。夫。孰。從。而。施。之。以。僕。所。嗜。則。若。披。搜。舊。篋。中。詩。古。文。辭。並。無。有。揭。而。至。止。語。之。無。可。語。又。如。此。編。不。自。揣。就。近。所。觸。題。呈。文。如。于。首。并。以。應。告。文。章。者。性。靈。之。所。為。也。性。靈。同。文。章。日。趨。而。異。不。得。為。其。原。病。也。僕。舞。夕。時。輒。擬。古。文。不。敢。質。師。友。偶。有。見。者。則。曰。孺。子。好。古。耶。夫。周。于。古。非。古。也。推。極。源。本。動。有。所。祖。究。之。自。成。一。家。言。不。然。積。典。丘。索。之。先。又。將。何。以。為。祖。也。於。是。愧。汗。併。注。日。東。取。所。為。同。者。汰。之。其。弊。也。詳。於。句。字。畧。于。篇。往。往。意。不。勝。調。氣。不。勝。格。有。胸。臆。格。格。不。能。止。吐。亦。枯。屈。聲。牙。不。可。卒。讀。居。無。何。僕。亦。不。自。解。為。何。物。蓋。中。無。所。主。慢。漶。而。

交漢書 卷十七 與毛會侯 陸榮登

成。同。也。非。同。於。古。也。同。猶。不。失。為。古。文。也。亦。制。而。已。其。異。也。非。古。之。所。謂。異。也。異。如。齊。諧。怪。可。誌。也。制。牛。以。繫。勒。盤。舟。於。山。林。而。不。知。其。去。古。則。愈。以。遠。矣。既。而。有。為。中。立。之。說。者。半。準。於。古。人。之。成。法。以。我。意。錯。綜。之。夫。子。莫。氏。之。執。中。於。聖。賢。乎。無。取。况。文。有。起。訖。有。伏。應。主。客。何。所。岐。而。二。焉。若。者。準。以。法。若。者。錯。綜。以。我。意。耶。年。來。長。安。車。馬。類。放。不。支。有。長。老。過。慕。宋。文。景。故。事。不。少。却。梵。唄。鋪。揚。於。我。心。杳。杳。如。故。但。有。見。開。口。涎。涎。欲。出。昌。黎。云。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子。瞻。又。云。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任。我。性。而。出。之。不。大。展。於。古。千。百。年。後。安。知。不。以。我。輩。為。古。人。並。其。文。於。史。漢。大。家。列。耶。直。道。未。泯。可。否。惟。教。臨。文。不。少。避。諱。統。巧。慈。道。

交漢書 卷十七 與毛會侯 陸榮登

毛會侯曰。闕。徑。幽。異。如。入。林。屋。洞。天。使。人。悽。神。寒。骨。錢。礎。日。日。於。為。文。同。異。處。深。心。體。驗。而。出。其。論。確。不。可。易。文。之。堅。與。亦。自。成。一。陸。子。書。古。文。家。殊。少。此。種。文。字。

猶憶丁丑年春燦以訪舊至湖上君家兄弟讀書靈隱山中
 湖堂遺蒼頭導樂入山薄暮叩扉月光已映林樾君家兄弟
 燈吟哦輟筆墨憂狀而迎相與披衣一笑沽酒人出踉蹌入呼
 洞橋上虎推窗脉之三乳虎跳躍已作咆哮勢兩老虎踣踞不
 動毛髮森蟲日光如火炬有戒心焉吹燈拒扉裹衣而睡夜半
 聞嘯聲小僮阿吉驚墮枕頭下次日與君家兄弟步步踏虎跡
 上韜光題姓字年月在竹上事如昨日耳辛丑初夏再過湖上
 再至靈隱再訪湖堂堂已傾欹但餘壁落一僧雜柱門而應微
 又流書 卷十七 與吳岱觀一 寺澤
 囊時君家皮閣筆硯處及予臥榻驚墮枕頭處皆茫無所向旅
 葛旅葵蒼涼一望汝目汝面如在我眼傍三歎而出坐澗橋上
 戲語同行乳虎想已老老虎想已死橋之上下無一跡吾兄仕
 宦泰中蒼浮飄泊廣陵余獨來履葉們石悵悵然惘惘然如尋
 失落物事上韜光竹已見數十世孫即有鐫字皆它人姓字年
 月無我分當時阿吉綠髮髮姿覆額兒也而葬黃壤已二十餘
 年矣人世聚散便如春夢之瞥然無蹤燈下戲場子弟又在它
 家撤演別齣去波斯匿王追記三歲時請香婆天經過恒河水
 六十年間水流如故不能不自傷髮白面皺也何時與兄重話

西湖上正恐似兩老仙坐菡蘆中談滄桑往劫耳

周龍客曰通篇敘事處竟似說家常話却有古氣行乎其間
 是書中另一格調

錢礎日曰只將兩番過湖上事敘述一番而人生聚散之感
 見於此矣文筆淋漓錯落組之昌黎短篇幾莫能辨

吾甥場來千里。問詩于老舅。甥以「一聞為足。河伯以秋水自多。吾甥皆無之。要之此事勤學而多為之。自工師承古人。莫如老杜。非謂詩也。歸至于老杜也。其法度家數較嚴。下初盛諸家。

用一字如關門之鍵。如義如軍中之令。其門戶開闔對仗。整所謂晚節漸乖。詩律細者也。律詩無論其絕句數首。中必五六首有出句對句。此猶律中之律也。其五古七古歌行中間必有數聯有出句有對句。此則古中之律也。故曰詩律細。此老杜非專以律詩為律也。予于古詩多不置。出句對句則無在詩之

律矣。雖于七五絕句首首散行。不一二置出句對句。則亦無律詩之律矣。此說詩必講律也。然有本焉。黃山谷學杜。所謂江西詩派者也。其甥洪駒父徐師川問詩于山谷。山谷答駒父曰。見詩嘆息。彌日不謂便能入律如此。然望甥不以今所能者驕。稱人老杜作詩。無一字無來處。文章最為備者。未事然既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凡常用老杜句法。卷有鼻孔者。便知是好詩也。其答師川曰。讀書須一言一手自求。已事方見古人用心處。

又題卷去。主書生詩詞氣甚壯。筆力絕不類年少書生意。其行已讀書皆當老成。其學又云。老舅年衰才劣不足學。師川有日

新之功。當于古人中求之。耳山谷之教其甥如此。知山谷之所謂入律者。所謂曲折者。所謂老杜句法者。所謂讀書已事者。所謂學古人而日新者。詩之關係盡此矣。雖然。豈惟詩文哉。吾甥更進思之。

錢從日曰。學詩當學杜人。盡知之杜之所以當學人不知之也。先生提出詩律二字。真深入闢奧之言。至說杜之詩律細。正自說其詩律細。引山谷教甥學杜法。即自見其教甥學杜法。尤為現成得妙。

僕年弱冠時稍知學為詩歌古文辭而器識頗劣卒無成就
且出仕不習世務數遭坎軻於湜年比四十而精氣衰耗頭白
齒豁翻然思退不復敢以文學之事與士大夫度長絮次久矣
不意先生過採其虛譽謬加推許且又紆其詞曰未讀僕之文
究不敢深信夫先生疑僕是也猶幸僕與先生交疎而齒淡耳
萬一朝夕過從得盡讀僕之文觀其行誼而聽其議論則必且
謂之為迂。詆之為誕為偽矣夫豈獨疑焉而已乎然竊惟高義
不敢不報嘗聞儒者之言曰文者載道之器又曰未有不深于
道而能沒者僕竊謂此言亦少夸矣古之載道之文自六經語
孟而下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東西銘程朱二子之傳註庶幾
近之雖法言中說猶不免後人之議况他文乎至于為文之有
寄託也此則出于立言者之意也非所謂道也如屈原作離騷
則託諸美人香草登閨風至縣圃以寄其祥狂司馬遷作史記
則託諸遊俠貨殖弄政荆卿輕生慕義之徒以寄其惑激憤懣
者皆是也今先生當浮靡之日獨侃侃特論以為文非明道不
可而願以寄託云云者當之又謂維道為有力則僕不能無疑
僕嘗偏讀諸子百氏大家名流與夫神仙浮屠之書矣其文或

文徵書

卷十七

答陳謫公一

十

簡錄而精麗或疏暢而明白或汪洋縱恣四出而不可禦蓋莫
不有才與氣者在焉惟其才雄而氣厚故其力之所至能奪
之者動心駭魄收觀易聽愛為之解頤泣為之被涕行坐為之
忘寢與食斯已奇矣而及其求之以道則小者多支離破碎而
不合大者乃敢于披猖磔裂盡決去聖人之畔岸而剪拔其籓
籬雖小人無忌憚之言亦常雜見于中有能如周張諸書者固
僅僅矣然後知讀者之驚駭改易類皆震于其才辭丁其氣而
抑以其不合于道遂併排黜其文而不之錄乎夫文之所以有
寄託者意為之也其所以有力者才與氣舉之也於道果何與
哉先生孜孜肆志于詞章之學倘又能因之以窺見大道之端
倪則雖以僕之陋劣衰耗且將欣然執鞭之不限如日吾所寄
託皆道也僕未讀先生之文不知其視周張諸書醇疵得失相
距幾何而立說云云則母乃近于如前之所建儒者之夸詞乎
哉故終不能無疑僕之疑先生亦猶先生之疑僕也尚祈賜之
教誨敢不惟命是聽

錢楚子曰看得道真故說得道重通篇反覆論文意言在
言氣言力總不輕許一道理此真中誠斯道之文

文徵書

卷十七

答陳謫公二

十一

與魏善伯書

朱葵尊

東房先生足下。叔子至。述足下甚賞鄙文。賂以刻集。為僕序集。唐詞發舉太過。不敢當。僕延政足下。久意得把手。廣陵不謂。派江徑。迢然。古人相知。有交深會面之前者。方今作者寥寥。可致足下弟昆。父子各出其文。相雄長盛矣。而足下才博。為無所不有。雖然。名之所指。毀易歸焉。故立言尤不可不慎。伏讀集中正韻。竊取一卷。僕不能無規于足下。聲韻之書。自魏晉已有之。李登之聲類。呂靜之韻集。是已。此外。周研。張諒。段弘。王該。李榮。夏侯詠等。各有成書。少者四三卷。多至四十餘卷。惟沈約所撰四

文鏡書

卷十七

與魏一

廿

十卷書
室定本

聲譜。見于隋志。僅一卷。其非全韻可知。至唐四庫書。日不載。則已亡之。唐初奉為章程者。陸法言切韻。其後孫愐刊正為唐韻。宋陳彭年再修廣韻。丁度定集韻。景祐以還。行禮部韻畧。廣韻漸廢。而毛晃之增韻出。蓋切韻凡數更已。非法言之舊。然分韻二百有六部。未之有易也。淳祐中。平水劉淵始併為一百七韻。曰壬子新刊禮部韻略。足下所見。今世所行。特劉氏之韻耳。顧目為沈氏書。加以詭誕。其母乃重誣。古人矣乎。僕以為韻之失不在分。而在合。足下怪門存春。恩不應在元韻。而文韻內有勤斤殷欣等字。謂分之無所分。夫自二百六部未合。門存歸于現

春恩歸于痕。未嘗在元韻。而勤斤等字。則自屬殷部。足下說取

杜甫近體詩。誦之。凡勤斤字。寧與真同用。無有與文同用者。然古人分韻。雖嚴。通用甚廣。如真至仙。為部十四。皆得相通。蓋嚴則于韻之本位。毫釐不紊。通則臨文。不至拘泥。而乖其性情。亂之。自劉氏始。有妄男子于此。取古人詩書。篇什。悉以已意。紊之。或見而志。遂力詆伏。生毛公之非。不可也。且韻之作。自李登以下。南人蓋寡。沈氏書。既無存傳者。陸氏切韻耳。法言家。魏郡臨漳。同時。纂韻八人。惟蕭該家蘭陵。其餘或家范陽。或家狄道。或家河東。或家臨沂。及沛。劉皆北方之學。

文鏡書

卷十七

與魏二

廿

十卷書
室定本

者。黃公紹失考。以韻書始自江左。本是吳音者。謬也。至正韻之成。樂宋諸君子。則皆南人矣。足下詆北人之書。為缺舌。鑿音。既不足服。其罪意。欲力崇正韻。而及詭厲。南人何哉。僕非敢好為排擊。以足下愛我。無以報。願附詩友之義。望足下亟改正。錢曉曰。日先敘韻之源流。次言韻之分合。詳明辨快。無微不晰。錫也。于韻學。殆深之矣。此書原與正韻。竊取相為發明。非故為之排擊也。

上徐學士書

六月二日驛騎至會亭伏承書問。以僕衣食之憂。輟飯相餉。為德甚厚。至欲索僕生平撰著付之剞劂。無使沉沒。嗟乎。此豈僕素望所及哉。僕少不自料。與海內諸賢馳騁聲譽。維時足下兄弟為先登。僕竊附其後。選集錢行。類蒙採入。今則顛連無告。不祥姓名。為人吐棄。何敢復出其技。以爭鳴當世。耶。遭難以來。十有八年。曩時親友。罕以書見。及惟疋不兄弟。及封溪少宰。倦念舊故。撫慰周恤。于義為已過矣。又何可以窮愁之辭。重累左右。故三年前。足下貽書及之。而僕逡巡未敢應也。今足下終不

文選書

卷十七

上徐二

五

室定本

鄙棄復見徵取。乃識大君子之用心。而僕之妄自疑度。適為固陋矣。狀足下無乃賤僕往日。而不知僕枯槁之餘。豈復有葩華哉。古今文章之事。或曰窮而後工。僕謂不然。古人之文。自工非以窮也。彼所謂窮。特假借為辭。如孟襄陽之不遇杜少陵之播遷。已爾。及其甚者。如子厚柳州。子瞻儋耳。已爾。至若蔡中郎。髡削塞李供奉。長流夜郎。此又古文人困厄之尤者。朕以僕視之。何如哉。九州之外。而欲引九州之內。之人。以自比。附愈疎濶矣。同在覆轍之中。而遽焉如隔夜泉。未始古處。此當復云何。此知文莫工於古人。而窮莫甚于僕。惟其工故不窮。而窮言窮

吳光壽

相餉

此豈

僕素

望所

及哉

僕少

不自

料與

海內

諸賢

馳騁

聲譽

維時

足下

兄弟

為先

登僕

竊附

其後

文選書

卷十七

上徐二

五

室定本

惟其窮故當工而不能工也。萬里水天。極目慘淡。無與圖記。以發其懷。無花鳥。平樹。以寄其興。而以幽憂。悅鬱。無可告語。退托筆墨。以自陳。寫然。尋繹。日夕。矣。其天性。雖清。有篇。竹。亦。因。潦。倒。潰。亂。不知。所。去。矣。詩。曰。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夫。知。其。當。已。而。不。能。自。已。於。吟。者。此。僕。比。日。之。心。也。古。之。論。文。章。者。不。以。其。人。之。貴。賤。榮。辱。令。則。不。然。昔。虛。次。梗。與。王。李。七。子。同。時。其。才。固。相。軒。翥。不。幸。下。獄。其。所。撰。蟻。蜂。集。微。元。美。諸。公。幾。不。著。因。嘆。古。今。文。人。觸。杆。網。羅。不。避。知。臣。卒。以。無。傳。者。可。勝。道。哉。今。海。內。理。平。文。治。日。盛。足。下。兄。弟。得。位。循。道。天。下。文。章。翕。然。歸。於。二。徐。言。論。所。及。森。林。以。為。宗。今。不。鄙。僕。欲。序。而。梓。其。作。使。天。下。劫。灰。寒。蛇。猶。有。燭。光。則。僕。雖。終。淪。廢。豈。有。恨。哉。少。作。故。有。刻。稿。患。難。後。度。已。散。失。請。室。諸。咏。稍。有。存。者。今。錄。詩。賦。若。于。篇。皆。已。亥。出。塞。後。作。昨。歲。掉。哈。喇。之。亂。倉。卒。遭。亡。百。餘。篇。睽。離。日。久。無。所。取。正。恐。日。就。奔。陋。不。復。自。知。望。加。刪。定。以。質。當。世。幸。甚。幸。甚。宋。既。庭。曰。漢。棗。詩。賦。卓。絕。當。世。惜。為。謠。詠。所。中。委。棄。沙。漠。健。菴。留。情。故。交。愁。卹。倍。至。寄。書。塞。外。為。刻。秋。笈。集。行。世。情。殷。誼。篤。當。於。古。人。中。求。之。爾。錢。礎。曰。深。情。厚。誼。於。患。難。中。得。之。宜。其。言。之。則。華。乃。爾。

寄傅青主書

僕聞太行之右有傅青主先生奇士也為文磊落噴噴如真人
如其地懷想未之見也甲辰冬得見詩髦投予三詩盤空硬似
推倒一世舉坐為之動色更讀其我詩紫芝賦俱不從人間來
詩髦真先生子也詩髦復向予言先生入山或數日必投一書
程其謀讀歸問不得要領乃嚴責之得則喜得而能指其孰為
是孰為非遺畧文字窺見言外之旨乃大喜即使習一藝亦然
以是詩髦博物多能思精而氣超雖天資高徹過人亦亦先生
真實之教也長安風雪墮戶枯坐得詩髦而與之上下其言論
文獻書 卷十七 寄傅青主一

與酣耳熱出步河濱樓鳥啞啞不下層冰為之不寒豈非數十
年曠事與古人父子濟美有矣張曹房杜俱無人榜立門戶而
狄梁公子光嗣為地官克盡厥職李西平子烈雪夜間道偏師
入蔡取吳元濟兵不血刃真能克家兒也文章將相原隰足天
地間先生詩髦又何憾乎丁其歸書此以報先生並以志吾樂
周雪客曰無時手滑膩之氣稜稜層層最有品骨
錢礎日曰青主奇士又高士也其子詩髦亦懷才抱學如是
求之高士傅如杜五郎之子但買鹽酪煎茶飲粥不飲酒
至于鬻舉失稅者亦何足道耶讀伯紫書為之嘆嘆不置

答王丹麓論字學書

任臣頌首致書於丹麓足亦兩辱過存沫邊報謝頓顛惟刻
種種龍終探宛虹之淵藪禽得風人之趣趣而游賦吳賦
遠邁梅詩披覽再周能不傾倒足下書來中以字學相詢僕留
心此道已二十年偶因字彙缺畧借補一書而世本頗有以隱
僻滋議不知僕所增益實切於經史犀雅非漫爾為之者間舉
一二如通鑑中劉錡石身之身字管子之峯字杜詩之頻
從碎字陸羽茶經之欽字山海經之峯字淮南子之履字
字戰國策之扉字馬融圍華賦之雅字元倉子之瓦字
文獻書 卷十七 答王丹麓一

字禮記注疏之穿與穿同字都本正書率梅氏所遺足下以為
僻耶否耶至若敦字舊有十一音今補至十八音直字舊止七
音今補至十五音罔羅羣籍殊費經營時人多讀而忽之惟柴
子虎臣曾反復較論斯人云世世又誰有知我者愚又謂字學
與韻學相表裏而韻學尤必以等韻為宗蓋等韻三十六位角
音四徵音八商音十羽音八宮音四半徵半宮各一原出于自
然之天籟雖童子亦可與能猶夫調四聲者夫人而能習之江
左知有四聲而不知有七音此韻學之所以不明也但中間疑
論二母之易幽燦坤字之多滑又或有江陽不分東冬同讀

是在審音者析其微耳。僕性無他嗜，自少至老，頗以攷典自娛。家徒四壁立，積書約三萬卷，飢以之當食，寒以之當衣，所苦兀居一室，不能盡窺天下秘書，而虞山絳雲樓已燬，金陵焦氏書多散失人間，未經借讀，以此為虛負一生，可勝悵悵緣足下知已與僕有同好，不禁觀縷言之。室邇人邇，我勞如何，任臣再拜。錢礎曰：讀書須識字，識字須審音，字學韻學實相表裏。志伊字學一本經史風雅，非若楊子雲之好作奇字，可知其韻學以等韻為宗，而于七音辨之最晰，不似沈休文拘于四聲，便稱韻譜也。讀此書，知其學深而正矣。

文選

卷十七

與王丹麓

七

堂定本

與王丹麓敘遊書

毛先舒

曉簷聞鳥語，咭語知是天霽。起看樹影橫著窗外，促盤櫛晨粥了。即呼小奴子，懷得意書一卷，隨興步出郊外，觀覽山川，撫弄景物，或芳隄綠草，或平疇遠風，或畫鷁凌波，或酒幔招客，或拾級登峯，足躡太虛，或披條捫碑，身入亂塚，已覺小疲，便尋山店，不事酒肉，惟餐蔬飯，主僕飽滿，費青銅錢纔五六十個耳。噉茗盡一杯，出遊興未已，環遊周遮，或徑近及取遠道，為快總是步，步皆佳境，刻刻皆快遊，政不期所之，之必到也。偶得僻處，選石坐定，取僕所攜書展玩之。古人陪我遊，良不寂寞。山日斜，水烟起，緩步而返，景已曛黑，吾遊如此，不必邀友，不必費財，不必定有期會之所，可以適情，可以養生，但得長無事，自可日日為之比。抵家新蟾在東，薄酒已熟，舉盃呼月對影，而三花陰在衣，頰唐徑醉睡鄉之中，不知不識，莊周化蝶，覺有情為煩，兀然而醒，鷄唱未罷，披衣在牀，則高興已淳然矣。日高烟斂，更看今日晴，乎否也。足下聞此，當復稱快耶。

文選

卷十七

與王丹麓

七

堂定本

錢礎日日到處可遊，亦到處足樂。宗少文圖名山于室，何其拘向子平待嫁，娶畢然後出遊五岳，又何其迂也。惟禪黃可謂善遊，亦惟丹麓可與言遊。

聞采石太白祠宇復新當事者來能為盛舉招弟夜遊弟亦欣然欲往也其祠旁舊有捉月臺宜乘此時別署嘉名一洗從前之謬蓋世俗言太白在采石因醉泛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致溺死其說甚誕不足信也按李陽冰作太白草堂序云陽冰賦絃歌於當塗公疾亟草薨若于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為序又李華作公墓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卒然則捉月之說正與杜子美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矣欲以此告某君聞其所賞新詞頗用騎鯨仙衣為眼目張矜鄙言不但不從且恐大拂其意也

文徵書

卷十七

與姑孰一

于醉草

錢礎日曰采石捉月出自好奇者之口後人遂指為實事點綴綴詞傳訛已久默公先生特以正告同人其為太白辨誣至矣行文古峭歷落亦似唐人手筆

異撰于本月初三日清晨蒙岩編特差馬士急促歸母氏節孝傳文異撰謹對使四拜關兩母張氏亦歛衽頡頏謝吳撰始跪而讀之母子相視淚潸潸曰吾母氏得微祖母垂沒之顧母可以報地而母氏不報此已復被粉開顏以為那爾其真至之語蓋自前者直詣公報命精旌母米嘗稍為色喜似謂其事近名誠有如吾師論贊中所云者筆賜鴻文乃使小子藉以色養如此夫世之乞者以榮者難之矣或身當有道君子而不文其人文矣又或謂謂皆輕不足以信於後世則馬遷班固帝后王姬而外未嘗傳婦人劉向為列女傳范曄踵之後漢書始有婦女列傳然而蔡琰流落失節亦附傳中愚謂作史者即不忍沒琰之文而悲附記中郎傳亦無不可何至使與班昭曹娥同列范曄作逆雖義例分明猶為形管之羞矧其混恩如此所謂傳之非其人則言輕而不信也繼此諸史復濫獨重諸文人傳誌唐宋四大家蘇既不長於敘事傳狀誌銘獨退之承叔為多宋元叙段太尉逸事其刻畫生動無論承叔諸誌幾欲追于長而掩退之然而梓人秦駝請傳皆感事寓言傳誌行狀不少槩見豈其人既失身恐其言之不信於後故求之者少

文徵書

卷十七

謝潘昭慶

于醉草

耶此異撰所為當吾世則必滅然求吾國之一言為重也
錢礎日曰文非其人不傳况節孝太事可不得其人而傳之
耶通篇上下千載儼然論列至於數折而下一語竟往章法
之奇從左國諸宋得來

文徵序 卷十七 謝齊昭度二 十卷草

再答周盛宗論歸太僕文書

王 殿

向奉寄手書近接來教因論歸太僕而泛及尚書國語國策與
史記之法至推論文之縱橫放恣者而歸之漆園上下數千年
文章規矩與其出入變化別白分明今天下讀古為文者畢世
不能言者多矣深州嘆服僕于來教所論經史諸文不復能加
一辭矣獨于論太僕不能無說來教古文之法始于左國左國
之法得于六經此亦人知之然六經未嘗有一定之法則非有
法可沿襲也禹貢之敘物季札之觀樂其分段也亦是其一類
自宜為一段蓋文勢之自然不則亂矣未必立為成法也退之
言易奇而法夫易卦爻辭數句數字耳不見開闔之法也今從
文王周公孔子卦爻辭象象傳而合之數聖人互相發明則一
卦一爻之言覺有前後開闔分而讀之文王不知有周公之言
周公不知有孔子之言其各自立言數句數字不見法也蓋其
法不在辭而在立言之意故退之所謂奇者易見也所謂法者
難知也春秋一事盡于數字法在據事直書寓筆削之義是其
意即法也戴記所載繁博則見法者多而不見法者亦多其篇
篇自為一意自暢其說即法也舊謂古人之文未論法先論意
故昔人有云擅弓之十左傳意勝也左傳之于史記法勝也豈

文徵書 卷十七 再答周盛宗一語 十卷草

慎引無法左傳無意乎其所以為勝者在意可知其故矣今論
大僕請姑不論法而論意可乎太僕之文無一篇無獨得之識
自立之言退之所謂白樹立不因循者也其命意也高其措詞
也古經解諸文辨易圖大衍之旨究禹疇洪範之法論尚書古
今之文考武成之次遵孝經之石本而欲立存衆說其天子諸
侯無冠禮公子有宗道諸文皆明正典禮述聖人之精說駁史
傳漢儒之謬誤有功經學匪淺其文則擅弓意勝之文也諸序
論考核學術史治軫念民隱不徒辭章也有韓歐所不及者墓
誌表傳碑碣行狀簡嚴精潔識者謂直繼昌黎其用意經濟則
文設書 卷十七 再答周盛際二 廿五 十卷草
本定本

落之跡也國無法必亂家無法必譁亂與譁則獻吉與元美未
悔之前有之而太僕無是也來教云僕所謂縱橫放恣不可方
物波濤河湧不見蹤跡者惟漆園有之今亦請以選漆園例選
太僕而已自嘉隆以來太僕集傳天下家龍門而戶昌黎矣今
尊選傳而遺太僕有識者必駭以為怪舉起而嘗議是非之爭
恐無說以勝之也先生才雄學博而眼高手練操繩尺以論千
古或拘于方而未達于方之外僕所以請退僕而進太僕也子
發今刻兩漢文刪卽嗣以唐宋十大家故鹿門八家未為定例
也
文設書 卷十七 再答周盛際三 廿六 十卷草
本定本

以上原缺

與竹關大師書

汪楫

今之歌喉必推吳儂北曲辨字必準中州有人焉舉此技而歸之西江未有不擲榆絕倒者乃中原音韻著自周挺齋周則高安人也為之鑄板行世者則永新人也挺齋自言此書為青原蕭存存而作盛稱存存辨訂樂府音律之訛極為精當而青原曾元隱又有投水屈原纔是屈殺人曾子更何曾之辨並為挺齋所推服挺齋後序又云常游江海求能正音韻曲者無如吉之多士云云則此事實發源於西江而青原有此韻人尤不可不入之志中為山水道場生色昔陳眉公閑吉安志一過輒大

文獻書

卷十七

與竹關

地

十卷本

際擲去曰吉安止得兩韻人一總抹却他可知矣謂志中不載在路史之羅泌作鶴林玉露之羅大經也作者闕此未必非理障所致適足見其不廣大耳吾師其以愚言為然否

杜于皇曰西江理學節義之鄉素不會詞曲一會便為湯臨川使作者盡出其下並舟次此札大為西江吐氣

錢礎曰日歸詞曲于西江自具隻眼識識亦空一世不隨時俗人俯仰

以下原缺

與駱太守請修復忠義祠書

陳玉璣

執事近于敝城忠義祠有隙地創建延陵書院振興理學厥功匪小僕思忠義祠諸賢大節凜凜正談理學者所宜惕然第其祠日就傾壞恐無以作人觀感按志祠通祀蓮華皆一二賢太守主之其名並諸賢不朽今日舍執事誰屬當宋室既衰天下播遷德祐間元兵再攻常州朝廷起姚公普知州奉命副統制王公安節將兵守之又以陳公照為通判胡公應炎為節度判官以佐四人者誓以身殉城調粟繕器械募兵日夜訓厲食且盡元將諭降堅不聽截紙置盆中若湯餅狀以示食照遣子應

文獻書

卷十七

駱太守陳一

十卷本

覆乞援平江督軍文丞相遣將赴之麻士龍戰虞備死尹玉戰五牧鎮亦死城中益不可支管轄徐道明天慶觀道士也亦決策姚公公曰守之不得死而已道明出謂其徒曰姚公欲與城俱亡吾屬得為義士矣城陷皆縱火自焚死照安節應炎猶飲兵巷戰被執罵不屈死武進尹包圭及道明俱死而莫諫之者以宜興僧起兵亦戰死城既破元將又諭降舉城無一人從遂屠文丞相作詩哀常州以常州比宋雅陽危素作元史自言分修忠義傳常州事得備書猶恨死者多逸其名又曰天地有大經曰忠義夫惟有道之朝不責其抗而錄其節至于倒戈輸款

者雖爵賞之未嘗不薄其行。僕嘗讀是言而偉之。執事素以忠
孝白矢。表揚先哲之心。無不至。一祠修葺。費亦無幾。况當書院
創興之時。工用尤易。為力嘗見忠臣孝子之祠。幸而有賢子孫
守之。至不墮廢。否則假浮屠老子之徒。得僅存一二。兩者皆不
可得。則望生其地好義者為之。而好義者往往以資費難辦。付
之慨嘆。于事卒歸無補。必得賢大夫起而倡率。將見開風樂善
自不乏人。昔孔北海表鄭公鄉過者。莫不起敬。則所望于執事
豈小哉。某再拜。

錢礎曰。曰因理學而及忠義。便見學有本原。其鋪叙忠義處
支濠書 卷十七 駱太守陳二 四 十卷本

詳而晰。婉而至。善于開生。若夫抑揚激勸。語語動人。讀者可
以開風興起矣。

與徐元敷書

不接容輝。三年矣。癸丑春。委子華。偕以所傳。續寄。至且其。願
日。惟。和。之。同。人。以。舒。我。衷。也。勉。之。皆。悼。矣。諒。齒。頰。而。終。瀟。浦。
獨。吾。郡。者。尊。各。列。焉。表。身。死。何。必。讓。蔡。始。皇。惡。言。死。言。死。者。輒
誅。入。海。求。仙。費。府。庫。傷。百。姓。奈。同。鮑。魚。之。臭。故。誤。自。怒。文。造。生
續。日。遊。其。中。皆。建。太。事。也。天。下。事。或。有。可。避。而。唯。死。必。不。可。避。
雖。佛。與。仙。亦。皆。涅。槃。尸。解。是。以。死。不。足。憂。憂。在。死。而。不。傳。耳。死
而。不。傳。是。真。死。也。豈。惟。死。而。後。死。即。生。而。亦。死。也。君子。知。生。之
難。疾。死。也。則。高。名。自。法。當。生。之。日。想。死。也。時。則。道。念。自。生。大
約。論。人。品。於。斯。世。在。山。不。在。市。貴。死。不。貴。生。蓋。市。則。慕。利。者。深。
生。則。視。死。者。衆。王。毓。著。之。致。簡。江。天。一。之。厲。聲。皆。以。此。也。雖然。
豈。盡。責。之。死。耶。至。于。我。輩。上。有。老。母。借。隱。田。間。社。口。晦。之。惟。得
二。三。者。舊。握。手。道。故。以。慰。愛。懷。而。天。不。佑。仁。老。成。日。喪。即。如。詩
中。子。度。高。情。正。義。倡。和。雖。通。恨。猶。未。而。季。平。吾。長。友。也。才。名。卓
犖。為。石。齋。後。人。方。深。緒。好。而。天。斬。其。年。如。須。去。冬。同。聖。野。具。酒
延。余。與。則。諸。輩。分。題。各。賦。極。歡。而。罷。不。意。承。誤。其。他。奉。倚。商。書
皆。我。風。好。相。繼。物。化。悲。哉。乎。予。心。有。聞。山。陽。之。笛。而。不。愴。然。耶
若。君。則。猶。嬰。樂。也。而。詩。亦。云。何。哉。彼。劉。金。南。先。生。者。一。則。望。隆

支濠書 卷十七 與徐元敷書 四 十卷本

理學一則任重干城欲生不可故無誓天一詩諄乎勸之也今

君深隱天池庵名落木既在山矣苟麋鹿之與遊無猿鶴之相

謂此我輩所日望其壽而康也然詩爰之者何也傳聞之誤也

昔瑗公絕筆欲殉子才存古餘編遂稱菊水堆山錄子木之名

中峯悼明河之什彼其中藏之而驟聽之故遂不疑不覺其長

言也不然天下之死者甚衆何皆不及而獨及於君若君者可

無愛死而不傳矣吳固多詩人莫不推君為巨擘至今遠方慕

之而吳興尤甚葦燈其一也令天下皆如葦燈而君何獨余是

以轉而為君喜也夫翟義不死諸葛猶存以死為生與以生為

東漢書 卷十七 與徐元奭二 才峯草 定本

死者其人皆非焉能為有無者也故寄其所作而贈以詩詩曰

此日傳聞處懷思總莫悲歲身惟落木攜手定閒僧律細驚吳

曾名高出竟陵應知千載後寂寞有師承

徐果守口勸彼主死關頭汝言通徹提醒世人多少夢藥

錢幾日曰通篇無數諸君皆天地間不可死之人亦皆天地

間死而不死之人雁卷此書直是楚些遺調又何止下山

之涕思黃墟之信耶

與祝子堅書 唐 彪

先生豪傑士也以先生豪傑待彪厚且深必有所謂彪有不服

于先生者敢不言乎若不言是不以豪傑待先生其負先生多

矣先生之才之學高且富何待彪鼓舌文章奇闢深奧在公毅

莊騷間庸人學踈讀之且不能句何況解說智者思之有餘味

焉此先生文所以勝也但古今人著作不患不多患不純耳以

曾子之賢其文章不逾二千字惟確而無疵故日月不磨乃知

文能去其不純者而其存者始傳也大稿中有大闕地理篇大

訓靈素篇斯二文似宜刪去不去則累先生之莫大也風水之

文 卷十七 與祝子堅一 才峯草 定本

說非後代始周公美公劉則曰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園

乃觀于京又謂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使堪輿果非信

則隨地可居公劉何必既瞻而觀而相而又觀乎周公何特舉

此以美之乎國風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美

衛文徙居楚丘詩也使堪輿果無據則隨方可宅衛文何必既

升且望望而且景哉詩人又何特舉此以美之哉易曰仰觀天

文俯察地理乃知地理非後人附會也五經已言之夫南龍將

盡岐而為二一南嶽一浙省皆大幹也若激水者小枝耳所以

科名富貴皆相懸使大小可混正從無分別激水之科名富貴

宜○立○金○陵○武○林○矣○而○何○以○遠○不○逮○也○又○嚴○水○之○龍○雖○小○枝○小○結○而○城○市○乃○其○蓋○也○若○棠○村○者○不○過○公○其○餘○耳○所○以○稱○各○富○貴○又○相○懸○使○枝○幹○可○混○妍○醜○無○分○則○棠○村○之○科○各○富○貴○宜○城○中○矣○而○何○以○大○不○如○也○夫○文○王○遷○豐○武○王○遷○鎬○王○業○因○之○以○大○不○然○文○武○固○愛○民○惜○財○者○何○忍○為○此○勞○傷○事○哉○彪○瓦○礫○庸○材○百○無○所○能○獨○謂○于○地○理○頗○有○一○得○每○入○一○鄉○遙○指○暗○索○謂○其○中○有○地○者○徐○而○仰○之○必○古○人○名○墓○在○也○因○信○風○水○一○端○之○不○誣○靈○樞○素○問○古○人○有○謂○非○岐○黃○撰○乃○戰○國○書○者○彪○不○能○辨○但○戰○國○人○材○有○孟○子○莊○生○孫○吳○廉○簡○扁○樂○之○徒○而○扁○鵠○倉○公○正○生○其○際○安○在○其○書○

文藻書 卷十七 與祝子堅二

不○足○以○傳○也○彪○每○師○之○獲○驗○非○一○而○前○輩○比○之○儒○家○六○經○或○非○妄○語○彪○固○庸○陋○人○也○今○先○生○二○文○不○足○以○服○彪○安○知○後○世○竟○無○庸○陋○如○彪○者○亦○孰○此○見○而○不○服○焉○先○生○何○以○自○解○乎○彪○欲○先○生○為○萬○世○無○弊○之○文○不○欲○先○生○為○萬○世○口○實○之○文○與○其○千○百○中○而○有○一○二○可○議○者○何○若○并○其○一○二○可○議○者○而○盡○去○之○也○不○期○傳○而○自○傳○矣○惟○先○生○鑒○焉○幸○甚○

錢○礎○日○日○子○堅○風○水○說○引○據○鑿○然○却○說○得○暢○快○但○有○五○經○並○不○談○風○水○一○語○故○翼○修○即○以○五○經○折○之○論○靈○素○亦○猶○是○也○大○約○兩○君○各○有○見○解○讀○過○知○好○好○學○錄○者○然○後○可○讀○此○書○

與嚴佩之書

世○祖○頓○首○近○得○東○林○誌○書○讀○將○既○至○先○生○問○答○一○篇○作○而○歎○曰○先○生○辨○道○之○勤○如○此○蓋○非○斯○以○一○家○言○名○者○至○先○賢○諸○傳○自○能○山○先○生○而○下○都○無○可○蓋○祖○以○為○猶○有○潤○文○則○近○日○與○舍○人○伯○典○先○生○不○為○端○立○一○傳○而○附○見○於○馬○文○肅○傳○末○此○則○鄙○見○所○未○安○者○夫○東○林○之○教○主○於○明○善○歸○於○忠○孝○其○孝○同○則○其○善○法○從○同○其○忠○同○則○其○善○法○從○同○固○不○得○而○詳○畧○之○也○夫○舍○人○之○死○是○純○忠○也○是○無○所○為○而○為○之○者○也○古○今○忠○臣○志○士○其○處○死○亦○不○同○矣○或○以○臺○閣○重○臣○或○封○疆○大○使○或○親○賢○而○世○爵○爵○邑○或○章○茅○疏○賤○爵○庸○不○世○之○知○是○數○者○舍○人○無○一○焉○嘗○聞○諸○故○老○舍○人○愴○然○可○氣○嘗○酣○醉○無○聊○讀○書○至○靖○難○諸○賢○如○景○清○鐵○鉉○方○孝○孺○死○事○酷○烈○狀○不○覺○鬚○髮○張○怒○目○裂○背○若○欲○奮○身○一○出○其○間○以○洩○其○不平○而○於○全○身○行○逝○之○流○猶○擊○然○以○自○愛○其○死○為○可○惜○而○時○俗○人○輒○指○而○非○笑○之○曰○駭○哉○伯○典○嗚○呼○此○伯○典○所○以○為○伯○典○歟○且○夫○伯○典○一○窮○困○諸○生○耳○數○十○年○空○室○蓬○戶○艱○苦○備○嘗○癸○未○末○科○纒○遊○一○第○苟○其○胸○中○稍○有○取○能○富○貴○之○念○則○必○忿○而○不○能○死○畏○而○不○敢○死○活○延○頓○望○而○不○仰○死○而○舍○人○曾○不○以○是○為○芥○蒂○也○吾○意○如○舍○人○者○即○不○至○改○葬○易○節○或○託○於○雪○菴○僧○補○銅○匠○之○類○終○身○

文藻書 卷十七 與嚴佩之一

遠引亦無得而議其後乃以新進小臣斷然義不反顧正務垂
紳自沈於秦淮河以死嗟乎此豈有所為而為之者先生以為
當端立傳耶不當端立傳耶夫致命遂志生人之大節而固幽
潛以風來者則立言君子之任也彼殉義於甲申者固不易而
殉義於乙酉尤不易殉甲申之難於國君死社稷之日猶有其
人而殉乙酉之難於土崩板蕩之餘則舍人而外益未見其數
數也或曰舍人之死忠矣然特吾道中之一節烏足詳書嗚呼
東林自龜山講學以來未有視忠孝為道中之一節者果其為
一節而不足詳書則是馬文肅死於舍人之前華吏部死於舍
人之後其視舍人均之為一節而不必其書之詳詞之復也又
何以使文肅吏部從其詳而舍人獨從其畧哉今聞其子弟不
振悠悠世俗無與表章先生素長者修誌既成勿復吝此數行
為東林闕文之憾幸甚不宣

樂振之日近來為人作傳多因門第高華子孫貴盛便景景
稱譽不顧其誣若貧落之家無人焉請雖有特節卓行亦弗
克若深可嘆也介夫推論及此具見良史心腸
錢礎日日令人殉難一節真是難得介夫此書義正心苦而
詞氣激發張眉欲動直為令人開生機之令人開風與起

與法黃石方伯書
老公祖以經邦鉅手左提雅柄右獵繪林極天下韻事文心并
包富有所謂一代之制作非尋常能望見也棠陰再歷巖岫增
輝而寓館澗栖猶有寂寥之感意從游羣彥未有映發勝懷者
賦弟得画苑一人曰顧苻文用筆自荆關來秀上絕塵以刺畫
妙飛動不屑屑眼中餘子似可陪賓座之末席廣清闕之縑緗
者敬以上及至義在州民願見元老冀得齒牙一字作其名聞
則苻文能自言之矣鷄首臨敝城奉教有日茲不多云
錢礎日日朗心映月高致凌雲語語沁人神骨想見先生一
片吹噓至意

文獻書

卷十七

與法一

聖

十萃草
堂定本

擬漢太子遺使徵四皓書

擬漢太子遺使徵四皓書

擬漢太子遺使徵四皓書

擬漢太子遺使徵四皓書

擬漢太子遺使徵四皓書

擬漢太子遺使徵四皓書

擬漢太子遺使徵四皓書

擬漢太子遺使徵四皓書

擬漢太子遺使徵四皓書

擬漢太子遺使徵四皓書

擬漢太子遺使徵四皓書

擬漢太子遺使徵四皓書

擬漢太子遺使徵四皓書

擬漢太子遺使徵四皓書

擬漢太子遺使徵四皓書

擬漢太子遺使徵四皓書

擬漢太子遺使徵四皓書

擬漢太子招四皓書

漢興從龍之佐紛紜雜沓咸懷忠竭志獻力於至所以助厥

先生景足一窮山微然不欲聞天子之聖况嘆之粟哉豈非在

位箕穎之叟尚恐天下自累乘斯義也為嗣德者雖有啓聖不

能望其改轍若庸僕謬樹其堅臥可知矣顧小子侍帝晨夕揚

揚翼翼深懼一日有背於君親孝友之大誤踏非禮何也御極

以人勸人以身平居言事偶見斥於高賢長德者卒然有叩指

手弗應矣故小子奉越先生烟榻密在左若先生豈不能鑒之

乎夫天子未嘗寢食遺先生也以為殊尤之類聖有所不必致

愚有所不必携人之蒸結惟其誠也今天下方定撫時及事者

志功名耳如其無意此者自當須之再三俟紀綱大施機宜協

順不得已為疾呼力籲者一出故雖不有之於身恒有之於子

孫幸隴固窮幡然三聘樹人固為百世也豈必奮袂攘臂而矜

自已得哉方暴秦之末其不足辱先生明甚及漢掛彌天之網

而冥鴻矯翼以意南北一時羣臣景之如崧岳士民傾心不啻

父母先生之節白矣先生之高者矣神明直在今耳若先生抗

身于皇古而不免夷漢於暴秦小子以為未盡也昔夷齊醜周

呂尚甄開之當其在文王之朝兩人比肩就養即一人之身前

又啟書 卷十七 擬漢太子一

又啟書 卷十七 擬漢太子一

後判絕者時與道移也先生既貞伯夷之履兼通太公之澤漢業不難與三王競駕即不然足一及處如孤竹之遇西伯明其不重絕周也漢一家之事不勝大願但目睹之躬揖之溼矣夫論過世之責得其通廣者為至鵠鵠畏人也而襲諸人間莊與之云思有取焉且天子非甚嫚賢也前年手勅詔小子曰汝見蕭曹諸公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拜并語于汝兄弟况不為蕭曹者哉維此鴻業若涉春水譬之齋齋須杖而行小子不及今侍先生若濟大川廢舟楫在先生亦宜揆酌幾今不膠一成以傷厥道依之與固交讓也又諸臣中張守節戮力漢家風

文激書 卷十七 擬漢二 元 十卷草 遼定本
選北教誨接以賓禮寵之久期小子倘得與子房上下乎不然如小子者亦有道所憫念也外具金幣若干車幾兩衣幾襲誠知物外之胸土直不顧然是道也古人尚之小子罔敢問焉已命使者拜伏道左謹獻即不得先生授響不得擅返先生其向來思臣子事君以人事親亦以人他日天子喜釋疇慘撫膺長慰曰予有後弗棄基是為善處人骨肉者先生也盈頓首
錢礎日曰四皓不屑應高帝召而欲為太子死是誠何心或以為張子房詭計非真四皓也讀此書謙恭遜順詞令溫文整然太子語氣四皓雖非真得太子一書則真矣其文蒼

擬東方朔從公孫弘借車書 劉城
朔當從甘泉力不任徒步又幸列諸吏法不得躉獲羣卒中曩者待詔公車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朔誠饑欲死所從黃貸多日奉小益然自食食細君又償所舊負他用稱是無餘貨為僦車馬直今董君之門車如流水馬如游龍皆漢公卿大夫物也朔顧不願在貸猶維丞相寬然長者開東閣延賢人朔以天子吏不敢私上謁參謀議然知故人賓客多所仰給者矣朔倘得此借外廐之餘粟假困人之下澤一弛筋力也幸甚或曰丞相身布被食一肉脫粟飯爾所以風示廉潔結至上之知者此

文激書 卷十七 擬東方朔一 六 十卷草 遼定本
相果能佐天子理天地和陰陽鎮撫兆姓禔福中外薄海蒙休要荒賓服盜賊消亡黎民嬉豫天降甘露地生芝草聖漢無狗吠之警而有磐石之固丞相雖日口厭肥甘體窮綺麗從車千乘廐馬食粟苦肥亡損祇益寵譽也不大是圖而躬其細子才猶好使朔不得一當游車之闕濟徒步之困豈知丞相者哉朔亡具車非以為高直今貧耳木樵夕死朝榮士亦不長貧也
錢礎日曰通篇持論頗多風刺復有放達之風確是曼情本色讀者勿作擬觀可也

與韓退之論柳侯求祀書

張自烈

某白退之足下僕見柳州羅池廟碑既嘉退之工于文又嘆子厚生能期死死能為神為神能殺媪已者明禍福而震耳目廟食宜哉已而思之竊疑退之雖撰迎享送神詩遺柳民然其事不足信其文未盡工也按祭法德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則祀之蓋後世思其功德追祀之爾不聞自求祀侯降而自求祀使歐陽襲見而拜之怪也可靈之有廟既成大祭過客李儀醉媪喪侯實甚未可與殺人同科侯立實之死夫侯所稱能澤民者顧暴酷若是豈侯之靈獨嗜殺與豈死不驚動禍福不靈

文徵書

卷十七

與韓退之一

十卷本

與退之嘗言無形與聲者鬼神是也不能無聲與形者物怪是也然則侯果神乎宜反諸無形聲果降于堂有形與聲則物怪已耳况子厚在當時同劉夢得附王叔文輩自陷于公議不當與死事定國者等難食其土有慚德惡在能作威福行彰瘡哉冀等以夢告退之退之張大其事為詩歌祀侯又刻石焉皆誣也或曰柳侯以請死伯有之儔耳果爾則雖不為怪謂之靈則非也僕懼後世率退之之說好語怪又競傳殺李儀為神異駭四方見聞故不敢傳會于厚有知能以妥以侑于羅池哉

發楚日通編疑退之一靈字辨晰明快令柳侯無以自解

與甘德齋論會文定公書

魏

竊向不喜會子固文每讀不能終篇頃病中獲取讀之意思法變前古作者無疑子固于論事上書之文亦涉漫漶迂不足動聽聞其可施于事實者亦少特所為序記則卓爾為不可及蓋其論者不獨原本六經而辭氣深厚爾雅有有道儒者之容宜勝庵之獨者之也近代道學之士既以文章為玩物喪志又不肯為汪洋倜儻奇崛之言如韓蘇諸人者則亦務為子固之文而可矣子固屏絕百家自扳躋于聖人之徒其為文雖祖劉向而所以自處者當比董仲舒然禮以為非真有得于六經之學

文徵書

卷十七

與甘德齋一

十卷本

者也所謂原本六經不過存其綱維取其邪郭以不墜聖人之言已耳嘗讀子固與王深甫論揚雄書紕繆離叛道害義莫甚于此不必智者而後知也蓋子固好雄文得力于其書遂至以雄仕奔為合其子之明夷美新之文非可已而不已嗚呼抑何甚也原壤之母死登其木而歌使曾參問于魯見之以為有合于大舜之號泣則曾問而得為孝子乎哉曾問而取壤則曾問必無當于孝曾問而孝則必不以壤之登木歌為可取嗚呼子固言本六經自附于聖人之徒而顧反覆辨論為此言以為真有得于六經則固無是也子固性孝友奉繼母撫四弟九妹

力是其行義最高而呂公者常告神宗以舉行義不如

武事政事不如文章公者蓋非妨賢而毀聲者明矣吾由美揚

雄推之則子固為人共表裏之間蓋未必洞然無遺憾于公若

者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公羊高以祭仲逐

君為行權吾以為必無得于春秋子固以揚雄合其子之明夷

王安石以雄之仕合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吾以為必無得于

六經丘濬以秦檜于宋有再造功岳武穆雖見委用終不能克

金以全宋吾以為必無得于大學而董仲舒漢之大儒于祭仲

亦附會其師說此又與子固之好雄書而強飾其過者相似人

文源書 卷十七 與甘建翁二 寄 十卷草 堂定本

者書立論以傳後世其議論間有一出于此則生平文章盡可
投之水火而不足惜士君子立言蓋不可不慎如此足下生子
固之鄉又嘗序文定公文集故敢布其愚以與有道相正焉
林確齋曰議論真得六經正旨而文最天矯道健
錢楚子曰論嚴而正不為苛刻之言假令子固而在聞之亦
當心折矣未復因子固而牽連他事鑿鑿言之非其讀普論
亭之識惡能有此

與張月僊書 朱 謹

水以掘土而深火以鑿木而得君子之為學亦猶是也登高

者務防其顛泛渤澥者務窮其源涔蹄之水一勺耳酌之易竭

疑壘之儲一刳耳數之易罄夸父不與波者同趨責肯不與靡

弱其關吾子好道而鄙人是謀無乃類長難養守其軻也子其

輔也詩曰毋棄爾輔員于爾輻吾子勉之又曰河酌彼行潦掬

彼注茲可以饋餼謹也勉之

錢楚子曰寥寥數言而有汪洋千頃之勢其神全其力厚也

詞旨清雋直自成一序書 詞旨清雋直自成一序書

文源書 卷十七 與張月僊 寄 十卷草 堂定本

張麗澤曰凡用數十喻連山斷嶺不可端倪其法俱從孟子
化出不讓昌黎獨步也

徵頌大總戎左都督劉公詩文啓

曹禾

蓋聞方叔壯猷采芑戰廣夫顯允召公式倅漢漢致味於旬
常武美南仲之功敷陳敬戒清風誦禁侯之績備著柔嘉自昔
歌頌之文恒傳律呂於今旂常之色復慶星辰恭惟文伯劉公
東山毓秀南嶽呈祥紹彭城之故基簪纓踵美接卯金之世派
葵鼎重光然杖閣間中壘書成於天祿運籌帷內于初畧起於
衡陽允推名閣之傳矧屬將門之種擁旄同田氏田布本是多
才列戟重李門李最真為有子燕領奇相早占萬里侯之封後
精神標仍立八面鋒之號敦詩書而承舊業儒術有似祭歌壺

文獻啓

卷十七

徵頌一

李

堂定

讀春秋而闢微文左癖還如杜武庫展也象賢惟肖卓哉大受
堪期初舉將材繼署守府奮百粵之威武波巖到處生輝
六詔之謨猷諸葛管因時動色迺漢水之旌旗甫設而渭城之
刁斗更嚴百二兩關握與圓於掌上十三兵法全輯畧於胸中
坐鎮經營喜見風行甘肅出師平定欣傳謀協天南功方建於
水西鎮遠遷於安遠載從靖衛綏撫流離旋復河州招降部落
卓蘭山下一時再見霍嫖姚洛水城邊是日重逢鄭招討聳員
永奠通渭咸寧始從遊府而管參戎尋由副將而陞都督指揮
統令佐靖逆以宣威累叙勲勞業無遠而奏績既展頌夫溫旨

且特召平來京

帝在乾清

面詢

對敵恢復之狀公肅丹陛

陳畫圖聚米之形大哉王言敬而聽矣嘉乃臣績傾以贖之
三箭業定于天山七札試穿於錦嶺益于有酒多且旨式無以
放康侯錫馬鹿而蕃介福斯受賜堯者載玉恩君胡不肯
賜組練者被主德我甲在心眷顧彌隆褒美逾篤念江在為
上下衝途宜置北門鎖鑰思京口實咽喉要道當設南園金湯
爰奉璽書而慎服命隨脚風詔以効馳驅特以古暨陽居江海
之間尤稱巖邑惟憑大將軍作干城之寄足壯國容遂令金山
移節駐君山因使莫龍造城延劉龍命以右命以左職衙加一

文獻啓

卷十七

徵頌二

李

堂定

等日為訓日為練保障山萬全時雖安而不忘危功在前而仍
圖後軍民安堵耕農分牛馬之雲煙煙烟消市買入牙旗之月
不見樓臺連屋氣唯聞號吹干聲依然漁火雜紅星但聽滄浪
一曲盈城笑語夜清鈴柝之更四境謳歌日見旆旌之暇凡此
德威之遠播孰非仁勇之宏施不極鋪揚曷伸愛戴某等引身
較輅翹首惟惟慶有併懷若蔭條侯之細柳久垂蔽帶如依召
伯之甘棠情本切而未行恩已深而莫報惟鴻筆之人為國之
風雨頓袞章之錫為朝之羽儀伏祈當代鉅公先生贈以名篇
期有美而必著并冀同省大夫君子行未直道且無微而弗彰

或賦或頌或歌詩成各體爲記爲傳爲序文集一編并望瓊瑤
行登梨棗庶武功得文章而益顯將大業與懋烈以俱新謹啓

荆默菴曰莊嚴宏麗有典有則韓吏部平淮西碑文後又見
斯篇

錢礎曰曰先誦世德繼叙戰功何等嚴重中間述寵遇之隆
且有風起雲飛之致入後寫出生鎮吞江洋洋德教殆不啻
筆歌墨舞矣對偶文那得流麗如此

文激初編卷十八

錫山錢蕭潤礎日評選

同邑秦松齡對巖

訂正

吳江董 問方南

募刻胡白叔蟪蛄吟引

姜 咳

窮聞春鴈秋蟀曉序悲吟暮燕風螢臨年鼓翼死六義有聲集
綿思于簡素乃連章應體效逸緒于咏歌匹夫末言採陳風土
伶官賤秩司奏明堂雖官商所懸亦貞淫攸別翟湯被獎乎庾
亮神宣見知于蔡邕桂生五嶺托出三荆人產名都藝關方法

文激初

卷十八

募刻胡

十峯草
堂定本

龍鬱之騷駕老倍服裘蘭澄之摘芳孤管承佩赤騷顯于伯樂
之肆良賈輝于下和之庭千古同然于茲為尚若夫華植茂零
誠陰陽有敘聖哲窮達亦命相攸關揚拭蔽幽皆吾黨所貴扶
進民譽豈異人是任茲者聞闈上京夫差舊宇有老盲白叔胡
梅者潛心版圖雅懷標述少聞鄉曲壯遊四方顧眾著述于東
吳陸賈定交于南粵談經入帳多當世之名聊載筆扶輪盡儒
英之流亞顧坎壈失職食越孫長動款持身清同樂武市中賣
藥以草樹作君臣物表德為梅為妻子既左氏之喪目兼
伯道之無兒渺渺愁予何方帶子悠悠波路甚昂夫君猶已過

夫七旬志不倦于三百篇章口授勢應鼓鑿體製腹裁聲諧金
石葦籬短巷饑來允愧休儒雲水徂年病久空嗟魚蠹生長嘉
隆之代垂老板蕩之秋紅雨江南勞懷故國紫烟朔漠徒憤荒
墟獨以汗牛之編未投梨棗敢冀雕龍之好共鑄金錢相彼無
告之人允矣有文之隱昔北海既沒魏文廣募其書相如臨終
漢皇遺求其藁何論吾輩猶屬交情使梅驛志騷壇成功文藝
斯則士林勝事庶幾篆素所通傳者矣

會青藜日即此一引而先生憐才至意具見之矣白叔懷才
不遇遇先生錫此文詎不榮于華袞耶

卷十八

募刻胡

十峯草
堂定本

錢礎日曰通篇純用綺語而情真誼摯惻惻動人至性之文
其不為詞掩如此此固先生運筆之高亦由其立心之厚也

募刻陳默公著述引

王熙

蓋聞天祐斯文自產千秋之宗至人肩大道寧耽一代之浮榮
 故賢聖惟發憤而詩乃成卽後儒必窮愁而書可著春秋須羽
 翼丘明之雙目難存史記待昭番司馬之全形忽廢他如張文
 昌以乍盲而工樂府盧照鄰緣久疾而擅吟壇若斯之徒殆猶
 小技矧夫守先待後析天人性命之微言述往思來俯今古興
 亡之準鑑非邀休暇豈獲專勤制城今司馬默公陳氏九液蘊
 靈六匡誕秀七歲遍通經傳箋研百氏以無遺十齡輒庇史材
 身任三長而不讓衡制藝於吳下張揚願撤臯比正騷賦于雲
 閣陳李齊投縞帶八興朝而膺恩拔在朝爭觀其光儀甫鄉薦
 而掌秘書政府成資其手筆雖大魁中沮至今猶歎爲真狀元
 迨釋褐南歸舉世仍呼爲好才子是以熙父任祭酒時之贈詩
 也則曰注殘經史年猶少歷盡艱虞氣更新大家宰靜海高公
 之胎句也則曰無雙經學黃江夏第五科名杜紫薇期待各已
 如斯通顯奚難立致乃造物巧爲成就奪去子野之聰俾儒術
 大振今時悉倚難婁之目寸陰必惜用是日斯邁月斯征萬卷
 堪娛遂至冬不爐夏不扇書成甘種載可盈車扶六籍之與義
 於二經其功約而倍寓一朝之褒譏于四部其指隱而彰掃山

文淵引

卷十八

募刻陳默公

二十卷草
堂定本

陰餘姚之禪囁門庭斷自程朱溯嘉隆弘正之詩源流品分從
 趙宋西京以下未嘗無賦賦會出而世識真騷八家以後敢曰
 無文文會行而人裁僞體若不共襄剗劂何以仰謝聖賢熙等
 職在清曹分應獨任但畧計鏤板之費動須數千勢必賴大雅
 之流各資涓滴與其結佛緣以需利益何如種文福以厚箕裘
 且默公氏官僅數旬居無五畝彼于頃亦人耳能將百萬爲高
 士買山卽郝超小夫乎屢費千金爲故人治宅今陳子旣以詩
 書爲生活則吾黨亦用梨棗代田廬伏望隨分樂捐聲施不朽
 噫嘻杜微失聽猶來君相之求徐積病聾實賴蘇黃爲友况有

文淵引

卷十八

募刻陳默公

二十卷草
堂定本

坊于孔孟詎止篤夫情親諒切同心敢申虔懇
 錢礎日曰先生於默公著作心賞神契故言之津津有支道
 林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逸少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之意
 其文含英吐華幾於夢吞丹篆八九矣

愛_三三百篇之旨多載宮吟十九首之詞半題闕怨下至八代
 愛_三三唐世尚香評人耽艷詠蓋以寓忻寄慨調近風惡故爾
 繪龍編愁詞傳禁掖耳况昭陽殿裏八百無雙長信宮中三千
 第一_一一唇腮春曉晴開翡翠之樓鴛瓦烟浮寒鎖珍珠之幕羣陪
 素蒂職號司花枕薦紅粧嬌名來夢香散岷臺之理豈惹芳心
 粧留懶髓之痕芙蓉脂肉沉香亭北漸聞玉碁敲殘太液池邊
 頓使文犀擊碎斯則盟深百劫誓切三生者矣別有望幸長門
 待迎永巷對韶光而羞萱草報妍面而咒桃花遙追貯屋之恩
 文_激引
 卷十八 古宮詞集唐一 三 十 草
 如殺守官之迹自侍承光女士何來于客外人甄后玉衣久悲
 香散班姬執扇長恨秋捐複道草青青露濕羅藤綠縹緲庭塵
 裊裊風生羽佩金搖聽殘長樂鐘聲寒鴉滿院望斷昭陽樹影
 手_一一_一流天蟬鬢卸金蟲_一取_一蘭香帳額_一銀葉蕭條柳絮
 簾_一宋氏若昭_一推_一先生之號劉家阿淖徒邀博士之稱是以
 羿后黃著飛來月裏香嬾紅葉流出人間愁地茫茫情天漠漠
 淚珠事業_一蝶生_一涯此固在昔同傷于今共悼者也擬_一巴曲
 愧不能佳愛採唐音徧羅厥_一數_一百人之警句故聲調易工
 積十餘日之精研遂摭_一特_一切閱者以詞會旨宜百首作一首

觀亦以要該繁更一句作一首讀可耳

王阮亭日時而考藥欄中春風艷麗時而牡丹亭畔夜月凄
 涼情綿邈以無窮才浩瀚而莫禦鐵石腸將花作骨錦繡口
 以玉為心似此藻奪九華具徵學富千古
 錢礎日曰藻思既新文彩復煥口能吐鳳心可雕龍具此才
 華能不置沉香亭一席以金花箋作清平調耶

卷十八 古宮詞集唐一 三 十 草

重修會稽山南鎮廟引

李仙根

原夫吳越之有會稽亦猶齊魯之有泰岱彼則崇居震位長爲五岳之宗此則傑峙與維允作九山之冠故簡書出歷八年用○等光○來○玉帛○來庭○萬國○於焉○會計○作廟○以安○山靈○肇自○開皇○之際○封公○以隆○神秩○起乎○天寶○之間○迨有○明而○廟貌○正厥○今稱○迄○本朝○而祀○典遺○乎前○代承○無○命○祭○茲○山○神○協○帝○休○用○歆○厥○薦○武○成○既○告○防○風○之○骨○應○灰○文○治○益○昭○祖○龍○之○碑○足○取○享○既○畢○而○言○旋○敬○稍○紆○而○却○視○山○居○本○廟○之○南○廟○枕○茲○山○之○北○萬○壑○爭○流○遶○明○堂○而○繁○帶○羣○峯○環○拱○等○列○宿○以○昭○回○地○勢○既○交○激○引

佳神威赫赫棟宇之歲月已綿而風雨之飄搖不免邦人有志於重修僉請鄙言以爲倡夫琳宮梵宇日勤土木之功巨室富家歲有河沙之施矧茲山作鎮于東南則斯廟有關於邦國凡在皇靈之所被悉邀神佑于無窮士民協力佇看椽栴之如新遠邇同心行見奐輪之濟美云爾

楊震百曰麗而則典而贊聲英彪炳蔚爲國光劉勰謂封禪書爲祀天壯觀銘岱文亦彼時絕采何堪與此篇韻頌耶錢礎曰會稽何山南鎮何廟素命祭者何人三者並堪不行矣又補大文以補之皇皇乎一代巨觀也

重修吳郡西山北塘引

李仙根

今皇帝之二十有一年子奉命告祀會稽道經吳門識吳士之異者二人曰劉子元美王子石年劉子田不過數畝不能以供餽粥而以江左浮糧之患匍匐請命於當事之庭者垂十餘年王子授經生徒假館城內其于西山之北塘不數數遇也而民之跋涉於斯者日不下數千人顛厥遠邇莫之或恤王子獨能深慮之不憚奔走筆舌之勞以謀修築始亦八年于茲矣此兩生者咸以衆人之心爲心而非有所私利于已也嗚呼可不謂賢乎天子軫念兆民罔有弗爲而轉餉猶繁國用未裕浮糧之役子叨計臣雖悉其由尙有待而未敢以遽聞卽有司亦然悉朝廷之艱而弗獲請也若修塘之舉則凡從事茲土者莫不與言實焉非若糧之必待命于朝也且也修隄防完道路寧非王政之本務乎哉矧聞諸生中如唐邢若者亦旣慨然以百丈自任矣此邢之賢士大夫與百輩事豈其無利民濟衆之心而當仁猶讓甘使唐生獨爲君子哉子故嘉王生始事之美而願諸君子之相與有成也遂不辭而爲之引

錢礎曰通篇用浮糧事件說修塘其間賓主井然可謂得體詞議到切動關國計陸宜公奏議請爲殆其似之

重修惠山寺引

吳興祚

余○令○錫○十○三○載○戀○戀○者○惠○山○一○勺○水○耳○記○嘗○新○其○亭○砌○洗○石○建
 樓○忽○忽○有○十○年○事○每○訊○之○從○錫○來○者○曰○漪○瀾○雲○起○如○故○為○之○欣
 然○又○曰○寺○岌○岌○圯○矣○則○又○嘆○于○秋○名○勝○一○旦○傾○廢○為○足○惜○也○蓋
 曩○者○修○葺○時○惟○僧○珙○水○任○其○役○因○鳩○僱○率○畧○遂○弗○克○久○嗚○呼○自
 湛○公○拾○宅○以○來○盛○衰○屢○矣○周○文○襄○吳○光○祿○凡○兩○新○之○今○則○舉○無
 其○人○故○至○是○聽○其○圯○耳○是○不○惟○香○火○荆○榛○而○山○泉○亦○為○黯○然○余
 深○憫○焉○數○欲○謀○之○其○鄉○之○大○夫○士○緣○承○乏○闔○地○遂○出○師○勸○山○寇
 解○泉○園○既○而○浮○海○克○金○厦○二○門○以○至○移○節○兩○粵○數○年○來○無○片○畧
 文○獻○引
 卷○十○八
 惠○山○寺○一
 堂○定○本
 十○年○序
 暇○然○心○未○嘗○忘○之○茲○周○君○弘○詞○慷慨○好○義○力○任○是○役○而○問○序○於
 余○余○喟○然○曰○吾○抱○此○願○久○乃○今○得○人○任○之○其○興○復○也○諒○哉○敢○捐
 資○為○倡○并○弁○其○端○以○告○同○志○他○日○落○成○尚○當○紀○石○垂○不○朽○庶○使
 登○臨○者○加○盛○以○增○我○山○靈○之○色○且○以○綿○湛○公○布○金○之○澤○與○吳○氏
 功○而○余○亦○得○從○文○襄○後○以○傳○也○清○泉○白○石○其○共○聞○斯○言
 漢○書○循○吏○傳○載○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人
 富○所○去○見○思○夫○所○謂○去○而○見○思○者○亦○思○其○在○官○時○所○行○之○政
 所○為○之○善○耳○若○我○吳○公○則○于○去○後○而○尚○有○所○行○與○有○所○為
 也○不○益○動○人○詭○思○不○極○耶○夫○公○之○善○政○不○勝○書○其○修○建○如○雲

起樓漪瀾堂匪一而足茲在粵且不忘惠山于大殿捐贊助
 修如是我公之德其可量乎夫然登雲起樓者見我公之德
 與雲俱覆游漪瀾堂者見我公之德與泉俱深至惠山大殿
 落成崇碑永樹行見我公之德直與山俱高也噫嘻全矣

錫山錢蕭潤礎日謹識

文獻引

卷十八

惠山寺二

十年序

蓋聞建章飛蓋應劉稱下之才金谷傳觴潘石振元康之譽
 顏光祿詩成曲水譽並機雲桓護軍論重瓦官人傳杜衡蓋神
 光不夜豈褻玩於隋珠而和璧在懸不獨輝於郢握苟或聲投
 金石終當義叶墳荒方今龍德石文雞壇振藻南風頌流衛室
 降道稱輝承雲歌自明臺紆靈浸澤九苞翬禾羣來足足之音
 玉璫零銷衆獻熊熊之製雖徐庾南北尚有使者憶鄉關而沈
 宋頌頌未聞昭容臨綠殿光華復旦文物斯尊諸君子風開變
 豹人握靈馳或才麗五車及有兩京三都之作或家藏十乘雅
 文辭引 卷十八 微燕臺集一 六 行峯草
 談丁門萬戶之圖或文舉妙齡龍門作客或長卿獻賦狗監通
 名或矯裂出關殿上奏白麒麟之對或檄傳振旅軍中揚朱鷺之
 歌或曼倩降沉旄星薄游金馬或嵇康懶放鸞鳴偶聽蘇門或
 劉去華切言時政因而歸臥空山或賈太傅痛哭大廷遂爾竄
 淪烟翠几此英鋒灼燦皆登東壁之垣由來逸采歎奇盡燭見
 峯之岫是青楚並稱才藪伏習之辨為多而汝穎代有名流陳
 孔之爭已贊其等湖海思人班荆懷古編蒲緝柳每慙午夜一
 登書麓說鈴深愧中原諸子謂乘軒弗願寧割席於子魚之前
 夕雕龍可乘豈負書於休文之側未遇昌黎前導誰傳馬上浪

仙不得皇甫序言終是堯頭儉父網羅一十七史永懷芸快之
 輝延攬四十一人敢謂蘭亭之簡敬乞縹緗用光梨棗烟雲旋
 舞書以班管雲箋花雨續紛紛登之才鐵玉軸義畧同於蕭統意
 有取於鍾繇母日論衡為中郎枕內之秘庶幾文賦啓千秋夕
 振之華

錢礎日日藻可換天聲堪擲地度則禾齊肆夏局則璧合珠
 聯句經字緯卓然不磨鬚淵向大作手

王元美曰千古而有子長也亦不能成史記僕幼時讀此語輒
遂論奇聞
 謂不然千古下侯廟之頸血可以致朱亥子房之神惟可以鼓
 江東子弟秦起成陽非羌而羌趙處南海不粵而粵岷益羣
 出塞數千里噉羔酪宿大幹耳帳自雄何異呂相國擁邯鄲美
 人假朕三皇五帝父乎患無子長不患無史子長如喉吻史如
 音聲子長如瞳子史如光所攝子長如來眉間白毫史如大
 千由旬世界千古有礎日千古之子長也先乎子長經子長摹
 繪而未盡若豫讓革者礎日益以頰毛近乎子長不及受子長
 文激引 卷十八 史史一 薛宗

寫照而風骨嶽嶽足以分盼札半席占寶灌一林若李膺輩者
 礎日出其額頰至日月遊闊而神禾符弄文永信張少保海嘯
 虹飲寧滅蕭蕭易水哉礎日劈頭一着尤在抹倒子長其抹倒
 子長在救李陵夫抹倒救李陵之子長而後可以史可以史史
 千古而下始有真史藝花果者剪宿根黍活禪者掃腐案字林
 尾灌園叟又天壽擔板漢也始以兩言復礎日可矣
 錢礎日曰借元美二語作翻案從來論史家無此奇確先生
 其以作史自道耶若以言史史則遊矣

吾粵之高興郡有雲爐龍湫鑑江麗瀑南巴下官灣之勝士之
 遊其地者蓋莫不奮藻為詩寫其山川秀麗風氣高興措辭
 皆與朱子月石中秋之夕泛舟雙滄洲開月石持觴引滿懷女
 將軍綉幡臨戰之風流瀟灑仙入紫烟由泆之舊跡維時夕霏
 始散華月流空月石輒賦詩以先賓客右調新聲洋洋益耳而
 神明蕭爽意興酣放覺爾時醉世肆志之致殊不可及郭子昂
 旭在座歎曰今日乃見月石矣江邊人輩亦爭笑指曰是白頭
 而探吳音者為誰何磊落而多風也且謂自吳明卿使君以來
 文激引 卷十八 中露集一 屈大均

百有餘年無此佳會月石詩甚富今自嶺遊覽之章百餘篇彙
 為一卷題曰中露集發而讀之清音亮節正變不窮雖篇什不
 多而激揚慷慨之風於斯可見高興少府戴公怡濤見而愛之
 將梓以傳昔太白著紫綺裘乘月放舟采石尋孫楚酒樓後人
 讀其詩想見其翩翩高逸為一代異人吾知天下人讀月石詩
 亦將有求月石之為人於詩之外者矣
 錢礎日曰描神寫照字字入骨文承風流俱從筆墨間懸約
 而出月石得翁山文傳矣

王茂京書引

黃興堅

夫藝藝揚輝遂加工於圖畫墨池絢采兼著美於丹青所以王
 右丞韜水奇觀推綠風世高尚書姚村真蹟標勝當時王子茂
 京系出相門家傳史學雀桁造羽聲華早溢平金闕馬巷蜚英
 姓氏俄書於蕊榜踵奉常之墨妙巖壑隨心翻司李之詞瀾烟
 霞在手瀟湘曠覽全收北固江邊雲谷高懷趣向雲中山頂鶻
 華秋盡都綴重鬢青弁晴開渾披劍影虎兒染雲無跡直冷
 湖天李將軍繪水得聲堪搖殿壁真是四家之神髓豈徒六法
 之精微但北苑浮嵐止饒平遠雲林枯木半托蒼涼驟網盤車
 文激引 卷十八 王茂京一 十峯堂定本

李瞻古嘗描游于蘭綸箬笠張志和只寫漁人志託青霞徒仿
 盧鴻之十景塵驅紫陌虛追趙驥之三生即使月費雙螺司馬
 敢辭消渴况乃朝拈寸管東方何解銜飢用是勒此織詞告諸
 通國倘求拘染無妨鐵限重穿若倩臨摹定取瑤函並寄斜封
 白絹逢郵客以開械乳酒青雲向馬軍而洗盞則三九作劑儘
 發烟波四管為牀肯添粉本少陵之歌十日五日意匠無多山
 谷之綠江北江南風光自在否則瓊無宿釀囊不留錢雖展蘇
 轍之雲巖第懸茅屋縱致買軫之木石仍付深不爾善畫以
 錢礎日日以茂京之綠筆供庭表之藻思可謂相得益章矣

王上友聲引

荆子邁

蓋聞人文之重參天地以成三友道之尊列綱常而為五故進
 業必思廣益而會文即以輔仁況復文以地傳地因人重常郡
 望隆海內而暨陽秀拔吳中自昔泰伯微行三讓開江南文運
 延陵錫履十字留君子高風代多理學真儒匪獨科名勝事子
 邁半生神往一旦躬逢初載訂交早聽友聲之應三年司鐸再
 尋江上之盟與其坐守寒瓊空飽盤中首荷曷若縱觀學海時
 餐筆底煙霞但須壁論文須求實學而貴官講業久狗虛名縱
 多冀北驂騑誰長空羣之假盡道汝南月旦徒為延譽之階以
 致子雲問字亭若封荒徑馬氏談經帳月冷空庭昔也盡然今
 無復爾殊不知胡安定之經義治事一時俊傑俱從學舍中來
 而范文正之後染先憂千載功名即是秀才時起况邇者錄科
 期迫催鵬鴉以騰霄廣額思開縱魚龍而入壑值茲異款爰訂
 同人匪沾沾而好為人師幸托萊霞之倚玉亦招招而仰須我
 爰敢誇桃李之在門例止七條相訂無多約法題分三藝謀篇
 莫涉經旬稍有丹黃豈曰低昂而任意慰予飢渴自宜捧讀以
 服膺縱使美不勝收抑亦情堪共諒其有才方賈傳年等終童
 所桂斧業已磨成豈慮芹波終阻生花管亟宜惠教藉為赫院

文激引 卷十八 王上友聲一 十峯堂定本

先聲文章自有神交孔李通家即是忘年之友氣誼益宜共砥
陳雷結契期爲耐久本屬膠漆同堅毋輕音於風雨醇醪
自醉不易輒於星霜方且畫樓珠璣用光翠璫庶芸編一集推
吾黨爲五邑宗工藝閣千秋以此舉作三吳首倡濼淪濼之浪
尺波湧揚子驚濤吐不律之花子層散香城異錦將龍光燭漢
德星聚牛斗之墟筆陣飛霞文舉占江山之勝策雕鞍於雲路
濟分禁苑花香振錦旆於天衢樂過江草柳汗寧特兩京發解
後彼前徽十五同登詫爲絕響也哉

錢悅曰文心淵摯詞致溫雅自成藻麗之色不以筆悅爲

文徵引 卷十八 江上友禪二 堂 十卷本

王然卷宏才實學可爲人師其言復謙抑和婉如此可謂德
逾高心逾下矣。明景泰丙子解元順天徐泰應天吳啟俱
江邑名士弘治乙卯王景榜江邑以鄉薦者十有五人末幅
結出二事可備一則典故

吳庠課士引

王 翰

蓋聞求聲鳴鳥非侈口以金蘭取爾他山實巧能於圭璧茲滄
浪亭畔人握蛇珠縹緲峯前家鑊楮玉載酒攜琴舊有松陵之
社栽花墨石敢邀甫里之游輅雖盤空首宿徑滿蒿萊思擷蘭
蕙以寒裳幸托蒹葭而倚玉或交澹如水不妨掘出肺肝言臭
如蘭自可定交并日况門通北海久懷倒屣於仲宣今居卜南
村豈不嗟吟於謝眺謹誦月吉爰集同人青罇促席白水盟心
花管一枝驚夢懷中白鳳繡紋五色巧描天上丹虹芙蓉鏡定
遇明年偕加月且楊柳汁應沾此日佇聽秋風至若忘年之契
延想於福衛小友之呼願交乎李泌劉少逸之類異試展其摩
天吞海房元齡之英妙會看其縱壑昂霄無小無大同茲車笠
之盟式玉式金永爲膠漆之好輅愧王承之三世濫爲人師思
黃春之一堂印須我友青春欲暮白雲來遲飢渴怒如瞻馳曷
既

文徵引 卷十八 吳庠課士一 堂 十卷本

錢礎日曰純以婉秀之筆發出典文育材至意先生有造于
吳庠者大矣昔歐陽公贈胡翼之有云吳興先生富道德就
說子弟多賢才吾今于大席亦云

重修延陵季子廟碑

蔣起

介丹陽金壇之交各五十里日延陵有吳君子廟云自漢及
 今廟貌最古民間祈農望歲疾病禱祀遠近至者無虛日君亦
 惠風甘雨默佑一方野蚕穡穀窮龜大魚充溢於溪田巷陌之
 間其民僕而多壽豐財力穡而耻末富四代以來老幼熙熙寂
 然不見兵革之事君之佑民可謂至矣廟素弘麗重修或壞年
 來梁棟班剝簷削級墜不能避燥溼修士吳嘉侯患之安陽吳
 侯之僕適幸於陽捐俸倍首屬嘉侯朝夕董其事以君之靈財
 泊工奏克用有成凡用力若干米若干鈔若干自順治壬辰八
 交 歲 碑 卷十八 重修延陵一 老 十 葉 草 堂 定 本

月至乙未五月落成嘉侯屬余記之爾醉君之高義久矣又欲
 以修建本末載廟石不可不一至其地孟夏之日乃肅衣冠過
 舊里門出送青溪瀟灑江高岡聳抱若阿若盤拂井流咏于右
 長橋對貫于前廟門軒敞巍殿三重崇官峙嶺傑出雲表仰瞻
 僕像披袞衣列班劬肅然如生露臺有奉夫子十字碑亭最屬
 乳結丹雘耀日修廊宛然環繞于兩旁者九十餘楹厥後又有
 讓王樓翼以邑大夫齋官庑層閣無不畢具憶君之靈應與
 邑侯之勤民嘉侯之好義益于此矣君廟多在江南居址墳墓
 常潤皆有之延陵風俗淳厚僻處山麓泉甘而地肥毘陵土薄

文 歲 碑

卷十八

重修延陵二

大 十 葉 草 堂 定 本

又近孔道君不肯舍延而就毘也明湛當春秋將志與王至者
 惟吾夫子耳君為文武子孫備知三代禮樂又叙次當立以大
 聖人輔一賢侯足使東周復興生民被澤管然高蹈又處人倫
 骨肉之變此君之大痛亦吾夫子之憂天下萬世之不幸也雖
 然自君以讓德顯天下君其教者無知愚賤皆知重倫義輕
 祿位以推梨讓棗為足欽奪勢攘骨為可恥由其道可以無爭
 無爭無刑無刑無兵君所造于後世者豈止瘳疾苦而察飢凶
 也哉以此思愛廟食千萬世可也詩曰
 粵有太伯國以讓延壽夢象賢日有季存聯聯吳君惟義之耽
 腐犀嚇鷄憫彼鳩頑當周之衰君為同姓誅亂定王姬可不
 徹差濁膠不救俗荒句第之西延陵之里佳城鬱葱穹隆厥祀
 冥靈蕃育豐年大有溪涿魚肥土敦穀阜我我素王縞紵道之
 赫赫穹碑駁龍護之公孫嘉侯世奉君廟吳侯善刀登良戢暴
 既思吾民亦講于神運會適符各准其源靈堂歲久樂極漸傾
 乃命鼎新嘉侯董成屋斤兩歸神輪鬼管鐵石屏壽霖彩品瑩
 乃構圓屏川表休尚冷清惠和君聖之讓粒我蒸民既富且瘡
 孝友睦姻以配神呢
 錢庵日日高卓僻岸昌黎南海神廟碑差堪頌頌

故明建文從亡十一先生碑文

顧岱

唐史武德九年事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同室操
刃喋血禁庭未嘗不廢誓三嘆也又宋史載太平興國三年八
月事皇子武功郡王德昭自殺一弟兩姪俱不得其死悲夫余
竊訝唐宋兩朝諸臣如趙普薛居正房玄齡長孫無忌等終不
能委曲匡救默輔而調停之豈處人兄弟叔姪之間有難以與
大議者歟抑何忍坐視其慘刻滅倫至於此極也明建文四年
靖難兵入以周公奪成王之位直亘古所未有則成祖行事更
出於李世民趙匡胤下矣余所怪者建文帝於大內落髮出亡

文徵碑

卷十八

建文從亡一

充

十卷草
室定本

至雲南永嘉寺復由重慶抵襄陽入吳遊天台雁宕托足空門
踪跡往來遍天下幾四十年卒免於難此其勝於建成元吉德
昭者萬萬矣當是時成祖密偵之備至數遣胡濙鄭和等往來
雲貴間而建文遊行匿跡於滇黔浙粵吳楚之間安然無恙者
則程濟等十一先生之力居多焉以視唐宋諸臣其節槩相去
豈不遠哉按建文居滇其忠貞之臣變易姓名者多不得其詳
其為道人而始終保衛不辭困險婉轉盡死力者編修程濟也
為比丘而陰相往來隨所之助力者御史葉希賢吳王教授楊
應能也其三至滇者則史仲彬一至於雪和向郭節與程濟等

雲也至滇而去去復來而病死蕭寺者馮淮黃直也密訪師

相過於雲南道中相對慟哭退而自縊驛亭者工部尚書嚴震
也曾留宿而終身不言陰護之於滇者黔國公沐晟也而廖平
梁良玉王資金焦等不至滇者不與焉嗚呼以文皇帝英武嚴
察建文優柔儒儒而行遁天涯海角始終曲折卒能自全自非
十一先生殫心瘁力忘其身保護之其亦難矣歷觀古今忠烈
名臣炳耀史冊雖綱常之凜凜多殺身以成仁否或自重其死
隱忍有為不屑小節以冀大功耳而十一先生獨驅馳憔悴死
相隨於為僧為道無所能為之君則更奇矣使諸公而有所希

文徵碑

卷十八

建文從亡二

充

十卷草
室定本

冀則必不能全其君或滅名不深亦必不能全其身而顛沛流
離東西南北積四十年之久諸公其何所為乎蓋君臣大義誠
有不可解於天地間者所為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諸公有
焉余守武陽時登獅山得瞻禮建文祠像想當年跋狐鼯尾之
凶諸先生悲歌飲泣之狀歷歷如在目前事隱三百年未有表
章之者吾年友馮魁遺書來曰建文踪跡不止在滇滇亦不止
武定今武定既有其祠與像宜以從亡諸公配享其旁余唯唯
會康熙七年冬僧水谷重建閣成仍祠建文之像於閣余因敘
從亡至滇者十一人置木主題之曰明建文帝從亡臣某某之

位旁註某姓氏不詳官爵邑里者明諸公之心願為此丘為道
人願死道路知有君而不知有其官且不知有其身也彼于
先生忠貫金石名並乾坤若此嗚呼君臣之義豈不在人哉
錢礎日曰余觀遜國從亡諸公間關萬里始終保護此其情
良亦苦矣嗟嗟五蛇從龍周流天下四蛇入穴者有處所亦
計及十九年後之富貴耳孰與程公輩三十七年之窮老且
萬死哉得與山表享不特生面重開將種種不可解心事揭
出紙上可稱千載知心

卷十八 明憲副一

明憲副雪肝王公殉粵碑

張明弼

古之死人如海上沙如千日雨點不可計數獨能得死地者則
如鄧林喬樹我我獨存乃吾家睢陽之死亦不過得死地耳而
其死獨為星為辰為嶽為濟旗於今古是何也為其以一死保
障江淮也後一十年乃有雪肝王公死東粵之事與吾家睢陽
之死殆同功焉崇禎癸未公以憲副備兵南韶獻賊方踐岳陽
蹶長沙而矚及衡永天之生季世之民與其長吏也其賦百形
與古同而雙足獨異但能走不能立賊所未至第張虛聲恫疑
而恐脅之其民與吏輒化為鳥飛獸走遯形絕跡空其壤以相
待其有人聲足影者則皆扣額曲膝以求無死且求無失富貴
者耳東粵為郡十一以南韶為藩蔽韶與衡壤相錯當衝報漸
急公已為文告城隍諭守令曰無韶則無全粵吾必以死守乃
先期塞岨隘練銳勇置弓弩積糗糒不給則傾內帑賀及袍帶
時詔見兵滿百公日飛檄請兵督府不應及賊設偽寨張偽榜
于韶屬樂昌乳源諸邑諸邑已空及一月始得兵七百名又以
連州告急一宿調去越數日賊陷連州若順流下詔不過二日
公乃告其客余生曰吾死矣夫然賊至而死與賊未至而死孰
勝余生曰賊至勝公日云何余生曰賊破城率國人巷戰決隘

卷十八

明憲副一

三十卷草

裂○膺○而○死○死○為○有○名○今○賊○未○至○而○死○不○知○者○以○公○為○怯○備○也○公
 笑○曰○不○然○吾○豈○以○一○死○了○吾○事○哉○吾○殆○有○望○也○夫○粵○之○大○吏○與
 守○令○所○以○聞○賊○而○愆○然○者○以○有○吾○在○耳○若○聞○吾○死○則○死○將○及○於
 其○頸○必○且○恐○簡○士○馬○以○固○東○藩○賊○今○新○破○連○州○珍○蓄○未○徙○苟○天
 奪○其○魄○遷○延○時○日○粵○之○精○銳○既○萃○於○韶○注○楚○之○旅○復○躡○其○後○粵
 壞○如○瓮○焉○易○人○不○易○出○賊○必○不○敢○東○行○道○而○西○向○是○吾○一○死○而
 韶○人○可○生○也○韶○人○生○而○全○粵○可○生○也○死○于○賊○未○至○勝○矣○余○生○起
 謝○曰○吾○慮○不○及○此○公○乃○北○向○四○拜○正○襟○投○纒○粵○中○長○吏○此○日○震
 動○方○悉○索○武○勇○賊○鼓○而○東○聞○公○死○亦○歎○曰○有○死○臣○犯○之○不○祥○又
 文○段○碑
 卷○十○八
 明○憲○副○二
 十○年
 堂○定○本
 聞○江○楚○官○兵○夕○至○乃○縱○掠○連○州○向○西○而○趨○一○如○公○言○韶○與○全○粵
 皆○無○恙○或○曰○公○之○靈○擊○韶○石○而○鳴○之○賊○故○道○也○或○曰○賊○聞○公○死
 粵○兵○大○集○賊○望○見○韶○界○終○夕○有○光○如○刀○戟○故○去○也○琴○牧○子○曰○此
 殆○與○吾○家○雕○陽○之○死○保○障○江○淮○為○兩○矣○又○不○為○雀○鼠○僮○妾○之○殃
 粵○雖○有○天○幸○豈○知○公○死○之○力○也○哉○公○諱○孫○蘭○字○曉○仲○無○錫○新○安
 鄉○人○辛○未○進○士○自○少○工○文○章○慕○氣○節○兩○典○大○郡○皆○有○澤○及○人○初
 至○粵○平○叛○稽○惟○公○之○功○其○死○也○粵○人○神○之○廟○食○焉○公○初○入○粵○余
 為○屬○吏○相○遇○於○羊○城○故○事○憲○臬○不○先○謁○屬○吏○公○獨○持○刺○先○謁○余
 公○第○晦○季○與○余○同○令○粵○尤○相○善○故○為○公○昔○前○事○刻○之○石

張○秋○紹○曰○公○死○而○賊○不○至○人○或○借○之○不○知○賊○之○所○以○不○至○正
 得○公○死○力○也○漢○劉○謙○不○待○兵○入○先○自○殺○宋○汪○立○信○不○待○寇○至
 先○扼○吭○卒○綱○目○一○以○死○節○予○之○一○以○死○事○予○之○琴○牧○子○皆○不
 迷○獨○引○雕○陽○為○况○似○兩○公○之○死○不○同○然○生○全○兩○粵○之○功○與○保
 障○江○淮○並○著○矣○具○此○識○力○終○許○知○人○論○世
 錢○礎○曰○曰○死○者○人○之○所○難○與○其○為○害○仁○孰○若○為○傷○勇○善○乎○梅
 村○先○生○之○論○憲○副○曰○公○無○愧○於○心○足○矣○死○之○輕○重○何○足○問○哉
 此○文○更○說○出○不○以○一○死○塞○責○處○使○忠○節○事○功○合○而○為○一○奇○文
 正○論○吾○無○以○易○之

將軍墓碑

楊元咎

有勇義民顏佩章等五人葬於武丘山塘之間垂四十年凡天下有志之士過其墓者罔不咨嗟歎息拜而後去或為歌詩以平之而不知五人之先實有一人以啓之也其人為誰所稱葛將軍者是已將軍名誠吳之織備也初萬曆間有奄人孫隆者以智繼來蒞於吳亦有年矣已亥歲朝廷分遣內臣估權商稅其在於吳懼更設一臣以病我民也則并屬之隆焉參隨黃建節者儉人也隆信愛而任之乃與奸民湯莘等謀私立稅官三十六員於江南四郡之間分龍斷焉約曰凡民之家有一機者自五錢以至於三錢別其大小而征之其所織之帛稅以分數亦如之至負販者流每貨十分而取其一或以貨易粟者亦如之法既行吳人為之罷市行路者皆哭誠乃憤然曰嗟乎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也今不念吾君付託之重乃竭澤而漁焉將使百姓轉於溝壑而靡有孑遺耶吾何惜以一身為萬民請命遂以蕉扇奮臂一呼從者千人購筵節方稅一賣瓜者於葑關其始入城也已稅數瓜矣歸而易米四升復稅其一泣反捷之并荷祿而奪之適誠等至遂共擊建節而斃之瓦屑淫時辛丑之六月六日也誠乃誓於眾曰今日之事為朝廷去民害也若

文徵碑

卷十八

將軍碑一

十峯草堂定本

四以為利則天下其孰能信之聽我約束者從眾咸許諾遂相率而入湯莘等家毀其室聚其橐而焚之有竊一古鼎者誠搏而殺之於是義聲振而從者益眾當事者謀禦之以兵太守朱公不可曰兵以禦外寇者也我不能去茲而以召亂若又擊之是重其毒也且眾怒難犯其間獨無父兄子弟隸於卒伍者乎若之何其抱薪而救火也乃率僚屬連騎以往召諸人而慰之杖湯莘等而置之獄眾乃悅服誠遂請於太守曰始事者誠也殺人之罪吾願以一人當之幸毋及乃眾也因請就獄太守曰我實不職以至於斯爾民何罪壯士其無辱誠曰為民除害義

文徵碑

卷十八

將軍碑二

十峯草堂定本

也殺人証罪法也無義則亂無法亦亂誠固當死敢望赦乎君若不討請自殺也乃自投於塔下太守不得已乃改其名曰賢而聽之哭而送者萬人其以酒殺致諸獄者日以千計辭之不獲悉以散之他囚四方商人有好義者聚百金以遺之堅却不受曰我罪人也焉用此為皆再拜以退歸而祀之江淮之間稱為將軍而不名至於今因之事項乃廢孫隆而并撤諸關之稅四郡以安其稅官之設於雲間晉陵京口者聞其事而宵遯已而皆獲之咸賞於法越十餘年誠遇赦以歸新安富商程尚父者寵一麗人而妻虐之暴其義而贈焉誠受之而弗私歸諸其

母而嫁之噫可謂難矣然則彼五人者非後此而興起者耶誠
之沒也後五人者四年其從子天民告於鄉之賢士大夫為擇
地而葬於五人之右五人之葬也張太史為之記而葛氏之墓
石闕焉懼其久而莫之知也今丁未十有二月天民病且亟矣
涕泣而告无咎曰某之得奔奉於尊公之門也實以先叔之故
故愛之不啻生死而肉骨焉聞常謂某曰他日吾得志當以爾
叔之事聞之於朝賚之旌卹以為民之好義者勸嗚呼今其言
雖存不可復得矣吾子善繼述者也勸不忘尊公之志惠及先
人而賜之銘則天民雖死亦瞑目矣取重以請予悲其意之篤
文澤碑 卷十八 勸將軍三 墓 寸草草 室定本

也為之序其事而銘之銘曰
嗚呼葛君義俠之徒天實生之以祐我吳明明上帝愛豈不孚
匪人奸之民是用痛狐狸塞路猛虎負綱奮而擊之不顧其軀
捫竿響應黔首率呼跡似作亂其義則殊殺其蝨賊匪殺不辜
歸而待罪誓死不遁帝嘉其忠是用不誅竟獲考終以歸於墓
五人為鄰爾德不孤作碑於原以激懦夫 墓 墓 墓 墓 墓
錢礎日曰葛君義民而謂之將軍者擊奸大事也斯請聲罪
致討也能聲罪以討即謂之將軍亦宜此作提出五人推為
首倡評葛君與五人並峙千古是則楊仲子春秋之筆也

封中憲大夫按察司副使秦公神道碑銘 吳偉業
惟無錫秦氏遠有世序自宋龍圖閣直學士少游公十八世為
明少保南京兵部尚書鳳山公謚端敏端敏之仲子姚安守諱
汴汴生邑文學諱楷楷生湯溪令諱延默湯溪以吳孺人生府
君諱重采字勿儀用子貴初封編脩再封中憲大夫按察司副
使元配華恭人生三子吾友補念舉乙未禮闈第一臚傳賜及
第歷今官府君之冢嗣也邈國家天造之初遭風雲致公輔者
多在大河以北我東南之人由制科進者先後哀然為舉首然
及其親之存者不過一二人而已當補念之首南宮薦也族子
文澤碑 卷十八 封中憲一 室定本

對殿太史名在其亞人咸謂世德所致且曰此兩人皆有親是
時 天子幸南苑親近儒臣數召問其父母幾何歲兄若弟幾
何人補念進見便殿賜衣侍宴 上慰勞之者尤渥府君從其
家胎書教誡補念出以示其同官余從班行中具聞之又五年
上擇侍從諸臣之才者試之以民事補念乃遷為監司為泉長
於浙西江右府君一再就養於邸中兩地士民聞其緒言退而
效其長之行事皆謂曰信府君沒凡所以昭德焯聞者有狀有
錄有幽堂之銘補念偕其弟履彥業書其墓碑余既辭不獲命
則請書其孝友敦睦者曰若少孤說魁就位碎踊如成人母痛

籲天滅已。冀以代母喪。在殯。火作。搏頽。號呼。融風爲之。反伯。兄有倍年之長。且脯問起居。細大必諮。請待報。兄中歲多故。評訟則相救。繇役則相助。誅求則黽勉。中分之疾。病手自扶持。口嘗藥。以進。居兄喪。哀毀過禮。上自世父。下逮諸子。旁及於姑。姊。甥。舅。其事長也。肅而和。慈幼也。柔而正。收族也。信而睦。一門中外。貧者取給焉。弱者取力焉。怨者取平焉。先君之師。資執友。孀生之同學。故人德施罔弗報也。患難罔不恤也。宗人之占籍。宅邑者。通賦。林累不忍別。白以移之。禍也。書其莊敬樂易者。曰。衣再浣。食二簋。而祭祀宴享。必潔必豐。飭儉從絕。干調而公。正是非。文潑碑銘 卷十八 封中憲二 弄 十峯草 堂定本

吾父令湯。溪清前宰。帝金之獄。全活者衆。家門食報。未必不由於此。吾子幸備官。可誅殺立威。名平濤。賜將以事。方即訊。聞君至。操百鎰。逆諸塗。君正色叱之。曰。若直安所事。行金。曲則安可。以私故。蔽大法。若此者。君之居心。持已。補念之。遊政。服官。徵諸家。乘有禪國。故所以教忠而養志者。胥於是乎。在何可弗書。書其卒。生癸卯。沒戊申。僅過乎中壽也。書其塋。去赴告之。六閏月。其地侍郎灣也。以華恭人從。恭人蚤亡。由安人。以再受贈命。其賢有德也。具家傳。故不書。不勝書也。書其子。長江西按察使。鈇卽補念也。寅仲也。錄季也。皆諸生。孫八人。曾孫三人。孫以下。何。不名。誌詳。故碑可得而略也。然則碑之所宜詳者。尤在補念之孝乎。孝經之言曰。揚名安親。名揚矣。親不安。不可謂之孝也。在者。翰林官。俸入不足。資所給。輒寬其休。假湯沐。以便於定省。今令甲獨否。故有投上第。備近臣。爲親者。緣供億之闕。憂其子爲子者。爲門戶之艱。念其親。以地之遠。而賦之急。惟江南爲特甚。古制。寬大臣有請。外宋之館閣。雖直學士以上。猶乞一郡。以養父母。世祖之內外。並任者。寔倣舊典。貴吏治。兼體臣子。以優其私。竊聞補念之迎養也。將車都亭。扶携垂白。長老聚觀。郡邑畢。至余在同官中。爲俛焉太息。曰。吾輩之事。其親有一日之寵。

如秦君者乎故今日刻君之碑書吾友之孝而原本於君思
噫嘻此亦禮經意也為之銘曰

奕奕淮海大放厥詞好是正直次壞於時桓桓端敏大顯丕績
者定四方載諸典冊維君也文不有其名維君也才不有其勳
左絃右壺笑傲白雲永懷二人孝思無忝因心則愛篤我天顯
居莫若儉講信修睦守道樂善帝日鑒哉錫以圭璧薦之明堂
籍用瑞席乃登法從乃作牧伯祿養興鍾休假浣滌趨庭義訓
日圖報國昔人所重惟兵與刑尚書秉鉞捷伐蠻荆好生不殺
著有令聞今君之子執憲以正仁恕廉平全彼民命弗替引之
刻之樂石貽爾子孫昭示無極

錢礎日日通篇局則宏敏法則精嚴原委井然巨細畢舉凡
夫封公之懿德副使公之純孝鋪張揚厲頌美不已煌煌鉅
簡不與赫赫名門並著耶後之讀此文者夫亦知秦氏之盛
過於裴盧崔李遠矣

文海碑銘 卷十八 封中志四 十卷草 堂定本

晉陽唐公合葬墓誌銘

錢謙益

吳郡唐景錢景宋葬其父母于妻門之新阡屬梁溪進士華君
孫行狀而來請銘余聞古之人所為誌其人者不知其為人則
取徵于行狀行狀者所以狀其人其人之鬚眉面目營效舉止
顯顯然見之紙上不但書其族出生卒也狀而不似其為人種
也而肥腴也而暫短也而修則所狀者非其人也蘇明允曰所
恃以作銘者止在其行狀耳而狀又不可信嗟夫難哉今唐公
之狀則狀之可信者也狀公之少曰公七歲喪父哀泣動路人
貧不能就傅借讀隣舍有難字挾策徧詢路人稍長通解文義

文海誌銘 卷十 晉陽唐公 十卷草 堂定本

練達事理鄰里有疑難片言斷決長老推為師其孤貧強立
為家收子如是狀公之壯曰公娶周早卒繼其氏勤勞共儉飲
公起家早夜異撰擊鮮以奉寡母而以其餘為德于鄉平糶以
賑饑斥田以助役修橋梁甃堤井以便津涉忘友人枕膝之託
以愛女妻其子敬其二子為儒鏃鏘各行斤斤如也其急病好
修為鄉長者如是狀公之老曰公晚遭喪亂厭薄世故飯僧禪
誦為白衣道人有謀舉卿飲賓者公掉頭曰焉有弁衣推髻而
嚙肺啐酒升歌鹿鳴者乎病知大期跌坐向吾而逝其楮柱晚
節為國遺民如是狀既出吳之人與故賢令李侯如石皆證明

之日信余是以按而誌之嗟夫世道交喪人盡劫也命者劫財

點者劫名其點之尤者乘時憤亂刺取國家大故與人間殊絕

驚爆之事以夸大祖父明以煥亂青史幽以欺設鬼神宵自家

狀之失實始今公之子能乞埋銘以不朽其親而又取彼千言

之可信者為狀察若是則世之劫名以誣其親者或彰矣雖其

鄉井翁姥無關於琬琰而斯世之為蘇明允者必將有取焉余

是以具論之公諱映奎字聚升號怡喬卒于順治癸巳距生萬

曆辛巳年七十有三黃孺人卒于崇禎甲申年五十有五生二

子即景錢景宋女三人皆適甲族孫竟勳兩世皆諸生銘曰

文徵誌銘 卷十 晉陽唐公二 堂定本

荆南之唐質肅始授書徒吳悅山水十有八傳楠蔚起書生任

依繼過李公脊孤童踵祖趾周官六行納孔說儒風使骨禪送

死于孫合章荷天咫述德考行尺牒紙辭從主人斯可矣舊史

刻銘削繩紫誰之徵者老蘇子

程杓石曰于法度嚴整中寫出唐公有道氣象無不神似非

獨鬚眉面目警款舉止之形似已也此非大手筆莫辦

錢礎日曰奇而法正而嚴韓退之誌銘中最得意之文先生

乃以蘇明允自居謙也唐公得此文不朽矣

劾封周母李孺人墓誌銘

余自康熙甲辰春識令傑譚周君弘君聯年二十餘其父母春

私方富同年生皆羨之且言其家庭間慈孝未儉可為世儆表

非獨其封君素持公之德節其母孺人質實孺人仲于進士

君宜振為余門人趙君玉峯下邑省試所得士趙君每言江南

士大夫家放行樓茂無如周氏剛範之著節亦無如孺人者今

歲壬戌之冬孺人訃至京師上自公卿大夫下逮太學諸生凡

與侍講兄弟交者皆為諫而安志其稱道孺人賢又言無不熱

於是侍講君乞假待養也二年矣而進士君方以對策留京師

文徵誌銘 卷十八 周母一 堂定本

持其父若兄所稟事畧來請銘余惟聞中之行不過飽爨縫紉

之常無足顯聞於世孺人明理義持大體相夫訓子以成碩儒

使人榮其生而哀其死遠至京師四方之人靡不皆然孺人誠

賢矣哉是不可使後世不知之也按狀孺人姓李氏系出宋忠

定公明初降元丑者有功當封辭不拜賜無錫陸門田千頃陸

門之李遂著至學憲雨亭公以進士起家族益大學憲從子秀

甫公諱翹校讀書能文章浦郡博士弟子員是為孺人父孺人

年十七歸於周為郡增廣生完一公謹懷忠之子婦孺彭郡邑

鄉飲賓封內國史院編修康於公諱公模之配以奇侍講君實

受今封天性慧淑習勤儉未嘗以才自矜而遠見深識有學士大夫所不及者始歸時逮事舅姑執婦道甚至及舅完一公先卒事姑盧孺人滋益謹會有盜警轉徙鄉城間奉盧孺人與偕朝夕洗腆必豐必潔其歿也附身附棺悉求無憾即安素持公

文獻

卷十八

周母三

十卷

多勞必失所守是重負國家也力苟不給寧歸侍吾兩老人又母兄弟聚首一堂亦不失孝弟之義淡於名利勿喪其守又不負朝廷砥礪名節之心侍講君居官清謹在鄉黨中以德望推進士君與其季皆狗狗斂蓋實守孺人誠云嗚呼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自三代時已言之故余嘗謂風俗之淳偷倡之者必自卿大夫家始而卿大夫家能以禮自持弗習怙侈以先天下則閭閻中與有力焉今天子銳意求治將率天下而返于淳厚使左右侍從之臣盡得篤實君子如侍講兄弟者為士民矜式即風俗何患不古而苟閭閻中盡得賢母如孺人者日以

文獻

卷十八

周母三

十卷

戶有爛其光千萬斯年永固爾藏

錢礎日曰高陽先生為周母作誌不惟鋪張美盛偏于教子持身盡職處備見焉勉苦心亦不書及家中細故而于世道風俗之極有關係者書之洵足為形管揚輝女史生色豈祇玉屏片土永勒貞珉不朽耶此真天地間絕大文字

狄陶隣先生墓誌銘

莊賜

嗚呼是為深陽狄陶隣先生之墓先生既卒之四年其孤德卿遺命走金陵謁予且拜且泣曰孤不天先君子以庚申閏八月棄世先君子臨終時屬不孝孤曰孝昌熊公雅善我我即死誌我墓者必得公言為足徵汝小子其謹識之毋忘此治命也今孤將以是年十一月葬先君子於荆溪銅官山南嶽之麓惟先生哀而賜之銘先君子死且不朽予自廢放棄筆視焚棄已久矣弟念子楚人也異時聞先生銜楚狀甚悉近寓居金陵又頗側聞先生生平是烏可以不文辭按狀先生姓狄名敬字文止文徵誌銘卷十八狄陶隣一十卷草別號陶隣上世出自梁公世繫無所考元至正間有英奇任江浙行省副使因卜居於深之胥溪遂為深陽人四傳至理遷于邑北郭之塘下里又八傳至用賓太學生潛德不仕是為先生之考生四子先生其季也先生生而端重寡言笑舉止如成人稍長勵志於學以古人自許動必循禮見者以公輔期之年二十補博士弟子有聲士林下帷攻苦親友罕得親其面學成就經者踵至先生皆勉以實行日學貴自信信之篤然依行之深游移動蕩坐所見不真爾人以爲知言順治乙酉登賢書成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先生曰既受國恩即隨在可圖報

稱不然生平所學之謂何庚寅冬被命視河夏陽時兵燹之後河務廢弛先生露處河干躬自相度殫心濟築備極勞瘁與工役同寢食者二年而河工告成仍做潘氏河防一覽編緝源流形勢及疏鑿利病諸事宜口治河紀畧付諸剞劂以傳永久差竣回部陞本部屯田司員外郎甲午以文望簡授湖廣提學道先生聞命喜曰此吾事也遂單騎到任悲飭學校力剔宿弊每臨所部則先擇吉詣學宮集諸生講卧碑不如式者輒捷之諸生至前皆屏息駭汗不敢仰視先生曰士習頹靡久矣目今敷教在嚴惟嚴而後可以言寬也試之日緋衣坐堂上焚香

文獻誌略

卷十八

伏尚隆二

十卷草

日換今且老矣何用徒自苦為吾將返吾廬焉府先生年五十有三爾遂力求致仕以去先生歸家杜門掃跡絕口不談世務關藥圃於北郭構屋一楹顏曰五餘軒置經史圖籍其中日手一編兀兀如諸生時先生于書無所不讀尤邃尚書謂蔡氏傳註雖有功于經而意義多晦為之引伸發明以帶其底蘊曰尚書衍義學者多宗之庚申以病卒享年六十有六所著有陶隣集史漢合笈得閒鈔荷鋤倦錄及尚書衍義等書行世娶蒲氏諱封恭人側室曹氏子一即億也娶知縣陳德慶女英年有志克世其業女二並適名族孫一幼先生資稟沉毅面目嚴冷生

文獻誌略

卷十八

伏尚隆三

十卷草

告天取諸生試卷當堂面閱畢即發一切竿牘不得行而積矣以清所獎拔士皆窮巷老儒足跡從未入城市者人以謂廷中學使自葛屺瞻王澄川高彙旃三公而後則首推先生翠號先生為鐵面學道云任滿宜膺上考而當路有抑之者僅得平轉先生歸里需次離任之日惟襤被一素冊卷數篋而已觀者皆為太息庚子春補陝西潼關道潼關舊岩險重地先生至則加意整飭綢繆罔至不以未雨疎其防築關城修衙學清軍伍廣屯種在任七年多所興革而丰骨稜稜大都如衛楚時下未歲忽起尊盤之想謂家人曰吾自通籍來混跡風塵不覺面孔

平無嬉戲之語情慢之容又少嬰癘疾癯然立若不勝衣居嘗炳香兀坐色如槁灰望之疑為泥塑人妻孥非召呼不敢至前僮僕侍立如木偶門以內畧不聞喧笑聲雅不喜見客即見寒溫外不多一語苟非其人相對嘿嘿而已蓋其性行矜峻有如此嗚呼使先生獲顯用于時一秉風紀之任其丰采建豎未必不與前代軒惟衡耿肅範輩相上下而顧僅止于是識者有以致惜于厥施之未竟也先生之衡楚也時予以明經應楚闈試榜放于梓得雋故事見舉主後即謁學使予因得從諸友後拜先生於公著先生目予曰君墨言簡而理盡似歸胡集中短

篇也。楚文至若一變矣。予唯唯受教而出。時丁酉之九月也。自是宦遊南北。聲息不通者十餘年。癸丑予留滯京邸。則先生家居。且七年矣。一日緘手書一函。并所著尚書衍義。寄予。拳拳以經學不明為憂。而屬予任之意。冲然其善下也。丙辰予被放客居金陵。先生聞予以遊僧被誣事。仰天嘆曰。豈有倭佛韓退之哉。因徒步訪予於石城精舍。執手相慰曰。公今之子與氏也。海內士夫孰不知之。又奚以辨為言。已太息流涕而去。予窮老於世。落落無所向方。欲詣先生所。即所未聞。相與訂東林白鹿之約。而先生遠沒矣。嗚呼。豈不重可哀也哉。是當銘銘曰。

文獻誌銘 卷十八 狄陶降四 十卷本 定本

其貌則瘠其道則腴。以經為敵。以腹為厨。治稱廉敬。功異典謨。有書盈室。有子坐隅。幽人之吉。君子之儒。銅官片石。千載弗渝。錢礎日傳。徵士者及其細紀。名賢者撮其勝。狄公行事不勝述。此獨著其視河夏陽。衡文湖楚。飭備潼關。三事銷張。揚厲鄙有可親。而于衡楚時尤刻畫形容。莫美不置。狄公一生得力在此。故先生表章之亦專意在此。得此文誌墓。狄公允不朽矣。

總督于公北漢墓誌銘

總督于公北漢墓誌銘。公卒于官卒之日。金陵人為之巷哭。相率精香燈祭於寢。日幾千百人。衙舍至不能容。遠近聞之。皆殺市如喪其親。計聞於朝。天子大震悼。給輿恩。郵有加。公卒之三月。孤廷翼等將扶柩歸里門。葬於某所。於其行也。謂銘於子。予以謂公之清德令望。即海內孰不知之。而子又辱公肺腑交。與聞公生平甚悉。則銘公者。舍予而誰。謹按狀。公諱成龍。字北漢。別號于山。山西永寧人。先世家儒。潛德不仕。父時煊。授鴻臚寺序班。居鄉力行孝義。有長者之稱。生二子。公居次。公生

文獻誌銘 卷十八 總督于公 十卷本 定本

而莊毅異於凡兒。稍長。鬚髯如戟。即嘖菜不苟。見者皆而敬之。性善喫辛。苦諸人所不能堪者。一處之。恬如為學務敦實行。不屑屑詞章之末。嘗曰。學者苟識得道理。理頭做去。不忠不至。聖賢地位。識者避之。順治丙申。公年四十矣。以明經謁選。授粵西柳州之羅城令。羅城在萬山中。又屢經兵燹。無城郭。人民四時毒霧。迷天。豺虎盡行於市。人頗為公難。其行公曰。君命也。獨不聞義不辭險耶。遂跨蹇驢。從二僮僕之任。至則滿日荒烟野。狼嗥。而巳。公坐臥一茅廨。以一蒼頭執爨。招集殘黎。每夜月。嘯。猿。猴。猱。嘯。雨。聞者。淚下。而公弗顧。晨起。著芒屨。出郭省農事。衝

烟○隔○岸○上○下○懸○崖○絕○澗○中○如○是○者○七○年○而○治○成○異○時○後○難○推○警
之○子○且○漸○知○所○禮○義○矣○報○最○遷○西○川○合○州○守○其○清○風○惠○澤○如○在
羅○城○時○未○幾○轉○楚○之○黃○州○郡○丞○時○吳○逆○叛○亂○賊○逼○荆○岳○國○家○以
江○漢○為○邊○疆○而○黃○郡○南○瀕○大○江○東○連○廬○皖○光○蔡○諸○境○所○屬○新○麻
數○邑○中○多○崇○山○峻○嶺○歷○來○盜○賊○盤○踞○伏○莽○未○靖○上○官○欲○借○公○才
望○以○鎮○之○遂○題○陞○黃○州○守○無○何○有○盜○魁○何○士○榮○等○嘯○聚○東○山○謀
為○內○變○人○心○皇○皇○莫○知○所○出○公○曰○黃○為○襄○漢○襟○喉○東○山○又○黃○之
左○背○也○無○東○山○則○無○黃○無○黃○則○無○襄○漢○即○江○以○北○危○矣○天○下○事
尚○忍○言○哉○於○是○躬○擐○甲○胄○鼓○率○義○勇○直○搗○賊○巢○比○至○公○挺○身○對
文○報○誌○銘
卷○十○八
總○督○于○公○二
十○年○草
壘○燬○火○燄○鬚○不○為○動○士○卒○爭○先○血○戰○陣○斬○士○榮○等○降○其○餘○眾○東
山○以○平○以○功○陞○監○司○駐○防○下○江○尋○遷○閩○臬○未○數○月○遂○晉○本○省○左
轄○時○閩○海○方○用○兵○公○曰○此○則○惟○軍○需○重○矣○乃○日○會○計○入○郡○正○供
及○江○浙○各○省○協○餉○數○百○萬○按○時○輸○轉○以○濟○饋○饌○仍○爬○梳○比○鈞
格○出○納○剔○革○飛○詭○破○冒○那○墊○諸○弊○盡○斥○羨○餘○若○千○兩○還○民○間○官
吏○不○得○名○一○錢○軍○民○用○是○兩○便○而○公○自○茹○淡○素○如○空○門○老○衲○即
親○友○贈○遺○惟○攬○果○蒲○葵○而○已○僚○屬○為○公○苦○之○公○曰○我○生○來○無○他
嗜好○布○衣○蔬○食○纔○免○饑○寒○足○矣○不○知○世○間○有○受○享○事○亦○不○知○饋
遺○交○際○欲○何○為○計○俸○入○自○給○有○餘○要○錢○何○用○聞○者○嘆○服○是○時○外

計○舉○天○下○清○官○第○一○天○子○固○久○知○公○見○公○各○喜○謂○待○臣○如
于○成○龍○方○不○愧○卓○異○一○字○特○晉○內○臺○副○憲○巡○撫○兼○補○總○輔○固
帝○親○也○滿○漢○軍○民○雜○處○其○點○者○假○使○充○侵○奪○民○田○蔡○家○恣○為○藥
案○以○取○奸○利○所○在○盜○賊○縱○橫○充○斥○自○責○殺○人○莫○可○窮○詰○而○八○旂
庄○頭○尤○多○不○受○理○即○民○聞○有○訟○庄○頭○輒○上○堂○呼○噪○把○持○之○有○司
莫○敢○誰○何○惟○仰○天○太○息○而○已○庄○頭○者○屯○庄○之○頭○目○也○公○曰○我○奉
天○子○命○來○撫○茲○土○以○惠○養○斯○民○也○豈○怯○佃○佃○伯○散○若○雞○悍○獨○不○畏
三○尺○耶○於○是○編○保○甲○嚴○連○坐○以○清○盜○源○錫○系○編○嚴○隱○占○以○慰○窮
困○令○下○各○屬○奉○行○惟○謹○公○仍○不○時○單○騎○何○旅○繼○東○密○切○廉○訪○諸
有○抗○違○步○道○之○法○無○所○假○貸○自○是○人○人○懍○無○敢○有○干○公○令○者
而○盜○以○息○民○以○安○海○沱○易○水○之○間○洋○洋○千○頃○瘠○瘠○作○桑
之○咨○嗟○嘆○息○日○狀○獨○不○科○盡○如○于○野○者○而○用○之○爾○寧○憂○百○姓○哉
庚○申○春○二○月○召○至○行○在○所○溫○綸○製○射○錫○子○便○書
御○製○詩○篇
親○灑○宸○翰○以○寵○異○之○明○年○滇○寇○平○四○方○底○定
天○子○念○吏○治○為
重○遂○特○晉○公○大○司○馬○總○制○兩○江○以○風○聲○吏○公○聞
命○感○激○涕○零
曰○君○恩○至○此○難○為○報○矣○乃○星○馳○就○道○語○所○親○曰○江○左○承○八○代
之○餘○習○尚○浮○靡○奸○弊○半○不○可○復○今○天○子○命○我○我○必○思○所○以○易
之○而○南○中○人○聞○公○簡○命○則○亦○駭○汗○股○栗○轉○相○告○語○曰○于○青○天○來

矣吾儂尚如此業節耶于青天者異跡慈人所稱也無
何金陵圍城盜賊布衣即婦孺無敢屏音樂士大夫咸驚
舟至至有驚怖喘臥不能出戶者長干朱雀雨花桃李舊時歌
舞遊樂之地一旦闐寂如僧舍好人猜齊各挈妻孥鳥獸窟蓋
公未入境而江淮間已大改觀矣公至則繩之益力略無假借
憇刁頑抑僭濫禁苞苴直華加派舉廉劾貪勸學講約期月之間
兩江數千里蓋駭駭乎丕變焉而勢家豪右則多所未便爭構
為飛語以撼公公略不為意笑曰直道在人爾彼嗷嗷者惡足
恤哉居無何有巡海之命公被褫扁舟以行月餘事竣旋治
文獻誌錄 卷十八 總督于公四

日拿我者何官也彼曰青天于二府及進見財府中
楊二鬍子也盜始知為公所策叩頭服罪無異辭公乃下堂
破其械命酒滿引各手一盃盜詫曰我等死期至矣不死
飲我胡為者公笑曰汝等自作不善催于法網我不能代為之
寬念廟中一日之雅薄具醵酒一巡聊識故人意爾言已復笑
既乃又泣即諸盜亦泣公曰無庸也誠已成矣弟不忍見汝曹
之群即于戮且以株連我良善為也命昇棺若干具至並活埋
之表之曰某府某官某瘞盜處於是楚人咸服公之神群呼公
為于活埋云公之自江防還閩臬也瀕行僅襖被一襲朝衣一
襲兩公趨僕人買雜荷數石昇上船舟人曰是賂物烏用多為
公曰我沿途供饌也載之且可以壓船既登舟日啖蘿菔一二
枚至閩界乃已其赴任江寧也僱驛車一輛與幼子共乘之各
袖制錢數十文宿飯店不入公館公在制府兩載餘日食鹿麪
一盃粥糜一匙俯以青菜終年不知肉味江南人又號公為于
青菜僕從無從得蔬茗則日採術後樹葉啖之樹為之禿夏
月盛暑公以疏苧布為帳不能避蚊諸子衣藍布袍侍側汗透
背不敢脫亦不敢彈筇冬則背衣襦或棉絮襖無裘也公嘗微
行或行與或徒步早晚出入僧舍中於是人人轉相驚愕各有

一○在○肩○疑○問○彷彿○如○或○見○之○舉○凡○面○赤○鬚○白○形○貌○似○公○
即○皆○指○目○以○為○公○見○女○牀○第○問○語○亦○不○敢○高○聲○曰○于○總○督○得○無○
開○之○夢○中○醉○中○喃○語○亦○或○大○呼○于○青○天○于○青○天○云○而○公○之○
歿○也○子○以○一○瓣○香○哭○公○於○喪○次○仰○瞻○几○筵○惟○青○燈○布○幔○冷○落○菜○
羹○而○已○問○其○篋○笥○則○敝○衣○破○靴○外○無○長○物○蓋○公○之○素○履○卓○絕○類○
如○此○嗚○呼○子○考○傳○記○三○代○而○後○以○廉○幹○稱○者○代○不○乏○人○然○類○多○
偽○飾○沽○激○流○為○刻○覈○以○納○於○偏○畸○故○措○施○建○豎○表○裏○初○終○之○際○
往○往○難○言○之○末○若○公○之○捐○介○性○成○質○任○自○然○畧○無○矯○強○刻○厲○之○
迹○而○誠○意○感○乎○無○不○服○教○畏○神○不○疾○而○速○直○有○超○越○於○古○人○之○
文○藏○志○錄○卷○十○八○ 觀○者○于○公○六○ 十○年○草○

有所許于時貴時賈賈陰中之公懼為所誣陷將無以自白坐
是憤恚以歿實無他病也江寧郡丞朱君某亦云子聞之太息
泣下以謂公之清忠覆上而猶遭迴次且有如此自餘有志
者又焉望其能特立而不懼也耶然觀上之遇公恩禮終未
少替則知公之所以結主知者良有素而聖明初未嘗以
浮議而有所參問之也嗚呼公亦可以自慰於九原矣公生于
丁巳年八月二十七日丑時得年六十有八娶邢氏封淑人三
子廷翼貢生廷勳廷元並諸生孫三俱幼公有文集若干卷行
世易名曰於法皆宜銘銘曰
文○教○志○錄○卷○十○八○ 總○者○于○公○七○ 十○年○草○
嗚○呼○噫○嘻○為○苑○中○之○芝○為○鶴○中○之○騏○駼○之○益○榮○維○之○益○豐○物○理○
既○如○斯○天○道○其○易○知○嗚○呼○噫○嘻○廉○吏○不○可○為○也○而○可○為○如○或○疑○
之○請○視○茲○辭○
高節培曰于公為人大類包孝肅然包以三司使一節歐公
謂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先生於公謂其為學
致實行且謂誠中形外之平証觀歐公之論素肅何如也
錢礎曰曰韓退之善作誌銘然不免好辭故文中多險棘如
此文只平平敘述却復添許多險極証大極奇過昌黎所
為自擬樊紹述為誌矣其銘較正通張徹又刑張焉

明登封令郭公墓表

張壇

嘗讀唐史至睢陽被圍之際。羅雀掘鼠。民卒死守。及城陷而屠。戮殆盡。嗚呼。張許二公。既得從容殉難矣。回思睢陽萬姓不克保全。揆之二公之心。當亦抱恨於九原者。從來忠憤節烈之事。不激不奮。不忍不堅。然過激太忍。往往為禍烈而受虐慘。孔子曰。殺身成仁。仁者不惜一己之身。務全萬姓之命。此所以為仁也。噫。難言之矣。任民社之責者。不幸而遭寇變。繕垣守備。保此孤城。不濟以死繼之。祈不負吾君耳。又遑恤吾民哉。聞管過都。越國。憑平城。廓五墟之。留人烟。斷絕雞犬。爺聞父老為余言。此文。發墓表。卷十八。明登封一。十卷草。堂底本。

昔年戰爭地也。某令以死守。故致賊屠其民間。所謂某令者。父老遂歷述其捐軀殉節事。至嗚咽不能言。遙指一塚。松楸茂。翳豐碑。巍峙泣告。余曰。此某令。瘞棺處。邑人哀之。至今歲時。祀不。缺。嗟乎。某令以死守。故致賊屠其民於國。則忠矣。於民未全也。係無有怨之者。乃感頌猶然。若此。設有令焉。殺一身以全萬命。此邦之民。又不知若何。痛祀尸。視而哀痛流連之。不能已矣。惟吾郭公。其殺身成仁者乎。公諱廷誨。福建福州府永福縣人也。崇禎十四年。由明經授登封令。公舉車就道。甫之任。恩義取信於民。未幾寇至。守禦立備。其經術有不可及者。撫澹煥。親擊鼓。

身先登陣。人皆衝鋒冒刃。以報公使。公于此時。死守孤城。民未嘗不樂為之死也。但登以蕞爾邑。老弱溝壑者數千人耳。賊兇冠焰捲地。滔天邑小。則力微。賊盛則勢大。苟不量力而行之。一日食盡。援絕。城陷之日。不至糜爛其人民。不止公之心不忍也。於是揮衆入山。出郊。就義。身可殺而民不可害。捐軀殉難之時。猶存視民如傷之念。公之苦心。真可動天地而泣鬼神者。卒之賊衆羅拜。相與驚訝。嗟悼。戒勿害登。民公之忠魂。強魄。有以攝之也。公殉難時。日月慘勝。川岳變色。士女哭聲。震及鄰封。所恨時遭板蕩。不得一邀郵典。且閩省去豫數千里。兵戈擾攘之際。

文發墓表

卷十八

明登封二

十卷草

旅襯未還。妻孥莫弔。拊膺追慟。能不痛哉。至於今。髦倪猶存。城郭無恙。三十年生聚之盛。非公賜之耶。公之墓。在峻極寺西。後令阮振益遷葬於嵩陽宮左。典史王大壁同時死。難亦附葬于此。余未識阮。今讀其誌。公碑文淋漓激切。非有血性者。不能有此。竊怪三韓張公朝瑞。治登最善。既遷侍御時。何不以公之事入告。豈以勝朝事有忌諱耶。余待罪于茲。考公之事。訪公之墓。覘首之碑。已遷牛山之感。滿目再更數十年。而遺烈忠魂。逸不可問矣。公在天之靈。能無恫乎。于是鳩工築塋。中建墓門。置地三十畝。命僧道會典守。以司香火。邑之好義者。封土栽樹。草。

壺漿掛紙絮憑弔啼嗟其間余表之曰故明死事鄂公之墓使
世之人知忠烈之不可泯滅而樵夫牧豎悚然知惕嗚呼古人愛
及甘棠况其墓乎余按祀典生勤事死捍災者則祀之公之靈
爽始終為登民也今日蒸嘗舉矣後之同志者幸勿替焉

錢礎曰曰只殺身成仁四字便是鄂公定評其始終為登民
心事俱婉轉曲折傳出如此墓文視可當一箇表字○隔如
令登邑于古賢令有合祠自應請以下共八人鄂公與焉茲
復表其墓為文勒石其勤勩表揚忠烈如此無他鄂公死而
為登民者也張公生而為登民者也後先不仝時其為民之
心一也

天汲墓表

卷十八

明登卦三

十卷本

三蘇先生墓銘

陸大雲

蘇文公置文忠文定節義文章載在前史無容再述長公左遷
汝州團練遊行郊野愛其峯巒似蜀因名其山曰小峨嵋遂題
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之句貽書穎濱曰百歲後
當葬我於是爾為我銘繼而徙常建國元年卒於毘陵穎濱謂
其子邁空遵遺命來葬於此無何穎濱致仕嘗謂子遲曰我死
當葬我於郊與爾伯同兆不使其清山夜雨神傷幽獨焉爰昔
之詩招我矣政和二年卒於許長子遲亦遵遺命葬於是焉左
文忠右文定後人為老泉增墓承冠於其中為三蘇墓誌謂長
文忠銘
卷十八
三蘇一
公三子邁迫過俱葬於此尋其墓右得四塚有塚而無碑去數
武有一碑題四世六公子名於其上曰葦曰符曰箒曰筭
其一字漫滅不可識有碑而無塚夫以為三公子則塚餘其一
以為六公子又塚缺其二烏乎辨之明季闖賊憑陵破穴伐木
前令章丘張君於順治丙戌重為修築補種翠栢千章森然交
蔭冷日凝雲舊觀復大歲庚申次雲承乏是邑獲覲佳城自其
常而告之三蘇先生為千秋之主而次雲為客自其暫而言之
次雲為一日之主而三蘇先生為客可不為增其封培其樹而
銘其墓乎爰題石曰

眉山出三蘇而草木枯郊山得三蘇而草木秀天平峨嶺與之同壽

汪東川曰銘三蘇墓幾於賦黃鶴樓詩無役着手處矣有此文方不款佛頭者穢

錢礎曰曰千古以上奇人必待千古以下奇人傳之小峨嶺前一塊土不遇陸公則青山夜雨之句亦幾幾乎秋墳鬼唱鮑家詩矣乃公既封之樹之銘之於墓後又以郊城建立生祠讓已之席以祀文公致其邑之父老題於柱曰席為賢冷設祠讓老泉居噫嘻公之有德於三蘇者不已至乎

又設銘

卷十八

三蘇二

于峯草堂定本

夢思堂銘

施員章

施子退自粵西既脫險難被羅憂感除服北征驚魂甫集一夕宿青州官舍庭月皎然酒酣就睡若有見焉顧然而長慨然而黑長袖青衣祖胸跣足持半刺署愚山道人四字予詫問曰子何為者將古之愚公耶其抑愚溪之苗裔耶將山鬼木客之無名者耶抑遊方之外不通姓名保見士大夫者耶其人不對投刺去覺而視之空庭無人月在高樹時乙未三月望日也至京師以告學士方先生答曰嘻殆子之前身也因呼子曰愚山子其明年督學山東擬青州開帳視郡志地故有愚公谷乃失笑

文獻第

卷十八

夢思堂一

于峯草堂定本

然施員曰惟先生可為愚亦惟先生不為愚愚不可及矣

滇之迤西有鳥名鷓鴣容持贈予者二命童子日給穀二合五
 勺食之青霞草堂一馴慧能言一拙甚清暑岑寂時聆鳥語以
 當雞談其聲輕香清揚頗不類俗子之啾啾者童子灑掃之餘
 必日報鷓鴣無恙乃於瑞陽後五日童子走相告曰鷓鴣不壽
 昨漏下三鼓已魂遊大荒矣余詰之曰巧者乎拙者乎曰巧者
 嗟乎夫巧者之不壽固如是哉抑以其能言而禍之也然天下
 之巧者比比矣巧於立名者詐言矯笑外陽內陰巧於取利者
 審勢察機動合權變巧於得功者諂諛阿合希旨妄止然卒能
 文○綴○錄○
 以此立身揚名矣然無事彼唯然自命為巧而人亦以此群慕
 而爭效之究未有因巧而得豎死者胡天獨厚於人而薄於此
 鳥耶客曰否否是鳥非巧之為禍而能言之為禍也子不見夫
 立仗馬乎鳴則斥矣夫言者咎之府也能者尤之招也昔丘明
 國語不免管目太史作傳卒罹官刑他如青蓮滿死於金陵子
 瞻竄處於儋州退之雪擁於藍關昌齡遷播於龍標其不即死
 者幸耳胡獨於鷓鴣而疑之余起謝客曰然夫巧者誠不如拙
 者之安也能言誠不如能默之深也乃于五月十有一日瘞之
 武陽縣水之傍銘之曰

巧則多天言則鮮昔法靈佳鷓摩頂背碧寸上一卷為爾安宅
 竟將恣肆山谷結舌靜息守拙尚黑
 錢礎日曰一序曠言高論為巧者示諷且為能言者示箴銘
 則着語不多字挾飛鳴之勢昔太白謂彌衡鷓鴣賦鏘然振
 金玉句句欲飛鳴余于此銘亦云

婦適於夏而生於梁其稱夏何也女嫁為婦故稱婦也婦從夫姓也又邈自於梁者何夏之婦梁之女誌所出也何烈乎爾楚亂乙酉春三月賊由漢口抵武昌城官軍南遁婦從夫避長樂取鄒中途遇賊欲撲婦馬上去不從隨以刃挾汚婦不從賊佯怒詐喜多方誘婦從婦始終不變夫死靡他賊真怒以亂刀棚死湖畔故曰烈也然則夫能獨存乎夫俗夫素無能不敢同婦抗賊婦死賊慄無一言是以得獨存也然則婦無于乎有二子當時長甫四歲出嗣于伯今已成立大未離襁褓臨難時以文讀代卷十八 夏烈婦一 艾 子孝章 屬夫好護吾子勿吾念也然則夫無名乎名不書也何以不書惡之也何惡乎爾生為男子而不能為婦扞賊婦死而卒無一言有歎於為夫之義也然則賊可夫一人扞乎賊固不可扞而不可不有為婦扞賊之心婦處危亡詞嚴義正義放于中儒者可奮弱者可強惡其袖手旁觀視婦如路人而不勇奮螳臂也然則奮勇觸賊並殺之奈何幸而免義不幸而不免與婦同死亦義也然則婦死難而夫不死難為不義乎非也夫有難婦不可不死猶若有難臣不可不死臣不死臣為失忠婦不死婦為失節婦有難夫懼於義可死死之不可死無死昔曾子去冠子

思守國義可類推矣然則謂歎於夫之義何居與婦遇賊婦以幼子屬之婦死賊去脫虎口攜子遠匿撫子報婦可也忍撫子又非報婦事也奈何婦屍未冷臨難永訣餘音未絕曾不數武遂棄幼子于壑方且子三號父而父三溺其子不令有餘生以待行道者援拯救養也向得謂有仁心乎哉婦不負夫夫誠負婦故曰歎於為夫之義也然則婦無封識乎顛沛流離難得錫錫啓土瘞骨平定安輯夫奔走婚姻奔走牙行不急求婦屍厚葬報婦也然則屍遂不求乎婦之胞弟弟子員也屢請而後求之年華既換時光數易水漲漂流對汪洋問水濱徒嘆河伯不仁耳是以不得有封識也然則婦之賢寧無所從來乎婦姑譚氏早寡守節教子享年六十餘乃卒婦之烈其嗣音效法淵源蓋出自始也然則非直筆乎無不直也婦之烈出夫口夫朴魯籠疎既不知溺子之不仁又烏知婦死之合義是以其言足信也譚子樂傳其信而贊曰 義自勉兮賊不得為蠅而玷玉以癘死如歸兮賊不得為蜂而劫花以威敷刃加身兮血踐芳草而地鋪錦鱗百年無媿兮氣凌霄漢而俯迎羽翠夫在旁兮死何傷子可傷兮九通腸烈鬼應芳化青雀上翔兮隨王母以遊帝鄉死骨猶香結麗珠吐光

今人較室以好收藏

錢礎日曰序如公如敦贊如騷如賦說出大義凜凜更與春秋同一謹嚴讀此文想見先生正氣形于筆墨者微矣

卷十八

音賜張公遺像贊

徐枋

於戲此故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張公靜涵遺像也公勲德重於本朝風節表於今世篤行同於古人學道超於先哲身不廷尊兼三以是而往可以無憾公殆所謂完人者耶余自推商即奉教於海內大君子如倪文正黃相國諸公獨公則於世變後始獲交焉而奉公之教最深且久俯仰二十餘年公畧其分位忘其年齒而謬推挹於余故余銜公之知亦最深非諸公所同也甲辰秋公寓書論道獎誦過當而復屬余題故御史秦公大音遺墨秦公與余一見而亦為知己余惜時懷舊掩卷歎息不能已已不謂不四五年而公亦繼秦公往矣而今復為公題遺像也於戲遺臣故老身任綱常而泰山梁木一旦頽壞則故國風流於斯頓盡避世之士無所瞻依此余之所重悲也而况有知己之感乎而余更有所進矣昔所題秦公遺墨實與其宗子燈巖氏者而今公之遺像亦燈巖所繪也燈巖師事二公學問淵源得二公之精微求無忝其師傳故兢兢惟恐失墜如是又非獨眷懷於存亡今昔者是非余之所能及也因為之贊贊曰

特贊之貴計相之年博望之節曲江之賢西谿南軒淵其學淵

其○人○之○教○書○聯○六○紙○而○今○復○讀○公○與○其○弟○子○論○學○之○
○公○之○名○因○流○其○知○公○之○心○于○無○極○而○公○之○學○則○或○同○室○
○而○茫○然○今○公○之○像○或○以○見○公○之○容○貌○而○因○以○不○私○公○心○學○之○
○宗○傳○於○殿○是○像○之○所○以○為○具○瞻○吾○固○知○高○山○之○仰○不○專○而○成○而○
○朝○斯○夕○斯○如○夜○垂○者○則○以○高○第○弟○子○奉○氏○之○燈○巖○

錢健日曰因青陽張公講到卷公大青又因秦公說到燈巖
師事二公大有遺源窮流之妙一贊發開心學令人讀之景

仰易已

文徵

卷十八

青陽二

四

十卷草
堂定本

雲間道人生蹟志

錢謙益

雲間道人錫山徐氏子少工筆札妙解書翰精于牡丹亭樂府
搜○隱○五○宿○工○老○師○莫○能○置○喙○通○輕○俠○重○意○氣○拂○市○毬○場○推○為○
○渠○帥○破○千○金○之○產○如○揮○唾○淡○萬○曆○季○年○余○識○之○郭○彥○吉○席○間○輕○
○衫○白○袷○眉○目○軒○軒○然○籠○蓋○坐○客○亂○後○見○之○惠○山○則○頽○然○老○僧○竹○
○經○香○燈○坐○對○移○日○相○與○循○鄉○園○遺○址○指○點○昔○遊○憶○歎○而○別○庚○子○
○坂○道○人○年○八○十○客○謂○曰○君○幸○與○虞○山○公○遊○人○貌○榮○名○蓋○少○自○敏○
○述○乞○一○言○以○志○陵○谷○道○人○笑○曰○我○之○生○平○公○知○之○矣○少○而○孤○長○
○而○蕩○老○而○窮○非○儒○非○僧○不○市○不○隱○吾○行○履○如○是○父○命○名○鳳○儀○忝○
○文○徵○志○

卷十八

雲間道人一

聖

十卷草
堂定本

密雲靈岳二和尚更名載又曰玄熙晚自號雲閒如雲之閒也
依○雲○而○居○亦○曰○雲○閒○閒○亦○雲○也○雲○亦○閒○也○吾○名○字○如○是○畏○按○貴○
○客○懶○交○執○客○憎○見○俗○客○侶○禪○衲○友○樵○漁○嘯○歌○朋○而○命○酒○徒○吾○交○
○游○不○多○乎○寄○高○忠○憲○祠○宇○乳○泉○石○欄○花○官○草○菴○杖○藜○所○到○皆○在○
○無○下○吾○園○瘡○不○廣○乎○中○年○失○壯○子○有○僮○曰○子○立○備○歷○寒○苦○扞○禦○
○刀○刃○推○燥○濕○把○疴○癢○復○加○一○衣○復○損○一○飯○五○十○年○如○一○日○人○以○
○為○孝○子○慈○孫○我○以○為○我○身○也○吾○子○姓○不○具○乎○金○剛○數○卷○清○磬○一○
○聲○生○可○盡○年○死○不○帶○業○草○木○卒○如○是○而○已○吾○何○述○矣○哉○客○以○
○其○言○告○余○且○曰○唐○夏○侯○攸○厄○塞○名○場○人○甚○其○備○李○敬○當○今○北○面○

予感異夢苑而得骨人人以為孝道人生平如此世之知道
人者淺者以其詩深者以其俠而不知其有鴻黃窮鬼之學絕
類離羣之行或曰道人固文弱女子也安能卓絕如是隱使道
人不女子者無其詩無其俠無其卓絕之高行矣一併巾幗世
界反豎視此異人哉道人築生曠六橋之間意不欲與蘇家松
栢近予笑曰安之北武穆南忠肅其近之也亦既久矣乃敘述
為誌而系以銘銘曰

錦繖俗青塚枯五陵豪皆屠沽三生石亦燕蘇關虎豹役鷗鷺
劍氣中玉烟多誰可此天為徒趙臺卿司空圖彼女子此丈夫

文徵

卷十八

修敬道人二

下學草

王丹麓曰風流豪俠道人兼有之而又以慧業表其逸致非
此文不能曲曲寫出文重人耶抑人重文耶

錢燭臣曰草衣道人青樓尤物也文偏寫得異樣幽奇令人
驟聞之不免為天際真人便猜作山中高士人奇文亦奇文
傳人亦傳矣

錢礎曰曰道人詩與俠非難難得有此卓絕高行一經先生
青眼便覺巾幗中其類有氣骨令人嘆慕不已

吳縣黃節母誄

惟康熙十四年五月日吳縣黃節母卒嗚呼哀哉天降
育吳土德協幽貞氣應和煦在國選麻在承承神內延嗣
保禦侮昊天不弔不遺一姥嗚呼哀哉里夫女宗人喪母師山
川晦塞風日慘悽輟春與歡罷社銜悲有孝子者善揚芳椒太
師采詩奏之形擢朝野倚重名教綱維敬述懿行以備母儀其
辭曰

維彼節母厥惟鄭氏切粟家訓明詩習禮不離鵲燧不御羅綺
爰及笄歲嬪手黃門相夫理政勤儉恭溫勸學助讀夙夜惟敦

文徵

卷十八

吳縣一

下學草

胡天割降夫遘虐疾籲天求代卒不可得人稱未亡義取從一
翁既歸天姑亦卽世孤女復瘡災禍叠至一室四棺唯母是視
襁褓之內曰藐諸孤黃氏一綫賴以永扶強宗來侵捍衛無虞
共姜守衛風人予之叔姬歸鄰春秋許之存宗奉祀母也王之
陶嬰少寡紡績養子高行貞信梁王敬禮孝婦處陳漢帝嘉美
於皇盛朝崇獎節孝是母也賢允應旌表旌格既及母謝不
行天年以後旌典方榮烏頭二柱雙闕一丈楔綽煌煌高朗宏
敞爰建之坊樹之風聲霜飛下礎月澹上楹粵自洪武詔旌黃
氏吳縣民妻在閩門里史臣蘇公作旌門頌婦節臣忠交相頌

公○以○詠○為○頌○為○世○所○風○惟○若○貞○順○修○道○正○進○婦○人○觀○之○凜○斯○然○
制○屏○風○可○蓄○頌○像○可○題○勒○之○寸○管○載○以○尺○疏○嗚○呼○哀○哉○

錢礎曰詠辭確是晉人體格非唐宋以下可擬其頌揚節
母處言言事實無溢說無諛詞尤為史館中極有關係文字

錢太學妻張孺人哀辭

錢太學妻張孺人哀辭

董文驥

太學生錢昌祚之配張孺人我之自出死而錢之宗老湘靈誌
其墓黃比部雲孫為之傳生恍焉夢孺人手繕其文曰尚闕某
篇生乃乞予文補之先是孺人死之夕生客華亭夢呵傳達官
造請焉覺而訃至嗟乎孺人生備婦德斯其精爽不朽而屢見
夢歟予惟周官所占六夢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懼合之
左氏史遷諸記蓋以夢之交乎神者妄而覺之驗乎形者實也
逮觀列子莊生所測夢之六候同而覺有八微異自故為得喪
哀樂以迄先生昔昔君僕晝夜罔兼槎鹿得而失胡蝶則有間
文投簡 卷十八 錢太學一 十峯草
蓋○又○以○覺○之○接○乎○形○者○妄○而○夢○之○交○乎○神○者○實○也○由○是○言○之○形
按○者○妄○安○猶○夢○也○神○交○者○實○實○猶○覺○也○生○而○形○一○夢○也○死○而○神
一○覺○也○獨○驗○見○夢○所○樂○于○南○面○土○而○曠○楚○于○肉○白○骨○也○今○孺○人
之○生○不○猶○夢○耶○攻○苦○啖○以○議○酒○食○買○宦○女○以○求○錫○胤○贈○雜○珮○還
遺○金○而○無○私○蓄○卒○之○盡○鬻○其○嫁○時○衣○被○以○解○芻○獄○以○益○其○先○後
閨○門○之○被○挾○雖○如○夢○之○得○其○正○而○其○可○噩○可○懼○之○妖○夢○滋○多○矣
今○孺○人○之○死○不○猶○覺○耶○覺○則○無○夢○且○無○有○乎○正○而○又○何○可○思○可
喜○可○寤○可○噩○可○懼○之○有○哉○吾○故○知○其○精○爽○不○朽○而○見○夢○也○然○則
又○何○闕○乎○予○文○以○垂○不朽○耶○昔○朱○伯○姬○許○穆○夫○人○得○夫○子○而○筆

之春秋列之國風若子之文又何補哉聊因其見夢而廣以夢
覺死生之說以哀之曰
生大夢兮勞勞死大覺今陶陶神游華胥今焉復以臯

錢湘靈曰人知夜夢為夢而不知晝亦夢也宜乎其以生為
覺而以死為夢矣夫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朝聞道夕死可矣
豈不以大覺不分生死哉此文儒教干城吾佛宗旨暗合道
妙正東西兩聖一鼻孔出氣處莫作蘇長公小品讀過

錢礎曰曰通倫反覆辯論俱從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
夢妄謂之實得來勘破夢覺關頭故語語是夢卻語語是真
又不似莊列之徒一味說夢至哉斯文

文淵 卷十八 錢太學二 李 十峯草 堂定本

何旦復哀辭

唐大陶

康熙七季四月何生卒五月聞之江上何生我小時嬉戲及壯
時時狎飲親暱故人也何生少喪父母育於其祖祖為御史吾
少也常從先子坐隅聞御史言曰西維伯極愛我我事之亦甚
親其容貌魁梧多鬚嚴重我甚憚之蓋道我先祖也先子常幾
罹於大難雖亦卒無事然御史則先為之匿二子其家何生祖
母賢及病太恭人宿其家三日死則為之斂蓋唐氏與何氏如
是以故我與何生厚也何生與我同榜舉人豪麗自喜好美飲
食衣服宮室多賓客朝廷寵貴大臣多其故人總督尚書以下
無不與交者何生所被褒值二百金番帶小佩刀值五十金奴
僕皆貂帽輕裘每有所往傳呼出門上馬貂帽輕裘者從之十
餘人轎鞍顧盼睚眦如也閭巷之人莫不傾動忻慕焉陸賈曰
絳侯與我戲易吾言何生飯少善飲酒尤好色多近婦人我數
欲戒之與我戲不可以莊語入也何生每見我戲謔不近人情
一日醉謂我曰子所以大困者坐太真耳平生與我莊言惟此
而已我常適金璽何生因我致書金壇故人故人發函讀之曰
鑄萬無狀為我醉以醉酒投之河已而何生遊蘇州往視之曰
中尚蒙被臥笑顧我曰子乃無恙乎因抱我頸曰安得美婦人

辦之而臥我曰天下殺人之方有甚于投之河者乎

多飲酒而溺於色我無事假于人以報子必且有殺于祗席之

上者矣何生則忻然而笑亦漫不省也後二年竟以此病吐血

死年三十八耳悲夫于是為之辭以哀之其辭曰

我徂涉江聞大故今紆思軫疑不意以實今親故靡失速茲三

葉○金○與○華○屋○零○落○安○歸○今○夸○權○殉○世○殫○不○可○為○要○今○清○靜○孔

墨○太○上○所○貴○今○修○眉○聯○娟○喪○應○之○刃○今○非○無○三○韻○嗟○不○我○省○今

江○草○為○藉○莫○桂○棠○今○長○佩○矜○儀○乘○駿○肥○今○嘔○然○奠○猶○宛○在○中○洲

今○終○焉○不○見○流○浩○浩○兮○壯○火○擱○拘○繫○笑○奚○以○吟○窈○冥○長○夜○艷○姬

有○無○今○君○之○六○子○我○則○恤○之○今○逝○不○作○矣○夫○誰○與○我○戲○今

朱長儒曰通篇一戲字作骨小品之雋

錢礎曰口何生戲中之戲唐子戲中之真戲亦有道焉此丈

直為何生痛下一記非止若朝若謹已也

李上林先生哀辭 并序

憶自酉戌之歲予與先生學作頭陀往來吳山陸墓間不勝感

慨先生曰我草莽人不與世事朕而區區之心則不可味也予

知之乎予曰不獨予知之天下萬世人知之先生遂不許二子

錦銑攻舉業賣藥城東僅餬其口先生獨居一椽究心陽明良

知之學久之當世亦聞其名欲識面拒弗納唯山林兀傲之人

間與還往朕亦不過數人從予本先生見之予不言先生亦不

之許如是默默踰三十年今庚申夏四月舊疾發予急視之先

生曰子來何遲也我將逝矣呼錦銑覓盡工來為我留其形工

太平也工作之先生目已曠於是作哀詞以紀其志云

嗟先生之耿介今歷霜霰而彌貞勉獨守此矩矱兮曰我草莽

之氓抱千秋之大義兮心不寧其怛怛唯良知之不昧兮斯無

倪我陽明雖天地其顛覆今匪一手之可學何九折而不回兮

似獨乘其愚誠幾四十載如旦暮今豈復顧乎辱與榮條今夏

之四月今告余辭世而先征我不能俟河之清今庶幾盡我之

雙睛工受命而不慈今稿三易而弗得其情始啓口而語之以

故今謂我欲扶杖以觀太平國未乾而手揖余兮自今不復與

子○其○將○迎○嗚○呼○余○猶○延○此○殘○喘○今○天○與○人○其○孰○爭○獨○慟○恍○而○徘徊○
何○今○又○何○以○慰○我○先○生○

錢○礎○曰○先○生○生○平○惜○與○延○平○為○至○交○故○其○一○腔○心○事○非○知○
已○不○能○說○出○得○此○辭○先○生○之○目○曠○矣○情○詞○凄○婉○令○人○讀○之○有○
死○別○吞○聲○生○別○惻○惻○之○感○

祭孫興公先生文

周龍甲

嗚呼人生文字之知豈偶然哉蘇長公以文受知於歐陽公若也公歿為文祭之曰上為天下慟下以哭吾私夫以天下之公而引為己私不已過乎陳后山詩文為宋儒所推其得力於曾子固者實多他日推本所作詩曰向來一瓣香敬為魯南豐○意○可○謂○不○忘○本○矣○今○某○於○興○公○先○生○亦○然○某○非○長○公○先○生○則○歐○陽○公○也○某○不○若○后○山○先○生○則○曾○子○固○也○長○公○遇○歐○陽○公○於○大○試○而○某○遇○先○生○於○小○試○后○山○之○于○子○固○也○得○之○平○時○而○某○之○於○先○生○也○得○之○風○簷○雖○所○知○不○同○其○不○敢○忘○一○也○憶○某○為○童○子○時○學○

為文即肆力於秦漢晉魏唐宋大家以及先輩制舉說沉浸醲郁含英咀華每豎一義必千鍾百鍊而出一時人罕有知者會先生穿山陽主童子試見其文丞賞之拔之多士之儔嘗謂某日子非苟為文者也子之志苦矣功深矣品峻矣噫是言也其知我哉是歲遊儋官先生益勸勉以遠大相待未幾先生晉秩入京師某於是遂不得一見先生矣後數年館於庠後四五年舉孝廉後五六年成進士而先生歷官為左右籥未得一見焉○後○三○年○先○生○以○朝○薦○起○大○僚○時○某○司○李○鄧○中○復○不○得○一○見○後○又○五○六○年○司○清○澗○倉○先○生○適○休○沐○予○婦○某○始○修○尺○一○以○候○然○猶○未○

得一見先生也後又三年先生易箦嗚呼其自此終不得一見先生矣今年春其奉命衡文山左冬十月至東昌過先生之門如見先生焉見嗣君益如見先生焉遂不禁歎歎悲嘔俯首泣下也日嗚呼其何敢忘先生乎其之受知者多矣而先生爲見知之始其敢忘乎先生之門下士前有張受先楚塗山諸公近自傅相國以下凡在朝各公卿蓋往往不之也而謂其足重先生乎先生之生平表章六經開揚道奧著書立言幾滿天下天下識與不識無不欽其名景其學思慕而未有已也又何待其之贊一詞乎某所以感歎悲嘔俯首泣下者哭吾私也且曰不

文獻文 卷十八 祭孫二 美 堂定本

沈康生日纏綿詞惻文生情耶情生文耶至其段落結構與古爲化入之唐宋大家集中應有積薪之嘆徐吉子曰其宕逸灑涼處似韓昌黎其鏗刻幽遠處似柳子厚羅大經云韓如美玉柳如精金此文殆兼有之錢礎日曰通篇寫出感慨悲涼之態真堪一字一淚孫公先生至性長厚於師友之情最篤故其祭孫公文割切真摯如此此等文備與韓公祭十二類文同讀

祭金公景源文

吾黨之哭玉節也去今之哭景源公蓋未二暮也公之與吳念卿輩源公之子當神廟倦勤之年內外章奏多習中丞公在南垣時陳痛哭之疏每朝上而夕報故東林諸君子不倚爲干城詩景源公從遊金陵凡交遊往來以及過庭訓誨同其正人議論也迨問卿謝政家居公亦暫辭六館以承萊綵之帶其父以教其子而已某之得交於公家父子也在辛巳之冬自城南徙而東北與公比屋而居室楹相接夜讀書則聲相聞也時玉嘉尚少而玉節玉式已爲一時知名士故居則無日

文獻文 卷十八 祭金公一 五 十筆草 堂定本

不相過從出則連袂而行即以試事出近者一二百里遠者六七百里或命巾車或掉孤舟三人者必偕行忘乎其非親兄弟也迨鼎革之後余家益中落至不能守其四壁再徙而北去公家始遠矣迨余屢躓公車往來南北不能時聆公誨然無日不奉爲典刑也自玉嘉早赴修文公晚景播落無復昔年玉樹滿庭之樂矣而伯仲兩丈夫子名益著人謂且夕大于公之門也而數奇不遇漸至強仕而公且老矣猶憶甲午秋余與玉節同寓一室中待進棘玉節意氣甚自得同人謂其必售迨入闈忽病疴猶力疾作論表若有鬼物尼之而卷爲墨汗及闈事甫

畢嘉運退命始嘆命實不猶也。又滄落數年，玉節益潦倒不平。念爾就衰老，捧檄之心急不能待。甲辰初秋，余欲向長安索五斗，冒暑北行，遇玉節於燕市。兩人相對涕泣，余因問曰：君何為而在此？玉節曰：兩大人老矣，欲待逢手，恐可清難俟。今將求他途，以進董沾斗為祿養地耳。語訖悲不自勝，已而不果。余亦以一館糊口，三齊與公家父子不相見者三載。及丁未倖博一第，歸里見公健七著如故，則為節式兩君喜。是歲十月而玉節疾作矣，不數日而玉節死矣。諸同人輩不徒為玉節悲，獨悲公以七十老人而抱西河之戚，此玉節之所長夜不瞑者也。公素文，設文。

卷十八

祭金公

文

十峯草堂定本

有痰嗽之疾，兩年以來藥餌漸扶，桑榆無恙。今歲五月之望，余偶至天龍禪院，與城北諸君子展華嚴大藏，公攜玉節二子來遊。長者十三次者亦六齡矣。二子皆頭角岐嶷，諸君子慶玉節雖亡而不亡，且嘆問卿正人之有後，而公撫二孫，即如二子可無笑獨之悲也。乃涼風甫動，而公夙疾頓發，溘然長逝矣。藥爐無火，匡牀遂空。數年來公病中呻吟警效之聲，亦如鸞笙鳳吹之不復。至於耳畔，前秋之日哭其子者，今秋之日又哭其父。二秋之間，素冠南除而喪車，又駕兩月前所見於天龍禪院之子。今且服衰經以承重，孰成人禮。昔年相遇長安道上，相與慷慨。

慨悲泣者，終不得一邀捧檄之榮，而徒抱恨終天於地下也。能不悲哉！公從泉臺之上，還視當年隨父南垣時，五六十一年間，無論故國黍離，時移運改，即當年所號為正人君子者，亦如靈光之不可多得。其子孫或存或不存，亦無從考詢。豈獨問卿一家之零落為可惜哉！余得交公父子間，將四十年於公之歿而竊有感於盛衰存亡之際，不能不泣然出涕也。故因同人致祭而志之以文。

文

卷十八

祭金公

文

十峯草堂定本

錢礎曰：祭景源公必從崑源公說來。醴原本本確有根據，而俯仰今昔，不勝盛衰存亡之感，是一篇絕大文字。匪止為一人祭奠之詞也。

祭亡妹周節婦文

董 閏

嗚呼人固有生而榮以樂者亦有始悴而終榮或始榮而終悴者於其死也猶致哀焉況乎終其身於孤寡愁苦中如我妹者而今竟死矣能不哀哉嗚呼我妹年七歲而喪我母伶仃無所恃外大姆痛我母之亡而憐我妹也招而撫之時我年十歲與我妹別相對爰竟疲親朋在室者皆為感泣我妹在外大姆家中表姊妹或與嬉遊我妹戚戚自悲不欲偕往又不敢哭泣以傷外大姆心嗚呼孤苦至矣年十四許字諸生周欽哉之次子楚望楚望少嗣於叔母李夫人夫人年十九而孀矢死守貞家

文 澂 文

卷 十 八

祭 亡 妹 一

李

十 年 草 堂 定 本

業盡為伯氏傾廢惟幼績以撫其嗣子迄於成立我妹年十八而歸之雖其家甚貧然楚望固雋才而更重其姑為節婦也我與伯兄偕往送之且語我妹曰汝幼失母今汝姑為節婦志甚苦汝事之宜如事我母乃可以安汝姑心而弁可以慰我母九京之心矣我妹含淚而應曰唯唯敬受兄命歸告我父無念我也安貧約操井日雍雍相敬人謂其有孟光風閱二年生一女又閱二年生一子其姑樂甚曰周氏今有後不負我二十年來苦志矣姑益憐恤我妹而我妹益敬事姑固忘其為家之貧也

如何天不序楚望與子備疾作時我妹以省父來家即流涕

而歸且泣謂我曰妹今婦兄必來視我恐我夫與子一旦有不測也越旬日我往視之楚望與子俱疾革楚望張目拱手而言曰我子死我今亦必死矣我母賴有舅氏在爾妹我不能願也我女爾妹惟是賴我慰之曰爾無憂是我之責也言畢楚望

之子死楚望遂舉手伸足長歎而絕嗚呼一時之內子死焉而夫又死焉我妹亦悲慟欲絕我泣語曰汝死誰事汝姑汝未可以死也我妹仰視姑淚盈盈下嗚咽不能語嗚呼我妹年二十五而寡矣周氏竟無後矣以苦節如李夫人而不得遂其志矣哀哉兩寡相依且暮淚泣姑憐恤我妹如女而我妹敬事姑如

文 澂 文

卷 十 八

祭 亡 妹 二

李 十 年 草 堂 定 本

母不忍一日離也及服除我謂我妹曰汝事姑禮也但笑笑無告我又遠隔百里外不得為汝朝夕謀汝姑且歸李氏資其賢內姪以待老汝歸與汝嫂相依汝女即為我女以如楚望志於是我妹爰泣言歸歲時與姑相見必相持而哭其後率以為常我自壬子公車癸丑繫官於京師四年無一日不念汝有信歸即問汝及丙辰秋我乞假歸與汝相見我念我母而哭汝亦哭汝蓋爰我母因爰其夫與子且并哭其不得奉事姑也至丁巳我以飢驅往江西汝亦辭我而歸省姑遂得嘔血疾嗚呼是淚盡而繼以血也勉強醫藥奄息二年至今夏而遂不起矣我妹

泣謂我曰我今必死矣我十年來所以不死者以不敢捨我姑
 且我女亦未知所適今我生而三年不得見姑是雖生而離也
 我女已爲兄女且適賀氏子可以成立我當從我母與我夫於
 地下我今必死矣遣人迎我姑來拜謝而訣我死後必歸葬我
 我聞其言而痛之然不意我妹之遂死也七月四日迎其姑至
 我妹泣謂姑曰我疾甚恐朝夕死不得見姑今姑來我死矣但
 我不能送我姑而姑反視我死未能瞑目也死而歸葬我兄已
 言之矣姑其招我魂而歸乎依依守月至三十晚禮佛以絕嗚
 呼痛哉我妹蓋死于節死于孝也終其身于孤寡愁苦中者也
 本擬文 卷十八 祭亡妹三 空定本

既殮三日我與伯兄送汝柩於周氏之墓且婦汝竟以從姑而
 成汝志將擇吉而與楚望合葬也嗚呼痛哉始我與伯兄送汝
 而語汝汝含淚而應之今我與伯兄含淚而告汝之靈汝其知
 之乎嗚呼哀哉

錢礎日曰歷敘孤寡愁苦之情反復曲折悲癡凌統真骨肉
 至誼不覺其言之至此昌黎祭十二郎文後又見方南此篇

文獻初編卷十九

錫山錢肅澗礎日評選

同色秦松齡對巖

訂正

吳江董 閣方南

王東臯侍御紀畧書後

梁清標

東臯王君廉介端凝。夙擅王裴之譽。予嚮從東臯及其友澹園董子游。而深悉其人。卓乎有古大臣之節焉。使大用之以行其志。揚清激濁。表率百寮。振紀綱而正風俗。當不止為名吏部真御史而已。乃僊。遂巡齋志以沒。其門人白子仲調。宋子旣庭。文獻書後

韋士九 王東臯 一 十峯集

韓其韓專為總器以示于率皆守正不回。雖然自異。下流俗有出人情所難者。予讀之未嘗不掩卷而太息也。憶子癸丑甲寅。間有嶺南之役。往來湯陰。晤東臯于苦廬。見其門巷蕭然。不殊寒素。抵掌論議於古今得失之故。瞭如觀火。相對移晷。不能去。因贈以詩。有指畫動關天下計。門屏不異野人家之句。會幾何時。而人琴俱寂。邈若河山。徒使友朋弟子。與云亡之感。隕西州之涕也哉。若白宋二子者。拳拳不忘。亟表章之于山。頽木菱之。後可謂不愧師門者矣。

錢礎日曰王侍御風裁白宋二子古誼俱從尺幅中傳出

書孫北海少宰退谷志後

何 采

○安○有○退○谷○哉○况○其○在○京○師○也○有○之○自○退○翁○始○公○羊○傳○曰○水○注○谷○最○善○退○翁○乃○為○書○屋○其○間○左○圖○史○右○尊○鑿○間○以○名○書○畫○古○法○帖○支○願○棲○神○泊○然○而○無○為○冲○然○而○天○全○陶○弘○景○所○謂○欲○畀○之○仙○都○也○今○安○有○退○谷○哉○安○有○退○谷○若○茲○者○哉○願○退○翁○所○為○小○志○形○容○諸○勝○冷○泠○然○如○出○紙○上○水○經○注○鉛○錒○記○不○足○道○也○余○患○肺○病○經○年○掩○關○不○得○至○西○山○而○觀○所○謂○退○谷○者○觀○退○翁○之○所○志○庶○幾○其○臥○游○焉○雖○然○退○翁○欲○退○而○能○退○者○也○故○得○所○謂○退○谷○而○處○之○也○適○享○之○也○安○余○則○欲○退○而○未○能○退○者○也○聞○退○谷○而○未○見○即○見○不○愈○重○其○戀○慕○而○留○侵○難○金○乎○哉○昔○穆○王○舍○化○人○祛○之○宮○而○芒○芒○求○之○果○升○于○崑崙之丘已而嘆嘆而哀以為樂之有盡終不如化人之始默存也則余之中其將默存夫退谷也者而又奚害夫形游也

錢礎日曰知進知退是聖人大學問欲退而能退知退者也。欲退而未能退而默存退之心亦知退者也此文可謂善

退矣

今天下儒者少而禪者多。然儒者率多不能言儒，而有一禪者能於六經論語大學中庸之旨，微顯闡幽，以言吾儒焉。則此一禪者蓋孔氏之真孤，而轉徙荒唐託之於翟墨氏者也。則吾師覺杖人，其是也。昔杖人嘗以屈子為人心惟危之孤臣，莊子為道心惟微之孽子矣。謂莊子寄寓言於七篇，以大宗師歸孔顏以應帝王歸堯舜，謂應帝王之學，仰大宗師之道，其言有權有實，有正有奇，雖汪洋自恣，詭譎縱橫，然皆歸宿於內，聖外王之儒者蓋儒者之逸流，而不可以異端槩之嗟乎。杖人蓋以莊子

又藏書後

卷十九

石連禪師一

三

十卷本

陳希魯老氏之徒也，殆矣。夫極二圖濂溪康節取而行之，遂為儒宗。今杖人不讓希魯，其言實有當於先天太極二圖者。或以為然，杖人之禪，凡為天下人說者，五千餘年為天下禪之所宗久矣。而得其傳者，二十餘人。今武林廣福寺石連和上其一也。而得其儒者，則惟前大學生方公以智，今號藥地大師者存焉。昔黃公端伯得之以效忠，凌公官球馬公嘉植得之以抗節。今俱往矣。三公得杖人之儒而未及言，今及言者，獨藥地一人。噫，杖人之儒微矣哉。然吾嘗病夫藥地之言儒，往往與禪雜。夫藥地本非禪者，亦猶杖人之龍，龍亦聖墨氏耳。苟能盡舍其禪而不言，而一於言儒，復不必比擬於莊子，而即以濂溪橫渠明道考亭之四賢自期，而盡以杖人之禪讓于石連和上說之，使天下之儒者不喜藥地之能禪，而喜藥地之能儒，豈不為吾儒之盛事哉。夫杖人之禪，即石連一人說之足矣。而况不止石連一人。若杖人之儒，則藥地而外，吾不敢望焉。余有志於儒久矣，而不能言禪，又不欲言也。固杖人之不肖子，而今能勸藥地以一千言儒，又能尊石連之所以言禪，則猶為有功於杖人之門也。歎藥地今居青原，去粵方二千里，相見未期，而石連則朝夕周旋者也。聽石連說杖人之禪，私心竊喜，以為杖人之禪，可以

又藏書後

卷十九

石連禪師二

內

十卷本

無憾。獨儒則吾與藥地其何以自解免矣。石連之將歸。漸也吾
不能從。佛道經背原。其試以余言告之。藥地使天下人皆稱杖
人有二。今予一石連之禮。一藥地之儒。豈不偉乎。

錢礎日曰。為禪門書冊。却側重到儒上。自是儒家本等學問。
前說杖人之為。莊子為陳希。後勉藥地之為。濂溪橫渠為
明道考亭。識見極真。談論極正。于此知翁山自命亦有在矣。

文書後 卷十九 石連禪師三

昔起玉軒詩集後

梁佩蘭

孔子曰。溫柔敦厚。宜學詩。夫詩之道。貴和。曰溫柔。似也。若敦厚
則近乎禮矣。而不然。凡詩人之性情。在溫柔。詩人立言之旨。在
敦厚。世徒見夫三百篇所載。株林桑中。候人蜉蝣。荇華大東。小
旻板蕩。諸詩。以為詩人。明刺淫奔。明刺小人。明刺饑饉。與喪亂
有不必全用乎厚之意。而不知當日詩人所見。始于千百中
而後發嘆。一二焉。其立意固已厚矣。姚子彥昭。多播海內者。已
久。與余邂逅。陵陽相對。謙然若谷。穆然若清風。得詩人之遺。而
每于登山臨水。月夕花晨。置酒張燈。輒酒酣興發。含毫吮筆。仰
天歎曰。莫不扣鉢而成。又手立辦。備漢魏渾融之氣。掃齊梁綺
麗之詞。深四唐精緻之律。刺而不覺美。而不過歌咏。而不傷于
直。予所云溫柔敦厚之首。殆有合焉。姚子既不以予為不知言。
而自近草一編。以相示。因為綴數語于編末。

錢礎日曰。以溫柔敦厚四字。明作詩之意。是善讀龍賦詩者。
其文質朴典雅。渾乎正始遺音。

晉古鼎開記後

金陵鄧氏有古鼎開闢以鼎名爲鼎之至而名池鼎何以至爲
 開而至也開不建鼎亦不至鼎之至爲建開而至此也然則前此
 無開乎曰無之鄧之先人葬於壽春祀有饗堂神實依之自元
 昭先生來居金陵或歲一歸或間歲一歸春秋伏臘不克時行
 祀事於是不得已而建祈祠以祀其先此開之所由建也開建
 則鼎何以至曰鼎者祭之所有事地有開則有祭故鼎亦至也
 或曰君舒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宗廟以祭器爲先鼎祭器也如
 之何不備也曰祭器惟公孤以上得備大夫無田祿者不設祭
 器有田祿者祭器亦不全具是以不備也或曰鄧氏之祭器非
 不備也禮大夫祭器不踰境今鄧氏去壽春而至金陵故祭器
 不踰境也曰鄧氏之去壽春至金陵也以先世爲吳西山人祖
 宗墳墓所在奉先人之命而遷此土也何祭器之不可踰境也
 固無惑乎其不備也或曰此鼎何自而來歟曰此古鼎也吾不
 知其幾千百年而至于今日又不知其幾千百里而至於斯地
 也史稱黃帝作寶鼎在象天地入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
 幸陽鼎遷於夏商周德衰宋之社稷鼎乃沒于泗水彭城下漢
 時鼎至甘泉光閭龍變至中山驍隘有黃雲蓋其出沒隱見各

東漢書後 卷十九 古鼎一 七 聖定本

有時也鄧氏此鼎其來也吾不知所自倘非仁孝誠敬之至安
 能感神物而一旦致之乎今先生爲記始也若驚若喜繼而悲
 且泣一篇之中香嗟嘆息既以自責而又告後人以愛鼎之思
 是真所爲仁孝誠敬見於言詞問者耶譏鼎之銘曰昧且不顯
 後世猶怠斯記有焉 蘇不敏正容莊誦三復之而重有感也爰
 拜手而書其後
 錢礎日曰議論層折將開之所由建與鼎之所由至一一拈
 出而格高氣古語合典要皇皇乎三禮之遺篇
 錢礎日曰於焉拈拔一氣折旋段段自爲呼應其結撰處探
 得穀梁之神

東漢書後 卷十九 古鼎二 八 聖定本

書少司馬永清吳公傳後

梅之煥

人臣處兩難並存之際或先事引退或以身殉苟與事相終始而禍患弗及焉則其中有不可勝道者矣國家土木之變曰國有君矣所謂社稷為重君為輕此權也實經也及太上返駕當時欲安景帝南城不得不錮即欲安太上南城亦不得不錮苟不出此下策則兩帝中必有一危又非所以安社稷也然此權也非經也其在研諸臣能無歎然於中乎及景帝不豫太上必且復辟諸臣不能復覲顏北面臣事之于是借奪門張為已功乃可以謝于太上夫于忠肅之智豈遂出諸人下觀其寧死不附諸臣奪門之功則南城之錮不聞力爭其意誠為社稷非以求媚于景帝也一時共事者為少司馬吳公吳公既左右忠肅國以又安當景泰改元力主迎復不得即決意乞歸嗚呼吳公之去與忠肅之死人臣之正也其諸不能去與死者惟有始而錮南城以媚于景帝終而謀呼捨獲發南城錮以再結于裕陵而已尚忍言哉尚忍言哉

錢礎日曰通篇以社稷二字為頭腦以經權二字為眼目而去與死與不能去不能死者說得淋漓痛快詞短情長令人嘆息感概

書家乘後

李必果

子家先世出唐西平王裔中間譜牒散佚祇傳元至正間由江以西玉山徙居漢陽九真山下時有官鑲務使者故里中遂呼為鑲李云自先高祖起家太常歷傳太僕中秘以至先廷尉公科名相繼令德日章而鑲李之名迄今未改示不忘其初也或有毀子家世者謂李氏之先實以冶鑲為生嗚乎古之賢人君子生逢季世而溷跡工商者多矣即使冶鑲果真庸何傷乎昔太宰李邦彥父曾為銀工或以為謂邦彥歸告其母母曰宰相家出銀工乃可羞耳宰相出自銀工何羞為斯言也世多稱之余竊以為未盡善也夫不問立身之賢否而但計勢位之崇卑此特婦人女子之見耳豈君子之篤論哉王文成有言士大夫不務誠身立德而徒誇詡其先世以為重不知桀紂幽厲之出于禹湯文武而顏閔曾孟之先未始有顯者也偶聞家乘因書此以示子弟俾知所以求不媿其先世者而不在乎以門第相稱至如或者之言固可置之不辯也

錢礎日曰徐穉磨鏡嵇康鍛鐵漢晉列傳專記其生平收系驅犢賣橋種桃網魚以為起家勝事李氏即冶鑲亦足傳矣况其官鐵務使而非冶鑲者乎仁熱此文真是善揚先世

書周茂蘭血疏後

魏利勝

徐禎初天子既誅逆奄自揚惠烈痛悲介以得賜贈郵有差
 時忠介公長子茂蘭以為殺吾父者逆奄所以殺吾父者倪文
 煥毛一鷲也誰人未伏其辜茂蘭終不可以為人立聖人之世
 於是草疏發二人奸狀刺血書之天子覽奏泣下正文煥罪一
 鷲以死免科而公得進爵易名贈三世官禧盟手正襟誦茂蘭
 血疏歎古今為孝子者當如此矣父之死冤於君則在白其父
 之冤冤於奸人則在誅其父之讎父冤雖白而讎不誅則人子
 不可以無釋若人所以重報讎之義也禧當怪伍員報楚雖
 夫嚴書後 卷十九 周茂蘭一 工 十孝碑

君臣之義有所不顧徇班官載于左傳鞭墓載於史記而入楚
 之目求費無極之黨生磔其肉死戮其屍以臨祭於父兄之墓
 則皆無聞焉何也負不出此是負不得為孝子也負出此而左
 史不之記是左史之失也夫讎其君而不讎其奸人非所以教
 天下後世之為孝子者也吾故曰為孝子者當如此也茂蘭之
 孝在父冤既白朝廷加惠贈郵之後而不以為足當茂蘭刺指
 血上疏時主姚文毅公官舍公適退朝索視其疏見血迹淋漓
 紙上墨然改容既而曰上新即位而疏有勸勸進語非體也
 茂蘭于是更刺舌血改書貼黃以進今所存血書是貼黃原本

茂蘭字子佩吳人所稱萊齋先生者也今年六十八矣與其弟
 茂藻茂尊皆守義執節不愧其父禧並得與友而先生行尤高
 云

金孝章曰他人只贊子佩之孝而不能言其所以孝得此酒
 發使千古大義昭然於子佩又開一生面矣文之貴識如此
 徐禎起曰文筆如屈鐵畫沙勁利異常
 錢礎曰說得報讎二字鄭重是春秋大義文更以淋漓痛
 快出之

書後 卷十九 周茂蘭二 三 十孝碑

貞筠集者何南六鈕子為其祖姑沈節母所徵詩文也鈕子何
 以為其祖姑徵詩文也節母早寡無所出鈕子下歲未母其祖
 迎節母歸撫育之成人鈕子不忍忘故假是以將報稱也余惟
 女子謂嫁曰歸歸之日父母必祝曰無返誠與其安室家而長
 子孫也節母歸沈君十年笑筑子處又十餘年終返母家為其
 姪撫無母之兒其事甚創而情甚可悲矣禮為祖姑服小功嫁
 則總麻同宗失所之至愛撫者為養母則為之服齊衰三年今
 節母子鈕子以祖姑之分兼養母之恩在節母則實以姪孫而
 交淑書後 卷十九 書貞筠 十一 定本
 子之而鈕子卒不敢以祖姑而母之則又與于義之至變者也
 然節母立堅貞之德復孝事其姑孤苦伶仃共歷四十年泯然
 無所聞于世使無撫南六一事則為母家之姪若孫者或不過
 哀其志顧視之斯亦厚矣未必能切切然稱道之表揚之也即
 或向人稱道表揚之未必猶南六一如子若孫之報其父母祖
 父母者之誠且篤也則南六非節母無以至今日節母非南六
 無以彰今名是南六無母而有母節母無子而有子也而吾以
 為當日之南六無母而有母易今日之節母無子而有子難此
 節母與南六相遇為甚奇而貞筠集之所以傳于吳也竊計其

自泰伯仲雍避蹟以來迄二千餘歲惜其地初未列于中土故
 當時採風十五國而吳不與焉米必非千古遺憾也近數百年
 吳中人士稱盛而忠貞節義之事時或特出且間一鍾于女子
 其猶有先聖之流風歟夫古無吳詩今讀鈕子所乞諸君子之
 言真擊激楚皆足以感人而易入則謂是集為今之吳風可也
 即謂補古之吳風亦可也爰起而書其後
 錢礎曰先作翻案後纔正說鈕姑之義傳鈕子之孝亦傳
 矣末以吳風作結說得貞筠集確有關係是大作家

之至于殉亡者一二數而已其有守制不改而轉徙空門甚有

間嘗讀節震川先生貞女傳其有貞女未嫁人而或為其夫死

又有終身不嫁者非禮也夫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其在

經日男女不相知名昏姻之禮父母主之父母不在世父母主

之其或無世父母族之長者主之無男女自為昏姻之道所以

厚別而重廉耻之防也經又有言曰六禮盡備婿親御授綬母

送之門共牢合昏而後為夫婦苟一體未備婿不親迎無父母

命則比于奔而已然則貞女之死其夫將不得比于禮乎曰否

先生之言純乎經者也貞女之從一而死專于經而信乎心者

也夫人肯忠孝節廉之事皆不忍于其心而應之苟能信諸其

心即天理民彝在是而又奚必泥經傳之文乎且夫人之生于

世未嘗一言行必合於禮也至于節烈之事而必援經傳以

疵之其何以勸夫後世之為人婦為人女者其在經日男女不

相知名然不日女子許嫁纓又日笄而字乎夫無故而纓垂之

又無故而笄之字之而女子猶不知名乎此先聖人別嫌明微

之道明乎未成婦則不繫之于夫而纓笄之屬則又別之以女

也嗚呼夫婦生死之際天下之大義存焉天下未有生而無耦

者故人生不幸而遭值變故父母必不當援不更嫁之說以累

承夫兄弟子為嗣者皆甚悖乎禮者也夫廉度之事先王以為

傷倫敗俗之尤而承嗣則經傳並無明文何則不為人婦而為

人母理之難信者也故吾讀先生之文以為可扶翼世教而于

烈女之死則又于天理民彝之際無或慮焉何以明其然也國

君死社稷從難之臣則死之無疑也至于封疆之臣則死

封疆城守之臣則各死于其職其或草莽布衣之士捐軀絕脛

而死又或終身耻事二姓固不得謂其非忠也有孤孽之子少

放逐于其親又有生不識父母未嘗一日撫養或乞養他姓其

人既長或行乞四方展轉一得見其親為快或竟不得一見其

親而風霜暴露憔悴滿堂以死固不得謂其非孝也夫臣必如

是不得謂之非忠子必如是不得謂之非孝以烈女媿二者宜

何若焉夫為人臣為人子為人婦苟不忍于其君不忍于其親

不忍于其夫而何煩厲世摩鈍之具乎故吾于烈女之死而援

經傳之文以詔來世且于古今事會之故索違書之其于人倫

常變之際未必無小補云烈女為歸安瑤莊諸生顧漢勿女名

季繁字張九彰張得瘵疾卒聞變旦夕哭泣左右百計解之終

不受會家有喪翁來信烈女給守者出戶迷闔戶經死年二十

文獻書後 卷十九 顧烈女二

文獻書後 卷十九 顧烈女二

有一

魏水叔曰乘于經義敵于至性與通儒之言而議論一波未

平一波復起尤見雄灑之才
錢礎曰日前以烈女為天理民彝所關後則原其心而歸之
不忍皆正大之論此文出亦名教大千城也

書後

卷十九

願烈女三

下

書瓶巷自叙後

朱用純

余稔聞瓶巷吳子名而求之與交辛酉仲春過訪又不遇得讀其所貽餅菴自敘或曰瓶之用有三其置几案而為清玩者則潤草木之華以養物其謹蓋藏而膽儲蓄者則利食貨之求以養人而其汲於井而酌諸江河也則播天之澤通地之利而人與物兼資焉或曰瓶守以為德者也有三緘其口之義故海獸春取蠶是二說者一以為能守一以為能通各有所持若不相為謀者而余以為是皆瓶之所能而非有二物焉贏於此而詘於彼或贏於彼而詘于此也則亦惟能守而後能通能通而又文殿書後 卷十九 瓶巷一 元 十峰 堂定本

貴於能守與古之人必其深潛簡重不尚口以矜長而後能有為於天下以排人之難急人之病及夫功成利究所施者博而又欲然孳然已固不言而人亦若莫之知者抑何其與瓶之義合吳子辨以為瓶意或在此徐孝廉侯齋謹默以善其用者也數數稱瓶巷殆深有得於瓶巷焉而餅菴自敘止以能守為期不及能通予曰是真能通者瓶巷年雖老其無表是志也哉

錢礎曰借瓶發論正大絕倫至以能守說到能通見吳子作用之大致一不獨知人抑且知心矣

書三江翁赤壁卷後

張夏

右後赤壁賦起句落之望。三江翁萬曆癸未孟夏廿又六日書于大父所藏以授予者。向夫父藏翁書頗多。皆失去。而此卷獨存。觀者莫不以爲超妙。入神。計今歲已未。皆閱百歲。按九鎗無錫山水志。日吳三江翁應卯字振宗。觀察使海洲公孫。年十四補諸生。書做祝允明。能亂真。書合李嵩家法。茂苑文嘉最爲嘉賞。以爲過於其書。其法書至今能易金錢。而畫無好之者。下大父翁外孫也。大父日翁祝京兆。外孫書故逼似京兆。又徐武功外孫寔傳其法。尤氏蓋失之。翁嘗居子家。晚年貧困出

文後書後

卷十九

三江翁一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趙文敏手蹟。焚香端拜。臨副藏之。携真本在干吳都巨室不就。歸途遇肱。後再行。乃呈臨木主人。能辨之。酬以美珠。翁卽轉酬筆工作十五金。筆工得直不費。來告翁大笑。有傳其菊花庄詩於禁中者。遂受知於神廟。遣內官多購。以進。與化李文定爲之。羅致故通泰。間尤重之。或以告翁。洗耳不欲聞也。其高致若此。鄭山人無瑜亦翁戚。語予日京兆有枝指。號枝山。三江翁堂中亦有肉全起。固外祖遺氣也。信翁之得祝法矣。京兆書雅明。代第一。廣本福地人。第知其草書耳。予獨從替如祝君所見。楷書千字文。每幅四字。大如策筆力勁正。欲透過紙背。祝君因爲

子言王文恪公墓上碑

張夏

子言王文恪公墓上碑。屬京兆書。借法與此同。然則文董真不。堪後塵矣。予又見武功壽序卷。奇甚。自署奉天。竊推誠宜。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今冠帶于兩。天全居士東海徐某云。獨怪武功。上爲曹石。思以致得罪。沒復爲濕陵李氏所汗。坐以勸殺于少保之語。久受惡名。未有辨其冤者。不知殺少保者。文安侯張軹。非武功也。世人不考通紀。與構李項氏。今獻備遺。而偏信藏書。亦可嘆也。至于於人家所見三江翁書。不一固未有勝此卷者。予有翁扇頭小畫。烟景瀟遠。以爲難得。最珍之。前年館稅務里。每把玩後

文後書後

卷十九

三江翁二

止

十

必詳詞。篋中一日偶遺。素上爲狂。且批筆橫抹。一大船於其上。而此畫毀矣。予嘗恨之。公孫環海氏貽翁遺稿二帙。真草間出。古今體詞曲。雜文。咸跌宕可誦。有祝氏允明希哲氏硃印。出其間。疑當時捉刀。有此。余嘗有意校梓之。而未逮也。夫耶耶賦。鄉哲四十一人。武功京兆居二。翁應其宅。相宜乎。芳風披拂。襲人然。邑志稱海洲公有風。裁善大書。則冷自有家學淵源。當與鐵門限相似。豈但右軍之乎。欣長史之陸彥遠而已耶。海洲公書先輩曹履垣家有之。許示予不果。編書則錫麓讀書臺之秀野堂。南塘故里之存仁。家無岐廳。事日積善之家。今尚有海洲

正德初為御史武宗嚴擢之嘗呼為長面御史下所奏十事
 為令巡按中州舉劾得體出冠竹齊兼治河在東臬等三品服
 俸以避禮稱乞致仕嘗賞尤少參瑛吳給諫汝倫童子中邑志
 略而坏書有三子長裕字敬廉腰而親與婦翁先後皆京兆
 生翰次執轍以父軍功遊官金吾借持第宅乘冠零落不更尋
 惟翁之發指遺墨流布人間而已游洲公別號夢鶴道人翁別
 號醉茶道人子次校別號聽鶴道人濟南書院與韓謙執九寸
 辨城堙先生贈言道外家上世相狀登之何某林傳誦焉大校
 海為田述翰賦傳博辯如鬼神疎給欲數謝世此詩餘孫
 人田益敬而子亦老矣子子孫能著護此卷以無忘先澤焉
 大康熙已未農月初吉外玄孫張夏拜手識
 程行一日叙事詳雅有體尤妙於詳雅之中人事錯綜互混
 而經緯井然至于由父而溯之三江翁更溯之京兆武城
 表章風雅搜揚佚事溯祖德思外家此為極有原本之文
 辭發矇明因參差歷落非神淵淵而紫霞虛偏狂奇是之外

書袁孝子事

李必果

吳門袁孝子駿生三歲而孤母吳孺人撫之家故貧而孺人年
 方少有欲奪其志者乃毀容截髮以自矢駿稍長孺人欲課之
 學願力不能延外傳則取其父奉徵先生遺筆使之依樣摹習
 久之遂能備書以養其母總角時始遊于國博管待菴先生之
 門國博憐其母之節而嘉駿之能養也字之曰重其由是漸有
 名于公卿間重其內行淳備與人交披瀝肝膽然諾不侵宗伯
 錢牧齋司空陳益吾留守瞿稼軒三先生咸加禮焉凡有著述
 恒令重其繕寫蓋欲藉此餽道以為甘旨也非盡為其能書也
 文徵書事 卷十九 書袁孝子 十一 堂定本
 一日學使魏仲雪先生過留守署中一見重其意令訊知其貧
 乃語之曰子以筆耕奉母備書恐不能繼將奈何子劈毛子管
 寫刻經史諸書歲以為常當為子計時乙亥春學使新有學東
 之命乃使重其先歸自母約子晉同過吳門即偕以行孺人聞
 之色喜然見其短褐穿結則又感然解所著輕容衣手自緘緝
 以為之服重其心雖不安而重違母意慮其垢敝也仍以緝袍
 尚之未幾學使與子晉親造廬相傾車馬甚都戶外幾不能容
 子晉見孺人方乞火瀹茗欲辭去學使止之曰節婦茶不可不
 煖也已携重其至舟次治具以饗優禮為上客吳俗謙會例有

鑄工爲之狀摩重其內服濡人所收衣歲深數辭一經世過給

寸寸斷初不之覺也及解衣就寢驟見驚駭悲不自勝然已追

悔無從自是退按摩者輒却之終身有餘憾焉往者錫山錢子

礎山客漢上時爲予言袁氏節孝事甚悉頃余來遊吳門舍館

未定即先訪重其重其亦以礎日之言知有漢上李生傾蓋論

心遂與爲忘年交晨夕過從適子寓有按摩者重其引去因述

前事猶爲流涕云子嘗讀重其所示霜哺備載海內士大夫贈

言多至五十餘卷稱其孝者衆矣初未有及此事者豈謂此小

節不足傳與昔朱百年母以冬月無絮亡百年遂終身不御絲

文獻書事 卷十九 袁孝子二 姑 十峯草 堂定本

帛世稱其孝與重其事正相類然則觀人者豈必於其大哉

余弱冠失侍客中感懷曾有淚濕征衣舊憑誰密密縫之句思

慈母手中之線而不可得聞重其之言有足動予之悲思者予

故表而出之

李聲叔曰篇中敘列諸先生好賢樂善處詳細歷落而重其

之孝自見此實中尊主法也末幅尤于小中見大出落手眼

不即不離古稱敘事難于議論然史傳者自知之

錢礎日曰即此一事已足不朽孝子矣世無有道其事何也

得李子表出霜哺集中又添一則佳話文亦纏綿而快側

書玉泉墓碣事

張夏

宋喻玉泉先生從龜山楊氏於東林卒葬錫東郭迴溪里明正

嘉間先正邵文莊謁墓下賦詩有玉泉二字還須碣一東生芻

有嗣音之句玩其意似謂墓有碣而失之後人當補之者夫高

宗臨江親征趙忠簡笑謂張魏公稱喻子才之功宋史著之况

墓去東林書院不一里而近後死者安可乏封表也文莊嘗祀

五賢於學宮祀十賢於泉上稱爲好事不知何以獨留此憾僅

託諸詩自文莊訖今百有餘歲亦未聞有過是墓而憑弔者獨

子舅氏十峯錢公因讀邵集作爲長歌以發其感慨之意私以

文獻書事 卷十九 玉泉墓碣一 莊 十峯草 堂定本

論子順治庚子秋余於東林麗澤堂告高學憲彙旃嚴處士二

梅同出郭尋之至則荆棘縱橫展拜無地惘然而返已而訪喻

氏裔孫讀家譜載宣德中巡撫周文襄創立水次東倉地逼左

旁乃命屈曲其基以全墓道益悟文襄是舉雖由盛德亦有

碣可辨識耳然則碣與墓豈不相爲存亡哉迨康熙癸卯春諸

喻自各鄉來出詠紹興賜工部勅璽墨若新于是學憲以二月

下浣礮石大書曰宋朝列大夫玉泉喻先生之墓併刻邵詩於

碑陰招諸君子十峯二梅輩共往立之當立碑時掘土二尺餘

舊碣忽出視之橫刻玉泉二字字大徑尺篆法奇古石亦蒼潤

可愛不知何年刻置其埋沒土中近在冢前人無知之者亦不
耐何故或謂有是碣可無是碑或謂碑不立碣亦不出咸悚異
之余令匠者安置碑前若香案然是日也拜祭禮成飲福于村
舍相與賦詩記事學憲以守墓託菩提菴僧及里耆贈金而去
又越十有五年丁巳四月余復偕友人拜墓求前碣竟不可得
問菴僧土人則皆云為根船人攫去矣噫是碣今安在耶出而
亡曷若藏而存之為愈耶設謂有碑可以無碣安知百年後新
碑之不復湮沒舊碣之不見他所反滋亂真耶吳中古跡無若
泰伯季子二墓乃無錫常熟二邑茲志泰伯墓孰實孰虛季子

文徵書事 卷十九

玉泉墓碣二

其 十卷草 堂定本

墓在江陰之申浦而余親見十字碑於毘陵季子廟中不讀碑
陰辭四方來游之人有不以廟為墓者乎古者鼎沉于洛而出
于泗矢貢於周而獲於陳物徙靡常惟微信於故府玉泉二字
得之奇復失之奇若有鬼神為幻於其間者余竊慮夫天下功
常足以為過而事變萬不勝窮故書其事以貽後之人
錢礎日曰一墓碣也失而得得而復失千古存亡之感寓于
斯矣前之失藉文莊一詩而秋紹與彙旃先生從而得之今
之失安知後日不藉秋紹此文而又有好事者得于他所仍
移于故土耶此誠有關係文字

題今詞初集

詩三百篇音節參差不一格至漢魏詩有定則而長短句乃
專歸之樂府此花間草堂諸詞漸託始歌詞與樂府有同名
者如長相思烏夜啼是也有同其名亦同其調者如望江南是
也迺其權輿寔在唐人近體以前而後之人顧用之為詩餘義
何居乎吾友梁汾常云詩之體至唐而始備然不得以五七言
律絕為古詩之餘也樂府之變得宋詞而始盡然不得以長短
句之小令中調長調為古樂府之餘也詞且不附庸於樂府而
謂肯寄閣于詩耶容若曠世逸才與梁汾持論極洽採集近時
又設題 卷十九 今詞初集一 其 十卷草 堂定本

各流篇什為蘭晚金荃樹檝期與詩家壇坫並峙古今余得受
而讀之余惟詩以蘇李為宗自曹劉迄鮑謝盛極而衰至隋時
風格一變此有唐之正始所自開也詞以温韋為則自歐秦迄
姜史盛極而衰至明末才情復暢此 昭代之大雅所由振也
詞在今日猶詩之在初盛唐唐人之詩不讓於古而謂今日之
詞與詩必視體製為異同較時代為優劣耶茲集具在即攀屈
宋宜方駕肯與齊梁作後塵若張云緣情綺靡豈惟不可與信
詩柳亦未可與言詞也已書以質之兩君子
錢礎日曰說詩說詞確有見解人後以今日詞較初盛唐詩

歸美 昭代自具深心非特爲詞人揚花也一代宗正千秋
定論此文與詞並不朽矣
秦對巖日題今詞直將容若梁汾選詞之意揭出紙上而復
爲之發明令作詞者知所取法有功斯道非小

卷十九

今詞詞集二

行書

蘇臺雜詠題詞

曹溶

百年間詩凡數變矣自濟南公安竟陵建鼓以來海內互有優
譏識者憂之爲其每變逾下古法遂亡也獨入閩堅奉先民繩
尺能不緣俗爲染余每疑之今夏避暑虎丘舟中與沈仲連吳
喬爲史赤豹吳菌次諸君子時過東塔禪院訪陳子伯駒黃子
處安晨夕文酒合著有蘇門唱和集諸公於伯駒詩每歡醉音
者余韻味之下有以恣其故矣詩之爲道猶用師焉嚴紀律爲
之首紀律雖嚴非汰老弱集精銳則不可以決勝守轍跡易窮
之法出與嗜說趨新者角宜其困也誠麗博處外沈鬱居中以
文獻題 卷十九 蘇臺雜詠一 十卷本
憂時感事之衆溢而爲頽性和平之響更有爲法警者誰乎噫
伯駒能行之余亦能言之無遮謂正始不復也

吳喬爲日掄縱入神亦復偏師決勝論詩得此洵爲孤情絕
照矣

錢礎日日通篇只二百餘字而字無虛設如高曾規矩的確
不移古今言詩者多矣惟此卓識崇論一空嚴氏高氏之習
始知千古作家別有正法取在

題金陵故宮詩

韓詩

昔者箕子過故宮而為詩殷人采焉至今數千年間傳之不衰
又云以洪範授周所謂丹書者是與金陵宮殿化烽秀香夏紀
子伯紫生於其鄉抱道守其胸無水火猶有不能忘情於興衰
代謝賢好消長之感者此故宮之詩所由作乎伯紫不欲傳余
章強之使傳蓋其沉鬱頓挫俯仰深遠情而不激哀而不怨佩
風雅之正聲而繼史家之不足如伯紫詩安得禁之不傳哉後
之讀者可以前其志矣以之追彼黍侯丹書復何有異

文選

卷十九

金陵

千華

金陵

且數痛哉小人之禍人國也豈待鉄鎖沉江三閩灰飛之日
乎此詩可當一部詩書

嚴方貽曰壯哉情感人心悲生有自河山滿目城郭依朕非
夫杜老雄稿子山麗手莫能抒吐流離若斯之沉鬱者

洪寧王日余髫年肄業南中習見當時禮樂雍容之盛承秦
以來每誦輒更故自詩歌為掩抑戰讀聖秋此文奚啻廢壘

針腸殘魂秋笛矣
曉日日散言耳瀟洒如風雨之勢悲冷有戈劍之聲奇絕

題殉節編

韓英

常州訓導汝公可起殉難在故明崇禎十五年無錫錢肅淵吳
江朱鶴齡為之傳序余同郡宋實穎私謹之俾介烈先生其事
大顯公曾孫周錄復謁余請所以不朽公者余惟諸君子之言
詳矣抑余有感於錢先生之言也謂司訓一官可以死可以無
死然公不死則必降不降不死亦必死於兵變故孔子不死履
之難曾子不死武城公能以魯人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立言
誠善然公非可以無死者當春秋時士君子游於人之國君臣
之分未定故思難之際猶可以自全訓導一官於弟子師也於

文選

卷十九

殉節編

千華

金陵

朝廷臣也豈孟子賓師之謂哉夫士而臣也者與女而婦一也
未成婦道而死其夫君子或以為過禮然未嘗不哀其志而予
之而况於為婦者乎漢成帝詔曰儒林之官四海淵源蓋官雖
小以講學明義理為職自三代之衰學校之教不行然公論在

行從茲出晉惠之世董養登明倫堂而歎朱泚之亂何蕃以一
人抗賊宋時大學生屢爭朝政而明初諸生死靖難者亦比此

也彼以女貞不字之身激於大義而為之長者脫蒙面忍耻乞
憐求活設官之謂何然則公之一死於人心風俗之救豈其微

哉在余在史館與同官論史事及明季死事諸臣或以直書為

發余日何嘗不忠 聖朝甚盛典也猶不自振方欲收拾遺文
訪聞野老求教教得如汝公者以備史氏之闕故樂得而書非
徒塞周錄之請也

錢礎日日公非可以無死者 謂論定中間援引作証而本
旨顯然未復以教忠二字表章盛典此等崇議非具作史銀
識安能有此

董方剛曰汝公為吾邑典刑可謂而死極存關係 陸日先生
日可以死可以無死權辭也 蔡虛先生日非可以無死斷辭
也 語異而有實同得此一番議論繁繁言之便是千秋信史

卷十一 題辭 卷二 陸日先生

題陸子垂先生像 并贊

李 棋

人○豈○惟○才○雄○貴○識○精○而○守○貞○爾○子○垂○先○生○以○草○布○韜○伏○而○召○動
資○豪○士○大○夫○問○是○其○中○必○有○所○存○也○方○壯○時○曾○起○蓮○幕○輔○大○僚
如○陶○公○作○鎮○軍○參○軍○然○先○生○洞○達○利○害○佐○綏○南○服○稍○發○揮○其○素
抱○又○不○徒○以○善○自○名○者○迫○婦○益○閉○戶○誦○讀○圖○書○滿○床○討○論○古○今
人○品○詳○考○巨○纖○事○物○之○原○委○如○歷○歷○目○前○好○古○之○士○如○陳○五○立
許○孟○宏○輩○時○造○廢○析○疑○送○難○先○生○匡○坐○指○悉○無○不○服○所○懷○去○迫
時○值○大○故○幽○憂○如○結○雖○笑○聲○不○到○空○山○遺○函○不○藏○淚○井○而○孤○情
率○往○不○止○為○絕○景○窮○居○之○什○而○已○隱○瘁○高○素○居○然○稱○人○倫○之○表
楚○纒○題 卷十九 陸日先生 陸日先生 陸日先生 陸日先生 陸日先生
楚○可○景○慕○焉○爾○令○子○云○亡○神○理○質○喪○嗚○呼○悲○矣
贊○曰○乎○尹○特○達○在○璞○見○寶○潛○德○貞○修○泊○然○英○矯○志○托○高○山○言○成
默○藻○式○彼○濁○流○秋○霜○高○尚

陸日曰子垂公特立獨行為吳中人士所推得當卷先生
品題千秋論定矣文亦矯拔不羣

題潘貞女贈言集

王新命

梁谿為東南名勝山清水清人生其間者往往選多忠貞節義之
 槩向余過其地欲訪問遺蹟因奉簡書不遑僅得於傳聞志敢
 中茲讀諸名公所為潘貞女詩序傳記而益信東南之多異事
 也蓋忠孝節義在衣冠丈夫平時讀書明道者一旦臨大事遇
 急難或從容就義或激烈成仁以扶天地之正氣若夫巾幗婦
 人柏舟矢志從一而終者固已難矣况區區處子足未幾聞
 聲不出戶庭嚴氣正性毅狀而行貞節之事誠未易數數見也
 予聞近時吳門宋孝廉既庭梁溪錢徵君礎日者其女皆以貞
 文淑題 卷十九 潘貞女一 詩 于峯草堂定本

著一時名公鉅卿競以詩文表揚之今潘氏女之貞節復如是
 是固闔處子較之於衣冠丈夫難矣從容不迫較之於慷慨激
 烈者倍難矣其山水所致歎抑亦風教使然也方今天子崇
 尚教化褒旌貞節潘氏之女將來聞之當守傳之青史為千秋
 美談寧僅梁溪一邑之事而已哉其行事已具悉諸名公序記
 中余不殫述至於諸名公之詩不惟備輶軒采錄直與梁溪山
 水并垂天地間耳因題數語於簡端以志異事云

錢礎日曰題貞女却從忠孝節義說來識見極大議論極正
 此為綱常名教之文非圖表貞已也

錢礎日史論題辭

吳其馴

史之用所以裨於經者也蘇老泉云經以達海勝史以事際
 勝夫史而僅儘事辭為也亦何貴有史哉自屈山氏即史成經
 游夏莫贊嗣後罕有繼其傳者馬遷班固咸稱有良史之才一
 則辨而不華質而不俚不虛美不隱惡一則瞻而不穢詳而有
 體不激詭不抑抗然皆自逞胸懷時寓譏誦僅成一家言與左
 國並駕以語于經未也下此若范曄陳壽章固卑卑不足數即
 溫公通鑑一書以卓然名世之品提衡千古宜其竊比春秋而
 因襲固陋舛謬滋多他不具論即如宗周甫滅遽以帝秦炎祚
 文淑題 卷十九 史論一 詩 于峯草堂定本

猶延武侯製書入寇堂堂正統滅之惟恐不速強暴篡竊帝之
 惟恐其遲孔氏筆削之義謂何乎賴紫陽綱目一出而正之乃
 大綱舉矣節目猶疎如孔融大志直節東漢義士駱賓王勁辭
 忠憤唐室誠臣而竟以文章末技掩其立身大開紫陽未聞為
 之表彰董承耿紀之在漢末諸葛母丘之在晉初齊典而有劉
 秉袁榮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
 諸史皆書曰逆紫陽未聞為之寫正且若王導黨叛罪同逆敦
 而史未能發其奸趙普安石朱代罪魁而與名臣同列種種錯
 謬何以使忠義伸眉奸諛落膽哉余友錢子礎日以曠代奇才

既獲勝之厄不得已托諸空言然為狂瀾恐在每夜長鐘令
史論其在令讀之者一一如履歷來人人體所從吐附
聲義討罪推其志直與日月爭光豈可與比事屬辭勸成
者同日語耶余向有贈礎日詩詞壇牛耳蚤馳名南國人文屬
主衡由今觀之百世而上百世而下恐歸礎日衡鑑中何止南
國人文已也余言陋矣

錢篋日曰春秋經也綱目繼春秋而作史而經也乃綱目所
未發者芝庭先生起而發之其實有功紫陽非故貶其辭以
伸已說也先生之于史學深矣

錢篋日曰春秋經也綱目繼春秋而作史而經也乃綱目所
未發者芝庭先生起而發之其實有功紫陽非故貶其辭以
伸已說也先生之于史學深矣

題林氏二烈傳

天下所名為烈女子者知義明而守禮固皆審其時之可死而
決行其志者也既嫁而夫死俱死者難矣未嫁夫死卒歸以從
死者更難矣至一門之中前後以烈名尤事之不忍言而又不
忍不言者予同年生林楚惟之婦與女所謂古今之至難而天
下之大奇者也婦崔氏歸於林期而夫死以有身強活及生子
而天引帶而絕女字於方未歸而方死女涅守志字於面泣歸
於方代子職奉舅姑不半年舅死姑亦從之女殯殮成禮遂自
縊嗚呼此二人者當其未可死而不死及可死則死不再計非
所謂知義明而守禮固審於時以行其志者耶彼世之當死而
苟安不宜即死而過激者其志實無以自立於中也雖然烈婦
之夫死而其子又死焉烈女之夫死而舅姑又死焉是若子以
一必可死之時使行其志故卒死而無所顧使烈婦子不死則
必養之以俟其成死猶未速烈女之舅姑尚在必代子職以養
天年死亦將有待若是者其志雖甚苦而其行不奇不得烈烈
然竝名於天下傳於後世矣我師宋既庭先生有季女景昭字
我中表計甫草之長子準準有奇慧早世景昭年十三決志修
身以俟死守貞十年絕膏沐一日微疾乃理妝簪花而坐

文獻堂 卷十九 林氏二烈一 世 十學草 堂定本

視二烈之死有同而決死以行其志所自則一也
乎今世丈夫士平居好言禮義一旦臨大節往往苟且以生
又或死小節不能顧其時之所安使天地正氣所發多於婦女
抑獨何與

魏冰叔曰一意到底發之正大而曲暢是大家作手

錢礎曰二烈出于一門古今希覩得方南表揚允堪不朽

題梁公秋懷倡和詩

歸莊

中秋十三夜余偶偕同侶登虎丘遊人所在肩摩寫錯絃
管嘈沸惟可中亭寂無人余遂上焉獨立高吟者久之有兩人
繼上則梁子公秋陳子阜士也余與公秋別久握手道故甚懽
次日見贈亭中相遇之作更出秋懷詩咏余余讀之嗟嘆不置
蓋雖以秋懷為題詩不獨賦秋也潘安仁之賦秋興也惟于歸
燕吟蟬流氛槁葉清露流火禽魚草木物色之間津津靡已其
所感者淺也若杜陵之八詩則宮闕山河之感衣冠人物之悲
百年世變一生行藏皆在焉而感時起興之意不過玉露寒衣
又數題 卷十九 梁公秋懷一 乾 十 筆 草 堂 定 本
數言而已公秋故燕趙悲歌之士文章意氣不可一世在先朝
不盡其用不幸喪亂十年羈旅三千里此其中懷宜何如秋懷
之作所以踵武杜陵而非安仁之比者也楚辭曰皇天平分四
時兮精獨悲此凜秋又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蓋氣至秋而肅殺
物至秋而悲傷故凡當天道反覆人事變亂之際士君子有無
窮悲憤鬱積于中而發之於言者皆可以秋名之不係乎其時
之秋不秋也此公秋之所以賦秋懷也乃其詩則志氣激昂風
骨道峭音調清越皆稱乎其為秋懷者余昔嘗為公秋序其四
明唱和集作者序者皆有侘傺不平之懷越今星霜四易而風

○客○星○其○猶○秋○懷○之○意○乎○余○近○頗○作○詩○不○復○和○故○題○其○詩○以○及○之○
以○識○一○時○良○會○為○金○石○交○而○往○來○倡○和○者○皇○士○也○

錢礎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秋懷詩其為秋而賦乎
抑不獨為秋而賦乎公秋詩人故作詩不獨賦秋之恭秋士
故于秋更善言詩兩君洵推同調

卷十九 梁公秋秋懷 古峯

題錢燕毅印箋

方亨咸

往○客○都○門○余○同○年○許○青○嶼○侍○御○極○稱○錢○子○燕○毅○之○能○文○好○學○燕○
毅○之○文○雖○未○遇○讀○其○文○知○其○必○遇○特○差○有○待○耳○余○來○晉○陵○始○與○
燕○毅○遊○温○然○如○玉○君○子○人○也○尤○工○八○法○重○然○許○敦○氣○誼○乃○知○人○
之○以○文○知○燕○毅○者○淺○之○乎○知○燕○毅○也○文○特○其○人○之○餘○也○久○之○而○
燕○毅○乃○出○其○篆○籍○之○文○深○入○元○人○堂○奧○不○以○竄○竊○秦○漢○人○狀○貌○
為○奇○余○知○其○于○古○人○之○學○深○矣○則○篆○籍○又○其○文○之○餘○也○今○羅○其○
印○章○為○長○箋○請○余○數○言○弁○其○端○以○為○乘○草○夫○余○之○不○足○以○盡○君○
才○如○此○篆○文○矣○世○或○有○因○余○言○益○進○而○讀○其○文○而○友○其○人○者○

卷十九 錢燕毅 室定本

黃雲孫曰：尺幅中有萬里之勢，絕似柳州短篇。

錢礎曰：日淡淡數筆，有步驟有結構，起伏呼應，一歸于法，真
是大家之文家燕毅得此文傳矣。

題楓山草堂圖

僕本恨人坐暑如秋偶遊黃海益屏繁覽不獨容緒如雲使山
靈笑人寂寂也洪子亭玉出楓山草堂圖索詩訊知為尊先生
棲隱處或曰先生驚才壯志堂上不合生此或曰玉露傷者
久之余不獲侍先生杖履尤幸與先生之子交赤林黃葉間庶
幾如見其人乃拜手而繫之句曰老樹窺人意蕭森覆草堂怡
顏頓盼爾不是學柴桑

費此度日楓卷先生以名教是非為己任稱一代儒宗有東

京俊顧之目南渡時上書觸符黃陽歸臥天都此楓山草堂

文淵閣

卷十九

楓山一

室定本

以下原缺

所由樂也先生之高風不及見跡其去就可想見先生于落

楓江冷間題詞止數語而神韻拂拂紙上直是頰上三毫草

玉勵冥鴻之志切藜莪之悲可稱純孝矣

錢礎日日尺幅中右武分鐵笛穿雲裂石之奇復有韓娥楚

唱響振林樾之致雲田之文其足移情如此

以下原缺

以上原缺

題亡姪異三像

唐景宋

嗚呼是為亡姪異三之遺像姪名堯助別號適菴異三其字也
生於崇禎甲戌之閏八月三十日卒於康熙戊午之閏三月二
十四日卒之年四十有五卒之日晨起飲粥四孟與余出平西
縣談笑步武如平生婦俄頃入室卧無疾痛呻吟聲戛然長往
若去逆旅然倘古所謂坐脫立亡者其或即是歟姪孝友天性
忠信律身與親朋交手援急難不遺餘力且不欲令他人知與
衆和易無少長責賤對之如坐春風如曝冬日父歿後事繼毋
竭力委曲以盡養雖倍嘗磨折而幸彌篤真能與閭閻王祥諸

文淵閣

卷十九

亡姪一

室定本

以下原缺

賢上下千古丁巳冬買山築室于鄧尉山麓各曰青蓮巷欲棲

心禪學幅巾杖履作白衣道人為終焉計結覺樹禪師與居為

物外交惜齊志而歿覺公哀其志圖像懸之室中如生存焉覺

公之不以存亡易心其生死交情為今人中之古人異三知覺

公之忠貞篤信生不忘死者之言存不負歿者之志而與之友

兩人交相知亦交相成也表而傳之

錢礎日日異三不以生死易轍自具夙因覺公不以存亡易

長饒古誼兩君得此文而益彰矣文亦高古絕倫

以下原缺

以上原缺

下學堂書目題辭

熊賜履

子生平無他好惟獨嗜書。書中無不備。有異書必買。雖
 典衣稱貸弗惜。務得之而後已。室人或諫之曰。君嘗累日不舉
 火亦憊甚矣。願此架上物能養之而飽耶。脫不幸饑而死。誰為
 讀此書者。子亦莫之顧。自戊戌通籍。官遊京師。京師坊間書少
 且價值特貴。以故十餘年間。纔積得二萬餘卷。丙辰秋。被放買
 舟載歸。時楚中多事。留寓金陵。金陵藏書甲天下。多人所未見
 者。子遂極力購求。七年之中。積有八萬餘卷。令前共十萬卷。有
 奇。大懼卷帙散逸。爰分別門類。繕寫目錄。一函構屋五間。額曰
 下學堂。依次架閣其中。以便編閱。嗣有所積。將別成一錄。夫聖
 賢之道。一言可以終身矣。用多為然。獨不曰教學之序。由博歸
 約乎。學者幸生明備之後。欲廣稽遠。引從事論述。而投計弗核
 固。罔貽譏識者。恒羞之。故于之為此。猶饑者之儲粟。寒者之備
 衣。固吾職分之所當為。而非敢誇多靡侈。視藝犯古人玩物喪
 志之戒也。錄成爰捉筆弁言。以告同志者。

錢礎曰。孔子教人先博後約。是下學入手工天先生之下
 學。即于由博歸約一語見之。此其自學者在。是教人學亦在
 是。讀末幅直可當座右銘。

鈴閣餘編題辭

稽承福

古今全材實難。故昔人有隨何無文。陸賈無武之歎。斯言也。以
 語器使近苛。以廣尚論則大備矣。范宣子自負世族。堪不朽而
 叔孫穆子不然。其說以立德立功立言當之。是三者固不可廢
 一也。雖然。德為上。功次之。言又次之。則言者德功之緒餘耳。後
 世徒尚文藝。煽炫風流。陷于輕薄。又豈所以為不朽哉。永福賦
 性頗拙。左官浮沉。夙聞總制大司馬仁庵蔡公。人品俊偉。勲伐
 崇闕。私心向往。歷有年所。甲寅冬。叨奉薦舉。効用軍前。始得拜
 謁公於荆南幕次。伏見公貴為節鎮。被服如儒生。常食無兼味。
 古道照曠。端介有執。絕不以一毫澳忍。納人常懷。慨救民諫。恭
 下。士日治軍。書至丙夜不休。所謂第一流人。非耶。公乃拔永福
 于眾人中。時時引與語。人得聞所未聞。一日出示古文詞一卷。
 必超詣。蓋公性好游。兼以好道。素負出世之志。薄圭組而慕
 霞。故雖跡寄行間。趣耐方外。若此而諸葛武侯。成都瀘州。二
 廟則再修。再有記於寇萊公。宦遊舊地。所建相公橋。則重建而
 以文記之。文特想像流連。神溢詞表。公于此殆寓圖定中原。鎮
 鈴閣之意。予竊謂文以人重。武侯非居已。濬寧則心誓五千

篇及新書十二篇未必能傳世非事君謹慎則前後出師二表
安能使讀者流涕謂與伊訓說命相表裏來公非志在狗國乘
道疾邪則秋風亭之句亦與野水孤舟共寂寥耳安所得小相
業而傳諸風人也凡古人立言皆由古人之德與功為之也其
在我公亦若是則已矣諸篇皆奇渾高潔出入韓柳間且也原
本經史澤于仁義講如肅如僅以文詞論亦非時賢所及其能
傳世無疑而讀者不可以昧本末用是不辭僭妄附載篇端嗟
乎若公者誠天下之全材而不朽者哉

錢礎曰曰公之德功爛然天壤立有信譽餘雖固然其德
亦經國大業不是泛然登臨游覽之作是公之立言將與德
功同不朽矣爾遐受知最深故其頌言真至如此

偶存什題辭

葉舒崇

吾姑有女長惟十年蚤嫁予兄居鄰四壁清心玉映擅雅馴于
間房麗質金相軼芳名於姊妹蓋門風中外幼居午夢之堂而
詞隱淵源實稟吳江之秀是以生而習讀弱解知詩弄墨樽前
篇名詠絮抽毫燈下格是簪花洵綺閣之陰何實香閨之潘陸
狀而製珊瑚之扇喜作新聲倚歌瑁之床尤工小令積而成快
匿不示人予兄於作諫之餘搜諸遺篋傷神之暇集彼佳篇流
連錦瑟之詞彷彿金荃之句得窺全豹命綴片言雖遺詞命意
體歸一致而接厥吾情畧有三篇當中原戎馬之時適吳下亂
離之會故園花草疑同丁令之歸華屋山丘遠下涓陽之淚初
悲陟岵繼逝高堂賦蚤歲之傷心生憐兒女歎晚季之刻木死
事姑嬋於是長歌當泣絕非愉悻之音短調言懷惟以悲哀為
主此其情見乎詞者一也予兄以衛玠綺羅之歲騰譽前談陸
機京洛之年掉鞅藝苑西園公子結珠履于三千南國佳人倚
金箏於二八於斯時也出醉醉乎友朋退倡隨於夫婦查翁春
曉黛墨爭飛纖錦宵闌迴文互詠靡不蕭殺作曲體就建瓴梲
千名篇歌成碎錦此其情見乎詞者二也洎兄矢志青衫行歌
白石每乘車而慟哭聊駕言以寫憂擊汰中流半客江淮之上

捨勝地偏探吳越之奇于是遊于無垠間人有嘆廬江孔雀
只憶軍飛都對驚鴻恒情遠別見陌頭之楊柳不覺微吟指山
上之蘼蕪自朕寄興此其情見乎詞者三也凡茲地之金盡
是連城之壁予也庭誇白雪會窺道蘊之風障號青稜屢解小
郎之阮藉茲筆累聯終生平敢云玄晏之文不附烏絲之後云

顧茂倫曰此元禮為學山夫人而作也精才藻思一一從筆
墨間繪出其間歡愉悲感種種情事尤為摹寫盡致偶存州
得此傳矣

文選

卷十九

錦屏章二

完

玉輝
室定本

錢幾日曰託瓌麗而幽渺亦纏綿而排制匪惟詞瞻亦是情
真

十峯草堂詩餘題辭

梁溪錢子礎日居於九峯之間屋其上并至人而十焉是為十
峯草堂因以名其詞夫草堂者峯之餘也詞又為草堂之餘錢
子善取餘矣不益多乎哉堂之中九峯環亘若襟帶蒼葱碧
不可名狀晨之風夕之月嘉樹叢翳雲物蔚蔽野廩之萃伏山
鳥之啁啾凡獻奇逞怪蓬勃奔赴于前皆錢子所有豈胸中尚
有不足者耶乃錢子顧不自有而還之九峯獨收其餘焉以當
我峯之一而此一峯者雖立若削離為裳蘿為帶榭葉為衣裾
俯於淵不能釣也侶於樵不能采也窮年矻矻與世為忤安在
交遊題 卷十九 十峯詩餘一 玉輝
其善取餘乎然以殘岩斷壑零山剩水託諸酒瓢歌拍以自抒
其曠傲所謂取不禁而用不竭者以世之有盡而供我之無盡
其所餘果孰多哉故曰峯餘草堂草堂餘詞也我聞岱山之顛
有所為文人峯者錢子殆其匹歟姓名文承不彰於世又何
餘哉

董方南曰通篇從餘字落想情勝致盡不病不特草堂

善取餘為此文者亦善取餘已

徐電發曰尺幅中烟雲滿目畫出草堂圖樣而詩餘之妙因

之以傳洵奇文也

左氏兵法評題辭

李寅

昌黎謂左氏浮夸夫浮則不實夸則難信何能歷數千年而試若採券苟謂其辭而已抑吾聞修辭立誠果有岐音乎凡吾儒好古當求其本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明傳列國事如化工肖物立德非立言之本與夫仁義忠信之人雖極天下之智巧其狙詐險危千變而雜至卒莫適其情苟如是左氏之於兵洽乎何有而耳食者徒知兵不厭詐斤斤於曳柴蒙虎之文亦淺之乎為左氏已近世韜鈴家宗七書而不及左氏以左氏不專言兵又古無輯其事文沒題

卷十九 左氏兵法 十降

為專書然藝祖竟以殺降去白起從祀以此律武經似亦宜退吳起而進左氏余嘗欲纂其要而未暇吳江章子兩生注左氏兵法六卷讀者昭狀見左氏之心矣計子傳一復為之評次所引據斷制歷歷如指掌且鏗削培擊如淒風夜雨中讀荆卿傳令人怒髮裂背余謂計于弱冠弄柔翰恂恂如不勝衣乃胸中數萬甲兵竟欲使人賞餘勇耶然余聞以智遇智必困以巧遇巧必窮有存乎智巧之先者而天下之為智巧誦青萍太阿光鏡射斗不過漢高唐宗而界之屠沽兒終不過一人敵顧其用之者何如耳計于試更進焉求所為植天常扶世教者果如壯

徵征南與毅武穆諸公之立心與日月爭光者乎此亦六籍沉潛乎百家求所為動天地泣鬼神橫人物貫古今果如留侯武侯肯田文安諸公之因心運用無一非生言而起行燭炤而數計者乎能如是斯可謂善讀左氏斯可謂善論古人寧第與今之習于浮夸者徒令當世笑豎儒敗乃公事也計子曰然余嘉計子能好古而立誠也為之題簡端

錢礎曰曰為左氏沈脫浮夸二字而以立德為立言之本可謂知心入後提出壯穆征南留侯武侯諸公為善讀左氏善論古人者注可謂具眼識真讀善論事人

卷十九 左氏兵法 十降

畫一藝古人於此真心費計。慘淡經營，必功參造化。思接混茫，乃能重千秋而開後學。推其流沁，各有淵源。如宋之李郭，本荆關元之四家。悉宗董巨，是也。近世攻書者如林，多追隨時好。鮮知古學，卽有知而慕之者，無奈習氣深，鋼筆不從心。間有傑出之英，靈心妙解，力追古法，亦不過專師數家，豈能於歷代名賢，盡入壺奧。且形似者，神或不全。神具者，形多未肖。求其筆墨，逼真形神，俱妙。羅古人於尺幅，萃衆美於毫端者，五百年來，惟我石谷一人而已。石谷天資靈秀，其於書學，取神去穢，研深

人微見解，與時流迥異。又館於半園，唐先生所偏觀，名蹟磨翫，浸淫剗精，竭思窅日，盡脫而後意動。天機神合，自然近爲余作雪圖，尤爲超絕。書法參用右丞，管丘行筆，布置瑰麗，高寒各盡其致。究然天工，不能增減一筆。凡開合分披，披捺勾研，道運點染之法，無一不得。古人神髓，昔人謂昌黎之文，少陵之詩，無一字無出處。石谷之畫，亦然。蓋其學富力深，遂與造化心思，所至左右逢原，不待摹倣，自然奏泊極其翫關。意想常新，更能造古人所不到處。雖欲不傳，得乎。余于書道，有癖嗜，願資質鈍劣，迄以無成。生平所交書友，多未脫時趨。意謂風尚止此，不圖疲暮

文獻 跋 卷十九 玉石谷書一 堂定本

之年得遇石谷，且親見其畫，稱如古人。想復現前，然猶恨相識之晚，不能不致歎於壯盛之緣，怪也。自慙無文，未能揄揚妙繪。聊識古法原委，并我兩人定交，以見絕藝固自有真，且以訂歲寒之盟云爾。

後幾日，謝安石於顧長康，謂爲蒼生以來所未有。長康之畫，以傳今。烟客先生亦曰：五百年來，惟我石谷一人。石谷之畫，安得不傳耶。至于摹寫畫法，出神入妙，覺有靈氣，飄忽嘗在烟雲之上。此亦文中書也。

文獻 跋 卷十九 玉石谷書一 堂定本

李忠毅公遺筆跋

黃宗義

逆○之○亂○李○忠○毅○公○與○先○忠○瑞○公○同○下○詔○獄○忠○毅○困○甚○不○任○榜○
九○種○交○情○官○十○古○人○中○第○一○之○
 尤○公○代○其○楚○毒○逆○黨○許○顯○純○亦○為○之○動○容○嗚○呼○二○父○交○情○如○此○
 兩○家○子○弟○可○一○日○忘○耶○藝○十○四○歲○時○曾○拜○忠○毅○牀○下○憶○其○貌○長○
 而○瘦○其○議○論○感○激○動○人○他○日○流○轉○島○嶼○吳○宗○伯○謂○義○曰○忠○毅○吾○
 之○門○士○也○忠○毅○之○亡○吾○作○詩○哭○之○今○日○之○事○吾○求○不○愧○忠○毅○而○
 已○矣○落○日○狂○濤○相○對○啼○噓○者○久○之○庚○子○行○脚○廬○山○拜○忠○毅○木○主○
 拂○拭○壁○間○有○水○玉○環○流○美○蓉○獻○笑○之○句○不○覺○痛○哭○旁○觀○者○愕○不○
 覺○其○所○謂○今○庸○公○示○藝○以○遺○筆○長○瘦○音○容○儼○然○在○日○昔○先○公○獄○
 文○漫○跋○ 卷○十○九 李○忠○毅○公○一 至 十○卷○草
 中○誠○義○之○書○大○略○與○忠○毅○不○遠○獨○是○庸○公○敬○守○弗○替○不○愧○讀○書○
 秀○才○而○獲○不○自○貴○重○突○如○喪○亂○瀕○于○十○死○不○健○愧○二○父○且○愧○庸○
 公○矣○
 顧○茂○倫○曰○為○忠○毅○公○遺○筆○作○跋○而○即○以○已○事○穿○插○在○內○太○淫○
 情○見○乎○詞○矣○
 錢○礎○日○曰○一○往○敘○事○陳○詞○剴○切○真○摯○非○同○類○人○說○不○出○文○亦○
 蒼○然○餘○古○

司訓汝君喜公傳跋

朱寶頌

嗚○呼○余○生○晚○晚○親○遭○陽○九○百○六○之○變○龍○蛇○起○陸○滄○海○橫○波○所○謂○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有○一○二○正○人○君○子○不○幸○而○適○當○其○會○其○蘊○
 義○生○風○矢○死○百○靡○悔○者○亦○何○可○勝○道○哉○如○松○陵○司○訓○汝○公○之○忠○
 烈○讀○其○傳○考○其○軼○事○不○能○不○為○之○流○涕○而○太○息○也○公○名○可○起○宇○
 君○喜○崇○禎○庚○午○歲○貢○進○士○壬○午○授○常○州○府○司○訓○行○至○河○間○府○故○
 城○宿○韓○生○家○黎○明○有○數○騎○闖○入○公○正○襟○危○坐○厲○聲○叱○咤○不○屈○以○
 手○血○印○壁○赴○火○而○死○時○閏○十○一○月○初○十○日○也○余○嘗○考○前○明○莊○際○
 帝○之○十○五○年○閏○歲○已○蹂○躪○中○原○據○秦○跨○晉○蕩○豫○燒○楚○殲○蜀○天○下○
 文○漫○跋 卷○十○九 可○訓○汝○君○一 天 十○卷○草
 事○固○不○可○為○矣○貪○人○柄○國○蠹○帥○與○尸○天○子○傍○徨○孤○立○於○上○號○咷○
 呼○救○究○無○干○城○腹○心○大○車○將○伯○之○助○望○絕○干○之○山○頭○思○英○雄○之○
 何○處○古○今○有○同○嘆○焉○豈○不○壞○於○無○人○哉○使○朝○廷○左○右○中○外○牧○圍○
 有○汝○公○輩○數○十○人○并○主○於○報○難○登○民○於○社○席○國○家○之○興○亡○未○可○
 知○也○唐○韓○愈○之○傳○何○蕃○日○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
 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况○以○公○之○臨○
 難○不○苟○慷慨○赴○義○其○勇○有○百○倍○於○蕃○者○當○吾○世○而○有○昌○黎○見○之○
 必○將○頌○言○於○朝○大○書○特○書○表○之○於○史○日○某○年○某○月○某○日○司○訓○汝○
 某○死○之○俾○正○氣○光○於○日○月○勁○節○永○於○河○山○而○借○乎○余○非○其○人○也○

公之曾孫其修名周錄者年少英毅能文受業於余昔泮泗爲
公請所以私謚公者以祀之於庠余應之曰不食其祿而不避
其難可不謂介乎旅入造次無民社之責而率先倡義斷歷絕
脛可不謂烈乎請謚之曰介烈先生

錢礎日日廣文殉節古今希觀汝公其最著者也得既庭家
揚死不朽矣文筆高妙亦與昌黎何蕃傳並傳

周忠毅公道德經解跋

錢肅潤

江城周子長康齋其尊人忠毅公道德經解一書肅余讀之
瞿然起拜手言曰是忠毅公之書歟公之書深有借于老氏之
旨而公之爲人亦大半得之矣當公令三邑得安民之旨清戶
口息訟獄使民不爲盜也延士講禮行鄉射讀法常使民無知
無欲也而治國烹鮮之旨亦存焉及八西臺視魏氏克邪謂其
疾不長暴不久也因雨雹而諫喟然曰是飄風不終朝驟雨不
終日象也則虛無之旨也俄而以容氏入官爲言是以去甚之
說諫吾君也無爲之旨也俄而以劉朝典兵爲言是以佐兵不
文敬跋 卷十九 周忠毅一 六 十峯草
祥之說諫吾君也偃武之旨也雖然公豈不知功成弗居爲養
身之法乎禍患雖來福德自在也則與養身之旨合也豈不知
多言數窮爲虛用之戒乎言有益身弗顧也則與虛用之旨合
也豈不知曲則全歸爲益謙之道乎曲則全直則不全亦全也
則與益謙之旨合也豈不知堅強者死爲戒強之義乎當堅強
而不堅強甚于死也則與戒強之旨合也迺或者曰善攝生者
不死無死地也公胡以死曰惟其死故不死也而不聞韜光之
說乎曰以不自生故能長生惟公有焉而不聞歸根之說乎曰
歸根曰靜是謂復命惟公有焉夫公之爲人爲天地立根體乎

無因運乎無形日月吐曜河嶽含精先天地生不為老後天地死不為久自然之意也若此者忠毅公之旨即老氏之旨也惟忠毅公之旨即老氏之旨故道德經可解也然公亦有解而不解者俗薄云國家昏亂有忠臣公不願為忠臣又豈忍國家之昏亂哉或又曰為此書者其有憂患乎曰老氏以大道將隱不得已作道德經公亦以世衰道微不得已作道德經解公之書將以云救也抑知其昏亂一至于此自老氏書成莫知所終忠毅公書成亦莫知所終公其猶龍乎余小子烏能測之

顧茂倫曰忠毅公渾身是道德矣五千言直其註脚耳以註

五千言者自為寫炳即道德即忠毅非借礎日猶龍之筆以傳之則千載下誰知李周二公可作合傳也

張九臨曰于絕不相似中說出合一之理方是善學老子處礎日信是解人

文源

卷十九

周忠毅二

允

十卷草堂定本

柳村詞跋

徐鉉

柳村在鎮州恒山之南大司農梁公詞所稱深柳孤村杜若洲是已治涓先生昔嘗讀書其中屬金陵樊圻畫柳村漁樂圖一時顧菴釋堂蛟門諸公題詠都遍余亦有絕句云鴉啼尾角柳藏烟一帶人家住水邊最愛春晴三月暮夕陽斜繫釣漁船其風景宛然江南也顧治涓性好遊身歷秦晉齊魯吳越足跡半天下凡遇名山水即吟眺流連不忍去遊或一二年始歸歸即小憩柳村慨然有終焉之志旋筮仕得西陵西陵為錢趙兩家故址夜月笙歌朝雲樓閣繁華不減昔時然地當衝劇折腰束

文源

卷十九

柳村詞一

字

十卷草堂定本

帶無寧暑又值軍興旁午羽書馳馳長才落此猶惴惴惟恐不勝冷涓獨能于倥偬雜沓中肆應旁出意氣激發或馬上或與中口吟手披詩文累累成帙間作樂章小令亦復點岩賦相闕入花間草堂之興真足以傲秦七黃九而媲美坡仙白傅矣斯誠異人也哉其憶柳村一闕有雨霽斜陽歸思之句嗟乎盤錯經綸蒼生望渴恐未許學五橋先生也下方校柳村詞畢因并及之

錢礎日曰柳村諸詞抑揚沉鬱具有性情而清風逸致更溢于筆墨之外經電發宛曲傳出令人彷彿如見其人

澹軒詠幻詩跋

吳彥芳

予嘗言天地之生物總幻而巳矣。幻無物然使人得名其為幻真固自在。唐人妙有作咏物詩難得似也。謂難得真也。少陵間有數什意在言外有所感觸而後為之。然則詩成於感。幻耶真耶。漢先生澹軒和林雀招幻詩三十章且言感慨係之。倘亦少陵之志云與。雖然越王金鑄范少伯。晉帝圖書宗少文。取其似己若秦皇一見。韓非即殺之。武帝既見司馬相如則擯之。當其未見以不得見為恨殺之擯之何也。夫吾謂澹軒亦取其似而已矣。雖然詩之為物難言也。嚴子羽曰學詩須先讀

文淵跋

卷十九

澹軒一

三

十卷草堂定本

楚辭河秋蘭以為佩蘭可翺乎駕飛龍以為車龍可駕乎又曰詩不關學不關才夫不多讀書如澹軒不窮理如澹軒其何以極詩之至若松濤若麥浪若泥美人若水山諸作慷慨宏文悲淒約旨廣資盡變厲氣裨思乃爾也是故咏物詩難咏幻物詩尤難松無濤麥無浪美人不可以泥為山不可以水作蓋使人各其為幻不必辨其真幻何不可為也。吾於讀史得一人焉當府之人無有名其幻者後之人亦弗敢疑其真王導是也。導果真於忠晉室乎哉若謂導為賊臣誰信之。王導之幻不可及也。作咏幻物詩使讀之者口真有是物則澹軒之詩之妙也。噫詩

真難言也若幻則又似易也噫幻必若王導幻難吾將起而問之矣

錢從日日詠幻詩奇矣跋詠幻詩更奇畫景之鈞泮以越水照磨之銅制以永錫才識學三者咸備方有此種奇崛矯拔文字

文淵跋

卷十九

澹軒二

三

十卷草堂定本

餅菴跋

姚夢熊

金光明經有言、不妄語者出廣長舌普覆十方而宋史文苑傳載文與可見崔公度吐其舌三疊如餅可至眉間然則與可真具廣長舌者矣佛若現廣長舌而為設法斷自不妄語始雖然人之為害莫甚於口當此缺陷世界寧第不妄而可哉直不語而已矣如卿言亦復佳吾猶恨水鏡先生多此一語饒舌也今吳子雨岑乃以餅菴自號夫瓶之為物隘其口虛其腹哉又何以容物豈僅隘其口哉而口復不能為言惟其不能為言而口之德乃大雨岑謹厚君子人也有其才而不用隱行其德以遺後人作為瓶菴獨居其中其樂也陶陶有如邵子之安樂窩焉受富鄭公守口如瓶之戒而勒崔子玉座右之銘今而後吾知雨岑之意曰吾有口惟以飲酒

錢礎日曰提出不妄語三字與醒世人雖宗門家言亦儒者之言也聚周豈非慧業文人

文獻跋

卷十九

瓶菴一

奇

十峯草堂定本

以下原缺

以上原缺

跋顧苻文画

曹溶

画必以古人為師今人局促轅下罕觀古蹟動藉口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豈知心心相印始得源流無本之學終成外道凡事皆然不獨画也苻文子丘壑在懷秀而能厚從元入宋妙達朝川溪處他日當置一座道寧中立間俯視馬夏若日智過於師則吾莫能測之矣又曰画莫盛於江南無指數他方者家自為派漸流宕不中法亦以此衰苻文子崛起三王之後毫髮求肖古人真俗殊趣余嘗論元人不足傳其可傳者書画書又不及画時之所限如此苻文年力正壯軼元人而上之長康氏可接也余當繼有述焉

錢礎日曰画必師古大見本原之論而所推重顧了者亦只在毫髮求肖古人處見其画之不可及先生直開画家法門匪特為顧子揄揚盛美已也

文獻跋

卷十九

顧画一

空

十峯草堂定本

歐華侍御陳情疏後

薛 采

神廟甲辰後辛亥前兩河木寇兵荒樂亦也臺省尺書重極尤
得抗論安如磐石要秩也而侍御本素華先生所生錫邑又清
議之都公論之數也先生既出身名族奮跡昌期俯仰無慚與
頌速播許太夫人即春秋高念子情切燕山一仙錫商丘陽武
一綵與迎養甚便先生何所憊德遠思歸栢臺就子舍情肯側
但不香令伯當年德予是時試荆溪先生借先尚寶劉光祿數
公侃侃抗議於熊芝岡畢臺鬚眉怵怵可記于素以童子心儀
之越正于六年丁丑子始以部郎出守肅謁名宦訝尚未立至

文 獻 賦

卷十九

華侍御一

卷

十卷草
奎定本

始呼兩邑諸生簡舊舉贖補焉歸語劍光後賢每自謂編衣盛
事心擬一移文此地晉鄉賢祠直彈指耳不意又二十六年滄
桑烽火竟阻茲典癸卯冬茅齊畏寒概謝筆墨先生孫餘伯世
兄率令嗣進占借丁三餘丈至手陳情疏一卷委以版余乃感
循良之故轍追先世之交盟懷神祖之錫類與侍御母子之孝
慈及文孫之至性百肅乎可欽萬乎可念也故版

錢從日曰寥寥短章有肅穆古雅之氣讀一過如見先代法
物令人生欽○侍御公為國各臣為吾鄉賢大夫祝各宦未
亂鄉賢真是缺典得諸孟先生文蓋不啻組豆千秋已

恭跋先大夫少傅公泰交策後

方 景 瑛

此先大夫少傅公天啓甲子楚試程策也公壬戌登第官編修
時魏璫與客氏竊政廷臣交章論劾不報諸大臣多引疾去公
奉命偕章公允儒典試湖廣發泰交策論列時政規諷切直有
云天聽寢高中旨額傳舉朝不得其解爭切齒於與交間一巨
瑞大發又云宇內豈無人寧有覓卓夔稷契於黃衣閹尹之流
者忠賢見之大怒矯旨降三級調外用丙寅南御史希璫意泰
公遂削職為民養馬當差追奪誥命時縱綺四出揚左諸公皆
死公適丁外艱置錫以待會熹宗晏駕懷宗立起公充經筵講

文 獻 賦

卷十九

泰交策後一

卷

十卷草
奎定本

官尋擢南大司成旋調東宮講讀戊寅故卜獨以詞林領機務
嗟乎人臣進退邪正之分在所自立耳當公甫獲一第抗言弊
奸非其責也使稍依阿取容即不必驟躋榮顯亦何至遠遭削
奪乃忠憤所積不勝其憂時嫉惡之心以發為慷慨慙直之論
至今讀之旁觀尚為咋舌卒乃結主知而膺特簡在直七月復
揭救司寇劉之厥罷歸當時紀載諸編或稱公字挾風霜或謂
瑞儀方張憤刺切直無規董狐信矣明史紀略乃以湖廣主考
為李應昇夫忠毅以御史忤璫死詔獄非典試也記載之書期
於傳信而乃亦舛誤如此

其仲愛曰少讀相國程策嘆其切直渭仁申明祖烈更覺生
氣凜凜忠孝亦何可假也

毛釋黃曰文古事顯此等賦詩隨放翁為之却步矣一結更
高老

錢礎曰讀此文不獨書田先生忠直如存即渭仁正氣亦
從行間流露而出於此可規立朝風集

卷十九 秦交策後二

取于子靜遺詩

秦 鑄

下先生嘉善人與吳子往先生前里年三十許游梁溪學于高
忠憲先生之門方是時高有水居吳有菽秋崑山歸季思先生
有陶庵三先生相得甚歡先生從遊其間甚樂也未幾而東林
興焉吾嘗謂陶庵菽秋水居所以後樂也隱者之依歸也東林
所以先憂也仕者之準的也其後歸以陶庵卒吳亦終老于菽
秋獨忠憲不以水居著而以東林著此忠憲之不幸也若下先
生身不縮半通之綸負笈從遊歸老于楓溪之上居菽秋之里
而踵陶庵之行夫誰曰不可然考其一生履跡強半東林黨翎
交發 卷十九 于子靜遺詩一 卷 于定本
之禍與諸老相從患難之交而不厭暨乎晚節卒以身殉國此
夫不為菽秋陶庵而為水居者也又不為水居而為東林者也
忠憲之不為兩先生也欲為而不得也楓溪之不為兩先生也
得為而不欲也善乎忠憲之稱之曰是烟雲泉石之侶也而落
于塵網蓋傷其志也雖然余觀其詩有云行陞半間如地墨靈
臺一點倚天空又云精光不盡為消鑠主靜功深獨晏如是何
等氣象吾身如其為東林也非所以為水居而其為水居也非
所以為陶庵菽秋也耶後之尚論者其終以三先生之氣類而
求之亦庶乎其可矣

錢德日曰于君一生學問多在東林觀其語于世忠曰我
東林力學五十年不死于黨錮而死于國變則其始終于
林可知已先生全從忠憲公說出于君師法之意可謂如
人後合到陶庵荻秋亦是真中尊注法有此文于君死不
矣

錢德日曰于君一生學問多在東林觀其語于世忠曰我

。跋鄭肯崖和朱子九曲禮歌後 熊賜履
武○山○相○傳○以○道○家○所○稱○神○君○得○名○文○公○作○記○頗○闢○其○說○今○觀
所○者○九○溪○禮○歌○雖○留○連○風○景○點○綴○丘○壑○而○明○道○之○意○固○未○嘗○不
在○其○中○學○者○善○讀○之○即○可○于○釣○磯○茶○壺○間○得○春○風○沂○水○真○消○息
也○若○第○以○張○湛○天○柱○賦○白○玉○蟾○樓○亭○詩○日○之○則○猶○十○六○洞○天○之
見○耳○肯○崖○雅○志○正○學○其○必○有○取○于○余○言

高節培曰文公謂莫言此地無佳景自是游人不上來得先

生善讀不啻同遊矣尺幅中其數層轉折靜深窈曲若坐人

九曲三十六峯間

文源跋

錢德日曰于君一生學問多在東林觀其語于世忠曰我

錢德日曰于君一生學問多在東林觀其語于世忠曰我
風沂水現前指點頭頭是道讀先生文數言勝于讀性理吟
百首

跋王必草雪漁圖

熊賜履

元逸民王冕。當天大雪。赤足上層嶽。峯四顧大呼曰。過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便欲飛去。肯崖之人。似之河陽。淳熙得管丘李成熙筆法。所作陞崖密雪圖。大陰霍露。而浩素淋漓。使人對之肌膚燥熱。然起粟。必草之畫。似之宋潛溪。謂於夏六月。讀玄靖山樓志。及蘇太史樓雲軒說。見所載靈巖勝槩。分明如畫。正當科暑。泰海為之頓消。安節之詩。似之三妙。兼于一。寫余展觀。再過如坐林中。山壁室四壁。晃陰涼。颺儻生用。厥間亦不知。發暑之炎熱矣。

文徵

卷十九

王必草一

十卷

錢礎曰。曰一幅雪漁圖。其人其畫其詩。三妙兼之。經先生品題。三者並足。千古矣。昔謝安最重顧愷之畫。謂為自蒼生以來所未有。于是有沈頭三絕之稱。漢者又謂有唐之盛文。至于韓愈詩。至于杜甫書。至于顏真卿畫。至于吳道元天下之能事。已畢。今得先生此文。不覺一則佳語耶。

跋鄭所南先生心史

陸坦

坦嘗佩諸庭訓。每慨宋室遺民。欲訪購其詩文。編合繡梓。以彌世風。乃僅得林公喬山白石樵唱。朝公皇羽。晞髮集。唐公玉潛止古詩一首。汪公水雲詩抄一卷。今河神金龍山謝公諱緒止律詩二首。全集俱無可考。不無殘簡斷碣之恨。至如鄭公所南止一百二十圖詩。與襟文一卷。附於菊山清雋集後。亦未足以窺先生之深。及讀心史。然後忠臣孝子心事。遂大白於千古。觀其歌詠文字。間總以畢其始終於宋之意。而發其大不得已。生於元之痛。使後世之知先生之生。非無為也。嗚呼。從古聖賢文徵

文徵

卷十九

鄭所南一

十卷

其於大有關於世教者。豈果欲以歌咏文字見長。而以為非歌咏文字。恐無以吐我胸臆之誠。朕者耳。然則心史乃先生一腔熱血。噴薄而成。三百餘年。輒能化為碧光。以躍出。于重淵。豈偶朕哉。吾願請是書者。當得先生之心。於歌咏文字之表。而思為忠臣為孝子。無徒奇其事。以資談說。庶幾不負先生之所名。心史也。已。若夫是書之出處。已有巨筆載之。於前某不復述。錢礎曰。曰所南之史。即所南之心也。所南之史。鐵函不能藏。而出之於井。則所南之心。其能泯沒。已乎。履長先生固知所南之心。宜其文之淋漓痛切如此也。

杜詩之學至今日發明無餘蘊矣。虞山錢宗伯實為首庸。吾友長孺增華加厲，緝諸本之長而芟其蕪，自成一書，嗚呼盛矣。乃世傳虞山長牘，以說有異同，盛氣詆譏，又增刪改竄，前後二刻迥別。見者疑之，余長取二本對勘，其中所不合者，惟收京洗兵馬、哀江頭、數詩、試平心以論，兩京克復，上皇還宮，臣子爾時當若何歡忭，乃逆探移仗之舉，遽出誹刺之辭，子美胸中不應峭刻若此。商山羽翼自為廣平，劍閣傷心非關妃子，斯理不易。何嫌立異，况古人著書初不以附和為貴。蘇穎濱歐陽公門下，文沒跋，卷十九，朱長孺杜詩一三，十卷草堂定本。

士也。而其解周頌則極駁。時世論之非蔡九峰傳書朱子所命也。而其辨正朔則明與周七八月，夏五六月，相左。當時後世未聞訾議及之。蓋二公從經籍起見，非有所齟齬而然。故兩持之說各傳千古。今之論杜者亦求其至是而已。異己之見豈所以為罪乎。往方爾止語余云：虞山箋杜詩蓋闕訟後中有指斥特借杜詩發之。長孺則銳意為子美功臣，必按據時事句櫛字比，以明覈其得失。可謂老不解事，固宜有彈射之及也。雖然，長孺為少陵老人而得此彈射其榮多矣。彼所聽者何以為哉。

錢礎日曰：知人論世是論古要法。眉生此文洵是公平之論。

平遙縣天典觀有唐朝夢羣仙記碑。開元十三年，明皇夢羣仙，見羅氏分遣使者旁求，得羅川縣王堡村氏家庄，遇一老父，叩之，因導之行。一里許，忽不見。俄見白兔入穴，或浚之，石洞中藏二十七真人玉像，各註姓名，得道處，具以聞。命遷于長安大內，供奉之。一日，第二真人忽亡去，搜訪不獲。他日于縣內山嶺間，聞撫琴聲，乃玉像也。迄今號撫琴臺焉。碑為宋時立，勅建宇塑像，設奠致敬。歲時香茗之賜不絕。云攷明皇自稱上清弟子，與太真手錄心經後註信女人楊氏為大唐皇帝李三郎書，則其宮中崇信神仙佛老，以祈求福利者，非一日矣。安知非信慕之至，而形諸夢寐，與明皇既謂神仙必可求，求之而必可得，安知使者不窺見其意，幻為老父白兔之言，造作形像，傳會姓名，以欺罔其君，免戾而盡媚與馬鬼之變。明皇思念不忘，命方士以術致之，詭稱得之玉真仙府。舉七夕長生殿願生生世世為夫婦，語以為信。此語豈真秘而不傳，必當時宦官宮妾漏泄人間，方士借之以惑其君，明皇特迷而不悟耳。然則是像也，又安知非偷狐白裘手盜之宮闈，大索得之，文致靈異，以神其事，與自帝王富貴不已，而騁淫驕淫不已，而祈長生久視，至為神仙。

文沒跋，卷十九，唐開元一，十卷草堂定本。

之說上下相証者何可勝數明皇此舉方貽千古之笑端而後世又大書深刻以誇耀之吁可怪也

錢礎日曰明皇之于神仙何多夢也一為孫思邈廬峩眉山聞鑿駕至蜀特來候謁求賜雄黃是一夢也一為羅公遠柱杖為橋請登月官見仙女數百舞廣庭聽霓裳羽衣曲是亦一夢也茲所夢羣仙其孫思邈乎抑羅公遠乎種種幻境渾似痴人說夢先生逐層翻剝入後只以數言輕輕點破直喚醒無數夢嚙矣其文高卓偉岸亦是唐大家手筆

唐開元二 十卷直

跋顧樵水山水圖

僕家于越之山陰篔簹仕得蘇之吳邑蘇詩樵水亦勝終日陶然造物遇我獨厚豈知一行作吏便墮塵基扁舟迎送來往如織適指諸峯如海上三神山可望不可即迨乎解組樓遲迴巷每欲徒步烟巒迨尋舊跡世網牽人動遂素志孫興公遙賦天台山韓退之遠記滕王閣豈好之哉丁巳孟秋煩暑閉戶偃臥松陵顧子樵水以唐君邢若西山記遊圖見示展玩竟日不能釋手其層巒連壑曠野平樾烟霞變幻蔚然蕭疎恢奇歷落瞭然如睹余恨不能布襪青袍窮神以形猶幸從圖畫中得臥遊之樂也昔有遠客思歸仙人引登竹葉舟中旦夕行數千里意疑是夢援筆誌其關隘今予俄頃展卷由響水灘至靈岩由華山至虎阜迴環不下數十里而山名寺額又先有為我誌之者山水怡人乎圖畫怡人乎筆底化工尤為獨絕予將携樵水買棹聞關放舟巨區徘徊于鄧尉林屋飄然作世外遊點染設色必有過之者至于分題紀勝俯仰留連興會所及彼此互與樵水其肯為予更作一圖耶

錢礎日曰先生非功名中人也其性情與山水近故于圖畫言之津津若此然非樵水以韻人兼韻筆亦惡足動之

歐徐昭法先生書卷

王 翰

此昭法先生真蹟也。先生諱榜，字昭法，吳縣人。明崇禎壬午舉子，齊滄桑之變，奉其父太史公勿齋先生之命，遂高米薇之節。云：康熙己未八月，余司錄吳關，時從督學使者山東劉公木齋、枝士崑山言論，欬冷頗為水乳之合。一日語及昭法父子忠孝，劉公欬行式間之禮，先令余與長洲廣文姚子彥昭為之介紹。焉及姚與余扁舟過訪于靈岩之下，沙見柴桑水橋村落如畫，立于榛蕪灌莽之餘，苔封扇戶，不覺爽然自失矣。及叩其門，適若無人，詢其鄰，先生固在也。因復偕鄰人叩門良久，于門隙中見一婢蓬頭歷齒，漫應之曰：先生已去墓上丙舍矣。鄰人再三為余致意，以警幣投門隙中，良久又復投出封識，宛然而門終不啓。因歎息而歸，以復劉公公曰：此真高士矣！其人如祥麟威鳳，可待而聞，不可得而見。耶細詢其鄰人，嫗族亦云數年不得一見。每歲惟春秋一出門，慟哭墓下，亦曉出暮歸，鄰人罕識其面。或老僧一二時相晤，對他人不與也。前此撫軍慕公方伯丁公俱有弓旌之聘，而先生不答一語，亦無從得見。遂皆置之不取。薦于朝云：先生讀書味道之餘，亦喜畫山水，但不易購，或從其家人易布粟間一得之，余此卷得之袁孝子之手。古人書畫

文選 卷十九 徐昭法回卷一 定本

士之盛以為陽洞完在元此卷為高士自壽耶世之趨炎附勢者能不愧死乎先生有王獨拒燕之節魯運蹈海之心一生以忠孝自持雖飢餓備嘗而不敢改行今日之世道放蕩猶幸有先生為聖賢留得讀譜種子存耶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將終身景仰于斯

發礎日曰余嘗慕高士傳至蘇雲卿以德遠張公之聘不格肅肅然慕遠遜高節慕其高風不可及也今徐子高風不減嗚呼德遠張公之聘不格不斯得而現矣其高風不減如耶雖然高士之名非徐子所樂聞也徐子不樂聞而大席表而出之無亦高山景行之意乎

元人大家筆墨蒼潤屏棄丹鉛一切從空靈淡遠中化出每每
 蹀唐軼宋惟吳仲圭淡得北苑巨然義興點染自然不失峻峭
 秀削論畫者推為上乘甚有目董巨與梅花道人似異而實同
 者良有以也姑蘇顧子芥文恂恂少年即遍參六法寓遊宇內
 士大夫得其片紙如獲拱璧今年夏予放棹西湖與濟南唐豹
 巖詞林同僦屋紫陽山麓其地有白鹿泉芥文適假館於茲朝
 夕茶屨詩酒相娛因得縱觀芥文圖長幅短頁不名一家最後
 出是卷見示所謂峻峭秀削點染自然有水窮雲起萬頃蒼
 茫之致或以為芥文師法其某始溯仲圭而上淵源於北苑巨
 然者耶予謂不然滄洲滿壁風雨猶存斯固家學所從來豈青
 出於藍能為芥文畢其舉哉

錢礎日曰評論元大家最為精晰其說到顧子處直從家學
 溯來顧子真得虎頭画法者非奉合附會之說也

蓋自皇娥帝子璇宮始奏窮桑阿母姬王瑤水初聞黃竹雲行
 入夢乍迴神女之鸞日出當心還泣舍人之蝶蘅蕪授得立望
 來避莢菊簪時踏歌連愛陽春之曲興焉子夜之辭作矣若乃
 堂是鬱金臺惟重壁雲母辟寒之牖珍珠侍月之簾廣袖娉婷
 調胡姬於爐畔湘裙倭嬌照好女于高樓銀蒜鈎頭擢來纖手
 紅棗襪底移出妍跌贈我琅玕漫脚踟於逸道答君璫瑁徒躑
 躑於山陽爾其連理名裾合懽作帳百金懶隨憐嬌姘於膝前
 萬歲蛤胎置溫柔於掌上歲蕤深鎖不鳴盃旦之禽莞蕪橫陳
 誰報知更之雀笑明星而相謔儂是博山指皎日以為盟君如
 盤石又或別生南浦長增折柳之悲泣下西洲空有奇梅之恨
 信空牀兮難守憐宥子兮安之別淚徒盈盛損橫波之賤迴腸
 自轉瘦生初日之容懷讓草而坐悲奇靡蕪而未得况復垂鬟
 十五盈盈却扇之年約指一雙叩叩定情之日烏生樹上九雛
 自是相將鴛列中庭三婦山來共艷侍中宅畔豪右尊前既十
 斛以酬嬌亦千金而索笑金狝布席教成集羽之容銀鴈調筆
 學得繞梁之韻借簪低而易捧嫌纓重而難持秋夜河明霓裳
 數叠春朝水滌油壁千家背雀載浮瓊殿瓊池之水綠熊自擁

文淵 跋 卷十九 顧芥文一 十峯草堂定本

文淵 跋 卷十九 開情集一 十峯草堂定本

相留繡幙之香清風與暖鶴同宵旭日共流鶯俱晝而謂吟嘆
 之非宜謳謠之得已乎所以聲催機絞悲吟伯玉之詩香搥芳
 叢流咏孟珠之句答金簪於銀碗詞叫小姑酬繡枕以玉琴歌
 傳扶侍流連繞扇妾欲羞郎容與蘭舟我來接汝明童晚遇托
 走馬以相憐秋子夜歸聽鷄鳴而寫怨斯則捉搦嬌燒之曲隨
 陌上以俱陳雙纏獨流之篇繼房中而竝列也然而秦漢以降
 世媚歌謠魏晉而還代傳述作六季繁華之俗人握靈珠三唐
 豔逸之風家宗拱壁存諸樂府無得而言自濂洛尊經黜厄言
 於藝苑黃秦解事稜併曲于騷壇而風雅寢聲篇章委地矣惟
 有明麗藻雲典風流秀涌書牀翡翠皆工瘡軸之文筆架珊瑚
 盡擅玉臺之製况夜郎成客報錦字而歛歔吳市隱淪諧瑤箏
 而跌宕倚紅橋以解珮容是青蓮坐絳樓以校書人稱絲柳卷
 衣內殿依然彤管三千打槩江邊豔說瑤釵十二竝鉛華之風
 穴月露之驪淵也第勝國名篇紛綸蠹簡前賢麗製散軼鴻都
 不藉蒐羅無由披覽於是茂倫夫子肆力冥搜孝山先生覃思
 雝校蒸粟谷桑之帙嘉禾倒薤之書越女烏絲拂來玉硯衛姝
 黛翰別出牙籤語必正而葩辭惟麗以則論文梁苑無妨元亮
 之殺授簡荆臺必絀登徒之陋溼渭之分若是淄澠之辨在茲

卷十九 閒情集二 十筆草

其勝衣問字便得受於雲亭東髮操觚久已私之秘帳但數
 藏篋不禁無翼而飛五夜披函輒欲伸眉而舞讀新渝侯之著
 作情動九梁覽湘東王之品題位分三管聊從未簡附以詹言
 夾道青槐處處夜來之曲臨門烏相年年日暮之歌
 錢礎日曰逐層命意逐層遣詞攬秀標新藻績滿眼更妙在
 駢麗之中體氣高雅匪止妃青儷白綴玉聯珠也文至弘
 遠可稱驚才絕艷

卷十九 閒情集三

跋汪鈍翁先生姑蘇楊柳枝詞後

周必賢

有客謂予嘗讀柳枝詞然後知鈍翁之志荒矣何梓門掃地讀
書養性之有予日非也古之為詩者博取而罕嘗或以美人香
草或以山川鳥獸其詞侈其指約其所托者小而所喻者大故
日發情止善古人皆然翁亦猶是也中間屬和累百惟唐孺舍
首章之鳴藥蒲荷文章之桃花得氣周孫雲百章之短簿祠前
稍切本事翁得四吟咏以爲此賦而比也蓋有灑灑警戒之意
存焉故特標而錄之翁之指歸如此夫豈得謂之荒曠吾其
猶夢中之夢宜未始盡之也也

卷十九

汪鈍翁

錢坫

定本

是哉姑存其言以誌吾過因述於卷末

錢礎日曰以一荒字發難遂說出古今作詩大道理言簡意

長將翁之指歸一一發明是真能知翁之心者

跋家大人著書後

錢廣樞

庶哲生晚凡二十年來家大人著書靡不親記而前此所著則
未及見也聞于同人之傳述得聞其大概云先是丁丑歲家大
人受知于邑侯培原馬公拔第一人遊于庠始有試義之刻既
而應歷科歲試試輒高等以迄各臺觀風郡邑季試無不首錄
其試義之見於友聲集銷暇集華萃集與夫各選家之典林宏
音右梁縹囊諸集可考而知也方是時天下文章最盛凡先達
鉅公及負重名之士多有社選家大人曾附復社之水而邑中
聽社亦與焉爰有社稿之刻其四書義則國門廣業選之熊巖
集大小題選之會友編明盛集同岑治繁又選之其尙書義則
聽社合選選之名社大成選之文尤又選之常郡有郡社吾邑
又有來社爰有來社新編之刻所選非一種庚辰辛巳選試牘
鼎文壬午選鄉墨文歸行書小題廣寒集癸未選會墨顏曰墨
存行未久而國變家大人于是無意于制舉藝矣退而賦詩言
志作太息吟招隱十九首無家詩若將以詩表見于世者厥後
以數學爲事秦子對巖請爲四書歷科小題之選名獻徵集暇
時取馬文肅公尙書文讀而增刪之兩書出而一代制義始大
備已家大人復肆力于古文詞作史論一編乙未至京師坐秦

卷十九

著書後一

錢

定本

原缺第九十葉

傳是非集禮記典考方在訂正未成也纂輯則有高士傳列女
傳輔國神仙傳儒林遡源集同歸集忠義別傳所修則有錫此
兵防志人物志惠山志錢氏世德錄人品錄其書有成有未成
統俟制刪以傳于世至今日而當代名文文激初編成矣此則
庶悟所親見之而亦能言之者也家大人生平無他好唯以著
書為樂在家固著書也在外亦著書也處患難著書如故處窮
愁著書復如故向大中丞伯成吳公數過十峯草堂手題曰著
書樂志誠哉斯言也廣悟不敏敢拜手而跋于卷末

董方南曰孟堅續成父書既為敘傳神淹自尊厥祖備列書

文激跋 卷十九 著書後三 堂定本

名體裁如是篇中以聞見兩層作提擊分段落又以制藝詩
古文詞及講義纂輯寓次序錯綜而歸之著書樂志筆法不
紊一絲錦樹文燈其益熾矣乎

秦對嚴曰礎日先生著書等身傳于世者久矣今雖巨歷敘
所聞所見而一一誦述之如是是將有以世其業乎抑更有
以大其學也其文轉折變化絕乎大家段落結構俱全法
其所得於家學亦深已

錫山錢肅澗發日評選

同邑秦松齡對擬

訂正

吳江董 閻方南

補柳下惠三點說

李 清

昔魯之將季三家擅命然以士師為爪牙吏非其親暱不授是職授者可奴隸使也每三家片紙到則盥手擎頂一若奉尺一之君令於上而曰臣敢不奉詔者於是一時士師皆有肉無骨之請適孔子攝行相事乃特舉柳下惠為士師其初視事也

文淵

卷二十

補柳下一

十卷草

即首勝二語於門日舍狐狸問豺狼或曰此專為三家發也於是三家諸黨羽皆悚息不敢正步曰畏柳下惠且一時祭點小民又微窺士師風音而專持權門鉅長以鋒起公廷三家怒矣忽一日召同黨謀之野曰柳下惠為我害奈何有彈者吾子之金時公伯寮欣然以彈文獻問指何為詞則指袒裼裸裎為詞謂士師所以整法也官春肅而偶放誕是效侮也請黜之便魯君猶豫三家執素於是惠一點則有為辨者曰夫和以居邇肅以居官何害三家日一點而懼未可知也姑復之然惠執法如故無幾何三家復集同類謀之朝日柳下惠仍為吾害奈何有

彈者吾進之官時叔孫武叔躍然以彈文進問執何為詞則執

伊弟盜跖為詞謂士師所以戮盜也弟干禁而兄持權是翼惡

也請黜之便魯君狐疑三家固爭於是惠二點則又有為辨者

日夫兄兄弟弟罪不相及何害三家日再黜而悔未可知也姑

復之然惠執法又如故時三家懼焉謂柳下惠終為吾害夫坐

以袒裼裸裎薄懲耳幸以盜跖嫁禍耳莫若誣以賤賤重罪使

自辨與代辨俱窮者何計處此時家臣陽虎鼓掌獻計日請以

坐懷一事為罪今約舉其彈文有云夫士師將以禁淫也乃以

淫夜往投之女不閉戶而坐懷無乃淫亦莫須有乎聞是女先

已許夫自坐懷事發其夫遂棄不取請永黜之便斯時也三家

以重怨積怒持說甚堅而蔽賢媚惡之賊文仲輩復從旁證成

於是魯君梟勉下今日柳下惠淫夫也其永不復用慮柳下惠

於是乎三黜矣或日子未可以去乎日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

三黜在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錢澗日曰整然選他三黜當年雖不必有是事却不可謂無

是理此千古來未定刑書得先生文竟成鐵案矣不朽之作

董方南日想出當年三黜之故寔是如此非穿鑿附會之說

也此文出而賢人之氣伸諛人之膽落并奸臣之魄亦褫矣

或曰唐虞之時道在皋陶舜贊其功曰俾予從欲以治九動九方惟乃之休禹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惟皋陶之言曰知人安民於是以九德甄別人材以率作考成保泰守業為治之道尚矣士師也乎哉當時舜作士師之命皋陶終身得為刑官舜殆非與禹之推讓懇切諄至必心服之而卒臣之禹又始非與夫舜之命皋陶作士也此皋陶之所以失天下也其命禹平水土也此禹之所以得天下也何言乎爾禹以司空經理九州十餘年在外勞績昭而人心移勢將舜不得而君宅際之任

交 濼 說 卷二十 皋陶 三 十 峯 堂 定 本

內屬之皋論道治者其言多斷至治者其事察贊襄隱而怨謗集勢將以刑官而為天子可得乎哉舜故心知皋陶之德之盛也而因天下之心以命禹禹之時皋陶必已不存使其尚在禹亦安能舍傳其子而與之乎故曰皋之失天下也久矣是故忠臣不擇利而受任聖士不害成而匿德也

錢礎曰禹即位以皋陶最賢薦之於天將有禪之意未及禪而皋陶卒因封其後于英六是皋之不能得天下天為之也此獨推原所以失天下之由在作士師而借禹形皋確有定見此種議論洵發前人所未發

西蜀楊子曰史記宋世家尹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九或曰微子非有四手何以既面縛而又有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此出左氏楚人以詭莊王受鄭伯之降借名於武王而誣微子也史云抱祭器入周亦必無之事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兄也何入周之有蓋去之者去紂都也雖去不踰國斯仁矣此論出于先聖宗臣可謂出幽泉視白日即龍蛇之用神聖或有存其大者然足以杜譙周之類尸劉湛之魂矣

錢礎曰據史記周本紀抱樂器將周者乃殷之太師疵少師疆耳未及微子也及宋世家又云周武王克殷微子持祭器造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前後所載不同若是嗚呼宗周之痛方深自靖之言猶在顧乃身造軍門甘心袒縛如是則為微子者亦不仁甚矣孔子何以置之三仁之列耶余謂微子之去遜于荒野終武王之世未出故武王但封武庚而未封微子至成王立武庚叛乃命微子代封于宋居殷禮樂于周為客而不臣事實如此今得此說辨明微子之冤白矣文筆更高古絕倫竟是東坡志林中的一段絕妙文字

交 濼 說 卷二十 微子 一 十 峯 堂 定 本

妙文字

宋張文忠公無垢居士夢像說

陸嘉穎

玄默執徐之茂、嘉定盧右廷孫、皆以翻刻朱文公訓于詩寄示、憶無垢居士有論語絕句、可合梓為一卷、因簡橫浦集時已、篝燈未及披閱、是夜夢一白衣秀士、容顏老瘦、斑白微鬚、雙眸、眩翳、舉止安詳、向某若以刻書寓意、而其耳邊謂此即無垢居士也、寤已異之、及覽橫浦家傳、中有平生嗜書、老來目疾、蓋夢像正老瘦口病者也、益大奇之、於是敬圖夢像、謀刻遺書、某更有所感焉、讀公轉對高宗曰、昔夏侯勝、矜語門人、謂士患不明、經旨苟明、取青紫如拾芥、臣嘗鄙之、臣不敢以利祿之

宋張文忠公無垢居士夢像說
卷二十
宋張文忠公無垢居士夢像說
五
十峰草
陸嘉穎

相感如此

瓶庵說

吳彥芳

以子觀于家雨岑徵君、古之儒俠者流、近今有道之士、不能見也、予生平無大過失、惟評論同學詩古文、稍涉慳直、癸丑秋、別字瓶叟、蓋以誌躁云、越今且七年矣、躁殆有甚焉、亦未見子之果能思瓶之義也、頃者雨岑自序號瓶庵、屬予為之說、人多引富鄭公守口如瓶一語、謂口當似瓶、考稔之為物、無所出處、于詩有之、瓶之營矣、維樽之恥、註器盡也、瓶小而罍大、即如罍多蓄、以給瓶之需、無如瓶不擇厥出、雖罍亦難繼之、以故恥也、然則又有口果可不守而至于盡耶、中庸謂有餘不敢盡是也

在易幾至亦未繙井、履其瓶凶、傳繙綆也、履毀敗也、汲井幾至未盡、綆而毀其瓶、所以凶也、今夫君子之道、惟以濟物為用、貴乎有成、瓶汲水之器、既得水而瓶廢、且不可况未繙井、并與其瓶而廢之、不凶何待、是故瓶耐守則不至盡、不至毀守口如守瓶、斯得之矣、非謂守口如瓶也、雖然、雨岑不可不加勉也、雨岑往昔慷慨好施、冷氣節重、然諾禮敬、賢士大夫、吾願厚其藏、以待天下之無窮、慎厥用以期于物之有濟、有如詩與易之所云、勿詭恥于譽、究終至以繙識者、嗚呼、先生之志、大先生之號、無有不可哉、若予雖老亦將稽以自省矣、瓶那繙那繙那繙

宋張文忠公無垢居士夢像說
卷二十
瓶庵說
一
吳彥芳

我之作有味乎其井之序卦易共勉諸

錢礎曰曰借一瓶子發出詩易大意可見瓶之為物小而大矣彼楊雄之嘲瓶者何哉宜柳子厚以瓶為智而作瓶賦也

卷二十一

聞者說

吳騏

吳子晤徐子於稽公之史室索其色勿豫也日子奚以然耶徐子曰吾怪夫聞者之見衣而不見人天下一律也吳子曰此皆天下之貧者而子奚怒焉徐子曰何謂賢耶吳子曰信也吾將信言之大白文偽相飾百僚息官匿慮自營則後相蒙素疏簡策互為雲霧儲芸存莠市買售賈醫卜冒楛淫師謬講求或稱職萬無一焉衙聞人者株守門閭受東通賓旋久奔趨無瞻厥位此其盡職之賢公卿不及也彼一見貴人變伏蛛趁色卑聲偷尼高頂下百節採懶毛髮踊動及遇樂止復捷自適吟未

應形動詭前眼傲竹林體均郭令及子公通札例有饒金狎容傳言動必分潤於是躡足附耳眉飛目舞神輕骨便捷步無塵代謀必忠傳詞必信蓋俄頃之間變化無方恭倨分呈誠詐備陳水火同治鳩鴉並設此其才情周敏縉紳所力做而忠勿若也胡勿賢也夫人苦不知足故楊跋建節妄冀紫清康匠作卿引領黃閣小史拊髀矜董公惟亮之器湯醫咋舌負後車千乘之資世人才與聞同而伴居高位福踰涯矣而偷思妄進彼聞人才優於聞而久無越思此其安分足賢也况獲罪窮士非其罪也彼為主者見有才之人畏其使氣貧賤之交苦其話舊施

傳者憂其索報親懿者慮其備暇授意若人如防鉅敵脫有瘡
過以開為解若人實為主受惡奈何不貸其忠而更繩過乎徐
子笑曰有是哉吾當實之不言吾頃遊石筍里遇顏生熙符為
我寫兩像其一儒服而一服伽黎子以為奚若吳子展而歎曰
工哉顏生何清癯之質疎懶之性朴野之懷杞菊之嗜畢見於
眉宇間也使貴人身自望見必謂何來老翁可速謝之况聞者
詎能識耶乃為歌曰關乎毛乎嚙足與乎儒乎釋乎庸有釋乎
知我者希乎不知我者宜乎歸乎歸乎夕露沾我衣乎

錢礎曰日關者何幸而得此賢名耶然為關者稱賢正為樂
士立地使關者不賢則寒士之為人亦可知矣日千此文大
為麗卷吐氣

文獻

卷二十

關者一

主

十卷本

山中宰相說

孫釋武

或問相天下之道治亂異制乎盛衰異規乎初守常變異用乎
日皆異也舉益之讓不可行於伊周伊周之權不可行於傅召
也其在三代而下則蕭曹之術不可用於房杜而房杜之操亦
不必效於韓琦司馬光也凡君國大事必先時而圖之既謹其
幾矣必及時而舉之其勢足以成矣然難成者易敗則又於後
時防之蓋人主任相者在一時而相之為天下計者在百世是
以古今之所同者惟此小心而其前後之不能不異者則各有
善道也或曰然則宰相其濟世之才乎山中安得有之彼陶弘
景者特隱居之流耳何以稱焉曰君子立朝有道居山亦有道
故書有之曰論道經邦變理陰陽此相道也詩有之曰考槃在
澗碩人之寬此隱道也今為若語相於山中可乎蓋聞天高華
岳上出重雲星素少微迥超萬象理勢之奇自古然矣若夫崇
岡茂樾與者可眺幽者可栖則因之為亭為閣曲澗清泉溜者
可鳴葍者可盤則因之為檻為池負高臨屏山帶壑遠松近
竹左繞右環則因之為堂為室西南則密雲橫衆峰則其地可
園可田東北秀深澗深喬木則其地可厨可井此山中之經綸
也夫且萬花之本末雨而裁百卉之莖既日而灌不亦豫乎春

文獻

卷二十

山中一

十卷本

之梅柳疎香有條夏之瓜蔬燥濕有度不亦教乎菱荷宜沼廣以延風被菊宜華紆以逗月不亦適乎此山中之變理也削平榛棘遠辟塵埃元首一巖股肱千嶂其亦山中之伊周乎勤衆力於稼圃訪遺直於漁樵務致於禽魚選佳節於泉石其亦山中之房杜乎審如是則可以上師樂由下友沮溺四時助福千載流風又焉用首陽終南以通其跡三微七辟以高其聲乎或聞之穆然思嗚然歎曰善哉居山之道是足以宰名山矣使出而相天下非所願也抑亦何必異

錢棧曰曰為此就緒其宿守名山之志乎其自評則曰君子

仕不能相天子道將未行也隱不能宰名山志終未向也又似乎仕與隱之俱不忘情也後園其欲為今日之弘景乎。 侍郎清華一篇齊梁間文字

張生字坤占說

陸世儀

錫山張子秋紹今名滿之賢者也往年予在錫山以其子祖屋來從予遊屬予字之子未及字今年復至錫山秋紹率祖屋來見問其字則已字坤占矣更屬予為說予不能辭予惟室之為坤德固也而繼之以占何也此秋紹教子之意也夫占占辭也教子之意則欲受字者之玩其占辭也夫占之為辭博矣地道也臣道也推而言之則子道也占之將安所取乎予竊以為辭之意莫萃於象象之意莫要於安貞而得朋喪朋則固今日論學取友之時所當亟告者也計坤占之年尚未及入大學然讀

交識說

卷二十

張坤占一

奎

宜定本

書善屬交已有成人之目一邑之士將交之而坤占亦將以交于一邑之士得朋非坤占之要務乎而今日之西南則何所擇也象傳之辭曰西南得朋必與類行西南者類也繫辭傳曰方以類聚君子與君子為類小人與小人為類類之為義大矣然坤占今日行未立德未成即欲取類亦將何以為類也曰類者象也古之賢子而肖其父者謂之象賢則為子而欲取類亦視其父而已秋紹君子也秋紹之朋皆君子之類也坤占出而敬父批并推而及其父執之所敬愛者則亦從而敬愛之是即所謂與類行也而又曰喪朋何也非朱子所謂反之西南也象傳

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終有慶矣何必反西南乎喪之云者出
乎其類之意也出其類故為安貞朱子釋用六之爻曰變而為
陽則能永貞故知能安貞者陰變而為陽也坤占從其父之類
讀書力學久且奮發蒸變由功名則為科為第由學問則為聖
為賢必期迥出于平日之所為類豈非所謂得朋喪朋而安貞
者乎然貞之義何取爾也貞正也雖出乎類而終不反其類坤
道之正也地道也臣道也亦子道也坤之為辭雖博坤占能由
是推之豈非所謂善占者乎故字之曰坤占也是則秋紹教子
之意也

文淵

卷二十

張坤占

王雲岫

王雲岫曰歸重占字上勉勵無窮切合父子且曰取類於
父切合代父作字說其論東北喪朋乃終有慶竟舍朱從程
學識尤高

錢礎曰曰貞辨縱橫有八荒我闔之意細按之字字典要不
可移易庸儒之言固與才士不同

孝倫上人字說

程世英

焦山野航上人字野航者久母老其兄貧上人迎而養之乃請
其君為易字孝倫而請余為之說余許之未為也一日遊焦山
微雨憩上人精舍見其母白髮垂垂然坐樓上飲啖頗樂上人
之徒數人奔走供設事其母甚恭余因感動太息曰嗟乎天下
豈有無母之人哉其兄不僧反不能養也上人以僧養之其兄
不能以其家養上人以焦山養之其兄余不知其有子與否而
上人之徒數人奔走供設不必不反愈于其兄之子今夫所惡
于釋氏者為其背父母捐兄弟自迷竄于人倫之外如敢荷斷
葦隨風飄蕩于江河了不自辨其根株所自出是則可惡也如
上人者則亦何惡之有焦山孤峙大江之中車塵馬足所不至
當夫風恬日煖竹木森翠層樓虛明俯瞰江流澄碧于頭上人
侍其母寢處其間日採山之薪笋蔬果之屬以奉朝夕其樂且
必有十倍于余所見者嗟乎此孝倫之所為倫也余歸方欲為
之說上人忽以病數日死余不忍負其請乃補為之而遂不能
令之見可悲也已嗟乎人之得養其親亦且有命乎迎養上人
之所得能也死上人之所不能料也字孝倫未逾載嗟乎
錢礎曰曰只寫上人母子快樂而孝倫字義已見高文老筆

人有欲登泰山者日夜思之曰吾生平一登泰山願足矣及至
 泰山下莫測其高所際忽疑為欲問諸人不屑也於是相給
 者曰非也遙指釋山而謂曰彼泰山也遂往登焉憊然曰誠高
 也使吾向者不疑安得有此巨觀哉天下之山誠無逾于此矣
 人有欲觀東海者日夜思之曰吾生平一觀東海願足矣及至
 東海濱莫測其大所際忽疑為欲問諸人不屑也于是亦有給
 之者曰非也遙指太湖而謂曰彼東海也遂往觀焉憊然曰誠
 大也使吾向者不疑安得有此巨觀哉天下之水誠莫大于此
 矣嗟乎天下有泰山在前而不知東海在前而不顧者豈少哉
 天下以釋山為泰山以太湖為東海者更不少也何也以其
 無觀物之明而復諱疑以取問也夫無觀物之明而復諱疑以
 取問人安得不欺之倒置高卑移易大小勢所必至矣吾因以
 嘆人之不善用取也天下可恥之事多矣于可恥者不恥于問
 之不必恥者恥之孔子入太廟每事問蓋讓有不知者知而且
 問何况于不知乎于不知者而恥問焉吾不知其自供將何如
 也

錢礎曰曰諱疑取問是人大病得此罕譬曲喻可以破迷

洋珠之作自海南始嗣其法漸入中國而今遂徧天下矣始則
 能博數金後乃得數銀而今直數銀耳吁自始作至今茲骨幾
 何時而變易更殊貴賤輕重一至於此不可以觀世乎哉相傳
 島客汁海物於七而嗟之成珠遂傳其術乃其光曄然而外
 腔然其類然其大尤然其走匯而不弛也方定時時之趨而
 美俗之習而向人之相慕而爭致之也雖有陪侯徑寸之居其
 側且不足與之齊小大別真贗論精粗程美惡也豈未幾而力
 索氣靡色盡光散然者惟胎質敗且解矣視其中蓋空空其
 無有也消是時也雖以之糞壤而土磔焉亦無所益於數矣而
 後乃知其所為曄然而外瑩者其暫腔然者其貌尤然者其偽
 纍然者其虛也而售亦謫矣甚哉其嚮偽也而固相欺之世哉
 以是而推夫凡遺於俗而不克稱於世者計必不能洋珠之售
 者也

錢礎曰曰此專為竄偽者說借珠發揮無限奇慨大有規諷
 之作

張秋紹曰柳州三戒意在警俗至青田賣柑者說未免罵人
 矣友爾只估一時字喚醒目前所謂言無罪而觸足戒

海市說

錢蕭潤

戊申冬十月余至登州登蓬萊閣觀東海維時海風驟至波濤
 澎湃自遠眺之但見衆島出沒烟霧如數黑子及謁蘇文忠公
 祠見壁間勒海市詩後陳幻事一再讀驚且嘆曰蘇公其欺我
 耶海非可市地何為以市傳吾聞日晏而市曰大市朝時而市
 曰朝市夕時而市曰夕市詎海為估客往來亦為市者所有事
 乎然遠謂之市不可嚮蘇公其欺我耶載考齊志案圖索境海
 有城有郭有亭有臺有橋梁若歷歷見諸實事者迺好事者則
 曰海市之形或如旗或如蓋或如浮屠或如人立立偶語或如
 孤軍奮翼高岡或如衆木垂蔭重屋參差縹緲氣象靈與不可
 方物讀其言始知蘇公信人不我欺耳退而復思曰海何以市
 耶意者雲霞開青嶂歟抑海日浮赤光歟其母乃蜃氣之昇罪
 錯翅之搖蕩蛟龍之變化而成其形似歟或曰炎帝女曾溺于
 海其英靈迄今未泯也或曰鮀化熊擊風浪作盤踞狀或曰海
 之中有祖洲秦皇遣徐福發童男女五百人入海不返是其現
 影也或曰韓信破齊田橫率其徒五百人棲島中五百人隨橫
 死精魄未散至今儼若雄城然諸說紛紜莫解其故余起而為
 之說曰凡天下之為景與象無非意也意以為有則有之意以

以下原缺

以上原缺

為無則無之又何疑乎海市方其為城郭也不知其果有城郭
 否也方其為亭臺為橋梁也不知其果有亭臺橋梁否也方其
 為旗蓋為浮屠為人物也不知其果有旗蓋果有浮屠果有人
 物否也昔蘇公深信之而急欲見之故意之所至遂以為有
 雖欲見之而未敢遽信之故意之所至尚在無間作海市說
 李湘北日一片靈脫之氣往來胸次忽忽筆端亦自現出盤
 樓海市

陸宇鏡曰蘇子瞻謂天地在大瀛海中佛氏謂三千大千世
 界皆一微塵之積故又指一微塵為隣虛然則天地之所以
 長存而不散者形氣為之乎抑斯理為之乎吾知理實使然
 也氣之成爲形形之未成爲氣天地間城郭亭臺車旗人物
 之狀形也海市氣也形之與氣一聞耳孰虛孰實無異蕉鹿
 夢幻亦烏得而判之三覆斯篇足破從前聚訟

天啟說

卷二十

海市一

與

天啟說

卷二十

海市二

與

瓶解

朱陵

瓶瓦器也。字從缶。或從瓦。其名首見於大易及諸經。所從來者
 遠矣。其五金晶玉琉璃之類。後人以爲美觀玩器耳。非古也。蓋
 瓦之屬有缶者。古人擊之以節歌擊之久。或缺或破。又有撲滿
 者。入而不出。滿則撲而碎之。二者一以其有聲。一以其聚而
 滿。成至於敗。若瓶不以聲。若受物而能爲損。蓋獨適於用。而可
 久。且餅字亦作餅。音與平同。菴字反切爲易。今安爲於寒二字
 之音。畧同。則瓶不以聲。敝不以滿。毀卽慎言戒盈之意。不害不
 覆。所謂平安者也。夫。擗。擗。固易於敗。卽於人所擊之缶。有至益
 存者乎。若餅則收藏之家。千百年之物。往往有之。且有所謂著
 草餅者。云古筮者以貯。舊指爲文王周公之器。此固未足信。然
 而佳者古色盎然。歷世之遠。亦不誣也。是餅以平而不傾。安而
 能久。謂之餅。菴先生其有以永保之矣。

錢礎曰。曰竟是一則與書埤雅耶白虎通耶釋名耶說文玉
 篇耶合而成一篇極奇文字。其義精晰無遺。可謂善解。

續韓子原道

潘宗洛

說者謂退之不知佛氏之學。其辨特老子而已。吾以爲不然。佛
 與中國絕遠。不知先王之教。不聞仁義道德之說。孤行已意。成
 一家言。豈若老子生長華夏。背棄我先王之教。播亂我仁義道
 德之說者哉。佛不幸不生中國。而創爲異端者也。老子幸得生
 於中國。而終畔爲異端者也。然老子爲周守藏史。博聞強記。孔
 子嘗就而問焉。其殆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者歟。秦火之後。古書
 傳者希矣。其言雖說於道。亦若孔子刪詩不廢鄭衛可也。佛氏
 之學。高則空粗。則誕。其所稱述。與中國特異。韓子焚膏油以繼
 學。求通乎先王之教。仁義道德之說。之不服。而服知佛氏之學
 乎。韓子誠不知佛氏之學。知佛氏之學。何足以爲韓子。

錢礎曰。曰欲關其道者。必親入其籓。然後可以我之長。攻彼
 之短。韓子門牆雖峻。而旨趣尙微。其于老氏。則闢得一牛。于
 佛法。茫乎未有窺也。故不能及其皮膚。僅言得規模大畧而已。
 已。普源此篇。說佛老處。極有分曉。至以韓子爲不服知佛氏
 之學。韓子於千載下。得知已矣。真干城名教之言。

以下原缺

以上原缺

魏冰叔夫人謝氏誄

汪滢

寧都高上魏冰叔以庚申陽月病卒於真州妻謝氏聞計驚號
 氣斷復續遂絕粒十四日而卒時辛酉春正六日也吳子凝菴
 以其事計汪子汪子揮涕俯仰已而大呼曰悲哉是其素所蓄
 積也往者冰叔流離山澤間寇盜充斥計無獲全夫人以生死
 共之勿念賤軀為言蓋冰叔伏處三十餘年其地介乎危亂之
 間其身關乎出處之大未嘗一日不以死自誓而夫人則以冰
 叔之生死為存亡者也冰叔卒夫人有從焉而已故不謀之母
 族不謀之祖先不謀之子姓兄弟毅然以死自矢內戚諫而不
 聽叔晚請而不聽朋友傳語再三而亦不聽彼以為扶輿而哭
 不若竟相依之親且切也此固壽之三十年之前而非取決
 於一旦明矣嗚呼烈哉上君子當見危授命之際猶有因循而
 不捨者揚雄不能死漢陳宜中不能死宋建文之亂胡廣解纜
 周是修要以共殉及解使人規胡動靜胡方以飼猪問家人彼
 豈不知臣節之當盡哉貪生之念重理義有所不顧耳或者曰
 魏興士不畱身以報讐魏夫人不愛生以撫孤皆死而過者也
 汪子曰不然情之所至無二無疑推欲見之心雖緩須臾之死
 而不可遲他計乎是以祀妻一櫛而城崩庶女長號而雷擊精

之激誄

卷二十

魏夫人一

九

十峯草堂定本

誠之極天地為之震動矣且古之盡節者或從容而死或烈烈
 而死亦各從其心之所安而巳惡得謂彼是而此非乎或又曰
 婦人無子則死之奪其志則死之年少無依則死之今承祧者
 立矣志可守矣年將垂暮而和公昭士足以經理其生矣夫人
 之死於義何居汪子曰腹心之視國士之感有使之者安有受
 其德而不知報者乎妻道也猶臣道也故夫死婦稱未亡人明
 乎有死之道焉爾冰叔之於內恩禮並篤夫人以死報之義也
 汪子既論其事復為之誄而哭之曰

之激誄

卷二十

魏夫人二

十

十峯草堂定本

出懋繁藻處麗絡緜克和克順遠嗣前徽賦命不辰邁茲百六
 投奮戴維潛光空谷倡予和女寤寐勿告嗚呼哀哉蘭徵既協
 玉燕是求燦燦小星任彼綢繆聞箴改蹕內職聿修君子翺翔
 推髻獨處詩厥嗣兒粉參含苦歲值龍蛇少微光隱聞計痛傷
 矢以自盡維昔有言敢曰不信立心若鐵屢諫弗聽鐵尚可磨
 心堅益甚絕粒歸泉從容詳整嗚呼哀哉嗚呼絃絕矣寶鏡誰開
 梵鹿冥路舉案泉臺林鳥嶺嶺山雲徘徊維彼德耀死不能隨
 若茲借隱千古所推嗚呼哀哉發華失次今月御移佳入長逝
 兮蘭玉摧安得彤管兮揚清輝聊以述德兮心轉悲嗚呼哀哉

錢璣曰：冰叔與易堂諸子素以忠孝節義相砥礪。其
門尤能備之。夫人之死，實冰叔有以致之也。冰叔推本自求，
由於首積，可謂知之深矣。至以臣道發明聖道，正言諫論，
然不磨真干城名教大文字。

王偉巖曰：庚申秋，得見冰叔先生，握手問便，以道義相期。其
其一門砥節可知矣。及先生歿，而夫人亦亡，刑于之化又何
如耶！此文直將魏夫人心事托出紙上，其人于其文亦足
于載。

文獻文 卷二十 告邑廟一

告邑廟祈雨文

任辰旦

六月伊○辨○民○其○咨○暑○洪○旬○不○雨○田○功○弗○康○越○日○則○成○禾○再○越○日○
則○死○棉○又○越○日○則○成○菽○嗟○乎○今○歲○春○無○麥○矣○始○病○襄○陵○旋○苦○燥○
石○則○斯○民○能○幾○何○而○子○遭○也○武○曰○天○災○因○狀○而○牧○民○者○烏○得○無○
罪○辰○旦○承○乏○漚○城○離○三○載○迂○經○務○為○寧○儉○祈○免○大○疫○第○濟○已○而○
民○不○肥○勞○已○而○民○不○佚○重○租○鉅○役○欲○為○請○命○而○不○得○此○則○辰○旦○
之○罪○也○度○諸○身○世○利○害○繫○之○計○必○用○民○之○力○而○後○可○以○自○全○督○
責○從○事○毋○敢○少○徇○以○康○乎○不○干○於○令○蓋○嘗○失○緩○二○之○道○矣○此○又○
辰○旦○之○罪○也○狀○且○酌○應○相○沿○未○能○絕○客○賓○朋○故○舊○車○騎○盤○遊○縱○
使○斥○土○寒○官○薄○言○贈○答○而○不○無○耗○游○邪○之○錙○銖○而○去○者○此○更○辰○
旦○之○罪○也○負○此○不○穀○遂○傷○次○男○吻○呼○是○足○以○報○矣○民○何○辜○哉○而○
早○虐○若○此○其○極○也○棉○不○熟○則○無○衣○禾○不○熟○則○無○食○民○無○衣○
食○則○國○課○不○前○而○法○隨○之○是○厲○民○者○歲○也○民○何○辜○哉○若○以○有○司○
否○德○而○禍○延○四○境○是○殃○民○者○辰○旦○也○民○何○辜○哉○
於○燦○傳○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又○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當○必○
有○以○臨○炤○某○忱○救○援○疾○苦○者○亦○何○靳○於○海○波○之○濤○潤○化○乃○赤○壤○
轉○為○沃○區○也○霖○雨○之○慶○實○惟○神○賚○敬○布○告○闕○須○臾○望○切○
張○弘○軒○曰○天○地○鬼○神○惟○一○誠○可○以○感○召○今○歲○之○夏○天○久○亢○旱○

幾於殺稼邑侯任公步齋於神且為文以告其詞迫切多引
為已過代民請命甘兩隨注聞邑權呼非公之誠而能感召
如是乎三載政成無一事不可告天即其所負疚引愿或格
於勢或本乎情然揆於理而理當泰於洽而洽平又誰不以
此諒公者讀斯詞正可見公仁愛斯民其度越於人遠矣
錢礎曰曰歷數過端無一不可告人語即無一不可對神語
真仁人之言也

宋東京副留守劉將軍廟文

聞之有道之世鬼神不靈余謂非不靈也乃民神之不使相雜
也○古者民神異業敬而不瀆少皞之衰九黎亂德民神同位以
至嘉生不降災禍薦臻顛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
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厥後三苗復九
黎之德唐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之以至于夏商
其在周余如祖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
三代以還妖妄寢熾家為巫史淫祀無福奈之何民不窮且困
也○子輿氏曰民為貴社稷次之所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
神○然其生前非有大功業于國家則其沒後必不能為我民禦
大災而捍大患若宋之東京副留守劉將軍抑何功名垂竹帛
而德澤被生民也○余讀宋史知劉公慷慨沉毅有儒將風拓阜
東山二役大奪金人之氣及虞允文采石之捷竊謂朝廷養兵
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可愧死矣○繼聞劉
汜之敗發怒不已嘔血數升卒公之忠憤炳如詔還鎮江兩淮
已不可守而金主南下令有敢言東京留守姓名者斬公之節
義○粟如則不必其地之生與未嘗親至其處而民爭廟祀之不
衰○猶舒州之有茅將軍羅池之有刺史然余鄉有橋三一名古

希一名者善一名聚泓皆先曾大父介實公之手建也先曾大
 父立心厚事神恭途中遇崇厲聲即止習見鄉之人于報賽時
 必迎神于家先曾大父拂然曰禮有之士庶人希願以愆厥福
 爾祭于已之寢况儼然大神可狎處于士庶之家乎將古者民
 神不雜之義其謂之何先是舊址在古希橋之右適痕楸傾頹
 爰謀修葺而循思其雜于民之室廬墳墓間復遷于吳松江濱
 之聚泓橋北以魏堂構以肅俎豆時丁兵燹未觀厥成先曾大
 父遂齋志以沒焉則數年來北姓之思以立棟宇潔然嘗者誰
 能泯哉好是家君慨然曰長於之責也乃捐貲庀工為勸捐
 文獻
 飾輪奐塗丹雘不惟思繼先人之志且以身涉未流而大民神
 不雜之義于一方也落成之日余過而樂之爰拜手而陳之文
 曰赫赫者神之聲乎濯濯者神之靈乎春秋享祀與公之聰明
 正直承以照臨下土賞善刑淫俾聲靈之不假易也凡爾老幼
 無作好惡無奸民神以貽大神蓋
 錢礎日曰民神不雜一語是立言之旨前幅寫出祠公正氣
 凜凜如生後幅叙述修廟之由原委分明總合到民神不雜
 上文之極有關合照應者

擬美人祭妒婦津神文
 閨閣愁人津梁過客某氏以豔愛之獸倉庚之鳥桃花之酸醜
 狂合擊致祭于妒婦津神劉夫人段氏之靈曰嗚呼舉世無不
 妒也夫人獨神豈夫人神于妒耶抑有功于妒而神夫人耶妾
 思婦人之妒不過逐裙帶之歡爭帷帳之事至為眇小乃夫人
 聞貴夫誦洛神之美而自沈妒古人也覆游女之船而杼忿妒
 今人也古人在矣今人方來宜無罪于夫人而身死不惜殺人
 于數十載之後不止當時之妒當何如故足長職此水獨稱神
 焉然美人何限渡者幾何能盡殲乎傾國難求昔所悲嘆忍摧
 折乎况天生奇色必生一奇妒以禍之又堪夫人之狼籍者乎
 夫人熟審之妾今假塗津口斂趾不前雖乏毛施之美終存邢
 尹之見謹隨眾毀妝停梳展敬亂頭麤服當荷優容然竊有疑
 者武氏至潘姣也嘗惕心于介女之祠灑道清塵六飛無恙豈
 亦有所愛悚耶妾意夫人之職正為妻妹股姐漢燕磨瑗耳
 今乃釋憾于真姬恐非上天相命之本意也惟夫人豎妻敬誠
 為後來乞命始則入官不讓繼曰我見猶憐清流惠風波浪永
 絕妾輩當廢膠木之詩移享夫人于后妃之廟豈不美哉尚養
 錢礎日曰一妒婦也令人起畏如此得此文當亦俯首稱服

和歸去來辭

淵明歸去辭蔡氏宗澤舊有和章蔡之後無復和者子身非
仕客才謝前賢未能擬蔡焉敢和陶顧久客京華情牽故里
借題抒事聊用遺懷工拙非所論也

歸去來兮老母倚閭胡不歸苟色笑之可親即菽水其矣悲嘆
蝸角之競逐魏馬足之難追憶昔時方強仕於今倏近知非霜
華日以侵髮遊塵日以汚衣賦前賢之招隱感詩人之式微舟
不厭輕車不厭奔心數驛路目望里門階前竹滿架上書存有
棋一局有酒一樽剪香蔬以款夜烹雞豚以承顏夕篝燈以課

文獻辭

卷二十

和歸去來一

七

室定本

子朝奉盥以問安窗任草生不剪門因花落常關時焚香以默
坐開展卷而潛觀自謂羲皇而上焉知晉魏以還聽營營之勞
攘獨容與而盤桓歸去來兮山川名勝可與遊既此身之無繫
復何慮而何求寧樂頽子之樂無憂杞人之憂秋菊黃兮東園
春柳綠兮西疇芳草緩密明月扁舟眉目橫今白社顏可駐今
丹丘談空空於釋氏叩玄玄於道流雖身隱而言文寔心逸而
日休已矣乎三公不易此其時曷敢櫻情稍滯留旁觀悠悠豈
知之軒冕何敢賤耄耄不可期幸桑榆之肯待寧躬耕而耘耔
守子舍以言歡舞萊衣而賦詩聊悠遊以娛日樂夫貧賤復奚

疑

章子觀曰子同遠子銓部試畢距闈期僅一月遠子東裝甫
歸幹臣夫子暨同人力止之遠子掉臂不顧次日作此辭以
謝同人爭怪之九月子渡淮相訪知遠子以七月杪抵家
八月四日猶為伯母稱觴五日伯母逝矣使都門稍緩歸棹
豈不抱恨終天子以是嘆遠子之定識為不可易也
錢礎曰曰昔人謂陶淵明歸去來辭無首無尾無始無終欲
斷復續將作違止今讀遠子和辭亦然洵同調也至于淵明
之歸在田園將蕪言晉將亡也忠見乎辭矣遠子之歸在老
母倚閭念母將衰也孝見乎辭矣一忠一孝能不並傳千古

文獻辭

卷二十

和歸去來二

七

室定本

對啞女問

李必果

客有告李子者曰：里中有某氏女，七歲不能言，人咸以啞女呼之。其婿之父母聞而惡焉，譏改聘。李子曰：有是哉？善為子擇婦者，宜莫如此女矣。從來家道之墜，多起于婦人；而婦人所以為家之索者，則以化鷄之畏也。吾每觀古今來聽婦言者，有傷朋友之義，賊父子兄弟之恩，甚而至于喪國亡家者，比比矣。即如宋之杜太后，固所稱賢婦人也。國有長君一語，貽禍無窮。況其他賢不及杜后者，不如不言之為愈也。吾特恐此女七歲不言，倘有能言之日，未必終其身嘿然已耳。果能終其身默然則化。

卷二十

對啞女一

十

錢謙曰：說得啞女能全人家關係，非小可補家訓所未備。

答或問

戴笠

或有問於予曰：子初名鼎立，今潛其鼎而以竹加立者，何曰志隱也？或又曰：越之中有與子同姓而字曼公者，其名亦曰笠。一時有兩笠也，子得無混其名乎？曰：曼公之名，定名也。予之名，更名也。因歷舉古今之同姓名者以告之。或又曰：唐虞之伯夷與商周之伯夷，猶曰此時代之相戀也。純孝之曾參與殺人之曾參，猶曰此淑慝之不同也。今吾耘野與曼公生同時，葉同儒，吳越相望不數百里，而近安知耘野之笠不訛而為曼公之笠乎？曰：曼公越之名士，長余數年，工書法，吳越間寺額碑文多出其手，書名傳於海外，有戴書之目。子僅守先人一編，坐以忘老，惟是旁及釋典，方外衲子時相過從，有迹虛之名，安能如曼公之聲價不脛而走哉？或又曰：近聞有以遺事祈曼公採輯者，曼公駭曰：客誤矣。此必吳中之笠也，而非我。又聞有持線索書於耘野，耘野亦駭曰：客誤矣。此必越中之笠也，而非我。即此三事，若兩相借而兩相違也。其如後世何？予又答之曰：嘗考漢史，同時有兩與遂而俱為賢郡守，有兩京房而俱明易道，其各不相嫌如此。余復何嫌於曼公？或唯唯而去。既而曼公卒，海外於是吳中故人，或乘車而出，遇我於山巔水涯之際，相對而毒之曰：

卷二十

答或問一

十

笠米笠來合我其誰哉予遂以更名爲定名云

錢礎日曰松野高風當令罕匹豈一時遂有兩賢相遇耶兩
相借而兩相遠而又各不相嫌其曠達也如此此篇機鋒相
對正足相當文情更在客嘲賓戲間讀之快甚

客或問二

擬將軍孟勞封漁陽伯制

李煜

制曰朕惟將軍身經百鍊氣壯千秋韓非之書遜其利達北山
之筆未可等爽龍雀大環久著赫連之幕青嶺漏影常隨文帝
之車白虎之象堪驚金馬之形足羨鳴鳳籠榮於漢武靈寶思
渥于魏文秋水寒生落雁翎於碧浦平江風振長鬪尾於黃沙
入林甫之臉一笑驚人輔張儀之舌三寸得位方朔之劉汝無
咎也陳平之社爾爲宰焉既葢鯨鯨於東海旋搏犀象於南山
一試武城民獲安結之樂千帆亦壁人推研案之功以備不虞
可令無思出樊噲之門豺狼共懼入庖丁之手虎豹不全卿村
自利朕典宜優封將軍伯漁陽逐北追凶已遂從龍之志韜光
斂銳尚期買積之風欽哉

張堯然曰刀劍二制取資既富鍾鍊尤工光焰逼人

錢礎日曰犀利之筆其鋒可畏文章中之孟勞也通篇鋪揚

盡致嘉舊績勉新功尤合制體

擬將軍吳鈞封龍津侯制

李煜

朕惟四方多事。爰思戡亂之才。萬海無波。應敘開國之績。各將軍吳鈞。牛頭誕降。龍泉允升。伏氣吐虹。霓蓋作庸夫之偶。光寒日月。時驚依子之魂。躬符北極。神色於諸星。氣奪南山。威風振乎擊石。初知名於薛。獨旋見重於鍾。繇泄盧。家皆其。向友白虹。紫電。足日刷。親始佐。閻闔。遂破王。隸之甲。後歸漢。祖誰悉。白布之兒。朱雲。借說。臣之首。自搖雷。與。豐水之雲。不展。勳。修之想。總之白。世。青霜。全季。札之風。不。過。陽。紋。陰。纒。魚。勝。巨。調。突。實。切。派。訛。叻。河。將。滌。星。永。者。泐。鐵。卷。壁。馮。生。彈。而。食。肉。非。為。鄭。也。大。娘。舞。而。成。書。曹。其。文。哉。雖。圖。窮。而。見。未。成。貫。日。之。心。或。出。鞘。以。飛。足。見。箭。天。之。伎。橫。俠。士。之。眉。頭。群。邪。喪。魄。藏。仙。人。之。神。裡。萬。魁。飛。魂。一。指。而。牛。斗。光。寒。再。顧。而。風。雲。色。勝。伍。員。賜。而。吳。沼。宜。旌。輔。越。之。勳。項。羽。別。而。漢。興。當。載。扶。劉。之。績。祈。巨。靈。之。雙。臂。勞。渤。海。之。三。山。屠。龍。之。志。已。酌。汗。馬。之。功。不。小。朕。嘉。乃。績。永。錫。爾。藩。封。龍。津。伯。卽。勅。加。封。龍。津。侯。卿。惟。爾。諸。錢。礎。日。日。文。猶。劔。也。望。之。如。畫。影。騰。空。飛。舞。不。定。卽。而。聽。之。又如。匣。中。龍。虎。吟。也。論。功。行。賞。言。指。當。與。鈞。精。此。文。榮。矣。

擬鴉効鵲

李煜

臣鴉謹按鵲者。逢迎諂無恥小人也。夫聖人憂盛而危。明賢者戒盈而持滿。是以殷憂者作聖之原。而悅豫者兆亡之道也。鵲惟知諛喜。不復戒危。使天下縱欲而不知憂。履吉而不知懼。是真奸佞之首。非有忠言讜論。可恃以致治而保慶者也。臣姑歷指其辜。為陛下陳之。如七夕之吉。牛女佳會。自有彩虹為梁。雲霞勸駕。而鵲呼牽引。類以身填河。搏毛禿頂。以媚天孫。張顛在梁州時。鵲飛翔而下。化為圓石。顛推破之。得一金印。曰忠孝侯。顛果大貴。是媚宰相也。又有黎景逸者。以食飼之。馴習已久。景逸誣獄。鵲巢獄樓。玄衣素襟。化為人語。曰三日後必有赦。至而景逸果得還官。徒哺吸也。又柯侯仲長通者。救飢得民。鵲棲其庭。喳喳志喜。及侯之去。鵲飛送之。媚侯歟。兼媚百姓也。又正觀年間。巢于寢殿之槐。朝夕合歡。音如腰鼓。上曰。瑞在得賢。此何足喜。命毀其巢。放之野外。媚天子也。而反以得竄。此從前之孽。臣舉夫衆所共知。而習焉不察者。為陛下陳之。亦可以曉然。知佞諛之成性矣。至于尋常百姓。田舍翁家。偶獲一喜。與鵲何與。爭相傳報。尤屬無恥。不過博人美名。使人歡悅。或稱靈鵲。或曰喜鵲而已。故夫千里將歸。風塵可息。弄璋弄瓦。吉夢是宜。則

鵲也。未至而先鳴。將生而必報慶。遠歸而樂生子。誰其感之。書
 生得第。光生帝里。受命之官。慶集門閭。則鵲也。飛翔邸舍。鳴繞
 車輿。附青雲而趨榮利。不亦羞哉。臣見其集于朱轡華轂之前。
 未見其集于廣柳之車也。臣見其鳴于策動增秩之時。未見其
 鳴于解綬之日也。是以劍車還至。百輛既迎。紅絲入手。人慶乘
 龍鵲之稱喜。是訓淫也。操奇扁鵲。乘時射利。儲詹衍積千金。在
 囊鵲之稱喜。是勸貪也。尤可恨者。貧窶之士。陋巷箠瓢。或同衣
 而出。入亦啓戶。而蕭條數奇。不偶李廣。難封目昧。無珠劉賈。下
 第。謀斗斗而不足。將貧病吟吟。望庭柯而鬱鬱。知展眉兮何
 時。曾不得邀其靈羽。贈以空音。而過戶無聲。樓簷如啞。豈非厭
 棄貧賤。而趨炎習伎之宗也哉。岳武穆王曰。鴉忠鵲依臣。雖不
 敢自以為忠。而聞人憂患。示以知警。臣之志也。若鵲之依。則實
 有可操。臣恐天下習而不察。以臣為惡聲。而以鵲為悅耳也。惟
 陛下察之。聞臣之聲。而不怒。聞鵲之聲。而知惕。則禍不足為憂。
 喜不足為悅。而依吻不張。天下幸甚。
 錢礎曰。曰慷慨直陳。無一曲筆。是一篇絕妙彈伎文。雞傲鼠
 獄。不是過也。

卷二十

擬請復惺惺泉疏

十卷

擬請復惺惺泉疏
 無禽楚井。爰陳義聖之文。帶關通關。實載張衡之賦。是以漢家
 太液。屬在各都。葛氏丹砂。汲諸平地。何必蒙泉山下。始稱活水。
 源頭如吾邑。有惺惺泉者。穴啓城隅之內。各從了慧。而傳源雖
 別。萬里江心。味似出九龍山。足在昔高流。勝似滬涇。惟勤即今
 故老遺文。衰稱不絕。何期佳勝。久致淪十。覆以民廬。郗坡老調
 符之使。居為已井。絕管寧置器之風。掩泉聲於犬吠。雞鳴埋水
 色於銼烟。屏草甚者。隔垣不飛。與廟為隣。集墾田之童。更未聞
 淪茗僧來。出抱糞之甕。頭幾見烹茶。鶴避穢。通地脉。李倫空揭
 沈香。滂通雲根。王烈難逢。石髓設非。告聞好事。何以還復舊觀。
 伏望貴游王謝。巨室金張。發洪慈而沒滌靈。源出大勇。而冀除
 汗壞。置文瀾曲。橋足祛車馬。塵露碾月片。龍團可傲。屠沽酒肉
 以茲殊絕。給彼勝流。居人習滂。漸之茶經。恒占勿暮。過者添贊
 皇之驛卒。不斷行厨。家家能灌。漑五華。日日聽聽。蘆干轉。將使
 萬緣空幻。不出更廢。迭典祇消。一服清涼。便可從芳。舍穢行見
 竹爐新。味聽松菴。再建。懸壺石。門中與寶華。院重申。吟社欲開
 常惺惺法。只看故源源來。
 錢礎曰。曰散芳傾液。各理罪。罪可廢。從前泉經水注。

卷二十

擬請復惺惺泉疏

十卷

擬岳州長沙露布

宋寅預

臣聞王者之師大一統來西南北。噙乎極於幽燕聖人之怒。在安民龍虎風雲。噴香雷於荆楚。二十八宿不遺翼軫。一星千二百兩。豈漏麟洲。小水光生。鬼羨喜溢。筭班竊惟軒轅上谷之戰。不待三年。周文鮪水之兵。何勞再戰。宜王犬復。古徐方既同。而來庭世祖。繼重光齊地。悉平而振旅。矧長沙楚命。東憑吳會之上。游至衡岳。南藩北控。中州之要領。嶺易江而不渡。四面楚歌。望赤壁而揮戈。一枝勸繞。王龍驤樓船。飛渡助著石頭。裴節度雪疲。驚聲功成。淮右公孫。躍馬終。破井底之蛙。友諒揚旗。文獻露布。卷二十。擬岳州一。手卷。木。

自困游魚之釜。天助者順。聞風。雀皆為其師。克在和雖。武騎無所用。匹馬隻輪。無返者。節食壺漿。以迎之。伏惟。皇帝陛下。克勤克儉。允武允文。受尚父之丹書。禮樂征伐。咸仰一人之慶。布元公之維。誥共球玉帛。輯和萬國之心。願式圖已。徧于中原。而小醜。憑陵於下土。鷹揚把鉞。飛一軍于青草湖。潰虎旅。陳師排萬艦於黃陵。廟口班聲動。而北風起。飢氣冲。而南斗平。平大將軍等。正正之旂。堂堂之陣。莫我敢承。赫赫厥聲。濯濯厥靈。有征無戰。犯大義者。眾必攜。作不善者。神弗赦。天心成。獨柳之誅。眾力效。鯨鯢之戮。岳州清圓。而效順。長沙解甲。而來歸。岳州寔全楚。

之咽喉。岳州復而偏沅。時辰自可。發棠振落。長沙為湖南之關。續長沙。下而濟。豈已。皆皆。能。其。九。攻。尤。越。計。其。七。擒。之。厥。迷。連。連。執。訊。矯。矯。歸。囚。在。然。我。新。而。自。然。有。如。破。竹。之。立。消。斯。皆。廟。謨。淵。深。神。斷。天。造。明。可。居。萬。里。敵。在。吾。目。中。此。薨。城。落。日。無。復。捲。塵。吹。角。之。聲。試。看。六。節。風。煙。盡。入。沈。甲。鏡。河。之。化。臣。等。志。善。請。纒。衣。帶。續。處。內。賦。臨。陣。擲。書。石。有。諍。膽。之。圖。若。一。鼓。而。脫。解。還。手。不。數。登。城。之。清。嘯。兼。騰。投。定。青。海。勇。而。投。長。明。德。表。表。積。來。聖。勳。助。漢。浩。浩。天。清。日。朗。帝。臨。之。濟。常。谷。勝。山。更。無。阻。礙。自。然。歸。順。保。衛。不。復。有。他。歌。東。征。文。獻。露布。卷二十。擬岳州一。手卷。木。

錢曉日曰。此既庭闕試作也。馮易齋先生云。高文典冊出以飛書馳檄。相如枚乘。布足兼之。此言良不。保已。余更贊一辭。曰。沉謀淵策。古人莫及。瞻雲。世。豈。鴻。成。圖。局。伏。波。聚。米。登。山。何以加茲。

果腹微

莫大勳

惟天不弔爾蝗來斯狀類蜻蛉號稱蠱種出天降非同腐草
為營害切民生不比釀花作蜜宋地之茅茨皆盡特誌麟經晉
廷之草木無遺難逃狐史念魯茶治中牟飛不入境迨宋均守
楚郡來不為災曾感化于昔人何肆災于今日惟茲善邑係古

魏紫甫痛洪波于庚夏已悲蠶底青蛙復來早魁於辛秋空聖
山中墨蠅連年若此比戶可知衣冠王謝帝仗靈微之系燒燬
姬姜半屬糟糠之婦淵明食乞其報誰憐曼倩投囊忍饑欲成
嘗此哀鴻遍地胡復飛蝗蔽天疾捲綠晴似春蠶之掃葉併承

文淵微 卷二十 聖皇一 十卷草 定本

青穗疑秋雁之脚蘆父老杖杖而長流婦子抱胸而墮淚幾使
千家夜月禾無魚夢之年頓令十里春堤化作蟲飛之地豈民
命之不辰至於此極也抑幸官之失職若是其甚與予也學規
囊登德慚渡蟻罔美蠅頭之利承之一方漫爭蝸角之名迄今
三載訟堂草滿華底不集青蠅臥闌花深盆罕常浮綠蠅忍堪
民用屢避天災非鳳皇之食目擊心傷亂浙江之濤耳聞蘭切
祇是屏逐何方守良福普天之語消廢無術藥應球修德之言
敢期田祖之有神無害我禱上體聖王之至意寧食我勝自全
以往與爾蝗約境乏雨岐之麥無可瘵儼地無九穗之禾不堪

果腹勿同安石感德隨來期學伏波畏威避去或入地為見
或隨水為魚蝦無論是益是蠹總毋墮我青苗罔分為螟為蠹
豈得害人赤子爾從我命我全爾生漢帝之計石受錢令何苛
也唐臣之分道捕殺情奚忍乎倘或場前是啄欲逞蝗臂之威
恐君族類難全自踏蛾燈之轍汝毋後悔宰不食言

錢楚日日潮州刺史告蠶魚文格法嚴厲訓誥之體也魏塘
大令聖蝗微辭旨溫而仁人之言也其寃為國為民總是一
心此篇出昌黎不得專美
時恐婦日讀大微情辭劇刺筆墨淋漓豈徒紙上空文而吾

文淵微 卷二十 聖皇一 十卷草 定本

師之實心實政于斯見矣即此一篇便可作循良傳讀

小鼠微

呂高培

夫樂廣斬狐在牀自適五嘗獨免高枕無虞誠以穴處之流難容臥榻之側放之則為害發殺之亦非傷仁然而狐則妖矣不聞引類之內免雖狡乎未見跳梁之惡有如小鼠者稟性貪殘賦形偷猾相彼有體僅能穴隙之窺誰謂無牙酷似穿窬之盜奉頭而側目且却且前賁伏而夜行自來自去潛身於第宅托跡夫闔房波說雙鈞忽被洛川之覆風飄六幅誰發湘水之裙流蘇帶結同心清宵齒決刺繡衣裁稱意暗地血污豈無什襲之藪亦有裂繒之懼啾啾復壁驚巫女之雲噴噴層樓破遼西

文選

卷二十

小鼠一

十卷草

文選

卷二十

小鼠三

十卷草

之夢至千樊川架土百史備焉郭侯齋中萬鐵具矣乃空翠而出恣意侵傷且轉圓而前交相剝蝕半殘綠字不啻魯魚亥豕傳訛全入青箱遂使鳥篆蟲書遺漏饑搜筆篋內無端類更添毛滿飲硯池中亦爾頭將濡墨羣偷王氏兼拖子敬之禮私竊陳家并醫太丘之網東坡夜翻棗底後村朝詰案頭旁及厨珍儘作塵委土飯尤食箱粟還冰窺甕翻瓶幼婦癡兒多疑作怪遷人騷客不寐添愁鑽營已過高低衝突遂兼水陸淮間行舸米芾不成眠岸上小船張藤難暫住香耗夫家童之米能浮鷺釣叟之魚誅之不可勝誅罪之難名厥罪嗚呼出平其類實繁

有徒或衣紫茸金兩修貂蟬之貴或披白羽瓊樓狎鷄犬恣仙或食火而不焚或取水以為食製成毛毳之布價等錦繡之袍且有卧雪以救人亦開避水而報德此雖與爾同族不至如爾無良爾獨無地不生無物不損即未至食牛之毒價是狗偷不能為飛燕之爭居然雀角甚且禍胎於國遂至孽大於天穴可掩身走可先人甚矣山川之擾灌之壞墻薰之燒木傷哉社稷之憂高殿金垣刷身直易太倉玉食到口何難魏太祖惜此豈為弗堪秦二世任彼竊而不問真如李斯比類宜為武后化身臆隨作祟天然歟狼狽為奸暮夜而已此張湯之殊律所難逃計遇之行徵諸允當食其肉不足寢其皮聞其聲即當見其死者也今日者龍顏有赫鳳表非常鸞舞於庭耀聖王之德麟遊於苑振公子之仁列爵朝階隱然在山虎豹命官州縣盡除當道豺狼何物小蟲敢茲易種爰舉迎循之禮俾張食鼠之威用命宵征安有回朕異性滅此朝食決無並乳殊情磨爾牙礪爾爪一一縛來日有明耳有聰雙雙捕去辨士不須作字野人安用藏刀欲脫何期莫認驢子酷吏盡殺無悔敢希祭饌忠臣如畏腐屍之危庶幾卯尾而竄苟能易腸而處或免扼喉之哀張秋紹曰此柏庭旅荆時作也偶借千鈞之弩機窮寫五能

之梧技可謂博遊爾雅慧過蒼舒

錢礎日曰一鼠耳窮詰按治如老吏斷欵張湯劾語不足道也至于借鼠發端辭嚴義正又何啻荀濟楮上之文薛收馬上之作耶柏庭才大于此已見一斑



卷二十一
小異